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子部第一七四冊目次

編珠二卷補遺二卷續編珠二卷 題（隋）杜公瞻輯 （清）高士奇補輯 〇〇一
清康熙三十七年高士奇刻本

藝文類聚一百卷（一） （唐）歐陽詢輯 宋刻本（序目 卷一至四 四十九至五十三 一〇八
五十四之第二至十一葉 五十五之第一葉配明嘉靖六年至七年胡纘宗陸采刻本）

編珠二卷補遺二卷續編珠二卷

題（隋）杜公瞻輯　（清）高士奇補輯

清康熙三十七年高士奇刻本

編珠二卷、補遺二卷、續編珠二卷、內府藏本

編珠二卷、舊本題隋杜公瞻撰、補遺二卷、續編珠二卷、則

國朝康熙戊寅詹事府詹事錢塘高士奇所輯也。案編珠、隋志不載、唐志但有杜公瞻荊楚歲時紀一卷、而無此書。宋志始著於錄。然世無傳本、始出於士奇家。其序稱於

內庫廢紙中得之。原目凡四卷、佚其半。還覓不可得、輒因原目補爲四卷。又廣其類之未具者爲二卷。首載大業七年公瞻自序、稱奉敕撰進、其結銜題著作佐郎兼散騎侍郎。又有徐乾學序、稱杜公瞻無所表著、談藪載隋京兆杜公瞻嘗過楊玠適宅、酒酣嘲謔者、即此公瞻無疑。今觀其書隸事爲對、略如徐堅初學記之體。但前無序事、後無詩文。原目分天地山川居處儀衛音樂器玩珍寶繒綵酒膳黍稷菜蔬果實車馬舟楫、所存者音樂以上五門而已。顧煬帝諱廣、故廣川改長河、廣雅改博雅。而此書桂林水條下引廣州山川記、治雞水條下引廣州記、柏心桂條下引伏滔北征記稱廣陵縣城南門、三條路條下引班固西都賦披三條之廣路。隋高祖之父諱忠、故隋書忠節改誠節。而此書斬馬劒條下引漢書王莽斬董忠事、此猶可曰臨文不諱、未必盡拘。又菖蒲海一條、本與茱萸江爲對、菖字從草無疑矣。而條下所註、乃引漢書西域傳于闐河與葱嶺合、東流注菖蒲海。今檢漢書乃蒲昌、非菖蒲也。唐以前書不應荒謬至此。此倘可曰一時失記。至於音樂門南城鼓一條、引樂府解題曰、鼓吹曲有巫山高、戰城南。則非惟文理未安、且樂府解題一書、古不著錄、始見於崇文總目、云不知撰人名氏、列於吳兢樂府古題要解之後。郭茂倩樂府詩集漢鐃歌上之回篇引之、直題曰吳兢。雖未必確、然其書晚出、必非六朝舊籍無疑也。公瞻安得而見之。或明人所依託、士奇偶未審歟。楊士奇文淵閣書目、張萱內閣書目俱不著錄。永樂大典於前代類書如四六叢珠、截江網之類、無不具採、亦不登其一字。知其出明中葉以後矣。以其採摭詞華、頗爲鮮豔。士奇所續、亦皆取唐以前事、較他類書爲近古。故疑以傳疑、姑存以備參考焉。

編珠四卷隋大業七年著作佐郎杜公瞻奉敕撰也凡十四門門各有類惟取其事之切於用者故卷帙不多攷隋經籍唐藝文二志並無此書他書錄亦皆不著蓋凋零磨滅久矣詹事江村高公借余奉

命校勘閣中書籍得之已逸其後二卷詹事喜而錄之旣南歸則又加之是正而博采故實以補其闕仍爲四卷又

廣其門類之未備者外爲二卷而編珠乃爛然成書矣按歷代史志有雜家而無類書新唐志始別爲一目自魏晉以逮南北朝君臣宴集每喜徵事以覘學問類書于是漸多然今世傳歐陽詢虞世南徐堅所排纂皆唐初時人而志所載隋以前書如皇覽類苑壽光書苑華林遍略等書當時極貴重其卷帙頗繁今皆無一簡存

者卽如戴安道顏延之之纂要沈約之袖中記珠叢其書不過一二卷亦盡巳散逸獨編珠猶得其半詹事從而補綴使殘缺以完豈非快事與閣中書籍虞山錢氏以爲數代之遺編在是而明末多燬于兵火以余所見萬曆時張萱內閣書目存者十不得一二猶往往有宋雕舊本并皇史宬所藏永樂大典鼎革時亦有佚失往

者嘗語詹事値

皇上重道右文千古罕遘當請

命儒臣重加討論以其祕本刊錄頒布用表揚前哲之遺墜于萬一余老矣詹事孜孜好古能闡幽表微幸來日勿忘此言也杜公瞻亦無表著談藪嘗載隋京兆杜公瞻嘗邀陽玠過宅酒酣嘲謔者卽此公瞻無疑吾未知其人何如顧得藉我詹事以存此書有

厚幸已康熙三十二年十月朔日健
菴徐乾學書

纂直
大內南書房奉
命檢閱內庫書籍於廢紙堆中得隋著作
佐郎杜公瞻編珠一冊原目凡四卷
遺其半遍覓不可得因手鈔之藏笥
篋間己巳歸寓平湖端居多暇出而
校讐愛其精粹輒因原目補爲四卷
又廣其類之未具者爲二卷共於著
作撰述本旨未知何如乃其書則不
致以殘缺爲人所棄矣頃侍養南歸
發舊簏得之友人謂是編宜公同好
可廢玉溪獺祭勿等之仲任異書徒
祕枕中已也乃重加點勘增刪而付
諸鋟康熙三十七年戊寅夏五朔詹
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江邨
高士奇書於清吟堂

皇帝在江都日好爲雜咏及新體詩偶緣屬思顧謂侍讀學士曰今經籍浩汗子史恢博朕每繁閲覽欲其故實簡者易爲比風爰命微臣編錄得窺書囿故目之曰編珠其朱書者故實墨書者正義時大業七年正月奉敕撰進勒成四卷著作佐郎兼散騎侍郎臣杜公瞻謹序

凡例五則

一杜公瞻原本凡存二卷後二卷止存原目不量固陋因而補之未免續貂庶成全璧

一原本計十有四部於事物亦略該矣然有天地而無歲時則東皙之辨奚徵有果實而無花木則終軍之對莫辦至如人倫文學金重儒林鳥獸魚蟲旁資談柄卷帙雖簡不可以不備也因成續編珠二卷

一原本二卷每部中多有增補非陋其不贍也爲徵事者廣異聞多多益善耳

一補本但用隋以前事恐入後代與原本體例不合也續本則隋唐參用宋以後事例不采其有宋人書載唐事者間一用之

一字尚新穎對取工巧兎園常談梨棗不錄或事涉隱僻不合於用者亦從割置

編珠原目

隋著作佐郎兼散騎侍郎杜　公瞻　撰
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高　士奇　補

第一卷
天地部
山川部
第二卷
居處部
儀衛部
音樂部
第三卷以下補遺
服玩部
珍寶部
繒綵部
酒膳部
第四卷
黍稷部
菜蔬部

果實部
車馬部
舟楫部

編珠第一卷

隋著作佐郎兼散騎侍郎杜 公瞻 撰
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高 士奇 校

天地部 增補十四條

九野四荒

呂氏春秋曰天有九野中央曰鈞天東方曰蒼天北方曰玄天西北方曰幽天西方曰皓天廣雅作成天西南方曰朱天南方曰炎天東南方曰陽天又太玄

經亦有九天 爾雅曰地有四荒孤竹北戶西王母日下也

天柱地軸

列子曰共工氏怒觸不周山天柱折地維絕 河圖括地象曰崑崙之山横爲地軸

天維地脈

宋玉大言賦曰壯士歘兮絕天維北斗戾兮泰山夷 山海經曰洞庭穴在長沙巴陵今吳縣南太湖內有山山有洞庭穴地道潛形名曰地脈

日車月馭

李尤九曲歌曰年歲晚暮時已斜安得壯士翻日車 司馬相如上林賦曰陽烏驂乘纖阿爲馭注曰纖阿月馭也

日廻烏翼雲起魚鱗

左思蜀都賦曰陽烏廻翼於高標 呂氏春秋曰山雲草莽水雲魚鱗旱雲烟

火雨雲水氣

神女爲雲姮娥託月

宋玉高唐賦序曰襄王夢一婦人曰妾在巫山之陽高唐之隅朝爲行雲暮爲行雨 張衡靈憲曰羿請不死藥於王母姮娥竊之奔月宮

日下桑枝月中桂樹

山海經曰暘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 虞喜安天論

曰俗傳月中仙人桂樹今視其初生見仙人之足漸已成形桂樹後生

破環月連珠星

抱樸子曰月初生如破環　易緯曰至德之明日月若合璧五星如連珠

編珠星破鏡月

尚書中候曰天地開闢甲子冬至日月如懸璧五星若編珠　古詩曰藁砧今何在破鏡飛上天

金波月玉葉雲

漢書郊祀歌曰月穆穆以金波日華耀以宣明　崔豹古今注曰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止於帝上有花葩之象因而作華蓋又陸機雲賦曰玉葉金柯

車蓋雲弓弦月

魏文帝詩曰西北有浮雲團團如車蓋釋名曰弦月之名也其形一旁曲一旁直若張弓上弦也

重輪月連蓋雲

古今注曰漢明帝時太子舍人作歌詩四章以讚太子之德一曰日重光二曰月重輪三曰星重耀四曰海重潤　易通卦驗曰冬至初陽雲如樹木立春如積水春分如白鵠殺雨如連蓋立夏如赤珠夏至如水波寒露如冠纓霜降上如羊下如磐石

絳衣雲素扇月

兵書曰韓雲如布趙雲如牛楚雲如日宋雲如車魯雲如馬衛雲如犬周雲如輪秦雲如行人魏雲如鼠齊雲如絳衣越雲如龍蜀雲如囷　班婕好詩曰新製齊紈素皎潔如霜雪裁爲合歡扇團團狀明月

西北雲東南日

漢武故事曰宣帝祠甘泉紫雲從西北

來散於殿前　古樂府詞曰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

濯枝雨觸石雲

周處風土記曰六月常有大雨名濯枝雨　春秋公羊傳曰泰山之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徧天下

南箕月北斗雲

春秋說文曰星有好風月離於箕又詩小雅云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　易飛

候曰北斗旁有雲黑蒼色細如杼軸蔽日月五日必雨

北堂月西牖風

陸機樂府詩曰安寢北堂上明月入我牖照之有光彩覽之不盈手　孫綽詩曰迢迢雲端月灼爍霞開星清商激西牖澄景獨南楹

五日風一旬雨

論衡曰太平之時五日一風風不鳴條

鹽鐵論曰周公之代旬而一雨雨必以夜丘陵皆熟

覆船雲倒井雨

京房易飛候曰天晴而有黑雲如覆船於日下當雨　傅玄詩曰霖雨如倒井黃潦起洪波湍流激垣牆門庭若決河

枯竹雪拔樹風

漢書王莽傳曰天鳳二年大雪關東尤甚深者一丈竹栢皆枯　晉中興徵祥

記曰永昌元年大風拔樹百根

應鼓雨叩鐘霜

史筌武昌記曰鳳凰山有石鼓石鼓鳴天必大雨　左思蜀都賦曰應鳴鼓而興雨　山海經曰豐山有九鐘霜降則鳴

動花風潤葉雨

揚泉物理論曰風怒則飛砂揚礫喜則搖枝動花　西京雜記曰董仲舒答鮑敞云太平之世雨不破塊潤葉也

凝檐霜潤草露

曹毗咏冬詩曰寒氷盈渠結素霜竟檐凝　春秋元命苞曰陰陽散而露下露下以潤其草木也

少男風童女電

管輅別傳曰輅過清河太守時天旱輅曰今夕當雨樹中已有少女微風樹間又有陰鳥和鳴又少男風起衆鳥亂翔其應至矣果大雨　傅玄詩曰童女掣

電策童兒挽雷車

真人氣處士星

關令內傳曰老子西游之流沙尹喜望紫烟而嘆曰此真人之氣也　晉陽秋曰謝敷隱居若耶山日犯少微星一名處士星俄而敷死

黃雲赤雪

傅玄菊花賦曰紛漫衍以彌望若黃雲之依中原　晉朝雜事曰太康七月十一日河陰下赤雪

絳雪赤雲

漢武內傳曰仙之上藥有玄霜絳雪　東方朔別傳曰有赤雲如冠珥上以問朔朔曰不大雨即日蝕後數日果大雨

丹霞素霧

左思蜀都賦曰舒丹氣而爲霞　湘州記曰曲江縣有銀山山多素霧

榮光佳氣

尚書中候曰堯沈璧于河榮光出河休氣四塞　後漢書曰春陵佳氣鬱鬱葱葱

雌霓雄雷

月令曰季春之月虹始見注曰雄曰虹雌曰霓　師曠占曰相春雷始起其音拍格拍格者雄雷主旱其鳴依依隱隱不大霹靂者雌雷主水

君子大王

風角曰風不及地二三尺者此仁人君子之風　宋玉風賦曰夫風起青蘋之末盛怒於土囊之口緣於太山之阿舞於松柏之下徘徊椒桂之間翱翔激水之上獵蕙草離秦衡北上玉堂躋乎羅帷經乎洞房所謂大王之雄風也動沙堀吹死灰此庶人之雌風也

决河倒洛

上見倒井雨中　夏侯孝若雷雨賦曰

若覆河而懸井似翻伊而倒洛

馬頭鴨子

漢書曰武帝元年十一月雨雹大如馬頭　晉中興書曰泰興三年海鹽縣雨雹大如鴨子

戊申雲壬子雨 此下補入

黄子發相雨書曰戊申日候日欲入時上有冠雲不問大小視四方黑者大雨青者小雨　管輅曰今夕當雨傳曰近壬子日值滿星中已有水氣食頃至也

五色露九光霞

洞冥記曰東方朔遊吉雲之地武帝問曰何名吉雲曰其國常以雲氣占吉凶若吉事則滿室雲起五色照著於草樹皆成五色露露味甘　十洲記曰朱霞九光

飲追露生獸風

洞冥記曰元封二年數過國獻能言龜

一頭長一尺二寸東方朔曰惟承桂露以飲之　十洲記曰炎洲在南海中上有風生獸似豹青色以鐵椎鍛其頭數十下乃死張其口向風須臾而起

樊英雨薊子雲

楚國先賢傳曰樊英隱於壺山嘗有暴風從西南起英謂學者曰成都市火甚盛因含水西向漱之乃令記其時日後有從蜀郡來者云是日大火有雲從東

起須臾大雨火遂滅　搜神記曰薊子
訓到洛見公卿數十處後數十處皆有
雲起
從星月下日雲
尚書洪範曰庶民維星星有好風星有
好雨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注月經於箕
則多風離於畢則多雨　京房風雨要
訣占候曰朔雨法有黑雲如一匹皂下
日中卽一日大雨二匹二日雨三匹十

日雨
樹上日井中星
淮南子曰日西垂景在樹端謂之桑榆
言其光在桑榆樹上也　尸子曰自井
中視星所見不過數星自丘上以望則
見始出也非明益也勢使然也私心井
中也公心丘上也
紺碧霜亘黃露
王子年拾遺記曰廣延國常雨青雪冰

霜之色皆如紺碧　洞冥記曰武帝問
東方朔曰若云五色露可得否朔乃東
走至夕而還得亘黃青露盛之玩器以
授帝帝徧賜羣臣老者嘗之皆少疾病
皆愈
天酒地汁
神異經曰西北海外有人長二千里兩
脚中間相去千里腹圍千餘里但日飲
天酒五斗張華注云天酒甘露也　五

經通義曰陰亂則爲霧霧從地汁也
玉虹金霧
搜神記曰孔子作春秋制孝經既成齋
戒向北辰而拜告備於天乃洪鬱起白
霧赤虹自上而下化爲黃玉　拾遺記
曰平沙千里色如金細如粉風沙起如
霧亦曰金霧
紺雲絲雨
易通卦驗曰立秋濁陰雲出如赤紺

張協詩曰金風扇素節丹霞啟陰期騰雲似漏網密雨如散絲

甜雪甘霜

拾遺記曰西王母進周穆王以嵰州甜雪　又曰嵰州霜甘也

風母雨人

劉欣期交州記曰風母出九德縣似猿見人若慙屈頸打死得風還活　盛弘之荊州記曰臨賀界有臥石似人而色

青黃隱起此鄉若旱祭之必雨

飲星夢月

續晉陽秋曰桓玄庶母馬氏本袁真之妓與同列薛氏郭氏夏夜同出月下有銅甕水在其側見一流星墮甕中如火珠乃相謂曰此吉祥也于是各以瓢杓接取薛郭竝不得馬最後取星入瓢中飲之若有感而懷玄　謝莊月賦曰委照而吳業昌淪精而漢道融注夢月入懷生子爲帝王

逃雨避雷

文子曰若與俗處猶走而逃雨無處不濡濕也　盛弘之荊州記曰湖陽縣春秋蓼國樊重之邑也重母畏雷爲石室避之悉以文石爲堦砌

山川部　增補十條

白雪紫雲

臨海記曰郡內有白雪山脩巖皓麗如雪　吳興記曰縣南二里有三嶺皆秀石崔嵬玄丹雜色狀如紫雲

掛鵠盤龍

臨海記曰郡西有白鵠山山水下注遙望如倒掛白鵠　郭緣生述征記曰皷縣盤龍山石上有大人跡又諸葛亮云鍾山龍盤石頭虎踞

金輿玉輪

述征記曰朗公谷金輿山孤峰瑰秀在

泰山郡　任豫益州記曰復江水源出

玉輪坡下

女郎山新婦石

漢水記曰女郎山昔有貞女棲於此山

卒仰葬焉擣衣石猶在山頭　鄭緝之

東陽記曰永康山有新婦石

長松磴春草巖

穆天子傳曰天子南還昇長松之磴至

鈃山之陽　東陽記曰北山南面有春

草巖巖潤盡生龍鬚草

桂英巖楓林嶺

徐先生南岳記曰仙嶺數百步得桂英

巖昔人於此採桂英　謝靈運游名山

志曰楓林嶺石潭溪桂林嶺白晝結陰

崖夏凝冰近山之遠遠山之近有若羅

巒攢於巖間俯觀木末仰覜星羅

[illegible]南明月峽

述征記曰臨沂縣蒙山望之如橫雲中

斷　庾仲雍荊州記曰巴東三峽一名

明月峽

玉女闕仙人石

王孚安成記曰玉女闕天欲雨水便湧

出于石間色有青黃故人謂之玉女披

衣　羅浮山記曰浮山東有別山山上

有石門樓樓北有六石各高十餘丈儼

若人狀故謂之仙人石

披衣石掣練泉

上見玉女闕　桓氏臨汝記曰靈谷山

半巖有瀑布晴日望之如掣練

玉女臺皇后室

嵩高山記曰山北有玉女三臺漢武於

此見三仙女故名　荊州圖副曰新野

縣東安陵山山下有石室謂之皇后避

雷室

屏風石障日山

孔靈符會稽記曰赤城山有石橋橋上

有石屏風橫絕橋上 伏琛齊地記曰平昌郡有并山峰高障日

聖渚水仙壇石 名山志曰石匱下有渚土人謂之聖人渚 南岳記曰仙人壇青石而有白石文可容人坐東望湘水如白帶水聲如琴鳥鳴如歌

萬歲水千秋池 三齊畧記曰不其城西南方有萬歲水北有萬歲亭是漢武帝造 益州記曰城東有平陽山山間有池周圍數頃名千秋池

桐樹山桂林水 永嘉記曰郡西有桐樹山又有桂林水

梧桐水桃枝水 廣州山川記曰有白盧水白沙水鸕鳥水牛鼻水桂林水

陰陽石風雨池 荊州圖副曰銀山縣西有二大石並立

穴中俗云陰陽石陰石常濕陽石常燥每水旱居人作威儀服飾往入穴中旱則鞭其陰石雨則鞭其陽石 雷次宗豫章記曰洪井北有風雨池山高水激霏散遠灑如風雨瀰泛于數百里中

燕尾洲鷄頭水 荊州記曰江陵城南岸有燕尾洲洲上有城 南岳記曰衡山縣白馬山山上有泉名雞頭水

素練河縈帶海 劉畣勿山記曰黃河去勿山二百餘里望之如素練 羅浮山記曰浮山東嶺有臺東南望海有如縈帶

冶鷄水燗烏泉 晉時國志曰越巂郡南有湯泉冬夏常熱其源可以治鷄豚又裴淵廣州記曰龍州縣石[illegible]里有一淵流熱水足治鷄鴨 丘淵之征齊道里記曰曲城縣有

湯泉烏隊瞰爛

九層山百尺水

張僧鑒潯陽記曰廬山周圍四百餘里疊嶂九層崇嚴萬仞　齊地記曰下邳郡有磐山山中有池名百尺水

八支河九派江

漢書溝洫志曰北條八支注曰本有九河今塞其一　郭璞江賦曰源二分于崌崍流九派於潯陽

虎牙山烏翅石

荊州圖副曰夷陵縣有虎牙山石文黃白有似虎牙　東陽記曰郡內有九巖石形如烏翅

龍尾溪兎頭峴

徐道士名山界記曰羅浮有龍尾溪

續述征記曰梁父縣有兎頭峴

鸑鷟峴鳳凰岡

征齊道里記曰營丘北十里有鸑鷟峴

下雋長淵　郭仲產荊州記曰安陸縣有鳳凰岡中有黃瓊墓

黃牛江白狗峽

盛弘之荊州記曰西陵峽有黃牛江其途難進語曰朝發黃牛暮宿黃牛三朝三暮黃牛如故又夷陵縣有黃牛灘

承初山川記曰歸鄉縣有白狗峽形影起伏如狗

菖蒲海茱萸江

漢書西域傳曰于闐河與蔥嶺合東流注菖蒲海亦名鹽澤其水冬夏不增減

湖州記曰部陵縣有大溪名茱萸江

地脉湖大澥海

周處風土記曰太湖中有山山下有穴潛行地中無所不通謂之洞庭地脉

春秋括地象曰河有九曲發崑崙爲地首至積石爲地門出龍門爲天橋至谷頂山爲地咽貫砥柱觸閼流山爲地喉

至洛汭爲地腰至大伾山爲地齒至大
陸爲地腹東至碣石入於海爲天臍
新婦灘美人瀨
漢水記曰梁州有新婦灘黃金灘　習
鑿齒南征賦曰停美人之名瀨眺越女
之奇石
東馬山壁牛嶺
史記曰齊桓公西伐登東馬懸車卑耳
之山　漢水記曰從魏興郡至南鄭城

九百里有壁牛陽都寒泉三嶺皆極高
峻
天台地肺
支遁天台山銘序曰剡縣西有天台山
葢仙聖之所棲翔道士之所鱗萃　終
南山記曰神水一名地肺可避洪水
歌山舞水
東陽記曰歌山在吳寧縣南相傳昔有
船從此下過見一女子登山而歌故名

又荊州記曰溈乘縣亦有歌山　紀義
宣城記曰葢山有舞水聞人歌舞水即
出洞應節
銀山金水
湘州記曰曲江縣有銀山山多素霧
永初山川記曰新安縣有金水又戴祚
西征記曰洛陽建春門外有金水入金
谷塢石崇所居也
竹山桂水

山海經曰竹山出竹水饒蒼玉　楚詞
曰桂水兮潺湲揚流兮津津
移山逃石
庾仲雍荊州記曰舞陽有移山山本在
北峰因風雨一夜移爲南峯　湘州記
曰曲江縣有逃石本在桂陽夜因雷雨
失之故名逃石
堯山舜淵
三齊略記曰堯山者堯巡狩所登山山

子171 017

頂有祠祠邊有栢栢枯而復生不知幾世石上有堯跡東有堯水　南岳記曰舜澗東出舜廟廟下有舜溪

丹溪元澗

郭璞遊仙詩曰雖欲騰丹溪雲螭非我駕　十洲記曰元洲在北海中上有元澗澗水如蜜飲之長生

蘭巖桂嶺

名山志曰蘭巖在蘭溪口竦二峯峯頭

如烏翅　又曰桂嶺在右叢生桂樹遠望則空翠相映濃淡色分

谷王水伯

老子曰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也　孝經援神契曰河者水之伯上應天漢之中

孝水貪泉

潘岳西征賦曰挹孝水以濯纓嘉美名之在兹　荊州記曰桂陽郡有横溪名

貪泉

太湖少海

越記曰太湖周三萬六千頃輿地理志云周行五百餘里　山海經曰無臯之山南望幼海幼海即少海也

湯谷溫泉

荊州記曰新野城北有紫山山東有溫水名曰湯谷南都賦云湯谷涌其後　郭義恭廣志曰溫泉西者在新豐北者

在廣平又漢水記曰漢水有溫泉冬夏長沸望見白氣衝天能愈百病又荊州記曰新陽縣惠澤中有溫泉

直瀆枉渚

伏滔北征記曰九井山西北有吳將甘寧墓占者云有王氣孫皓鑿其後十數里名曰直瀆　荊州圖副曰臨沅縣有枉山山西有溪溪口有小灣名枉渚楚祠曰朝發枉渚夕宿辰陽

風門火井

劉欣期交州記曰風山在九真風門在山頂常吐長風　益州記曰火井在臨邛縣卓王孫家又名王孫井漢室之隆則炎赫彌熾桓靈之際火勢漸微諸葛一瞰而更盛至景耀元年人以燭投之即滅其年蜀并於魏

風井雲泉

荆州記曰風井夏則風出冬則風入

襄中記曰齊國有山山有雲泉春夏出雲以桑柴塞之即止

金井玉泉

荆州記曰益陽縣有金井昔有金人以杖量地輙成井疑是昔人採金謂之金井　抱樸子曰崑崙蓬萊等山其上百蟲鳥獸飲玉井及玉泉者皆長生不死

橋勢如星沙形似月

華陽國志曰蜀郡城西南有七橋云李冰所造上應七星　太康地記曰西海居延縣流沙形如月初生五六日也

落星浦分風湖 此下補入

山謙之南徐州記曰臨沂縣前有落星山今云斑瀆即緣江圖所謂落星浦　盛弘之荆州記曰宮亭湖廟神有靈驗途旅祈禱能使湖中分風而帆南北

馬穿穴能沸潭

荆州記曰佷山縣北有石穴云昔有馬

從穴出因復還入潛行乃出漢中漢中人失馬亦嘗出此穴因名馬穿穴　丹陽記曰句容縣東三十里有龍岡岡嶺有龍沸潭聞人聲水便沸動常日則不動

長松陂弱鄉江

穆天子傳曰天子南遊升於長松之陂注曰陂有長松　緣江記曰西江別支為弱鄉江

覆笥山翻車峴

鄧德明南康記曰平固縣覆笥山上有笥貯玉牒記故山因笥為名　江乘地記曰城東四十五里竹里山王途所經甚傾險行者號為翻車峴

主簿山令史石

周景式廬山記曰主簿山在胡耶廟南山下有溫泉　王韶之南康記曰湘源有長瀨其傍石或像人形或似牛羊土人名人形者為令史

青黃井溫冷泉

異物志曰廬陵城中有一井中有二色水半青半黃黃者灰汁取作糜粥皆金色土人名灰汁為金因名為金井　幽明錄曰艾縣輔山有溫冷二泉發源相去數尺熱泉可煮雞豚冷泉若冰又江乘湯泉半溫半冷共同一壑

熨斗陂香爐石

襄陽耆舊傳曰宜城縣東北角有熨斗陂　王隱晉書曰洛陽宮西宜秋里門東向南壁石生地中始高三尺如香爐形人多祀之

銀穴金岡

沈懷遠南越志曰遂城縣夫人山之東北有銀穴常出烏銀沙　顧微廣州記曰四會縣有金岡行人往往見金於岡側

方山圓海

袁山松宜都記曰西陵東北有方山其嶺四方素崖如壁　十洲記曰蓬萊山周迴五千里山外有圓海環繞水色黑

鹽石酒泉

華陽國志曰汶山有鹽石煎之得鹽　十洲記曰瀛洲有玉膏山出泉如酒味名為玉酒

編珠第一卷終

男高輿　高軒仝校字

編珠第二卷

隋著作佐郎兼散騎侍郎杜　公瞻　撰
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高　士奇　校

居處部　增補八條

儀鳳樓　鳴鸞殿

晉宮闕名曰洛陽有儀鳳樓　西京雜記曰漢掖庭有月影臺雲光殿鳴鸞殿

濯龍門　走馬觀

范曄後漢書曰明德馬皇后詔曰吾前至濯龍門見上外戚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龍　三輔黃圖曰長安有走馬觀

銅龍樓　金爵闕

漢書曰元帝常在隱太子出銅龍門　班固西都賦曰設璧門之鳳闕上觚稜以棲金爵

九龍門　三雀觀

後漢書曰張讓等誅何進袁術燒南宮

九龍門以務讓　三輔黃圖曰長安有
三雀觀
萬歲殿千秋門
三輔黃圖曰長安有萬歲殿　華延儁
洛陽記曰洛陽有千秋門萬春門
八風臺二雲殿
漢書郊祀志曰王莽作八風臺所費萬
金　西京雜記曰成帝設雲幄雲幕於
甘泉殿謂之二雲殿

凌雲臺飛雨殿
洛陽記曰凌雲臺高十三丈鑄五龍飛
鳳凰焉　三輔黃圖曰長安有飛雨殿
又名飛雲殿
凌霄閣承雲臺
洛陽宮殿名曰洛陽有凌霄閣　漢宮
閣名曰長安有承雲臺承雲殿
清暑殿凉風臺
洛陽記曰洛陽有清暑殿　三輔故事
曰長安有神明臺西南師子圈有凉風
臺
芙蓉堂芷若殿
晉宮闕名曰洛陽有芙蓉堂　班固西
都賦曰後宮則有掖庭椒房后妃之室
合歡增城安處常寧芷若椒風披香發
越蘭林蕙草鴛鸞飛翔之列
椒華堂蕙草殿
晉宮闕名曰洛陽有椒華堂　下見芷

若殿
蒲陶宮豫章館
三輔黃圖曰長安有蒲陶宮　張衡西
京賦曰昆明靈沼黑水玄阯豫章珍館
揭焉中峙
馺娑宮儲胥觀
漢宮閣名曰長安有馺娑宮　漢武故
事曰帝于甘泉作儲胥觀以避暑
長樂宮永寧殿

三輔黃圖曰長安有長樂宮　漢宮閣名曰長安有獲福殿永寧殿永壽殿長秋殿永延殿

望仙宮招隱館

漢宮閣名曰武帝於華陽立望仙宮千東海亦立望仙宮皆有道士十二人　沈約宋書曰雷次宗隱廬山文帝徵詣都爲築招隱館

玉瑱楹金精柱

班固西都賦曰彫玉瑱以居楹裁金璧以飾璫　魏畧曰大秦國人以金精爲屋柱

栢心柱梅花梁

伏滔北征記曰廣陵縣城南門得故栢柱云皆栢心也盖吳王濞時門柱　閩季直京都記曰太元中改構太極殿忽有一柱流於石南津津吏以聞恰是梅條因書梅花梁以志之

千步殿百畝室

漢書曰賈誼曰秦爲阿房之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　新序曰周宣王爲大室盖百畝堂上三千戶羣臣莫敢有諫者

二軌門三條路

王延壽魯靈光殿賦曰高門擬于閶闔方二軌而並入　班固西都賦曰披三條之廣路立十二之通門

鳴鵠園棲龍岫

鄴中記曰鄴中有鳴鵠園胡桃園　西京雜記曰梁孝王苑中有落猿巖棲龍岫猶氏湖

細柳倉長楊榭

三輔故事曰漢文時大將軍周亞夫軍於細柳今呼石徼是也徼西細柳倉東有嘉倉　班固西都賦曰天子乃登屬玉之館歷長楊之榭注曰長楊上林也

綠房絳闕
陸機賦曰綠房窈窕瑤臺炳煥　成公綏賦曰排閶闔之丹扉經絳闕之金地
彤軒翠觀
曹植七啟曰彤軒紫柱文榱華梁　張協七命曰翠觀岑青雕閣霞連
甲觀乙坊
漢書曰成帝生于甲觀畫堂　晉宮闕名曰洛陽有甲乙坊丙丁坊

韓臺魯殿
孫子荊有登韓王故臺賦王延壽有魯靈光殿賦
柘觀椒房
三輔黃圖曰長安有柘觀　應劭漢宮記曰皇后居椒房以椒塗其室也
蕙樓蘭室
楚詞曰菌閣兮蕙樓　古詩曰妾家蘭室桂爲梁中有鬱金蘇合香

畫室雕堂
陳思王畫讚序曰漢明帝雅好圖畫別作畫室　張協七命曰蘭宮祕宇雕堂綺櫳
陽臺陰廡
春秋繁露曰高堂多陽廣室多陰　劉楨魯都賦曰陽櫩含輝陰廡納光
陰堂明室
徐幹齊都賦曰歷陰堂行北軒　張協七命曰幽堂晝密明室夜朗

六門九戶
西京雜記曰哀帝爲董賢起大第開五殿洞六門柱壁皆畫雲氣花葩山水怪石間以綈錦飾以金玉　張衡西京賦曰大夏眈眈九戶開闢
金墀玉碣
曹植七啟曰綺井含葩金墀玉箱　張衡西京賦曰彤檻玉碣繡栭雲楣

玉梁金柱
楚詞曰紅壁沙坂玄玉之梁　鄴中記曰太武殿以金爲柱

銅欄銀壁
洛陽宮殿簿曰太極殿銅欄廣九尺
漢武故事曰上起神室鑄銀爲壁

玉樓金室
十洲記曰崑崙山有金臺五所居玉樓之下　淮南子云南方之極有石城金室

青鋪綠柱
張景陽賦曰朱戶青鋪　劉楨七略曰綠柱朱櫳

丹柱紅梁
靈光殿賦曰素壁暉曜以月照丹柱歘施而電烻　劉楨七略曰丹墀縹壁紫柱紅梁

綺疏鏤檻
靈光殿賦曰懸棟結阿天窻綺疏注曰天窻高窻也綺文也疏刻鏤之狀也
張衡西京賦曰三階重軒鏤檻文㮰

玉戶金鋪
楊雄甘泉賦曰排玉戶以颺鋪　徐幹齊都賦曰彤玉隈分金鋪鍬鎗

飛欄浮柱
張衡西京賦曰反宇業業飛欄巘巘
靈光殿賦曰浮柱岧嶤以星懸

雲楣星柱
王褒甘泉頌曰概雲氣以爲楣　下見浮柱

木衣綈錦土被朱紫
張衡西京賦曰木衣綈錦土被朱紫
王粲七釋曰土畫黼黻木刻龍蛇

道南宅郡北廬 見下補入
吳志曰周瑜與孫策同年友善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升堂拜母有無通共

魏志曰管寧聞公孫度令行於海外遂至遼東度虛館以待之旣往見度乃廬於山時避難者多居郡南而寧居郡北示無遷志

織楚門編蓬戶

沈約郊居賦曰織宿楚而成門籍外扉而爲戶　子夏對夫子曰書之論事昭昭若日月之明離離若參辰之錯行商所受於夫子者志之不敢忘也雖退而

窮居河濟之間壞室編蓬爲戶於中彈琴瑟詠先王之道則可發憤慷慨矣

一柱臺三階閣

博物志曰江陵有臺甚大而惟有一柱衆梁皆共此柱　古詩云阿閣三重階

地戶天門

神異經曰東南有石井其方百丈上有二石闕有榜著穴題曰地戶　又曰東北大荒中有金闕高百丈上有明月珠徑三寸光照千里中有金階入兩闕中名天門

三臺九室

五經異義曰天子有三臺靈臺以觀天文時臺以觀四時施化囿臺以觀鳥獸魚鼈　漢宮殿名曰神明臺武帝造高五十丈上有九室今人謂之九天臺武帝求神仙置九天道士百餘人

銅戶席門

烈士傳曰吳王闔閭畏王僚之子慶忌作石室銅戶以備之　漢書曰陳平家貧以席爲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

人門神闕

周官曰設車宮轅門爲壇壝宮設戟門爲帷宮設旌門無宮則供人門注無宮陳列周衛則立長人以爲門　南康記曰歸義山去縣七百里下有石城高數丈遙望嵯峨靈闕騰空故老謂之神闕

窟室坳堂

左傳曰楚子享卻至爲窟室夜飲而縣
馬　莊子曰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
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

儀衛部　增補一八條

鸞旗鶴蓋

張衡東京賦鸞旗皮軒通帛綪旆
劉楨魯都賦曰日暮能朝車騎就衡蓋
如飛鶴馬如游魚

天畢雲罕

張衡西京賦曰華蓋乘辰天畢前驅
東京賦曰雲罕九斿闟戟轇轕

日羽星旄

家語曰子路對夫子曰由願赤羽若日
白羽若月　周書曰成王時樓煩獻星
旄仰珥旄也

羽蓋蜺旃

宋玉高唐賦曰雲蜺爲旌翠羽爲蓋

張衡西京賦曰孤旌枉矢虹旃蜺旄

玉甲犀鎧

董卓別傳曰卓孫年十七卓爲作小鎧
胄以玉爲甲騣騎出入殺人如蚤虱
曹植表曰先帝賜臣黑犀鎧一環鎖二

三劍六弓

列子曰魏孔周其祖得殷氏之寶劍一
曰含光二曰承影三曰宵練　周禮曰
司弓者掌六弓四弩八矢

三刀五劍

崔豹古今注曰漢文帝有寶刀三一曰
百鍊二曰青犢三曰漏影　吳越春秋
曰越王允常請歐冶子作五劍一曰純
鉤二曰湛盧三曰豪曹又名盤郢四曰
魚腸五曰巨闕

五刀六劍

曹植寶刀賦序曰建安中魏王造寶刀
五枚三年乃就以龍熊鳥雀爲識太子

得一余及弟饒陽侯各得一焉　古今
注曰吳皇帝有寶劍六一曰白虹二曰
紫電三曰辟邪四曰流星五曰青冥六
曰百里

電刀星劍

張協文身刀銘曰繁文波迴流光電照
吳越春秋曰伍子胥過江解其劍與
漁父曰此劍中有七星北斗其直百金

霜戈花劍

曹毗軍中詩曰揮戈耀白刃鮮鮮若寒
霜　晉灼曰古劍首以玉作井鹿盧其
形似蓮花

麒麟幡孔雀眊

古今注曰魏晉以來東方郡國以青龍信南
方以朱鳥信西方以白虎信北方以玄
武信幟內以黃龍信亦以麒麟幡　庾
廙與燕王書曰今致孔雀眊二枚

燕尾旌龍頭角

劉楨魯都賦曰建燕尾之飛旌　晉安
帝紀曰桓玄豎龍頭角

黃龍信翠鳳旗

上見麒麟幡　李斯上書秦王曰今陛
下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

六鈞弓百石弩

春秋左氏傳顏高之弓六鈞　魏明帝
詩曰長戟十萬隊幽冀百石弩發機若
雷迅一發連四矢

駭犀劍錯象鞭

東觀漢記曰光武賜陳導駭犀劍　張
華詩曰橫箸刻玳瑁長鞭錯象牙

玉珥劍銀鏤弩

楚詞曰撫長劍兮玉珥注曰珥劍鐔也
沈氏南越志曰龍川縣石溪鄉有山
號弩岡岡間有水常有銅弩牙流出水
皆似銀鏤纖微巧麗相傳為越王營弩
處

蕭條劍宛轉弓
士孫瑞表曰臣有古蕭條劍一枚謹備
日賁詣禁闈　鄴中記曰石虎女騎皆
手握雕黃宛轉弓
金錯刀玉具劍
張衡四愁詩曰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
報之英瓊瑤　東觀漢記曰光武使馮
異擊赤眉賜乘輿七尺玉具劍
魚腸劍龍鱗刀

上見五劍　魏文帝典論曰太子作百
辟寶刀一曰靈寶文似靈龜二曰含章
采似丹霞三曰素質鋒似崩霜刀身劍
鋏又名露陌刀亦曰龍鱗之刀
百金刀千戶劍
楊泉物理論曰有阮師之刀者天下之
寶初阮師作刀於七月庚申日遇金神
教以水火之齊五精之鍊依行其術作
刀三年而成明刀長不過四五尺一口

不至百金請不得也　吳越春秋曰秦
客薛燭善相劍越王以純鉤示之王曰
客有買此劍者有市之鄉三十駿馬千
疋千戶之都二其可與乎燭曰不可臣
聞王之造此劍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
耶之溪涸而出銅歐冶子因天地之精
悉其伎巧造爲此劍佩此者吉宜王帶
之不可遺人
斬鐵刀切玉劍

蒲元別傳曰元於斜谷爲諸葛亮鑄刀
三千口言漢水不任淬蜀水爽烈是謂
大金之元精刀成以竹筒納鐵珠滿中
舉刀斷之應手而落　列子曰昔西戎
獻周穆王昆吾之劍切玉如泥
含光劍漏影刀
上見三劍　下見三刀
紫電劍丹霞刀
上見六劍　下見龍鱗刀

斬馬劒貫犀弩
漢書曰王莽使虎賁以上方斬馬劒斬董忠　曹植與司馬仲達書曰其使飛船不鬬而飛楫不行何須并代之馬貫犀之弩乎
黿文劒鼉影弩
吳越春秋曰干將作二劒采五山之精合六金之英陽爲龜文陰爲漫理　風俗通曰汲令應郴請主簿杜宣賜酒時

北壁上懸赤弩照杯中如蛇宣惡之成病郴後知之使宣還飲故處意解之其病尋愈
雞翹車鸞鳴轄見下補入
蔡邕獨斷曰鸞旗車編羽毛引繫幢旁俗名雞翹車　潘岳籍田賦曰五輅鳴鸞九斿揚旆瓊鈒入蘂雲罕晻藹
九重蓋八觚殳
續漢書曰靈帝時講武平樂觀建十里

五彩華蓋高十丈建九重華蓋高九丈
說文曰殳以杸殊人也禮殳以積竹八觚長丈二尺建於兵車旅賁以先驅
飛雲輅明月旗
張衡東京賦曰結飛雲之袷輅樹翠羽之華蓋　司馬相如子虛賦曰駕馴駮之駟乘雕玉之輿靡魚鬚之橈旃曳明月之珠旗注以明月珠飾旗也
虹霓旄日月蓋

楊修許昌宮賦曰建日月之太常維虹霓之旄旄　楚辭曰建日月以爲蓋兮載玉女於後車
元鉞朱旄
崔豹古今注曰元鉞諸公主得建之武王以黃鉞斬紂故王者以爲戒太公以元鉞斬妲己故婦人以爲戒也　東京賦曰屬車九九乘軒並轂琟弩重旃朱旄青屋

五麾三節

穀梁傳曰日有食之鼓用牲於社用牲非禮也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兵三鼓　禮記曰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注節以明信傳君命召急則持二緩則持一

結旌析羽

禮記曰德車結旌鄭注曰結謂收斂之也德車乘車也　周禮曰析羽爲旌游車所建注曰游車木路也王以田也析羽皆五色文

熊皮豹尾

徐爰釋疑畧注曰乘輿黃麾內有羽林班弓箭手左右執事官帶熊皮冠韜之髦頭　蔡邕獨斷曰屬車八十一乘最後車懸豹尾以前皆皮軒虎皮爲之也

百里劍九合弓

上見六劍　周官曰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合七而成規大夫合五而成規士合三而成規

鶴膝矛羊頭矢

方言曰矛骹如鶴膝者謂之鶴膝骹音敲膝也　又曰凡箭鏃三者謂之羊頭其薄廣而長薄謂之錍

丙午劍庚申刀

抱樸子曰以五月丙午日取銅鑄劍帶之入水蛟龍不敢近　下見百金刀

綠沉弓白的弩

劉邵趙都賦曰其用器則六弓四弩綠沉黃間堂溪魚腸丁令角端　華陽國志曰秦昭襄王時白虎爲害自秦蜀巴漢患之秦王乃募國中有能殺虎者邑萬家於是朐䏰中夷廖仲等作白的弩於高樓上射虎死之

耀日甲乘風弩

班固燕然山銘曰元甲耀日朱旗絳天
慎子曰弩弱而矰高者乘於風也

天子劍聖人弓

莊子謂趙文王曰臣聞大王喜劍臣有三劍惟王所用有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爲鋒齊代爲鍔晉衛爲脊周宋爲鐔韓魏爲鋏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諸侯之劍以智勇士爲鋒以清廉士爲鍔以賢良士爲脊以忠聖士爲鐔以豪

傑士爲鋏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相擊而前此與鬬雞一旦命以絕矣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爲大王薄之　戰國策曰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雁之上者頃襄王聞而召問之對曰見鳥六雙王何不以聖人爲弓以勇士爲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

道德冑策略旗

鹽鐵論曰以道德爲冑以仁義爲劍莫之敢當湯武是也　陳思王征蜀論曰今將以謨謀爲劍戟策略爲旌旗

唐弓夏箭

周禮司弓掌六弓之法六弓王弓弧弓夾弓庾弓唐弓大弓　子虛賦曰右夏服之勁箭左烏號之彫弓注服盛箭器夏后氏之良弓名繁弱其矢亦良即繁

弱箭服也故曰夏服又庾信馬射賦曰夏箭三成

綦弓青鏃

楚辭曰帶長劍兮挾綦弓　魏志曰挹婁在扶餘東北千餘里弓長四尺青石爲鏃

狻猊甲金銀鎧

左傳曰棠谿三甲注吳王僚所被狻猊甲弓箭不入又楚蛟鄭兕皆神甲也

進異記曰乾羅者慕容廆十一世祖也忽一夕見一神著金銀襦鎧自天而降蓋鮮卑神也

音樂部 增補十四條

神鉦聖鼓

羅浮山記曰浮山東有兩石鼓扣之其音清越所謂神鉦也左思魏都賦曰神鉦迢遞於高巒靈響時驚於四表 王韶之始興記曰桊縈陽山桂陽縣閣下

鼓便自奔逸息於臨武遂之洛陽因名聖鼓今臨武有聖鼓城

鳳簫鶴鼓

列仙傳曰簫史教弄玉吹簫作鳳鳴居數年鳳凰來止其屋夫婦一旦皆隨鳳去 地理志曰會稽雷門鼓有白鶴飛入于是鼓聲聞於洛陽人或破之鶴遂飛去

短簫長笛

蔡邕禮樂志曰鼓吹短簫鐃歌軍樂傳曰黃帝岐伯作所以揚德建武勸士也 馬融有長笛賦

東舞南歌

魏文帝銅雀園詩曰齊倡發東舞秦箏奏西音 張衡南都賦曰齊童唱兮列趙女坐南歌兮起鄭舞

雅舞安歌

陸機樂府詩曰悲歌吐清響雅舞播幽

蘭 楚詞曰緩節兮安歌

才舞妍歌

劉邵趙都賦曰中山名倡襄國妖女狄鞮妙音邯鄲才舞 曹植樂府詩有妍歌篇

西域吹南城鼓

古今注曰橫吹胡樂張騫爲博望侯入西域傳其法於西京唯得摩訶兜勒一曲 樂府解題曰鼓吹曲有巫山高戰

城南

武溪笛漁陽鼓

古今注曰武溪深者馬援南征所作援門生袁寄生善吹笛援作歌以和之名曰武溪深　語林曰禰衡被武帝謫爲鼓吏正月十五日試鼓擊漁陽之曲淵淵有金石聲

齊童吟盧女彈

陸機樂府詩曰開夜命清友置酒迎風觀齊童梁父吟秦娥張女彈　古今注曰魏武開有盧女者年七歲善琴能爲新聲帝乃召焉

淮南舞河西歌

張衡舞賦序曰客有觀舞於淮南者美而賦之　孟子曰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歌

七盤舞九曲歌

張衡舞賦曰歷七盤而縱躡鮑照詩曰

七盤起長袖　李尤九曲歌

震木歌轉波舞

列子曰秦青善歌聲震林木響遏行雲　劉楨魯都賦曰身如轉波

苦寒行積雪曲

古樂府有苦寒行　宋玉諷賦曰蘭房奧室止臣其中中有鳴琴焉臣援而鼓之爲秋竹積雪之曲

北鄭曲西秦歌

宋玉笛賦曰師曠將爲陽春北鄭之曲假途南國爲　張華樂府詩曰妙舞起齊趙悲歌出西秦

游龍飛燕

傅毅舞賦曰體如游龍袖如素蜺　張衡舞賦曰裾似飛燕袖若迴雪

走馬飛龍

琴操曰走馬引者樗里牧恭爲父報寃殺人亡於山林之下有天馬夜降圍其

室夜覺而走以爲吏追及明視乃天馬之跡援琴而作走馬引　古樂府有飛龍引

西城北里

陸機詩曰西城多雅舞總章饒清彈鳴簧發丹脣朱絃繞素腕　阮籍詠懷詩曰北里多奇舞濮上有微音

揮電奔星

陸機詩曰輕裾猶電揮雙袂如霧散

劉楨魯都賦曰縱轂袖以終曲若奔星之赴河

採菱折柳

楚詞曰陳鐘按鼓造新歌涉江採菱發陽阿注曰陽阿楚人歌曲名　古今注曰橫吹有折柳曲

衡山竹篟汶陽篠笙

宋玉笛賦曰嘗觀衡山之陽見奇篠異幹罕節　潘岳笙賦曰河汾之寶有曲沃之懸匏鄒魯之珍有汶陽之孤篠

笛寫龍音簫象鳳翼

馬融長笛賦曰近聞雙笛從羌起羌人伐竹未及已龍鳴水中音相似　風俗通曰按作簫其形參差象鳳之翼十管長二尺

歸風送遠操流鄭激楚聲

西京雜記曰趙飛燕有寶琴名曰鳳凰皆金玉隱起爲龍鳳螭鸞古賢列女之

像亦善爲歸風送遠之操　魏武帝樂府詩曰流鄭激楚度中宮商感心動意綺麗難忘

短長側大小遊　此下闕入

琴歷曰琴曲有長側短側長清短清又有大遊小遊白魚歎楚妃歎諸曲

百年歌九秋曲

晉陸機有百年歌　羅敷豔歌曰丹脣含九秋妍迹陵七盤九秋曲名

繩上舞水中歌
漢官典職云以絲繩繫兩柱相去數丈兩女倡對舞行於繩上　異苑曰乘磯山下臨清川昔有漁父宿於川夜聞水中有絃歌之音宮商和暢清弄諧密

雞鳴曲聲行清
晉志曰武帝受禪能雞鳴諸曲名存者惟漢世街謠江南采蓮烏生八九子白頭吟之屬　琴歷曰琴曲有中揮清暢

志清聲行清看客清便僻清婉轉清

烏生子鳳將雛
上見雞鳴曲　應璩百一詩曰為作所上桑及言鳳將雛

連臂歌折腰舞
西京雜記曰賈佩蘭歌上臺之曲連臂踏地為節歌赤鳳凰來　又曰戚夫人作翹袖舞折腰舞

元雲白露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命侍女安法嬰歌元雲曲　襄陽耆舊傳曰白露歌曲名

白麟赤鳳
漢書曰武帝元狩元年冬十月幸雍祠五畤獲白麟作白麟之歌　下見連臂歌

貪志殺心
韓詩外傳曰孔子鼓琴曾子子貢側門而聽曾子曰夫子琴聲殆有貪狠之志

子貢以告子曰參習知音矣向者丘鼓琴有鼠出遊狸見於屋厭目曲脊求而不得丘以琴淪其聲參以丘為貪不亦宜乎　華嶠漢書曰人有以酒召蔡邕者客彈琴於屏邕潛聽之曰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琴者曰我向見螳螂方向鳴蟬一前一郤我心惟恐螳螂之失蟬也此豈為殺心而形於聲者乎

猿笛鳳笙

酉陽雜俎曰猿臂可爲笛吹之其聲圓
於竹　曹植樂賦曰烏烏起舞鳳凰吹
笙
反潮浮木
潛居錄曰崔文子能吹反潮之笛吹巳
積潮横下險於廣陵之濤　洞冥記曰
漢武帝懸浮金輕玉之磬浮金者自浮
於水上也

編珠第三卷　補遺

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高　士奇　補

服玩部

玉衣珠服
列子云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
穆王敬之爲築中天之臺日日獻玉衣
日日薦玉食　左思吳都賦云矜其宴
居則珠服玉饌
花韡翠帽
魏志曰武帝與楊彪書云今遺足下織
成花韡一緉　吳志曰陸遜破曹休於
石亭還上脫翠帽以賜遜
文舃繡韡
陸績裳衣經云冬服純青裘履文舃
慕容皝與顧和書云今致繡韡一緉
鶴袍鳧舃
四王遺事云惠帝與成都王自鄴還洛
陽既至賜中書監盧志雲鶴綾袍一領

列仙傳曰王喬爲葉令每朝乘二舄乃鳧也

珠袍貝帶

搜神記曰有談生讀書通夕不寐夜有女子來爲生妻經三年生一兒後婦求去將生入華堂曲與室以珠袍贈生 史記曰閎儒婉佞貴幸與上臥起故惠帝時郎中皆貝帶傅脂粉

蟬翅鵲尾

漢書曰秦獄法吏冠柱後惠文冠注惠一作蟪蟬也冠細如蟬翅今御史冠 又曰高祖爲亭長以竹皮爲冠注以竹始生皮爲冠今鵲尾冠是也

鐵柱金顏

漢官儀曰侍御史冠法冠一曰柱後以鐵爲柱 徐爰釋何曰通天冠金博山蟬爲之謂之金顏

虎皮鷸尾

梁書曰蕭琛著虎皮韡策桃枝杖直造王儉與語大悅 後漢輿服志云羽林左右監皆冠鶡尾之冠

玉玦金環

東觀漢紀曰明帝詔曰馮魴以忠孝典兵出入八年數進忠言直諫其還故爵爲楊邑侯賜以玉玦 晉書曰羊祜五歲時於鄰家李氏樹中探取金環云是先時所藏即其前身也

鱗衣羽裙

楚詞曰魚鱗衣兮白霓裳注魚鱗衣雜五采爲衣如鱗文也白霓裳素練也 眞人三君内傳曰南極夫人被錦服青羽裙

四角帽三英裘

束晳近遊賦曰帽引四角之縫裙有三條之殺 毛詩曰羔裘宴兮三英粲兮

鹿皮帽鵠氅裘

宋書曰何尚之在家常著鹿皮帽及拜
開府沈慶之于殿前戲之曰尚之何不
著鹿皮帽　世說曰謝萬與安詣簡文
著白綸巾鵠氅裘相見輒清談移日
芙蓉冠薜荔裳
真人三君內傳曰太上丈人著流霞羽
袍芙蓉之冠　楚詞曰采薜荔以爲裳
青羽丹霞
上見前羽帬注　阮籍清思賦云服白

玉以爲面覆丹霞以爲裳
黑犀簪丹豹履
班固與弟超書曰今遺仲叔瑇瑁黑犀
簪　王子年拾遺記曰穆王起春霄之
宮西王母來爲納丹豹文履
青鳳裘朱蠙履
拾遺記曰周昭王以青鳳之毛爲二裘
一曰燠質一曰暄肌常以禦寒也　劉
楨魯都賦曰纖纖絲履燦爛鮮新表以

文綦綴以朱蠙
芙蓉裳瑇瑁襪
楊雄反騷曰矜芰荷之綠衣兮被芙蓉
之朱裳　班固與竇憲牋曰將軍憐因
乃賜以玉躬所著瑇瑁襪三具
組帷綵帳
庾闡楊都賦曰皇帝乃坐路寢御組帷
成公綏洛神賦曰綵帳照野丹綷爛
天

碧複帳紫綃帷
瀨鄉記注曰老君碧複帳孔子青複帳
拾遺記曰孫權居昭陽之宮倦暑乃
展紫綃帷
紫錦帷黑綈幕
拾遺記曰漢武帝以珊瑚爲牀紫錦爲
帷　又曰武帝好微行于池旁游宮以
漆爲柱鋪黑綈之幕器服乘輿皆尚黑
色

雲母幌火齊屏
語林曰滿奮體羸畏風侍坐晉武帝屢
顧看雲母幌武帝笑之　拾遺記曰董
偃嘗臥延清之室上設火齊屏風列靈
麾之燭
龜甲屏麟角杖
洞冥記曰上起神明臺有金牀象席雜
玉爲龜甲屏風　劉向別傳有麒麟角
杖賦

白玉牀赤花簟
梁宣帝咏牀詩曰衡山白玉鏤漢殿珊
瑚支　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赤花
雙文簟
荃牀柳席
曹植九咏曰蕙幬今荃牀　西京雜記
曰趙飛燕爲皇后其女弟上柳葉席
麝角牀龍頭枕
異物志曰白麝狼形似鹿而角觸前向

皮可作履襪角正四據南人因以作
牀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有龍頭
髹枕銀環鈕副之又拾遺記曰魏帝宮
中有虎頭枕
綠沈屏白綺扇
宋元嘉起居注曰十六年御史中丞劉
楨奏風聞前廣州刺史韋朗於廣州所
作銀塗漆屏風二十三牀又綠沈屏風
一牀請以見事追攝前所居官　班孟

堅集有白綺扇賦
金鏤爐銀華鏡
鄴中記曰石季龍冬月爲複帳四角安
純金銀鏤鑿香爐　東宮舊事曰皇太
子納妃有著衣大鏡尺八寸銀華小鏡
尺二寸
四規鏡九層爐
抱樸子曰明鏡或用一或用二謂之四
規鏡　西京雜記曰丁緩作九層博山

香鑪鏤以奇禽怪獸皆自然生動

紫熊褥翠羽簾

拾遺記曰周靈王起昆昭之臺設狐腋素裘紫熊大褥一人以指彈席而暗風入室　洞冥記曰漢武起招靈閣翠羽麟毫爲簾

靈蛇髻駭雞釵

採蘭雜志曰甄后既入魏宮宮庭有一綠蛇口中銜赤珠若梧子大每日后梳粧則盤結一髻形於后前后異之因效而爲髻號靈蛇髻　黃香九宮賦曰劒駭雞以爲釵注駭雞犀也

綱衣練幃

拾遺記曰西方析淪國其俗淳和人壽三百歲績草毛爲綱衣元狩六年獻綱衣一襲帝憐後世徵求之焚於九逵之道　荆州記曰桓司空遊於靈溪劉盛公著練幃以杖荷屐與桓語語畢負荷

而去

語鏡儀燈

拾遺記曰周靈王時有韓房者獻火齊鏡廣三尺暗中視物如晝向鏡語則鏡中影應聲而答　荆州記曰南方有魚多脂照紡績則暗照宴則明謂之儀燈

鼲裘虎枕

吳書曰陸遜破曹休上大會命遜舞解所著白鼲子裘賜之　西京雜記曰李廣與兄遊獵冥山北見猛虎一矢斃之斷其頭爲虎枕

囊帳楯冠

獨異志曰漢文帝嘗集諫書囊爲帳　輿服雜事楚漢會於鴻門項羽圖危高祖樊噲聞急乃裂衣包楯戴以爲冠排入羽營

青綸同艾

史記曰東郭先生拜二千石佩青綸綬

焦貢易林曰二千石官自艾綬注以艾草染之故曰艾綬

吹綸絮畫石牀

漢書曰齊國有吹綸絮顏師古注綸似絮而細名吹者言可吹嘘也梁簡文帝詩枝間逈粉色葉底映吹綸疑是美人衣飾　拾遺記曰董偃常臥延清之室以畫石爲牀蓋石文如畫也石體甚輕出郅支國

四等三條

先賢傳曰戴良嫁女縑裙四等　繁欽定情詩曰何以合歡欣繞素三條裙

粹白流黃

呂氏春秋曰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諸衆白也　江淹賦悲幽閨之琴悲聯高堂之流黃注會稽竹簟供御號爲流黃又詩中婦織流黃謂絹也

珍寶部

招凉珠辟寒玉

拾遺記曰燕昭王懷黑蚌之珠當隆暑體自輕凉號曰招凉珠　漢武内傳曰西王母降集靈臺佩辟寒之玉

九品珠三棘玉

沈懷遠南越志曰珠有九品大五分以上一寸七八分爲大品有光彩一邊小平似覆釜者名璫珠次爲走珠次爲滑珠次爲磥砢珠次爲官雨珠次爲税珠次爲蔥符珠　墨子曰和氏之璧夜光之珠三棘六異此諸侯所謂良寶

黃枝寶赤水珠

林邑記曰黃枝洲上戸口殷富多明珠雜寶　山海經曰三珠樹生赤水上其樹如栢葉皆爲珠

珠照乘玉輝山

史記曰魏王謂齊威王曰若寡人國小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十二乘　陸

機文賦曰石蘊玉而山輝水懷珠而川
媚
三色珠九華玉
沈約宋書曰文帝詔太史令錢樂之作
小渾天安二十八宿中外以白眞珠及
靑黃三色珠爲三象星日月五星悉居
黃道　西京雜記曰高祖斬白蛇劍上
有七采珠九華玉爲飾雜廁五色琉璃
爲匣劍在室光景猶照于外也

蚌蛤胎鯨鯢目
文選曰蚌蛤珠胎與月虧全　裴氏廣
州記曰鯨鯢目卽明月珠故死不見有
目精
丹泉珠蒼野貝
任昉道論曰丹泉之珠沉於黃泥璠璵
之寶藏于礝石　山海經曰赤水之東
蒼梧之野有文貝
三琲八貝

莊子曰楚昭王延居羊以三琲之位注
諸侯上卿皆執琲　漢書曰王莽時八
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爲一朋三寸六
分以上一朋二寸四分以上一朋一寸
二分以上一朋
荊璆瑤寶
劉越石詩曰握中有元璧乃是荊山璆
逸論語曰璠璵瑤之寶玉也
瓊華瑤蘂

詩曰尚之以瓊華乎而　劉楨清慮賦
曰錯華玉以葵屋駢雄黃以爲屏紛以
瑤蘂糅以玉英
渭川金碣山玉
述異記曰翁仲孺家貧力作於渭川一
旦天雨金于其家由是與王侯爭富
舊云日玉起於碣山金起於汝漢珠起
于赤野
紫光赤氣

晉永和起居注曰廬江太守路永表言於穀城北見水岸邊紫赤光得金一枚狀如印齒　地鏡圖曰黃金之氣赤千萬觔以上光大若鏡盤

鳴山耀室

拾遺記曰少昊時金鳴于山銀涌於地或如龜蛇之類年似人鬼之形　崔鴻後燕錄曰董統上言于慕容垂曰臣聞陛下之奇有六焉厥初之奇金光耀室

探鳩化鵲

劉義慶幽明錄曰長安有張氏者晝獨處室有鳩自入止於對牀張惡之披懷祝曰鳩爾來爲我禍耶止承塵爲我福耶入我懷鳩翻飛入懷以手探之不知所在而得一金帶鉤焉　又曰常山張顥爲梁相有鳥如山鵲飛墮地即化爲一圓石顥椎破之得一金印文曰忠孝侯印

螢飛牛躍

梁書曰林邑有山赤色其中生金夜則出飛狀如螢火　幽明錄曰巴丘山有金岡岡上有黃金潭潭上有黃金瀨古有釣于此潭者獲一金鎖引之遂滿一船而有金牛出聲釣人駭懼牛因奮躍還潭

三品六名

漢書食貨志曰古者金有三品赤金爲下注赤金丹陽銅也　又漢書曰新莽始建國之二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名曰寶貨凡五物六名二十八品

鳳銜鳥吐

拾遺記曰黃帝之子名青陽是曰少昊一名摯有鳳銜珠致於庭少昊入而懷之照於天下　又曰瀛洲有鳥身紺丹頸名曰藏珠每鳴翔則吐新珠累斛又燕昭王時有黑鳥白頭集王之所銜洞

光之珠圓徑一尺色黑如漆懸之室內
百神不能隱其精靈
夫餘如棗館陶如李 古
廣志曰夫餘地出美珠大如酸棗
今注曰章帝元和元年明珠出館陶大
如李有光耀三年明珠出豫章海中大
如雞子圍四寸八分
利火清水
述異記曰南蠻多利火珠大者如雞卵

光照數尺日中以艾藉珠輒有火出
宣室志曰馮翊嚴生游峴山得一珠大
如彈丸黑色有光視之瑩徹如水焉以
示西國胡人曰此是清水珠也即命注
水濁缶以珠投之俄而澹然清徹胡人
以三十萬貨之
瑪瑙榼瑇瑁釵
凉州記曰呂纂咸寧二年發張駿陵
得瑪瑙鍾榼 魏繁欽詩曰何以表別

離耳後瑇瑁釵
硨磲椀瑇瑁梳
魏文帝有硨磲椀賦 高文與婦書曰
今致瑇瑁梳一枚
金犀玉馬
神異經曰西方日宮之外有山長十餘
里廣二三里高百餘丈皆大黃金不雜
土石不生草木上有金人高五丈餘皆
純金名曰金犀 異苑曰晉東瀛王騰

字元邁鎮鄴遊常山時天大雪平地數
尺當門前方數丈融液不積掘得玉馬
高尺餘
珺琬玉磥砢珠
山海經曰珺琬蠻夷係耳玉也 下見
九品珠
烏棲玉蛇糞銀
劉楨清慮賦曰結東阿之扶桑接西雷
乎燭龍上青腰之山陶琳珉之塗玉樹

翠葉上棲金烏　異苑曰弘農楊子陽聞土中有聲掘得玉㹠長可尺許屋棟間自漏秫米三年晝夜不息米墜既止忽有一青蛇長數尺在梁上每落糞輒成碎銀子陽由是遂富

酬漿玉入冢珠

搜神記曰楊伯雍汲水作義漿有一人就飲以石遺之雍種玉遂生白璧其地一頃名玉田　列仙傳曰吳王夫差女

名紫玉既死童子韓重至冢前哭祭之女乃見形將重入冢遺徑寸明珠

金車玉甕

齊書曰王者至孝則出金車王者有厚德則金人遊於後池　瑞應圖曰玉甕者聖人之應也不汲自盈王者飲食有節則出又曰王者宴不及醉刑罰中人不爲非則銀甕出

龍伏烏藏

史記曰明月之珠藏於蚌中蚗龍伏之蚗音史龍屬也　下見烏吐

玉葉珠花

漢武故事曰上起神屋庭植玉樹以珊瑚爲枝碧玉爲葉　洞冥記曰帝起甘泉望風臺臺上得白珠如花一枝帝以飾九華之蓋寶之若照月

黃須紫磨

淮南子曰玦五百歲爲黃須又五百歲

生黃金又千歲爲黃龍注玦美石　林邑記曰上金爲紫磨金又曰揚邁金

虹玉鳳珠

搜神記曰孔子制孝經既成齋戒告天降赤虹化爲黃玉　拾遺記曰黃帝之子名青陽有白雲之瑞號爲白帝有鳳銜明珠致於庭帝乃拾珠懷之以照天下

玉果金符

穆天子傳曰披圖視典用觀天子寶器玉果璿珠燭銀黃金之膏注玉果石似美玉燭銀銀有精光如燭金膏猶玉膏有精汋也

燭銀膏玉

江總貞女峽賦曰含照耀之燭銀沂瀣滲之膏玉

石瑭江歷

白澤圖曰黃金之精名石瑭　汲冢周

書曰正西崑崙請以江歷龍角爲獻江歷郎江驪珠名

辟兵照魅

廣志曰蕃嶺之中有聖鐵爲舍之可以辟兵　拾遺記曰方丈山有池泥色若金百鍊可爲金色青照鬼魅若鏡不得藏形

抵鼃彈鵲

燕丹子曰太子與荊軻與俱之東宮臨池而觀軻拾瓦投鼃太子令人奉盤金軻用抵鼃復進軻曰非爲太子愛金也但臂痛耳　呂氏春秋曰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何也所用重所要輕也

靺鞨琉璃

丹鉛錄曰靺鞨國名古肅慎地其地產寶石大如巨栗中國謂之靺鞨　魏略曰大秦國出赤白黑黃青白紺縹紅紫十種琉璃

繒綵部

鸞章錦鶴文綾

拾遺記曰周靈王起昆昭之臺以享羣臣張鸞章錦文如鸞翔　謝惠連詩曰客從遠方來遺我鶴文綾

連烟繡刻燭錦

洞冥記曰元鼎元年起仙靈閣編翠羽麟毫爲簾有連烟之繡　拾遺記曰嶠

支國人時來貢獻有列錦文似列燈燭
魚口綾蟬翼紗
地理志曰潤州貢水紋方文魚口繡葉
花紋綾　海物異名記曰泉女織紗輕
如蟬翼名蟬紗
華蠶絲藻龍繡
列仙傳曰園客者濟陰人貌美邑人多
欲妻之客終不娶常種五色香草積十
數年服食其實忽有五色蛾集香草上

客收而薦之以布生華蠶焉至蠶時有
一女自來助客養蠶得繭大如甕每一
繭繰六七日絲乃盡繰訖此女與園客
俱仙去　洞冥記曰甘泉宮有霞光繡
藻龍繡
加五采成六幣
王充論衡曰繡之未刺錦之未織絲帛
何以異哉加五采之巧施鍼縷之飾則
文章炫爛學上有文章其猶絲帛布五

色之功　周禮曰合六幣圭以馬璋以
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
物者以成諸侯之好
薦地從風
漢武內傳曰帝七月七日掃除宮掖之
內設座大殿之上以紫羅薦地燔百和
香然九微燈以待王母　王孫子曰隨
珠耀日羅衣從風
絳文金簡

張敞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絳真文
羅幅被一絳真文羅袴七　太上黃庭
經曰黃庭爲不死之道受者齋九日然
後受之結盟立誓期以勿泄古者盟以
元雲之錦九十尺金簡鳳文之羅四十
匹
垂霧引烟
子虛賦曰鄭女曼姬垂霧縠　沈休文
詩曰長烟引輕素注言如縠之狀也

霞散氷鮮
文選詩曰餘霞散成綺　沈約謝勑賜絹葛啓曰素采氷鮮綺文霜潔
走龍錦緋鶴綾
洞冥記曰甘泉宮有走龍錦翻鴻錦　梁庾肩吾謝白綺綾啓曰圖雲緋鶴郛市稀逢寫霧傳花叢臺罕遇
紫錦囊青綾被
漢武內傳曰帝見西王母巾卷中有一

卷小書盛以紫錦之囊　漢官典職儀曰尚書郎直供白綾青綾被
蟬翼紈虎文錦
魏文帝詩曰素紈白如雪輕華比蟬翼　漢官儀曰虎賁中郎將衣紗縠單衣
虎文錦袴
白㲲綠縢
廣志曰桐木葉有白㲲取其㲲淹織緋以爲布　裴氏廣州記曰蠻夷不蠶採木棉以爲絮剝古綠藤績以爲布
南炎火浣西蜀橦華
廣志曰火鼠之毛爲布浣之於火振之如雪又魏志曰漢時梁冀以火浣布爲單衣　蜀都賦曰布有橦華麪有桄榔注橦木出西蜀花可作布
火鼠布氷蠶絲
神異經曰南方有火山生不燼之木中有鼠重二百觔毛長二尺餘細如絲色

白取其毛織以作布用之若垢汙以火燒之即潔　拾遺記曰東海圓嶠山有氷蠶長七寸有鱗角以霜雪覆之則生繭五色絲織爲文錦入水不濡
從風羅吸花錦
下孫子曰隨珠耀日羅衣從風　南史曰武帝嘗以吸花絲錦賜麗娟命作舞衣春暮宴於花下舞時故以袖拂落花滿身都著舞態愈媚謂之百花舞

桸葉綾橦華布

廣志曰桸葉今時綾名　下見西蜀橦華

元雲錦白雪絲

上見金簡　晉楊泉蠶賦曰爾乃絲如凝膏其白如雪

大文綾方空縠

荷丕答謝宣書曰今餉大文綾羅各五十匹　漢書肅宗紀曰詔齊相省冰紈方空縠吹綸絮釋名曰縠紗也方空者紗薄如空也或云空孔也即今之方目紗

閬客繭野女絲

上見華蠶絲　山海經曰諸天之野有女子跪樹歐絲注蠶類也

鴛文縠蟬翼綃

古詩云文彩雙鴛鴦裁爲合歡被　下見蟬翼

白越黃絲

明德馬后傳曰賜諸貴人白越三千端白越布也　吳越春秋曰越王允常使民男女入山採葛作黃絲布獻之吳王

桐布泉紗

上見白氎　下見蟬翼紗

鼠布鮫綃

神異記曰朔方當之冰天冰有厚至百尺者冰下有鼠但食冰毛長百尺可以爲布著天服之凉冷逼人　又曰鮫人泉客織輕綃於泉室出以貢之

白縛黃綈

周禮内司服注素紗今之白縛也　陸劇鄴中記曰石季龍冬月施熟錦流蘇斗帳四角安純金龍頭銜五色流蘇或用黃綈博山文錦或用紫綈大小明光錦

冰紈金縷

紈素也氷紈色鮮潔如氷也見方空縠
魏略曰大秦國有金縷雜色綾
流黃織素
六朝詩中婦織流黃謂絹也 古詩云
新人工織縑故人工織素
黃潤紺綾
楊雄賦曰筒中黃潤一端數金細布也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侍女服紺綾之
袿

縷繐毦毲
爾雅釋名布曰列諸縷繐注繐慧也齊
人謂凉爲慧言服之輕細凉慧也 通
俗文曰氍毲細者謂之毦毲
阿錫紵縞
漢書曰被阿錫注阿細繒也錫布也
又曰曳紵縞注紵織紵也縞鮮支也
馮媛飾車楚王衣馬
漢書曰馮夫人出塞以錦車 史記曰

楚莊王有愛馬衣以文繡
大登高小登高大茱萸小茱萸
陸劇鄴中記曰錦有大登高小登高大
茱萸小茱萸又有大明光小明光大交
龍小交龍
酒脯部
元碧縹青
列仙傳曰安期先生與神女會圓丘酣
元碧之香酒 曹植賦曰蒼梧縹青

宜春贊夏
吳錄曰安成宜春縣出美酒 風土記
曰酒則五醆贊夏蕤賓顯名
梁市阮廚
列仙傳曰酒客梁市上酒家客也作酒
常美日得萬錢有過而逐之酒便酸敗
魏氏春秋曰阮籍以世多故祿仕而
已聞步兵廚多美酒營人善釀求爲校
尉

鄗水程鄉
吳錄曰湘東鄗縣有鄗水土人以水爲酒名　荆州記曰桂陽一郡程鄉有酒官

青田元巵
古今注曰烏孫國有青田核得水則成酒味甚淳美飲盡更注隨盡隨成名曰青田酒　抱樸子曰元巵傾棄而不羞醽醁專灌于丘園

在鎬過沛
毛詩曰王在在鎬豈樂飲酒　史記曰漢高祖過沛置酒酣乃擊筑爲歌

蒼梧皂莢
張華輕薄篇曰蒼梧竹葉宜城九醞　神仙傳曰葛仙翁斬皂角樹爲杯用以盛酒酒味益妙

湘東豫北
上見鄗水　張協七命曰荆南烏程豫北竹葉

元醴白醝
潘安仁金谷詩曰元醴染朱顏但愬杯行遲　孫詵三公山下禊賦曰九醞白醝

百藥長千歲藏
漢書王莽詔曰酒者百藥之長嘉會之好　抱樸子曰黃帝酒泉法以麴米和藥成丹一斗酒內一升水藏之千歲其

味常好

玉餌珍肴
左思吳都賦曰競其區宇則并彊兼巷矜其宴居則珠服玉餌　李延年羽林郎歌云不意金吾子娉婷至我廬就我求珍肴金盤膾鯉魚

西旅東牆
王粲七釋曰西旅游梁御宿素粲爪州紅麴參糅相半軟滑膏潤入口流散

子174-052

傅巽七誨曰孟冬香秔上秋膏粱彫胡
菰子丹具東牆濡潤細滑流澤芬芳

南海秬東湖菰

呂氏春秋曰飯之美者元山之禾不周之粟陽山之穄南海之秬　徐幹七喻曰南土之秔東湖之菰

熊蹯雞跖

左傳曰晉靈公使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載以過朝　呂氏春秋曰善

學者若齊王食雞必食其跖數千而後足也

殷圃夏山

公孫尼子曰殷紂爲肉圃　帝王世紀曰夏桀爲肉山脯林

堯蓮漢林

論衡曰堯時蓮蒲生於廚中廚中自生肉脯薄如蓮形搖鼓生凉　漢書曰武帝爲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之

象白燕翠

張協七命曰燕髀猩脣髦殘象白　呂氏春秋曰肉之美者雋燕之翠述蕩之腕

百薄鮓五侯鯖

交州記曰百薄瀨有斷溪皆有砍茨者忽于茨內見魚眼徑尺似鮒魚所以爲鮓得百薄故名百薄瀨　語林曰婁護字君卿歷游五侯之門每旦五侯競餉

之君卿乃合五侯所餉鯖之而美所謂五侯鯖君卿之爲也

烹猴斟雉

淮南子曰楚有烹猴者召其鄰人鄰人以爲犬羹而甘之後聞其爲猴據地而盡吐其所食此未知味者也　楚詞曰彭鏗斟雉帝何饗王逸注曰彭鏗彭祖也好和滋味善斟雉羹事帝堯堯得羹而饗之

豺羹蟹醬

楚詞曰內鶬鴿鵠味豺羹只　交州記曰蟹蟹形如𧊒色黑十二蟹足在腹下雖負雄而行南方用以作醬

䳺羹雀炙

王粲七釋曰䳺羹蠵臛晨鳧宿鷃　蕭廣濟孝子傳曰王祥後母病欲黃雀炙乃有黃雀數十飛入幕內因以供母

鳳卵牛心

博物志曰軒轅之國民食鳳卵飲甘露　語林曰王右軍年十一周顗異之時絕重牛心炙客來未啖先割啖右軍乃知名

韭蓱虀糞羹飯

世說曰石崇為客作豆粥咄嗟立辦恒冬天得韭蓱虀王愷不能及乃密貨帳下都督問所以都督曰豆至難煮惟預作熟客至但作白粥以待之韭蓱虀是擣韭根雜以麥苗耳　劉公幹清慮賦曰虞氏之爨火珠之饌炊嘉禾之米和蕢羹之飯

五雲漿十字餅

漢武故事曰西王母欠藥有五雲之漿　王隱晉書曰何曾字穎考位太常性豪侈大官所供蒸餅上不坼作十字不食

胡麻飯露葵羹

列仙傳曰漢明帝永平中剡縣有劉晨阮肇入天台山採藥迷失道路見二女喚劉阮姓名因邀過家供胡麻飯及山羊脯啖之　宋玉諷賦曰主人之女為臣炊彫胡之飯烹露葵之羹勸臣食

紅麪枌粱

潘尼賦曰紅麪之飯糅以芙粱五味道洽餘氣芬芳　傅毅七激曰鳧鴿之羹枌粱之飯

瓊靡瑤蕤
楚詞曰精瓊靡以爲粻王逸注曰精鑿也靡屑也粻糧也言精鑿玉屑以爲糧也　張衡思元賦曰屑瑤蕤以爲糧兮𣂏白水以爲漿

文章酒甲子瓢
譙周讚曰文章作酒能成其味以金買酒不言其貴注五加皮一名文章草釀酒主益人道家用以煮石　考古圖曰

兹女瓢象瓢父庚瓢甲子瓢並酒器

鄭伯谷劉伶褌
左傳曰鄭伯有嗜酒爲窟室而夜飲朝至未巳朝者曰公焉在曰吾君在壑谷
鄧粲晉紀曰劉伶縱酒放蕩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見譏之伶曰吾以天地爲宅舍以屋宇爲褌衣諸君自不當入吾褌中又何惡乎

蘭英竹葉
枚乘七發曰蘭英之酒酌以滌口　張衡七辨曰元酒白醴蒲萄竹葉

歡伯聖人
易林曰酒爲歡伯除憂來樂適體頤性
魏志曰太祖禁酒而人竊飲之故難言酒以白酒爲賢人清酒爲聖人

中酒衢尊
周禮曰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注事酒如今之醳酒也昔

酒久酒今之舊醳也清酒今之冬釀夏成者也　淮南子曰聖人之道猶中衢而致尊耶注道六通謂之衢尊酒器

淫醟狂藥
漢書曰中山淫醟謂湛酒也醟音泳
孫季舒嘗詣石崇飲傲慢過度崇欲表免之裴楷聞之謂曰足下飲人狂藥責人正禮不亦乖乎崇乃止

濡首腐腸

易有孚於飲酒濡其首　養生論曰醪
醴腐人之腸胃
二人飲三鬼酣
異苑曰東陽徐公見二人對飲與徐公
一杯醉臥其旁比醒不復見　劉義慶
幽明錄云漢建武元年東萊人姓乜家
嘗作酒一日見三奇客共持麴飯至索
酒飲飲竟而去頃有人來云見三鬼酣
醉於林中

竹葉飯透花餕
張衡思元賦曰屑瑤蘂以爲糧兮斟白
水以爲漿　品物類聚曰吳興米炊之
甑香人以此米擣爲餕名透花餕
龍羹蟻醬
述異記曰章帝元和中大雨有一青龍
墮於宮中帝命烹之賜群臣龍羹各一
杯　北戶錄曰廣人掘大蟻卵爲醬名
蟻子醬

乾飯水餐
漢書曰胡郃爲淮南太守使鈴下閤外
炊纍作乾飯閤內不設釜甑　北堂書
鈔顧和與蔡節度書曰宜食水餐夏侯
家漿酪水餐獨勝於羹也
珠柱鮓水精鹽
草木記云採珠人取珠柱肉作鮓　吳
時外國傳云天竺國有石鹽白如水精
虎鹽魚醬

周禮籩人職云朝事之籩其實麷蕡白
黑形鹽注築鹽形似虎　晉武帝與山
濤書云兼致魚醬一斗
玉屑瓊枝
吳筠餅說細似華山之玉屑白如梁甫
之銀泥　楚詞云折瓊枝以爲羞注羞
脯也
四神守三烏取
幽明錄云海中有金臺上有百味之食

四大神皆守護之　山海經云三危之山三青鳥居之注三青鳥主爲西王母取食者

編珠第三卷終

男高輿 高軒 仝校字

編珠第四卷 補遺

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高士奇補

黍稷部

九穀五種

周禮曰廩人掌九穀以待匪頒賙賜稍食　月令曰季冬之月令告民出五種計耦耕事注五種五穀種也

合穎連蘂

魏收後魏書曰許謙字元遜子洛陽爲雁門太守家田中生嘉禾皆異壠合穎　春秋說題辭曰嘉禾之滋莖長五尺五七三十五故連莖三十五穗以成盛德

六穗三苗

虞與會稽典錄曰謝承遷吳郡督郵歲饑嘉禾六穗生於部屬　尚書大傳曰成王時有苗異莖而生同爲一穗人有上之者王召周公而問之公曰三苗爲

一穗天下其和爲一乎

北里禾南山豆

史記曰管仲說桓公曰古之封禪者北里之禾所以爲盛　西漢楊惲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萁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

照九阿齊萬畝

阮籍詩曰垂穎臨曾城餘光照九阿曹植頌曰秀吐穟萬畝齊平隰蓊朧百穢不生

九熟再種

抱樸子曰南海晉安有九熟之稻　楊孚異物志曰交趾冬又熟農者一歲再種

半夏一句

蔡邕月令章句曰十月穫稻人君嘗其先熟故在九月熟者謂之半夏　王子年拾遺記曰東有融澤五穀多良有浹日之稻言一旬而生也

香穗紫芒

周處風土記曰穇稻之青穗米皆青白也　郭義恭廣志曰有虎掌稻紫芒稻赤穬稻南方有蟬鳴稻

五里香三月種

魏文帝與朝臣書曰江表惟長沙名有好米何得比新成粳稻耶上風吹之五里聞香　崔寔四民月令曰三月可種秔稻

龍枝鳳冠

王子年拾遺記曰東極之東有龍枝之粟言其枝屈曲如游龍也食之善走又曰有鳳冠粟似鳳之冠食之令人多力

德精仁卉

瑞應圖曰嘉禾五穀之長盛德之精也晉徵祥說曰王者盛德則嘉禾生嘉

禾者仁卉也

禾二米麥九穗

晉徵祥說曰嘉禾生其大盈箱一稃二米　崔鴻前凉錄曰永嘉元年嘉麥一莖九穗生於姑臧

麥兩岐禾九穗

東觀漢紀曰張堪爲漁陽太守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秀兩岐張君爲政樂不可支　齊書曰孝武時四始縣嘉禾一莖六穗新蔡縣又獲一莖七穗一莖九穗

西山禾東極豆

阮籍詩曰蕤若西山草琅玕與丹禾　拾遺記曰東極之東有傾離之豆見日即傾葉食之歷歲不饑豆莖皆大若指綠色爛熳數畝

黑穬白粳

廣志曰粳有烏粳黑穬又有青函白夏

之名　袁淮觀殊俗曰河內青稻新成白粳

黑粟赤黍

崔豹古今注曰武帝建元四年天雨粟宣帝地節四年長安雨黑粟竟寧元年南陽山都縣雨粟色青黑味苦大者如小豆小者如麻子　韓子曰吳起欲攻秦小亭置一石赤黍於東門外令人能徙于西門外者賜之上田宅人爭徙之

乃下令曰明日攻秦能先登者與之大夫賜之上田宅于是攻之一朝而拔

瓊脂玉粒

拾遺記曰東極之東有瓊脂粟質白如玉柔滑如脂食之多壽　又曰員嶠之山名環丘上有方湖千里多大鵲高一丈銜飛於湖際銜採不周之粟於環丘之上粟生穗高五丈其粒皎然如玉也

青芋稻紅蓮麻

廣志曰青芊稻六月熟累子稻白漢稻
七月熟此三種大且長　拾遺記曰東
極之東有倒葉麻如倒葭紅紫色亦名
紅冰麻食之令人顏色潔白鮮好
五粱禾三味麥
續仙傳曰王莽種五粱禾於殿前先以
鶴髓玳瑁犀玉二十餘物漬種此黃帝
穀仙之術也注五粱禾即五色禾　元
晏春秋曰衛倫過元晏取粿糧以進元

晏嘗之曰麥也有杏李柰三味三果老
熟也不同時子焉得兼之倫笑而不言
退謂人曰士安之識過劉子陽吾家多
園樹杏發粿以杏汁李柰發又粿以李
柰汁故兼此三味耳簡文詩糧持三味
麥衣進八蠶綿
搖枝粟倒葉麻
拾遺記曰東極之東有搖枝粟言其枝
長而弱無風自搖食之多壽　下見紅

茈麻
蟬鳴稻蟣子粱
郭義恭廣志曰蟬鳴稻五月熟稻有莖
下白正月種五月穫穫其莖根復生九
月復熟　又曰鹽鑽粱粒如蟣子魏文
帝以爲粥
長生米同穎禾
粱簡文帝謝賚長生米啟曰食乃民天
之貴粒有延齡之名藉此養身因斯養

性　尚書曰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
天子王命歸周公於東作歸禾
紅冰赤穬
上見紅茈麻　下見紫芒
木禾青黍
山海經曰崑崙墟上有木禾禾長五尋
又曰廣都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黍
膏稷
旅生草化

東觀漢記曰建武二年天下野穀旅生麻菽尤盛　江表傳曰孫亮五鳳元年交趾稗草化爲稻

祖靈天貺

曹植魏德論謳曰猗猗嘉禾惟穀之精昔生周朝今植魏庭獻之廟堂以貽祖靈　宋武帝嘉禾讚曰維殷粤周有穗表禎非原非澤乃瑞乃靈庶穡天貺廣茲化清

蘥葉薌萁

潘安仁射雉賦曰闟閭蘥葉愼歷乍見蘥麥也　禮記曰祭宗廟之禮粱曰薌萁

董粱稗米

禾秀爲穗而不成者謂之董蓈爾雅謂之董粱　漢武帝紀曰野谷旅生曰稗米

一囊千斛

漢書東方朔曰侏儒長三尺餘俸一囊粟臣朔長九尺餘亦俸一囊粟侏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　語林曰陳壽將爲三國志謂丁梁州曰若可覓千斛米見借當爲尊公作佳傳丁不與遂以無傳

菜蔬部

嘉樹芳菰

呂氏春秋曰餘脊之南有菜名嘉樹其色若碧　曹植七啟曰芳菰精粺霜蓄露葵

元都綺葱碧海瑯菜

漢武內傳曰七月七日西王母降遣帝元都綺葱一本　又曰西王母曰仙之上藥有碧海瑯菜

罽賓菜具區菁

西域傳曰罽賓地溫和冬食生菜　呂氏春秋曰菜之美者具區之菁

春韭冬葵

齊書曰周顒獨處山舍王儉問曰卿山中何食曰赤米白鹽綠葵紫蓼太子問菜何者勝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　列仙傳曰丁次都不知何許人爲遼東丁氏作奴丁氏常使買葵冬得生葵問何得此葵云從日南買來

三畝葱一畦韭

晉令曰居洛陽內園菜欲以當課者聽其引長流灌紫葱可各三畝　漢書曰

龔遂勸民令人一口種五十本葱一畦韭百本薤

七菜三韭

蜀都賦曰五肉七菜勝掩腥臊　齊書曰庾杲之食常有韭葅瀹韭任昉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常有二十七種謂三種韭也

食菜三種種葱百年

杜蘭香別傳曰香降張碩賫瓦榼酒七

子檽檽多菜而無他味亦有世間常菜輒有三種色或丹或紫一物與海蛤相象并有非時菜碩云食之亦不甘然一食七八日不飢　列仙傳曰阮丘睢山上種葱百餘年乃去

菜傭葱肆

漢書曰周紆爲洛陽令下車先問大姓主名吏數閭里豪彊以對紆厲聲曰本問貴戚若馬竇等輩豈能知此賣菜傭

乎于是貴戚跼蹐京師肅清　梁書曰呂僧珍爲冠軍將軍封平固侯其先以販葱爲業及僧珍貴其兄子棄業求官僧珍不許曰汝等自有常分豈可妄求但當速歸葱肆耳

秋菁菜春加葱

月令曰仲秋之月乃命有司趣民務菁菜　韭子曰春月飲酒加葱以通五臟

北葵南山蕨

陸機園葵詩曰翩翩晚彫葵孤生寄北蕃被蒙覆露惠微軀後時殘　晉書曰齊王冏秉政張翰謂顧榮曰天下紛紛未已吾本山林人無望於時久矣當釆南山蕨飲三江水

凝露葵負霜薤

文選曰青青園中葵凝露待日晞　潘安仁賦曰白薤負霜

倭國菜天門葱

魏志曰倭國地溫和冬夏食生菜　春秋元命苞曰天門山上有葱所種畦隴悉著行人拔取者悉絶若精神而求仰不拔自出奇異辛香

葵園葱嶺

陸機詩曰種葵北園中葵生鬱萋萋　西河舊事曰葱嶺在燉煌西八十里其山高大上生葱故曰葱嶺

拔葵遺蒜

史記曰公儀休爲魯相食葵而美拔其園葵棄之　高士傳曰周黨見閔仲叔食無菜遺之生蒜仲叔曰我欲省煩耳今更作煩耶受而不食

剪韭獻芹

後漢書曰郭林宗見友來夜冒雨剪韭作炊餅　嵇康絶交書曰野人有快曝背而美芹子者欲獻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

挑菜棄蔬

孝子傳曰范宣挑菜傷指大哭人問其故答曰身體髮膚不敢毀傷故啼　高士傳曰鮑焦周末人隱居不仕終日採蔬而食子貢曰今子惡其君處其土食其蔬何志行之相違也焦遂棄其蔬而餓死

孝子菜仙奴葵

孝子傳曰孝子洛陽公管蓬木作漿以

給過者不取其直天神化為書生問公何不種菜曰無種即遺數升公種之化為白璧餘皆為錢　下見冬葵

隨風蓮傾日葵

荊山圖曰偎山縣山下有石牀傍生蔣蓮人往乞者神或許之則風吹蓮葉制其分人隨風偃而剪之不得過越　陸機園葵詩曰朝榮東北傾夕顏西南晞

凶墟菜壽木華

漢書張竦曰古叛逆之國瀦其宮室以為汙池名曰凶墟雖生菜蔬而民不食　呂氏春秋曰菜之美者崑崙之蘋壽木之華赤木之葉

宿葵　三種菜

博物志曰陳葵子微炒令爆咤散著熱地中遍踏之暮種朝生不過宿　下見食菜

豐本傷根

祭宗廟之禮韭曰豐本　古詩曰採葵莫傷根傷根葵不生

莨風海月

吳都賦曰草則莨風扶留莨風菜名通作東　謝靈運詩曰揚帆采石華掛席拾海月石華附石生海月如鏡野菜可食

金鹽玉豉

王屋山人云何以得長年何不食石蓄金鹽何以得長壽何不食石用玉豉金鹽五加也玉豉地榆也皆可煮石而餌

鑽氷蒙露

夏侯湛賦曰見芳莽之時生被畦疇而獨繁鑽重氷而挺茂蒙嚴霜以發鮮　陸機園葵詩曰翩翩晚彫葵孤生寄北脊戚蒙豐露惠微軀後時殘

象蛉如飴

上見三種菜　毛詩堇荼如飴

留韭拔葵

晉書曰庾公詣陶侃食韭每留白陶問何爲云欲種陶嘆曰吾子非惟風流兼有爲政之實　下見拔葵

釀蓼菁葵

傅毅七激云爲釀之蓼注釀謂雜切也

北齊書曰彭城王攸種葵種三畝常被人盜取王密書葵葉明日入市看之遂得偷者

師曠占待竪身

師曠占曰欲知牛馬之貴賤秋葵下小葵生牛馬貴大葵不蟲牛馬賤　異苑曰苻堅將欲南師夢葵生城内明日以問婦婦曰若征軍遠出難爲將也

漆室憂監門泣

列女傳曰魯漆室女倚柱而嘯鄰婦曰欲嫁乎曰吾憂魯君老而太子少也婦曰此魯大夫之憂女曰昔晉客舍吾家繫馬於園馬佚踐吾園葵使吾終歲不厭葵味　韓詩外傳曰魯監門女嬰相從績中夜泣曰衞世子不肖是以泣其偶問其故曰宋司馬得罪於宋奔魯馬食吾園葵是歲亡利一半由是觀之禍福相及也

枯夏禦冬

抱樸子曰薺麥大蒜仲夏而枯　毛詩曰我有旨蓄亦以禦冬

果實部

緗桃縹李

西京雜記曰漢武初修上林苑羣臣遠方各獻名果有緗核桃紫文桃霜桃金城桃　左傳曰齊都霜露李房陵縹李

馬肝李鴨卵桃

郭義恭廣志曰麥李細小有溝道有黃建李青皮李馬肝李赤李房陵李　漢武内傳曰西王母以七月七日降帝宮

命侍女索桃須臾侍女以玉盤盛桃七枚如鴨卵形圓色青以呈王母王母以五枚與帝自食二枚

勾鼻桃細腰棗

鄴中記曰石虎苑中有勾鼻桃重二觔半　廣志曰棗有狗牙雞心牛尾羊角獼猴細腰之名

青田梨元洲奈

永嘉記曰青田村人多種梨有一株名曰官梨一圍五寸用以供獻又名御梨　列仙傳曰謝元卿遇神仙設元洲白奈

張公梨韓衆李

廣志曰洛陽北邙張公夏梨海內唯有一樹廣都梨重六觔數人分食之　洞冥記曰琳國生玉葉李色如碧玉昔韓衆嘗餌此李因名韓衆李一名韓終李

西平柑南安栗

范甯表曰南昌令廨列西平里有一柑樹枯死一年今年更生枝葉豐茂　王褒僮約曰南安拾栗採橘注曰南安縣名出好栗橘

黃苞柑元室奈

潘岳笙賦曰披黃苞以授柑傾縹瓷以酌醽　南岳夫人傳曰夫人姓魏名華存性好神仙季冬夜半有四真人降夫人靜室因設元室紫奈絳實靈瓜

金杏玉瓜

地理志曰分流山上多杏大如梨黃如橘土人謂之漢帝杏亦曰金杏　抱樸子曰五原蔡誕入山而還欺家人云至崑崙山有玉瓜光明洞徹而堅須以玉井水洗之軟而可食

羊角棗狸頭瓜

鄴中記曰石虎園中有羊角棗三子一尺　廣志曰瓜之所出以遼東廬江

敦煌之種爲美有魚瓜綈瓜貍頭瓜蜜筩瓜女臂瓜羊骹瓜

哀家梨朱仲李

世說曰桓南郡每見人不快輒嗔曰君得哀家梨當復不蒸食否　潘岳閒居賦注曰房陵朱仲有李園三十六所

三元奈五色瓜

南岳夫人傳曰南岳夫人還王屋山王子喬等並降時夫人與四眞人爲賓主

設三元紫奈　史記曰邵平故秦東陵侯秦亡後爲布衣種瓜長安城東瓜有五色

六出杏八稜柿

西京雜記曰上林苑有蓬萊杏東海都尉于台獻一株花雜五色六出云是仙人所食者　地理志曰梁侯國有烏椑柹八稜

杏酪桃膠

荆楚歲時記曰孫楚祭介之推云餳一盤醴酪二盂今寒食有杏酪麥粥即其類也　抱樸子曰桃膠以桑木灰漬服之愈百病久服體有光能絕穀又神仙傳曰高丘公服桃膠而得仙

度索桃房嶠棗

山海經曰東海有山名度索上有大桃屈蟠三千里名曰蟠桃　洞冥記曰房嶠細棗出房嶠山山臨碧海此棗萬年

一實名之有符可用然燈漢武帝元鼎元年起招仙閣進房嶠棗

夫人棗王母桃

廣志曰梁國園出大白棗又有夫人棗　述異記曰崑崙山有仙人桃其色赤表裏照徹得霜乃熟又名王母桃

鼠李雞菱

述異記曰杜陵有金李大者夏李小者鼠李　風土記曰翠水中菱如飛雞故

名翻雞菱
四角菱三節蔵
本草注曰菱蔆也一名芰一名水栗蔆
上有刺花黃白色有數種或四角或三
角或青苞或紫苞八九月開緐　世說
曰扶南蔵一丈三節見日即消見風即
折
鹿心柹狸首爪
廣志曰柹有數種有如牛心者有如雞

鴨卵者又有名鹿心者　陸機瓜賦曰
金釵蜜筩小青大斑元骿素腕狸首虎
蟠
鴻頭芡羊髓瓜
周禮注曰芡雞頭一名鴻頭　下見狸
頭瓜
中山栗大谷梨
何晏九州論曰中山好栗　潘岳閑居
賦曰張公大谷之梨

合枝李同蔕瓜
西京雜記曰漢武初修上林苑羣臣各
獻遠方果樹有合枝李　續漢書曰安
帝元初三年平陸有瓜異本同蔕
氷谷瓜玉門棗
郭子橫洞冥記曰有能肝瓜長一尺花
紅葉素生於氷谷所謂氷谷素葉瓜
漢武內傳曰七月七日西王母當下帝
設玉門之棗

黃中李紫輕梨
遊仙記曰王母居龍月城有名李實上
皆有黃中二字王母惜之過於蟠桃
又曰老子西遊太眞王母供以紫輕梨
千年一花冬月乃煎膠食之身輕如太
虛
萬歲桃三月棗
拾遺記曰螃螗山去扶桑五萬里日所
不及有桃樹千圍其花青黑色萬歲一

實　廣志曰西王母棗三月熟在衆果之先

三花棗五色杏　異苑曰太元中南郡江陵縣有棗樹一年忽生桃李棗三種花　下見六出杏

賭博爪鹿盧棗　列仙傳曰谿父者南郡鄜人居山間仙人教之服餌游遨諸洞中仙人賭博爪數千頭令瞑目乃上方丈山　郭璞曰

子細腰者今謂之鹿盧棗

再熟橘又生爪　潘岳橘賦曰余齋前橘樹冬夏再熟　齊書曰韓靈敏兒靈珍早孤並有孝性家貧無以營葬共種半畝爪朝採暮又生遂辦葬事

瓶梨斗柑　辛氏三秦記曰漢武帝園一名樊川一名御宿有大梨如五升瓶落地則破取

者以布囊承之名含消梨　廣志曰成都有柑大如斗

夏橘霜桃　張勃吳錄曰朱光爲建安太守有橘冬月樹上覆裹之至明年春夏色變青味尤酸絕美上林賦云盧橘夏熟盧黑色也蓋近是乎　西京雜記曰漢武初修上林苑羣臣各獻遠方名果有紫文桃金城桃霜桃霜下可食

鬼梨仙杏　幽明錄曰成彪兒喪遣夜哭兒提二升酒一罐梨就之引附相勸彪問略答良久寫係酒著瓶中挈梨而去　述異記曰杏園洲在南海中多杏云仙人所種漢時常有人舟行遇風泊此洲五六月日食杏得不死

官梨御橘　永嘉記曰青田村人家種梨有一株名

曰官梨一圍五寸以供獻　異物志曰交趾有橘官長一人秩二百石主歲貢御橘

抱柰乞瓜

孝子傳曰王祥後母庭中有柰樹始著子使祥守觀晝驅鳥雀夜驚蟲鼠時雨忽至祥抱樹至曙母見之惻然　幽明錄曰孫鍾富春人與母居至孝種瓜爲業有三年少來乞瓜爲鍾定墓地出門

忽化爲白鶴孫權祖也

蒲臘梨膠

山海經曰雲山之上其實乾臘郭璞注曰臘乾梅也　下見紫輕梨

玉葉金衣

洞冥記曰琳國去長安九萬里生玉葉李色如碧玉　李尤七嘆曰金衣素裏斑理內充滋味偉異滋樂無窮金衣謂橘也

車馬部

步輿臥輦

張敞東宮舊事曰太子有步輿一　鄴中記曰石虎南郊有金根輦雲母輦武剛輦數百乘虎皇后出乘高路輦香衣輦或朱漆臥輦

朱轂紫蓋

續漢書輿服志曰小使車者蘭輿皆朱赤轂白蓋赤帷從騶騎四十人皆追捕

考索有所救取者之所乘也　魏收後魏書曰安車紫蓋朱裡與公侯同子男皂蓋青裡

青牛白鹿

關令內史曰老君乘青牛車過京邑　葛洪神仙傳曰沈羲學道於蜀中與妻共載道逢白鹿車一乘

珠輪銅轂

華嚴騎馬賦曰鞍罽緋裘珠輪玉光

許愼說文曰較車騎上曲銅鉤也
三蓋七香
漢官儀曰金根車有三蓋一曰芝車
魏武帝與楊彪書曰今贈足下畫輪四
望通幰七香車二乘犉牛二頭
輪重牙轂兩尾
董巴輿服志曰乘輿金根車五乘輪皆
朱斑重牙貳轂　張揖埤蒼曰輕車轂
兩尾

瑇瑁廂茱萸輞
周遷輿服雜事曰五輅兩廂之後皆用
瑇瑁鶡翅注曰鶡大鳥名其羽纖利故
車廂象之　石崇奴券曰作車當取大
良白槐之輻茱萸之輞
記里爲營
內傳曰黃帝遊幸天下以車記里又晉
輿服志曰記里鼓車過江亡失制度謝
安率意造焉及獲京師舊輦形制無差

漢書曰衛青伐匈奴以武剛車自環
爲營
三望五色
沈約宋書曰沈慶之每朝賀常乘猪鼻
無幰車左右從者不過三五人每農桑
劇月無人從行過者不知其爲三公也
及廢帝賜三望車謂人曰我每游履田
園有人時與馬成三無人時與馬成二
今乘此車安所用之乎　漢官儀曰天

子有五色車皆駕四馬又宋書曰立車
五色安車亦如之皆天子之車也
豹尾鹿角
漢官儀曰豹尾車在武衛隊正一人在
車執弓箭　晉紀曰馬隆討羌依八陣
圖作偏廂車地廣爲鹿角車路狹則爲
木屋施于車上且戰且前弓矢所及應
弦而倒
青能紫燕

呂氏春秋门伊尹說湯曰天子不得至味故須青龍之匹遺風之乘　西京雜記曰文帝自代還有良馬九匹皆天下駿也一名浮雲一名赤電一名絶羣一名逸驃一名紫燕一名綠離驄一名龍子一名麟駒一名絶塵號爲九逸

歙玉流珠

穆天子傳曰天子東遊於黃澤宿于曲洛曰黃之池其馬歙沙皇人威儀黃之

澤其馬歙玉皇人壽穀　傅亮乘輿馬賦曰揮沫成霧流汗如珠

奔霄追電

拾遺記曰周穆王即位巡行天下馭八龍之駿名曰絶地翻羽奔霄越影踰輝超光騰霧挾翼　古今注曰秦始皇有七馬名曰追風白兎躡景追電飛翮銅爵晨鳬

麟形鷄目

張駿山海經圖讃曰敦山有獸其名爲殺麟形一角　尚書大傳曰散宜生之犬戎氏取美馬駮身朱鬣鷄目者取八九馬陳於紂之廷

房精震象

瑞應圖曰馬爲房星之精又曰龍馬者神馬河水之精也　梁元帝答齊國雙馬書曰河精耀采似伏波之鑄銅震象飛文笑東瀛之刻玉

金埒玉珂

王隱晉書曰王武子好馬買地試馬謂之金埒　梁簡文帝西齋行馬詩曰晨風白金絡桃花紫玉珂影斜鞭照耀塵起足蹉跎

紫茸翠餙

魏志曰百官各有紫茸題頭高橋鞍一具　鹽鐵論曰古者繩鞚革鞮皮薦而已其後代以革鞍鐵鑣爲餙又其後有

金銀翠毛之飾又有障泥障汗鞘尾亦
從鞍以爲飾
徘徊輿馳逐車
晉書曰桓玄體大不堪乘馬作徘徊輿
施轉關令迴動無滯　說苑曰晉平公
爲馳逐之車掛之以犀錯之以羽立於
殿下群臣得觀焉田差三過而不觀公
大怒老曰桀以奢亡紂以侈敗是以不
敢觀也平公乃去車

霹靂轀輬
魏志曰太祖還官渡與袁紹合戰紹爲
高櫓起土山射營中衆大懼太祖乃爲
發石車擊紹樓皆破紹衆號曰霹靂車
孟康曰轀輬車形如衣車有牕牖閉
之則溫開之則涼故名
辟惡追鋒
古今注曰辟惡車秦制也桃弓葦矢所
以祓不祥太卜令一人在車前執弓箭

傅子云追鋒車施通幰遠則乘之
飛車獵輦
括地圖曰奇肱民能爲飛車從風遠行
湯時西風久奇肱車至於豫州去玉門
四萬里　鄴中記曰石虎好遊獵體壯
大不堪乘馬作獵輦使二十人舁之坐
處施轉關若射鳥獸宜有所向關身而
轉之
羊車檢轂

漢書云袁閎爲沛相乘羊車到官以清
亮稱　風俗通云羊車檢轂聲聞數里
俗說凡人柔柔作車又以檢爲轂牢强
則徹聲響乃聞數里
鸞車雲輦
仙志太眞丈人登白鸞之車　漢武內
傳曰西王母乘紫雲之輦
九逸三驂
上見紫燕　相馬經伯樂曰凡相馬之

法先除三羸五駑乃相其餘

果下水中

魏志曰濊國出果下馬漢時恒獻之高三尺乘於果樹下行　漢書曰武帝時天馬出渥洼水中又元狩二年馬生余吾水中

連錢夾鏡

梁元帝詩曰長安美少年金絡餙連錢　顏延之赭白馬賦曰雙瞳夾鏡兩權

協月

桃林蘭池

山海經曰夸父山北有林曰桃林廣三百里中有良馬　梁元帝後園看騎馬詩曰良馬出蘭池連翩驅桂枝

齒平耳豎

漢書曰衛瑄奏馬高五尺九寸以上齒未平不得出關注馬十歲齒平　相馬經曰馬耳欲得相近而前豎小而厚

東皐北野

晉劉恢詩曰東皐有一駿名曰千里駒　爾雅騊駼北野之良馬

度繩戀棧

風俗通曰疲馬不能度繩按繩疑作澠齊有澠水裁廣三四步言馬之疲不能度此水也　晉紀曰恒範出赴曹爽宣王謂蔣濟曰智囊往矣濟曰駑馬戀棧豆爽必不能用也

舟楫部

梁麗吳艒

莊子曰梁麗可以衝城司馬彪注曰麗小船也　張揖埤蒼曰艒吳船也音彫

翔鳳飛龍

陶季直京都記曰宋孝武渡六合龍舟翔鳳而下三千四十五艘舟航之盛三代二京無比　晉宮閣名曰天泉池中有紫宮舟曜陽舟飛龍舟靈芝池中有

鳴鶴舟指南舟舍利池中有雲母舟

鷁首鴨頭

方言曰船首或謂之閤又謂之鷁首注曰今江東貴人船前作青雀是其象也　吳志曰太傅諸葛恪制為鴨頭船

餘皇太白

春秋左傳曰吳伐楚戰於長岸吳獲其乘舟餘皇以歸　蜀王本紀曰秦為太白船萬艘欲以攻楚

馳馬逐龍

古今注曰孫權名小船為馳馬　洞冥記曰露池西有昆靈池方四百步中有逐龍舟

蒼隼青雀

晉令曰水戰有飛雲船蒼隼船先登船飛鳥船　王隱晉書曰陶侃擊蜀賊王真真以鈎得上侃青雀船

五樓三翼

吳志曰曹公出濡須孫權使董襲督五樓船住濡須口　越絕書曰越為大翼中翼小翼船以資軍戰

鸂鶒鸐鷁

蜀王本記曰蜀王有鸂鶒舟　輿服雜事曰遠國朝貢越海則有大船一名鸐鷁合木為槽

梅筏柘桴

地理志曰梅湖者昔有梅筏沉於此湖有時浮出至春則開花流滿湖矣　越絕書曰木客大冢者勾踐父允常冢也初徙瑯琊使樓船卒伐松柏以為桴故曰木客

蘆樺荃橈

吳錄曰孫策欲渡江舫少乃夜伐蘆為樺以佐渡船人　楚詞曰荃橈兮蘭旌注曰荃一作蓀香草也

篷桅風帆

張華游仙詩曰遊仙迫西極弱水隔流沙雲榜鼓霧櫂颻忽凌飛波　風土記曰帆從風之艘也又傅玄賦曰雲帆齊張

擅雷挾電

洞冥記曰昆靈池中有擅雷舟　又曰昆靈池中有凌波艦挾電艦

鯨吞龍負

吳都賦曰長鯨吞航修鯢吐浪　豫章

記曰吳猛坐郭璞事被收械往南令船那開戶船主聞船下有聲如在木杪試竊觀之有二龍負舫一夕至宮亭湖還豫章

文鷁翠虬

司馬相如子虛賦曰息而後發游于清池浮文鷁揚桂枻張翠帷建羽蓋　傅毅洛都賦曰停清洛以汎舟浮翠虬與元武

鴻毛青翰

洞冥記曰影娥池中有鴻毛舟　說苑曰鄂君乘青翰之舟張翠羽之蓋會鐘鼓之音越人擁楫而歌曰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于是鄂君揄袂而擁之舉繡被而覆之

若樹葉如蓮花

湘州記曰繞川行舟遙望若一樹葉

風土記曰漂泛如散蓮花注曰漂泛者言船之在水如蓮花散落浮于川也

風駭雲浮月移日轉

夏侯湛吳都賦曰巖巖船艫汎汎楊舟雍河傑峙風駭雲浮　楊修出征賦曰泛順風而回艫徐月移而日轉

飛鳧鳴鶴

抱樸子曰屈原沒汨羅之日人皆命舟楫以迎之至今以為競渡或以水車謂

之飛鳧亦曰水馬　下見飛舲
青桐赤檜
風土記曰青桐大船即諸葛恪所造鴨頭船也檜楠諸木皆多曲理盤節最爲堅勁　楊泉五湖賦曰赤檜爲櫂楫槳細堅
金船瑤楫
瑞應圖曰王者德盛則金人下乘金船遊王後池　抱樸子曰瓊艘瑤楫無涉川之用
土船石帆
世本云廩君姓巴氏與樊氏曋氏相氏鄭氏凡五姓皆爭事鬼神以土爲船彫文畫之而浮於水約船浮者當以爲君他姓船不能浮獨廩君船浮因立以爲君長　永嘉記曰郡有石如帆相傳有神人以破石爲帆故云
蘭鷁蕙鷥

謝脁賦云列攢節兮極浦弭蘭鷁兮江滸　劉楨魯都賦云綠鷁蕙鷥注皆船名
五會七帆
襲海洞酌曰五會舟名合五板以爲船也　吳時外國傳曰從加那調州乘大舶張七帆順風一月餘乃入大秦國
水龍飛馬
隋文帝詔曰陳國未盡落飾誠須責罪興師若命水龍終當屈戰謂戰船也　江表傳曰孫權名舸爲馬言飛馳如馬之走陸地也
雀室牂柯
釋名曰船上屋曰廬其上重室曰飛廬又在其上曰雀室於中候望若鳥雀之驚覦也　異物志曰有一山在海內小而高俗人謂之越王牂柯牂柯繫船杙也

荷蓋桂櫂

曹植擬楚詞曰想流今遠邁貝船今荷蓋　梁元帝詩曰青雀歸松櫂臨流影

桂櫂

瓜皮竹節

王濟集云瓜皮船本圖倉卒用之耳寧可深入敵境耶　山海經曰衞丘之田有大竹可爲舟注曰一節竹爲之

載土贈竹

吳書曰洪規罷郡會稽歸無資糧又不欲令人知乃載土而返　又曰褚珍字孔璉罷烏傷令單船而返故人羊衜就乞土物惟抽船下一竹贈之曰東南之美唯竹箭貞而節也

䑸艫𦨖𦨖

吳志曰呂蒙襲關羽盡伏其精兵䑸艫中使白衣人搖櫓以進　博雅云𦨖𦨖栰栰所以繫船

藏骨椑婁頭艄

袁宏東征賦曰櫂弱椑之弗施投洪流之藏骨　盛弘之荊州記曰魚復縣瞿塘灘上有神廟極靈驗刺史二千石經過者皆不得鳴皷角商旅恐觸石有聲以布裹艄頭

繡帆絲笮

倦遊錄曰劉濟白舫百棹皆繡帆青簾多載妓女　漢鼓吹曲云桂樹爲君船青絲爲君笮注笮作也起也起舟使動行也

編珠第四卷終

男　高輿
　　高軒　仝校字

續編珠目

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高　士奇　編

第一卷
歲時部
人倫部
文學部
第二卷
花木部
鳥獸部
魚蟲部

續編珠第一卷

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高　士奇　編

歲時部

花裀　葉幄

開元遺事曰學士許慎春日與親友宴花圃中不張幄設坐但使僮僕聚落花鋪坐下曰吾自有花裀　謝萬春遊賦曰羃豐葉而爲幄靡翠草而成裀

荑結翠　麥含金

南齊王儉春夕詩曰青荑結翠藻黃鳥弄春飛　梁鴻詩曰維季春兮華色麥含金兮方秀

覘富貴　鞭聰明

元微之詩曰富貴覘來何所遂聰明鞭得轉無機自注曰覘富貴鞭聰明皆俗傳正旦童稚語

放生爵　却鬼丸

孔叢子曰邯鄲民以正月旦獻爵於趙

王而綴以五采王大悅巾叔以告子順子順曰正旦放之示有生也　海錄曰梁武帝元旦賜群臣却鬼丸庾肩吾詩金簿圖神燕朱泥却鬼丸

靈辰耗日

唐李嶠人日詩曰七日拔靈辰以人爲萬物之靈也　正月十六日謂之耗磨日張說耗日飲酒詩曰上月今朝減流傳耗磨辰但令不事事同醉俗中人此日必飲酒官司不令開庫

薰天酹水

述征記曰人日作煎餅於中庭謂之薰天　玉燭寶典曰元日至晦日人並爲酺食度水士女悉湔裳酹酒於水湄以爲度厄

打毬鬭卵

初學記曰寒食打毬注引劉向別錄曰蹴鞠黃帝所造本兵勢也鞠與毬同玉燭寶典曰寒食城市有鬬雞卵之戲又以卵染藍茜雜色仍加雕鏤遞相餉遺

靧面花生子果

虞世南史略曰北齊盧士深妻崔氏春日以桃花和雪與兒靧面云取紅桃取白雪與兒洗面作光悅取白雪取紅花與兒洗面作妍華　事文類聚曰李泌請以二月朔爲中和節因賜民間以青囊盛瓜李果種相問遺號獻生子

東堂會北海船

晉起居注曰海西泰和六年三月庚午朔詔曰三日臨流杯池依東堂小會　夏仲御別傳曰仲御詣洛三月三日洛中王公以下並至南浮橋邊禊朱服耀路仲御時在船中曝藥見此輩穩坐不動賈公見之奇其節走問爲誰不應重問乃徐答曰會稽北海間民夏仲御

黃雀風丹魚水

周處風土記曰仲夏長風扇暑注云此節東南常有風俗名黃雀長風　酈道元水經注曰丹水出丹魚先夏至前十夜伺之魚浮水赤色上照如光

百索帶五時花

唐百官志曰中尚署五日進百索綬帶賜學士諸官壽索　北朝婦人五日進五時圖五時花施之帳上傅墨卿詩百鍊鑑從江上鑄五時花向帳前施

蓄蘭蹋草

大戴禮曰五月五日蓄蘭為沐浴楚辭云浴蘭湯兮沐芳華　荊楚歲時記曰以五月五日並蹋百草採艾以為人懸門戶上以禳毒氣

鏤冰螭雪

唐書曰楊國忠子弟以奸媚結朝士每至伏日取堅冰鏤為龍鳳形飾以金環綵帶置雕盤中遞送王公大臣惟張九齡不受　詞林海錯曰庾肩吾少事陶先生頗多藝術嘗夏令客向室噓氣成雪

冰廚風幌

越絕書曰闔閭庖所凡夏日供帳飲食曰冰廚　潘岳關中記曰晉帝作迎風觀寒露臺以避炎暑

錦棚冰扇

開元遺事曰長安富家每至暑伏中各於林亭內植畫柱以錦結為棚召名姝為避暑會　杜陽雜編曰唐同昌公主當暑盛時取澄水帛挂於南軒滿座皆思挾纊

火流木歛

詩七月曰七月流火　宋伏系之秋懷曰於是景宇肅澄風高木歛

感涼撤熱

初學記曰晉傅咸有感凉賦序 吳融苦熱行曰何當一夕金風發爲我掃除天下熱

空帷樹缺蓋荷

唐太宗秋日詩曰荷疎一蓋缺樹冷半帷空

同心膾連理花

玉燭寶典曰洛陽人家七夕乞巧使蛛結萬字裝同心膾造明星酒 致富

閣雜俎曰薛瑤英於七月七日剪綵作連理花千餘朵以陽起石染之當午散於庭中隨風而上徧空中如五色雲霞謂之渡河吉慶花

明眼囊點額墨

述征記曰八月一日作五明囊盛取百草頭露以洗眼眼明 荆楚歲時記曰八月一日以朱墨點小兒額爲天灸以厭疫

端正月泬寥天

呂黎詩曰三秋端正月今夜出東溟 宋玉九辯曰泬寥兮天高而氣清

羊餅鹿糕

玉燭寶典曰洛陽人家重陽日造迎凉脯羊肝餅 荆楚歲時記曰民間九日作糕上置粉麪小鹿數枚號食祿糕

龍吹日魚負氷

淮南子曰燭龍在雁門北蔽於委羽之

山不見日以目爲之開爲晝瞑爲夜吹爲冬噓爲夏 易通卦驗曰大雪魚負氷鄭注曰魚負氷上近氷也

良月養日

左傳曰晉公叔出奔衞三年而復之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數焉 夏小正曰五月時有養日十月時有養夜養日日浸永也養夜夜浸永也

進退暑送迎雲

易通卦驗曰冬至之日樹八尺之表日
中視其晷晷進則水晷退則旱進謂長
於度也　春秋感精符曰冬至有雲迎
送日者來歲美宋忠注曰雲迎日出雲
送日沒也

一陽巾七緉襪

玉燭寶典曰洛陽人家冬至煎餳綵珠
戴一陽巾　曹植冬至獻襪表曰亞歲
迎祥履長納慶拜表奉賀并獻紋履七
緉襪若干

执鼗藏彄

東漢后紀曰歲除大儺選中黃門子弟
十歲以上十二歲以下百二十人為侲
子皆赤幘皂衣執大鼗鼓　風土記
曰臘日以後叟嫗各隨其儕為藏彄分
為二曹以較勝負

人倫部

王主上臣

漢記曰君有六主有王主治主存主喪主
危主亡主體正性仁心明志固為人不
為己是為王主　董子曰上臣事君以
人中臣事君以身下臣事君以貨

三忠五孝

韓詩外傳曰以道覆君而化之大忠也
以德調君而輔之次忠也以是諫非而
怨之下忠也　孝經援神契曰天子孝
曰就諸侯孝曰度卿大夫孝曰譽士孝
曰究庶人孝曰畜又見舊唐書

八務七業

魏氏春秋曰諸葛亮作八務七識六怒
五懼皆有條章誡厲諸子弟　晉書曰
劉殷字長盛有子七人各受一經一門
之內七業俱成

流像諸書

漢書曰金日磾母教誨兩子有法度上
聞嘉之病死詔圖畫日磾每見像常涕

泣　吳志曰顧悌字子通每得父書常掃灑几筵舒書於上拜跪讀之每句應諾畢復再拜

雀入鳩棲

蕭廣濟孝子傳曰王祥後母病思黃雀求之不得祥憂歎乃有雀數十飛入幕母感憐之　廣州先賢傳曰項琦蒼梧人母喪獨身成墳有白鳩棲息廬側見人輙去見琦則留

泣叱牛感鳴鶴

晉書趙至字景真詣師受業聞父耕叱牛聲投書而泣曰我未能養使老父勞苦　晉中興書曰吳隱之孰喪家貧無人助哭每至哭臨之時常有雙鶴鳴叫

揚州米蜀郡魚

宋躬孝子傳曰何子平爲揚州從事月俸得白米輙貨市粟麥人問之答曰尊老在東不辦常得米何容獨食白粲

蕭廣濟孝子傳曰杜孝巴郡人少失父與母居至孝役在成都母嗜食生魚孝於蜀截大竹筒盛魚二頭塞之以草祝曰我母必得此因投中流婦出汲乃見筒取視有二魚笑曰必我壻所寄熟而進之

懷瓜進果

蕭廣濟孝子傳曰殷惲生而謹愿七歲喪父哀號毀瘁不爲戲弄得瓜果可啖之物懷持進母未嘗先食　陸徽廣州先賢傳曰羅威字德仁年八歲喪父事母至孝耕耘爲業令仕署門下吏不就朝暮供侍異果珍味隨時進前也

湔帬鋪席

北史竇泰母夢風雷有娠朞而不產甚懼巫者曰渡河湔帬産子必易便向水上忽見一人云當生貴子可徙而南母從之生泰爲御史中尉　林邑記曰東

邑王陽邁母夢神鋪金席於地兒落地
席上金光照耀

生芹執硯

晉書曰劉殷祖母王氏盛冬思芹而不
言殷知之時年九歲乃於澤中慟哭忽
有芹生得斛餘　又曰范喬字伯孫五
歲時祖馨撫喬首曰恨不見汝成人以
所用硯與之後喬每執硯涕泣

孝肥萌健

東觀漢記曰趙孝字長平沛國蘄人兄
弟怡怡王莽時天下亂人相食弟禮為
賊所得孝聞即自縛詣賊曰禮久餓羸
瘦不如孝肥賊並放之　又曰倪萌字子
明齊國臨淄人仁孝敦篤遭歲倉卒兵
革並起人民餒餓相啖與兒俱出城採
蔬為赤眉賊所得欲殺啖之萌詣賊叩頭
言兒老羸瘠不如萌肥健願代兒賊義
而不殺

孟元紡績魏霸耕桑

益部耆舊傳曰李孟元質性恭順與叔
子就同居就有痼疾孟元推所有田園
悉以與就夫婦紡績自給　漢記曰魏
霸字喬卿濟陰人為鉅鹿太守念兄嫂
在家勤苦乃服粗糲不食魚肉婦子親
耕桑不到官舍與兄弟子同苦樂

分俸同衣

漢記曰孔奮弟奇在雒陽為諸生奮分

祿俸以供貲糧用四時送衣下至脂燭
每食甘美輒分以遺奇　陳留志曰李
銓平丘人有至行兒前母子後母不愛
而衣食皆使下於銓銓始五歲覺已衣
服勝兒即脫不著須兒得已同然後服
之

上酒下床

晉書何曾閨門整肅無聲樂嬖幸之好
與妻相見正衣冠相待如賓已南向妻

北面再拜上酒酬酢既畢便出　漢記曰樊英有疾妻使婢拜問英下牀答拜陳實怪問之英曰妻者齊也禮無不答

嵇含扇徐淑釵

晉嵇含伉儷詩曰裁彼雙絲絹著以同功綿夏搖比翼扇冬臥蛩蛩氈　漢秦嘉寄妻徐淑書曰間得此鏡既明且好意甚愛之故以相與并寶釵一雙好香四種素琴一張淑報書曰素琴之作明

鏡之鑒當待君還未奉光儀則寶釵不列也未侍帷帳則芳香不發也

忍飢對飲

藝文類聚曰山濤初為布衣家貧謂其妻韓氏曰忍飢寒我後當作三公不知卿堪作夫人否耳及壽榮貴貞慎儉約　南史曰齊沈文季飲酒五斗妻王氏亦至三斗為吳興太守常對飲竟日而事不廢

楚貞姬梁高行

列女傳曰楚白勝早死其妻不嫁吳王聞其美使大夫操金百鎰白璧一雙以聘焉乃辭曰白公不幸而死妾願守其墳墓以終天年吳王賢其節號曰楚貞姬　又曰梁有賢婦早寡不嫁梁王使相聘之乃曰婦人之義一往不改棄義而從利無以為人以刀劓鼻曰刑餘之人殆可釋矣王高其節號曰高行

義桓貞姜

漢劉長卿妻桓鸞女長卿卒有一男十五而夭乃刑其耳沛相上奏題其門曰景行義桓　楚昭王夫人齊侯女王出遊留夫人漸臺之上聞江水大至使使者迎夫人忘持符夫人曰王與宮人約召者必以符今使者不持符妾不敢從水至而死乃號曰貞姜俱見列女傳

琴客嫦娥

顧況宜城訪琴客詩序云琴客宜城愛妾　姑臧記曰太守張憲多妓妾酌酒者號龍津女傳食者號仙盤使代書札者號墨娥換香者號麝姬掌詩稾者號雙清子

談易帶經

晉書曰王湛字叔仲宗族皆以爲癡兄子濟與談易剖析精妙大奇之武帝嘗問濟曰卿家癡叔死未濟曰臣叔不癡

山濤已下魏舒已上　又曰皇甫謐字士安少時不好學偶得瓜果與叔母任氏母曰三牲之養無慰我心對之流涕謐感激帶經而農

兒飯姊錢

漢書曰帝問第五倫曰聞卿爲吏不過從兒飯有之乎對曰臣少遭飢亂實不敢妄過人飯帝大笑　風俗通曰太原郝子廉一介不取過姊留飯密留五十錢而去

外妹內賓

左傳曰聲伯嫁外妹管於奚之女於施孝叔郤犨來聘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外妹謂同母異父也　儀禮曰有司徹曰主人洗獻內賓於房中內賓姑姊妹也

此舅此甥是母是子

晉王悅造其舅范甯甯曰卿風流儁望

後來之秀悅曰不有此舅焉有此甥范逵詣陶侃母曰非是母不生是子

南郭東陵

列子曰列子既師壺丘子林友伯昏瞀人反於南郭從之遊者百數　宋紀曰詔徵士周劭於東陵在學裘糲受業者百餘人

東面西唐

東觀漢記曰明帝即位尊桓榮以師禮

帝幸太常府令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
後漢書曰高鳳南陽人專精誦讀為
名儒教授西唐山中

尹班毛薛

漢記曰尹敏字幼季與班彪相厚每相
與談晝則至寞夜則徹明　史記曰趙
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
家魏公子無忌從此二人結遊也

如水撫塵

禮記曰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
若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　東方
朔與公孫弘書曰同類之遊不以遠近
為故是以東門先生居蓬戶窟穴之中
而魏公子一朝以百騎尊寵之呂望未
嘗與文王同席而坐一朝讓以天下半
大丈夫相知何必以撫塵而遊垂髮齊
年哉

炊臼唔廬

酉陽雜俎曰江淮王生善卜有賈客張
瞻將歸夢炊臼中問王生生曰君歸不
見妻矣臼中炊無釜也瞻歸妻已卒釜與婦同音
晉潘岳悼亡詩曰望廬思其人
入室想所歷帷屏無髣髴翰墨有餘跡

文學部

綈袠緗囊

後漢書楊厚傳曰厚祖父春卿善圖識
學臨歿謂子統曰吾綈袠中有先祖所

傳秘記為漢家用爾其修之　漢書曰
馬融勤學夢見林花如錦繡夢中摘此
花食之及寤見天下文詞無所不領略
時人號為緗囊

內外記上下經

益部耆舊傳云景鸞字漢伯少隨師學
經涉七州之地作易說及詩解文句兼
取河洛名為興集又撰禮內外記曰禮
略　列仙傳曰老子入秦過函谷關關

令尹喜彊使著書作道德上下經二卷
青黑屑香
洞冥記曰董謁字仲元武都人常過人家於壁以筆題掌還家以竹簪寫之書竟則舐掌中字青爲之黑世謂之仲元掌錄 劉洽教學賦曰清香於屑吻繁芳乎胸臆靜潛志於一慨用摛之乎八極
經神易聖
范曄鄭玄論云玄括囊大典網羅衆家世謂之經神 唐書徐文遠於易人謂之易聖
珍駕玉圃
思元賦曰御六藝之珍駕兮遊道德之平林結典籍而爲罟兮敺儒墨而爲禽 抱朴子曰陸機之文猶元圃積玉
青葉辭條
王充論衡曰學問習熟則能推論與文

文由外而滋未必實才與文相副也且淺意於華葉之言無根荄之深不見大體也 陸機文賦曰雖衆辭之有條必待茲而效績
王賦阮章
魏文典論曰王粲長於詞賦陳琳阮瑀之表章書記今之俊也 李充翰林論曰孔文舉之書陸士衡之議斯可謂成文矣
鷄碑雀籙
晉中興書曰戴逵總角時以雞卵汁溲白瓦屑作鄭玄碑自爲文而自鐫之詞麗器妙唐丁用晦序曰學儆鼠獄智乏鷄碑用此 北齊書曰百里相秦名存雀籙蕭張附沛姓在河書
飛兔鈎魚
陳琳答東阿王箋曰清詞妙句炎絶煥景譬猶飛兔流星超山越海龍驥所不

追兕觭馬可得齊足哉　陸機文賦曰
於是沈辭怫悅若遊魚銜鉤而出重淵
之深

雕玉鏤冰

楊子法言曰或曰良玉不雕美言不文
何謂也曰玉不雕璠璵不作器言不文
典謨不作經　鹽鐵論曰內無其質而
外學其文若畫脂鏤冰費日損功

粲匹揚儔

魏文帝典論曰王粲長於詞賦徐幹時
有逸氣然粲匹也　又曰孔融體氣高
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詞至
於雜以嘲戲及其時有所善班揚儔也

莊枕圖史嚼茹典墳

唐李揆傳曰莊枕圖史莊音莊藉也
劉騊駼與竇季璋書曰君嚼茹墳典履
公子行

投斧約繩

盧江七賢傳曰文黨字翁仲未學之時
與人俱入叢林謂人曰吾欲遠學先試
投我斧高木上斧當掛乃仰投之斧果
上掛因之長安受經　晉書曰劉寔字
子真少貧苦賣牛衣以自給然好學手
約繩口誦書博通古今

翔鳥驅驢

鹽鐵論曰曾子讀禮倚山而吟山鳥下
翔　漢書曰李固驅驢負書

折撾斫櫟

論語讖曰孔子讀易韋編三絕鐵撾三
折漆書三滅　南史齊江泌少貧晝則
斫櫟為業夜則乘月讀書

路蒲孫柳

漢書曰路溫舒字長君父使牧羊溫舒
取澤中蒲截以為牒編用寫書　楚國
先賢傳曰孫敬編柳以寫經本晨夜誦
習

椰飯曹倉

唐書椰粲少孤貧好學光化中登進士遷左拾遺公卿朝野託爲牋奏以其博奧目爲椰飯　拾遺記曰曹曾慮先文湮沒乃積石爲倉以藏書故謂曹氏書倉

義府理窟

左傳曰詩書義之府也又漢桓帝時諺天下義府陳仲舉　郭子云張憑舉孝廉出詣劉眞長俱謁撫軍旣前撫軍與之言談吝嗟稱善稱爲理窟

翰藪談林

文選云縱詞源於月窟披翰藪於雲扃

世語云裴僕射善談時人謂之談林

精蜜粲花

益部耆舊傳曰劉子政談論津津甘如精蜜　天寶遺事曰李白有天才每與人談論皆成句讀如春葩麗藻粲於齒牙時人號爲粲花之論

含玉吐金撐霆裂月

傳元嶠情賦序曰我太宗文皇帝命臣作西征賦又命陳齊諸臣作箴皆含玉吐金爛然成章　司空圖與王駕書曰吾適自編一鳴集撐霆裂月劼作者之肝脾亦當吾言之無作也

文肅不虛林宗無愧

會稽典錄云虞歆字文肅歷郡守有高操曹植爲東阿王東阿先有三上碑銘多非實植皆毁除之以歆碑不虛獨全爲　後漢郭泰傳曰泰卒四方會葬者共刻石立碑蔡邕爲碑文曰吾爲碑銘多矣皆有慚德惟郭有道無媿耳

十字百函

蜀志曰王平字子均巴西人手不能書所識不過十字而口授作書皆有意

沈約宋書曰劉穆之張齡石並便尺牘

嘗於高祖坐與齡石共名書自旦至日
中穆之得百函齡石得八十函而穆之
應對無度
垂金屈玉　萃帛張箕
法書苑寶泉小篆贊曰丞相斯法神慮
精深釵頭屈玉鼎足垂金　齊王僧虔
書賦曰沈若雲鬱輕若蟬揚稠必帛萃
約實箕張
凌雲垂露

蔡邕篆書體曰揚波振激龍躍鳥震延
頸脅翼體似凌雲　王諳文字志曰垂
露書如懸鍼而不遒勁婀娜若濃露之
垂漢中鄭曹喜所作
驅鳩致獺
朝野僉載曰潤州興國寺苦鳩鴿棲梁
上穢污尊容張僧繇乃於東壁畫一鷹
西壁畫一鷂自是鳩鴿不復來　齊諧
記曰魏明帝遊洛水水中有白獺美淨
可愛見人輒去帝欲見之而不可得侍
中徐景山於畫板作兩鯔魚懸置岸上
于是羣獺爭逐一時執得帝甚嘉之
十全萬變
周禮曰醫師掌醫之政令以供醫事歲
終則稽其事以制其食十全爲上十失
一次之失二失三又次之十失四爲下
呂子曰良醫病萬變藥亦萬變病變
而藥不變向之壽民今爲殤子矣

金液銀丸
梁帝勸醫文云更六一於金液改三七
於銀丸
死占非卜
庾闡蓍龜論曰殊方之卜或貴象草木
或取類死石吉凶之應不異蓍龜元微
之詩病賽烏稱鬼巫占死代龜　方術
記曰有十二棊卜黃石公用之行師萬
不失一

磨車輪扇

鄴中記曰石虎有磨車置石磨於車上行十里輙磨十斛　西京雜記曰丁緩作七輪扇連以七輪大皆徑尺遞相連續一人運之滿堂生風

續編珠第一卷終

男高輿　軒仝校字

續編珠第二卷

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高　士奇　編

花木部　附衆草

麈尾松能鱗椰

周景式廬山記曰石門北巖有松數百樹攢生絕崖上南臨石門澗中仰覩之離離如騈麈尾號麈尾松　陳琳椰賦曰能鱗鳳翼綺錯交施

守宮槐護門草

爾雅曰守宮槐葉晝聶宵炕注聶合炕張也　物類志曰護門草出常山取置戶下或有過其門者草必叱之一名百靈草

王孫木帝女桑

續博物志曰王孫一名黃孫或曰黃昏木以梧桐枝葉互相結風來解使人捐忿稽康種於舍前　山海經曰宣山上有桑其枝四出葉大尺赤理青華名曰

帝女之桑

五木精百藥長

典術曰桃者五木之精能壓伏邪氣

說文曰桂江南樹百藥之長

郎榆人椰

廣志曰郎榆無莢材任車用有善藏者出渤海以供官　三輔故事曰漢苑中椰狀如人形曰人椰一日三眠三起

楓子桃奴

南方草木狀曰楓香樹子大如鴨卵二月華發乃連著實八九月熟曝乾可燒惟九真郡有之庾信詩曰楓子留爲楲桐孫待作琴　陶真君曰桃終冬不落者爲梟桃亦云桃奴

桂子松人

駱賓王遊靈隱寺詩曰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　玉策記曰千載松樹其中有物或如青牛或如青犬或如人皆壽萬歲

青犬白羊

上見松人　金陵記曰茅山有野人見一使者牽一白羊野人問居何地曰假蓋山隨至古松下而沒松形果如假蓋使者乃松樹精羊乃茯苓耳

槐市椰衙

三輔黃圖曰元始元年起明堂辟雍爲博士舍三十區爲會市植列槐樹數百行諸生朔望會此市論議樹下　中朝故事曰曲江池畔多椰號爲椰衙以其成行排列也天街兩畔多槐亦號槐衙

申椒辛桂

離騷曰雜申椒與菌桂申重也　韓詩外傳曰薑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女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

桐雲桂露

萬畢術曰桐木成雲注取十石大甕滿

水中置桐木盎之至三四日氣如雲形
洞冥記曰鄄遊國獻能言之龜盛青
玉匣東方朔曰惟桂露以飲之

模楷文章

淮南王木譜曰模木生周公冢上其葉春青夏赤秋白冬黑以色得其正也楷木生孔子冢上其枝疏而不屈以質得其直也　譙周巴蜀異物志曰文章草贊曰文章作酒能成其味以金買草不

言其貴即五加皮也

仙杏佛桑

述異記曰東海都尉于台有杏一株花雜五色六出號曰仙人杏　余皇日疏曰佛桑出嶺南花類芍藥二三月開

不灰無患

元覽曰上黨有不灰之木爇以石腦油則然　古今注曰拾櫨木曰無患者昔有神巫能作符劾百鬼以此木爲棒殺

之世人相傳以此木爲鬼所惡取爲器以厭鬼故號無患又纂文曰實可以去垢

八桂五芝

山海經曰皐塗之山多桂木八樹成林言其大也　神農經曰山川雲雨五行四時陰陽晝夜之精以生五色神芝赤名丹芝黃名金芝白名玉芝黑名元芝紫名木芝

舜華堯韭

說文曰舜木槿也朝華暮落　吳氏本草曰昌蒲一名堯韭一名昌陽淮南子云昌羊

日及夜舒

郭義恭廣志曰日及木槿也　拾遺記曰漢靈帝時南國獻夜舒荷其葉夜舒晝卷

睡蓮夢草

段公路北戶錄曰睡蓮葉如荇而大其花布葉數重不房而蕊當夏晝開夜縮入水與麥草晝縮入地遇夜復出二者相背麥草色紅即方朔獻武帝者

長卿簡子

蕭子雲賦曰長卿晚翠簡子秋紅注長卿草中藥名徐長卿也簡子藤生緣樹木實如梨出齊民要術

蜻蜓樹麒麟草

酉陽雜俎曰婁約居常山據禪座有一野嫗手持一樹植之於庭言此是蜻蜓樹　鳳翔退耕傳曰唐元和時館閣湯飲待學士者煎以麒麟草

朱英紫脫

禮斗威儀曰人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遠方之神獻其朱英紫脫並瑞草也

華苹萐莆

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於地則華苹感注並頭蓮也　白虎通曰萐莆瑞草也王者孝德至則生

迎涼卻睡

酉陽編曰迎涼草碧色盛暑時掛之牕戶間則涼風自至　洞冥記曰有五味草初生味甘花時味酸食之使人不眠名卻睡草武帝時多末國獻此

長生不死

鄴中記曰金華殿後有皇后浴室種雙

長生樹冬日不彫世人謂之西王母長生樹　十洲記東海祖洲有不死之草生瓊田中人已死者以草覆之即活

三花五味

裴淵廣州記曰嵩山記曰嵩寺有思惟樹即貝多也有人坐貝多樹下思惟因名為樹與衆木異一年三花　下見卻睡

知風逃陽

郭義恭廣志曰南海瓊州有草名如風土人視其節以占一歲之風候每一節則一風無節則無風　莊子楚狂之歌曰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其芔多刺胥足故云

玉脂石膽

抱朴子曰玉脂芝生於有玉之山玉膏流出凝而成芝以無心草汁和之須臾成水服之益壽　又曰松脂入地千年

變為茯苓又千年為琥珀又千年為石膽又千年為威喜

長樂花忘憂草

晉傅咸紫花賦序曰紫花一名長樂花舊生于蜀東界特饒其華耐久可歷冬而服　博物志神農經曰中藥養性謂合歡蠲忿萱草忘憂也

青鼠蒂紺文箋

陳陶詠竹詩曰青鼠蒂亞思君祖綠潤偏多憶蔡邕　蔡邕竹贊曰綠潤碧鮮紺文紫箋

鳥獸部

三文六像

皇甫謐帝王世紀曰黃帝服齋於中宮坐於玄扈乃有大鳥狀如鶴體備五色三文成字首文曰順德背文曰信義膺文曰仁智鳳也　論語摘衰聖曰鳳有六像九苞六像者頭像天目像日背像

月翼像風足像地尾像緯

同心共命

宋書曰同心鳥王者德及遐方則至　釋氏經曰極樂國有迦陵頻迦共命之鳥晝夜六時出和雅音杜工部道林寺詩蓮花交響共命鳥

藏珠吐綬

拾遺記曰瀛洲有鳥如鳳名藏珠每鳴翔則吐珠累斛仙人常以珠飾裳　述

異記曰吐綬鳥五色出巴東山中天晴淑景則吐綬長一尺須臾還吞之陰晦則不吐一名錦帶功曹

石印金鉤

干寶搜神記曰常山張顥爲梁相有鳥如鵲飛墜地化爲圓石顥椎破之得金印文曰忠孝侯印後官至太尉　又曰長安有張氏者有鳩飛入室張祝曰爲我禍耶入我懷鳩飛入懷以手探之得

金帶鉤爲自是子孫盛昌關西稱張氏傳鉤

候日知風

洞冥記曰畢勒國貢細鳥以籠盛數百頭形如大蠅善鳴國人常以此鳥候時亦名候日蟲帝置宮内有集宮人衣者輙蒙愛幸　曲禮曰前有塵埃則載鳴鳶注鳶知風塵埃風所爲也

嘉賓巧婦

古今注曰雀一名嘉賓言棲宿人家如賓客　爾雅曰桃蟲鷦其雌鴱俗名巧婦

朱翁烏鬼

風俗通曰呼雞曰朱朱俗云雞本朱氏翁化爲之　夔州圖經曰峽中人謂鸕鷀爲烏鬼蜀人皆養此鳥使捕魚杜甫詩曰家家養烏鬼

信鷗義鵲

禽經曰鷗信鳥也張華注云隨潮往來故謂之信鷗　又曰鷹不擊伏鵲不擊姙其義性如此

竹鵲木鵲

墨子曰公輸削竹木爲鵲鵲成飛三日不下自以爲巧　異苑曰魏有隱遊者獻木鵲於安釐王王曰此有形無用者也夫作無用之器姦民也欲加刑焉遊曰王知有用之用未悟無用之用也請

爲王翔之乃取而騎焉飛去

竆鳥餓雉

梁何遜竆鳥賦曰時復搶榆決至觸案竆歸若中氣而自隕似驚蓬之不飛 博物志翟雉長尾遇雨雪惜其尾棲高樹杪不敢下食往往餓死

喚起催歸

韓退之詩喚起窗全曙催歸日未西注喚起聲如絡緯春曉鳴江南云春喚催

歸郎子規此物催人歸故云

含櫻鳥 升藁鴨

庾信詩樹宿含櫻鳥花留釀蜜蜂謝靈也 洞冥記曰岱都翠水上有升藁鴨赤色每止於穴藁上不食五穀惟啖藁上露亦曰丹毛鳧

探花使 決雲兒

李德裕有桐花鳳扇賦劉續云仰東坡詞所謂倒掛綠毛么鳳是也此鳥以十二月來名探花使好集美人釵上 天寶遺事曰申王有高麗赤鷹岐王有北方黃鶻上甚愛之每獵必置駕前號決雲兒

青衣童子 碧海舍人

太平廣記曰後魏元道康齋前常有雙燕爲巢忽一日一化爲青衣童子一化爲青衣女子語道康曰今我便歸無以留別壽卿更四十歲以此相報言訖復

爲雙燕飛去 隋青信者劉繼詮獻芙蓉鷗二十四隻毛色如芙蓉帝甚喜曰鷗字三品鳥宜封碧海舍人

錦帶功曹 金衣公子

上見吐綬鳥 開元遺事曰明皇於禁苑中見黃鶯呼爲金衣公子

知更雀 應潮雞

天寶遺事曰裴耀卿勤於政事夜閱案牘常養一雀每夕自更初有聲至漏盡

則急鳴裴呼爲知更雀　孫綽望海賦
曰石雞淸響以應潮臨海異物志曰伺
潮雞潮水上則鳴

弔鶴賀燕

陶侃傳曰侃丁母憂在墓下忽有二客
來弔不哭而退儀服鮮潔知非常人隨
而看之但見雙鶴飛而冲天　淮南子
曰大厦成而燕雀相賀

歟月鳴風

拾遺記曰歟月獸形似豹飲金泉之液
食銀石之髓夜噴白氣其光如月可照
數十畝軒轅時獲焉　周書曰吐谷渾
西北有流沙萬里夏有熱風傷行人風
將發老駝知之即引項鳴埋鼻沙中人
以爲候即以氊蔽鼻口其風須臾即過
不爾則死

嗅石聽氷

拾遺記曰瀛洲有獸名嗅石狀如麟不
食生卉不飲濁水嗅石則知有金玉吹
石即開　述征記曰北風勁河氷始合
要須狐行云此物善聽聽氷下水無聲
然後過河

虎僕獺婦

博物志曰有獸緣文似豹名虎僕毛可
爲筆出羽民國俗名九節狸皇甫松賦
書抽虎僕射用牛螭　束晳發蒙記曰
獺以猿爲婦又莊子齊物論曰猿猵狙

以爲雌猵狙獺也

麋暖牛眠

博物志曰麋掘澤草而食其場成泥名
曰麋暖民隨此暖種稻其收百倍　陶
侃傳曰侃微時丁艱將葬忽失牛見一
老父曰前見一牛眠山塢中其地葬者
位極人臣

哀雌泣子

博物志曰昔日南有四象各有雌雄其

一雌死其雄泥土著身不飲酒食肉時流涕若有哀狀　蔣濟萬機論曰莊周婦死而歌曰通性命者以卑及尊死生不悼周不可論也夫象見子皮無遠近必泣周何忍哉

黃衣紫纈

劉義慶幽明錄曰陳郡謝鯤常宿一亭中此亭從來殺人夜分忽有一黃衣呼幼輿開戶鯤令伸臂於牕中鯤力牽之

臂脫乃去明日視之乃鹿臂尋血獲焉　陶潛搜神後記曰淮南來氏于田種豆忽見有二女色甚美著紫纈襦青裙天雨而衣不濕其臂先掛一銅鏡鏡見二鹿以刀砍獲脯之

狗歌鼠舞

述異記曰宋元嘉中嘉興縣朱休之家有一犬向休之曰言我不能歌聽我歌脩花今年故復可明年當奈何至來年兄弟相鬪並因繫　前漢書昭帝時燕有鼠舞於王宮一日一夜時燕王旦謀反將敗之象又京房易傳曰誅不原情厥妖鼠舞

丁櫟韓盧

桓譚新論曰夫畜生賤也然有尤善者皆見記識故馬稱驊騮驥騄牛譽郭椒丁櫟　戰國策曰淳于髡謂齊王曰韓盧者天下之壯犬也東郭㕙者海內之

狡兔也韓盧逐東郭㕙環山者三騰山者五

木羊玉犬

列仙傳曰葛由羌人周成王時好刻木作羊賣之一旦騎羊入蜀蜀中王侯貴人追之上綏山隨之者不得還皆得仙道　述異記曰濟陽山麻姑仙處俗云千年則金雞鳴玉犬吠

白鹿青兕

西京雜記曰茂陵少年李亨好馳逐鷹犬皆制佳名狗則有修毫䲷䶂白望青曹之號

易腸鼠接臂猿

博物志曰仙人唐公昉升天雞犬皆去惟鼠惡其不淨不將去鼠自悔一日三吐易其腸即東廣微所謂唐鼠也 埤雅𠔏子曰墜岸三仞人之所大難也而猿猱飲焉今猿不復踐土好上茂木渴則接臂而飲

參軍主簿

古今注曰豬一名參軍又曰羊一名髯鬚主簿

寅客社君

眞誥曰寅獸白齒亦能見機亦曰寅客 抱朴子曰山中稱社君者鼠也

助祭虎報時猿

王孚安成記曰後漢郡巨寶居喪鄰人格虎虎走趨其廬中寶以蓑衣覆藏之後虎每獻禽獸以助寶祭 天寶遺事曰商山隱士高太素居清心亭每至一時即有猿詣亭前而啼不爽其候太素因目爲報時猿

魚蟲部

得書益米

列仙傳曰陵陽子明釣得白龍解鈎放之後得白魚腹中有書教子明服食遂

採五石脂服之三年白龍來迎止陵陽山上百餘年 外國事曰毗呵羅寺有神龍住米倉中奴取米龍輒却後奴若長取米龍不與米若盡奴向龍拜倉即盈溢

巢蓮升木

史記褚先生曰江南嘉林龜在其中常巢於芳蓮之上左脅書文曰甲子重光得我者匹夫爲人君有土正諸侯得我

者為帝王　拾遺記曰崑崙山第五層有神龜長一尺九寸有四翼萬歲則升木而居亦能言

北斗南辰

史記褚先生曰能得名龜財物歸之家必富一曰北斗二曰南辰三曰五星四曰八風五曰二十八宿六曰日月七曰九州八曰玉龜凡八名

寘靈昭兆

崔豹古今注曰龜一名元衣督郵一名洞元先生一名寘靈　左傳曰叔文子謂衛侯曰昭公之難君將文之舒鼎成之昭兆（寶龜名）定之鞶鑑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

督郵長史

上見寘靈　吉凶響應錄曰韋丹未第時於洛陽橋見漁者得一龜甚大丹心異之贖投於河後有元長史名濟之來

謁即此龜也

有翼無鱗

劉向列仙傳曰舒鄉人子英捕魚得赤鯉愛其色養池中數以米穀食之一年長丈餘遂生角有翼　河圖曰黃帝遊於洛見鯉魚長三丈青身無鱗赤文成字

噴雲涎霧

拾遺記曰瀛洲東有魚長千丈或有遠

而望者見水間有五色就覗之乃此魚噴水為雲如卿雲之麗　嶺南異物志曰南方有大魚聲為雷氣為風涎沫為霧

鯨潮豘浪

崔豹古今注曰鯨海魚也大者長千里小者數丈鼓浪成雷噴沫成雨水族畏之穴處海底出穴則水溢謂之鯨潮　郭璞江賦曰江豚海狶注豚亦作豘江

猪也將風則踴李商隱詩江豘吹浪夜還風

千歲鯉七里鱸

埤雅曰魚躍龍門過而爲龍惟鯉或然其壽有至千歲者故曰膾何之釣千歲之鯉不能避也　臨海異物志曰俗傳有七里鱸魚

春來秋化

臨海異物志曰石首魚小者名口水其次名春來　又吳地志曰石首至秋化爲冠鳬

鰂鬚纜鰐齒刀

南越志曰烏鰂一名纜魚風波稍急即以其鬚粘石爲纜　初學記曰南州異物志鰐齒綱羅則斷如刀鋸居水中以食魚爲本

黿梁龜曆

竹書記年曰周穆王四十七年東至於九江北黿鼉以爲梁而渡之　述異記曰陶唐之世越裳國獻千歲神龜背上有文皆科斗書記開闢以來帝命錄之謂之龜曆

魚言鼉嘔

列仙傳曰子英者善入水捕魚得赤鯉養池中一年長丈餘遂生角有翅翼子英怪異拜謝之魚言我迎汝爾上我背與汝俱去即大雨子英上騰去歲歲來

歸　世說曰杜預爲荆州刺史時有燕集大醉閉齋獨臥聞齋中嘔吐其聲甚苦有小吏開戶伺之止見牀上有一鼉垂頭牀邊吐都不見人

龜文甲乙魚像丙丁

上見巢逆　爾雅曰魚枕謂之丁魚腸謂之乙魚尾謂之丙注其骨形似篆書丁字乙字丙字也

腹蠏曰蝦

郭璞江賦曰璅蛣腹蟹水母目蝦注璅
蛣似蚌長寸餘腹中有蟹子如楡莢合
體共生時出取食復入殼中蟹或不至
蛣餒死淮海人呼爲蟹奴水母俗名海
舌有知識無耳目不知避人常有蝦依
隨之見人則驚此物亦隨之而沒以蝦
爲目故云目蝦

係臂咂頭

楊孚嶺南異物贊曰係臂如龜生於海

州欲先捕之必祭以求有不信者風波
覆舟蓋海錯之名　異苑曰有小蟲形
如大豆兒令咂頭即從所教俗呼爲咂
頭蟲

蟹奴鼠婦

上見腹蟹　爾雅曰伊威委黍又曰鼠
負注伊威蜲器底蟲也負或作婦陶注
本草云多在鼠坎中鼠背負之一名鼠
姑

擁劍數丸

吳都賦注曰擁劍蟹屬也其一螯偏大
長二寸餘常護之如珍寶其利如劍故
曰擁劍其一螯取食　酉陽雜俎曰數
丸生海邊形似彭蜞取土作丸數滿三
百則潮至人以爲候

脉望鞫通

酉陽雜俎曰何諷於書中得一髮捲規
四寸許如環而無端方士曰此名脉望

蠹魚三食神仙字則化爲此夜從規中
望星星立降　賈子說林曰孫鳳有自
鳴琴人彈之則自相和背有一孔若灶
者一日有道士見之袖中倒黑藥少許
孔側即有一蟲走出納之而去自後鳴
曲不復鳴有博物者曰此謂鞫通置耳
聾人耳邊即愈喜食古桐古墨

蜂臺蟻宮

楚辭曰元蜂若壺　西京雜錄曰西京

化度廢寺有礓石徑二尺餘孔穴通連
若欄楯樓臺之狀號曰蟻宮昔有人見
金色蟻萬計羣聚因掘地得此石

君臣蟻將相蜂

莊子曰道在螻蟻蠢蟻有君臣之義故
字從義　陰陽變化錄曰蜂每歲三四
月則生黑色蜂名曰將蜂又名相蜂相
蜂不能採花但能釀蜜無此蜂不能成
蜜

金房玉室蒼鶊黑鶬

郭璞蜂賦曰繁布金房疊構玉室咀嚼
液于懸峰吸遐津乎晨景　陸龜蒙蠹
化曰橘之蠹大如小指一旦旋然弗食
弗動則蛻爲蝴蝶矣力力拘拘其形未
舒穠黑鶊蒼分朱間黃腹填而椭綾織
且長

弄丸戴粒

崔豹古今注曰蛣蜣一名弄丸能以土
包糞轉而成丸一前推之一後挽之掘
地爲坎納丸其中　荀子曰東海有鼇
焉冠蓬山而遊於滄海羣蟻相要乎海
畔觀之曰彼之冠山何異乎我之戴粒
也此乃物我之適自已而然我何用勞
形而觀之乎

勇螳怒蛙

韓詩外傳曰齊莊公出獵有螳蜋舉足
將搏其輪問御曰此何蟲對曰此螳蜋

也爲蟲知進而輕敵不量力公曰此天
下勇蟲矣迴車避之于是勇士歸焉
越絕書曰句踐既爲吳辱常思不吳一
日出遊見怒蛙句踐式之左右曰何也
答曰蛙如是怒何敢不揖于是勇士皆
歸越

礓風春雨

郭璞曰蠓飛礓則天風春則天雨旨蟻
蠓將風則旋飛如礓一上一下如春則

雨矣

紅紫蠅白黑䖸

楊子法言曰或問蒼蠅紅紫注蒼蠅間乎白黑紅紫似朱而非朱　抱朴子曰頭䖸著身皆稍變而白身䖸處頭皆漸化而黑則是亘素果定質移易存乎以漸也

白鳥元駒

大戴禮夏小正曰丹鳥羞白鳥丹鳥也

者謂丹良也白鳥也者謂蚊也凡有翼者謂鳥羞也者進也不盡食也崔豹古今注曰螢火一名丹鳥　大戴禮曰十二月元駒賁駒者蟻也賁走於地中也

樬木茉花

初學記崔豹古今注曰蛺蝶一名野蛾一名風蝶江東謂之樬木色白背青者是也　王建宮詞曰內中數日無呼喚傳得滕王蛺蝶圖劉脀風曰見滕王蛺蝶圖有大海眼小海眼村裏來茉花子之名

巢蟁集翼

景公問晏子曰天下有極細者乎曰有東海有蟲巢於蚊睫再乳再飛而蚊不為驚曰焦螟　神異經曰南方蚊翼下有小蜚蟲每生九卵復成九子蚊不知也亦食人及百獸目細蟲

藝文類聚一百卷（一）

（唐）歐陽詢輯

宋刻本（序目 卷一至四 四十九至五十三 五十四之第一至十一葉 五十五之第一葉配明嘉靖六年至七年胡纘宗陸采刻本）

藝文類聚一百卷 內府藏本

唐歐陽詢撰、詢字信本、潭州臨湘人。仕隋爲太常博士。入唐官至太子率更令、宏文館學士。事蹟具唐書本傳。是書據其自序、蓋亦奉詔所作。唐書藝文志註令狐德棻、袁朗、趙宏智同修。唐書詢本傳又稱武德七年、詔與裴矩、陳叔達同修。殆以詢董其成、故相傳但署詢名歟。葉大慶考古質疑論其正月十五日有蘇味道夜遊詩、洛水門有李嶠遊洛詩、寒食門有沈佺期、宋之問詩、四子皆後人、歐陽安得預編之。則傳寫又有所竄亂、非盡詢等之舊也。序稱流別文選專取其文、皇覽徧略直書其事。文義既殊、尋檢難一。是書比類相從、事居於前、文列於後。俾覽者易爲功、作者資其用。於諸類書中、體例最善。凡爲類四十有八。其中門目頗有繁簡失宜、分合未當。如山水部五岳存三、四瀆闕一。帝王部三國不錄蜀漢、北朝惟載高齊。儲宮部公主附太子、而諸王別入職官。雜文部附紙筆硯、而武部外又別出刀匕首等爲軍器一門。道路宜入地部、壇宜入禮部、而列之居處。鍼宜入器物、錢宜入寶玉、而列之產業。案几杖扇麈尾如意之類宜入器物、而列之服飾。疾病宜入人部、而列之方術。夢魂魄亦宜入人部、而列之靈異。以及茱萸黃連入木部、芙蕖菱藤入草部、鴻之外又別出鴈、蚌之外又別出蛤、鶴之外別出黃鵠、馬之外別出騊駼。如斯之類、皆不免叢脞少緒。唐覲延州筆記嘗摘其所載徐陵玉臺新詠序、訶以誄德爲累德、傳寫自此書始。考劉熙釋名、誄者累也、累其德行而述之也。則詢書不誤、誤乃在覲。至王楙野客叢書摘其以漢書長陵一抔土事誤抔爲杯、收入杯門。又摘其楊柳門中收趙高東蒲爲脯事、云出史記、史記無此文。彭叔夏文苑英華辨證亦摘其引梁君射白鴈事、云出莊子、莊子無其語。則皆中其失。然隋以前遺文秘籍、迄今十九不存。得此一書、尚略資考證。宋周必大校文苑英華、多引是集。而近代馮惟訥詩紀、梅鼎祚文紀、張溥百三家集、從此採出者大多。亦所謂殘膏賸馥、沾溉百代者矣。

藝文類聚序

敘曰夫九流百氏爲説不同延閣石渠架藏繁積周流極源頗難尋究披條索貫日用弘多卒欲摘其菁華採其指要事同游海義等觀天

皇帝命代膺期撫茲寳運移澆風於季俗反淳化於區中戡亂靖人無思不服偃武修文興開庠序欲使家富隋珠人懷荆玉以爲前輩綴集各杼其意流別文選專取其文皇覽徧略直書其事文義既殊尋檢難一爰詔撰其事且文棄其浮雜刪其冗長金箱玉印比類相從號曰藝文類聚凡一百卷其有事出於文者便不破之爲事故事居其前文列于後俾夫覽者易爲功作者資其用可以折衷今古憲章墳典云爾太子率更令弘文館學士渤海男歐陽詢序

藝文類聚目録

第一卷 天部上

天 日 月 星 雲 風

第二卷 天部下

雪 雨 霽 雷 電 霧 虹

第三卷 歳時部上

春 夏 秋 冬

第四卷 歳時部中

元正 人日 正月十五日 月晦 寒食

三月三 五月五 七月七 七月十五

九月九

第五卷 歳時部下

社 伏 熱 寒 臘 律 曆

第六卷 地部 州部 郡部

地部 地 野 關 岡 巖 峽 石 塵

州部 冀州 揚州 荆州 青州 徐州

兗州 豫州 雍州 益州 幽州

并州 交州

郡部 河南郡 京兆郡 宣城郡 會稽郡

第七卷 山部上

揔載山　崐崘山　嵩高山　華山　衡山
廬山　太行山　荊山　鍾山　北邙山
天台山　首陽山　燕然山　羅浮山
九疑山
第八卷 山部下 水部上
山部下　虎丘山　蒜山　石帆山　石鼓山
石門山　太平山　岷山　會稽諸山
交廣諸山
水部上　揔載水　海水　河水　江水
淮水　漢水　洛水
第九卷 水部下
壑　四瀆　濤　泉　湖　陂　池　谿　谷
潤　浦　渠　井　冰　津　橋
第十卷 符命部
符命
第十一卷 帝王部一
揔載帝王　天皇氏　地皇氏　人皇氏
有巢氏　燧人氏　太昊庖犧氏　帝女媧氏
炎帝神農氏　黃帝軒轅氏　少昊金天氏
顓頊高陽氏　帝嚳高辛氏　帝堯陶唐氏

帝舜有虞氏　帝禹夏后氏
第十二卷 帝王部二
殷成湯　周文王　周武王　周成王
漢高帝　漢文帝　漢景帝　漢武帝
漢昭帝　漢宣帝　後漢光武帝　漢明帝
漢和帝
第十三卷 帝王部三
魏武帝　魏文帝　吳大帝　晉武帝
晉元帝　晉成帝　晉康帝　晉穆帝
晉簡文帝　晉孝武帝　宋武帝　宋孝武帝
第十四卷 帝王部四
齊高帝　齊武帝　齊明帝　梁武帝
梁元帝　北齊文帝　陳武帝　陳文帝
陳宣帝
第十五卷 后妃部
后妃
第十六卷 儲宮部
儲宮　太子妃附　公主
第十七卷 人部一
頭　目　耳　口　舌　髮　髑髏　膽

第十八卷人部二
美婦人 賢婦人 老
第十九卷人部三
言語 謳謡 吟 嘯 笑
第二十卷人部四
聖 賢 忠 孝
第二十一卷人部五
德 讓 智 性命 友悌 交友 絶交
第二十二卷人部六
公平 品藻 質文
第二十三卷人部七
鑒誡
第二十四卷人部八
諷 諫
第二十五卷人部九
說 嘲戲
第二十六卷人部十
言志
第二十七卷人部十一
行旅

第二十八卷人部十二
遊覽
第二十九卷人部十三
別上
第三十卷人部十四
別下 怨
第三十一卷人部十五
贈荅
第三十二卷人部十六
閨情
第三十三卷人部十七
寵幸 遊俠 報恩 報讎 盟
第三十四卷人部十八
懷舊 哀傷
第三十五卷人部十九
妬 淫 愁 泣 貧 奴 婢 傭保
第三十六卷人部二十
隱逸上
第三十七卷人部二十一
隱逸下

第三十八卷禮部上
禮 祭祀 郊丘 宗廟 明堂 辟雍
學校 釋奠
第三十九卷禮部中
巡狩 籍田 社稷 朝會 燕會 封禪
親蠶
第四十卷禮部下
冠 婚 謚 弔 冢墓
第四十一卷樂部一
論樂
第四十二卷樂部二
樂府
第四十三卷樂部三
舞 歌
第四十四卷樂部四
琴 箏 箜篌 琵琶 篳篥 簫 笙 笛
笳
第四十五卷職官部一
總載職官 諸王 相國 丞相 冢宰
第四十六卷職官部二
太尉 太傅 太保 祭酒 博士
第四十七卷職官部三
大司馬 司徒 司空 儀同 特進
第四十八卷職官部四
錄尚書 尚書令 僕射 吏部尚書 尚書
吏部郎 侍中 黃門侍郎 散騎常侍
給事中 中書令 中書侍郎 驃騎將軍
第四十九卷職官部五
太常 衛尉 太僕 廷尉 鴻臚 司農
將作 光祿大夫 太子詹事 太子中庶子
太子舍人
第五十卷職官部六
刺史 尹 太守 令長
第五十一卷封爵部
總載封爵 親戚封 功臣封 遜讓封
外戚封 婦人封 尊賢繼絕封
第五十二卷治政部上
論政 善政 赦宥
第五十三卷治政部下
錫命 薦舉 奉使

第五十四卷 刑法部
刑法
第五十五卷 雜文部一
經典 談講 讀書 史傳 集序
第五十六卷 雜文部二
詩 賦
第五十七卷 雜文部三
七 連珠
第五十八卷 雜文部四
書 檄 移 紙 筆 硯

第五十九卷 武部
將帥 戰伐
第六十卷 軍器部
牙 劍 刀 匕首 鋏 弓 箭 弩 彈
矟
第六十一卷 居處部一
總載居處
第六十二卷 居處部二
宮 闕 臺 殿 坊
第六十三卷 居處部三
門 樓 櫓 觀 堂 城 館
第六十四卷 居處部四
宅舍 庭 壇 室 齋 廬 道路
第六十五卷 產業部上
農 田 園 圃 蠶 織 鍼 市
第六十六卷 產業部下
田獵 釣 錢
第六十七卷 衣冠部
衣冠 貂蟬 玦珮 巾帽 衣裳 袍
裙襦 衷帶

第六十八卷 儀飾部
節 黃鉞 鼓吹 相風 漏刻
第六十九卷 服飾部上
帳 屏風 幔 簟 薦席 案 几 杖
扇 麈尾
第七十卷 服飾部下
枕 被 縟 如意 胡牀 火籠 香鑪
步搖 釵 梳枇 囊 鏡 襪
第七十一卷 舟車部
舟 車

第七十二卷食物部
食 餅 肉 脯 醬 鮓 酪蘇 米 酒
第七十三卷雜器物部
鼎 鎗 鉢 甌 盤 椅 卮 杯 盌
第七十四卷巧藝部
射 書 畫 圍棊 彈棊 博 樗蒲
投壺 塞 藏鉤 四維 象戲
第七十五卷方術部
養生 卜筮 相術 疾 醫
第七十六卷內典部上
內典
第七十七卷內典部下
寺碑
第七十八卷靈異部上
仙道
第七十九卷靈異部下
神 夢 魂魄
第八十卷火部
火 烽燧 燈 燭 庭燎 竈 薪炭灰
煙

第八十一卷藥香草部上
藥 空青 芍藥 百合 兎絲 女蘿
款冬 天門冬 芣苢 薯蕷 菖蒲 朮
草 香附 蘭 菊 杜若 蕙 蘼蕪
鬱金 迷迭 芸香 藿香 鹿葱 蜀葵
薔薇 藍 愼火 卷施
第八十二卷草部下
芙蕖 菱 蒲 萍 苔 菰 荻 蓍 茗
茅 蓬 艾 藤 菜蔬 葵 薺 葱 蓼
第八十三卷寶玉部上
寶 金 銀 玉 珪
第八十四卷寶玉部下
璧 珠 貝 瑪瑙 琉璃 車渠 瑇瑁
銅
第八十五卷百穀部 布帛部
百穀部 穀 禾稻 秔 黍 粟 豆
麻 麥
布帛部 素 錦 絹 綾 羅 布
第八十六卷果部上
李桃 梅 梨 甘橘 櫻桃 石榴 柹

檳 柰

第八十七卷果部下

棗 杏 栗 胡桃 林檎 甘藷 沙棠

椰 枇杷 燕薁 槤 蒟子 枳椇 柚

木瓜 杜梨 芋 楊梅 蒲萄 檳榔

荔支 益智 椹 芭蕉 甘蔗 瓜

第八十八卷木部上

木花葉附 松 柏 槐 桑 榆 桐

第八十九卷木部下

楊柳 檉 椒 梓 桂 楓 豫章 無患

十二

朱樹 君子 樅 檜 茱萸 栴 柞 楸

櫟 楛 靈壽 女貞 長生 木槿 楟

木蘭 夫移 橘 若木 合歡 杉 栟櫚

荆 棘 黄連 梔子 竹

第九十卷鳥部上

鳥 鳳 鸞 鴻 鶴 白鶴 黃鵠玄鵠附

雉 鵰

第九十一卷鳥部中

孔雀 鸚鵡 青鳥 鴈 鵝 鴨 雞

山雞 鷹 鷂

第九十二卷鳥部下

烏 鵲 雀 鷰 鳩 鴟 反舌 倉庚

鶺鴒 啄木 鴛鴦 鵁鶄 鸂鶒 白鷺

鷿鵜 鷗 鵬 精衛 翡翠 鵩鳥

第九十三卷獸部上

馬 騊駼

第九十四卷獸部中

牛 驢 駱駝 羊 狗 豕

第九十五卷獸部下

象 犀 兕 駮 貔 熊 鹿 麞 兔

十三

第九十六卷鱗介部上

狐 猿 獼猴 果然 猩猩 貂 鼠

龍 蛟 蛇 龜 鼈 魚

第九十七卷鱗介部下 蟲豸部

鱗介部下 螺 蚌 蛤 蛤蜊 烏賊

石劫

蟲豸部 蟬 蠅 蚊 蜉蝣 蛺蝶 螢火

蝙蝠 叩頭蟲 蛾 蜂 蟋蟀

尺蠖 蟻 蜘蛛 螗蜋

第九十八卷祥瑞部上

祥瑞　慶雲　甘露　木連理　木芝　龍

麟

第九十九卷 祥瑞部下

鳳皇　鸞　比翼　鳥　雀　鸑　鳩　雉

馬　白鹿　狐　兔　騶虞　白狼　比肩獸

龜　魚　鼎

第一百卷 災異部

旱　祈雨　蝗　螟　蟊　賊　蜮

藝文類聚目錄

藝文類聚卷第一

唐太子率更令弘文館學士歐陽詢撰

天部上　天　日　月　星　雲　風

天

周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　又曰天行健　尚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　又曰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　禮記曰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　論語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老子曰天得一以清　春秋繁露曰天有十端天地陰陽水土金木火人凡十端天亦喜怒之氣哀樂之心與人相副以類合之天人一也　爾雅曰穹蒼蒼天也春爲蒼天夏爲昊天秋爲旻天冬爲上天　春秋元命苞曰天不足西北陽極於九故天周九九八十一萬里　渾天儀曰天如雞子天大地小天表裏有水地各乘氣而立載水而浮天轉如車轂之運　黃帝素問曰積陽爲天故天者清陽也　莊子曰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　申子曰天道無私是以恒正天常正是以清明　文子曰高莫高於天下莫下於澤天高澤下聖人法之　太玄曰有九天一爲中天二爲羡天三爲從天四爲更天五爲睟天六爲廓天七爲咸天八爲沈天九爲成天　又曰天以不見爲玄　皇覽記曰好道者言黃帝乘龍升雲登朝霞上至列闕倒影經過天宮　禮統曰天地者元氣之所生萬物之祖也　廣雅曰太初氣之始也清濁未分太始形之始也清者爲精濁者爲形太素質之始也已有素朴而未散也二氣相接剖判分離輕清者爲天　呂氏春秋曰天有九野何謂九野中央曰鈞天東方曰蒼天東北曰變天北方曰玄天西北曰幽天西方曰皓天西南曰朱天南方曰炎天東南曰陽天　列子曰杞國有人憂天崩墜身無所寄廢於寢食又有憂彼之憂者曉之曰天積氣耳無處無氣奈何崩墜乎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不當墜也曉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曜者正復使墜亦不能有中傷　說苑曰齊桓公問管仲王者何所貴對曰貴天桓公仰觀天管仲

曰所謂之天者非謂蒼蒼之天也君人者以百姓為天 白虎通曰天者身也天之為言鎮也居高理下為人鎮也男女惣名為人天地所以無惣名何天圓地方不相類也天左旋地右周猶君臣陰陽相對向也張衡靈憲曰太素之前幽清寂寞不可為象惟虛惟無蓋道之根也道根既建由無生有太素始萌萌而示兆斯謂龐洪蓋道之幹也道幹既育萬物成體於是剛柔始分清濁異位天成於外而體陽故圓以動斯謂天元道之實也天有元位 徐整三五曆紀曰天地混沌如雞子盤古生其中萬八千歲天地開闢陽清為天陰濁為地盤古在其中一日九變神於天聖於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盤古日長一丈如此萬八千歲天數極高地數極深盤古極長後乃有三皇數起於一立於三成於五盛於七處於九故天去地九萬里 蜀志曰吳使張溫來聘溫問秦宓曰天有頭乎宓曰有之溫曰在何方宓曰詩云乃眷西顧以此推之頭在西方溫曰天有耳乎宓曰天處高而聽卑詩云鶴鳴九皋聲聞于天若其無耳何以聽之溫曰天有足乎宓曰詩云天步艱難若其無足何以步之溫曰天有姓

乎宓曰姓劉何以然曰其子姓劉以此知之 楚辭天問曰圜則九重孰營度之八柱何當東南何虧（言天有八山為柱皆何當值東南不足誰虧缺之）日月安屬列星安陳

【詩】晉傅玄兩儀詩曰兩儀始分元氣上清列宿垂象六位時成日月西邁流景東征悠悠萬物殊品齊名聖人憂世實念群生 又天行篇曰天行一何健日月無高蹤百川赴陽谷三辰回泰濛 又詩曰天時泰兮昭以陽清風起兮景雲翔仰觀兮辰象日月兮運周俯視兮河海百川兮東流

【賦】晉成公綏天地賦曰天地至神難以一言定稱故體而言之則曰兩儀假而言之則曰乾坤氣而言之則曰陰陽性而言之則曰柔剛色而言之則曰玄黃名而言之則曰天地若乃懸象成文列宿有章三辰燭燿五緯重光眾星回而環極招搖運而指方白虎時據於參伐青龍垂尾於氐房玄龜匿首於女虛朱鳥奮翼於星張帝皇正坐於紫宮輔臣列位於文昌垣屏絡驛而珠連三台差池而鴈行軒轅華布而曲列攝提鼎峙而相望

【贊】晉郭璞釋天地圖贊曰祭地肆瘞郊天致煙氣升太一精淪九泉至敬不文明德惟鮮

【表】宋顏延之請立渾天儀表曰張衡創物蔑聞遠論戎夏相襲世重其術臣昔奉使入關值大軍旋旆渾儀在路肆覩奇秘絕代異寶旋及工府考諸前志誠應風聞尚書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推璣所謂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經志所云圖憲所本故器度不渝準測尚矣則七曜運變無匿康時九代貞觀不絕司曆臣夙懷未息懼于非任今奉惟職抗敢昧死以聞

日

易曰日月麗乎天 又曰離為日 又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毛詩曰日居月諸胡迭而微 禮記曰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 左氏傳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 五經通義曰日中有三足烏 春秋內事曰日者陽德之母 白虎通曰日行遲月行疾者何君舒臣勞也日月所以懸著何助天行化照明下地也日月徑千里 風俗通曰成帝問劉向俗說文帝披微從期不得立日為再中 爾雅曰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距齊州以南戴日為丹穴東至日所出為太平西至日所入為大蒙 廣雅曰日名

朱明一名耀靈一名東君一名大明亦名陽烏 說文曰日實也太陽之精字從口一象形也 又曰初出為旭日昕曰晞日溫曰煦日在午曰亭下在未曰昳日晚曰旰日將落曰薄暮日西落光反照於東謂之反景在上曰反景在下曰倒景暾日溫也晧日畫貌也暉日光也旰日晚也旻日明也曉日白也 易坤靈圖曰至德之明日月若連璧 京房易傳曰日月大光天下和平上下俱昌延年益壽長生無極 禮斗威儀曰政理太平則時日五色 漢書曰文帝時新垣平言候日再中居頃之日却復中乃更以十七年為元年 列子曰孔子東遊見兩小兒辯鬭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去人近日中時遠也一兒曰我以為日初出時遠而日中時近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其中纔如盤盂此不為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滄滄涼涼及其中如探湯此不為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也兩兒笑曰孰謂汝多知乎 [illegible]書曰湯曰學聖王之道譬其如日靜居而獨思譬其若火夫人舍學聖王之道而靜居獨思譬其去日之明於庭而就火之光於室也然可以小見不可以大知 應

劭漢官儀曰太山東南名曰日觀日觀者雞鳴時見日　論衡曰儒者論日旦出扶桑暮入細柳扶桑東方之地細柳西方之地　家語曰楚王度江得萍實大如拳赤如日草剖則具帝王世紀曰周文王夢日月著其身　瑞應圖曰日月揚光者人君之象也君不假臣下之權則日月揚光　山海經曰猗天山蘇門山日月所出　又曰大荒之中暘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九日居上枝一日居下枝皆載烏　又曰有女子名曰羲和浴日於甘泉羲和者帝俊之妻是生十日　淮南子曰堯時十日並出草木焦枯堯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烏皆死墮羽翼　又曰若木在建木西有十日其華照下地　又曰日出于暘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謂晨明登于扶桑之上爰始將行是謂朏明至于曲阿是謂朝明臨于曾泉是謂蚤食次于桑野是謂晏食臻于衡陽是謂隅中對于昆吾是謂正中靡于鳥次西南日人是謂小還至于悲谷是謂餔時迴于女紀是謂大還經于泉隅是謂高舂頓于連石是謂下舂至于悲泉爰息其馬是謂縣車薄于虞泉是謂黃昏淪于蒙谷是謂定昏　又曰魯陽公與韓構難戰酣日暮援戈而撝之日反三舍　又曰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為日　又曰日中有踆烏踆猶蹲也謂三足烏　河圖叶光篇曰積精為日　皇甫謐年曆曰日者衆陽之宗陽精外發故日以晝明名曰耀靈　楚辭曰暾將出兮東方照吾檻兮扶桑耀靈日也　又曰角宿未旦曜靈安藏角東方星也曜靈日也言東方未旦之時日安藏其精光也　又天問曰羿焉彃日烏焉解羽　又招魂曰十日並出流金鑠石【詩】梁劉孝綽詩曰仰晚白日光皎皎高且懸兼燭八紘內物類無頗偏　晉張協詩曰白日隨天迴皦皦圓如規踴躍湯谷中上登扶桑枝　又詩曰十日出湯谷弭節馳萬里經天曜四海倏忽潛濛汜　晉傅玄詩曰暘谷發清曜九日棲高枝願得斥天御六龍弄玉鑣　梁李鏡遠詩曰始臨東岳從低升若木枝萍實語傳彩合扇且輒規比林耿初曜貞翁竪早朧將庭餘雪晝暖簷前垂徘徊匝花樹照爛滿春也物陰栽麖麖彩復離離留泉豈停舍羲榆忽在斯迴戈安得中長繩不可繫抑情嗟暮晉惜光馳溫輝徒已何深心竊自知　梁劉孝綽詠日應令詩曰弭節馳暘谷照曜出扶桑團葵一何幸傾葉奉離光【讚】後漢李尤九曲歌曰年歲晚暮時已斜安得力士翻日車　晉傅玄日昇歌詠曰東光昇朝陽羲和初攬轡六龍並騰驤逸景何晃晃旭日照萬方皇德配天地神明鑒幽荒　又三光篇曰三光垂象表天地有晷度聲和音響應形立影自附素日抱玄烏明月懷靈兔【贊】晉郭璞十日贊曰十日並出草木焦枯羿乃控弦仰落陽烏可為洞感天人懸符

月

釋名曰月闕也滿則缺也晦灰也月死為灰月光盡似之也朔蘇也月死復蘇生也弦月半之名也其形一旁曲一旁直若張弓弦也望月滿之名也日月遙相望者也　廣雅曰夜光謂之月　山海經曰大荒之中有方山日月所出入也　五經通義曰月中有兔與蟾蜍何月陰也蟾蜍陽也而與兔並明陰係陽也　文選月上軒而飛光　乾鑿度曰月三日成魄八日成光蟾蜍體就穴鼻始明穴決也決鼻兔也　尹子曰使星司夜月司時猶使雞司晨也　尚書大傳曰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朓朓條也條達行疾貌　朔而月見東方謂之側匿側匿猶縮縮行遲貌也　禮記曰月者三日成魄三月而成時　史記天官書曰月行中道安寧和平　又曰太陰之精上為日月者天地之陰金之精也　禮含文嘉曰君致尊而制命則日月貞明　春秋孔演圖曰仁義之道曰月循緯　漢書曰元后母李氏夢月入其懷而生后　禮斗威儀曰政太平則月圓而多輝政升平則月清而明　張衡靈憲曰月者陰精之宗積而成獸象兔　又曰姮娥奔月是為蟾蜍　淮南子曰月天之使也積陰之寒氣大者為水水氣之精者為月　又曰月者陰之宗是以月毀而魚腦減　又曰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之奔月宮姮娥羿妻也服藥得仙奔入月中為月精　又曰畫隨灰而月暈闕以蘆灰環畫月暈其一面則月暈亦闕於上也　又曰方諸見月則津而為水方諸陰燧大蛤也熟摩拭令熱以向月則水生銅盤受之下水數石也　呂氏春秋曰月羣陰之本月望則蚌蛤實羣陰盈月晦則蚌蛤虛羣陰虧夫月形于天而羣陰化為川　又曰月纏二十八宿　文子曰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　京房易飛候曰正月有偏月必有喜王　皇甫謐年曆曰月羣陰之宗光內日影以宵曜名曰夜光　物理論曰京房說月與星至陰也有形無光日照之乃光如以鏡照日而有影見　舊

曆說曰日猶火也月猶水也火則施光水則含影故明生於向日魄生於
背日當日則光盈近日則明滅　楚辭曰夜光何德死而又育厥利維何
顧兔在腹　又曰何泛濫之浮雲兮猋擁蔽於明月思耿耿而顧見兮然陰曀
而不違　傳咸擬天問曰月中何有白兔擣藥興福降祉　晉陸機詩
日安從北室上明月入我牖照之有餘輝攬之不盈手　宋孝武帝擬中
望月詩曰藹藹萬里氣入夜飄流清微發風始發暖暖月初明思因往物
節悲以歸雲盈　宋鮑照翫月詩曰蛾眉蔽珠櫳玉鉤隔瑣窗三五二八
時千里與君同夜移衡漢落徘徊帷幌中　齊虞羲詠秋月詩曰影麗高
臺端光入長門殿初生似玉鉤裁滿如團扇遶露余衆余夜昨不見僅
遇賞心者照之西園宴　梁簡文帝望月詩曰流輝入畫堂初照上梅梁
形同七子鏡影類九秋霜桂花那不落團扇與誰裝空聞北牖彈未舉西
園觴　又望月詩曰今夜月光來正上相思臺可憐無遠近光照悉徘徊
梁孝元帝望江中月影詩曰澄江涵皓月水影若浮天風來如可泛流急
不成圓秦鉤斷復接和璧碎還聯裂紈依岸草斜桂逐行船即此春江上
無復百枝然　梁邵陵王綸詠新月詩曰霜氣含月彩隱隱下南樓霧
濛光若晝雲駛影疑流　梁沈約詠月詩曰月華臨靜夜夜靜滅氛埃方
暉竟戶入圓影隙中來高樓切思婦西園遊上才網軒映珠綴應門照綠
苔洞房殊未曉清光信悠哉　梁何遜望新月詩曰初宿長淮上破鏡出
雲明今夕千餘里雙蛾映水生的的與沙靜艷艷逐波輕　梁庾肩吾和
徐主簿望月詩曰樓上徘徊月窗中愁思人照雪光偏冷臨花色轉春星
流時入暈桂長欲侵輪詎以承光遊奉君歌扇塵　又望月詩曰桂殿月
偏來留光引上才圓逢洪東壁帝臨住南風度河光不可移輪橫曰開此
夜臨清景遊承絲宴析　梁劉孝綽秋月詩曰洲渚涼來西階月光恆夜
出入帳華珠被紆延照窗[illegible]
坐幽室　梁庾肩吾視月詩曰前夜不大炎珠簾聊開發冷冷寒水疑見
蛾眉月[illegible]使佳人役千里餘影徙拂窗　梁[illegible]
小中庭看月詩曰移榻坐庭中[illegible]
[illegible]桃花出鬢心月光移數尺方知夜已深　梁劉孝綽望月有

思詩曰秋月始纖纖微光垂步簷瞳矓入牀簟髣髴鑑窗簾簾鉤光照息
簾鉤映光纖玉笋東北上金虎西南昇長門隔清夜高堂蒙容色如何當
此時懷情滿胸臆　又林下映月詩曰明明三五月垂影當高樹攢柯半
玉蟾竅葉彰金兔茲林有夜坐嘯歌無與晤傾光聊可書含毫且成賦
又望月詩曰輪光缺不半扇影出將圓流光照漭瀁波動映淪漣　梁鮑
泉江上望月詩曰客行鈎始懸此夜月將弦川昏光尚動流駛影難圓蒼
蒼靄遠色灕灕逐漪漣無因轉還汎迴首眷前賢　周王褒詠月贈人詩
曰月色當秋夜斜暉映薄帷上弦如半璧初魄似蛾眉暖雲光忽駛中天
影更遲高陽懷許掾對此益相思　隋江總賦得三五明月滿詩曰三五
光輝成浮雲今復輕遙輪非戰反團扇少歌聲雲前來往色水上動搖明
況復高樓照何嗟攬不盈　**賦**　宋閻祇月賦曰二氣理化精者能鏡陽得
一以明且月代終而夕映其狀也氣融渠而照遠質明潤而貞虛弱不廢
照清不激汗　宋謝靈運怨曉月賦曰臥洞房兮當何悅滅華燭兮弄曉
月昨三五兮既滿今二八兮將缺浮雲褰兮收之豔明舒照兮殊皎潔垠
除兮鏡塵房櫳兮啓散　宋謝莊月賦曰陳王初喪應劉端憂多暇悄焉
疚懷弗怡中夜于時斜漢左界北陸南躔白露曖空素月流天沉吟齊章
殷勤陳篇抽毫進牘以命仲宣仲宣跪而稱曰臣聞日以陽德月以陰靈
擅扶光於東沼嗣若英於西冥引玄兔於帝臺集素娥於后庭若夫氣霽
地表雲斂天末洞庭始波木葉微脫菊散芳於山椒鴈流哀於江瀨升清
質之悠悠降澄輝之靄靄列宿掩縟長河韜映柔祇雪凝圓靈水鏡連觀
霜縞周除冰淨歌曰美人邁兮音塵闕隔千里兮共明月臨風歎兮將焉
歇川路長兮不可越　梁沈約八詠望秋月曰秋月明如練照耀三爵臺
徘徊九華殿九華玳瑁梁華榱與璧璫以茲雕麗色持照明月光凝華入
黼帳清暉映洞房先過飛鸞戶卻映班姬牀桂秀實兮似規委清光兮如
素照愁軒之蓬鬢影金階之輕步居人臨此笑以歌別客對之傷且慕經
衰圃映寒叢凝清夜帶秋風隨庭雪以偕素與池荷而共紅照王孫之皎
皎合霜露之濛濛隱嚴崖而半隔出帷幌而繼通散朱庭之奕奕入青瑣
而玲瓏

星

說文曰萬物之精上爲列星　尚書考靈曜曰五星若編珠旋璣中星星調則風雨時　春秋說題辭曰星之爲言精也陽之榮也陽精爲日日分爲星故其字日生爲星　尚書洪範曰庶民爲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月經于箕則多風離于畢則多雨也）周禮曰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日月星辰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之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　左氏傳曰魯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明也夜中星隕如雨與雨偕也　春秋運斗樞曰北斗七星第一天樞第二旋第三機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第一至四爲魁第五至第七爲杓合爲斗居陰布陽故稱北　尚書中候曰帝堯即政景星出翼　禮稽命徵曰作樂制禮得天心則景星見　春秋元命苞曰嘉置孫北指一大星爲老人星治平則見見則王壽常以秋分候之南郊　論語讖仲尼曰吾聞堯率舜等遊首山觀河渚有五老飛爲流星上入昴　莊子曰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　尸子曰自

井中視星所見不過數星自丘上以望則見始出也非明益也勢使然也私心井中也公心丘上也　呂氏春秋曰宋景公時熒惑在心公召子韋問焉子韋曰禍當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與治國家也曰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將誰爲君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饑民饑必死爲人君而殺其民誰以我爲君乎子韋曰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賞君熒惑必徙三舍行七星星當一年君延年二十一矣熒惑果徙三舍　列仙傳曰東方朔楚人也後賣藥五湖知其歲星焉　史記曰天精而見景星景星者德星也其狀無常常出有道之國　漢書曰五星不失行則年穀豐昌　又曰五星同色天下偃兵百姓安寧歌舞以行不見災疾五穀蕃昌　魏志曰桓帝時有黃星見於楚宋之分後五十年而公破袁紹之應（事出分部）　會稽典錄曰嚴遵字子陵與世祖俱受業長安建武五年下詔徵遵設樂陽明殿命宴會暮留宿遵以足荷上其夜客星犯天子宿明旦太史以聞上曰此無異也昨夜與嚴子陵俱卧耳　孫氏瑞應圖曰景星者大星也狀如半月生於晦朔助月爲明王者不敢私人則見　又曰王者承天則老人星臨其國　李郃傳曰公好天文之術和帝遣使者觀風俗有二使向益州夏月郃露坐問二人曰君發京師寧知二使何時發二人驚問曰何以知之公指星曰有二使星來向益部　續晉陽春秋曰桓玄庶母馬氏本素貞之妓也與同列蔣氏郭氏夏夜同出月下有銅瓮水在其側見一流星墜瓮中驚喜共視星如二寸火珠於水底炯然明淨乃相謂曰此吉祥也當誰應之於是蔣郭更以瓢杓接取並不得焉最後取星正入瓢中便飲之既而若有感焉俄而懷玄玄雖篡位不終而數年之中榮貴極矣　異苑曰陳仲弓從諸子姪造荀季和父子于時德星聚太史奏五百里內有賢人聚

【詩】晉傅玄衆星詩曰朗月並衆星日出掩其明冬寒地層裂春和草木榮陽德雖普濟非陰亦不成　又詩曰東方大明星光景照千里少年捨家遊思心晝夜起　北齊邢子才賀老人星詩曰瑞動星光照化穆月輪重虔微符社稷將以贊時邕

【贊】晉郭璞星圖贊曰茫茫地理粲爛天文四靈垂象萬類群分眺觀六沴咎徵惟君

【表】晉傅玄賀老人星表曰老人星見輝景光明聖主壽延享祚元吉自天之祐莫不抃舞

又賀老人星表曰老人星見體色光明嘉占元吉弘無量之祐隆克昌之祚普天同慶率土合歡　晉卞壼賀老人星表曰陛下聖德應乾嘉瑞屢臻玄象垂耀老人啓徵萬壽無疆　晉王述慶老人星表曰老人星見光色明明玄象煥表爾休祥率土民庶慶賴罔極　北齊邢子才賀老人星表曰冥既未已靈應猶彰以某夜老人星見違旦揚光經旬未滅雖三星共色五老同遊擬之於此故無與匹自非玄風感極聖敬通天何能使休徵秘祉相尋而至故以朝夕相趨史無停筆

雲

歸藏曰有白雲出自蒼梧入于大梁　周易曰雲從龍　又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又曰坎爲雲　毛詩曰英英白雲露彼菅茅　又曰薈兮蔚兮南山朝隮（隮升雲也）　左氏傳郯子曰黃帝以雲紀官故爲雲師而雲名　又曰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　易通卦驗曰冬至初陽雲出箕如樹木之狀立春青陽雲出房如積水春分正陽雲出張如白鵠敍雨太陽雲出張如車蓋立夏初陰雲出觜赤如珠夏至少陰雲如水波寒露正

陰雲如冠纓霜降大陰雲出上如羊下如磻石　禮統曰雲者運氣布恩
昔也　周禮曰保章氏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二至二分觀雲色青
爲蟲白爲喪赤爲兵荒黑爲水黃爲豐　禮記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　東方朔傳曰凡占長
吏不耕當視天有黃雲來覆車五穀大熟　河圖曰崑崙山五色雲氣
京房易飛候曰視四方常有大雲五色具其下賢人隱青雲潤澤蔽雲在
西北爲舉賢良　尚書大傳曰於時俊乂百工相和而歌卿雲帝乃唱
之曰卿雲爛兮禮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　又曰五岳皆觸石而出
雲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　春秋孔演圖曰黃帝之將興黃雲升於堂文
命之候玄龍御雲天命於湯白雲入房事具祥瑞部　孝經援神契曰天子孝天
龍負圖地龜出土天璧消滅景雲出房事具祥瑞部　史記曰若煙非煙若雲非
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卿雲事具祥瑞部　漢書曰高祖在碭山上常有雲
氣　又曰武帝封禪書有白雲入封中事具祥瑞部　漢武帝故事曰上禪肅然
白雲爲蓋　又曰宣帝祠甘泉紫雲從西北來散於殿前事具祥瑞部　呂氏春
秋曰山雲草莽水雲魚鱗旱雲煙火雨雲水氣無不比類其所生以示人
孫氏瑞應圖曰景雲者太平之應也一曰非氣非煙五色紛縕謂之慶雲
事具祥瑞部　魏志曰文帝生於沛國譙郡將有雲氣青色而圓如車蓋當其上
終日望氣者以爲至貴之證非人臣之氣　莊子曰廣成子謂黃帝曰汝
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　又曰華封人謂堯曰夫聖人鶉居而鷇食天
下有道與物皆昌乘彼白雲至于帝鄉事具人部聖人篇　孟子曰油然作雲沛然下
雨　帝王世紀曰堯母慶都生而神異常有黃雲覆其上事具帝王部帝堯篇　搜神
記曰蒯子訓到洛見公卿數十處後數十處皆有雲起事具仙部　兵書曰韓
雲如布趙雲如牛楚雲如日宋雲如車魯雲如馬衛雲如犬周雲如輪秦
雲如行人魏雲如鼠齊雲如絳衣越雲如龍蜀雲如囷　楚辭曰雲霏霏
而承宇　又曰青雲衣兮白霓裳　又曰冠青雲之崔嵬　【詩】魏文帝浮
雲詩曰西北有浮雲亭亭如車蓋惜哉時不遇勿與飄風會吹我東南行
行行至吳會　魏劉楨詩曰玄雲起高岳終朝彌八方　晉傅玄詩曰白
雲翩翩翔天庭流景髣髴非君形白雲飄飄捨我高翔青雲徘徊爲我愁
腸　梁簡文帝詠雲詩曰浮雲舒五色瑪瑙映霜天玉葉散秋影金風飄

紫煙　梁沈約和王中書白雲詩曰白雲自帝鄉氛氳屢迴沒蔽虧崑山
樹含吐瑤臺月秋風西北起飄我過城闕城闕已參差白雲復離離皎潔
在天漢倒影入華池將過丹丘野昨至碧林垂九重迎飛蓋萬里送翔螭
梁吳均詠雲詩曰飄飄上碧虛藹藹隱青林氛氳如有意歷亂詎無心
又詠雲詩曰白雲蒼梧來過拂章華臺遂河散復卷經風合且開　【賦】楚
荀況雲賦曰有物於此居則周靜致下動則綦高以鉅圓者中規方者中
矩大參天地德厚堯禹精微於毫毛充盈于天宇冬日作寒夏日作暑
晉陸機浮雲賦曰有輕虛之豔象無實體之真形原厥本初浮氏混并六
律爲應八風將遘玄陰觸石甘澤雾霈勢不崇朝露被無外若層臺高觀
重樓疊閣或如鍾首之鬱律乍似塞門之寥廓金柯分玉葉散綠軆明巖
英渙鸞翔鳳翥鴻驚鶴奮鯨鯢泝波鮫鱷衝道朱絲亂紀羅桂失須飛仙
凌虛隨風遊騁有若芙蓉群披森華裝會車渠繞理馬腦縟文　又白雲
賦曰攬神景於八幽合洪化乎烟熅充宇宙以播象協元氣而齊勳發膚
寸石擢仕洪流與曝曾泉升跡融丘盈八紘以餘憤逾彌天其未泄豈假
期於憂遊鸞鴻崇朝而倏忽紅蒸發而函胥金飆揆而含葩神收鬼化弱性
違庳鳥殊類而比栖獸異跡而同處蛟引騶而並騖龍攀鴻而雙舉鸞舞
角以軒翥鶴企翮而延佇長城曲蜿采閣相扶鴦鴛臺之啟牖擬瓊閣之
離婁雄虹燎而垂天翠鳥軒而扶日　晉成公綏雲賦曰於是玄氣仰散
歸雲四旋水消瓦離乍辨翩翩去則滅軌以無迹來則幽闇以杳冥舒則
彌綸覆四海卷則消液入無形或押攞韡文參差交錯上捷業以嵬峩下
叢崺而相羸狀崴嵬其不安吁可畏而欲落或槃爛綺藻若畫若規繁縟
成文一積一離或綃文錦章依微要妙紛挺凌虛輕翔浮票　晉楊乂雲
賦曰天地定位淳和攀分剛柔初降陰陽烟熅於是山澤通氣蒸作興雲
則縹緲翩緜藹若升烟蹇槃縈以詰屈兮若虯龍之蟠蜿巍峨以岳立
兮狀有似乎列仙東西給繹南北肅齋隨風徘徊流行敷韻豁兮仰披杳
兮四會凝寒水於朱夏飛素雪於玄冥灑膏液於天漢騰潤泉於春清乾
坤以之交泰品物以之流形江海以之深滿川谷以之豐盈毛羽以之光
澤草木以之葩榮萌芽以之挺殖苗秀以之暗成始於觸石而出膚寸而

征終於霄濡六合淩閶羣生湯淼壁穢含吐嘉祥施暢凱風惠加春陽凝
祚化於后土與三曜兮齊光【贊】魏陳王曹植吹雲贊曰天地變化是生
神物吹雲吐潤浮氣蒸鬱

風

爾雅曰四氣和爲通正謂之景風南風謂之凱風東風謂之谷風北風謂
之凉風西風謂之泰風　尚書曰休徵曰聖時風若聖通也君行通理則時風順之又
曰周公居東二年天大風禾盡偃大木斯拔王啓金縢之書迎周公天乃
反風禾盡起　左氏傳曰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　老子曰飄風不終朝
毛詩曰習習谷風以陰以雨　又曰終風且曀陰而風曰曀又曰凱風自南
吹彼棘心南風謂之凱風又曰冬日烈烈飄風發發　禮記曰立冬之日東風解
凍　禮稽命徵曰出號令合民心則祥風至　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八方
則祥風至　尚書大傳曰舜將禪禹八風脩通　又曰成王時越裳重譯
而來朝曰久矣天之無烈風迅雨意中國有聖人乎　莊子曰列子御風
而行泠然旬有五日而後反　國語曰海鳥爰居止於魯國東門之外三

日展禽曰今其有災乎是歲也海多大風　荆州星占曰箕星一名香動
則大風至　風俗通曰飛廉風伯也風師箕星也　管公明傳曰公明言
樹上已有少女微風其雨應至矣事具雨部周生列子曰夫獵葉之風不應八
節　風土記曰六月則有東南長風俗名黃雀長風時海魚變爲黃雀因
爲名也　括地圖曰奇肱氏能爲飛車從風遠行湯時西風吹奇肱車至
於豫州湯破其車不以示民十年西風至乃復使作車遣歸去玉門四萬
里　論衡曰儒者論太平瑞應皆言五日一風風不鳴條　述征記曰長
安宮南有靈臺有相風銅烏或云此烏遇千里風乃動　神仙傳曰葛玄
行遇神廟乘車不下須臾有大風逐玄埃塵張天玄大怒曰小邪敢爾即
舉手指風風便止　劉欣期交州記曰風母出九德縣似猨見人若慙屈
頸打殺得風還活　風俗通曰風或清明來久長不拔樹本枝葉離地二
三丈者此有龍德在其下風或清不及地二三尺者此君子之風　楚辭
曰光風轉蕙氾崇蘭事具草部又曰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　十洲記
曰炎州在南海中上有風生獸似豹青色狀如狸以鐵椎鍛其頭數十下

乃死張其口向風須臾而起【詩】晉庾闡江都遇風詩曰天吳踊靈壑將
駕奔冥霄飛廉振折木洪流景昏扶搖共川竹宿浪躍水迎晨舟仰盻感玄
寔俯聽聆悲歔　梁簡文帝詠風詩曰飄颻散芳勢泛濫下蓬萊傳涼入
鏤檻發氣滿瑶臺委禾周邦偃飛鷁宋都迴孰將故葉落復蕩新花開暫
舞鸞鳧去時送蕊香來已拂巫山雨何用卷寒灰　梁孝元帝詠風詩曰
樓上起朝妝風花下砌傍入鏡先飄粉翻衫好染香度舞飛長袖傳歌共
繞梁欲因吹少女還將拂大王　梁劉孝綽詠風詩曰嫋嫋秋聲習習春
吹鳴弦王樹煥此銅池雜帷自舉袖衿乃披斬非楚侍濫賦雄雌　梁王
臺卿詠風詩曰佞望不可識去來非有情作見珠簾卷時覺洞房清暫拂
蘭池上欲使巨靡生一辨雄雌異還怨庶人輕　梁何遜詠風詩曰可聞
不可見能重復能輕鏡前飄落粉琴上響餘聲　梁庾肩吾詠風詩曰來
地鵰飛初起川鶯起餘掃壇聊動竹吹雜欲成書苔猶在合浦樹應
疎陽烏一轉翅千里定非虛　梁賀文標詠春風詩曰排簾動輕幔泛水
拂垂楊木將飄落蕊斷送舞衣香　陳祖孫登詠風詩曰颻颺楚王宮徘

徊繞竹叢帶葉俱吟樹將花共舞空飄香雙袖亂曲五絃中試上高臺
聽悲響定無窮【賦】楚宋玉風賦曰楚襄王遊蘭臺之宮宋玉景差侍有
風颯然而至王乃披襟而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與庶人共者耶宋玉對
曰夫風生於地起於青蘋之末侵淫谿谷盛怒於土囊之口緣於太山之
阿舞於松柏之下故其清涼雄風則飄舉升降乘凌高城入于深宮徘徊
於桂椒之間翱翔於激水之上獵蕙草離秦衡槩新夷被荑楊北上玉堂
經于洞房故其風清清泠泠愈病析酲發明耳目寧體便人此所謂大王
之雄風也夫塕然起於窮巷之間動沙堁吹死灰此所謂庶人之雌風也
後漢趙壹迅風賦曰惟巽卦之爲體吐神氣而成風纖微無所不入廣大
無所不充經營八荒之外宛轉毫毛之中察本莫見其始揆末莫覩其終
啾啾飂飂吟嘯相求阿那徘徊聲若歌謳搏之不可得繫之不可留　晉
李充風賦曰肆之不見其終迎之莫知其來四方爲之易位八維爲之輪
迴旋聚則天地爲一消散則六合洞開　晉陸沖風賦曰爰太玄之遐始
惟浮沉之剖分判乾坤之元像其風氣之獨尊配無形於大象化萬品于

烟熅釋凝㵎於黃壤降霈澤於蒼元生無常域散無定棲摧眛聚發薄虛散歸肆六合以騁邁括毫毛而徘徊引沉性於未萌挫豋形於已就宣剛柔之流化導四氣之靈候若乃祝融司節炎精赫烈斂朱曆而長嘯承旨響而來潰飛爚熠以盈扉洌纏緜以結幕九域蕩程區宇攉霍　晉湛方生風賦曰有氣曰風出自幽冥蕭然而起寂爾而停雖宇宙之宏遠倏俄頃而屢經同神功於不疾等至道於無情胡馬感而增思風母殞而復生感慘冬之潛蟄達青春之句萌因嚴霜以厲威順和澤以開榮故君德喻其靡草風人假以為名及其猛勢將奮屯雲結陰洪氣鬱佛殷雷發音欻然鼓作拂高陵深天無澄景嶺無停林六鶂為之退飛萬竅為之哀吟亦有飄泠之氣不疾不徐飂飀微扇嚠聲清舒王喬以之控鵠列子以之乘虛若乃春惠始和重褐初釋遨步蘭皋遊騁平陌響詠空嶺朗吟竹栢穆開林以流惠蹤神襟以清滌軒濠梁之逸興暢方外之冥適　晉江逌風賦曰推渾成之既載兮統天地以資始網宇宙以結羅兮洞萬形而通紀莫適柔健靡測陰陽於音聞徵在體無方假姿衆象借韻宮商若颸厲狂震觸物怒號卷揚江海廻拔陵崤巨鶂逆儀以退翼爰居畏宿而遯逃

晉王敳之風賦曰起玄朔之重雲驅東極之洪濤越四溟而遙勃經五嶽而蕭條其鼓水也無川不涉靡流不往溟海天廻江湖雲蕩　齊王融擬風賦曰奄兮日𥘅之既移忽兮晷景之將馳靡輕葯之碧葉乏曾松之翠枝總高羽而齊瑟韻珠露之參差此烈士之英風長寥亮其如斯　齊謝朓擬風賦曰開翠帷之影靄響行珮之輕鳴揚淮南之妙舞發齊后之妍聲于雲寂寞叔夜高張烟霞洞色芬英結芳斯則幽人之風也　梁沈約擬風賦曰若夫搖玉樹響金扉拂九層之羽蓋轉八鳳之珠旂時卷瑤臺羣帳乍動佚女輕衣此蓋羽客之仙風也　又八詠曰臨春風春風起春樹遊絲妝如網落花雰似霧先泛天津池還過細柳枝蝶逢飛搖颺燕值羽參差揚桂旂動芝蓋開蕊搖吹趙帶趙帶飛參差燕裙合復離容儀已照灼春風復㢠蕩氛氳桃李花青跗含素萼既為風所開復為風所落綠帶抗紫莖舞春雪雜流鶯迎行雨於高唐送歸鴻於碣石拂明鏡之冬塵解羅衣之秋㯤既鏗鏘以動珮又氛氳而流射始搖漾以入闈終徘徊而緣隙明珠簾於繡戶散芳塵於綺席佳人不在茲春風為誰惜

藝文類聚卷一

藝文類聚卷第二

天部下　雪　雨　霽　雷　電　霧　虹

雪

毛詩曰北風其涼雨雪其雱　又曰今我來斯雨雪霏霏　又曰上天同雲雨雪雰雰　又曰雨雪瀌瀌見晛曰消（晛日氣也）　左氏傳曰楚子次于乾谿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秦所遺羽衣也）翠被豹舃執鞭以出　山海經曰由首之山小威之山空桑之山並冬夏有雪　金匱曰武王伐紂都洛邑未成陰寒大雪深丈餘甲子旦不知何五大夫乘馬車從兩騎止門外王使太師尚父謝賓幸臨之尚父使人持一器粥出進五車兩騎軍使者具以告尚父曰五車兩騎四海之神與河伯雨師耳尚父各以其名進之五神皆驚相視而嘆　穆天子傳曰雨雪天子獵于鈃山之西阿　又曰北風雨雪天子遊黃臺之丘獵於苹澤日中大寒北風雨雪有凍人天子作黃竹詩（事具文敘）晏子春秋曰景公時雨雪三日公被狐白之裘晏子入公曰怪哉雨雪三日不寒晏子曰古之賢君飽而知人饑溫而知人寒公曰善出裘發粟以與饑寒者　王孫子曰昔衛君重裘累茵而坐見路有負薪而哭之者問曰何故也對曰雪下衣薄是以哭之於是衛君懼見於顏色曰爲君而不知民孰以我爲君於是開府金出倉粟以賑貧窮　史記曰東郭先生衣弊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人（笑之）　漢書蘇武傳曰單于幽武置大窖中絕不與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云仙之上藥有玄霜絳雪　琴操曰曾子耕太山之下天雨雪凍旬日不得歸思其父母作梁山歌　論衡曰雲霧雨之徵也夏則爲露冬則爲霜溫則爲雨寒則爲雪雨露凍凝者皆由地發不從天降　孟子曰滕文公卒葬有日矣天大雨雪甚至牛目羣臣請弛期太子不許惠子諫曰昔王季葬渦山之尾欒水齧其墓見棺前和文王曰先君欲見羣臣百姓矣乃出爲帳三日後葬今先王欲小留而撫社稷故使雪甚弛期而更爲日此文王之義也　汜勝之書曰取雪汁以漬原蠶矢漬之五六日釋因麈之雜穀種使稼能旱故謂雪五穀之精也　秦子曰今欲馳光日下顯白雪中不可得已　晉諸公贊曰東嬴王騰於常山屯營時大積雪常山門前方數丈融液勝怪而掘之得玉馬高尺餘　録異傳曰漢時大雪積地丈餘洛陽令身出按行見民家皆除雪出至袁安門無有路謂安已死令人除雪入戶見安僵臥問何以不出安曰大雪人皆餓不宜干人令以爲賢舉爲孝廉　皇甫謐高士傳曰焦光野火燒其廬光因露寢遭大雪至光袒臥不移人以爲死就視如故（事具隱逸部）　世說曰謝太傅寒雪日內集與兒女講論文義俄而雪驟公欣然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兄子胡兒曰撒鹽空中差可擬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風起　語林曰王子猷居山陰大雪夜眠覺開室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溪即便夜乘輕船就戴經宿方至既造門不前便返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楚辭招魂曰魂兮來歸北方不可以止增冰峨峨飛雪千里　又曰霰雪紛其無垠　又曰霰雪霏霏其增加　又曰霰雪紛紛而薄木　又曰桂棹兮蘭枻斲冰兮積雪　釋名曰雪綏也水下遇寒而凝綏綏然下也　韓詩外傳曰凡草木花多五出雪花獨六出雪花曰霙雪雲曰同雲　西京雜記曰太平之代雪不封條凌弭毒害而已自上而下曰雨雪　左傳曰平地尺爲大雪雪有七尺雪　崔鴻北涼錄曰先酒泉南有銅鈸出言虜犯者大雨雪沮渠蒙遜遣工取之得銅萬斤　毛詩曰蜉蝣掘閱麻衣如雪　班婕妤怨歌行曰新裂齊紈素皎潔如霜雪　孫康家貧常映雪讀書清介交遊不雜　宋玉曰陽春白雪國中屬和者不過十人　莊子曰藐姑射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　洛神賦曰飄颻兮若流風之廻雪

【詩】

宋鮑照詠雪詩曰胡風吹朔雪千里度龍山集君瑤臺裏飛舞兩楹前　宋江夏王義恭詠雪詩曰歲秋雲晝昏玄池冰夜結遠風全河起吹我王山雪　梁簡文帝雪朝詩曰同雲凝暮序嚴陰屯廣隰落梅飛四注翻霙舞二襲實斷望如連恒分似相及已觀池影亂復視簾珠濕　又詠雪詩曰晚霞飛銀礫浮雲暗未開入池消不積因風墮復來思婦流黃素溫姬玉鏡臺看花言可折定自非春梅　又詠雪頌但使韻曰嬰飛亂蝶舞花落飄粉奩　梁沈約詠餘雪詩曰階庭覆素芷南階襞綠蘼玉臺新落楪青山已半虧　梁任昉同謝朏花雪詩曰土膏候年動積雪表辰暮散葩似浮玉

飛英若總素東序皆白珩西邕盡翔鷺山經陋蜜榮駭人貺璚樹 梁江淹望雪詩曰氣氳發紫漢雜沓被朱城倏忽銀臺構俄頃玉樹生綿綿九軌合昭昭四區明 梁裴子野上朝值雪詩曰沐雲欵千門挪風朝萬戶集霰瀟丹徹流雪飄綺柱滴瀝垂土膏闌干懸石乳 又詠雪詩曰飄颻千里雪倏忽度龍沙從雲合且散因風卷復斜拂草如連蝶落樹似飛花若贈離居者折以代瑤華 梁吳均詠雪詩曰微風搖庭樹細雪下簾隙縈空如霧轉凝階似花積不見楊柳春徒看桂枝白 又詠雪詩曰雪逐春風來過集巫山野闌漫雖可愛翻陽詎堪把問君何所思昔日同心者生須風雪霽相期雒城下 梁何遜詠雪詩曰凝階似月夜拂樹眇疑春蕭散忽如盡徘徊已復新若逐微風起誰言非玉塵 梁劉孝綽對雪詩曰桂華殊皎皎柳絮亦霏霏詎比咸池曲飄颻千里飛耻均班女扇羞儷曹人衣浮光亂粉璧積照朗彤闈 梁庾肩吾詠花雪詩曰瑞雪墜堯年因風入綺錢飛花灑庭樹凝瑛結井泉実光晦八極同雲暗九天已制芳竹路共廢白渠田 陳徐陵詠雪詩曰瓊林玄圃葉桂樹日南華豈若天庭瑞輕雪帶風斜三晨喜盈尺六出儷崇花明朝闕門外應見降神車

賦 晉孫楚雪賦曰堯九載以山栖兮湯請禱於桑林因二聖以濟世兮執謇衍以迄今嗟亢陽之踰時兮情反側以寤寐豐隆灑雪交錯翻紛膏澤偃液普潤中田肅肅二麥實穫豐年 晉李顒雪賦曰何時雪之嘉瑞亦應變而俱疑隨同雲而下降因零雲之所興 宋謝惠連雪賦曰歲將暮時既昏寒風積愁雲繁梁王不悅遊於兔園俄而微霰零密雪下王乃歌北風於衛詩詠南山於周雅相如於是避席而起逡巡而揖曰臣聞雪宮建於東國雪山峙於西域岐昌發詠於來思姬滿申歌於黃竹曹風以麻衣比色楚謠以幽蘭儷曲盈尺則呈瑞於豐年袤丈則表沴於陰德連氛累靄揜日韜霞霰淅瀝而先集雪紛糅而遂多其為狀也散漫交錯氛氳蕭索藹藹浮浮瀌瀌奕奕連翩飛灑徘徊委積始緣甍而冒棟終開簾而入隙既因方而為珪亦遇圓而成璧眄隰則萬頃同縞瞻山則千巖俱白於是臺如重璧逵似連璐庭列瑤階林挺瓊樹若乃積素未虧白日朝鮮爛兮若燭龍銜耀照昆山及其流滴垂冰緣霤承隅粲兮若馮夷剖蚌列明珠亂曰白羽雖白質以輕兮白玉雖白空守貞兮未若茲雪因時興滅玄陰凝不昧其潔太陽曜不固其節節豈我名潔豈我貞憑雲升降從風飄零值物賦象任地班形素因遇立污隨染成縱心皓然何慮何營 周劉璠雪賦曰天地否閉凝而成雪應乎玄冬之辰在於沍寒之節蒼雲暮同嚴風曉別散亂徘徊霏霏皎潔違朝陽之暄煦就陵陰之慘冽混二儀而並色覆萬有而皆空既奪朱而成素實矯異而為同始飄颻而稍落遂紛糅而無窮縱攝光而映淨夜合影而通曨似北荒之明月比西崑之閬風 宋謝莊雜言詠雪曰大洲滅日雀清龍闕少華河衡雪驚景未沉而并闕畝方霑而海溟始盈以縈轉終徘徊而燭曳狀素鏡之晨光寫金波之夜晰

贊 晉庾肅之雪贊曰百籟哀吟寒英長確翳雨馭霏皓雪其霏輕質飄颻與風迴散望之疑映浩若天漢即之皎潔色踰玉縈 晉王字雪贊曰資清以化乘氣以霏遇象能鮮即潔成暉 宋謝惠連雪贊曰氣遍霜繁年豐雪積彼厲我和爾素予白其德能卑奚玩之庭隱權隱瑤疊璧跂盈尺 梁沈約雪贊曰火競乃上炎陰猶亦下凋獨有凝雨委貞

婉而無殉抖雲空自高暗光本非悅委谷不辭深因巖豈知峻棄貌雖同實英心共誰振

雨

爾雅曰暴雨謂之涷小雨謂之霡霂久雨謂之淫淫謂之霖 管子曰春秋冬五政一曰論幼孤赦有罪二曰賦爵列授祿位三曰修溝瀆復亡人四曰治封疆正阡陌五曰無殺麑麛無絕華萼五政苟時春雨乃來 尸子曰神農氏治天下欲雨則雨五日為行雨旬為穀雨旬五日為時雨正四時之制萬物咸利故謂之神 東觀漢記曰沛獻王輔善京氏易永平五年少雨上御雲臺自以周易林占之其繇曰蟻封穴戶大雨將至以問輔輔曰蹇艮下坎上艮為山坎為水山出雲為雨蟻穴居時雨將至故以蟻為興居 賈子發相與書曰常以戊申日候日欲入時日上有觀雲不問大小視四方黑者大雨青者小雨 戰國策曰魏文侯與虞人期獵是曰飲酒樂天雨文侯曰雖樂豈可不一會期哉乃往身自罷之 楚辭曰雷填填兮雨冥冥又令飄風兮先驅使涷雨兮灑塵 尚書大傳曰天之無烈風淫

雨意中國有聖人乎之徵雨讖 河圖帝通紀曰雨者天地之施也　曾子曰
天地之氣和則雨　山海經曰爲應龍之狀乃得大雨　尚書洪範休徵
曰肅時雨若君行敬則時雨從之 毛詩曰有渰萋萋興雲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又曰月離于畢俾滂沱矣　左氏傳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甯莊子
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
之師興而雨　家語曰齊有一足之鳥飛集公朝下于殿前舒翅而跳齊侯
遣使訪孔子孔子曰此鳥名商羊昔童兒有屈其一脚振訊兩臂而跳且
謠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今齊有之其應至將有水爲災　老子曰驟雨
不終日　春秋說題辭曰一歲三十六雨天地之氣宣十日小雨應天文
十五日大雨以斗運也　山海經曰羽山其上多雨而符陽之山多怪雨
雲風之所出也　莊子曰時雨降矣而猶浸灌不亦勞乎　又曰宋景公
時大旱三年卜之以人祠乃雨公下堂頓首曰吾所以求雨將自當之言
未卒天下大雨方千里者何德於天而惠於民也　六韜曰文王問散宜
生卜伐殷吉乎曰不吉鑽龜龜不兆數蓍蓍不交而如折將行之日雨輜

重車至軫行之日幟折爲三散宜生曰此凶四不祥不可舉事太公進曰
是非子之所知也祖行之日雨輜重車至軫是洗濯甲兵也　鹽鐵論曰
周公太平之時雨不破塊旬而一雨必以夜　列仙傳曰赤松子者神農
時雨師也事具靈異部 謝承後漢書曰百里嵩爲徐州刺史境遭旱嵩行部傳車
所經甘雨輒至事具職官部刺史篇 管輅別傳曰輅過清河太守時天旱輅曰今夕
當雨樹中已有少女微風樹間又有陰鳥和鳴又少男風起衆鳥亂翔其
應至矣須臾風雲興玄氣四合大雨注傾　風俗通曰玄冥雨師也　論
衡曰道至天者祥風起甘雨降雨濟而陰曀者謂之甘雨　風土記曰六
月有大雨名濯枝雨　益部耆舊傳曰趙瑤爲閬中令遭旱請雨於靈星
應時大雨　楚國先賢傳曰樊英忽謂學者曰成都市火甚盛因含水西
向漱之後有從蜀都來者云是日大火須臾大雨火遂滅事具火部 【詩】魏陳
王曹植喜雨詩曰天覆何彌廣苞育此羣生棄之必憔悴惠之則滋榮慶
雲從北來鬱述西南征時雨中夜降長雷周我庭嘉種盈膏壤登秋畢有
成　魏阮瑀詩曰苦雨滋玄冬引日彌且長丹墀自殲殪深樹猶沾裳客

行易感悴我心摧已傷登臺望江沔陽侯沛洋洋　晉張載霖雨詩曰霖
雨餘旬朔濛昧日夜墜何以解愁懷置酒招親類悲歌結流風觴響迴秋
氣　晉張協苦雨詩曰黑蜧躍重川商羊舞野庭飛廉應南箕豐隆迎號
屏雲根臨八極雨足灑四溟霖瀝過二旬散漫亞九齡階下伏泉涌堂上
水衣生尺燼重尋桂紅粒貴瑤瓊　又雜詩曰金風扇素節丹霞啓陰期
騰雲似涌煙密雨如散絲寒花發黃彩秋草含綠滋　又雜詩曰朝霞迎
白日丹氣臨陽谷翳翳結繁雲森森散雨足　晉傅玄詩曰徂暑未一旬
重陽翳朝霞厥初月離畢積日遂滂沲屯雲結不解長溜周四阿霖雨如
倒井黃潦起洪波湍深斂橋樑門庭若決河炊爨不復舉竈中生蛙蝦
宋謝莊喜雨詩曰膚起知風舞礎潤識雲流冽冽承夜甚零雨望晨浮合
穎行盛茂分穗方盈疇　宋謝惠連喜雨詩曰朱明振炎氣溽暑扇溫飈
羨彼明月輝離畢經中宵思此西郊雲既雨盈崇朝上天愍憔悴商羊自
吟謠　宋鮑照喜雨詩曰營社達羣陰屯雲掩扶陽族雲飛泉室震風沉
羽鄉升霧浹地維値擱鴻天高潤木抽翠條炎卉耀朱芳闤市欣九賦京

庾開萬箱　又苦雨詩曰連陰積澆灌滂沲下霖亂沉雲日夕昏驟雨淫
朝旦蹊濘走獸稀林寒鳥飛晏密霧冥其下深巖雲屯高岍　齊謝朓觀雨
詩曰朔風吹飛雨蕭條江上來既灑百常觀復集九成臺空濛如薄霧散
漫似輕埃　梁簡文帝賦得入階雨詩曰細雨階前入灑砌復沾帷漬花
枝覺重濕鳥翻飛遲黛令斜日照併欲似遊絲　梁孝元帝詠細雨詩曰
風輕不動葉雨細未沾衣入樓如霧上拂馬似塵飛　梁劉苞望夕雨詩
曰崇朝遘行雨薄晚屯密雲綠階起素沫竟水散圓文河柳低未舉山桃
落已芬清樽久不薦淹留遂待君　梁庾[illegible]擬雨詩曰清風送涼氣薄暮
湯炎氣虹照遙巖水氣出嵯峨雲落輝散長足細雨織斜文　梁劉孝綽
秋雨卧疾詩曰賈君彊役少番生民務稀及此同多暇高臥掩重闈寂寂
榆桑晚蕭蕭雁聲隨時光陰風簾乍扣扉　梁劉孝威和皇太子春
林晚雨詩曰雲樹交爲密雨日共成虹電舒長男氣枝搖少女風葉珠垂
滴水檐繩下溜空蝶濕飛不颺花沾色更紅明離信賽德能事畢春倉謙
堪留鳳吹唯有浮丘公　又望雨詩曰清陰滿軒溜飛雨入階廊聽空亂

無揩望霤耿成行交枝含曉潤雜葉帶新光浮木難還聚分源減行張洛禽飄落毳亂行散餘香寄言楚臺客雄風詎獨涼　梁庾肩吾從駕喜雨詩曰西岳浮樽桂東皇事浴蘭赦詔還京兆歸神出灞壇濕風含洒氣陰雲助麥寒無農欣受職治粟喜當官復此隨車雨民知天可安　梁朱超對雨詩曰當夏苦炎埃習靜對花臺落照依山盡浮涼帶雨來雷聲吐冊雷高棟響行雷灑樹輕花發滴沼細萍開泛沐榮階草分流起砌苔　北齊劉逖對雨有懷詩曰重輪宵犯畢行雨旦浮空細洛疑含霧斜飛覺帶風濕槐仍足綠沾桃更上紅無由似玄豹縱意坐山中　周庾信和趙王喜雨詩曰玄冥馳古谷封蟻對雲臺找地欲起電何柱初驚雷白少如漫於塵花如上枝聞鳥歸度魚鳴新行來浮橋十星起高堤六門開厭田紋上上原曲自無毋　又喜雨詩曰雜光初從霏霧氣始與雷聲逐魚驗起渠應龍骨開崩少經水去臥陳掛枝來扁昔雙合致熱利再含胎　又對雨詩曰繁雲翳晴宿積雨未開庭堦含侵甬路狹漏屆熟沙渾楊生細葉爆身發何當纔小勞看織封無事祀靈星　陳陰鏗閑居對雨詩曰四溟斂口雨三徑絕來遊意從靈篆篆雜宮電影浮山雲遥似帶庭葉近成冊茅簷下亂滴石賞引環流寄言一高士如何麥不收　又詩曰黯黯客我秖聊明諒在斯觸石朝雲起從星夜月離入川奔巨壑萬頃溢平陂綠野含膏潤青山帶濯枝霖不方台沾秀麥色分岐寄語紛綸學於今詎必知

賦　魏文帝愁霖賦曰脂余車而秣馬將言旋乎鄴都玄雲黯其四塞兮雲霧而雙下且黑以沉滯悠悠行而撒滿登在余之悼心策駕行旅之艱難仰皇天而太息悲白日之不暘思若木以照路假龍陽之末光　魏陳王曹植愁霖賦曰迎朔風而爰邁兮雨微微而逮行悼朝陽之隱曜兮恐北辰之潛精車結轍以盤桓兮馬蹶踢以悲鳴攀扶桑而仰觀兮假九日於天皇瞻沉雲之泱漭兮哀吾願之不將　又愁霖賦曰天何季秋之淫雨兮既彌日而成霖瞻玄雲之晻晻兮聽長霤之淋淋中宵夜而歎息起飾帶而撫琴　魏應瑒愁霖賦曰聽屯雷之恒音兮聞左右之歎聲濟而含欷兮起披衣而游庭三辰幽而重關兮蒼曜隱而無形雲曖曖而周馳雨濛濛而霧零排房帳而北入振蓋服之沾衣還空牀而寢息兮宜日之餘暉陽中暗而不效兮意悽愴而增悲　晉潘尼苦雨賦曰氣觸石而結蒸兮雲膚合而仰浮而紛射而下注兮潦波湧而橫流豈信宿之云多乃踰月而成霖瞻中塘之浩汗聽長霤之涔涔始濛濛而徐降終滂沛而難禁悲列宿之匿景望大陽之幽沉雲暫披而驟合雨乍息而亟零旦從旅以遠暮夜淋淋以極明蛙黽遊於門闥蛙蝦嬉乎中庭懼二源之并合畏黔首之爲魚處者含瘁於窮巷行者歎息於長衢　晉陸雲愁霖賦曰在朱明之季月及极陽之重陰興介丘之膚寸墜崩雲之洪沉谷風扇而攸遠苦雨播而成淫天凄慘以慘民顑頷而愁霖於是天地發揮陰陽交激萬物混而同波玄苗浩而無際電憑虛以振庭雷奔雷而雷雷而以駭谷春風馳而霖族至南山之暴踏北溟之曾盈喜其雨之未晞悲夏日之分永瞻大晨以精息仰天衢而引領　晉傅咸患雨賦曰夫何遠寓之多懷患淫雨之有經自流火以迄今歷九旬而無寧慶太青之寧曜覩日月之光明雲乍披而旋合雷暫輟而復零將收雷之要月棄嘉穀於巳成前潤也而不降後患之而弗晴惟二儀之神化奚水旱之有常湯亢陽於七載兮堯洪水乎九齡天道且猶若茲況人事之不平　又喜雨賦曰於是祀融歲營泰和發增亢陽火熾野無生類悠悠億兆同茲慘悴伊我皇之仁德兮配嘉育於二儀躬而勤政兮廣請禱於靈祇孰謂大高其聽不遐誰謂神遠敏應孔昭幣帛致虔于茲三朝陰氣祓佛而騰起陽蒸鬱而肖飛廉扇谷風而輸羅雲嶽興慶雲之飄颻遂乃重陰四會淟涊無垠方中降雨日夜迄今生我百穀粒我蒸民昔洪水滔天於唐堯之朝亢旱爲災於殷湯之世下民其咨莫能俾乂歷稔九七僅免斯害猶以嗟咨厥美靡射禱爲動代　晉成公綏陰霖賦曰百川泛濫萬壑橫流流竈生蛙中庭運舟　又時雨賦曰兩儀協合二氣烟煴興川起波名山興雲　宋傅亮喜雨賦曰惟二儀之順動數有積而昨偏彝襄陵於唐籍賦雲漢於周篇匪叔葉之或遘在盛世其罔然伊元嘉之初載奄休明於此年黜玉燭之方煦偪積陽之獨愆凋卉泉於井谷委嘉穎於中田嗟我皇之翼翼悵臨朝而輟娛踵伊誹於禹湯協至誠於往余且東作之未是庶雨露之風滿遵懸子之徙屋光會侯之焚巫祗桑林之六禱修季安之

冉雲誠在幽其必貫感何遠而不平聆晨鸖於高垤候宵畢於天嘀梓曾
雲於觸石晦重陽於八區春霆發以遠響興雨霈而散渥灑豐澤於中疇
畢餘潤於嘉蔬殷農人於當畝衍將繁於中稼嗣良頌於多稔兆嘉夢於
蕉漁翔其臣之逢運又均休而等慶聞由成於莫稅金歸駕於董踵 梁
張纘秋雨賦曰靡霖興乎浹節膚寸起於曾岑乃嫁情而脫體猶久陽與
夏陰霧南惟以寓目敞北戶而披衿商律戒於茲辰凉雨感而已作甘泉
集而溟溟油雲興而漠漠溫飈革於早蒸炎凉改於今昨乍斜捲而上嘈
或從風而麗幕周小庭而密下泣高枝而踈落漲池之瘧眞波傭爍低昂
弱篠藏蕤叢薄

霽

說文曰霽雨止也 魏略曰延康元年大霖雨五十餘日魏有天下乃霽
好受大祚之應也 晉中興書曰咸和四年陰霖五十餘日蘇峻滅後乃
霽 長沙耆舊傳曰文虔字仲孺時霖雨廢民業太守憂色虔補戶曹掾
虔奉教齋戒在社三日夜夢見白頭翁謂曰爾來何遲虔具白所憂太守

曰昔禹夢繡衣男子稱倉水使者禹知水脉當通若掾此夢將可比也明
日果大霽 扶南傳曰金隣國入四月便雨六月乃止少有晴日 【詩】 晉
綹含悦晴詩曰勁風歸巽林玄雲起重基朝霞炙瓊樹夕景映玉芝翔鳳
睎輕翮應龍曝纖鱗百穀偃而立大木顛復持 宋謝瞻答康樂秋霽詩
曰夕霽風氣凉閑房有餘清開軒滅華燭月露皓已盈 梁簡文帝開霽
詩曰景落雨飈晴煙開四郊謐寢霽山虹旖揚下峯日水文城上動城
樓水中出竟徵共治功空卧淮陽枝 梁王筠夕霽詩曰連山卷旅雲長
林息衆籟密樹含綠滋遙峯凝翠靄物華方入賞跂予心期會 周庾信
初晴詩曰濕花飛未遠陰雲斂尚低蘿梯還倚石龍殘便堤 【賦】 魏文帝
喜霽賦曰乃命駕而言歸啓吉日而北巡厭有之至願感上下之明神
密雲興之坱圠甘雨降以灑塵既麗塵而爲塗惟平路之未晞敷南風以
栗潦發皎日之陽暉振余策而長驅忽臨食而忘饑 魏陳王曹植喜霽
賦曰禹身禱於陽肝卒錫圭而告成湯感旱於殷時造桑林而敷誠動玉
輿而雲披鳴鸞鈴而日陽指北極以爲期吾將倍道以兼行 晉陸雲喜

霽賦曰靖屏翳之洪隧敬太山之觸石凌風絕而謐寧歸雲反而徵寶改
望舒之離畢耀六龍於紫闕於是朱明啓候凱風來南復火正之權司兮
驂后土於重陰夷中原之多潦兮反高岍於嵩岑萎禾穟而振穎兮偃木
竪而爲林陰陽交泰萬物方逝炎神延暑素靈迎秋四時推而代謝大火
忽其西流年冉冉其易頹時靡靡而難留 【文】 宋孝武帝祈晴文曰幽明
失序就陰則滯連雲霖淫淫而不修潤既違時澤而非惠幸輟霖而吐昺
權停風而斂翳昭鑒於天郊先龍旂於田隰未輟得施黍稷獲藝增益
實於嘉年登十千於茲歲

雷

易曰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 又曰震爲雷動萬物者莫疾於雷 禮
記曰仲春之月日夜分雷乃發聲仲秋之月雷乃收聲 大戴禮夏小正
曰正月雉震呴呴鼓其翼也正月必雷雷不正聞唯雉聞 毛詩曰殷其
雷在南山之陽 又曰虺虺其雷 左傳曰藏冰以時則雷出不震棄冰
不用則雷不發而震 尚書中候曰秦穆公出狩天震大雷下有火化爲

白雀銜丹書集公車 史記曰高祖母曰劉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
神遇時雷電晦冥 山海經曰翔處之山有鳥名橐𩇯服其毛羽令
人不畏雷也 淮南子曰陰陽相薄感而爲雷 焦贛易林曰白日揚光
雷車避藏雲雨不下各自王鄉 物理論曰積風成雷 易曰雷風相薄
洪範五行傳曰夫雷人君象也入能除害出能興利 河圖帝紀通曰雷
天地之鼓也 又曰黃帝以雷精起 鶡冠子曰夫耳之主聽目之主明
一葉蔽目不見太山兩豆塞耳不聞雷霆 論衡曰圖畫之功圖雷之狀
畾畾如連鼓形又圖一人若力士謂之雷公使之左手引連鼓右手推之
晉陽秋曰王裒母性畏雷及母死每雷震輒就墓側啓曰裒在此裒在此
盛弘之荊州記曰胡陽縣春秋蓼國樊重之邑也重母畏雷爲石室避之
悉以文石爲階砌今猶存 王韶之孝子傳曰竺彌父生時畏雷每至大陰
輒至墓伏墳悲哭有白兔在其左右 華陽國志曰曹公從容謂先主曰
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先主方食失匕箸會雷大震
先主曰聖人言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一震之威乃可致此公亦悔失

言　雷於天地爲長子以其萬物爲出入也雷二月出地百八十日雷出
則萬物出入月入地百八十日雷入則萬物入入則除害出則興利人君
之象也　孟奐比征記曰凌雲臺東南角一百步有白石室名爲避雷室
續搜神記曰義興人姓周永和中出都日暮道邊有一新草小屋有一女
出門望見周曰日已暮周求寄宿向一更中聞外有小兒喚阿香官喚汝
推雷車女子乃辭去明朝視宿處乃見一新冢　爾雅曰疾雷謂之霆
穀梁傳曰陰陽相薄感而爲雷激而爲霆　五經通義曰霆與霆皆霹靂
也　公羊注曰雷疾而甚者爲震震與霆皆謂霹靂也雷謂電之先　易
曰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穀草木皆甲坼　山海經曰飛魚如豚赤
文無羽食之辟兵不畏雷也　淮南子曰叢輕折軸衆呼成雷　庶女叫
天而雷下擊景公臺殞支體傷折海水大出　漢書曰桓帝建和二年六月乙亥
雷震憲陵寢屋是梁太后聽兄冀枉誅喬也　蔡順母平生畏雷自亡後
每有雷順輒還冢泣曰順在此　論衡曰雷霆迅疾擊折樹木壞敗屋室
時犯殺人俗以爲天取龍其犯殺人謂之有陰過　雜兵書曰雷霆霹靂

破軍內若樹木屋舍急徙去吉也雷電風所從來不可逆而伐宜慎之
論語讖曰雷震百里聲相附近　宋均注曰雷動百里故因以爲言也雷
聲謂諸侯之政教所至相附近也　說文曰雷霆餘聲鈴鈴所以挺出萬
物也【詩】晉傅玄雜言詩曰雷隱隱感妾心傾耳清聽非車音　又曰童
女掣電策童男挽雷車　又魏嵇康雷歌曰驚雷奮兮震萬里威陵宇宙兮動
四海六合不維兮誰能理【賦】晉李顒雷賦曰伊有陽之變化兮陶萬殊
於天壤結鬱蒸而成雷兮鼓訇磕之逸響若乃駭氣奔激震響交搏濆淪
隱轔崩騰磊落來無轍迹去無阡陌君子恐懼而修省聖人因象以制作

電

毛詩曰爗爗震電　易曰離爲電　又曰雷電噬嗑　月令曰仲春始電
晉書曰王戎視日不眩目爛爛若巖下電　山海經曰列缺電名　莊子曰陰氣伏於
黃泉陽氣上通於天陰陽分爭故爲電　玉女投壺天爲之笑則電　河圖
握拒起曰大電繞樞星照郊野感符寶而生黃帝軒轅　淮南子曰電
以爲鞭策也　甘泉賦曰電倏忽於牆藩【賦】晉顧凱之雷電賦曰太極

紛綸元氣澄練陰陽相薄爲雷爲電是以宣尼敬威忽變夫其聲無定響
光不恒照砰訇輪轉條閃羅曜若乃太陰下淪少陽初升蟄蟲將啟動靈
先應殷殷徐振不激不憑林鍾統節褥暑煩慍星月不朗衣裳若焚爾乃
清風前濟蕩濁流塵豐隆破響列缺開雲當時倏忽廓焉精新豈直驚安
竦寐乃以暢精悟神天怒將凌赤電先發窺巖四照映流雙絕雷電赫以
驚衡山海磕其崩裂

霧

爾雅曰地氣發天不應曰霧霧謂之晦　帝王世紀曰黃帝時天大霧三
日帝遊洛川之上見大魚殺三牲以醮之天乃甚雨七日七夜魚流始得
圖書　黃帝玄女之宮戰法曰黃帝與蚩尤對力戰九不勝黃帝歸於太
山三日三夜天霧冥冥有一婦人人首鳥形黃帝稽首再拜伏不敢起婦
人曰吾所謂玄女者子欲何問黃帝曰小子欲萬戰萬勝萬隱萬匿首當
何從起　曾子曰陰陽之氣亂則霧　龍魚河圖曰山冬大霧十日已上
不除者山崩之候也　鏡圖曰古之王者行遊諸侯其所居國國必有三

日凌雲而爲日中之霧　陳留風俗傳曰雍丘縣有祠名曰夏后公祠神
井能致霧　漢武帝內傳曰東方朔乘雲飛去仰望大霧覆之不知所在
東觀漢記曰馬援謂官屬曰吾在浪泊西里烏間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
毒氣薰蒸仰視烏鳶跕跕墮水中　謝承後漢書曰河南張楷性好道術
能作五里霧時關西人裴優亦能作三里霧自以不如楷往從學之楷避
不肯見　英雄記曰曹公赤壁之役行至雲夢大澤中遇大霧迷失道
韙略曰劉雄鳴每出行望雲霧中識道不迷惑時人因謂能爲雲霧　望氣
經曰六月三日有霧歲熟　博物志曰王肅張衡馬均昔俱冒霧行一人
無恙一人病一人死問其故無恙者云我飲酒病者飽食死者空腹　王
隱晉書曰樂廣爲尚書郎尚書令衛瓘見奇之命諸子造焉曰此人之水
鏡每見令人瑩然若披雲霧覩青天　神仙傳曰欒巴爲尚書忽一旦天
大霧對坐不相見失巴所在蜀問之云其日還成都親故別時亦風雨晦
冥　袁山松宜都山川記曰郡西北有丹山天晴嶺忽有霧起迴轉如煙
不過再朝雨必降【詩】宋孝武帝詠霧詩曰三辰生遠霧五里暗城闉從

風凝細雨映日似遊塵乍若飛煙散時如佳氣新　又詩曰晚霧晦階前
垂珠帶葉邊五里浮長隰三晨暗遠天旁通似佳氣卻坐若非煙遊簾遠
從窗斷楝更疑連還思逢樂廣能令雲霧褰　梁伏挺行舟值早霧詩曰
水霧雜山煙冥冥見曉天聽猨方忖岫聞瀨始知川漁人惑澳浦行舟迷
泝沿日中氣霧盡空水共澄鮮　周王褒詠霧應詔詩曰七條開子陌五
里閒朝氛帶樓疑海氣含星蓋似浮雲方從河水上預奉綠圖文

虹

禮記月令曰季春之月虹始見孟冬之月虹藏不見　釋名曰虹陽氣之
動虹攻也純陽攻陰氣也　又曰夫人陰陽不合婚姻錯亂淫風流行男
女互相奔隨之時此則氣盛故以其盛時合之也　說文曰蜺屈虹青赤
或白色陰氣也　毛詩曰蝃蝀在東莫之敢指一名挈貳　河圖稽耀鉤
曰鎮星散爲虹蜺　春秋運斗樞曰樞星散爲虹蜺　尚書考靈耀鄭玄注
曰日旁氣白者爲虹　莊子曰陽炙陰爲虹　黃帝占軍訣曰攻城有虹
從外南方入飲城中者從虹攻之勝白虹繞城不匝從虹所在乃擊　蔡

邕月令章句曰虹蝃蝀也陰陽交接之氣著於形色者也雄曰虹雌曰蜺
蜺常依陰雲而晝見於日衝無雲不見大陰亦不見率以日西見於東方
故詩云蝃蝀在於東蜺常在於旁四時常有之唯雄虹見藏有月　戰國
策曰唐雎謂秦王曰聶政刺韓傀白虹貫日　列士傳曰荊軻發燕太子
謀刺秦王白虹貫日　異苑曰古者有夫妻荒年菜食而死俱化成青絳
故俗呼美人虹　又曰晉陵薛願義熙初有虹飲其釜澳須臾響便竭願輦
酒灌之隨投隨涸便吐金滿器於是災弊日祛而豐富歲臻　楚辭天問
曰白蜺嬰茀胡爲此堂蜺雲之有色似龍者也茀白雲逶蛇首也　又曰虹蜺紛其朝霞兮夕淫淫
而霖雨　【賦】　梁江淹赤虹賦曰俄而赤蜺電出蚴虯神驤暖昧以變依稀
不常非虛非實乍滅乍光耀赫山頂照燎水陽雖圖緯之有載然詭譎之
未逢既咨嗟而躑躅聊周流而從容餘形可覽殘色未去雖髣髴而在草
映青葱而結樹霞晃朗而下飛日通籠而上度　【詩】　齊虞羲詠虹詩曰春
暮萍生早日落雨飛餘橫彩分長漢倒色媚青渠梁前朝影出樓上晚光
舒願逐旌旗轉飄飄侍直廬　蘇味道詠虹詩曰紆餘帶星渚窈窕架天
潯空因壯士見遂共美人沈逖勢含良玉神光藻瑞金獨留長劒彩終負
昔賢心

藝文類聚卷第二

藝文類聚卷第三

歲時上　春　夏　秋　冬

春

爾雅曰春爲青陽一曰發生　尚書曰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　禮記月令曰孟春之月東風解凍蟄虫始振魚上冰獺祭魚鴻鴈來乃擇元辰天子躬耕帝籍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仲春之月桃始華倉庚鳴鷹化爲鳩是月也玄鳥至之日祀于高禖季春之月桐始華虹始見萍始生命牧覆舟五覆五反天子始乘舟布德行惠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　周禮曰仲春詔后率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帥六宮之夫人生種稑之種而獻之于王　釋名曰春之爲言蠢也物蠢而生　尸子曰春爲忠東方爲春春動也是故鳥獸孕寧草木華生萬物咸遂忠之至　尚書大傳曰東方者動方也物之動也何以謂之春春出也物之出故謂東方春也　周官曰羅氏仲春羅春鳥獻鳩以養老也　易緯通卦驗曰震東方也主春分日出青氣出直震此正氣出也

氣出右萬物半死氣出左蛟龍出震氣不至則歲中少雷萬物華不實人民疾熱應在其衝　又曰立春條風至雉雊雞乳冰解楊柳津春分明庶風至雷雨行桃李華　毛詩曰春日載陽有鳴倉庚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尚書緯曰東方春龍房位其規仁好生不賊　莊子曰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得而然哉天道已行矣　孝經緯曰周天七衡六間曰立春後十五日斗指寅爲雨水後十五日斗指甲爲驚蟄後十五日斗指卯爲春分後十五日斗指乙爲清明後十五日斗指辰爲穀雨　論語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　老子曰衆人熙熙若享太牢如登春臺　淮南子曰春女悲秋士哀知物化矣　又曰女夷鼓歌以司天和以養百穀禽獸草木（女夷主春夏長養之神）　又曰孟春之月東宮御女青色衣青采鼓琴瑟　說苑曰管仲曰吾窮必矣吾不能以春風風人不能以夏雨雨人吾窮必矣　京房占曰春當退貪殘進柔良恤幼孤賑不足求隱士則萬物應節而生隨氣而長所謂春令也　又曰正月建寅律爲太蔟雞雉坒尾招搖生聚少陽解凍其氣溫柔逆之則寒　白虎通曰嫁娶以春何也春天地交通物始生陰陽交接之時也　臨海異物志曰鶗鴂一名田鵑春三月鳴晝夜不止音聲自呼俗言取梅子塗其口兩邊皆赤上天自言乞恩至當蠶子熟鳴乃止耳　漢書曰孟春之月羣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於路以采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　東觀漢記曰梁鴻將之會稽作詩曰維季春兮華阜麥含金兮方秀　續漢禮儀志曰立春之日京都百官皆衣青衣立青幡施土牛耕人于門外　又曰立春之日下寬大書曰方春東作敬始慎微罪殊死且勿案驗皆須麥秋退貪殘進柔良　博物志曰宋國有田夫常衣縕黂以過冬暨春東作自暴於日不知天下之有廣廈隩室緜纊狐貉顧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賞　楚辭曰獻歲發春兮汨吾南征菉蘋齊葉兮白芷生湛湛江水兮上有楓目極千里兮傷春心　又曰開春發歲兮白日出之悠悠吾且蕩志而愉樂兮遵江夏以娛憂　又曰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　又曰青春受謝白日昭春氣奮發萬物遽

詩　晉陸機詩曰節運同可悲

莫若春氣甚和風未及燠遺涼清且凜　晉張協雜詩曰大昊啓東節春郊禮青祇儵化日夜分雷動寒暑離飛澤洗冬條浮飈解春澌采虹纓高雲文虬鳴隂池沖氣扇九垓蒼生衍四垂時至萬寶成化周天地移　晉郭璞詩曰青陽暢和氣谷風穆以溫英蕋煥林薈昆虫咸啓門高臺臨迅流四坐列王孫羽蓋停雲隂翠幙映玉樽　晉顧凱之神情詩曰春水滿四澤夏雲多奇峯秋月揚明暉冬嶺秀寒松　梁簡文帝春日想上林詩曰春風本自奇楊柳最相宜柳葉恒著地楊花好上吹處處春心動常惜光隂移西京董賢館南宛習郁池行間魚共樂桃上鳥相窺香車雲母幰駃馬黃金羈　又晚春賦詩曰紫蘭葉初滿黃鶯弄不稀石蹲還似獸蘿長更勝衣水凍文鱗聚山暝雅鳥飛洛浦疑新節燕桐長舊圍風花落未已山齋開夜扉　又春日看梅詩曰昨日看梅樹新花已自生今旦聞春鳥何啻兩三聲東解池開淥雲穿天半晴遊心不應動爲此欲逢迎　又晚日後堂詩曰幔隂通碧砌日影度城隅岸柳垂長葉窻桃落細跗花留蛺蝶粉竹翳蜻蜓珠賞心無與共染翰獨踟躕　又春日詩曰花開幾

千葉水覆數重衣蝶颺紫空偏驚作同心飛歌妖弄曲罷鄭女挾琴歸
又春日詩曰年還樂應滿春歸思復生桃含可憐紫柳發斷腸情落花俱
爲入遊絲帶蝶驚郎鄖歌管地見許欲留情　梁元帝春日詩曰春還春
節美春日春風過春心日日異春情處處多處處春芳動日日春禽變春
意春已繁春人春不見不見懷春人徒望春光新春愁春自結春結詎能
申欲道春園趣復憶春時人春人竟何在空爽上春期獨念春花落還似
昔春時　梁沈約詠春初詩曰扶道覓陽春相將共攜手草色猶自腓林
中都未有無事逐梅花空交信楊柳且復歸去來含情寄杯酒　又春詠
曰楊柳亂如絲綺羅不自持春草復黃綠客心傷此時青苔已結洧碧水
復盈淇日華照趙瑟風心動燕姬襟中萬行淚故是一相思　梁吳筠春
詩曰春從何處來拂水復驚梅雲彰背瑣闥風吹承露臺美人隔千里羅
帷閒不開無由得共語空對相思杯　梁王僧孺寄鄉友詩曰旅心已多
恨春至尚離羣琴枝結斜影綠水散圓文戲魚兩相顧遊鳥半藏雲何時
不憫默是日最思君　又春思絕句詩曰雪罷枝即青氷開水便綠復聞
黃鳥聲全作相思曲　梁蕭子範春望古意詩曰光景斜漢宮橫梁照采
虹春情寄柳色鳥語出梅中氛氳閨裏思逶迤水上風落花徒入戶何解
妾牀空　梁王筠春日詩曰金堤草非舊王池泉已新風生似牛角雲上
若魚鱗幽閨多怨思停織坐嫮春芳華既零落方作向隅人　梁蕭瑱春
日貽劉孝綽詩曰澗水初流碧山櫻早發紅新禽爭弄響落蘂亂從風拂
逕多軟幹映戶悉花叢誰云相去遠垂柳對高桐　梁庾肩吾詩曰桃紅
柳絮白照日復隨風影出宋城外香歸青鎖中水映寄生竹山橫半死桐
頳文知屋重揚札愧才空　梁鮑泉奉和湘東王春日詩曰新鶯始新歸
新蝶復新飛新花滿新樹新月麗新帷新光新氣早新望新盈抱新水新
綠浮新禽新聽好新景自新還新葉復新䕺新枝雖可結新愁詎解顏新
思獨氛氳新知不可聞新扇如新月新影學新蛾新落退珠淚新點石榴
裙　梁闕人備春日詩曰高峯動春色青也映日能緣葵向光轉鬱柳逐
風斜林有鳴心鳥園多奪目花椒與試知節數子獨謝家　周庾信詠春
詩曰昨夜鳥聲春驚鳴動四鄰今朝梅樹下定有詠花人流星浮酒泛粟

寅流杯傳何勞一片雨弄作陽臺神　又曰逍遙遊桂苑寂絕想桃源狹
石分花逕長橋映水門管聲驚百鳥人衣香一園定知歡未足橫琴坐樹
根　陳徐陵詩曰岸煙起暮色岸水帶斜暉逕狹橫枝度簾搖驚燕飛落
花承步履流澗寫行衣何殊九枝蓋薄暮洞庭歸　隋江總山庭春詩曰
洗沐惟五日棲遲在一丘古楂橫近澗危石聳前洲岸綠開河柳池紅照
海榴野花寧待晦山蟲詎識秋人生復能幾夜燭非長遊

賦

晉傅玄陽
春賦曰虛心定乎昏中龍星正乎春辰嘉句芒之統時宣太皡之威神素
冰解而泰液洽玄獺祭而鴈北征幽蟄蠢動萬物樂生依依楊柳翩翩浮
萍桃之夭夭灼灼其榮繁華燁而耀野煒芬葩而揚英鵲營巢於高樹燕
銜泥於廣庭覩戴勝之止桑聆布穀之晨鳴習習谷風洋洋綠泉丹霞橫
景文虹竟天　晉湛方生懷春賦曰夫榮彫之感人猶色象之在鏡事隨
化而遷迴心無主而虛映時秋林而情悲遊春澤而心恧雖明之平分何
陽節之青奴日婉孌以舒和氣有仁而無畜雷發響於南山雨漸澤於四
海啓蟄蟲於九泉收螮蝀於天庭脩虹煥綠以東關幽澗泮冰而流清鴻
飄颻於歸風鷰銜泥而來征鷙鳥感仁而革性鷹乘化而變聲蒼庚
而合秀桑鶯語而散菜　周庾信春賦曰宜春苑中春已歸披香殿裏作
春衣新年鳥聲千種囀二月楊花滿路飛河陽一縣併是花金谷從來滿
園樹一叢香草足礙人數尺遊絲即橫路苔始綠而藏魚麥纔青而覆雉
吹簫弄玉之臺鳴佩凌波之水移戚里之家富入新豐而酒美石榴聊泛
蒲桃醱醅芙蓉玉碗蓮子金杯新芽竹筍細核楊梅綠珠捧琴至文君送
酒來玉管初調鳴絃暫撫陽春綠水之曲對鳳迴鸞之舞更炙笙簧還移
箏柱月入歌扇花承節鼓協律都尉射雉中郎停車小苑連騎長楊金鞍
始被柘弓新張拂塵看馬埒分朋入射堂馬是天池之龍種帶乃荊山之
玉梁艷錦安天鹿新綾織鳳皇三日曲水向河津日晚河邊多解神樹下
流杯客沙頭度水人鏤薄窄衫袖穿珠帖領巾百丈山頭日欲斜三晡未
醉莫還家池中水影懸勝鏡屋裏衣香不如花　晉夏侯湛春可樂曰春
可樂兮樂東作之良時嘉新田之啓萊悅中疇之發菑桑冉冉以奮條麥
遂遂以揚秀澤苗翳渚原卉耀阜春可樂兮樂崇陸之可娛登夷岡以迴

眺超鴻駕乎山嵎綴雜華以爲蓋集繁蕤以飾裳散風衣之馥氣納戢與
之潸芳鵲交交以弄音翠翮翩以輕翔招君子以偕樂攜淑人以微行
晉王廙春可樂曰春可樂兮樂孟月之初陽水泮渙以微流土冐脈而解
剛野暄卉以揮緑山蔥蒨以發蒼　晉李顒悲四時曰悲春日兮悲陽摩
之方宣建靈威以延蟄叩東震而響天布和氣之烟熅舒明景之淑鮮雲
興茲於秀石飈鳴柯於崇山乎聆莽中林葱青野馬飛閒晨虹垂旌陽
鸞南徂陰鴈北征素華浩浩丹秀熒熒

夏

爾雅曰夏爲朱明一日長嬴　尸子曰夏爲樂南方爲夏夏興也南任也
是故萬物莫不任興蕃殖充盈樂之至也　尚書曰申命羲叔宅南交日
永星火以正仲夏鳥獸希革　周書時訓曰夏至之日鹿角解蜩始鳴大
暑之日腐草化爲螢　禮記曰孟夏之月盛德在火天子迎夏於南郊還反
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靡草死麥秋至斷薄刑決小罪仲夏之月天子羞
以含桃先薦寢廟日長至陰陽爭君子處必掩身無躁蟬始鳴木槿榮可
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處臺榭季夏之月溫風始至蟋
蟀居壁鷹乃學習腐草化爲螢　又曰南方者夏夏之爲言假也養之長
之假之仁也　尚書考靈耀曰火星爲夏期專陽相同精感符　易通卦
驗曰離南方也主夏日中赤氣出直離此正氣出右萬物半死氣出左赤
地千里　詩含神霧曰曹地處季夏之位土地勁急音中徵其聲清以急
太公金匱曰紂常以六月獵於西土發民逐禽民諫曰今六月天務覆施
地務長養今盛夏發民逐禽而元元毙於野君踐一日之苗而民百日不
食天子失道後必無福紂以爲妖言而誅之後數月天暴風雨發屋折樹
皇覽逸禮曰夏則衣赤衣佩赤玉乘赤輅駕赤龍載赤旗以迎夏於南郊
其祭先黍與雞居明堂正廟啓南戶　孝經緯周天七衡六間曰穀雨後
十五日斗指戊東南維爲立夏後十五日斗指巳以爲小滿　管子曰夏
至而麥熟天子祀太宗其盛以麥穀之始也　淮南子曰孟夏之月南宮
御女赤色赤衣吹竽笙　又曰鄒衍事燕惠王盡忠左右譖之王繫之仰
天而哭夏五月爲之下霜　又陽氣爲火陰氣爲水水勝故夏至溼火勝

故冬至晷八尺之表景修尺五寸景修則陰氣勝短則陽氣勝陰氣勝則
爲水陽氣勝則爲旱　文子曰政失於夏熒惑逆行夏政不失降雨時
節　漢書律曆志曰日行南陸謂之夏　蔡邕獨斷曰夏至陰氣始起麋
解角故寢兵鼓身欲寧志欲靜故不聽事　續漢禮儀志曰夏至日淩井
改水冬至日鑽燧改火　五經通義曰夏至陰始動未達故寢兵鼓不設
政事所以助衰陰氣也易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后不省方以此助之　楚
辭曰滔滔孟夏草木莽莽　又曰收恢台之盛夏

詩

晉郭璞詩曰羲和
騁丹衢朱明赫其猛融風拂晨霄陽精一何冏宇靜無娛端坐愁日永
晉李顒詩曰炎光爍南溟溽暑融三夏雖雷雲布研震靈吒　宋顏
延之夏夜呈從兄散騎詩曰炎天方埃鬱暑晏闋塵紛獨靜闕偶坐臨堂
對星分側聽風薄木遙睇月開雲夜蟬當夏急陰虫先秋聞歲候初過半
荃蕙豈久芬　齊謝朓出下館詩曰麥候始清和涼雨銷炎燠紅蓮搖弱
荇丹藤繞新竹物色盈懷抱方駕娛耳目　梁蕭子範夏夜獨坐詩曰節
序值徂炎玆宵在三伏鳥軒佇涼氣中庭倚煩燠夜清對空簷清澈聽夜
竹垂音亂階草螢光繞庭木簾月度斜暉風花起餘馥一傷年志羅長嗟
逝波速

賦

晉傅玄述夏賦曰四月惟夏運臻正陽和氣穆而扇物麥含
露而飛芒清徵之於琴瑟朱鳥感於炎荒鹿解角於中野草木蔚其條長
梁江淹四時賦曰至炎雲峯起芳樹未移泉鬬生坂朱荷出池憶上國之
綺樹想金陵之蕙枝　晉李顒悲四時賦曰悲炎節之赫羲覽祝融之御
暑遊井殘兮南離睇辰魃之長吹搖綠柳之陽枝雲鬱律以泉涌雨林滲
而方徙奔駭雷之奔礚舒驚電之措攜

秋

爾雅曰秋爲白藏一曰收成　禮記曰孟秋之月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
鷹乃祭鳥仲秋之月鴻鴈來玄鳥歸羣鳥養羞季秋之月鴻鴈來賓爵入
大水爲蛤菊有黃花豺乃祭獸　尸子曰秋爲禮西方爲秋秋肅也萬物
莫不禮肅敬之至也　毛詩曰秋日凄凄百草具腓　又曰一日不見如
三秋兮　春秋考異郵曰立秋趣織鳴　尚書曰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
寅餞納日平秋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　周書時訓曰立秋之日涼風

至後五日白露降後五日寒蟬鳴涼風不至國無嚴政白露不降民多欬病寒蟬不鳴人臣力爭白露之日鴻鴈來後五日玄鳥歸後五日羣鳥養羞鴻鴈不來遠人背叛玄鳥不歸室家離散羣鳥不羞臣下驕慢秋分之日雷乃始收後五日蟄蟲坯戶後五日水始涸雷乃不收諸侯淫泆蟄蟲不坯民靡有賴水不始涸介蟲爲害　周官曰司裘掌爲大裘以供王祀天之服仲秋獻良裘季秋獻功裘　又曰籥章掌仲秋擊土鼓吹豳詩以迎寒　皇覽逸禮曰秋則衣白衣佩白玉乘白輅駕白駱載白旗以迎秋于西郊　詩含神霧曰秦地處仲秋之位男懦弱女高膝白色秀身音中商其言舌舉而仰聲清以揚　文子曰日月欲明浮雲蓋之叢蘭欲脩秋風敗之　淮南子曰孟秋之月西宮御女白色衣白采撞白鍾其兵鉞其畜狗八月官尉其樹柘九月官候其樹槐　漢書曰孫寶爲京兆尹以立秋日署侯文爲東部督郵入見勑曰今鷹隼始擊當從天氣取姦惡以成嚴霜之誅掾部其有人乎　尚書考靈耀曰虛星爲秋候昴爲冬期陰氣相佐德乃不邪子助母收母合子符虛星北方宿也昴星西方宿也陰精母也續漢禮儀志曰

立秋之日白郊畢始揚武斬牲於郊東門以薦陵廟其儀乘輿御戎輅白馬朱鬣躬執弩射牲牲以鹿麛太宰令謁者各一人載獲車馳駟送陵廟還宮遣使者齎束帛以賜武官肄兵習戰陣之儀斬牲之禮名曰貙劉　世說曰張季鷹辟齊王東曹掾在洛見秋風起因思吳菰菜羹鱸魚膾曰人生貴適志耳何能從宦數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駕便歸俄而齊王敗時人皆謂之爲見機而作　楚辭九懷曰秋風兮蕭蕭舒芳兮振條　又曰悲哉秋之爲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憭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穴寥兮天高而氣清寂寥兮收潦而水清　又曰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　又曰皇天平分四時兮竊獨悲此凜秋白露既下降百草兮奄離披此梧楸　又曰秋既先戒以白露兮冬又申之以嚴霜　淮南子曰春女思秋士哀知物化矣　風土記曰鳴鶴戒露白鶴也此鳥性儆至八月白露降即高鳴相儆

詩

晉左思雜詩曰秋風何烈烈白露爲朝霜柔條旦夕勁綠葉日夜黃明月出雲崖皦皦流素光披軒臨前庭嗷嗷晨鴈翔　晉孫綽詩曰蕭瑟仲秋月飂戾風雲高山居感時變遠客興長謠疎林積涼風虛岫結凝霄湛露灑庭林密葉辭榮條撫葉悲先落攀松羨後凋　晉江逌詩曰祝融解炎轡蓐收起涼駕高風催節變凝露督物化長林悲素秋茂草思朱夏鳴鴈薄雲嶺蟋蟀吟深榭寒蟬向夕號驚飈激中夜　宋孝武初秋詩曰夏盡炎氣微火息涼風生綠草未傾色白露已盈庭遠視秋雲發近聽寒蟬鳴運移矜物化川上感余情　又秋夜詩曰局景薄西隅升月照東垂蕭蕭風盈殿泫泫露傾枝側聞飛壺急坐見河宿移覩辰念節變感物矜年馳　宋謝惠連懷秋詩曰平生無志意少小嬰憂患如何乘苦心矧復值秋晏皎皎天月明弈弈河宿爛蕭瑟含風蟬寥唳度雲鴈寒商動清閨孤燈曖幽幔耿介繁慮積展轉長宵半夷險難豫謀倚伏昧前筭未知古人心且從性所玩賓至可命觴朋來當染翰頹魄不再圓傾羲無兩旦金石終銷毀丹青暫彫煥各勉玄髮歡無貽白首歎　宋南平王劉鑠歌詩曰昊天肅且高秋氣發初涼白露下微津明月流素光輕煙泛城闕淒風入軒房朱華先零落綠草就芸黃纖羅遲笥篋輕紈改衣裳　宋鮑照秋日詩曰枯枝葉易零疲客心易驚今

茲亦何早已聞絡緯鳴迴風滅且起卷蓬息復征悽悽簷上寒慄慄帳裏清物色延暮思霜露逼朝榮白楊方蕭瑟長歎從此生　宋湯惠休歌詩曰秋風嫋嫋入曲房羅帳含月思心傷蟋蟀夜鳴斷人腸長夜思君心飛揚他人相思君相忘錦衾瑤席爲誰芳　又歌思引曰秋寒依依風過河白露蕭蕭洞庭波思君末光光已滅眇眇悲望如思何　梁簡文帝秋詩曰剩暑度猶動珠汗書恒揮秋風忽嫋嫋向夕引涼歸浮陰即染夜清氣始乘衣眷悅通河色開窗引月輝晚花欄下照疎螢簷上飛直置猶如此何況送將歸　又秋夜詩曰高秋度函谷墜露下芳枝綠潭倒雲氣青山銜月規花心風上轉葉影樹中移外遊獨千里夕歎誰共知　又秋夜詩曰螢飛夜的的虫思夕嚶嚶輕露沾懸井浮煙入綺寮檐重月沒早樹密風聲饒池蓮翻罷葉霜菊徐生英條蜩也滿茲離憂積此宵　又秋曉詩曰浮雲出西嶺落日下西江促陰橫隱壁長暉斜度窗亂霞圓綠水細葉影飛缸　梁蕭腆奉和詩曰副君來暇日臨秋坐北宮杏梁照初月蕙帳引夕風疏帷桐桂升庭香入綺籠鶴聲時從樹螢光乍滅空階氣散霜席

露色變林叢　梁范雲贈俊公道人詩曰秋蓬飄秋甸寒藻泛寒池風條
振風響霜葉斷霜枝幸及清江滿無使明月虧月虧君不來相期竟悠哉
梁沈約秋夜詩曰月落宵向分紫烟鬱氛氳暗著螢入霧離鴻出雲巴
童暗理瑟漢女夜縫裙新知樂如是久要詎相聞　梁庾肩吾奉和便省
餘秋詩曰蔚蔚金精坂傷臨閶闔水池照影凝淨黃看山通迴枝鴈行沖霧
盡雨足帶雲移　梁吳筠秋念詩曰團團珠露轉熠熠漢陰移貧風入桂
露璧月滿瑤池樹青草未落蟬府葉已危還深長夜想瞻待臨卭后方杜
果無沒纓帶欲何爲　梁鮑泉秋日詩曰露色已成霜梧楸欲半黃驚去
燭洞靜蓮寒池不香夕鳥飛向月餘蚊聚逐光旅情恒自苦秋夜漸應長
賦　晉潘岳秋興賦序曰晉十有四年余春秋三十有二始見二毛以太
尉掾寓直于散騎之省高閣連雲陽景罕曜珥蟬冕而襲紈綺之士此焉
遊處僕野人也偃息不過茅屋茂林之下談話不過農夫田父之客攝官
承乏猥廁朝列夙興晏寢匪遑底寧譬猶池魚籠鳥而有江湖山藪之思
於是染翰操紙慨然而賦于時秋也以秋興命篇　四運忽其代序兮萬物紛

以迴薄覽華蒔之時育察盛衰之所託感冬索而春敷嗟夏茂而秋落雖
末士之榮悴伊人情之美惡嗟秋日之可哀良無愁而不盡野有歸燕隰
有翔隼遊氛朝興槁葉夕殞於是乃屏輕箑釋纖絺藉莞蒻御袷衣庭樹
槭以灑落勁風戾而吹帷蟬嘒嘒以寒吟雁飄飄而南飛天晃朗以彌高
日悠陽而浸微何微陽之短晷覺涼夜之方永月朣朧以含光露凄清以
凝冷熠燿粲於階闥蟋蟀鳴於軒屏聽離鴻之晨吟望流火之餘景宵耿
介而不寐獨展轉於華省悟時歲之遒盡兮慨俯首而自省斑鬢髟以承
弁兮素髮颯以垂領且斂衽以歸來兮忽投紱以高厲耕東皋之沃壤兮
輸黍稷之餘稅逍遙乎山川之阿放曠乎人間之世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晉盧諶感運賦曰朱明送夏少微迎秋微涼漸蒞暑月收氣寒激而凌
冷霜微微而日華翠葉紛以朝落木葉慘以夕摧　晉江逌述歸賦曰時
運逝其何速素秋奄以告季虛柳史於發白羲和倚于房位微哉夷其滯
人凝霜棃兮朝墜林飄飄以灑葉兮芒芒而摧殘菊發華於高丘鴈鸞北
以南徂　宋袁淑秋情賦曰是月也發生合朝夜分霆收羅虹藏文炎歇

鬱埃昊霜滌氣度悲泉之凝露轉地根之嚴雲　宋沈勃秋羇賦曰於時
末雲旋辰金祇御歲肅圃紛於園心惰倒飾於池何草改兒而傾黃林伐
扶而擇葉單氣而感何露危光而藏華　梁簡文帝秋興賦曰秋何興
而不盡與何秋而不傷傷二情之本背更同來而匪方復有登山望別臨
水送歸洞庭之葉初下塞外之草前衰依征人與行子必承臉而霑衣紛
吾閑居有怡優遊多暇乃息書幌之勞以命北園之駕爾乃從玩池曲遷
坐林間淹留而登丹岫徘徊而搴木蘭然雖木已升彼嶺崖臨風長想焉
高鴆窺晉節之自闡循警禽之換枝聽夜蟲之響叡聞驚魚之扣屏將
勝梧於芳杜欲留連而不歸　又臨秋賦曰火歇兮秋氣生風起兮秋海
清覺時爽兮自得聊飛翰而娛情遵二條之廣路肯九仞之高城爾乃登
長坂兮余踞攬蕨許情飲吟屬思草色雖而香同樹影殊而花異蓬峯沼
遞縈沙斷絕雲出山而相似水含天而難別　梁江淹四時賦曰及夫秋
風一至白露團團明月生波螢光迎寒眷庭中之梧楸念機上之羅紈
晉夏侯湛秋可哀曰秋可哀兮哀秋日之蕭條火迴景以西流天既清而

氣肅高壇含素雲山結玄霄月延路以增夜日遷行以收暉屏絺綌於箇匣
納綸縞以授衣秋可哀兮哀新物之陳蕪綢蔭蒴以斂藩密葉槭以隕疏
鴈擢翮於太清蟋蟀形乎椽壚秋可哀兮哀良夜之遲長月翳翳以西雲
牖籠朧以投光映前軒之疏幌照後帷之閑房耿輕衾而不寐臨虛欞而
響賞感時邁以興思情憀以含傷　又秋夕哀曰秋夕兮遙長哀心兮
永傷結帷兮中宇徙倚兮閨房聽蟋蟀之潛鳴覩遊鴈之雲翔尋脩廡之
飛檐覽明月之流光木蕭蕭以被風階縞縞以受霜玉機兮環轉四運兮
驟遷衛恤兮忘今忽晰兮少年日往兮哀深歲暮兮思繁　晉湛方生秋
夜詩曰悲九秋之爲節物凋悴而無榮嶺頹鮮而殞綠木傾柯而落英履
代謝以惆悵覩搖落而興情信皋壤而感人樂未畢而哀生秋夜兮何
秋夕之轉長夜悠悠而難極月暖曖而停光播清氣以清肅扇高風以革
涼木激波以成連露凝結而爲霜凡有生而必凋情何感而不傷苟靈符
之未虛孰茲論之可忘何天懸之難釋思假暢之冥方拂塵衿於玄風散
近滯於老莊攬逍遙之宏維總齊物之大綱同大地於一指等太山於毫

亡萬慮一時頓渫情累豁焉兼忘物我泯然而同體豈復寄夭於彭殤
宋謝琨秋夜長曰秋夜長兮雖欣長而悼速送晨暉於西嶺迎夕景於東
谷夜既分而氣高風入林而傷緑鸞翩翩以辭宇鴈邕邕而南歸 宋蘇
彥秋夜長曰晨暉電流以西逝闇宵漫漫其未央牛女隔河以延佇列宿
粲景以相望輕雲飄霏以籠朗素月披曜而舒光時禽鳴於庭柳節虫吟
於戶堂零葉紛其交萃落英颯以散芳覩遷化之遒遇悲榮枯之靡常貞
松隆冬以擢秀金菊吐翹以凌霜 宋何瑾悲秋夜曰欣莫欣兮春日悲
莫悲兮秋夜伊之秋夜可悲增冗懷於遠情歎授衣於幽詩感蕭瑟於宋
生天廓寥兮高寒氣凄厲兮厲清響泝陰兮歸飛鴈懷陽兮寒鳴霜凝條
兮崔崔露霑葉兮冷冷 宋伏系之秋懷曰於是景宇肅澄風高木斂淒
氣夕褰零露晨湛翠夜闌而草枯葉隳墜而庭掩鴈借來以希陽鸞遊逝
而投陰豈微物之足懷傷頹齡之告暮

冬

爾雅曰冬為玄英一曰安寧 禮記曰孟冬之月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
水為蜃虹藏不見仲冬之月冰益壯地始坼鶡鳥不鳴虎始交荔挺出丘
蚓結麋角解水泉動日短至季冬之月鴈北向鵲始巢雉雊雞乳日窮于
次月窮于紀星迴于天 尚書大傳曰北方者物之伏方也何以謂之冬
冬中也物方藏於中也故曰北方冬也 尚書曰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
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 周書時訓曰小寒之日鴈北鄉又五
日鵲始巢又五日雉始雊鴈不北鄉民不懷主鵲不始巢國不寧雉不
始雊國乃大水大寒之日雞始乳又五日鷙鳥厲疾又五日水澤腹堅雞
不乳淫女亂男鷙鳥不厲國不除兵水澤不腹堅言乃不從 逸禮曰冬
則衣黑衣佩玄玉乘玄輅駕鐵驪載玄旂以迎冬于北郊其祭先黍居明
堂後廟啓北戶 毛詩曰冬日烈烈飄風發發 易緯通卦驗曰冬至之
日見雲送迎從下鄉來歲美民人和不疾疫無雲送迎德薄歲惡故其雲
赤者旱黑者水白者為兵黃者有土功諸從日氣送迎此其徵也 又曰
立冬不周風至水始冰薺麥生爵雀入水為蛤 太公金匱曰夏桀之時
以十月發民鑿山穿陵通於河民諫曰孟冬鑿山穿陵是泄天氣發地之

藏天子失道後必有敗桀殺之甚年岑山崩為大澤湯率諸侯伐之 京
房占曰春冬乾王不周風用事人君當興邊兵治城郭行刑斷獄訟繕宮
𣪍 漢書曰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從者
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 魏略曰董遇好學人從學者遇不
肯教云當先讀書百遍而義自見從學者云苦渴無日遇曰當以三餘冬
者歲之餘雨者晴之餘夜者日之餘 五經通義曰冬至陽氣萌陰陽交
精始成萬物氣微在下不可動泄 桓譚新論曰太原郡民以隆冬不火
食五日雖有病緩急猶不敢犯為介之推故也 續漢禮儀志曰立冬之
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皁迎氣黑郊 **詩** 晉張華冬初歲小會
詩曰日月不留四氣回周節慶代序萬國同休庶尹羣后奉壽升朝我有
嘉禮式宴百寮 又雜詩曰晷度隨天運四時互相承東壁正昏中固陰
寒節升繁霜降當夕悲風中夜興朱火青無光蘭膏坐自凝重衾無暖氣
挾纊如懷冰 晉陳新塗妻李氏冬至詩曰靈象尋數迴四氣平運散陰
律鼓微陽大明啓修旦晷與時來與心隨造化歎式宴集中堂賓客盈朝
館 晉曹毗詠冬詩曰綿邈冬夕永凛厲寒氣升離葉向晨落長風振條
興夜靜輕響起天清月暉澄寒冰盈渠結素霜竟檐凝今載忽已暮來紀
奄復仍 宋謝靈運歲暮詩曰殷憂不能寐苦此夜難頹明月照積雪朔
風勁且哀運往無淹物逝年覺易催 又彭城宮中直感歲暮詩曰草草
眷徂物契契矜歲殫楚艷起行戚吳趨絕歸懽修帶緩舊裳素鬢改朱顏
晚暮非獨已鳴鶗歇春蘭 宋鮑照冬至詩曰景移風度改日至晷迴換
眇眇負霜鶴皎皎帶雲鴈長河結瓓玕曾水如玉岸 又冬日詩曰嚴風
亂山起白日欲還次重雲蔽窮天夕陰晦寒地飾海有歸潮衰容不還稚
令君且安歌無念老將至 謝靈運詠冬詩曰七宿乘運曜三星與時處
履霜冰彌堅積寒風愈切繁雲起重陰迴飈流輕雪園林粲斐皓庭除秀
皎潔墀瑠有跡汙霜衢無通轍 梁簡文帝大同十年十月戊寅詩曰宣
寢是時息靜坐對重變冬深柳條落霜後桂枝殘星明霧色盡天白鴈行
單雲飛乍想閶冰結遽疑紈晚搖隱重阜枯藤帶迴竿荻陰連水氣山峰
象月寒 又玄圃寒夕詩曰洞闕扉未掩金壺漏已催曛煙生澗曲暗色

起林隈雪花無有蔕冰鏡不安臺塔楊始倒插浦桂斗新栽折根要落黄
細蕊發香梅鴈去銜蘆上猿戲鐃枝來　又大同十一月庚戌詩曰彭閣
植蘂積小谷久纖威直與轉多緒真事亦因依是節嚴冬暮寒雲掩落暉
遙聞風瑟瑟亂視雪霏霏晨起川難渡林深人至稀山禽背逕走野鳥歷
墻飛　梁庾肩吾歲盡詩曰歲序已云殫春心不自安聊開柏葉酒試奠
五辛盤金薄圖神鷰朱泥印鬼丸梅花應可折倩爲雪中看　北齊邢子
才冬日傷志詩曰昔時遨遊士任性少矜裁朝馳馬腦勒夕銜熊耳杯折
花贈淇水撫瑟望叢臺繁華夙昔改衰病一時來重以三冬月愁雲聚復
開天高日色淺林勁鳥鳴哀終風激簷宇餘雪滿條枚遨遊昔宛洛踟躕
今草萊時事方去矣撫己獨傷哉　周王褒和殷廷尉歲暮詩曰歲晚悲
窮律他鄉念索居寂寞灰心盡摧殘生意餘崖空交道絶財殫密親踈空
悲趙壹賦還著虞卿書　**賦**　晉陸機感時賦曰悲夫冬之爲氣亦何憯懍
以蕭索天悠悠其彌高霧鬱鬱而四幕夜緜邈其難終日晼晚而易暮伊夫
時之方慘曷萬物之能歡猨長嘯於林杪鳥高鳴於雲端矧余情之含瘁
恒覩物而增酸歷四時以迭感悲此歲之已寒撫傷懷以嗚咽望永路而
汍瀾　梁江淹四時賦曰至於冬陰北邊永夜不曉平蕪際海千里飛鳥
何嘗不夢帝城之阡陌故鄉之臺沼　晉陸雲歲暮賦曰顓頊御時玄冥
統官倫重陽於潛戶兮藏積陰於司寒堅冰凋於川底兮白雪頹於雲端
時凜戾其可悲兮氣蕭索以傷心候風愴其鳴條落葉翻而灑林獸藏丘
而絶迹兮鳥攀木而棲音山捎枯於層嶺兮人悽慘於重襟　梁蕭子雲
歲暮直廬賦曰日躔女度歲華云暮銜轡炭燥權重泉濕藏玄武於大陰
蟄騰蛇於高霧日臨圭而易晷春中杙而南倚疑寒氣於廣庭向層陰於
端廡風發坊而曉作雲盾浪而晦景霰的皪於彤庭霙歲蘂於丹墀轟果
罔之飛棟沒層蘇之高影始翻舞於圓池終停華於方井　晉傅玄大寒
賦曰五行倏而竟騖兮四節紛而電逝諒暑往寒來十二月而成歲日月
會於析木兮重陰淒而增肅彩虹藏於虛廓兮鱗介潛而長伏若乃天地
凜冽嚴極氣否嚴霜夜結悲風晝起飛雪山積蕭條萬里百川明而不流
兮冰凍合於四海扶木憔悴於湯谷若華零落於濛汜

藝文類聚卷三

藝文類聚卷第四

歲時中　元正　人日　正月十五日
五月五　七月七　七月十五　九月九　寒食

元正

尚書曰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列子曰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鳩於
簡子簡子大悅厚賞之客問其故簡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　孔叢子
曰邯鄲民以正月旦獻爵於趙王而綴以五采王大悅　東觀漢記曰戴
憑爲侍中正旦朝賀帝令群臣說經義不通者奪其席憑遂重五十餘席
[illegible]漢書曰鮑宣字子都哀帝時正旦日蝕宣上書諫曰陛下父事天
母事地子養黎民父虧明母震動子訛言今日蝕三陽始小民正月朔旦
尚惡敗器物况日虧乎　漢雜事曰正月朝賀三公奉璧上殿嚮御坐
北面太常使贊曰皇帝爲君興三公伏皇帝坐乃前進璧　典略曰明帝
使博士馬均作司南車水轉百戲正月朝苑巨獸魚龍曼延弄馬倒騎備
如漢西京故事　魏略曰正始元年商風大起數十日發屋折樹動太極
殿東閣正旦大會又其傾床案曹休將誅之徵也　王渾集曰詔問明正
旦會四方計吏入見臨朝當何所宜渾表舊正會計吏軒下中書令宣詔
問方土所宜士人賢才隱伏未達風俗好尚禮教之宜勸農務本以盡墾
殖之利刑獄清理無枉濫之失郡守長吏勤心治政爲民興利除害訓化
之績投以紙筆意陳隱見以明聖旨垂心四遠　晉咸康起居注曰十二
月庚子詔曰正會日百寮增祿賜醴酒人二升　世說曰元帝正會引丞
相王導登御牀王公固辭中宗引之彌苦文獻曰使太陽與萬物同暉臣
下何以仰瞻帝乃止　鄧德明南康記曰昔有盧耽仕州爲治中少學仙
術善解飛騰每夕輒淩虛歸家曉則還州嘗元會至晚不及朝列化爲白
鵠至閣前徊翔欲下威儀以帚擲之得一隻履耽驚還就列内外左右莫
不駭異時步騭爲廣州刺史意甚惡之便以狀列聞遂至誅滅　裴玄新
語曰正朝縣官殺羊縣其頭於門又磔雞以副之俗說以厭癘氣玄以問
河南伏君伏君曰是土氣上升草木萌動羊齧百草雞啄五穀故殺之以
助生氣　**詩**　魏陳思王曹植元會詩曰初歲元祚吉日惟良乃爲嘉會宴

此高堂衣冠鮮潔黼黻玄黃珍膳雜遝充溢圓方俯視文軒仰瞻華梁願保茲善千載爲常歡笑盡娛樂哉未央皇室榮貴壽考無疆　晉荀勗正大會行禮歌詩曰於皇元首群生資始復端大享敬御福祉肆覲群后爰及卿士欽順時財允也天子　又曰明明天子臨下有赫四表宅心惠浹荒貊柔遠能邇孔淑不逆來格祁祁邦家是若　又曰光光邦家天篤其祜丕顯喆命顧于三祖世德作求奄有九土思我皇度彝倫攸序　晉曹毗正朝詩曰靈承散初澤禁熅青陽舒佳穉忽已故令載奄復初軟節暢宇宙和風被八區　晉劉和妻王氏正朝詩曰稔冉寘機運迅矣四節經太簇應玄律青陽兆初正　晉傅充妻辛氏元正詩曰元正啓令節嘉慶肇自茲咸奏萬年觴小大同悅熙　晉荀勗正會公王上壽酒歌曰踐元辰延顯祚獻羽觴祈令終我皇壽而隆我皇茂而嵩本枝奮百世休祚鍾聖躬【賦】晉傅玄朝會賦曰考夏后之遺訓綜殷周之典制採秦漢之舊儀肇元正之嘉會於是先期戒事衆發允勑萬國咸享各以其職翼翼京邑巍巍紫極前三朝之夜中庭燎晃以舒光華燈若乎火樹熾百枝之煌

煌俯而察之如亢燭龍而照玄方仰而觀焉若披丹霞而鑒九陽【頌】晉劉臻妻正旦獻椒花頌曰旋穹周迴三朝肇建青陽散輝澄景載焕美哉靈葩爰采爰獻聖容映之永壽於萬

人日

荆楚歲時記曰正月七日爲人日以七種菜爲羹翦綵爲人或鏤金薄帖屛風上亦戴之像人入新年形容改新　董勛問禮俗曰一日爲雞二日爲狗三日爲猪四日爲羊五日爲牛六日爲馬七日爲人　賈充典戒曰人日造華勝相遺像瑞圖金勝之形又像西王母戴勝也　劉臻妻陳氏進見儀曰正月七日上人勝於人【詩】隋陽休之人日登高侍宴詩曰廣殿麗年輝上林起春色風生拂雕輦雲迴浮綺翼　隋薛道衡人日思歸詩曰入春纔七日離家已二年人歸落鴈後思發在花前【銘】李充登安仁峯銘曰正月七日厥日惟人策我良駟陟彼安仁

正月十五日

玉燭寶典曰正月十五日作膏粥以祠門戶　荆楚歲時記曰風俗望日以楊枝插門隨楊枝所指而祭其夕迎紫姑神以卜　史記曰漢家以望日祀太一從昏時到明今夜遊觀燈是其遺迹　西域記曰摩竭陁國正月十五日僧俗雲集觀佛舍利放光雨花　涅槃經曰如來闍維訖收舍利罌置金床上天人散花奏樂繞城步步燃燈十二里【詩】蘇味道望日夜遊詩曰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暗塵隨馬去明月逐人來遊騎皆穠李行歌盡落梅金吾不惜夜玉漏莫相催　崔液夜遊詩曰玉漏銀壺且莫催鐵關金鎖徹明開誰家見月能閑坐何處聞燈不看來　又曰神燈佛火百輪張刻像圖形七寶裝影裏如聞金口說空中似散玉毫光　又曰金勒銀鞍控紫騮玉輪朱幰駕青牛驂驔始散東城曲倏忽還逢南陌頭

月晦

荆楚歲時記曰元日至月晦並爲酺聚飲食每月皆有晦朔正月初年時俗重以爲節　玉燭寶典曰元日至月晦人並爲酺食士女悉湔裳酹酒於水湄以爲度厄　帝王世紀曰堯有草夾階而生每月朔生一莢月半則生十五莢自十六日一莢落至月晦而盡月小則餘一莢厭而不落以

爲瑞草名爲蓂莢一名曆莢【詩】太宗皇帝月晦詩曰晦魄移中律凝暄起麗城罩雲朝蓋上穿露曉珠呈笑樹花分色啼枝鳥合聲披襟歡眺望極目暢春情　北齊魏收晦日汎舟應詔詩曰裊裊春枝弱關關新鳥呼棹唱忽逶迤菱歌時顧慕睿賞芳日色宴言忘日暮游豫慰人心非臨康國步　後魏盧元明晦日汎舟應詔詩曰輕灰吹上管落蓂飄下蒂遲遲春色華晼晚年光麗

寒食

周禮曰司烜氏仲春以木鐸修火禁于國中爲季春將出火也　荆楚歲時記曰去冬至一百五日即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　周斐先賢傳曰太原舊俗云介子推焚骸一月寒食莫敢煙爨　陸翽鄴中記曰并州俗冬至後百五日爲介子推斷火冷食三日作乾粥今之糗是也　又曰寒食三日作醴酪又煮粳米及麥爲酪擣杏仁煮作粥　范曄後漢書曰周舉遷并州刺史太原一郡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至其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舉移書於子推廟云春中寒食一月老小不堪今則三日而已

古今藝術圖曰北方山戎寒食日用秋韆爲戲以習輕趫者 **詩** 李崇嗣
寒食詩曰普天皆滅焰匝地盡藏煙不知何處火來就客心然 宋之問
途中寒食詩曰馬上逢寒食途中屬暮春可憐江浦望不見洛橋人 沈
佺期嶺表寒食詩曰嶺外逢寒食春來不見餳洛中新甲子明日是清明
令 魏武帝明罰令曰聞太原上黨西河鴈門冬至後百五日皆絶火寒
食云爲介子推且北方冱寒之地老少羸弱將有不堪之患令到人不得
寒食若犯者家長半歲刑主吏百日刑令長奪一月俸

三月三日

應劭風俗通曰按周禮女巫掌歲時以祓除疾病禊者潔也故於水上盥
潔之也巳者祉也邪疾巳去祈介祉也 韓詩曰三月桃花水之時鄭國
之俗三月上巳於溱洧兩水之上執蘭招魂續魄拂除不祥 漢書曰太
后春幸繁館率皇后列侯夫人桑遵灞水而祓除 續漢書禮儀志曰三
月上巳官民皆潔於東流水上自洗濯祓除宿垢爲太潔 魏志曰袁紹
三月上巳大會賓徒於薄落津聞魏郡兵及黑山賊于毒等數萬人共覆
鄴城殺守坐中客家在鄴者皆憂怖失色或起而立紹容貌自若不改常
度 竹林七賢論曰王濟嘗解禊洛水明日或問王曰昨遊有何語濟
曰張華善說史漢裴逸民叙前言往行袞袞可聽[illegible] 夏仲御別傳曰
仲御詣洛到三月三日洛中公王以下莫不方軌連軫並至南浮橋邊禊
男則朱服耀路女則錦綺粲爛仲御時在船中曝所市藥雖見此輩穩坐
不搖賈公充見之深奇其節願相與語此人有心膽有似冀默走問船中
安坐者爲誰仲御不應重問徐乃答曰會稽北海間民夏仲御 晉中興
書曰王導謂從兄敦曰王仁德未著而名位猶輕兄威名日已振宜有以
共相匡舉會三月三日中宗出禊乘肩舉敦導並騎從紀瞻使人覘之既
聞敦導騎從乃大驚自出拜於道左中宗從容謂導曰卿吾之蕭何也
續搜神記曰盧充獵見麞便射中之隨逐不覺遠忽見一里門如府舍問
鈴下鈴下對曰崔少府也進見少府少府語充曰尊府君爲索小女婚故
相迎耳三日畢車送充至家毋問其狀以對與崔別後四年充三月三日
臨水戲遥見水傍有犢車充往開車戶見崔女與三歲男共載情意如初
抱男兒還充又與金鋺別 雜五行書曰欲知蠶善惡常以三月三日天
陰而無日不見雨蠶大善 續齊諧記曰晉武帝問尚書郎摯虞曰三日
曲水其義何指答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
一村以爲怪乃相攜之水濱盥洗遂因水以泛觴曲水之義起於此帝曰
若如所談便非好事尚書郎束晳曰仲治小生不足以知此臣請說其始
昔周公城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又秦昭王三日置酒
河曲見有金人出奉水心劒曰令君制有西夏及秦霸諸侯乃因此處立
爲曲水祠二漢相緣皆爲盛集帝曰善賜金五十斤左遷仲治爲陽城令
詩 晉張華三月三日後園會詩曰暮春元日陽氣清明祁祁甘雨膏澤
流盈習習祥風啓滯導生禽鳥逸豫卉木滋榮纖條被綠翠華含英於皇
我后欽若昊乾順時省物言觀中園讌及群辟乃命乃延合樂華池祓濯
清川汎彼龍舟泝游洪源 又上巳篇曰仁風導和氣勾芒御昊春姑洗
應時月元巳啓良辰密雲蔭朝日零雨灑微塵飛軒遊九野置酒會衆賓
晉潘尼三日洛水作詩曰晷運無窮巳時逝焉可追斗酒足爲歡臨川胡
獨悲暮春春服成百草敷英蕤聊爲三日遊方駕結龍旂廊廟多豪俊都
邑有艷姿朱軒蔭蘭皋翠幕映洛湄臨岸濯素手涉水搴輕衣沈鉤出比
目舉弋落雙飛羽觴乘波進素卵隨流歸 晉王濟平吳後三月三日華
林園詩曰蠢爾長蛇荐食江汜我皇神武汎舟萬里迅雷電邁弗及掩耳
思樂華林薄采其蘭皇居偉則芳園巨觀仁以山悅水爲智歡清池流爵
祕樂通玄物以時序情以化宜 晉閭丘沖三月三日應詔詩曰暮春之
月春服既成升陽土潤冰渙川盈餘萌達壤嘉木敷榮后皇宣游既宴且
寧光光華輦詵詵從臣微風扇穢朝露翳塵上蔭丹幄下藉文茵臨川挹
盥濯故潔新俯鏡清流仰睇天津藹藹華林巖巖景陽業業峻宇奕奕飛
梁垂蔭倒景若沈若翔浩浩白水汎汎龍舟皇在靈沼百辟同遊擊櫂清
歌鼓枻行酬閑樂咸和具醉斯柔在昔帝虞德被遐荒干戚在庭苗民來
王今我哲后古聖齊芳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元首既明股肱惟良樂酒今
日君子惟康 晉王讚三月三日詩曰招搖啓運寒暑代新亹亹不舍如
彼行雲猗猗季月穆穆和春皇儲降止宴及嘉賓伊何其惟姻族如

彼萬晶行于樑木郁郁近侍巖巖台嶽庶寮鱗次以崇天祿如彼崑山列
此瑤玉巍巍天階亦降列宿右載元首左光儲副大祚無窮天地爲壽
晉陸機詩曰遲遲暮春日天氣柔且嘉元吉隆初巳濯穢遊黃河　晉阮
脩上巳會詩曰三春之季歲惟嘉時靈雨既零風以散之英華扇耀翔鳥
羣嬉澄澄綠水澹澹其波脩岸逶迤長川相過聊且逍遙其樂如何坐此
脩筵臨彼素流嘉肴既設舉爵獻酬彈箏弄琴新聲上浮水有七德智者
所娛清瀨濃濟菱葭芬敷沉此芳鉤引彼潛魚委餌芳美君子戒諸　晉
孫綽三月三日詩曰姑洗斡運首陽穆闡嘉卉萋蘂溫風暖暖言滌長瀨
聊以遊眼縹萍浮流綠柳蔭坂羽從風飄鱗隨浪轉　晉庾闡三月三日
詩曰心結湘川渚目散沖霄外清泉吐翠流綠醴漂素瀨悠想眄長川輕
瀾耶如帶　又三月三日臨曲水詩曰暮春濯清巳遊鱗泳一壑高泉吐
東岑迴瀾自淨渠臨川疊曲流豐林映綠薄輕舟沉飛觴鼓枻觀魚躍
宋顏延之三日侍遊曲阿後湖詩曰虞風載帝狩夏諺頌王遊春方動宸
駕望幸傾五州山祇蹕嶠路水若警滄流神御出瑤軫天儀降藻舟萬軸

衛行衛千翼之飛浮雕雲麗璇蓋祥飈被釆斿江南進荆豔河激獻趙謳
又詔宴曲水詩曰道隱未形治彰既亂帝跡懸衡皇流共貫惟王創物永
錫洪筭仁固開周義高登漢祚融世哲業光列聖太上正位天臨海鏡帝
體麗明儀辰作貳居候東朝金昭玉粹德有潤身禮不愆器閒榮灑澤衍
虹旌電伊思鎬飲每懷洛宴郊餞有壇君舉有禮幕帳蘭甸畫流高陛分
庭薦樂析波浮醴濛同夏諺事兼出濟　又三月三日詔宴西池詩曰河
岳饗圖聖時利見於赫有皇升中納禪載貞其恒戴通其變大哉人文至
矣天睠昭哉儲德靈慶攸繁明兩紫宸景物乾元帝宗蕃翰惟城惟茲衮
衣言職形弓受言餝館春宮稅鑣青軫長筵逶迤浮觴沿沂　宋謝靈運
三月三日侍宴西池詩曰詳觀記牒鴻荒莫傳降及雲鳥曰聖則天虞承
唐命周襲商報江之永矣皇心惟眷矧乃暮春時物芳衍濫觴逶迤周
流蘭殿禮備朝容樂闋夕宴　宋謝惠連三月三日曲水集詩曰四時著
平分三春禀融懌遲遲和景婉婉天園桃灼灼攜朋斯郊野昧且辭墟郭要
雲興翠嶺芳飈起華薄解轡偃崇丘藉草繞迴壑際渚羅時簌託波沉輕

爵　齊謝朓爲皇太子侍華光殿曲水宴詩曰傍求遂古遠聽鴻名大寶
曰位得一爲貞外綿叶祉綠字摛英升配同貫進讓殊聲大横將屬會昌
巳命圖步中阻震居痾慶璽啓克傳龜玉增映玄塞北靡丹徼南極浮毳
駕風非沐非陸西京謀猷東都濟濟秋祓濯流春禊浮醴初吉云獻上吟
方啓昔駕陽穀今歡雲陛亮樂鶴奏芳宴在斯載留神矚有睟天儀龍精
巳映威仰未移葉依黃鳥花落春池高宴弘敞禁林稠密青陛崩起丹樓
閒出翠旗隨風金支動日閶展青管徘徊輕佾霸凜入筵河淇流作嫡若
來性觴有公沂歡飫有終清光欲暮鑾軺迴首華組徐步　又爲人作三
日侍華光殿曲水宴詩曰神理內寂機象外融遺情分水垂晃瀉宮樹以
司牧匪我求蒙徒勤日用誰器玄功當寧日昊采衣未明抵璧焚琴錯劍
壞旅九疇式序三辟載清麗景則春儀方在震重聖積厚金式瓊閣稜稜
河浦張樂春畹既停龍駕亦汎鳧舟初鸞命曉朝華開夜飾陛導源迴伊
流蘭閣館嚴敞長廊水架金觴搖蕩玉俎推移筵浮水豹席擾雲螭欽玆
應宴穆是天儀　梁簡文帝三日侍宴林光殿曲水詩曰芳年留帝賞應

物動天樓披苑迎令陣分衛度羽林帷宮對廣掖層殿邇高岑風旗爭曳
影亭阜共生陰林花初帶蒂池荷欲吐心　又三日率爾成詩曰芳年多
美色麗景復妍遙握蘭唯是且采艾亦今朝迴沙溜碧水曲岫散桃夭綺
花非一種風絲亂百條雲起相思觀日照飛虹橋紫華炫姝色燕雉艷妍
妖金鞍汗血馬寶髻珊瑚鞭齊控起飆袖蓮錦束瓔腰相看隱綺樹見人
逐自嬌玉桂鳴羅薦鳧舵泛迴潮落演非拾羽滿握詎貽椒　又三日侍
皇太子曲水宴詩曰震德協靈年芳節淑星伊臨霸萬心愉目騁騎晨野
撥金曉陸惠氣乘旗神飈擊轂曾岑僵寒岩觀岩羲樽生翠幕日照絲營
銀華展散金芝慕搖綠水動葉丹踵映條顧惟非淳徒承恩俗藝卑木陵
聲緒不樹豈辨河書筆摛淮賦徒偶尋龍終慙並馭　又曲水聯句詩曰
春色明上巳桃花落緒溝波環危不進綸下鉤時留鄂繇水時迴岸花觴
轉更周陳肴渡玉俎垂餌下銀鉤玉燭迴川入帳殿列俎間芳洲蕙叉凌
波出楓拂岸游頭青　王生迎水稚蔡嫋嫋輕舟岸燭斜臨水波光上映
樓隱梁沈約三日侍鳳光殿曲水宴詩曰光運恵敏氣娥椒臺皇心愛矣

帝曰遊哉王䲰徐鶩翠鳳輕廻別殿廣臨離宮洞啓川祇奉詣河宗相携
清洛漸筵長伊流陛洞盪嘉蓋搖漾芳醴輕歌易繞弱舞難持素雲留管
玄鶴停絲引思爲歲歲亦陽止叨服貴身身亦昌止徒勤丹漆終愧文梓
又上巳華光殿詩曰於維盛世即軒嬀朝鄴宴鎬復在斯朝光灼爍映蘭
池春風婉轉入細枝時鶯觀慕聲合離輕波微動漾羽巵河宗海若先蛟
螭浮梁徑度蹕廻猗朱顏始合景將移安得壯士駐奔曦　又作林光殿
曲水宴詩曰宴鎬鎮王鑾遊汾舉仙斂榮光泛采旄倚風動芝蓋淑氣婉
登辰天行發雲旆帳殿臨春御帷宮繞芳薈漸席周羽觴分捧引廻瀨穆
穆寶化昇濟濟皇陛泰將御遺風軨遠侍瑤臺會　又三日率爾成篇詩
曰麗日屬元巳年芳具在斯開花已匝樹流鶯復滿枝洛陽繁華子長安
輕薄兒東出千金堰西臨鴈鶩陂遊絲映空轉高楊拂地垂綠幘文照曜
紫轡光陸離清辰戲伊水薄暮宿蘭池象筵鳴寶瑟金瓶泛羽巵寧憶春
蠶起日暮桑欲萎　梁劉孝綽三日侍華光殿曲水宴詩曰薰祓三陽暮
濯禊元巳初皇心睠樂飲帳殿臨春渠豫遊高夏諺凱樂盛周居復以禁
林日丰茸花樹舒羽觴環階轉清渭傍席疏妍歌已嘹亮妙舞復紆餘九
成變絲竹百戲起龍魚　又三日侍安成王曲水宴詩曰匪澤良孔殷分
區屏中縣躍蹕秉流采矜唯禋封侚吾王春鄴畢折圭承羽傳不貪魯依
移何待齊風變東山富遊士北土無遺彥一言白璧輕片善黃金賤餘展
屬上巳清夜追前諺持此陽瀕遊便展城隅宴芳州亘千里遠近風光駢
方歡厚德重謙言薄遊倦　梁劉孝威侍宴樂遊林光殿曲水詩曰宏畿
軒項赫奕兗心女媧補石重華葉令蕩羅禹銷姦星躔琴皇平備矣受命
君臨試舟五反和樂九成鈞稽杋盛協律新聲冉孟水數餘采址榮天贊
還往海岳逢迎　又三日侍皇太子宴詩曰二龍總夏代八駿馭周朝豫
遊光帝則豐飫盛民謠皇儲遊洛禊濫觴追溯橋宰被開神衛司曉鈞樂
鐃周旌交彩旺胥鼓雜清簫旌宮臨膺隰澡僞標巖椒閣橋公曲行雲奇
斤廻朝　梁庾肩吾三日侍蘭亭曲水宴詩曰帶星依夜動鷩駕忽明發
旌門臨苑樹相風生鳳樓春生露泥泥天暖雲油油桃花舒□間柳葉竹
金溝禊川分曲各帳殿掩芳州湧躍頻魚出參差繁浮百戲俱臨水十

鍾其遝流　北齊邢子才三日華林園公宴詩曰廻鑾自樂野蛩蓋屬臨
池五丞接光景七友樹風儀芳春時欲遽覽物惜將移新萍已冒沼餘花
尚滿枝草滋徑難沒林長山巖虧方筵羅玉俎激水漾金巵歌聲斷且續
舞袖合還離　隋盧思道上巳禊飲詩曰山泉好風景城市厭囂塵聊持
一罇酒共尋千里春餘光下幽桂夕吹舞青蘋何言出關後重有入林人

【賦】後漢杜篤後禊賦曰王侯公主暨乎富商用事伊雒帷幔玄黃於是
旨酒嘉肴方丈盈前浮棗絳水酹酒醲川若乃窈窕淑女美媵艷姝戴翡
翠珥明珠曳離袿立水涯微風掩壒纖縠低徊蘭蘇肸蠁感動情魂若乃
隱逸未用鴻生俊儒冠高冕曳長裾坐沙渚談詩書詠伊呂歌唐虞　晉
成公綏洛禊賦曰考吉日簡良辰祓除解禊同會洛濱妖童媛女嬉游河
曲或振纖手或濯素足臨清流坐沙場列罍樽飛羽觴　晉張協洛禊賦
曰夫何三春之令月嘉天氣之氤氳和風穆以布暢百卉曄而敷芬川流
清冷以汪濊原隰葱翠以龍鱗游魚瀺灂於淥波玄鳥鼓翼於高雲美節
慶之動物悅群生之樂欣故新服之既成將禊除於水濱於是搢紳先生
嘯儔命友攜朋接黨冠童八九主希孔墨賓慕顏柳臨涯詠吟濯足揮手
乃至都人士女奔其祁祁車駕岬岬充溢中逵粉葩翕習綠阿被湄振袖
生風接衽成帷若夫權戚之家豪侈之族采騎齊鑣華輪方轂青蓋雲浮
參差相屬集乎長洲之浦曜乎洛川之曲遂乃停輿蕙渚稅駕蘭田朱幔
虹舒翠幕蜺連羅樽列爵周以長筵於是布椒醑薦柔嘉祈休吉蠲百病
漱清源以滌穢兮攬綠藻之纖柯浮素卵以蔽水灑玄醪於中河　晉褚
爽禊賦曰伊暮春之令月將解禊於通川淩元巳之清晨迎微風之泠然
川迴瀾以曾映岸插崿以霏烟輕霞舒於翠岸白雪映乎青天　晉夏侯
湛禊賦曰美暮春之嘉辰天靈氣之和柔結方軌之泰路散盡節而宣遊
嘗乃鈴鳴擢翠旗翻騎繁纓微雲乘軒清風卷旌飛輪疾起良馬雷驚車駕
騈茲男女霧會服雜羅縠翠騈車蓋棨香丸於素襟結九齡乎肘外粲爛
熙騈混雜發越若乎朝春挺葩夕霞抱月爾乃臨清流背綠柯雲幕高接
丹組四羅　晉阮瞻上巳會賦曰臨清川而嘉讌聊假日以遊娛蔭朝雲
而爲蓋託茂樹以爲廬好脩林之蓊鬱樂草木之扶疏列四筵而設席祈

詳於斯堂酌羽觴而交酬獻遐壽之無疆同歡情而悅豫欣斯樂之豈懷發中懷而弦歌詠情志於宮商　梁蕭子範家園三日賦曰春亦暮止田家上巳時將禊於九門節方郊於七里翁習習之和風照遲遲之華景飛玄鷁之土鸞牽丹罽之山雉聊結新而濯故式東流之前軌居兌上屬樹非榛栗既無擇於爽塏實不訪於凶吉右睇則青溪千仞北觀則龍盤秀出與歲月而荒茫同林藪之蕪密權茲嘉月悅此時良庭散花蘂傍插筠篁廬玄醪於沼沚浮絳棗於泱泱觀翠輪之出沒戲青舸之低昂　周庾信三月三日華林園馬射賦曰于時玄鳥司曆蒼龍馭行羔獻冰開桐華萍合皇帝幸於華林之園千乘雷動萬騎雲屯落花與芝蓋同飛楊柳與春旗一色乃命群臣陳大射之禮騁廣九節貍首七章於是躍朱汗之馬校黃金之埒紅陽飛鵲紫電陸沈唐成公之驌驦海西侯之千里莫不飲羽銜竿吟猿落雁鐘鼓振地埃塵漲天綵則錦市俱移錢則銅山合徙實天下之至樂景福之懽欣者也咸大昭陽月在大梁其日上巳其時少陽春吏司職青祇効祥徵萬騎於平樂開千門於建章皇帝翊四校於仙園迴六龍於天苑華蓋平飛風烏細轉帷宮宿設帳殿開筵傍臨細柳斜界宜年河滑雞草渭口澆泉塌雲五色的暈重圓陽管既調春鉤賞撫玉律調鍾金錞節鼓於是咀銜拉鐵逐日追風並試長楸之埒俱下蘭池之宮鳴鞭則汗赭入埒則塵紅變三驅而畫鹿登百尺而懸熊禮正六耦詩歌九節弓如明月對堋馬似浮雲向埒應失羣而行斷猨求林而路絕乃有六郡雄才五陵高選新迴馬邑之兵始罷龍城之戰向帶流星鞍乘奔電始聽鼓而唱籌即移竿而標箭能耳刻杯浮雲畫器水衝之錢山積織室之錦霞開司筵賞至酒正杯來既而日下澤宮筵闌相圃終從歸之留歡眷迴鑾之餘武

序

晉王羲之三日蘭亭詩序曰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脩禊事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脩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足樂也　晉孫綽三日蘭亭詩序曰古人以水喻性有旨哉斯談非以停之則清淆之則濁耶情因所習而遷移物觸所遇而興感故振轡於朝市則充屈之心生閒步於林野則遼落之志興仰瞻羲唐邈已遠矣近詠臺閣顧深增懷為復於暖昧之中思縈拂之道屢借山水以化其鬱結永一日之足當百年之溢以暮春之始禊于南澗之濱高嶺千尋長湖萬頃隆屈澄汪之勢可為壯矣乃席芳草鏡清流覽卉木觀魚鳥具物同榮資生咸暢於是和以醇醪齊以達觀決然兀矣焉復覺鵬鷃之二物哉　宋顏延之三日曲水詩序曰夫方策既載皇王之跡已殊鐘石畢陳舞詠之情不一雖淵流遂往詳略異聞然其宅天衷立民極莫不崇尚其道神明其位拓世貽統固萬葉而為量者也有宋函夏帝圖弘遠高祖以聖武定鼎規同造物皇上以叡文承曆景屬宸居隆周之卜既永宗漢之兆在焉正體毓德於少陽上宰宣哲於元輔晷緯昭應山瀆效靈五方雜遝四隩來暨頳莖素毳并柯共穗之瑞史不絕書棧山航海逾沙軼漠之貢府無虛月日巡肖維月軌青陸皇祇發生之始后王布和之辰思對上靈之心以惠庶萌之願加以二王于邁出餞戒告有詔掌故爰命司曆獻洛飲之禮具上巳之儀南除輦道北清禁林左關巖隥右梁潮源略亭皋跨芝墀苑太液懷曾山松石峻峩蔥翠陰煙游泳之所攢萃翔驟之所往還閱水環階引池分席春官聯事蒼靈奉塗然後升秘駕胤緹騎撫玉鑾發流吹以降于行所禮也龍文飾轡青翰侍御華裔殷至觀聽騖集揚袂風山舉袖陰澤靚粧藻野袨服縟川故以殷賑外區煥衍都內者矣上膺萬壽下禔百福布筵稟和闡容依衛情盤景遽歡洽日斜帳鈞臺之未臨慨鄗宮之不懸方且排鳳闕以高遊開爵園而廣宴並命在位展詩發志則夫誦美有章陳信無愧者歟　齊王融三日曲水詩序曰臣聞出豫為象鈞天之樂張焉時乘既位御氣之駕翔焉是以得一奉宸逍遙襄城之域體元則大悵望姑射之阿然窅眇寂寥其獨適者也至如夏后兩龍載驅瑤臺之上穆王八駿如舞瑤水之陰亦有鑾雲固不與萬民共也我大齊之握機創曆誕命建家接禮貳宮考廟太室昭華之珍既徙延喜之玉攸歸革宋受天保生萬國度邑靜遷之數凝鼎息大坰之慙駿發開其遠祥定爾固其洪業皇帝體膺上聖運鍾下武冠五行之秀氣邁三代之英

風昭章雲漢暉麗日月猶且具明靡寢與晷忘殆懼負重於春氷懷御朽
於秋駕儲后睿哲在躬妙善居質內積和順外發英華斧藻至德琢磨令
範若夫族茂麟趾宗固磐石跨躡昌姬韜軼炎漢元宰比肩於尚父中鉉
繼踵乎周南分陝流勿翦之歌來仕允克施之譽本枝之盛如此稽古之
政如彼故免群生於湯火納百姓於休和引鏡皆明目臨池無洗耳沉冥
之悠既缺適軸之疾已消讒莠蔑聞攘爭掩息稀鳴桴於砥路鞠茂草於
圓扉侮食來王左言入侍一尉候於西東合車書於南北偃革辭軒銷金
罷刃天瑞降地符升澤馬來器車出江海呈象龜龍載文功既成矣世既
貞矣信可以優遊暇豫作樂崇德者歟于時青鳥司開條風發歲粵斯上
巳惟暮之春禊飲之日在茲風舞之情咸蕩載懷平圃乃睠芳林芳林園
者福地奧區之湊丹陵若水之舊殷殷均乎姚澤膴膴尚於周原飛觀神
行虛簷雲構離房乍設層樓間起負朝陽而抗殿跨靈沼而浮榮鏡文虹
於綺疏浸蘭泉於玉砌幽幽叢薄秩秩斯干新萍泛沚華桐發岫雜夭采
於柔荑亂嚶聲於錦羽禁軒承幸清官侯宴綴帷宿置帟幕宵懸既而滅
宿登霞登光舞色徐鑾警節鳴鑣暢音七萃連鑣九斿齊軌爾乃迴興駐
罕岳鎮川渟睟容有穆賓儀式序授几肆筵因流波而成次蕙肴芳醴任
激水而推移葆佾陳階金鋗在席咸奏翔舞齊動郊詩召鳴鳥于峙山塢
佾倫於嶰谷清歌有闋羽觴無筭上陳景福之賜下獻南山之壽信凱宴
於在鎬知和樂於食苹　梁簡文帝三日曲水詩序曰竊以周城洛邑自
流水以禊除晉集華林同文軌而高宴貞不擅具叢咎短重規照動神
明雍與鍾石者也皇太子生知上德英明在躬智湛靈珠辯均河注體茂
賓於三善振嘉聲於八區是節也上巳屬辰餘萌達壤倉庚應律女夷司
候爾乃分階樹羽疏泉泛爵蘭觴沿泝蕙肴來往賓儀式序盛德有容吹
發孫枝聲流嶰谷舞豔七盤歌新六變遊雲駐綵仙鶴來儀都人野老雲
集霧會結軫方衢飛軒照日

五月五日

琴操曰介子綏割其腓股
耳重耳復國子綏獨無所得綏甚怨恨
乃作龍蛇之歌以感之終
文公令燔山求之子綏遂抱木而燒死
文公令民五月五日不得發火（圖器云介子推）續漢禮儀志曰五月五日朱索五
色桃印爲門戶飾以止惡氣　風土記曰仲夏端五亨鶩角黍端始也
謂五月初五日也又以菰葉裹黏米者熟謂之角黍　續齊諧記曰屈原
五月五日投汨羅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竹筒貯米投水祭之漢建武
中長沙歐回白日忽見一人自稱三閭大夫謂曰君當見祭甚善但常所
遺苦蛟龍所竊今若有惠可以楝樹葉塞其上以五采絲纏之此二物蛟
龍所憚也回依其言世人作粽并帶五色絲及楝葉皆汨羅之遺風也
崔寔四民月令曰五月五日取蟾蜍可合惡疽瘡取東行螻蛄治婦難產
會稽典錄曰女子曹娥者會稽上虞人父能絃歌爲巫漢安帝二年五月
五日於縣江泝濤迎波神溺死不得尸骸娥年十四乃緣江號哭晝夜不
絕聲七日遂投江而死　抱朴子蟾蜍萬歲者頭上有角頷下有丹書八
字再重五月五日午時取之陰乾百日以其足畫地則爲流水　又曰或
問辟五兵之道答曰以五月五日作赤靈符著心前　風俗通曰五月五
日以五綵絲繫臂者辟兵及鬼令人不病瘟亦因屈原　又曰五月五日
續命縷俗說以益人命　夏小正曰此日蓄採衆藥以蠲除毒氣　荊楚
記曰荊楚人以五月五日並蹋百草採艾以爲人懸門戶上以禳毒氣
又曰屈原以是日死於汨羅人傷其死所以並將舟楫以拯之今之競渡
是其遺跡　大戴禮曰五月五日蓄蘭爲沐浴　楚辭曰浴蘭湯兮沐芳
華【詩】梁王筠五日望採拾詩曰長絲表良節命縷應嘉辰結蘆同楚客
採艾異詩人折花競鮮彩拭露染芳津含嬌起斜眄斂笑動微嚬獻璫依
洛浦懷珮似江濱

七月七日

列仙傳曰陶安公者六安鑄冶師行火若朱雀止冶上曰安公冶與天通
七月七日迎汝以赤龍（[illegible]）又曰王子喬見栢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
我於緱氏山頭至時果白鶴在山頭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
漢書曰武帝七月七日生於猗蘭殿　漢武故事曰七月七日上於承華
殿齋正中忽有一青鳥從西方來集殿前上問東方朔朔曰此西王母欲
來也有頃王母至（事具鳥部）崔寔四民月令七月七日曝經書設酒脯時果散

香粉於筵上祈請於河鼓織女言此二星神當會守夜者咸懷私願或云見天漢中有奕奕正白氣如地河之波輝輝有光耀五色以此爲徵應見者便拜乞願三年乃得　竹林七賢論曰阮咸字仲容籍兄子也諸阮前世皆儒學內足於財唯籍一生尚道棄事好酒而貧舊俗七月七日法當曬衣諸阮庭中爛然莫非綈錦咸時總角乃竪長竿標大布犢鼻於庭中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　世說曰郝隆七月七日見鄰人皆曝衣物隆乃仰臥出腹云曬書　續齊諧記曰桂陽城武丁有仙道謂其弟曰七月七日織女當渡河諸仙悉還宮吾問曰織女何事渡河答曰織女暫詣牽牛世人至今云織女嫁牽牛也【詩】古詩曰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纖纖擢素手札札弄機杼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間脉脉不得語　晉潘尼七月七日侍皇太子宴玄圃園詩曰商風初授辰火微流朱明送夏少昊迎秋嘉木茂園芳草被疇於時我后以豫以游　晉李充七月七日詩曰朗月垂玄景洪漢截皓倉牽牛難牽牧織女守空襄河廣尚可越怨此漢無梁　晉蘇彥七月七日詠織女詩曰織女思北沚牽牛歎南陽時來嘉慶集整駕巾玉箱瓊珮垂藻蕤霧裾結雲裳釋轡紫微庭解衿碧琳堂歡讌未及究晨暉照扶桑悵悵一宵促遲遲別日長　宋孝武七夕詩曰白日傾晚照弦月升初光炫炫葉露滿肅肅庭風揚瞻言媚天漢幽期濟河梁服箱從奔軺紈綺闕成章解帶遽廻軫誰云秋夜長愛聚雙情欵念離兩心傷　宋南平王劉鑠七夕詠牛女詩曰秋動清風扇火移炎氣歇廣幄含夜陰高軒通夕月安步巡芳林傾望極雲闕組幕縈漢陳龍駕凌霄發沉情未申寫飛光已飄忽來對眇難期今歡自茲沒　宋謝惠連七夕詠牛女詩曰落日隱櫩楹升月照簾櫳團團滿葉露析析振條風蹀足循廣除盼目曬曾穹雲漢有靈匹彌年闕相從遐川阻昵愛脩渚曠淸容弄杼不成藻聳轡騖前蹤昔離秋已兩今聚夕無雙傾河易廻斡欵顏難久悰沃若靈駕旋寂寥雲幄空留情顧華寢遙心逐奔龍　宋王僧達七夕月下詩曰遠山斂氛祲廣庭揚月波氣往風集隙秋還露泫柯節氣既已孱中宵振綺羅來歡詎終夕收淚泣分河　宋顏延之爲織女贈牽牛詩曰婺女儷經星姮娥棲飛月慙無

二媛靈託身侍天閞閶闔殊未暉咸池豈沐髮漢陰不夕張長河爲誰越雖有促宴期方須凉風發　宋謝靈運七夕詠牛女詩曰火逝首秋節明經弦月夕月弦光照戶秋首風入隙陵風步曾岑憑雲肆遙脉徙倚西北庭絲歸東南觀紈綺無報章河漢有駿軏　宋謝莊七夕夜詠牛女應制詩曰輟機起春暮停箱動秋衿璇居照漢右芝駕肅河陰容裔泛星道邊逝濟烟潯陸離迎宵佩倏爍望昏簪俱傾環氣怨共歇浹年心珠殿釭未沫瑤庭露已深夕淸豈淹拂弦輝無人臨　梁武帝七夕詩曰白露月下圓秋風枝上鮮瑤臺含碧霧羅幕生紫煙妙會非綺節佳期乃京年玉壺承夜急蘭膏依曉煎昔悲漢難越今傷河易旋怨咽雙念斷悽悼兩情懸　梁簡文帝七夕穿針詩曰憐從帳裏出相見夜窗開針歎疑月暗縷散恨風來　梁柳惲七夕穿針詩曰代馬秋不歸緇紈無復緒迎寒理夜縫映月抽纖縷清露下羅衣秋風吹玉柱流景對秋夕餘光欲難駐　梁劉遵七夕穿針詩曰步月如有意情來不自禁向光抽一縷舉袖弄雙針　梁劉孝威七夕穿針詩曰縷亂恐風來衫輕羞指現故穿雙眼針時縫合歡扇　梁沈約織女贈牽牛詩曰紅粧與明鏡二物本相親用持施點畫不照離居人往秋雖一照一照還復塵塵生不復拂蓬首對河津冬夜寒如此寧遽道陽春初商忽云至暫得奉衣巾施衿誠已故每聚忽如新　梁王筠代牽牛答織女詩曰新知與生別由來儻相值如何寸心中一宵懷兩事歡娛未繾綣倏忽成離異終日遙相望祇益生愁思猶憶今春悲尚有故年淚忽遇長河轉獨喜凉飈至奔情翊鳳軫急精阿鸞龍轡　梁范雲望織女詩曰盈盈一水邊夜夜空自憐不辭精衛苦河流未可塡寸情百重結一心萬處懸願作雙青鳥共舒明鏡前　梁劉孝威詠織女詩曰金鈿已照耀白日未蹉跎欲待黃昏至含嬌渡淺河　梁何遜七夕詩曰仙車駐七襄鳳駕出天潢月映九微火風吹百和香來歡暫巧笑還淚已啼非別離不得語河漢漸湯湯　梁庾肩吾七夕詩曰玉匣卷懸衣高樓開夜扉姮娥隨月落織女逐星移離前忿促夜別後對空機倩語雕陵鵲塡河未可飛　又奉使江州船中七夕詩曰九江逢七夕初弦值早秋天河來映水織女欲攀舟漢使俱爲客星槎共逐流莫言相送浦不及穿針

樓 北齊邢子才七夕詩曰盈盈河水側朝朝長歎息不怯漸衰苦波
詎可測秋期忽云至停梭理容色束衿未解帶廻鑾已雲軾不見眼中人
誰堪機上織願逐青鳥去暫因希羽翼 隋王眘七夕詩曰漢曲天榆冷
河邊月桂秋婉孌期今夜飄颻度淺流輪隨列宿轉路逐綵雲浮橫波翻
爲淚束素反緘愁此時機杼息獨向紅粧羞 杜審言七夕詩曰白露含
明月青雲斷絳河天街七襄轉閣道二神過橋版鍬環珮香筵拂綺羅年
年今夜盡機杼別情多 隋王眘七夕詩曰天河橫欲曉鳳駕儼應飛落
月移粧鏡浮雲動別衣那逐今宵盡愁隨還路歸猶將宿昔淚更上去年
機 隋張文恭七夕詩曰鳳律驚秋氣龍梭靜夜機星橋百枝動雲路七
香飛映月回雕扇凌霞曳綺衣含情向華幄流態入重闈惟餘夕漏盡怨
結曉驂歸誰人心分河漢還憶兩心違 賦 隋庾信七夕賦曰兎月先上羊
燈次安覩牛星之曜景視織女之闌干於是秦娥麗妾趙豔佳人窈窕名
鬟透迤姪秦嫌朝粧之半故憐晚拭之全新此時併捨房櫳共往庭中縷
條緊而貫矩針鼻細而穿矩 南齊謝朓七夕賦曰金祇司矩火曜方亦
素鐘當御夷則鳴秋朱光既夕凉雲始浮盈多靈之謁謁升夜月之悠悠
步廣庭而延睇屬天媛而淹留嗟斯靈之淑景招好仇於服箱厭白玉而
爲飾霏丹霞而爲裳廻龍駕之容裔亂鳳管之雲鏘軾帝車而捐玦凌天
津而上翔悵廣渚之夕漲欣河廣之既梁臨瑤席而宴語綿含睇而蛾揚
嗟蘭夜而難永泣會促而怨長撫鳴琴而脩浩況安歌而自傷歌曰月殿
清兮桂闕酬雲幄靜兮香風浮龍鑣蹀兮玉鑾整睇星河兮不可留

七月十五

荆楚歲時記曰七月十五日僧尼道俗悉營盆供諸寺院 盂蘭盆經云
有七葉功德並幡花歌鼓果食送之蓋由此 又曰目連比丘見其亡母
生餓鬼中即以鉢盛飯往餉其母食未入口化成火炭遂不得食目連大
叫馳還白佛佛言汝母罪重非汝一人力所柰何當須十方衆僧威神之
力至七月十五日當爲七代父母現在父母厄難中者具百味五果以著
盆中供養十方大德佛勅衆僧皆爲施主呪願七代父母行禪定意然後
受食是時目連母得脫一切餓鬼之苦目連白佛未來世佛弟子行孝順
者亦應奉盂蘭盆爲爾可否佛言大善故後代人因此廣爲華飾乃至刻
木割竹飴蠟剪綵模花果之形極工妙之巧 道經曰七月十五中元之
日地官校勾搜選人間分別善惡諸天聖衆普詣宮中簡定劫數人鬼傳
錄餓鬼囚徒一時皆集以其日作玄都大獻於玉京山採諸花果珍奇異
物幢幡寶蓋清膳飲食獻諸聖衆道士於其日夜講誦是經十方大聖齊
詠靈篇囚徒餓鬼俱飽滿免於衆苦得還人中 賦 楊烱盂蘭盆賦曰淳
元告秋蕤和奏曉太陰望兮圓魄皎閶闔開兮涼風嫋四海澄兮百川晶
陰陽肅兮天地清掃雒宮清靈闕設皇邸張翠幕鸞飛鳳翔駃陽倏爍雲
舒霞布翁赫宜霍陳法供飾盂蘭壯神功之妙物何造化之多端青蓮吐
而非夏赬果搖而不寒銅鐵鉛錫璆琳琅玕映以甘泉之玉樹冠以承露
之金盤寫章三極儀形萬類上寥廓兮法天下安貞兮象地殫怪力窮神
異少君王子晉曳兮若束玉女瑤姬翩僊兮不至鳴鸖鶴與鸑鷟舞鵾雞
與翡翠毒龍怒兮赫然狂象奔兮沉醉怖魍魎潛魑魅離婁明目不足見
其精微匠石洗心不足徵其奧秘夫其遠也天台嶸起繞之以赤霞夫其
近也削成孤峙覆之以蓮花晃兮瑤臺之帝室赩兮金闕之仙家其高也
上諸天於大梵其廣也遍諸法於恒沙上可以薦元府於七廟下可以納
壘動於三軍

九月九日

風土記曰九月九日律中無射而數九俗尚此月折茱萸房以插頭言辟
除惡氣而禦初寒 續晉陽秋曰陶潛嘗九月九日無酒宅邊菊叢中摘
菊盈把坐其側久望見白衣至乃王弘送酒也即便就酌醉而後歸 續
齊諧記曰汝南桓景隨費長房遊學累年長房謂之曰九月九日汝家當
有災厄急宜去令家人各作絳囊盛茱萸以繫臂登高飲菊酒此禍可消
景如言舉家登山夕還家見雞狗牛羊一時暴死長房聞之曰代之矣今
世人每至九日登山飲菊酒婦人帶茱萸囊是也 孟嘉傳曰嘉爲桓溫
參軍既和而正溫甚重之九月九日溫遊龍山參僚畢集時佐吏並著戎
服有風至吹嘉帽墮落溫謂左右及賓客勿言以觀其舉止 臨海記曰
郡北四十步有湖山山甚平正可容數百人坐民俗極重每九日菊酒之

皮讌會於此山者常至三四百人**詩**宋謝瞻九日從宋公戲馬臺詩曰風至授寒服霜降休百工巢幕無留鷰遵渚有來鴻輕霞冠秋日迅商薄清穹聖心眷嘉節鳴鑾戾行宮四筵霑芳醴中堂起絲桐扶光迫西汜歡餘宴有窮　宋謝靈運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送孔令詩曰季秋邊朔苦旅鴈違霜雪凄凄陽卉腓皎皎寒潭絜良辰感聖心雲旗興暮節鳴葭戾朱宮蘭巵獻時哲餞客遂屬隅脫冠謝朝列河流有急瀾浮驂無緩轍　齊竟陵王蕭子良九日侍宴詩曰月殿風轉層臺氣寒高雲斂色遙露已團式詔司警言戾秋饗輕觴時薦落英可飡　齊王儉侍皇太子九日玄圃宴詩曰明明儲后中默具舉徘徊禮樂優遊風向微言外融幾神內王就日奔暉儀雲等望本茂條榮源澄流潔漢稱間平周云魯衛兹我蕃華方軌前軼秋日在房鴻鴈來翔寒塞清景露霧微霜草木搖落幽蘭獨芳眷言淄苑尚想濠梁既暢旨酒亦飽嘉猷有來斯悅無遠不柔　梁簡文帝九日侍皇太子樂遊苑詩曰離光麗景神英春裕副極儀天金鏘玉度監撫昭明著物宣布重潤崐瓊澤煕垂露秋晨精朓駕動宮闈龍駟金節霜

沉玉璞玄文側　翠羽翻輝庭廻鶴蓋水照年衣蘭宮燕俎竹雨燈芬千音寫鳳百戲承雲業奮躍武赤兔越空積飛烏箭千轉蛇弓　又九日賦韻詩曰是節協陽數高秋氣已精譬兹逐月啓帷風依夜清迢遞承羲鷺斜橋聞履聲梁塵下未息共愛賞心并　梁沈約為臨川王九日侍太子宴詩曰涼風北起高鴈南翔葉浮楚水草折梁園凄清霜野惆悵晨鵾雲輕寒樹日羸秋原三金廣設六羽高陳寒英始獻凉酎初醇靡靡神蹕鏘鏘舉彦思媚儲猷洽和恭宴恩暢闔席歡同桂殿畢筵爰整推臨風以恭景天枝位非德舉任伍辰階作均河楚負岳未勝瞻雲難侶望古興陽心焉藏佇　又九日侍宴樂遊苑詩曰憑玉宇肅端扆御天上流飛軺翻宸騰川凝神亘極揥道扇泉西表委柝泻風在弦蘇芝始緑年桂初丹上林葉下滄池水寒霜雲玉樹鴈動輕欄停蹕玉陛徒衛旋珥珊箱鳳紀羽蓋鸞委虹旌逶漾翠華歲耕禮弘嘗沂義昌洛濵　梁丘遲九日侍宴樂遊苑詩曰朱明已謝蓐收司禮爰理秋禊備揚旌棨恭瑤轂金貂齊飾上林弘敞離宮非一緑般廻風丹樓映日隨珠甲帳屯衛周悉睟容徐動天儀昭謐雲物呈曦光景高麗枯葉未落寒花委絢絲桐散舞楚雅閑荃黍羞芳響殷勤流詰　梁任昉九日侍宴樂遊苑詩曰帝德峻韶夏王功書頌平共貫公五勝獨道邁三英我皇撫歸運時乘信告成一唱㤅鏡石再揮被絲篁蘆草歸雒木梯山鳥玉葉時來濁河變瑞起溫洛清物色動宸眷民豫降皇情　梁劉苞九月侍宴樂遊苑正陽堂詩曰六郡良家子幽并遊俠兒立乘爭飲羽倒騎競紛馳鳴珂飾華眊金鞍映玉羈帷蓋繽每陸和齊眼秋宜雲飛雅琴奏風起洞簫吹曲終高宴罷景落樹陰移微薄承嘉惠飲德良不貲取効績無紀感恩心自知　梁王僧巳九日詩曰霜威始落翠寒氣初入堂隨珠燭似燭聽黎疑夜允舞步因絃折歌聲隨袂揚夜深閒漏緩曆靡覺宵長　梁劉孝威九日開菊花酒詩曰露花疑始摘羅衣似適薰餘杯度不取欲持嬌使君　梁何遜爲西豐侯九日侍宴樂遊苑詩曰皇德無與讓重規襲帝勛喬衣化比星載頌愼爲君翔飛悅有道丹木荷平分宸襟動時豫嚴庠肅京氛城霞旦晃聞棲霧曉氤氳和馳八鑾鳳駕啓千羣羽觴欣小露佾舞奏承雲某林敦宴貺華池物色

睡跡樹翻高葉寒流聚細文　梁庾肩吾侍讌九日詩曰輟跡光周頌避旌咸英功鈞陳萬騎轉閶闔九門通枝驛逶行扇玥崩繞相風獻壽重陽節廻鸞上苑中疏山開禁苑開樹出離宮玉醴吹花菊銀床落井桐飲羽山西射浮雲冀北驄塵飛金埒蒲柳空　周王褒九日從駕詩曰黃山獵地廣平門官路長律改三秋節氣應九鍾霜曝影初分地暗色始成況父旂長秋收綬幕杏門宮射馬垂鞭帶豐貂佩雨搖苑寒梨樹紫山秋菊花黃故斬窮車判空假侍中郎**賦**宋傅亮九月九日登陵囂館賦曰歲九旻之暮月肅微霜而芷衰廻飈以停槭凌孤館而遐想何物慘而節哀又霑悲而風飄悴綠葉於寒渚隕豐灘於荒渚坑中原之芬菊惜蘭圃之彫蕙雅竹栢之勁心謝梧楸之柔脆御乃流眄平隰落日還皋千感具盈存物周驟聆離鵾之懷響所鳴林之鶵馳彼遊子之吉傷每猶數於我勞紉集悲而鍾苦救寸心其如切眇天木以遙睎思故鄉之阻遠**書**魏文帝與鍾繇書曰歲往月來忽復九月九日九爲陽數而日月並應俗嘉其名以爲宜於長久故以享宴高會是月律中無射言羣木庶草

子171 11

熱有射而生至於方菊紛然獨榮非夫含乾坤之純和體芬芳之淑氣孰
能如此故屈平悲冉冉之將老思食秋菊之落英輔體延年莫斯之貴謹
奉一束以助彭祖之術

藝文類聚卷第四

藝文類聚卷第五

社　伏　熱　寒　臘　律　曆

社

風俗通曰謹按禮傳共工之子曰脩好遠遊舟車所至足迹所達靡不窮
覽故祀以為社神　毛詩曰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甫餞之清酒百壺其
肴維何炰鼈鮮魚其蔌維何維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　左傳
昭七年曰楚靈王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薳啓彊來召公公將往夢
襄公社梓慎曰君果不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社而行今襄公實社君
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社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社
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　魏志曰王脩年七歲喪母母以社日亡來歲
鄰里社脩感念母甚悲哀其鄰里聞之為之罷社　武陵先賢傳曰京兆
辟進謁值社會因得見女及姝得不孝刺史問曰辟士為不孝邪京舉
板答曰今為忠臣不得復為孝子其機辯如此　魏臺訪議曰帝問何用
未社丑臘王肅對曰魏土也土畏木丑之明日便寅寅木也故以丑臘土成於未以未
歲始未社也　【詩】晉傅咸皇太子社詩曰太簇協青月陽扇端發歲首孟
月協初旬吉日惟上丙我后遐天休或社祈遐耇　【序】晉嵇含社賦序曰社
之在於世尚矣自天子至於庶人莫不咸用有漢卜日丙午魏氏擇用丁未至於
大晉則社孟月之酉日各因其行運三代同有不同雖共奉社而莫議社之所由
興也說文云祈請道神為之社有事於道者吉凶借名　【祭文】後漢崔邕
祝社文曰元正令午時惟嘉良乾坤交泰太蔟運陽乃祀社靈以祈福祥
晉應碩祝社文曰元首肇建吉酉辰良五政敷惠四教初揚嘉穀奮新英
蕤推芽谷風滌穢日和時光命于嘉賓宴茲社稱斯觴普社君休祚是將
嘉肴綺錯旨芽薦柔有肉如墉有酒如江社君既眷祇肅威容

伏

曆忌釋曰伏者何也金氣伏藏之日也四時代謝皆以相生立春木代水水生木
立夏火代木木生火立冬水代金金生水至於立秋以金代火金畏於火故至庚
日必伏庚者金故也　漢書曰東方朔伏日詔賜諸侍郎肉朔獨侍詔拔劍割
肉懷之而去事具人部　典略曰光祿劉松北鎮袁紹夜酣酒以避三伏之際晝

夜與松飲酒至於無知云以避一時之暑故河北避暑飲 世說曰郗嘉賓三
伏之日詣謝公炎暑熏赫雖復當風交扇猶沾汗流離謝着故絺衣食
熱白粥晏然無異 風俗通曰戶律漢中巴蜀
廣漢正地溫暑草木蚤生晚枯氣異中國夷狄畜之故令自擇伏日也
詩 魏周昂晚詩曰平生三伏時道路無行車閉門避暑卧出入不相過今世
悲識子觸熱到人家主人聞客來顰蹙奈此何揺扇腳中痠流汗正滂沲
傳誡語高明熱行宜見誨 晉傅玄懷熱詩南陸迎脩景朱明送未垂
初伏啓新節隆暑方赫羲朝想慶雲興夕遲白日移揮汗辭中宇登城
臨清池涼風自遠集輕衿隨風吹靈圃曜華果通衢列高椅

熱

說文溽溼暑也 山海經曰壽麻之國爰有大暑不可以往 禮記月令曰季
夏之月土潤溽暑 毛詩曰旱既大甚蘊隆蟲蟲赫赫炎炎云我無所
管子曰善為國者使農寒耕而熱耘 楚辭云魂兮歸來東方不可以託
十日代出流金鑠石 淮南子曰南方之極自北戶之界至炎風之野赤帝祝融
之所司 神異經曰北方層冰萬里厚百丈有磎鼠在冰下土中其形如鼠食
冰草木根肉重萬斤可以作脯食之已熱 京房易飛候曰有雲大如車蓋
十餘此陽水之氣必暑有暍者 漢書西域傳曰罽賓國道歷大小頭痛之山
赤土身熱之坂令人熱無色頭痛嘔吐 桓子新論曰元帝被病廣求方士漢中
送人王仲都者詔問所能為對曰但能忍寒暑耳因為待詔至夏大暑日使
暴坐又環以十爐火不言熱而身汗不出 五經通義曰夏至陽動於下推陰而
上之故寒於上 夏至陰動於下推陽而上之故大熱於上 易曰日月運行一寒
一暑日在牽牛則寒在東井則暑牽牛水宿遠人故寒東井內宿近人故溫
也 括地圖曰天毒國最大暑熱夏草木皆乾死民善沒水以避日入時暑常
入寒泉之下 抱朴子供從祖仙公每大醉及夏天盛熱輒入深水底八日乃出者
正以能閉氣胎息故耳 又曰或問不熱之道或服玄冰丸飛雪散王仲都堂
用此方也 語林曰劉真長見王公王公了不與語時大熱以腹熨石局 詩 晉
傅玄詩曰朱明運將極溽暑晝夜興載動四支癡舉身若山陵珠汗洽玉
體呼吸氣鬱蒸塵垢自成泥素粉隨手凝 梁簡文帝苦熱詩曰六龍

驁不息三伏啓炎陽寢興煩几案俯仰倦幃牀滂沲汗似瀉微靡風
如湯洄池愧玉浪蕭關毅非金細簟時半卷輕幌乍橫張雲斜花影沒日
落荷心香願見洪崖井詎憐河朔觴 梁任昉苦熱詩曰旭旦煙雲卷烈景
入東軒傾光望轉蕙斜日照西垣既卷蕉梧葉復傾葵藿根重簷無多
氣挾石似懷溫霡霂如珠綴喘喙狀雷奔 梁何遜苦熱詩曰昔聞草
木焦今覩沙石爛曈曨風逾靜曈曈日逾旰習靜閟衣襟讀書煩几案
卧思清露浥坐待高星燦蝙蝠戶中飛蠛蠓窗間亂實無河朔飲空有
臨淄汗 梁王筠苦暑詩曰坂散朱霧天隅斂青霞飛蛾觸南陸炎津
通北瀨繁星聚若珠密雲屯似蓋月至每開衿風過時解帶 梁劉孝
威苦暑詩曰暮暮苦炎熾遷坐椇階廊月麗姮娥影星含織女光柘簷動夜
竹流螢出閉幃香盤揉鮮粉雕壺承玉液白羽徒揮握淥水自周堂弱幼
綌覺重纖絺尚少凉弄風思漢朝戲雨憶吳王臺水衍難驗赤道漏猶長
誰能更吹律還令黍谷涼 梁簡文帝納涼詩曰斜日晚駸駸池塘生半陰
避暑高梧側輕風時入襟落花還就影驚蟬乍失林游魚吹水沫神蔡上荷
心翠竹垂秋采丹棗映疎砧無勞夜游曲寄此託微吟 又晚景納涼詩曰日
移涼氣散懷抱信悠哉珠簾影空卷桂戶向池開烏栖星欲見河淨月應
來橫階入細笋蔽地濕輕苔草化飛為火蚊聲合似雷於茲靜聞見自此
歇氛埃 又玄圃納涼詩曰登山想劍閣逗浦憶辰陽飛流如凍雨夜月似
秋霜螢翻競眠熱蟲思引秋涼鳴波如礙石闇草別蘭香 梁孝元帝納
涼詩曰高春斜日下佳氣滿欄楹池紅早花落水綠晚苔生屋稀月稍上雲開
河尚橫白鳥翻帷暗丹螢入幌明珠綦趨北閣珉席徙南榮金鋪掩夕扇
玉壺傳夜聲 梁劉孝威奉和逐涼詩曰鐘鳴夜未央避暑起徬徨長河
似良素明星若散璫倚巖欣石冷臨池愛水涼月纖張敞畫荷妖韓壽香對
此遊清夜何勞娛洞房 又奉和晚日詩曰帆鶩層挂珠箔虹梁卷霧綃逐
涵香長芙蓉逐浪搖飛輪轉羽扇翻車引落潮甘泉推徼水迎風悲遠
颺寄言玉待詔因聲張子僑吾君安已樂無勞誦洞簫 梁劉緩奉和納
涼詩曰清氣流睢渦非閑秋室中當由小堂上自有大王風蝶傾動蘭室神飈
起桂叢拔樹深省當由巷何由同 梁庾肩吾奉和山子納涼詩曰北園涼

風早步輦暫逍遥避日交長扇迎風列短簫山帶彈琴曲桐横栖鳳傑
門開濁水錦石鎮浮橋黒米生菰葑青花出稻苗與因學仙藻雲氣往飄風
飄 [隋]何陵內園逐涼詩曰昔有北山北今余東海東納涼高樹下直坐落
花中狹徑長無跡茅齋本自空提琴就竹篠酌酒勸梧桐 [賦]魏卞蘭
暑賦曰暑景方徂時惟六月大火飄光炎氣酷烈翕翕盛熱蒸我層軒
温風淟涊動靜增煩雖託陰宮罔所避旃粉扇靡救宴戲𢞐歇展轉秋
節慰我愁歎 [賦]陳王曹植大暑賦曰炎帝掌節祝融司方羲和按轡
南雀舞衡蛇折鱗於靈窟龍解角於皓蒼遂乃温風赫戲草木垂幹山
坼海沸沙融礫爛飛魚躍渚潛黿浮岸鳥張翼而近栖獸交遊而雲散于
時黎庶徙倚棊布葉分機女絶綜農夫釋耘背暑者不羣而齊跡向陰者不
會而成羣於是大人遷居宅幽緩神育靈雲屋重構閒房肅清寒泉涌瀨
玄木奮榮積素冰於幽館氣飛結而爲霜奏白雪於琴瑟朔風感而增涼
[賦]劉楨大暑賦曰其爲暑也羲和總駕發扶木太陽爲輿達炎燭靈威
參乘朱轂赫赫炎炎烈烈暉暉若熾燎之附體又温泉而沉肌獻喘氣
於玄景鳥戢翼於高危農畯捉鎛而去疇織女釋杼而下機温風至而增熱
歊悒慴而無依披襟領而長嘯冀微風之來思 [賦]王粲大暑賦曰惟林鍾之
季月重陽積而上升熹潤土之溽暑扇温風而至興獸狠望以倚喘鳥垂翼而
弗翔遠昆吾之中景天地翕其同光征夫瘼於原野處者困乎門堂患衽席
之焚灼譬洪燎之在床起屏營而東西欲避之而無方仰庭槐而嘯風風既至
而如湯於是帝后順時幸九嵕之陰岡託甘泉之清野御華殿於林光潛廣室
之邃宇激寒流於下堂重屋百層垂陰千廡九闥洞開周帷高褰堅冰常
奠寒饌代敘 [賦]夏侯湛大暑賦曰若乃三伏相仍徂暑彤彤上無纖雲下無
微風扶桑挽其增幬天氣肆其南升爾乃土壙地坼谷枯川涸寒泉潛沸冰
井騰沫洪液蒸於單帷汗雲乎絺葛温風翕其至兮若慄湯於玉質沃
新水以遠夕握輕箑以終日 [賦]卞伯玉大暑賦曰惟祝融之司運赫炘暑之方
隆日負暑於鶉首律遷度於林鍾温風翕以辰至星火爛以昏中氣滔滔而
方盛暑永路而難終流風兮莫繼朱煙兮四纏爍邑邑兮中房展轉兮長筵
體佛灼兮如燎汗流爛兮珠連 [賦]傅咸感涼賦曰路朱明之中月暑熱隆
以塗興赫融融以彌熾乃沸海而焦陵獸竄伏於幽林兮鳥垂翼而弗升
汗珠隕於玉體兮粉附身而沾凝於是朱雲晨散曜靈潛光陰氣聿升
凱風戢揚忽輕箑於坐隅兮思暇服于蘭房

寒

左傳曰楚莊王圍蕭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
纊 穆天子傳曰庚寅北風雨雪天子寒日中大寒有凍人天子作黃竹詩事具雪部
晏子曰景公起大臺之役寒役之凍餒者鄉有焉公延晏子坐飲酒樂晏子
歌曰庶民之凍我若之何奉上靡弊我若之何歌終喟然流涕公止之曰子殆
爲大臺之役夫寡人將罷 尸子曰雨雪楚莊王披裘當戶曰我猶寒彼百姓賓
客甚矣乃使巡國中求百姓賓客之無居宿絶糧者賑之國人大悦 戰國策曰
田單爲齊相過淄水有老人涉淄而寒不能坐沙中乃解裘衣之襄王曰單
之厚施欲取我國乎有貫珠者聞之曰不如因以爲己善乃下令曰寡人憂
民之寒而單解裘衣人稱寡人之意於是閭里相與語曰田單之愛人乃王
之教也 呂氏春秋曰衛靈公天寒鑿池苑春曰天寒恐傷民公曰寒哉春
曰君衣狐裘坐熊席四隅有火是以不寒民衣弊不補履決不苴君則
不寒民則寒矣公曰善命罷役 又曰戎夷違齊如魯天大寒而後門
弟子宿於郭外寒愈甚謂弟子曰子與我衣我活我與子衣子活我國士也
爲天下惜死子不肖人也惡能與國士衣哉戎夷歎曰道不濟夫解衣與弟子
夜半而死 漢書曰上親擊韓王信降匈奴上自將擊之連戰乘勝逐北至
樓煩會天寒卒士墮指者十二三 鍾離意別傳曰顯宗時意與光武俱爲諸
生每夜宿息一人寒不得寢則更相謂曰後日富貴慎此勿相忘別後數年光
武有天下徵意不至 東觀漢記曰王郎起兵上自薊東南馳夜至饒陽蕪蔞亭
時天寒烈衆皆飢疲馮異上豆粥明旦上謂諸將曰昨日得公孫豆粥飢寒
俱解 葛仙公別傳曰公與客談語時天大寒仙公謂客曰居貧不能人人得爐
火請作一大火共致煖者仙公因吐氣火赫然從口中出須臾火滿屋客皆熱脫
衣矣 [賦][晉]非衣子野寒夜賦曰何四序之平分嗟修冬而多感悲春搖芳兮翩
蟲悲桂萎其云除日晼晚而易潛夜悠長而難曙既而庭流皓月階被凝霜
風吹衣而慘慄氣空積而鬱蒼龍衾重裘兮弗煖熾朱火兮無光閉蕙帳兮

晝閴巷寂寞兮無人跡三逕以負級結二耦而爲賓 【晉】夏侯湛寒苦謡
曰惟玄冬之初夜天慘慄以降寒霜皚皚以被庭冰凛冽於井幹草𧄼𧄼以疏
葉木蕭蕭以零殘松隕葉於翠條竹摧柯於緑竿 【表】陳王曹植表
臣聞寒者不貪尺玉而思短褐飢者不願千金而美一飡夫千金尺玉至貴
而不若一食短褐者物有所急也

臘

風俗通曰禮傳曰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改曰臘 臘者獵也田獵取
獸祭先祖也漢火行衰於戌故以戌日臘也 漢舊儀曰臘者報諸鬼神古聖
賢有功於民者也 蔡邕獨斷曰臘者歲終大祭縱吏民宴飲非但迎氣故
但送不迎 禮記曰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
而索饗之 又曰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
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 蜡之祭勞農以休息之言民皆勤稼穡有百日之勞喻久也今一日使之飲酒燕樂是君之恩澤非爾所知言其義大也
周禮曰國祭蜡則龡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 左傳曰晉侯假道於虞以
伐虢宮之奇諫弗聽以其族行曰虞不臘也 列女傳曰魯之母師者魯九
子之寡母也臘日休家作者歲祀禮事畢悉召諸子謂曰婦人之義非有
大故不出夫家然吾父母家多幼稚歲時禮不理吾從汝謁往監之諸子
皆稽首唯諾又召諸婦曰婦人有三從之義無專制之行少繫於父母長繫於
夫老繫於子今諸子許我歸私家雖踰婦禮願與少子俱以備婦人出入之
制諸婦其慎房戶之守吾夕而反於是使少子僕而歸 謝承後漢書曰汝南
陳咸爲廷尉監王莽篡位還家杜門不出莽改易漢法令及臘日咸常言
我先祖何知王氏臘乎 風俗通曰葦顛俗說臘正祖食得葦顛者名之曰
幸貴以寒酒辛善祥令人吉利也 鄭玄別傳曰玄年十二隨母還家正臘宴
會同列十數人皆美服盛飾語言閑通玄獨漠然如不及母私督數乃曰
此非我志不在所願 陳留志曰范喬邑人臘夕盜斫其樹人有告喬佯弗
聞邑人愧而歸之喬曰鄉臘日取此欲與父母相歡娛耳 會稽典錄曰陳
脩爲傷人家貧爲吏常步擔上下自食乾糒每至正臘僚伴不起同僚欲
食請不肯往其志操如此 世說曰王朗中年以識度推華歆歆蜡日嘗集
子姪宴飲王朗亦學之有人向張華說此事華曰王之學華皆是形骸
之外去之所以更玄遠 晉博士張亮議曰臘接也祭宜在新故交接也俗謂
之臘之明日爲初歲秦漢以來有賀此皆古之遺語也 史記曰秦惠文公十二
年初臘始皇三十一年更名臘曰嘉平 東觀漢記曰甄宇北海人建武中青
州從事徵拜博士每臘詔賜博士羊人一頭羊有大小肥瘦時博士祭酒議
欲殺羊稱分其肉宇曰不可又欲投鈎宇復恥之宇因先自取其最瘦者
袁山松後漢書曰韓卓字子助陳留人臘日奴竊食祭其先人卓義其心
即日免之 華陽國志曰王長文元康初試守江原令縣收得盜馬賊及發
冢賊長文引前問慰時遇臘晦皆遣歸家獄先有繫囚亦遣之謂曰教
化不厚使汝等如此長文過也蜡節慶祈歸就汝上下善相歡樂過節
來還當爲汝思他理群吏惶懼爭請不許尋有赦令無不感恩所宥人
於是不爲惡曰不敢負王君也 搜神記曰宣帝時陰子方者當臘日晨炊而
竈神形見子方再拜受慶家有黃羊因以祀之自是以後暴至巨富故
後常以臘日祠竈而薦黃羊焉 [illegible] 長生要曰十二月臘夜令人持椒臥井旁無與人言
投井中除瘟病 【詩】【晉】裴秀大蜡詩曰日躔星紀大呂司辰玄象改次庶衆
更新歲事告成八蜡報勤告成伊何年豐物阜豐禋孝祀介茲萬祜
報勤伊何農功是歸穆穆我后務茲蒸黎宜力菑畝沾體暴肌飲饗清
祀四方來綏充仞郊甸鱗集京師交錯貿遷紛葩相追反袂成帷有肉如
丘有酒如泉有肴如林有貨如山率土同歡和氣來臻祥風協順降祉自
天方隅清謐嘉祚日延與民優遊享壽萬年 【晉】江偉蜡詩曰正元
二年文淵家君在陳郡余別在國舍不得集會弟廣平作詩以貽余余
因蜡之日蜡節之會廓焉獨處晨風朝興悲我慈父我心懷戀運首延佇
宋張望蜡除詩曰玄靈告除謝青陸飛駕轡斬鮮冰迎流結凝霜垂蒼貝
人欣八蜡暢誰知歲聿盡 【序】【晉】摯虞蜡賦序曰玄象運而寒暑交節
會至而萬物遷天地之化固以不停況於人道之不變乎是以百年憂喜相
參能達要終之數悟生生之宜者百世不過其人大蜡之夕雖天下同有攜金
蘭以齊馨利貴得意以遺榮勢孰我尚哉

律

爾雅曰律謂之分 尚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女聽

又曰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周官曰太師掌六律六
呂文以五聲播以八音教六詩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 禮記曰正月律
中太蔟二月律中夾鍾三月律中姑洗四月律中仲呂五月律中蕤賓六月律中林鍾七月
律中夷則八月律中南呂九月律中無射十月律中應鍾十一月律中黃鍾十二
月律中大呂 周禮注曰律呂相生者三分益一下生者三分減一黃鍾律長九寸
下生林鍾六月律也 左氏傳曰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
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流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 孟子曰師曠之聰
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 呂氏春秋曰昔黃帝命伶倫作爲律伶倫自大夏
之西乃之阮隃之陰取竹之嶰谷以生空竅厚均者斷兩節間長三寸九分而
吹之以爲十二筒聽鳳鳴以別十二律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故曰黃鍾之宮律
之本也 淮南子曰黃鍾合六律調五音通八風 漢書曰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
以生風天地之風氣定十二律 又曰漢家言律曆者本張蒼蒼好書無所不
觀無所不通而尤究律曆 又曰京房本姓李推律自定爲京氏 劉向
別錄曰鄒子在燕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子居之吹律而溫氣至今名
黍谷 事見地部谷門 論衡曰孔子吹律自知殷苗裔 楊泉物理論曰聽清濁五聲
之和然後制爲鍾律取弘農宜陽縣金門山竹爲管 晉諸公讚曰世祖
以荀勗所造律與周時玉律以校正同荀勗奏曰中所出御府細管律二十五具
其三具與杜夔左延年法同 〔表〕〔周〕王襃上新定鍾表曰萬物生象始乎管
數天道運行基乎步術是有輕重平以權衡音有清濁協乎律呂是脩
發動聲候春冬之生殺師曠吹律知晉楚之衰亡數始黃鍾琯終仲呂
還宮變徵參天兩地三分損益累黍相乘四時發斂忽微斯洞皇帝御
明時推元受命八音七始之奏五聲六律之和測酌成節間分析節度推之以
升斜正之以權衡稽之以古今覈之以經傳 〔周〕庾信爲晉陽公上玉律表曰
臣聞三才既立君臣之道已陳六位時成禮樂之功斯正故以叶和日月測度
陰陽悅豫兆民儀形萬國者也伏見勑旨刊正音律平章曆象奏萬飾
而歌大呂變孤竹而舞雲門莫不器取蹤通聲從安樂四分歛明三微具
定是以聞鍾於洛浦即辨聲飛驪鐸於邯鄲先知響韻三分二至行於司
曆之官九變九成被於和樂之職足以動天地感鬼神化被風俗平分寒暑

豈直吟嘯嶰谷迴翔鸞鳳而已哉是知零陵廟前徒尋舜管始平城下
空論周天臣聞上制其禮下習其儀君定其法臣行其事謹造玉律一具并玉
秤尺斗合等始得成功至於分粟累黍量甕數籥實以仰禀聖規參詳
神思所異節候陰管無勞河內之灰氣動陽鍾不待金門之竹而琬琰事
輕般倕慮淺不足展采成均增輝度量

曆

世本曰容成作曆 尚書曰迺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
時 又曰叶用五紀其五曰曆數 尸子曰造曆數者羲和子也 漢書曰曆數
之起尚矣傳述顓頊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其後三苗亂德二官咸廢而
閏餘乖次孟陬殄滅攝提失方 又曰使治曆淳于陵渠復覆太初曆晦朔弦
望最密日月如合璧五星若連珠 又曰曆譜者序四時之位正分至之節會
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殺生之實故聖王必正曆以探知五星日月之會凶
阨之患其術皆出焉此聖人知命之術也 續漢書曰昔者聖人之作曆也觀
璿璣之運三光之作道之發斂景之長短斗綱所建青龍所躔參伍以變
錯綜其數而制術焉 益部耆舊傳曰巴郡落下閎漢武帝時改顓頊
曆更作太初曆曰後八百歲此曆差一日當有聖人定之 楊泉物理論曰疇
昔神農始治農功正節氣審寒溫以爲早晚之期故立曆日 風俗記曰黃
帝顓頊下逮三王治曆十有一家考課損益各有變長非天運之錯考察意
異故也 王隱晉書曰張載弟肩烏程令名冗蔡邕注明堂今中台要解
又綴諸說曆數而爲曆贊前世見賛寶之云信該羅曆表義矣 〔表〕〔梁〕
簡文帝謝賜新曆表曰五司告備萬壽載光琯叶壁輪慶休寶曆 班
和布政懸闕徇道或弘將授之典敬闡爽辰之教 又謝賜新曆表曰璿
篋環璣鳳司肇律御斗辯氣玉琯移春萬福惟新剋固天保 〔梁〕沈
約謝賜新曆表曰寂稽惟觀斗辨日取生寫本寄時分地稼政莫先何則
勝殺無朕徇忌之理難忽疏留有御禮節之原攸序 〔梁〕王僧孺謝賜曆
表曰寶鑰以龍馭不爽輝見受壽寫職是司鼎無異眡璧聯珠粲輪映階
平義寅賓明時事惟均政固以先天候其餘始執均驗其平分九嬴仰化萬寓
依朔 〔啓〕〔周〕庾肩吾謝曆日啓曰凌渠所奏弦望既符鄧平之言錙銖

皆合登臺視朔觀雲物之必書掛管移灰識權衡之有度初開冬始
暫謂春留未覽篇終便傷冬及徘徊厚渥比日爲年

藝文類聚卷第五

藝文類聚卷第六　　渤海歐陽　詢　撰

地部　地　野　關　岡　巖　峽　石　塵
州部　冀州　楊州　荊州　青州　徐州　兗州　豫州　雍州
益州　幽州　并州　交州
郡部　京兆郡　河南郡　宣城郡　會稽郡

地

神農書曰湛濁爲地　黄帝素問曰積陰爲地故地者濁陰也　蔡邕月令章句曰總丘陵原隰阪險曰地　春秋元命苞曰地者易也言養物懷任交易變化含吐應節故其立字土力於乙者爲地　河圖括地象曰地廣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有君長之州州有九阻中土之文德及而不治　山海經曰帝令豎亥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五億十萬九千八百八步豎亥左手把筭右手指青丘北　孝經援神契曰計九州之別壤山陵之大川澤所注萊沮所生鳥獸所聚九百三十一萬八千二十四頃硗埆不耕者千五百萬二千頃　易曰立地之道曰柔與剛　又曰在地成形　又曰坤地也　禮記曰孟冬之月地始凍仲春之月地始坼　又曰今夫地一撮土之少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而萬物載焉　周官曰大司徒掌天下土地之圖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五地之物　樂動聲儀曰下元者地氣也爲萬物生育長養蓋藏之主也　春秋元命苞曰地所以右轉者氣濁精少含陰而起遲故轉右迎天佐其道　爾雅曰東至泰遠西至邠國南至濮鈆北至祝栗謂之四極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　老子曰地得一以寧地無以寧將恐發　墨子曰禽子問天與地孰仁墨子曰翟以地爲仁太山之上則封禪焉培塿之側則生松柏下生黍苗莞蒲水生黿鼉龜魚民衣焉食焉家焉死焉地終不責德焉故翟以地爲仁　孔子家語曰子夏曰商聞山書曰地東西爲緯南北爲經山爲積德川爲積形高者爲生下者爲死丘陵爲牝谿谷爲牡

【啓】【梁】昭明太子謝勑賚地圖啓曰漢氏輿地形茲未擬前世方丈比此非妙延之長樂唯畫古賢壽之未央止圖將師未有詢以八裹觀六合域中天外指掌可求地角河源戶庭不出豈聞千秋自識烏桓之地脫建莊武方正著博物之書

【序】【晉】裴秀禹貢九州地域

圖論曰圖書之設由來尚矣自古垂象立制而賴其用三代置其官史掌其職暨漢祖屠咸陽丞相蕭何盡收秦之圖籍今秘書既無古之地圖又無蕭何所得惟有漢氏所畫輿地及諸雜圖各不設分率又不考正準望亦不備載名山大川其所載列雖有麁形皆不精審不可依據或荒外迂誕之言不合事實於義無取今制地圖之體有六一曰分率所以辯廣輪之度也二曰準望所以正彼此之體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數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六者各因地而制形所以校夷險之故也有圖象而無分率則無以審遠近之差有分率而無準望雖得之於一隅必失之於他方雖有準望而無道里則施於山海絕隔之地不能以相通有道里而無高下方邪迂直之校則徑路之數必與遠近之實相違失準望之正故必以此六者參而考之然後遠近之實定於分率彼此之實定於準望徑路之實定於道里度數之實定於高下方邪迂直之算故雖有峻山巨海之隔絕域殊方之迥登降詭曲之因皆可得舉而定者準望之法既正則曲直遠近無所隱其形也

野

爾雅曰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　說文曰野郊外也　山海經曰大樂之野夏后啓於此舞九代馬(事具樂部)　又曰都廣之野后稷葬焉爰有黍稷百穀自生鸞鳥自歌鳳鳥自舞靈壽實華草木所聚　尚書曰大野既豬東原底平　毛詩曰我行其野蔽芾其樗婚姻之故言就爾居　左傳曰辛有適伊川見被髮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　又曰晉文公過衛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　又曰裨諶能謀於野則獲謀於國則否鄭國有難子產載以如野謀四國之事　穆天子傳曰曠原之野飛鳥之所解羽　莊子曰黃帝將見大隗于具茨之山方明為御昌寓參乘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乃明塗焉(事具帝王部)　又曰北門成問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而懼復聞之而怠卒聞之而惑蕩蕩默默乃不自得　楚辭曰獨不見鸞鳳之高翔乎大皇之野循四極而迴周見盛德而下　韓詩外傳曰孔子出遊少原之野有婦人哭甚哀聞之婦人曰向刈蓍薪亡吾蓍簪是以哀也非傷亡簪不忘故也(事具草部)　帝王世紀曰炎帝戰蚩尤於中冀名其地曰絕轡之野　幽明錄曰相溫北征姚襄在伊水上許遐曰不見得襄而有大功見襄走入北芒中問曰大女是何等也答曰南為丹野北為太玄必西北走也果如言[redacted]　晉郭璞都廣之野贊曰都廣之野珍怪所聚爰有嘉穀鸞鳥歌鳳舞后稷託終樂哉斯土

關

周官曰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　禮記曰仲夏之月關市無索　又曰古者關譏而不征　蔡邕月令章句曰關在境所以察出御入　左傳曰臧文仲不仁者三廢六關　孟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御暴也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也　燕丹子曰燕丹去秦夜到關關門未開丹為雞鳴衆雞皆鳴遂得逃歸　史記曰秦昭王囚孟嘗君孟嘗君變姓名夜半至函谷關關法雞鳴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居下坐者有能為雞鳴於是群雞皆鳴遂出關　戰國策曰中山與燕趙為王齊閉關不通中山使其言曰我萬乘之國也中山千乘國也何侔名於我乎　楚漢春秋曰沛公西入武關居於灞上遣將軍閉函谷關無內項王項王大將亞父至關不得入怒曰沛公欲反邪即令家發薪一束欲燒關門關門乃開　列仙傳曰關令尹喜周大夫也善內學老子西遊先見其氣知真人當過物色而迹之果得老子與俱之流沙(事具仙部)　漢書曰秦王子嬰誅殺趙高遣將將兵距嶢關沛公欲擊之張良曰秦兵尚強未可輕願先遣人益張旗幟於山上為疑兵使酈食其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秦將果欲連和因而攻之　又曰景帝四年春復置諸關用傳出入　又曰武帝三年冬徙函谷於新安　又曰終軍初從濟南當詣博士入關關吏與軍繻軍問以此何為吏曰為復傳還當以合符軍曰大丈夫西遊終不復傳還棄繻去後軍為謁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關關吏識之曰此使者乃前棄繻生也　東觀漢記曰隗囂將王元說囂請以一丸泥為大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一時也　又曰耿丹初之長安從元人陳此買入關符以函谷關既入封符乞人曰不乘使者車不出關丹自從入關後不歸家十二年後奉使乃出關竟如本心　又曰李恂遺無所受處新安關下拾橡實以為食　吳越春秋曰伍子胥與太子建子勝俱奔吳夜行晝伏出到昭關關吏欲執之胥因詐曰上之所以索我者以我有美珠也今我已亡之矣我將告子欲取之關吏因舍焉　吳書曰陸凱奏曰臣愚以西陵國之關

首宜重其備備重則敵不敢輕輕備則為敵所侮　何禎集曰以正始六年為弘農太守表省崤關曰易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孟軻云古者關譏而不征關險之設所由尚矣　段國沙州記曰龍涸北四十里有白馬關關甚險峻使十人固險雖萬夫亦不能前【詩】【陳】周弘正入武關詩曰武關設地險遊客好邅迴將軍天上落童子弄繻來揮汗成雲雨車馬隊塵埃雞鳴不可信未曉莫先開【賦】【後漢】李尤函谷關賦曰駟遐周覽以汎觀歷衆關以遊目惟函關之顯麗莫盛乎函谷旅雕龍以作好建峻敵之取直殊中外以隔別翼巍巍之高崇命尉臣以執鑰統群類之所從嚴固守之猛厲操戈鉞而普聽蕃鎮造而惕息侯伯過而震慄惟函谷之初設險有姬之苗流睢背魏而西逝託衾衣以免變大漢承弊以建德革厥舊而運脩準今宜以就制因茲勢以立基苟可以詰非司邪枯執喉咽季末荒戎隨闕有年天閭群黎命我聖君稽符皇乾孔適河文中興再受二祖同勳永平承緒欽明奉循上羅三關下列九門【銘】【後漢】李尤函谷關銘曰函谷險要襟帶喉咽尹從李老留作二篇孟嘗雞鳴奔發東征夜徒稽旋請以雞鳴逃誰將入自虛以豪袁元鼎革移錯之新安含彼西阻東即高原長城東阿陽固不踰簡易易從與乾合符

岡

爾雅曰山脊曰岡　毛詩曰陟彼高岡我馬玄黃　地理志曰秦望氣者云東南有天子氣使赭衣徒鑿雲陽縣北岡改名曲阿　又曰天門零陽縣有玉石岡岡上有石名仙人樓　山謙之丹陽記曰句容縣東三十里有龍岡岡頂有龍沸潭周十三丈聞人聲水便沸動常日則不動　劉禎京口記曰城北四十餘里有小岡高二丈許有人鼻形者岡西頭有口在上而鼻在下方圓數尺狀如燋上古老相傳因名下鼻今無復鼻唯口猶在　王韶之始興記曰郡西南有芙蓉岡高者王山鄰枕郊郭可四十餘里　又曰含洭縣白鹿城南有白鹿岡晉咸和中縣令張勛有德惠白鹿群遊岡上因以為名　雷次宗豫章記曰洪井西有鸞岡舊說洪崖先生乘鸞所憩之處也　顧微廣州記曰四會縣有金岡行人往往見金於岡側　裴氏廣州記曰城北有馬鞍岡秦時占氣者言南方有天子氣始皇發民鑿破此岡地中出血鑿處猶在

增城縣有西岡每日出照之晃耀　武昌記曰城北有岡高數丈名為鳳凰其處踦敞勝闊以望川澤多所遠矚矣黃龍元年有鳳皇集此岡故謂之鳳凰岡岡南十里有金牛岡古老相傳云有金牛出此岡岡今半崩坑深數丈牛跡猶邊遺迹尚存　王孚安城記曰萍鄉西津里南五里山名玉女岡天雨當雨水輒先涌出石開而有五色玄黃百姓謂之玉女披衣　鄧德明南康記曰陳蕃莫冬有青龍岡土人傳云昔見一物龍形而通身純青數出此岡頂故因以為名青龍也　又曰贛縣有馬脊岡其形如馬脊故以為名也　衡山記曰衡山有曾青岡出曾青可合仙藥有孤竺壽岡多靈壽木　圖墓書曰冢前左右有小岡如投算相連數里名為導引岡葬之出富貴　又曰經言葬遇沉岡遠至二十年皆絕世無後若葬遇浮岡當世沉浮看其安終無災厄葬遇飛岡亦世富貴亦出神仙【詩】【宋】謝靈運入華子岡麻源第三谷詩曰南州實炎德桂樹凌寒山銅陵映碧澗石磴寫紅泉既枉隱淪客亦栖肥遁賢險逕登君峯首難若騰雲煙羽人絕髣髴丹丘徒空筌圖牒復磨滅碑板誰聞傳莫辨百代後安知千載前且申獨往意乘月弄潺湲【賦】【宋】傅亮登龍岡賦曰靜間處以永念聊駕言以寫憂蒙旭露而夙軫躡余轡於龍丘南臨平隰西眄荒疇比宇連甍此堞西周眺江都之負淡究川陸之迴脩羨翔羽之藏林樂綠蘋之在流喜清瀾以汎濫嬰翻枝而命仇信遂生之有所何怵迫於人尤

巖

晉中興書徵祥說曰咸和四年廬山西大巖崩俄而郭默害江州刺史伏誅　尋陽記曰赤山崖峻壁上多靈巖生仙菜村人恒採之也　嵩高山記曰下室山大巖中有一石室有自然經書自然飲食室前有一石柱象承露盤上有石脂滴滴流下服之一合壽與天地同畢　盛弘之荊州記曰平樂縣有山臨水巖間有兩目如人眼極大瞳子白黑分明名為目巖　又曰始興機山東有兩巖相向如鷄尾石室數十所經過皆聞有金石絲竹之聲　鄭緝之東陽記曰北山有春草巖巖根竹巖仙姥巖巖間不生莽草盡出龍鬚尤多藥物【詩】【梁】丘遲夜發密巖口詩曰弭棹纔假寐擊汰已爭先敞朗朝霞澈驚明曉魄懸方奉仰危石百丈窺飛泉叢枝上點點崩溜下填填

峽

續漢書曰虞詡爲武都太守下辯東三十里有峽中有大石鄣塞水流春夏輒濆溢敗壞城郭詡使人燒石以水灌之石皆坼裂因鐫去遂無泛溺之害　庾仲雍荊州記曰巴楚有明月峽廣德峽東突峽今謂之巫峽秭歸峽歸鄉峽　袁山松宜都記曰自西陵泝江西北行三十里入峽口其山行周廻隱映如絕復通高山重嶂非日中夜半不見日月也　鄧德明南康記曰雩都峽去縣百里兩邊傍江江廣三十餘丈高嶺稠疊連嵓巖石峙其水常自激涌奔轉如輪春夏洪潦經過阻絕　王韶之始興記曰梁鮮二水口下流有湞陽峽長二十餘里山嶺紆縈崖壁流曲勢中宿縣有貞女峽峽西岸水際有石如人形狀似女子是曰貞女父老相傳秦世有女數人取螺於此遇風雨晝昏而一女化爲此石【賦】梁蕭子範建安城門峽賦曰原夫城門之所都迺設險於閩區艱難過於身勢標要甚於飛狐長湍□流而沸涌曾山兩判而盤紆對嶸峨之分千宵帶雲怪石隨波而隱見枯槎横出而不羣顧瞻左右重巒接岸其間如礪其絶如斗千乘馳輪四夫可守龍崧呀呷蹴浪揚華雁門飲羽西施沉沙瓌詭曲異隱質殊形不同黄精采至紫澗通水奔湍其如雷聲轟列其如風樹低柯而翠巘峭隆日而青空　隋江總貞女峽賦曰倦辛苦於長逺泛淪於海外遊颯灑於轉漢情緒繞於斑斕駭茲峽之殊詭怪奇峯而矚盼或權施而四成或非磷而玉曲合昭曜之燭銀沸瀉後之寄玉山蒼蒼以隊葉樹索索而拔枝潺湲澼之見底聳翠壁以臨危

石

物理論曰土精爲石　尚書曰青州厥貢鉛松怪石　周官曰大司寇以嘉石平罷民有罪者坐諸嘉石以肺石達窮民凡遠近煢獨老幼欲復於上而其長弗達者立於肺石　毛詩曰漸漸之石維其高矣　穆天子傳曰天子升于采石之山於是取采石焉鑄以成器于黑水之上　尸子曰昔者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踐東宮履乘石祀明堂假爲天子七年　列子曰天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媧氏鍊五色之石以補其闕　隋巢子曰禹產於崐石啓生於石　呂氏春秋曰石可破也不可奪其堅　史記曰王翦代李信擊荊荊兵數挑戰終不出久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翦曰士卒可用矣　又曰張良見老人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爲王者師後十三年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黄石即我也良後果得黄石寶而祠之及死并葬黄石伏臘祠之　韓詩外傳曰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爲伏虎彎弓而射之沒金飲羽下視知其石也因復射之矢摧無迹　十洲記曰流洲在西海中上多積石名爲昆吾石冶其成鐵作劍光明照洞如水精狀割玉物如切泥土焉　闞子曰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梧臺之東歸而藏之以爲寶周客聞而觀焉主人齋七日端冕玄服以發寶革匱十重緹巾十襲客見之掩口而笑曰此特燕石也其與瓦甓不殊　應劭漢官儀曰馬伯第登太山見石二枚其一是武帝時石用五車載不能上因置山下爲屋號曰五車石其一是紀號石刻文字紀功德立壇上　博物志曰桃林在弘農湖城縣休牛之山有石焉曰帝臺之棊也五色而文狀如鶉卵　神仙傳曰白石生者恒煮白石爲糧就白石山居故號白石先生　遊名山志曰芙蓉山有層石頭如初生芙蓉色皆青白　三齊略記曰始皇作石塘欲過海看日出處時有神人能驅石下海石去不速神輒鞭之皆流血至今悉赤陽城山石盡起立嶷嶷東傾狀如相隨行　王韶之南康記曰卿源有長瀨其傍石或像人形或似牛羊其大者名人形者爲令史　鄧德明南康記曰雩都縣有金雞石　武昌記曰盤龍石云有龍盤於此石積日方去　庾仲雍荊州記曰歸鄉縣有屈原宅女須廟擣衣石猶存　荊州圖副曰宜都有石穴有二石相去一丈俗云其一爲陽石其一爲陰石水旱爲災鞭陽石則雨鞭陰石則晴　異苑曰永康王曠井上有一洗石時見赤氣後有二胡人寄宿忽求買之曠怪所以未及廢錢子婦孫氏覩二黃鵠鬭於石上疾往掩取變成黃金胡人不知索市愈急既得撞破石内空既有二鵠處　幽明錄曰宜都建平二郡之界有倚石如二人像攘袂相對俗謂二郡督郵爭界於此　又曰宫亭湖邊傍山閒有石數枚形圓若鏡明可以鑑人謂之石鏡　【詩】陳陰鏗詠石詩曰天漢支機罷仙嶺博棊餘云陵猶是點昆池本學魚雲移□蓮勢出苔駁錦文疎還當穀城下別自解兵書　陳周弘正詠石鯨應詔詩曰石鯨何壯麗獨在天池陰騫鰭類橫海半出似浮深吞舟本無日吐浪亦時尋　聖帝遊昆沼能懷躍浪心【賦】張正見石賦曰連山擬崗巨石嶔崎上拂雲而蔚薈下激水而推移詩丹霞於

九折混白露於三危鎮方城於濮水因天闕於暘谷開五嶽之靈圖集衆老之仙都韜神弓於射的產利劍於昆吾魚躍湘鄉之水鵝浮平圃之湖鸖山鵲之金印碎驪龍之寶珠奄消四拔衣亂盈翠微精衛取而塡海天孫用以支機隨西王而不落傍東武而俱飛【贊】【晉】郭璞磁石贊曰磁石吸鐵琥珀取芥氣有潛通數亦冥會物之相感出乎意外

塵

山海經曰果水之南有玄蛇食塵大人之國有大青蛇頭方食塵　禮記曰爲長者糞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　又曰前有塵埃則載鳴鳶　毛詩曰無將大車維塵冥冥　左傳曰晉楚戰于城濮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僞遁[illegible]　老子曰和其光　同其塵　莊子曰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者也　楚辭曰安能以皓皓之白蒙世俗之塵埃哉　淮南子曰地不滿東南故水潦塵埃歸焉　謝承後漢書曰范丹字史雲所居單陋有時絕糧閭里歌之曰甑中生塵范史雲也　廣陵與賈儀曰昔漢光武與戴子高有撫塵之好　蔡邕勸學曰蚓無爪牙筋弱不便穿穴洞地食塵飲泉　博物志曰徐州人謂塵土爲蓬塊吳人謂塵土爲埃塊　李康遊山序曰蓋人生天地之間也若流電之過戶牖輕塵之栖弱草　郭子曰庾公名位漸重足傾王公時庾亮在石頭王公在城忽風起揚塵王公以扇拂之曰元規塵污人（元規庾亮字王公王導也）【詩】【晉】傅玄飛塵篇曰飛塵穢清流朝雲蔽日光秋蘭豈不芬鮑肆亂其芳河決潰金堤一手不能障　【梁】簡文帝詠梁塵詩曰依帷聚濛重帶日聚輕紅定爲歌聲起非關團扇風　【陳】徐陵賦得簾塵詩曰朝逐珠胎卷夜傍玉鉤垂恒交羅袖拂不分秋風吹

州部

春秋說題辭曰州之言殊也合同類異其界也　說文曰堯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故名曰州　曰州疇也疇其土而生之也　物理論曰九州變易交錯不同禹貢有梁州無并州周官有并州無梁州爾雅有營州無青州漢興武帝開拓三方卒十三州通并梁之數而增交益焉　風俗通曰周禮五黨爲州州疇也州有長使之相周足也　河圖括地象曰天有九部八紀地有九州八柱　尚書大傳曰古之處師八家三鄰而爲朋三朋而爲里五里而爲邑十邑而爲都十都而爲師州十有二師焉　張衡靈憲圖曰崑崙東南有赤縣之州風雨有時寒暑有節苟非此土南則多暑北則多寒東則多陰故聖王不處焉　史記曰鄒衍著書云中國於天下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赤縣赤縣內自有九州禹之叙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州者有九乃謂九州也有神海環之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是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

【冀州】爾雅曰兩河間曰冀州　周官曰河內曰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其澤藪曰楊紆其川漳其浸汾潞其利松柏　春秋元命苞曰昴畢閒爲天街散爲冀州分爲趙國立爲常山　淮南子曰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於是女媧殺黑龍以濟冀州（冀州中國也）　釋名曰冀州取地以爲名也其地有險有易帝王所都亂則冀治弱則冀彊荒則冀豊也　【賦】【漢】班彪冀州賦曰夫何事於冀州聊託公以遊居歷九州而觀風亦哲人之所娛望常山之峩峩登北岳而高遊建封壇於岱宗瘞玄玉於北江備五岳與四瀆觀滄海以周流　【箴】【漢】揚雄冀州箴曰洋洋冀州鴻原大陸岳陽是都島夷皮服潺湲河流表以碣石三后攸降列爲侯伯隆周之末趙魏是宅冀土麋沸炫沄如湯更盛更衰載從載橫漢興定制改列藩王故治不忘亂安不忘危牧臣司冀敢告在階

【揚州】尚書禹貢淮海惟揚州厥貢瑤琨篠簜厥包橘柚　周官曰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錫竹箭　春秋元命苞曰牽牛流爲揚州分爲越國立爲揚山　續漢書曰張禹拜揚州刺史當濟江行部士人皆以江有子胥之神難於濟涉禹厲聲云子胥若其有靈知吾志在理察枉訟豈危我哉令鼓楫而過歷行部邑吏民希見者人懷喜悅　益部耆舊傳云嚴遵爲揚州刺史行部聞道傍女子哭聲不哀問所哭者誰對云夫遭燒死遵勅吏舁尸到與語訖語吏云死人自道不燒死攝其婦人守尸云當有往吏白有蠅聚頭所遵令披視得鐵錐貫頂考問淫殺夫　【箴】【漢】揚雄揚州箴曰天矯揚州江漢之滸彭蠡既瀦陽鳥攸處橘柚羽貝瑤琨篠簜閩越北垠沅湘攸往翩彼昭王南征不旋人咸贑於埋莫蹤於山太伯遜位其吳紹類夫差一誤太伯無祚周室不匡句踐入霸當周之隆越裳重譯春秋之末侯甸叛逆元首不可不思股肱不可不甚窮荒崇屢省舜盛欽謀牧臣司揚敢告執籌

荊州 尚書禹貢曰荊及衡陽惟荊州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幹栝柏礪砥砮丹惟箘簵楛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　釋名曰荊州取名於荊山也荊警也南蠻數爲寇逆其民有道後服無道先強常警備之也　春秋元命苞曰軫星散爲荊州分爲楚國荊之爲言強也陽盛物堅其氣急悍也　元康地記曰荊州於古蠻服之地也秦滅楚置郡縣漢武分爲交州至魏晉而荊州所部郡國二十　周官曰正南曰荊州其山鎮曰衡山其澤藪曰雲夢其川江漢其浸潁湛其利丹銀齒角　沈約宋書曰朱脩之爲荊州刺史百城士民賻贈一無所受去鎮之日秋毫無犯計在州以來內外歲油及私牛馬食費以私錢六十萬稱之 **箴** 漢揚雄荊州箴曰杳杳巫山在荊之陽江漢朝宗其流湯湯雲夢塗泥包匭菁茅金玉砥礪象齒元龜貢篚百物世世以饒戰戰慄慄至桀荒淫我在帝位若天有日不順庶國孰敢余侮亦有成湯果秉其鉞放之南巢號之以夷南巢茫茫多楚與荊風飄以悍氣銳以剛有道後服無道先強世雖安平無敢逸豫牧臣司荊敢告執御

青州 尚書禹貢曰海岱惟青州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　春秋元命苞曰虛危之精流爲青州分爲齊國立爲萊山　太康地記曰青州東方少陽其色青其氣清歲之首事之始也故以爲名周之建國表齊東海居於青州故吳季札觀樂于魯聞齊之詩云泱泱乎大國之風也其表東海者乎　周官曰正東曰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其澤藪曰望諸其川淮泗其浸沂沭其利蒲魚　王隱晉書曰茍晞爲青州刺史役煩賦重民不堪命日斬十人流血成川號云屠伯 **箴** 漢揚雄青州箴曰茫茫青州海岱是極鹽鐵之地鉛松怪石群水攸歸萊夷作牧貢篚以時莫怠莫違昔在文武封呂於齊厥土塗泥在丘之營五侯九伯是討是征馬殆其銜御失其度周室荒亂小白以霸諸侯雖服復尊京師小白既沒周卒陵遲嗟茲天王附命下土失其法度喪其文武牧臣司青敢告執矩

徐州 尚書禹貢曰海岱及淮惟徐州厥貢惟土五色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纖縞　春秋元命苞曰天弓星主司弓弩流爲徐州別爲魯國徐之爲言舒也言陰牧內安詳也 **箴** 漢揚雄徐州箴曰海岱伊惟東海是渚豫州之土邑于蕃宇大野既豬有羽有蒙孤桐蠙珠泗沂攸同降周任姜鎮于瑯琊姜氏絕苗田氏攸都事猶細微不慮不圖禍如丘山本在萌牙牧臣司徐敢告僕夫

兗州 尚書禹貢曰濟河惟兗州厥貢漆絲厥篚織文浮于濟漯達于河　春秋元命苞曰五星流爲兗州兗之言端也言陽精端故其氣纖殺分爲鄭國　周官曰河東曰兗州其山鎮曰岱山其澤藪曰大野其川河泲其浸盧維其利蒲魚 **箴** 漢揚雄兗州箴曰悠悠濟河兗州之寓九河既導雷夏攸處草繇木條漆絲絺紵濟漯既通降丘宅土成湯五徙卒都于亳盤庚北度牧野是宅箕子獻歌厥居爲墟牧臣司兗敢告執書

豫州 尚書禹貢曰荊河惟豫州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浮于洛達于河　春秋元命苞曰鉤鈐星別爲豫州豫之爲言序也言陰陽分布各得處也　周官曰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其澤藪曰圃田其川滎洛其浸波溠其利林漆絲枲 **箴** 漢揚雄豫州箴曰郁郁荊河伊洛是經滎嶓枲漆惟用攸成田田相拏廬廬相距夏殷不都成周攸處豫野所居爰在鶉墟四隩咸宅寓內莫如毋曰我大莫或余敢毋曰我強靡克余亡夏殷爲極寶紀周祀牧臣司豫敢告柱史

雍州 尚書禹貢曰黑水西河惟雍州厥貢惟球琳琅玕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　春秋元命苞曰東井鬼星散爲雍州分爲秦國東距殽阪西有漢中南含高山北阻居庸得東井動深之萌其氣險也　春秋文耀鉤曰華岐以北龍門積石南至三危之野雍州屬魁星　太康地記曰雍州兼得梁州之地西北之位陽所不及陰氣雍閼故取名焉　周官曰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岳山其澤藪曰弦蒲其川涇汭其浸渭洛其利玉石 **箴** 漢揚雄雍州箴曰黑水西河橫截昆侖邪指閶闔畫爲雍垠上侵積石下礙龍門蓋安不忘危盛不諱衰牧臣司雍敢告執衣

益州 春秋元命苞曰觜參流爲益州益之言隘也謂物類並決其氣急切決列也　揚雄蜀本紀曰蜀始王曰蠶叢次曰伯雍次曰魚鳧　又曰武都人有女蜀王納以爲妃歿卒葬於成都作石鏡一枚以表其墓　十三州志曰蜀王杜宇自號望帝　左思蜀都賦曰外負銅梁宕渠內函要害膏腴 **箴** 漢揚雄

益州箴曰巖巖岷山古曰梁州華陽西極黑水南流泰作無道三方潰叛
義兵征暴遂國于漢拓開疆宇恢梁之野列爲十二光羨虞夏牧臣司梁
是職是圖經營盛衰敢告士夫
【幽州】周官曰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其澤藪曰貕養其川河泲其
浸菑時其利魚鹽　春秋元命苞曰箕星散爲幽州分爲燕國幽之爲
言窈也言風出入窈冥敏動易曉故其氣躁急　釋名曰幽州在北幽昧之地
也【箴】漢揚雄幽州箴曰蕩蕩平川惟冀之別伊昔唐虞實爲平陸周末
荐臻迫于獯鬻六國擅權燕趙本都東限穢貊羨及東胡彊秦北排蒙
公城疆大漢初定介狄之荒元戎屢征如風之騰義兵涉漠偃我邊萌既定
且康復古虞唐盛不可不圖衰不可不忘隕嶷之陵爲翳爲漏亂亡牧臣司幽敢告侍旁
【并州】春秋元命苞曰營室流爲并州分爲衛國之鎮立爲朋山并之爲言誠
也精舍交并其氣勇抗誠信也　太康地記曰并州不以衛水爲號又不以恒
山爲名而云并者蓋以其在兩谷之間乎韓魏趙謂之三晉即并冀二州是其
地也　周官曰正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恒山其澤藪曰昭餘祁其川虖池嘔夷其
浸淶易其利布帛【箴】漢揚雄并州箴曰雍別朔方河水悠悠北辟獯
鬻南界涇流畫茲朔土正直幽方自昔何爲莫敢不來貢莫敢不來王周
穆遐征犬戎不享爰藐伊意侵玩上國宣王命將攘之涇北宗幽罔識日
用爽蹉既不俎豆又不干戈犬戎作難斃于驪阿太上曜德其次曜兵命實
俱顛靡不悴荒牧臣司并敢告執綱
【交州】苗恭交廣記曰漢武帝元鼎中開拓土境北開朔方南置交阯刺史建
安二年南陽張津爲刺史交阯太守士燮表言伏見十二州皆稱曰州而交獨爲
交阯刺史何天恩不平乎若普天之下可爲十二州者獨不可爲十三州詔報聽
許拜津交州牧加以九錫彤弓彤矢禮樂征伐威震南夏與中州方伯齊
同自津始也　太康地記曰交州本屬揚州虞之交阯以爲名虞之南極也周有
天下越裳氏慕聖人之德重九譯貢白雉秦威六國南開百越置桂林象郡
以趙佗爲龍川令因秦之末自帝南裔漢高革命加以王爵始變椎結乃冠
冠冕焉【箴】漢揚雄交州箴曰交州荒裔水與天際越裳是南荒國之外爰
自開闢不羈不絆周公攝祚白雉是獻昭王陵遲周室是亂越裳絶貢荊

楚逆叛大漢受命中國兼或南海之宇聖武是恢稍稍受羈遂臻黃支抗
海三萬來享其賦盛不可不憂隆不可不懼泉竭中虛池竭瀕乾牧臣司
交敢告執憲

郡部

風俗通曰周制天子方千里分爲縣縣有四郡故左氏傳曰上大夫受縣下大夫
受郡至秦始皇初置三十六郡以監縣應劭漢官曰秦用李斯議分天下爲
三十六郡凡郡或以列國陳魯齊吳是也或以舊邑長沙丹陽是也或以山陵太
山山陽是也或以川源西河河東也或以所出金城城下有金酒泉泉味如酒豫
章樟樹生庭中鴈門鴈之所育是也　苗恭十四州記曰秦兼天下始皇三十
六年廢五等之爵而立郡縣之官以公國爲大郡侯伯爲小郡大郡曰守小郡
曰尉郡之言君也今之郡字君在其左邑在其右君爲元首邑以載民故取名
於君而謂之郡也【箴】漢崔駰郡太守箴曰有殷黜除焚典紀舊皆滅
暴秦龍攝侯置守秦尊閻左陳涉奮威楚築乾谿靈王不歸征還由近
可不肅歟郡守司民敢告執機
【河南郡】應劭漢官曰河南尹所治周地秦兼天下置三川守河雒伊也漢
更名河南　孝武皇帝增曰太守世祖中興徙都雒陽改號爲尹尹正也
謝承後漢書曰華山松爲河南尹修賢養民興教崇化至其剪削強宗
威烈不虧遂見讒毀　又曰羊陟遷河南尹下車計日受俸常食乾飯茹菜
禁斷豪右囑託書跡不與交通斷理究徒進用善士節操者旌表異行
勁志　司馬芝爲河南尹抑強扶弱私請不行芝爲教與群下曰蓋君能設
教不能使吏必不犯也吏能犯教而不能使君必不聞也夫設教而犯君之劣也
犯教而聞吏之禍也君劣於上吏禍於下此政事所以不理也可不各勉之哉
傅子曰傅嘏爲河南尹治以德教爲本然持法有恒簡而不可犯見理識
情獄訟不任獷楚而得其實不爲小惠有所薦達及有大益於民皆隱其
端迹若不由己　又曰樂廣爲河南尹郡中前廳多怪病後人皆於廊下督
郵傳中治事無敢在廳事者唯廣處之白日戶自開二子凱模等竊怖廣
使掘壞孔得狸乃絶【箴】漢崔駰河南尹箴曰茫茫天區畫爲京商邑
翼翼四方是營唐虞夏商周河洛是居成王郟鄏以處鞏邑諸夏强是

從是撟徹我墻屋而師尹不匡霸業其權宗器以分圖籍遷齊九鼎入秦

【京兆郡】漢書曰趙廣漢爲京兆尹以和顏接士事善推功歸之下曰某掾屬所爲非二千石所及吏皆輸寫心腹無所隱匿 又曰張敞守京兆尹自趙廣漢誅後皆不稱職京師寖廢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敞既視事求問長安偷盜酋長數人居皆溫厚出從僮僕閭里以爲長者敞皆召見責問因貰其罪乃署吏令置諸偷以自贖爲置酒小偷皆來賀之飲醉偷長陰以赭汙其衣裾吏坐門閱赭汙者輒收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由是枹鼓希鳴市無偷盜 又曰王駿爲京兆尹成帝欲大用之故試以政事先是京兆有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王駿皆有名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 【碑】後漢蔡邕京兆尹樊陵碑曰於顯哲尹誕德孔彰膺帝休命謂篤不忘秀納忠式規梧聖皇欽崇園邑大孝允光九命車服昭示采章軒軺四牡承祀蒸嘗多士時貢繇役求息進賢孔泰民清險棘同體諸舊兆萌蒙福惠垂無疆守以罔極

【宣城郡】陶氏家傳云陶侃晉咸康中爲宣城內史君從父歆先爲之君到郡乃招隱逸廣開學舍以此教民民有向方者則辟爲掾吏百姓受之曰人當勤學得主簿誰使爲之陶明府 晉中興書曰桓彝少孤家貧而性度高簡不以簞瓢屑意年在弱冠便有知人之鑒爲宣城太守百姓懷之 沈約宋書曰羊玄保爲黃門郎善弈棊棊品第三太祖亦好弈數與引見嘉其溫謹與太祖賭郡戲勝以補宣城太守 【詩】齊謝朓始之宣城郡詩曰簪髮逢嘉惠教義承君子心跡苦未并憂歡將十祀幸沾雲雨慶方轡參多士振鷺徒追飛羣龍難隸齒無鮮止食覓共理屬廉恥伊余昧損益何用祗千里解紱北宮朝息駕南川涘寧希廣平詠聊慕華陰市 又宣城郡內登望詩曰借問下車日匪直望舒圓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山積陵陽阻溪流春穀泉威紆距遙甸巉崱帶遠天切切陰風暮桑柘起寒煙悵望心已極惝怳魂屢遷結髮倦爲侶平生早事邊誰規鼎食盛寧要狐白鮮方棄汝南諾言稅遼東田

【會稽郡】司馬彪續漢書曰任延拜會稽南部都尉時年十九迎吏見其少皆驚焉會稽多名士延到官皆聘請高行俊乂敬待師友之禮及掾吏貧乏輒分俸祿以賑給之 晉中興書曰諸葛恢爲會稽太守臨行上爲置酒謂之曰會稽晉之關中足食足兵在於太守以君有莅任之方是以相屈四方分崩當匡振否運治之所先君爲言之恢陳謝因對曰今天下喪亂之餘風俗陵遲宜尊五美屏四惡進忠實之士退浮華之黨由是宗深納之 又曰王彪之爲鎮軍將軍會稽內史加散騎常侍居郡八年豪强斂跡亡戶出者三萬餘口 又曰王述作會稽太守外白請諱荅曰惟祖惟考四海所知過此無所復諱 【啓】【齊】謝朓爲王敬則謝會稽太守啓曰臣本布衣不謀遠大析薪之勤不舉褒理之寄何嘗常恐覆餗是貽咎徹斯膺陛下纘曆勝統日月重光得以柏珪家眾拜奉歲時視濯獻牲鞠躬郊廟而鴻恩亡妄假復授龜符王節遄於雙璜表東偏於四復臨邊三事既謝張溫潁川再撫亦慙黃霸

藝文類聚卷第六

藝文類聚卷第七　　山部上

崑崙山　嵩高山　華山　衡山　廬山　太行山
荊山　鍾山　北芒山　天台山　首陽山　燕然山
羅浮山　九疑山

總載山

春秋說題辭曰山之為言宣也含澤布氣調五神也國語曰禹封九山山者土之聚也　論語曰仁者樂山　春秋元命苞曰山者氣之包含所含精藏雲故觸石布山　爾雅曰山西曰夕陽山東曰朝陽又曰山大而高曰崧山小而高曰岑多草木曰岵無草木曰峐石戴土謂之崔嵬土戴石為砠　禮記曰夫山一拳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史記曰黃帝東至于海登丸山西至于崆峒登鷄頭南至熊湘北逐葷粥合符釜山　蜀王本紀曰天為蜀王生五丁力士能獻山秦王獻美女與蜀王蜀王遣五丁迎女見一大蛇入山穴中五丁并引蛇山崩秦五女皆上山化為石　河圖曰武關山為地門上為天高星主囹圄岐山在崑崙東南為地乳上為天麋星汶山之地為井絡帝以會昌神以建福上為天井　呂氏春秋曰何謂九山會稽太山王屋首陽山太華岐山太行羊腸孟門　漢名臣奏曰漢得陰山匈奴長老過之未嘗不哭　地鏡曰入名山必先齋五十日牽白犬抱白雞以鹽一勝山神大喜芝草異藥寶玉為出未到山百步呼曰林林央央此山王名知之卻百邪　袁山松宜都記曰郡西北陸行四十里有丹山山間時有赤氣籠蓋林嶺如丹色因以名山　又曰自西陵東北陸行百二十里有方山其嶺四方素崖如壁天清朗時有黃影似人像山上有神祠場特生一竹茂好其標垂場中場中有塵埃則風起動此竹拂去如洒掃者　盛弘之荊州記曰宜都西陵峽中有黃牛山江湍紆迴途經信宿猶望見之行者語曰朝發黃牛暮宿黃牛三日三暮黃牛如故又曰桂陽郡西南五十里有萬歲山有石室鍾乳山上悉生齡壽木又曰武陵舞陽縣有淳于白雉二山在寧州武陵二界畔絕壑之半有一石雉遠望首尾可長二丈申足翔翼若虛中翻飛頸緻著石

又曰衡山有三峯極秀一峯名紫蓋　又曰宜都夷道縣西南九十里有望州山四面壁立登此見一州內東有涌泉欲雨輒有赤氣故名丹水　又曰宜都宜昌縣三峽七百里兩岸連山略無絕處漁者歌曰巴東三峽至峽長　荊南圖副曰宜都夷陵縣東六十里南岸有荊門山北有虎牙二山相對虎牙有石壁其文黃赤又似虎牙形荊門山上合下空有若門象　又曰郡城西七里有作樂山諸葛亮常登此山為梁甫吟　又曰襄陽郡中廬縣西百三十里有馬穴山傍有一地道去漢時有馬出其中　驊騏　又曰宜都夷陵縣西八十里有高筐山古老相傳堯時大水此山不沒如筐篚因以為名　又曰巴東昆陽縣東南十里有栢枝山有石泉口方數丈中有魚　又曰宜都夷道縣北有女觀山昔有思婦登山絕望懷思而死葬之山頂山遂枯悴因以名山庾仲雍湘中記曰桂陽郴縣東北五里有馬嶺山高六百餘丈蘇躭所栖遊處因而得仙後有見躭乘白馬還此山中立因名為馬嶺晏子春秋曰齊景公召羣臣問曰天不雨久矣民有飢色吾卜之在高山廣澤寡人欲祠靈山可乎晏子曰夫靈山固以石為身以草木為毛髮天久不雨髮將焦身將熱獨不欲雨乎祠之何益　淮南子曰牛蹄之涔無尺之鯉塊阜之山無丈之材所以然者何也皆其營宇狹小而不能容巨大　韓詩外傳曰仁者何以樂山山者萬物之所瞻仰也草木生焉萬物殖焉飛鳥集焉走獸休焉吐生萬物而不私焉出雲導風天地以成國家以寧此仁者所以樂山　張璠漢記曰梁冀聚土築山十里九坂以象二崤窮極工巧積金玉明珠充牣其中　相冢書曰青烏子稱山望之如却月形或如覆舟葬之出富貴山望之如雞棲葬之滅門山有重疊望之如鼓吹樓葬之連州二千石　遊名山志曰靈溜山一名地肺山一名浮山　魏志曰明帝鑿太行山之石英採穀城之文石起景陽山於芳林園　王韶之始興記曰郡東有玉山草木滋茂泉石澄澈　鄧德明南康記曰平固縣覆笥山上有笥貯玉牒記故山因笥為名焉

詩

晉庾闡登楚山詩曰拂駕升西嶺寓目臨浚波想望七德耀詠此九功歌龍駟釋陽林朝服集三河迴首盼宇宙一無濟

邦家 【晉】王凝之妻謝氏詩曰峩峩東岳高秀極沖清天巖中間虛
宇寂寞幽以玄非工復非匠雲構發自然器象爾何物遂令我屢遷
逝將宅斯宇可以盡天年 【宋】孝武遊覆舟山詩曰束髮好怡衍弱
冠厭流蕩素想紛紛頃聿來果丘壑曾峯亘天維曠渚綿地絡逢
皐列神苑遺埼樹仙闕松埏含青暉荷源煜彤爍川界泳遊鱗巖旋
響鳴鶴 又登作樂山詩曰脩路軫孤轡竦石頓飛轅遂登千尋首
表裏望丘原屯因擾風穴積水漏雲根漠布吐新波定山帶舊宛
壤草凌故國拱木秀頹垣目極情無屆客思空已繁 又登魯山詩
曰解帆憩通渚息徒憑椒丘粤值風景和升高從遠眸紀郢躬西路
湘夢極南流杳哉漢陰水浩焉江界脩 【宋】謝靈運往北山經湖中詩
曰石橫水分流林密蹊絶蹤初篁苞綠籜新蒲含紫茸海鷗戲春
岸天雞弄和風 【宋】宗炳登白鳥山詩曰我祖白鳥山因名感昔撫
仰升數百仞俯覽眇千里果果君子木分岌岌衆壑起 又登半石山
詩曰淸晨陟阻崖氣志洞蕭灑嶙谷崩地幽窮石踐天委長松列竦

卷十 三

蕭蕭樹寬嵌巖詭上施神農蘿下凝堯時髓 【齊】謝朓和王著作登
八公山詩曰東限琅琊臺西距孟諸陸阡眠起雜樹檀欒陰脩竹日隱澗
疑空雲聚岫如複出没眺樓雉遠近送春目 又遊敬亭山詩曰茲山亘
百里合沓與雲齊上干蔽白日下屬帶迴溪交藤荒且蔓樛枝聳復
低獨鶴方朝唳飢鼯此夜啼泄雲已漫漫多雨亦凄凄 【梁】沈約遊金華
山詩曰遠策追夙心靈山協久要天倪臨紫闕地道通丹竅未乘琴高
鯉且縱嚴陵釣若蒙羽駕迎得奉金書召高馳入閶闔方覩靈妃笑
又留真人東山還詩曰連峯竟無已積翠遠微微寥戾野風急芸黃
秋草肥我來歲云暮於此悵懷歸霜雰方共下寧止露霑衣待余兩
岐秀去去掩柴扉 【梁】范雲登三山詩曰攷遷崩且君羨取巖崍復垂
石藤多卷節水樹饒蟠枝海中昔自重江上今如斯 【梁】江淹歷山詩
曰愁生白露日思起秋風年竊悲杜衡暮攬手弟即空山落葉下楚
水別鶴噪吳田嶂氣陰不極日色半虧天酒至情蕭瑟憑鑪還憫
然 又遊黃檗山詩曰長望竟何極閩雲連越邊南州饒奇怪赤

縣多靈仙金峯各虧日銅石共臨天陽岫照鴛來陰谿噴龍泉雞鳴
丹壁上猿嘯青崖閒 【梁】伍助奉和登彭陽山詩曰物色感神遊升
高悵有闕南望銅駝街北走長楸坪別關苑滄溟蹻山駕瀨碣奔
鯨吐華陂司南動輕拙日下重門照雲開九華徹觀閣隆舊恩奉
尚陪前哲 【梁】庾肩吾遊甑山詩曰去子平已久餘風今復追未必遊
春草王孫自不歸寒雲開石起秋葉下山飛 【周】王褒明慶寺石
壁詩曰夏木驂臺階秋泉帶雨餘石生銘字長山久谷神虛 又
雲居寺高頂詩曰中峯雲已合絶頂日猶晴邑居隨望近風烟對
眼生 【周】庾信陪駕幸終南山詩曰玉山乘四載瑤池宴八龍寂絲
坪少海鶴盡上中峯飛狐橫塞路白馬當河衝水奠三川后山
封五樹松長虹雙暴布圓闕兩芙蓉戍樓鳴夕鼓山寺響晨鍾
新竹節轉促短筍栱稍重樹宿含櫻鳥花留釀蜜蜂迎原下列
歌醲酒召昌容且欣陪北上方欲待東封 【隋】張正見賦得山卦名
詩曰蓬萊遊羽客巖穴轉芙蓉龍雲歸仙片暗霧霽石巖通

卷十 十四

帶臨峯鶴形隨雞雨風尋師不失路咸欲馭飛鴻 賦 【魏】劉楨
黎陽山賦曰自魏都而南邁迄洪川以揭休想王旅之旌旄望南路
之遐脩御輕駕而西徂過舊塢之高區爾乃踰峻嶺超連罡一
登九息遂臻其陽南蔭黃河左覆金城青壇承祀高碑頌靈珍
桑梓增茂參切懷傷河源汩其東遊陽鳥飄而南翔覩衆物之集
木騁羅布畢揚榮雲興風起蕭瑟淸泠延首南望顧瞻舊鄉
華 退於欣而樂康 【晉】潘岳登虎牢山賦曰辭京輦兮遵邁將
遠遊兮東夏朝發軔兮帝墉夕結軌兮中野遷脩坂兮停車臨
寒泉兮飲馬睇故鄉之奄藹思紆軫以鬱陶步王趾以升降泛
水而登虎牢覽河洛之二川眺成平之雙皐于崇嶺驅以崔崒幽
谷豁以窐㝐路逶迤以迫隘林廓落以蕭條爾乃仰蔭嘉木俯
藉芳卉靑烟鬱其相望棟宇懍以鱗萃彼登山而臨水固先哲
之所哀矧去鄉而離家邈長辭而遠乖望歸雲以歎息腸一日
而九迴良勞者之詠事爰寄言以表懷 【晉】郭璞登咸山賦曰蓋

至咸者實以爲術爲帝堯醫生爲上公死爲貴神豈封斯山而因以名之乎伊至咸之名山屈孫停而檠峙體岑峭以隆頹〔府崇嶺以峻起配華霍以助鎮致靈潤乎百里爾乃寒泉懸涌浚湍流帶林薄叢蘢幽蔚隱藹八風之所歸起遊鳥之所喧會潛瑕石楊蘭茝迴翔鵾集凌鷂鶡鷖鶬鳥栖陽以晨鳴熊虎窟陰而夕嗥 梁江淹江上之山賦曰桂青蘿兮萬仞竪丹石兮百重百重兮蟲萼如鏘兮如削波潮兮吐吶與岸兮積沓見紅草之交生眺碧樹之四合草自然而千華樹無情而百色嗟世道之異茲奉一憂患而來逼 梁吳均八公山賦曰峻極之山蓄聖表仙南參差而望越北邐迤而懷燕爾其盤桓基固含陽藏霧絕壁嶮巇層巖迴乎桂蔽月而常陰雲望空而自布袖以華閫帶以潛淮文星亂石藻日流壇若夫神基巨鎮卓犖荆河箕風畢雨育嶺生莪高岑直兮蔽景脩坂出兮架天似迎雲而就日若從漢而迴山靈浴葉而原淨花照礦而山鮮似嶂萬舉平崖億絕上被紫而煙生傍帶花而來雲維英王兮好仙會八公兮小山駕飛龍兮翩翩高馳翔兮中天 陳張正見山賦曰何神山之峻美諒苞結之所成東垂曰泰南曰衡衡爲西戎所擅北狄標名於是堯值洪流滔天襄陵禹敷水土奠高槎木泉川既導羣岳自脩營通四瀆鎮歷九川森羅辰象吐吸雲霧深不可測遠不可步於廓靈山長爲作固爾其爲狀也則武當太和武功太白崑崙五門扶寧三石峯高一萬峭峙三百登而眺之則千里無極俯而臨之則萬仞難與映白鶴而同高晨青天而共色 晉潘尼西道賦曰異山河之峘阨倦閑谷之盤紆車低徊於替軌馬侘傺於險塗徇肘還勾羊角互戾蘇窟連根十數億計石子之間坎焰之穴支體爲之危咤形骸爲之疲曳此亦行者之艱難羈旅之困瘁若其名坂則羊苍美入特成阜黃馬迴波激浪飛沙飄瓦馬則頓躓狼傍臣頹玄黃牛則體疲力竭損食喪膚壁蹄穿領摩龍陂驅 詩 晉夏侯湛山路吟曰鳳駕兮待明陟山路兮遐征冒晨朝兮入大谷道逶迤兮嵐氣清攬轡兮抑焉踟躕兮曠野曠野暗兮遼落崇岳兮嵬峨丘陵兮連雜卉木兮交錯淥水兮長流蒼濤兮拂石 宋謝莊山夜憂曰庭光盡山明歸流風

秉軒巷明月綠河飛潤鳥鳴兮夜蟬清橘露靡兮蕙烟輕燮別浦兮值泉躍紆喬林兮遇蔭驚鶩南皇別鶴佇行莫東郡孤管入青天況痾白髮共急日朝參過嶮詎除年年去兮髮不還金膏玉液豈留顏迴舲拓繩戶收棹掩荆關 贊 晉庾闡之山贊曰懸巖杳殿羽神明依居宮府風雲懷吐川采岩巖天竦五岳雲停飛峯紫蔚辰秀太清 晉戴逵山贊曰蔚矣名山亭亭其秀並基二儀嶷崿雲構嵯峨積峭寒籠虛岫輕霞仰拂神泉旁傲曰仁矣樂希靜此壽 晉郭璞炎山贊曰木含陽氣精構則然焚之無盡是生火山理見乎微其妙在傳 銘 晉張載劍閣銘曰巖巖梁山積石峨峨遠屬荆衡近綴岷嶓南通邛僰北達褒斜狹過彭碣高踰嵩華惟蜀之門作固作鎮是曰劍閣壁立千仞窮地之險極路之峻世濁則逆道清斯順閉由往漢開自有晉秦得百二并吞諸侯齊得十二田生獻籌矧茲狹隘土之外區一人荷戟萬夫趑趄形勝之地非親勿居昔在武侯中流而喜山河之固見屈吳起興實在德險亦難恃洞庭孟門二國不祀自古迄今天命匪易憑阻作昏鮮不敗績公孫既滅劉氏銜璧覆車遺軌罔或重跡勒銘山阿敢告梁益 晉湛方生靈秀山銘曰巖崿巉巖靈秀積峭幽重傍嶺閑岫秉標挺峯桂栢參幹芝蘭亂葉翠雲夕映爽氣晨發蘢蘢蹤林穆穆閑房幽室冬暄清蔭夏涼神木奇生靈草自香雲鮮其色風飄其芳可以養性可以栖翔長生久視何必仙鄉 梁簡文帝行雨山銘曰巖崿途遠阿曲路深猶云貝取尚且抽琴茲峯獨擅嶔崎千變却繞畫房前臨寶殿玉岫開華紫水迴斜谿間聚葉間裏禁少月映成水人來當花鷹結如帷磧起成基芸香襲逕石鏡臨犀 又明月山銘曰迢遞峯長威紆岳聚既正書門兼同天柱非覺小山寧論大庾豈與土龍邛須石鼓緗色斜臨霞文橫竪起 梁孝元帝東宮後堂仙室山銘曰大華削成本擅奇聲峯如雲委嶺若蓮生雲除紫蓋霞通赤城金壇是籙玉記題名鳳依桐樹鶴聽琴聲殿接南箕橋連北斗秋河徙帶春禽銜綬朱鳥安窗青龍作牖 梁庾肩吾東宮玉帳山銘曰玉帳寒郭崑山抵鵲樹華成帳連枝起幕去葉難

徙金花不落隱士彈琴仙人看博嶽留故鼎霜露聚新荊叢石初燗
舞丹欲成霧田屢盡海水頻傾長聞鳳曲永聽簫聲 【周】庾信枲東
宮行雨山銘曰山名行雨地異陽臺春人無數神女筆來翠帳朝開新
花旦起樹入床前山來鏡裏草色衫同花紅面似開年寒盡正月春遊
天然剗藉蝶粉多塵猜藤礙路垂柳低人誰論洛水一箇河神 【陳】
徐陵後堂望美人山銘曰高堂礙雨洛浦無洲何處相望山邊一樓峯
因五婦石是三侯險逾地肺危鄰天柱禁苑斜通春人恒聚樹裏聞
歌枝中見舞恰對妝臺諸窓併開遙看已識試喚便迴豈如織女非秋
不來 【碑】【梁】簡文帝神山碑銘曰開号天井山稱地雄碧雞金馬越清梁
池懷靈組慮孕寶含奇此亦神仙英名遠類昔有鸞鳥竊不幾淨土
邁彼高嶽搆茲去宇引葉成帷即樹為柱石砌危橫崖階斜豎 【梁】
元帝玄圃牛渚磯碑曰竊以增城九重仙林八樹未有船如鳴鶴時度宓妃
橋似牽牛能分織女丹鳳為群紫桂成林迴風韻響即代歌仙桂影
浮池仍為月浦璧月朝暉金樓啓扉畫船向浦錦纜牽磯花飛拂袖荷

香入衣山林朝市併覺忘歸 【序】【宋】謝靈運名山序曰夫衣食人生之所
資山水性分之所適毋識多云歡足本在華堂枕巖漱流者之於大志
故保其枯槁令謂不然君子有愛物之情有救物之能橫流之弊非才不
理故時有屈己以濟彼豈以名利之場賢於清曠之域邪語萬乘則鼎湖
有縱轡之論儲貳則嵩山有絕控又陶朱高揖越相留侯頓辭漢傅於
此而言可以明矣 【書】【梁】吳均與施從事書曰故鄣縣東三十五里有青
山絕壁千天孤峯入漢綠嶂百重青川萬轉歸飛之鳥千翼競來企
水之猨百臂相接秋露為霜春蘿被逕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信足蕩累
頤物悟衷散賞 又與朱元思書曰風煙俱淨天山共色從流飄蕩任意東
西自富陽至桐廬一百許里奇山異水天下獨絕水皆縹碧千丈見底游
魚細石直視無礙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夾峯高山皆生寒樹負勢競
上互相軒邈爭高直指千百成峯泉水激石泠泠作響好鳥相鳴嚶
嚶成韻蟬則千轉不窮猨則百叫無絕鳶飛戾天者望峯息心經綸
世務者窺谷忘反橫柯上蔽在晝猶昏疏條交映有時見日

崑崙山

河圖曰崑崙之墟五城十二樓河水出焉 龍魚河圖曰崑崙山天中柱也
大荒西經曰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崑崙之丘有神人面虎身有尾
爾雅曰西北之美者有崑崙之墟璆琳琅玕焉穆天子傳曰天子遂宿
于崑崙之阿赤水之陽吉日辛酉天子升于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
紀年曰周穆王十七年西征至崑崙丘見西王母王母止之神異經曰崑崙
有銅柱焉其高入天所謂天柱也圍三千里圓周如削銅柱下有迴屋焉
辟方百丈 史記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
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其上醴泉華池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惡
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 水經曰崑崙墟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地之
中也其高萬一千里河水出其東北陬 博物志曰崑崙從廣萬一千里
神物之所生聖人神仙之所集五色雲氣五色之流水其泉東南流入中
國名為何也葛仙公傳曰崑崙一曰玄圃一曰積石瑶房一曰閬風臺一
曰華蓋一曰天柱皆仙人所居也 搜神記曰崑崙之山地首也是惟帝
之下都故其外絕以弱水之深又環以炎火之山山上有鳥獸草木皆生育
滋茂於炎火之中故有火澣布非此山之皮臬則其鳥獸之毛也 【贊】【晉】郭
璞崑崙丘贊曰崑崙月精水之靈府惟帝下都西老之宇嵥然中峙号
曰天柱

嵩高山

山海經曰大室之山其上有木焉葉狀如梨而赤理名曰栯木服者不
妒 毛詩曰崧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 列仙傳曰王子
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雒間道士浮丘公接上嵩
高山 漢武帝內傳曰武帝夜夢與李少君俱上嵩高山半道有
繡衣使者乘龍持節從雲中下言太一君召覺即告近臣曰如朕
夢少君將舍朕去矣 劉根別傳曰根字君孫學道入中岳嵩高山石
室中峭峻上東南下五十丈北人冬夏不衣身毛皆長一二尺顏狀如
年十五時 仙經云嵩高山東南大巖下石孔方圓一丈西方北入五
六里有大室高三十餘丈周圓三百步自然明燭相見如日月無異中

有十六仙人玄月光童子常在天台時亦往來此中人非有道不得望見　戴延之西征記曰嵩高山巖中也東謂太室西謂少室相去七十里嵩高總名也　世記曰嵩高山北有大穴莫測其深百姓歲時每遊觀其上晉初嘗有一人誤墮穴中同輩冀其儻不死乃投食於穴中墜者得之爲尋穴而行計可十許日忽曠然見明又有草屋中有二人對坐圍棊局下有一杯白飲墜者告以飢渴棊者曰可飲此墜者飲之氣力十倍半年許乃出于蜀中歸洛下問張華華曰此仙館大夫所飲者玉漿也　俗說曰傅亮北征在黃河中垂至洛還見嵩高山于時同從客在坐問傅曰潘安仁懷舊賦云前瞻太室傍眺嵩丘嵩丘太室故是一山何以言傍眺傅曰有嵩丘山去太室七十里此是書者寫誤耳　贊　晉郭璞太室山贊曰嵩惟岳宗華岱恒衡氣通元漠神洞幽明嵬然中立衆山之英

華山

爾雅曰華山爲西岳　西山經曰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其廣十里　晏子曰君子苦華山然松栢既多矣望之盡日不知厭　列仙傳曰脩羊公者魏人也華陰山石室中有石榻常臥其上石盡陷穿　又曰呼子先者漢中關下卜師壽百餘歲臨去呼酒家嫗令急裝使有仙人持二茅狗來至子先持一與酒嫗因各騎之乃龍也上華陰山常於山大呼言子先酒母在此　華山記曰華山高巖四合重嶺秀起上有石池池北有石鼓父老相傳云昔有聞其鳴者　述征記曰華山對河東首陽山黃河流于二山之間云本一山巨靈所開今睹手跡於華岳而腳跡在首陽山下　贊　晉郭璞華山贊曰華岳靈峻削成四方爰有神女是挹玉漿其誰遊之龍駕雲裳　銘　晉傅玄華岳銘序曰易稱變象莫大乎天地天以高明崇其德岳配焉地以廣厚爲基而獻體焉若夫太華之爲德也五岳列位而存其首三條分方而處其中故能參兩儀以比德協和氣之絪緼故雲行與雨施興雷風以動物是以古先哲代聖帝明王莫不崇宗加牲尊而祀焉於虞書則西巡狩至于西岳而禋祭焉於禮則大司馬掌其分域而大宗伯典其禮祀也　碑　後漢張昶西嶽華山堂闕碑序曰易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然山莫尊於岳澤莫盛於瀆岳有五而華處其一瀆有四而河在其數其靈也至矣人主廢興必有其應故岱山石立中宗繼統太華授璧秦胡絕緒白魚入舟姬武建業寶珪出水子朝夏位布五方則處其西列三條則居其中昔宗又經集靈之宮於其下想松喬之儔是遊是憩郡國方士自遠而至者充廬巖塞山麓郡邑巫覡宗祝乎其中者亦盈谷溢谿咸有浮飄之志儼恍之色必雲齊月之路可外而越果繫昌之福可降而致也故殖財之寶黃玉自出令德之珍卿相是紘匪惟嵩高降生申甫斯亦有焉

衡山

周官曰荊州之鎮山曰衡山　湘中記曰衡山九疑皆有舜廟遙望衡山如陣雲沿湘千里九向九背乃不復見　又曰南陽劉道人嘗遊衡山行數十里有絕谷不得前遙望見二石囷二囷閉一囷開　盛弘之荊州記曰衡山有三峯極秀一峯名芙蓉峯最爲竦桀自非清霽素朝不可望見峯上有泉飛派如一幅絹分映青林直注山下　異苑曰湘東姚祖太元末爲郡吏經衡山望巖下有數年少並執筆作書祖謂是行侶休息乃枉道過之未至百許步少年相與翻然飛颺　詩　晉庾闡詩曰北眺衡山首南觀五嶺末寂坐挹虛恬運目情四豁翔虬九霄陸鱗困濡沫既體江湖悠安識南溟闊

廬山

山海經曰廬山名有二一曰天子都二曰天子鄣　伏滔遊廬山序曰廬山者江陽之名嶽其大形也背岷流面彭蠡蟠根所據亘數百里重嶺桀崎仰插雲日俯瞰川湖之流焉　遠法師廬山記曰東南有香爐山孤峯秀起遊氣籠其上則氤氳若烟　神仙傳曰董奉還豫章廬山下居在山間了不佃作爲人治病亦不取錢物使病愈者種杏五株　張野廬山記曰廬山天將雨則有白雲或冠峯巖或亘中嶺俗謂之山帶不出三日必雨　周景式廬山記曰匡俗周武王時生而神靈廬於此山世稱廬君故山取號焉　又曰登廬山望九江以觀禹之

跡其跂峯乎東南隱諸嶺不得駢矚自廬山人迹所至皆迴望而久無復出此者又甚高峻每雨其下成瀑而上猶皎日峯頭有八盤石可坐數百人 詩 因 謝靈運登廬山絕頂望諸嶠詩曰積峽忽復啓平塗俄已閉巖隴有合沓往來無蹤轍晝夜蔽日月冬夏共霜雪 宋鮑照登廬山詩曰懸裝亂水區薄旅次山楹千巖盛阻積萬壑勢迴縈龍從高昔貌紛亂襲前名洞澗窺地脉嗽樹聞天經松磴上迷密雲竇下縱橫陰冰實夏結炎樹信冬榮 又登廬山望石門詩曰明發振雲冠升嶠遠棲趾高岑隔半天長崖斷千里雞鳴清澗中猨嘯白雲裏瑤波逐穴開霞石觸峯起迴互非一形參差悉相似 梁 江淹登廬山香鑪峯詩曰絳氣下縈薄白雲上杳冥中坐瞰蜺虹俛伏視流星日落長沙渚層陰萬里生藉蘭素多意臨風默含情 賦 宋 支曇諦廬山賦曰昔哉壯麗峻極氤氳包靈奇以藏器蘊絕峯乎青雲景澄則嚴岫開鏡風生則芳林流芬嶺奇故神明鱗萃路絕故人跡自分嚴清升山於玄崖莅高垂化於弗亭應真陵雲以踞峯眇忽聯景而入冥咸豫聞其清塵妙無得之稱名也若其南面巍崛北背迸流帶驟雷分流以飛湍七嶺重曝而疊勢陟以竹栢蔚以檉松縈以三湖帶以九江嘉四物之蕭森爽獨秀於玄冬處漭滈淩半百川之所衝峭明百尋峻關千仞香鑪吐雲以像烟甘泉涌霤而先潤 碑 梁 元帝廬山碑序曰夫日月麗天星宿所以貞觀川岳帶地后土所以惟寧廬山者亦南國之德鎮雖林石異勢而雲霞共色長風夜作則萬流俱響晨飆曉吟則百嶺齊應東瞻洪井識曳帛之在茲西望石梁見拖寶之可拾誠彼慕類易悲山中難久攀蘿結桂多見淹留

太行山

山海經曰太行山其首曰歸山其上有金玉下有碧玉 穆天子傳曰天子命駕八駿之乘赤驥之駟南征翔行逕絕翟道升于太行南濟于河 墨子曰墨子請耕柱子曰將上太行駕驥與牛子將誰驅曰將驅驥以驥足責也 尸子曰龍門魚之難也太行牛之難也以德報怨人之難也 戰國策曰范雎說秦王曰舉兵攻滎陽則成皋之路不通北斬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兵不下王舉兵而攻滎陽則其國斷為三 神仙傳曰王烈入太行山忽聞山東北雷聲往視見山上破數百丈石中有一孔徑尺中有青泥流出烈取摶之隨手堅凝氣味如粳米飯 詩 晉 劉宏從征行方山頭詩曰峨峨太行凌虛抗勢天嶺交氣窈然無際澄流入神玄谷應聲四象悟心幽人來憩

荊山

山海經曰荊山其陰多鐵其陽多赤金 河圖括地象曰荊山為地雌上為軒轅星 韓子曰卞和得玉於楚山中獻厲王王使玉人相之曰石也刖其左足和抱其璞哭於荊山之下三日泣盡繼之以血事具玉門 水經曰荊山在南郡臨沮縣東北 詩 晉 栖玄登荊山詩曰理不孤湛影比有律曾是名山獄明秀超鄰器栖荒外命契響神我之懷矣巾駕飛輪 梁 江淹望荊山詩曰奉君至江漢始知楚塞長南關繞桐柏西岳出魯陽寒郊無留影秋日懸清光悲風繞重林雲霞肅川漲歲晏君如何零淚染衣裳

鍾山

徐爰釋問曰建業東北十餘里有鍾山舊名金山漢末金陵尉蔣子文討賊戰亡靈發於山因立蔣侯祠故世號曰蔣山 庾闡揚都賦注曰建康宮北十里有蔣山吳時謂之鍾山元皇帝未渡江之年望氣者云蔣山上有紫雲時時晨見 山謙之丹陽記曰京師南北並有連嶺而蔣山獨聳出嶄峻異其形象龍盤虎踞實一鎮也 孫權葬蔣山南因山為名號曰蔣陵 沈約宋書曰劉毅左衛嘗從太祖登鍾山北嶺石上彈琴因賜以銀鍾兩枚 詩 梁 沈約遊鍾山詩曰靈山紀地德地險資岳靈終南表秦觀少室邇王城北阜何其峻林薄杳蔥青發地多奇嶺干雲非一狀合沓共隱天參差分羽望鬱律攢丹巘崚嶒起青嶂即事既多美臨眺殊復奇南瞻儲胥觀西望昆明池山中咸可悅賞逐四時移春光發隴首秋風生桂枝多值息心侶結架山之足八解鳴澗流四禪隱岩曲 陳 從駕登鍾山下峯望詩曰宿昔在六人攜手遊之巖意古初端極目千里瞻疊岫作晉明浮雲時卷川遙看野小

短遠望樵人細

北邙山

魏志曰明帝即位欲平北芒令登臺觀見孟津廷尉辛毗諫曰天地之性高高下下今而反之既非其理加以損費人功民不堪役且若九河盛溢洪水為害而丘陵皆夷何以禦之帝乃止　朱超石與兄書曰登北芒遠眺衆美都盡光武墳邊杏甚美今奉送核　【詩】晉劉伶北芒客舍詩曰泱漭望舒隱黮黤玄夜陰寒雞思天曙擁翅吹長音蚊蚋歸豐草枯葉散蕭林陳醴發悴顏巴歈暢真心緼被終不曉斯歎信難任何以除斯歎付之與瑟琴長笛響中夕聞此消胸衿　【賦】晉張協登北芒賦曰陟緜丘之峨峨升逶迤之脩阪迴余車於峻嶺聊送目於四遠靈岳嶭以造天連崗巖以蹇產伊洛浪而東流帝居赫以崇顯山川汩其常弓萬物化而代轉何天地之難窮悼人生之危淺歎白日之西頹兮哀世路之多蹇於是徘徊絕嶺踟躕步趾前瞻狄山却闚大岯東眺虎牢西睨熊耳邪亙天際旁極万里弃眩眼以芒昧詩羣形之難紀臨千仞而俯看似遊身乎雲霓無長風以延佇想凌天而舉翮瞻冠蓋之悠悠覩商旅之接軌國乃地勢窊隆丘墟陂陁墳隴嵔壘基布星羅松林摻映以攢列玄木搜寥而振柯壯漢氏之所營望五陵之嵬峩喪亂起而居壞僮豎登而作歌

天台山

名山略記曰天台山在剡縣即是衆聖所降葛仙公山也　異苑曰會稽天台山雖非遐遠自非忘生忘形不能躋也　幽明錄曰漢帝永平五年剡縣劉晨阮肇共入天台山度山出一大溪溪邊有二女子姿質妙絕遂留半年懷土思求歸既出親舊零落邑屋改異無復相識訊問得七世孫　孔靈符會稽記曰赤城山內則有天台靈岳玉室璿臺　【賦】晉孫綽遊天台山賦序曰天台山者蓋山岳之神秀者也涉海則有方丈蓬萊登陸則有四明天台皆玄聖之所遊化靈仙之所窟宅夫其峻極之狀嘉祥之美窮山海之瓌富盡人神之壯麗矣所以不列於五岳闕載於常典者豈不以其所立冥奧其路幽迥或倒景於重溟或匿峯於千嶺始經魑魅之塗卒踐無人之境舉世罕能登陟王者莫由禋祀理無隱而不彰啓二奇以示兆赤城霞起而建標瀑布飛流以界道

首陽山

毛詩曰采苓采苓首陽之巔　論語曰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　史記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讓國俱去隱於首陽山採薇而食之遂餓死首陽山[illegible]　【詩】晉阮籍詩曰步出上東門遙望首陽岑下有採薇士上有嘉樹林　【賦】漢杜篤首陽山賦曰嗟首陽之孤嶺形勢窟其槃曲面河源而抗巖隴塊隈而相屬長松落落卉木蒙蒙青羅落漠而上覆穴溜滴瀝而下通高岫帶乎巖側洞房陽於雲中忽吾覩兮二老時採薇以從容於是乎乃訊其所求問其所修州域鄉黨親戚疋儔何務何樂而並茲遊矣其二老乃答余曰吾殷之遺民也厥胥孤竹作藩北湄少名叔齊長曰伯夷聞西伯昌之善政育年艾於皓耇遂相攜而隨之冀寄命乎餘壽而天命之不常伊事變而無方昌伏事而畢命子忽遺其不祥乃興師於牧野遂干戈以伐商人弃之而來遊誓不步於其鄉余悶口而不食並卒命於山傍

燕然山

漢書匈奴傳曰貳師引兵還至燕然山　單于知漢軍勞倦自將五萬騎遮擊貳師軍大亂敗貳師降單于　【銘】後漢班固燕然山銘曰勒以八陣蒞以威神玄甲耀日朱旗絳天遂陵高闕下雞鹿經磧鹵絕大漠斬溫禺以釁鼓血尸逐以染鍔然後四校橫徂星流彗埽蕭條萬里野無遺寇於是域滅區殫反旆而旋鑠王師兮征荒裔勦凶虐兮截海外敻其邈兮亘地界封神丘兮建隆嵑熙帝載兮振萬世

羅浮山

茅君內傳曰大天之內有地中之洞天三十六所羅浮山之洞周迴五百里名曰朱明耀真之天　袁彥伯羅浮山疏曰遙望石樓直上當十餘里許石樓之於山頂十分之二耳去縣三十里便見山基至所登處當百里許山皆平敞極目　羅浮山記曰羅浮者蓋總稱焉羅羅山也浮浮山也二山合體謂之羅浮在增城博羅二縣之境[illegible]羅浮高三千丈有七十石室七十二長溪神明神禽玉樹朱草　【詩】宋王叔之遊羅浮山詩曰菴藹靈岳開景神

封禺界盤趾中天聳峯孤樓倒挺增岫迥重風雲秀體卉木媚容【賦】陳江
總遊羅浮山賦曰客夜夢見延陵茅山在京之東南明旦御洞經所載羅浮
山事云茅山是洞庭口南通羅浮正與夢中意相會遂感而作羅浮山
賦曰若乃茅公之說神化是黍數非億度道單悒惝洞四有九此維其七潛
夜引輝幽境朗日故曰朱明之陽宮耀真之陰室洞穴之耳貫衡海靈之雲
術伊離情之易結諒況念之羅浮發潛夢於永夜若想彼而乘梓越杖峽
之緬緲上增龍之合流敲蘭枻以水宿扶桂葉以山遊

九疑山

山海經曰南方蒼梧之丘蒼梧之川其中有九疑山舜之所葬在長沙零陵界
楚辭九歌曰九疑紛其並迎　淮南子曰九疑之南陸事寡而水事多　漢書
曰武帝南巡狩至于盛唐望祀虞舜于九疑（事具帝王部）　湘中記曰九疑山在營道
縣九山相似行者疑惑故名九疑　名山略記曰九疑山漢末有張禮正黎時
有治明期南遊九疑禮正服黃精明期服澧寓植奏後俱適西城君受虹景
方乘以守一內外洞徹東華迎而乘雲升天【詩】劉闠採藥詩曰採藥靈
山嶵結駕登九疑懸巖溜石髓芳谷挺丹芝冷冷雲珠落漼漼玉膏滋鮮
景染冰顏妙氣翼真期【碑】[illegible]九疑山碑曰巖巖九疑峻極于天[illegible]
石膏合興播建雲飛風嘉雨潤下民芒芒南土實賴厥勛逮于虞舜
聖德光明克諧頑傲以孝烝烝師錫帝世堯允而授聽受終文祖璇璣
是承太階以平人以有終遂葬九疑解體而升登此崇嶺託靈神仙

藝文類聚卷第七

藝文類聚卷第八

歐陽　詢

山部下　虎丘山　太平山　岷山　石帆山　石鼓山　會稽諸山　交廣諸山

水部上　總載水　海水　河水　江水　淮水　漢水　洛水

虎丘山

虎丘山銘曰晉司徒東亭獻公王珣撰云武丘山先名海涌山　吳越
春秋曰闔廬死葬於國西北名虎丘穿土為川積壤為丘發五都之
士十萬人共治千里使象摙土鑿池四周水深丈餘槨三重傾水銀為池
池廣六十步黃金珠玉為鳧鴈扁諸之劍魚三千腸在焉葬之已三
日金精上揚為白虎據墳故曰虎丘　王珣虎丘山記曰山大勢四面周
嶺南則是山逕兩面壁立交林上合蹊路下通升降窈窕亦不卒至
【詩】張正見從永陽王遊虎丘山詩曰滄波壯郡國島洛邑鎮崇基未若
茲山麓岧嶢擅水鄉地靈侔少室塗艱像太行重巖標虎據九曲
峻羊腸溜深明無底風幽谷自涼寶氣沉餘玉氣劍隱絕星光白雲多
異影丹桂有藂香遠看銀臺竦洞塔耀山莊瑞草生金地天花照石梁
【序】[illegible]闕名遊虎丘山序曰吳城西北有虎丘者含真藏古體虛窮玄
隱嶙陵堆之中望形不出常阜至乃嵒崿絕於華峯　【陳】顧野王虎
丘山序曰夫少室作鎮以峻極而標奇太華神峯以削成而稱貴若茲山者
高不概雲深無藏影卑非培塿淺異棘林秀壁數尋被杜蘭與苔蘚椿
枝十仞挂藤葛與懸蘿曲澗潺湲傍臨映路若絕而復通石將頹而
更綴抑巨麗之名山信大吳之勝壤若乃九功六義之興依永和聲之制志
由興作情以詞宣形言諧於韶夏成文暢於鐘律由來尚矣未有登高能
賦而翫斐文雅之音入谷忘歸而忽鏗鏘之節故物以豐齊鑣競雕虫於山
水雲霞含吐務集爭歌頌於林泉于時風清邃谷景麗脩巒蘭佩堪紉
胡繩可索林花翻灑乍飄颺於蘭皐山禽囀響時弄聲於喬木班草
班荊坐磻石之上濯纓濯足就滄浪之水傾縹瓷而酌旨酒剪綠葉而賦
新詩肅爾若與三逕齊蹤鏘然似共九成偕韻咸矣哉聊述時事寄之
翰墨【書】陳張種與沈炯書曰虎丘山者吳岳之神秀者也雖復峻

極異於九天隱嶙殊於太一衿帶汝傍獨超衆嶺控繞川澤　賦絕巖之本若其峯山崖刻削窮造化之瑰詭絕嗣杳冥若鬼神之長存瑤珍木靈草茂蔓衣被與珍石葉飛禽走獸必負義而資仁是以歷代高賢輕舉栖託梵臺雲起寶刹星懸自非王畔開祥含精蘊耀豈其神仙若此者乎　陳沈炯答書曰若乃三江五湖洞庭巨麗爲長洲之茂苑登九曲之層臺山高水深雲蒸霧起吐其中之秀異者實虎丘之靈阜焉交林夏搖長蘿偷竹霞源秋洞轉側超絕遠陰深崖交羅戶穴

蒜山

劉禎京口記曰蒜山無峯嶺北懸臨江中魏文帝南望而致歎　山謙之南徐州記曰蒜山北江中有伏牛山　詩　陳顧野王之侍遊蒜山詩曰睿思紆故里巡駕幸舊都陟峯騰輦路尋雲抗瑤甍春江壯風濤蘭野茂荑英宣遊弘下濟窮遠粲聖情　宋鮑照侍宴蒜山詩曰龍旗拂紆景鳳蓋起流雲轉蕙方因委層華正氣蓋煙聲山郊遠霧霧罷江天分謝石飛延露藏金起承雲

石帆山

盛弘之荊州記曰武陵舞陽縣有石帆山若數百幅帆謝靈運遊名山志曰破石溪南二百餘里又有石帆脩廣與破石等度質色亦同傳云古有人以破石之半爲石帆故名彼爲石帆此名破石　銘　梁鮑照石帆銘曰應能剖流息石横波下漂地軸上猜星羅牽湘引漢飲蠡吞沱百厯嵊嶸此苞牟河渺孤浮藹積廣違深淪天則降亘海窮陰雲旋未起風柯不吟崩濤山逐鬱浪雷沉穆茂茲留昭御不還徒悲猿鶴空然滄烟

石鼓山

臨海記曰郡西白鶴山有石鼓石桂世云石鼓鳴則土地兵亂隆安初此鼓屢鳴果有孫恩之賊　舊說鄞西北有石鼓號著山旁鳴則有軍兵動零陵永正鄉有鳴石二所其一狀如鼓俗名石鼓泉陵縣有石鼓昔日聞數十里今無聲　王部之南康記曰寧都縣之西有一山狀如鼓相傳謂之石鼓去縣三里壁立百餘丈赫然似朝霞初暉異於凡石　盛弘之荊州記曰建平郡南陵縣有石鼓南有五龍山山峯嵯峨凌雲濟練狀若龍形故因爲名

詩　晉庾闡觀石鼓詩曰命駕觀奇逸徑騖造靈山朝濟清溪岸夕憩五龍泉鳴石含潛響雷駭震九天妙化非不有莫知神自然翔霄拂翠嶺綠澗漱巖間手澡春泉潔目翫陽葩鮮

石門山

遠法師廬山記曰西南有石門山其形似雙闕壁立千餘仞而瀑布流焉　周景式廬山記曰石門山在廣陵東北八十餘里是一山之大谷有澗水亦名石門澗吐源凌遠爲衆泉之宗每夏霖秋潦轉石發樹聲動數千里　劉禎京口記曰石門二山頭相對高二十餘丈廣六十餘步謂爲石門行道所經　謝靈運名山志曰石門山兩巖間微有門形故以爲稱瀑布飛瀉丹翠交曜　詩　宋謝靈運登石門最高頂詩曰晨策尋絕壁夕宿在山棲疏峯抗高館對嶺臨迴溪長林羅戶穴積石擁基階連巖覺路塞密竹使逕迷來人忘新術去子惑故蹊活活夕流駛噭噭夜猿啼沉冥豈別理守道自不攜心契九秋幹目翫三春荑惜無同懷客共登青雲梯　又石門巖上宿詩曰朝搴苑中蘭畏彼霜下歇暝還雲際宿弄此石上月鳥鳴識夜棲木落知風發異音同致聽殊響俱清越妙物竟不來陽阿徒晞髮　書　宋鮑照與顏竟陵書曰僕去月以病還道蒼梧之西有石門山者森壁爭霞孤峯限日幽岫含雲深溪蓄翠蟬吟鶴唳水響猿啼英英相雜綿綿成韻既素重幽居遂葺宇其上幸富菊花偏饒竹實山谷所資於斯已辦仁智所樂豈徒語哉

太平山

孔皐會稽記曰餘姚縣南百里有太平山山形似繖四角各生一種木木不雜糅三陽之辰華卉代發　孔靈符會稽記曰餘姚江源出太平山東至浹江口入海　詩　宋孔稚珪遊太平山詩曰石險天貌分林交日容缺陰澗落春榮寒巖留夏雪　銘　梁孫綽太平山銘曰隗哉太平峻踰華霍秀嶺樊緼奇峯挺崿上干翠霞下籠丹壑有士冥遊默往奇託崩形枯林被以幽谷亦既觀止濛泛勝躅棲翠微飛宇雲際重巒蹇產迴溪縈帶被以青松灑以素瀨流風佇芳翔雲停藹

岷山

尚書禹貢岷山導江東別爲沱　河圖曰岷山之地爲井絡帝以會昌神以建福上爲天井【贊】晉郭璞岷山贊曰岷山之精上絡東井始出一勺終致淼溟作紀南夏天清地靜

會稽諸山

吳越春秋曰范蠡作城訖恠山自至恠山者琅邪東武海中山也一夕自來百姓恠之故曰恠山　孔子家語曰禹會諸侯於塗山防風氏後至禹殺之其骨專車　越絕書曰雞山豕山者句踐以畜雞豕將伐吳以食死士　孔曅會稽記永興縣東北九十里有余山傳曰是塗山案越書禹娶於塗山塗山去山陰五十里檢其里數似其處也　又縣東南十八里有射的山遠望的的如射侯謂之射的射的之西有石室壁方二丈謂之射堂傳云羽客之所遊憩土人常以此占穀食貴賤射的明則米賤闇則米貴諺曰射的白斛一百射的玄斛一千　又曰縣東北六十里有土城山句踐索美女以獻吳王得諸曁羅山賣薪女西施鄭旦先教習於土城山山邊有石云是西施浣紗石　又曰東有秦望山昔秦始皇登此使李斯勒石其碑見在　孔靈符會稽山記曰會稽山南有宛委山其上有石俗呼石匱壁立干雲有懸度之險升者累梯然後至焉昔禹治洪水厥功未就乃躋於此山發石匱得金簡玉字以知山河體勢於是疏導百川各盡其宜　又曰射的山西南水中有白鶴常爲仙人取箭曾刮壤尋索遂成此山也　晉王彪之登會稽刻石山詩曰隆山巍峩崇巒嵳峩傍覿滄洲仰拂玉霄文命遂會風呼道臻奉皇遐巡遠蹤英豪宅靈基阿銘跡峻嶠青陽曜景時和氣淳修榜增鮮長松挺新飛鴻振羽騰龍躍鱗【贊】晉郭璞會稽山贊曰禹徂會稽爰朝羣臣不虔是討乃戮長人玉匱表夏玄石勒秦

交廣諸山

領徼廣州記曰南海增城縣有白水山有瀑布懸注百許丈　又曰南海番縣有一石望之似牛向江名曰牛鼻山縣西有夫盧山高入雲霄世傳云上有湖水至甲戌日輒聞山上有鼓角笳簫鳴響　又曰南海四會縣有金岡山行人往往見金人見形出岡側　又曰東莞寶安縣有參里山傳云曾參純孝其所居山林復以爲名　又曰鬱林郡北有大山其高隱天上有池有石牛在池下民常祀之歲旱百姓殺牛祈雨以牛血和泥厚泥石牛背祠畢天雨洪注洗石牛背泥盡而後晴　劉欣期交州記曰浮石山海中而峙高數十丈浮在水上　又曰有一山神功刻鏤若射堋去石堂口百步夜常聞射聲　裴氏廣州記曰蒼梧高平縣有石高月山望之欣若霜雪【賦】宋謝靈運嶺表賦曰若乃長山欵跨外內乖隔下無伏流上無夷跡麏兔望崗而旋歸鴻雁覩峯而反翮既陟麓而踐坂遂升降於山畔顧後路之傾巘眺前磴之絕岸看朝雲之抱岫聽夕流之注澗羅石棊布涌湍橫越非山非阜如樓如闕斑采類繡明白若月蘿蔓絕攀苔衣流滑

總載水

易說卦曰坎爲水潤萬物者莫潤於水　尚書曰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　穀梁傳曰水北爲陽水南爲陰　左傳汙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　左傳曰共工氏以水紀官故爲水師而水名　說文浦水濱也　禮記曰水曰清滌　又曰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　毛詩曰揚之水不流束薪　穆天子傳曰天子飲于瀍水之上　尚書大傳曰非水無以準萬里之平非水無以通道任重也　韓詩外傳曰夫水者緣理而行不遺小似有智者重而下似有禮者蹈深不疑似有勇者鄣防而清似知命者歷險致遠似有德者天地以成羣物以生國家以寧萬事以平此智者所以樂於水也　又曰夏不數浴非愛水也冬不數浴非愛火也　論語曰智者樂水　又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老子曰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　文子曰混混之水濁可以濯吾足清之水清可以濯吾纓（事具舉士滄浪之水）　又曰水之性欲清沙石穢之人之性欲平嗜欲害之　晏子曰景公問廉政何如對曰其行水也美哉水乎其濁無不滓其清無不灑　墨子曰古語曰君子不鏡於水而鏡於人鏡於水見面之容鏡於人則知吉凶　尸子曰凡水其方折者有玉其圓折者有珠清水有黃金（事見珠玉部）　孟子曰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　又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惡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　莊子曰水靜則明燭鬚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　又曰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涘渚之間不辯牛馬於是河伯欣然

自喜以天下之美為在已　又曰夫水積也不厚則負其大舟也無力　淮南子曰往古之時九州裂水浩漾而不息於是女媧積蘆灰以止淫水（事具帝王部）又曰土地各以類生人是故清水音小濁水音大湍水人輕遲水人重　山海經曰荊山有獸焉名曰合窳見則天下大水其上有木焉甚寒而清帝臺之漿水也　玄中記曰天下之多者水焉浮天載地高下無不至萬物無不潤　博物志曰有人流水出名山渭出鳥鼠漾出嶓冢洛出熊耳潁出少室汝出燕泉泗出陪尾淄出月台沂出太山　永嘉郡記曰有指林水（出建安縣）有梧桐水　一有桃支水　湘中記曰湘水至清雖深五六丈見底了了石子如樗蒲矢五色鮮明白沙如霜雪赤岸如朝霞　抱朴子曰允為以氣禁水水為逆流一二丈禁水著中庭露之大寒不冰　華陽國志曰朱倉少受學於蜀郡豆眉飲水以諷誦同業等憐其貧給米宍終不受　搜神記曰漢末零陵太守有女悦門下書佐使婢取盥手水飲之而有娠既而生子至能行太守抱兒使求其父兒直上書佐膝書佐推之兒仆地為水　車頻秦書曰王猛攻鄴慕容評距猛而恃賣水與軍人衆思為亂猛因得破之　續述征記曰梁鄒城西有籠水去齊孝婦誠感神明涌泉發於室內潛以績籠覆之由是無負汲之勞及家人疑之時其出而搜其室試發此籠而泉遂噴涌流漂居宇故名曰籠水

【詩】陳祖孫登詠水詩曰龍川紫閣映珠浦碧沙沉岸間蓮香遠流清雲影深風潭如拂鏡山溜似調琴請君看飲氷知有淡然心

【賦】魏文帝滄川賦曰臨滄川之屈曲賓淋波之容裔浮騰揚以相薄激長風而亟逝漫浩汗而難測眇不覩其垠際於是黿鼉神嬉鴻鷺鶱鶩翔鱗介霍驛載止載行俯唼菁藻仰餐若芳永號長吟延首相望美玉昭晰以曜燁明珠灼灼而流光於是遊覽既厭日亦西傾朱旗電曜擊鼓雷鳴長驅風厲悠爾北征思魏都以偃息託華屋而遨遊矜玄清于金罍騰羽觴以獻酬　又臨渦賦曰建安八年經東國遵渦水相佯乎樹下駐馬書鞭作臨渦之賦曰蔭高樹兮臨曲渦微風起兮水增波魚頡頏兮鳥逶迤雌雄鳴兮聲相和蔣藻生兮散莖柯春木繁兮發丹華　晉應貞臨丹賦曰陟綿岡之邃遐臨窮谷之潛邃覽丹源之列泉眷懸流之清波寀玄瀨而綠沚順黃崖而瀉博激重巖之絕根拂崇丘之飛岑然後陰渠洞出陽澮旁開偃溜高騖瞻睇長懷盤盓鬱沒雲轉飈迴屏崗為之飛隕壁岸為之陂隤列以青林蔭以緑枝樸松茸茸於其側楊柳婀娜乎其下則高溜承崖懸泉屬嶺別流分注水瑩玉鄣清波引鏡形無遺影　晉左九嬪涪漚賦曰覽庶類之肇化何涪漚之獨靈稟陰精以運景因落雨而結形不係根於獨立故假物以資生體珠光之皎皦若凝霜之初成色鮮楯以熒熒似融壺之將渟亡不長消存不久寄其成不欲難其敗亦以易也

【贊】晉顧凱之水贊曰湛湛若鏡開神瑩質乘風擢翮妙齊得一　晉庾闡之水贊曰湛湛涵淥清瀾澄睿外府柔明雲深夜朗　晉郭仲堪水贊曰大象無形器以分齊以淡沖律質有難虛清瀾可澈明徹弗渝孰能懷之汎然靡拘　晉孔寧子水贊曰澄鑒無虛積之成川儲飛瑩谷激石冷然　晉郭璞釋水贊曰川瀆綺錯渙瀾流帶潛潤旁通經營華外殊出同歸混之東會　又弱水贊曰弱出昆山鴻毛是沉北淪流沙南映火林惟水之奇莫測其深

海水

尚書曰江漢朝宗于海　山海經曰無皐之山南望幼海（即少海也）又曰發鳩之山有鳥名曰精衛是炎帝之女往遊于東海溺而不反是故精衛常取西山之木石以堙東海　又曰大荒中有山名曰天臺海水之入焉　老子曰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故能為百谷王　淮南子曰海不讓水積以成其大　謝承後漢書曰汝南陳茂嘗為交阯別駕刺史周敞涉海遇風船欲覆沒茂拔劍呵罵水神風即止息　博物志曰舊說天河與海通近世有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來過甚大往反不失期此人乃多齎粮乘槎去忽忽不覺晝夜奄至一處有城郭屋舍望室中多見織婦見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此人問此為何處答曰問嚴君平此人還問君平君平曰某年某月有客星犯牛斗即此人乎　王隱晉書曰慕容廆上言曰臣躬征平郭遠假陛下之威將士竭命精誠感靈海為結冰凌行海中三百餘里臣自立國及問諸故老初無海水冰凍之歲　神仙傳曰麻姑謂王方平曰自接侍以來見東海三為桑田向到蓬萊水乃淺於往者略半也豈復為陵乎　論語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也與　莊子曰南海之

帝爲儵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厚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又曰窮髮之北有溟海者天池也有魚名曰鯤化而爲鳥名曰鵬鳥名鵬　又曰東海之鱉謂埳井之鼃曰夫海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涯不爲加損夫不爲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　又曰海水三歲一周流波相薄故地動　韓詩外傳曰成王時有越裳氏重三譯而朝曰吾受命國之黃髮曰久矣天之不迅風疾雨也海之不波溢也三年於茲矣意者中國有聖人乎盍往朝之　十洲記曰扶桑在碧海之中地一面萬里太帝之宮太真東王君所治處　玄中記曰天下之强者東海之惡燋焉水灌而不已惡燋者山名也在東海南方三萬里海水灌之而即消　博物志曰漢使驃騎將軍霍去病北伐單于至瀚海而還　周景式孝子傳曰管寧避地遼東經海遇風船人危懼皆叩頭悔過寧思愆吾曾如廁不冠即便稽首風亦尋靜　西域傳曰蒲昌海一名鹽澤

【詩】宋謝靈運遊赤石進帆海詩曰首夏猶清和芳草亦未歇水宿淹晨暮陰霞屢興沒周覽倦瀛壖況乃陵窮髮川后時安流天吳靜不發揚帆採石華挂席拾海月　齊謝朓望海詩曰滄波不可望望極與天平往往孤山映處處春雲生差池遠鴈沒颯沓羣鳧驚　梁劉孝綽登郁洲山望海詩曰滄溟臨宵岫曾嶺鬱嶙峋下盤鹽海底上轉靈烏翼冥鶴非可辨鴻路信難測輕塵久頓飛撤浪終不息雲錦羅石嶼羅綾文水色　北齊祖孝徵望海詩曰登高臨巨壑不知千萬里雲島相接連風潮無極已時看遠鴻度乍見驚鷗起無待送將歸自然傷客子

【賦】後漢班叔皮覽海賦曰余有事於淮浦覽滄海之茫茫悟仲尼之乘桴聊從容而遂行馳鴻瀨以縹騖翼飛風而迴翔顧百川之分流煥爛漫以成章風波薄其裔裔邈浩浩以湯湯指日月以爲表索方瀛與壺梁曜金璆以爲闕次玉石而爲堂蓂芝列於階路涌醴漸於中唐朱紫彩爛明珠夜光松喬坐於東序王母處於西箱命韓衆與岐伯講神篇而校靈章願結旅而自託因離世而高遊騁飛龍之驂駕歷八極而迴周遂竦節而響應忽輕舉以神浮遵霓霧之掩蕩登雲塗以淩厲乘虛風而體景超太清以增逝麾天閽以啓路闢閶闔而望余通王謁於紫宮拜太一而受符　魏王粲遊海賦曰乘菌桂之方舟浮大江而遙逝翼驚風而長驅集會稽而一睨登陰隅以東望覽滄海之體勢吐星出日天與水際其深不測其廣無臬章亥所不極盧敖所不屆懷珍藏寶神隱怪匿或無氣而能行或含血而不食或有葉而無根或能飛而無翼鳥則爰居孔鵠翡翠鸀鳿繽紛往來沈浮翱翔魚則橫尾曲頭方目偃額大者若山陵小者重鈞石乃有賁蛟大貝明月夜光蠵鼊瑇瑁金質黑章若夫長洲別島旗布星峙高或萬尋近或千里桂林藂乎其上珊瑚周乎其趾羣犀代角巨象解齒黃金碧玉名不可紀　魏文帝滄海賦曰美百川之獨宗壯滄海之威神經扶桑而遐逝跨天崖而託身驚濤暴駭騰踊澎湃鏗訇隱鄰涌沸凌邁於是黿鼉漸離鱣鯨盤涵遊鳬鷖孔鵠哀鳴相求揚鱗濯翼載沈載浮仰唼芳芝俯濑清流巨魚橫奔厥勢吞舟爾乃鉤大貝採明珠搴懸黎收武夫窺大麓之潛林覩若木之羅生上蹇產以交錯下來風之泠泠振綠葉以葳蕤吐芬葩而揚榮　晉木玄虛海賦曰昔在帝媯巨唐之世天綱浡潏洪濤瀾汗萬里無際江河既導萬穴俱流掎拔五嶽竭涸九州於廓靈海長爲委輸其爲狀也則乃浟湙瀲灩浮天無岸波如連山乍合乍散噓噏百川洗滌淮漢若乃霾曀潛消莫振莫竦輕塵不飛纖蘿不動猶尚呀呷餘波獨涌若乃偏荒速告王命急宣飛駿鼓楫汎海陵山於是候勁風揭百尺維長綃挂帆席望濤遠決冏然鳥逝一越三千不終朝而濟所屆若乃負穢臨深虛誓愆祈則有海童邀路馬銜當蹊天吳乍見而髣髴蝄象暫曉而閃屍爾其大量也則南澰朱崖北洒天墟東演析木西薄青徐經途瀴溟萬萬有餘吐雲霓含龍魚隱鯤鱗潛靈居其垠則有天琛水怪鮫人之室瑕石詭暉鱗甲異質繁綵揚華萬色隱鮮陽冰不冶陰火潛然其魚則橫海之鯨突扤孤遊戛鱗甲吞龍舟若其毛翼產鷇剖卵成禽鳧雛離褷鶴子淋滲羣飛侶浴戲廣浮深且其爲器也苞乾之奧括坤之區惟神是宅亦祇是廬何奇不有何怪不儲芒芒積流含形內虛曠哉坎德卑以自居　晉潘岳滄海賦曰徒覿其狀也則湯湯蕩蕩瀾漫形沉流沫千里懸水萬丈測之莫量其深

望之不見其廣無遠不集靡幽不通羣豨俱息萬流來同含三河而納四瀆朝五湖而夕九江陰霖則興雲降雨陽霽則吐霞曜日煮水而鹽成剖蚌而珠出其中有蓬萊名嶽青丘奇山阜陵別島嵔瓌其間其山則嶵崔嵬峰嶢嵯峨隆屈扶蒼流以特起擢崇基而秀出其魚則有吞舟鯨鯢鰒鯖鰄龍鬚蜂目豺口狸班雉軀怪體異名不可勝圖其蟲獸則素蛟丹虬元龜靈鼉修鼉巨鼇紫貝螣蛇玄螭蚴虬赤龍焚蘊還鬐皎角推舊納新舉扶搖以抗翼從陽侯以嗟鮮其禽鳥則鷗鳿鴻鶴鸊鷉鵁鶄鵲朱背煒煒綠翠蔥青詳察浪波之來往遍聽奔濤之音響力勢之所薄積澤之所彌廣普天之極大橫率土而莫兩　晉庾闡海賦曰昔禹登龍門疏華山既鑿高明澄氣而清浮厚載勢廣而盤礴滯注百川控清引濁叒乎盤鬱委輸大壑若夫長風鼓怒涌浪碎磕飈波於萬里之間漂沫於扶桑之外於是百川輻湊四瀆橫通迴飈決瀾響散穹隆映曉晝而色暗照寒宵而俱紅驚浪崔嵬耽漫瀛汩瀇滎瀠滂浮天沃日鯨鯢蘊而作見伏增涌而貫蛟靈鼉龜朱鱉出沒爭浮騰龍倒乎水巨鱗吞舟　晉孫綽望海賦曰五湖同浸九江並瀉漎漎抱河含濟吞淮納江南控沅湘西引涇渭渚渚迤以蹴扇蜀島嶼錦邈以牢羅殖崑崔之礀石搆穹隆之峰柯玄輿之府垂刃之房鮮果萬殊甲產無方包隨珠銜夜光琦瑁熠燿以游蜿蟺爍樹以映張靈貝含素而表紫蛤蝉絳舟而帶翮青甲赤蕨以復扇玄木杳以舒芳其井木則綠苔石髮甚以流錦紫菜芷綜解以被渚華鉏依波而錦披羣綸肩風而籍舉長鯨嶽立以截浪蜘蟵揚鬐以排流巨鼇戴山鼎首以將山烏鰭呼翕以吞舟鵬爲羽架鯢稱介豪翼垂半天背負重霄舉翮則宇宙生風抗鱗則四瀆起濤者萬川以周覽見天池之綜緯彌綸八荒亘帶九地皆明注之而不溢尾閭洩之而不虛　融海賦曰爾其海之狀也則窮區沒渚萬里藏岸控會河濟朝宗漢滿群則日月似驚浪動則星河如覆展轉發揚珠起玉峯勢出崇高岫形徐錯或如前而未進乍非還而已卻卻瞻無後向望何前長霧高眺唯水與天若乃山橫蹙浪風倒摧波磊若驚山碣嵒以竦石嶙嵌若飛烟奔雲以振柯連光而交彩接玉繩以通華爾其奇名出錄詭物無書高岸乳鳥擴開產魚蠙蟾璃瑁綺貝繡螺玄珠牙米綠紫相華

河水

山海經曰崑崙山河水出焉　又曰陽紆之山河出其中陵門之山河出其中　毛詩曰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新臺有泚河水瀰瀰　又曰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　左傳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　又曰楚昭王有疾卜河爲祟大夫請祭王曰江漢沮漳楚之望也河非所獲罪遂弗祭　穀梁傳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晉君召伯尊遇輦者問焉輦者曰君親素縞帥羣臣哭之既而祠焉伯尊至君問之伯尊如其言而河流矣（左傳云伯宗）　孝經援神契曰河者水之伯上應天漢　呂氏春秋曰古龍門未闢呂梁未發河出孟門大溢逆流名曰洪水禹乃決流疏河爲彭蠡之障所活者千八百國此禹之功也　史記曰元光中河決於瓠子於是天子已用事萬里沙則還臨決河沉白馬玉璧於河令羣臣從官自將軍以下皆負薪塡決河而取淇園之竹以爲揵天子既臨河決悼功之不成乃作瓠子之歌　又曰秦滅六國自以獲水德之瑞更名河曰德水　韓詩外傳曰申徒狄非其世將自投於河崔嘉聞而止之曰聖仁之人民之父母也今爲濡足不救溺人可乎申徒曰昔桀殺龍逢紂殺比干而亡天下吳殺子胥陳殺泄冶而滅其國非無聖智不用故也遂負石而沉於河　淮南子河以逶蛇故能遠　又曰河水九折注海而流不絕者有崑崙之輸也　物理論曰河色黃赤衆川之流蓋濁之也百里一小曲千里一大曲一直　爾雅曰水自河出爲雍河出崑崙墟色白　山海經曰積石之山其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　莊子曰河潤九里澤及三族　楚辭曰與汝遊兮九河衝風起兮水揚波　**詩**　陶范雲度黃河詩曰河流迅且濁湯湯不可陵檜楫難爲榜松舟纔自勝空亭復舊木荒啼餘故壁不覩行人跡但見狐兔興寄言河上老此水何當澄　**賦**　晉成公綏大河賦曰覽百川之弘壯莫尚美於黃河發崑崙之峻極出積石之嵯峨魏應瑒靈河賦曰咨靈川之遐原于崑崙之神丘衝積石之重險披山麓而濟汴少華路之峻泉播九道乎中州分爲踊而騰鶩爲伯疊疊而徂征靡秉

高而迅逝鴞侯沛而振驚有冀中策金隄潰而瓠子傾興萬乘而親旂薑
羣后而來豐下淇園之曹豆篠投玉璧而沉星若太長彩峻橫茂枯芬橿扶疏
灌列映水蔭防隆條動而暢青風白日顯而曜殊光 頌 太𩛃昭河清頌夫
四星六帝樹聲長世大寶貴也澤及羣生國富刑青鴻德也制禮樹樂享
風遷俗文教也誅暴無黜東領象闡武功也鳴鳥躍魚瑞徵河表至祥也大
寶鴻德文教武功其崇如此幽明同贊神祇與能感應如彼唯天為大堯實
則之抑又聞之勢之所覃者遠則美之所傳者近道之所感者深則慶之所流
者遠聖人命難諶皇歷攸歸諱從笙協神與民推黃廣西映紫蓋東暉
納瑶璵王升政衡璣亏彼四瀆媚此雙川伏靈挺紀聞服遐年登岱崑
丘鎮流爲山 銘 後漢李尤河銘曰洋洋河水赴于海經自中州龍圖所
在昔周武諸侯會于孟津白魚入王舟乃往克殷大安承緒懷附殷翩邦事
來賓各貢厥珍

江水

尚書禹貢岷山導江東別爲沱　又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　春秋元命苞
曰牛女爲江湖江湖者所以開神聞化故其水出而急　孫卿子曰子路盛
服見孔子孔子曰由是襜襜者何也在昔江出於汶山其始出源可以濫觴及
其至江之津也不方舟不避風不可涉也非唯下流水耶今汝衣服既盛顏色
充盈天下且孰肯諫汝乎　列女傳曰楚昭王貞姜齊女也昭王出遊留夫
人漸臺江水大至使使者迎夫人忘持符夫人不肯出使者還取符未及
臺已壞流水而死 事見人部貞婦 又曰廣漢姜詩妻事姑至孝姑好飲江水水去
家七里妻常雞鳴赴流而汲而忽風雪不時得水詩責遣之妻寄隣家
紡績給與詩問追還舍側忽有涌泉出味如江水　謝承後漢書曰吳郡
王閎渡錢塘江遭風船欲覆閎拔劒斫水罵五子胥水息得濟　吳志
曰魏文帝出廣陵望大江曰彼有人焉未可圖也乃還　吳錄曰書云三
江既入震澤底定震澤吳西南太湖也　又曰步騭表言北此降人說北多
作布囊欲以盛沙塞大江吳主見呂岱說騭言北欲以沙囊塞江毋讀
其表輒獨失笑此江自開闢以來寧可以囊塞之乎 詩 梁沈約送永康
王詩曰長枝葯紫葉青源泛綠苔山光浮水至春色犯寒來臨睨信永矣

望笑曖夜戲何言幽閨妾罷袖勿空裁　又渡新安江貽京邑遊好詩
曰夜三江中舟客藹川信可珍洞徹隨深淺皎鏡無冬春千仞寫喬樹百
丈見游鱗紛吾隔囂滓寧可濯衣巾願以潺湲水霑君衣上塵
梁任昉濟浙江詩曰昧旦乘輕風江湖忽來往或與歸波送乍逐翻流
上近岸無暇目遠峯更興想綠樹懸宿根丹崖頹久壤　又嚴陵瀨
詩曰群峯此峻極參差百重嶂清淺既漣漪激石復奔壯神物徒有
造然莫能仗 齊 蕭慤和太子落日望水詩曰川平落日迥落
照滿川漲復此觀波流引派分沮漳耿耿流長脉熠熠動輕光臨泛自
多美況乃還故鄉樗人定理概於女閣成枕欲待春江曙爭途向洛陽
隋 王胄御臨渙波詩曰高軒臨不測清江何廣深天長生岸影水
上結雲陰風來白華起潮落黃沙見又送江寺曰春江下白帝畫舸向
黃牛錦纜回沙磧蘭橈避荻洲濕花隨水泛空巢逐樹流岸社多
喬木山城足迥樓　隋 陰鏗晚出新亭詩曰大江一浩蕩離悲足幾重
潮落猶如蓋雲昏不作峯遠戍唯聞鼓寒山但見松九十方稱半歸
途詎有蹤 賦 晉郭璞江賦曰咨五才之並用實水德之靈長惟岷
山之導江初發源於濫觴聚惣括漢泗兼包淮湘并吞沅澧汲引沮漳源
二分於崌崍流九派乎潯陽鼓洪濤於赤岸淪餘波於柴桑綱絡五湖以漫
淋灌三江而漰沛滈汗六州之域經營炎景之外呼吸萬里吐納靈潮自
然往復或夕或朝若乃巴東之峽夏后疏鑿絕岸萬丈壁立霞駁碧沙
遺瀺而往來巨石硉矹以前却魚則江豚海狶叔鮪王鱣鯛鯖鰷鰱鯼鰅
鱗鮋鯿其水物怪錯則有玉珧海月土肉石華璅蛣腹蟹水母目蝦紫蚢
如渠洪蚶專車瓊蚌晞曜以瑩珠石蛣應節而揚葩若乃龍鯉一角奇
鶬九頭有鼈三足有龜六眸頳鯇鮯膚躍而出環文䲘磬鳴以孕璆騂馬
騰波以噓蹀水兕雷咆乎陽侯鼈布翻鞠粹岸瀬沙鐙青綸競糾縟組
爭映石帆蒙籠以蓋嶼萍實時出而漂泳其下則金礦丹礫雲精
爥銀鳴石列於陽渚浮磬肆乎陰濱其羽族則有晨鵠天雞鴐鵞
鷗鶂千類萬聲自相喧聒叢薈蔚芳蘼蕪菱水松其藿芊萊香萬
蔥蘢又有包山洞庭巴陵地道潛達傍通幽岫窈窕金精玉英瑱其

襄遥珠怪石綷其表海童之所巡遊琴高之所靈矯水更倚浪以傲睨
江妃含嚬而矊眇若乃宙宇登寂八風不翔舟子於是搦櫂涉人於是
㩕榜漂飛雲運艅艎舳艫相屬萬里連檣泝洄沿流或漁或商長
風颼以增扇廣莫颷䬡而氣整徐而不𩘻疾而不猛鼓帆迅越䞈漲截洞
倏忽數百千里俄頃於是蘆人漁子擯落江山衣則羽褐食惟蔬䱇或
揮輪於懸崎或中瀨而橫旋忽忘夕而宵歸詠采菱以叩舷及其所受
儵怳符祥非一動應無方感事而出經紀天地錯綜人術妙不可盡之於
言事不可窮之於筆　晉庾闡涉江賦曰發中州之曲汜背石頭之巖
岨邁晨風而廼邁乘濤波而容與於是時也夕日將昏天吳鼓奔陽侯
漂悔若逶江豚兩乃雲霧勃起風流園渚掀巖拒瀨觸石興濤㴔湃
洗渫潜霄怒吼哮迴連波以岳墜壑后土而川窅忽百川之殊勢集朝宗
乎滄浪注天波於析木峻東極乎扶桑離合弘而湎泰道謙尊而逾
光齊山海以比量冠百谷而稱王此則水之勢也且夫山川瓌怪水物含靈
蟠千其族羽萬其名毛羣𤝃詭覩倮類殊形明月晞光以夕耀金沙逐
波而吐璞無鐵中流沿徂西土過乎歷陽之岸迄乎横江之浦若乃越三江
之下口盼濤須以遥渡窺天險之遐勢歷習坎之重固川瀆以澄以含景
山水泂瀁而彌布　晉曹毗涉江賦曰過趙屯歷彭川循岸靡靡崖
芊芊紫蓮被翠渌而抗英碧菱乘天岸而星懸百籟多奏山精夜然
狂飈蕭瑟以洞駭洪濤突兀而横峙爾乃江祎彭滈夜火燁燁交錯
陸飈駭蝕嘖㘗采蜂於是泛波文舟於其登岸　歌　晉夏侯湛江上泛歌曰
悠悠兮遠征倏倏兮曁南荊南荊兮臨長江臨江河兮汁不庭江水兮
浩浩長流兮萬里洪浪兮雲轉陽侯兮奔起驚翼兮垂天鯨魚兮岳
跱蘼蕪紛兮被皋陸脩竹蔚兮翳崖趾望江之南兮遨目桂林桂
林蓊蔚兮鵾鷄揚音菱波兮頹濟舟楫不具兮江水深流兮迴盼於
北夏何歸軫之難尋

淮水

尚書禹貢曰道淮自桐栢　毛詩曰至于彼淮浦省此徐土　水經曰淮水
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東北過桐栢山　山海經曰淮水出餘山山在朝
陽義鄉西入海　賦　魏文帝浮淮賦曰建安十四年師自譙東征大興水
軍之舟萬艘雖孝武舳艫千里殆不過也於淮水而南邁泛洪潭之
皇波仰巖岡之隆阻經東山之曲阿於是驚風泛涌波駭衆帆張羣
櫂起爭先逐進莫適相待　魏王粲浮淮賦曰從王師以南征浮
淮水而遐逝背渦浦之曲流望馬丘之高澨於是迅風興濤波動長瀨潭
䨓漭沛汹溶

漢水

山海經曰嶓冢之山漢水出焉東南流注于江　尚書禹貢曰嶓冢道
漾東流爲漢　毛詩曰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化被乎南國美化行
於江漢之域漢有游女不可求思　左氏傳曰屈完謂齊桓公曰楚國
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　詩　魏文帝玩漢水詩曰雜色昆崙水流
蟠龍首傑若弦川麗清亦疾且徐離離細磧淨藹藹樹陰疏石
衣隨溜卷水芝扶浪舒連翩窮去瀲鶩敞倒遲遲聊拌點纓上於是察
川瀆　賦　後漢蔡邕漢津賦曰夫何大川之浩浩被厚土以載形納陽谷
所吐兼漢沔之殊名總畎澮之群液演西土之陰精過魚山以左迴遂襄
陽而南縈於是遊目騁觀南援三州北集京都上控隴坻下接江湖導
財運貨懋遷有無既乃風猋蕭瑟勃焉並興陽侯沛以奔鶩洪濤涌
以沸騰願乘流以上下窮滄浪乎三澨觀朝宗之形兆看洞庭之交會

洛水

山海經曰洛水出洛西山東北注河入成皋之西　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
人則之　尚書曰道洛自熊耳東北會於澗瀍　國語曰靈王二十二年穀
洛鬭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曰夫山土之聚也藪物之歸也川氣
之導也澤水之鍾也夫水聚於高歸於下今吾執政無乃有所辟而禍
夫二川之神王卒壅之王室大亂　淮南子曰雒水輕利宜禾　謝承
後漢書曰南陽陳宣建武十年雒水出造天津城門或欲築木塞之宣
諫曰昔王尊正身金堤水退況聖人耶言未絶而水去　漢官典職曰
德陽殿周旋容萬人自偃師去宮四十五里激洛水於殿下　詩　太宗皇帝
賦洛水詩曰春蒐馳駿骨揔轡俯長河霞處流縈錦風前漾疊羅

水花翻照樹隄蘭倒插波豈必汾陰曲秋雲發棹歌 蘇味道和受圖溫洛詩曰綠綺膺河檢青壇俯洛濱天旋俄制蹕孝享屬嚴禋陟配光三祖懷柔洎百神霧開中道日雲斂屬車塵預奉咸英奏長歌億萬春 李嶠和拜洛詩曰七萃鑾輿動千年瑞檢開文如龜負出圖似鳳銜來殷薦三神享明禋萬國陪周旗黃鳥集漢幄紫雲迴日暮鉤陳轉清歌上帝臺 牛鳳及和受圖溫洛詩曰八神承玉輦六羽警瑤溪戒道伊川北通旌澗水西御圖開洛匱刻石與天齊瑞日波中上仙禽霧裏低微臣嶠弱翮抃舞接鶱鷖

【賦】魏曹子建洛神賦曰余從京域言歸東藩背伊闕越轘轅經通谷陵景山容與乎陽林流眄乎洛川覩一麗人于巖之畔乃援御者而告之曰彼何人斯若斯之艷也御者對曰臣聞河洛之神名曰宓妃君王所見無乃是乎余告曰其形也翩若驚鴻婉若游龍髣髴兮若輕雲之蔽月飄颻兮若流風之迴雪於是忽焉縱體以遨以嬉左倚采旄右蔭桂旗攘皓腕於神滸採湍瀨之玄芝收和顏而靜志兮申禮防以自持爾乃衆靈雜遝命儔嘯侶或戲清流或翔神渚或采明珠或拾翠羽從南湘之二妃攜漢濱之游女體迅飛鳧飄忽若神凌波微步羅襪生塵於是屏翳收風川后靜波馮夷鳴鼓女媧清歌騰文魚以警乘鳴玉鑾以偕逝六龍儼其齊首載雲車之容裔

藝文類聚卷第八

藝文類聚卷第九

水部下

壑 四瀆 濤 泉 湖 陂 池 溪
谷 澗 浦 渠 井 冰 津 橋

壑

山海經曰東海之外有大壑 列子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實惟無底之谷 莊子曰諄芒東之大壑適遇苑風於東海濱苑風曰子將之大壑奚爲夫壑之爲物注焉而不滿取焉而不竭又曰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 離騷曰降望大壑 【賦】晉簡文帝大壑賦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大壑在焉其深無涯也悠悠浴浴瀰瀰不息觀其波受壯其吞匯歷詳衆水異導殊名江出濯錦漢吐珠瑛海逆時而不涌河遇聖而知清嗟乎使夫服山之水積天漢之流欲乾濟與渭涸俱歸四瀆與九河同至余乃知巨壑之難滿尾閭之爲異

四瀆

爾雅曰江河淮濟爲四瀆四瀆者發源注海者也 桓譚新論曰四瀆之源最高而長從高注下其流激浚故爲平地災害 博物志曰四瀆所出王屋山其江河淮所出已具別卷 【碑】漢王粲四瀆祠碑銘曰靈岳立貝闕雲浮寂寞詭怪髣髴神遊姬嬴分國河渭合流飛花春水靈草孤洲滄鄉河曲汾陰雕堁亂流不度龍門斷上河魚送迎江妃來往水開通跡山臨高葦智以燕往神以知來崇光雖合雲氣徘徊水仙遺操浮吏餘杯波息川后浪靖海童

濤

廣雅曰陽侯濤大波也 吳越春秋曰吳王賜子胥劍遂伏劍而死吳王乃取子胥之尸盛以鴟夷之器投之江海子胥因隨流揚波成濤激岸隨潮來往 論衡曰儒書言吳王夫差殺五子胥煮之於鑊盛以鴟囊投之於江子胥恚恨臨水爲濤溺殺人夫言吳王殺五子胥投之於江實也言其恨恚臨水爲濤者虛也衛葅子路而漢烹彭越子胥勇猛不過子路彭越然二士不能發怒於鼎鑊之中子胥亦然自先入鼎鑊後乃入江在鑊

之時其神豈怯而勇於江水哉何其怒氣前後不相副也　博物志曰東海中有牛魚其形如牛剝其皮懸之潮水至則毛起潮去則伏

詩

晉蘇彥西陵觀濤詩曰洪濤奔逸勢駭浪駕丘山訇隱振宇宙溯磕津雲連　宋傅昉賦得觀濤詩曰雲容雜浪起楚水漫吳流漸看遙樹没猶見遠天浮漁人迷舊浦海鳥失前洲不測滄溟曠輕鱗幸自游

賦

晉顧愷之觀濤賦曰臨浙江以北眷壯滄海之宏流水無涯而合岸山孤映而若浮既藏珍而納景且激波而揚濤其中則有珊瑚明月石帆瑤瑛彫鱗采介特種奇名崩巒填壑傾堆漸隅岑有積螺嶺有懸謨蘊淵之為體亦崇廣而宏浚形無常而參神斯必來以知信兼方潮凌以周威質柔弱以協順　晉曹毗觀濤賦曰伊山水之奇迥何秋月之淒清瞻滄津之騰起觀雲濤之來征爾其勢也發源爽迪迥衝天井灑拂倉漢遙攖星界五子結誓於陰析此湍應期而來騁汨如八風俱臻隗若崑崙抗嶺　梁伏挺望濤賦曰若夫金祇理轡素月告望宏濤於是鬱起重流於是電曝起沙滸而迅邁觸橫門而劃壯灌江滸而砰磕鼓赤岸而激揚鬱律烟蒸混沌崖重磊壯嵸而天竦洄洑而起涨

泉

爾雅曰泉一見一否為瀸濫泉正出正出涌出也沃泉懸出懸出下出也氿泉穴出穴出旁出也　論語撰考讖曰水名盜泉仲尼不漱　呂氏春秋曰太公釣於滋泉　淮南子曰崑崙四水者帝之神泉以和百藥以潤萬物　東觀漢記曰耿恭為校尉居疏勒匈奴來攻城中穿井十五丈無水恭曰聞二師將軍拔佩刀刺山而飛泉出今漢德神靈豈有窮乎乃正衣服向井拜為吏請禱有頃井泉濆出　應劭漢官儀曰酒泉城下有金泉泉味如酒故曰酒泉　吳郡錄曰始興有始興山山出溫泉　天門零陽縣有溫泉丹陽江乘縣有湯山出溫泉二所可以治雜　廣志曰溫泉西者在新豐北者在廣平有美泉出溉種出穀香美在汲郡　新成縣有冷泉水冷如冰在湖縣有鹽泉煮則為鹽有醴泉用之愈疾　晉安帝紀曰吳隱之性廉操為廣州刺史界有一水謂之貪泉古老云飲此水者廉士皆貪隱之始踐境先至水所酌而飲之因賦詩以言志若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清操逾厲　宣城記曰臨城縣南四十里有蓋山百許步有姑舒泉昔有舒女與其父析薪於此泉女因坐牽挽不動乃還告家比還惟見清泉湛然女母曰吾女好音樂乃作弦歌泉涌洄流有朱鯉一雙今人作樂嬉戲泉故涌出　漢水記曰漢水有溫泉方圓數十步冬夏常沸涌望見白氣衝天能差百病　盛弘之荊州記曰新陽縣惠澤中有有半湯泉半冷半溫共同一壑　江乘地記曰東南三十五里溫泉冬月未至數里遙望白氣浮蒸如烟上下采映狀若綺疏又有車輪雙轅形世傳昔有玉女乘車自投此泉今人時見女子姿儀光麗往來倏忽　又曰東道縣句將山下有三泉傳云本無此泉居者皆苦遠汲人人多貰水與之有一女子孤貧織履無以貿易有一乞人衣藍貌醜穢瘡痍竟體村人見之無不穢惡唯女子獨加哀矜割飯飴之乞人食畢曰我居嫗行善欲思相報為何所須女答曰何恩可報且今所須之物非君能得因問所須女子曰正願此山下有水可汲乞人乃取腰中書刀刺山下三處即飛泉涌出因便辭去忽然不見　括地圖曰負丘之山上有赤泉飲之不老神宮有英泉飲之眠三百歲乃覺不知死　十洲記曰瀛州有玉膏山出泉如酒味名為玉酒

詩

北齊劉逖浴湯泉詩曰驪岫猶懷玉新豐尚有家神井堪銷疾溫泉足蕩邪紫苔生石岸黃沫擁金沙振衣殊未已翻然停使車

賦

後漢張衡溫泉賦曰陽春之月百草萋萋余在遠行顧望有懷遂適驪山觀溫泉浴神井風中營壯厥類之獨美思在化之所原覽中域之珍無斯水之神靈控湯谷于瀛洲濯日月乎中營陰高山之北延處幽屏以閒清於是殊方交涉駿奔來臻士女曄其鱗萃紛雜遝其如絪　晉傅咸神泉賦序曰余所居庭前有涌泉在夏則冷涉冬而溫溫則水物冬生冷則冰可以濁毒夏遊之不知歲之有暑寒惟茲神泉要理難原在冬則溫既夏而寒混混洋洋載清載瀾遂乃抗以文石樹之柳杞密葉雲覆垂陰藏灶氣冷以含涼風肅肅而恒起于時朱明紀運炎日馳光鬱蒸對隆暑赫赫太陽與玉體於素波身妥焉而自清不知天時之有暑忽而謂繁霜之陷庭逮至昊秋既逝司寒騁節六合蕭條嚴

風稟列河洛鍛流太陰凝結彼潛湛而含凍此灼灼而含熱緑竹猗猗
荇藻青青是託斯茂是殖斯榮 碑 晉王羲之溫湯碑曰原夫天德開闢
雷風以之遞響五材運行水火互而並用炎上作苦既麗純陽之德
潤下作鹹且協凝陰之度至於驪陵熱溪沉魚涌浪炎洲燒地穴鼠
含焰火井飛泉垂天遠扇焦原湧水衝流迸集甘川谷曰跳波遁
極冬之野湯谷揚濤激水疾龍泉之名躍故以地伏流黃神泉愈疾云
古甚銘曰挺此溫谷驪岳之陰白礬上徹丹沙下沉華清駐老飛流
瑩心谷神不死川德愈深 圖 庾信溫湯碑曰咸池浴日先應緑甲
之國砥柱浮天始受玄夷之命仁則滌蕩埃氛義則激揚清濁勇
則負山餘力弱則濡毛不勝仲春則榆莢同流三月則桃花共下其
色變者流爲五雲之漿水其味美者結爲三危之露烟青於銅浦
色白於鉛溪非神鼎而長沸異龍池而獨涌洞胃蕩腸輿羸起瘠
秦皇餘石仍爲雁齒之階漢武舊陶即用魚鱗之瓦山開涌水貫
表忠誠室內江流彰其孝豈若醴泉消疾聞乎建武之朝神水
錫祥在乎咸康之世嵩岳三仙之館不孤擅於天池華陰百丈之泉
豈獨高於蓮井

湖

說文曰湖大陂也揚州浸有五湖水澤所仰以溉灌也 越絕書曰太湖
周三萬六千頃 神異經曰北方荒外有石湖其水冰 淮南子曰夫
歷陽之都一夕反而爲湖歷陽淮南國名昔有老嫗常行仁義有
兩書生過之謂曰此國當沒爲湖視東城門閫有血便走上山勿
反顧也自爾此嫗數往視門閫吏問之嫗對如其言暮門吏殺雞以
血塗門明日嫗早往視門血便走上山國沒爲湖 風俗通曰越滅吳
范蠡乘舟於五湖 語林曰褚公與孫綽共遊曲阿後湖狂風忽起船
欲傾褚公已醉乃曰此舫人皆無可以招天譴者唯有興公多塵滓正
當以厭天欲耳便欲捉擲水中孫遑無計唯大啼曰季野卿念我
述異記曰桓沖爲江州刺史乃遣人周行廬山冀覩靈異既陟崇
巘有一湖匝生桑樹有大羣白鵠湖中有敗船赤鱗魚

錢塘記曰明聖湖在縣南去縣三里父老相傳湖有金牛 鄭緝
之東陽記曰北山有湖故老相傳云其下有居民曰徐公者常登山嶺
至此處見湖水湛然有二人共博於湖間自稱赤松子安期先生有一壺
酒因酌以飲徐公徐公醉而寐其側比醒不復見二人而宿草攢蔓其
上家人以爲死也喪服三年服闋徐公方反今其處猶爲徐公湖 裴氏
廣州記曰盧山頂有湖廣數頃有楊梅山桃止得於上飽噉不得持去
春州記曰武都山南有湖冬夏無增減義熙初有白龍於此湖升天
鄧德明南康記曰平固縣覆笥山上有太湖周數十里靈果異物皆
不可識又有石鷹浮在湖中每至秋天石鷹飛鳴如候時也 風土記曰
陽羨縣東有太湖中有包山山下有洞穴潛行地中云無所不通謂之洞
庭地脉也 荊山記曰巴陵南有青草湖周迴百里日月出沒其中湖
南有青草山故因爲名 詩 晉李顒涉湖詩曰旋經義興境弭棹石
蘭渚震澤爲何在今唯太湖浦圓徑縈五百眇目緬無覩高天淼
若岸長津雜如縷 宋孝武帝齊曲阿後湖詩曰霄登歇陵路旦過
雲陽郛平湖曠津濟芳渚迭明蕪和風翼歸采夕氣晦山嶼
驚瀾翻魚藻頳霞照桑榆 宋謝靈運石壁還湖中作詩曰
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暉清暉能娛人遊子憺忘歸出谷日尚早
入舟陽已微林壑斂暝色雲霞收夕霏芰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披
拂趨南逕愉悅偃東扉 宋謝惠連泛南湖至石帆詩曰軌息陸塗
初枻鼓川路始纜湖故氣淩波漾參差層峯峙苕蔚疎野趣生逶迤白雲
起登陟若跂陟睇眄樂心耳即趾翫有竭在興興無已 梁元帝泛
蕪湖詩曰桂櫂連荷岸桃李央成蹊石文如濯錦雲飛似散珪櫂度
菱根反船去荇枝低楫隨迎雨燕鷗鼓逐伺潮雞 梁范雲治西湖詩
八史氏導漳水西門漑河潮商始未能悅克終良可要擁鍤勸年首
提爵迎春朝平皐苴色嫩通林鳥聲嬌已集故池鳥行藉新田苗
何呀春菜苦方曜魚以稻饒 陳陰鏗渡青草湖詩曰洞庭春溜滿
平湖錦帆張源水桃花色色相流杜若香穴去茅山近江連巫峽長帶天澄
迥碧映日動浮光行舟逗遠樹渡鳥息危檣滔滔不可測一葦詎能航

陳劉刪汎宮亭湖詩曰迴艫乘派水舉帆逐分風瀑𣻢疑無際飄揚似度空檣烏排鳥路船影沒河宮孤石滄波裏匡山苦霧中寄言千金子安知萬里蓬

賦　吳楊泉五湖賦曰乃天地之玄源陰陽之所徂上值箕斗之精與雲漢乎同模受三方之灌溉爲百川之巨都居揚州之大澤苞吳越之具區南與長江分體東與巨海合流太陰之所毓玄靈之所遊追湖水而往還通蓬萊與瀛洲爾乃詳觀其廣深之所極延袤之規方邈乎浩浩蕩蕩乎洋洋西合乎濛汜東苞乎扶桑日月於是出入與天漢乎相望左有苞山連以釐嶺崔嵬穹窮紆曲右有平原廣澤蔓延旁薄原隰陂阪各有條格芬芳靈茅亂隰軫育錯衡風之所去零雨之所薄

陂

毛詩曰彼澤之陂有蒲與荷　史記曰高祖母曰劉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illegible]　淮南子曰譬若同陂而溉田其受水均也　續漢書曰郭泰入汝南先過袁奉高不宿而去從黃叔度累日或以問泰泰曰奉高之器譬之泛濫雖清而易挹也叔度之器汪汪若萬頃之陂澄之而不清混之而不濁不可量也　魏略曰明帝出摩陂有龍見於井中帝出觀因改摩陂爲龍陂　漢宮殿疏曰陽首陂蓋地六頃承昆明池下流　抱朴子曰葛仙公每飲酒醉常入家門前陂水中臥竟日乃出　汝南先賢傳曰鄭敬去吏隱居于蟾陂之陽以漁釣自娛彈琴詠詩常方坐於陂側　襄陽耆舊記曰宜城縣東女角有斗陂

詩　魏文帝於玄武陂作詩曰兄弟共行遊驅車出西城野田廣開闢川渠互相經黍稷何鬱鬱流波激悲聲菱芡覆綠水芙蓉發丹榮柳垂重蔭綠向我池邊生乘渚望長洲群鳥讙譁鳴萍藻泛濫浮澹澹隨風傾

銘　晉張載洪池陂銘曰開源東注出自城池魚鱉蕃殖水鳥盈涯菱藕狎獮秔稻連畦濟濟室中起列館參差惟水泱泱厥大難言

池

毛詩曰東門之池可以漚麻　又曰王在靈沼於牣魚躍[illegible]　六韜曰殷君喜爲酒池迴船糟丘　穆天子傳曰天子西征至于玄池天子三日休于玄池之上乃奏廣樂三日而歸是曰樂池　又曰天子觴西王母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爲天子謠[illegible]　韓詩外傳曰齊景公出弋昭華之池也　漢書曰賈山奏事吳王曰吳有諸侯之位而實富於天子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深壁高壘副以關城不如長江之固江淮之險　又曰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象神山也　魏志曰黃初三年穿靈芝池　逸士傳曰堯讓天子於許由許由逃巢父聞之而洗耳於池　顧子曰與子華遊東池子華曰水有四德也爲一焉沐浴群生澤流萬世仁也揚清激濁蕩壓穢義也弱而難勝勇也導江疏河惡盈流謙智也顧子曰善得安於池上矣　華陽國志曰滇池縣有澤水周迴二百里所出深廣下流淺狹似如倒流故俗曰滇池長老傳言池中有神馬與家馬交則生駿駒世稱滇池駒日行五百里　襄陽記曰峴山南習郁大魚池依范蠡養魚法種楸芙蓉菱芡山季倫每臨此池輒大醉而歸恒曰此我高陽池也城中小兒歌之曰山公何所往來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　王羲之書云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墨寡人耽之若是未必後之[illegible]　續述征記曰大梁西南七十里尉氏縣有逢池　梁州記曰明月池南二里有七女池

詩　魏文帝芙蓉池詩曰乘輦夜行遊逍遙步西園雙渠相灌溉嘉木繞通川卑枝拂羽蓋脩條摩蒼天丹霞夾明月華星出雲間逍遙快心意保已終百年　魏陳王曹植[illegible]詩曰逍遙芙蓉池翩翩戲輕舟南陽栖雙鵠北柳有鳴鳩　梁武帝首夏泛天池詩曰薄遊朱明節泛漾天淵池舟楫互容與藻蘋相推移碧沚紅菡萏白沙青漣漪新枝拂舊石殘花落故池葉軟風易出草密路難披　梁簡文帝山池詩曰日暮芙蓉水聊登鳴鶴舟飛艫飾羽毦長幔覆緹紬停輿依柳息住蓋影空留古樹橫臨沼新藤上挂樓魚游向闇集戲鳥逗槎流　梁庾肩吾山池應令詩曰闔苑秋光暮金塘收潦清荷低芝蓋出浪涌燕舟輕逆湍流棹唱帶谷聚笳聲岸竹交臨浦山桐迴出城水逐雲峯闇寒隨殿影生　梁王臺卿山池詩曰歷覽周仁智

登臨歡豫多穿杲引金谷開道出銅駝長橋時跨水曲閣乍臨波岸風生竹樹池香出芰荷石幽銜細草林末度橫柯 梁簡文望山池詩曰望園光景暮林觀歇霧埃荷踈不礙檝石淺好縈苔風花逐樓轉山路向橋開樹交樓影沒岸暗水光來 後魏溫子昇春日臨池詩曰光風動春樹丹霞起暮陰嵯峨映連璧飄颻下散金徒自臨濠者空復撫鳴琴莫知流水曲誰辯游魚心 周庾信奉和山池詩曰樂宮多暇豫望苑暫迴輿鳴笳陵絕浪飛蓋歷通渠桂亭花未落桐門葉半疎荷風驚浴鳥橋影聚行魚日落含山氣雲歸帶雨餘 又晚讌昆明池詩曰春餘足光景趙李舊經過上林桑葉細新豐酒徑多小船行釣鯉新盤待摘荷蘭皋徒稅駕何處有凌波 又奉和初春池承清晨臨泛詩曰千金高堰合百頃浚源開[illegible]逐積浪更識昆明灰虎嘯風還急雞鳴潮即來時看青雀舫遙逐貴舟迴 周王褒玄圃濬池詩曰長洲春水滿臨泛廣川中石壁如明鏡飛橋類飲虹垂楊夾甬綠新桃緣逕紅對樓還泊岸迎波暫守風漁舟釣欲滿蓮房採半空於茲臨北闕非復坐墻東 又山池落日詩曰竹館掩荊扉池光晦晚暉孤舟隱荷出輕棹染花歸浴鳥時倡甬驚羽忽單飛 陳徐陵山池應令詩曰畫舸圖仙獸飛艎挂采斿榜人事金槳釣女飾銀鉤細萍時帶楫低荷乍入舟猨啼知谷晚蟬噎覺山秋 又奉和山池詩曰羅浮無定所鬱島屢遷移不覺因風雨何時入後池樓臺非一勢臨翫自多奇雲生對戶石猨挂入櫚枝 陳陰鏗經豐城劍池詩曰清池自湛淡神劍久遷移無復連星氣空餘似月池夾篠澄深淥含風結細漪唯有蓮華萼還想匣中雌 隋江總秋日昆明池詩曰玄沼蕭條望遊人意緒多終南雲影落渭北雨聲過蟬噪金堤柳鷺飲石鯨波珠來照似月織處寫成河詎知臨水歎非復採蓮歌 隋薛道衡遊昆明池詩曰霸陵因靜退靈沼暫徘徊新船木蘭檝舊宇豫樟材荷心宜露泣竹徑重風來魚潛疑刻石沙闇似沉灰

賦 晉張載濛汜池賦曰覽華池之湛淡閱重壤以停源激通渠於千金承湹洛之長川挹洪流之汪濊包素瀨之寒泉既乃北通醴泉東入紫宮左面九市右帶閶風周墉建乎其表洋波迴乎其中幽瀆傍集潛流獨注仰承河漢吐納雲霧緣以采石殖以嘉樹水禽育而萬品殖魚產而無數若乃汎濫脩條垂幹綠葉覆水玄蔭珍岸紅蓮煒而秀出繁葩艷以爍爛遊龍躍冥而上征翔鳳因儀而下觀想白日之納光覩北辰之皓旰於是天子乘玉輦時邊遊排金門出千秋造綠池鏡清流翳華蓋以逍遙攬魚釣之所收繼緒絓而鱣鮪來芳餌沉而鰋鯉出躍於巨壑信可樂以忘返 晉郭璞鹽池賦曰水閏下以作鹹莫斯鹽之最靈傍峻岳以發源池茫爾而海渟嗟玄液之潛洞羌莫知其所生狀委蛇其若漢流漫漫以漭沆吁鬱鬱以纍纍色皜然而雪朗揚赤波之焕爛光旰旰以晃晃隆陽映而不燋洪涔決而不長磊崔峨碓剋基方玉潤膏津雪白凌岡粲如散糵煥若布璋爛然漢明晃爾霞駁赤望之絳承即之雪積翠塗內映顏夜外幕動而愈生損而滋益若乃前鄉泉或東或流所聽不過一鄉所營不過鍾斛飴或見珍於西隣火井擅奇乎巴濮豈若茲池之所產帶神邑之名岳吸靈潤於河汾崇高胄於會涑 宋謝莊曲池賦曰北山兮堡栢南一岑兮頽石頹岸兮右虹登樹兮如畫暮雲兮十重朝霞兮千尺步東池兮夜未久臥西窗兮月向山引一息於魂內擾百緒於眼前

銘 周[illegible]林園天淵池銘曰茂矣大執徐月維大呂爰命梓匠屢脩春鋪攝罽鷩趾開於昔基東西丽砌望雲霧之所登蕩南北紆縈虹霓之所引曜曉川汞壁似日御之在河宗夜泉浮金疑月輪之驅木府前瞰萬雉列樹參差元都指極龍鳳危巒帶耳猶環島異禽自理歌舞神木靈舟不知搖落但以皮臨舟荷蕤之洲盡吉甫臨舟美檀松之翁茸向復生在吟詠緩彼縷綱況我君門盛事辛未經謀須待詔謹制衣銘云石林當客蘭渚卿乎九華開道百丈曾盈夜搖殿色殿寫波明

表 [illegible]江追諫鑿池表白伏承當鑿北池也欠立閣道雖秋陋陋小用功甚微又役不擾民賦不及外至於簡至約誠不可加然於愚懷實有眷眷

谿

爾雅曰水注川曰谿山瀆無所通曰谿 管子曰桓公北征孤竹至卑耳之谿

事類賦俗說曰郗僧施青溪中泝流一曲之處作詩一篇謝益壽見詩笑
曰青谿之曲復何窮盡　武昌記曰樊山東有小谿夏峙懍袖怕有寒氣
故謂之寒谿　裴氏廣州記曰營谿周圓丈餘水極沸涌如猛火煎油聲
荊州記曰酈縣北八里有菊谿原出縣西北五十里石澗山東南流會專
水兩岸多甘菊　盛弘之荊州記曰桂陽郡西南宿山水出注大谿號曰横谿
水甚深冬夏不乾俗謂之貪谿泉飲者輒冒於財賄　詩　任昉泛長谿詩曰
徇祿聚歸粮依隱謝羈勒絕物甘離群長懷忽去國長谿永東會㬌
屆窮水域道遇垂綸叟訪問津或弭櫂中九言無為累牽纓長之滄
浪水平明至曛黑　又孫曰況舟東谿詩曰黝黝棗柘繁芃芃麻麥
盛交柯谿易陰反景谿亦飲吾生雖有待樂天庶知命不與子梁甫吟
催識倉浪詠田荒秩書役秩滿余謝病　賦　宋謝靈運長谿賦曰羃結
綠而澄清飆揚白而㗳華飛急聲之瑟曰嶽輕文之漣羅始鎔底以如玉
紋積岸而成沙

谷

爾雅曰水注谿曰谷　毛詩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　又曰伐
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事類賦鳥部又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
老子曰谷得一以盈谷無以盈將恐竭　韓子曰昔齊桓公入山問父老此為
何谷答曰臣昔畜牸牛生犢以子買駒少年謂牛不生駒遂持而去傍
鄰謂臣愚遂名之　愚公谷說苑又載此事具人事部類賦　韓詩外傳曰孔子南遊適楚至於
阿谷之隧有處子佩璜而浣者孔子抽觴以授子貢曰以觀其辭　劉向
別錄曰方士傳言鄒衍在燕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子居之吹律而
溫氣至而穀生今名黍谷　漢武故事曰上微時行至柏谷舍於逆旅
逆旅翁罵之因乞漿翁曰正有溺無漿也　博物志曰夏桀之時為
長夜宮於深谷之中男女雜處三旬不出聽政其後大風揚沙一夕填
此谷　周景式廬山記曰石門是一大谷谷中有脩林藹偃蔭木千
尋日月之光罕照焉　戴延之西征記曰梓澤去洛城六十里梓澤金
谷也中胡賢達所集賦詩猶存是石崇居處　賦　晉胡濟湼谷賦曰
嘉高嶺之崇峭兮臨玄谷以遠覽仰高丘之崔嵬兮望清川之澹
濟爾乃陟重險步棧薄倚春木眄幽壑深谷谿以窮藹高岑崒嶒
而岸崿

澗

釋名曰澗間也言在兩山間也　說文曰澗山夾水也從水間聲也
爾雅曰山夾水曰澗　韓宣子曰董安于為趙上地守行右阜山見深
澗峭如墻深百仞問其鄉左右曰人嘗有入此乎曰無有有嬰兒狂聾人
入此乎曰無有有牛馬犬入此乎曰無有安于歎曰吾能治矣使吾法之無
赦猶入澗之必死則民莫之犯也　漢書曰沛公與項籍臨廣武澗而語
數籍以十罪　石崇金谷序曰余有別廬在河南界金谷澗中或高
或下有清泉茂樹眾果竹木草藥之屬　異苑曰符堅為慕容沖
所襲堅馳騎馬墮而落澗追兵幾及計無由出馬即踟躕臨澗垂
控與堅堅不能及馬久跪而授焉堅援之得登岸而去　詩　梁劉孝威
賦得曲澗詩曰澗流急易轉溪竹闇難開近樸俄已失前洲忽復
迴石岸生寒瀨沉根清水苔菱舟失道去歸鳧迷逕來　陳徐[illegible]
華林北澗詩曰惣長原兮括遠源下沉溜兮起輕泉迴深淺兮曲洺
阻衝波敖兮瀨淺淺貫九谷兮積靈芝飛清濤兮潔澄漣

浦

說文曰浦水濱也　風土記曰大水小口別通為浦　楚詞曰出溆浦而邅
迴　又曰望美人兮南浦　述征記曰與浦舊曰魏步道吳揭水灌之今
絕道為浦　顧微廣州記曰溪浦口有蒲母養龍裂斷其尾因呼
龍掘今時見之則土境大豐而利涉也　劉楨京口記曰縣城東南大
路過長堤五里有屠兒浦者昔諸屠兒居此小浦因以為名也　伏
滔北征記曰廣陵西一里水名公路浦袁術自九江東奔袁譚於下邳由
此浦渡因名也　詩　梁簡文帝入溆浦詩曰泛水入迴塘空枝度日光竹
番憑掃浪鳧飛遠避檣　梁上蹇且發溆浦潭詩曰魚潭霧已開
赤亭風未颺櫂歌發中流鳴鞞響沓嶂村童忽相聚野老時一望
詭怪石異象嶄絕峯殊狀森森荒樹齊淅淅寒沙漲藤垂島易
陟崖傾嶼難傍　表　宋王弘廣陵前浦開表曰伏聞廣陵前浦

榛蕪歷久近復開除脩源虛邃含明內鑒瑞以數致象以類應夫如
是者緜爲輕靄儀可停屬而須矣

渠

史記曰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罷之無令東伐乃使水工鄭國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抵瓠口爲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秦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爲間然渠成亦秦之利也卒使就渠渠就而用注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於是關中爲沃野秦以富彊因命曰鄭國渠 漢書曰張掖郡有千金渠 地理書曰滎陽有狼蕩渠

頌 後漢蔡邕京兆樊惠渠頌曰洪範八政一曰食周禮十職一曰農民之本於是乎出貨殖財用於是乎在陽陵縣東其地衍泥嘉穀不殖光和五年京兆尹樊君勸恤民隱乃命立新渠曩之鹵田化爲甘壤相與謳談斐然成章謂之樊惠渠其歌曰我有長流莫或閼之我有溝澮莫有達之田疇斥鹵莫修莫治飢饉困悴莫我恤莫思

井

盛弘之荊州記曰隨郡北界有九井相傳神農既育九井自穿又云汲一井則衆井水皆動 又曰江陵縣東北十里天井臺東臨天井井周迴二里許中有潛室人時見之輒有兵寇 戴延之西征記曰太極殿上有金井金博山鹿盧交龍負山於井上有金師子在龍下 尋陽記曰盆城灌嬰所築孫權經此城自標井地令人掘之正得故井銘云潁陰侯所開云三百年當塞塞後不滿百年當爲應運者所開權欣悅以爲己瑞井甚深大江中風浪此井輒動常當大 嵩高山記曰少室山有雲母井 異物志曰廬陵城中有一井中有二色水半青半黃黃者灰汁取作糜粥皆作金色夫名灰汁爲金因名爲金井 異苑曰句容縣有延陵季子廟廟前井及瀆恒自涌沸故曰沸井于今猶然 又曰臨邛有火井漢室之隆則炎赫彌熾暨桓靈之際火勢漸微諸葛亮一瞰而更盛

詩 梁范雲詠井詩曰乃鑒長林曲有浚廣庭前即源以爲浪因方自成圓兼冬積溫水下夏暑必含寒泉不甘未應渴既圓斷來翔 又悲故井詩曰因舊未嘗改綠甘故先竭歷稔久無會一朝見開米絡泉既斯涌甘綆將安設

賦 晉郭璞井賦曰益作井龍登天鑿金后土洞黃泉潛源存緣嶰濇滴瀝乃究玉檻雲甃鱗錯鼓鹿盧揮勁索飛輕汲之繽紛手爭鶩而爭弱長繘委地以曾縈瑤甃龍騰而飛漱乃回澄以靜映狀囦然而錯灼挹之不損停之不溢莫察其源動而愈出信潤下而德施壯邑移以不改獨星陳於丘墟兮越百代而猶存守虛靜以王澹兮不東流而注海 晉孫楚井賦曰昔行僚之淳濁滌非清流以自娛乃胃爾而有感率鄰左之數夫脉厚土以興作登甘體於玄虛俾人來翔行旅是賴輟耕息肩不期而會玩黃李浮朱柰雜糅苜之斑如飛塵塵以能久沈玄石以幽噉喜逸怡以緩帶 晉江逌井賦曰穿重壤之十仞兮搆玉甃之百節營之不日既汲既漾潛流焰焰寒泉冽冽挹之不損滿之不充納而不盈其有與而不匱其由先王假象以辨義君子擬之以自修龍來蟠以奮鱗列仙一啖而雲飛

贊 晉郭祚宗溝井贊曰爰有寒井列彼下泉引流重壤合燿青天蕩其盈渫甚爾終年圖象懷覽奇宜嘉慕

銘 後漢李尤井銘曰井之所尚寒泉冽清法律取象不槩自平多取不損少汲不盈執憲若斯何有邪傾

冰

易坤卦曰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至陰始凝也 毛詩曰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 又曰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二日夏之十二月三日夏之正月鑿而取冰沖沖鑿冰之聲凌陰冰室也 漢書曰晁錯上書曰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 孫盛雜語曰王祥字休徵性至孝後母所生欲危害祥祥色無怠盛寒之月後母曰吾思生魚祥脫衣將剖冰求之有少處冰解下有魚出因以奉養 楚詞曰魂兮歸來北方不可以止增冰峨峨飛雪千里 鄧析書曰明君之御民若乘奔而無轡履冰而負重也 孫卿子曰冰生於水而寒於水 淮南子曰見一葉之落知歲之將暮睹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以近論遠也 左傳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冱寒於是乎取之 老子曰渙若冰將釋 史記曰周紀曰姜嫄爲帝嚳元妃出野見巨人跡而履之身動如孕者而生子以爲不

砰棄於氷之上鳥以翼覆薦之　論衡曰夫熨一炬火爨一鑊水終日不熱也倚一尺氷置庖廚中終夜不寒也何則微小之感不能動大也今鄒衍之歎不過如一炬尺氷而皇天巨大不徒鑊水庖廚也一夫仰歎天為降霜何天之易感霜之易降也　吳越春秋曰越王念吳欲復怨非一旦也苦思勞心夜以接日冬寒則抱氷夏熱則握火愁心苦志縣膽於戶出入嘗之不絶於口　魏子曰危殆之國治不益之民是猶薄氷當白日聚毛過爐火也　博物志曰削氷令圓舉以向日以艾承其影則有火出　東皙集曰君聞薄氷凝地非登廟之寶零露垂林非綴冕之飾必將探素璧於層山探圓珠於重泉也

賦　晉顧凱之氷賦曰激厲風而貞質仰和景而融暉清㳘離之光徹鄙雲英之巍巍爾乃連綿絡幕乍結乍無義剛有折照壹則虛託形超象比朗玄珠若乃上結華瞬下鑄長泉盈盈龍隨流含聲香楊餅　晉庾儵冰井賦曰嘉陰陽之博施美天地之廣宜萬物雖而無越不易類以相干或專陽負暑或因陰洹寒陰雖殊而同歸信協慮而俱延於是孟冬之月羣陰畢升霜雪紛其交崙流波結而成凌啓南墉之重闥將却熱以藏氷納遠宮之邃宇靜幽淡以清徹抱堅精之玄素發川霊而長凝於是寒往暑來四時人序帝將振患炎災是御禁爾乃搆我同類援我羣徒將涉寒敷害氣是除攀霤鑑而增舉委白記於城隅仰聆雷櫛俯臨陰穴委清驚今滅發栗烈餘寒嚴悴妻若霜雪

文　陳張渺冰賦曰敕賜氷啓口寫惟司寒輟響肸向前代受室曠官歷茲永久聖功闡物逸典備甄窮深既採園池亦非用有籍羔祀無災霜雹

津

說文曰津水渡也䑭小津也　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孔丘曰是知津矣　列女傳曰趙簡子南擊楚津吏醉卧不能渡簡子召欲殺之津吏女子娟攜楫而前曰妾父聞君來渡不測之水恐風波之起故禱九江三淮之神不勝巫祝杯酌餘瀝醉至於此妾願以鄙軀易父之死簡子將渡少一人乃備員持楫遂與渡中流發激棹之歌簡子悅以為夫人　續漢志曰河東大陽縣有茅津北屈縣有採桑津

銘　後漢李尤孟津銘曰洋洋河水赴宗于海經自中州龍圖所在黃函白神赤符以信昔有周武集會孟津魚入王舟乃往克紂

橋

說文曰橋水梁也東楚謂橋為圯　紀年曰周穆王三十七年伐楚大起九師至于九江比黿鼉以為梁　燕丹子曰燕太子丹質於秦秦王遇之無禮乃求歸秦王為機發之橋欲以陷丹丹過之無虞　戰國策曰豫讓欲為智伯報讎趙襄子當出伏於橋下至橋馬驚曰必是豫讓也求之果是　史記曰秦昭王四十九年初作河橋　又曰文帝行出中渭有一人從橋下走出乘輿馬驚使騎捕之屬廷尉廷尉張釋之治問曰縣人來聞蹕匿橋下見車騎即走耳張廷尉奏一人犯蹕當罰金（漢書亦云事）　黃圖曰秦始皇兼天下都咸陽端門四達以則紫宮渭水貫都以象天漢橫橋南渡以法牽牛　論衡曰高麗國有侍婢自云有氣如雞子來下我故有身後生子曰東明東明善射王恐害之國欲殺之東明走至淹水以弓擊水魚鱉浮而為橋得渡（亦見魏略）　蘇子曰微生與婦人期不來水至抱梁柱而死（莊子亦作尾生）　王隱晉書曰杜預啓建河橋于富平津眾論以為周所都經聖賢而不作者必不可作故也預曰昔造舟為梁則河橋之謂也遂作橋成上從百官臨會舉杯勸預曰非君此橋不立也預答詔曰非陛下之明臣亦不獲奉成聖制也眾成稱善

詩　梁簡文帝賦得橋詩曰浮梁既衛嶺通波信可陵華空寫渭石跨岸擬江水斜聞隱溜霧布影入清漣方知歌綠水無待謗蒼鷹　又詠壞橋詩曰虹飛亘林際星度斷山隅斜梁懸水跡畫柱脫輕朱　又石橋詩曰惠子臨濠上秦王見海神寫虹便欲飲圖星逼似真　梁蕭若靜石橋詩曰連延過絶澗迢遞跨長津已數逢仙客兼曾度獨人　梁徐摛壞橋詩曰匝欄生暗蘚覆板沒魚衣岸曲斜梁阻何時香步歸　周庾信看治渭橋詩曰大夫參下位司職渭之陽富平移鐵鎖甘泉運石梁跨虹連絶岸浮黿續斷航春洲鸚鵡色流水桃花香　周王褒和治渭橋詩曰東流仰天漢南度似牽牛

長堤通甬道飛梁跨造舟使者開金堰太守擁河流廣陵候濤水荆峽望陽侯波生從故舶沙漲涌新洲天星識辯對檢玉應沉鈎 陳陰鏗賦得度岸橋詩曰畫橋長且曲傍險復憑流寫虹晴尚飲圖星晝不沒跨波連斷岸接路上危樓欄高荷不及池清影自浮何必横南渡方復似牽牛 太宗文皇帝賦得浮橋詩曰曲岸非千里橋斜異七星暫低逢輦度還高值鷁驚水摇文鷁動纜轉錦花縈遠近隨輪影輕重應人行 梁庾肩吾石橋詩曰秦王金作柱漢帝玉爲欄仙人飛往易道士出歸難 張文琮賦橋詩曰造舟浮渭日鞭石表秦初星文遥寫漢虹勢尚凌虚已授文成履空題武騎書別有臨濠上棲遲獨觀魚 後周庾信登渭橋詩曰仲山朝飲馬還坐渭橋中南瞻隱別館北望盡離宮四面衣裾合三條冠蓋通蘭香想和季雲起條成公起上相如旱雖鳥幸共同

藝文類聚卷第九

藝文類聚卷第十

符命部　　渤海歐陽　詢　撰

符命

春秋潛潭巴曰里社鳴此里有聖人其响則百姓歸之（[illegible]） 春秋合誠圖曰堯母慶都出觀三河奄然陰風赤龍與慶都合生堯 河圖曰湯母扶都見白氣貫月意感而生湯 春秋元命苞曰殷紂之時五星聚於房房者蒼神之精周據而興（周起於房而五星聚之[illegible]） 尚書中候曰季秋赤雀銜丹書入酆止于昌戶昌拜稽首受最（昌文王名也） 曰姬昌蒼帝子 又曰呂尚釣磻谿得玉璜刻曰姬受命呂佐旌（[illegible]） 呂氏春秋曰周文王時見大赤鳥銜書集于周社 文王曰火氣勝故其色上赤 尚書中候曰武王發渡于孟津中流白魚躍入王船王俯取魚長三尺有文王字 史記曰帝嚳少妃有娀氏女簡狄以春分玄鳥至之日祀于高禖有玄鳥遺其卵簡狄吞之孕生契爲殷始祖 又曰帝高陽氏元妃姜嫄見大人之跡履之歆然若感而生后稷棄之寒冰之上鳥翼覆之又棄之隘巷羊牛乳之又棄之平林之上人收養之爲周始祖 又曰高祖母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時雷電晦冥父太公往視見蛟龍於上已而有娠遂生高祖 又曰高祖被酒夜經豐西澤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高祖乃前拔劍斬蛇蛇分爲兩道開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問之嫗曰吾子白帝子化爲蛇當道今爲赤帝子斬之因忽不見 漢書曰高祖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東井從歲星也（東井秦分野[illegible]天下之應也） 又曰孝昭帝時太山萊蕪山南洶洶有數千人聲民視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三十八圍入地深八尺三石爲足石立後有白烏數千集其旁宣帝中興之瑞也 又曰昭帝時上林柳樹斷卧地一朝起立生枝葉有蟲食其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 又曰昌邑王國社有枯樹復生枝葉眭孟以爲木下民象當有廢故之象公孫氏從民間受命爲天子者後宣帝立帝本名病已 隋巢子曰昔三苗大亂天命夏禹於玄宮有大神人面鳥身降而福之司祿益富而國家實可命益年而民不夭四方歸之禹乃克三苗而神民不違 墨子曰夏桀時天乃命湯於鑣宮有神來告曰夏德大亂往攻之

子必使汝大戕之　又商王紂時周武王見三神曰予既沉漬殷紂于酒德
矣汝往攻之予必使汝大戕之　東觀漢記曰光武帝夜生時有赤光室
中盡明皇考怪異之使卜者王長卜之長曰此善事不可言是歲有嘉禾
生一莖九穗長大於凡禾縣界大豐熟因名上曰秀　又曰光武從邯鄲
避王郎兵至呼沱河導吏還言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濟左右皆恐畏
為王郎所及上命王覇前往視之覇其然覇念還言驚眾雖不可渡且
臨水止尚可為阻即白曰冰堅可渡士眾大喜上大笑曰果妄言也比
至河流澌冰合可履彊以囊盛沙布冰上乃渡渡未畢而數車冰陷也
琴操曰魯哀公十四年西狩薪者獲麟擊之傷其左足將以示孔子孔
子道與相逢見俯而泣抱麟曰爾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反袂拭面仰視
其人龍顏日角夫子奉麟之口須臾吐三卷圖一為赤伏劉季興為王
二為周滅夫子將終三為漢制造作孝經夫子還謂子夏曰新主將起
其人如得麟者　帝王世紀曰燧人之世有大迹出雷澤華胥履之生庖
犧氏於成紀也　又曰神龍感女登於常羊生炎帝　又曰電光繞北斗
樞星照郊野感附寶孕二十月生黃帝於壽丘　又曰黃帝時有大星
如虹下流華渚女節夢接意感生少昊　又曰陶唐之世握登見大
虹意感生舜於姚墟　又曰脩已山行見流星貫昴意感慄然又吞神
珠薏苡胸坼而生禹　又曰漢昭靈后名含始遊洛池有玉雞銜赤珠
出刻曰玉英吞此者王含始吞之生高祖　魏氏春秋曰明帝青龍三年
張掖郡刪丹縣金山玄川溢涌寶石負圖狀象靈龜立于川西有石馬
七其一仙人騎之其一羈絆之其五有形而不善成有玉匣關蓋於前上有
玉字玉玦二玉璜一又有麒麟在東鳳皇在南白虎在西犧牛在北馬
自中布列南方有字曰大討曹金但取之此司馬氏革運之徵　魏志
曰桓帝時有黃星見於楚宋之分遼東殷馗善天文言後五十歲當
有真人起於梁沛之間其鋒不可當至是凡五十年而太祖破袁紹天
下莫敵矣　吳録曰孫堅世墓上數有光如雲氣五色上屬天下蔓延
數里父老相謂曰此非凡氣孫氏其興乎　吳書曰孫　母懷姙夢腸出繞
吳昌門孫策母懷策夢月入懷懷權夢日入懷　晉中興書中

宗元皇帝初誕有神光之異一室盡明所藉藁如始刈　豫章記曰
松陽門內有大梓樹大四十五圍舉樹盡枯死永嘉中一旦忽更榮茂太
興中元皇帝果纘大業　庾仲初楊都賦所云廢木晉于豫章　郭璞
南郊賦云弊梓擢秀于祖邑也宣帝祖為豫章太守故云祖邑也
臧榮緒晉書曰王廙為鄱陽太守有枯樟樹更生王敦表勸進中宗
曰此獸應瑞而來豫樟樹久枯而更榮　孫盛晉陽秋曰秦始皇時望氣
者曰五百年後金陵之地有天子氣於是改金陵曰秣陵塹北山以絕其
勢秦政東遊以厭之後五百二十六年而中宗即位於江南　又曰太安中
歲鎮辰太白四星聚於牛女之間後中宗即位於揚州也　武昌記曰孫
權獵於樊山見一姥問獵何得荅曰止得一豹姥曰何不豎其尾忽然不
見因為立樊姥廟　徐爰宋書曰武帝夜生有神光之異室內盡明
是夕甘露降于墓樹　又高祖舉目瞻眺常見二龍在焉始尚微小及
貴龍形漸長光色轉明左右侍者亦數見徵異　宋書曰高祖既
登祚謂羣臣曰朕始望不至此眾人咸撰辭欲稱功德王弘率爾
對曰所謂天命求之不可得推之不可去眾皆以為知言　**文**　漢司馬相
如封禪文曰伊上古之初肇自昊穹之生民歷選列辟以迄于秦率邇
者踵武逖聽者風聲紛綸葳蕤堙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也繼昭
夏崇號謚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其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談
君莫盛於唐堯臣莫賢於后稷后稷創業於唐堯公劉發跡於西戎
文王改制大行越成故軌跡夷易易遵也湛恩厖鴻易豐也憲度著
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是以業隆於襁褓而崇冠乎二后未有殊尤
絕跡可考於今者也然猶躡梁父登泰山建顯號施尊名大漢之德
逢涌原泉沕潏曼羨旁魄四塞雲布霧散上暢九垓下泝八
埏懷生之類凱澤迴首面內然後囿騶虞之珍羣徼麋鹿之怪獸導一
莖六穗於庖犧雙觡共觝之獸招翠黃乘龍於沼欽哉符瑞臻
茲猶以為德薄不敢道封禪蓋周躍魚隕杭休之以燎此之為符也
以登介丘不亦恧乎進讓之道何其爽與於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
羣生義征不憓德侔往初功無與二意者泰山梁父設壇場望幸

蓋上帝垂恩儲祉將以慶成陛下謙讓而弗發也契三神之歡娛王
貢之俟。君羣臣恧焉夫脩德以錫符奉符以行事不爲進越也故聖王
不替而脩禮地祇謁款天神勒功中嶽以章至尊皇皇哉斯事天下
之壯觀王者之丕業不可貶也願陛下全之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蜚
英聲騰茂實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爲稱首者用此宜命掌故悉
奏其儀而覽焉於是天子沛然改容曰俞乎朕其試哉乃遷思迴慮總
公卿之儀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遂作頌曰自我天
覆雲之油油甘露時雨厥壤可遊滋液滲漉何生不育嘉穀六穗
我穡曷蓄匪唯雨之又潤澤之匪唯徧之我氾布護之名山顯位望君
之來君乎君乎侯不邁哉般般之獸樂我君囿白質黑章其儀可嘉
旼旼睦睦君子之態蓋聞其聲今視其來厥塗靡蹤天瑞之徵茲
爾於舜虞氏以興濯濯之麟遊彼靈畤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馳我君
輿帝以享祉宛宛黃龍興德而外正陽顯見覺悟黎蒸於傳載之云
受命所乘依類託寓諭以封巒披藝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允答
聖王之德兢兢翼翼故曰於興必慮衰安必思危是以湯武至尊嚴不
失肅祗舜在假典顧省闕遺此之謂也【頌】【顯宗頌】傅毅皇初[illegible]五年成德以
降應著顯符于方瑞積福祚以待期儲鴻施於真人昔九代之革命咸
受天之休祥匪至德其焉昭匪至仁其焉章赫大魏之聖后同上天之所興應
靈運以承統撫關闔以龍升總皇象以闡化順帝則以播音盪陽春以
行施揆四時以立信運聰明以舉善宣柔惠以養人於赫我后邁德如神
化不替月令不淡辰於是天地休豫靈祇歡欣嘉瑞雲集四靈允臻甘
露雲月零於宮庭醴泉冬涌於中原白雉素烏丹芝朱魚麟集羣萃不
可勝書信應天之美瑞受命之靈符也然後覽公卿之讜議詢百僚之輿
議天子乃登彤輦戴羽蓋佩王鏘鏘鑾聲噦噦拜上皇告受祉兆休作
導神氣於是建皇初之上元發曉盪之明詔普以肆赦盈瑕滌穢兆設
九賓溥延公卿嘉善千品俎豆充庭金石具陳鐘鼓鏘作歌九功舞八佾
濊澤普皇恩洽民欲得神望塞【頌】【閔蘭】傅幹玉冊敘曰昔在唐虞之
禪列于帝典夏周之代敘于詩書天之曆數昭焉著明周衰后稷公劉

積德行仁至乎文武遂成王業雖五德殊運或禪或征其變化應天與
時消息其道一也故雖有威力非天命不授雖有運命非功烈不章自我
高祖龍投唐之紀受命龍興討秦滅項光有萬國世祖攘亂奄復帝
宇人鬼協謀徵祥煥然皆順乎天而應乎人也然則帝王之起必有天命瑞
應自然之符明微顯祚豐盛之業加以茂德成功賢智之助而後君臨兆
民爲神明所保祐永世所尊崇未見運敘無紀功勳澤不加於民而可
力爭覬覦神器者也豪桀見二祖無尺地之階爲尊智力兼舉而起不知
天祚聖哲帝王自有真也哀哉非徒闇於將來又不考之於既往矣自開
闢已來英雄妄動不識天命勇如蚩尤強如共工威如夷羿然皆從分擴裂
爲天下戮又況淺智小才勇不足畏強不足憚未有威賞而敢失順視不
軌之事也哉夫行潦之流不致江海之深丘垤之資不成太山之高魚鱉邁之
類不希雲龍之觀一官之守不絕天人之變當王莽之末英雄四起而鄧
禹耿弇識世祖之福祚竭精開行進其策謀遂荷骨附之任享佐命之
寵張玄慕蔡奏蒯通之業周旋囂述西說竇融言未及終而梁統已誅
之卒爲貪見命作亡兆其禍如彼張玄蔽逆順之理其禍如此審斯二事足
會之分明矣且世祖之興有四一曰帝皇之正統二曰形相多異表三曰體文而知
武四曰履仁而好士加之以聰明獨斷達於事機發策如神應變如見
近偏旅首進推莽軍百萬之衆單師獨征平河北萬里之土識鄧隆
之將敗知寵興之必死脩乾乾日昃博采訓杏拔吳漢於小吏擢馬武
於行五寵功臣以爲衆國之爵顯卓茂以非次之位言語政事文學之士咸盡
其材致之宰相播勇畢力於征伐搢紳悉心於左右此其所以成大業也高
祖方娠有雲龍之表其始入秦五星同軌以旅于東井在天之符也世祖
之動符其詳可聞也其初生則靈光曜于室陳牖禾穗于邑壤其望
舊廬有火光之異其後呼池有河合之應西門君惠先識其諱強華獻
符千里同驗劉歆改名而隕其身王長錯卦而見吉兆故王莽謂之天授非
人力也睹視發興之運會觀徵瑞之徵祚審天應之萌兆察人物之所附念功
成而道退無非常而安樣後之人誠能貽然遠臨兆曠然深悟收莽述之闇
或忠鄧耿之弘慮好謀而要成臨事而知懼跟張玄之邪說思在三之明數則

福祿衍於無窮亦世不失其通路矣〔文選〕揚雄劇秦美新曰上罔顯於
羲皇中莫盛於唐虞邇靡著於成周仲尼不遭用春秋因斯發言
神明所祚兆民所託罔不云道德仁義禮智獨秦崛起西戎因襄文宣
靈之僭跡基孝公茂惠文奮昭莊至政破縱擅衡并吞六國遂稱乎皇
帝盛從鞅儀韋斯之邪政馳騖起翦恬賁之用兵剗滅古文刮語燒書
弛禮崩樂塗民耳目遂欲流唐漂虞滌殷蕩周燔除仲尼之篇籍自
勒功業改制度軌量咸稽之於秦紀是以耆儒碩老抱其書而遠遜禮
官博士卷其舌而不談二世而亡何其劇歟帝王之道競競乎不可離已
夫能貞而明之者窮祥瑞回而昧之者極妖愆故若古者稱堯舜威侮者
陷桀紂況盡汎掃前聖數千載功業專用己之私而能享祐者哉會漢
祖龍騰豐沛奮迅宛葉自武關與項羽相距戊戌成陽創業蜀漢發跡三
秦克項山東而帝天下擿秦政慘酷尤煩者應時蠲除儒林刑辟曆紀
圖典之用稍增焉秦餘制度項氏爵號雖違古而猶襲之是以帝典闕
而不補王綱弛而未張逮至大新受命上帝還資后土顧懷玄符[illegible]
動風偃雲震聲日景炎光飛響盈塞天泉之間乃奉若天命窮寵極
崇與天剖神符地合靈契創億兆規萬世卓哉煌煌真天子之表也若夫
白鳩丹烏素魚斷蛇方斯蔑矣是以發秘府覽書林遙集乎文雅之囿
翱翔乎禮樂之場胤殷周之失業紹唐虞之絕風懿律嘉量金科玉條煥
爛照耀靡不宣臻[illegible]之盤[illegible]庭鳴鑾[illegible]之常[illegible]漸階俾前聖之緒布濩
流衍而不韞韣郁郁乎煥哉天人之事盛矣鬼神之望允塞紹少典之苗著
黃虞之裔帝典闕者已補王綱弛者既張炳炳煒煒豈不懿哉而述前
典巡四民迄四岳增封太山禪梁甫斯受命者之典業也崇嶽渟海通
瀆之神咸設壇場望受命之臻焉海外遐方信延頸企踵回面內鄉喁喁
如也帝者雖勤惡可以已乎宜命賢哲作帝典一篇以示來人摛之罔
極令萬世常戴巍巍履栗栗[illegible]嗅馨香含甘實[illegible]之王樂聆
清和之正聲則百工伊凝庶績咸熙荷天衢提地釐斯天下之上則已
庶可試哉〔文選〕班彪王命論曰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歷
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暨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于

湯武而有天下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于應天順民其揆一焉是
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于春秋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神
母夜號以彰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
利積累之業然後精誠通於神明流澤加於生民故能為鬼神所福
饗天下所歸往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崛起在此位者也世俗見
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為適遭暴亂得奮其劍遊說之士至比天下
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悲夫此世之所以多亂臣
賊子者也若然者豈徒闇於天道哉又不睹之於人事矣夫餓饉流隸飢
寒道路思有短褐之褻擔石之蓄所願不過一金終於轉死溝壑何則
貧窮亦有命也況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
遭罹厄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強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
鑕烹醢分裂又況么麼不及數子而欲闇干天位者乎是故駑蹇之乘
不騁千里之塗燕雀之儔不奮六翮之用楶梲之材不荷棟梁之任斗
筲之子不秉帝王之重易曰鼎折足覆公餗不勝其任也當秦之末豪
桀並起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為子家婦而世貧賤今卒
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
陳氏以寧王陵為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
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以對漢使伏劍而死以固勉之
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而況大丈夫之事乎是故窮達
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蓋在高祖其興
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寬明而
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信誠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
從諫如順流趣時如嚮赴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
寤戍卒之言斷懷土之情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舉韓信於行陳收
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群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若乃靈
瑞符應又可略聞矣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契呂公睹形而進女秦皇東遊
以厭其氣呂后望雲而知所處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故淮
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取舍不厭斯

佐符瑞不周斯度而苟昧權利越次妄竊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則必喪
保家之主殞天年之壽遇折足之凶伏斧鉞之誅英雄誠知覺寤收陵
變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拒逐鹿之瞽說審神器之有授知其不可妄無
爲二母之所笑則福祚流于子孫王祿其永終矣 **賦** 微誠瑞圖與引
曰陶唐舍胤而禪有虞亦命夏后稷契熙載越成湯武殷膺周天
乃歸功元首將授漢劉俾其承三季之末末值亢龍之悔子懸象開
而恒文乘彝倫斁而舊章歟高祖之二聖辰居其域赫赫乎靈符炳其
術測其源乃先孕于虞夏育夏甄殷陶周然後宣二祖之重光襲四宗之
緝熙神靈日照光被六幽仁風翔乎海表威靈行乎鬼區盛哉皇家
帝世德臣列辟功君百王榮鏡乎宇宙陵揚寓內是以來儀集羽族於
觀魏內角騶毛宗於外囿擾澤馬於界㸔寶鼎於沼甘露
宵零於豐草三足軒翥於茂樹若乃嘉穀靈草奇獸神禽應圖
合諜窮祥極瑞者朝夕坰牧日月邦畿卓犖方州羨溢乎要荒昔周
姬有素雉朱烏玄秬黃麥之事耳君臣動色左右相趨濟濟翼翼
異峨峨如也啓恭館之金縢御東序之秘寶是時聖上固已垂精游
神苞舉藝文屢訪群儒使命咨故老與之斟酌道德之淵源肴覈仁
義之林藪以望元符之臻焉嗟乎萬嗣揚洪暉奮景炎扇遺風播芳
烈久而逾新用而不竭汪汪乎丕天之大律其疇能亘之哉唐哉皇哉皇
哉唐哉 **論** 魏陳王曹植魏德論曰元氣否塞玄黃擾以時是辰亂
逆陰陽舛錯日月翳沸蕭條漢武皇之興也以道凌殘義以風發神
戈退指則妖氛順制靈旗雲舉則朝揚播越惟我聖后神武蓋天威
光佐掃辰彗北彎首尾爭亡氣摩率然乃電北蔽洪若千里隔乎若
嶽峙乎若淵海溫彼鑾夏鑾爾弗恭昭我蕭斧臨則武鎮斧星
隕而天運振耀乎南封荆人風靡交益影從軍臨餘執刃龍長利乘桂
蕩見匱於白水搞矯制乎巡川御局蜀曰于悠文降戮於汶之洋淩潘弗
賓寇於大夏突騎於祁連其化之也如神其養之也如春柔遠能邇
詐敢不賓憲度增飾日耀月光助存乎建安道隆乎延康於是
歸義願奇孔昭顯禪天命帝唐放堯上觸謙讓弗納乃發不世之明

詔薄皇居而弗泰蹈匹夫之節美石戶之高介義貫金石神明以
興神祇致祥黎庶效祐於是群公卿士功臣列辟率爾而進曰昔文王三
分居二以服事殷非能之而弗爲蓋欲之而弗能況天綱不禁皇綱弛紐侯民
非復漢萌尺土非復漢有故武皇創跡於前陛下光美於後蓋所謂勳
成於彼位定於此者也將使斯民播拒咥殖靈芝錭六穗抱醴泉遂乃
執風翅垣甘露匝時農夫詠於田機織婦吟而綜絲黃吻之齒含哺而怡
飴丹黑之首擊壤而嬉古華蘇乎赫胥昌若斯之大治乎于時上當於春
秋重德征誠奇志妙思神監靈察方將審御陰陽措耀日月極禎祥
於蝯與飛仁風以樹惠既遊精萬機探幽洞深逍遙六藝兼覽儒林
抗思乎文藻之場囿容與乎道術之疆畔超天路而高峙階清雲以妙觀
將參跡於三皇豈徒論功於大漢天地位矣九域消矣皇化四達帝猷咸光
明哉元首股肱貞矣禮樂既作興頌聲矣固將封泰山禪梁甫歷名川
以祈福周五方六乎盈宇越八九於往素蹤帝皇之重蹤流餘祚於黎蒸錫
元吉乎聖主 **述** 魏繆襲尚書表受命述曰伊上天開載白民主盛建歷
風聲闡唐爲盛虞夏受終殷周革命有禪而帝有代而王禪代雖殊
大小雖同於是以漢歷在魏而運歸黃也是故大魏之業皇耀震霆肅清
宇內萬邦有截師義翼漢奉禮不越躬秉劬力茂亮弘烈樹深根以
崇基播醇澤以醲味含光而弗耀戢翼而弗發以將俟聖嗣是遂是達
聖嗣承統爰宣重光陳錫於下民既無疆二神之祉靡不四靈順方元龜介
王應龍矜菁若云瑞德懷茲以昌爾乃鳴玉階壇三揖以俟既受休命龍
旋鳳峙煌煌灰暉穆穆雍雍容止臨下有赫允也天子既踐帝位納璽要紱
太常司烈升炮告類珪璋峨峨髦士祿祿蹌蹌聖躬御策以嵩巍巍乎
崇功顯顯乎德容信帝者之壯業天休之所鍾也于時天地交和日月光精
氣祓不作風塵弭清凡在壇場之位與同乎廣庭莫不君臣和德咸至
色而金聲屢省萬機訪謀老成治詠儒墨納策公卿昧旦孜孜夕惕乾
乾務在謂萬國督勸倫而折不若懷遠人混六合之風納于仁壽之門刑
錯靡試偃伯靡車然後乃勸功岱嶽以中上玄斯固我皇之大尊恩心之
所存也 隋李德林天命論曰有娀玄鳥商以興焉姜嫄巨跡周以興焉邑

姜夢帝宵以興焉古今三代受命如一天下之重不可妄據軒初四帝周餘
大工猶勢因基自取而不得也孟軻稱仲尼之德過於堯舜著述成帝
名之事弟子備王佐之才墨不代著位辭歎鳳栖栖汲汲雖聖達而
莫許也蚩尤䝉黃神抗衡共工則黑帝歸敗項羽許秦摧漢宰神州角逐
爭雄害盛力而無就也其餘欻起焱妄何足數乎若使四凶執八元之誠三監
懷九白之志韓信彭越保明帝丁之衍孫述隗囂劉識真人之出尉佗同謳歌
之類王謙比獄訟之民福祿歸嚮胡可竊也而違天逆物獲罪人神焉四此前
事之大戒矣誅夷身首歷代其尤僭逆凶邪時原獄吏其不戒歟何哉蓋
積惡既成心自絶於善道物類相感理必至於誅戮天奪其魄鬼惡其盈
故也大帝聰明睿聖臣正直耳目違於率土賞罰參於國朝輔助一人覆育
兆庶豈有食人之祿受人之榮苞藏禍心不盡忠者也必當執法未處其罪
司命已除其籍自古明哲慮遠防微位尊而心愈下祿厚而志彌約納寵
思之以權道高守之以恭克念此則害回不至謙光滿覆義在知幾吉
凶由人數不自作夙沙則主雖愚蔽民盡知歸有苗則始爲亂屠敗而大
梁漢南諸國見一面以從將河西將軍率五郡而自漢故能招信順之助保太
山之安也　【表】梁簡文帝爲上受命述表曰臣聞雅頌作於盛德典謨興於茂功
德盛功茂傳序弗忘是故竹帛以載之金石以聲之垂諸來世萬載彌光陛下
以聖德應期龍飛在位其有天下也恭己以受天子之籍無爲而四海順風若
乃天地顯應休徵祥瑞以表聖德者不可勝載嗟乎廣顯貞其神明之所以
祚命世之令主也凡自能言之類莫不謳歎於野執筆之徒咸竭文思獻詩
上頌臣抱疾伏蓐作書一篇欲謂之頌則不能雍容盛德列伸玄妙欲謂之
賦又不能敷演洪烈光揚鴻熙故思竭愚稱受命述

藝文類聚卷第十

藝文類聚卷第十一

帝王部一

總載帝王　太昊庖犧氏　帝女媧氏　炎帝神農氏
總載　少昊金天氏　顓頊高陽氏
帝嚳高辛氏　帝堯陶唐氏　帝舜有虞氏　禹夏后氏

總載帝王

尚書刑德放曰帝者天號也王者人稱也天有五帝以立名人有三王以正
度天子爵稱也皇者煌煌也　春秋演孔圖曰正氣爲帝閒氣爲
臣秀氣爲人　斗威儀曰帝者得其根核王者得其英華霸者
得其附枝故帝道不行不能王王道不行不能霸霸道不行不能守其身　管子曰
明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謀得兵勝者霸　呂氏春秋曰始生之
者天也養成之者人也能養天之所生而勿攖之謂天子　春秋考耀文曰王者
往也神所嚮往人所樂歸　春秋繁露曰德侔天地者稱皇帝天祐而子
之號稱天子　董子曰古之造文字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畫者
天地與人也而連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與人之才而參之非王者其孰能當是
故王者必法天天以大仁覆育萬物既化而生之又養而成之　韓詩外傳曰
君者何曰君群也能群天下萬物而除其害者謂之君　白虎通曰帝王
者號也號者功之表也所以表功明德號令臣下者也德合天地者稱帝
仁義合者稱王別優劣也　又曰接上稱天子者明以爵事天也接下稱帝
王者明位號天下至尊之稱　漢雜事曰古者天子稱皇其次稱王秦
承百王之末爲漢驅除自以德兼三皇五帝故并爲號　帝王世紀曰孔
子稱天子之德感天地洞八方是以化合神者稱皇德合天地者稱帝仁義合
者稱王　蔡邕獨斷曰上者尊位所在也太史令司馬遷記事當言
帝則依違之但言上不敢渫瀆者尊號言尊尊之義也乘輿出於律
文曰敢盜乘輿服御物謂天子所服食者也天子至尊不敢渫瀆言之
故託於乘輿也天子以天下爲家不以京師宮室爲常處當乘輿以天
下故謂之車駕天子自謂行在所今雖在京師言在行所也巡狩天下所
奏事處皆爲宮在長安則曰長安宮在泰山則曰泰山宮雖當時所在
禮記曰天子者與天地參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並明明照四海而

不遺微小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珮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居處有禮進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　六韜曰王者之道如龍之首高居遠望深視而審聽神其形而散其精若天高而不可極若川深而不可測故可怒而不怒姦臣乃爲虎可殺而不殺大賊乃發兵勢不行敵國乃強　管子曰黃帝立明堂之議上觀於賢也堯有衢室之問下聽於民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諫鼓於朝而備訊也湯有總街之庭以觀民非也武王有靈臺之宮賢者進也此古聖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亡也　尸子曰孔子曰商女知君之爲君乎子夏曰魚失水則死水失魚猶爲水也孔子曰商知之矣　莊子曰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　又曰昔容成氏大庭氏柏皇氏軒轅氏尊盧氏伏羲氏當是時也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若此時則至治也　孫卿子曰人主者守至約而詳事至狹而功垂衣裳不下簟席之上而海內之民莫不願得以爲帝王　呂氏春秋曰五帝先道而後德故德莫盛焉三王先德而後事故事莫功焉五伯先事而後兵故兵莫強焉　韓子曰明主制其臣下者二柄而已矣二者刑德也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　淮南子曰帝者體太一王者法陰陽霸者則四時君者用六律體太一者牢籠天地彈壓山川含吐陰陽伸曳四時紀綱八極經緯六合覆露照導普氾而無私蜎飛蠕動莫不仰德而生法陰陽者天地之和形萬類之體含氣化物以成形類則四時者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取與有節出入有時開闔張歙不失其序喜怒剛柔不離其理用六律者生之與殺也賞之與罰也予之與奪也非此無道　又曰人主者以天下之目視以天下之耳聽以天下之智慮以天下之力動是故號令能下究而臣情得上聞百官脩通羣臣輻湊喜不以賞賜怒不以罪誅　潛夫論曰太古之時兆黎初載未有上下而自順序天未事焉君未設焉未後矯虔或相陵虐爲萌巨害於是天命聖人使司牧之勿令失性四海蒙利草木被德恭倫有載謂之天子　〔箴〕崔駰乘輿箴曰皇極肇建兩儀既分彝倫來序萬邦紛紛圖事明主家奉嚴君各有攸

尊德用不勤煌煌四詔湯萬乘匪賢焉倚匪哲焉憑左輔右弼前疑後承一日萬機鑒　桀號競天出其言善則千里是應而莫余違亦喪邦有後辛作炮烙至而夏興瑤臺糟丘酒池象箸玉杯叔世道衰末俗化淺鄭衛樂逸以荒淫沉湎不式古訓而好是佚猶不遵正路而覆車是踐滅敗之効載在簡典匪雕匪鏤厥世用殄故曰樹君如之何牧民是司牧視之猶傷知其寒燠故能撫之斯柔而敬之斯睦無遠不懷無非思不服夫豈厭縱一人而玩其耳目內迷聲色外荒馳逐不修政事而終於顛覆　〔論〕賈誼過秦論曰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鬭諸侯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　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連橫兼韓魏燕楚宋衛中山之衆嘗以什倍之地百萬之師仰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又至秦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扑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然後踐華爲城因河爲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歿餘威振于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甿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人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山東豪俊蜂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非銛於鉤戟長鎩也謫戍之衆非抗　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

秉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崤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爲天下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魏王粲難鍾荀太平論曰聖莫盛於堯而洪水方割丹朱淫虐四族凶侫矣帝舜因之而三苗畔戾矣禹又因而防風爲戮矣此三聖古之所大稱也繼踵相承且三百年而刑罰未嘗一世而乏也然則此三聖能平三聖能平則何世能致之乎孔子稱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不移者丹朱四凶三苗之謂也當紂之世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周公遷殷頑民于洛邑其下愚之人必有之矣周公之於三聖不能踰也三聖有所不化矣有所不移矣周公之不能化殷之頑民所可知也苟不可移必或犯罪罪而弗刑是失所也犯而刑之刑不可錯矣孟軻有言盡信書不如無書有大而言之者刑錯之屬也豈億兆之民歷數十年而無一人犯罪一物失所哉謂之無者盡信書之謂也　魏曹冏六代論曰昔者夏殷周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先王知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之兼親疏而兩用參同異而並立是以輕重足以相鎮親疏足以相衛兼并路塞逆節不生及其衰也桓文率禮包茅不貢齊師伐楚宋不城周晉戮其宰王綱弛而復張諸侯傲而復肅二霸之後浸以陵遲吳楚憑江負固方城雖心希九鼎而畏迫宗姬奸情散於胸懷逆謀消於脣吻斯豈非信重親戚任用賢能枝葉碩茂本根賴之至於王赧降爲庶人猶枝幹相持得居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秦據勢勝之地騁譎詐之術征伐關東蠶食九國至於始皇乃定天位曠日若彼用力若此非深根固蔕不拔之道乎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合之衆五年之中而成帝業自開闢已來其興功立勳未有若漢之易者也夫伐深根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理勢然也漢鑒秦之失封植子弟及諸呂擅權圖危劉氏而天下所以不傾動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以東牟朱虛受命於內齊代吳楚作衛於外向使高祖踵亡秦之法忽先王之制則天下以傳非劉氏有也大魏之興觀五代之存亡而用其長策覩前車之傾覆而不改其轍跡

子弟王空虛之地君臣使民之失宗室竄於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執齊凡庶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盤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爲萬世之業也　晉陸機辨亡論曰昔漢氏失御姦臣竊命禍基京畿毒徧宇內皇綱弛紊王室遂卑於是羣雄蜂駭義兵四合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電發荊南權略紛紜忠勇伯世威稜則夷羿震盪兵交則醜虜授馘遂掃清宗祊蒸禋皇祖于時雲興之將帶州飆起之師跨邑雖兵以義合同盟戮力然皆包藏禍心阻兵怙亂或師無謀律喪威稔寇忠規武節未有如此其著者也武烈既沒長沙桓王逸才命世弱冠秀發招攬遺老與之述業神兵東驅奮寡犯衆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虜誅叛柔服而江外底定飭法脩師則威德翕赫將北伐諸華誅鉏干紀旋皇輿於夷庚反帝座乎紫闥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歸舊物戎車既次羣凶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殞用集我大皇帝以奇蹤襲於逸軌叡心因乎令圖從政咨於故實播憲稽乎遺風而加之以篤固申之以節儉疇咨俊茂好謀善斷東帛旅於丘園旌命交乎塗巷故豪彥尋聲而響臻志士希光而景騖異人輻湊猛士如林謀無遺諝舉不失策故遂割據山川跨制荊吳而與天下爭衡矣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遂躋天號鼎峙而立於是講八代之禮蒐三王之樂告類上帝拱揖羣后虎臣毅卒循江而守長棘勁鎩望飇而奮庶尹盡規於上四民展業于下化協殊裔風衍遐圻乃俾一介行人撫巡外域巨象逸駿擾於外閑明珠瑋寶耀於內府珍瑰重跡而至奇玩應響而赴輶軒騁於南荒衝輣息於朔野齊民免干戈之患戎馬無晨服之虞而帝業固矣爰及末葉羣公既喪然後黔首有瓦解之志皇家有土崩之釁曆命應化而微王師躡運而發卒散於陣民奔于邑城池無藩籬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軍未浹辰而社稷夷矣雖忠臣孤憤烈士死節將奚救哉夫曹劉之將非一世所選向時之師無曩日之衆戰守之道抑有前符險阻之利俄然未改而成敗貿理古今詭趣何哉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異也　又辨亡論下曰昔三方之王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荊揚而奄交廣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深矣其民怨劉篡因險

節智勇已薄矣其俗陋夫吳桓王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聰明睿達懿度深遠矣其求賢如弗及卹民如稚子接士盡盛德之容親仁罄丹府之愛拔呂蒙於戎行擢潘濬於係虜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患權之我逼地方幾萬里帶甲將百萬其野沃其民練其器利其財豐東負滄海西阻險塞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國家之利未巨有弘於茲者矣借使中才守之以道善人御之有術敦率遺典勤民謹政脩定策守常險則可以長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玄曰亂不極則治不形言帝王之因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爲國之恃險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由人也吳之興也參而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謂捨其參者也夫四州之萌非無衆也大江之南非乏俊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策易循也功不興而禍遘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審存亡之至數謙己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和寬沖以誘俊人之謀慈和以結士民之愛是以

卷十二

其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同患安與衆同慶則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共患則其難不足恤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麥秀無悲殷之思黍離無愍周之感矣 右晉干寶晉紀總論

曰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運而仕至於百姓與能大象始構矣世宗承基太祖繼業始當非常之禮終受備物之錫至于世祖遂享皇極正位居體聿脩祖宗之志思輯戰國之苦腹心不同公卿異議而獨納羊祜之策至于咸寧之末遂排羣議而杖王杜之決汎舟三峽介馬桂陽役不二時江湖來同掩唐虞之舊域班正朔於八荒太康之中天下書同文車同軌牛馬被野餘糧棲畝行旅草舍外閭不閉雖太平未洽亦百代一時矣二十餘年而河洛爲墟戎羯稱制二帝失尊山陵無所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夫天下大器也器大者不可以小道理勢重者不可以爭競擾古先哲王知其然也是以扞其大患而不有其功御其大災而不尸其利是以感而應之悅而歸之如晨風之鬱北林魚龍之趣淵澤也然後設禮文以理之斷刑罰以威之故衆悅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廉耻篤於家閭邪僻消於胷懷又況可奮臂大呼聚之以干紀作亂之事乎加之朝寡純德之士鄉乏不二之老風俗淫僻耻尚失所學者以莊老爲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蕩爲辨而賤名撿當官者以望空爲高而笑勤恪劉頌屢言治道傅咸再糾邪正皆謂之俗吏若夫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蓋共嗤點以爲灰塵而相詬病矣由是毀譽亂於善惡之實情慝奔於貨欲之塗選者爲人擇官官者爲身擇利其婦女莊櫛織紝皆取成於婢僕未嘗知女功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故皆不耻淫佚之過不拘妬忌之惡有殺戮妾媵有黷亂上下父兄不之罪天下莫之非又況責之聞四教於古脩貞順於今以輔佐君子者哉禮法刑政於此大壞如室之斯構而去其鑿契如水斯積而決其隄防如火斯畜而離其薪燎也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

天皇氏

項峻始學篇曰天地立有天皇十三頭號曰天靈治萬八千歲吳錄記曰一姓十三人也 徐整三五曆紀云歲起攝提元氣肇有神靈一人有十三頭號天皇 春秋緯曰天皇地皇人皇兄弟九人分九州長天下也 遁甲開山圖曰天皇被跡在柱州崑崙山下

地皇氏

項峻始學篇曰地皇十一頭治八千歲帝系譜曰地皇治一萬八千歲以火德王 遁甲開山圖曰地皇興於熊耳龍門山

人皇氏

項峻始學篇曰人皇九頭兄弟各三百歲依山川土地之勢財度爲九州各居其一方因是而區別 榮氏曰人皇兄弟九人生於刑馬山身九色

有巢氏

項峻始學篇曰上古皆穴處有聖人教之巢居號大巢氏皇甫謐以爲有巢在女媧之後 遁甲開山圖曰石樓山在琅琊昔有巢氏治此山南

燧人氏

尚書大傳曰燧人爲燧皇以火紀 禮含文嘉曰燧人始鑽木取火炮

生爲熟令人無腹疾蓋天之意故爲燧人

太昊庖犧氏

易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結繩而爲網罟以畋以漁蓋取諸離　禮含文嘉曰伏羲德洽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龜書伏羲乃則象作易　帝王世紀曰太昊帝庖犧氏風姓也蛇身人首有聖德都陳作瑟三十六絃　魏陳王曹植庖犧贊曰木德風姓八卦創焉龍瑞名官法地象天庖廚祭祀罟網魚畋瑟以象時神德通玄

帝女媧氏

淮南子曰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載猛獸食精民鷙鳥攫老弱於是女媧鍊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鼇足以立四方極蒼天補四極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蟲死顓民生背方州抱圓天　帝王世紀曰帝女媧氏亦風姓也作笙簧亦蛇身人首一曰女希是爲女皇其末諸侯共工氏任知刑以強伯而不王　魏陳王曹植女媧贊曰古之國君造簧作笙禮物未就軒轅其成或云二皇人首蛇形神化七十何德之靈

神農氏

易曰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日中爲市致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周書曰神農之時天雨粟神農耕而種之作陶冶斤斧爲耜鉏耨以墾草莽然後五穀興以助果蓏實　春秋命歷序曰有神人名石年蒼色大眉戴玉理　呂氏春秋曰神農教曰士有當年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飢矣女有當年不績者則天下或受其寒矣故夫親耕妻親績　賈誼書曰神農以爲走禽難以久養民乃求可食之物嘗百草實察鹹苦之味教民食穀　帝王世紀曰炎帝神農氏姜姓也人身牛首長於姜水有聖德都陳作五絃之琴始教天下種穀故號神農氏諸侯夙沙氏叛不用命箕文諫而殺之炎帝退而脩德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歸炎帝　魏陳王曹植神農贊曰少典之胤火德承木造爲耒耜導民播穀正爲雅琴以暢風俗

黃帝軒轅氏

易曰黃帝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乾坤也　左傳曰剡子曰黃帝以雲紀官故爲雲師而雲名　河圖挺佐輔曰黃帝脩德立義天下大治乃召天老而問焉余夢見兩龍挺白圖以授余於河之都天老曰河出龍圖雒出龜書紀帝錄列聖人之姓號興謀治太平然後鳳皇處之今鳳皇以下三百六十日矣天其受帝圖乎黃帝乃祓齋七日至於翠嬀之川大鱸魚折溜而至乃與天老迎之五色畢具魚汎白圖蘭葉朱文以授黃帝名曰錄圖　龍魚河圖曰黃帝時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並獸身人語銅頭鐵額食沙石子造立兵杖刀戟大弩威振天下誅殺無道不仁慈萬民欲令黃帝行天下事黃帝仁義不能禁蚩尤黃帝仰天而歎天遣玄女下授黃帝兵信神符制伏蚩尤帝因使之主兵以制八方蚩尤沒後天下復擾亂黃帝遂畫蚩尤形像以威天下天下咸謂蚩尤不死八方萬邦皆爲弭伏　春秋內事曰軒轅氏以土德王天下始有堂廡高棟深宇以避風雨　列子曰黃帝喜天下之戴己也養正命娛耳目乃喟然歎曰養一己治萬物其患如此於是放萬機舍宮寢退而閒居大庭之館齋心服形三月不親政事晝寢而夢遊於華胥氏國不知距齊國幾千萬里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遊而已其國人水不溺入火不熱乘空如履實寢虛若處床黃帝既寤怡然自得又二十八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國矣　淮南子曰黃帝治天下而力牧太山稽輔之使強不得掩弱衆不得暴寡人民保命而不夭歲時熟而不凶百官正而無私輔公而不阿道不拾遺市不預賈城郭不開邑無盜賊人相讓以財狗彘吐菽粟於道路而無忿爭之心於是日月精明星辰不失其行風雨時節五穀登熟虎豹不妄噬鷙鳥不妄搏鳳皇翔於庭麒麟遊於郊青龍進駕飛黃伏皂諸北儋耳之國莫不獻其貢職　史記封禪書曰黃帝上天羣臣自葬其衣冠　帝王世紀曰黃帝有熊氏少典之子姬姓也生于壽丘長于姬水龍顏有聖

德受國於有熊居軒轅之丘故因以爲號詒五氣設五量及神農氏衰黃帝脩德撫民諸侯咸去神農而歸之黃帝於是乃擾馴猛獸與神農氏戰于阪泉之野三戰而克之又徵諸侯使力牧神皇直討蚩尤氏擒之于涿鹿之野使應龍殺之于凶黎之丘凡五十二戰而天下大服有妃生二十五子黃帝在位百年而崩年百一十歲矣或傳以爲仙或言壽三百歲葬于上郡陽周之橋山　抱朴子曰黃帝生而能言役使百靈可謂天授自然體之者猶復不敢端坐而得道故陟王屋而受丹經到鼎湖而飛流珠登崆峒而問廣成之具茨而事大隗適東岱而奉中黃入金谷而諮子心論道養而質玄素二女精推步則訪山稽力牧講占候則詢風后著體診則受雷岐　審攻戰則納五音之策窮神姦則記白澤之辭相地理則書青烏之說救傷殘則綴金冶之術故能畢記秘要窮道盡真遂昇昇龍以高濟與天地并因極【頌】【晉】牽秀黃帝頌曰邈矣黃軒應天載靈通幽遠覽觀象物設形誕敷厥訓儀俯仰經德從風流化與雲征皇猷允塞地平天成受發方岳封禪勒成紛然鳳舉龍應大清遐哉九土陟彼高冥民斯攸慕協四海綱邈而不墜式頌德聲【贊】魏陳王曹植黃帝贊曰少典之孫神明聖哲土德承火赤帝是滅服牛乘馬衣裳是制氏雲名官功冠五列　又黃帝三鼎贊曰鼎質文精古之神器黃帝是鑄以像太一能輕能重知凶識吉世衰則隱世和則出　【晉】摯虞黃帝贊曰軒轅應玄期幼能總百神體練五靈妙氣含雲精滌津拔石骨城幽鑄鼎荊山濱鉛焉天扉開飄然跨騰鱗儀蟠蜿長風寒不裳顯若寂　周處信黃帝見廣成書贊曰治身之素府問政青丘龍湖鼎沒丹雲珠流縟雲即雨落木先秋至道須極民生可求

少昊金天氏

左傳曰郯子曰我高祖少昊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焉　帝王世紀曰少昊帝名摯字青陽姬姓也降居江水有聖德邑于窮桑以登帝位都曲阜故或謂之窮桑帝即陶閣所謂白帝朱宣者也故稱少昊號金天氏在位百年而崩【贊】魏陳思王曹植少昊贊曰祖自軒轅青陽之裔金德承土儀鳳帝世官鳥號名殊職　別系曲阜正邑氏首有剗

顓頊高陽氏

史記曰帝顓頊高陽者靜淵有謀疏通知事北至幽陵南至交阯西濟流沙東至蟠木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屬　帝王世紀曰帝顓頊高陽氏黃帝之孫昌意之子姬姓也母曰景僕蜀山氏女爲昌意正妃謂之女樞金天氏之末女樞生顓頊於若水首戴干戈有聖德父昌意雖黃帝之嫡以德劣降居若水爲諸侯及顓頊生十年而佐少昊二十而登帝位平九黎之亂以水事紀官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於是民神不雜萬物有序始都窮桑徙商丘命飛龍效八風之音作樂五英以祭上帝世有才子八人號八凱顓頊在位七十八年年九十一歲歲在鶉火而崩葬東郡頓丘廣陽里【贊】【魏】陳思王曹植帝顓頊贊曰昌意之子祖自軒轅始誅九黎水德統天以國爲號風化神宣威暢八極靡不祗虔

帝嚳高辛氏

史記曰帝嚳高辛氏者黃帝之曾孫也父曰蟜極蟜極父曰玄囂玄囂父曰黃帝自玄囂與蟜極皆不得在位帝嚳生而神靈自言其名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助　帝王世紀曰帝嚳高辛氏姬姓也有聖德年十五而佐顓頊四十登位都亳以人事紀官故以句芒爲木正祝融爲火正蓐收爲金正玄冥爲水正后土爲土正是五行之官分職而治諸侯於是化被天下遂作樂六英以康帝德世有才子八人號曰八元亦納四妃卜其子皆有天下元妃有邰氏女曰姜嫄生后稷次有娀氏女曰簡狄生卨次陳豐氏女曰慶都生放勛次娵訾氏女曰常儀生帝摯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而崩葬東郡頓丘廣陽里【贊】魏陳王曹植帝嚳贊曰祖自軒轅玄囂之裔生言其名木德帝世撫寧天地神聖靈察教訓四海明並日月

帝堯陶唐氏

尚書曰堯典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勛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論語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

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春秋元命苞曰堯眉八采是謂通明歷象日月璇璣玉衡　尚書中
候曰帝堯即政榮光出河休氣四塞龍馬銜甲赤文綠色（[illegible]）
（其文言）甲似龜背月五色有列星之分斗政之度帝王錄紀興亡之數　大
戴禮曰宰我曰請問帝堯孔子曰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
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豫　淮南子曰人之所以樂為天子者以其窮耳目
之欲而適身體之便也今高臺層榭人之所麗也而堯采椽不斲茅茨不
翦（[illegible]）珍怪奇味人之所美也而堯糲粢之飯藜藿之羹文繡狐白
人之所好也而堯布衣掩形鹿裘御寒養生之具厚不加以增之以大任
重之憂故舉天下而傳之舜若釋負然　帝王世紀曰帝堯陶唐氏祁
姓也母慶都孕十四月而生堯於丹陵名曰放勳鳥庭荷勝或從母姓伊
氏年十五而佐帝摯受封於唐為諸侯身長十尺嘗夢天而上之故
二十而登帝位都平陽置敢諫之鼓命羲和四子羲仲羲叔和仲
和叔分掌四時方嶽之職故名曰四嶽也諸侯有苗氏處南蠻而不服

堯征而克之于丹水之浦乃以尹壽許由為師身受放山川谿谷之音作
樂大章天下大和百姓無事有五十老人擊壤於道觀者歎曰大哉
帝之德也老人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力於
我哉於是景星曜於天甘露降于地朱草生於郊鳳皇止於庭嘉禾孳
於畝醴泉湧於山焦僥氏來貢沒羽厨中自生肉脯其薄如翣形搖鼓自
生風使食物寒而不臭名曰萐脯又有草夾階而生隨月生死王者以
是占日月之數惟盛德之君應和而生故堯有之名曰蓂莢始封稷契咎
繇褒進伯禹納舜于大麓後年二月又率群臣刻璧為書東沉洛水言
天命當傳舜之意今中候運衡之篇是也凡堯即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
歲乃殂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葬于濟陰之成陽西北是為
穀林堯取富宜氏女曰女皇生丹朱又有庶子九人皆不肖故以天下命舜
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及堯三年
喪畢舜踐天子位　符子曰堯曰余坐華殿之上森然而松生於棟余立
檽扉之內霏霏焉而雲生於牖雖面雙闕無異乎崔巍之於蓬萊雖

肯墉之門無異乎崛嶇之崇崑崙余安知其所以安　贊　魏陳王曹植帝
堯贊曰火德統位父則高辛克五共工萬國同塵調適陰陽甚惠
如春巍巍成功配天則神

帝舜有虞氏

尚書舜典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
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帝曰咨爾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
三載汝陟帝位　禮記曰子曰舜其大智也與好察邇言隱惡而揚
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　又曰昔舜作五絃之琴以歌
南風（[illegible]）論語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孝經援神契曰舜龍顏重瞳大口手握褒（[illegible]）
（[illegible]）雒書靈準聽曰有人方面日衡重華（[illegible]）握石椎懷神珠（[illegible]）
（[illegible]）舜受終鳳皇儀黃龍感朱草生蓂莢孳西王母
握登地圖（[illegible]）孟子曰雞初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雞鳴
而起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illegible]）又曰堯之於舜使其子九男事之妻以二

女焉百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而後舉加諸上位　又曰
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霈然莫之能禦也　尸子曰舜一徙成邑
再徙成都三徙成國堯聞其賢徵之草茅之中與之語禮樂而不逆與
之語政至簡而行與之語道廣大而不窮於是妻之以媓媵之以娥九子事之
而託天下焉　韓子曰歷山之農者侵畔舜往耕焉期年而耕者讓畔河濱漁
者爭坻舜往漁焉期年而漁者讓長東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
器牢　呂氏春秋曰舜有子九人不予其子而授禹至公也　帝王世
紀曰帝有虞氏姚姓也目重瞳故名重華字都君有聖德始遷於負
販於頓丘債於傳虛家本冀州每徙則百姓歸之堯於是見舜於貳宮設
饗禮迭為賓主南面而問政堯乃試以五典遂舉八凱使佐后土以揆百
事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舜於是有大功二十故堯賜眉長與髮等堯乃
賜舜以昭華之玉老而命舜代己攝政舜東巡狩登南山觀河渚受圖書
皋賜群臣尊任伯禹稷契皋繇皆益地有苗氏負固不服禹請征之
舜曰我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吾前教由未也乃修教三年執干戚而舞

之有苗請服立誹謗之木申命九官十二牧以三載一考績三載黜陟幽明
禹爲司空功被天下棄爲后稷播時百穀契爲司徒敬敷五教皐繇
爲士典刑惟明倕爲共工莫不致力益爲朕虞庶物蕃植伯夷爲秩宗
三禮不闕夔爲樂正神人以和龍爲納言出內惟允於是俊乂在官羣
后德讓百僚師師以五采章施于五色爲服以六律五聲八音協治
用之和蒸民乃粒萬邦作乂庶績咸熙乃作大韶之樂簫韶九成鳳皇
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故孔子稱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景星曜於
房羣瑞畢臻地出乘黃舜於是德被天下薦於天使禹攝政有苗氏叛
南征崩于鳴條殯以瓦棺葬於蒼梧九疑山之陽是爲陵零謂之紀市在
今營道下有羣象爲之耕 【贊】陳王曹植帝舜贊曰嗣頊氏族重瞳
神耀克協頑嚚瞽嫚唐政除凶舉俊以齊七政應曆受禪顯天之命 【贊】
夏侯湛虞舜贊曰有虞慴慴揖讓承泰垂拱臨民詠彼南音世濟道
主天下賓心與我王度如玉如金 【序】唐闕虞舜像贊序曰夫至道玄
妙非器象所載靈化潛融非執迹所傳故道貴神樸則謂之三皇德被羣

十四

生則號稱無爲是以先王因其會通制爲律法功格於天則配于上帝法
施於民則載在祀典然後名教彰於至治王道煥乎無窮故茲堂之搆也
有自來矣然樹寢所以栖神而寢非神之所期立像所以表德而像非德之所
存若乃應昔親景佩其玄真雖冥照之鑒獨明天下惡乎注其耳目哉遂
乃顯圖靈華像廟其廟壇俾天光燭於宇宙南風散乎五絃豈謂神道妙
可寄之於有涯哉蓋亦暢我懷以仰者之心也其辭曰玄德煌煌萬物含靈處能
在天陽德文明神道雖寂務由機生旌伊高詠寄和五聲玄風既暢妙
盡無名民鑒其朗孰測窮冥 【讚】庾信舜帝讚曰平風變律擊于
石來儀先齊七政更服三危朱干獨舞玉戚空麾南風一曲恭己無爲
【碑】魏溫子昇舜廟碑曰懷山不已龍門未闢大道御世天下爲公感
夢長人明敷側陋揚庭降二女結友九男執耜歷山耕夫所以讓畔旅居雷
澤漁父於是讓川亦既登庸以之納錄九官咸事百揆時敍有大功於當世
集歷數之而在躬受文祖之命致昭華之玉班五瑞於羣后禋六宗於上玄
舞干戚而遠夷賓弃金璧而幽祇應青雲浮洛榮光塞河符瑞必

臻休祥咸萃以君人之大德爲帝王之稱首陟方之駕遂往蒼梧之定不
歸爰自先民實存舊廟既緝爲房載遵鎮寢龍袍帝服蓋依佛
於慕舜文敢宣舜徽歸於閣部其辭曰虹氣降虹姚墟誕聖樹
陰未從帝園已定乃賓四門以齊七政天眷功高民歸德咸治既寡湯
化亦隆巍巍南風在詠西環有歸疑山永逝湘水長違靈宮肅肅神館
微微 【文】宋顏延之爲張湘州祭虞帝文曰惟哲化神纘天作聖爲器
冲陶致身受禪是以二妃嬪德九子觀命在麓不迷御衡以正居歷既
終虞道乃光睿哲授禹素組承堂百齡厭世萬里陟方勸詢故老敬
客聖君職奉西湘虔屬南雲神之聽之匪酒伊葷

帝夏禹

尚書大禹謨曰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論語曰子曰
禹吾無間然矣 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
乎黻冕 禮含文嘉曰禹卑宮室垂意於溝洫百穀用成神龍至靈龜
服玉女敬養天賜 春秋元命苞曰禹之時民大樂其騎三聖相繼故夏

十五

者大也 左傳曰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 尚書中候曰伯禹
曰臣觀河伯面長人首魚身出水曰吾河精也授臣河圖 尚書璇璣鈐曰
禹開龍門導積石玄圭出刻曰延喜玉受德天賜佩
呂氏春秋曰禹南濟乎江黃龍負舟 淮南子曰禹沐淫雨櫛疾
風決江疏河鑿龍門闢伊闕乘四載隨山刊木平治水土定七百國 又曰
禹爲水以身解於陽盱之河 吳越春秋曰禹案黃帝中經見聖
人所記曰在九疑山東南天柱號曰宛委承以文玉覆以盤石其書金簡
青玉爲字編以白銀皆瑑其文禹乃東巡登衡山求之赤繡文衣男子自
稱玄夷蒼水使者來候禹令齋三月庚子之禹乃三日齋登宛委山取得
書得通水之理遂周行天下使益疏記之名山海經也 隨巢子曰禹拔一
脛而七起曰吾不恐四海之士留於道路也恐其留吾門也是以四海之士皆
至禹當朝廷門可以羅雀 帝王世紀曰伯禹夏后氏姒姓也生於石坳
虎鼻大口兩耳參鏤首戴鉤鈐胸有玉斗足文履巳故名文命字高
密身長九尺二寸長於西羌西羌夷人也其父既放降在疋庶有聖德夢

目先於河西四嶽師舉之舜進之堯堯命以爲司空繼鯀治水乃勞身涉勤不重徑尺之璧而愛日之寸陰手足胼胝故世傳禹病偏枯足不相過至今巫稱禹步是也又納禮賢人一沐三握髮一食三起堯美其績乃賜姓姒氏封爲夏伯故謂之伯禹天下宗之謂之大禹年百歲崩于會稽因葬會稽山陰縣之南今山上有禹冢井祠下有羣鳥芸田　又曰禹葬衣衾三領桐棺三寸葛以緘之下不及泉上不通臭既葬收餘壤爲壠若參耕之畝　荀子曰禹讓天下於奇子奇子曰君言佐舜勞矣鑿山川通河漢首無髮股無毛故舜也以勞報子我生而逸不能爲君之勞矣

【贊】魏東王曹植夏禹贊曰于嗟夫子拯世濟民克卑宮室致孝鬼神菲食薄服黻冕乃新厥德不回其誠可親壹其德溫溫其仁尼稱無間何德之純　又曰禹治水贊曰嗟夫夏禹寔勞水功西鑿龍門跳河道江衆岐既闢九州以同天賜玄圭爰有萬邦　又爲渡河贊曰禹濟于河黃龍負船舟人並懼禹歎仰天予受大運勤功恤民死亡命也龍乃弭身　【周】庾信渡江贊曰三江初鑿九谷新成風飛鵝滿水起龍驚鳥集天知命無待憂生危舟遂靜亂楫還平

藝文類聚卷第十一

殷成湯　周文王　周武王　周成王　漢高帝
漢文帝　漢景帝　漢武帝　漢昭帝　漢宣帝
漢元帝　漢明帝　漢和帝

殷成湯

春秋元命苞曰湯臂四肘是謂神肘　尚書璇璣鈐曰湯受金符帝籙白狼銜鉤入殷朝　尚書中候曰天乙在亳諸鄰國襁負歸德東觀乎雒降三分沈璧黃魚雙躍出濟于壇化爲黑玉赤勤曰玄精天乙受神福伐桀克　尚書湯誓曰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　春秋元命苞曰湯之時其民大樂其救之於患害故樂名大護護者救也一云扶都感白氣而生湯　周書曰湯放桀而歸於亳三千諸侯大會湯取天子之璽置之於天子之座左復而再拜從諸侯之位湯曰此天子之位有道者可以處之矣夫天下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故天下者唯有道者理之唯有道者宜處之湯以此三讓三千諸侯莫敢即位然後湯即天子之位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伯爲鄰葛伯不祀湯使人問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湯遺之牛羊葛伯得而食之又不祀湯又問之曰無以供粢盛湯使亳民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衆要其酒肉黍稷者奪而奪之不以與授者則殺之有一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焉湯乃興師伐葛伯天下聞之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報讎也　呂氏春秋曰成湯之時有穀生於庭昏生而大合拱史請卜其故湯退卜者曰吾聞祥者福之先也見祥而爲不善則福不至妖者禍之先也見妖而爲善則禍不至於是朝晏退問疾弔喪務鎮撫百姓三日而穀亡　尚書大傳曰夏人飲酒醉者持不醉者不醉者持醉者相和而歌曰盍歸于亳盍歸于亳亳亦大矣故伊尹退而閒居深聽樂聲（聽其歌聲是時伊尹仕桀）更曰覺兮較兮吾大命格兮（[illegible]）去不善而就善何樂兮伊尹入告于桀曰大命之亡有日矣桀啞笑曰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也日亡吾亦亡矣是以伊尹遂去夏適湯　說苑曰湯欲伐桀伊尹請且之貢職以觀夏動桀怒起九夷之師伊尹曰未可彼尚能起九夷之師是罪在我也湯乃謝請服入貢職明年

又之貢職桀起九夷之師九夷之師不起伊尹曰可矣湯乃興師伐桀殘之遷於南巢　帝王世紀曰成湯一名帝乙豐下銳上倨身而揚聲長九尺有聖德諸侯有不義者湯從而征之誅其君弔其民天下咸悅故東征則西夷怨南征則北狄怨曰奚為而後我凡二十七征而德施於諸侯也見羅者方祝曰從天下者從地出者四方來者皆入吾羅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能為此哉乃命解其三面而置其一面更教之祝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漢南諸侯聞之咸曰湯之德至矣澤及禽獸況於人乎一時歸者三十六國及夏桀無道自爭諫者湯使人哭之桀因湯使兵囚夏臺既而後釋之諸侯由是咸叛桀附湯同日貢職者五百國二年而天下咸服湯自伐桀後大旱七年殷史卜曰當以人禱湯曰吾所為請雨者民也若必以人禱吾請自當遂齋戒剪髮斷爪以己為犧禱於桑林之社言未已而大雨方數千里湯踐天子位十三年年百歲而崩

贊　魏陳王曹植殷湯贊曰殷湯伐夏諸侯振仰放桀鳴條南面以王桑林之禱炎災克償伊尹佐治可謂賢相　又湯禱桑林贊曰惟殷之世炎旱七年湯禱桑林祈福于天剪髮離爪自以為牲皇靈感應時雨以零　周庾信湯解網贊曰連珠雨起合璧雙沉殺為祥樹桑成桀林三方解網一面驅禽德以行政仁乎用心

周文王

春秋元命苞曰文王四乳是謂含良蓋法酒旗布恩舒明（四者乳也乳天下布恩之謂也）　周書曰文王在鎬召太子發曰我身老矣吾語汝我所保與我所守傳之子孫吾厚德而廣惠不為驕侈不為泰靡童牛不服童馬不馳土不失其宜萬物不失其性天下不失時以成萬材萬材已成放以為人天下利之而勿德是謂大仁　墨子曰赤鳥銜珪降周之岐社曰命周文王伐殷　韓子曰昔文王請入雒西地赤壤之國方千里以解炮烙之刑天下皆說　仲尼曰大哉文王輕千乘之國而請解炮烙之刑　韓詩外傳曰昔周文王寢疾五日而地動東西南北不出四郊有司請曰臣聞地之動為人主也今者君王寢疾五日而地動四面不出國郊群臣皆恐曰請移之文王曰奈何其移之也對曰興事動衆以增國城其可移之文王曰夫天之見妖以伐有罪我必有罪故天以罰我也今又專興事動衆以增國城是重吾罪也不可請改行重善移之其可以免乎於是遂謹其禮秩皮革以交諸侯飾其辭令幣帛以禮俊士頒其爵列等級田疇以賞群臣行無幾何而疾止　琴操曰受命者謂文王受天命而王文王以紂時為岐侯躬脩道德執行仁義百姓附親是時紂為無道刳胎斮涉廢壞仁人天統易運諸侯瓦解皆歸文王其後有鳳皇銜書於文王之郊文王曰殷帝無道虐亂天下皇命已移不得復久乃作鳳皇之歌其章曰翼翼翔翔彼鸞皇兮銜書來遊以命昌兮瞻天案圖殷將亡兮蒼蒼昊天始有萌兮神連精合謀於房兮又曰文王備脩道德百姓親附文王有二子周公武王皆聖是時崇侯虎與文王列為諸侯德不及文王常嫉妬之乃譖文王於紂曰西伯昌聖人也長子發中子旦皆聖人也三聖合謀君其慮之乃囚文王於羑里將欲殺之於是文王四臣散宜生等周流海內經歷幽岨之土得美女二人水中大貝白馬朱鬣以獻於紂陳於中庭紂立出西伯文王在羑里時演易八卦以六十四作鬱厄之辭困於石據于蒺藜乃申憤以作歌曰殷道溷溷浸濁煩兮朱紫相合不別分兮迷亂聲色信讒言兮炎炎之虐使我愆兮幽閉牢穽由其言兮遘我四人憂勤勤兮　論衡曰文王飲酒千鍾孔子百觚言聖人能以德持酒也如一坐千鍾百觚此酒徒非聖人也　帝王世紀曰文王昌龍顏虎肩身長十尺胸有四乳敬老慈幼晏朝不食以延四方之士是以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之屬咸至是為四臣文王雖在諸侯之位龍及父為西伯紂既囚文王文王之長子曰伯邑考質于殷為紂御紂烹以為羹賜文王曰聖人當不食其子羹文王得而食之紂曰誰謂西伯聖者食其子羹尚不知也

贊　魏陳王曹植文王贊曰於赫聖德是惟文王三分有二猶服事商化加虞芮傍既昌西方王業克昭武嗣遂光又文王赤雀贊曰西伯積德天命攸顧赤雀銜書爰集昌戶瑞為天使和氣所致豐雨後王昌期而至　周庾信文王見呂尚贊曰言歸養老垂鈞西川岸止盤石溪惟小船風雨未感意氣怡然有此相望于今幾年

周武王

尚書中候曰太子發以紂存三仁雖即位不稱王三仁比干微子箕子稽耀嘉曰武王承命興師誅于商萬國咸喜軍渡孟津前歌後舞克殷之後民乃大安家給人足酌酒鬱搖鬱搖喜貌 史記曰武王脩文王業東觀兵孟津爲文王木主載以居中軍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遂興師渡于河時諸侯不期而會孟津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武王曰未可也乃還師居二年聞紂昏亂滋甚殺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彊抱其祭器而犇周於是武王乃渡孟津伐紂紂師皆倒兵以戰紂軍潰畔紂死 帝王世紀曰武王見賜人王自左擁而右扇之紂政彌亂殷太史向摯載其圖書而歸周王以告于諸侯四年起師而東至商郊牧野乃作太誓王旗係解五人御於前莫肯爲王係襪皆曰臣所以事君王非爲係襪也王乃釋旄鉞而係之與紂戰紂師敗績人角費仲惡來紂赴于京自燔于宣室而死二嬖妾與妲己亦自殺乃以大白懸麾諸侯入殷商都百姓咸待于郊王使告曰上天降休商人皆拜王亦答拜以兵入造紂及妲己尸王親射之三發然後下車以劍擊之周公爲司徒使以黃鉞斬紂頭懸于大白之旗召公爲司空又使以玄鉞斬妲己頭懸之小白旗置旌於商容之廬命召公釋箕子之囚賜貝千朋命畢公釋百姓之囚歸璇室之珠王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巨橋之粟以賑貧民命南宮伯達史佚遷九鼎于洛邑命閎夭封比干之墓命宗祝饗祀于軍微子膠鬲皆委質爲臣殷人咸喜曰王之於人也死猶封其墓況其生者乎王之於賢仁也亡者猶表其廬況其存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猶散之況其復藉者乎王之於色也在者猶歸其父母況復徵之乎

【贊】魏陳王曹植周武王贊曰桓桓武王繼世滅殷威任尚父其作商功加四海救世濟民天下宗周萬國是賓

周成王

春秋元命苞曰文王造之而未遂武王遂之而未成周公旦抱少主而成之故曰成王 賈誼書曰周成王問鬻子曰寡人聞聖人在上位使民富且壽若夫富則可爲也若夫壽則在天乎鬻子對曰夫聖王在上位天下無軍兵之事故諸侯不私相攻而民不私相鬭也則民得盡一生矣聖王在上則君積於德化而積於用力故婦人爲其所衣丈夫爲其所食則民無凍餧已得二生矣聖人在上則君積於仁吏積於愛民積於順則刑罰廢而無夭遏之誅民則得三生矣聖王在上則使人有時而用之有節則民無癘疾民得四生矣 史記曰成王少周公攝行政管叔蔡叔羣弟疑周公與武庚作亂周公奉成王命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以微子啓代殷後國於宋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長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羣臣之位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復營築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 帝王世紀曰成王元年周公爲冢宰攝政王年少未能治事故號曰孺子八年春正月朝王始躬政事以周公爲太師封伯禽于魯父子並命周公拜於前魯公拜於後王以周公有勳勞於天下故加魯以四等之上兼二十四附庸地方七百里既營都洛邑復居酆鎬淮夷徐戎及奄叛王乃大搜於岐陽東伐淮夷

【贊】魏陳王曹植周成王贊曰成王綏武賢聖保傅年雖幼稚岐嶷有素初疑周公終焉克寤旦奭佐治遂至刑錯 又周公贊曰成王即位年尚幼稚周公居攝四海慕利罰叛柔服祥應仍至誦長反政達天忠義 周庾信成王刻桐葉封虞叔贊曰虞叔百里居河之汾帝刻桐葉天書掌文禮以成德樂以歌勳天子無戲唐其有君

漢高帝

河圖提劉曰帝季口角戴勝斗胷龜背龍股長七尺八寸明聖寬仁好任主軫 春秋孔演圖曰其人日角龍顏姓卯金含仁義 史記曰高祖諱邦字季沛豐邑中陽里人爲人隆准而龍顏美鬚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寬仁愛人意豁如也爲泗上亭長常從王媼武負貰酒飲醉卧武負王媼見其上常有龍怪之高祖每留飲酒讎數倍呂公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敬重之呂公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臣有息女願爲箕箒妾女即呂后也生孝惠帝魯元公主有一老父過請飲老父相呂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也令相兩子見孝惠帝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魯元公主亦皆貴老父已去高祖從旁舍來呂后具言高祖乃追及老父老父曰向見者夫人兒子皆似君相君相貴不可言及高祖貴遂不知老父去處高祖以亭長爲縣送徒於驪山到豐西澤中亭止飲夜皆解縱所送徒高祖夜經澤中前有大白蛇當徑高祖拔劍斬之事具符命部 秦始皇帝常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

遊高祖隱於芒碭山澤間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呂后呂后曰季所在上常有雲氣故往常得季高祖興諸侯兵共擊項羽項羽敗而走使騎將灌嬰追殺羽東城正月諸侯尊漢王爲皇帝 又曰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東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氣皆爲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 漢書曰漢承堯運德祚已盛斷蛇著符旗幟尚赤協于火德自然之應得天統矣 論衡曰項羽與高祖俱起威力輕事未有所定高祖誅羽難於斬鐵也武王伐紂易於摧木也然則漢力勝周多矣湯武伐桀紂一敵也高祖誅秦殺項羽兼勝二家力倍湯武五代之起皆有因緣力易爲也高祖從亭長提三尺劍取天下光武由白水奮威武帝海內無尺土所因一位所乘直奉天命推動自然此則起高於川河爲深於丘山也 荀悅漢紀論曰高祖開建大業統畢元功度量規矩不可尚矣天下初定庶事草創故韶夏之音天下未聞焉 帝王世紀曰禮稱至道以王義道以霸觀高祖之取天下也遭秦暴亂不階尺土之資不權將相之柄發迹泗亭奮其智謀羈勒英雄鞭驅天下或以德致或以義成事以權斷順逆不常覇王之道雜焉是以居帝王之位而無一定之制三代之美固難及矣 【述】後漢班固高祖紀述曰皇矣漢祖纂堯之緒寔天生德聰明神武秦人不綱網漏于楚爰茲發迹斷蛇奮旅神母告符朱旗乃舉粤蹈秦郊嬰來稽首革命創制三章是紀應天順民五星同晷項氏叛換黜我巴漢西土宅心戰士憤怨乘釁而運席卷三秦割據河山保此懷民股肱蕭曹社稷是經爪牙信布腹心良平恭行天罰赫赫明明 【贊】魏陳王曹植漢高皇帝贊曰屯雲斬蛇靈母告祥朱旗既抗九野披攘禽嬰克羽掃滅英雄承機帝世功著武湯 晉傅玄漢高祖畫贊曰赫赫漢祖受命龍興五星協象神母告徵討秦滅項如日之升超從側陋光據萬乘 周庾信漢高祖置酒沛宮畫贊曰遊子思舊來歸沛宮還迎故老更召歌童雖欣入沛方念移豐酒酣自舞先歌大風 【碑】後漢班固高祖泗水亭碑曰皇皇炎漢兆自沛豐乾降著符精感赤龍承魁流裔襲唐末風寸木尺土無俠斯亭建號宣基維以沛公揚威斬蛇金精摧傷涉關凌濟平爾漢中勒兵陳東剗禽爲三秦陳張畫策蕭曹翊翼終出爵褒賞列土封功炎火之德彌光以明源清流絜本盛末弘序將八十贊述股肱休勳顯祚永永無疆於皇舊亭留嗣是承天之福祐萬年是與 【論】後漢孔融周武王漢高祖論曰武王從后稷以來至其身相承積五十世俱有魚烏之瑞至高祖一身修德瑞有四呂公望形而歸女呂后見雲知其處白蛇分神武哭西入關五星聚又武王伐紂斬而刺之高祖入秦救子嬰而遣之是寬裕又不如高祖也 【魏】高貴鄉公少康漢高祖論曰上問荀顗等曰有夏既衰后相殆滅少康收輯夏衆復禹之績高祖拔起隴畝芟夷秦項考其功德誰宜爲先顗等皆曰造之與因難易不同少康功德雖美猶爲中興與漢世祖同流可也至如高祖臣等以爲優上曰少康生於滅亡之後降爲諸侯之隸能布其德而兆有其謀卒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非至德弘仁豈濟斯勳漢祖因土崩之勢杖一時之權爲人子則數危其親爲人君則囚殺其相爲人父則不能衛子身歿之後社稷幾傾若與少康易地而處或未能復大禹之績也推此言之宜高夏康而下漢祖矣

漢文帝

史記曰孝文皇帝初立爲代王都中都高后崩呂產等欲爲亂以危劉氏大臣共誅之使人迎代王代王問左右郎中令張武張武等議願大王稱疾以無往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羣臣之議皆非也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迺命宋昌參乘張武等六人乘傳詣長安馳入代邸代王西鄉讓者再遂即天子位 又曰孝文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狗馬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常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帝曰百金中民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幃帳不得文繡以示敦朴先與匈奴和親匈奴背約入盜然令邊備守不得發兵深入惡煩苦百姓羣臣如袁盎等稱說雖切常假借用之羣臣如張武受賂遺金錢覺上常發御府金錢賜之以愧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 又曰孔子言必世而後仁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餘載德至盛也 漢書曰孝文皇帝諱恒高帝中

子也母曰薄皇后　又曰文帝斷獄四百幾致刑措　又曰武帝問東方朔曰吾欲化民豈有道乎朔對曰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革舃以韋帶劍莞蒲爲席集上書囊爲殿帷　【述】後漢班固文帝述曰太宗穆穆允恭玄默化民以躬帥下以德農不共貢罪不收孥宮不新館陵不崇墓我德如風民應如草國富刑淸登我漢道　【贊】魏陳王曹植漢文帝贊曰孝文即位愛物檢身驕吳撫越匈奴和親納諫赦罪以德讓民殆至刑錯萬國化淳

漢景帝

史記曰漢興孝文施德天下懷安至孝景不復憂異姓而晁錯刻削諸侯遂使七國俱起合從而西鄉以諸侯大盛而錯爲之不以漸也及主父偃言之而諸侯以弱卒以安漢安危之幾豈不以謀哉　漢書曰孝景帝諱啓文帝太子也母曰竇皇后　又曰孔子稱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周秦之敝網密文峻而姦宄不勝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　【述】後漢班固景帝述曰孝景莅政諸侯方命剋伐七國王室以定非怠非荒務在農桑著于甲令民用寧康　【贊】魏陳王曹植漢景帝贊曰景帝明德繼文之則肅淸王室克滅七國省役薄賦百姓殷昌風移俗易齊美成康

漢武帝

漢書曰孝武皇帝諱徹景帝中子也元封元年行自雲陽北歷上郡西河五原出長城登單于臺臨北河勒兵十八萬騎旌旗千餘里威震匈奴還登封泰山　又曰自潯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舳艫千里又登之罘（東萊有之罘山）浮大海山稱萬歲　又曰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于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疇咨海內舉其俊民與之立功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曆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　荀悅漢紀曰武皇帝恢萬世業內修文學外耀武威延天下之士濟濟盈朝興事創制無所不施先王之風粲然存矣然猶好其文未盡其實發其始不克其終者後無限窮兵極武百姓空竭萬民罷弊當此之時天下騷然海內無聊而孝文之業衰矣　劉歆七略曰孝武皇帝勅丞相公孫弘廣開獻書之路百年之間書積如丘山故外則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則有延閣廣內祕室之府　桓子新論曰漢武帝材質高妙有崇先廣統之規故即位而開發大志考合古今模獲前聖故事建正朔定制度招選俊傑奮揚威怒武義四加所征者服興起六藝廣進儒術自開闢以來唯漢家最爲盛焉故顯爲世宗可謂卓爾絕世之主矣然上多過差旣欲斥境廣士又乃貪利爭物之無益者聞西夷大宛國有名馬卽大發軍兵攻取歷年士衆多死但得數十疋耳又歌兒衛子夫因幸愛重乃陰求陳皇后過惡而廢退之卽立子夫更其男爲太子後聽邪臣之譖衛后以憂死太子出走滅亡不知其處信其巫蠱多徵會邪僻求不急之方大起宮室內竭府軍外罷天下百姓之死亡不可勝數此可謂通而蔽者也　典論曰孝武承四世之遺業遇中國之務阜府庫餘金錢之充實因此有意乎滅匈奴而得清邊境矣故即位之初從王恢之策以馬邑之謀自元光以迄征和四五十載之間征匈奴四十餘舉威鎮鄰廣漢絕梓嶺封狼居禪姑幕梁北河觀兵瀚海刈單于之旗剿闕氏之首探符離之窟掃五王之庭納休屠昆邪之附獲祭天金人之寶斬名王以千數馘首虜以萬計旣窮追其散亡又摧破其積聚虜不暇於救死扶傷威因於孕重墮殞元封初躬秉武節告以天子自將獵以兩越之誅彼時號爲威震匈奴矣　【述】後漢班固武帝述曰世宗曄曄思弘祖業疇咨熙載髦俊並作厥作伊何百蠻是攘恢我疆宇漢于四荒武功旣抗亦迪斯文憲章六學統一聖真封禪郊祀祭旅百神協律改正饗兹永年　【贊】魏陳王曹植漢武帝贊曰世宗光光文武是攘威震百蠻恢拓土疆簡定律曆辯修舊章封天禪土功越百王　周庾信漢武帝聚書贊曰獻書路廣藏書府開秦儒出谷漢簡吹灰芝泥印上玉匣封來坐觀風俗不出蘭臺

漢昭帝

漢書曰昭帝諱弗陵武帝少子也母曰趙倢伃本以有奇異得幸（倢伃有奇異拳手伸不伸又有寫名）及生帝亦奇異（十四月乃生）　又曰昔周成以孺子繼統而有管蔡四國流言之變孝昭幼

年即位亦有韓蓋上官逆謀之亂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委任霍光各因其時以成名大矣哉承孝武奢侈餘弊師旅之後海內虛耗戶口減半知時務之要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至始元元鳳之間匈奴和親百姓充實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議鹽鐵而罷榷酤尊號曰昭不亦宜乎 【述】後漢班固昭帝述曰孝昭幼沖冢宰惟忠燕蓋譸張實叡實聰罪人斯得邦家和同 【論】魏文帝周成漢昭論曰或方周成王於漢昭帝僉高成而下昭余以為周成王體上聖之休氣稟賢妣之貽誨周召為保傅呂尚為太師口能言則行人稱辭足能履則相者導儀目厭威容之美耳飽仁義之聲所謂沈漬玄流而沐浴清風者矣猶有咎悔聆二叔之謗使周公東遷皇天赫怒顯明厥咎猶啟諸金縢稽諸國史然後乃悟不亦兒周公之聖德而信金縢之教言豈不暗哉夫孝昭父非武王母非邑姜養惟蓋主相則桀光體不承聖化不貽育保無仁孝之質佐無隆平之治所謂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然而德與性成行與體并年在二七早智夙達發燕書之詐亮霍光之誠豈將有啟金縢信國史而後乃寤哉使夫昭成均年而立易世而化賢臣而治接事而歌則像不獨少周不獨多也 【論】于儀周成漢昭論曰成王昭帝俱以襁褓之幼託于冢宰流言譏與此其艱險相似者也夫以發金縢然後垂涕斥訐方便覺詐書明之遲速既有差矣且叔父兄子非相嫌之處異姓君臣非相信之地霍光罹入譖而不出周公賴天變而得入推此數者舂本而論末計重而況輕漢昭之優周成甚明者也成王秀而穫實其美在終昭帝苗而未秀其得在始必不得已而論之吾余與夫始者

漢宣帝

漢書曰孝宣皇帝諱詢字次卿武帝曾孫戾太子孫也太子納史良娣生皇孫皇孫納王夫人生皇帝號曰皇曾孫生數月遭巫蠱事太子良娣皇孫王夫人皆遇害曾孫坐繫郡邸獄邴吉為廷尉監治巫蠱於曾孫之無辜使女徒乳養私給衣食至後望氣者言長安獄有天子氣上遣使者殺之內者令郭穰夜至郡邸獄吉拒閉不得入曾孫賴吉得全因遭赦高才好學然亦喜遊俠鬬雞走馬具知閭里姦邪吏治得失時會朝請舍長安尚冠里身足下有毛臥居數有光燿昭帝崩無嗣霍光徵昌邑王賀賀淫亂廢光奏遣宗正德至尚冠里舍洗沐賜御府衣太僕以軨獵車奉迎曾孫就齋宗正府封為陽武侯群臣上璽綬即皇帝位 又曰宣帝始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光從驂乘上內嚴憚之若芒刺在背後張安世代光驂乘天子從容肆體甚安 又曰孝宣之治信賞必罰綜覈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者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也遭值匈奴乖亂推亡固存信威北夷單于慕義稽首稱藩功光祖宗業垂後嗣可謂中興侔德殷宗周宣矣 荀悅漢紀曰孝宣任法審刑綜覈名實聽斷精明事業修理下無隱情是以功光前世號為中宗然不甚用儒術是以德化不能純備 【述】後漢班固宣帝述曰中宗明明寅用刑名時舉傅納聽斷惟精柔遠能邇燀燿威靈龍荒幕朔莫不來庭丕顯祖烈尚於有成

後漢光武帝

東觀漢記曰世祖光武皇帝高祖九世孫出自長沙定王定王生舂陵節侯舂陵本在零陵郡節侯孫考侯以土地下濕元帝時求封南陽蔡陽白水鄉因故國名曰舂陵上隆准日角大口美鬚眉身長七尺三寸仁智明達多權略樂施愛人在家重慎畏事勤於稼穡兄伯升好俠笑上事田作比之高祖兄仲上歸舊廬望見廬南有火光以為人持火呼之光遂赫然屬天有頃不見上異之初伯升之起也諸家子弟皆亡逃自匿曰伯升殺我及聞上至絳衣大冠乃驚曰謹厚者亦為之 又曰王莽遣大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將兵來征莽欲盛威武王尋則虎豹犀象奇偉猛獸以長人巨無霸為壘校尉秦漢以來師出未嘗有也時漢兵八九千人公兵以五六十萬到遂環昆陽城作營且圍之數百重有流星墜尋邑營中王尋見有雲氣如壞山直下營而不及地尺而散吏士皆厭伏上選精兵三千人與戰大破之殺司徒王尋赴水溺死者以萬數湛水為之不流更始以上為大司馬遣之河北安集百姓破邯鄲誅王郎入宮收文書得吏民謗毀上言可擊者數千章上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也更始遣使者立上為蕭王又擊破銅馬受降尚畢賊亦兩心上敕降賊各歸勒兵待上輕騎入按行賊營賊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由是皆自安 又曰諸將

請上尊號初王莽時上與伯叔及姊壻鄧晨穰人蔡少公坐語少公道讖言劉秀當為天子或曰是國師劉子駿也上戲曰何用知僕非也坐者皆大笑時傳聞赤伏符不見文章軍中所上未信到鄗上所與長安同舍諸生彊華自長安奉赤伏符詣鄗與上會羣臣復伏固乃命有司設壇鄗之千秋亭六月即皇帝位　袁宏漢紀曰南頓令欽生光武皇帝諱秀字文叔　帝王世紀曰春秋興夏少康之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若漢之策命世祖不階成旅之資平暴反正遂建中興與夏少康同美矣　續漢書曰昔羿寒浞篡夏殺十代少康生為牧人能修德復夏殿勳大矣然尚有舊恩及靡有鬲內外之助至於光武承王莽之篡起自匹庶一民尺土靡有憑焉發迹於昆陽以數千屠百萬非膽智之至孰能堪之討賊平亂克復漢業號稱中興雖初興者無以加之矣中國既定乘遠以德愛慎人命下及至戰武功既析文德衍悠勳績弘矣　薛瑩漢紀曰王莽之際天下雲亂英雄並發其跨州據郡僭制者多矣人皆有冀於非望然考其聰明仁勇自無如光武信也加以寬博容納計慮如神是以任光竇融望風景附馬援一見歎頫謀計故能以數年閒掃除羣凶清復海內豈非天人之所輔贊哉古者師不內御而光武命將皆授以方略使奉圖而進其有違失無不折傷意豈文史之過乎不然雖聖人其猶病諸　袁山松後漢書曰前漢自成哀已下天地縱橫巨猾竊命劉氏舊澤猶存而瞻烏之望殆絕世祖以眇眇之身起白水之濱身屈無寵之方位卑其世九州瓜分豪傑切潛潛蒼生塵消鼎沸我扇之以仁風驅之以大威守陵羣賢並列于時懷璽者十餘建旗者數百高才者居南面疾足者為王公而萊棘布橫網松行運斡桴摩材畢湊人鬼與能數年之閒廓清四海雖曰中興與夫始創業者庸有異乎誠哉馬生之言固已寡廓大度同符高祖又等太宗之仁兼孝宣之明人之臟器其殆乎周故能奄有神器撥亂反正之上矣

贊　後漢贊發下邑光武濟陽宮砌曰王室中微哀平短祚姦臣竊有神器十有八年罪盈惡熟天人致誅帝乃龍見白水淵躍昆滍破前隊之衆殄二公之師收兵略地經營河朔於是群公諸將據河洛之文協符瑞之徵僉曰歷數在帝踐祚允宜乃以建武元年六月即位于鄗縣之陽五成之陌祀漢配天罔失舊物享國三十有三年　方內又安繼夷率服巡狩太山禪梁父皇代之遐迹帝者之上儀罔不畢舉道德餘慶延于無窮先民有言曰樂樂其所自生而禮不忘其本是以虞稱嬀汭姬美周原皇天乃眷神宮實始于此厥路脩哉所謂神體蹈趾越不可尚小月河尹瑋來在濟陽顧見神宮追惟桑梓褒述之義用敢作頌其辭曰赫赫炎炎天命曜其靈萬生聖皇承漢之微稽度虞則誕育靈姿黃符作應鎮握天機帝赫斯怒爰整其師應期潛見扶陽而飛禍亂克定羣凶殄夷匡復帝載萬國以綏巡于四岳展義省方登封降禪升于中皇爰茲初基天命孔彰子子孫孫保之無疆

論　魏陳王曹植漢二祖優劣論曰客有問余曰夫漢之二帝高祖光武俱為受命撥亂之君比時事之難易論其人之優劣孰者為先余應之曰昔漢之初興高祖因暴秦而起遂誅強楚光有天下功齊湯武業流後嗣誠帝王之元勳人君之盛事也然而名不繼德行不純道身沒之後崩亡之際果令凶婦肆鴆酷之心嬖妾被人豕之刑亡趙幽囚禍殃骨肉諸呂專權社稷幾移凡此諸事皆非高祖寬舒以致然彼之雄才大略倜儻之節信當世至豪健壯傑士也又其梟將盡自古今之鮮有歷世之希觀彼能任其才而用之聽其言而察之故兼天下有帝位流巨勳而遺元功也世祖體乾靈之休德稟貞和之純精通黃中之妙理韜亞聖之懿才　其為德也聰達而多識仁智而明恕重慎而周密樂施而愛人值陽九無妄之世遭炎光厄會之運殷爾雷發赫然神舉用武略以攘暴興義兵以掃殘神光前驅威風先逝軍未出於南京莽已斃死于西都夫其蕩滌凶穢剿除醜類若順風而縱烈火曬白日而掃朝雲也羅乃廟勝而後動衆計定而後行師故攻無不陷之壘戰無奔北之卒是以羣下欣欣歸心聖德宣仁以和衆邁德以來遠故竇融聞聲而影附馬援一見而歎息股肱有濟濟之美元首有穆穆之容敦睦九族有唐虞之稱高尚純朴有羲皇之素謙虛納下有吐握之勞留心庶事有日昃之勤乃規弘跡而造皇極創帝道而立德基是以計功則業殊比隆則事異旌德則靡愆言行則無穢量力則勢微弱則力劣卒能握乾圖之休徵應五百之顯期立不刊之遐迹建不朽之元功金石播其休烈詩書載其勳懿故曰光武其優也

漢明帝

東觀漢記曰孝明皇帝世祖中子也母光烈皇后初讓尊位爲貴人故帝年十二以皇子立爲東海公三十歲進爵爲王幼而聰明叡智容皃壯麗世祖異焉數問以政議應對敏達謀慮甚深溫恭好學敬愛師傅所以承事兄弟親密九族內外周洽世祖愈珍上德以爲宜承先序詔廢郭皇后立陰貴人爲皇后以東海王立爲皇太子治尚書備師法兼通四經略舉大義博觀群書以助術學 又曰建武四年皇子陽生豐下銳上顏赤色有似堯上以赤色名之曰陽年十三通春秋上循其頭曰吳季子 袁山松後漢書曰皇帝諱陽一名莊字子麗 華嶠後漢書曰世祖既以吏事自嬰明帝尤任文法總攬威柄權不借下值天下初定四民樂業戶口滋殖中興以來追蹤宣帝以鍾離意之廉淳于恭爭寵魁常以寬和爲首以此推之難得而言也 薛瑩漢紀曰明帝自在儲宮而聰允之德著矣及臨萬機以身率禮恭奉遺業一以貫之雖夏啓周成繼體持統無以加焉是以海內乂安四夷賓服斷獄希少有治平之風號曰顯宗不亦宜乎 范曄後漢書曰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達外內無倖曲之私在上無矜大之色斷獄得情號居前世十二故後之言事者莫不先建武永平之政然而鍾離意宋均之徒常以察慧爲言夫豈弘仁之度未優乎

【贊】晉傅玄漢明帝贊曰肅矣孝明杖法任刑勤卹萬機察下以情未弘道治用致太平專恃俗儒非禮之經

【誄】漢傅毅明帝誄曰惟此永平其德不回恢廓鴻績遐方是懷明明肅肅四國順威赫赫盛漢功德魏魏躬履聖德以臨萬國仁風弘惠雲布雨集武伏其充文騰孔墨下制九州上條皇極豐美中世垂華億載冠堯佩舜踐履五代三雍既洽帝道繼備七經宣暢孔業淑著明德慎罰尊上師傅薄刑厚賞惠慈仁恕明並日月無有偏照辟言如北辰與天同曜發號施令万國震懼庠序設陳禮樂宜布琁璣所建靡不奄有貢篚納賦如歸父母正朔永昌冠帶偕冝四方共貫八極同軌

漢和帝

東觀漢記曰孝和皇帝章帝中子也上自岐嶷至于總角孝順聰明寬和仁孝帝由是深珍之以爲宜承天位年四歲立爲太子初治尚書遂兼覽書傳好古樂道無所不照上以五經義異書傳意殊親幸東觀覽書林閱篇籍朝無寵族惠澤沾濡外憂庸績內勤經藝自左右近臣皆誦詩書德教在寬仁恕並洽是以黎元寧康萬國協和符瑞八十餘品帝讓而不宣故靡得而紀 帝王世紀曰孝和之嗣世正身履道以奉大業賓禮耆艾動式舊典宮無嬪嬙鄭衛之獎囿無般樂遊畋之豫躬履至德虛靜自損是以屢獲豐年遠近承風 范曄後漢書曰自中興以後逮于永元雖頗有施張而俱存不擾是以齊民歲增闢土世廣偏師出塞則漠北地空都護西指則通譯四萬豈其道遠三代術長前世將服叛懷來自有數也

【誄】後漢蘇順和帝誄曰天王祖登率土奄傷如何昊穹奪我聖皇恩德累代乃作銘章其辭曰恭惟大行配天建德陶元二化風流萬國立我蒸民宜此儀則厥初生民三五作剛載籍之盛著於虞唐恭惟大行爰同其光自昔何爲欽明允塞恭惟大行天覆地載敷而治冠斯往代往代崎嶇諸夏擅命爰茲發號民樂其政奄有萬國民臣咸秩大孝備矣閟宮有侐由昔姜嫄祖妣之室本枝百世神契惟一彌留不豫道揚末命勞謙有終實惟其性衣不制新犀玉遠屏褒和而行威稜上古洪澤滂流茂化沾溥不幾少留民斯何怙歔欷成雲泣涕成雨昊天不弔喪我慈父 【後漢】崔瑗和帝誄曰玄景寢曜雲物見徵遏相者妖遘當帝躬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如喪考妣擗踊號吟大遂既啓乃祖玄宮永背神器升遐皇穹長夜冥冥曷云其窮

藝文類聚卷第十二

魏武帝　魏文帝　魏明帝
晉元帝　晉成帝　晉康帝　晉穆帝
晉簡文帝　晉孝帝　宋武帝　宋孝武帝

魏武帝

魏志曰太祖武皇帝沛國譙人諱操字孟德漢相國曹參之後也時曹騰為中常侍大長秋養子嵩嗣父官至太尉太祖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故世人未之奇也唯梁國喬玄南陽何顒謂太祖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初桓帝時有黃星見於楚宋之分遼東殷馗善天文言後五十歲當有真人起於梁沛之間其鋒不可當也至是凡五十年而公破袁紹天下莫敵矣【誄】魏陳王曹植武帝誄曰於惟我王承運之衰神武震發群雄殄夷拯民于下登帝太微德美旦奭功越彭韋九德光備萬國作師寢疾不興聖躬長歸華夏飲淚黎庶含悲神翳功顯身沉名飛敢揚聖德表之素旗乃作誄曰於穆我王胄稷胤周賢聖是紹元懿允休先侯佐漢實惟平陽功成績著德昭二皇民以寧一興詠有章我王承緒天姿特生年在志學謀過老成奮臂舊邦翻身上京袁與我王兵交若神張陳背並敗帝虐民攜從百萬虎視朔賓我王赫怒戎車列陳武卒虓闞如雷如震擒搶北掃舉不浹辰紹遂奔北河朔是賓振旅京室帝嘉厥庸乃位丞相總攝三公光受上爵臨君魏邦九錫昭備大路火龍玄監靈蔡探幽洞微下無偽情姦不容非敦儉尚古不玩珠玉以身先下民以純樸聖性嚴毅平修清一惟善是嘉靡疏靡昵怒過雷霆喜踰春日萬國肅虔望風震慄既總庶政兼覽儒林躬著雅頌被之瑟琴茫茫四海我王康之微微漢嗣我王匡之群桀扇動我王服之喁喁黎庶我王育之光有天下萬國作君虔奉本朝德美周文以寬克眾每征必舉四夷賓服功踰聖武翼帝王世神武鷹揚左鉞右旄威凌伊呂年踰耳順體愈志肅乾乾庶事氣過方叔宜並南嶽君國無窮如何不弔禍鍾聖躬弃離臣子背世長終兆民號咷仰愬上穹既以約終令節不衰既即梓宮躬御綴衣璽不存身唯絺是荷明器無飾陶素是嘉既次西陵幽閨啓路群臣奉迎我王安厝窈窈玄宇三光不入潛闥一扃尊靈永蟄聖上臨穴哀號靡及群臣陪臨佇立以泣去此昭昭於彼冥冥永弃兆民下君百靈千代萬葉曷時復形【策】魏文帝為武帝策文曰痛神曜之幽潛哀鼎俎之虛置舒皇德而詠思遂腷臆以莅事矧乃小子夙遭不造煢煢在疚嗚呼皇考產我曷晚弃我曷早群臣子輔奪我哀願假抑奄莫俯就權變卜葬既從大隧既通湯湯長夜窈窈玄宮有晦無明曷有所窮鹵簿既整三官騑驪前驅建旗方相執戈弃此宮庭陟彼山阿

魏文帝

魏志曰文皇帝諱丕字子桓武帝太子也為五官中郎將副丞相為魏太子太祖崩嗣位為丞相魏王延康元年受禪于漢為帝初帝自許昌南征諸軍兵並進孫權臨江拒守帝幸廣陵故城臨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　江表傳曰魏文帝出廣陵欲伐吳臨大江歎曰吳城洪流且多殺魏雖武騎千隊無所用之乃還　吳錄曰魏文帝至廣陵臨江觀兵見波濤洶涌歎曰此固天之所以隔南北也遂歸【誄】魏陳王曹植文帝誄曰天震地駭崩山隕霜陽精薄景五緯錯行哀殊喪考思慕過唐擗踊郊野仰愬穹蒼僉若諸先紀尋之哲言生若浮寄德貴長傳朝聞夕逝死志所存皇雖殪沒天祿永延何以述德表之素旃何以詠功宣之管弦乃作誄曰元光幽昧道究運遷乾迴曆數簡聖授賢乃眷大行屬以黎元龍飛啓祚合契上玄五行定紀改號革年明明赫赫授命自天風偃物化德以禮宣祥惟瑞質岐嶷幼齡研機六典學不過庭潛心無內抗志高明才秀藻朗如玉如瑩聽察無嚮瞻覩未形其剛如金其貞如瓊如冰之潔如砥之平爵功無重戮違無輕心鏡萬機攬照下情宅土之中率民以漸道義是圖弗營厥險六合通同齊契共檢導下以純民由樸儉稀見崇飾統惟新尊肅禮容聽之若神方牧妙舉欽於恤民虎將荷節鎮彼四鄰朱旗所勦九壤被震疇克不若孰敢不臣懸旌海表萬里無塵回回凱風祁祁甘雨稼惟歲豐登我稷黍家佩惠君戶蒙慈父在位七載九功仍舉將承太和絕跡三五宜作物師長為神主壽終金石等筭東父如何奄忽

推身后土俾我煢煢靡瞻靡顧嗟嗟皇穹胡寧忍予明照吉凶體達
存亡涉世典制申之嗣皇聖上度恭是順是將乃啓玄宇基于首陽擬
跡穀林追堯慕唐合山同阪不樹不疆塗車芻靈珠玉靡藏百神警
侍賓于幽堂於是俟大隧之致功陳元辰之赫祓濟華體於梓宮憑正殿
以居靈悼晏駕之既俟咸容車之速征浮飛魂於輕霄就黃墟以藏形
背三光之昭晰歸窀穸之冥冥也一往之不返痛閟闈之長扃 【表】 [魏]陳王
曹植慶文帝受禪章曰陛下以聖德龍飛順天革命允答神符誕作民
主乃祖先后積德累仁世濟其美以暨于先王勤恤民隱劬勞戮力以除
其害經營四方不遑啓處是用隆茲福慶光啓于魏陛下承統纘戎前
緒克廣德音綏靜內外紹先周之舊跡襲文武之懿德保大定功海內爲一
豈不休哉 又慶文帝受禪上禮章曰陛下以明聖之德受天顯命良辰即祚
以臨天下洪化宣流洋溢宇內是以率土黃耇莫不承風欣慶執贄奔走奉貢
闕下況臣親體至戚懷歡踴躍 【表】 [魏]文帝讓授禪表曰臣聞克讓重華
舉其克諧之德舜授文命采其齊聖之美猶下咨四岳上觀璇璣今臣德
非虞夏行非二后而承曆數之詔應選授之命內自揆撫無德以稱且許由
匹夫猶拒帝位善卷布衣而逆虞詔臣雖御 敬志守節 [魏]辛毗等勸
進表曰古先聖王所以受天命而不辭者誠急遵皇天之意副四海之望不得
已也 [魏]桓階等勸進表曰臣等以爲天命不可稽神器不可瀆周公中流
有白魚之應不待濟而大號以建舜受禪大麓桑蔭未移而已陟帝位所以
祗承天命者若此之速也故無固讓之義不以守節爲貴必信於神靈符
合於天地也

吳大帝

吳志曰孫權字仲謀漢以孫策遠修貢職遣使者劉琬加錫命琬語人曰
吾觀孫氏兄弟雖各才秀明達然皆祿祚不終唯中弟孝廉形貌奇偉
骨體不恒有大貴之表又最壽策英殁以事授權 江表傳曰堅爲下邳丞
時權生方頤大口目有精光堅異之以爲有貴象及堅亡策起事江東權常隨
從性度弘朗仁而多斷好俠養士吳曆曰曹公出濡須作數挑戰乃自乘輕船
從濡口而入公見舟船器仗軍伍整肅喟然歎曰生子當如孫權爲劉景升
子若豚犬耳 吳志孫權屈伸忍辱任才尚計有勾踐之英奇人之傑矣故能
自擅江表鼎峙之業然性嫌忌果於殺戮既於末年彌以滋甚至于讒說殄行
胤嗣廢斃豈所以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哉其後葉陵遲遂致覆國未必
不由此也 【誄】 [晉]陸機吳大帝誄曰我皇明明固天寔生體和二合以參三精濯暉
育慶懷辭載榮本性而和因心則靈厥靈伊何克聖克仁茂對四象克配
乾坤齊明日月考祥鬼神誕自幼沖叡哲宥思疏化無形探景絕曜幽贊
聖姿文武紀伎有覺德徽兆民欣順將弭景命經營九圍登跡岱宗班瑞
龍旂坼上玄匪東卑寥聖曜神廬既考史臣獻良龍輔啓殯宵載其庭
辰旋飛藻凶旗飛銘象華翟焕翠蓋繁纓千乘結駟萬騎重營黼帷
鼓振聲和鑾並流聲動林閒閟永背承明顯步萬官幽驅百靈隨化奏
即宮杳冥億兆同慕泣血如零

晉武帝

王隱晉書曰世祖武皇帝文帝太子也文帝初開晉國立爲世子拜撫軍
大將軍嗣相國文帝崩魏帝命上爲相國晉王十一月受禪于魏有獻雉
頭裘者上曰異服奇伎典制所禁也宜於殿前燒裘 上與羊祜張華謀伐吳
留主莫知也潛乃答詩量虛實爲戰備孫皓面縛與櫬降有司奏晉德隆
茂光被四表吳會既平六合爲一宜勒封岳以彰聖德詔曰此盛德之事所宜
未議 帝諱曰世祖武皇帝諱炎字安世 【誄】 [晉]潘岳世祖武皇帝誄曰
粤若稽古帝皇誕受休命作我晉室赫赫文皇配天並日大行龍飛劉
制敗物況恩汪濊洋洋溢上齊七政下綏萬邦四門穆穆五典克從
惟清緝熙於變時雍受盡事親教加百姓于畏過哀在祭盡敬
后蹙冕服躬籍袞盛六代畢奏九功咸詠行敦醇樸思貫玄妙搢政
端征辟朝光聯胄子入學辟雍宗禮國老徇揖賢遊縻濟莫孝匪子
莫悌匪弟化自外明訓法以禮擴役吳楚稱亂三代世歷五偽年幾百
載邊垂虔劉王化阻閡羽檄屢馳鉦鼓日戒帝御群師奉辭奮旅虔
心庭爭爪牙戮沮天監獨照聖策乃舉朝服濟江止戈耀武野無交兵役
不踰月僭號歸命稽顙晉闕邪界變流傍紛百越表閩旋善德音要
發庾人獻儀刑書無訟而懼其彝猷戒其冒于我大行縱心所好動不

踰拒性與道輿厥厥酣欲樂不辨顏栢栢振旅田無遊盤我德如風民應如蘭靡不夙夜無敢寧安務農望歲時或不稔心忍異恤民以甚御坐不怡撤膳振廩西流垂精南金仰施詠言孝思天經地義問誰贊事英彥髦士問誰翼侍博物君子潛明神鑒從衆屈己道濟群生為而不恃先天弗違後天降時萬物熙熙懷而慕思顯顯搢紳不謀同辭歲歲岱宗想望翠旗恭惟大行功成不居謙密封禪心掃沖虛榮告不足太平有餘七十二君方之蔑如思樂天德等壽嵩華如何寢疾背世登遐遷幸梓宮孤我邦家龜筮既龍衣吉日惟良未拍太極寧神峻陽野后辯踴長訣輼輬聖靈斯顧豈伊不傷家無遠邇邦靡小大四海無職同軌畢會茫茫原野亭亭素蓋緝輈降駕白虎羽旆龍輴即定玄闥載扃如天斯崩如地斯傾哀哀庶寮煢煢自愍彼蒼者天胡寧斯忍聖君不返我獨旅斯

哀策文 晉張華武帝哀策文曰咸大漸之無瘳哀鑄俎之虛設卯龍輀以長叫痛聖靈之潛逝其辭曰欽惟皇考體道之真德侔乾坤齊曜三辰應期登禘協于天人上虞郊祀下惠兆民（言音）唐虞允得其津撥亂反正故老是賓百揆時序盛業日新恩從雲翔威猶蓬䔖江海靜波岷岳無塵四夷率服莫不來臣肅慎奉貢越裳効珍化此殊俗歸之至淳昔在上聖咸享百年哀哀皇考胡不是臻遘厲彌[illegible]命殯與今昭曠即彼幽玄仰瞻靡怙俯若無天終制尚儉率由典度華[illegible]弗陳器以陶素不封不樹所在惟固貽法來世是則是慕大隧既啓吉日將征鍾鼓雷震白虎抗旌龍輴驤首良馬悲鳴倡者振鐸挽夫齊聲背此崇殿將適下庭玄宮窈窕脩夜冥冥光燈永戢幽闥長扃仰訴皇穹寥廓屏營云誰能忍寄之我情結心墳隴永憑聖靈

論 晉于寶晉武革命論曰帝王之興必俟天命苟或代謝非人事也文質異時興建不同故古之有天下者栢皇栗陸以前為而不有應而不求執大象也羲黃世及以民也堯舜內禪體文德也漢魏外禪順大名也湯武革命應天人也高光爭伐定功業也各因其運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古者敬其事則命以始今帝王受命而用其終豈人事乎其天意乎

晉元帝

晉中興書曰中宗元皇帝諱睿字景文母夏侯氏咸寧二年生于洛陽初誕有神光之異一室盡明所藉藁如始刈及長白毫生日角之左眼有精曜侍中譙國嵇紹少而異之謂其友曰琅耶王毛骨非常殆非人臣之相惠帝幸臨漳中宗從駕是時中宗叔父東安王繇為成都王穎所害懼禍及謀出奔其夜月明禁衛甚嚴不能得去有頃天暴風雨晦瞑微者四散中宗間得脫及遷鎮建鄴以顧榮為軍司馬禮接名豪設官分職隱恤士庶百姓歸心焉初性好酒王導深以為諫乃命左右進觴躬引而覆之自是不復飲也愍帝為胡賊劉聚所沒中宗素服出次舉哀三日於是百僚稱上尊號帝固讓百僚又固請中宗慨然流涕曰吾本琅耶王諸賢見逼不已乃呼私奴命駕將反國群臣不敢復逼乃求依魏晉故事為晉王許之愍帝崩于平陽百僚更上尊號是日即皇帝位 晉陽秋曰太安中童謠曰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為龍永嘉大亂王室淪覆唯琅耶西陽汝南南頓彭城五王獲濟至是中宗登祚先是五錄見于晉陵靈數玄感君合符契

哀策文 晉郭璞元皇帝哀策文曰永惟殿宇之廓寂悲猗賓之莫歆感鑾輅之最駕哀哀裴之委矜痛聖躬之遐往長淪景於大陰乃作策曰王之不極百六作艱鶉集瓊林鯨躍神州懷愍失據海覆岳頹蠢蠢六合罔不倒懸靈慶有底見龍在田聿其極哉我后先天大承運重明繼作撫征淮海馭命再廓仁風旁暢神化潛鑠劇沖思挹居簡行約聖謨日遠玄心遐眞用物與能懷攬群略林無滯才山無遺錯恩靡不懷化靡不被茫茫海域欸塞慕義萬里同塵罔匪王猷熙熙遺黎莫知其寄括綜宇宙混同天地曰功永年曰德慶隆奈何氛厲奄棄聖躬大業未恢皇齡未中天惛其景崐頹其崇煢煢小子藐藐孤沖靡天何戴靡地何憑恍惚極慕若存若終莫焉無聞靡焉長寂聆音靡聞瞻顏失覩窮號罔訴叩心誰告何悲之哀何痛之酷嗚呼我皇違天之感嗚呼哀哉眇然升遐即安玄室煌煌火龍赫赫朱鞸終焉永潛曷其有出明訓長絕小子何述望辰

增欷歸崩慟慓哀不勝方痛過遏寥靈爽安之反眞復質永
合元漢終始得一 令 晉元帝答劉琨等令曰今方岳牧伯之任股肱廢
心之臣萬邦之內九服之外咸見翼戴以隆天威是用辭不獲已而居王位
尋覽所陳矛盾偏遠孤方當雪復帝祚豈可猥居極位昔有夏克
復賴靡艾之勳周室中興由申邵之佐二公鎮御幽朔忠以衛上建功
極難實惠遠略在乎難雪恥於是乎在 表 劉琨勸進元帝表曰
否泰之運古今迭有天子有明德曷常不由多難以隆中興故殷兆殄
周以啟宣王巨猾宗漢乃發光武陛下天授至德聰明神武勞謙恭己卑
以自牧體伯舍經營之誠行公旦吐握之事上崇勤王之義下垂恤民
之量收羅俊人任賢以能綏愛吳東化流殊外戎狄荒服請事率職
重譯納貢不遠萬里功高德邵遐邇歸心況陛下道邁大宗勳莫與
二且以親以賢義貫兼之是以琨敢緣天文人事禎祥之應昧死上事以蔡
尊號願陛下無帝心以群心爲心定其身以萬物爲公則宗廟禁盛不替
於今逆虜遊逝討而威無負於天下無愧於七百矣 又表曰臣聞台宿
在天實承辰極股肱雖異同體元首臣負乘前朝遇充蠻國之出而替
有與憂喜臣聞德合兩儀者固以四海爲公智周萬物者不以一身爲私
舜禹揖讓以隆帝位湯武征伐以濟時難彼四王者遭會不同然要有
異至夫外已存物憂存遺躬其致一也斯於愛民治國應變合道以爲天
下利而已矣況宗廟是陛下之宗廟百姓是大晉之百姓耶陛下若忽七
廟之重逆天人之心絕而不繼因而不採則宗廟不歆其禋祀群生無所
措其手足矣況臣班具臣之列荷累世之恩上懷國家之統將絕爲之
情者哉皆任負發怒手捷平王之幕遊夫慷慨身寒矣豈其之府官
能宣其臣節攄其私忿戮尸斬將存亡同恨臣誠無若人之才實有此
人之憤苟得上憑天威展其微効雖隕九泉猶以明白 又表曰陛下之躬執
謙光允恭克讓偭從吏議示總萬機布蕭蕩之詔開自新之路海隅
漸惠荊南暨聲有生之倫咸被嘉慶陛下量包宇宙明侔三辰執
紙揖應華戎同戴加以王室中微邦甚將絕遺民元元爲命陛下陛
下以德則無所與讓言事固所負荷誠宜遺小禮存大務援據圖錄

居正宸極上副祖宗之心下兆庶之望臣聞必也正名前聖大之春秋傳
曰名以出信名苟不正則事有不從信苟不正則禮義或愆乃載籍
之明誡開塞之所由也 又表曰臣聞天生蒸民樹之以君所以對越天地司
牧黎元聖帝明王鑒其若此知天地不可以無饗故屈其身以奉之知黎
元不可以無主故不得已而臨之社稷時難則威蕃定其傾郊廟或替則
宗哲篡其祀所以弘振遐風式固萬世自元康已來艱禍繁興永嘉之
際氛厲彌昏宸極失御登遐醜裔國家之危有若綴旒天不悔禍大
災薦臻國未亡難寇害尋興逆胡劉曜縱逸西都主上幽劫復沉虜
庭神器流離再辱荒逆臣每覽史籍觀之前載厄運之極古今未
有在食土之毛含氣之類莫不叩心絕氣行號巷哭況臣荷寵二世位則
鼎司承問震惶精爽飛越臣聞昏明迭用否泰相濟天命無改曆數
有歸或多難以固邦國或殷憂以啟聖明是以齊有無知之禍而小白爲
五伯之長晉有驪姬之難而重耳以主諸侯陛下玄德通於神明聖姿表
兩儀應命世之期紹千載之運符瑞之表天人有徵中興之兆圖讖
垂典自京畿殞喪九服崩離陛下撫寧江左奄有舊吳柔服以德伐
叛以刑抗明威以攝不類杖大順以肅宇內純化既敷則率土宅心義風既
暢則遐方企踵昔少康之隆夏訓以爲美談宣王之興周詩以爲休詠況
茂勳格于皇天清輝光于四海蒼生顒顒莫不欣戴聲教所加願爲臣
妾者哉且宣皇之胤惟有陛下億兆攸歸曾無與二天祚大晉必將有主
主晉祀者非陛下而誰是以邇無異言遠無異望謳歌者無不吟諷
獄訟者無不思于聖德天地之際既交華裔之情允合一角之獸連
理之木以爲休徵者蓋有百數冠帶之倫要荒之衆不謀而同辭者
動以萬計是以臣等敢考天地之心因函夏之趣昧死上尊號願陛下存
舜禹至公之情狹巢由矯抗之節以社稷爲務不以小行爲先以黔
首爲憂不以克讓爲事上以慰宗廟乃顧之懷下以釋普天傾首
之望臣聞尊位不可久虛萬機不可久曠虛之一日則尊位以殆曠之浹
辰則萬機以亂陛下雖欲逡巡其若宗廟何其若百姓何

晉成帝

晉中興書曰顯宗成皇帝諱衍字世根肅祖長子也即位後蘇峻
祖約阻兵作逆詔庾亮下壼距之戰于青谿壼等敗績壼死之
卒江州共陶侃溫嶠率衆下討峻臨陣斬之箋末文晉成帝哀策文
闕撰人姓名曰寂極寥廓亞靈遐之哀備物之虛在痛永往之無期乃命史
官述德寄辭其辭曰五德代興素靈啓曜雖光歷世晞三辰重照明
則我皇含貞挺妙玄秀夙達履德冏遠鳳栖遐邈神宇凝爽文明外
潤仁簡內凝舉無遺中鑒無幽微韻隆汾陽道侔垂拱靜恭清穆
冥功日用亹亹神軌固天攸縱爰在陽九皇綱中替姦臣肆逆畢羅
失御升降艱難協應神契靈祚既保顯揚天命三宰務朝晞兩儀
開鏡訓諸阿衡虛己納正九功潛流七德將表方振宏羅發威電赫芟
蕩神鋒一我王道昊天不弔降茲大悔天傾其儀地覆其載大業未究
神爽遷背哀貫三靈痛流萬代爰初不豫大漸在躬啓手歸全神
氣夷沖凝形達識體正履終袞龍既襲玉容斯幽塗醒虛設觴爵
靡酬墳隴莫啓聖跡詭倏冥冥我皇神焉何遊撫膺遐叫攢涕交流
三光告期將歸陵壤陛殞羽翼庭納龍輿玉輪動運錫鸞鳴衡錄
旆徘徊六騶躑躅輕雲蔭軌流風翼車哀哀同軌嘅嘅輓夫長號永
慕泣涕漣洏大塊變運終歸其始哉后永往寧神千祀悠悠上天茫茫
惟已眇然靡憑虛寥焉無侍目翫令儀徽音在耳

晉康帝

晉中興書曰康皇帝諱岳字世同成皇帝崩上即位哀發哀不忍言
政一委中書監庾冰箋末晉康帝哀策文闕撰人姓名曰咸廣厦之室寂
悲俎莫之虛陳痛皇神之邈遠哀靈景之長泯仰瞻宸極俯悲遐邈
軒五情摧裂哀號慟煩冤遂命國史述德銘勳事以言顯功以名存其辭
曰昭哲降靈篤生我皇岐嶷妙哲幼有珪璋含英發耀蘭風載芳厥
初舉建宗國寔是承祗承師友執心淑慎撫猷愷悌金質玉潤固天所啓
應茲靈運入纂皇祚龍騰鳳迅因假任物惟精委順穆穆我皇風流被廣
聰鑒遐照思心內朗應變無方從善如響威儀可憲法物可象罔復無際
群生靡物不覩食如何旦神遊靈爽仰攀莫攀號慕物咸想卜吉有期

將即玄宮太常既建千乘列庭皓袁服翩翩素旌旂蕭蕭寥列輓
夫齊聲六騶躑躅蕭蕭悲鳴是用增哀雨泣雷慟痛貫五內哀切三
情道隆名貴德高彌光灼灼皇猷終然允臧垂美兆祀芳風休揚

晉穆帝

晉中興書曰孝宗穆皇帝諱聃字彭子康帝子也崩時年十九箋末
晉穆帝哀策文闕撰人姓名曰欽明文思允恭克讓忽若布衣忘其尊體
有宗無德允神玉冕旒兩楹委政元輔寄肩公旦外仗尚父都武惟斯
桓武西鄘岷河北清伊洛國陵聿修舊京式敘方振長轡風掃天宇休平
歸馬卷旗卧鼓俾我黎民輕擊壤容與昊天不弔奄背率土哀同過密
痛方劍舄日月不居神道之幽三辰吉良五謀同休祖載華庭吳蓋崇
丘俯執饋奠仰攀龍輀岌岌斯哀飄飄素旍感想平昔人懷慟號
聲毋靈灑涕成流

晉簡文帝

晉中興書曰太宗簡文帝諱昱字道萬中宗少子也 晉陽秋曰桓溫始以
權威入輔永以廢立帝雖登祚內不自安初熒惑入太微尋廢海西公
至是熒惑再在太微帝惡之謂郗超曰命之修短本所不計故無復往
日事耶超云大司馬溫方內固社稷外布經略非常之事臣以百口保之
超假還東帝謂之曰致意尊公家國之事遂至於此由吾不能以道匡
衛思患預防愧歎之深言何能喻又誦庾闡詩云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
泣下沾衣逆如相續 續晉陽秋曰帝弱而惠異中宗深器焉及長美風
姿好清言舉心端詳器服簡素與劉惔王濛等爲布衣之遊箋末
晉簡文帝哀策文闕撰人姓名曰同軌畢至內外咸列素旗宿懸輕轅首駕
執祖行於前殿奉靈輿而遷逝悲神宇之長違痛聖儀之幽翳攀龍
轜以瑞悼撫素扉以泣血爰命史臣敘述聖德揚徽音於飛旌寫哀心
于翰墨乃作策曰肅穆發暉皇曆攸應聖祖啓運哲王遐承悠哉
元后光我中興天基徙挺朝陽再升皇矣聖考合一履中道心玄文明內
融湛湛神儀穆穆靈風望之凝秀即之深沖爰在初齡至性自然永
錫世堂室重玄愔愔素庭翳若丘園遂阿王室婉跡經綸時有汙隆

道無屈伸如彼平流泯矣其津大過之時皇德不競天人革心謳歌徙鄗時惟伊霍輔運以政欽若昊天在此明命龍飛九五饗茲萬國居宗舉契允恭玄默綢繆哲輔虛己仗德天明方曜雖暉翳朗玄化誰陶蒼生曷仰四運忽其遷邁日月飄以飛沉將寧神於玄宇遷王輅於中林背華殿之昭晰即幽隧之重深奉神櫬以永訣兮終天而莫尋神恍惚其若寄泣擗膺以流襟

晉孝武帝

晉中興書曰烈宗孝武皇帝諱昌明中宗第三子也【策文】晉王珣孝武帝哀策曰同軌畢至百司胥亞法物夕陳輼輬風駕龍輴飭奠長號永夜懼鼓刻之遄盡哀良辰之莫借悲宮宇之寂寥痛聖儀之幽化夫至德無名固理絕稱喟然祝史陳辭亦曰予所貴寄窮情於翰墨庶遺塵之髣髴其辭曰惟皇作極五德迭祀康寧復夏武亦隆晉璽豐太宗希夷其韻鎮之者玄撫之者順於穆皇考嗣徽絕軌前聖後哲契合一揆心去其伐行遺其矣廢華任誠捨璧存盲惟深通志群方咸秩惟幾成務能事斯畢未若我皇至則不疾妖妖天網疏而莫失居有以虛守多以少簡則可從易則不擾信及豚魚澤被億兆湛然司契坐一八表固陵既衛威靈赫赫子來既構寢廟奕奕武曰止戈我不極役文教聿脩有邸且格遐有遠邇咸無高深道之所被罔色華音皓獸馴苑素羽栖林殊柯通理異葉同根方融玄化陶鑄斯民雲韶條奏比屋思淳積祐莫膺天罰奄臻太山頹構洪濱竭津何昊之甚何酷之朋自曜旻凶二六代變霜繁廣除風迴高殿帷幌空張肴俎虛薦梓聽無聞詳視同貝人神道殊吉凶有禮龜筮參謀埏隧告啓史臣考吉遊者在陛攀援忪忪惟兄及弟龍輿肅以引蓮前驅紛以旋旋成閬暇以登列馳道旦以逾脩感平昔之所幸豈斯路之復由轅哀唱以翼輿衛駟悲鳴而顧轄違華宇之晰晰即永夜之悠悠奉靈櫬而長訣緬終天而莫收訴穹蒼以叩踴洞五內其若抽傷性命之可曠目人百於山丘芒芒大運靡始不終哲王遺在貴在道融照我皇萬代流風良史式述德音永隆

宋武帝

徐爰宋書曰武皇帝彭城縣綏興里人夜生有神光之異室內盡明是夕甘露降于墓樹少嘗遊下邳遇一沙門于逆旅舍沙門言及中原多故因云江表尋復喪亂能拯之者其唯君乎其意甚切至初高祖患手創積年未瘉沙門因出懷中黃散一裹留之沙門既去高祖追而望之倏忽不見以散治創一傅而愈餘散寶錄之每被金創輒用有驗高祖舉目瞻睇常見二龍在焉始尚微小及貴龍形漸長光色轉明左右侍者亦數見衛興晉陵人韋藪少以占相爲事其言多驗嘗相高祖曰君當位至方伯久之又曰君相轉進貴不可言唯願富貴無相忘高祖北征至洛陽常有紫雲見於軍上沈約宋書曰帝諱裕字德輿小字寄奴初爲冠軍孫司馬桓玄篡帝位遷天子於潯陽桓脩入朝高祖從至京邑玄見高祖語司徒王謐曰昨見劉裕風骨不恒蓋人傑也上清簡寡欲嚴整有法度未嘗視珠玉輿馬之飾後庭無紈竹之音寧州嘗獻琥珀枕光色甚麗時將北征以琥珀治金創上大悅命擣碎分賦諸將平關中得姚興從女有盛寵以之廢事謝晦諫即時遣出宋臺建有司奏東西堂施局腳牀銀塗釘上不許使用直腳牀釘用鐵孝武帝大明中壞上所居陰室其處起玉燭殿與群臣觀之床頭有土障壁上挂葛燈籠麻蠅拂侍中袁顗盛稱上儉素之德故能光有天下克成大業者焉【誄】謝靈運武帝誄曰九有同悲四海等哀矧伊下臣思纏徘徊敢遵前典式述聖徽乃作誄曰舜潛歷山巖高稼泗渚匪德而隱風積乃摩皇之遭世屯難方阻眷此區宇閔闇淪胥大元之季權威挾勞蒲隆安之初主相蒙弱獄牧糾虐朝庭紛錯妖祥乘隙蚊蚋噴躍既擾與區遂斥帝庭亂離斯瘼不後不先寔賴明哲攘手虔旃紀度迴滑餘分成閏擒晉中微僞楚篡籍興暴踊彼僭機勢此英陣推亡必朽固存斯振虛猶負險肆慝遐崩殄我江稼追我臺省民既搖蕩國將遷鼎乘騎歸赫式固皇境弘危濟險弭難釋殆虎騎務隰舟師浮海傾穴尋窠窮幽測昧皆去洛沔息府江沚世一舉千君年踰百和國絕興復家成桑梓荒黠莫恤

猶國誰恥夏典載兩九道是行商誥述湯集攻是并勤彼周流協此經營杖鉞伐鼓赫赫明明乃勅衆師音執我昭誨以三略惠以六韜雲撤周京席卷秦郊復禮嵩洛坐雲愧舊朝既清西関將旋東茵中塗徐稼兼應燕趙革威異萋代惠佯大造澤又四海功格八表悠悠蒼教綿綿川陸北獻鹿表南貢金竹達首延弃穿四夷服寒穴欣日東海玩屋匪惟邇譚靈物皆欸甄日逸天事自天所祐甘露甚草祥雲瑞宿嘉禾連木奇鳥皓獸昔之所感謡頌同音今之所膺幽顯一心宋充虞德晉猶唐欽白梲八紘于茲三齡四維開張九流昭明敦儉務素欽敬見受萌衛規作訓閨掖修經礼樂已甄雲雨未弘將陟并陘薄掃白登北朝涼望飛旌衛輔東岱靈遐王牒金縢天經不仁蒼生寡芬福尸衍遇于我何辜梁願太類甘霧以賴日軌畢至率土咸哀殊方均服緣緣素塊儼然成禮繇管叫如雷吏百老上高如劓其貞氣無遠邊露有期嗣皇擗標群后物悲孰云不戚痛百在茲惟祖之夕流火始變秋月未飛瀟急笳鳴箕嗣哀嗷金鶴虛貪列駕長隊發輦華殿華殿既謝長隊是辛鐘暮嗟歎劉奇開引領攀授客貌睿慮彼

順哀哀百僚長辭含魖奉教百朝執䩞王始從殯五安年歷于祀天光下齊謀壮冰眷遹假微刀筆頗預遊上垂暮侍講接筵狎現脩體則夕登臺從詔三月匪日無是無卑如何且緬邈宵昊儀容未遠聖靈超然收淚卽路含感何言風霜蕭瑟山海蒼茫地昔情矜節逮心傷執兵幽哀實纏我白玉情思如瑤皆蘇岂忘

〔梁〕沈約頌延之武帝謚議曰以冥聖哲同風功美殊稱蓋出乎道者無方故刑于物者不伏惟貞寒人神信通期運愛勘所稟因心則遠英粹之照正性自天體苟潛躍虞周茲舒龍德在陰雖輔負而不悶因時而陽故有來其必有在晉之季皇途荐阻遘擾于紀英雖失馭天鑒靈武民屬聖明不假十室之貢不籍百乘之賦首義驅風一鼓靜亂濊除大階沴殄薄蝕斯亮登庸之基經綸之始者也內難斯弭外圖未輯河華海岱山負固相望荊襄燕亳侯服交侵眷言帝畿思康王路我不爾賀篤遺珉即序斥候之所未羈亭徼之所不譯皆不飾誠請罪欵塞來賓故能洒掃中嶽致廟九山神道會昌寶命既集天禍之而益復身愈先與而儀形帝載稱謀天歷啟王乎文祖班瑞于神宗貫革廢撥文武招紡故展居兩楹坐八表國訓成均之與宇家沾撫阜之仁大矣配天必務之以儉德道固萬葉猶申之以誥言允所謂敎思無窮樹之長世取高上代顧邈前王矣

宋孝武帝

沈約宋書曰帝諱駿字休龍小字道民文帝第三子也元凶肆逆舉義兵克定京邑乃踐帝位年三十五崩在位八年

〔宋文〕〔困〕謝莊孝武帝哀策文曰應門洞皇馳道南除葆輦塗巳撤縈塋將虛哀子嗣皇帝擗摽泣綍號遷旌軺摯七緯之崩淪慟三靈之徂盡百神慕而行雲沉萬國哀而素霜霣衣冠綢遐弓劍不追敢緝謳頌敬揚帝表其辭曰樞電皇根月誕開緒濟濟齊冲陵擢聯華潜二后在天大行纂武克纂克聖重規疊矩昭昭令武明明王猷望雲其遠就日其尊雨零露淇冬暖春暄磬芳納鉅道昭寶門上德無稱至功不器悵悵四始優游六位緩譽蘭深縟言疊秘作儲梁盛昭昉屬分肆帶業閨窮辭經作翰渦起荊河膺揚舉漢泗寧江明江區承雲成左淸郊嘗陰虛館地維不缺氣悯皇燕義庭莊海仲紫路流飛泣血孤泱顧瞻川沂芋費播撫義陵寢園曹鐵皇郊詔師牧甸七景繹華五雲五卷燭雲宛囿邑桁甲滿興落聖宸居集寶攆見王室多故國步方蹇准濟列袞茫江荊毀亂東楚亂常西華汨典動替揮圖要越要前方渙留埒澄綿區成留佩風曉說德星夕映孫露飛甘舒中始殷之猶攸動推恬治翔泳軼礱克宣隆草必搢方堂夥依極劉沐肆曹南務身都官北清鑾固瑶軒春藉草華冬狩綵緯窮文克定壹武郊上卻王祥介丘載佇在盈命究成功弗處柴館中世爲弃前古考業功遠鴻化方亭丹雲承日素景勝星玉几去龍衮綴衣在庭辭重陽之昭昭降大夜之冥冥氣貿炎荊吏謡氣箴文物空嚴鑾和虛衛動發轄之遠遲斷壁羽之容裔出閶門分天地向幽途異身世龍旌翻而青規遠絲洒葭亂而白狼靜靚初宵之寒慘聽秋風之下蒂橋山翔雪穀秋樹日華道結寒松庭昔霜之蓋迫轄上穰推晉萬寓肅其悲靈阿閣其流蕩南維有皇天傾離光不嘗歸屬英聲與瑤實方流華於舞詠

藝文類聚卷第十三

齊高帝　齊武帝　齊明帝　梁武帝　梁元帝
北齊文宣帝　陳武帝　陳文帝　陳宣帝

齊高帝

齊書曰諱道成字紹伯蘭陵人受禪子未在位四年【哀策文】齊王儉高帝哀策文曰降階執禮泣血纏心感容臺之罷御哀恭館之不臨仰神儀而遐絕視區物而傷陰俾茲良史敬修舊則敢圖鴻規式揚聖德其辭曰靈源邃裏肇惟商丘聖功宗夏賢識歸周我皇睿武超冠前猷英風允迪德音孔休月佳敷仁日新義表孝則地均和體天合昭外弘三略內隆七教水旆將傾鼓雖晦象韋弁長纛袞鼓聲響鄉晉解化已洽政刑遂往國圖靡緒民規載奚康世以德綏以貞武威以雷霆潤以風雨六術允昭四義克舉自東徂北遐方即序功被河汧化隆江漢帝眷仰式王維符舜啟步疇屏來登翼贊綢繆總章因依陽館昔在保衡君道斯正要盈博陸亦鑒靈命放晉以忠登明資敬我疑金石功昭舞詠盛鑠荊廣侔商人經謀運樞禁兵接神綱恤宗斯以彼保宗元以刑戡提宗庭服欽至王庭政敷雲行徽猷天造山盤紫莛苑長个草王猷騰輝金凝萬實天爵疑雅地維飫肅邇通一體表裏提福乃亦會斯民昧旦杼軸典文偃武紛尚我服所尚惟簡所保惟賢居尊彌約撫運不延坐座載留風教克宣上兩積儀下達玄泉蹤覺關日應物餘晷旅怡以懷以文樓心以靜滿章晨敬徽言象求迹在區服情深穹顯萬寓食和百一何受職梁甫依儀玄耳遊式輔德伊何昏指民極嵩岳長傾宸暉斯昊假照惟寂遂鑒靡非傷慎終始知微知章五三曰垂範王冏金相照仰之眞式哀結流霜旋王軌之轍錯動旗之遠遊振哀笳於入壁鄉晉悄暉於咸池顧應振而稍遠視機衡而長離風遲遲而懷暮日悄悄其共華風衣冠於喬岳追弓劍之在斯悼丁年之薄祐訴窮心於兩儀【表】劉江淹齊高帝讓禪表曰陛下遠視唐虞承揖讓之典近纂漢魏高謝之禮旣鑒金水昏明之數又協雲雷興替之猶若乃與能之交禪錫之會豈此虛薄所可尊擬昔傅巖佐商拱纔上公營漢冀周名極列伯臣才非古功愧遠聖綠訟不往謳歌寧歸何乏禹圖之實貫天無乘龍之錫伏願陛下遵舜禹之心俾臣守巢由之節則道耀日月澤浸飛泳

齊武帝

齊書曰諱賾字宣遠在位十一年【謚議】梁沈約齊武帝謚議曰臣聞天德平分而四時之名或異聖功一揆而皇王之稱不同蓋取因目因事名由義立故臣萬佐成宰茲典伏惟盡寂窮幾合神獨照德茂姬棠衆之王道冠初鄰之君合精靈於五緯儷貞明於三辰初九勿用英氣凌雲貞揭日月抑揚雷漢龍安風采煥若龍天登庸在試威績雲舉雖屈景浴汗降情尺木而拯世濟民凌發懷抱昔成湯百家仁被比屋文王十里化先寡妻前聖後賢亩規沓矩雲辰雄圖於九江播靈威於夏肉旌旆未麾鯨鯢自殞弗勞羑楚之長無待六事之人義等伐謀功高善陣建有國之符成定鼎之業會朝清明事資於牧野受命作周非止於西伯視瞻寢門孝德光備守器宗祧元良載遠嗣大寶以君百辟敷景化以致隆平守在四夷威行海內固圖寂寞權謀文興八柄馭下九官咸事臨朝凝默尊居若神風行日逝無思不暢至仁與造化爭流靈威與雷霆並齊軌上皇貫蒼昊天下同深泉春無淒風夏無苦雨時若同豫多稔如積三苗不累五刃不砥庠敦天啟儒雅雲集訓闕得宜兆符有序丹徼青丘之野窮蹏交戶之民浮深駕阻迴首革向北夷畏力獻琛內款不藉絡軍之使無假絕漠之威嘉祥雲務合秘瑞泉涌史不輟文簡無虛日方當垂七耀之旗駕八龍之乘登岱中嶽蘇觀群后造化不仁賓上之感慕切遺弓哀同過隙期不居瓊宮將啓勤茲大名宜盡徽極

齊明帝

齊書曰諱鸞字景栖在位五年【哀策】梁沈約齊明帝哀策文曰龍藏既撤備物已陳嚴官無夜夕漏將晨蹕環轅幄攀標廡路容衛弗改軒檻如故望東川而不追仰昊天而自訴列聖同軌謚法樹聲爰詔掌祕式揚鴻英其辭曰五曜在天疇作民主赫矣帝高恭哉嗣武多難固業爰啓聖時惟我皇功符受命爰始濡足坐運機深鴻遊風舉龍動雲陰之郢南沂即豫西陲礎茲大德懷此小心負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百揆

百揆肅肅德浸董荼仁被比屋何遠何邇無思不服副君霣道不忒典謨神器業業事等騶烏民懷奠主后來其蘇皇天眷命授以籙圖臨朝凝睟昧旦丕顯斟酌前王擇其令典不言斯應不行斯踐路寢雕楷辯宮弗宴審言靡墜弘啓上庠執儀四代祖述三王德暉內動英華外揚禮行鐏俎義交幽荒仰庶天德降年未久止極齊光南山獻壽滄海奄竭嵩岱告朽洙非昊穹惟余之咎攀龍訴幾大隧方玄獻世崇陛即宮下泉復階巳遠素幕高褰端闈洞啓歷紼徐前背朱闕以雨轉蕤蓋龍而東度經原野之荒涼屬雨成之去暮代金鈹以清道揭悲笳而啓路極厚地而不追終蒼天而未泉蒼梧驗遠脊徽不泯紀事寂寞寔書司備哲王遵世克播遺塵稱與萬古暉光日新【策文】【原】謝眺明皇帝謚策文曰仰惟早蓄萬邦聖列方遠式遵帝世俾望鴻猷咸以爲無名以化則言變莫宣其道有來斯應則影響無圖其功所以未言配命寄心宗極光照含德允樹風聲伏惟合信四時齊光日月創保大於登庸通機神方受命因時從籍九萬而輕舉天保既定運四海而高臨及開物成務垂拱國細風行草偃化往如神光賢若威內樂外禮輯五材以敎民申三驅而在宥用能盛德形容美書斯畢皇矣之業既乎泰哉之道咸備景化方遠獻世在天龜鑑告期遠日無改仰則前王俯詢百辟畢德稱首允莊鴻名【議】【原】沈約齊明帝謚議曰臣聞君德靡二辟王之名不一聖功無爽堯禹之稱或殊兼以撫世寧亂致平未必同道崇墉增祧嘉號不可相襲伏惟自天誕睿英聖在躬白雲之符風著蒼哉之謠早集賓門納揆天平地成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任總負圖道揚末命值嗣主狂凶人倫道盡宗社阽危鼎爲靡託國難立長亂極治刑四海樂推三靈以眷東向而讓天下功高代入流涕而膺寶位如就重負日昊劬勞躬親庶事撫幸納隍之念義同於罪己拯民厚下之情無廢於終食聰明神武邈與迺聞萬目備張紘綱靡漏御轡不遂寧精聽於輿野大川可濟不待備於舟檝崆峒之下澤靡不懷宗廟之上明無不燭包以宇宙樹以風雨霜露所交人跡所至百姓仰之而不知其始萬物用之而罔識其終上庠發咨未忽焉已久三載勞爲淪施將及臨朝引領思隆雅訓貴遊胄胄俊造成群方將馳世反本既仁且壽告成東嶽高宴汾陽堤化不仁耽世去及放勛之慕不追貢鄉之思空遠殯宮將撤輤軒難留英聲茂實於是乎在【原】任昉齊明帝謚議曰以爲窮神之跡無繼於成名教思所宗言歸於有稱是以則天爲大義盡於巽善武功爲名理貫於斯文伏惟功高五讓道冠三極愛敬始於揚名孝饗終乎嚴配寧卿大度誕君人之符閨庭小節應軌物之訓歷試允諧納揆時序貽厥之寄義均負圖撥棟惟新壓焉將及於是承制宣德定策公卿登嗣后於西鍾反獨夫於侯服既而主幼時艱仍離屯蹇應當壁之祥往息肩之願立德以長紹闡中興擬度天行取則乾健日昊罷朝幽枉必達官曹寂寞國犴空虛虎門肆義大昆協律巖廊有搢紳之談鄉黨無擯議之士既富而教弘此壽治遂使家無蕩子野有栖畝宜其天下於掌握覽八荒於戶牖寵微金穴之家恩絕掖庭之館天應民和祥符拔能上變雲物下濡深泉若乃青丘舟陵之國黃銀紫玉之瑞幽符遠萃詢德報功方將馳道日觀肯宮鳴潭爲而不恃高揖成功百川所以朝宗茲展於爲取正豈所謂中備均貞毀衡共軌者歟【表】【原】謝朓爲百官勸進齊明帝表曰臣聞時乘在御必待先天之業神化爲皇乃叶應期之運況復湯孫有緒慕堯惟德舊邦伃新復禹歸祉大房之推輿寶曆孕育前古昭假四祖克配三靈而嗣命疾咸蕃鄙叛擾委表御寓睿鼎如忽陛下文思體道徇齊作聖苟應龍於崑川飛長虹於漢渠光之瑞昭迴遐邇之實闡色天眷愛發人謀咸贊伏願陛下仰荅靈祇弘宣景命誕受多方奄宅萬國【啓】【原】沈約賀齊明帝登祚啓曰窮惟皇源浚遠帝寶連輝基深慶厚道貫萬葉而藝林函德早樹行悖人經邈聽之所未見宗廟之殆如綴百靈發其動九服迴遑結后來之望惠庇民之主日月以冀遐邇翹心伏惟陛下大聖在躬君德夙表龍章日綠變若麗天納禁壓省門道風遐被春化神行興思不洽獄訟允歸天人戴仰俎飛龍之彤纘纆紆汾陽之遠情運堯心以臨億兆數舜烈以膺寶命雖中宗之興郡道宣后之隆漢德異世同符千載一揆刑措之業方達隆平之基在焉率土合欣懷生戴賴況臣早蒙覆閡夙荷恩靈踊躍外嶽不勝慶謹緝民和式流星渾金歐里抃舞懷冕藻

梁武帝
梁書曰武帝諱衍字叔達蘭陵人受禪于齊在位四十九年 謚 梁帝
高祖武皇帝謚議曰臣聞翼善傳聖曰堯仁聖盛明曰舜受禪成功曰禹
除虐去殘曰湯謚者行之跡號者功之表雖賤不誄貴卑不誄尊而彰
乎名者盛德之嘉號也被於物者必定之實錄也斯所以聲明煥乎金石
昭晰備於絃管者焉伏惟天縱欽明惟睿作聖功超三五聲蹈七十仰之
彌高就之彌遠載濬躍乃武乃聖先是木運告終群后攺歸乾維內備
地紐契崩祧祀阽危公御衎食九牧有倫眥之悲八表興播亮之歎乃躍
歲里水表瑞丹陵雲合星從表寅祝福受終文祖允恭克讓知難首不可
以無歸蒼生不可以無主降分陽之遠志不得已而臨之於是類帝禋宗
革命創制禘郊式展羣萬斯興大寶化與和氣俱宣扇此王風致典
秋帝相亞書言懸日月功格區宇不以累爲貴不以黃屋爲尊政諧刑措
民殷國阜虹旗載卷堡旣戢胄骨象相因環拮無曠天備亨泰重外
平南海侯風東溟奉貢寶骨露凝枝度雲觸石山開麥壁地出玄珪鼎騎
把戲則休屠欵塞太尉旋旌則名王麗角聲教所漸爰暨蟠木之都威令
所行通燭龍之外闢庠建序布菅於成均正俗移風含益於司樂虛納十
亂引詩宣之規廣闢四門弘招賢之德貴矜知難享誠之性黃髮忘疲服
之教加以鑽味微言研精至道文紋所牧之典史傳所讀之書誰輯萬機日旦
千通馳郁郁之聲表乾乾之德允所謂皇哉君哉日用而不知者矣方且告
成岱嶽鏤外中之玉簡昭事泉南秋社首之金繩而文王明夷事符往冊
黃帝橋山痛深前輿萬有人倆傷二辰拖邢人祇懸慕巷山海含悲撫功附方
衮深過密煩寃荼毒貫切憫纏風樹不靜陟岵何期用所以欽若九功仰
稽七德 議 梁沈約武帝讚祚後與諸川郡敕曰歆惟遂古爰及近代顯禪
代興時而成功一揆豈惟靜民穹亂實由符運物悉集故能啓業垂統光宅
區夏齊氏遭茲昏詖斯亡奄及民命爲蠱蠹倒懸非喻朕大懼四海丹復二
象雲悄億兆與峴崗並燎搢紳與鳩出荒共口永言傷悼發憤經營推鋒援
袂電擊風掃攜上天之靈因熊羆之用德未半古功倍前烈齊氏旣欽若
虞夏高揖萬邦兼以冥符先著樂推仮在幽顯宅志辭不獲命俛從虞

寡君臨萬國川墅之懷痛深不無處方欲昧旦丕顯日昃忘勞思與賢
能康濟世道卿擁旄萬里共治是寄當求民瘼留念獄市威勤以御强
猾仁惠以撫貧孤使遠近幽深咸得其所方虛位欽能懸爵佇劾今漢
代璽書獨行於自古晉世班條施用於茲日想加克勉副其側席 令 梁任
昉齊宣德皇后臨朝答梁王令曰承固茲謙指未膺大典將復雅旨良有
憮然夫至寂難原言象所絕故思有律咸通斯在所以異人者神明同人
者用舍王 然上當對越天行德冠二儀化周動生民以來又而已但達
節弘道每儒跡於中庸神照有幾不抑心於鑽仰范宣既譚其下取則
仰聖圖睿鑒敬思是歸慕約雖弘慶賞逐替誠賢者悅義長難
進之風不肖者矜功沮竭力之効欲沮之間所差已遠王何得不魯紆雅
尚允答天人使朕夜艾以安昇朝有預今遣率茲百辟申薦誠若萬致
一企煩言可略 又敦勸梁王令二三夫功在不賞故厲勳之典益闢施作造
物則謝德之塗已冥要不得不强爲之名使發暈有寄王寶天生德膺聖
歷以州事撫衆振而九星仰止不易日月而一儀貞觀在昔歷明陽繁哉異
時遇艱難而康濟者十二卷之師鋤氣凌雲而風跡於萬夫之下辯析天口而
似不能言文擅雕龍而成輪自甚不要在弱冠首膺弓旌客游梁朝聲華
籍甚隆昌季年勤王始著建武惟新綠攢斯在功隆賞薄嘉言靡時
陽之田介山之志愈厲六百之秩大樹之號斯存及擁旄司部代馬不敢南
牧推轂樊鄧胡塵罕嘗夕烟惟彼狡童窮凶極虐不冠其絕禮樂崩
喪旣而翦滅於言詠枉室白羽一麾黃馬底定甲兵鑄下車亦允致
天之屆拱揖群后豐功厚利無得而稱是以祥光疑至休氣四塞五老游河
飛星入昴允功茂勳若斯之盛而退狹乎四履勢卑乎九伯帝有惡焉輶軒
暴止令遣率茲百辟人致其誠應匪席之旨不遠而復 重敦勸梁王
今日朕聞定夫好仁義在廣矇君子行道達斯兼濟未有畫器窮神道藏
章乎天積高與中搏捫頃鼎而弭於惟王衢冠往初功無與二四時等契兩
曜齊明擬度天行取則乾健而匡距艱季道極百王援義而起一戎大定舉
山革草罔不率從用使商庭年作悲周開樹梓傾宮旣散鹿臺靡蓄
盛德大業巍巍若此日者亭歧之聽爰發帝言殊物備禮率由寡昧雖

復雲竿載路清蹕啓行昭德必報功未臻其極而高揖天休遠存克讓俾予未亡興慙曰昊今遣率茲百辟人致誠請庶有感發必爾然降志

【啟】梁任昉爲百辟勸進梁王牋曰伏承嘉命俯策明公逡巡盛禮斯實謙尊之旨未窮遠大之致何者嗣君棄常自絕宗社國命民主剪爲仇讎折棟崩榱壓焉自及卿士懷脯斮之痛黔首懼比屋之誅明公亮格天之功拯水火之切再躔日月重綴參辰反龜玉於塗泥濟斯民於坑岸使夫匹婦童兒羞言伊吕鄉校里塾恥談五霸朝位卑乎阿衡地狹於曲阜明公宜祗奉天人允膺大禮無使後予之歌同彼胥怨兼濟之仁翻爲獨善 又牋曰近以朝命蘊崇旨奏丹誠奉被還令未蒙虛受搢紳顒顒深所未達蓋聞受金於府通人之弘致高蹈海隅匹夫之小節是以履乘石而周公不以爲疑贈玉璜而太公不以爲讓況世哲繼軌先德在民經綸草昧歎深微管加以朱方之役荆河是依班師振旅大造王室雖復累跡殺宋重瓯存楚居今觀古曾何足云而惑甚盜鍾功疑不賞皇天后土不勝其酷是以玉馬駿奔表微子之去金版出地告龍逢之怨明公據鞍輟哭厲三軍之志獨居掩涕激義士之心故能使海若登祇罄圖効祉山戎孤竹東馬景從伐罪弔民一匡靖亂匪叨天功實勤濡足且明公本自諸生取樂名教道風素論坐鎮雅俗不習孫吳遘茲神武驅盡誅之氓濟必封之俗龜玉不毀誰之功歟獨爲君子將使伊周何地某等不達通變實有愚誠不任悽歎輕心重調伏願特膺典策式副民望

【序】梁沈約武帝集序曰文思安安欽明所以光宅日月光華商風所以興詠日角之主出自諸生鎔頂之君少明古學漢高宋武雖闕章句一歎大風以還沛好清歌於暮年大哉天地之大功膺樂推之寶運未或不文武兼資能事斯畢者也我皇誕縱自天生知在御清明內發疏通外繫 爰始貴遊篤志經術究覆中之雅旨晝曲臺之奥義莫不因流極源撥微振藻若前疑往滯舊學空通而超然直詣妙拔終古善發談端精於持論置壘難踰推鋒莫擬有司成誦無假含毫興絕節於高唱振清辭於蘭畹至於春風秋月送別望歸皇王高宴志期促賞莫不超挺睿興濬發神衷及登庸歷試辭翰繁蔚牋記風動表議雲飛啓畫小藝無累大道懷君人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爲下奉上刑於辭旨雖密奏忠規遺草必削而國讓薦政存者猶多逮乎阼膺歸運仰修乾錄載筆握簡各有司存如綸之旨時或染翰暨於設庶靈囿懷樂在鎬鹿鳴四牡皇華棠棣之歌伐木采薇出車杕杜之詠皆詠志摛藻廣命群臣上與日月爭光下與鍾石比韻事同觀海義等窺天觀之而不測遊之而不知者矣竊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君舉必書無論大小况乎感而後思思而後積積而後滿滿而後言者歟而已哉謹因事立名隨源編次

梁元帝

梁書曰諱繹字世誠武帝第七子也嗣位三年

【表】梁元帝爲羣臣勸進梁元帝初表曰蓋聞羯胡逆天邑閶闔受昌登之序象魏致堯城之疑臣聞喪君有君春秋之茂典以德以長先王之通訓少康則杖衆始聯祀夏所以配天平王則居正東遷所以周所以卜也漢光以能補不逮故景歷重昌中宗以不違群議故江東可立天其祚梁必將有主軒轅得姓存者二人高祖五王代實居長功高九有道濟生民非奉聖明誰嗣下武日月貞明太陽不可以闕照天地貞觀乾道不可以久傷寶器存乎至重介石慎於易君黔首豈可以少選無君宗祧豈可以一日無主 又第二表曰紫宸曠位赤縣無主百靈聳動萬國翹首延頸擁醉相扶同歸景亳或是且誦思起屠鄉陛下流首謗外讓德不嗣臣聞星廻日薄數窮雷霆震電者之謂天吉云川流吐霧蒸雲者之謂地包天地之混成洞陰陽之不測而以財成萬物者其在聖人乎故云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黄屋廟堂之下大非獲已所安明翊四衢之鐘盍由應物取訓陛下猶且云文思英雄特達比以周旦則文王之子方之放勛則帝摯之季千年旦暮可不在斯庭闕湮亡鍾鼎淪覆膺是業非陛下而誰豈可使赤眉更立盆子兜器論甚高廟陛下方復從容高讓用執謙尊屬其循行臣儕書證同匪踊見機而作斷可識矣不疑何卜無待鉞自龜曰君公卿失馭禍纏霄極璞珉焉变卸臣等起師戎伐頓無虞不必勸子謀爵侯皆爾宗社不墜賢在軍明令也何若兩申帝啟之避窮羌若此方陳太伯之辭國有具臣謹敢奉詔 又第三表曰昔者百司岳牧卻祈宸鑒以錫珪功既歸有道當盡壁之禮允屬聖明

明而僞詔謙沖宜然㪅遜誕敢載㦤是用翹首楚人固執燋丹穴以求君周
民樂歸越岐山而事王漢王不即位無以貴功臣光武上萬歲羣臣謂紹宗
廟陛下英威茂略雄圖武筭指撝則丹浦不戰顧眄則阪泉自蕩地維絕
而重紐天柱傾而更植欽陛下拂衣而遊廣成登𥄎山而去東土羣臣安得仰
訴萬物何所歸仁兒郊祀配天罍篚禮縣齊宮清廟匏竹不陳豈可以
稽衆議有曠彝典 庾信陵勸進梁元帝表曰臣聞封唐有聖豈丕承帝
譽之家居代維賢終纂高皇之祚至如金行重作源出東莞炎運猶昌
枝分南頓莫不因時多難假纘神宗者也陛下握符執鉞將在御天玉麟珠
衡先章元后神祇所命非惟太室之祥圖書斯歸何止尭門之瑞星躔東井
時安嶠壁雷震南陽初平壽邑宗王啓霸非勞武德之侯清蹕無虞
何事長安之邸正應揚龍旂以饗帝御鳳扆以承天歷數在躬疇與
爲讓豈可遂迴固謙方求石户之農高謝君臨徒引箕山之客未知抗
之不德惟見聖人之不作

北齊文宣帝

北齊書曰諱洋字子進受禪于後魏在位五年 哀策 昭邢子才文宣
帝哀策文曰皐路啓扉輴𩊙弛㩧八挍寀部六御且引摰歷晦而雨泣
仰穹蒼而撫心悲風發而地駭愁雲興而景沉哲王垂範有訓有則武奉
話言光敷令德其辭曰四象更運九天代名通三以王得一爲貞是應乏德寶
啓蒼精風后之陣師尚之兵三奇六合七變五成授柯推轂所向前行野
無宁陣邑少堅城經營四海劬勞百姓芝蓋夕陰羽旄晨映地不愛瑞天
無愛寶既丹其雀又朱其草莫黑已素莫赤匪皓百獸斯踐五靈咸擾
甘露瀼瀼青龍矯矯武功已暢文敎未窮方偃戎旆鈿戢苞弓齊光
日月比祚華嵩而氣侵日下星聞虛中奄捐朝市長棄華戎道宣天命義
閟餘風六緯已散九旗方卷見容衛之虛歸知平生之日遠同乘雲而一異
騎龍之更反清笳奏兮野風急金鼓震兮白光晚千官兆而雨泣萬國哀而
霧泣萬事同盡百慮俱休劍舄來去衣冠自遊音儀已謝神教空留智與
賢與至德當無絕兮千秋 議 昭邢子才文宣帝謚議曰伏惟聖德光
遠神猷弘大初自登庸長策兮所集把尺持刀成務斯在百揆載清四門雍穆
及天眷既屬人謀所歸鳥獸遷情士女革面協順天人拱揖群后龜無上之
尊居域中之大禮盛樂修時和歲稔海內有截天下泰然猶夏憂勞憶兆經營
四國同虞舜之巡省若軒轅之靡寧威武紛紜神功四暢怨西以東化南自北
騁翰海以浴兵登天山而紲馬左崇右拂夷歌成章方朝百神於太華受萬
國於稽嶺升中增封高拱垂衣宗天衆黎庶奄指四海若姚之慕寶貝被含
生稱天作謚抑惟恒數故以名追實盍物來疎量其美屈道從制曰可爲成名

陳武帝

陳書曰諱霸先字興國吳興長城人受禪於梁在位三年 哀策 陳沈炯
武帝哀策文曰望三靈而抑首路九地而崩心哭仍几之將撤慟祖奠之虞
斟黃屋投而白日掩紫極沙而浮雲陰其辭曰悠悠鴻水芒芒坎維
惟帝之系在唐作虞夫正卿之後握此靈符離雲布旅祥星結樞有玆
天錫來拾遺珠爰初發跡斬蛇鞠旅大定番禺載戡海澨承㪚而運
席卷中流王室如綴乃合諸侯負鈇搢衆釋位同謀俱登涿鹿共會
蚩尤道濟一匡功歸四簟爰文宼百官訓于天子儀乘有運事非獲已翠
𡨴贊多貝字赤雀銜書謳歌適夏禮樂遷虞天命負扆正位升壇受圖二
儀協序五緯同符門歌聲趾室詠騶虞奉常定日太卜端時升中備御
方告雍畤天甘玉露地秀金芝休和未治忍罷既徒歎東來穆卜紹絕良醫
羲城匪夫御天街徒躍夏采升榮宮車晏出閶闔移凶充庭四罷百官
宿白之帝衛燈去昭昭之遊日歸大暮之不曉降幽宮而長畢天成堃吉宮晨
戒期文衛如在旌鐸相悲去畢陌而東顧望穆山而路遲目攀龍而空在兔
過沛而何之侍任昂之嚴毒縣奉寂寂之空帷銅爵設於脩松平陵隱於深
栢節鼓鼓之哀音燔燿火於通夕蓛露落而暮田哀玄霜凝而墓草
白銘功德於旗常被歌頌於鍾石迴天儀於清廟祔祖考而來格播美寶與
英聲衡氣高於宗祊 表 陳沈炯爲百官勸進陳武帝表曰臣聞昔帝
秋春四時所以迭代金行水流五德所以互序昔陶唐告禪有虞氏作漢魏禪
讓晉宋以之登庸夫有非常之功有非常之官能利天下者受天下之利陛下
造化之功日用之德寒谷無不去之物旗仰高頭五星夜聚八風通吹晝露呈
甘御雲舒族白狼遠至素雉朝飛天意顯然靈貺可觀

陳文帝

陳書曰諱蒨字子華嗣位七年【文】陳徐陵文帝哀策文曰容車晚駕幄殿晨張旌旐具列翿歌成行好歷轅於丹陛攀龍推於紫庭鐫過窮於屏闈拜橋感於明靈東京飛其瑞露北陸貴其祥星乃詔雲臺之史鴻採咸池之曲叶大雅於鳴金同藏書於群玉其辭曰若水傳帝華風御民重光所集世載于陳赫矣高祖攸哉上昊蟬聯寶曆嬋媛邦禩其皇誕聖膺此家慶道王猶謨神叡懸錄洛書天表河紀五運命納探芳賓門旒詠猶陰克伐震服郢勤王亳道塥攘凶風會昌言聰少皇舍貝杖高陽駕彼軺輶清宮未央獻靈兆庶德洎遐荒舟齊高亭牲長樂肅肅承顏哀哀厲醉悼園恭儉章陵壽納大寶出宗名無聞攸作奠武外歷遺愛寔繁三湘九派雪氣晝昏方折天柱才傾地門甘泉夜照細柳朝屯谷懸山兜猿懸塞源赫赫英聲赳赳群斷過行天討無遺神算無遺掃江淮長驅巴漢九夷百越雷震風渙北類凡邪西戡伊軒斯負墨極勤勞無畏勤民鞠躬昃食宵衣微黃綈阜風猗闥闌曆山飛赫不稍徽訪採猶無取太微百感中孚民雖大畜外戶無門高垣罕守庠情儒雅疑作庠塾御座爲歡臨雍講禮樂兼示樂備九成天文武德地照文明墨展新在儀巾自清速珠合璧耀奕流精獸舞時務含光平帝載維遠三靈允綏大候雨占風荒中來外阻彼鞮譯咸承往帶見日裁斯爲交泰白環西貢玄圭東祖東河佇指北狄思征鉞斧將或瑤琳未鳴是焉去楚日沐而翔儀北何豐穹昊遽頒天禍脈胙重華殷脂仰椎扶林同斯違擇發譽無銜昭祈奚益聽茂陵之鍾鼓拘喬陽之甸易虛芳歸於宸儀終綸絲綿於獅獰三占以吉四海同奔列闡天宇崩號帝闕千闡啟於閶闔萬乘以警於玄蓋朝規風悲於楚道松雨思於邦原鑾旂拂宿盧蹕宿衛之而空尊畢陌平虛流山蟠園紀無還而肅有通韜絳門社之衛金銅青門之廣路思沛邑以東臨懷周京以西顧機神不測性道難稱況窮麻非安可據慕英焉雕卦玄之與禪書函玉牒之與金繩揚英聲而永久共日月而俱升

陳宣帝

陳書曰諱頊字紹世在位十四年【文】陳江總陳宣帝哀策文曰望歷紀而攀撩拜龍蘇而慟絕變五緯而凄悼迴三辰而慘切感川岳而地維傾號穹昊而天柱折千秋茂德萬世鴻名爰詔史臣式序英聲其辭曰嫵水握宿姚墟大虹氣承曆執讓受終重規帝緒陳武王風名山紀迹清廟傳功我后丕承思弘祖業在政恭己臨朝凝默攘纘九功厥和七德寅亮昭著威宣允塞爰發發迹天步艱難運華眺衛北譽龐韓引儀威右軔景朝端祈膺當璧對顯大摸延尊授玉告言飛旌神器有奉性道無名詩頌唐年樂舞虞日仁聲汪濊武義洋溢理訟總衛哉情儺室巡望如禮幽懷咸秩壇無叛授閑儀虔劉治兵丹浦獲醜青丘屠剪且拔管庫方披如龍駕鼓獻雅契書表天丕呈祥地寧丕寶貝神會奇獸嘉穀靈草屈軼抽階飛黃伏皂綺雲舒慶珠星照老廣數丘素弘啟縣庠書林吐穎文匿含鏡南谷侯衛北嶼遐荒窮羅自解周國無傷金英掩色玉床虛像天馭推鐵王畏入御鑄鼎奚益焚衣何處攀鬚幽夜冥冥上山長逝拜白天意祈年守神卜兆宜穹駕迴天銅駭感鉦田出德陽之庭戚動縈紛之衣轉汶洛水之浮橋望偃師之近縣出蕭而未廣隱黃山而不見鐸啟晚而依依馬嘶風而悲悲平原晻落照將風蓋颷而水晴鸞驂躍而山危亀灺寬之舒卷聞野之參差鳥哀哀而鶩鳴松瑟瑟而吟枝異故鄉之紡竹非舊宅之墳塋凡掃秋葉而無盡薦春櫻而順知北邙已斜西陵何有遠宿菴摺便來仁壽春合韶護道宜戶牖於瀛海而恒存並嵩華而莫朽

藝文類聚卷第十四

后妃

白虎通曰天子之配謂之后后者何也明海內之小君也　禮記曰古者天子立后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婦順不脩陰事不得謫見於天月為之食月食則后素服而脩六宮之職蕩天下之陰事　又曰舜葬蒼梧蓋三妃未之從也 舜納二妃生九子娥皇無子女英生商均 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但三妃而已 周官曰仲春詔后帥內外命婦始蠶于北郊以為祭服　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生穜稑之種而獻之於王　毛詩曰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　又曰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　又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者也　又樛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焉 木下曲曰樛木枝下垂故葛藟得而蔓之喻后妃能下逮眾妾使得升列以事上也　又螽斯后妃子孫眾多也言若螽斯不妬忌則子孫眾多也 凡物有陰陽情慾者無不妬忌唯蚣蝑不妬忌各得受氣而生子　又曰兔罝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眾多也　又曰芣苢后妃之美也天下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　尚書曰釐降二女于媯汭嬪于虞 堯女舜妻　尚書大傳古者后夫人將侍君前息燭後至于房中釋朝服襲燕服然後入御于君雞鳴太師奏雞鳴于階下夫人鳴佩玉于房中告去也然後應門擊柝告闢也　史記曰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助焉故易基乾坤詩首關雎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　漢書曰漢興因秦之稱號帝母皇太后祖母稱太皇太后適稱皇后妾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之號至武帝制婕妤娙娥傛華充依各有爵位而元帝加昭儀之號凡十四等　又曰黃帝妃方雷氏生玄囂是為青陽妃嫘祖生昌意妃彤魚氏生夷鼓妃嫫母生蒼林　應劭漢官儀曰皇后稱椒房取其實蔓延盈升以椒塗室取溫煖除惡氣也猶天子朱漆殿上曰丹墀　漢舊儀曰皇后婕妤乘輦餘皆以茵四人輿以行皇后玉璽文與帝同皇后春桑皆衣青手採桑以繅三盆繭示群臣妾從春桑生而皇后親桑於苑中蠶室養蠶千箔以上群臣妾從桑還獻繭於館　又曰皇帝賜后黃金萬斤　又曰皇后食二十縣曰湯沐邑　五經要義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后妃群妾以禮御于君所女史書其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著于左手既御著于右手左手陽也以當就男故著左手右手陰也御而復故　世本曰帝嚳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元妃有邰氏之女曰姜嫄生后稷次妃有娀氏之女曰簡狄生契次妃陳鋒氏慶都生帝堯次妃娵訾氏生帝摯　論語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有婦人焉九人而已 婦人文母也　列女傳曰黃帝妃嫫母於四妃之班居下貌甚醜而最賢心每自退　又曰啓母塗山之女者夏禹之妃塗山女也曰女嬌禹娶四日而去治水啓既生呱呱而泣禹三過其門不入子之塗山獨明教訓啓化其德卒致令名禹為天子啓嗣而立能繼禹之道　又曰湯妃有莘之女也德高而名顯正後宮嬪御有序伊尹為之媵臣佐湯致王　又曰太姜者太王之妃有台氏之女也賢而有色生太伯仲雍季歷化導三子皆成賢德太王有事必諮謀焉詩曰爰及姜女聿來胥宇此之謂也　又曰太任者王季之妃摯任之女也端一誠莊唯德之行及其有身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使子承安而生文王文王生而明聖太任教以一而知其百卒為周宗君子謂大任為能胎教　又曰太姒者文王之妃莘姒之女也號曰文母亦思媚太姜太任旦夕勤勞以進婦道文王治外文母治內生十子太姒教誨十子自少及長常以正道扶持之卒成武王周公之德　帝王世紀曰武王妃太公之女曰邑姜修教于內生太子誦　列女傳曰周宣王夜臥而晏起后夫人不出於房姜后既出乃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母通言於宣王曰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以見君王之樂色而忘德也亂之興從婢子起敢請罪王曰寡人不德實自生過非夫人之罪也遂復姜后而勤於政事早朝晏退卒成中興之名　續漢書曰明德皇后馬氏伏波將軍馬援之女也后年十歲幹治家事勑制僮御內外入計校一以貫之年十三以選入太子宮接待同列而承至尊先人後己發於至誠由是見寵是時後宮未有任育者常言繼嗣未立當以時立薦達左右恐不及身衣大練御者希亮帛不緣諸王親家朝請望見后袍甚麁疎以為綺縠就視乃笑后曰此繒染色好故用之耳老人知者無不歎息性不喜出入遊觀又不好音樂上時幸苑囿離宮以故希從誦易經習詩論春秋

略記大義后志在克己輔上不以私家干朝庭兄為虎賁中郎將兩弟黃
門郎訖永平世不遷 【詩】【[illegible]】所公綱詩曰天地不獨立造化由陰陽乾坤
垂覆載日月燿重光治國先家道立教起閨房二妃濟有虞三母隆周
王塗山興大禹有莘佐成湯齊晉霸諸侯皆賴姬與姜關雎思賢妃
此言安可忘 又曰殷湯令妃有莘之女仁教内修度義以處清謐後宮九
嬪有序伊尹為媵臣遂作元輔 又曾貝朗頌曰於鑠姜后光配周宣非義不
動非禮不言晏起早朝永巷告愆王用勤政萬國以虔 【頌】【[illegible]】劉系新子
氏姜嫄頌曰英英姜嫄寔德之純肇承靈瑞武敏是遵誕育岐嶷昳
贊皇綸播殖之訓萬葉攸循 又啓母塗山頌曰塗山靜居立即悟哉大
禹至公過門不歸明此道訓兹胤是綏仁哲以成永繫天隆 【[illegible]】晉半頌皇
后親蠶頌曰于時明庶扇物鳥帑昏正躬耕帝藉邁德班令嘉禾兆登
肇敷恩郊廟之至敬命皇后以親蠶俾躬桑于外綱考時日於丞蔵韶不
以獻禎御坤德之大格翡翠旗以揚旌爾乃皇英參乘涂山奉輿嫂媛
任於後陳載英衛於貳車千乘隨其雷動萬騎發以星散啓前路於三
宮命巢尤而清衢迤青虬於左角步素螭於右陽登出征蹕 而正位觀
休氣於朝陽步離華而下降手柔桑於公桑嬪妾肅以在事職蠶程
而承筐供副禕之六服昭孝敬於蠶宮風華禮於中宇神化融於八方乃
延群妾宴賜于前降至貴以逮下布愷悌之屋恩禮儀備序巾車迴轄瑲
中黃之禁財散束帛之戔戔袍罩雲布以雨施洪惠播於無原同頌聲發
生民發三靈之永歡苞繁祐於黃國春福嘉以吉旋美休祉於億載豈
百世之曾玄 又晉左九嬪武帝納皇后頌曰峩峩華山峻極太清巨靈遣
流河瀆是經惟瀆之神惟岳之靈鍾于楊族載育盛明我后穆穆應
期挺生含聰綮喆岐嶷夙成如蘭之茂如玉之瑩越在幼沖休有令名飛聲
八極翕習紫庭超任邁姒比德皇英京室是嘉備禮致聘令月吉辰百僚
奉迎登位太微明德日盛群黎欣戴爾夏同慶翼翼聖皇叡哲孔純
愍兹狂戾闡惠播仁蠲烝除穢與時惟新霈然洪赦則詔還后之
蹤禘祫園虛陳萬國齊歡六合同欣坤神抃舞天人載悅興瑞降祥表
精日月和氣絪縕三光朗烈既獲吉希時尋播甘雪玄雲掩靄靈液霏

霏既儲既積衍陽而晞長享豐年福祿永綏 【贊】曹[illegible]妻將韜狄
贊曰嚳有四妃子皆為王帝摯早崩堯承天綱玄鳥大跡契周寔祚
稷契既生功顯虞唐 又禹妻贊曰禹娶塗山土功是急閉啓之生過門
不入女嬌達義明勳是執成長聖嗣天祿以荒 【晉】傅玄班婕妤畫
贊曰威威婕妤履正修文進辭同輦以禮匡君納侍顯德讓對解紛退
身避害志邈浮雲 又明德馬皇后贊曰明德馬后執貞履信素光崇六
行動遵禮度作后作母帝諮厥謀國賴内訓家應顯祚 【晉】左九嬪
虞舜二妃贊曰媯虞二妃體靈應符奉嬪于媯光有此虞沅湘示教靈
德永敷 又周宣王姜后贊曰昭昭宣王克復前制豈豐姜后乃激乃
厲執心至公以悟明世 又納楊后贊曰清和協極二儀降靈啓兹揚族仁
哲誕生微音内發有韻其聲上崇表運作合聖明文定厥祥考卜惟貞
良辰納幣三光朗清元公執贄嘉禮告成卿士庶僚稱其充庭赫赫華
宗奕世載榮惟光其尊在萬載盈受兹介福垂祚億齡 【晉】庾闡二
妃像贊曰二妃玄達含靈體妙弘徽德坤元欽虞寔齊耀明兩繼重光作昭有
邈其微神風遐劭 【箴】【[illegible]】劉楊女師箴曰覩象制教肇經乾坤
家有王義室有嚴君各有定位陰陽是分昔在軒轅陶化正刑刑于壹
閨以臨百官煌煌后妃玄統是閑稚和夫人爰採蘩蘩師表遣而神
引將兇關雎首化萬國承清寶有叔英允作好逑唐媛興嫮武威周審
不回弘濟大猷名揚康妃實登路斯道戰戰兢兢厲省擧市漸進不形
變起無外行難著而易毀事易失而難退動若順流應如發機奉上
維敬撫下惟慈怨豈在明患生不思 【[illegible]】[illegible]辟曰皇后履貞煌煌四星著
天垂睢赫赫后妃是則是效舜納二女對揚其教正位于内實昌殷恭
辛亂如己其則倩怳牝雞亂晨殞我周用施孝成肯見不繼施紀綱王擅
朝權越軼椒房巨猾是緣窮禍弄神器故禍不出所憎常出所愛是
以在昔明后日新其化匪惟言外亦訓于内 【晉】張華女史箴曰茫茫造化兩
儀始分散氣流形既陶既甄在帝庖羲肇經天人爰始夫婦以及君臣家
道以正王猷有倫婦德尚柔含章貞吉婉嫕淑慎正位居室樊姬感莊不
食鮮禽衛女矯桓耳忘和音志厲義高而二主易心玄熊攀檻馮媛趍

進夫豈無畏知死不忘班女有辭割歡同輦夫豈無懷防微慮遠人
咸知飾其容莫知飾其性性之不飾或愆禮正出其言善千里應之苟
違斯義同衾以疑惟不可以遺寵不可以專專實生慢愛極則遷
致盈必損理有固然 【銘】裴頠女史箴曰膏不厭鮮水不厭清玉不厭
潔蘭不厭馨爾形信直影亦不曲爾聲信清響亦不濁綠衣雖多
無貴於色邪徑雖利無尚於直春華雖美期於秋實冰壁雖澤期
於見日浴者振衣沐者彈冠人知正服莫知行端敢美動自行美動神天
道祐順常與吉人 【誄】【漢】楊雄皇后誄曰沙麓之靈太陰之精天生聖
姿豫有祥禎作合于漢配元生成孝順皇姑聖敬齊莊內則純備穆然
丕光肇初配元天命是將志在黎元是勞其勤寔備出自東秩陽谷所始
拂羽勝降桑木蠶于繭館躬執筐曲帥導群妾咸修蠶族分繭理
絲女工是勑退過蒙社中外提福自京遠海靡不仰德去此昭昭就彼冥
冥忽兮不見超兮西征既作下宮不復故庭 【銘】【漢】崔瑗竇貴人誄曰
若夫貴人天地之所留神造化之所殷勤華光曜乎日月才智出乎浮雲然
猗退讓未嘗專寵樂處雲之普覆悼時雨之不廣憂國念主不敢
息息嗚呼哀哉惟以永傷垂日積善之家福慶長脩身以禮道之常聖
人之言義不虛脩身獲報幼莫跂令問不忘身猶存貴人雖沒遺德尚
著于金石垂後昆 【魏】曹植卞太后誄曰華土噴薄三光度陵頹谷踊五行
失錯皇穹殺降喪百姓歔欷嬰兒號慕若喪考妣天下縞素
學者知命殉道貴名義之攸在亦弃厥生敢揚后德表之旒旌光垂罔
極以慰我情乃作誄曰我皇之生坤靈是輔作合于魏亦光聖武篤生帝文
紹虞之緒龍飛紫宸奄有九土詳惟聖善岐嶷秀出德配姜嫄不忝先
哲玄覽萬機兼才備藝汎納容衆含垢藏疾仰奉諸姑降接儕列陰
敷陽觀濟明內察及踐大位母養萬國溫溫其仁不替明德悼彼邊氓未
遑宴息恒勞庶事兢兢翼翼親桑蠶館爲天下式樊姬霸楚書載
其庸武王有亂孔歎其功我后齊聖克暢丹聰不出房闥心照萬邦年踰耳
順阜不匪倦珠玉不玩躬御綈練日昃忘飢臨樂勿讌去奢即儉曠世作顯
悵然知始蹈和履方恭事神祇昭奉百靈陽天踏地祇畏神明敬微愼

獨執禮幽冥虔肅宗廟鍾虡三牲降福無疆祝太其誠宜享斯祐蒙祉
自天河圖出吝不勉斯年嘗禱盡禮有篤無虔莫命有終神食其言遺孤
在疚承諱東藩擗踴郊畛灑淚中原追號皇妣弃我何遷昔垂顧復
今何不然空宮寥廓棟宇無烟巡省階塗髣髴輜軒仰瞻帷幄俯
察几筵物不毀故而人不存痛莫酷斯彼蒼者天遂殲魏都遊魂舊
邑天隧開塗靈將斯浹歎息霧興揮淚雨集徘徊輸柩號呼弗及神光
既幽佇立以泣 【晉】張華章懷皇后誄曰自天陶靈必有徽祥誕在初
載亦曜神光顯膺天祿聿嬪聖皇受氣自然寔聽清和內含茂質外
發英華才兼德榛敬恭惟夙窈窕淑媚柔順婉穆宜慈內政流化
大儀六宮雍雍清我壺闈經綸庶邑積思萬機既臻絹樂玄澤流
衍將翼我后登封降禪氣祲告妖沉結彌留奄忽弗遐弃世高遊聖
上哀懷感切悼心率土縞素遐邇咨嗟音形眇遊靈將焉所之容光幽邈
豈有反期杳杳新宮下絕三泉芒芒陵域合體中原委弃暉章即安
大青 【晉】左九嬪元皇后楊氏誄曰昔有莘適殷妾姒歸周宣德中
閨徽音永流樊衛二姬匡齊翼楚爲鄧兩妃亦毗漢主峨峨元后光嬪
晉宇苑懷聖皇比蹤往古遺命不永此陽即陰六宮號咷四海動心嗟余
鄙妾銜恩特深追慕三良甘心自沉何用存思不忘德音何用紀述託辭
翰林乃作誄曰惟嶽降神顯茲禎祥篤生英媛休有烈光和暢春日操
厲秋霜率由四教容德匪荒行周六親徽音顯揚皇英佐舜塗山翼禹
明明我后與世同矩去胡不造丁茲禍殃寢疾彌留寤寐不康祈禱無
應嘗藥無良有始有終天地之經自非二光誰能不零存播令德沒圖
丹青溫溫元后寔宜茲爲撫育群生思惠滋爲縣名日月垂萬春焉 【宋】
謝莊孝武帝宣貴妃誄曰律谷罷暄龍鄉輟曉照車去魏聯城辭
趙皇帝痛掖殿之既閟悼泉塗之已宮巡步檐而臨蕙路集重陽而
望椒風國軫喪淑之傷家凝貞姒之怨敢撰德於旂旒庶圖芳於鍾
萬其辭曰玄丘煙煴瑤臺降芬高唐渫雨巫山鬱雲誕發蘭儀光昭
玉度望月方娥瞻星比婺敏德素里搢景霞軒處麗絺綌出懋黃
蔽脩詩貴道孺圖昭言翼訓姒悟贊軌堯門展如之華寔邦之媛

苟勤顯陽肅恭崇憲奉榮惟約承茲以遜遠下延和臨朝違怨祚憲
集祉慶譌迴祥皇胤璇式帝女金相聯附齊穎接葩均芳以蕃以
牧燭代暉梁視朔書氣觀臺告祲翊衛藏容華轝毀往柳來瑶
光收華紫禁殺氣朔兮變羅紈白霜凝兮歲將闌庭樹敷兮中雌
響音金釭曖兮玉座寒仰昊天之莫報怨凱風之徒攀經建春而右轉
循閶闔而徑度旌委鬱於飛飛龍逶遲於步趾襟楚挽於槐風唱遷
篁肅於松霧務婚姑射而環迴望樂池而顧慕展組解鳳曉蓋俄今山
庭寢白隧露袖陰重扃閉兮燈以翳中泉寂兮此夜深銷神躬於壤
末散靈魄於天浸 [唐宋]晉潘岳景獻皇后哀策文曰於穆先后儀皇
協運世宗之胤德博化先用儉禮峻任姒隆周后亦母晉終溫且惠其儀
叔慎既慎其儀克明禮教撫翼齊蕃訓成弘援 其慈有威不舒不暴
乃家乃邦是則是効嗟余寡乇仍遭不造靡非持惟然景命弗保心之云
痛痛毋貝亏昊蒼靈筮之良辰啓幽房之潛窓楚武駕之隆杜結龍
轅之嬌馴望壙常而崩摧攸輒轅以増欷口寫咽以失聲目揖逝以殲辰
遐爾絕於宮闈長無覿於縣姆 [晉]宋華元皇后哀策文曰天地配享
化成兩儀王假有道義在伉儷姜嫄佐嚳二妃興媯仰觀古籍窺在闕
覭今朝不然景命鳳翽我膺曆運臨撫萬方正位于內寔在嬪嬙天作
之合駿發其祥河嶽降靈啓祚華陽奕世豐衍朱紱斯皇來翼家邦
實覺度是常緝熙陰教德聲顯揚如何不吊背世殞喪瑶齊無往長去
蒸嘗追懷永悼率土摧傷陵兆既宅將遷幽都宵陳夙駕元妃其徂
宮闈遐寄階庭永虛設祖尸蜀紼告駕啓途法服帷帶褕寄象容重基
輅晻藹帷裳不舒千乘動軫六驥躡轡銘旌樹表翠蓋雲敷祁祁同
軌岌岌烝徒孰云不懷哀感萬夫寧神虞寢安體玄廬 [宋]顏延
之元皇后哀策文曰龍轜繢紼容翟結驂皇途昭晰神路幽嚴皇帝親
臨祖饋躬瞻宵載飾遺儀於組旒綸徂音乎珩佩悲黼 之服御痛
翬褕之重晦降輿客位徹奠禮階乃命史臣累德述懷其辭曰倫昭
儷昇有物有憑圓精初鑠方祇始凝昭哉世族祥發慶膺秘儀景胄
圖光玉繩昌暉在陰柔明將進率禮蹈和稱詩納順爰自待年金聲夙

振亦既有行素章增絅象服是加言觀維則俾我王風始基嬪德蕙
問川流芳猷允塞方江泳漢翔詠南國伊昔不造鴻化中微用集寶命仰
陟天機釋位公宮登曜紫闈欽若皇姑允迪前徽孝達寧親敬行宗
祀進思才淑傍宗圖史降音在詠動容成紀坤則順成皇軒闢飭下節
垂展鷹上清眺側有來斯雍無思不柔象物方臻祲告沴太和既融俄
華委世蘭殿長陰掖金弦衛箴戒凉在律杪秋即穸霜夜流唱曉月外
覘八神警引五輅遷跡噭儀儲嗣哀哀列辟灑零王塀雨泗丹陵
撫奔掉六感今懷昔南背國門北首山園遥酸紫蓋眇泣素軒滅采清
都爽體壽原邑野論藹戎夏悲歡來方可述往駕弗援 [齊]謝朓
敬皇后哀策文曰翬帝舒皁玄堂啓扉祖撤三獻筵卷六衣懷歷
衛而延首想鸞輅而撫心痛椒塗之先廓哀長信之莫臨身隔兩朝時
無三辰旗謁左言光敷聖善其辭曰帝唐遠胄御龍遥緒在秦作劉
在漢開楚肇惟淑聖克柔克令倩漢表靈曾沙膺慶爰定厥祥
徽音允穆光華召止榮曜中谷聲始絺綌教先穜稑者問川流神襟
蘭郁先德翊光君道方披嬪佐求賢在謂無反順史弘式陳詩展義
厚下曰仁藏往伊智十亂斯俟四教因式思媚諸姑貽我嬪則化自公宮遠
被南國軒曜懷光素紛佇德閔予不祐夷謝早違方年冲藐懷袖
靡依家稱實業身嗣昌曜壽宮寂遠清廟虛歸帝惡甲命民神
胥忧乾景外臨陰儀內歎空悲故劒徒嗟金穴爲相告祲宸駕長往鼎靈
遠闈末命是將懷幽泣沛之網繇背神京之弘敞隨蒼梧之不從遠鄧
陽以同壤襲陳象設於園寢映輿鍐於松楸望承明而不入度淸洛而
南逝纓他紼於通軌徒龍帷於造舟迴騁寂其已暮東川澹而不流藉
閨宮之遠烈闡緒女之遐慶始協德於蘋蘩終配祇而表命慕方纏
於賜衣悲日隆於撫鏡思寔泉之罔極託形管於遺詠 [梁]任昉王貴
嬪哀策文曰游衣戒節轜車命服永去椒華長辭嘉福管誠遺經
鍵委塵翰將命啓期寔惟嘉數琳空鄉音其何節姆下當其誰傳游
宮既毀祖饋斯撤爰命史臣宣其來裔坤載既厚內德云助軒五有敘
姬十斯徵誕啓邦淑選自良家爰登六列象服委蛇青綺丹纁辰衣

素紗肅雍婦職僉曰俞往贊景望舒方娥明兩心前歡慶軒中嫡郎
典栝不衍朏魄無爽式陪璽覲有事蠶宮降輿訪道其我王風宜
禮擬旦縝樂房中居貴能降在盈思沖仁者必壽彼茅者符如何
不淑萬化齊終薦馬車告殯安既殫翬翟以陸離帷帳紛其舒發
出徃宮而其徂經未央以西轉池沸頤而佇前服馬嘶而不踐霜雪非徹而初
被野空籠而始彫促虞泉於薤露挹悲翁於短簫爾毋以子中貞茂乃
前哲申前齊削以從疑萃麻絪之輕殺逢副君之天至賦自華之縟
歆庶清廟之欽欽非壽原之永辭 補遺 宋謝莊殷貴妃誄序
維年月日皇帝曰咨故淑儀殷氏惟爾合徽挺懋要光素里友琴
瑟共行實華崇報奉軒景以承明發逝處椒風以婉變外名幽闌之
範勤曰萬層闓繁祉之慶方隆蕃世而當春掩藻中波淚淚朕用
震悼傷于厥心松區已前芳泉宜將遂宜旌德第行式衍聲芳規前有
靈尚茲鑑渥嗚呼哀哉 詔 梁沈約梁武帝立內職詔曰刑于之
訓周文所以表德壺闈失序漢氏所以喪邦並被諸方策式昭戒勸魏
晉以來雖去簡薄而內職名號猶差不同在宋大明始置列職徒
設九品且擬外朝填委椒掖徵貴無已自此相仍雖以成習昭陽九華千
門萬戶朕受命自天始基七百思所以立房闈陶啟方來前代職品所
宜因革外可詳議務令該允 陳徐陵陳文帝登祚尊皇太后詔曰朕
以虛薄才非弘濟竊守藩維常懼盈滿豈圖荼炭不弔國步艱
難皇嗣元良藐在嶠渭二后聿迎川塗懸從六傳還朝奄留杳白今
國圖無主家業事隆上奉父母之嚴親下畫群公之庭事逮以庸質
外籌帝其對揚大化彌增兢懼今宜式遵舊典奉上皇后尊號為
皇太后御筵訓宮一依前典若中流靜晏皇嗣歸來輔當解紱於其
山之陽歸老於瑯琊之國復子明辟還承寶圖若問與秉無媿國縷
表 梁江淹為建平王慶皇后正位章曰伏承以嘉月惠時屑耀宸正
輦所昭品稽組在飾休偏由夏塗殷靈昧伏惟岳曜靜德式懷謙順
升降國傳左右詩史夙嬋茂資早摛芳訓衍教紫庭履執華屋膺激
綺組風儷家邦 梁沈約為六宮拜章曰蓬闈非質嘉淑無箕越自

幽衡登軀宸漢奉日月之華侍巾櫛之末何以副鸞鷟之盛序奉
屬車之清塵 陳江總為陳六宮謝章曰恭膺禮命愧集丹禁之顏
拜奉曲私愁縈戰引之色曾宮夜火伯媛匪稱烏楚謝奔濤貞姜何
懼出豈期日月騰影風雲寫翻遂復征崇九御聲高六列象服增華
丹轉耀不何以弼佐王風克柔陰化兢惶並集追想流荇之詩荷據相
并遂失鳴環之節 表 宋傅亮請立貴嬪為皇后表曰有虞始德觀
化媯汭夏后創業塗山作合咸以淑哲垂文曲頌伏惟貴嬪誕秀令族
亶宗貞高胄膺昭明之量兼聖善之行金璽未授而玉瑞先顯表贊
天休昭曜后祚自伴先典昔蹤往訓而猶潛光未即皇統進違二儀烟
煴之德退闕繫象蘋曜之儀群僚百辟所以爽行陛下欽若天秩祗
贊帝祉欽崇盛禮俾君萬國則六合承風天下幸甚 魏陳王曹植上
卞太后誄表曰大行皇太后資坤元之性體載物之仁齊美姜嫄等德任
姒佐政內朝惠加四海草木荷恩含氣受潤庶鍾元吉永膺萬祚何
圖一旦早棄明朝背絕臣庶悲痛靡非告白闔銘以述德誄尚及哀是以
冒越諒闇之禮作誄一篇知不足贊揚明明貴以展臣慕之思真哀荒情
散不足觀采 晉左九嬪上元皇后誄表曰伏惟聖善宣慈仁洽六宮含弘光
大德潤四海妾聞之前志卑不誄尊少不誄長揚雄臣也而誄漢后班固
子也而誄其父皆以述揚景行顯之竹帛豈所謂三代不同禮隨時而作者
乎 魏溫子昇魏帝納皇后群臣上禮文曰臣聞軒轅乃神西陵以之
作合夏后至聖塗山於是來嬪伏惟陛下龍飛纘曆大明理運長秋既建
陰教有主授命無窮克隆基長世普天之下莫不欣躍 陳江總為陳
六宮謝表曰鵷笈晨啟雀釵曉映恭承盛典肅荷徽章步動雲桂
香飄霧縠佩纓徽紛無情拂鏡愁縈巧笑畫眉臨鏡妾聞漢水湄
珠人間絕世洛川拾翠仙處難儔或有風流行雨窈窕初日聲高笑價
起兩環乃可桂殿迎春蘭房侍寵借班姬之扇未掩驚羞假蔡琰之
文寧披悚戴 論 宋范曄皇后紀論曰周禮后王位宮闈同體天王夫人
坐論婦禮九嬪掌教四德世婦知喪祭賓客女御序于王之燕寢順宮
分務各有典司女史彤管記功書過居有保阿之訓動有環珮之響進賢

才以輔佐君子哀窈窕而不淫其色所以能宣述陰化脩成內則秦并天下多自驕大宮備七國爵列八品漢興因循而婦制莫釐高祖帷箔不修孝文衽席無辨而選納尚簡飾玩少華自武元之後世增淫費至乃掖庭三千增級十四及光武中興斲彫為朴六宮稱號唯后貴人金印紫綬又置美人宮人采女三等明帝事遵先旨宮教頗修登建嬪后必先令德內無出閫之言權無私溺之援可謂矯其弊矣孝章以下漸用色授恩隆好合遂忘災蠹自古雖主幼時艱王家多釁必委成冢宰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唯秦羋太后始攝政事故穰侯權重於昭王家富於嬴國漢仍其謬知患莫改東京皇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禍速身犯霧露於雲臺之上家嬰縲紲於圄犴之下湮滅連踵傾輈繼路而赴蹈不息燋爛為期終乃陵夷大運淪亡神寶詩書所歎略同一揆

【行狀】梁江淹宋建平王建太妃周氏行狀曰竊聞夙寐之譽非黃宋所歎三食之門寧卑家所述誇畏裒虛美於君后故空名於鼎貴然昔有漢臣誄行晉史書德者亦去實而已為太妃稟巽離之正和函雲露之中氣凝采髫歲賁章笄年若乃彤管女圖之學纂組紃縞之工升降虔謙之儀柔靜嘉順之節莫不中道若性不嚴而成故譽滿帷閫聲播軒殿

藝文類聚卷第十五

藝文類聚卷第十六

渤海歐陽詢撰

儲宮部

太子妃 附 公主

儲宮

周易曰黃離元吉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尚書曰惟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於盟津之上乃告司馬司徒司空又曰太子發升于舟中流白魚入于舟王跪取出涘以燎群公咸曰休哉 尚書大傳曰天子太子年十八曰孟侯孟侯者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者問其所不知也 尚書洪範五行傳曰心之大星天皇也其前星太子也後星庶子也 禮記曰王太子王子群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九入學以齒 又曰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 又曰國君世子生告于君接以大牢宰掌具又曰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其一知父子之禮其二知君臣之義其三知長幼之節故父子焉君臣焉長幼焉一人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 左傳曰九月丁卯子同生以太子之禮舉之接以太牢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 白虎通曰天子之太子諸侯之世子皆就於外者尊師重先王之道也 曲禮曰禮聞來學不聞往教也 賈誼書曰文王使太公望傳太子發嗜鮑魚公不與曰鮑魚不登俎豈有非禮而可養太子哉 春秋外傳曰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鬭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晉聞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藪不防川不竇澤靈王不從 又曰師曠見太子晉曰吾聞太子之語高於太山願聞一言太子曰吾聞太師之來喜而又懼汝知人年長短吉凶也師曠曰君色赤君聲清火色不壽太子曰然卻後三年吾上賓于帝汝慎無言殃將及汝太子時年十五後三年而卒 史記曰厲王出奔彘太子靜匿召公之家國人聞乃圍之召公以其子代太子太子得脫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十四年厲王死太子靜長於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是為宣王也 又曰上欲廢太子立趙王如意大臣諫爭未得堅決張良為畫計曰顧上不能致者商

山四人今能無愛金玉使太子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則一助也於是四人至侍太子入謁年皆八十餘眉鬚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之四人各以名對帝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常避逃我今何從太子遊四人去上目送之指示戚夫人曰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可動矣 漢書曰孝景王皇后武帝母也內太子宮太子幸愛之生三女一男男方在身時王夫人夢日入其懷以告太子曰此貴徵也未生而文帝崩景帝即位王夫人生男是為武帝 又曰孝元皇帝宣帝太子也母曰許皇后宣帝微時生民間年二歲宣帝即位八歲立為太子壯大柔仁好儒 又曰孝成皇帝元帝太子母曰王皇后元帝在太子宮生甲觀畫堂為世嫡皇孫宣帝愛之字曰太孫常置左右年三歲而宣帝崩元帝即位帝為太子壯好經書寬博謹慎初居桂宮上嘗急召太子出龍樓門不敢絕馳道西至直城門得絕乃度還入作室門上遲之問其故以狀對上大悅乃著令太子得絕馳道 東觀漢記曰建武時天下墾田不實詔下州郡檢其事帝見陳留牘上有書曰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詰吏由趣吏不服抵言於長安街得之帝怒時明帝年十二在幄後曰吏受郡勑當欲以墾田相方耳帝曰即如此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為准帝令詰問乃首服如顯宗言 魏略曰太祖孫時五太子太子自疑是時高元呂者善相人乃呼問之對曰其貴不可言因問壽幾何元呂曰其壽四十至四十當有小苦過是無憂後無幾而立為太子 魏志曰明帝文帝太子生而愛之帝常令在左右數歲而有岐嶷之姿武帝異之曰我基於爾三世矣每朝讌會同與近臣並列帷幄好學多識特留意法理 吳志曰孫登權長子也立為太子選置師傅詮簡秀士以為賓友諸葛恪為左輔張休為右弼顧譚為輔正陳表為翼正為四友於東宮號為多士 公鎮武昌或時獵當由徑道當避遠良田不踐苗稼至所憩止又擇空閑之地不欲煩民 王隱晉書曰初武帝未為世子文帝問裴秀人有相否秀曰中撫軍立髮至地手過于膝人望既茂天表如此非人臣之相 又曰愍懷太子名遹少而聰惠帝愛之六七歲時帝夜望火太子牽上衣裾使入闇中上問其故太子對曰暮夜倉卒宜備非常不當與

近火光令人照見 世說曰晉明帝數歲坐元帝厀上有人從長安來帝謂曰爾言長安遠日遠明帝曰只聞人從長安來不聞從日邊來自回宜遠帝大奇之明日群僚並集帝更問之答曰日近帝失色乃謂曰何以昨語異答曰出門見日不見長安衆莫不嘆異 【詩】 宋劉孝威重光詩曰重光儲后宜制義也赫赫重光明明二聖 帝作儲述禮和樂正中儲置傳高堂懸鏞其酌不窮其明迴盛德 晉孔甾民齊依詠明明二聖赫赫重光風神耀落容止汪洋瞻彼譏扇哉 抑載揚何斯天穎如珪如璋願閑有那遊夏升堂以卿以士惟公惟王思媚儲后願哉樂康允克柔茍陰兩齊之說洗纓儲道之道之以禮齊之以理則探聖言則窮神訓丁四國覃于萬民又奉和簡文帝太子詩曰太子天下本元良萬國貞周儲推上嗣漢世懋重明前星出瑞彩脊雷揚遠聲三善傳樂正日行紀司成九流遍已辯七略咸所精博聞殆子政高才變長卿禮尊逾屈已德盛畢情仙氣胎鍾柏儒道推柏梁延賢博望苑睨賸邑安城園綺暗金路浮丘侍玉笙智惠長前殿芬端士後垂纓九仙良並重四海更傾班輪門羽乘甲觀寄道行 【賦】 晉陸機述太子賦曰憩古人之遐迹崇先聖之弘基兢入素之秘奧浚二儀於大猷匪往昔之常弊定當世之舊儀稟休和之上性應五百之運期奮與寧之高論作敍懽之嘉詩越丈章之常撿勸不學之妙辭蹈所衣之所難闡善道而廣之道無深而不測術無細不敷論古賢以歎息覩訪佞以歔欷歷精思於訓詁忽日移而忘劬雖明略而無上猶博納以自扶實故老以勸俗諷六經以榮儒嘉通人之達節矣俗之守株賤大壓之嚴厲揚愷悌之和舒惟凡百之詠德威恩惠之有餘信清風之休著非臣下之敢虛乃作頌曰明明太子既叡且聰博聞強記聖思無雙侍之左右如虎如龍俊在側旁無諛邪當不忘淹尊而恭恭研精書籍留思典同建斗可立議所然發蒙天下延頸歌頌德音聲之於古見之於今深不可測高不可尋剩法萬載垂此休風 【箴】 晉羊嬰作ㄖ箴曰勿謂其微覆簣成高勿謂其細巨由纖毫安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話言如絲而萬里求享無以處極而利在求貞是以太子之在東宮均士抗禮以卑厥情入學齒讓稱先生不以尊貴自厲不以貴為恭惠有

虞之蒸蒸尊周文之翼翼晨昏靡違夙興昃息師傅是贍正人
在側屏彼佞諛納此亮直故傅敬德義臣思盡忠或稽古訓道惟
道之不融或造膝詭辭懼谷之蘊崇惴惴兢兢思三雅之道風監乎
九三天祿永終近臣司規敢告常從 周王褒皇太子箴曰臣聞教化爰
始詠歌不足政俗既移風雅斯變伏惟皇明御宇功均造物敢文為質
斷雕成素皇太子海雷居震明兩作離春夏干戈秋冬羽籥叔與台聽
五稱之對師曠降四馬之迴以太史官箴虞人善所誡永樹芳烈丞相
所以重文深觀安危太傅以之陳訓敢自斯義敢箴云爾 天生蒸民
司牧斯樹咸秩庶績式昭王度惠民垂統元良 兩儀闢止離明惟撫
大啓令問令望聞詩聞禮從曰撫軍守曰監國秋坊通夢春宮養德
枯柴獻書荀攸觀貝元子為士齒御命秋御廝從門迴車作室正陽
君任喬枝父道言子所崇忠孝為寶貝勿謂居尊禍福無門勿謂親賢
王道無偏無為處始無為事先損之又損而全之亦全無往不復無亡亡
彼美殊甘言無不為累則哲惟難知人未易居室為善合險無棄亡

保其存危安其位神聽不惑天殷斯降文昌某有於前星拒由於守
器庶僚司箴敢告閽寺 隋魏彥深皇太子箴曰無謂父子無間江充
擁蠱無謂兄弟無猜劉僧起舞 誄 梁元帝愍懷太子誄曰明明
皇子成命既駿厚又皇家載生淑亂茂德克廣仁孝明雋勇當克無疆
光紹有晉如何不弔暴離咎興曾是遺懟匪降自天天命何遠祚遂喪
華年嗚呼哀哉況雲既徂日月增暉靈寢窮可贈窮兇難任招魂東
反靈柩西歸傷我哀后宮為踐成衛哀臨奔凶服號列追恭微塵
與言斷絕敢誄遺風庶存芳烈其辭曰 [illegible]皇太子誄曰竊以紫微有
命既集天祿永綏篤生太子恭德承茂平紹大烈時惟洪胄奇穎發
翹清藻在秀誕自幼蒙速事武皇辰矣太子播此瓊芳允矣聖祖
無言不臧婉變東興名稱德昌龍集庚辰六日月改度赫赫明明我皇登
祚嚴登伊何皇統是荷華紱重采翠蓋垂葩簪為瑛阿瑕玉衡吐
和聿來在宮體亮而誠肅雍皇極思媚皇庭亦既步興乎適師咸道
何年之妙而察之草讜言必復乖義則考惟天有命太子膺之惟

皇有慶太子承之當究遐年登茲胡耇緝熙有晉克構帝宇如
何晨北薨我朝聽仰索皇家惟塵明聖惴惴太子終溫且敬衛衛
即罪掩瘞祖命顯加放流懼肆媢毒痛矣太子乃離斯酷謂天蓋高
訴哀靡告鞠躬引分頗景攜剝嗚呼哀哉凡民之喪有戚有姻太子
之殁傍無昵親瑞跡嚴宮絕命禁闈幽柩偏寄孤魂島歸嗚呼太子
生冤殁悲心定夫有怨尚或殞霜矧乃太子萬邦攸望普天扼腕率土
懷傷精感六沴各衛紫房爰茲元輔啓我令圖王赫斯怒天誅靡遁攙
搶此掃元凶服罪仁詔引咎哀策東徂光復寵祚紹建藩孤於時曜服
參為畢陳庭旅舊物室有故臣親去太子不見其人嗚呼哀哉既膺腐
川靈沸左廻三軍悽烈都邑如隕慨矣穹蒼數命我懸悵 哀策 齊王
融皇太子哀策文曰纁幕啓塗鈞池從輅背府旋行枝舁且引皇帝痛覆
盛之闕本哀亡世之有亡惆含暉乎崇正顧掩歆於承光式瞻元良永懷人
寶俾茲史策載錄風猷其辭曰居辰北極在日重暉誕惟妙善克自生知
資神為親合聖如規地儀欽位月純丹期哀纏胤朝燧改歲時經嗟不

溢昔日桂無嗇儻終心禮且我帝慕思皇下武繼我上德將叶人神永貽家歷
用稽前典實允儲則庸器改物微號出名往辭綠蓋來馭朱纓旂旗
旂旋宵鶩前肅辭明守器宮華訪安永福上滿勝軒初晨戒殷屢色伊滿
殷僚載肅雲誠莫成遐祕空解氣程月志祲動年司素娥犯列青雲
失此中楹軒夢當戶陳寺茂桀毀方恭墜反軒戶高議虞演奇文徒說
遠猷上靈長遠昭世黍結依慈哀震辰華棣嗚呼哀哉軒光高叡庭
帳深陰旗開畫擁夜沉仍龍衣未敢谷蟻如臨暇徽衛而可慕撫副子
之純心嗚呼哀哉皇弁告期啟衣請日籍域展囿揚旌獻吉文物充階
且停在位松蓋挽之哀淒視風煙之驚愁嗚呼哀哉飾塵鞚而南指轎
旌羽而北徂車結轍於雕轂馬緩節於金薤寄靈心於萬象增戀戀於
國都嗚呼哀哉光徒靡而欲沉山荒涼而遂晚城闕緬而何期平原忽而
超遠情有望而弗追顧如疑於將反嗚呼哀哉梁王筠昭明太子哀策文
曰皇舉輅我我龍驂踞步前翻前驅雲旗北徐卓帝哀纘明之殁罷痛
翻德之徂芳御武帳而傳隔臨甲觀而增傷式稽令典載揚鴻烈紹胤

德於旌旆求傳徽於舞綴其辭曰式載明兩實惟少陽儀天比峻儼若騰光睿哲膺期旦暮斯在識洞機深量苞瀛海立德不器至功弗宰寬綽居心溫恭成性循時孝友率由嚴敬咸有種德惠和齊聖括囊流略包舉藝文徧該緗素殫極丘墳騰褒先積儒墨區分瞻河闡訓望岳啓揚芬雲物告徵祲沴褰象星霾恒曜山頹梁壞厥儀上賓德音長往具僚無蔭諸丞安仰嗚呼哀哉首夏司開麥秋紀節容衛徒警菁華空絕書幌空張談筵罷設虛饋鏤鏤孤燈暗翳嗚呼哀哉簡辰請日筮合龜貞幽埏夙啓玄宮獻成武校齊列文物增明昔遊漳水賓從無聲今歸郊郭徒御相驚嗚呼哀哉背絳闕以遠徂轥青門而徐轉顧龍道而詎前望國都而不踐陵修坂之威遲䧄平原之倏忽騑躊躇以酸嘶挽悽鏘而流泫嗚呼哀哉混哀音於蕭籟變愁容於天日雖夏木之森陰反寒林之蕭瑟既行反而復缺如有求而遂失謂天地其無心遽永潛於容貝嗚呼哀哉 【詔】 梁武帝立皇太子詔曰非至公無以主天下非博愛無以臨四海所以堯舜禪讓惟德是與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格于上下光被四表今岱山宗守基天步艱難淳風猶鬱黎民未乂自非克明克哲允文允武豈能荷神器之重嗣龍圖之尊晉安王綱德行內敏威惠外宣群后歸美率土宅心可立綱爲々天子亢百年勝殘方流餘慶畢世後仁永固洪業 梁沈約立太子詔曰朕猥當期運係迹前王思所以長世儲樹嫡守器承祧乃立茲抱群識攸惟七百建茲家維仰副宗祊永華祚垂之萬葉百辟咸以元良之寄有國莫先自昔哲后降及近代莫不立嫡開統本基克永無疆之慶非獨在余思覃遐澤被之遐邇可賜天下爲父後者爵一級王侯以下量錫幣帛 後魏溫子昇魏莊帝生皇太子赦詔曰有國之善事屬元良本枝百世義鍾繼體朕應天符承命握圖受籙景祚唯新十年以來今月吉辰皇太子誕育月彩雲旋日神光照殿方開博望將起龍樓遠近同歡人神共悅便可大赦天下 【教】 魏文帝答卞蘭教曰賦者言事類之所附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故作者不虛其辭受者必當其實蘭此賦豈吾實哉昔吾丘壽王一陳寶鼎何武等徒以歌頌猶受金帛之賜蘭事雖不諒義足嘉也今賜牛一頭 【表】 晉張儼請立太子師傅表

昔賈誼為漢文帝陳周成王為太子以周公為傅召公為太保呂望為師又立三少皆上大夫使與太子居處左右前後皆正人出明禮義以導習之故能光濟文武興隆周室伏惟陛下命世應期順乾作主皇太子以天然之姿為國上嗣朝廷以四海未定國家多事師傅之官闕而未備臣愚以為高祖初基天下造創引張良叔孫通出為師保入與朝政宜博采周漢故舊備用將相名官輔弼太子於是以濟贊洪業增暉日月實為光大也 魏卞蘭贊述太子表曰伏惟太子研精典籍留思篇章覽照幽微才不世出稟聰叡之絕性體明達之殊風慈孝發於自然仁恕洽於無外是以武夫懷恩文士歸德竊見所作典論及諸賦頌逸句爛然沈思泉涌華藻雲浮聽之忘味使聖人復存猶稱善不暇所不能間也昔舜以蒸蒸顯其德周旦不驕成其名豈圖南面之尊以發假稱鼎足之盛以取譽哉夫至尊至貴能令人驕不能令人恭故桀不能變龍逄之心紂不能易三人之意仁近服遠非德無施今太子博納多容濟善奇崎與學無常師唯德所在思無所思唯德所親觀士察人毫毛無失望色則知其情覽始則達其終退僞辨於未言絕巧於未形其所作羅珠類璧觀成聲然生於性明出自然太子所行憂然休著皆群下所常吟咏誠不復須臣蘭揚懿美褒稱盛行然後今夜光之璧顯於金匱隨侯之珠彰於韞櫝者也今相鍾繇大理王朗海內英儒國家柱臣博物多識通洽君子年者德茂所更多矣若辭者與論水觀前世者不可為言然咸歸太子巍巍之美敘述清風言之有味聽者欣欣忘日之夕流聲布於無窮揚芬於四遠所言若麟龍發足羣獸追風鳳鸞翔羣鳥隨風小臣區區嘉樂無已就怡綿綿之篤志萬願之言謹冒上賦一篇以攄狂狷之思 宋謝莊慶皇太子元服上至尊表曰伏惟皇太子殿下明兩承乾元良作貳抗法迂身英華自遠繁以備中禮以治外之善克懋德成教尊今日昭辰顯加元服對越祇之望傳上庠之歡率天歡世莫不載躍 又皇太子元服上皇太后表曰雖紫承辰極光暗極敏閒東華飛英上序樂正歌風可成頌德清明神錄 四文在躬練日簡辰顯備元服樂三王之教嗣少陽之重 梁簡文帝謝為皇太子表曰伏見詔書以臣為皇太子有命自天寅駭驚物聯鴻名冊與爰革膚淳勢舉千

釣方茲末重高搏九萬比此非遥臣本凡蔽實無取特以無慶雲霄
馮暉藩極鳴玉内侍指麾外蕃猶懼不任尚疑曠職况復監撫守從
道著前經恭敬温文義彰昔記震維體絶離景事尊養德北宮贊
業東序親平非擬漢莊靡繼臣牧拙樊漢始獲言歸遂以下才屬
當上嗣事異定陶之舉有類東之冊将何以著三善之德延四皓之遊
屈叔譽之辭下蘭之頌又拜皇太子臨軒音謝表曰臣聞國暉離天作
雷居震必資令德寔建賢明臣本空薄器業無取已動好學之志且
之豊下之安叨逢慈舜事出希世方將問安於侍門視膳天幄奉陳參之
示嚴敬言之書出龍樓而祗召乘車馳道侍鑾輿而巡幸說經孔庭
足踐門闕風雲之勢斯近飛陵倒影神仙之舉超然何以允副元良和鼎
守器逢師曠之履值史丹之迹　又上昭明太子集别傳等表曰若夫正少
陽之位主承祧之則口實為美唯稱啓誦自茲厥後罕或聞焉昭明太子
稟仁聖之姿縱生知之量孝敬兼極温恭在躬明月西流功有文章之敏
羽翁東序長備元良之德非假二疏寧勞四皓虚懷其經史十習其藝
長聞漢說豈止傳經延質壽春能賦問疑　宋據書拔懸陵而已哉至於
何追星類騰續地尊瀛嗣外陽之術無徵任比周儲終山之駕不及臣以
不自妄作明離出入銅龍瞻仰故實思所以摛揚盛軌宜在德音抑揮昭
明太子别傳文集請備之延閣藏諸廣内永垂茂實式表洪徽　因作謝
為皇太子求日一入朝表曰臣聞内豎告安嫡昌怡色鳴雞未旦問寢冠履
或以凉燠之候晨昏異宜膳羞之和鼎飪殊節一辰之朝稱情猶留終日
承顔在理斯極且長壽之對撫循無已馳道未窮所恨不得出往下動天
至固亦上結慈衷自須半旬乃朝是為通制事踰在次義乖晨省百萬
機不敢三塵御省每且改宿特乞一至寢門　梁沈約為皇太子謝初表曰
臣實恭家雅温文以闕不聞三善之訓未習四學之議唯聞安内豎因心自發而
視膳寢門未任再至乃降皇慈夙降盛典式隆宸極守器宗祧循顧切志
如臨水鑒采嗣子範求撰昭明太子集表曰臣聞姬旦公亡播禮樂於良
宜尼既没傳雅頌於千祀夏啓之風載傳樂野周晉之迹止在洛濱侍四
公西京見美長壽一察東漢流名魏啟手之詣旣衣事關戢因循至之愛田苗

義屬編錄各稱小善靡擅驪子相雖詩賦可嘉規範填闕卑
幾良史取訓前載備而為論命與允歸自少陽潛位宸方滅采神儲
長往銅龍毀排音顏緬邈舟壑遷移若乃緣情體物繁絃縟錦縱橫
艶思籠盖辭林積牒累素盈車滿篋金石有銷斯文方遠既異陳
王之躬撰又非當陽之自集臣輒異輕身未從塵露而世輪房駕永轍
雖嚴匡主懷茲伏深涕慕日乞銓次遺藻勒成卷軸　梁陸倕為豫章
王慶太子出宮表曰臣聞周國本枝寔資明兩漢啓盤石必係元良所以
闡弘祚鼎光崇作器伏惟皇太子岐嶷生知照均天縱不藉審諭之功
無待温文之輔而冬書秋記夙表春誦夏絃幼彰神度雖復宣
門守今長壽察微翼贊多容漢稱寬博不足以連輝茂則元景令畱
甲觀進新柱宮告始朱班從式華盖啓途華齋式賁人祇胥悦　同王
拜表百僚請立皇太子表曰臣聞存雷居震春方鹿之守器之禮明兩作
離少陽繼皇極之英是以三善昭德載祀之祚克隆一人元良貞國之基永
固至於前轉釋姓高陽才子上嗣存賢前星虛位繼體國臣賴覯居元子
屬當儲貳具僚仰則列辟式瞻臣等參議請立為皇太子事　隆監撫
教資審論問安寢門視膳天幄　周庾信慶傳位於皇太子表曰臣聞
繁居若水登庸有仁慶之殊來朝櫟陽繼體有君臣之異不得與夫天
之南日一日之華中並曜聯輝重明之雙照同年而語矣欲令百工相和先聞
指讓之風天下無為早識吾君之子皇帝藐然姑射正當乘雲駕龍
闕道空峒豈復先秋木落

太子妃

漢書曰漢景薄皇后孝文薄太后家女也景帝為太子時太后為太子
取以為妃　又曰武帝陳皇后長公主嫖女也初武帝得立為太子公主有力
焉故欲以女納太子　又曰成許皇后平恩侯嘉女也元帝選配太子上令
中常侍黄門親近者侍送還白帝稱太子欣悦元帝喜謂左右曰酌酒
賀我左右皆稱萬歲　漢武故事曰初武帝為太子時長公主欲以女配帝
時帝尚小長公主指其女問帝曰得阿嬌好不帝曰若得阿嬌以金屋貯之主大
喜乃以配帝是曰陳皇后阿嬌后字也　王隱晉書曰武帝欲為太子取

妃女而不决上欲娶衛瓘女楊后欲娶賈充女上曰衛公女有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衛家種賢而多子端正而長白賈家種妬而少子醜而短黑楊后既納賓物固欲娶賈氏因乃納之　又曰愍懷太子妃王衍女也劉聰等入洛盡將諸后妃去妃獨拔刀向賊曰我司徒公女皇太子妃死則已然不為賊婦賊害之　晉孝武起居注曰上臨軒遣兼司空謝琰納太子妃王氏賜文武布絹百官詣上東門上禮　甲辰皇太子妃公主夫人蓮持節使者高車使者住車相揖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妃給織成衮帶白玉佩四望車羽葆前後部鼓吹各一部　又曰太子納妃有七綵杯文綺被長命杯文綺袴

【哀策】宋謝莊皇太子妃哀策文曰禮凝祥君庭肅龍輴風吹國路雲起郊門皇帝傷紭綖之掩絲悼副褘之藏華行光既晏長河又斜顧而言曰與鼯有毀郁烈無湮爰詔菊簡授之史臣其辭曰　霍岫誕天潢流媛漢祥發桐珪慶昭金筭毓景帝出恭芳威闈秘儀施令外音集灌月晷建望娣秩維良婉悼春宮承華少陽五葉衍藻四訓抽光萬莛蕙振婉孌瑱相清徽就遠徙彼方增臨華羅翠當輧收蘭夜殿生響晝廡結寒節發虛鎮氣變容衣中庭草蔓階上螢飛傷縈里第痛溢朝闈霜俊燭昧風寄帷宴歎隔晨夕韓龍驂夜嘶輀既啟兮實既撤指青闈兮去神閫旌捲旆而還泛蓋透遲而顧征素紼緩維華輧解馭山塋恒陰松阿不曙鞀泰窊兮就銷沉委白兮即冥蘇蒴有秀兮蘭有芬得方逝兮聲彌播　齊王儉皇太子妃哀策文曰肇惟初識芳猷夙就翻禮圖徘徊樂圖視秋齊明方春等茂伊宋之季天衢存咀咨我儲貳夙締縞江滸衍女事齊樊嬀贊楚美著嬪嗣徽音疆武數盈則反亢極斯昌晝閨府靈命經緯三光往儀衡館來式椒宮紃組成事象服有章入演仰則六幽望景悠悠俶莘昧如何不永方中委曜先秋落穎世有遺塵庭無餘影嗚呼哀哉寡兆不嘉日迫九晷之靈期遵金波而映壑旆命飛廉而拂瓊輀湯清笳於凌表動嘶挽於雲基

公主

公羊傳曰天子嫁女子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　史記曰李斯長男由為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諸公子由告歸咸陽斯置酒于家百官長皆前為壽門庭車騎以千數　漢書曰周勃下廷尉吏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乃書牘背示之曰以公主為證公主孝文女也勃子勝尚之故獄吏教引為證　又曰宣平侯張敖尚惠帝姊魯元公主有女惠帝既立呂太后欲為重親以公主女配帝　又曰孝武衛皇后字子夫為平陽主謳者武帝即位數年無子過平陽主既飲謳者進帝獨說子夫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軒中得幸還坐甚悅賜平陽主金千斤子夫上車主拊其背曰行矣強飯勉之即貴願無相忘也　又曰烏孫以馬千疋聘漢女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以妻焉賜乘輿服御物為備官屬侍御數百人贈送甚盛烏孫昆莫以為右夫人公主至其國自治宮室歲時再過昆莫年老言語不通公主悲愁自為作歌天子聞而憐之　范曄後漢書曰制皇女皆封縣公主儀服同列侯其尊崇者加號長公主儀服同蕃王諸王皆封鄉亭侯公主儀服同鄉亭侯　又曰光武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公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群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宋弘被引見帝令公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又曰董宣為洛陽令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而以奴驂乘宣於夏門亭候之乃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即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欲箠殺之宣叩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良民將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須箠請得自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帝強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為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為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大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　又曰竇融長子穆尚內黃公主子勳尚東海王強女沘陽公主又子固亦尚世祖女涅陽公主竇氏一公兩侯三公主親戚功臣中莫與為比　又曰館陶公主為子求郎明帝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群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矣　魏末傳曰何晏婦金鄉公主即晏同母妹公主賢明謂其母沛王太妃曰晏為惡日甚將不保身母笑曰汝得無妒晏

耶俄而晏死有一男年五六歲宣王遣人録之晏妹藏其子王宮中向
使者搏頰乞所活之使者具以白宣王宣王亦聞晏妹有先見之言心
常嘉之且爲沛王故特原不煞　晉中興書曰臨海公主惠帝第四女羊
皇后所生初封清河公主未出適值永嘉亂〇賣長城民錢溫溫以送
女女遇主甚酷主自告吳興太守周禮以聞於是殺溫及女適譙國曹統
臧榮緒晉書曰賈后二女曰華女彦封宣華弘農郡公主女彦年八歲
聰明岐嶷便能書學諷誦詩論病因賈后欲譏封女以長公主彦語
后曰我尚小未及成人禮不用公主及薨諡哀獻皇女以長公主禮葬焉
列仙傳曰朱仲會稽販珠人也高后時獻三寸珠魯元公主私以七百金從
仲求珠仲獻珠四寸 事類 碑 梁溫子昇常山公主碑曰啓泰微之曾構
闢閶闔之重扉據天下以爲家苞率土而光宅然則昆山西路旻有夜光
漢水東流旻生明月公主固宗靈寢極資和天地芬芳有性溫潤成質自
然秘遠若上元之隅絳河直置清高類姮娥之依桂樹令淑之至既光明於
宵燭幽閒之盛匹穠華於桃李託體宮闈而執心撝順婉然左辟率禮如

藝文卷十六

賓學華燭以宵征動鳴佩而晨去致肅雍於車輿成好合於琴瑟
立行潔於清水抗志高於黃鵠傳輪表信閫門示禮終能成其子姓貽
厥孫謀而鍾漏相催日夜不息川有急流風無静樹奄辭身世從窆妃於
伊洛還祔館舍退帝子於蒿相銘曰　龍轡莫攬日車遂往奄辭形神
忽歸丘壤祖奠旌露出奏至山永厝中野終掩窮泉蕭瑟神道荒涼
墓田松檟徒列琬琰空傳 墓誌 宋謝莊豫章長公主墓誌銘曰鼎中
樞之照體星軒之華肅恭在國披庭欽其風格勤御館廟族仰其德神
華靈儵旻自帝堯文信啓緒昔肇京于楚宵燭載照娥英從姚婉
綿給優柔肅雍衡蕙有寶金碧不居泉庭夜思諸長燕 齊王融永
嘉長公主墓誌銘曰作儀河媛軍儷漢妃相金漏質璞李姓暉蕭穆
婦容靜恭女德顧史求箴披圖問則慶善椒房與仁冥默宵燼亡明饘
挽巳聲松門巖闢泉帳寒清悠哉白日泄彼佳城 隋江總臨海公主墓
誌銘曰長發有祥瑤臺乃搆玄鳥歸飛北旨斯奏車來徐止祐行爰授
帝體靈柯襥華以秀館東曾言歸景族有數公宮無敷帝車服

既肅筵珥亦崇湯沐率禮衡門降情雲屋彼月斯望在鉤雉緇暗眉
配吳宗望燭齊神霞華崐崙滅彩上春慈纏雲陛悲動外姻哀彼宗
甘瞻然城栱韜翟搖纏龍旅徐轉　又新安長公主墓誌銘曰氛盛
長發時惟睿文誕茲明淑王姬蘭芬與言宜女師德作高行肅穆
嬪風優遊閨正撫事成箴臨圖作銘如何冥默方春奄咸 誄 魏陳
王曹植平原懿公主誄曰俯振地紀仰錯天文悲風激興霜飆雪雰凋
蘭爰蒸萬幹以啟於惟懿主英瑶其質協策應期合英秀出岐嶷
之姿宜朗貴生在十旬察人識物儀同聖表聲協音律驗眉識往俟
瞻知來求顏必笑和音則孩阿保接手侍御充傍常在襁抱不停笄琢
尊愛言取玩聖皇何圖奄忽罹天之殃魂神遷移精爽翱翔號未
應聽之莫聆帝用吁嗟嗚呼失聲嗚呼哀哉憐爾早殁不逮陰光
跛封大郡惟帝舊疆建主開家邑拔蕃王組珮惟鮮朱紱斯煌國号
既崇哀爾孤獨配爾名子華宗貴族爵以列侯組芰優渥成禮于宮
靈輀交轂生雖異室殁同山岳爰有皇宮玉石交連朱房皓壁曜電

藝文卷十六　十一

鮮飾綵備衛旅生象存長夜綿綿神閨掩扉二柩並降雙魂孰依人
誰不殁憐爾尚微阿保激聖上傷悲城闕之詩以日喻歲況我愛子神光
長滅傷閉闥冀其復晞 晉潘岳南陽長公主誄曰昔唐女嬪嬀書叙
釐降之美周姬适齊詩詠肅雍之歌漢之新野以節義垂号于載
伊曹之獻寺以聰明叡智考終定謚茲可謂母儀純備芳聲古列者巳
惜乎不永背世殂沉爰託素旂式昭徽音王之誕育既茂洪胄懿之休明
亦内天授思心婉變淑質純茂母儀不忒内則靡愆厚自翦拜有覿其芬言
告言歸作合于荀夙侯思降處逸然能勤上虔諸姑傍接支寵内諧閨閫
外和族姻終温且惠淑慎其身積善餘慶啓茲名胤厲以惠和誨以柔
順主實體化不言而信二子逸式匪嚴而峻於穆獻后奕代熙成重作大
司黎牧火正國之仁姑家之慈母天胡不輔與其章遐奉呼如何短命曾不奄
首寢疾弗興繁縈靡祐嗚呼哀哉容車戒路祖饌在庭騑驂行躇
服馬悲鳴皇與親臨望旗失聲列辟咸起羣姬雲屬嗚呼哀哉龍旂儼
門降柩外輔靈衣披風素萁乘生歷明燈守夜哀姬候晨嘆嗷追尉

覺覺孤貝𧧒無廢音沸不輟中文皇女誄曰厥初在搦玉質華繁玄髮
儵曜蛾眉連娟清顏攢流明眸動瞬迎時夙智望歲能言示既色懷提
携紫庭聰惠機警授色應聲響應其進好日之經辭合容止閑手幼齡
猗猗春蘭柔條含芳落英彫矣從風颺颻妙妙弱媛窈窕淑良孰是
人斯而罹斯殃靈殯既祖次此暴廬披覽遺物徘徊舊居手澤未改領
厥如初孤魂遐逝存亡永殊嗚呼哀哉　晉左九嬪萬年公主誄曰昔帝嚳
智周晉夙成咸以岐嶷名有典經猗歟公主在幼既哲方德比斷有逸先
烈何德之盛而年或闕何華之敷未而實不結雨墜夙逝形影長感猗歟京
室河洛所經陰精發曜降茲淑靈篤生公主誕膺休祐秀生紫微曜月
明既睇艷姿徽音孔昭皓若其媚婉是其嬌寵玩軒陛如瑛如瑤雖則
弱齒雙德兼苞五福所集閏之先民積善餘慶祐德輔仁宜終淑美光曜
日新玄何降慶景命不振曩華曩榮曜英莛始芳何辜于天殂隕降霜
覺覺稚魂飄颻遐翔於戲何辜痛茲不福生而何晚殁而何速隣奕皇嘉
謀哉司祿嗚呼哀哉日月戚馳白露凝結自主覺祖奄離時節吉凶乖處

存亡異制將遷幽都潛神永翳嗚呼公主魂豈是繇山及岱靈轜駭駟
騑騑挽僮齊唱悲音激推士女歔欷高風戢哀一日不見採葛作歌矧義
公主形滅軀訛精靈遷逝幽此中阿言思言念涕泗滂沲嗚呼哀哉
表　宋江斅當尚世祖女表讓婚曰伏承詔旨當以臨海公主降嬪榮出望
表恩加與外顧審輸啟處夏婁遑自寒門悖族人凡質陋閭閻有對
本偶天姻年近將冠皆已有室荊釵布裙足得成禮自晉氏以來配尚王姬
者雖累經美胄亟有名才至如王敦懾氣桓溫斂述王偃無仲都之質
而倮雪於北階何瑀闕龍工之姿而見投於深井謝莊殆自同於蔭腰矜
仲纔不免於強鉗制勒甚於僕隸防閑過於婢妾行來出入理之常
當待賓客朋從之義而令掃轍息駕無窺門之期廢筵抽席絕接
對之理非唯交友離異乃兄弟疏闊姆奶爭媚相勸以忌臣媼競詭
相諂以嚴其間又有應答問訊止至卿毋乃至麤餘飲食諸辨與誰衣
被故弊必責猥領或進不獲前或入不聽出不入則嫌於欲疎求出則疑於
有別意召必以三更為期遣必以日出為限夕不見晚暝朝不識曙星至於
夜步月而弄琴書直拱袂而披卷一生之內與此乖矣又聲影去表閨閫則少婢
奔迸鋁矜向席而題差藐來左右整刷以疑寵見嫌賓客未冠必容
致斥如臣門分代荷殊榮足定家以聲便摧提拂青宮美官或由才升
切婚戚威因僥是以仰冒非望披露丹款非唯上際一已規全身願之乃
廢中諸門受患之切若恩詔難降敕請不由便當刑膚翦髮投山
竄海

藝文類聚卷第十六

藝文類聚卷十七　　人部一

頭　目　耳　口　舌　髮　髑髏　髀

頭

說文曰頭首也　釋名曰頭獨也體高而獨也首始也　黃帝素問曰頭
者精明之府也　易說卦曰乾爲首　毛詩曰螓首蛾眉　禮斗威儀曰
君乘火而王其民銳頭君乘水而王其民大頭　春秋元命苞曰頭者神所
居上圓象天　晏子曰湯長頭而髯鬚　史記曰藺相如爲趙使秦
持璧却立倚柱謂秦王曰趙王齋戒五日使臣奉璧今大王見臣禮節甚
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
於柱矣　漢書曰陳遵長八尺餘長頭大鼻容貌甚偉　帝系譜曰神
農牛首結繩而治伏羲人頭蛇身　嚴尤三將叙曰趙孝成王曰誰能當
武安君平原君曰澠池之會臣察武安君小頭而銳瞳子白黑分明視瞻不
轉小頭而銳斷敢行也瞳子白黑分明者見事明也視瞻不轉執志強也可與持久
難與爭鋒廉頗足以當之　東觀漢記曰彭與吳漢圍隗囂於西城
勅彭書曰西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
每一發兵頭鬚爲白　魏志曰辰韓國兒生以石押其頭欲其扁扁今辰
韓人皆扁頭　搜神記曰南方有落頭民吳時將軍朱桓一婢每夜臥後頭
輒飛去或從狗竇或從天窗中出入以耳爲翼將曉復還數數如此傍
人怪之夜照視唯有身無頭其體微冷乃蒙之以被至曉頭還礙被不
得安再三墮地而其體氣急甚疾若將死者乃去被頭復起附頸有頃和
如常人　神仙傳曰曹公捕左慈數日　得之便斬頭以示曹公公令日果
慈頭定視是一束茅耳　洞林曰鄴城戍爲左尉周恭下吏君王墮馬傷
頭引後乘馬行黃昏坂下犢車觸　馬驚頭打石上流血而死
秦記曰苻堅祖洪見堅狀貌欲令頭　堅腹較牢之口取頭　幽明錄曰河
東賈弼之義熙中爲琅琊府參軍夜夢有一人面查醜　甚多鬚大
鼻瞷目請之曰愛君之貌欲易頭可乎乃於夢中許易明朝起自不覺而
人悉驚走藏之弼漢何處來弼取鏡自看方知怪異因還家家人悉驚
入內婦女走藏云那得男子弼坐自陳說後能半面笑兩足手各提一筆俱

書辭意皆美此爲異也餘並如先　**大略**　張敏頭責子羽文曰太原溫
長仁潁川荀景伯范陽張茂先士卿劉文生南陽鄒潤甫河南鄭詡余友
有秦生者雖有姊夫之尊少而狎之同時昵好張荀之徒繼踵登朝而此
賢身處陋巷屢沾而無善價爲之慨然又怪諸賢身已既在位曾無
伐木嚶鳴之聲又違王貢彈冠之義故因秦生容貌之盛爲頭責之
文以戲之并嘲六子頭責子羽曰吾託爲子頭萬有餘日矣大塊稟我以
精造我以形我爲子萌芽奮髮膚置鼻耳安眉鬚插牙齒眸子摛光雙
權隆起每至出入閒遨遊市里行者傾易坐者竦跽如此者故我死之
足也而子冠冕弗戴金銀弗佩言味弗嘗食粟茹菜子遇我如讐我
視子如仇居常不樂兩者俱有如何其鄙哉子欲爲仁賢耶當如皋陶
后稷巫咸伊陟保乂王家永見封殖子欲爲名高耶則當如許由子臧卞
隨務光洗耳逃祿千載流芳子欲爲遊說耶則當如陳軫蒯通陸生
鄧公轉禍爲福含辭從容子欲爲恬淡耶則當如老聃之守一莊周之自
逸廓然離俗志凌雲日子欲爲隱遁耶則當如榮期之帶索漁父之棲
游攜蘿神仙乖餌巨籞今子上不希道德中不效儒墨塊然窮賤守
此愚惑察子之情觀子之志退不能爲處士進無望乎三事而徒玩日勞
形習爲常人之所喜對曰吾以天幸爲子所寄今子欲使吾爲忠耶則
當如子胥屈平欲使吾爲信耶則當殺身而成名欲使吾爲介節耶則
水火以全占此四者子之所忌故吾不敢造意頭曰吾欲告汝以養性譏
以發疑而與蟣虱同性不聊我其悲哉俱御人體而獨爲子頭且擬人
其倫喻子儕偶子曾不如太原溫顒潁川荀寓范陽張華士卿劉許南
陽鄒湛河南鄭詡此數子或謇吃無宮商或尫陋希言語或淹伊多姿態
或讙譁少智諝或口如含膠飴或頭如巾䪗杵而猶以文采可觀意
思詳序攀龍附鳳並登天府今若太子徒令唇舌腐爛手足沾濡豈
有事之並而恥爲權謀臣猶斂地抱甕難以求富嗟乎子羽何異
盤之熊深穽之虎石間饑蟹竇中之鼠事力雖多而見功甚少宜其
跼蹐感至老無所希也

曰

易說卦曰離爲目 山海經曰一臂國爲人一目中其面而居 毛詩曰美目盼兮 左傳曰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目逆而送之 又曰睅其目皤其腹(事具鑑誤篇) 春秋孔演圖曰蒼頡四目是謂並明 又舜重瞳子是謂重明 孫卿子曰堯舜三眸子 孝經援神契曰伏羲大目 老子曰五色令人目 胡非子曰目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見其睫 莊子曰溫伯雪適齊舍於魯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問焉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 又曰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夫仁義憯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 愼子曰離朱之明察毫末於百步之外下水尺不能見淺深非目不明其勢難覩也 尸子曰使目在足下則不可以視 楚辭曰娭光眇視目曾波 又曰蛾眉曼睩目騰光 又曰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 又曰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 孫卿子曰厲目而視者視一以爲兩也 韓子曰田駟欺鄒君鄒君將殺之田駟恐告惠子惠子見鄒君曰有人見君則眯其一目奚如君曰我必殺之惠子曰瞽兩目君奚弗殺鄒東欺齊侯南欺荊王駟之於欺人瞽也君奚怨乃弗殺

淮南子曰夫目察秋毫之末而耳不聞雷霆之音耳調玉石之聲而目不見太山之高何則小有所志而大有所忘也 孔叢子曰夫子適周見萇弘言終退萇弘語劉文公曰吾觀仲尼有聖人之表其狀河目而隆顙是黃帝之形貌也 史記曰吳王賜子胥屬鏤之劍以死子胥仰天歎曰抉吾眼着吳東門上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乃自剄 漢書曰東方朔上書自朔目若懸珠齒如編貝 東觀漢記馬援眉目如畫 鄭玄別傳曰玄秀眉明目 竹林七賢論曰王戎眸子洞徹視日而眼明不眩 類鄉記曰老子大目

〔詩〕〔梁〕劉孝綽詠眼詩曰含嬌媚已合離恨動還開欲知密中意浮光逐笑迴

〔箴〕〔晉〕謝惠連目箴曰氣之精明雙眸善識瞻遠是視瞻彼正直

〔銘〕〔齊〕竟陵王蕭子良眼銘曰惟正是視玄黃匪惑非禮不覩儀形是則愼爾所覩無惑斯德

耳

樊氏相法曰耳門不容麥百歲 相書曰耳門小富而壽 淮南子曰禹耳三漏是謂大通興利除害決江疏河 老子曰五音令人耳聾 孟子曰伯夷耳不聽惡聲 史記曰韓信使人言於漢王齊反覆之國不爲假王鎭之其勢不定漢王大怒張良陳平躡漢王之足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王乎因立之 范曄後漢書曰珠崖儋耳其渠帥耳垂肩三寸 列仙傳曰務光夏時人耳長七寸 陽都女耳細而長衆皆言此天女也 列傳曰燕丹使田光往候荊軻値其醉臥其耳中軻覺曰此出口入耳之言必大事也則往見光 蜀志曰先主長七尺五寸垂臂下膝顧自見其耳 英雄記曰曹公擒呂布布顧劉備曰玄德卿爲上坐客我爲降虜繩縛我急獨不可一言耶操曰縛虎不得不急曹公欲緩之備曰不可公不見布事丁建陽董太師乎操頷之布目備曰大耳兒最叵信 魏書荀攸年七歲父衢曾醉誤傷攸耳而攸出入戲弄常避護不欲令衢見也衢後聞乃奇焉其夙智如此 抱朴子曰老君耳長七寸 類林記曰老子耳有三門 楚辭曰曾頰倚耳曲眉規 樊氏相法曰人耳圍長寸二分壽百二十歲一寸壽百歲如豆生耳死耳門前有仙人杖四理一百歲三理八十二理六十

〔賦〕〔晉〕組台之荀子耳賦曰吳聽勞而希逸寔萬物之至誠何斯耳之不辰誕荀子而宅形在乘土而長勤無須臾之閒寧頃淸談而閉塞開部徹而聰明竭微聽於門閾採群下之風聲

〔銘〕〔齊〕竟陵王蕭子良耳銘曰惟耳是聽仁愛見聞詳察巧言節辭異聲羣經迷邪昭妶惑莫分

口

易說卦曰兌爲口 禮記曰數諂無爲口容 又曰口容止 又曰負劍辟咡詔之則掩口而對 又曰趙文子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其口 孝經曰無擇言 孝經援神契曰舜大口 又曰孔子海口含海 老子曰五味令人口爽 莊子曰公孫龍問於魏牟曰吾聞莊子之言茫焉異之牟曰子獨不聞坎井之鼃謂東海之鼈曰坎井之樂亦至矣子奚不來入觀乎鼈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縶矣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而不下 史記曰秦始皇遊於會稽渡浙江項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無妄言族矣 又曰鄧公見景帝曰吳王爲反數十年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爲名其意非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復言 鬼谷子曰口者機關也所以關閉情意也 又曰口可以食不可以言 說苑曰常樅有疾老子

曰先生疾甚無遺敎語弟子乎常摐乃張其口示老子曰吾舌存乎曰存豈非以軟耶齒亡乎曰亡豈非以剛耶常摐曰天下事盡矣 又曰惡言不過口苟言不留耳口者關也舌者機也出言不當駟馬不能追也 漢書曰漢王擊魏豹問酈食其曰魏大將誰也曰柏直漢王曰是口尚乳臭 又曰周昌曰臣口不能言心知其不可 又曰揚雄口吃不能劇談 應劭漢官曰侍中刁存年老口臭帝賜雞舌香令含之 杜恕篤論曰東脩之業其上在於不言其次莫如亡身知也故諺曰使口如鼻至老不失 養生經曰軍營之中有甘泉 甘泉謂口中唾也 養生要尹氏內解曰口爲華池 相書曰欲知人多口舌當視其口如鳥喙言而皆聚此多舌人也 相書雜要曰口大容手亦如朱丹貴且壽 潁川記曰老子方口 吳錄曰孫權方頤大口目有精光 箴 宋謝惠連口箴曰宣納之由寔伊樞機爲舌是出爲駟勿追差若毫釐千里君子慎微何用口爽信在甘肥 誡 晉傅玄口誡曰勿謂何有積怨致咎勿曰不傳伏流成川蟻孔潰河流穴傾山 銘 齊竟陵王蕭子良口銘曰惟口是慎慎乎語矣三緘是戒事重周廟戒之戒之

舌

山海經曰反舌國其人反舌 呂氏春秋曰善用言者若異反舌殊俗異習皆服德厚也 莊子曰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而不下 燕丹子曰荊軻之燕太子曰田先生今無恙乎軻曰光臨送軻之時言太子戒以國事恥以丈夫而不見信向軻吞舌而死矣 史記曰平原君已定從而歸至於趙曰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強於百万之師 又曰留侯曰家世相韓韓滅不愛万金之資爲韓報讎強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之師封万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 又曰張儀嘗從楚相飮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儀盜璧共執儀掠笞數百不服釋之其妻曰子無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儀張口曰視吾舌尚在否妻曰在也儀曰足矣 說苑曰韓平子問叔向曰剛與軟孰堅對曰臣年八十矣齒再墮而舌尚在 神異經曰東荒山中有大石室東王公居之長一丈頭髮皓白鳥面人形而虎尾恒與一玉女更投壺 漢書蒯通謂韓信曰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舌下齊七十城 英雄記曰曹操與劉備密言備泄之於袁紹紹知操有圖己之意操自咋其舌流血以失言戒後世 搜神記曰永嘉中有天竺胡人能斷舌先吐舌示賓客然後刀截血流覆地乃取置器中傳示人取舌還含有頃如故 郭子曰郗仲堪三日不讀道德經覺舌本間強 沈約宋書曰南郡王義宣生而舌短澁言 相書曰舌如絳赤者貴人也 相書雜要曰吐舌及鼻三公 賦 晉簡文帝舌賦曰忽公爲先生問於何斯逸言夫三端所貴三寸著名故微言傳乎往記妙說表乎丹青譚笑而軍却士言詠而瑞降陸有千金之富周爲一說之功信有播扇之端讓詆之述豔紫凌朱飛黃點白吾將欲啓便辟之交遠巧佞之友殄張儀之餘燼滅秦之後盼虞卿之白璧弃漢王之玉斗然後浮僞可息淳風不朽 論 晉張韓不用舌論曰論者以爲心氣相驗因舌而言卷舌翕氣安得暢理余以留意於言不如留意於不言徒知無舌之通心未盡有舌之必通心也仲尼云天何言哉四時行焉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是謂至精愈不可聞 樞機之發主乎榮辱禍言相貳召禍甚希喪元滅族沒有餘哀三緘告慎銘在金人留侯不得已而辯三寸亦反初服而効神仙靈龜啓兆於有識前却可通於千年興戎起程鼓弄於籠羅財無一介之存普天地之曲父物亦何屑於有一言哉

髮

歸藏啓筮曰共工人面蛇身朱髮 左傳曰齊侯田于莒盧蒲嫳見泣且請曰余之髮如此種種余奚能爲 種種短也 公曰吾告二子者尾欲復之子雅不可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 子雅 攻盧蒲嫳于北燕 又曰昔有仍氏女生黰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樂正后夔取之 禮斗威儀曰君乘木而王爲人美髮 呂氏春秋曰昔者湯克夏五年湯乃以身禱翦髮自以爲犧用祈福於上帝 韓子曰文公之時宰人上炙而髮繞之文公召宰人而譙之宰人曰臣有死罪三援礪砥刀利猶干將切肉斷而髮不絕臣之罪一也援錐貫臠而不見髮臣之罪二也奉熾鑪炭肉盡赤紅炙熟而髮不焦臣之罪三也堂下得微有嫉臣者乎公乃召其下而譙之果然乃誅之 又曰燕人李季好遠出其妻有士李季至士在內妻

患之妻曰令公子倮而解髮直出門吾屬弗見也公子從其計疾走出門季曰是何人也家室皆曰無有季曰吾見鬼乎為之奈何婦曰取五姓之水浴之季曰諾乃浴　家語曰顏回二十九髮白　史記曰藺相如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　漢書曰蘇武留匈奴十九年始以強壯出及還鬚髮盡白　淮南萬畢術曰理髮竈前婦安夫家　又曰用麻子中人枸杞米汁煑之沐二十日髮長　東觀漢記曰明德馬后美髮為四起大髻但以髮成尚有餘繞髻三匝　又曰和熹鄧皇后六歲諸兄持后髮后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奈何弄人髮乎　曹瞞傳曰太祖嘗行經麥中令卒士無敗麥犯者死騎士皆下馬持麥以相付時太祖馬騰入麥中太祖曰制法而自犯之何以帥下然孤為軍帥不可殺請自刑因援劍割髮以置地　王隱晉書曰陶侃為吏鄱陽孝廉范逵過侃宿母截髮以供賓諸客歎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也

【詩】

【梁】何遜白髮詩曰絲白不難染蓬生本易扶唯此星星髮獨與衆中殊

【賦】

【晉】左思白髮賦曰星星白髮生於鬢垂雖非青蠅穢我光儀策名觀國以此見疵將拔將鑷好爵是縻白髮將拔惄然自訴稟命不幸值君年暮逼迫秋霜生而皓素始覽明鏡惕然見惡朝生晝拔何罪之故子觀橘柚一暐一曄貴其素華匪尚綠葉願戢子之手攝子之鑷咨爾白髮觀世之途靡不追榮貴華賤枯赫赫闔閭藹藹紫廬弱冠來仕童髫獻謨甘羅乘軫子奇剖符英英終賈高論雲衢拔白就黑此自在吾髮臨欲拔瞋目號呼何我之冤何子之誤甘羅自以辯惠見稱不以髮黑而名著賈生自以良才見異不以烏鬢而後舉聞之先民國用老成二老歸周周道肅清四皓佐漢漢德光明何必去我然後要榮咨爾白髮事故有以爾之所言非不有理曩貴耆耋今薄舊齒皤皤榮期皓首田里雖有二毛何肯顯侯於時之變見歎孔子髮乃辭盡誓以固窮昔臨玉頻今從飛蓬髮膚至昵尚不克終聊用擬辭比之國風

【序】

【晉】劉宿含白首賦序曰余年二十七始有白髮生於左鬢斯乃衰悴之標證棄捐之大漸也蒲衣幼齒作鄰夏后漢之賈鄧弱冠從政獨以垂立之年白首無聞壯志勿於艱途忠貞抗於棘路觀將衰而有以上之感觀趣舍而抱懷慨之歎

髑髏

說文曰髑髏頂也　廣雅曰顙顱謂之髑髏　莊子曰莊子使楚見空髑髏擊以馬捶而問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為此乎將有東餒之患而為此乎語卒援髑髏枕而卧髑髏見夢曰夫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與天地為春秋雖南面帝王樂不能過也　魏略曰王忠先因飢噉人五官將與共從駕出行過家聞無何令取道邊死人髑髏繫著忠馬鞍上以為戲笑　盛弘之荊州記曰長沙蒲圻縣有呂蒙家家中有髑髏極大家形既長偉疑即蒙髑髏也　廣州記曰盧循襲廣州風火發奔免者數千而已循除諸燒骨數得髑髏三萬餘於江南洲上作大坑葬之今名共家　南州異物志曰烏滸人髑髏破之以飲酒　續搜神記曰永嘉五年張榮為高平戍邏主時遭曹嶷賊寇亂人民皆塢壘自保固見山中火起飛埃絕爛十餘丈樹顛火燄響音動山谷又聞人馬鎧甲聲謂疑賊上人皆惶恐並避屏出將欲擊之引騎到山下無有人但見火來燒人袍鎧馬毛鬛皆燒於是軍人走還明日往視山中無燃火處唯見髑髏百頭布散在山中

【賦】

【漢】張衡髑髏賦曰張平子將遊目於九野觀化於八方顧見髑髏委於路旁平子悵然而問之子將并糧推命以夭逝乎本喪此土流遷來乎為是上知為是下愚答曰吾宋人也姓莊名周遊心方外不能自修公子何以問之對曰我欲告之於五嶽禱之於神祇起子素骨反子四支髑髏曰死為休息生為役勞冬水之凝何如春冰之消況我已化與道遊與陰陽同其流元氣合其樸雲漢為川池星宿為珠玉雷電為鼓扇日月為燈燭合體自然無情無欲不行而至不疾而速　晉呂安髑髏賦曰躊躇增歎言遊舊鄉惟見髑髏在彼路傍余乃俯仰咤歎告于昊蒼此獨何人命不永長身銷原野骨曝太荒余將殯子時服以周殯其骸繒以棺槨遷彼幽室於是髑髏蠢如精靈感應若在若無斐然見形溫色素膚昔以無良行違皇乾來遊此土天奪我年令我全七竅消滅白骨連綿四支摧藏於草莽孤魂悲悼乎黃泉余痛感其苦酸嗚呼所說念爾荼毒形神斷絕今宅子后土以為永列相與異路於是便別

【誄】

魏陳王曹植髑髏說曰曹子遊乎陂塘之濱步乎蓁穢之藪蕭條潛
虛經幽踐阻顧見髑髏塊然獨居於是伏軾而問之曰子將結纓首劍殉
國君乎將被堅執銳斃三軍乎將嬰茲固疾命殞傾乎將壽終數極
歸幽冥乎叩遺骸而歎息哀白骨之無靈慕嚴周之適楚儻託夢以
通情於是伻若有來怳若有存影見容隱厲響而言曰子何國之君子
乎既枉輿駕愍其枯朽不惜咳唾之音慰以若言子則辯於辭矣然
未達幽冥之情識死生之說也夫死之為言歸也歸也者歸於道也道
也者身以無形為主故能與化推移陰陽不能更四節不能虧是故洞於
纖微之域通於怳惚之庭望之不見其象聽之不聞其聲挹之不沖滿
之不盈吹之不周噓之不榮激之不流凝之不停寥落冥漠與道相拘
偃然長寢樂莫是踰曹子曰予將請之上帝求諸神靈使司命輟籍
反子骸形於是髑髏長呻廓眥曰甚矣何子之難語也昔太素氏不仁
無故勞我以形苦我以生今也幸變而之死是反吾真也何子之好勞而我
之好逸子則行矣余將歸於太虛於是言卒響絕神光霧除顧將旋軫
乃命僕夫拂以玄塵覆以縞巾爰將藏彼路濱壅以丹土翳以綠榛夫存
亡之異勢乃宣尼之所陳何神憑之虛對云死生之必均

膽

黃帝素問曰膽者中正之官斷決出焉　吳越春秋曰越王欲報怨懸膽
於戶出入嘗之事具木部薪篇　魏志曰樂進字文謙容貌短小以膽烈從太祖　又曰
袁紹在黎陽將南度程昱守甄城太祖欲益其兵昱不肯曰袁紹擁十萬
眾見昱兵少必輕易不攻若益昱兵過則不可攻之必克徒兩損其勢願公
無疑太祖從之紹聞昱兵少果不往太祖曰程昱之膽過於賁育　吳志曰呂
蒙病篤孫權問曰卿如不起誰可代者對曰朱然膽守有餘愚以為可
任　管輅別傳曰輅年十五瑯琊太守單子春雅有才度欲見輅輅造
之客百餘人有能言之士輅謂子春曰府君名士加有雄貴之資輅既年
少膽未堅剛若欲相觀懼失精神請先飲酒三升然後而言子春大喜酌
三升獨使飲之於是與人人答對言皆有餘　劉理書曰膽識堅定臨難
無苟免之意　世說曰姜維死時見剖膽大如斗【論】魏嵇康明膽論
曰有呂子者精義味道研覈是非以為人有膽可無明有明便有膽
矣嵇先生以為明膽殊用不能相生論曰夫元氣陶鑠眾生稟焉賦受
有多少故才性有昏明唯至人特鍾純美兼周外內無不畢備降此已往
蓋闕如也或明於見物或勇於決斷人情貪廉各有所止譬諸草木區以
別矣兼之者博於物偏受者守其分故吾謂明膽異氣不能相生明以
見事膽以決斷專明無膽雖見不斷專膽無明則違理失機

藝文類聚卷第十七

美婦人　賢婦人　老

美婦人

方言曰秦晉之間美貌謂之娥美狀為窕美色為艷美心為窈毛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又曰碩人其頎衣錦褧衣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又曰有美一人婉如清揚　左傳曰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曰美而艷又曰昔有仍氏生女黰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禮含文嘉曰禹卑宮室垂意溝洫則玉女敬養　穆天子傳曰赤烏之人甚好獻二女于天子以為嬖人赤烏美人之地　韓子曰魏王遺楚王美女楚王甚悅之　莊子曰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　尹文子曰齊有黃公者二女皆國色以其美也常謙辭毀之為醜惡醜惡之名遠布而一國之人無敢娉者　慎子曰毛嬙西施天下之至姣也衣以皮倛則見者走易以玄錫則行者皆止　楚辭曰姱容修態絙洞房蛾眉曼綠目騰光　又曰粉白黛黑施芳澤長袂拂面善留客　又曰美人既醉朱顏酡　淮南子曰曼容皓齒形姱骨佳不待傅粉芳澤而美者西施陽文也　戰國策曰張儀曰鄭周之女粉白黛黑非知而見之者以為神　又曰司馬喜謂趙王曰趙佳麗之所出也　史記曰紂囚西伯而閎夭之徒以有莘氏美女獻紂紂大悅乃赦西伯　又曰尹夫人邢夫人同時並幸武帝有詔不得相見尹夫人自請武帝願見邢夫人帝令他夫人飾從者數十人來前尹夫人見之曰非邢夫人也帝曰何以言之對曰視其身貌形狀不足以當人主有詔邢夫人衣故衣獨身來尹夫人望見之曰真是也於是乃低頭俛而泣自痛其不如也　諺曰美女入室惡女之仇也　漢書曰李延年善歌侍武帝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上歎曰善豈有此人乎平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見之實妙麗善舞以為夫人事具樂部舞篇　漢武故事曰起明光宮發燕趙美女二千人充之率取十五以上二十以下凡諸宮美人可有七八千與上同輦者十六人員數恆使滿皆自然美麗不使粉白黛黑　東觀漢記曰初光武聞陰麗華美心悅之歎曰娶妻當得陰麗華後為皇后事具敘志篇　華嶠漢書曰梁冀妻孫壽色美能作愁眉啼粧墮馬髻折腰步齲齒笑以為媚惑也　妒記曰桓大司馬以李勢女為妾桓妻南郡主拔刃率數十婢往李所因欲斫之見李在窗前梳頭髮垂委地姿貌絕麗乃徐下地結髮斂手向主曰國破家亡無心以至今日若能見殺實猶生之年神色閑正辭氣悽婉主乃擲刀前抱之曰阿子我見汝不能不憐何況老奴遂善遇之　干寶晉紀曰石崇有妓人曰綠珠美而工舞孫秀乃使人求焉崇方登涼觀臨清水婦人侍側使者以告崇出婢妾數十人皆蘊蘭麝而被羅縠曰在所擇使者曰君侯服御麗則麗矣然本受命索綠珠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重不可得也使者還以告故秀勸趙王倫殺之　桓譚新論曰陳平說單于閼氏言漢有好麗美女其容貌天下無雙今急以進單于單于見此必大愛之則閼氏疏矣　典論曰司隸馮方女國色也袁術登城見悅之遂納為其妾幸諸姬害其寵殺之　魏略曰初袁紹子熙納甄后熙出幽州后留侍姑及鄴破紹妻及后坐堂皇上紹妻自縛文帝曰袁夫人令新婦舉頭姑乃捧后令仰帝視見其顏色非凡稱歎之太祖為迎取　吳志曰孫權步夫人以美麗得幸寵冠後庭　又曰周瑜從孫策攻皖城得橋公兩女國色也策自納大橋瑜納小橋　俗說曰宋褘是石崇婢綠珠弟子有國色善吹笛後入晉明帝宮事具樂部笛篇　鄴中記曰陳逵妹子色甚美髮長七尺石季龍以為夫人

【詩】古詩曰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被服羅裳衣當戶理清曲音響一何悲弦急知柱促願為雙飛燕銜泥巢君屋　魏陳王曹植詩曰有美一人被服纖羅妖姿豔麗蓊若春花紅顏韡曄雲髻嵯峨彈琴撫節為我弦歌清濁齊均既亮且和取樂今日遑恤其他　又雜詩曰南國有佳人容華若桃李朝遊江海岸夕宿瀟湘沚時俗薄朱顏誰為發皓齒俛仰歲將暮榮耀難久恃　又美女篇曰美女妖且閑采桑岐路間攘袖見素手皓腕約金環頭上金爵釵腰佩翠琅玕明珠交玉體珊瑚間木難羅衣何飄飄輕裾隨風還顧盼遺光采長嘯氣若蘭行徒用息駕休者以忘餐借問女何居乃在城南端青樓臨大路高門結重關容華耀朝日誰不希令顏　魏阮籍詩曰西方有佳人皎若白日光被服纖羅衣

左右佩雙璫　又詩曰周鄭天下都衛衢當三河妖冶開都子英曜何芬葩玄髮發朱顏睥眄有光華傾城思一顧遺視來相過願為三春遊朝陽忽蹉跎　又詩曰二妃遊江濱逍遥從風翔交甫懷環珮婉娩有芬芳綺靡情歡愛千歲不相忘傾城迷下蔡容華結中腸感激生憂思萱草樹蘭房　晉傅玄詩曰有女懷芬芳媞媞步東廂蛾眉若雙翠明眸發清陽丹脣翳皓齒秀頰若璉璋今儀希世出無乃古毛嬙首戴金步搖耳繫明月璫珠環約素腕翠羽垂鮮光容華既豔志節擬秋霜　梁簡文帝晚景出行詩曰細樹含殘影春閨散晚香輕花鬢邊墮微汗粉中光飛鳧初罷曲啼烏忽度行若令白日暮車馬㩦相望　又詩曰麗且與妖嬌共拂可憐妝同安鬟裏撥異作額間黃羅裙宜細簡畫屧重高牆含羞未上砌微笑出長廊取花爭寶鑷攀枝念蘂香但歌聊一曲鳴絃未肯張自矜心所愛三十侍中郎　又詠內人晝眠詩曰北窗聊就枕南檐日未斜攀鉤落綺障插捩舉琵琶夢笑開嬌靨眠鬟壓落花簟文生玉腕香汗浸紅紗夫壻恒相伴莫誤是倡家　又詠美人看畫詩曰殿上圖神女宮中出佳人可憐俱是畫誰能辯寫真分明淨眉眼一種細腰身所可持為異長有好精神　梁元帝古意詩曰妾在成都縣願作高唐雲攢中石榴酒機上蒲萄紋停梭還斂色何時勸使君　梁昭明太子詠照流看落釵詩曰相隨照淥水意是重清風流搖妝影壞釵落鬢花空佳期在何許徒傷心不同　又名士悅傾城詩曰美人稱絕世麗色譬花叢經居李城北來往宋家東教歌公主第學舞漢城宮多遊淇水曲好在鳳樓中履高疑上砌裾開特畏風衫輕見跳脫珠概雜青蟲垂絲繞帷幔落日度房櫳粧窗隔柳色井水照桃紅非憐交甫珮羞使春閨空　又美人晨粧詩曰北窗朝向鏡錦帳復斜縈嬌羞不肯出猶言粧未成散黛隨眉廣燕支逐臉生試將持出衆定得可憐名　梁邵陵王蕭綸見姬人詩曰春來不復賒入苑駐行車比來粧點異今世撥鬟斜却扇承枝影舒衫受落花狂夫不妬妾隨意晚還家　梁蕭子顯美人篇曰章丹暫輟舞巴姬請罷弦佳人淇洧出豔趙復傾燕繁穠

旣為李照水亦成蹊朝酤成都酒暝數河間錢餘光幸未惜蘭膏空自煎　周庾信詠美人看畫詩曰欲知畫能巧喚取真來映竝出似分身相看如照鏡安釵等疎密著領俱周正不解平城圖誰與丹青競　又詩曰絳樹及西施俱是好容儀非關能結束本自細腰枝鏡前難並照相將映淥池看粧畏水動斂袖避風吹轉手齊裾亂橫簪曆鬢垂曲中人未取誰堪白日移不分他相識唯聽使君知　又南苑看人還詩曰春花競玉顏俱折復俱攀細腰宜窄衣長釵巧挾鬟洛橋初度燭青門欲上關中人應有望上客莫前還　梁徐君倩初春攜內人行戲詩曰梳飾多今世衣著一時新草短猶通屧梅香未著人樹斜牽錦帔風橫入紅綸滿酌蘭英酒對此得娛神　梁劉孝綽愛姬贈主人詩曰臥久疑粧脫鏡中私自看薄黛銷將盡凝朱半有殘垂釵繞落鬢微汗染輕紈同羞不相難對笑更成懽妾心君自解挂玉留冠　又為人贈美人詩曰巫山薦枕日洛浦獻珠時一遇便如此寧關有期幸非使君問莫作羅敷辭夜長眠復坐誰知闇斂眉欲寄同花燭為照遥相思　又詠姬人未肯出詩曰帷開見釵影簾動聞釧聲徘徊定不出常羞華燭明　又見鄰舟人投一物衆姬爭之詩曰河流旣浼河烏復關關落花浮浦出飛雉度洲還是日倡家女競嬌桃李顏良人惜美珥欲以代芳菅新縑疑故素盛趙蔑衰班曳緒爭掩穀搖珮奮鳴環客心空振蕩喬枝不可攀　又遊上戲蕩子婦詩曰桑中始弈弈淇上未湯湯美人要雜佩上客誘明璫日暗人聲靜微步上蘭房露葵不待勸鳴琴無暇張翠釵挂已落羅衣拂更香如何嫁蕩子春夜守空牀未見青絲騎徒勞紅粉粧　梁吳均擬古詩曰豔裔陽之春攜手清洛濱雞鳴上林苑薄暮小平津長裾藻白日廣袖帶芳塵故交一如此新知詎憶人　又古意詩曰妾家橫塘北發豔小長安花釵玉宛轉珠繩金絡紈羃歷懸青鳳逶迤搖白團誰能分見此含恨不相看　梁王僧孺陳南康新納詩曰二八人如花三五月如鏡開簾一種色還將兩相映　梁何思澄南苑逢美人詩曰洛浦疑回雪巫山似旦雲傾城今始見傾國昔曾聞媚眼隨羞合丹脣逐笑分風卷蒲萄帶日

照石榴裙自有枉大在空持勞使君 【梁】費昶春郊望美人詩曰芳
郊拾翠人迴袖採芳春金輝起步搖紅采發吹綸陽蓋傾日飄
颻馬足歷蒲萁高塢下當知妾姓秦 【梁】劉緩詠傾城人詩曰不信
巫山女不信洛川神何關別有物還是傾城人經共陳王戲曾與宋家
鄰未嫁先名玉來時本姓秦粉光猶似面朱色不勝唇遙遙望疑花發
聞香知異春夜夜言嬌盡日日態還新已傾荀奉倩能迷石季倫
上客徒留目不見正橫陳 【梁】鮑泉落日看還詩曰妖姬競早春上
苑逐名臣若輕變水色霞濃掩日輪雕花斜落影畫扇拂遊塵衣
香晉已度彩紅遠更新誰家蕩舟妾何處織縑人 【陳】徐排妻劉
詩曰花庭麗景斜蘭牖輕風度落日更新妝開簾對芳樹
又詩曰東家挺奇麗南國擅容輝夜月方神女朝霞喻洛妃 【梁】鄧鏗
靜婁況戲錦娘 詩曰明珠翠羽帳金薄綠綃帷因風時暫舉想
像見芳姿清晨插步搖薄暖解羅衣託意風流子佳情肯自私
陳伏知道詠人妒妾仍怨琴心 詩曰春色轉相催佳人心自迴長嫋又已
弄春壺前書未來挂冠易分綬廣枕馱因媒潔香風即度登班花不減
貞樓若高下何如上陽臺 【陳】徐陵春情詩曰風光今旦動雪色故年
殘薄衣迎新節當鑪卻晚寒故香分細煙石炭擣輕紈竹葉裁衣
帶梅花奠酒盤年芳袖裏出春色黛中安欲知迷下蔡先將過上蘭
隋江總秋日新寵美人應令詩曰後宮唯解莫瓊樹絕世復有宋容
華皆自爭名進女弟定見能飛勝湯家願並迎春比翼當為長作照
日同心花開頭艷歌時易調付詩新思郁久要舉眉未畫自生愁玉腕含
啼還似笑角枕千嬌薦芬香若使琴心曲奏幽蘭度曲不可終陽
臺夢裏自應過秋樹相思一枝綠為插殘妾兩鬟中 又新入姬人應令
詩曰洛浦流風漾淇水傍樓初日度陽臺玉軑輕輪五香散金燈夜火
百光開非是妖姬渡江日定言神女隔河來來時向月別姮娥別時清吹急
華扇更數錢拾翠爭佳麗拂紅妝集何相似本持織聲或是宮嬪遊
舞袖數萬吳市新人羽帳掛流蘇故人網戶織蜘蛛梅花柳色春難偏情
來春去在須臾不用庭中賦綠草但願思著齊明珠 【賦】【周】宋玉登徒子

好色賦曰登徒子侍於楚王短宋玉曰玉為人體貌閑麗口多微辭又性
好色願王勿與出入後宮王以登徒子之言問宋玉玉曰天下之佳人莫若臣東
家子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眉如翠羽肌
如白雪腰如束素齒如含貝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然此女登牆闚
臣三年至今未許也登徒子則不然其妻蓬頭攣耳齞脣歷齒旁行
踽僂又疥且痔登徒子悅之使有五子王孰察之誰為好色者矣秦章
華大夫在側因進而稱曰臣周覽九土足歷五都從容鄭衛溱洧之
間是時向春之末迎夏之陽鶬鶊喈喈群女出桑此郊之姝華色含
光體美容冶不待飾裝於是處子怳若有望而不來忽若有來而不
見意密體疏俯仰異觀含喜微笑竊視流眄因遷延而辭避目欲其
顏心顧其義揚詩守禮終不過差故不足稱也 漢司馬相如美人賦曰司
馬相如美麗閑都遊於梁王梁王悅之鄒陽譖之於王曰相如美則美矣然服
色容冶妖麗不忠將欲媚辭取悅遊王後宮相如曰古之避色孔墨之徒
聞齊饋女而遐逝望朝歌而迴車譬猶防火水中避溺山隅此乃未見其
可欲何以明不好色乎若臣者少長西土鰥處獨居室宇遼廓莫與為娛
臣之東鄰有一女子玄髮豐豔蛾眉皓齒登垣而望臣三年於茲矣臣棄
而不許竊慕大王之高義命駕東邁途出鄭衛道由桑中朝發溱洧暮
宿上宮上宮閑館寂寞虛空門閤晝掩曖若神居芳香芬烈黼帳
高張有女獨處婉若在牀臣遂撫絃為幽蘭之曲女乃歌曰獨處室兮
廓無依有美人兮來何遲玉釵掛臣冠羅袖拂臣衣茵褥重陳角
枕橫施女乃弛其上服表其中衣皓體呈露弱骨豐肌時來親臣柔
滑如脂臣脈定於內心正於懷翻然高舉與彼長辭 後漢張衡定情賦
曰夫何妖女之淑麗光華豔而秀容斷當時而呈美冠朋匹而無雙歎
曰大火流兮草蟲鳴繁霜降兮草木零秋為期兮時已征思美人兮
愁屏營 【漢】蔡邕協初賦曰其在近也若神龍采鱗翼將舉其既
遠也若披雲緣漢見織女立若碧山亭亭豎立動若翡翠奮其羽衆色
燎照視之無主若明月耀似朝日色若蓮葩肌如凝蜜 又檢逸賦曰
夫何姝妖之媛女顏煒燁而含榮普天壤其無儷曠千載而特生余

恍於淑麗愛獨結而未并情罔罔而無主意徙倚而左傾晝騁情以舒愛夜託夢以交靈　【魏】陳琳止欲賦曰媛哉逸女在余東濱色曜春華豔過碩人乃遂古其寡儔固當世之無鄰允宜國而寧家實君子之攸嬪伊余情之是悅志荒溢而傾移宵炯炯以不寐晝舍食而忘飢歎北風之好我美攜手之同歸忽日月之徐邁庶枯楊之生稊道攸長而路阻河廣漾而無梁雖企予而欲往非一葦之可航余心以言歸含愭瘁而就林忽假瞑其若寐夢所歡之來征魂翩翩以遙懷若交好而通靈　【魏】阮瑀止欲賦曰夫何淑女之佳麗顏灼灼以流光歷千代其無匹超古今而特章執妙年之方盛性聰惠以和良稟純絜之明節後申禮以自防重行義以輕身志高尚乎貞姜予情悅其美麗無須臾而有忘思桃夭之所宜願無衣之同裳懷紆結而不暢兮魂一夕而九翔出房戶以躑躅覩天漢之無津傷匏瓜之無偶悲織女之獨勤還伏枕以求寐庶通夢而交神神惚怳而難遇思交錯以繽紛遂終夜而靡見東方旭以既晨知所思之不得乃抑情以自信　【魏】王粲閑邪賦曰夫何英媛之麗女貌洵美而艷逸橫四海而無仇超遺世而秀出發唐棣之春華當盛年而處室恨年歲之方暮哀獨立而無依情紛拏以交橫意慘悽而增悲何性命之奇薄愛兩絕而俱違排空房而就衽將取夢以通靈目炯炯而不寐心忉怛而惕驚　【魏】應瑒正情賦曰夫何媛女之殊麗兮姿溫惠而明哲應靈和以挺質體蘭茂而瓊潔方往載其鮮雙曜來今而無列發朝陽之鴻暉流精睇而傾洩既榮麗而冠時援申女而比節余心嘉夫淑美願結歡而靡因承窈窕之芳美情踴躍乎若人魂翩翩而夕遊甘同夢而交神豈彷徨于路側宵耿耿而達晨清風厲於玄序涼飆逝於中唐聽雲鴈之翰鳴察列宿之華輝南星晃而電隕偏雄肅而特飛與騰言以俯音嗟激迅而難追傷住禽之無偶悼流光之不歸愍伏辰之方逝哀吾願之多違步便旋以永思情憀慄而傷悲還幽室以假寐固展轉而不安神妙妙以潛翔恒存遊乎所觀仰崇夏而長息動哀響而餘歎氣浮踊而雲館暢一夕而九頃　【魏】陳思王曹植靜思賦曰夫何美女之爛妖紅顏曄而流光卓特出而無匹呈才好其莫當性通暢以聰惠行嬿密而妍詳蔭高岑以翳日臨淥水之清流秋風起於中林離鳥鳴而相求愁慘慘以增傷悲予安能乎淹流　【晉】張華永懷賦曰美淑人之妖豔因盼睞而傾城揚綽約之麗姿怯婉娩之柔情超六列於往古邁來今之清英既惠余以至懽又結我以同心交恩好之歎固接情愛之分深誓中誠於曰要執契以斷金嗟夫天道幽昧差錯謬於參差怨祿運之不遺雖義結而絕離執纏綿之篤趣守德音以終始邀生年會於有期與異容華之我佐儻皇靈之垂仁長收懽於永已　【梁】江淹麗色賦曰夫絕世獨立者信東鄰之佳人既翠眉而瑤質亦顏瞳而赩脣窮金花及珠履颯綺袂與錦紳色練練而欲奪光炎炎而若神非氣象之可譬焉影響而能陳故仙藻靈葩冰華玉儀其始見也若紅蓮鏡池其少進也如綵雲出崖五光徘徊十色陸離質過珊瑚同樹價直瓊草共枝於是帷[illegible]綺井當衢橫術撒庭承月碧戶延日架虹柱之星軍罷宿虹梁之峻密躅陽垂而香寂桂煙起而青謐女乃曜華鄭之鐵步娟北里之鳴瑟若夫紅華舒春黃鳥飛時然蕙初軟蘋蘭始遊不擧搖帶無倚柱添摘芳拾芬詠吐對笑月出於陳歌感草於衛詩秋炎已永離明火中赤掌任露蓮華勝風後欄丹木前軒碧桐芜歌晦右琴聲北東至乃西陸始秋白道月弦金波照戶玉露曖天氣以且兮曉未半星雖流兮夜何央億雜佩兮且一含倚鏡金兮以九傷於是帳必藍田之寶帶必蒲菊之文館圖明月室畫浮雲言必入媚動必應規有光有豔如合如離氣柔色靡神姣骨奇經秦歷趙既無其雙尋楚訪蔡不覩其容非天下之至麗孰能與於此哉　【梁】約麗人賦曰有客弱冠未仕締交戚里馳騖王室遨遊許史歸而稱曰狹斜才女銅街麗人亭亭似月嬿婉如春凝情待價思尚衣巾芳踰散麝色茂開蓮陸離羽珥錯雜花鈿響羅衣而不進隱明燈而未前中步檐而一息順長廊而迴歸池翻荷而納影風動竹而吹衣薄暮延佇宵分乃至出閨入光含羞隱媚垂羅曳錦鳴瑤動翠來脫薄妝去留餘膩霑粉委露理鬢清渠落花入領微風動裾

賢婦人

毛詩曰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　故作是詩以絶之也　列女傳曰楚昭貞姜齊侯之女楚昭王之夫人也昭王出遊留夫人漸臺之上而去王聞江水大至使使者迎夫人忘持符使者至請夫人出夫人曰大王與宮人約令曰召宮人必以符今使者不持符妾不敢從使者而行妾聞之貞女之義不犯約勇者不畏死守節而已妾知從使者必生留必死也然妾不敢棄約越義而求生大水至而死乃號曰貞姜　又曰楚白貞姫者楚白勝之妻也白公早死其妻紡績不嫁吳王聞其美使大夫操金百鎰白璧一雙以聘焉因以輜軿三十乘迎之將以為夫人夫人辭曰白公生之時妾幸得充後宮執箕箒今白公不幸而死妾願守其墳墓以終天年今王賜金璧之聘夫人之位非愚妾之所聞也吳王賢其守節而有義號曰楚貞姫　又曰魯秋胡潔婦者魯秋胡之妻也秋胡子既納之五日而去官於陳五年乃歸未至家見路傍有一美婦人方採桑秋胡子下車謂曰苦暴獨採桑吾行道遠願託桑蔭下一飡婦人採桑不輟秋胡子謂曰力田不如逢豐年力桑不如見公卿今吾有金願與夫人婦人曰採桑力作紡績織紝以供衣食奉二親養夫子而已矣吾不願人之金也秋胡子還家奉金遺母母使人呼其婦婦乃向採桑婦婦乃自投於河而死　又曰梁寡高行者梁之寡婦早寡不嫁梁貴人爭欲取之不能得梁王聞之使相聘之高行曰妾之夫不幸先犬馬填溝壑妾宜以身薦棺槨守養幼孤不得專意妾聞婦人之義一往不改以全貞信之節棄義而從利無以為人乃援鏡操刀以割其鼻曰妾已刑餘之人殆可釋矣王高其節號曰高行　又曰漢中趙高妻者同郡張氏之女也字禮脩姑嚴酷無道小怒則罵大怒則罰禮脩恭承初無慍色引過自咎姑後知之乃變意厚加愛矜後姑疾病其女來視臨困却女曰我困矣絶命當在賢婦之手婦前抱持乃絶後郡內遭賊高死君難禮脩以碧塗面亂頭稱病懷刀在身志氣烈決賊不逼也叔父矜其年壯欲更嫁之禮脩慓既至死爲誓　又曰丹陽羅静者廣德羅勤之女也為同縣朱曠所聘昏禮未成勤遇病喪沒無比斷絶曠餽冒經營尋復病亡靜感其義遂誓不嫁有楊令者多將人衆自往納幣靜乃逃竄祚劫其弟妹靜懼為祚所害乃出見之曰實感朱曠為妾父而死是以託身亡者自誓不貳辛苦之人願君哀而舍之如其不然請守之以死乃舍之　又曰蜀景奇妻者羅氏之女字貢羅奇亡無嗣貢羅專心供養父貢以許同郡辛詩貢羅與父書陳其情志歷年不歸後貢受遠使詩白州告縣發遣貢羅貢羅乃由徑道詣州自訴一旨意慷慨請死不從州嘉而許焉　又曰犍為相登妻者名度適登一年而寡守令吳厚因人問度度引刀截髮縣長吏復遣媒介度曰前已斷髮謂之表心何復有斯言哉欲取刀割鼻左右救止　又曰沛郡劉長卿妻者生一男字五五歲而長卿卒懼見爭嫁既不歸寧兄弟時往防衛遠疑言不及外五年十五死乃援刀割耳明己不二在喪側者無不感傷　又曰吳孫奇妻者廣陵范慎女名姬年十八配奇一年而奇亡慎以姬少寡無子迎還其家姬不肯歸迎者以父母命迫之姬遂操刀割耳及鼻曰父迎我者不過以我年少而色美今已殘矣行將焉如於是迎者空反　又曰廣漢廖伯妻者同郡殷氏之女名紀配姪聰敏達於詩書進退閑暇父母將有所許紀配曰梁高行割鼻告誠以全其節求生害仁仁者不為紀配生見禮義豈獨使古人擅名哉作詩三章以諷父母乃拔刀斷指　又曰吳許升妻者呂氏之女名榮升遊誕博戲不自操行榮躬勤家業以養其姑勸升學問未嘗不垂涕而言榮父忿升呼榮欲改嫁之榮曰命之所遭義無離貳終不肯歸升後感悔尋師遠學四年乃歸遂致名譽為州所辟過劫被害榮手刃殺升者以首還祭　又曰河南貞義者樂羊子之妻也羊子出學貞義截髮賣以供其資後羊子得遺金一餅以與貞義貞義曰妾聞君子不以利汙行羊子慙而棄之鄰人欲犯貞義而劫其姑貞義操刀而出鄰人曰從者可不從者殺汝姑貞義仰天而歎以刀刎頸而死太守以大夫禮葬之號曰貞義　又曰留子直妻者漢末擾攘隨夫之從父客居豫章與從父叔交通郡敗族之妻年少有色太守客請以為妻守死不從以還太守付吏付吏殺之臨死顏色不變咎無怨言郡吏及客辭更還救請免既得活

乃自割耳以之太守聞其夫在遂還其妻　又曰會稽翟素者翟氏之女也受聘未及配適遭亂賊欲犯之臨之以刃曰不從者今即死矣素曰我可得而殺不可得而辱賊遂殺素

詩

晉傅玄秋胡詩曰秋胡納令室三日宦他鄉皎皎潔婦姿泠泠守空房燕婉不終夕別如參與商枕驅萬里既至兩相忘行人悅令顏借息此樹傍言以從卿諭遂下黃金誘

宋顏延之秋胡詩曰燕居未及好良人顧有違脫巾千里外結綬登王畿戒徒在昧日左右來相依驅驅月觀時暇桑野多經過佳人從所務窈窕援高柯傾城誰不顧弭節停中阿南金豈不重聊自意所輕義心多苦調密此金玉聲如何久為別百行愆諸已愧彼行露詩甘之長川汜

贊

晉左九嬪班婕妤贊曰恂恂班女恭讓謙虛辭輦進賢辯秘理詮形圖丹青名侔樊虞　又孟軻母贊曰鄒母善導三徙成教鄰止庠序俎豆是效斷織激子廣以墳典聰達知禮敷述聖道　又狂接輿妻贊曰接輿高絜懷道行謳妻亦冰清同味玄風道俗榮志遠神遼　又荊武王夫人鄧曼讚曰天道虧盈推數則微邈哉鄧曼睽禍幾覩兆數亡考德知衰賢智卓殊邈哉難追　又齊杞梁妻贊曰遺命不敢違時驗屯夫卒莒場邦弔不賓哀崩高城殊情雲宗赴淄川託軀清津　又齊義繼母贊曰聖教玄化禮由信誠至哉繼母行合典經不遺宿諾義割私情表德來裔垂則後生　又□□齊姜贊曰邈矣齊姜含德之英于行則高于理斯明垂訓于宗厲發奇聲宣昭三歎萬代遺馨　魏鍾母孫氏公孫夫人序贊曰夫人姓公孫氏會稽剡人也夫人資三靈之淳懿誕華宗之澄粹奇朗照於齠齔四教成於笄笄慈恩溫恭行有秋霜之潔甚心制節性同青春之和敦悅憲章動遵禮規居室則道齊師氏有行則德配女儀禮服有盈禮遂豆無闕猗歟夫人天姿特挺行高冰絜操與霜貞整性揚蘭芳德振玉領猗彼瓊林奇翰有集展彼碩媛含德來緝動與禮遊靜以義立

碑

晉張林陳夫人碑曰夫人姓徐吳郡嘉興人也夫人少稟方靈粹誕姿淑貞聰哲明敏溫恭柔順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恭順不惰其心明烈寔備其體若夫柔惠清順宇和聖善婦德既脩母道亦隆忒屬冰玉厥德靡頗靡靡其操翼翼其仁明昊京內映朗節外新芳徽風邁淑慎其身

書

晉劉珝與虞定夫人薦環夫人書曰瓊聞與賢崇德聖主令典旌善表操有邦盛務伏見族祖吳國亡民富春孫彥妻環少履令節服膺道教建適孫氏恪居婦職宗姻有聲奉禮未周彥母喪殯喪殯半年彥奄亡沒環率禮奉終抗義明節傾竭私產以供葬送禮服既終而無立子家欲改醮誓言而不許

傳

晉甚方生上貞女解曰伏見西道縣治下皇龍傳年始弱笄出適皮氏宋衞半年冒京殞沒京兄弟三人相尋凋落外靡春功之親內絕胤嗣之繼傳貴其父母之貞貞躬親機杼之勤數年之間三喪俱舉四節蒸嘗于今不輟志存匪石之固行無片言之玷賢良冥娉誓而弗許守節窮居以今五十餘年矣詳觀之遺烈書于記傳者或毀髮膚之體以絕求者之望或白經溝中苟全不移之志雖操存而身亡行立而形虧寡婦能兼令其道始終者斯者也夫盡草萊之婦人耳生於幽谷之中長於荒縣之下目不見尺素之丈耳不聞令古之說師心率己蹈茲四德抑可謂神宗靈山岳自然天知者矣而彤管未書令問不彰非所以表賢崇善敦揚貞風也

老

說文曰老考也七十曰耆八十曰耋九十曰耄　釋名曰九十曰鮐背或曰黃耇或曰凍梨或曰齯齒或曰眉壽　易曰枯楊生荑老夫得其女妻　尚書曰五福一曰壽　禮記曰百年曰期頤　又曰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　又曰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　又曰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　又曰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　毛詩曰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又曰酌以大斗以祈黃耇黃耇鮐背以引以翼　左傳曰燭之武對鄭伯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　又曰晉悼夫人食輿人絳縣人或年長矣使問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年於今三之一也使問諸師曠曰七十三矣　論語讖曰堯舜遊首山觀河渚乃有五老遊河渚曰河圖將浮五老飛為流星

上人易　國語曰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敬言於國曰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也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導我　周書曰文王召太子發曰嗚呼我身老矣吾語汝我所保與守守之哉傳之子孫（其王誦）　尚書中候曰齊桓公封禪謂管仲曰寡人自黃仲父年文　尸子曰湯問伊尹曰壽可為耶伊尹曰王欲之則可為弗欲則不可為也　孟子曰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　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　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　戰國策曰昔者秦魏為與國齊楚約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蓋相望秦救不出魏人有唐且者年九十餘謂魏王曰老臣請西說秦令兵出可乎曰敬諾遂約車遣之唐且說秦王秦王遂發兵救之　史記曰秦始王謂王翦曰將軍老矣何怯也　又曰武帝使使東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申公至見天子天子問治亂事申公時已年八十餘矣　又曰伏生秦博士孝文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老不能行詔晁錯往受之　韓詩外傳曰齊桓公見麥丘人曰叟年幾何對曰臣年八十三矣公曰美哉壽也　又曰楚丘先生被裘帶索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多遺忘矣何以教文先生曰惡將我使而老哉使我投石超距乎追車赴馬乎吾則將死何暇老哉將使我深計而遠謀乎設精神而決嫌疑吾乃始壯矣何老之有　說苑曰孔文王伐鄭使王子華子路車二子出遊老人戴畚從之焉不與搏而奪之畚　漢書曰馮唐以老為郎文帝輦過問曰父老何自為郎　又曰張蒼口中無齒飲乳妻妾以百數嘗孕者不復幸年百餘歲乃卒　又曰張安世薦蘇武明習故事奉使不辱宣帝以武著節老臣令朝朔望號稱祭酒　東觀漢記曰馬援年六十二請擊五溪蠻帝愍其老未許援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遂遣援（事具武帝紀）　續漢書曰民年七十者授之以玉杖餔之以糜粥玉杖長九尺端鳩飾鳩不噎之鳥也欲老人不噎也　又曰仲秋祠老人星于國南郊　神仙傳曰淮南王安好道術八公詣門門者見垂白不進八公皆化成童子色如桃花門吏白王王迎之登思仙之臺八公還成老人授之要道　世說曰顧悅與簡文同年而早白簡文問曰卿何以先老答曰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栢之姿隆冬轉茂　瀨鄉記曰老聃計其生紀時已一百餘聃無老耄之貌也　述異記曰尹雄年九十左鬢復生角長寸半

【詩】魏應璩詩曰古有行道人陌上見三叟年各百餘歲相與鋤禾莠住車問三叟何以得此壽　又新詩曰少壯面目澤長老顏色麤麤醜人所惡拭白自洗蘇　魏阮籍詩曰白髮隨櫛墜未寒思厚衣四支易懈倦行步益踈遲常恐時歲盡魂魄忽高飛自知百年後堂上生旅葵　晉張載詩曰氣力漸衰損鬢髮終以皓昔為春月華今為秋日草　晉陸機詩曰軟顏收紅蘂玄鬢吐素華冉冉逝將老咄咄奈老何　梁范雲詩曰在生竟何幾未去條已老華髮飄悴容苦慮栖懷抱嗟昔少年時皆以歸大造　梁簡文帝詩曰昔類紅蓮草自玩淥池邊今如白華樹還悲明鏡前　梁孔燾老詩曰盛年歌吹日顧步惜容儀一朝衰朽至星星白髮垂

【表】梁沈約致仕表曰徒以桑榆無幾時制行及不翻之禱忽在今辰使反身微蹙待終窮巷且又聞之懸車散髮其來甚矣昔廣德請骸義在量力二疏知止懼貽後悔數年以來稍就盡竭氣力衰耗不自支持若蒙天地大恩造物洪施拯其隆滿之切救其害盈之災暨彼日昃假榮終朝斷夕景少攬歲化宅壤歸身自無去幾斯仁仰軍事止寸陰　梁王僧孺為韋雍州致仕表曰且攀附遂無涯限排雲矯翼飛待鼎瞳離蟬組照灼旛旗受脈推轂執珪奉酎變侯室於高門登小冠於族服兄復還周組其六印歸弊烈列其五鼎常懼輪軒積甚滿墉高器覆危傾入指鬼瞰老與年并疹隨衰及途遇齒截漏迫鍾鳴高春之景一斜不留之風忽至菌蟪夕陰倏胰無幾董蕣朝采飄零已久仰朱闕而撫弟向崦谷而自悲豈復式陪拱默仰接鍾鼓儀佛蓋未親東臣稍駐轡垂壤鼓腹其賜稍多　周王褒為庾秘崎致仕表曰晚音丸由採終則外傾身舉重力屈斯遊何若日暮途遠前哲所以告歸稱盡載馳昔賢以之知退　陳徐陵為王儀同致仕表曰尺波歸海頃數不居爝火爲薪悄悄悲假續況役星迴日薄通人有乞老之言鍾

鳴渴盡前史有夜行之誡五侯鼎族家傳軒冕四姓鄉侯榮田已澤
雖虛名靡實世宦非才年力方彊雖不能辭退今三元肇曆六
呂司春得奉萬壽之盃豫參百辟之禮便釋朝衣謹遵初服
方同孔光之杖載遊戶庭廣德之車方懸私舘　陳後漢班超上
疏曰蠻夷之俗畏壯侮老臣超犬馬齒殲常恐年衰奄忽僵仆孤
魂棄捐自以壽終屯部誠無所恨但願生入玉門關不敢望到酒泉
郡　又曰其誠無儔名實賦以言行具可揚倫上方委我朝傑搜材儒
門若取火于燧求玉于崑且知人則哲求天不謏詢乎衆則汝察予德
抽其實則明試以言夫名實之資實者名立正先修名以責實亦務
言而考行假使賢愚紛糺是非交競用捨不雜於薰蕕妍蚩豈逃
乎龜鑑若疇離社則致其令則傳說感於夢聊睢兒遂於堯聖原
夫末分涵璧尚混齊竽議者人口聲喧路隅乍好丹以非素罕惡紫
之奪朱爭競容於播木指微瑕於瑾瑜及夫舉直措枉剖繁省蕪
轉衡用心既不畏於狂狷取賢　厚求智又作揆矢輕信垂拱而御
成亦奚為而不可　齡其恭樹桃李假翠鴻鸞仰春夏而延陰而扶
而遂轉然後實無所蔽其迹名無所匿其端是二物也坦然可觀

藝文類聚卷第十八

藝文類聚卷第十九　人部三

言語　謳謡　吟　嘯　笑

言語

釋名曰言宣也宣彼此之意也語敘也敘已所欲說述也　說文曰直言曰言
論議曰語　易曰君子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
外違之　又曰言行君子之樞機　毛詩曰啓矣能言巧言如流　又曰無易由言
又曰斯言之玷不可為也　又曰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左傳曰晉叔向適鄭
鬷蔑惡欲觀叔向從收器者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聞之曰必鬷明也　又曰鄭子大
叔享趙簡子為之臨其家曰黃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
恃寵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　禮記曰事
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
小祿　又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　又曰言不危行行不危言
又曰五方之人言語不通　大戴禮曰黃帝弱而能言　[illegible]　孝經曰言滿天下
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　論語曰定公問一言可以興邦有諸孔子曰言不可以若
是其幾也一言可以喪邦有諸子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　又曰君子欲訥於
言而敏於行　又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繹之為貴　鄧析書曰一言而非駟馬
不能追一言不急駟馬不能及故惡言不出口苟聲不入耳　尸子曰言美
則響美言惡則響惡　申子曰一言正天下定一言倚天下靡　莊子曰言
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忘言之人與之言哉　又曰凡交近則必相靡
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　鶡冠子曰趙武靈王問龐煖曰寡人聞飛語流傳曰
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　淮南子曰得萬人之兵不若聞一言之當　漢
書曰漢王與項羽臨廣武間而語　又曰太尉周勃迎代王請間宋昌曰所言
公公之所言私王者無私　又曰韓信當斬視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而斬壯士
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斬與語大悅之　孫卿子曰贈人以言重於珠玉傷人
以言甚於劍戟　吳志曰張尚孫皓時為侍郎以言語辯捷見知　括地圖
曰太極山東華之草服之通萬里之語　衛玠別傳曰太尉王君見阮千里而問曰
老莊與聖教異同阮曰將無同太尉善其言辟之為掾世號阮瞻三語掾王君
見而嘲之曰一言可以辟何假於三阮曰苟是天下民望亦可無言而辟復何假

於一 神仙傳曰老子生而能言【詩】梁昭明太子大言詩曰觀修鯤其若
鱗附視滄海之如濫觴經三儀而踢踏跨六合以翱翔 又細言詩曰坐卧鄰
空塵憑附蟭螟翼越咫尺而三秋度毫釐而九息 梁劉鈞大言應令詩
曰噫氣爲風揮汗成雨聊灼戴山龜欲摟探遂古 又細言應令詩曰汎
舟毛滴海爲政蝸牛國逍遙輕塵上指辰問南北 梁王規大言應令詩
曰俯身望日入下視見星羅噓八風而爲氣吹四海而揚波 又細言應令
詩曰針鋒於焉止息髮杪可以翱翔蚊眉深而易阻蟻目曠而難航 梁王
錫大言應令詩曰欲遊五岳功不得申杖千里之木纔橫海之鱗 又細言應
令詩曰冥冥蒿蒿離朱不辨其實步蝸角而三伏經針孔而千日 梁張
纘大言應令詩曰河流既渴日月俱騰罝羅微物動落雲鵬 又細言
應令詩曰遨遊縫目鄰輕塵蚊睫成宇蚤如輪 梁沈約大言應令詩
曰隘此大況庭方知九陔局窮天豈滿指畫地不容足 又細言應令詩曰
開館尺捶餘築榭微塵裏蝸角列州縣毫端建朝市【賦】楚宋玉大言
賦曰楚襄王與唐勒景差宋玉遊於陽雲之臺王曰能爲寡人大言者上座
王因稱曰操是太阿剝一世流血衝天車不可以屬 至唐勒曰壯士憤兮絕天維
北斗戾兮太山夷至宋玉曰方地爲車圓天爲蓋長劍耿介倚天之外王曰未可也玉
曰并吞四夷飲枯河海跋越九州無所容止 又小言賦曰楚襄王既登陽雲之
觀命諸大夫景差唐勒宋玉等並造大言賦賦卒而宋玉受賞 又曰有能爲
小言賦者賜之雲夢之田景差曰載氛埃兮乘剽塵體輕蚊翼形微蚤鱗
烟由鍼孔出入羅巾唐勒曰折飛糠以爲輿剖粃糟以爲舟憑蚋眥以顧眄
附蠛蠓而遨遊又曰館于蠅鬚宴于毫端烹蝨腦切蟣肝會九族而同嚌
猶委餘而不彈宋玉曰無内之中微物潜生比之無象言之無名蒙蒙景滅
昧昧遺形纖於毳末之微蔑陋於茸毛之方生視之則眇眇望之則冥冥
離朱爲之歎悶神明不能察其情二子之言磊磊皆不小何如此之爲精王
曰善賜雲夢之田【晉】傅咸小語賦曰楚襄王登陽雲之臺景差唐勒宋玉
侍王曰能爲小語者處上位景差曰蓋彼之子形難爲象晨登蟻垤薄暮不
上朝炊半粒晝復得餐烹一小蝨飽於一鄉唐勒曰攀虻蠅附蚋翼我自謂
重波不極遐邇有急相切逼竄於針孔以自匿宋玉曰折辭足以爲推舫粒
粺而爲舟將遠遊以返躍見越蟬蹈以横浮若涉海之無涯懼湮沒於洪
流彊數旬而汔濟咋蟻之景丘未升半而九息何時達乎杪頭 魏
陳琳應詔語賦曰惡救生民之要救寶其言語以爲前樞機誠爲急務筆札
乃是次爲擬金人於右階稱石人於左邊鄒衍我服而無媿張儀舌存而理塗
唯諾唯辯何者是與故知于時言言于時語語若乃遂城嶮巇齊陣交加
然所恐懼漢帝幽嗟魯連纔吐數句酈子直御單車息十重之禁帶醫
百萬之疏謀至於蘭臺靜秘雍燭高明徐邈材酬縱奏奏嵩三朋好
數四方英既說前言之往行重觀生死之交情扼腕抵掌攘袂斷衡當斯時
也何者爲榮欲同吃如鄧士欲作辯似晝君卿爲守爲相並如此少意少
事不成名【贊】魏王粲友金人贊曰君子九直行不柔辟友賤不恥論焉是
益我能發叔彼甲速延言之賜過于與辟末世不敦義與茲易而言匪惡匪退
有其誠【箴】司謝彦語箴曰孔子曰余欲無言又曰天何言哉赫胥之世大庭
之后三風陶放率真故志悅吃吃君子動無欲無事遠于三季未華辯華彰當動
風駭飛辯雲翔戰國紛擾爭雨揖游辯兩乃遊說縱橫聘技特王銜刃倔
毒吐書月示芳利動春露害甚不相四紀若騁七都朝亡國疏末俗扇風數
飈先意承旨原情察鄉損爾言過且和樂且康【銘】司太廟金人銘曰孔子
觀周入后稷廟廟堂右階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我古之慎言
人也戒之哉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
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焰弗滅
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爲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
周孫楚 又金人銘曰晉太廟有石人焉大張其口而書其胸曰我古之多言人
也無少言無少事少言少事則後生何述焉夫唯立言名乃長久胡爲塊然生
緘其口凡夫負勢烈士殉名陷爲躅夷柳爲清飽肆爲臭蘭圃爲馨
貴賤賢真賤三者言異歸於一會堯懸諫鼓舜立謗木聽採風謠惟以不
足處閣君生化陰比屋末葉陵遲禮教彌衰承旨則順忤意則違時好細
腰宮中皆飢時悅廣額下作細眉造龍之鱗必陷斯機括累無發乃先誅夷
顏君覆厥後可爲傷悲斯可用戒無妄之時假爾廟於言爲崖是以君子追
而正之【論】司闕歐陽建言盡意論曰有雷同君子問於違衆先生曰世之論者以

爲言不盡意由來尚矣至乎通才達識咸以爲然若夫蔣公之論眸子鍾傅之言才性莫不引此爲談證而先生以爲不然何哉先生曰夫天不言而四時行焉聖人不言而鑒識存焉形不待名而方圓已著色不俟稱而黑白以彰然則名之於物無施者也言之於理無爲者也而古今務於正名聖賢不能去言其故何也誠以理得於心非言不暢物定於彼非言不辯言不暢志則無以相接名不辯物則鑒識不顯鑒識顯而名品殊言稱接而情志暢原其所以本其所由非物有自然之名理有必定之稱也欲辯其實則殊其名欲宣其志則立其稱名逐物而遷言因理而變此猶聲發響應形存影附不得相與爲二苟其不二則無不盡吾故以爲盡矣

謳謡

爾雅曰徒歌謂之謡　毛詩曰心之憂矣我歌且謡　左傳曰宋城華元爲植巡功城者謳曰睅其目皤其腹弃甲而復于思于思弃甲復來　家語曰孔子相魯齊人歸女樂魯君淫荒孔子遂行師乙送孔子曰吾欲歌可乎歌曰彼婦人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人之謁可以死敗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列子曰堯微服遊康衢聞兒童謡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事具雜又部詩播）　韓子曰齊桓公飲酒醉遺其冠恥之管仲曰公不雪之以政公曰善因發倉囷賜貧窮三日而民歌之曰公胡不復遺其冠乎　呂氏春秋曰魏襄王使史起爲鄴令引漳水灌田民大得其利相與歌曰鄴有聖令爲史公決漳水灌鄴旁終古斥鹵生稻粱　史記曰曹參爲漢相國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一　又曰衛子夫爲皇后弟青貴震天下天下歌之曰生男無喜生女無怒獨不見衛子夫霸天下　漢書曰趙中大夫白公奏穿渠引涇水民得其饒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鍤爲雲決渠爲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事具產業部田疇）　又曰馮立爲西河上郡在職公廉與野王相代治行相似而多恩吏民乃歌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智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均周公康叔猶二君　東觀漢記曰張堪爲漁陽太守開田八千餘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秀兩歧張君爲政樂不可支（事具牧守部）　又曰廉範字叔度爲蜀郡太守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乃毀削先令但嚴儲水而已百姓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堵昔無一襦今有五袴（事具牧守部）　新序曰延陵季子以劍帶徐君墓樹徐人歌之曰延陵季子兮不忘舊故脫千金之劍以帶丘墓（事具冢墓部）　謝承後漢書曰岑熙遷魏郡太守人歌之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蟊賊岑君遏之狗犬不驚足下生氂含哺鼓腹焉知凶災我喜我生獨丁斯時美哉岑君於戲在茲　又曰皇甫嵩請冀州一年田租以贍飢民百姓歌曰天下亂兮市爲墟母不保子妻失夫賴得皇甫兮復安居（事具職官部內史篇）　又曰劉騊駼除順陽長以病免吏民思而歌之曰悒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事具職官部縣令篇）　又曰郭賀字喬卿爲荊州刺史到官有殊政百姓歌曰厥德仁明郭喬卿忠正朝廷上下平（事具職官部刺史篇）　續漢書曰張霸爲會稽郡越賊歸附童謡曰弃我戟捐我矛盜賊盡吏皆休　又曰李燮拜京兆詔發西園錢君上封事遂止不發吏民愛敬乃謡曰我府君道教舉恩如春威如虎剛不吐弱不茹愛如母訓如父　吳志曰周瑜少精意於音樂三爵之後其有闕誤瑜必知之知之必顧時人謡曰曲有誤周郎顧　吳録曰王譚字世容爲成武令民服德化宿惡奔逬父老歌曰王世容治無雙省徭役盜賊空　王嗚晉書曰王祥爲本州別駕時人歌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　又曰裴秀年十餘歲時人謡曰後進領袖有裴秀　又曰諸葛恢字道明荀闓字道明蔡謨字道明有名譽號曰中興三明時人爲歌之曰京師三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清　續安帝紀曰司馬休之兄尚爲桓玄所敗休之奔淮內頗得彼之人心從者爲之歌曰可憐司馬公作姓甚温良悔昔水邊戲使我不能忘　會稽典録曰徐弘字聖通爲汝陰令政鋤姦桀道不拾遺民歌之曰徐聖通政無雙平刑罰姦宄空　文士傳曰束晳太康中大旱晳乃令邑人躬共請雨三日水三尺百姓爲之歌曰束先生通神明請天三日甘雨零我黍以育我稷以生何以酬之報束長生　郗氏世傳曰郗稱爲榮陽令廣校學館會集朋徒民知禮讓乃歌曰榮陽令有異政修立學校人易性令我子弟恥訟爭　車頻秦書曰苻堅時關隴百姓豊樂民歌之曰長安大街兩邊種槐下走朱輪上有鸞栖　趙書曰劉曜討陳安於隴城安死乃謡曰隴上健兒曰陳安軀幹雖小腹中

寬愛養將士同心肝 事見軍謠 趙書曰 冬衆六月盛暑重裘累茵使人扇
患不清涼斬扇者時軍中為之謠曰士為將軍何可羞六月重茵被豹裘
不識寒暑斬他頭 襄陽耆舊記曰山季倫每臨習池未曾不大醉而還
恒曰我高陽池也中也襄陽城中小兒歌之曰山公何所去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
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着白接䍦舉鞭向葛彊何如并州兒
世說曰郗超王珣並以奇才為桓大司馬所眷珣為主簿超為記室參軍
超為人多鬚珣形狀短小時人為之歌曰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
公怒 晉夏侯湛長夜謠曰日暮兮初晴天灼灼兮遐清披雲兮歸山
垂景兮照庭列宿兮皎皎星稀兮月明亭檐隅以逍遙兮盼太虛以
仰觀望閶闔之昭晰兮麗紫微之輝煥 晉湛方生懷歸謠曰辭衡
門兮至歡懷生離兮苦辛豈羈旅兮一慨亦代謝兮感人四運兮道盡化
新兮歲故氣慘慘兮疑晨風淒淒兮薄暮雨靡靡兮交紛重雲兮四布
天地兮一色六合兮同素山木兮摧披津壑兮凝沍感羈旅兮苦心懷桑梓
兮增慕胡馬兮戀北越鳥兮依陽彼禽獸兮尚然況君子兮去故鄉望

歸塗兮漫漫盼江流兮洋洋思涉路兮莫由欲越津兮無梁 陳沈炯
獨酌謠曰獨酌謠獨酌獨長謠智者不我顧愚夫余未要不愚復不智誰當
余見招所以成獨酌一酌傾一瓢生涯本漫漫神理暫超超一酌矜許史再酌
傲松喬頻煩四五酌不覺凌丹霄倏忽厭五鼎俄然賤九韶彭殤無異葬
夷跖可同朝龍蠖非不屈鵬鷃但逍遙寄語號呶侶無乃大塵囂

吟

說文曰吟歎也 釋名曰吟嚴也其聲本出於憂愁故聲嚴肅使聽之悽
歎也 毛詩序曰吟詠情性以風其上 鹽鐵論曰曾子傍山而吟山鳥下翔
東觀漢記曰梁鴻常閉戶吟詠書記 魏志曰管輅隨軍西行過毌丘儉
墓下倚松樹哀吟精神不樂人問其故輅曰林木雖茂無形可久碑誄雖美
無後可守 陳武別傳曰陳武字國本休屠胡人常騎驢牧羊諸家牧豎十
數人或有知歌謠者武遂學太山梁父吟幽州馬客吟及行路難之屬 文士傳
曰李康清廉有志節不能和俗為鄉里豪右所共害故官途不進作遊山
九吟 蜀志諸葛亮梁父吟曰步出齊城門遙望蕩陰里里中有三墳纍纍
正相似問是誰家冢田疆古冶子力能排南山文能絕地理一朝被讒言二桃殺
三士誰能為此謀國相齊晏子 晉潘尼逸民吟曰我願遯世自遺舒志六合
由巢是追沐浴池洪迅羽衣陟彼名山採此芝薇朝雲翳翳行露未晞遊
魚群戲翔鳥雙飛逍遙博觀日晏忘歸嗟哉世士從我者誰

嘯

雜字解詁曰嘯吹聲 毛詩曰有女仳離條其嘯矣遇人之不淑矣 列女
傳曰魯漆室邑之女過時未適人倚柱而嘯傍人聞之心莫不為之慘者鄰
婦從之遊曰何嘯之悲也子欲嫁乎吾為子求偶漆室女曰吾豈為不嫁之故
而悲哉憂吾君老太子少也 莊子曰童子夜嘯鬼數若齒 吳越春秋曰
吳王闔閭將欲伐楚登臺向南風而嘯有頃而歎群臣莫有曉王意者
伍子胥深知王之意乃薦孫武善為兵法人莫知其能 魏略曰諸葛亮在
荊州遊學每晨夜常抱膝長嘯 竹林七賢論曰阮籍性樂酒善嘯聲聞
數百步 又曰籍常箕踞嘯歌酣放自若時蘇門山中忽有真人在焉籍
覲往尋其人擁膝巖側籍登嶺從之箕坐相對籍乃商略終古以問之

仡然不應籍因對之長嘯有間彼乃斷然笑曰可更作籍乃為嘯意
盡退還半嶺嶺嵩嵩然有聲若數部鼓吹巖谷瀏響乃向人之嘯也 孫
登別傳曰孫登魏末處邛北山中以石室為宇編草自覆阮嗣宗聞登
而往造焉適見苫其蓋被髮端坐巖下鼓琴嗣宗自下趨之既坐莫得
與言嗣宗乃嘲嘈長嘯與鼓琴音諧會雍雍然登乃逌爾而笑因
嘯和之妙響動林壑 事見晉書 晉陽秋曰嵇康見孫登登對之嘯時
不言 郭子曰劉道真少時善歌嘯有一老嫗識其非常之人甚樂其
歌嘯乃殺豚進之道真食豚不謝 潯陽記曰桓宣穆使人尋廬山見一人
謂之曰君過前嶺必逢二年少相隨長嘯試要問之若不與言者可速去
此人過嶺果見二年少以伎掩鼻長嘯狀如惡臭鼻呼不與言 世說曰晉文
王德盛功大坐席嚴敬擬於王者唯阮籍箕踞嘯歌酣放自若 又曰劉
越石為胡騎所圍城中窘迫劉乘月登樓清嘯胡賊聞之皆悽然長歎
搜神記曰趙炳嘗臨水欲渡船人不許炳乃張蓋坐其中長嘯呼風
亂流而濟 晉春秋曰桓帝幸樊城百姓莫不觀之有一老父獨耕不輟

議郎張温使問焉父嘯而不荅 王廙別傳曰王導與庾亮遊於石頭會遇廙至爾曰迅風飛帆廙倚樓而長嘯神氣甚逸 神境記曰滎陽郡西有靈源山有石龕紫芝昔者有採藥此山聞林谷間有長嘯者今樵人往往猶聞焉 異苑曰尋陽姑石在江之坻初桓玄至西下令人登之中嶺便聞長嘯聲甚清徹至峯見一人箕踞石上 夢書曰夢吹嘯者欲有求

詩 晉陸雲詩曰逍遙近南畔長嘯作悲歎 晉郭璞詩曰綠羅結高林蒙蘢蓋一山中有冥寂士靜嘯撫清絃

賦 晉成公綏嘯賦曰逸群公子體奇好異傲世忘榮絕棄人事於是延友生集同好精性命之至機研道德之玄奧愍流俗而遺身乃慷慨而長嘯發妙聲於丹脣激哀音於皓齒響抑揚而潛轉氣衝鬱而熛起協黃宮於清角雜商羽於流徵飄遊雲於泰清集長風乎萬里 詠自然之至音非絲竹之所擬是故聲不假器用不借物近取諸身役心御氣動脣有曲發口成音觸類感物因歌隨吟清激切於竽笙優潤和於瑟琴列列飈揚啾啾響作奏胡馬之長思向寒風乎北朔又似鴻鴈之揚羽羣鳴號乎沙漠故能因形創聲隨事造曲應物無窮機發響速乃吟詠而發散聲駱驛而響連心滌蕩而無累志離俗而飄然 晉殷仲堪將離詠曰爾乃理轡杖策或乘或步行悲歌以諧歡朗長嘯以啓路

書 晉桓玄與袁宜都書論嘯曰讀卿歌賦序詠音聲皆有清味然以嘯爲髣髴有限不足以致幽旨將未至耶夫契神之音既不俟多贍而通其致苟一音足以究清和之極阮公之言不動蘇門之聽而微嘯一鼓玄默爲之解顏若人之興逸響惟深也哉 袁山松荅桓南郡書曰嘯有清浮之美而無控引之深歌窮測根之致用之彌覺其遠至乎吐辭送意曲究其奧豈脣吻之切發一往之清冷而已哉若夫阮公之嘯蘇門之和蓋感其一奇何爲撥此一至大疑嘯歌所拘耶

笑

說文曰欣笑喜也 易曰同人先號咷而後笑 又曰旅人先笑而後號咷 又曰笑言啞啞 毛詩曰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浪笑敖中心是悼 又曰兄弟不知咥其笑矣 又曰載笑載言 又曰女笑語兮 左傳曰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 又曰晉士彌年送叔孫于箕其叔孫使梁其踁待于門內曰余左顧而欬乃殺之右顧而笑乃止 穀梁傳曰季孫行父禿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首僂同聘於齊齊使禿者御禿者眇者御眇者跛者御跛者僂者御僂者蕭同叔子處臺而笑之客不悅 [illegible] 論語曰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 又曰子游爲武城宰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 禮斗威儀曰君乘土而王其民人好大笑 樂聲儀曰人情喜則笑矣 老子曰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 晏子曰齊景公置酒泰山公四望喟然歎泣數行曰寡人將去此堂國者而死耶左右泣者三人晏子搏髀仰天大笑曰樂哉今之飲也公怒曰子笑何也對曰臣見怯君一諛臣三是以大笑公慚 瑣語曰師曠御晉平公鼓瑟輟而笑曰齊君與其嬖人戲墜於牀而傷其臂平公命人書之曰某月某日齊君戲而傷問之於齊侯笑曰然有之 楚辭曰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 又曰行不群以巔越兮又衆兆之所咍 呂氏春秋曰戎常寇周幽王數擊鼓諸侯皆至褒姒大悅而笑王欲褒姒之笑數擊鼓而諸侯至無寇及[illegible]數擊鼓而諸侯不來遂爲戎所滅 史記曰孫子試兵以王寵姬二人爲隊長三鼓宮女皆掩口而笑 又曰孟嘗君過趙平原君客之趙人聞孟嘗君賢出觀之皆大笑曰始以薛公爲魁梧也然今視之乃眇小丈夫耳 又曰高祖奉玉卮爲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羣臣皆呼万歲大笑爲樂 漢書曰匡衡能解詩諸儒爲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 [illegible] 蜀志曰馬忠爲人寬濟有度量但大笑而已忿怒不形於色 晉中興書曰石勒與李陽相近隣歲常爭漚麻池迭共相毆打互有勝負勒既貴召陽至引入言及平生酒酣謂陽拊臂曰卿年老臂中故有力不攘復與人鬭耶孤往數得卿拳卿亦數得孤毒手因以大笑 又曰勒治門闕至竣有醉胡乘馬徑入府門勒問門吏馮翥向走馬入門爲是何人翥惶遽誤對忘諱向有醉胡乘馬馳來卯已訶問胡人難與語非小吏所制勒笑曰胡正自難可與言 蜀記曰譙周字允南體兒素朴無造次辯論之才諸葛亮領益州

牧州爲勸學從事初見左右皆笑既出有司請推笑者亮
忍況左右乎 世說曰張華問陸機曰雲何以不來機曰雲有笑疾恐公未悉
故未敢儀而雲詣華華爲人多姿制又好帛纏鬚雲見而大笑不能自已
又曰陸雲好笑嘗著縗幘上舡水中自見其影便大笑不已幾落水 又曰桓
南郡與道曜講老子王侍中爲主簿在坐 桓公曰王主簿可顧名思義 王未
有荅且大笑桓公曰王思道故能作大家兒笑 賦 晉孫楚笑賦曰有度俗之
公子悠万物之細故忽髣髴乎巢由以得意爲至樂不拘縶乎凡流會親
戚於高宇結宗盟於綢繆所以交頸偃仰推肘指掌咒洪聲於通谷順
長風以流響自氣參譚以相屬若將頹而復徍或嚬蹙俛首狀似悲愁怫
鬱唯轉呻吟郁伊或攜手悲嘯嘘欠長叫涭重則如陸沉輕疾則如水漂
徐疾任其口頻負合得〻機發或中莽背叛更相毀賤頓僵匡我彤聲泣乎
曰安信天下之笑林調謔之巨觀也

藝文類聚卷第十九

藝文類聚卷第二十　人部四

聖　賢　忠　孝

聖

尚書曰睿作聖 又曰聖作則 莊子曰以德分人謂之聖 白虎通曰才稱
万人曰傑倍傑曰聖風俗通曰聖者聲也通也言其聞聲知情通於天地條
暢万物也 家語曰聖者德合天地變通無方也 易曰備物致用立成器以
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禮記曰大
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万物峻極于天 又曰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
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 又曰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叡智足
以有臨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
也 毛詩曰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不失其聖也 又
曰思齊文王所以聖也 大戴禮曰聖人有國則日月不食星辰不孛 又曰哀
公問曰何謂聖人孔子對曰所謂聖人者智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測物之情
性者也 論語曰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 子貢曰固天縱之
將聖又多能也 禮記曰聖人能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
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爲之 家語曰有聖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是猶却步
而求及前人也 六韜曰聖人宜天下之人皆安樂 又曰聖人守無窮之府用無窮
之才天下仰之而治 管子曰聖人若天然無私覆若地然無私載也私者亂
天下也 老子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
文子曰聖人同死生愚人亦同死生聖人之同死生明於分理也愚人之同死生不
知利害所在也 又曰聖人以仁義爲準繩中繩之謂君子不中繩之謂小人
列子曰龍叔謂文摯曰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即命龍叔背明而立文摯
從後向明而望之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
流通一孔不達今聖智爲病者或由此乎 又曰商太宰見孔子曰丘聖者與
荅曰聖則丘何敢曰三王聖者與荅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丘弗知曰五帝聖
者與荅曰五帝善任仁義者聖則丘弗知曰三皇聖者與荅曰三皇善因時
者聖則丘弗知商曰然則孰者爲聖孔子曰西方聖者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
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又曰庖犧女媧神農夏后蛇身人面牛首此

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之德事見帝王部女媧篇 孟子曰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 莊子曰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教之其果爲聖人也 又曰堯解封人曰我以汝爲聖人夫聖人鶉居而鷇食鳥行而無迹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于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 孫卿子曰神固謂之聖人聖人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此矣 又曰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神人無功聖人無名聖人者天下利器 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璧而重寸陰故禹之趍時也履遺而弗取冠挂而弗顧 又曰唯聖人爲能知權言而必信期而必當天下之高行也 又曰孔子不黔突墨子不暖席是故聖人之恥辱以干世主者非以貪祿慕位欲事天下之利除萬民之害也神農憔悴堯瘦臞舜黴黑禹胼胝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憂勞百姓亦甚矣 又曰古者聖人勞形盡慮爲民興利除害亂天下之憂而任海內之事聖人之憂民如此其明也 揚子法言曰或問孔子之時諸侯有知孔子聖者與曰知之若知之則曷爲不用曰不能曰知聖而不能用可得聞乎曰用之則弃其所習逆其所從彊其所劣捐其所能非天下之至孰能用之 韓詩外傳曰辟土殖穀者后稷也決江疏河者禹也聽獄執中者皋陶也然而有聖名者堯也 神異經曰西南大荒中人身長十丈其腹圍九丈踐龜蛇戴朱鳥左手憑青龍右手憑白虎知河海斗斛識山石多少知天下鳥獸言語識土人所道知百穀可食識草木鹹苦名曰聖一曰哲一名通一名無不達 尚書大傳曰天無別風淮雨中國有聖人 姚信士緯曰聖人高不可極深不可測窮神知化獨見先識仁若春陽信若影響皆此所稟於天也 說苑曰聖人之於百姓也其猶赤子乎飢者食之寒者衣之育之養之育之長之唯恐其不至於大也

【頌】後漢張超孔父頌曰巖巖孔聖異世稱傑量合乾坤明參日月德被八荒名充區外綏於獲麟讚歌魯衛 晉孫楚尼父頌曰皇矣尼父聖哲之傑德比天地明齊日月周室陵遲大道蕪穢禮樂崩阻姦雄因世乃營門徒廣延俊乂垂以列國頌聲衛滅宸爽谷義鳳陳蔡德之休明幽而彌泰超美三代風馳千載

【贊】晉陸機孔子贊曰孔子叡聖配天弘道風扇玄流思探神寶明發懷周興一觀老靈魄有行言觀著昊清歌先識丹書有造 晉湛方生孔公贊曰文王旣沒微言將墜邈哉孔公龍見九二闡化殷象素王洙泗發揮中葉道映周季

【碑】後漢禰衡魯夫子碑曰受天至精純粹睿哲崇高足以長世寬容足以廣包幽明足以測神文思足以辯物然而敏學以求之下問以諮之虛心以受之深思以詠之脩周道之迴遹循九疇之乖悖故發憤忘食曆聘四方魯以大夫之位任以國政之拂辟若飛鴻終中庭騁騏驥於閭巷是以期月之頃五教克諧移風易俗邦國用乎無思不服懿文德以紆緒綴三五之紀綱流洪耀之休赫曠萬世而揚光夫大明以勤天則也廣大無疆地德也六經混成法式也備此三者聖極也合吉凶於鬼神延遐祚於無窮是以風烈流行無所不通故立石銘勳以示昭明辭曰煌煌上天篤降若人纂矣依哉千祀一辭明德孔監情性存存弈弈純嘏稽憲乾坤曜彼靈祇以訓黎元終日乾乾配天之行在險而正在困而亨窮達之運委諸時命若日月與陰天地不光聖叡殂隕大猷不綱

【論】後漢孔融聖人優劣論曰荀悅等以爲聖人俱受乾坤之醇靈禀造化之和氣該百行之高善備九德之淑懿極鴻源之深閫窮品物之情類曠蕩出於無外沈微淪於無內器不是周不充聖極苟以爲孔子稱大哉堯之爲君也唯天爲大唯堯則之是爲覆蓋衆聖最優之明文也孔以堯作天子九十餘年政化治於民心雅頌流於衆聽是以聲德發聞遂爲稱首則易所謂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百年然後勝殘去殺必世而後仁者也故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堯之爲聖也明其聖與諸聖同但以人見稱爲君爾 劉沈辯聖論曰聖人盡人中之含明德盡照精粹凝至者或三聖並時或千載寂蔑聖人遺道情忘己常以兼濟爲念其不登九五之位則其道不行非以貴屋王四海爲尊貴也文王造周而未集武王集之而未成周公雖無王錄而父兄二聖之烈不可以終若夫素以聖功制禮作樂則太平之基不著二聖之美不彰孔子當無錄之運值自晦之時而云河不出圖洛不出書吾已矣夫欲以聖德示天下垂來世當仲尼在世之時世人不言爲聖人也伐樹削迹干七十君而不一值或以東家丘或以爲喪家犬若不高歎鳳鳥稱夢周公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則當世安知其聖人乎

賢

毛詩曰丘中有麻思賢也　又曰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爲邦家
立太平之基矣　春秋繁露曰氣之清者爲精人之清者爲賢治身者
以積精爲寶治國者以積賢爲道　尚書曰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又曰野
無遺賢　論語曰賢者避世其次避地其次避色其次避言　又曰見賢思齊
焉見不賢而內自省者也　又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回也不改其樂　又曰
臧文仲其竊位者歟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又曰賢賢易色　京房易飛候曰視
四方常有大雲五色具而不雨其下有聖賢人隱　家語曰孔子讀史至楚
復陳喟然曰賢哉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之信非申叔時之忠弗能見
其義非莊王之賢弗能受其訓　又曰哀公問孔子曰當今之君孰者最賢孔
子曰有衛靈公乎公曰吾聞其閨門無別而子賢之何也對曰靈公之弟曰公
子渠牟其智足以治千乘而靈公任之有大夫史鰌以道去衛而靈公郊舍琴
瑟不御以此賢之不亦可乎　國語曰臼季使於冀野見冀缺耨其妻饁之
敬相待如賓歸而進之曰得賢人敢以告文公曰子何以知其賢也對曰臣見其不
忘敬也使爲下軍大夫　列子曰治國之難在於知賢而不在自賢　尹文子曰尹文
子見齊宣王宣王歎國寡賢尹文子曰使國悉賢孰處王下王曰國悉不肖
孰理王朝王曰賢與不肖皆無可乎文子曰不然有賢有不肖故王尊於上臣
卑於下賢者退不肖所以有上下也　申子曰千里有賢者是比肩而立也　孫
卿子曰古之賢人食則饘粥不足衣則短褐不完然而非禮不進非義不受
呂氏春秋曰公孫枝獻百里奚於繆公三月請屬事焉公曰買之五羊之皮
而屬事無乃爲天下笑乎枝曰信賢而任之君之明也讓賢而下之臣之忠也夫
誰笑哉　又曰賢者遠人以仁　又曰得地千里不如得一賢也　又曰魏文侯過段干
木之閭而式其僕曰君胡式曰干木賢者也吾安敢不式　韓子曰晉平公問
叔向曰吾群臣孰賢對曰趙武賢武立如不勝衣言如不出口然其所舉者
數十人皆今德也　黃石公三略曰傷賢者殃及三世蔽賢者身當其害達
賢者福流子孫嫉賢者名不存　韓詩外傳曰聖人求賢者以自輔　又曰
魏文侯問孤卷子曰父子兄弟臣賢足恃乎對曰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放子
賢不過舜而瞽瞍拘兄賢不過舜而象傲弟賢不過周公而管叔誅臣賢
不過湯武而桀紂伐君欲治亦從身始人何可恃　物理論曰賢人爲治體

自然也故語曰黃金累千不如一賢【頌】漢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曰夫賢者
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
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及巧冶鑄干將之樸清水淬其鋒
越砥斂其鍔水斷蛟龍陸剸犀革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
層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
襲貂狐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有賢人君子
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人臣亦然昔賢者之
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
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百里自鬻甯子
飯牛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爭則見聽進退得關其忠
任職得行其術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故世必有聖智
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故世平主聖俊乂將自至若
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皋陶伊尹呂望之臣明明在朝穆穆列布故
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驩然交欣千載一
會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其得意如此則
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必臻是以聖主
不遍窺望而視已明不殫傾耳而聽已聰【贊】晉夏侯湛顏子贊曰知彰
知微體深研機明象介石邑同聖師探賾罔滯在言靡非遺仰諸惟高
瞻之彌希　又左丘明贊曰世亂嗚勝君子道憂丘明達聖致志春秋微言
進難幸方行不流匪躬斯文爲志所獻　晉戴逵顏回贊曰神道天絕理非
語象亦有伊人雖遐詳仰欽甚且一時昭無二曏契彼玄迹冥若影響　晉
孫楚顏回贊曰東身勵行亦事聖道鑽仰攸攸稱子猶考【碑】陳張纘
衛顏子碑曰惟天地之純和鍾岳瀆之休靈[illegible]哲[illegible]誕自初育英絕之
才顯乎嬰孩在本俗之齒入宣尼之室德行冠於三千仁風播於萬國知微
知章聞一與十用行舍藏與聖合契名爲回友之冠寔盡蹤附之益爾乃安
陋巷挹清流甘簞瓢以充飢雖屢空而不憂于時河不出圖周存未諡仲
尼無舜禹之功先生包元凱之列其辭曰亞聖德蹈高蹤遊洙泗肅禮容備
訓體心禰沖秀不實振芳風配聖蹤闕辟雍絕德行昭周窮【論】魏

高貴鄉公頌子論曰忠不違仁行無二過用行舍藏與同進退
閉有不喻叙之於易以華殊異死則悲慟謂天喪已所以慰勉至於
人指良才之勁也設使天假之年後孔子沒焉知其不光明聖道揚
師業有卓爾之美乎百慮之所得愚者有焉願後之君子詳覽焉爾

忠

說苑曰逆命利君謂之忠 孝經曰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
其惡 左傳曰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
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
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 又曰晉懷公命無從亡人狐突之子毛及偃
從重耳在秦弗召懷公執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策名委
質貳乃辟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乃殺之 又曰楚子伐莊敖氏箴尹
克黃使於齊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
自拘司敗 又曰季文子卒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
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又曰楚子
囊將死遺言謂子庚曰必城郢 君子謂子囊忠將死不忘衛社稷可
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 家語曰孔子曰晏子於君爲忠臣於行爲恭敏
晏子曰梁丘據問晏子曰子事三君君不同心而子俱從焉仁人固多心乎對
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 韓詩外傳曰有大忠有次忠有下忠若
周公於成王可謂大忠管仲於桓公可謂次忠子胥於夫差可謂下忠矣 又
曰狄人殺衛懿公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弘演使還哭畢呼天因自出其肝
內懿公之肝於桓公聞之曰弘演可謂忠矣 史記曰項羽圍漢王於滎陽
漢將紀信曰事已急請爲王誑楚可閒出紀信乘黃屋左纛曰城中食盡
漢王降楚軍皆呼萬歲漢王與數十騎出項王燒殺紀信 說苑曰楚莊王
立三年不聽朝令於國曰諫者死蘇從曰處君之高爵食君之厚祿愛
死不諫非忠也乃諫轉輔 又曰畢身體進賢不解數稱往古之行事
以厲王意庶幾有益以安國家如此者忠臣也 虞寄曰非劉氏不王高祖
詔御史長沙王吳芮忠其定著令 又曰王莽遣使者即拜龔勝以印綬
就加勝身勝輒推不受曰吾受漢家厚恩無以報豈以身事二姓哉
畢遂不復飲食積十四日死 東觀漢記曰光武指王常謂群臣曰此家
率下江諸將輔翼漢室心如金石眞忠臣也是日遷常爲漢忠將軍
續漢記曰陰識拜特進極言正議至與賓客語不及國事常慕仲山
甫夙夜匪解 又曰温序爲護軍校尉行部至隴西爲隗囂將荀宇等
所劫欲生降序序大怒以節撾殺人賊趨欲殺序宇止之曰義士欲死節
賜劍令自裁序受劍銜鬚著口中歎曰無令鬚汙土遂伏劍 謝承後
漢書曰漢安元年選遣八使巡行風俗餘人受命之部而張綱獨埋輪於
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大將軍梁冀無君之心十五事皆
臣子所切齒者也 魏志曰王脩爲大農郎中令時嚴才反攻掖門脩聞
變將官屬出至宮門太祖在銅爵臺望見之曰彼來者必王叔治也相國
鍾繇謂脩曰舊京城有變九卿各居其府脩曰居府雖舊非赴難之義
也 又曰典韋拜都尉太祖引置左右將親兵數百人常繞帳韋性忠至謹
重常晝夜立侍終日夜宿帳左右稀歸私寢 蜀志曰初諸葛亮自表後
主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至於臣在外任隨身衣食
悉仰於官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如其所言 周處
別傳曰氐賊爲亂以處爲建威將軍以兵五千受夏侯駿節度處臨進
軍大戰仰天歎曰古者良將受命鑿凶門以出蓋有進無退我爲大臣以
身殉國不亦可乎遂戰死 **贊** 梁元帝忠臣傳記託篇贊曰太上貴英規
投袂勤王伯紀路節身殞名揚嶷嶷景倩主亡與亡嗟乎尚矣惟國之
良 又忠臣傳陳爭篇贊曰子政鏗鏗誠存社稷朱游折檻遂其婞直
又忠臣傳執法篇贊曰設官分職咸司師師彼己之子邦之直司豺狼當
路安問狐狸昏明有世直道無跡 **表** 梁元帝上忠臣傳表曰資父事君是
曰嚴敬求忠出孝義兼臣子是以冬温夏清盡事君之節進思將美懷
出奉之義義軒改物邢周受命三能十亂九棘五臣靡不夙夜在公忠
爲令德若使緒雲得姓之子媯昌魯衛之臣是知理合君親孝忠一體性
與率由因心致極臣遊華憑暉日月三握再吐夙奉紫之謨春詩秋
禮早蒙丹扆之訓宜帝宸德麟閣盡充國之形顯宗念功雲臺圖仲
華之象 **啓** 梁王筠答湘東王示忠臣傳牋曰竊以孝實天經忠爲令

德百行攸先一心靡貳昔淮南偽烈事無的准沛王連論義止儒術東平雅譽為片言臨淄見稱寸辭小道孰若理冠君親義兼臣子謹當宜示遐邇光揚德音

序

元帝忠臣傳序曰夫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因生所以盡孝因位所以立忠事君事父資敬之理寧異為臣為子率由之道斯一忠為令德豈獨所景行且孝子列女逸民咸有別傳至於忠臣曾無述製今將發篋陳書備加論討 又忠臣傳死節篇序曰自非識君臣之大體昭鑒生死之弘分何以能滅七尺之軀殉一顧之感然平路康衢從容之道進危塗險徑忠貞之節與登平路者易為功涉險塗者難為力從容之用世不乏人忠貞之無時難屢有

孝

爾雅曰善事父母曰孝 孝經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 又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 又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蓋天子之孝也 禮記曰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 又曰公明儀問於曾

子曰夫子可以為孝乎曾子曰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為孝乎 又曰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 又曰生則敬養死則敬享 毛詩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撫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又曰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子游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尸子曰曾子每讀喪禮泣下霑襟者以一夕五起視衣之厚薄枕之高卑 韓詩外傳曰曾子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故孝欲養而親不待是故椎牛而葬不如雞豚之逮親存也初吾為吏祿不及釜尚欣欣而喜者非以為多也樂其逮親也既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堂高九尺轉轂百乘然猶北鄉而泣涕者非為賤也悲不逮吾親也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 說苑曰曾子常有為不中曾皙怒援大杖擊之曾子有頃乃蘇退鼓琴而歌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也昔舜事瞽瞍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

可得而小箠則受大箠則走今曾子委身以待暴怒以陷父不義不孝孰大乎 又曰韓伯瑜有過其母笞之泣母曰他日未嘗泣今何泣對曰他日得笞嘗痛今母之力不能痛是以泣也 又曰閔子騫兄弟二人母死其父更娶復有二子子騫為其父御車失轡父持其手衣甚單父則歸呼其後母兒持其手衣甚厚溫即謂其婦曰吾所以娶汝乃為吾子今汝欺我去無留子騫前曰母在一子單母去四子寒其父默然故曰孝哉閔子騫一言其母還再言三子溫 列女傳曰老萊子孝養二親行年七十嬰兒自娛著五色采衣嘗取漿上堂跌仆因臥地為小兒啼或弄烏鳥於親側 漢書曰淳于緹縈齊人淳于意五女無男坐事當刑緹縈最小涕泣隨父到長安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廉平今坐事當刑妾乞沒為官婢以贖父罪文帝詔免意罪并除肉刑 又曰文帝母薄太后疾文帝侍養數年衣不解帶親供案咸坐罪不及父母下哀矜之詔 又曰金日磾母教誨兩子甚有法度上聞而嘉之母病死詔圖畫於甘泉宮署曰休屠王閼氏日磾每見畫常拜之涕泣 東觀

漢記曰長沙義士古初父喪未葬鄰人火起及初舍下棺不可移初冒火伏棺上號而火滅 又曰趙咨至孝躬率子孫耕農為養盜嘗夜往劫之咨恐母驚懼乃先至門迎盜因請為設食謝曰老母八十疾病須養居貧乞置衣糧妻子餘物無所惜諸盜皆慙歎跪曰所犯無狀干暴賢者言畢奔走 又曰黃香父為郡五官貧無奴僕香躬執勤苦盡心供養冬無被袴而親極滋味暑即扇床枕寒即以身溫席 續漢書曰申徒蟠九歲喪父孝毀過禮服除不進肉十餘年每忌日輒三日不食 郭林宗別傳曰茅容耕於野避雨樹下衆皆夷踞相對獨容危坐愈恭林宗行見而奇之與言因請寓宿既而日夕容殺雞為饌林宗謂為己設既而以供其母自以草蔬供客同飯林宗起拜曰卿賢乎哉 汝南先賢傳曰薛苞好學篤行喪母以至孝聞父娶後妻而憎苞分之令出苞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杖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而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昏晨不廢積歲餘父母慚而還之 蜀志曰先主在樊率其衆南行諸葛亮與徐庶並從為曹公所追破獲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

王霸之業以此方寸心今已失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於此別遂詣曹公 吳書曰顧悌以孝悌廉正聞於鄉黨毎得父母書洒埽整衣服設几案舒書其上拜跪讀之毎句應諾畢復再拜父有疾耗之問臨書垂泣哽噎父終水漿不入口五日孫權爲作布衣一襲表強令悌釋服悌雖以公義自割猶以爲不見父喪常畫壁作棺象設神坐於下毎對之哭泣服未闋而卒 晉中興書曰吳隱之少有孝行遭母喪哀毀過禮太常韓康伯鄰居隱之毎哭康伯母輒輟事流涕悲不自勝 蕭廣濟孝子傳曰姚皓父昆被劾入重皓年十六歲頭詣闕通章不省皓不飲食懷石囊中詣公卿轉出石置地叩頭流血覆面鼻不傷像遂奏理昆罪 師覺授孝子傳曰程曾年七歲喪母哀號哭泣不異成人祖母憐之嚼肉食之覺有味便吐去 宗躬孝子傳曰吳坦之隱之兄也母葬夕設九飯祭坦之毎臨一祭輒號慟斷絕至七祭吐血而死 又曰張景脩六歲喪母母遺物悉散施唯留一畫扇毎感思輒開匣流涕父邵爲吳興太守暴疾報至天寒水涸便徒跣上岸左右扶竜蘇遂發都夜晝三日半至郡入郡奉諱一氣絕吐血久乃蘇 又曰

華寶八歲義熙中父從軍語寶曰吾還當營婚冠值咸陽喪亂寶兩絕寶年六十遂不冠娶舉言流涕 又曰何子平事母至孝爲揚州從事月俸得白米輒貨市粟麥人或問之荅曰尊老在東不辦常得米何容獨食白粲母喪年將六十有孺子之慕晝夜號叫暑難清涼冬不衣絮 又曰桑虞喪父年十四毀瘠過禮日食百粒以糝藜藿 續搜神記曰吳猛性至孝小兒時在父母邊臥時夏月多蚊蚤而終不搖扇恐蚊蚤去我及父母父母終行服墓次蜀賊縱暴焚燒邑屋發掘丘隴民人迸竄猛在墓側號慟不去賊爲之感愴遂不犯 荀氏家傳曰荀顗年踰耳順而母年九十色養烝烝以孝聞在喪惟悴貌不可識若嬰孺之號哀慟傍人 詩 魏王粲思親詩曰穆穆顯妣德音徽止思齊先姑志侔姜姒躬此勞瘁鞠予小子小子之生遭世罔宁烈考勤時從之于征奄遘不造殷憂是嬰咨予靡及退守祧祊 晉孫綽表哀詩曰天地之德曰生生之所恃者親親存則歡柔情盡親亡則哀悴理極故孝慕之深於膝下曾閔泣血於終年哀悼之思辛矣自然之性篤矣余以薄祐夙

遭閔凶越在九齡嚴考即世未及志學過庭無聞天覆既淪俯憑坤厚殖根外氏賴以成訓然以不才不能負荷仁妣弘母儀之德邁榮寒之操雖孫固頑勉以道義庶幾砥礪犬馬之報豈悟一朝復見孤弃上天極禍怨痛莫訴昔由愚積咎深不能通感自丁荼毒載離寒暑亟帷塵寂棟宇寥悅仰悲慟迹長自矜悼不勝哀號作詩一首敢冒諒闇之譏以申罔極之痛詩曰茫茫太極賦授理殊咨生不辰仁考夙徂微微沖弱眇眇偏孤叩心昊蒼痛貫黃墟肅我以義鞠我以仁嚴邁而風因怨治陽春昔聞鄒母勤教善分懿矣慈妣曠世齊運嗟予小子譬彼土壤俯愧陋質仰忝高訓悠悠玄運四氣錯序自我酷痛載離寒暑寥寥空堂寂寂響戶塵蒙几筵風生棟宇感昔有恃望晨遲顏旋襲懷袖極顧盡歡奈何茲妣歸體幽埏酷矣痛深剖髓摧肝 晉夏侯湛離親詠曰剖符兮南荊辭親兮征發朝兮皇京夕臻兮泉亭撫首兮內顧按轡兮安步仰戀兮後塗俯歎兮前路既感物以永思兮且歸身乎撫抱苟違親以私利兮亦曾閔之攸賓視微榮之

瑣瑣兮知吾志之忽小獨申懷於一言兮敢忘德之彌少 賦 魏陳思王植懷親賦曰濟陽南澤有先帝故營遂停馬住駕造斯賦焉猶平原而南騖覩先帝之舊營步壁壘之常制識旌麾之所停在官曹之典列心髣髴於平生迴驥首而永遊赴脩塗以尋遠情眷眷而顧懷魂須臾而九反 晉陸機祖德賦曰咨時文之懿祖膺降神之靈雍挺九德以弘道振風烈以增劭彼劉公之矯矯固雲網之逸禽既憑形以徽物諒傳翼而栖林伊我公之秀武思無幽而弗昶形鮮烈於懷霜澤溫惠乎挾纊牧希世之洪捷固山谷而爲量函夏坦其無塵帝命赫而大壯登具瞻於太階濯長纓乎天漢解戎衣以高揖正端冕而大觀戢靈武於既曜收時文於未映騰絕風以逸鶩庶遐蹤于公旦 又述先賦曰仰先后之顯烈懿睇祢之允輯應遠期於已曠昭前光於未戢抱朗節以遐慕振奇迹而峻立在虐臣之貪禍據西山而作違招長轂於何畔飲巢馬乎江湄頓雲網而潛泳揮神戈而外臨斂閑隆而弗夷迸無微而不禽虔德輝其既休元勳暐而特舉寵衮服於太階配三台乎其所是故其生也榮

雖萬物咸被其仁其亡也哀雖天網猶失其綱覽國命以逝止亮身沒而已矣 又思親賦曰悲桑梓之悠曠愧蒸嘗之弗營指南雲以寄款望歸風而效誠年歲俄其聿暮明星爛而將清迴飆肅以長赴零雪紛其下頹羨纖枝之在榦悼落葉之去枝在顧復之遺恙感明發之所懷居靜安而厭苦養引約而摧曲悲天命之晚暮願鞠子之速融兄瓊芳而蕙茂弟蘭發而玉暉咸琬琰之所就痛慈景之先違天步悠長人道短矣異途同歸無早晚矣 晉劉柔妻王氏懷思賦曰超鄉親而獨寄與夏慣而長俱雖充分以自勉曾無聞乎須臾思遙遙而神搖疾結滯乎肌膚憶昔日之歡侍奉膝下而怡裕集同生而從容常欣泰以逸豫何遭遇之偏否獨登阻於脩路何伯馬之將分猶哀鳴以悲離況遊子之眷慕孰邪思之可靡於是仲秋蕭索蓐收西御寒露宵凝落葉晨布羨歸鴻之提提振輕翼而高舉志眇眇而遠馳悲離思而嗚咽彼邁物而推移何予思之難泄聊肆翰以寄懷悵辭鄉而增結 宋謝靈運孝感賦曰撫高節於橋道眇行迹於炎州貫廬江之長路出彭蠡而南浮于時月孟節季歲亦告暮離鄉眷壤改時懷氣戀丘墳而縈心憶桑梓而零淚孟積雪而抽筍王斲冰以鱠鱗姜萊葉於枯木起春波於寒川顧微心之庸褊舒精靈於昭晰撫永慕而莫從曾遐感而靡微 梁武帝孝思賦曰念過隙之倏忽悲逝川之不停踐霜露而悽愴懷燧穀而涕零仲由念枯魚而永慕吾丘感風樹而長悲雖一志而捨生奉二親而何期至如獻歲發揮春日載陽木散百華草列眾芳對樂時而無歡乃觸目而感傷朱明啟節白日朝臨木低甘果樹接清陰不娛悅於懷抱唯罔極而纏心寒冰已結寒條已折旅雁鳴而哀哀朔風鼓而烈烈無一息而緩念與四時而長切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涼氣入衣淒風動裳心無邊而自切情不觸而獨傷靈蛇銜珠以酬志慈烏反哺以報親在蟲鳥其猶爾況三才之令人

頌 後漢蔡邕祖德頌曰昔文王始受命武王定禍亂至于成王太平乃洽祥瑞必降夫豈后德隆漸浸之所通也是以易嘉積善有餘慶詩稱子孫其保之非特王道然也賢人君子脩仁履德者亦其有焉昔我烈祖既豐于孝世載孝友重以明德率禮莫違是以靈祇降之休瑞兔擾馴以昭其仁木連理以象其義斯乃祖禰之遺靈盛德之所貺也豈我童家孤稚所克任哉穆穆我祖世篤其仁其德克明惟懿惟醇宣慈惠和無競伊人巖巖我考茂之以莊增崇丕顯克構其堂是用祚之休徵惟光厥徵伊何於昭于今園有甘棠別榦同心墳有擾兔宅我柏林神不可誣偽不可加析薪之業畏不克荷矧貪靈貺以為己華惟予小子豈不是欲于有先功匪榮伊辱 晉庾峻祖德頌曰思文我祖降茲嶽靈綿之迹時惟初生大難攸斯駿命靡常世祚中衰官族門亡允昔氏績推乃積草列烈祖勤止其德允荒漢后不辟公族剝亂難起萬國政由即世官監彼天青我不于時纘德遺寵顯忘遁思均樂公族逸豫無期烈祖底成然皆茲垣墉曾孫篤之永世攸同

贊 晉夏侯湛閔子騫贊曰聖既擬天賢亦希聖蒸蒸子騫出體忠正干祿辭親事親盡歡恩心冥迹擢辭流詠 晉元帝孝德傳皇王篇贊曰天子之孝曰聖與仁事雖表德參漏通神皇矣高祖連鏕舜禹天縱地我重規作矩道踰七十蔚越一五文玄德傳天性篇贊曰生之育之長之畜之傾我復我昔施何時欲報之德不可方思消塵之孝河海之慈靡甘數息泣下漣洏

序 晉元帝孝德傳序曰夫天經地義聖人不加原始要終莫踰孝道能使甘泉自涌鄰火不焚地出黃金天降神女感通之至良有可稱

藝文類聚卷第二十

藝文類聚卷第二十一　　勃海歐陽　詢　撰

德　讓　智　性命　友悌　交友　絕交

德

易曰君子進德脩業　又曰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尚書曰惟德動天無遠不屆　又曰皐陶邁種德德乃降　左傳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　又曰故昭令德以示子孫　又曰官之失德寵賂章也　又曰夫德儉而有度　又曰楚子問鼎大小輕重焉王孫滿對曰德之休明雖小重也　又曰德以柔中國　毛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　孝經曰先王有至德要道　又曰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　論語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　又曰德行顏淵閔子騫　又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　又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　又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老子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文子曰川廣者魚大地廣者德厚　鹽鐵論曰以道德為城以仁義為郭　又曰以道德為胄以仁義為劍　呂氏春秋曰宋景公時熒惑在心公問子韋對曰禍在君可移宰相公曰宰相所與治國也曰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誰與為君曰移於歲曰歲飢民必死子韋曰天處高而聽卑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賞君熒惑果徙三舍配具天配鑒獻　漢書曰有陰德者天報以福　漢雜事曰太史言有德星見當有英才賢德同遊者詔下諸郡縣問穎川郡上事曰有陳太丘父子三人俱共會社　東觀漢記曰張堪為馮翊見府寺門即下主簿進曰位尊德重不宜自輕堪曰禮下公門何謂輕哉　荀氏家傳曰荀彧德行周備其所規摹以聖人為度　海內先賢傳曰黃憲動則蹈規矩言則發德音

頌　晉左九嬪德柔頌曰邈邈德柔越天之剛神以知來智以藏往含純傳生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執德純粹岳峻川渟履行高厲蕩乎其平敦興聖道率正不傾令問不已載路歌聲

贊　又德剛贊曰溫溫德剛寔秉道純履此聖義體此敦仁儁物博好靡非踈靡非親九族懷附邦邑望塵貴無貴賤華尚素安貧雖在崇高必若平民匪道之榮譬之生民猶如節之螢謂之謗身恤義是存惟道是遵

序　梁元帝全德志序曰老子言全德歸厚莊周云全德不刑呂覽稱全德之人故以全德創其名也　志曰隆大夫為首伊人有學有辯不夭不貧寶劍在前哉琴從後　理環炙輠雍容卒歲驅馬高車優游宴喜既令公侯踞掌使要荒蹶角入室生光豈非盛矣若乃何宗九策事等神鈞陽雍玄理歸玄感南陽樊重高閣連雲北海公沙珂人成市客此八龍各傳一藝來何兩郡家有万石人生行樂止足為先但使樽酒不空坐客恆滿寧與孟嘗問琴承睫淚下中山聽息悲不自禁同年而語也

論　梁元帝全德志論曰物我俱忘無職廊廟之器動寂同遣何累經綸之才雖坐三槐不妨家有三徑接五侯不妨門垂五柳但使良園廣宅面水帶山饒甘菓而足花卉葆筠篁而玩魚鳥九月肅霜時饗田畯三春捧璽作酬蠶妾酌升酒而歌南山烹羔豚而擊西缶或出或處並以全身為貴優之游之咸以忘懷自逸若此眾君子可謂得之矣

讓

尚書曰舜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皐陶　周官大司徒職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　禮記曰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　又曰子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衽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　又曰君子貴人而賤己先人而後己則民作讓　又曰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　左傳曰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　又曰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晉王使隰朋平戎于晉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　又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　論語曰子曰太伯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孝經曰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　家語曰虞芮二國爭田而訟連年不決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朝則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虞芮之君曰吾儕小人不可以入君子之朝遂自相與而退以所爭田為閑田　周書曰湯放桀

於亳三千諸侯大會湯取天子之璽置之天子之坐再拜從諸侯之位
湯曰此天子之位有道者可以處之三讓三千諸侯諸侯莫敢即位然
後湯即天子之位 愼子曰堯讓許由舜讓善卷皆辭爲天子而退爲
匹夫 列子曰昔堯舜僞以天下讓許由善卷而不失天下伯夷叔齊實
以孤竹讓而終亡其國 莊子曰堯以天下讓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
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 山海
經曰君子國民衣冠帶劍土方千里多薰華之草好讓故爲君子國
史記曰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亡如荆蠻文身斷髮以
讓季歷 又曰太尉周勃立代王代王曰奉高帝宗廟重事寡人不佞不
足以稱寡人不敢當羣臣皆伏固請代王西向讓者三南向讓者再遂即
天子位 又曰魯連既說秦軍秦軍爲却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讓者三
終不肯受平原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天
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而無所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連
不忍爲也遂辭而去終身不復見 又曰董偃與館陶主家居傳餐
殿下走伏檻觀之偃負財饒人勝周有讓主益奇之 又曰伯夷叔齊孤
竹君之子也父欲立叔齊及卒叔齊乃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 又曰吳王
諸樊元年已除喪讓位季札季札棄室而耕乃舍之 漢書曰金日
磾在武帝左右屬霍光以輔少主光讓日磾日磾曰臣外國人且使匈奴輕
漢於是遂爲光副 又曰文帝初立以陳平爲相太尉周勃親以兵誅呂氏
功多平欲讓勃位迺謝病文帝怪平曰高帝時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
臣功亦不如勃願以相讓勃 又曰韋賢長子玄成當爲嗣玄成心知其非
賢意即陽爲病狂卧便利妄笑語昏亂當嗣爵以病狂不應大鴻臚
奏狀章下丞相御史案驗玄成素有名聲士大夫多疑其欲讓爵於兄
丞相御史遂以玄成實不病劾奏之有詔勿劾引拜玄成不得已受侯爵
帝高其節 又曰龔遂爲渤海太守數年上遣使者徵遂議曹王生願從
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從後呼曰願有所白遂問其故王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
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上果問以治狀
遂對如王生言天子悅其有讓歎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
前曰臣非有知此乃臣議曹教戒臣也 東觀漢記曰承宮遭王莽
篡位天下擾攘盜賊並起宮遂避世漢中建武四年將妻子之華
陰山谷耕種禾黍臨熟人就認之宮悉推與而去由是顯名 又曰上封
朱祜祜自陳功薄而國大願受南陽五百戶足矣上不許 又曰竇融
光武時數辭爵位因上疏曰臣融年五十三有一子年十五質性頑鈍
臣融朝夕教導以經藝不得令觀天文見讖記誠欲令恭肅畏
事恂恂循道不願其有才能何况乃當傳以連城廣土享侯國哉
又曰鄧隲永初元年封隲等以定策增三千戶讓不獲遂逃避使
者閒關上疏自陳 又曰歐陽尚書博士缺上欲用桓榮榮叩頭讓曰
臣經術淺薄不如同門生郎中彭閎揚州從事皐弘帝曰俞往汝
諧因拜榮爲博士 又曰淳于恭以謙儉推讓爲節家有山田橡樹
人有盜取之者恭助爲收拾載之歸乃知是恭以盈還恭恭不受人
又有盜刈恭禾者恭見之念其愧因伏草中至去乃起 續漢書曰張
堪讓先人餘財數百万與兄子 謝承後漢書曰雷義舉茂才讓於
陳重刺史不聽義遂佯狂不應命鄉里爲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
與陳 魏武令曰讓禮一寸得禮一尺 魏武帝雜事曰辭爵逃祿不以利
累名不以位虧德之謂讓 魏志曰太祖聞邴原爲丞相徵事崔琰爲
東曹掾記讓曰徵事邴原議郎張範皆秉德純壹志行忠方清淨
足以厲俗貞固足以幹事所謂龍翰鳳翼國之重寶舉而用之不仁
者遠 吳志曰魯肅卒孫權以嚴畯代肅畯前後固辭曰僕素書
生不閑軍事非才而據咎悔必至發言慷慨至于流涕權乃聽焉世
嘉其能以實讓 又曰薛綜爲選曹尚書固讓顧譚曰譚心精體密
貫道達微才照人物德服衆望誠非愚臣所可越先 又曰郗愔字
方回拜給事黃門侍郎愔苦求外出時吳郡缺朝廷用愔愔以資
輕而年少不宜超登大郡辭讓切至朝廷嘉之 江表傳曰程普頗
以年長陵侮周瑜瑜折節下之終不與計普後自敬而親重之乃告人曰吾
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醉時也 許邁別傳曰邁年七歲舞勺躬
耕負薪以養毋盡孝敬之道與寡嫂共田桑推讓好者自取其荒不

啓棨利毋常謎之如此嘗乞食無處居笑應毋但願老毋壽耳
鄖鄱別傳曰鄱紅水隧刀於水路人有爲取者鄱因與之路人不取至於
三四路人固辭鄱曰爾向不取我豈能得乎路人曰吾若取此物爲天地鬼
神所責矣鄱知其終不受乃沉刀於向所失處路人悵然乃復沒爲
取之鄱於是不逆其意十倍刀價與之　符子曰太伯將讓其國於季
歷謂其傳曰太王欲以國之事而以嗣我我其羞之吾聞至人也不君一
世而萬世以之君不貴一代而萬代以之貴吾焉能貴乎一國而賤乎
万代哉　晉陸雲太伯碑曰夫至仁至德垂風垂化内脩訓範外陶民
俗百年之敎淳道載凝而百年既終遺愛斯斬莫不肅度欽高著
名金石貽其後昆事邁前典是以禹堂既設增飾丹青莞碑載焚重
覩刊勒太伯齊徽慶三儀協靈七雅志軍天下慈深万物胱屣岐周克
讓之風斯舉端委揚越永完之俗載敦重以仲雍揚波延陵蹈節民
習敦厚俗懷忠信憂深思遠千載遺風美哉洋洋致足觀也昔者
洲遺迹寘山斷位忘守並像不越鏑俎猶以稱首高節擢名往代豈
若吾君之子義結民心獄訟載歸謳歌屢請能捨王與之貴永龍袞
皮冠之迹悠然獨往信無德而稱焉吾落金車音邈紫荒寬号希
鄉爰見天邑若乃忠人入國悽愴生悲殉義希風懦夫立志　晉劉寔
崇讓論曰古之聖王之治天下所以貴讓者欲以出賢才而息爭也夫人
情莫不皆欲己之賢也故勸令讓賢以自明賢豈假讓不賢哉故讓
道興賢能之人不求而自出矣至公之擧而自立矣一官缺擇衆官所讓
最多者而用之審才之道也在朝之人相讓於上草廬之人咸皆化之推
能讓賢之風從此生矣爲一國所讓一國士也天下所共則天下才也推讓
之風行賢與不肖灼然殊矣此道之行在上者無所用其心故曰蕩蕩
乎堯之爲君莫之能名言天下自治不見堯所以治之故不能名也又曰
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無爲而治者其舜也歟賢人相讓於朝大才
之人恆在大官小人不爭於野則天下無事矣以賢才治無事至治興矣
已掬其或復何所與敬可歌南風之詩彈五弦之琴也　晉孫盛周泰
伯三讓論曰孔子曰太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鄭玄以爲託採藥而行一讓也不奔喪二讓也斷髮文身三讓也三
者之美皆蔽隱不著王肅曰其讓隱故民無得而稱焉盛謂玄既
失之而肅亦未爲得也玄之所云三迹顯然天下所共見也何得云隱而
未著乎三迹苟著則高讓可知亦復不得云其讓隱也蓋太伯之
出讓迹已露不奔喪故事耳斷髮之言與左傳明文相背又不經
也然則稱三讓者其在古公至文王乎周之王業顯於實父受命於昌太
伯玄覽見弁周太子之位一讓也假託遜遁受不赴喪之譏潛推大美二
讓也無亂嗣而不養仲雍之子以爲己後是其深思遠防令周嫡在昌
天人叶從四海悠悠無復纖介疑惑三讓也凡此三者帝王之業故孔子
曰三以天下讓言非其常讓若臧札之倫者也

智

爾雅曰距齊州以南戴日爲丹穴丹穴之人智　易曰智周萬物道濟天
下　論語曰智者樂水　又曰智者動　又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　又曰若
臧武仲之智　又曰智者不惑　禮記曰舜其大智歟（董相帝　王相）周書曰智與
衆同者非人師也且成事必在大智　家語曰孔子曰好學則智　商君
書曰愚者闇於成事而智者見於未萌　莊子曰巧者勞而智者憂
又曰大智閑閑小智閒閒　孫卿子曰言而當智也嘿而當亦智也　又曰
是是非非謂之智　戰國策曰今六國相伐適足以強秦天下爲秦相烹
秦曾不出薪何秦之智而山東之愚耶　淮南子曰夫聖人之智固已多
矣愚人之智固已少矣　又曰禪諶出郊而智　又曰文公種米曾子挐羊猶
爲智也　唐子曰命相在天才智由人由人可學致在天無可冀　符子曰堯
舜之智桀紂以爲不智堯舜以爲智惡知堯舜之非桀紂桀紂之非
堯舜乎　史記曰樗里子名疾滑稽多智秦人号曰智囊　又曰陳平
智有餘而難獨任　漢書曰劉德少脩黃老術有智略武帝謂之千里
駒　諸葛亮集曰曹操智計殊絕於人　魏志曰賈詡自以非太祖舊
臣懼見猜嫌闔門自守退無私交婚嫁不結高門天下之論智計者
歸之　魏略曰司馬宣王聞諸葛恪死曰張郃神悲論恪以爲必見殺
今果然張仲之智爲勝恪也　王隱晉書曰石季倫少多意智敏捷

有計略 華陽國志曰任文公聞武擔石折曰嘻方智者死吾其應之遂卒謚部爲之謡曰任文公智無雙 【賦】魏荀況智賦曰皇天隆物以施下民或厚或薄常弗齊均桀紂以亂湯武以賢昏愚弗識願聞其名曰外賤敵者邪法禹舜而能弁迹者邪行爲動靜待之而後適者邪血氣之精也志意之榮也百姓待之而後寧也天下待之而後平也明遠純粹而無疵夫是謂君子之智

性命

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又曰樂天知命而不憂 毛詩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 又曰文王受命以作周 尚書曰無墜天之降寶命又曰用集大命於厥躬 又云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 春秋曰劉子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 禮記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論語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又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又曰五十而知天命 又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 楚辭曰哀時命者屈原之所作也 家語曰魯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之命與性何謂孔子對曰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 史記曰孟嘗君五月五日生其父靜郭君曰五月子長至戶則害父母 孟嘗君曰人受命於天豈受命於戶 漢書曰高祖曰吾起自布衣提三尺劍以取天下豈非命也哉 范曄後漢書曰藝可學而行天爵高懸得之者命也 【賦】晉仲長敖覈性賦曰趙荀卿著書言人性之惡弟子李斯韓非顧而相謂曰夫子之言性惡當矣未詳才之善否何如願聞其說荀卿曰天地之間兆族羅列同稟氣質無有區別裸虫三百人最爲劣爪牙皮毛不足自衛唯賴詐僞迭相嚼齧總而言之少堯多桀但見商鞅不聞稷契父子兄弟殊情異計君臣朋友志乖怨結鄰國鄉黨務相吞噬臺隸僮豎唯盜唯竊面從背違意與口戾言如飴蜜心如蠆厲未知勝負便相凌蔑正路莫踐覓邪纖利害交爭豈顧憲制懷仁抱義祇受其弊周孔徒勞名教虛設蠢爾一槩智不相絕推此而談孰痴孰黠法術之士能不噤縱仲則扼腕衍則攘袂荀卿之言未終韓非拂席起舞李斯擊節長歌其辭曰形生有極嗜欲莫限達鼻耳開口眼納衆惡距群善方寸

地九折坂爲人作塹易傾頃成此塞多謝悠悠子悟之不亦晚 【論】晉李康運命論曰夫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故運之所降必生聖明之君聖明之君必有忠賢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以相親也不介而自親唱之而必和謀之而必從得失不能疑其志讒構不能離其交然後得成功也其所以得然者豈徒人事哉授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成之者運也張良誦三略之說以遊於群雄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及其遭漢祖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非張良之拙說於陳項而巧言於沛公也然則聖人所以爲聖者蓋在乎樂天知命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疑是以聖人處窮達如一也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故道之將行也命之將貴也則伊尹呂尚興於殷周百里子房用於秦漢矣道之將廢也豈獨君子恥之而弗爲乎蓋亦知爲之而弗得矣 【論】晉袁准才性論曰凡萬物生於天地之間有美有惡物何故美清氣之所生也物何故惡濁氣之所施也夫金石絲竹中天地之氣黼黻玄黃應五方之色有五君子以此得曲直者木之性也曲者中鉤直者中繩輪桷之材也賢不肖者人之性也賢者爲師不肖者爲資師資之材也然則性言其質才名其用明矣 宋何承天達性論曰夫兩儀既位帝王參之宇中莫尊焉天以陰陽分地以剛柔用人以仁義立人非天地不生天地非人不靈三材同體相須而成者也故能稟氣清和神明特達情綜古今智周萬物妙思窮幽賾制作侔造化歸仁與能是爲君長撫養黎元助天宣德日月淑清四靈來格祥風協律玉燭揚暉酸鹹百品備其膳羞絲紵玄黃供其器服文以禮度娛以八音夫物用儉則易足易足則力有餘有餘則情志泰樂治之心於是生焉事簡則不擾不擾則神明靈神明靈則謀慮審濟之務於是成焉故天地以儉素訓民乾坤以易簡示物勤恭若此之篤也安得與夫飛沈喘蠕並爲衆生若取之有時用之有道行火俟風暴畋漁候豺獺所以順天時也大夫不麛卵庶人不數罟行葦作歌宵魚垂化所以愛人用也庖廚不邇五犯是翼殷后改祝孔釣不綱所以明仁道也 梁劉孝標辨命論曰臣觀管輅天才英偉珪璋特秀實海內

之名傑而官止少府丞年終四十八天之報施何其寘歟然則高才而無
貴仕饕餮而居大位自古所歎焉獨公明而已哉故性命之道窮
通之數天閼紛綸莫知其辨仲任蔽其源子長闇其惑至於禍福
雍乞牖必以玄天有期鼎貴高門則曰唯人所召蕭遠論其本而不
暢其流子玄語其流而未詳其本嘗言之曰夫道生万物則謂之道生
而無主謂之自然自然者物見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不知所以
得鼓動陶鑄而不爲功庶類混成而非其力蕩乎大乎萬寶以之
化確乎純乎一化而不易化而不易則謂之命命也者自天之命也定
於冥兆終然不變鬼神莫可預聖哲不能謀觸山之力無以抗倒日
之誠弗能感短則不可緩之於寸陰長則不可急之於箭漏至乃伍
員浮尸於江流三閭沉骸於湘渚賈大夫沮志於長沙馮都尉皓髮
於郎署君山鴻漸鎩羽儀於高雲敬通鳳起摧迅翮於風穴此豈才
不足而行有遺哉近世有沛國劉瓛瓛弟璡並一時之秀士也瓛則
關西孔子通涉六經循循善誘服膺儒行璡則志烈秋霜心貞崐

王亭亭高聳不雜風塵皆毓德於衡門並馳聲於天地而官有微
於侍郎位不登於執戟相次殂落宗祀無饗因斯兩賢以言古則昔
之玉質金相英髦秀達擯斥於當年韞奇才而莫用候草木以共
凋與麋鹿而同死膏塗平原骨填川谷湮滅而無聞者豈可勝道
哉故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其斯之謂矣或者覩湯武之龍躍謂龕亂
在神功聞孔墨之挺生謂英睿擅奇響視韓彭之豹變謂鷙猛致
人爵見張桓之朱紱謂明經拾青紫豈知有力者運之而趨乎然則君
子居正體道樂天知命其無可奈何識其由不智力逝而不召來而不
拒生而不喜死而不戚不充詘於富貴不遑遑於所欲豈有史公董
相不遇之文乎

友悌

爾雅曰善兄弟爲友 尚書曰惟孝友于兄弟 毛詩曰陟彼岡兮瞻望
兄兮 又曰棠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死喪之威兄弟孔
懷原隰裒矣兄弟求矣鶺鴒在原兄弟急難 又曰兄弟旣翕和樂
且湛 又曰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爲死 孝經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 禮記
曰兄弟親戚稱其慈也僚友稱其悌也 又曰兄良弟悌夫義婦聽家
之肥也 論語曰兄弟怡怡如也 列女傳曰任延壽之妻字季兒有三子
季兒兄季宗 延壽與其友殺季宗後會赦乃以告季兒季兒
曰嘻乃今語我乎季兒曰殺夫不義事兄之讎亦不義何面目以
生而戴天履地乎延壽慙自經 又曰古師安妻呂君少寡無子其
兄犯法君乃泣曰少遭家不造兄弟單尠門宗唯兄存而復此禍
我有一計猶兄免難爲辭乞代兄命自經縣門縣官嘉其義乃
捨之 又曰齊宣王時有人鬭死於道者被一創齊義二子立其傍吏
問之兄曰我殺之弟曰非兄乃我殺之朞年相推不決召其母問所
欲殺活母泣對曰殺少者相曰少子人之所愛欲殺之何也對曰少者妾
之子長者前妻之子子雖痛[illegible]義何宣王美其義皆赦之 漢書
曰卜式以田畜爲事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

物盡與弟式牧十餘年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弟盡破其產又分財
與弟者數矣 又曰王商父薨商嗣推財以分異母諸弟身無所受
東觀漢記曰魏霸爲長史妻子不到官舍兄嫂在家勤苦而獨
尊樂故常服麤不食魚肉妻子躬耕與兄弟子同苦樂鄉里皆
慕其化 又曰王琳年十餘喪父母遭大亂百姓奔逃唯琳兄弟獨守
冢廬弟季出遇赤眉賊將欲食之琳自縛請先季死賊矜而放之
又曰趙孝兄弟怡怡鄉黨歸德天下亂人相食弟禮爲賊所得孝
詣賊曰禮久餓羸瘦不如孝肥賊並放之 續漢書曰姜肱兄弟三人皆
以孝行著與弟仲同被卧慈親相友及長相愛不能相離 吳書
曰劉騂與羣弟居常夜所見起妻妾希見其面 **詩** 魏陳王曹植
贈弟白馬王彪詩曰謁帝承明廬逝將歸舊疆清晨發皇邑日
夕過首陽伊洛曠且深欲濟川無梁汎舟越洪濤怨彼東路長脩
阪造雲日我馬玄以黃鴟梟鳴衡軛豺狼當路衢蒼蠅間白黑讒
巧令親疎欲還絕無蹊攬轡止踟躕秋風發微涼寒蟬鳴我側原野
何蕭條白日忽西匿咸物傷我懷撫心長太息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鄰

何必同衾幬然後展慇懃倉卒骨肉情能不懷苦辛 晉陸機
與弟雲詩曰有命自天崇替靡常王師乘運席卷江湘俯慙堂
構仰惟先靈孰云忍愧寄之我情昔我斯逝族有餘榮今我來思
堂有哀聲我行其道鞠為茂草我履其房物存人亡撫膺泣血灑
淚彷徨 晉陸雲荅兄詩曰昔我昆弟如鸞如龍今我友生凋俊墜
雄華堂傾壞廣宅頹墉高門降衛脩庭樹蓬 宋謝瞻於安城荅靈運
詩曰華萼相光飾嚶鳴悅同響親親子敦余賢賢吾爾賞比景
後鮮輝方當一日長萋葉受榮條溜流好河廣 梁簡文帝應令詩
曰微軀多幸接萼蒸邕運紫幄承玆青襟眾訓傍王流温依蘭染
薫百氏既洽六義乃攡解河瀉潤高論忘疲翠幕晨宇朱花夜池
寒斜入綺燈懸百支 梁昭明太子示徐州弟詩曰宴君宣室靖眺銅
池三墳既覽四始兼攡高宇既清虛堂復靜義府載陳玄言斯逞
梁劉孝綽與虞弟詩曰下邑非上郡忱然想三馮余慙野王德爾匱
聖卿風望望餘塗盡悽悽良宴終聞蟲一不共夜被何由同 梁劉孝
勝冬日家園別陽羨始興詩曰四鳥悲離羣三荊悅同處如今腹丈
發東南各殊舉且欣棠棣集彌惜比陰遽歸東本須鼓豪家民亦難
御顏晨千金水思聞五湖舉 賦 魏文帝感離賦曰建安十六年大軍西討
馬超太子留監國植時從焉意有懷戀遂作離思之賦在肇秋之
嘉月將曜師而西旗余抱疾以賓從扶衡軫而不怡慮征期之方至傷
無階以告辭念玆君之光惠庶沒命而不疑欲畢力於旌麾將何心而
遠之願我君之自愛為皇朝而寶已水重深而魚悅林循茂而鳥喜
又釋思賦曰家弟出養族父郎中伊人以兄弟之愛心有戀然作此賦以
贈之彼朋友之離別猶求思乎白駒況同生之義絕重背親而為疏樂
鴛鴦之同泄羨比翼之共林亮根異其何戚痛別幹之傷心 晉陸機
述思賦曰情易感於已覽思難戢於不忘嗟伊思之且爾夫何往而弗
臧駭中心於同氣分戚貌於異方寒鳥悲而饒音衰林愁而寡色嗟余
情之屢傷負大悲之無力苟彼塗之信險恐此日之行具冀兄相見之幾何又
離居而別域覩尺景以傷悲撫寸心而懷惻 文 晉謝朗哭弟文曰視

不見兮聽不聞逝日遠兮憂彌殷終皓首兮何時忘情楚惻兮
常苦辛 祭文 宋陶潛祭從弟文曰仁者壽竊獨信之如何斯言徒
能見斯年甫過立奄與世辭長歸蒿里邈無還期庭樹如故齋宇
郭然孰云敬遠何時復旋 宋顏延之祖祭弟文曰闔棺窮野啟殯中
荒靈影戚寢虛張往運來自秋徂陽蕃蘭落色宿草滋
長孰云不痛辭家去鄉爾之于役爰適玆邑上秋告來方春竹立如何
不弔上惠遐凶集六親懷悲姻朋追泣我雖載奔伊何云及求懷在昔追亡
悼存惟兄及弟瞻母望昆生無榮燕沒接歸魂令龜吉兆祖棚東旋
靈輔文路嚴舟在川鄉然一往及痛矣終天 啟 梁簡文帝為南康
簡王薨上東宮啟曰方當永逸長齡克固藩屏而峯摧壁毀一朝
云及綱兄弟各從王役東守西撫常願陪承甲館同奉書堂預得西
共賦文北場旋食豈謂不幸一旦偏隔昭世異林有悲飛鳴斯切伏惟殿
下愛睦思深常棣天篤北海云亡驛傳餘慕東平告盡驛問留書
嗚呼此恨復在茲日 梁劉孝儀從弟喪上東宮啟曰從弟遵百行
無點千里立志同氣三荊之友假使十起之慈皆體之於自然行之如悅
拾自碣宮陪宴鈞臺從幸蟠游附驥翼三十餘載共味與善一旦長辭
劍匣光芒璧碎符采躬挫神筆親動妙思雖毋想南皮書憶阮瑀
行經北館歌悼子侯不足輩此深仁齊玆舊愛 書 晉陸景與兄
書曰何訣不知所言追惟銜恨結紉胸懷此痛恨何時可言望
路則尚近別已千里其為思結縈在心旅月於是離折路人悲之況處此
賊兼之懿好情之感咽何時可勝念兄始出既當勞息嚴寒向隆經
塗轗軻既宜保德為世作資厚自珍愛 又與兄書曰自尋外役出
入三年緣兄之篤睦必時存之寶頃兄書積之盈箇不得新命無以自
慰時輒照故以釋其思有信勿一心數字每見手迹如復暫見會又荅
從兄安成王書曰奉告清言溢目春建周委炎光已盛願比勝宜仰承
發止已次新林引進務殷無妨所賞三相與區九疑形勝汀洲動浪
聞眼鷗之積說安流洞浦悵採若之遐風昔景伯出蕃高風振古叔
矢之部清約見稱兄政舉平寡然和兼濟加以夏后哥雲秋江迴月

翰飛紙落理豐辭贍賞貫未興晰時希遠憶殊離方遠川途俯瞻
炎涼方改願加珍島紵字可傳白雲終間心傷淚灑投筆無已闕元
帝荅晉安王敍南康簡王薨書曰南康兄器宇沖貴風神英挺毓
之中山徒聞退毒晉之拔風雖早伊範用今方茲自若吞茭蒙及尋陽
私疾孝感神明殆不勝喪扶而後起猶冀天道可期豈謂福善虛說
且分違易久嘉會難逢綢繆宮闈不過統綺之成離群作鎮動迴
星紀之曆志與鍾鳴之集遽切四鳥之悲松茂栢悅風昔歎於芝焚
蕙歎今用嗚咽

交友

周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又曰上交不諂下交不
瀆 毛詩曰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也
又曰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又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
木 又曰嚶其鳴矣求其友聲 又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禮記曰君子
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 又曰寡婦之子
非有見焉弗與為友 又曰君子不盡人之歡以全交也 又曰儒有合志
同方營道同術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義同而進不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
大戴禮曰與君子遊苾乎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則與之化矣
孝經曰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 論語曰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
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又曰朋友數斯疏矣 又曰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
怡 又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 又曰益者三友損者
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又曰君子
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家語曰行循而名不彰友之罪也故君子入則篤行
出則友賢 莊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故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
於道術 又曰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 孟子曰舜見帝帝館甥于貳室迭
為賓主是天子友匹夫也 列子曰管夷吾鮑叔牙二人相友管仲曰吾與
鮑叔賈分財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
事大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鮑叔不
以我為不肖知不遇時也知我者鮑叔也生我者父母 孔叢子曰昔虢叔

閎夭太顛散宜生南宮适五臣同寮比德贊其文武及虢叔死四人為服
朋友之服 劉歆新議曰夫交接者人道之本始紀綱之大要名由之
成事由之立 又曰交之於人也猶脣齒之相濟 又曰士非交不用名非
交不發義非交不立 譙子曰夫交之道猶素之白也染之以朱則赤
染之以藍則青 又曰交得其人千里同好固於膠漆堅於金石貢公之
於王吉可謂推賢矣 漢書曰翟公罷署門曰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一死一生
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 賈誼曰勢利之交難以經遠
士之相知溫不增華寒不改葉貫四時而不衰歷夷險而益固 謝
承後漢書曰張元伯范巨卿二人友元伯卒巨卿夢見元伯死當葬
曰卿子未我忘當奔葬巨卿往赴之 晉中興書曰郄超所交皆
一時秀異雖寒門後進亦拔而友之 竹林七賢論曰山濤與阮籍嵇康
皆一面契若金蘭 語林曰山濤妻曰吾當年可為交者唯此二人耳 世說曰
荀巨伯遠看友人疾值胡賊攻郡巨伯不忍去賊既至謂巨伯曰大軍至
一郡並空汝何男子敢獨止此巨伯曰有友人疾不忍委之寧以我身代友
人之命賊知其賢乃旋軍而還 【詩】魏陳王曹植離友詩曰鄉人有
夏侯威者少有成人之風余尚其為人與之昵好王師振旅送余于魏
邦心有眷然為之隕涕乃作離友之詩其辭曰王旅旋兮背故鄉彼
君子兮篤人綱㬝予行兮歸朔方馳原隰兮尋舊疆車載奔兮
馬繁驤涉浮濟兮泛輕航迄魏都兮息蘭房展宴好兮惟樂康
【晉】郭璞贈溫嶠詩曰人亦有言松竹有林及爾臭味異苔同岑言以忘
得交以淡成同匪伊和惟我與生爾神余契我懷子情携手一豁安知
塵其【齊】謝朓贈友人詩曰芳洲有杜若可以贈佳期望望忽超遠何由見
所思我行未千里山川已間之離居方歲月故人不在茲清風動簾夜孤
月照窗時安得同攜手酌酒賦新詩 【陳】陰鏗贈京邑僚友詩曰余本
水鄉士閒門江海隅時逢道世泰遂出高衢江中寒事早夜露傷
秋草心屬姑蘇臺目送邯鄲道迨性昔時朝府多歡暇蒲萄春埃
塵靜飛蓋相追隨李郭或同舟遊觀時方驩娛歡追美京數文永
倩夜促膝豈異人戚戚皆姻婭 【賦】【周】宜還思賢賦曰豈頗間哉相然

信死斯則結深念於撫翼致雄飛而但起知我於財利之間何足多於時子曰擊而道存至味其其如水未見其人吾聞其理矣夫子長之託若甘執鞭於是世在絲明之莫義聊斯販而追恨況至德之可師無兼衷以共弊有樂安之任子偉犀寺而稱傑備百行之高致該九流之誤藝詩可雜而非淡迹每同而常別溝易入而難窺閑無鍵而有開思若神而泉涌翰如雲而積袂沉潛於懷抱之間蕭散于天人之際卧下愧其未雙閉西軒於上皆分吾既有此回陋荷君子之渥恵塵非府而分深藥未殺而好結尋病草之安處楚三紀於茲曰性有何於把杯心幾變於丹漆又何傷而不辯理何致而丞貿則不休而鍾知無窮而塵詣【[illegible]】

【圖】夏伐思晉仲像齊曰堂堂管生元存興仁仁道在已唯患無身邑辱遠書曰淸聲倫心寄鮑子動成生民 又鮑叔像贊曰鮑子情惜又踏德音綢繆幼叔二人同心歟芳猶蘭其堅如金遇進退同迹君子攸欽【[illegible]】

【宋】周紙執友箴曰四輔揚輝伐木幽林舞喬翔鳥飛爰建盛衰俗遂消成交緣利昵用因偽情谷風興哀棠棣相夏零道之末盡弘焉由人自室有迴過門則親微言綿邈清談娓娓貢金雖能照應枳暇朋西河感離口悟投杖慷慷文侯友賢好學英英燕昭禮郭致樂推誠歲寒功標松竹落落高札登途莊東解帶一覩道昧萬世人亦有言貴則易交利重太山道輕鴻毛久而致敬見之晏平霜雪既至勁柏冬青

絕交

毛詩曰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昔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惟予與汝將安將樂汝轉弃予 又曰伐木廢則朋友缺矣 漢書曰張耳陳餘始居約時相然信死豈顧問哉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勢利之交古人羞之 又曰蕭育少與朱博爲友著聞當世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始育公卿子[illegible]博尚爲杜陵亭長爲育進舉遂至丞相與博有隙世記曰王恭王忱二人素相友善恭父曰恐非子之後遂不終【魏】劉廙應瑒報龐惠恭書曰夫谷風之歌發於信宿予矜之思起不嗣音況負之戴能不有懷雖營草樹背旱蘇在側促憤不足抵以增毒朝陽之客賓不往來喬木之下曠無休息捋勞而已足下剝符南面振威千里行人子羽朝夕相經曾不枉咫尺之路闚蓬室之舊過意賜書辭不半紙慰藉輕於緇縞譏望重於丘山是角弓之詩所以爲刺也伯牙鳥羽於死丘賜發足於株林發明月之輝光照妖人之窈窕斯亦所以眩耳目之視聽亡者命於知友者也 【晉】嵇康與山濤絕交書曰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哉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登令尹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志氣所託亦不可奪也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爲人又縱逸來久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嬾與慢相成而爲儕類見寬不攻其過故使榮進之心日頹任實之情轉篤此由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羈則狂顧頓纓赴蹈湯火雖飾以金鑣饗以嘉肴愈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又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卧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釣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痺不得搖性復多虱把搔無已而當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書又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几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弔喪而人道以此爲重已爲未見恕者所怨至欲見中傷者雖瞿然自責然不可化終不能獲无咎無譽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聒耳囂塵臭處千變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煩而官事鞅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繁其慮七不堪也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統此九患不有外難當有內病寧可久處人間邪又聞道士遺言餌朮黃精令人益壽意甚信之遊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足下見直木必不可以爲輪曲者必不可以爲桷蓋不欲以枉其天才令得其所也不可自見好章甫強越人以文冕也今但願守陋巷教子孫時時與親舊叙闊陳說平生濁酒一杯彈琴一曲志願畢矣【論】後漢朱穆絕交論曰世之務交遊也甚矣不敢于業不忌于君犯祀以追之背公以從之事替義退公輕私重 【魏】徐幹中論曰大夫州郡牧守王事不卹賓客爲務冠蓋闐門服曜盈道欹邪法任俾夜作晝

星言夙駕送往迎來停傳常滿吏卒侍門炬火夜行閽寺不閑又晉書妾
於官曹毀罔積於囹圄爲師無以教訓弟子亦不受業或身沒他邦
而不歸父母憔悴獨之思室人抱東山之哀嗟乎王敬之敗乃至於此林宗
之時所謂交遊者也輕位不仕者則有巢許之高廢職待客者則有
仲尼之稱委親遠學者則有優游之美是以各敗其名而忘天下之亂
也〔梁劉孝標廣絕交論曰若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驩其愉樂恤
其凌夷寄通靈臺之下遺迹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
而不渝其色斯則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逮叔世民訛狙詐飈起溪
谷不能踰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羽毛之輕趍錐刀之末於是素交盡
利交興天下蚩蚩鳥驚雷駭然利交同源派流則異較言其略有五術
焉若其寵均董石權壓梁竇彫刻百工鑪錘萬物九域聳其風
塵四海疊其燻灼靡不望影星奔藉響川騖約同要離焚妻子
誓殉荊卿湛七族曰勢交其流一也富埒陶白貲巨程羅山擅銅陵
家藏金穴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士冀宵燭之末光邀潤屋之微澤魚

思遇進款誠援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賄交其流二也陸大
夫宴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公卿貴其藉甚搢紳羨其登仙加
以頷頤蹙頞涕唾流沫騁黃馬之劇談縱碧雞之雄辯於是有弱
冠王孫綺紈公子道不挂於通人聲未遒於雲閣攀其鱗翼丐其
餘論附駔驥之旄端軼歸鴻於碣石是曰談交其流三也陽舒陰慘
生民大情憂合歡離品物恒性故魚以泉涸而呴沫鳥因將死而鳴
哀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恐懼寘懷昭谷風之盛典斯則斷金由於湫
隘刎頸起於苫蓋是以伍員濯溉於宰嚭張王撫翼於陳相是曰窮
交其流四也馳騖之俗澆薄之倫無不操權衡秉纖纊衡所以量其
輕重纊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纊不能飛雖顏冉龍翰鳳
雛曾史蘭薰雪白視若遊塵遇如斷梗莫肯費其半菽罕有落其
一毛若衡重錙銖纊微彯撇雖共工之蒐慝驩兜之掩義南荊之跋
扈東陵之巨猾皆爲匍匐委虵折支舐痔金膏翠羽將其意脂韋便
辟導其誠諶而後動芒毫寡忒是曰量交其流五也凡斯五交義均

賈鬻由故桓譚譬之於闤闠林回喻之於甘醴近世有樂安任昉海
內髦傑早綰銀黃夙昭民譽遒文麗藻方駕曹王英特俊邁聯
橫許郭類田文之愛客同鄭莊之好賢見一善則盱衡扼腕遇一才則
揚眉抵掌至顧眄增其倍價翦拂使其長鳴彯組雲臺者摩肩
趍走丹墀者疊迹莫不締恩狎結綢繆想莊惠之清塵庶羊左
之徽烈及瞑目東越歸骸洛浦繐帳猶懸門罕漬酒之彥墳未
宿草野絕動輪之賓藐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之南寄命瘴
癘之地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羊舌下泣之仁寧慕郈成分宅
之德嗚呼世路險巇一至於此太行孟門豈云嶃絕是以耿介之士疾其
若斯裂裳裹足棄之長騖獨立高山之頂懽與麋鹿同羣皦皦然
絕其雰濁誠恥之也誠畏之也

藝文類聚卷第二十一

藝文類聚卷第二十二

人部六　　渤海歐陽詢撰

公平　品藻　質文

公平

尚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　左傳曰賈季奔狄宣子使臾駢送其帑夷之蒐賈季戮臾駢臾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臾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夫子禮於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又曰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　禮記曰昔衛獻公出奔反國及郊將頒邑於從者而後入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執羈靮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君反國而有私也無乃不可乎於是弗果頒　又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三無私以勞天下　韓子曰解狐薦其讎以為相其讎往拜謝解狐引弓迎而射之　又曰解狐與荊伯柳為怨趙簡王問於解狐曰孰可以為上黨守對曰荊伯柳可趙簡王曰非子之讎乎對曰臣聞忠臣舉賢不避仇讎　說苑曰晉文公問於咎犯誰可使為西河守者對曰虞子羔曰子羔非汝之仇也曰君問可為守者非問臣之仇也子羔見舅犯謝之曰君幸赦臣之過薦之於君得為西河守舅犯曰薦子者公也吾不以私事害公義子其去矣顧吾射子矣　家語澹臺滅明為人公正無私　慎子曰夫投鉤分財投策分馬非以鉤策為均使得美者不知所以德得惡者不知所以怨此所以塞怨望也故蓍龜所以立公識也權衡所以立公正也書契所以立公信也法制禮籍所以立公義也凡立公所以棄私也　呂氏春秋曰荊人有遺弓者弗肯索曰荊人遺之荊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聞之曰去其荊而可矣老聃聞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則至公得矣　又曰昔先聖王之治天下必先公公則天下平矣有得天下者眾矣其得之必以公其失之必以偏　史記曰邑中人民俱出獵任安常分麋鹿雉兔眾人皆喜曰任少卿分別平　又曰陳平為社宰分肉甚均里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此肉矣　韓詩外傳曰楚白公之難有社之善者辭其母將死君難其母曰棄母死君可乎社之善曰聞事君者內其祿而外其身今之所養母者君之祿也請往死之比至朝三廢車中其僕曰子懼何不反也社之善曰懼吾私也死君吾公也吾聞君子不以私害公遂死之　漢書曰蕭何不與曹參相能及何病惠帝自臨視因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對曰知臣莫如主帝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矣　又曰義縱少時與張次公俱攻剽為群盜縱姊以醫幸王太后太后問有子兄弟欲為官者乎姊曰有弟無行不可太后乃告上拜縱為中郎　又曰朱邑惇厚於故舊然性公正不可交以私天子器之　東觀漢記曰耿嵩履清高之節齠童介然特立不隨於俗鄉黨士大夫莫不敬異之王莽敗賊盜起宗族在草中穀食貴人民相食宗家數百升合分糧時嵩年十二三宗人長少咸共推令主稟給莫不稱平　魏武令曰今壽春漢中長安先欲使一兒各往督領之欲擇慈孝不違吾令兒亦未知用誰也雖兒小時見愛而長大能善必用之吾非有二言也不但不私臣吏兒子亦不欲有所私　周生烈曰天下所以平者政平也政所以平者人平也人所以平者心平也　燕書曰梁琛使秦琛從兄奕先在秦為尚書郎會罷秦主欲令琛止奕舍琛辭有司曰昔諸葛亮兄弟各處三國及其聘使公朝相見退無私面君子之志余敢忘乎竟不止奕數就邸舍因問東國起居琛曰今二方鼎據兄弟並蒙附寵論心各有所在今欲以東國事語君恐非西國之所欲聞何以見問

【論】晉曹羲至公論曰夫世人所謂掩惡揚善者君子之大義保明同好朋友之至交斯言之作蓋閭閻之曰談所以救愛憎之相謗崇居厚之大分耳非篤正之至理折中之公議也世士不斷其數而係其言故善惡不分以覆過為弘朋友忽義以雷同為美善惡不分亂實

由之明友雷同敢必從焉談論以㐫實爲情不以過難爲貴相知
者以等分爲交不以雷同爲固是以達者存其義不察於交識其
心不求於言且在私論猶行之有明與公議則無所同之交凡智者
之處世咸欲興化致治者也興化致治不崇公抑割情以順理厲清議
以督俗明是非以宣教者吾未見其功也清議非臧否不顯是非非賞
罰不明故臧否不可以遠實賞罰不可以失中若乃背清議違是非
雖堯不能一日以治審臧否詳賞罰故中主可以万世安是以君子知
私情之難統至公之易行故季友鴆兄而不疑叔向戮弟而不悔斯二士
者皆並世之通士百世之忠臣也豈無慈愛骨肉之心慇恤同生之
仁哉夫至公者天之經也地之生我也伊之要也人之用也昔鯀者親禹之父
也舜則殛鯀而興禹禹知舜之殛其父無私故受命而不辭舜明禹知
已之至公故用之而無疑無私者雖以鯀而子不言況用之於他哉 圖私
闕釋私論曰不知冒陰之可以無景而患景之不匿不知無情之可以無
患而恨情之不巧豈不哀哉未有也偽懷姦而身立清世貴非藏情而
信著明君者也是以君子既有其質又觀其鑒貴夫亮達希而行之
惡夫務吞弃而遠之言無苟諱而行無苟偽不以愛之而苟善不以惡
之而苟非心無所矜而情無所繫體清神正而是非允當忠感明於天子
而信篤乎萬民寄知懷於八荒垂美夜以永日斯非賢人君子高行之
美異者乎

家語曰子貢曰陳靈公君臣宣淫於朝泄冶諫而殺之是與比干同也
可謂仁乎子曰比干於紂親則叔父官則少師忠款之心在於宗廟而已
固以必死爭之冀身死之後紂當悔寤其本情志在乎仁者也泄冶位下
大夫無骨肉之親懷寵不去以區區之一身欲止一國之淫昏死而無益可
謂懷矣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泄冶之謂也 又曰子路曰澹臺子
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我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充其辯孔
子曰相馬以輿相士以居弗可廢已以貌取人則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則失
之宰予 又曰子夏三年喪畢見於孔子與之琴使之弦侃侃而樂
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子曰君子也閔子三年喪畢見於孔
子與之琴使之弦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焉子曰君子也
子貢曰二者殊情而俱曰君子賜也惑之敢問孔子曰閔子哀未
盡能斷之以禮子夏哀已盡能引之及禮雖均謂之君子不亦可
乎 孔叢子曰魏安釐王問子從一馬回梗梗亮直有大丈夫
之節吾欲以爲相可乎答曰亮直之節臣未明也王曰何故答曰長目
而豕視者必體方而心圓每以其法相人千百不失一臣是以非
不偉其體幹也然甚疑其目 王卒用之三月果以謟言得罪
漢書曰高帝置酒洛陽南宫上曰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
以失天下者何王陵對曰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敬人然陛下使人
攻城略地所降者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其利也項羽妒賢嫉能有功者
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與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
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策[illegible]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
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饋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万之衆戰必
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有天下
也項羽唯有一范增不能用此其所以爲我擒也君羣臣悅服 袁山
松漢書曰王允字子師世仕州郡爲冠蓋同郡郭林宗見而奇之曰
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遂與之友善允仕至司徒 青州先賢傳曰
京師号曰陳仲舉昂昂如千里驥周孟玉瀏瀏如松下風范曄後漢
書曰許劭嘗到潁川多長者之游唯不詣陳寔又陳蕃喪妻還葬
鄉人畢至而劭獨不往或問其故劭曰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
峻峻則少通故不造也其多所裁量若此曹操微時嘗卑辭厚禮
求爲己助劭鄙其人而不肯對操乃伺隙脅劭劭不得已曰君清平
之奸賊亂世之英雄操大悅而去初劭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
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 郭泰別傳曰
泰字林宗少遊汝南先過袁閎不宿而退遂往從黃憲累日方還或
問林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氾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
萬頃陂澄之不清混之不濁不可量也 三輔決錄曰弼生字仲叔其父

賊故張伯英與李幼才書曰弭仲叔高德美名命世之才也非弭氏小族所當有新豐瘠土所當出也　魏志曰盧欽著書稱徐邈曰或問欽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爲通人自在涼州及還京都人以爲介何也欽荅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用事貴清素之志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爲通比來天下奢靡轉相放效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　典略曰祢衡建安初自荊州北遊許都書一刺懷之漫滅而無所遇或問之曰何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衡曰卿欲使我從屠沽兒輩耶　又問曰當今復誰可者衡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　又問荀令君趙盪寇皆足蓋世乎衡見荀有容儀趙有腹乃荅曰文若可借面弔喪稚長可使監廚請客其意以爲荀但有貌趙健啖肉也　又曰趙戩遭三輔亂客於荊州荊州牧劉表以爲賓客是時祢衡來遊京師詆訾朝士謂戩直事及南見戩歎之曰所謂劒則干將莫邪木則椅桐梓漆人則顏冉仲弓也　姚信士緯曰周勃之勳不如霍光此前史所載較然可見而以爲勃功大於光意竊不安何者勃本高帝大臣官尊勢顯衆所歸向居太尉位擁兵百萬既有陳平王陵之力又有朱虛諸王之援酈其遊說以誘諸呂因衆之心易以濟事若霍光者以倉卒之際受寄託之任輔弼幼主天下晏然遇燕王上官之亂誅除凶逆以靖王室廢昌邑立宣帝任漢家之重隆中興之祚參蹤伊周爲漢賢相推驗事效優劣明矣　袁子曰或云故少府楊阜豈非忠臣哉荅曰然可謂直士忠則吾不知也夫爲人臣見人主失道指斥其非而播揚其惡可謂直士未爲忠臣故司馬陳群則不然其談論終日未嘗言人主之非書數十上而外人不知君子謂陳群於是乎長者　孫子曰庾道季云藺相如雖千載死人懍懍恒如有生氣曹蜍李志雖見在厭厭如在九泉下　世說曰王濬沖裴叔則二人總角詣鍾士季須臾去後客問二童何如鍾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後二十年此二賢當爲吏部尚書冀爾時天下無復滯才事見職官部吏部尚書篇　又曰衛中散語趙景真卿童子白黑分明有白起風恨量小狹趙荅曰尺表能審璇衡之度寸管能測往復之氣何必在大但問識何如耳　又曰諸葛瑾其弟亮

亮從弟誕並有盛名各在一國于時以爲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　又曰王大將軍稱王夷甫處衆人之中如珠玉在瓦石間　又曰世目稱庾文康爲豐年玉庾稚恭爲荒年穀　又曰魏明帝世使后弟毛曾與夏侯太初共坐時人謂蒹葭倚玉樹時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入懷【書】閻纘妻陳氏與妹劉氏書曰伏見偉方所作先君誄其述詠勳德則仁風靡墜甚言情訴哀則孝心以叙自非挺生之才孰能克隆聿脩若斯者乎執詠反覆觸言流泣感類交集悲慰並至元方偉方並年少而有盛才文辭富艷冠於此世竊不自量有疑一二略陳所懷庶備起予先君既體弘仁義又動則聖檢奉親極孝事君盡忠行已也恭養民也惠可謂立德立功示民軌儀者也但道長祚短時乏識真栄位未登高志不遂本不標方外迹也老莊者絕聖棄智渾齊方物等貴賤忘哀樂非經典所貴非名教所取何必輒引以爲喻耶可共詳之【論】【汝潁】孔融汝潁優劣論曰融以爲汝南士勝潁川士陳長文難融荅之曰汝南戴子高親止千乘萬騎與光武皇帝共於道中潁川士雖抗節未有頡頏天子者也汝南許子伯與其友人共說世俗將壞因夜舉聲號哭潁川雖憂時未有能哭世者也汝南府許掾教太守鄧晨圖開稻陂數万頃累世獲其功夜有火光之瑞韓元長雖好地理未有成功見效如許掾者也汝南張元伯身死之後見夢范巨卿潁川士雖有奇異未有能神而靈者也汝南應世叔讀書五行俱下潁川士雖多聰明未有能離婁並照者也汝南李洪爲太尉掾弟殺人當死洪自劾詣閤乞代弟命便飲酖而死弟用得全潁川雖尚節義未有能殺身成仁如洪者也汝南翟子威爲東郡太守始舉義兵以討王莽潁川士雖疾惡未有能破家爲國者也汝南袁公著爲甲科郎上書欲治梁冀潁川士雖慕忠讜未有能投命直言者也【[illegible]】夏侯玄樂毅論曰夫求古賢之意宜以大者遠者先之必迂迴而難通然後已焉可也觀樂生報燕惠王之書其殆庶乎知機合道以終始者與其喻昭王曰伊尹放太甲而不疑太甲受放而不怨是以天下爲心者也夫欲極道德之至隆務以天下爲心者必致其主於盛隆合其趣於先王樂

生之志豈其厝迹當時止於棄并而已哉舉齊之事所以運其機而動四海也圍城而害不加於百姓此仁心著於遐邇矣舉國不謀其功除暴不以威力此至德令於天下也邁至德以率列國則幾於湯武之事矣樂生方恢大綱以縱二城牧民明信以待其弊將使即墨莒人顧仇其上願釋干戈賴我猶親善守之智無所施之然求仁得仁即墨大夫之義也任窮則從微子適周之道也開彌廣之路以待田單之徒長容善之風以申齊之志我澤如春下應如草道光宇宙智者宅心然則鄰國傾慕四海延頸思戴燕主仰望風聲二城必從則王業隆矣雖淹留於兩邑乃所以致速於天下也不幸之變勢所不圖敗於垂成時運固然樂生豈不知拔二城之速了哉顧城拔而業乖也豈不慮不速之致變哉顧業乖與變同也由是觀之樂生之不屠二城其亦未可量也

國張輔名士優劣論曰世人見魏武皇帝處有中土莫不謂勝劉玄德也余以玄德爲勝夫撥亂之主先以能收相獲將爲本一身善戰不足恃也世人以玄德爲呂布所襲歸爲武帝所走舉軍東下而

爲陸遜所覆雖曰爲呂布所襲未若武帝爲徐榮所敗失馬被創之危也玄德還據徐州形勢未合在荊州景升父子不能用其計舉州降魏手下步騎不滿數千爲武帝大衆所走未若武帝爲呂布北騎所禽突火之急也爲陸遜所覆未若武帝爲張繡所困挺身逃遁以喪二子也然其忌克安忍無親董公仁賈文和恒以作患自免荀文若楊德祖之徒多見賊害行兵三十餘年無不親征功臣謀士曾無列土之封仁愛不加親戚惠澤不流百姓豈若玄德威而有恩勇而有義寬弘而大略乎諸葛孔明達治知變殆王佐之才玄德無強盛之勢而令委質張飛關羽皆人傑也服而使之夫明闇不相爲用能否不相爲使武帝雖處安強不爲之用也況在危急之間勢弱之地乎若令玄德據有中州將與周室比隆豈徒三傑而已哉　又曰世人論司馬遷班固多以固爲勝余以爲失遷叙三千年事五十万言固叙二百年事八十万言固煩省不敵不如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獎大勸惡足以鑒誡人道之常中流小事無取皆書不如二也毀敗晁錯傷忠臣之道不如三也遷既造創固又因循難易益不同矣又遷爲蘇秦張儀范雎蔡澤作傳逞詞流離亦足以明其大才此真所以爲良史也又曰樂毅諸葛孔明之優劣乎以毅相弱燕合五國之兵以伐強齊雪君王之恥圍城而不急攻將令道窮而義服此則仁者之師莫不謂毅爲優余以五國之兵共伐一齊不足爲強大戰濟西伏尸流血不足爲仁夫孔明包文武之德劉玄德以知人之明屢造其廬咨以濟世奇策孔明智謀從橫遂東說孫權北抗大魏以乘勝之師翼佐取蜀及玄德臨終禪其大位在擾攘之際立童蒙之主設官分職班叙衆才文以寧內武以折衝然後布其恩澤於中國之民其行軍也路不拾遺毫毛不犯勳業垂濟而隕觀其遺文謀謨弘遠雅規恢廓已有功則讓於下下有闕則躬自咎見善則遷納諫則改故聲烈震於遐邇也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貪夫廉余以爲覩孔明之忠姦臣立節矣殆將與伊呂爭儔豈徒樂毅爲伍哉

質文

禮記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　又曰禮有以文爲貴者天子龍袞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此以文爲貴也禮有以素爲貴者至敬無文父黨無容大圭不琢大羹不和大路素而越席犧尊疏布鼏此以素爲貴也　又曰宜獻質三獻文左傳仲尼曰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　又曰昭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爲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荅郊勞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禮乃講學之　又曰齊慶封來聘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爲賦相鼠亦不知也　論語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又曰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又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又曰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　春秋元命包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　莊子曰夫澹泊寂寞虛無無爲此天地之本

蓋德之質 漢書曰周昌敢直言高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昌廷爭之上問其說昌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即罷 又曰陸賈少有口辯高帝為賈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賈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稱其書曰新語 又曰曹參代蕭何為相國無所變更壹遵何之約束日夜飲酒不事朝政參子窋諫參參笞之二百惠帝讓參參免冠謝曰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具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帝曰善百姓謌之曰蕭何為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一 又曰張釋之為謁者僕射文帝登虎圈問上林尉禽獸簿盡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悉響應無窮帝詔釋之拜嗇夫為上林令釋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又問東陽侯張相如何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此兩人言事曾不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以亟疾苛察相高無惻隱之實

是故不聞其過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而風靡爭口辯其實不可不察也帝乃止 晉書曰郗虞父元質略有明規文武可施用也

【論】魏阮瑀文質論曰蓋聞日月麗天可瞻而難附群物著地可見而易制夫遠不可識文之觀也近而得察質之用也文虛質實遠疏近密援之斯至動之應疾兩儀通數固無依失若乃陽春敷華遇衝風而隕落素葉變秋既究物而定體麗物苦偽醜器多牢華辭易辯金鐵難陶故言多方者中難處也術饒津者要難求也意弘博者情難足也性明察者下難事也通士以四奇高人必有四難之忌且少言辭者政不煩也寡知見者物不擾也專一道者思不散也混濛蔑者民不備也質士以四短違人必有四安之報故曹參相齊寄託獄市欲令姦人有所容立及為宰相飲酒而已故夫安劉氏者周勃正嫡位者周勃大臣木強不至華言孝文上林苑欲拜嗇夫釋之前諫意崇敦朴自是以降其為宰相皆取堅強一學之士安用奇才使變典法 魏應瑒文質論曰蓋皇穹肇載陰陽初分日月運其光列宿曜其文百穀麗於土芳華茂於春是以聖人合德天地稟氣淳靈仰觀象於玄表俯察式於群形窮神知化萬國是經故否泰易趍道無攸一二政代序有文有質若乃陶唐建國成周革命九官咸乂濟濟休令火龍黼黻暐曄於廊廟袞冕旂旒舄弈乎朝廷冠德百王莫參其政是以仲尼嘆煥乎之文從郁郁之盛也夫質者端一玄靜儉嗇潛化利用承清泰御平業循軌量守成法至乎應天順民撥亂夷世摛藻奮權赫奕丕烈紀禪協律禮儀煥別覽墳丘於皇代建不刊之洪制顯宣尼之典教探微言之所弊若夫和氏之明璧輕縠之桂裳必將遊玩於左右振飾於宮房豈爭牢偽之勢金布之剛乎且少言辭者孟僖所以不能荅郊勞也寡智見者慶氏所以困相鼠也今子弃五典之文闇禮智之大信管望之小尋老氏之蔽所謂循軌常趍末能釋連環之結也且高帝龍飛豐沛虎據秦楚唯德是建唯賢是與陸酈摛其文辯良平奮其權謀蕭何創其章律叔孫定其庠序周樊展其忠毅絳灌彰其威武明建天下者非一士之

術營宮廟者非一匠之矩也逮至高后亂德損我宗劉朱虛軫其慮辟強釋其憂曲逆規其模酈友詐其游祿產覆其軍實賴其疇家詠之不替誠四老之由也夫諫則無義以陳問則服汗沾濡豈若陳平敏對叔孫據書言辯國典辭定皇居然後知質者之不足文者之有餘

藝文類聚卷第二十二

藝文類聚卷第二十三　人部七　渤海歐陽詢撰

鑒誡

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　易曰君子乾乾夕惕若厲　又曰天道惡盈而福謙　尚書曰帝曰來禹降水儆予成允成功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又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又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　又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位不期驕祿不期侈　又曰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居寵思危　又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　又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　毛詩曰惴惴小心如臨于谷　又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左傳曰晉旣勝楚范宣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天命不于常有德之謂也　又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　又曰臧孫云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孟孫死吾亡無日矣　禮記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　孝經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　論語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戒之在色及其壯也戒之在鬬及其老也戒之在得　又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　太公金匱曰武王問師尚父曰五帝之戒可得聞乎師尚父曰舜之居民上矜矜如履薄冰禹之居民上慄慄如恐不滿湯之居民上翼翼乎懼不敢息　又曰吾聞道自微而生禍自微而成　家語曰孔子去周而老子送之曰凡當世之士聰明深察而死者好譏人者也博辯宏大而危者好發人之惡者也孔子曰敬奉教　又曰舟非水不行水入舟沒民非君不治民犯上則君危故君子不可不嚴也　又曰顏回謂子路曰力猛於德而得其死者鮮矣子慎諸　又曰以富貴而下人何人不與富貴而敬愛何人不親發言不逆可謂知言矣　又曰曾子曰狎甚則簡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其驩莊足以成禮而已矣　韓詩外傳曰昔者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故無常安之國宜治之民得賢則昌不肖則亡夫明鏡所以照形也往古所以知今也　鄒語曰不知為吏視已成事前車覆後車誡　又曰曾子曰君子有三言可貫而佩也一曰無內疏而外親二曰身不善而怨他人三曰患至而後呼天　戰國策曰昔儀狄作酒而美進之於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　管子曰齊桓公與管仲鮑叔牙甯戚四人飲公曰何不為寡人壽乎鮑叔牙奉杯而起曰使公無忘在莒管仲無忘其束縛在魯甯戚無忘飯牛車下公避席再拜　淮南子曰昔周公使康叔守殷戒之曰無殺不辜寧失有罪亦有無罪而見誅無有有功而不賞慎之　晏子曰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可以避患也　又曰其文好者身必剝其角美者身見殺甘泉必竭直木必伐　又曰夫爵益高者意益下官益大者心益小祿益厚者施益博　又曰人之將疾必先不甘魚肉之味國之將亡必先惡忠臣之語　孫卿子曰孔子對魯哀公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不危焉　又曰得師者王得疑者霸自為謀莫己若者亡　又曰伯禽將歸於魯周公謂伯禽曰君子力如牛不與牛爭力走如馬不與馬爭走智如士不與士爭智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吾於天下亦不賤也常握髮吐餐以接天下之士矣　韓子曰西門豹性急佩韋以自緩董安于心緩佩弦以自急故能以有餘補不足以長續短之謂明主　淮南子曰天下有至貴而非勢位也有至富而非金玉也有至壽而非千歲原心反性則貴矣適情知足則富矣明死生之分則壽矣　說苑曰魏武侯浮西河中流謂吳起曰美哉河山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對曰在德不在險昔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不循仁政湯放之武侯曰善　又曰有身貴而驕人者民去之位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　新序曰齊王□□曰巳先生而將問政焉對曰政在正身正身之本在於群臣王召臣臣敗剃髯飾問於妻妾吳君妾愛臣諛臣佞臣臨淄水而觀然後自知醜惡也今齊之臣諛王者衆王能臨淄水見己之惡過而自敗斯齊國治矣　漢書曰楊惲失官居家治產

業起室宅孫會宗戒之曰爲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恐爲可憐
之意不當通賓客有稱譽也　東觀漢記曰衞勤遷司徒是
時三公多見罪退上欲見令以善自終乃因讌日從容戒之曰朱浮
上不忠於君下凌轢同列竟以中傷人臣放逐受誅雖追加賞賜
不足以償不訾之身忠臣孝子之覽照前世以爲鏡誡能盡忠於
國事君無二則爵賞光乎當世功名列於不朽可不勉哉　又曰援宏
爲人謙慎常戒其子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天道惡滿而好謙
前世貴戚皆明戒世保身全己豈不樂哉　又曰班超爲都護以任尚
代超尚謂超曰君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宜有以誨之超
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過罪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
心難養而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
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　詩　後漢傅毅迪志詩曰咨爾庶士迨時斯勗
日月逾邁豈云旋復於赫我祖顯于殷國二迹阿衡克光其則咨予小
子穢陋靡逮懼我世烈於茲以墜於戲君子無恒自逸祖年如流鮮
茲暇日　魏陳王曹植矯志詩曰芝桂雖芳難以餌魚尸位素餐難
以成居礎石引鐵於金不連大朝舉士愚不聞焉　又矯志詩曰抱璧
塗乞無爲貴寶履仁遘禍無爲貴道鵷雛遠害不羞卑栖
靈虬避難不恥汙泥都蔗雖甘杖之必折巧言雖美用之必滅濟濟唐
朝万邦作孚逢蒙雖巧必得良弓聖主雖智亦待英雄螳螂見
歎齊士輕戰越王軾蛙國以死獻道遠知驥世僞知賢覆之幬之
順天之矩澤如凱風惠如時雨口爲禁闥舌爲發機門機之闓楛矢
不追　魏繁欽遠戒勸戒詩曰肅將王事集此揚土凡我同盟既文
既武郁郁桓桓有規有矩務在和光同塵共垢各毋貪其心爲國蕃輔閒
問衎衎非法不語可否相濟闕則云補　又雜詩曰世俗有險易時運
有盛衰老氏和其光蘧瑗貴可懷　魏應璩雜詩曰細微可不慎隄
潰自蟻隙腠理早從事安復勞鍼石哲人覩未形愚夫闇明白曲突
不見賓燋爛爲上客思願獻良規江海倘不逆狂言雖寡善猶有
如雞跖雞跖食不已齊王爲肥澤　晉張華勵志詩曰仁道不遐
德輶如羽求焉斯至衆鮮克舉復禮終朝天下歸仁若金受礪若
泥在鈞進德修業暉光日新　晉潘安仁家風詩曰綰髮綰髮髮亦
鬢止曰祗曰祗敬亦慎止靡專靡有受之父母鳴鶴匪和析薪弗
荷隱憂孔疚我堂靡搆義方既訓家道穎穎豈敢荒寧一日三省
晉嵇紹贈石季倫詩曰人生禀五常中和爲至德嗜欲雖不同伐生
所不識仁者安其身不爲外物惑事故誠多端未若酒之賊內以損性
命煩辭傷軌則屢飲致疲怠清和自否塞陽堅敗楚軍長夜傾
宗國詩書著明戒量體節飲食遠希彭聃壽虛心處沖默茹
芝味醴泉何爲昏酒色　賦　晉文帝戒盈賦序曰避暑東閣延賓高
會酒酣樂作悵然懷盈滿之戒乃作斯賦惟應龍之將舉飛雲降
而下征資物類之相感信貴微之通靈何今日之延賓君子紛其集
庭位臨高而增懼獨處滿而懷愁願群士之箴規啓納我以良謀
吳楊泉蠶賦曰伊善惡之所施乃禍福之爲階行德安而保身忘
爲害而自危故先民之有作執溫恭而不虧于顧冉之遺命悚渴

福之將著夫三賢之履道歷千載而見知身既沒而名存厥復戒乎
何爲夫死生之有命非神明之所規故積善之家厥福惟昌積惡之
門必有餘殃是以稻戒好善厥胤以長三郤好勝厥身以亡古人從善如
不及去惡如探湯無福德而難值禍惡之易當　論　晉戴逵申三
復贊曰嗜好深則天機淺名利集則純白離如此故識變通昏驕
淫猜疑心與慎乖則理與險會然後役智以御險履險以避害故陰陽
發其內人力攻其外陰陽結則金石爲之消人事至則雖智不足賴若然
者雖翠幄華堂焉得而康之列鼎重味焉得而甘之　周庾信周
公伯禽箴曰伯禽出居爲魯王來朝周公問政治國風評北山有梓南
山有橋禮容雖備俯仰無驕　箴　周武帝凡百箴曰凡百衆庶爾其聽
之事無大小先當熟思思之不熟致成反覆其心不定不可施令是曰
亂常是曰敗政亦止辱身亦喪厥命勿恃爾尊驕慢淫昏勿謂爾
貴長夜荒醉日不稱中月盈則虧履邪念正居安思危莫言爾
賤而不受命君子小人本無定性莫言人微而以自輕水清照淨表

直影端近取諸身無假遠觀符與哲人勿謂斯難【銘】晉潘岳兩
階銅人訓曰言之有感託乎多士言之不感絕之由己無曰莫傳宣乎
四海無曰莫聞響振万里樞機之發榮辱之從怨豈在大纖介是興
【誡】漢東方朔誡子曰明者處世莫尚於中優哉游哉與道相從首陽
為拙柳惠為工飽食安步以仕代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是故才
盡者身危好名者得華有群者累生孤貴者失和遺餘者不匱
自盡者無多聖人之道一龍一蛇形見神藏與物變化隨時之宜無有
常家　後漢鄭玄戒子曰宿業衰落仍有失誤年入此歲而七十矣
於禮可傳家事今我告爾以老將閑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非拜國
君之命問族親憂思展敬墳墓春秋觀省野物胡嘗扶杖出門乎
家事大小汝一承之求為君子之道鑽研勿替敬貞威儀以近有德
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己志可不深念耶　【後漢】高義方清誡
曰天長而地久人生則不然又不養以福保全其壽年飲酒病我性思
慮害我神美色伐我命利慾亂我真神明無聊賴愁毒於眾煩中
年棄我逝忽若風過山形氣各分離一往不復還上士愍其痛抆
志麥雲煙滌蕩棄穢累飄颻任自然退修清以淨存吾玄中玄澄
心剪思慮泰清不受塵抗他中有物希微無形端智慮赫赫盡
谷神綿綿存　【銘】魏王肅家誡曰夫酒所以行禮養性命歡樂也過
則為患不可不慎是故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先王所以備
酒禍也凡為主人飲客使有酒色而已無使至醉若為人所強必退席
長跪稱父誡以辭之敬仲辭君而況於人乎為客又不得唱造酒史也
若為人所屬下坐行酒隨其多少犯令行罰示有酒而已無使多也
禍變之興常於此作所宜深慎　【銘】魏王昶家誡曰夫立功者有二難功
就而身不退一難也退而不靜務伐其功二難也且懷祿之士覩寵之日
苟患失之何所不至若樂毅帥弱燕之眾東破強齊收七十餘城其功
盛矣知難而退保身全名張良杖劍建策尤濟大漢辭三万户
封學養性之道棄人間之事卒無敗悔何二賢綽綽有餘裕哉治
家亦有患焉積而不能散則有鄙悋之累積而好奢則離驕上

之罪大者破家小者辱身此二患也　【銘】荀爽女誡曰詩云泉源在左
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明當許嫁配適君子竭節從理
昏定晨省夜卧早起和顏悅色事如依恃正身絜行稱為順婦
以崇祭祀斯百葉之祉婚姻九族云胡不喜聖人制禮以隔陰陽七
歲之男王母不抱七歲之女王父不持親非父母不與同車親非兄弟
不與同筵非禮不動非義不行是故宋伯姬遭火不下堂知必為
災傳母不來遂成於灰春秋書之以為高也　【銘】程曉女典篇曰丈
夫百行以功補過婦人四教以備為成婦德闕則仁義廢矣婦言
虛則辭令慢矣婦公簡則織紝荒矣是以禮有功宮家室之教
詩有牖下蘋藻之奠然後家道著允儀表則見於內若夫麗色
妖容高才美辭貌足傾城言以亂國此乃蕩形棘心王釋反質在邦
必危在家必亡　【晉】嵇康家誡曰人無志非人也但君子用心有所准
行當量其善者擬議而後動若心之所之則口與心誓守死無貳耻
躬不逮期於必濟若心疲體解或牽於外物或累於內欲不堪近患
不忍小情則議於去就議於去就則二心交爭二心交爭則向所以
見役之情勝矣或有中道而廢或有未成而敗以之守則不固以之
攻則怯弱與之誓則多違與之謀則善泄臨樂則肆情處逸則極
意故雖繁華熠燿無結秀之勤終年之勤無一日之功斯君子所以
歎息也若夫申胥之長吟夷叔之全潔展季之執信蘇武之守節
可謂固矣故以無心守之安而體之若自然也乃是守志盛者也
【吳】姚信誡子曰古人行善者非名之務非人之為心自甘之以為己度
險易不虧終始如一進合神契退同人道故神明祐之眾人尊之而
聲名自顯榮祿自至其勢然也又有內折外同吐實懷詐見賢則
暫自新獨居則縱所欲聞譽則驚自飾見尤則棄善端凡失名位
恒多怨人而害善怨一人則眾人疾之害一善則眾人怨之雖欲陷人而
進己不可得也祇所以自毀耳顧真偽不可掩褒貶不可妄舍偽從
實貴還己察人可以通矣舍己就人去否適泰可以免矣且貴賤無常唯
人所速苟善則匹夫之子可至王公苟不善則王公之子反為凡庶可

勉哉 [吳]陸景誡盈曰富貴天下之至榮位勢人情之所趨然古之智士或山藪林之鼠忽而不眞或功成身退逝若脫屣者何哉蓋居高畏其危處滿懼其盈富貴榮勢本非禍始而多以凶終者持之失德守之背道道德喪而身隨之矣是以留侯范蠡弃貴如遺叔敖蕭何不宅美地此皆知盛衰之分識倚伏之機故身全著與福始卒自此以來重臣貴戚隆盛之族莫不罹患構禍鮮以善終大者破家小者滅身唯金張子弟世履忠篤故保貴持寵祚鍾昆嗣 [蜀]諸葛亮誡子曰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志無以成學慆慢則不能勵精險躁則不能治性年與時馳意與歲去遂成枯落悲歎窮廬將復何及 [晉]李充起居誡曰溫良恭儉仲尼所以爲貴小心翼翼文王所以稱美聖德周達無名斯亦聖中之目也中人而有斯行則亦聖人之一隅矣而末俗謂守愼爲拘者退愼爲怯弱不避以爲勇無禮以爲達異乎吾所聞也 [誥] [宋]顏延之庭誥曰若能服溫厚而知穿弊之苦明周之德也厭滋旨而識寡嗛之急仁恕之功也豈與夫比肩於草石方手足於飛走者同其意哉刑慎其濫惠戒其偏濫則無以爲罰偏則不如無惠嫌惑疑心誠亦難分動容竊斧束裝盜金又何足論也是以前王作典明愼議獄而僭濫易意火含煙而煙妨火桂懷蠹而蠹殘桂然火勝則煙滅蠹壯則桂折故性明者欲簡嗜繁者氣昏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知其芳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知其臭與之變矣唯夫金貞玉粹者乃能處而不汗其身耳故曰丹可滅而不能使無赤石可毀而不能使無堅苟丹石之性必愼浸染之由 [銘] [後漢]崔瑗座右銘曰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人愼勿念受施愼勿忘俗譽不足慕唯仁爲紀綱隱身而後動謗議庸何傷無使名過實守愚聖所臧柔弱生之徒老氏誡剛強在涅貴不緇曖曖內含光硜硜鄙夫介悠悠故難量愼言節飲食知足勝不祥行之苟有恆久久自芬芳 [魏]卞蘭座右銘曰重階連

棟必濁汝貞金寶盈堂將亂汝神厚味來殃艷色危身求高反墜務厚更貧閑情塞欲老氏所誇周廟之銘仲尼是遵審愼汝口戒無失人從容順時和光同塵無謂冥漠人不汝聞無謂幽冥處獨共明不爲福先不與禍鄰守玄執素無亂大倫常若臨深終始惟純 [書] [前漢]劉向誡子書曰汝有厚德蒙恩甚厚將何以報董生有云弔者在門賀者在閭言有憂則恐懼敬事敬事則必有善功而福至也又曰賀者在門弔者在閭言受福則驕奢驕奢則禍至故弔隨而來齊頃公之始藉霸者之餘威輕侮諸侯虧跂蹇之容故被鞌之禍遁服而亡所謂賀者在門弔者在閭也兵敗師破人皆弔之恐懼自新百姓愛之諸侯皆歸其所奪邑所謂弔者在門賀者在閭 [後漢]張奐誡兄子書曰汝曹薄祐早失賢父財單藝盡人之適當息聞仲祉輕傲耆老侮狎同年極口恣意當崇長幼以禮自持聞燉煌有人來同聲相道皆稱叔時寬仁聞之喜而且悲喜叔時得美稱悲汝得惡論經言孔於鄉黨恂恂如也恂恂者恭謙之貌也經難知且自以汝資父爲師汝今寧輕鄉里耶年少多失改之爲貴蘧伯玉年五十見四十九年非但能改之不可不思吾言不自克責反云張甲謗我李乙怨我我無是過爾亦已矣 [後漢]司馬徽誡子書曰聞汝充役室如懸磬何以自辨論德則吾薄說居則吾貧勿以薄而志不壯貧而行不高也 [後漢]馬援誡兄子書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而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者施衿結褵申父母之誡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龍伯高敦厚周愼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公正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之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勅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 [後漢]崔駰與竇憲書曰駰聞交淺而言深者愚也在賤而望貴者惑也夫信而納忠者謗也

皆所不宜而或蹈之者思効其區區憤懣而不能已也竊見足下體
淳淑之姿躬高明之量意美志厲有尚賢之風驅幸得充下館序
後陳是以竭其拳拳敢進一言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生
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也【魏】王脩誡子書曰自汝行之後恨
恨不樂何者我實老矣所恃汝等也皆不在目前意遑遑也人之
居世忽去便過日月可愛也故禹不愛尺璧而愛寸陰時過不可
還若年大不可少也欲汝早之未必讀書并學作人欲令見舉動
之宜觀高人遠節志在善人左右不可不慎善否之要在此際也行
止與人務在饒之言思乃出行詳乃動皆用情實道理違斯敗矣
父欲令子善唯不能殺身其餘無惜也【晉】羊祜誡子書曰吾
少受先君之教能言之年便召以典文年九歲便誨以詩書然尚猶
無鄉人之稱無清異之名今之職位謬恩之加耳非吾力所能致也
吾不如先君遠矣汝等復不如吾諮度弘偉恐汝兄弟未之能也
奇異獨達察汝等將無分也恭為德首慎為行基願汝等言則
忠信行則篤敬無口許人以財無傳不經之談無聽毀譽之語聞人
之過耳可得受口不得宣思而後動若言行無信身受大謗自入刑
論豈復惜汝恥及祖考思乃父言纂乃父教各諷誦之【晉】劉寔
書曰大道也者易尋而難窮易知而難行也故京房之徒考步吉
凶之變而不能自見其禍東為姚平所誡此治之難知也若爾之事不
及於房而吾之言過於平矣昔弗父何三命茲益恭晏平仲久而敬之曾
顏之徒有若無實若虛也況爾析薪之智欲彈射世俗身為謗先
怨禍並集使吾懷朝父之直憂為范武子所嘆亦非汝之美也若朝
益暮習先人後已恂恂如也則吾聞音而識其曲食旨而知其甘永
終吾餘年矣復何恨哉古人有言思不出其位爾其心之爾其念
之【宋】陶潛誡子書曰少來好書偶愛閒靜開卷有得便欣然
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爾有喜嘗言五六月中
北窗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此等雖不同生當思四
海皆兄弟之義鮑叔敬仲分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荊道舊遂

能以敗為成因喪立功他人尚爾況共父之人哉【梁】簡文帝誡當陽
公書曰汝年時尚幼所闕者學可久可大其雅學歟所以孔丘言吾
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若使牆面而立沐猴而冠
吾所不取立身之道與文章異立身先須謹重文章且須放蕩【梁】
孝元帝與學生書曰吾聞欲玉為器諭乎知道惟山出泉譬乎
從學是以執射執御雖聖猶然為弓為箕不無以矣抑又聞曰漢
人取妻買人聚螢安有挾冊讀書目不覺風雨以至明月章奏不知攢火
為微所以然者良有以矣可久可大莫過乎學求之於己道在則尊
【宋】徐勉與大息山松書曰家世清廉故常居貧素至於產業之
事所未嘗言中年聊於東田成小穿池種樹少寄情賞又以郊際閑
曠終可為宅儻獲懸車致仕之資欲歌哭於斯經營歷年粗已
成立桃李茂密桐竹成陰塍陌交通渠畎相屬芳樓迴榭頗有臨
眺之美孤峯叢薄不無紆餘之趣雖云人外城闕密邇亦為人長殊
復不易當使中外諸人無閒言先物後已然後可貴老生云後其
身而身先若能爾者更招巨利汝當勉勵見賢思齊不宜忽略
以弃日也非徒弃日乃是弃身身名美惡豈不大哉【梁】范縝與王
僕射書曰君侯匡輔聖朝中夏無虞既盡美矣又盡善矣唐
堯非不隆也門有謗木虞舜非不盛也庭懸諫鼓周公之才也樂聞
譏諫故明君賢宰不憚謗議之言布衣窮賤之人咸得獻其狂
瞽先王所以有而勿亡得而勿失功傳不朽名至今者用此道也【[illegible]】
蹤王粲安身論曰蓋崇德莫大乎安身安身莫大乎存政存政
莫重乎無私無私莫深乎寡欲是以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
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行然則動者吉凶之端也語者榮辱之主
也求者利病之幾也行者安危之決也故君子不妄動也必適於道
不徒語也必經於理不苟求也必造於義不虛行也必由於正夫然
用能免或繫之凶享自天之祐故身不安則殆言不順則悖交不審
則惑行不篤則危四者行乎中則憂患接乎外矣憂患之接必生
於自私而興於有欲自私者不能成其私有欲者不能濟其欲理之

至也　晉袁宏去伐論曰夫君者量才任以授官參善惡以毀譽課功過以賞罰者也苟伐其美必忘其惡於是怨責之情必存乎心希望之氣必形乎色此矜伐之士自賢之人所以爲薄而先王甚惡之者也君子則不然勞而不伐施而不德致恭以存其位下人不隱其功處不避汙官不辭卑難懼不任唯患弗能故力有餘而智不屈法咎悔而行成名立也

藝文類聚卷第二十三　人部七

藝文類聚卷第二十四　人部八

渤海歐陽　詢　撰

諷

毛詩曰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　禮記曰吳侵陳斬祀殺厲夫差使行人儀問太宰嚭曰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則謂之何太宰嚭曰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今斯師也殺厲與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　左傳曰魏獻子受梗陽人賄閻沒汝寬欲諫待於庭饋入召之食比置三歎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唯食忘憂今置食之閒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梗陽人　國語曰晉平公射鴳使豎襄搏之不得公怒將殺之叔向曰君必殺之吾先君唐叔射兕于徒林以爲大甲所以封于晉今君嗣唐叔射鴳不得是揚吾君之恥速殺之無令遠聞君忸怩乃赦之　晏子曰齊景公樹竹令吏守之公出過之有斬竹者拘之將加罪焉晏子曰君聞吾先君丁公乎曰何如對曰丁公伐曲城勝之止其財出其民有輿死人以出者公怪之令視之則其中有金玉焉吏請殺其人丁公曰以兵攻城以衆圍財不仁且君人者寬惠慈衆身不妄誅令吏舍之公曰善令出斬竹之囚舍之　又曰齊景公所愛馬暴死景公怒令刀解養馬者晏子請數之曰爾有罪三公使汝養馬汝殺之當死罪一又殺公之所愛馬當死罪二使公以一馬之故殺人百姓怨吾君諸侯輕吾國汝當死罪三景公喟然曰舍之（事具馬部）列子曰晉文公出會欲伐衛公子鉏仰而笑之公問何故笑對曰笑臣之鄰人也臣之鄰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之言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臣竊笑之也公乃止（事具[illegible]部）呂氏春秋曰楚莊王立三年不聽朝成公賈入諫曰有鳥止于南方之阜三年不動不飛不鳴是何也王曰是鳥雖無飛飛將沖天雖無鳴鳴將駭人賈出矣不穀知之矣明日朝所進者五十人所退者五十人群臣大悅　史

記曰秦二世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蕩蕩寇來不可上易爲漆耳難爲蔭室二世笑而止　又曰孫叔敖病將死屬其子曰貧困往見優孟後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孟曰無遠行時楚莊王欲以優孟爲相對曰請與婦人討之三日後優孟來王曰何如曰婦言無爲楚相孫叔敖盡忠以治楚楚以得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王乃召孫叔敖子以四百戶奉其祀　又曰東武侯母嘗養漢武帝號大乳母乳母家子孫横暴徙邊乳母當辭見郭舍人爲下泣舍人曰即入辭去疾步數還顧乳母入辭如其言疾步數還顧郭舍人疾言罵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壯寧尚須汝乳而活耶尚何還顧於是上憐悲之乃下詔無徙乳母　又曰田叔相魯初到民訟王取其財物百餘人田叔取渠率二十人笞各五十怒之曰王非若主耶何敢言若主魯王聞之大慙　韓詩外傳曰齊景公之時民有得罪者公怒縛置殿下召左右支解之晏子左手持頭右手磨刀而問曰古明王聖主支解人從何支始景公離席曰縱之罪在寡人　東方朔傳曰人有殺上林鹿者武帝下有司殺之東方朔曰是人固當死者三使陛下以鹿之故殺人一當死也使天下聞之皆以陛下爲重鹿賤人二當死也匈奴即有急推鹿觸之三當死也武帝嘿然遂赦之　孔叢子曰陳惠侯大城因起陵陽之臺未終而坐法死者數十人又執三監吏將殺之孔子適陳聞之見陳侯與俱登臺而觀焉孔子曰美哉斯臺自古聖王爲城臺未有不殺一人而致功若此者也陳侯默赦所執吏　新序曰趙簡子上羊腸阪群臣皆偏袒推車而虎會獨擔戟行歌簡子曰寡人上阪群臣推車會獨行歌不推車是會爲臣而侮其主其罪何若對曰臣侮主之罪當死死者身死妻子爲戮也君雖聞爲臣侮主之罪君亦聞爲人君而侮其臣者乎簡子曰何若爲侮其臣者乎對曰智者不爲謀辯者不爲使勇者不爲鬬夫智者不爲謀則社稷危辯者不爲使則諸事不通勇者不爲鬬則邊境侵三者不使則君難保簡子乃出能推車　又曰魏文侯與

大夫坐問曰寡人何如君也群臣皆曰君仁君也次問翟黃曰君非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君伐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長子臣以是知君之非仁君也文侯怒而逐翟黃翟黃起而出次任坐坐對曰君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臣聞之其君仁者其臣直向翟黃之言直臣是以知君仁君也文侯曰善復召翟黃　說苑曰趙簡子舉兵伐齊有被甲士申蕽笑簡子曰子何笑對曰臣乃有宿笑當桑之時臣鄰家夫與妻俱之田見桑中女因往追之不能得還反其妻怒而去之臣笑其曠也簡子曰今吾伐國失國是吾曠也還師而歸　又曰齊桓公逐鹿入谷見一老公問是爲何谷對曰爲愚公谷以臣名之桓公曰視公儀狀非愚人何爲以公名之對曰臣故畜牸牛生子大賣之而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傍鄰以臣爲愚故名愚公管仲再拜曰此夷吾之過也使堯在上咎繇爲理安有取駒者乎　又曰吳王欲伐荊舍人少孺子欲諫不敢則懷丸操彈遊於後園露沾其衣王曰何沾衣如此對曰樹上有蟬高居悲鳴不知螳螂在後螳螂委身欲取蟬不知黃雀在其傍黃雀延頸欲啄螳螂而不知彈丸在其下此三者皆務欲得其利而不顧其後患也王曰善哉乃罷兵　蜀志曰天旱禁酒釀者刑吏於人家索得釀具欲令與作酒者同罰簡雍從先主遊見一男子行道謂先主彼人欲淫何以不縛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曰彼有淫具與欲釀者同先主大笑而原欲釀者　世說曰桓玄好獵騁君勇騰逸參佐無不被繫束桓道恭常自帶絳綿繩著腰中玄問用此何爲答玄獵好縛人會被縛手不能堪痛也玄自此小差

【詩】漢韋孟諷諫詩序曰孟爲元王傅又傅子夷王及孫王戊荒淫不遵道孟作詩諷諫曰肅肅我祖國自豕韋黼衣朱紱四牡龍旂彤弓斯征撫寧遐荒總齊群邦以翼大商迭彼大彭勳績惟光至于有周歷世會同王赧聽譖實絕我邦悠悠嫚秦上天不寧乃睠南顧授漢于京乃命厥弟建侯于楚俾我小臣惟傅是輔兢兢元王恭儉靜一惠此黎民納彼輔弼享又夷王克奉厥緒咨命不永惟王統祀如何我王不思

守保不惟履氷以繼祖考邦事是廢逸遊是娛　八馬悠悠是放是縱所弘匪德所親匪俊唯囿是恢唯諛是信　嗟嗟我王漢之睦親曾不夙夜以休令聞　魏應璩百一詩曰年命在桑榆東岳與我期長短有常會遲速不得辭斗酒當為樂無為待來玆室廣致凝陰臺高來積陽奈何季世人侈靡在宮牆飾巧無窮極土木被朱光徵求傾四海雅意猶未康　楚荀況賦曰天下不治請陳佹詩天地易位四時易鄉列星隕墜旦暮晦盲幽晦登昭日月下藏公正無私見謂縱橫志愛公私重樓疏堂道德純備讒口將將仁人詘約敖暴擅強天下幽險恐失世英螭龍為蝘蜓鴟梟為鳳皇比干見剖孔子拘匡昭昭乎其智之明也郁郁乎其遇時不祥也拂乎其欲禮義之大行也暗乎天下之晦盲也琁玉瑤珠不知佩也雜布與錦不知異也閭娵子奢莫之媒也嫫母力父莫之喜也以盲為明以聾為聰以危為安以吉為凶嗚呼上天曷惟其同　楚宋玉諷賦曰楚襄王時宋玉休歸唐勒讒之於王曰玉為人身體容冶內多微辭出愛主人之女入事上王願王疏之玉休還王謂玉曰出愛主人之女又事寡人不亦薄乎玉曰臣嘗出行僕飢馬疲主人之女翳承日之華披翠雲之裘更被白縠之單衫垂珠步搖來排臣戶為臣炊彫胡之飯烹露葵之羹美以其翡翠之釵挂臣冠纓為臣歌曰歲將暮兮日已寒中心亂兮勿多言臣復援琴為秋竹積雪之曲主人之女又為臣歌曰怵惕心兮徂玉牀橫自陳兮君之傍君不御兮妾誰怨日將至兮下黃泉　又釣賦曰宋玉與登徒子偕受釣於玄泉止而並見於楚襄王登徒子曰夫玄泉天下之善釣者也以三尋之竿八絲之線以出三尺之魚於數仞之中可謂無術乎襄王曰善宋玉進曰今玄泉釣又焉足為大王言乎王曰子所謂善釣者何玉曰善釣者其竿非竹其綸非絲其鉤非鍼其餌非螾也王曰願遂聞之宋玉曰昔堯舜禹湯之釣也以聖賢為竿道德為綸仁義為鉤利人為餌四海為池萬民為魚其釣道微也非聖孰能察之王曰釣未可見也宋玉曰其釣易見昔殷湯以七十里興利除害天下歸之其餌可謂芳矣南面以掌天下歷載數百到今不廢其綸可謂多紉矣群生浸其澤民畏其罰其鉤可謂善矣功成而不墮名立而不改其竿可謂強矣夫竿折綸絕餌墮鉤決魚失則夏桀殷紂不通夫釣術也　晉陸機豪士賦曰夫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何則修心以為量者存乎我因物以成務者繫乎彼存夫我者隆殺止乎其域繫乎物者豐約唯所遭遇落葉俟微風以隕而風之力蓋寡孟嘗遭雍門以泣而琴之感以末何哉欲隕之葉無所假烈風將墜之泣不足煩哀響也苟時啟於天理盡於民庸夫可以濟聖賢之功斗筲可以定烈士之業故曰才不半古功已倍之蓋得之於時勢也歷觀古今徼一時之功而居伊周之位者有矣夫我之自我智士猶嬰其累物之相物昆蟲皆有此情豈識乎功在身外任出才表者哉眾心日侈危機將發而方偃仰瞪眄謂足以誇世笑古人之未工忘己事之已拙然後河海之跡堙為窮踪一匱之釁積成山岳豈不謬哉故聊賦焉世有豪士兮遭國顛沛攝窮運歸期當眾適之所會苟時至而理盡譬摧枯與振敗因天地以運動恃才豫而功大於是禮極上典服盡暉崇儀北辰以葺宇實蘭室而桂宮撫玉衡於樞極運萬物乎掌中伊天道之剛健猶時至而必傾言日回中而弗昃月何盈而不闕囊覆車之危軌笑前乘之去字若知險而退止趨歸蕃而自戢摧琁璣以長謝儷方邦而高揖託浮雲以邁志豈咎吝之能集擬嵩山以自儗歎禍至於何及　魏陳王曹植令禽惡鳥論曰國人有以伯勞生獻者王召見之侍臣曰世同惡伯勞之鳴敢問何謂也王曰昔尹吉甫用後妻之讒殺孝子伯奇吉甫後悟追傷伯奇出遊于田見鳥鳴于桑其聲噭然吉甫動心曰伯奇乎鳥乃撫翼其音尤切吉甫乃顧曰伯勞乎是吾子栖吾輿吾子飛勿居鳥尋聲而栖于蓋吉甫遂射殺後妻以謝之故俗惡伯勞之鳴言所鳴之家必有尸也此好事者附名為之說而今普傳惡之其實否也伯勞以五月而鳴應陰氣之動陰為害蓋賊害之鳥也其聲鶪鶪然故俗憎之

若其爲人災害愚民人所信通人之所畏也梟鳴之惡自取憎人言之惡
自取滅不能有累於當世世而凶人之行弗可易梟鵙之鳴弗可更者
天性然也昔荊之梟將徙於吳鳩遇之曰何去荊而巢吳乎梟曰荊
人惡予之聲鳩曰子如不能革子之音則吳楚之民不易情也爲子
計者莫若宛頸戢翼終身勿復鳴也昔會朝議者有人問曰寧
有聞梟食其母乎有甘之者曰嘗聞烏反哺未聞梟食其母也
問者慙唱不善也得蟒者莫不剮而放之爲利人也得蚤者莫不糜
之盜牙爲害身也鳥獸昆蟲猶以名聲見異況夫吉士之與凶人乎

諫

周官曰保氏掌諫王惡　禮記曰爲人臣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
逃之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從則號泣而隨之　左傳曰公將如棠觀魚者
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故春
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
資皂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
之僖伯稱疾不從　又曰宋華父督以郜大鼎賂公納於太廟非禮也
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
德以示子孫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
賂器於太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
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　又曰晉侯假道於虞以
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
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虞虢之謂也韓
詩外傳　又曰晉師爲楚所敗既歸荀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
諫曰不可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
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　論語曰事父
母幾諫　逸禮曰衛史鰌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死治喪於北堂吾生
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
禮死而置尸於北堂於我足矣靈公往弔問其故其子以父言聞于靈
公公失容曰吾失矣立召蘧伯玉而貴之召彌子瑕而退之徙喪於堂
成禮而後去　晏子曰景公有所愛槐令吏守之令犯槐者死有過
而犯之者君令吏收而拘之將加罪焉晏子明日早朝諫曰君窮民
財力教以鍾鼓之樂極宮室之觀犯槐者死刑殺不辜賊民之深者也
君饗國德行未見於衆而刑辟著於國嬰恐其不可以莅國
子民也公曰善罷守槐之役出犯槐之囚　又曰景公爲臺臺成
又欲爲鍾晏子諫曰君今既已築臺矣又斂於民而爲鍾則民
必哀矣斂民哀以爲樂不祥非所以君民也公乃止　又曰景公畋
十有八日而不反晏子往見公比至衣冠不正望遊而馳公見遊
勞曰夫子何爲遽國家得無有故乎晏子對曰無羞也雖然嬰
願有復也國人皆以君安野而不安國好獸而惡人無乃不可乎公於
是罷田即日歸　呂氏春秋傳曰越飢請食於吳子胥諫曰不可與
也夫吳之與越接土鄰境道易人通仇讎敵戰之國非吳喪越越必
喪吳今將輸之粟是長吾仇讎財匱民怨悔無及也吳王不從後
吳飢請食於越越弗與及攻之夫差爲禽　又曰衛靈公天寒鑿
池苑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哉苑春曰公衣狐裘坐
熊席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補民則寒矣公曰善令罷役　王孫子
新書曰楚莊王攻宋厨有臭肉罇有敗酒將軍子重諫曰今君厨肉
臭而不可食罇酒敗而不可飲而三軍之士皆有飢色欲以勝敵不亦
難乎莊王曰善　又曰衛靈公坐重華之臺侍御數百隨珠照日
羅衣從風仲叔敖入諫曰昔桀紂行此而亡今四境內侵諸侯加兵土地
日削百姓罷離今君內寵無乃太盛與靈公再拜曰寡人過矣微
子之言社稷幾傾於是出宮女之不進者數百人百姓大悅　史記曰
趙肅侯遊大陵出於鹿門大戊午扣馬曰耕事方急一日不作百日不
食肅侯下車而謝之　又曰始皇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
未集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惟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蘇北監
蒙恬於上郡　又曰沛公入秦宮宮[illegible]狗馬婦女以千數意欲留
居之張良諫曰夫秦爲無道故沛[illegible]夫爲天下除殘賊宜縞
素爲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illegible]爲虐也且忠言逆耳利

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沛公乃還軍霸上　又曰高帝欲以趙王如意易
太子叔孫通諫曰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淡其可
背哉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帝曰公罷矣吾特戲
耳叔孫通曰太子者天下根本本壹搖天下振動奈何以天下戲　漢
書曰郅都景帝時爲中郎敢言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上入上林
賈姬在厠野彘入厠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
曰一姬死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賈姬等乎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
后何上還彘亦不傷賈姬太后聞之嘉賜都金百斤上亦賜金百斤
又曰薛廣德敢直言諫爭上幸甘泉因留射獵廣德上書曰竊
見關東困極民人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鍾聽鄭衛之樂臣誠悼之
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反宮思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
甚上即日還　又曰梅福上書諫成帝曰天下之士臣有上書求見者輒
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諫可採取者秩以斗升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
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之條貫國家之表裏
燦然可睹矣　又曰　成帝時杜欽諫曰臣聞曰非仁無以廣施非義
無以正身今漢承周秦之弊宜抑文尚質表實去僞臣竊有所憂
言之拂心逆耳不言則漸曰長禍不細　說苑曰楚莊王築層臺延
石千重延壤百里諫者七十二人皆死矣有諸御己入諫莊王曰昔虞
不用宮之奇而晉并之曹不用僖負羈而宋并之吳不用子胥而越并
之桀殺關龍逢而湯得之紂殺比干而武王得之遂趍出王遽追之曰
吾用子之諫先日說寡人者不足動寡人之心故皆至死明日出令有能
入諫者吾與爲兄弟遂罷層臺罷民　又曰晏子復於景公曰朝居嚴
乎公曰朝居嚴則曷害於治國家哉晏子對曰朝居嚴則下無言下
無言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謂之瘖上無聞則謂之聾聾瘖則非
害治國家如何且合升斗之穀以滿倉廩泰山之高非一石也累卑
然後高也夫治天下者非用一士之言也　又曰楚莊王立三年不聽朝
令於國曰寡人惡爲人臣諫其君者今寡人有國家立社稷有諫即
死無赦蘇從曰處君之高爵食君之厚祿愛死而不諫則非忠臣

也乃諫莊王立鍾鼓之間王左伏楊姬右擁成姬曰吾鍾鼓不暇何
諫之聽從曰臣聞之好樂者迷荊國亡無日矣王曰善左執從
手右抽佩刀刎鍾鼓之懸明日授從爲相　又曰晉靈公造九層臺
費用千億謂左右曰敢有諫者斬孫息乃諫曰臣能累十二博
棊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吾少學未嘗見也子爲寡人作之孫息即
以棊子置其下加九雞子其上左右慴懼靈公扶伏氣息不續公
曰危哉危哉孫息曰臣謂是不危也復有危此者公曰願見之孫
息曰九層之臺三年不成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國用空虛戶口減
少吏民叛亡鄰國謀議將興兵社稷一滅君何所望靈公曰寡人之
過乃至於此即壞九層之臺　漢武帝故事汲黯諫上曰陛下愛才
樂士求之無倦比得一人勞心苦神未盡其用輒已殺之以有限之士資
無已之誅陛下欲與爲治乎　東觀漢記曰張堪爲光祿大夫數諫
世常乘白馬上每有異政輒言白馬生且復諫矣　謝承
後漢書曰陳蕃諫桓帝曰當今之世有三空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
是謂三空加之兵戎未戢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顏坐而待旦之時也
豈宜揚旗曜武騁心輿馬之觀乎　汝南先賢傳曰建武八年車駕
西征隗囂郭憲諫曰天下初定車駕未可以動憲乃當車拔佩刀
以斷車靷帝不從遂上隴其後潁川兵起乃迴駕而還帝歎曰恨不用
郭憲之言　魏略曰太祖欲征吳而雨霖三軍多不願行太祖知其然恐
外有諫者教曰今雖戒嚴未知所之有諫者死賈逵乃諫太祖怒收
逵送獄　魏志辛毗能直諫文帝踐祚爲侍中帝欲徙冀州十万戶
實河南時連蝗民飢毗與朝臣俱求見帝知其欲諫作色以見之皆
莫敢言毗曰陛下欲徙家其計安出帝曰卿謂我徙之非耶毗曰誠以
爲非也帝曰吾不與卿共議也帝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帝遂奮衣
不還良久乃出曰卿持我何太急耶　吳志曰孫權既爲吳王歡宴
之末自起行酒虞翻伏地佯醉不持權去翻起坐權於是大怒手劍
欲擊之侍坐者莫不惶遽唯大司農劉基起抱權諫曰大王以三爵
後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且大王以能容賢故海內望風今一朝

弃之可乎謝由是得免【表】魏陳王曹植諫伐遼東表曰臣伏以遼東負嶮之國勢便形固帶以遼海今輕軍遠攻師疲力屈彼有其備所謂以逸待勞以飽制飢者也以臣觀之誠未易攻也若國家攻而必剋屠襄平之城懸公孫之首得其地不足以償中國之費虜其民不足以補三軍之失是我所獲不如所喪也若其不拔曠日持久暴師於野然天時難測水濕無常彼我之兵連於城下進則有高城深池無所施其功退則有歸塗不通道路瀸洳東有待釁之吳西有伺隙之蜀吳起東南則荊揚騷動蜀應西境則雍涼參分兵不解於外民罷困於內促耕不解其飢疾蠶不救其寒夫渴而後穿井飢而後殖種可以圖遠難以應卒也臣以爲當今之務在於省徭役薄賦斂勸農桑三者既備然後令伊管之臣得施其術孫吳之將得奮其力若此則泰平之基可立而待康哉之歌可坐而聞曾何憂於二敵何懼於公孫乎今不恤邦畿之內而勞神於蠻貊之域竊爲陛下不取也【齊】竟陵王上讚言表曰臣聞明臺既闕承雲之歌闕備室爰啟南風之頌流莫非降道綱輝紆靈浸澤陛下凝慶啟圖席邑踐曆氣臨冬暖海鏡春亭選議釣俗觀風調紀垂聽革之典降聆金之訓用能詩史無闕工箴有聞是故置四輔立七諫止國度歲王闕臣謂當今宜崇諫司專事昭宣職路謇諤績宣王文昇優其寵秩厚其節禮庶獻納之美方高聖代王乃靡衣婾食曾宇雕墉尚貨浮侈田萊蕪替械樸莫流標梅失序勉民觀俗之宜設官立事之要隨開與規宸褒能補如此則壤詠無遠轅樂可追【秦】李斯上書諫始皇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昔者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來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穆公用之幷國二十遂霸西戎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幷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皐之險割膏腴之壤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產一焉而陛下說之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而駿馬駃騠不實外廐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趙女不立於側也所重者在乎色樂而所輕者在乎人民此非所以跨海內也【漢】鄒陽上書諫吳王曰臣聞蛟龍驤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聖王砥節脩德則遊談之士歸義思名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則無國而不可干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竊高下風之行尤說大王之義故願大王無忽察聽其至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士袨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不能止幽王之沈患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然則計議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衆大王之所明知也今夫諂諛之臣爲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爲吳禍此臣所以爲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訾於漢譬猶蠅蚋之附群牛腐肉之齒利劍鋒接必無事矣【漢】枚乘上書諫吳王曰得全者昌失全者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土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深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人性有畏其影而惡其跡者却背而走足迹愈多影愈疾不知就陰而止影滅而跡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磨礱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弃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楚有子玉得臣晉文爲之側席而坐趙有藺頗馬服彊秦不敢窺兵昔白起爲秦將南伐鄢郢北坑趙括以纖介之過賜死杜郵秦民憐之莫不隕涕【漢】司馬相如上書諫武帝曰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暗

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奢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施用枯木朽株盡爲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而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所忽也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序 梁元帝忠臣傳諫爭篇序曰富貴寵榮人所不能忘也刑戮流放人所不能甘也而士有冒雷霆犯顔色吐一言終知自投鼎鑊取離刀鋸而曾不避者其故何也蓋傷茫茫禹跡毀於一朝赫赫宗周滅成禾黍何者百世之後王化漸頽欽若之信既盡解網之仁已泯徒以繼軼之劾及守器攸歸出則清蹕之傳路處則憑玉負扆事無難是所意必從所謂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憂未嘗知懼況感哀人之巧笑迷陽阿之妙舞重之以剗削因之以連延亦有傾天滅地汙宮豬社之罪拔本塞源裂冠毀冕之釁於是策名委質守死不二之臣以剛腸疾惡之心確乎貞吾涕不忍見霜露麋鹿栖於宮庭黍離離彼於宗廟故瀝血抽誠披胸見款赴燋爛於危年甘滅亡於昔日冀桐宮有返道之明望夷無不言之恨而九重懸遠百雉嚴絕丹心莫亮白刃先指見之者掩目聞之者傷心然後鳴將有不收之魂商郊致白旗之戮

論 漢東方朔非有先生論曰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能稱往古以廣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吳王怪而問之先生曰談何容易夫談者有悖於目而拂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或有悅於目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吳王曰何爲其然也先生對曰昔關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此二臣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將以爲君之榮除主之禍也今則不然反以爲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殺及先人爲天下笑故曰談何容易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深山之間積土爲室編蓬爲戶彈琴其中以詠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 漢谷永與王音書曰夫上下隔塞則下憂深下憂深則其謀忠其言至昔善將國者不忘危善養生者不諱死以忠臣直友明史良醫靈蓍信龜咸竭盡忠正言不蔽兆占故能遷咎延慶轉禍爲福

藝文類聚卷第二十四

說
說　嘲戲

說

左傳曰晉侯秦伯圍鄭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燭之武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夫晉何猒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不闕秦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悅　又曰晉郤缺言於趙宣子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弗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子為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宣子說之　又曰吳伐楚入郢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荐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猒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定也君其取分焉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秦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師乃出　又曰楚子饗食魯昭公于新臺好以大屈既而悔之薳啟彊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　戰國策曰范雎謂秦王曰大王之國北有甘泉谷口南涇渭右隴蜀左關阪戰車千乘奮卒數百万以秦卒之勇車騎之多以當諸侯譬若放韓盧而逐蹇兔也覇王之業可致今反閉關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為秦謀不忠大王之計有失也　又曰秦惠王以女為燕太子婦燕文公卒齊王因燕喪攻取十城蘇秦說齊王再拜而賀迎而弔齊王曰何慶弔相隨之速也對曰人之飢所以不食烏喙者以為雖充腸而與死同患夫燕雖弱小強秦之少婿也王利其十城而與秦為仇以招天下精兵此食烏喙之類也王曰然則奈何對曰王能聽臣莫如歸燕城卑辭以謝之秦知王以己之故歸燕城必德王燕無故得十城燕亦德王是王弃強仇而立厚交也齊王大悅乃歸燕城　又曰秦王謂趙使者諒毅曰趙豹平原君數欺弄寡人趙能殺此兩人則可若不能殺請率諸侯受命邯鄲城下諒毅曰趙豹平原君親寡君之母弟也猶大王之有葉陽君涇陽君大王以孝悌聞於天下衣服之便於體膳啗之兼於口未甞不分與焉衣裘無非大王之服今受大王之厚令以報弊邑之君不敢弗行無乃傷葉陽君之心乎　又曰齊欲伐魏魏使人謂淳于髡曰齊欲伐魏能解魏患唯先生也弊邑有寶璧二雙文馬二駟請致之先生淳于髡諾入說齊王曰楚齊之仇敵也魏齊之與國也夫伐與國使仇敵制其餘弊名醜而實危為王不取也齊王曰善乃不伐魏　又曰趙且伐燕蘇代謂惠王曰今者來過川蚌方出曝而鷸啄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蚌將為脯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見死鷸兩者不肯相舍漁者得而并禽之今趙且伐燕燕趙久相支兵恐強秦之為漁父也故願王孰計之惠王曰善乃止　又曰昭陽為楚伐魏移兵而攻齊陳軫為齊王使見昭陽曰今子貴矣王非置兩令尹也臣竊為公譬之可乎楚有祠者賜其舍人酒一卮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吾能為足為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奪其卮曰蛇故無足子安能為之足遂飲其酒畫蛇足者終亡其酒今公攻魏殺將得八城又移師欲攻齊齊畏公甚公以是名足矣冠之上非可重也戰無不勝而不知止者身且死爵且歸猶為蛇足也昭陽以為然解軍而歸　又曰衛客事魏王三年不得見乃見梧丘先生許之以百金先生曰諾乃見魏王曰吾聞秦出兵未知所之願王專事秦無他計王曰諾客趨出至郭門而反曰臣恐王事秦之晚也夫人於事已者過急於事人者過緩今王於事已者緩安能急於事人衛客事王三年不得見臣以是知王緩也魏王趨見衛客　又曰蘇秦為楚合從說韓王曰夫以韓卒之勇被堅甲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卒之勁與王之賢乃欲事秦秦為天下笑無過此者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皐今茲效之明年又求之予之則無地以給不予則弃前功而受後禍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應無已之求鄙語曰寧

爲雞口不爲牛後今西面交臂而事秦何異牛後乎　又曰秦王與
中期爭論而不勝秦王大怒中期徐行去人爲中期說秦王曰此悍人也
中期適遇明君故也遇桀紂必殺之矣王因弗罪　史記曰李斯說
秦王曰自孝公以來周室卑微諸侯相兼關東爲六國秦之乘勝役諸
侯蓋六世矣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強大王之賢由竈上掃除足
以滅諸侯成帝業矣今怠而弗急就諸侯復強相聚約從雖有黃
帝之賢弗能并也秦王聽其計　又曰李左車說成安君陳餘曰臣聞
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閼與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以
下趙此乘勝而遠鬬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今井陘
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
兵三萬人從間道絶其輜重彼前不得鬬退不得還吾奇兵絶其後
野無所掠不至十日兩將之頭可致麾下　又曰酈食其說齊王曰王知天
下所歸乎齊王曰天下何歸曰歸漢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面
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項王負約不與而王之漢中又遷殺義帝漢王
聞之起蜀漢之兵責義帝之弟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即以分其士蜀
漢之粟萬船而下項羽有背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
之罪無所忘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今以據敖倉之粟塞成皋
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大行之阪距蜚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王疾下漢王
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乃聽酈生　又曰高祖
使陸生賜尉佗印爲南越王陸生進說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
墓在真定今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爲敵禍且及身
世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強於此漢使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則越
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事具治體問奉德篇）漢書曰項羽擊陳留外黃外黃不下數
月乃降羽悉令男子年十五以上詣城東欲坑之外黃令舍人兒
年十三往說羽曰彭越強劫外黃外黃恐故降待大王大王至又
皆坑之百姓豈有所歸心哉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
羽然其言　又曰趙王乃與張耳陳餘北略地燕界趙王爲燕軍所
得燕因留之欲與分地趙有廝養卒乃走燕壁問曰何知臣欲燕將

曰若欲得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其志何欲燕
將曰欲得其王耳趙卒笑曰君未知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
箠下趙數十城亦各欲南面而王夫臣之與主豈可同日道哉兩人亦欲分
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兩人名爲求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而王夫以一
趙尚易燕況以兩王右提左挈而責首其義殺王滅燕易矣燕以爲然迺
歸趙王　東觀漢記曰隗囂既立使聘平陵方望爲軍師望至說
囂曰足下欲承天順民輔漢而起今立者乃在南陽王莽尚據長安雖
欲以漢爲名其實無所受命將何以見信於衆宜急立高廟稱臣
奉祠所謂神道設教求助民神者也囂從其言　又曰隗囂將王元
說囂曰昔更始西都四方響應天下喁喁謂之太平一旦壞敗今南有
子陽北有文伯江湖海岱王公十數而欲牽儒生之說弃千乘之基計
之不可者也今天水完富士馬最強北取西河東收三輔案秦舊迹
表裏山河元請以一丸泥爲大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一時也若計不及此
且畜養士馬據隘自守曠日持久以待四方之變圖王不成其弊猶足
以霸囂然其計　又曰功曹李熊說公孫述曰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
腴果實所生無穀而飽戰士不下百萬見利則出兵而略地無利則堅
守而力農東下漢水以窺秦地南順江流以震荊揚所謂用天因地成功
之資今名號未定志士孤疑宜即大位使遠人有所依歸述遂自立爲
天子　又曰鄧禹聞上安集河北即杖策北渡追及於鄴禹進曰三輔假
號往往群聚皆庸人崛起志在財幣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尊
主安民者也明公雖建藩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於今之計莫如延攬英
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慮天下不足定也上大悅　范
曄後漢書曰袁紹奔冀州董卓購募紹伍瓊說卓曰袁紹不達大
體恐懼出奔非有他志今急購之勢必爲變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
吏遍於天下若收豪傑以聚徒衆英雄因之而起則山東非公之有也不如
赦之必無患矣卓以爲然　又曰曹公軍至新野傅巽說劉琮曰逆順有大
體強弱有定勢以人臣而拒人主逆道也以新造之楚而御中國必危也
以劉備而敵曹公不當也三者皆短欲以抗王師之鋒必亡之道也願將軍

勿疑

漢晉春秋曰鍾會陰懷異圖姜維見而知其心乃說之曰聞君自淮南以來筭無遺策今復定蜀威德震世民高其功而主畏其謀欲以此安歸乎夫韓信不背於漢擾攘而見疑於既平大夫種不從范蠡於五湖卒伏劍而妄死彼豈闇主愚臣哉利害使之然也今公何不法陶朱泛舟絕迹全功保身登峨眉之嶺而從赤松遊乎會曰爲言之道或未盡於此也維曰其他則君智力所能盡無煩老夫矣

書

齊魯仲連與燕將書曰吾聞之智者不背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忠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且吾聞効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恥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射桓公中其鉤篡也遺公子糾而不死怯也束縛桎梏辱也三行者鄉里不通世主弗臣使管仲終窮抑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爲辱人然而管仲并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使爲五伯首名高天下光照鄰國曹沫爲魯君將三戰而喪地千里使曹沫計不顧後即不免爲敗軍禽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去三北之恥以一劍之任劫桓公於壇上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反之天下振動名傳後世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恥也以爲煞身絕世功名不立非智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弊也公其圖之

漢司馬相如諭難蜀父老書曰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群生沾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結軼還轅東鄉將報至于蜀都耆老大夫搢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蓋聞天子之牧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使者曰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且夫賢君之踐位也必將崇論宏議創業垂統爲万世規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懷生之倫靡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迹罕至君臣易位尊卑失序號泣內嚮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故乃關沬若徼牂牁鏤零山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方將增太山之封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觀者未睹旨聽者未聞音猶鷦鵬已翔乎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於是諸大夫喟然稱曰允哉漢德此固鄙人之所願聞也

後漢朱浮與彭寵書曰朝廷之於伯通恩亦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匹夫媵母尚能致命一飧豈有身帶三綬職典大邦而不顧恩義生心外叛者乎伯通與吏民語何以爲顏行步拜起何以爲容坐臥念之何以爲心引鏡闚影何施眉目惜乎棄休令之嘉名造梟鴟之逆謀捐傳世之慶祚招破敗之重災生爲世笑死爲愚鬼不亦哀乎伯通自伐以爲功高天下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群豕皆白懷慙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爲遼東豕也

後漢馮衍說曰皇帝聖德靈威龍興鳳舉率宛葉之勃摧九虎之軍雷震四海席卷天下攘除禍亂繼高祖之休烈修文武之絕業社稷復存炎精更輝德冠往初功無與二天下因以去亡新就聖漢故易以樹恩布德易於周給其猶順驚風而飛鴻毛然而諸將虜掠逆倫絕理殺人父子妻人婦女燔其室屋殘盡其財產冤結失望無所歸命今大將軍以明叔之德秉大使之權統三軍之政存撫并州之民惠愛之誠加乎百姓高世之聲聞乎群士故其延頸舉踵而望者非一人也且大將軍之事豈得在於珪璧束脩而已哉將定國家之大業成天地之元功也昔周宣中興之主齊桓霸強之君耳猶有申伯召虎夷吾中甫安其疆宇況乎萬里之漢明帝復興而大將軍爲之梁棟此誠不可以忽也且衍聞之兵久則力屈民愁則變生今邯鄲之賊未滅真定之際復擾兵革雲翔百姓震駭奈何自怠不爲深憂乎

魏阮瑀爲魏武與孫權書曰每覽古今所由改趣因緣侵辱用成大變若韓信傷心於失楚彭寵積望於無異盧綰嫌畏於已隙英布憂迫於情漏此事之緣也孤與將軍恩如骨肉而忍絕王命明棄碩交不能遠度孤心近慮事勢遂齎見薄之決計秉翻然之成議常

思除弃小事更申前好二族俱榮祚流後嗣高帝設爵以延田横世
祖指河而誓朱鮪君之負累豈如二子耳以至情頹闇德音智者
之慮慮於未形達者所規規於未兆是故子胥知姑蘇之有麋鹿
輔果識智伯之爲趙禽穆生謝病以免楚難鄒陽北遊不同吳
禍此四士者豈聖人哉徒通變思深以微知著耳若能内取子布外擊
劉備以効赤心用復前好則江表之任長以相付高位重爵坦然可
觀 [晉]孫楚爲石苞與孫晧書曰吳之先主起自荆州遭時擾攘
播潛江表劉備震懼亦逃巴岷遂作丘陵積石之固三江五湖浩汗
無涯假氣遊魂迄于四紀二邦合從東西唱和互相扇動距捍中國
自謂三分鼎足之勢可與泰山共相終始晉王輔相帝室文武桓桓獨
見之鑒與衆絶慮主上欽明委以萬機長轡遠御妙略潛授偏師同
心上下用力威稜奮伐深入其阻并敵一向奪其膽氣小戰江界成
都自潰曜兵劒閣而姜維面縛開地五千列郡三十師不踰時梁益
肅清使竊號之雄稽顙絳闕球琳重錦充於府庫夫虢滅虞亡韓
并魏徙此皆前鑒之驗後事之師也方今百寮濟濟俊乂盈朝虎
臣武將折衝萬里國富兵強六軍精練思復翰飛飲馬南海自頃
國家整治器械修造舟檝簡習水戰伐樹北山則太行木盡濬決河
洛則百川流通樓船萬艘千里相望自剡木以來舟車之用未有如
今日之盛者也驍勇百万畜力待時役不再舉今日之謂也 [晉]劉
琨與石勒書曰將軍誕自雄姿勇略自然大呼於紛擾之中奮臂
於騷亂之際發跡河朔席卷兖豫飲馬江沔折衝淮漢自古名將
未足爲諭所以攻城而不有其民略地而不有其士聚徒百萬而莫
爲已用翕爾雲合忽復星散周流天下而無容足之地百戰百勝
而無尺寸之功將軍豈知然乎存亡決在得主成敗要在所附得主則
爲義兵附逆則爲賊衆義兵雖敗而功業必成賊衆雖克而終殄
滅者也赤眉盛於東海黄巾連帶三州張昌李辰僭逆荆豫戎擁衆
百万横逆宇内所以一旦敗亡正以兵出無名聚衆而爲乱劉聰父子戎狄
凡才乘釁肆毒寇虐人神煞父害弟偷竊位号自古及今豈有聡
比而可以王天下者乎見將軍明臨金燭然所宜懸了者也況附聡之弊
衛以彰著資財不爲已用名位不可得守有若晨霜秋露雰霧
之氣雖朝鮮而夕消晝見而暮沒也今將軍附賊而望爲民主不亦難
乎 [晉]桓玄與劉牢之書曰今君戰敗則傾宗戰勝則覆族以是安歸
乎孰若幡然改圖唯理是宅保其富貴全其勳業則身與金石等
固名與天壤俱窮孰與頭足異處身名俱滅爲天下笑哉夫明者見
於無形愚夫安於所就二者成敗惟君圖之 [宋]謝莊爲朝臣與雍州
刺史袁顗書曰夫夷險相因興革迭數或殷憂而啓聖明此既著於
聞見天道輔順謳歌有奉高祖之孫文皇之子德洞九幽功貫三靈
匡拯家國提戴蒼生君不南面子民將使神器何寄當世衆奮戈
前此朝食若自延過晦迷塗未遠聖上臨物以仁接下以愛豈直雍
齒先封乃當射鉤見相矣 [宋]簡文帝與魏東荆州刺史李志書
曰御門世英業中州舊族自金失馭帝鼎南遷衣冠播越不及俱
適豈可屈志犢戎久淪胡壤今皇師外掃天鉞四臨海蕩電飛雲
蒸雨合所推所剋是卿之眞開也且僞國沸騰四方幅裂主虐臣姦
牝雞亂政若能早識事機翻歸有道豈直圖形長樂刻像鍾鼎
將事易差相思勉勵但明月闇投昔人爲誡隣藩贈藥有可虛懷
審驛輕郵側望歸簡 [梁]邵陵王綸與元帝書曰先朝聖德治天
下九親雍睦四表無怨誠爲國政實亦家風弟弘識遠鑒無俟傍說
事重情切不能默已勞兵損義虧失多矣可謂吞冰療寒揚湯止沸
侯景所以未敢窺兵江外正爲藩屏盤固宗鎮強密若自相魚肉
是謂代景行師昔廉藺二虎且猶不鬭況弟與湘雍方須叶力惟親
惟急攜倍於斯何怨何恥况甚昔事豈得各恣目前不思久遠安卧
積薪日待然熾任夫尚猶阻之智者反致其惑所冀聽識一聞斯悟
[梁]丘遲與陳伯之書曰將軍勇冠三軍才爲世出弃燕雀之小志慕
鴻鵠以高翔昔因機變化遭遇明主立功展事開國稱孤朱輪華
轂擁旄萬里何其壯也如何一旦爲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戰對穹
廬以屈膝又何劣耶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鶯亂飛

見故國之旗鼓感平生於疇昔撫弦登陴豈不愴恨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

嘲戲

毛詩曰善戲謔兮不為虐兮 左傳曰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惎之脫扃少進馬還又惎之拔旆投衡乃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 晏子春秋曰晏子短小使楚楚人為小門於大門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當從狗門入王曰齊無人耶對曰齊之臨淄張袂成帷揮汗成雨何為無人齊使賢者使賢王不肖者使不肖王嬰不肖故使王爾 又晏子使楚楚王謂左右曰晏嬰習辭者也吾欲傷之若坐定縛一人下 及晏子坐左右縛一人王問何謂者曰齊人坐盜王視晏子曰齊人善盜乎晏子對曰嬰聞橘生江北則為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水土異也今此人生於齊不為盜入楚則盜得無楚之水土使為盜耶 王笑曰寡人反取病焉 孔叢子曰平原君與子高飲強子高酒曰昔有遺諺堯舜千鍾孔子百觚子路嗑嗑尚飲百榼古之賢聖無不能飲也吾子何辭焉子高曰以穿所聞賢聖以道德兼人未聞以飲也平原君曰即如先生言則此言何出子高曰出於嗜酒者蓋其勸勵獎戲之辭非實然也平原君忻然曰吾弗戲子無所聞此雅言也 漢書曰東方朔自公卿在坐朔皆傲弄無所為屈上以朔口諧辭給嘗問朔曰先生視朕何如主也朔對曰自唐虞之隆成康之際未足以諭當世臣伏觀陛下功德陳五帝之上在三王之右非若此而已誠得天下賢士公卿在位咸得其人矣譬若以周邵為丞相孔丘為御史大夫太公為將軍畢公高拾遺於後卞莊子為衛尉皐陶為大理后稷為司農伊尹為少府子貢使外國顏閔為博士子夏為太常孫叔敖為諸侯相子產為郡守王子慶忌為期門上乃大笑 續漢書邊韶字孝先以文學知名教授數百人韶口辯曾晝假卧弟子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欲眠韶潛聞之應時對曰邊為姓孝為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事寐與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 魏略曰丁謐父斐初隨太祖太祖以斐鄉里特饒愛之太祖征吳斐隨行以家牛羸困私易官牛坐免官後太祖嘲斐曰文侯印綬所在斐知見戲對曰以易餅太祖大笑謂左右曰東曹毛掾數白此家欲我重治我非不知清良也吾言如人家有盜狗而善捕鼠盜雖有小損而完我囊貯遂復斐官如初 魏略曰太祖請會嘲王朗曰飲太祖不能効君昔在會稽折粳米飯也朗仰而嘆曰宜適難值如朗昔者未可折而折如明公今日可折而不折 蜀志曰張裕饒鬚先主嘲之曰涿縣特多毛姓東西南北皆諸毛也涿令稱曰諸毛饒涿居乎裕即答曰昔有作上黨潞長遷為涿令者去官還家時人與書欲署潞則失涿署涿則失潞乃署曰潞涿君先主無鬚故裕云此也 又曰蜀遣鄧芝使吳孫權謂芝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理不亦樂乎芝對曰夫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如并魏之後大王未深識天命則戰爭方始耳權大笑曰君之誠款乃當爾耶 吳志曰蜀使張奉使於孫權前以姓名嘲闞澤澤不能答薛綜下行酒因勸酒曰蜀者何也有犬為獨無犬為蜀橫目苟身虫入其腹奉曰不當復說君吳耶綜應聲曰無口為天有口為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於是衆坐喜笑而奉無對 江表傳曰孫權以鄭泉為郎中嘗與之言卿好於衆中面諫或失禮敬寧不畏龍鱗乎對曰臣聞君明臣直朝廷上下無諱實恃洪恩不畏龍鱗後侍宴權乃怖之命提出有司治罪泉臨出屢顧權呼還笑曰卿言不畏龍鱗何以臨出而顧乎對曰實恃恩覆知無死當出閤感惟威靈不能不顧耳 典略曰魏文帝嘗賜劉楨郭落帶其後師死欲借取以為像因書嘲楨云夫物因人為貴故在賤者之手不御至尊之側今雖取之勿嫌其不反也楨答曰聞荊山之璞曜元后之寶隨侯之珠燭衆女之好南垠之金登窈窕之首豐貂之尾綴侍臣之幘此四寶者伏朽石之下潛汙泥之中而揚光千載之上皆未能初接於至尊也貴者所御賤者所先也故夏屋初成而大匠先立其下嘉禾始熟而農夫先嘗其粒恨楨所帶無他妙飾若實殊異尚可納也 諸葛恪別傳曰孫權嘗饗蜀使費禕逆勅群臣使至伏食勿起至權為輟食而群下不起禕嘲之曰鳳皇來翔騏驎吐哺驢騾無知伏食如故恪答曰爰植

梧桐以待鳳皇有何燕雀自稱來翔何不彈射使還故鄉 王隱晉書曰武帝問郤詵卿自以為何如詵對曰臣舉賢良對策為天下第一猶桂林之一枝若崐山之片玉帝笑侍中奏免詵詔曰吾與戲耳 晉中興書曰刁彝於桓溫坐嘲韓博曰君是韓盧後博說曰卿是韓盧後溫笑曰刁以君姓韓故相問耳他自刁那得是韓盧後博曰明公未之思耳短尾者則為刁也一坐推歎焉 文士傳曰桑據朝沙門于法龍曰今大晉弘廣天下為家何不全髮膚去袈裟舍故服披綺羅入滄浪濯清波隨太陽耀春華而獨上違父母之恩下失夫婦之廷雖受布施之名而有乞丐之實乎 顧愷之家傳曰愷之見謝萬因論神仙謂曰仙者之乘或羊或鹿使君當乘何物耶使君曰居家者遇物斯乘卿輩即轅中客也 語林曰劉道眞嘗於河側自牽舡見一老嫗採菰劉嘲之曰女子何不調機利杼而採菰女答曰丈夫何不跨馬揮鞭而牽舡又曰道眞嘗與一人共索袢草中食見一嫗將二兒過並青衣嘲之曰青羊將兩羔嫗答曰兩猪共一槽 又曰許玄度將弟出都婚諸人欽遲之既見乃甚癡便欲嘲弄之玄度為之作賓主相對甚歡數曰王度為弟婚施十重鐵步障 又曰鍾雅語祖士言我汝頴之士利如錐我燕代之士鈍如槌祖曰以我鈍槌打爾利錐雅曰自有神錐不可得打祖曰既有神錐亦有神槌 又曰辛恭靖見司馬太傅問婦何處人答曰西人太傅應聲戲之曰在西頗見西王母不恭靖答曰在西乃不見西王母過東已見東王公太傅大愧 又曰晉孝武好與虞嘯父飲酒醉拜不能起帝呼人扶虞嘯父答曰臣位未及扶醉未及亂非分之賜所不敢當帝美之物蹤取語於是為風俗人相嘲調輒云好語蹤耶 世說曰庾元規語周伯仁曰諸人皆以君方樂周曰樂毅耶庾曰方樂令耳周曰何乃刻畫無鹽以搪突西施耶 又曰諸葛瑾為豫州別駕云小兒知談卿可與語別駕嘆恪咄咄郎君恪因嘲之豫州亂矣何咄咄之有答曰君明臣賢未聞其亂恪復云昔唐堯在上四凶在下答曰非唯四凶亦有丹朱 又曰鄧艾口吃語稱艾艾晉文王戲之曰卿云艾艾為是幾艾答曰鳳兮鳳兮故是一鳳 又曰桓南郡出射有劉參軍與周參軍同用賭垂成唯少一破劉謂周曰卿此起不破我止當相撻周曰何至受卿撻劉曰伯禽之貴尚不免撻而況於卿 又曰謝太傅始有東山之志桓公見藥中有遠志公問謝此藥又名小草何以一物二稱謝未即答郝參軍答曰處則為遠志出則為小草謝公殊有愧色 又曰司馬太傅齋中坐天月明淨歎以為佳謝景重答曰意謂不如有微雲點綴太傅因戲謝曰卿居心不淨乃復欲滓穢太清耶 又曰荀鳴鶴陸士龍二人俱會張茂先坐共語陸曰雲間陸士龍荀曰日下荀鳴鶴陸曰既開青雲覩白雉何不張爾弓布爾矢荀答曰本謂是雲龍騤騤乃是山鹿野麋獸微弩強是以發遲 沈約宋書何承天除著作郎年時已老諸佐郎並名家年少荀伯子嘲之常呼為妳母承天曰卿當云鳳皇將九子妳母何言耶 又曰劉義基封營道侯凡鄙無識始興王濬謂義基曰陸士衡詩曰營道無烈心其意若何文義答曰下官初不識士衡何忽見苦

詩 晉李充嘲友人詩曰同好齊歡愛纏綿一何深子既識我情我亦知子心燕婉歷年歲和樂如瑟琴良辰不我俱中闈似商參爾隔北山陽我分南川陰嘉會罔克從積思安可任日想妍麗姿耳存清媚音修晝興永念遥夜獨悲吟逝將尋行役言別涕沾襟願示降玉趾一顧重千金 答客難 東方朔答客難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身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自以為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官不過侍郎位不登執戟意者尚有遺行耶東方先生仰而應曰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得士者強失士者亡故談說得行焉身處尊位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天下震慴諸侯賓服安於覆盂動猶運掌賢不肖何以異哉尊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黃泉之下雖欲盡節効情安知前後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 又漢揚雄解嘲曰客嘲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析人之圭儋人之爵紆青拖紫朱丹其轂今吾子幸得遭盛明

之世與不諧之朝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顧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纖者入無間然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黃門揚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往者周網解結群鹿爭佚士亡常君國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禺後椒塗散以禮樂風以詩書天下之士雷動而雲合魚鱗雜襲咸營于八區家家自以為稷契人人自以為皐陶戴縰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旦握權則為卿相夕失勢則為疋夫譬若江湖之涯渤澥之島乘鴈集不為之多雙鳧飛不為之少向使上世之士處乎今世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又安得金紫且吾聞之也攫拏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以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靜爰清遊神之廷惟寂惟寞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故有造蕭何律於唐虞之世則悖矣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悖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夫蕭規曹隨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響若坻隤雖其人贍智哉亦會其時之可為也故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不可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

後漢班固賓戲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是以聖哲治之棲棲遑遑孔席不煖墨突不黔由此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務著作者前列之餘事耳今吾子幸遊帝王之世躬帶紱冕之服卒不能攄首尾奮翼鱗使見之者景駭聞之者響震徒枕經籍紆體衡門潛神默記亘以年歲然而器不賈於當已用不効於一世雖馳辯如濤波摛藻如春華猶無益於殿最也主人曰若賓之言斯所謂見勢利之華闇道德之實守窔奧之熒燭未仰天庭而覩白日也曩者王塗蕪穢周失其馭侯伯方軌戰國橫騖當此之時搦朽磨鈍鉛刀皆能一斷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李斯奮時務而要始皇彼皆躡風塵之會履顛沛之勢朝為榮華夕而焦瘁福不盈眥禍溢於世且功不可以虛成名不可以偽立韓設辯而徼君呂行詐以賈國說難既遒其身乃囚秦貨既貴厥宗亦墜方今大漢灑掃群穢夷險芟荒廓帝紘恢皇綱基隆於羲農規廣於黃唐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涵之如海養之如春譬猶草木之殖山林鳥魚之毓川澤參天地而施化豈云人事之厚薄哉賓曰若夫鞅斯之倫既聞命矣敢問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名可述於後者默而已乎主人曰何為其然也昔者咎繇謨虞箕子訪周言通帝王謀合聖神殷說夢發於傅巖周望兆動於渭濱皆俟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故能建必然之冊展無窮之勳也若乃牙曠清耳於管弦離婁眇目於毫分逢蒙絕伎於弧矢班輸推巧於斧斤僕亦不任廁役於彼列故密爾自娛於斯文

後漢崔駰達旨曰往者揚雄設言客有難玄之尚白應以戰國之士若范蔡鄒衍垂譬相傾誑曜諸侯以干濁世之寵或人亦有譏我之潛泊以此方昔問以難余余略依前報焉或說已曰今子韞韥六經服膺道術歷世而遊高談有日然下不步卿相之庭上不登王公之門進不黨於贊已退不瀆於庸人獨師友道德合符曩真蓋高樹靡陰獨木不林隨時之宜道貴從凡旨有是乎苟欲勉吾以世路不知其跌而失吾之度也昔堯含戚而皐陶謨高祖嘆而子房慮禍不散而曹絳奮結不解而陳平權及策合道從克亂弭衝乃將鏤昆吾之冶鑄景襄之鍾今聖上之育斯民也樸以皇質雕以唐文六合怡怡比屋為仁夫君子非不欲仕也恥夸毗以求容非不欲室也惡登牆而摟處叫呼衒鬻懸旌皇表非隨和之寶也暱智曜世固以干祿非仲尼之道也

後漢崔寔答譏曰客有譏夫人之享天爵而應睿哲者固將振民育德弭難濟時故或階腹以納說或桎梏而不辭或擊角以自衒或養老以待期及其規合從勳績克章撥亂夷險九合一匡畢夫大寶惟斯為先今子遊精太清潛思九玄厲節繆肯抗志浮雲口頰甘而嘗苦身樂逸而長勤志求貴而來卑情好富而固貧是藏名而失身思慮勞乎形神吾子徒休彼鱗衣不知赤道之獨見且鱗隱於遐荒不紆機穽之路鳳皇翔於寥寥故節高而可貴李斯奮激果失其度胥種遂功

身乃無㓷觀夫人之進趨也不揣己而干祿不揆時而要會或遭否
而不遇或智小而謀大纖芒豪末禍亟無外焱速激電厚必彌世
故曰愛餌銜鉤悔在鸞鳥刀被文食豢乃啓其毛若夫守恬履靜淡
爾無求沉緡嶒壑栖息高丘雖無炎炎之樂亦無灼灼之害余竊
嘉茲庶遵厥猷 後漢蔡邕釋誨曰務世公子誨於華顛胡老曰
今夫子生清穆之世稟醇和之器覃思典籍韞櫝六經安貧樂賤與世
無營曾不能登天庭序彝倫埽六合之穢慝清宇宙之埃塵小子
惑焉胡老曰若公子所謂覩暚昧之利而忘昭晰之害專必成之功而忽
蹉跌之敗者已於是智者騁詐辯者馳說武夫奮略戰士講銳電
駭風馳霧散雲披蓬衡者六印磊落合從者駢組流離櫓巧蹈機
以忘其危夫花離蔕而萎條去幹而枯女冶容而淫士背道而辜人
毀其滿神疾其邪利端始萌害漸亦牙貪夫殉財夸者死權瞻仰
世事體躁心煩闇謙盈之效迷損益之數騁駑駘於脩路慕騏驎而
增驅卑俯乎外戚之門乞助乎近貴之譽榮顯未副從而顛踣大可盈

塗非一凶所防帶甲百萬非一勇所抗今子責夫以清宇宙庶可
以水旱而累堯湯乎是以君子推微達著尋端究緒履霜知冰踐
露知暑 魏陳琳應譏曰客有譏余者云聞君子動作周旋無所苟而
已矣今生君鍾陰陽之美物懷聖之風固非世人所能及者也狼肆虐
社稷隕傾既不能抗節服義與主存亡而背杜違難耀茲武功徒欲
震撲山東剋落元元結疑本朝假拒群姦使已家噂沓之謗而他人
受討賊之勳損功弃力以德取怨今將文德而貫武勇任權詐而背舊
章無乃非至德之純美而有闕於後人哉主人曰是何言也夫兵之設亦久
矣所以威不軌而懲淫慝也夫甲鳴違父樂羊食子季友鴆兄周公戮
弟猶忍而行之王事所不得已也而況將辯戚暱之嫌弃社稷之難愛
暫勞之民忘永康之樂此庸夫猶所不爲何有冠世之士哉昔洪水滔天
沉溺中國伯禹躬之過門而不入率萬方之民致力乎溝洫及至簫韶
九成百獸率舞垂拱無爲而天下晏如夫豈前好勤而後愉然乎盡以
彼勞求斯逸也夫世治責人以禮世亂則考人以功斯各一時之宜故有論戰

陣之權於清廟之堂者狂矣陳俎豆之器於城濮之墟者則悖
矣是以達人君子必相時以立功必揆宜以處事孝靈既喪奸宦
放禍棟臣殘酷宮室焚炎主君乃蒙凶族東惡醜蕩滌朝姦
清澄宇縣也既乃卑爲封畿幽鴻帝后強以暴國非力所討違
而去之宜也是故天替人和無思不至用能合師百萬若運諸掌者
義也今主君以寬弘爲宇仁惠爲盧若地之載如天之燾故當其
鬬首篇之聲則恐己之病也見羽旄之美則懼士之勞也察稼穡
之不時惟民之匱也臨臺觀之崇高則恤役之病也是以虛心恭
己取人之謨闢四門廣諫路貴讜言賤巧偽慮不專行功不擅美
咨事若不及求善言恐不聞用能使賢智者盡其策勇敢者竭
其身故舉無遺闕而風烈宣宜也

藝文類聚卷第二十五

言志

尚書曰詩言志　禮記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樂亦至焉　毛詩
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　論語曰顏回季路侍子
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弊之而無憾顏回
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
懷之　又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
於我如浮雲　又曰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汝奚不曰其爲
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又子路曾晳冉有公
西華侍坐子曰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率爾而對曰
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飢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
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
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
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點爾何如鼓瑟希鏗
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
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
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家語孔子北遊於農山之上子路子貢
顏回侍側孔子四望喟然而歎曰於斯致思無所不至矣二三子各言
其志吾將擇焉子路進曰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鍾鼓之音上振
于天旌旗繽紛下蟠于地由當一隊而敵之搴旗執馘唯由能之使夫
二子從我焉夫子曰勇哉子貢曰賜願使齊楚合戰兩壘相當旗鼓
相望埃塵連接挺刃交兵賜著縞衣白冠陳說其間推論利害二國
釋患唯賜能之使夫二子從我焉夫子曰辯哉顏回曰回聞薰蕕不同器
而藏堯桀不共國而治以類異也回願得明王聖主而相之敷其五教導
之禮樂使城郭不脩溝池不越鑄劍戟以爲農器放牛馬於原藪室
家無怨曠之思千載無戰鬬之患則由無所施其勇而賜無所用其辯
矣夫子凜然曰美哉德也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辭則顏氏之子有焉
孝經鉤命決曰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以春秋屬商以孝經屬參

史記陳涉嘗與人傭耕輟耕之壟上悵恨久之曰苟富貴無相忘傭
者笑而應之曰若爲傭耕何富貴乎涉太息曰嗟乎燕雀焉知鴻鵠
之志哉　漢揚雄自敘曰雄爲人簡易佚宕默而好深湛之思清淨無
爲少嗜欲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不修廉隅以徼名當世
無擔石之儲晏如也自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好也非其意雖富貴
不事也　東觀漢記初光武適新野聞陰后美心悅之後至長安見執
金吾甚盛因歎曰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　後漢書
馬少遊謂其從兄援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
馬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　又馮衍有大志不戚戚於貧賤常
慷慨歎曰衍少事名賢經歷顯位懷金垂紫揭節奉使不求苟
得常有陵雲之志三公之貴千金之富不得其願不概於懷貧而不衰
賤而不恨年雖疲曳猶庶幾名賢之風修道德於幽冥之路以終身
名爲後世法　又班超字仲叔家貧傭書以供養久乃投筆而歎曰大丈夫
無他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
間乎　又梁竦字敬叔自負其才鬱鬱不得其意登山遠望歎息
曰大丈夫生當封侯死當廟食如不然閑居足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
州郡之職徒勞人耳　又仲長統字公理常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曰
濯清水追涼風釣游鯉弋高鴻不受當世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則可
以凌霄漢出宇宙之外矣　張璠漢紀孔融拜太中大夫雖居家失勢
賓客日滿其門愛才樂士常若不足每歎曰坐上客常滿罇中酒
不空吾無憂矣　吳書鄭泉博學有奇志而性嗜酒閑居每曰願
得美酒滿五百斛船以四時甘脆置兩頭反覆沒飲之憊即住而啖
肴膳酒有升斗減隨即益之不亦快乎　晉中興書畢卓爲吏部郎
中常謂人曰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

詩

魏陳思王曹植詩曰慶雲未時興雲龍潛作魚神鸞失其儔還從燕雀
居　晉阮籍詠懷詩曰天地絪縕元精代序清陽曜靈和氣容與於
時帝朝伊衡作輔才非允文器非經武適彼沅湘託分漁父優哉遊哉
爰居爰處　又曰月明星稀天高地寒嘯歌傷懷獨寤寐言臨觴拊

膚對食忘飧世無萱草令我家歎 又曰河上有丈人緯蕭弃明珠甘彼藜藿食樂是蓬蒿廬豈効繽紛子良馬騁輕輿朝生衢路傍夕瘞橫街隅歡笑不終宴俛仰復欷歔鑒茲二三者憤懣從此舒 又曰幽蘭不可佩朱草為誰榮修竹隱山陰射干臨增城 又曰駕言發魏都南向望吹臺簫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戰士食糟糠賢者處蒿萊歌舞曲未終秦兵復已來 又曰木槿榮丘墓煌煌有光色白日頹林中翩翩零路側蟋蟀吟戶牖蟪蛄鳴荊棘蜉蝣翫三朝采脩羽翼 又曰一日復一夕復一晨容色改平常精魂自飄淪臨觴多哀楚思我故情人對酒不能言悽愴懷酸辛 又曰鴻鵠相隨飛隨飛適荒裔雙翮凌長風須臾萬里逝朝食琅玕實夕宿丹山際託身青雲中網羅不能制豈與鄉曲士攜手共言誓 又曰鸒鳩飛桑榆海鳥運天池豈不識宏大羽翼不相宜招搖安可翔不若栖樹枝下集蓬蒿間上遊園圃籬但爾亦自足用子為追隨 又曰嘉樹下成蹊東園桃與李秋風吹飛藿零落從此始繁華有憔悴堂上生荊杞 又曰天馬出西北由來從東道春秋非有託富貴焉常保清露被皋蘭凝霜霑野草 又曰平生少年時輕薄好絃歌西遊咸陽中趙李相經過娛樂未終極白日忽蹉跎驅馬復來歸反顧望三河黃金百鎰盡資用常苦多北臨太行道失路將如何 又曰步出上東門北望首陽岑下有采薇士上有嘉樹林良辰在何許凝霜霑衣襟寒風振山岡玄雲起重陰鳴鴈飛南征鶗鴂發哀音素質遊商聲悽愴傷我心 又曰昔年十四五志尚好書詩被褐懷珠玉顏閔相與期開軒臨四野登高望所思丘墓蔽山岡萬世同一時千秋百歲後榮名安所之 又曰徘徊蓬池上還顧望大梁綠水揚洪波曠野莽茫茫 又曰寧與燕雀翔不隨黃鵠飛黃鵠遊四海中路將安歸 又曰北里多奇舞濮上有微音輕薄閒遊子俯仰乍浮沉焉見王子喬乘雲翔鄧林獨有延年術可用慰我心 又曰南國有佳人容華若桃李朝遊江北岸夕宿瀟湘沚時俗薄朱顏誰為發皓齒 又曰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薄帷鑒明月清風吹我衿孤鴻號外野翔鳥鳴北林徘徊將何

見憂思獨傷心 【晉】傅玄雜詩曰閑夜微風起明月照高臺清響呼不應玄景招不來厨人進藿茹有酒不盈杯安貧福所與富貴為禍媒金玉雖高堂於我賤蒿萊 【晉】張翰詩曰暮春和氣應白日照園林青條若總翠黃花如散金榮與壯俱去賤與老相尋 又東鄰有樹三紀栽可拱無花復無實亭亭雲中疎隱禽不為巢短翮莫肯任 又忽有一飛鳥五色雜英華一鳴眾鳥至再鳴眾鳥羅長鳴揺羽翼百鳥互相和 【晉】張協詩瓴甋夸璵璠魚目笑明月不見郢中歌能否居然別陽春無和者巴人皆下節 又曰此鄉非吾地此郭非吾城折衝樽俎間制勝在兩楹巧遲不足稱拙速乃垂名 【宋】謝靈運擬山中詩曰採菱調易急江南歌不緩楚人心昔絕越客腸今斷斷絕雖殊念俱為歸慮款 又詩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 【宋】謝惠連詩夕坐苦多慮行歌踐閨中房幌引傾月步檐結春風 【宋】鮑昭雜詩十五諷詩書篇翰靡不通弱冠參多士飛步遊春宮側觀君子論預見古人風兩說窮舌端五車摧筆鋒羞當白璧貺恥受聊城功晚節從世務乘郭遠和戎解珮袭犀渠卷帙奉盧弓始願力不及安知命不終 【齊】謝朓冬緒羈懷詩曰去國懷丘園入遠滯城闕寒燈耿宵夢清鏡悲曉髮風草不留霜冰池共如月 【梁】江淹效阮公詩曰歲暮多懷傷中夕弄清琴戾戾曙風急團團明月陰孤雲出北山宿鳥驚東林誰謂人道廣憂慨自相尋寧知霜雪後獨見竹栢心 又曰十五學書詩顏華常美好不逐世間人鬪雞東郊道富貴如浮雲金玉不為寶一旦鶗鴂鳴嚴霜被勁草志氣多感失泣下霑懷抱 又曰夕雲映西山蟋蟀吟桑梓零露被百草秋風吹桃李君子懷苦感慨不能止駕言遠行遊驅馬出河渼寒暑更進退金石有終始光色俯仰間英豔難久恃 【梁】吳均詠懷詩曰僕本報恩人走馬救東秦黃龍暗遼甸青嶺寒苦辛野戰劍鋒盡攻城才智貧惟餘一死在留持贈夫人 又曰元叔勢位卑長卿肯情寡二頃且田三錢聊飲馬驟風白雲上掛月青山下心中欲有言未得忘言者 【周】庾信詠懷詩曰步兵未

飲酒中散未彈琴若將索無旨異昏昏有欲心涸鮒常思水驚鳥恐弃
失林風雲能變色松竹且悲吟由來不得意何必往長岑 又曰無悶無
不悶有待何可待昏昏如坐霧漫漫疑行海千年水未清一代人先改
昔說東陵侯唯見瓜園在 又曰詩昔國士遇生平知己恩直言珠可
吐寧知炭欲吞一顧重尺璧千金輕一言悲傷劉孺子悽愴史皇孫無
因同武騎歸守霸陵園 又曰周王逢鄭忿楚后值秦冤梯衝已鶴列
冀馬忽雲屯武安檐瓦振昆陽猛獸奔流星夕照塢烽火夜燒原古
獄饒冤氣空亭多枉魂天道或可問微子不忍言 又曰蕭條亭鄣
遠悽愴風塵多關門臨白狄城影入黃河秋風別蘇武寒水送荊軻誰言
氣蓋世晨起帳中歌 隋顏之推古意詩曰十五好詩書二十彈冠仕楚
王賜顏色出入章華裏作賦凌屈原讀書誇左史數從明月讌或侍朝
雲祀登山摘紫芝泛江採綠芷歌舞未終曲風塵闇天起吳師破九龍
秦兵割千里狐兎穴宗廟霜露露朝市壁入郢都宮劍去襄城水
不獲殉陵墓獨生良足恥憫憫思舊都惻惻懷君子白髮窺明鏡憂
傷沒余齒 又曰寶珠出東國美玉產南荊隋侯曜我色卞氏飛吾聲已
加明稱物復飾夜光名驪龍旦夕駐白虹朝暮生華彩燭兼乘價直
距連城常悲黃雀起每畏靈蛇吞千刃安可抱一毀難復全昔為時
所重今為時所輕顧與濁泥會思將卵石并歸真川岳下抱潤潛其
榮 賦 後漢馮衍顯志賦曰嘉孔子以仁之德不碌碌如玉落落如石風興
雲蒸一龍一蛇合道翱翔與時變化夫豈守一節哉上隴阪陟高岡遊
精宇宙流目八紘眇然有思陵雲之意乃作賦自厲命篇曰顯志云開
歲發春兮百卉含英甲子之朝兮汩吾西征發軔新豐兮裴回鎬京陵
飛廉而太息登平陽而懷傷悲世俗之險阨哀好惡之無常棄衡石而
意量兮隨風波而飛揚陟九嵕而臨嶭嶭聽涇渭之波聲哀歎忽忽
而日邁兮壽冉冉而不與耻功業之無成兮赴原野而窮處陟隴山以
踰望兮眇然覽於八荒風波飄其並興兮情惆悵而增傷覽天地之幽奧兮統
萬物之維綱究陰陽之變化兮昭五德之精光高吾冠之岌岌兮長吾佩
之洋洋飲六醴之清液食五芝之茂英嘉孔丘之知命兮大老聃之貴榮

玄德與訴其孰能寶名與身其孰親也 後漢班固幽通賦曰系高頊
之玄胄兮氏中葉之炳靈颻颽凱風而蟬蛻兮雄朔野以颺聲皇十紀而
鴻漸兮有羽儀於上京魂煢煢與神交兮精誠發於宵寐夢登山而
迥眺兮覿幽人之髣髴惟天地之無窮兮鮮民生之晦在紛屯邅與蹇
連兮何艱多而智寡昔衞叔之御昆兮昆為寇而喪予管彎弧欲
斃讎兮讎作后而成己變化故而相詭兮孰云預其終始雍造怨而先賞
兮丁由惠而被戮栗取弔于逌吉兮王膺慶於所戚叛迴穴其若玆兮
北叟頗識其倚伏宣曹興敗於下夢兮魯衞名諡於銘謚如聆呱而
刻石兮許相理而鞠條道混成而自然兮術同源而分流所貴聖人
之至論兮順天性而斷誼物有欲而不居兮亦有惡而不避三仁殊而
致兮夷惠舛而齊聲木偃息以蕃魏兮申重繭而存荊紀焚躬以
衞上兮皓頤志而弗傾侯草木之區別兮苟能實其必榮要沒世而不
朽乃先民之所程觀天網之紘覆兮實棐諶而相訓謨先聖之大猷兮
亦鄰德而助信虞韶美而儀鳳兮孔忘味於千載素文信而底麟兮
漢賓祚于異代 魏陳王曹植玄暢賦曰夫富者非財也貴者非寶也
或有輕爵祿而重榮聲者或有受性命以殉功名者是以孔老異旨
楊墨殊義聊作斯賦名曰玄暢夫何希世之大人罄天壤而作皇諒仁
聖之上哲據神位以統方補五帝之漏目綴一代之維綱倪余生之幸禱
遘九五之嘉祥上同契於稷禹降合穎於伊望思荒為寶以繼佩怨和
璞之始鐫兮思黃鐘以協律怨伶夔之不存考所圖之莫合悵蘊結而延
佇志鷗舉以補天蹈青雲而奮羽舍余駟而改駕任中才之法御望前
軌而致策顧後乘而安驅匪逞邁之短修取全貞而保素弘道德而為宇
築無怨以作藩播慈惠以為圃耕柔順以為田不愧景而慙魄信樂天
之何欲逝千載而流聲超遺黃而度俗 又幽思賦曰倚高臺之曲隅
處幽僻之閑深望翔雲之悠悠羌朝霽而夕陰顧秋華之零落感歲
暮而傷心觀躍魚於南沼聆鳴鶴於北林搦素筆而慷慨揚大雅之哀
吟仰清風以歎息寄予思於悲絃信有心而在遠重登高以臨川何余心
之煩錯寧翰墨之能傳 魏劉楨遂志賦曰幸遇明后因志東傾披此

豐草乃命小生生之小矣何兹云當牧馬于牿役車低昂僉悵惻切我
獨西行去峻溪之鴻洞觀日於朝陽釋蕀棘之餘刺踐檟林之柔
芳皦王粲以曜目榮日華以静光信此山之多靈何神分之煌煌聊且
遊觀周歷高岑仰攀高枝側身遺陰磷磷磷磷爛爛以廣其心伊天
皇之樹葉必結根於仁方梢吳夷於東隅齊畔目乎南荊戢干戈於
内庫養馬驚而不行揚洪恩於無涯聽頌聲之洋洋四寓寞以無
為玄道穆以普將翼攜以於上列退仄陋於下場寵袭初服之蕪薉
託蓬蘆以遊翔豈放言而云爾乃且夕之可忘 魏丁儀厲志賦曰嗟前
志而博觀求余心之所安雖疲駑而才弱敢舍力而不攀誠弱榛之
克任賤善射而損殘義夷首陽之遺譽憎千駟之餘訕宗含藏之儒
節薄鼎角之自干嘉法言之令揚悼說難之喪韓驚登險之敗績
願情道以自閑瞻元龍而擢進退賁志於伐檀雖德厚而祚卑猶
不忘於盤桓薰以芬香而自燒兕亦取斃於豪翰援大雅以為戒睇藏
勝而自欺嗟世俗之參差將未審乎好惡咸隨情而與議固眞僞以紛
錯璣杯盂之周用今瑚璉以抗閑恨騏驥之進庭昇騏驥於膚壑疾
青蠅之怵白悲小弁之靡託惡晨婦之蒙厚痛六代之見薄惟受性之
樸拙亮未達乎測度願鍾子之既役牙輟絃而不作瞰三思之弼情動循
墻之茲恪鑑夕改以補朝穢日新而悔昨 魏草縱敘志賦曰閑鳴烈之末
流蒙祖考之餘德奉過庭之明訓納微躬於軌則勉四民之耕耘遂能
辯乎菽麥自弱冠而立朝無匡時之異才每寤寐以歎息思損已而降
陷遭大魏之革命固君羣士於行職雖固陋之無用猶收録而序飾歷
文武於旗衛擁大璫於帝側隨倫齊以接踪乃剖符而封疆願儀服
而增愼心夕惕以愧恐荷聖皇之宏恩過待罪於卿士奏朝請於朔望
恭禋享於郊祀今余年之冉冉忽過其如馳微奇功以佐時徒曠官其
何為匪避賢之足稱信神氣之稍衰將訴誠於明后乞骸骨而告歸
晉夏侯惇懷思賦曰何天地之悠長悼人生之短淺思徽猷以求歎苟抑
況以避免嗟聖王之制作所以貫大善善信循道以從法何世路之遠蹉
始絜祿以迄今每適道而靡違思與言以攝筆弗慢過而衍非悁戰戟

以矜操杜穢業而防微斂規節以踐跡冀天鑒之秘誠勤恭肅以端厲
常甚惠而勞形桑榆掩其薄没既白首而無成世務多故吾固甘夫無
為名不足以為尚空勞祿以自畀永無事以安神抽筆殁之無知 晉棗
據表志賦曰據忝職門下在帷幄之末與君羣士四竹書登王陛待日月
久矣出為冀州刺史大馬戀主既有微情且志之所存不能無言因而
賦之曰過承嘉惠擢身奉晨俯躡丹墀仰承三辰當樂夏之諷南
蒙朱陽之和仁接鳴鵠之垂翼因神虬之光曜抒盼末之纖質清吾
身於天津覩盧敖之所涉附子晉之退塵登九垓之虛軌覿仟漫之威神
情飄飄而凌雲竟踞騁于昊陂揖霄於嬖圃增城岑崟以嵯峨被羽衣
之飛飛握若華之芳華蹈紛紛之艷軌攀大椿之蹤柯意翹翹而慕遠
思翟駿於天陂悲落葉之思條情戀戀於昊倉懷聖德之弘施情愴
切而内傷感有莘之勝臣願致主於陶唐 晉潘尼懷退賦曰伊昔
之悵憤思天飛以遠迹望循途而投軌遡翔風以理翮冀雲霧之可
憑希天路之開闢何時願之多違奄就羈以服役困吳坂之峻岨畏
臨直之嚴笑嗟遊處之冉遇奚鬱悒之難任眷宇宙之寥廓羅網
罟之重深常昇氣以斂迹焉游豫以娛志傳梓板以亮翦望投竿而
相娛窮獨善以全質違兼利以濟時聊安志於柱史由抗迹於嵩箕
理殊途而同歸雖百慮其何思敢因虛以託誠遂逡巡而造辭 晉傅
咸申懷賦曰何天施之弘普覩元凱於瓊璞備東宮之妙選奉儲君之
聖明穆穆清禁濟濟翼翼英英髦翔鳳集羽儀上京芬芳並發我
獨其馨德音光宣我累厥聲豈伊不媿顧影慙形雖自百於殞越
懼恩隆而命輕命既輕而才下諒無補於明時塞賢哲之顯路而塵損
之日滋匪究榮而六替賁絲竹之有違忍厚顏於常類甘獲戾而受譏
不悟皇恩之殊崇授大職乎近戚戚云近而防遠情眷眷而含悲則兼
懷憂慮寡深雍可南面千載睎以微微小子斯之莫任莫斯之任求仁
在我將反初服畢志訓雅盡烏鳥之至情鳴歎勸於廉下雖抗疏以歸
誠退抽簪而脂車庶所乞之克從永收迹於蓬廬 晉棗據述志賦曰
集浮雲以抗棵軌節 食之自娛美首陽之峻節歎南山之高欸哀夫

差之淵惑詠楚纍之失圖悲吾賈之沉悴痛屈平之無辜嘉組豕之隱約羨接輿之狂歌顧大雅之先智緯明哲之所經微見機而遂逝以舍生而親名道殊塗而同歸要於嗜世而並榮舜拘忤於焚廩孔悸揚於陳王紛迍蹇之若斯何遭命之可常情悅惚以回遑夢乘雲而飛颺駕麒鳳之靡靡載龍旂之佯佯周九州而騁目登四岳而永望承雲喆而砥礪舊羽儀而翱翔被蘭芷之芳華帶鍾山之玉英飾吾冠之岌岌美吾珮之玲玲悲盛衰之遞興情悠悠以紆結攬芳草以掩淚豈歎而九咽

[晉]陸機遂志賦曰昔崔篆作詩以明道述志而馮衍又作顯志賦班固作幽通賦皆相依倣焉張衡思玄蔡邕玄表張叔哀系此前世之可得言者也崔氏簡而有情顯志壯而泛濫哀系俗而時靡玄表雅而微素思玄精練而何惠欲麗前人而優游清典漏幽通矣班生彬彬切而不絞哀而不怨矣崔蔡沖虛溫敏雅人之屬也衍抑揚頓挫怨之徒也豈亦窮達異事而聲爲情變乎余備託作者之末聊復用心焉武定鼎于洛納胡受瑞於汝墳鳴鳳於宮祀啓衛仲乎方嶽苟天光之所炤豈舜族其必陳感禋祀於故墟饗禘祭于東都彌八葉而松茂殊九韶乎降神系姜叟於海曲表滄溟以遠裔仰前蹤之綿邈豈孤人之能冑匪世祿之敢懷傷茲堂之不構理或昧而復合道有夷而弗順傳握器而神交伊尚鼎以自進蕭綢繆於豐市故攀龍而先躍陳偏覆於楚魂亦陵霄以自濯五被刑而伏劍魏和戎而操樂彼殊塗而並致此同川而偏溺禍無景而易逢福有時而難學惟萬物之運動雖紛紜而相襲吝隨性類以曲成故圓行而方止要信心而委命援前脩以自呈擬遺迹於成軌詠新曲於故聲任窮達以逝止亦進仕而退耕庶斯言之不渝抱耿介以成名

又懷土賦曰余去家漸久懷土彌篤方思之殷何物不感曲街委巷罔不興詠水泉草木咸足悲焉故述斯賦背故都之沃衍適新邑之丘墟遵黃川以葺宇被蒼林而卜居悼孤生之已晏恨親沒之何速排虛房而永念搖遺塵其如玉眇綿邈而莫覿徒佇立其焉屬感亡景於存物慨饋奠於供木悲顧眄而有餘思俯仰而自足留茲情於江介寄瘁貌於曲垣迴川以悠想撫歸塗而躑躅伊躑躅之徒勤懷歸途之良難慰栖鳥於南枝吊離禽於別山念庭樹以悟懷憾路草而解顏甘蘗荼於飴芷緯蕭艾其如蘭神何寢而不夢形何與而不言

[晉]元帝玄覽賦曰歲次娵訾承月建司空變蕤賓之呂扇廣莫之風第子奏惟九木作宮昌乃盱衡而言曰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唯地爲厚唯王畿之尊羲皇之握鏡舜乃神而乃聖陳六聯於八則弘九職於三命推天緯於副后踰啓誦而爲首既論儒而肅成復斷獄於長寺爾其湘水之東吳我鎮蒙魏正元而分邑吳太平而定中鎮麟山之崔嵬傍龍坂而云隆將遊目於五湖夕結覽於姑蘇訪閶門之跨水登重關而開都觀鳳亭之綺疏窺巍巍而我我張素蓋而紫州遊馳白馬而赴江施登舜橋而延首眼禹井而淹留御史之林猶在督護之門不隔詳太皇王果氣本無定所堯都平陽舜在冀方商王居亳成周卜洛故知黃旗紫蓋域中爲大天地之所合風雨之所會受命而建旗誠非親而勿居應鳴鸞於龍角恐復繩葛於熊車經釣臺而高蓋過邗溝而西浮綏青門之三龍長爲黃塵之丘隴章華而留眄見舊楚之悽涼試極目乎千里何春心之可傷其諸宮也夾江帶阡布濩井田通達交進高門接連人騰水心之劍家給火耕之田自乃樹之榛栗梓樹梓漆三巴黃甘千戶朱橘列高臭於城隅駐五馬而踟躕乃有青琴碧玉絳樹綠珠西河王豹東野綿駒蘭缸夕映合璧斜天照流風之迴雪映出水之初蓮奉仁理和入朝騁驥騶而乘軒既徳司於戎旅亦兼飾於曲宴窈窕幼攘袂和以自娛從方今而不渝要天貺之莫之簡縣鍼儒篚之書疑河獻之圖負赤淳于之常珍臨秋水之至樂登春臺而自欣鑿金戶踊而長望見木鴈而兼陳嗟今來而古往聊綴事於獲麟

又吉志賦曰天文既表人文可觀知負扆之來易仁握鏡之云難蓋立極而補天繼緯天合而無連有包羲之八索拜朱襄之五絃聞夏王之鑄鼎重興皇之播田雖世車軌之未同豈彌娛於棟隆我封豕於海內斬長狄於區中懷伯貲與瑤並來遊於苑囿悲元瑜之已逝歎靈光之獨存想廷賓於北闕 置酒於南軒聞鶴鳴而懷友聽長笛其何言風有尚於清靜叨重拜 于鄴鄴東觀丈命之穴南望鴻

崖之井遂無運而登庸謬垂旒而卷領雖有愧於前英竟求衣於未明召司烜而照夜觀執珪而滿庭誠雖休以勿休寔罔之所憂絕何物妙舞廢綿駒之善謳彼知止與知足復何營而何欲杜河用於黃金粲寧勞於青玉爾乃高步北園用蕩胸煩挂幄褰而臨棟石穹隆而架門對灌木之脩聳觀激水之飛奔濶不風而自響天無雲而晝昏聞賓鴻之夜飛想過沛而霑衣況登樓而作賦皆一懷鄉而思歸

書

漢司馬遷報任安書曰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陪奉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維綱盡思慮今已虧形為埽除之隷在闒茸之中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相善也趣舍異路未嘗銜杯酒接殷勤之餘歡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李陵一呼勞軍士卒無不起張空拳冒白刃北嚮爭死敵者愚以為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亦足以暴於天下也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曉以為僕沮貳師而為李陵遊說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自明交遊莫救視左右親近不為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真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乎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況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者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記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 漢楊惲報孫會宗書曰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五十人位在列卿爵為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事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懷祿貪勢不能自退遂遭變故橫被口語身幽北闕妻子滿獄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豈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丘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游道樂以忘憂小人全軀說以忘罪竊自思念過已久矣行已虧矣長為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園治產以給公上不意當復用此為譏議也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炰羔斗酒自勞家本秦地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撫缶而呼嗚嗚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萁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袖低卬頓足起舞誠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惲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下流之人眾毀所歸不寒而慄雖雅知惲者猶隨風而靡尚何稱譽之有道不同不相為謀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 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季重無恙塗路雖局官守有限願言之懷良不可任足下所治僻左書問致簡益用增勞每念昔日南皮之遊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逍遙百氏彈棊閒設終以博弈高談娛心哀箏順耳馳騁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於清泉沈朱李於寒水白日既匿繼以朗月同乘並載以遊後園輿輪徐動賓從無聲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愴然傷懷余顧而言斯樂難常足下之徒咸以為然今果分別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為異物每一念至何時可言方今蕤賓紀時景風扇物天氣和暖眾果具繁時駕而游北遵河曲從者鳴笳以啟路文學託乘於後車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何 又曰昔日游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為一集觀其姓名已為鬼錄追思昔遊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為糞壤可復道哉歷覽諸子之文對之收淚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年行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乃通夕不瞑志意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爾 魏陳王曹植與吳季重書曰前日雖因常調得為密坐雖宴飲彌日其

於別遠會稀不盡其勞積也若夫賜碗陵波於前笳箭發音於後足下鷹揚其體鳳翔虎視謂蕭曹不足儔衛霍不足侔也左顧右盼謂若無人豈若吾子之壯志哉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貴且快意當斯之時願舉太山以為肉傾東海以為酒伐雲夢之竹以為笛斬泗濱之梓以為箏食若填巨壑飲若灌漏巵其樂固難量豈非大丈夫之樂哉然日歲不我與曜靈急節面有逸景之速別有參商之闊思抑六龍之首頓羲和之轡折若木之華閉濛汜之谷天路高邈良無由緣 [魏]吳質荅太子書曰奉讀手命追亡慮存恩哀之隆形於文墨日月冉冉歲不我與昔侍左右廁坐衆賢出有微行之遊入有管絃之歡置酒樂飲賦詩稱壽自謂可終始相保並騁材力効節明主何意數年之間死喪略盡臣獨何德以堪久長陳劉應才學所著誠如來命惜其不遂可謂痛切凡此數子於雍容侍從實其人也若乃邊場有虞羣下鼎沸軍書輻至羽檄交馳於彼諸賢非其任也往者孝武之世文章為盛若東方朔枚皋之徒不能持論即阮陳之儔也其唯嚴助壽王與聞政事然皆不損其身善謀六國卒以敗亡臣竊恥之至於司馬長卿稱疾避事以著撰為務則徐生庶幾焉而今各逝已為異物 又荅陳思王曹植書曰信到奉所惠貺發函伸紙是何文采之巨麗而慰喻之綢繆乎夫登東岳者然後知衆山之邐迤也奉至尊然後知百里之卑微也身賤犬馬德輕鴻毛至乃歷玄闕排金門升玉堂伏虛檻於前殿臨曲池而行觴既威儀虧替言辭漏泄雖恃平原養士之懿愧無毛遂燿穎之才深蒙薛公折節之禮而無馮諼三窟之效屢獲信陵虛左之德又無侯生可述之美凡此數者乃質之所以憤積於胷臆懷眷而悁邑者也若追前宴謂之未究欲傾海為酒并山為肴伐竹雲夢斬梓泗濱然後極雅意盡歡情信公子之壯觀非鄙人之所庶幾也若質之志實在所天思投印釋紱朝夕侍坐鑽仲父之遺訓覽老氏之要言對清酤而不酌抑嘉肴而不享使西施出帷嫫母侍側斯盛德之所蹈明哲之所保也若乃近者之觀實蕩鄙心秦箏發徽二八迭奏塤簫激於華屋靈鼓動於坐左耳嘈嘈而無聞情踊躍於鞍馬謂可北懾肅慎使貢

其楛矢南震百越使獻其白雉況權備夫何足視乎還治諷集所著觀省英瑋實賦頌之宗作者之師表也 [晉]羊祜與從弟書曰吾以布衣忝荷重任每以尸素為愧太祖既降唯江南未夷此人臣之責是以不量所能卑力吳會當還朝廷之處賴士大夫之謀以全克之舉除萬世之患年已朽老既定邊事當有角巾東路還歸鄉里於墳墓側為容棺之墟假日視息思與後生味道也吾之至願也以尺寸而居重位何能不懼盈備以責邪蹤廣吾師也聖人明知當不奪微志爾 [晉]劉琨荅盧諶書曰書及詩備辛酸之苦言暢經通之遠旨執玩反覆不能釋手慨然以悲歡然以喜昔在少壯未嘗檢括遠慕老莊之齊物近嘉阮生之放曠怪厚薄何由而生哀樂之所由而至自頃輈張困於逆亂國破家亡親友凋殘塊然獨坐則哀憤兩集負杖行吟則百憂俱至時複相與舉觴對膝破涕為笑排終身之積慘求數刻之暫歡譬由疾疢彌年而欲以一丸銷之爾李生於世而世不貴須才和氏之璧焉得獨曜於郢握夜光之珠無緣得玩於隨掌天下之寶固當與天下共之但離索之日不能不以悵悵爾 [齊]謝朓與王儉書曰夫所貴天下之士者何其上則開景山啓大風霞次則投緡捨築擢彰為上佐大則服秦焚而辭其功振興魏而逃其賞凡此數輩皆丘八懿之士也自茲已降參差萬緒或跡著明晦或才兼默語若栢譏之患俗馮衍之忤時北海之頓哨中散之峻絕率以方寸之情喪不止言之衛蓋無取焉若相如之愛奇任偉長之淹粹弘遠樂廣之通裴楷之爽並欲彼四賢者並紀神經景衍物傷意其慕之而未可以言但心之所暗測尺千里意之所許[illegible]儵然搐而論之寔山何之不肖者也 [梁]簡文帝荅徐摛書曰山濤有云東宮養德而已但今與古殊時有監撫之務且兄不能甚邪進善少助國章獻可替不仰裨聖政以此慚遑無忘夕惕驅馳五嶺在我十年險阻艱難備更之矣觀夫全軀具臣刀筆小吏未嘗識山川之形勢介冑之勤勞細民之疾苦風俗之嗜好高閣之間可也小高門之地徒重玉饌羅前黃金在握兄此言粟斯容與自喜亦復言耻羲以來一人而已使人見此良足長歎 [梁]王僧孺與何遜書曰昔李叟入秦梁生適越猶懷悵悵且

戒吟謠況岐路之日將離嚴網之際無可效罪有不測所以握手戀戀離別珍重弟愛同郭李侄侄承睫吾欲抗手分背羞學婦人顧望不肖文質無所抵蓋因在衣食迫於飢寒非有奇才絕略高談吐一言可以匡俗振民動一議可以固邦興國全璧歸趙飛矢投燕偃息藩魏甘卧安郢腦日逐醲月支擁十萬而橫行提五千而深入將能執珪列衣纏功勒景鍾錦繡為衣朱丹被轂斯蓋大丈夫之志非吾曹之所能及除舊布新青暑方且抱樂御圖龍飛紀號有主丹陛武帳仰丈搜備聘佚之柱下充嚴朱之席上入班九棘出專千里未有躡景追風奔電之若此者也豈蓋基蕭牆之高壁遙方嘖同淫禪懼思得塵弦縣石之懸如雞纖之門將充庖鼎以餌應鷹鸇鵝隼事異鐵皮文非文骨獨傷因茲舌抄成此筆端上可以投畀北方次可以論喻左校玄聖土留善代之德好生之施解網況禽下車泣罪所罰還魄止極追風奉高蓋士無賢不肖在朝見嫉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外無奔走之友內乏讒近之視是以嬉市之徒隨相媒孽一朝捐棄以快怨者之心可悲矣蓋先貴後賤古富今貧季流所以發此哀音雍門所以和其悲曲又迫以嚴秋殺氣萬物多悲長夜展轉百憂俱至況復霜鋪蓬色風搖樹影寒蟲夕叫合輕重而同悲秋葉晚傷雖黃紫而俱墜悲夫豈復得與二三士友抗首接膝領足差肩擴綺縠之清文談希夷之至道唯吳馮之遇夏顏范武之值孔葛慰其留賞踐此行乞留又答江琰書曰摠東岳嘉音用镭疾皆發函伸紙即若披雲等嶠谷之清音比洞庭之高曲辭則美矣而擬其非倫理吾乎海鳥以酣醇嘉膳栖林稅以崇稷曾無補非其實立有驚怖況復以鄙訥弃寶寶濫然豈復能使一簣可輕入閭斯引且登清漢卞弃黃汗望影析支爭途弃植其戚躇林卧石籍許班荊不過田畯野老漁父樵客酌醴焚枯鴻鸑翔勞養其羽翮合體舉果然幽嶺當有鼯捷貴客車馬大賓獻酬中山醢先取之德作頌盤前星之美豈不俯拾青紫坐耳大夫況復詠高梧而賦脩竹背清淮而對長范留東閣以從容登石室而高視出與夫身沒名頹同年而共毀與哉

藝文類聚卷第二十六

行旅

行旅

爾雅曰征邁行也　易曰天行健　又曰牝馬地類行地無疆　又曰利有攸往　毛詩曰周大夫行役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彷徨而不忍去　又曰行邁靡靡中心搖搖　又曰周公東征三年而歸　又曰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　又曰我行其野芃芃其麥　又曰惠而好我攜手同行　又曰行道遲遲中心有違　尚書曰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岳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岳十有一月北巡狩至于北岳　左氏傳曰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　又曰先王卜征五年歲習其祥祥習乃行　又曰行李之往來共其資糧扉屨其可也　又曰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　又曰君行師從卿行旅從　又曰昔周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迹焉　禮記曰行則有隨立則有序行而無隨則亂於行　莊子曰黃帝將見大隗於具茨之山方明為馭昌寓參乘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　又曰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於崑崙之丘　又曰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　家語曰齊人歸女樂魯君觀之三日不朝孔子遂行　穆天子傳曰天子北征絕漳水西征賓于王母天子觴西王母瑤池之上　史記曰禹乘四載隨山刊木山行乘檋泥行乘橇陸行乘車水行乘舟　又曰老子居周久之見周之衰乃遂去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喜與老子俱之流沙之西　又曰秦始皇至雲夢望祀虞舜於九疑浮江下觀丹陽至錢唐臨浙江上會稽祭大禹望於南海傍海北至琅邪　漢書曰武帝行幸雍遂北出蕭關歷獨鹿鳴澤自代而還　又曰行幸至甘泉宮宿禮外國客　又行幸東海獲赤雁　又武帝南巡至盛唐祀虞帝於九疑祭天柱山自尋陽浮江斬蛟江中遂北至琅邪傍海而還所過名山大川　又曰張騫為郎募使月支匈奴留之十餘年騫持漢節不失西走大宛抵康居傳至大月支從月支至大夏窮河源廣地萬里九譯致殊俗威德遍於四海　【詩】古詩曰驅車遠行役悠悠涉長道四

顧何茫茫東風搖百草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 [魏]文帝詩曰漫
漫秋夜長烈烈北風涼展轉不能寐披衣起彷徨俯視清水波仰
看明月光鬱鬱多悲思綿綿思故鄉願飛安得翼欲濟河無梁
又於明津作詩曰遙遙山上亭皎皎雲間星遠望使心懷遊子戀所生
驅車出北門遙望河陽城 [魏]陳王曹植雜詩曰悠悠遠行客去家
千餘里出亦無所之入亦無所止浮雲翳日光悲風動地起 又曰遊魚潛淥
水翔鳥薄天飛始出嚴霜結今來白露晞 [魏]阮瑀詩曰臨川多悲
風秋日苦淒淒客子易為感此用哀傷攬衣起躑躅上觀心與房
三星守故次明月未收光雞鳴當何時朝晨尚未央還坐長歎息憂
憂安可忘 又曰我行自凜秋季冬乃來歸置酒高堂上友朋集光輝
念當復離別涉路險且夷思慮益惆悵淚下霑裳衣 [晉]王讚詩曰
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昔往倉庚鳴今來蟋蟀吟人情懷舊鄉
客鳥思故林 [晉]張協詩曰述職投邊城羈束戎旅間下車如昨日
望舒三五圓流般驟催節物行悲思故山 晉陸機赴洛詩曰揔轡登
長路嗚咽辭密親借問子何為世網嬰我身永歎遵北渚遺思結
南津 又曰遠遊越山川山川脩且廣振策陟崇丘按轡遵平莽夕息抱
景寐朝徂銜思往 又尸鄉亭詩曰東遊觀鞏洛逍遙丘墓間秋草
蔓長柯寒木入雲烟發軫有夙晏自駕無愚賢 [晉]湛方生帆入南湖詩
曰彭蠡紀三江廬岳主衆阜白沙淨川路青松蔚巖首此水何時流此
山何時有人運互推遷茲器獨長久於字宙中古今迭先後 又還都
帆詩曰高岳萬丈峻長湖千里清白沙窮年潔林松冬夏青水無暫停
流木有千載貞寤言賦新詩忽忘羈客情 [晉]成公綏詩曰洋洋熊
耳流巍巍伊闕山高岡碣崔嵬雙阜夾長川素石何磷磷水食
浮翩翩遠涉許潁路顧思戀綿綿戀陶所覩引領情緬然 [宋]
陶潛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作詩曰閑居三十載遂與塵事冥詩書
敦宿好園林無俗情叩枻新秋月臨流別友生涼風起將夕夜景湛虛明
[宋]謝靈運入東道路詩曰整駕辭金門命旅惟詰朝懷居顧歸
雲指塗泝行飇屬值清明節榮華感和韶陵隰繁綠杞墟囿粲紅

桃唯鳥唯鳥翬方雉織織麥垂苗陰崖軫邑里密緬邈江海遼滿目皆
古事心賞貴所高寄賞連嗣千金延州權去朝行路既經見願言
寄吟謫 又之郡發都詩曰述職期闌暑理棹變金素秋岸澄夕
陰火旻團朝露辛苦誰為情遊子值頹暮生幸休明時親蒙英
達顧空班趙氏連徒乖魏王眄從來漸二紀始得傍歸路將窮山海
迹永絕賞心悟 又發石首城詩曰白珪尚可磨斯言以為緇雖抱中孚
爻猶勞貝錦詩寸心若不亮微命察如絲日月垂光景成貸遂兼茲
出宿薄京畿晨裝摶曾颸重經平生別再與朋知辭故山日已遠
風波豈還時迢遞萬里帆茫茫終何之欽聖若旦暮懷賢亦悽其
皎皎明發心不為歲寒欺 又七里瀨詩曰孤客傷逝湍徒旅苦奔峭
石淺水潺湲日落山照曜 又初往新安桐廬口詩曰感節良已深懷古
亦云思不有千里棹孰申百代意既及冷風善又即秋水駛江山共開
曠雲日相照媚景夕羣物清對玩咸可喜 又夜發石關亭詩曰
隨山踰千里浮溪將十夕鳥歸息舟楫星闌命行役亭亭曉月映
泠泠朝露滴 又彭蠡湖口詩曰春晚綠野秀巖高白雲屯千念集日
夜萬感盈朝昏攀崖照石鏡牽葉入松門 又初發入南城詩曰弄波
不輟手玩景豈停目雖未登雲峯且以歡水宿 又往臨川郡發石頭
城詩曰越海陵三山遊湘歷九疑欽聖若旦暮懷賢亦悽其 [宋]顏延之
北使至洛詩曰振楫發吳州秣馬陵楚山塗出梁宋郊道由周鄭間前
登陽城路日夕望三川伊洛絕津濟臺館無尺椽宮陛多巢穴城闕
生雲煙 [宋]鮑照還都道中詩曰昨夜宿南陵今旦入蘆洲客行惜日
月崩波不可留侵星赴早路畢景逐前儔發艫眺淮甸掩泣望荊
州絕目盡平原時見遠烟浮 又從臨海王西鎮發新亭詩曰客行有
苦樂但問客何行攀龍不待翼附驥絕塵冥梁珪分楚牧羽鷁指
全荊孤兎懷窟志犬馬戀主情 又登黃鶴圻詩曰適郢無東轅還夏有
西浮三崖隱丹磴九派引滄流淚竹感湘別弄珠懷漢遊 又還都在
路詩曰夕聽江上波遠極千里目懷吝窮蹊奕氣起喬木 又至行里
詩曰復澗隱松聲重崖伏雲色樹荊令名細人効命力不見長波水

靖濁俱不息　又齊劉繪入琵琶峽望積布磯詩曰江山信多美此地最爲神似玆峯石麗重在芳樹春照爛虹蜺雜交錯錦繡陳却瞻了非向前觀已復所譽微上蔚景青莎下拂律　齊謝朓和劉繪琵琶峽望積布磯詩曰昔餘侍君子歷此遊荆漢山川隔舊賞朋僚多雨散惆悵懷昔踐髣像得殊觀頹紫共披敵雲錦相凌亂　[illegible]朓登三山還望京邑詩曰灞涘望長安河陽視京縣白日麗飛甍參差皆可見餘霞散成綺澄江靜如練喧鳥覆春洲雜英滿芳甸　又休沐重還道中詩曰還卭歌賦似休汝車騎非霸池不可別伊川難重違汀葭稍靡靡江菼復依依田鵠遠相叫沙鴇忽爭飛雲端楚山見林表吳岫微感華春有酒初服偃郊扉　齊孔稚珪旦發青林曰孤征越清江遊子悲路長二旬倏已滿三千眇未央草雜今古色巖留冬夏霜寄懷中山舊舉酒莫相忘　齊劉瑱上湘度琵琶磯詩曰茲山挺異勢孤起秀雲中坡池散樊波紛亂絕夗風煙峯暉如畫水漪若空顛頑鷗舞白流亂葉飛紅　梁簡文帝經琵琶峽詩曰百嶺相延峻千崖共隱天橫峯時礙水斜岸或通川　梁孝元帝經巴陵行部伍詩曰步江望行旅金鉦間客游水際含天色虹光入浪浮柳條恒拂岸花氣盡熏舟叢林多故社單戍有危樓　梁范雲送行詩曰振策出燕代驅車背朔并翩翩朱蓋轉藹藹良馬鳴　梁劉孝綽還渡浙江詩曰季秋弦望後輕寒朝夕殊商人泣紈扇客子夢羅襦吾方自難邊況復阻川隔日暮愁陰合繞樹噪寒鳥莽莽江煙上蒼蒼沙嶼蕪解纜辭東越接軸騖西徂懸帆似馳驥飛棹若驚鳧　吾歸俠窟芳從冠蓋衢　又夕逗繁昌浦詩曰日入江風靜安波似天流蒹煙生遠路夕鳥赴前洲　又月半夜泊鵲尾詩曰客行三五夜息棹隱中洲月光隨浪動山影逐波流　梁劉孝儀帆渡吉陽洲詩曰揚帆乘狼艇噪鼓揚風力近樹倏而疑遥山俄已過欲比能飛將頓陽烏翼客行非道遠唯須前路極　陳陰鏗渡吉陽洲詩曰凌晚至鉦鼓候晨催辛息勞人唱聊望高帆開聊村候勞畫猶汀俄頃迴疑是傍洲退似覺前山來將與圖南競誰云勞所同　梁江

洪詩曰日沒風光靜遠山深無雲潮落晚洲出浪罷沙成文挾琴上高岸坐月彈明君去家未千里斷絕如離群　梁吳均酬鮑巖詩曰振棹出江湄依依望九疑欲訪蒼梧帝過問沅湘姬折苘縫作蓋落羽紡成絲吾行別有意不爲君道之　又答柳惲詩曰皎日將上猶猶起微風山沒清波內帆在浮雲中貞珠星北斜開碧海東故人若思我當念離根蓬　又使廬陵詩曰恨然不自悟無乃淚沾風急鴈毛斷水堅馬迹落客子夙寒多江上衣裝薄何當報恩罷驅車還北郭　梁王僧孺中川長望詩曰長川杳難即四望無極安流寧可值橫風方未息危帆渡中縣孤光巖下次岸際樹難辨雲中鳥易識古人恨東復西惟知泛且直故鄉相思者當春愛顏色獨寄千行淚誰問萬里憶　梁何遜渡連圻詩曰客子行行倦年光燠燠華石蒲生促節巖樹落高花　又還度五洲詩曰我言還九江回舸出五洲蕭散煙霞晚淒清江漢秋沙汀暮寂寂蘆岸夕脩脩　又富陽浦口和朗上人詩曰客心愁日暮徙倚空望歸山煙斂樹色江水映霞暉獨鶴凌風逝孤鳧出浪飛故鄉千餘里茲夕寒無衣　梁虞騫尋沈剡夕至嵊亭詩曰命楫尋嘉會信次歷山原捫天上雲紀宿石下雷奔澄瀾翻度鳥空嶺應鳴猿榜歌唱將夕商子處方昏　梁王籍遊望詩曰晨登黃鵠坂遙望白龍堆寒威盡折路險車輪摧　梁朱超泊巴陵詩曰月夜三江靜雲霧四周收淤泥不通挽寒浦劣容舟迴風折長草輕冰斷細流古村空列樹荒戍久無樓　梁庾肩吾舟中望詩曰日暮歛帆島內曾冰合駛流雲照齊君屋寒入楚王裘　周王褒始發宿亭詩曰送人亭上別秣馬櫪中嘶發滿村煙起離歸嶺樹齊落星依曉浮殘月半山低　又和趙王途中詩曰飄颻映軍幕出沒望連旗度雲還刷陣迴風即送師峽路沙如月山峯石似眉村桃拂紅粉岸柳被青絲錦城遙可望迴鞍念此時　周庾信奉命使北始渡瓜步江詩曰校尉始辭國樓船欲渡河轅軒臨磧岸旌節映江沱觀濤想帷蓋爭長憶干戈雖同燕市泣猶聽櫂律歌　又入彭城館詩曰襄君前建國項氏昔威稜雞飛傷楚戰雞鳴悲漢圍年代殊氓俗風雲

更盛衰水流浮虜動山深喧狄飛夏盆花欲盡秋近燕將稀愧庭垂綠穗蓮備落紅衣 又反命河朔始入武州詩曰輕車飛遂太守宅遠未隨班受詔祁連友申威蹤勤還飛遂捐腰帶秋鬢落容顏寄言舊相識知余生入關 庾信鏗和傅郎歲暮還湘州詩曰蒼茫歲欲晚辛苦客方行大江靜猶浪扁舟獨且征棠枯絳葉盡蘆凍白花輕戍人寒不望沙禽迥未驚湘波各深淺空軫念歸情 又晚泊五洲詩曰客行逢日暮結纜晚洲中戍樓因磯險村路入江窮水隨雲度黑山帶日歸遙然一柱觀欲輕千里風 又夜發詩曰夜江霧裏闊新月迥中明溜船唯識火驚鳧但聽聲勞者時歌榜愁人數問更 漢劉歆遂初賦曰歆好左氏春秋欲立於學官時諸儒不聽歆乃移書太常責讓深切爲朝廷大臣所非求出補吏復徙五原太守志意不得經歷故晉之域感今思古遂作斯賦得玄武之嘉兆守五原之烽燧馳太行之嚴防入天井之喬關望耳燧之皦皦飛旗幟之翩翩迴百里之無家路脩遠之綿綿勤淳塞而固守奮武靈之精誠攬趙奢之策慮威謀宗乎金城

後漢班彪北征賦曰紛吾去此舊都兮騑遲遲以歷茲遂舒節以遠逝兮指安定以爲期飛雲霧之杳杳涉積雪之皚皚遊子悲其故鄉兮心愴悢以傷懷撫余涕於邑兮哀生民之多故諒時運之所爲兮永伊鬱其誰訴 後漢曹世叔妻班氏東征賦曰惟永初之有七兮余隨子乎東征時孟春之吉日兮撰良辰而將行遂去故而就新兮志愴悢而懷悲明發曙而不寐兮心遲遲而有違亂曰君子之思必成文兮盍各言志慕古人兮 後漢蔡邕述行賦曰余有行于京洛遘淫雨之經時塗迍邅其蹇連潦汙滯而爲災聊弘慮以存古宣幽情而屬詞行遊目以南望覽見太室之威靈顧大河于北垠覩洛汭之始所率陵阿以登降赴偃師而精勤壯田横之奉首義二王之夾墳 魏崔琰述初賦曰琰性頑口訥至二十九粗閑書傳聞北海有鄭徵君者當世名儒遂往造焉道由齊都而作述初賦曰有鄭氏之高訓吾將往乎發滕臨余騎於蘭池振余策於清風望高密以函征及衡門而造止覩游夏之哉哉聽大成之篇記高洪崖之耿介羨安期之長生登川山以永望臨洞浦之廣

與左揚波於湯谷右濯岸于濛汜運混元以升降與三光而終始蓬萊蔚其潛興靈崛以群羅列金臺之雙峙方玉闕之崔巍 晉陸機行思賦曰背洛浦之遙遙浮黃川之裔裔遵何曲以悠遠觀通流之所會啓石門而東縈沿汴渠其如帶託飄風之習習冒沉雲之藹藹商秋肅其發節玄雲霈而垂陰凉氣淒其薄體零雨鬱而下淫覩川禽之遵渚看山鳥之歸林揮清波以濯羽翳綠葉而弄音行彌久而情勞塗愈近而思深覽品物以獨感悲綢繆而在心嗟逝宦之永久年荏苒而歷茲越何山而託景眇四載而遠期孰歸寧之弗樂獨抱感而靡怡 又思歸賦曰余以元康六年冬取急歸而王師外征職典中兵與聞軍政懼兵革未息宿願有違懷歸之思憤而成篇節運代序四氣相推寒風肅殺白露霑衣嗟行邁之彌留感時逝而懷悲彼離思之在人恒戚戚而無歡悲緣情以自誘憂觸物而生端晝輟食而發憤宵假寐而興言羨歸鴻以矯首挹谷風而如蘭歲靡靡而薄暮心悠悠而增楚風霏霏而入室響泠泠而愁予既遨遊於川阯亦改駕乎山林伊

我思之沈鬱愴感物而增深歎隨風而上逝涕承纓而下尋冀王事之暇豫庶歸寧之有時候凉風而警策指孟冬而爲期顧窮暉之促景恒立表以望之 晉潘岳西征賦曰歲次玄枵月旅蕤賓潘子憑軾西征自京徂秦皇鑒揆余之忠誠俄命余以末班牧疲人於西夏攜老幼而入關余乃越平樂過街郵秣馬皐門稅駕西周澡孝水而濯纓嘉善名而在茲登崤坂之威夷仰崇嶺之嵯峨皐託墳於南陵文違風於北阿蹦函谷之重阻看天險之衿帶迹諸侯之勢怯棄嬴氏之利害或開關以延敵競遁逃而奔竄殺闕而雄霸遡黃巷而濟潼眺華岳之陰崖覿高掌之遺蹤踐殽路之追臨瞰崎嶇以低仰蹈秦郊而始闢豁爽塏以宏壯黃壤千里沃野彌望華實芬敷菜麻蔽暢邪界褒斜右濱汧隴寶雞前鳴甘泉後涌面終南而背雲陽跨平原而連嶓冢九嵕嶻嶭太一巃嵸吐清風之飂戾納歸雲之鬱蓊南有玄灞素滻湯井溫谷北有清渭濁涇蘭池周曲浸決鄭白之渠漕引淮海之粟林茂有鄠之竹山挺藍田之玉屬伕夫或

之侯地疾幽戶之詭惑舉僞烽以沮衆淫襃姒以縱慝軍敗戲水之上
身死驪山之北異哉秦始皇之爲君也傾天下以厚葬自開闢而未聞
匠人勞而弗圖俾生埋以報勤外羅西楚之禍內受牧豎之焚語曰行無
禮必自及此非效歟乾坤以有親可久君子以厚德載物觀夫漢高之
興也非徒聰明神武豁達大度而已乃實慎終追遠篤誠款愛澤靡
不漸恩無不逮率土且猶不遺而況於鄰里乎而況於鄉黨乎於斯時也
乃摹寫舊豐制造新邑故社易置枌榆遷立街衢如一庭宇相襲
渾雞犬而亂放各識家而競入籍含怒於鄰門沸踴躇而來王范謀
害而弗許陰授劍以約莊擁白刃以萬舞危冬葉之待霜爾乃階長
樂登未央況太液凌建章縈馺娑而款駘盪櫹枍詣而轢承光徘徊桂
宮惆悵柏梁雉雊於臺陂狐兔窟於殿傍何黍苗之離離而予
思之茫茫 【晉】郭璞流寓賦曰戒雞晨而早發至猗氏而方曉觀屋
落之疇叢殘顧但見乎丘棗嗟城池之不固何人物之希少越南山之高
嶺修條丘之微路駭斯徑之峻絕感王陽而增懼詰朝發於解池展
中暫乎河北思此縣之舊名蓋是晨日之聚國詠詩人之流歌信風土之
倫剋昔茲邑之迴逝何險難之多歷望虞阪城於南涯存虢氏之窮場
實我姓之攸出邈有懷乎乃迹陟函谷之高關壯斯勢之險固過
王城之丘墟想穀洛之合鬪惡王靈之壅顧子喬之輕舉遊華蓋
而永懷乃凭軾以寓目思丈公之所營嗟成周之墟域 【晉】張載叙行
賦曰歲大荒之孟夏余將往乎蜀都朋輕車而秣馬循路軌以西徂
朝發軔于京宇兮夕予宿於穀洛暎有周之舊墟慨丘荒以寥廓
讚王孫於北門問九鼎於東郭寔公之所卜曷斯水之濆薄入函
谷而長驅歷新安之鹵阜行逶迤以登降陟二崤之重阻經嶔岑之
險巇想姬文之避雨出潼關以迴逝仰芒芒之崔嵬勤大禹之疏導路
龍門之洞開舍予車以步趾玩卉木之蓊錯翳青青之長松蔭藹藹
之高柞緣阻岑之絕崖踏偏梁之懸閣石壁立以切天岌嵒隗其欲落
超陽平而越白水稍幽蔓以迴深秉重巖之百層軼木末於九霄浮雲起
於轂下零雨集於崖麓林上昭晰以清陽下杳冥而晝陰聞山鳥之晨鳴

聽玄猨之夜吟雖處者之所樂嗟寂寞而愁予心造劍閣之崇關
路盤曲以迴繞山崢嶸以峻狹仰青天其如帶兼習坎之重固形東
隘以要害豈乾坤之分域將隔絕乎內外 【晉】袁宏東征賦曰惟吾
生於末運託一葉於鄧林顧微軀之眇眇若絕響之遺音壯公瑾之
明達吐不世之奇策挫百勝於崇朝靡雲旗於赤壁三光一寨而參分
四海指麾而中原過武昌以逍遙登樊山以派眄訪遺老以諮往乃西覽之
舊縣昔吳之初基背負丘而對巒爾乃出溱洛會通川背彭澤面
長泉洲渚迢遞巉岫虛懸即雲似嶺望水若天日月出乎波中雲霓生
於浪間嗟我行之彌留將晦朔之倏忽風寒林而蕭瑟雲出山而逢勃
向孫氏之南面鎖靈鑣以相土模鄴鎬之制度窮河洛之規矩縮始郭
郭北宮室首宇金城萬雉崇墉百堵君臣有章上下獲敘所以能三分
天下而有其文武到吳都以停舟覽闔閭之餘塵建脩城以營郭引
通流而發津遂矢吳術舊邦淮新太伯拔長仲雍夫身言偃以文學
遺風季札以讓聞稱仁而尚節顯於華夏端委行乎海濱 【宋】謝靈運
歸途賦曰昔文章之士多作行旅賦或欣在觀國或怵在斥徙或述職
邦邑或羈役戎陣事由於外興不自已雖高才可推求懷未愜今量分
告退反身草澤經途履運用感其心賦曰承百世之慶靈遇千載之優
渥匪康衢之難踐諒跬步之易局踐寒暑以推換眷桑梓以緬邈發
磐帶於窮城反市閭於空谷果歸期於願言獲素念於思樂於是舟
人告辦仗楫在川觀鳥候風望景測圓背海向溪乘潮傍山使使送
歸悠悠告旋時旻秋之杪節天既高而物衰雲上騰而鴈翔霜下淪而
草腓捨陰漠之舊浦去陽景之芳林承風而飄落水鑑月而含輝發
青田之枉渚逗白岸之空亭路威夷而詭狀山側背而易形停余舟而淹
留搜縉雲之遺迹漾百里之清潭見千仞之孤石歷古今而長在經盛衰
而不易 【宋】鮑照遊思賦曰霧迴兮海衡上潮兮送風秋水兮架浦涼煙
兮冒虹暮氣起兮遠岸黑陽精滅兮天際紅波汜汜兮無底山參參
兮萬重捨堂宇之密親坐江潭而爲客對蒹葭之遂黃視零露之方
白鳴晨鵠以鄉音渦泉夜下而鳴石曉荊吳之遠山望邢鄲之長陌塞風馳

兮邊草飛胡沙起兮鴈揚翮雖燕越之異心在禽鳥之同欣 [齊]謝朓思歸賦曰余非薄以固陋受恩靈而不訾擲銀黃之沃若剖金符之陵離舟未濟而河廣途方遥而馬疲紛吾生之遊渾彌一紀而歷茲自下車於江海涉青春而於是時暗崇芒而引領望大夏而長思離曲街之委陋猶寤寐而見之余乃眷言興慕南眺猶然將整歸轡願受一廛考幸城之直陌相洛浦之迴阡於是襪搖芳種門拂長楊茂蘭桃春發窗竹夏涼晨露晞而草馥微風起而樹香恒離居而歲月痛鎖落而徙傷 [梁]簡文帝述羈賦曰奉明后之霑渥將遠適於衡楚歎雲霞之寶暖對江山之遥阻是孟夏首節雄風吹甸曉解纜乎鄉律弟淫淫其若霰舟飄飄而轉遠顧帝都而裁見遠山碧暮水紅日既晏誰與同雲望羌巖而出岫江搖漾而生風奉璽書而遄邁改余玉於江隈遵陽途而中止軫悲心其若纇引領京邑瞻望弗遠思逐雲飛思隨蓬卷觀江水之寂寥傾從流而東反 又阻歸賦曰觀建國之皇王選能官於前古元帝慈而布教豈齊聖而作輔伊吾人之固陋宅璇漢而自通蹊九技而耀景總六翮而摶風展玄玦之啟與逢王孫之相知頓天綱於八表騰雲驅於四須發伏龍之雄氣耀策馬之高足地阻朝埸彊鄰北極巖樹饒風胡天少色上月斜臨寒松遠直雪向山而欲斂鴈疲飛而不息何愁緒之交加豈樹葉與折麻聞鞶鉦之韻冰聽流風之入笳終知客遊之阻無解鄉路之賒 [梁]江淹待罪江南思北歸賦曰惟江南兮丘墟經萬里兮長蕪帶封狐兮比京連雄虺兮蒼梧當青春而離散兮仲秋而遂徂雲清冷而多緒風蕭條而無端獲之吟兮日光迴狄之嘯兮月色寒況北州之賤士為炎土之流人共魍魎而相偶與蟏蛸而為鄰秋露下兮點劍駕春草生兮綴衣巾 [梁]丘遲還林賦曰爰自京師言歸舊嶺今風古轍無動寸衷因事而書不覺成卷非謂為文聊記行途所經云爾太皞弭節祝融從駕炎鍾汎響青籥靜吹丘子銳轅縱轍路抱岫川湄號魂故嶺夢舊塲撫身世而載懷錯古今而興辭驗雖停於楊轍昭易改於墨絲匪追車而歎命豈迴尹而問蓍指故丘無白之想負書靡黑豹之悲攬解山潮首顧京邀仰縫塚之紆迴與素律之

容裔荃橈往來芰蓋經過依俙子陵之釣兮彷彿滄浪之歌出入風霞游息雲露階伺餘飛窺高月渡蛚蠋七教徘徊五禮永翦帶於闕上長縜巾乎林底 [梁]沈約愍途賦曰結榜窮渚思臨長嶼情依舊越身淫故楚彼長路之多端伊客心之無緒攬因情而易失悲由心而難拒此江海之信遼知余思之方阻日晻長浦風掃點葭蟲亭雲疑濆廣水騰華聽奔沸於洲嶼望掩暖乎煙沙依雲邊以知國極鳥道以瞻家兔悽愴於羈離亦劬勤於行路歎余念之屢發矣萬芳之可慕 [梁]張纘南征賦曰歲次娵訾月惟中呂余謁帝於承明將述職於南楚忽中川而反顧懷舊鄉而延佇浙金牛之迅渚覩靈濤之雄壯標素嶺乎青壁晋月頹文於翠嶂跳巨石以驚湍批衝巖而駭浪綏千尋之峭峯聳萬流之大壑隱日月以藏虧搏風煙而迴薄崖映川而晃朗水騰光以倏爍下流湍而游險上岑崟而將落於是近睇赭岸遥瞻鸛岸島嶼蒼茫風霜柘葉條歲値時雨之新晴觀百川之浩汗水泓澄以闇夕山參差而猋旦忽臨睨於故鄉眇江天其無畔獨向風而舒情寄芳洲而誰玩於是千流共岠萬嶺分狀清江洗潮平湖夷暢翻光轉彩出没搖漾岷山嶓冢悠遠杳寥青泥赤岸控泝引潮界飛流於翠薄耿長虹於青霄若夫灌莽川涯曾潭水府游泳之所往還喧鳴之所攢聚聆寡鶴之偏叫聞孤鴻之慕侶在客行而多思獨傷魂而凄楚 [陳]沈炯魂歸賦曰值千地之幅裂遭日月之寮缸去父母之邦國埋形影於胡戎絶君臣而辭骨肉踏厚地而踡蒼穹抱北思之胡馬望南飛之鴻泣霑衿而雜露悲微吟而帶風履義哉之層冰面飂飂之嚴霜去莫敖之所縊過臨川之折軸羨今古之悲涼並攢心而悽咽渡狹石之嶄危跨清津之幽咽鷹虛弓而自殞猨叫子而腸裂歷江漢之逶迤及樊鄧之參差望隆中之大宅映峴首之沉碑乃尋析而歷蔡遂經秦而至洛覽高蹈之清遠見風雲之倏爍何武關之悠隘而漢祖之英雄山萬重而仰雲霧水百仞而寫虵虹去青泥而踰白鹿越淮水而至青門長卿之賦可想郡平之迹不存咄嗟驪山之阜惆悵灞浐之園訪軹道之長組拾藍田之瓊璠登未央之北闕望長樂之基趾伊太后之所居桀旗亭而成市覩路擬以三條方途阻而九軌觀阡陌之遺蹤寶不乖於前史

傍直城而北轉臨橫門而左起泊涇洛之混濁幽渭渚之清波指咸陽而長望何李趙之娃過自甘泉而避暑猶爽塏而清和至誠可以感鬼神信可以祈天何精魄而飄散忽魂歸而氣旋解龍驂而見送走却騎於停傳出向郊之大道及初入之山川悉統朝之贈策報李陵之別篇淚未悲而自墮語有噎而無宣

【宋】鮑照與妹書曰吾自發寒雨全行日少棧石星飯結荷水宿以今食時僅及大雷塗登千里日踰一辰去親爲客如何如何向因步頓憑觀川陸遨神清渚流睇方曛東顧三洲之隔西眺九派之分闚地門之絕景望天際之孤雲南則積山萬狀爭氣負高含霞飲景參差代雄陵跨長隴前後相屬帶天有匝橫地無窮東則砥原遠隰亡端靡際寒蓬夕卷古樹雲平旋風四起思鳥群歸靜聽無聞極視不見北則陂池潛演湖脉通連栖波之鳥水化之蟲以智吞愚彊捕小號噪驚聒紛牣其中西則迴江永指長波天合滔滔何窮漫漫安竭左右青靄表裏紫霄從嶺而西氣盡金光半山以下純爲黛色信可以神居帝郊鎮控湘漢者也夕景欲沉曉霧將合孤鶴寒嘯遊鴻遠吟樵蘇一歎舟子再泣誠足悲憂不可說也

藝文類聚卷第二十七

藝文類聚卷第二十八　人部

遊覽

遊覽

家語曰孔子北遊登農山子路子貢顏回侍孔子四望喟然歎曰二三子各言爾志　穆天子傳曰天子於是升于崑崙之丘遊軒轅之宮眺望鍾山之嶺玩帝者之寶勒石王母之山紀迹玄圃之上乃取其嘉木艷草奇鳥怪獸玉石珍瑰之器重膏銀燭之寶　又曰天子北昇于舂山之上以望四野舂山是惟天下之高山也天子五日觀于舂山之上　史記曰始皇三十七年上會稽山望于南海立石刻頌秦德還過吳從江乘渡傍海上北至琅邪　又曰太史公登會稽山探禹穴登姑蘇望五湖　莊子曰莊子與惠子遊濠梁之上莊子曰鯈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焉知魚之樂也莊子曰子非我焉知吾不知魚之樂也　楚辭曰覽冀州兮有餘橫四海兮焉窮　又曰登崑崙兮四望心飛揚兮浩蕩日將暮兮長忘歸惟極浦兮寤懷　韓詩外傳曰齊景公遊於牛山而北望齊曰美哉國乎鬱鬱蓁蓁　淮南子曰所謂樂者遊雲夢陟高丘耳聽九韶六莖口味煎熬芬芳馳騁夷道釣射鷫鸘之謂樂乎　戰國策曰昔楚王登強臺而望崩山左江右湖以臨方皇其樂忘死　說苑曰齊景公遊於海上樂之六月不歸　又曰楚昭王欲之荊臺遊司馬子綦進諫曰荊臺之遊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水南望獵山下臨方淮其樂使人遺老而忘死　新序曰晉平公遊西河中流而歎曰嗟乎安得賢士與共此樂乎　列女傳曰楚昭王燕遊蔡姬在左越姬參乘王親乘駟以逐登附莊之臺以望雲夢之囿乃顧謂二姬曰樂乎吾願與子生若此死又若此　或曰過江諸人每暇日輒相要出新亭藉卉飲宴周侯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

【詩】古詩曰青青陵上柏磊磊澗中石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驅車策駑馬遊戲宛與洛長衢羅夾巷王侯多第宅兩宮遙相望雙闕百餘尺極宴娛心意戚戚何所迫　魏文帝在孟津詩曰良辰啓初節高會構歡娛清歌發妙曲樂正奏笙竽靡靡忽西邁炎燭繼望舒翊日浮黃河長驪旗翻都　又銅雀園詩曰朝遊高臺觀夕宴華池陰大酋奉甘醪獸人獻鮮禽齊歌發東舞秦箏奏西音飛鳥翻翔舞

悲鳴集北林樂極哀情來憀悷摧肝心 又於清河作詩曰方舟戲長
水澹澹自浮沉絃歌發中流悲風漂餘音 [魏]王粲詩曰悠悠涉荒路
靡靡我心愁四望無煙火但見林與丘城郭生榛棘蹊徑無所由萑蒲竟廣
澤葭葦夾長流遊客多悲傷淚下不可收朝入譙郡界曠然消人憂
詩人美樂土雖客猶願留 又詩曰日暮遊西園冀寫憂思情曲池揚素
波列樹敷丹榮上有特栖鳥懷春向我鳴 又詩曰吉日簡清時從君出
西園方軌策良馬並驅厲中原北臨清漳渚西看柏楊山回翔遊廣囿
逍遙波水間 又詩曰列車息衆駕相伴綠水湄幽蘭吐芳烈芙蓉發
紅暉百鳥何繽翻振翼羣相追投網引潛鯉強弩下高飛白日已西
邁歡樂忽忘歸 [魏]陳琳詩曰高會時不娛羈客難爲心殷懷從
中發悲感激清音投觴罷歡坐逍遙步長林蕭蕭山谷風黯黯天路
陰惆悵忘旋反歔欷涕霑襟 又詩曰節運時氣舒秋風涼且清閑居
心不娛駕言從友生翱翔戲長流逍遙登高城東望看疇野迴顧覽
園庭嘉木凋綠葉芳草纖紅榮騁哉日月逝年命將西傾建功不及
時鍾鼎何所銘收念還房寢忱慨詠墳經庶幾及君在立德垂功名
[晉]陸機遨遊出西城詩曰遨遊出西城按轡循都邑逝物隨節改時風
肅且熠遷化有常然盛衰自相襲靡靡年時改冉冉老已及行矣
勉良圖使爾脩名立 [晉]郭璞詩曰嬌足登雲閣相伴步九華徙倚潯高
山仰攀桂樹柯延首觀神州迴望弭曲阿芳林挺脩幹一歲再三花何以濟
不朽嗟吸澈朝霞鼓重巖吐神溜傾觴挹甫液倚大道閒人事足爲多
[晉]張載登成都白菟樓詩曰重城結曲阿飛宇起層樓累棟出雲表嶢
嶭臨太虛高軒啟朱扉迴望暢八隅西瞻岷山嶺嵯峩似荊巫蹲鴟蔽地
生原隰殖嘉蔬雖遇堯湯世民食恬有餘鬱鬱小城中岌岌白族居
街術紛綺錯高甍夾長衢借問楊子舍想見長卿廬 [晉]陸沖詩曰命
駕遊長塗總轡登難尋我行一何艱山川阻且深奔澤無夷軌重巘有
曾陰零雨滿中路玄雲蔽高岑俯悼孤行獸仰歎偏翔禽空谷向悲響
流風噪哀音 又詩曰肆觀野原外放心希太和景驗遊天漢豐林冒重阿
猗芬乘風散豔藻映綠波 [宋]江夏王義恭登景陽樓詩曰丹墀設金

升瑤榭陳玉床溫宮冬開燠清殿夏含霜弱葵布遐馥輕葉振遠芳
彌望少無際肆睇周華疆象闕對馳道飛廉矚方塘邸寺送暉曜槐
柳自成行通川溢輕艫長衢盈方箱顧此爛火微胡顏廁天光 又彭城
戲馬臺集詩曰驍騖辭南京弭節憩東楚懿蕃重遐宴興言集僚
侶于役未云淹時還復淳者眷戀江水流迴首獨延佇 [宋]玄叔登賞
城郡詩曰悵焉訊耆老茲前乃楚居十代閱州記百祀紀方書 [宋]
顏延之罷郡還與張湘川登巴陵城樓詩曰江漢分楚望衡巫奠南服
三湘淪洞庭七澤藹荊牧懷矣白溱風傷哉千里目萬古陳往還百代
勞起伏 又登景陽樓詩曰風觀要春景月榭迎秋光沿波被華若隨
山茂貞芳 [宋]鮑照行樂至城東橋詩曰迅風首旦發平路塞飛塵擾
擾遊宦子營營市井民懷金近從利撫劍遠辭親爭知萬里途各
事百年身 [宋]謝瞻遊西池詩曰逍遙越郊肆願言屢經過迴阡被
陵闕高臺眺飛霞惠風蕩繁囿白雲屯曾阿寒裳順蘭沚徙倚引
芳柯美人愆歲月遲暮獨如何 [宋]謝靈運晚出西射堂詩曰步出西
城門遙望城西岑連障疊巘崿青翠杳深沉曉霜楓葉丹夕曛嵐
氣陰節往戚不淺感來念已深羈雌戀舊侶迷鳥懷故林含情尚勞
愛如何離賞心撫鏡華緇鬢攬帶緩促衿安排徒空言幽獨賴鳴琴
又登池上樓詩曰殉祿反窮海臥痾對空林傾耳聆波瀾舉目眺嶇嶔初景
革緒風新陽改故陰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索居易永久離羣難
處心持操豈獨古無悶徵於今 又登江中孤嶼詩曰江南倦歷覽江北曠
周旋懷新道轉迥尋異景不延亂流趨孤嶼孤嶼媚中川雲日相暉映
空水共澄鮮表靈物莫賞蘊真誰爲傳 又東山望海詩曰開春獻初歲
白日出悠悠蕩志將愉樂瞰海庶忘憂策馬步蘭皋緤控息椒丘採
蕙遵大薄搴若履長洲白華縞陽林紫䕡曄春流非徒不弭忘覽
物情彌道藝蘇始無慰寂寞終可求 又初往新安至桐廬口詩曰絺綌
雖凄其授衣尚未至感節良已深懷古徒役思不有千里棹孰申百代意
協尚子心遲得許生慮既及泠風善又即秋水駛江山共開曠雲日相照
媚景夕羣物清對玩咸可喜 [宋]謝莊遊豫章西山觀洪崖井詩曰幽願

平生積野好歲月彌捨簪神區外整福靈鄉垂林送炎天開山深
白日虧遊陰騰鵲嶺飛情起風池隱暎松霞被容與間煙移將逐在
中性結駕然在斯 陳謝朓和徐勉出新林渚詩曰宛洛佳遨遊春色
滿皇州結軫青郊路迴瞰滄江流日華川上動風光草際浮桃李成
蹊徑桑榆蔭道周 又遊東田詩曰戚戚苦無悰攜手共行樂尋雲陟
累榭隨山望菌閣遠樹曖芊芊山煙紛漠漠魚戲新荷動鳥散餘
花落不對芳春酒還望青山郭 梁簡文帝仰和衛尉新渝侯巡城
口號詩曰帝鄉風雨中層闕煙霞浮玉署清餘熱金城含暮秋水光
凌却敵樹影帶重樓 又薄晚逐涼北樓迴望詩曰平隰望如掌層雉
殷相連斷雲留去日長山減半天戲見乘欣下漁舟冒浪前 又大同年
秋九月詩曰大君重九節下輦上林中酒闌嘉賓罷車騎各西東時餘守
西苑脂車歸北宮事分獨坐遺扇拂治城風落照灘中滿浮煙槐外通
良樂含初紫安榴圻晚紅 又大同九年秋七月詩曰高樓開左扇迴望
依蘭檮晚風飄殿來落照參差好 又登錦壁詩曰孫生餞東寺王子杖
江樓何如登石鏡因閑循豫遊 又應令詩曰春鹿浦急兮川路長白雲
重兮出帝鄉平原忽兮遠極目江甸阻兮羈心傷樹廬岳兮高且峻瞻
泝水兮去泱泱遠望生兮合山勢風散花兮傳馨香臨清波兮望石
鏡瞻鶴嶺兮睇仙裝望邦畿兮千里曠悲遙夜兮九迴腸顧龍樓
兮不可見徒送目兮淚霑裳 梁元帝出江陵縣還詩曰遊魚迎浪上
雊雉向林飛遠村雲裏出遙船天際歸 又詩曰朝出屠羊縣夕反仲宣
樓水滿還侵岸沙盡稍開流 又登江州百花亭懷荊楚詩曰極目纔
千里何由望楚津落花灑行路垂楊拂砌塵柳絮飄春雪荷珠漾水
銀試酌新清酒遙勸陽臺人 梁昭明太子示雲麾弟詩曰白雲飛兮江
上阻北流分兮山風舉山萬仞兮多高峯流九派兮饒江渚上巖嶢兮
乃逼天下微濛兮後與雨霽霽陽歷兮此名地故遨遊兮茲勝所爾登陟
兮一長望理化顧兮忽憶予想玉顏兮在目中徒踟躕兮增延佇 周庾信
登高望春詩曰登高眺京洛街巷何紛紛迴首望長安城闕鬱盤桓
童蹋珠履趙女揚翠翰春風搖雜樹葳蕤綠且丹寶瑟玫瑰柱金

鞍玳瑁鞍淹留宿下蔡置酒過上蘭日出照鈿黛風過動羅紈
又秋晨羈怨望海思歸詩曰分空臨澥霧披遠望滄流八桂曖如畫三桑
眇若浮煙種希升水月表望青丘 陳孝威登覆舟山望湖北詩曰
紫川通太液丹峯聯少華堂皇更隱映松灌雜交加荇蒲浮新葉漁舟
繞落花浴鳧爭淺岸漂女擇平沙極望傷春目迴車歸狹邪 又出新
林詩曰芒山眺洛邑江谷望秦京遙分承露掌遠見長安城故鄉已可
識遊子必勞情霧罷前村見風息浦川平坐觀暮潮落漸見夕煙生
無由一羽化徒相忽御輕 陳劉孝標江州還入石頭詩曰鼓枻浮大川延
睇洛城觀洛城何鬱鬱杳與雲霄半前望蒼龍門斜瞻白鶴館槐
垂御溝柳夾金隄門迅馬晨風趨輕輿流水散高歌梁塵下組奏
荊禽亂我思江海苟無朝市玩勿寄一塵言寧宿空軒及關數仲子入楚
楚伯隱荆出東陵何能栖樹枝取斃王孫彈 梁蕭子範東亭極望詩
曰晚流稍東急眺景促西暉水鳥銜魚望蓮舟拂荇歸郊原共超遠林
野雜依菲從君採蘸荔寧復想輕肥 梁蕭子暉應教使客春遊詩曰
上林看草色河橋望日暉洛陽城閉晚金鞍禧路歸 梁蕭子雲落
日郡西齋望海山詩曰漁舟暮出浦漢女採蓮歸夕雲向山合水鳥望田
飛蟬鳴早秋至蕙草無芳菲故隱天山北夢想日依依 梁吳均登鍾山
讌集望西靜壇詩曰客思何以緩春郊滿初律高車陸離至駿騎差池
出寶棍沉蓮花珍林食竹實于時南山四文高竹林七復望子喬壇金
纓萹綠帙風雲生屋宇英英被仙室方聞鳳皇去非念羨駕白日 又迎柳
吳興道中詩曰團團日西靡客念已踟躕長風倒危葉輕練網寒波白雲
光采麗青松意氣多所言飽因德忘我北山蘿 梁庾肩吾登城北望
詩曰誓師屠六郡登城望九嵕山沉黃霧裏地盡黑雲中霜戈曜壠日
然斷塞風 又和衛尉新渝侯巡城口號詩曰維城寄右戚巡警屬勤王
南瞻通瀰岸北眺指橫芒入漢飛延閣臨雲出建章步還天津遠城隨
秋夜長露濃落金氣風急上瀟涼 又暮遊山水賦韻得磧應令詩曰餘
春屬清夜西園恣遊歷入櫂轉金輿開檐通碧鳴細藤初上援新流漸繞
磧雲峯沒城柳電影開巖壁 又和晉安王薄晚逐涼北樓迴望詩曰向

夕紛宵屏追涼飛觀中樹隱映城日窻含夜水風遥天如接岸遥帆似浸空陰文惠宋王筱等侍鄜宮 【梁】何遜落日登高詩曰憑高且一望日極不能捨東北指青門西南見白社紛紛河梁上紛紛渭橋下爭利亦爭名驅車復驅馬寧訪蓬蒿人誰憐寂寞者 又至牛渚憶魏少英詩曰楓林暖似晝沙岸靜如歸空籠望玄石迴斜見危烏緑草閒遊蜂青葭集輕鴇徘徊初月侵淫潰春熒非顧歲物華徒用風光好 【梁】王筠和衞新渝侯巡城詩曰閶闔曖已昏鈎陳杳將暮樓烏城上反雀林中度閣道趨文昌禁兵連武庫銅烏迎早風金掌承朝露衆照分曉色睥睨生秋霧 【梁】劉緩和晚日登樓詩曰所以登臺榭正重接煙霞長虹臨瀾斷歸鳥避空斜俯棟窺疏宿臨樹捐高花百雉時方晚九層日光尚餘 【周】宗懍和拔直宿玄圃詩曰殘照出平原紅鏡懸野喧擾里閈都邑連車騈小門稻車迴故塢纖馬轉新村古碑空藏石山食龍未上幡所言春不至未有桃花源 【明】□□迎秋朝野望詩曰駐車憑險岸飛蓋歷平湖荷殘花稍發蓮秋葉漸枯向浦低行雁排空轉噪烏若將君共崩何處減城隅 【隋】陸鑑和登百花亭懷荊楚詩曰江陵一柱觀潯陽千里潮風煙望似接川路恨成遥落花轉未下飛絲斷易飄藤長還依格荷生不避橋陽臺可憶處唯有暮將朝 又登武昌岸望詩曰遊人試歷覽舊迹但丘墟巴水縈非字楚山斷類書荒城高仞落古柳細條疎煙無遂若此當不爲能居 又和侯司空登樓望鄉詩曰懷土臨霞觀思歸想石門瞻雲望鳥道對柳憶家園寒田獲裏靜野日燒中昏信美今何益傷心自有源 【陳】張正見遊龍首城詩曰闕外山川闊城隅煙霧侍白雲銀絶嶺滄波闊斷洲四面觀長薄千里眺平丘河津無桂樹柏酒自淹留 又同江總秋日登廣州城南樓詩曰秋城韻晚笛危榭引清風遠氣疑埋劍驚禽似避弓海樹一邊出山雲四面通野火初煙細新月半輪空塞外離群鳥顛空如蓬徒懷建鄴水復想洛陽宮不及孤飛鴈獨在上林中 【賦】【後漢】班彪遊居賦曰夫何事於冀州聊託公以遊居歷九土而觀風亦斬人之所處遂發軔於京洛臨孟津而北厲想尚甫之成虞號蒼兕而明誓既中流而歎息美周武之知性謀人神以

動作兮烏魚之瑞命瞻淇澳之園林美緑竹之猗猗望常山之峩峩登北岳而高遊嘉孝武之乾乾親飾躬於伯姬建封禪於岱宗瘞玄玉於此丘徧五岳與四瀆觀滄海以周流鄙臣恨不及事陪後乘之下僚今匹馬之獨征豈斯樂之足娛且休精於敝邑聊卒歲以須臾 【魏】陳王曹植節遊賦曰覽宮宇之顯麗實大人之攸居建三臺於前處飄飛陛以凌虚連雲閣以遠徑營觀榭於城隅元高軒以迥眺緣雲霓而結疏仰西岳之松岑臨漳滏之清渠觀靡靡而無終何眇眇而難殊亮靈后之所處非吾人之所廬於是仲春之月百卉叢生萋萋藹藹翠葉朱莖竹林青葱珍果含榮凱風發而時鳥讙微波動而水蟲鳴感氣運之和潤樂時澤之有成遂乃浮素蓋御驊騮命友生攜同儔誦風人之所歎遂駕言而出遊步北園而馳騖庶翱翔以寫憂望洪池之滉漾遂降集乎輕舟沉蟻於金罍行觴爵於好仇絲竹發而響厲悲風激於中流且容與以盡觀聊永日而忘愁嗟羲和之奮策怨曜靈之無光念人生之不永若春日之微霜諒遺名之可紀信天命之無常愈志蕩以淫遊非經國之大綱罷曲宴而旋服遂言歸乎舊房 又感節賦曰攜友生而遊觀盡賓主之所求登高墉以永望冀銷日以忘憂欣陽春之潛潤樂時澤之惠休望候鴈之翔集想玄鳥之來遊嗟征夫之長勤雖處逸而懷愁戚天河之迴復我身乎長流豈吾鄉之足顧戀祖宗之靈丘惟人生之忽過若鑿石之未曜慕牛山之哀泣懼平仲之我笑折若華之翳日庶朱光之長照願寄軀於飛蓬乘陽風而遠飄亮吾志之不從乃拊心以歎息青雲鬱其西翔飛鳥翩而上匿欲縱體而從之哀子身之無翼大風隱其四起揚黄塵之冥冥野獸驚以求群草木紛其揚英見遊魚之涔灂感流波之悲聲內紆曲而潛結心怛惕以中驚匪榮德之累身恐年命之早零慕歸全之明義庶不忝乎所生 【魏】楊脩節遊賦曰爾乃息偃暇豫攜手同征遊乎北園以娛以逞欽太皞之統氣樂乾坤之布靈誕煙熅之純和百卉挺而滋生谷風習以順時桃百物而有成行中林以彷徨玩奇樹之抽英或素華而雪朗或紅彩而發頰緑葉藹蒂紫柯朱莖楊柳依依鍾龍蔚青紛灼灼以舒葩芳馥馥以播

馨香咗珍果之叢生毋異類而絶形稟冲和以固植信能實而先紫於
是迴旋詳觀自周意倦御于方舟載笑載言仰泝凉風俯濯纖脘
極歡欣以從容乃升車而來反【賦】【晉】石崇思歸歎曰登城隅兮臨長
江極望無涯兮思填胷魚瀺灂兮鳥繽翻澤雉遊梟兮戲中園秋
風厲兮鴻鴈征蟋蟀嘈嘈兮晨夜鳴落葉飄兮枯枝竦百草零兮
覆畦壠時光逝兮年易盡感彼歲暮兮悵自愍廓羈旅兮滯野
都願御北風兮忽歸徂惟金石兮幽且清林鬱茂兮芳卉盈玄泉流
兮縈丘阜閣館蕭寥兮蔭叢柳吹長笛兮彈五絃高歌凌雲兮
樂餘年舒篇卷兮與聖談釋冕投紱兮希彭聃超逍遥兮絶塵
埃福亦不至兮禍不來【書】【晉】庾翼與滿公琰書徒恨宴樂始酣白日
傾夕驪駒就駕意不宣展追惟耿介迄于明發適欲遣書會承來
命知諸君子復有濮梁之會西有伯陽之觀北有曠野之望高樹翳
朝雲文禽蔽綠水沙場夷敞清風肅穆是泉臺之樂也得無流而不
反乎適有事務須自經營不獲侍坐良增悒悒　又與從弟君胄書
曰間者北遊喜歡無量登芒濟河曠若發蒙風伯掃除雨師灑道
按轡清路周望山野亦既至止酌彼春酒接武茅茨棟過大厦殿寺
肴脩味踰方丈逍遥陂塘之上吟詠花柳之下結春芳以崇佩折若華
以翳日弋下高雲之鳥餌出深川之魚蒲茹替善便嬛稱妙何其樂
哉雖仲尼忘味於虞韶楚人流遯於荊臺無以過也班嗣之書信不虚
矣未還京都塊然獨處營宅濵洛困於囂塵思樂汶上發于寤
寐昔伊尹輟耕郅惲投竿思致君於有虞濟蒸民於塗炭而吾
方欲執耒於山陽沉鱗於丹水知其不如古人遠矣然山甫不貪天地
之樂曾參不慕晉楚之富亦其志也

藝文類聚卷第二十八

藝文類聚卷第二十九　人部

別上

別上

毛詩曰出宿于泲飲餞于禰　又曰顯父餞之清酒百壺　又曰燕燕衛
莊姜送歸妾也　又曰之子于歸遠送于野　又曰有女仳離慨其歎矣
禮記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　家語曰孔子去周而老子
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之以財仁者送之以言吾雖不能富貴而竊
仁者之號請送子以言乎凡當世之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者也
博辯閎大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孔子曰敬授教　楚辭曰離
別也離愁也言已放逐離別中心愁思　又曰悲莫悲兮生離別樂莫
樂兮新相知　又曰憭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送將歸　又曰超北梁
兮永辭送美人兮南浦　呂氏春秋曰吳起魏武侯送之曰何以治西河
對曰以忠信　吳越春秋曰句踐伐吳乃令國中與之訣而國人悲哀皆作
離別之聲　又曰君辛自送句踐至於江上臨水祖道大夫種為祝句踐舉杯
垂涕　孔叢子曰子高遊趙平原君客有鄒文李節者與相友善及將
還魯諸故人訣既畢文節送行三宿臨別文節流涕交頤子高徒抗
手而已分背就路其徒問曰先生與彼二子善彼有戀戀之心未知後會
何期悽愴流涕而先生厲聲高揖無乃非親親之謂乎子高曰始吾
謂二子大夫耳乃今知其婦人也人生壹處豕也哉而常羣聚乎　漢書曰
武帝平陽公主家衛子夫得幸主因奏子夫送入宮子夫上車主拊其
背曰去矣即貴願無相忘（事具儀官部公主篇）　又曰疏廣與兄子受並為皇太子師
傅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遂上疏乞
骸骨上許之公卿大夫故人邑子送為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送者車數
百兩辭決去及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為之下泣　又曰李廣
利將兵擊匈奴丞相為祖道至渭橋　又曰霍皇后弟廣國曰姊去我
西時與我訣於傳舍中沐我　又曰成帝遣定陶王之國王辭去上與相對
泣而訣　東觀漢記曰陳遵使匈奴過辭於王丹丹謂遵曰俱遭世反覆
唯我二人為天地所遺今子當之絶域無以相贈（贈一作賜）贈子以不拜遂揖而別

遵甚喜 又曰東平王蒼與諸王朝京師月餘還帝臨送歸宮悽然懷思乃遣使手詔諸國曰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採菽以增歎息 又曰肅宗遣諸王歸國帝特留東平王蒼賜以秘書列圖道術秘方至八月飲酎畢有司復奏遣蒼乃許之手詔賜蒼曰骨肉天性誠不以遠近親疏然數見顏色情重昔時中心戀戀惻然不能言於是車駕祖送流涕而訣復賜乘輿服御珍寶鞍馬錢布以億萬計 又曰光武遣馮異討赤眉車駕送至河南賜以乘輿七尺具劍勑異曰念自修整無為郡縣所笑異頓首受命 謝承後漢書曰范丹字史雲與王奐親善奐後為漢陽太守丹於道候別之奐曰行路倉卒非陳闊之所可共到前亭宿息以叙分闊丹曰今子遠適千里會面無期如其相追將有慕貴之譏矣便起告違拂衣而去奐瞻望弗及丹長逝不顧 吳志曰魯肅代周瑜過呂蒙酒酣蒙問肅曰君受重任與關羽為鄰將何計略以備不虞肅應曰臨時施宜蒙因為肅畫五策肅於是越席就之拊其背曰呂子明吾不知

卿才略所及至於此也遂拜蒙母結友而別 又曰劉繇去於豫章孫策命太史慈往安撫之左右皆曰慈必北去不還策曰子義捨我當復與誰餞送昌門把腕別曰何時能還答曰不過六十日果如期而反 吳錄曰孫權祖朱桓桓奉觴曰臣當遠去願一捋陛下鬚無所恨權憑几前席桓進捋鬚 魏志曰曹休為鎮南將軍假節都督軍事車馬臨送下輿執手而別 蜀志曰宗預聘吳孫權捉預手涕泣而別曰君每銜命結二國之好今君年長孤亦衰老恐不復相見 管輅別傳曰諸葛原與輅別戒以二言卿性樂酒雖量溫克然不可保寧當節之卿有水鏡之才所見者妙禍如膏火不可不慎 許邁別傳曰邁好養生遣妻歸家東遊采藥於桐廬桓山欲斷穀以山近人不得專一移入臨安自以無復反乃改名遠遊書與婦別 語林曰有人詣謝公別謝公流涕此人了不悲既去左右曰向客殊自密雲謝公曰非徒密雲乃自旱雷爾 俗說曰張敷從彭城還傅亮下船與別張不起一授手亦不動戶外傅遂不執手熟視張面云查故是衆中一不臧者便去 世說曰阮籍嫂嘗歸家籍相見與

別人或譏之籍曰禮豈為我輩設耶 廣州記曰尉佗築臺以朝朔望搆起華館以送陸賈 沈約宋書曰張敷音儀詳緩與人別執手曰念相聞餘響久之不絕 又曰殷仲文還姑孰祖送傾朝謝混要參軍王弘同行弘曰餞離送別必在有情下官與殷風馬不接無緣扈從 混賢其言 【詩】 古詩曰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反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棄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 又古詩曰明月何皎皎照我羅牀幃憂愁不能寐攬衣起徘徊客行雖云樂不如早旋歸 古詩曰涉江採芙蓉蘭澤多芳草採之欲遺誰所思在遠道還顧望舊鄉長路漫浩浩同心而離居憂傷以終老 古詩曰庭中有奇樹綠葉發華滋攀條折其榮將以遺所思馨香盈懷袖路遠莫致之此物何足貴但感別經時 【贈】 李陵贈蘇武別詩曰晨風鳴北林熠燿東南飛願言所相思日暮不垂帷明月照高樓想見餘光輝玄鳥夜過庭髣髴能復飛褰

裳路踟躕彷徨不能歸浮雲日千里安知我心悲思得瓊樹枝以解長渴飢 又贈蘇武別詩曰良時不再至離別在須臾屏營衢路側執手野踟躕仰視浮雲馳奄忽互相踰風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長當從此別且復立斯須欲因晨風發送子以賤軀 蘇武詩曰骨肉緣枝葉結交亦相因四海皆兄弟誰為行路人況我連枝樹與子同一身昔為鴛與鴦今為參與辰昔者常相近邈若胡與秦惟念當離別恩情日以新鹿鳴思野草可以喻嘉賓我有一罇酒欲以贈遠人願子留斟酌叙此平生親 又贈蘇武別詩曰嘉會難再遇三載為千秋臨河濯長纓念別悵悠悠遠望悲風至對酒不能酬行人懷往路何以慰我愁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 又蘇武詩曰黃鵠一遠別千里顧徘徊胡馬失其群思心常依依何況雙飛龍羽翼臨當乖幸有弦歌曲可以喻中懷請為遊子吟泠泠一何悲絲竹厲清聲慷慨有餘哀長歌正激烈中心愴以摧欲展清商曲念子不能歸俛仰內傷心淚下不可揮願為雙黃鵠送子俱遠飛 又贈蘇武詩曰攜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徘徊蹊路側悢悢不能辭行人難久

留各言長相思 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時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爲期 又贈
蘇武別詩曰陟彼南山隅送子淇水陽爾行西南遊我獨東北翔轅馬顧
悲鳴五步一彷徨雙鳧相背飛相遠日已長遠望雲中路想見來歸方
里遙相思何益心獨傷隨時愛景曜願言莫相忘 又贈蘇武詩曰爍
爍三星列拳拳月初生寒涼應節至蟋蟀夜悲鳴晨風動喬木枝葉
日夜零遊子暮歸思塞耳不能聽遠望正蕭條百里無人聲遠與天一
隅苦困獨伶丁親人隨風散瀝滴如流星願得萱草枝以解飢渴情
又贈蘇武別詩曰鍾子歌南音仲尼歎歸與戎馬悲邊鳴遊子戀故廬
陽鳥歸飛雲蛟龍樂潛居人生一世間貴與願同俱身無四凶罪何爲天
一隅與其若筋力必欲榮薄軀不如及時策名於天衢 蘇武別
李陵詩曰雙鳧俱北飛一鳧獨南翔子當留斯館我當歸故鄉一別如秦
胡會見何詎央愴恨切中懷不覺淚霑裳願子長努力言笑莫相忘
又別李陵詩曰征夫懷往路起視夜何其參辰皆已沒去去從此辭行役
在戰場相見未有期握手一長歎淚爲生別滋努力愛春華莫忘歡樂
時生當復來歸死當長相思 〔魏〕文帝代劉勳出妻王氏詩曰翩翩牀
前帳可以蔽光輝昔將爾同去今將爾共歸緘藏篋笥裏當復何
時披 〔魏〕陳王曹植詩曰門有萬里客問君何鄉人褰裳起從之果得
心所親挽裳對我泣太息前自陳本是朔方士今爲吳越民行行將復
行去去適西秦 又詩曰微陰翳陽景清風飄我衣游魚潛淥水翔鳥
薄天飛眇眇客行士徭役不得歸始出嚴霜結今來白露晞遊子歎
黍離處者歌式微慷慨對嘉賓悽愴內傷悲 又送應氏詩曰願得
展嬿婉我友之朔方親昵並集送置酒此河陽山川阻且遠別促會日
長 又離友詩曰涼風肅兮白露滋木感氣兮條葉辭臨淥水兮登重
基折秋華兮采靈芝尋永歸兮贈所思感離隔兮會無期伊鬱悒
兮情不怡 〔魏〕應瑒別詩曰朝雲浮四海日暮歸故山行役懷舊土悲
思不能言悠悠涉千里未知何時旋 又別詩曰浩浩長河水九折東北流
晨夜赴滄海海流亦何抽遠適萬里道歸來未有由臨河累太息五內
懷傷憂 〔魏〕徐幹爲挽船士與新娶妻別詩曰與君結新婚宿昔

當別離涼風動秋草蟋蟀鳴相隨蛚蛚寒蟬吟蟬吟抱枯枝枯枝
時飛揚身體忽遷移不悲身體移當惜歲月馳歲月無窮極會合
安可知願爲雙黃鵠悲鳴戲清池 〔晉〕孫楚答弘農故吏民詩曰昔我
先侯邁德垂化康哉之詠寔由良佐惟余忝辱弗克負荷每歷其邦
仰瞻泰華追尋先軌感想哀嗟洸洸臣故爰及羣士皓首老成率彼
邑里聞崇高義已試以齒 又征西官屬送詩詩曰晨風飄岐路零雨
被芳草傾城遠相送餞我千里道乖離即長衢惆悵盈懷抱 〔晉〕潘
尼北芒送別王世胄詩曰朱鑣既揚四牡既整俱言餞行告離芳情
有違延日無餘影遊轅南翔心焉北騁 又金谷集詩曰王生和鼎實石
子鎮海沂親友各言邁中心悵有違何以敘離思攜手游郊畿朝發
晉京陽夕次金谷湄回谿縈曲阻峻坂路威夷綠池泛淡淡青柳何依
依玄醴染朱顏但訴杯行遲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 〔晉〕潘尼送盧
弋陽景宣詩曰楊朱焉所哭歧路重別離屈原何傷悲生離情獨哀知
命雖無憂天倉至意低回歎氣從中發灑淚霑衣襟標頹力重不常鍵閭
闔有時開慨契行衣繡貽言取諸懷 又皇太子集應令詩曰聖朝
命方岳爪牙思北鄙皇儲延篤愛設餞送遠賓誰應今日宴具惟
廊廟臣置酒宴前庭擊鼓靈鼉寶羽觴飛酹醁芳饌備奇珍巴渝
二奏妙舞鼓鐸振長袂生迴飆曲倨揚輕塵 〔晉〕王濟從幸洛水餞王公
歸國詩曰聖皇應曆數運至德敷彝倫神道垂大教玄化被無垠欽若崇
古制建侯屛四鄰皇輿迴羽蓋高會洛水濱小華妙藝縱酒劉滑鐘
八音以遂泰蘭若備時珍古人亦有言爲國不思賢與親蕃顧廷施幸得
則太釣澤傾荷四澤朱顏感獻春賦詩盡下情至感暢入神長流無
會逝白日入西津奉辭兮華華侍衞路無因馳情繫帷幄乃心戀軌
塵 〔晉〕陸機祖道畢雍孫劉邊仲潘正叔詩曰皇儲延髦俊多士出幽
遐適遂時來運與子遊承華執笏崇賢內振纓曾城阿畢劉贊文
武潘生莅邦家感別悽遠人顧言歎以嗟 又贈承明作與弟士龍詩曰牽
世嬰時網駕言遠徂征飲餞豈異族親戚弟與兄分塗長林側揮袂萬
始亭南歸憩永安北邁頓承明 又送顧公真詩曰伐鼓五嶺表揚聲

萬里外高山何足陵巨海猶衿帶 又龢庭中有奇樹詩曰芳草忽已茂
佳人竟不歸感物戀所歡採此當遺誰 晉王濟祖道應令詩曰侯誰
在矣東宮既就曰保弓傳弘道惟新前疑協衡顧問翼輪豈伊張仲
專美前津煥乎唐德欽在西鄰啓軌上葉永垂清塵 晉左思贈妹
九嬪悼離詩曰鬱鬱崇山清濟所經陰精以靈為祥為禎峩峩令
妹應期誕生如蘭之秀如芝之榮總角岐嶷齓齠夙成比德古烈異世
同聲惟我惟妹寔惟同生早喪先妣恩百常情女子有行實遠兄
骨肉之恩固有歸寧何悟離拆隔以天庭自我不見于今二齡穆穆令
妹有德有言才麗漢班明朗楚樊默識若記下筆成篇行顯中閨名
播外藩何以為贈勉以列圖何以為言申以詩書相去在近上下敎敘含辭滿
胸鬱煩不舒 晉張華祖道征西應詔詩曰赫赫大晉奄有萬方陶以
仁化曜以天光二跡陝西實在我王內飪玉鉉外惟鷹揚四牡揚鑣玄輅振
綏庶寮羣后餞飲洛湄感離歎悽慕德遲遲 又祖道趙王應詔詩
曰崇選穆穆利建明德於顯穆親時惟我王稟姿自然金質玉相光宅
舊趙作鎮異方休寵曲錫備物煥彰發軔上京出自天邑百寮餞行搢
紳具集軒冕莪莪冠蓋習習戀德惟懷永歎弗及 晉陸雲餞太尉
王公還京邑詩曰聖澤既渥嘉會皆皆庶旅鏘鏘有瑟有琴飛觴清
暉扶桑移陰覡景西暮揮袂雲漂懸旌同捿北萬異林我有旨酒以
歌以吟 又贈兄詩曰行矣怨路長杖矣傷別促指途悲有餘臨觴歡
不足我若西流水子如東峙岳慷慨逝言感徘徊居情育若得攜手俱
契闊成騑服攸遠途可極別促怨會長銜思戀行邁與言在臨觴
南津有絕濟北渚河無梁神往同逝感形留悲参商 又左九嬪感離詩
曰自我去膝下倏忽踰再朞邈邈雲湖遠拜奉將何時披省所賜
告尋玩悼離詞髣髴想容儀欷歔不自持何時當奉面娛目於書
詩何以訴辛苦告情於文辭 晉郝仲文送東陽太守詩曰貴人深誠歎
臨水送將離如何祖良遊心事寄在斯書延亭無留宴東川緬遼邈 晉何
劭祖洛水祖王公應詔詩曰穆穆聖皇體仁茲友于之至通于明神宴
絪縕情戀所覩薄言餞之于洛之濱背山臨流崖巖崇巖洪流湯湯春風動

矜鵠雁和鳴我后饗嘉客鼓瑟吹笙舉一罰惟別聞樂傷情嘉宴既終
白日西歸羣司告旋鸞鳥整綏我皇重離頓轡騑騑臨川永歎酸
鼻如頭崇恩感物左右同悲 宋孝武與廬陵王紹別詩曰連歲矜離
心今茲幸良集信宿窮晨暮開顏披所說未盡歡晤懷已傷岐路
及舳艫引江介飛旌背甸邑消搖徒旅戒圍聚流景入遲遲分手
念徒徒登路泣 宋孝王代收就長路詩曰登嶼高陵曲揮袂廣川
湄黃屢昏白日悲風起浮雲萬條萬里別契闊三秋分時往從朝
露年來欻焉夕盈徘徊夫芳節依遲從戎軍 宋謝靈運相送方山
詩曰祗役出皇邑指期憩甌越解纜及流潮懷舊不能發析析就
衰林皎皎明秋月含情易為盈遇物難可歇 又答謝惠連詩曰懷人
行[redacted]千里我勞盈十旬別時花灼灼別後葉蓁蓁 宋謝惠連西陵
獻康樂詩曰哲兄感仳別相送越坰林飲餞野亭館分袂澄湖陰
悽悽留子言眷眷浮客心迴塘隱艫枻遠望絕形音 又與孔曲阿別
詩曰悽悽乘蘭秋言餞千里舟登届雲陽邑邑宰有昔遊行人雖念路
為爾暫淹留 又夜集歎乖詩曰詩人詠踟躕騷者歌離別誠哉曩
日歎展矣今夕切吾生赴遠命質明即行轍在資政宜一日贈子保溫惠
易周書諸紳久要亮有哲 宋顏延之為皇太子侍宴餞衡陽南平
二王應詔詩曰人儀在御皇聖居貞秀緒民紀仰緯天經物貧感變
神以瑞形川無滯寶山不閟靈亦既戒壯衣皇心載遠夕帳亭皐晨
儀禁苑神行景驚駕發自雲闕對宴感分瞻秋悼晚 宋鮑照詩曰
輕鴻戲江潭孤雁集洲沚邂逅兩相親同念共無已風雨好東西一隔頓
千里追傷宿昔歡客心耳揚翮不能翔徘徊煙霧裏 又送盛侍郎
詩曰北臨出塞道南望入鄉津見墉宿寒霧平野起秋塵 齊王僧孺
園餞從兄豫章詩曰茲夕竟何夕念別開曾軒光風轉蘭蕙流月汎
流園 齊王融奉辭鎮西應教詩曰未學謝能算高義幸知遊當
庭黎韓 顧炎兆豫才邪徘徊歲九晚搖落江樹秋風旗繁別浦雲檣
返遙州 又蕭諮議西上夜集詩曰排徊將所愛惜別在河梁衿袖一寐
隔江山千里長寸心無遠近邊地有風霜勉哉勤歲暮敬矣慎容光

中殊未歇杜若空自芳 [齊]謝朓別王僧孺詩曰花樹雜爲錦月
池皎如練如何當此時別離言與宣 非君不見思所悲思不見 又與
江水曹詩曰山中上芳月故人清樽賞遠山翠百重迴流映千丈花
枝聚如雪垂藤散猶網別後能相思何嗟異風壤 又懷故人詩曰
芳洲有杜若可以贈佳期望望忽超遠何由見所思我行未千里山川
已間之離居方歲月故人不在茲清風動簾夜孤月照窗時安得同
攜手酌酒賦新詩 又離夜詩曰玉繩隱高樹斜漢映曾臺離堂
華燭盡別幌清琴哀翻潮尚知限客思眇難裁山川不可夢況乃故
人杯 又將發石頭上烽火樓詩曰徘徊戀京邑躑躅躧曾阿陵高墀闕
近眺迴風雲多荊吳阻山岫江海合瀾波歸飛無羽翼其如別離何
又新亭渚別范雲詩曰洞庭張樂地瀟湘帝子遊雲去蒼梧野水還
江漢流停驂我悵望輟棹子夷猶廣平聽方籍茂陵方見求心事
俱已矣江上徒離憂 [齊]虞羲送友人上湘詩曰儒足送征人寒亦臨
水路共盈一樽酒對之愁日暮漢廣雖容舠風悲未可渡佳期難再
得願且論心故沅水曰生波芳洲行墜露共知丘壑改何無金石固 [齊]
劉繪送別詩曰春滿方解籜弱柳向低風柘思將安寄悵望南飛鴻
[齊]孔融別詩曰白雲山上盡清風松下歇欲識離人悲孤臺見明月
[梁]簡文帝示晉安弟詩曰零雨岐路悲送歸臨水節時事雖爲殊離
憂等闕別 又代人渤海太守劉孝儀蜀郡太守劉孝勝詩曰碣石臨
東海峨眉距西岷兩杜昔來同二龍今出守方無促大鵬向息神牛闕
涼風繞輕幕麥雨灑新綃念此一銜觴悽悵離在惟舊 又餞廬陵內史
王修應令詩曰餞行臨上節開筵命羽觴迴池瀉飛棟濃雲垂畫堂
疎槐未合影夏日暫流光園梅斂新葉階草結初芳 又餞別詩曰行
樂南北皮宴餞臨華池釋解暫開節花閑鳥逐枝陰隨影度水
色帶風移徒命銜杯酒終成惆別離 又送別詩曰行行異訴海依依別
路岐水苔隨纜聚岸柳拂舟垂石菌生縣葉江楼流卧枝燭盡悲宵
去酒滿惜將離 又傷離新體詩曰傷離復傷離別後情戀紆懷悽
懷三非惆悵愴還途戚戚苦宋申暢顧獨寄襟前騎紆御宿後

騎厲河滑胡香翼還憶清笳送後塵落日斜飛蓋餘暉承畫輪
柳影長橫路槐枝深隱人桂宮夕掩銅龍扉甲館宵垂雲母幃
朧月色上的的夜螢飛草香龍徐歇露酒露人衣帶堞凌城雲亂
聚排枝度葉鳥爭歸盤中浮蟻不能酌琴間玉徽調別鶴別鶴千
里別離聲絃調輕急心自驚忱起登南樓還向華池遊前時篠生
今欲合近日栽荷尚不抽猶是銜杯共賞處今茲對此獨生愁穩萬
壑暖暖山川自分能傾假師雖北連轅蘇已南背遠聽寂無聞遙
瞻日有悶合臺遠不述長嘆情無頻 [梁]昭明春日宴晉熙王詩曰百
六鍾期數三七厄時中國雖悲如燬親鄰數散窮落梢遊迴夢楊
無處哀辛旋同宴醑引滿愛懷空 [梁]沈雲之零陵郡次新亭詩
曰江干遠樹浮天末孤煙起江天自如合煙樹還相似滄流未可源高
飄去何已 又別詩曰洛陽城東西長作經時別昔去雪如花今來花
似雪 又送沈記室夜別詩曰桂水澄夜分王山清曉雲秋風兩鄉怨秋
月千里分漢共盛共採霜猿行獨聞捫蘿 惜遲我折桂方思君 又別
詩曰別從起新曲且低應出雲中草低金城霧木下玉門風別君河
橋思君月漸空折桂衡山北摘蘭沅水東蘭摘心焉寄桂折意誰
通 [梁]江淹貽袁常侍詩曰昔我別楚水秋麗秋天今君客吳坂春
日媚春泉幽異生碧草沅湘含翠煙摘鍊玄上景懷悵雲外山傷江
竟何望留滯空採蓮 又臨秋怨別詩曰四時前日夜玉露催紫煙始
懷木及歎春意秋夕驚涼草散螢色衰樹斂蟬聲承君客江潭
先愁鴻雁鳴吳山饒離袂楚水多別情金碧不減桂華蘭有英
但見一葉落寧衰恨方未平 又擬古離體詩曰遠與君別者乃至雁門
關黃雲蔽千里遊子何時還送君如昨日簷前露已團不惜蕙草晚
所悲道里寒君行在天涯妾身長別離願一見顏色不異瓊樹枝菟絲
及水萍所寄終不移 [梁]宗史詩曰別酒正參差乖情將陸離悵焉
臨桂苑憩矚華池輕雲流惠未時下亂清將別回追蘭徑依依結
芳枝眷言終何託心寄方在斯 [梁]劉孝綽別詩曰落日惣行轡薄別在
江干遊客無淹期長川有急瀾分手信云易相思誠獨難之子兩特達

伊子曰盃桐侯我弍微威共賞階前蘭 [梁]任昉詩曰離燭有窮輝
別念無終緒岐言未及申離自已先舉餞景衛紙阿聽風長楸渚浮雲
難嗣百排徊悵諍與隴有關外驛聊訪仰鷗鷺 [梁]丘遲侍宴樂遊
苑餞徐州刺史應詔詩曰詰旦閶闔開馳道聞鳳吹輕荑承玉輦細
草藉龍騎風遲山尚響雨息雲猶積巢空初鳥飛荇亂新魚戲寔
惟北門重匪親孰爲寄參差別念舉肅穆恩波被小臣信多幸投生
豈酬義 [梁]沈約侍宴謝朏宅餞東歸應詔詩曰皇情悵東艇羽
餙拂南塵夏雲淸朝景秋風揚早蟬飲和陪下席論道光上筵
又侍宴樂遊苑餞徐州刺史應詔詩曰沃若動龍驂參差凝鳳管
金塘草未合玉池泉將滿 又侍宴樂遊苑餞呂僧珍應詔詩曰丹浦
非樂戰負重切君臨我皇蘊至德忘已用堯心聆此區宇內魚鳥失
飛沉推轂二崤道揚旆九河陰超乘盡三屬選士皆百金我主出細
柳餞席樽上林命師誅後服授律緩前禽因蘇方解帶嶢武稍披
衿伐罪芒山曲弔民伊水潯將陪告成禮待此未抽簪 又別范安成詩曰
平生少年日分手易前期及爾同衰暮非復別離時勿言一樽酒
明日難共持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思 又送友人別詩曰君東我亦西銜
悲涕如霰佇雲一南北何由展言宴方作異鄉人贈子同心扇遙裔發
海鴻連翩出簷燕春秋更去來參差不相見 又別謝文學詩曰漢
池水如帶巫山雲似蓋一望沮漳水寧思江海會以我徑寸心從君千里外
[梁]王筠侍宴餞臨川王北伐應詔詩曰金版韜英玉牒蘊精帝德乃武
丟國有征軒習弧矢夏練干戚周馨我車漢馳羽檄我皇俊聖千年
鍾武德洞十門威加八柱金正地德水行失道胡馬南牧戎徒西保荐食
伊瀍整居澧鎬金闕揚塵銅臺茂草命彼膽夫爰詔協律樂武出
車䮐操別日玉鍱駐蹕瓊漿流溢聖德馮溫賓儀秩秩 [梁]蕭子顯
侍宴餞陸倕應令詩曰儲皇餞離送廣命侍羽觴侍遊追西水閑
宴等淸漳新泉已激浪初卉始含芳雨罷葉增綠日斜樹影長
[梁]劉孝綽侍宴餞庾於陵應詔詩曰皇心眷將遠恨餞西垂側是口
青春獻林塘多秀色芳卉疑綸組嘉樹以雕飾遊絲縈鶯領光風送

綺翼下輦朝飯盈留宴景將昊高斝競談瑞奇文爭筆力伊自獨
無伎何由奉吹息 又侍宴餞張惠紹應詔詩曰滄池誠自廣蓬山一何
峻寵異花上鮮澤雲葉裏潤風度餘芳滿鳥集新條振餞言班俊
造光私與幹蕘徒然謬反隅何以窺重仞 又應令詩曰鮮雲積上月
凍雨晦初陽颯颯風威氣蕭蕭景與新光竹萌始防露桂葉已含芳瑤
庭變杜若玉沼發蘋蘅聖衿惜歧路曲宴闢蘭堂 又江津寄劉之
遴詩曰與子如黃鵠將別復徘徊經過一柱觀出入三休臺共攜雲氣
藻同舉霄[illegible]丈杯流人每曉游禁門恒晚開欲寄一言別高駕何由來
又發建興渚示劉陸二黃門詩曰扁舟去平樂還顧極川梁猶聞東
下吹尚識杏閒堂洛橋分曲渚宗寺隱迴塘客行裁跬步即事已夕
傷兄復千餘里悲心未遽央 又侍餞宴詩曰軒轅東北望江漢西南永
羽旗映日移鐃吹臨風發言令王睠追送鳴舟餞俄頃掩袂望征雲
杯惜餘景肯歡徒有心扃步何由騁 [梁]吳均送呂外兵詩曰白雲浮海
際明月落河濱送君長歎息裣袂淚沾巾 又別夏侯故章詩曰白馬
黃金羈青驪紫絲控新知關山別故人河梁送置此一杯酒爲余達
雲夢 又酬別詩曰故人杯酒別天淸明月亮露下寒葭中風起秋江上
夜深還渡江棹犯參差浪匕首直千金七寶雕華生雖何用表賴此持
相餉 又別王謙詩曰嚴光不逐世流轉任飛蓬欲還天台嶺不神
宮離歌玉絃絕別酒金卮空雁與故人念僕在東山東 又贈搖郞詩
曰星使正參差佳人不在斯佰昔斬乖阻何異遠分離露滋蘼蕪
葉月照芜蘭枝風光已飄滿玉采復遷移勞夢無人覺默默心自知
又贈別詩曰客子條無歡送別江之干白雲方眇眇黃鳥尚關關紛
巫山石合沓洞庭瀾行衣侵曉露征舠犯夜湍無因停合浦見此去珠
還 又贈別詩曰樹響澗山來猿聲繞岫急旅帆風飄揚行巾露沾濕
深浪闇蒹葭暝雲沒城邑不見別離人獨有相思泣 又贈別詩曰君
留朱門裏我至廣江濆城高望猶見風多聽不聞流蘋方繞繞落
葉尚紛紛無由得共賞山川間白雲 [梁]何遜與胡興安夜別詩曰居人
行轉軾客子暫維舟念此一筵笑分爲兩地愁露濕寒塘草月映淸淮

流芳杞新離根獨守故園秋 又從鎮江州與遊故別詩曰露檢非進
遊一旦離羣匹復如東流水未有西歸日夜雨滴空階曉燈暗離室
相悲各罷酒何時更促膝 梁庾肩吾侍宴餞湘東王詩曰陳王從
遊士高宴入承華並載同連璧雕文類簡沙落後時動樹隊雪將
播花念此離筵促方愁別路賒 又侍宴餞湘州刺史張纘詩曰洞
庭資善政層城送遠離九歌揚妙曲八桂動芳枝雨足飛春殿雲峯
入夏池郢路方逶遠湘山轉蔽虧何當好風日極望長沙垂 又餞張
孝總應令詩曰曾臺臨迥漲耿耿青煙上欲送分符人翻似河梁望
寒雲暗積水秋雨蒙重嶂別念動神衿華文切離服歎無款和曲
空陪郢中唱 又應令詩曰江上早寒生蕭條鐵管清別筵開帳殿
離舟卷幔城前山黃葉起對岸白沙驚臨渦同極望窮吹晚寸輕
又侍宴餞東陽太守蕭子雲詩曰東郢資良守北宮數獻賦而枝
斷接樹故凍欲含流早花少餘蕊春寒極晚秋徒嗟白岸遠空想赤
松遊 又餞新林送劉之遴詩曰流轉黃山路舟維高津送別時今為
分縣各背臆常山責臨代聽頭悲望秦欲持漢中策還以贈征人
梁朱超道別席中兵詩曰數千共遊自言各聯翩莫論行近遠終是
陽山川長波漫不極高岫鬱相連終風飄疑馬寒靜暮蟬掩舟
已入浪孤帆漸過天停車對空渚長望轉依然 梁劉顯發新林浦贈
同省詩曰迴首望歸途山川邈離異落日驚秋浦歸鳥飛相久感物
傷我情悵悵懷親懿 梁劉孺侍宴餞新安太守蕭幾應令詩曰
芝殿近浦景畫室寫油雲方覽勿該俗聖恩究訓聞微密擇精義
憂遊妙典墳飲餞分多士言贈賦新文 梁王僧孺送殷何兩記室詩
曰揜袖出南浦驅車送上征飄飄曉雲駛瀁瀁旦潮平不肯余何惜
無背見勿輕儻有還書便三言訪死生 梁張纘侍宴餞東陽太守
蕭子雲詩曰仲月發初陽輕寒帶春序淥池解餘凍丹霞承好雨
良守謁承明徂舟戒蘭渚皇情惜將邁金樽留宴醑 周王褒入關
故人送別詩曰百年餘古樹千里暗黃塵關山行就近相看成遠人
又別裴儀同詩曰河橋望行旅長亭送故人沙飛似軍幕遊春其車
輪邊衣苦霜雪愁貌損風塵行路崎嶇兄弟千里念相親 又別陸子
子詩曰解纜出南浦征棹且凌晨還看分手處唯餘送別人中流擯蓋
影遙江落騎塵平湖陽曙日細柳發新春語君不可見行雲聊共因
又別王都官詩曰連翩嘶流水悽悵惜離羣東西御溝水南北會稽
雲何橋兩限絕横岐數路分山川遙不見懷袖遠相聞 周庾信應令
詩曰望別非新館開舟即舊浦喧征棹發亭空送客還路塵猶
矣征帆獨背關 又和侃法師詩曰秦關望楚路灞岸想江潭幾人應
落淚看君馬向南 又和侃法師詩曰客遊經歲月羈旅故情多近待
衡陽雁秋分俱度河 又和侃法師詩曰迴首何限望春春咲離絕誰
言挂國人到任他鄉別 又寄王琳詩曰玉關道路遠金陵信使疏獨下千
行淚開君萬里書 又別周弘正王詩曰扶風石橋北函谷故關前此中一分手
相逢知幾年黃鵠一反顧徘徊應愴然自知悲不已徒勞減瑟絃 陳
周弘正隴頭送征客詩曰朔霜侵衰草流沙度隴飛一聞流水曲行
衣晨 正師詩曰客行七十歲遠征不解隴水
長無幾近遠長安 陳徐陵新亭送別應令詩曰風
臨伊水晦出何梁對煙村田黑江秋岸荻黃隔城聞上鼓迴涧
檣神襟愛遠別流盼極清漳 又別毛永嘉詩曰願子厲清規歸來
振羽儀嗟余今老病此別恐長辭白馬君來哭黃泉我詎知徒
寶劍空掛隴頭枝 陳張正見征虜亭送新安王應令詩曰鳳吹臨南
浦神駕餞東平亭迴滄水衆旆轉洛濱笙地東輪響風嚴
轉燭白雲色暗古樹雪花明岐路迴首流襟動春情 又秋日別庾正員
詩曰征途愁轉旆連騎俱鑣朔氣凌疏木江風送上潮青雀離帆
遠朱鳶別路遙唯有當秋月夜夜上河橋 陳陰鏗送始興王詩曰良守
別承明狂道暫逢迎去帆收錦纜歸騎指蘭城紛紜山暗後
吹水清桂晚花方白蓮秋葉始輕背飛傷客念臨岐惆悵分風不得
遠何由送上征 又江津送劉光祿不及詩曰依然臨送渚長望倚河津
鼓聲隨聽絕帆勢與雲鄰泊處空餘鳥離亭已散人林寒正下葉釣
晚欲收綸如何相背月遠江濱與城闉 又廣陵岸送北使詩曰行人引去

節送客艤歸艫即是觀濤處仍為[illegible]浪已息邦江路不紆亭嘶背櫪馬檣轉回風烏海上春雲雜天際晚帆孤離舟對零雨別渚望飛鳧定知能下淚非但一楊朱 隋江總贈洗馬袁朗別詩曰賈誼登朝日終軍對奏年校文升廣內撫劍入崇賢奇才殊豔逸將別愛留聯驅車命鐃管拱坐面林泉跐寒猶下雁未落久無蟬霧侵山上月霜開石路煙高談無與尉遲留報華篇 又別袁昌州詩曰河梁望隴頭分手路悠悠徂年驚若電別日欲成秋黃鵠飛飛遠青山去去愁不言雲雨散更似東西流 又賦得攜手上河梁應詔詩曰早秋天氣涼分手關山長雲愁數處黑木落幾枝黃鳥歸猶識路流去不知鄉秦川心斷絕何悟是河梁 又別袁昌州詩曰客子歎途窮此別異西東關山嗟墜葉岐路憫征蓬別鶴聲聲遠愁雲處處同 又別賓化侯詩曰分岐泣世道念別傷邊秋斷山時結霧平海若無流驚鷺一羣起哀猨數處愁是日送歸客悄自心只 又別永新侯詩曰送君張掖郡今出函谷關欲知腸斷處雲去不還

藝文類聚卷第二十九

藝文類聚卷第三十

人部

別下 怨

別下

【賦】魏文帝離居賦曰惟離居之可悲㪅獨處于空林愁耿耿而不寐歷冬夜之悠長捐鳥風厲於閨闥忽增激於中房動帷裳之[illegible]彼明燭之無光 又感離賦曰建安十六年上西征余居守老母諸弟皆從不勝思慕乃作賦曰秋風動兮天氣涼居常不快兮中心傷出北園兮彷徨望眾慕兮從行柯條憯兮無色綠草變兮萎黃感微霜兮零落隨風雨兮飛揚日薄暮兮無悰思不衰兮愈多招延佇兮良久忽踟躕兮忘家 又永思賦曰仰北辰而永思泝悲風以增傷哀遐路之漫漫痛長河之無梁願託乘於浮雲嗟逝速之難當 又出歸賦曰思在昔之恩好似比翼之相親惟方今之疏絕若驚風之吹塵夫色衰而愛絕信古今其有之傷煢獨之無恃恨胤嗣之不滋甘沒身而同穴終百年之長期信無子而應出自典禮之常度悲谷風之[illegible]怨昔人之忽故被入門之初服出登車而就路遵長塗而南邁馬躊躇而迴顧野鳥翩而高飛愴哀鳴而相慕撫騑服而展節即臨沂之舊城踐麋鹿之曲蹊聽百鳥之群鳴情悵恨而顧望心鬱結其不平 魏陳王曹植出婦賦曰以才薄之質陋奉君子之清塵承顏色以接意恐疏賤而不親悅新昏而忘妾哀愛惠之中零遂摧頹而失望退幽屏於下庭痛一旦而見棄心忉怛以悲驚衣入門之初服背床室而出征攀僕御而登車左右悲而失聲嗟冤結而無訴乃愁苦以長窮恨無愆而見棄悼君施之不終 又愍志賦曰或人有好鄰人之女者時無良媒禮不成焉彼女遂行適人有言之於余者余心感焉乃作賦曰竊託音於往昔迄來春之不從思同遊而無路情壅隔而靡通哀莫哀於永絕悲莫悲於生離豈良時之難俟痛余質之日虧登高樓以臨下望所歡之假居去君子之清宇歸小人之蓬廬欲輕飛而從之迫禮防之我拘 又歸思賦曰背故鄉而遷徂將遙憩乎北濱經平常之舊居感荒壤而莫振城邑寂以空虛草木穢而荊

嗟喬木之無陰處原野其何為信樂天之足慕怨并日而哉馭
魏王粲出婦賦曰既僥倖兮非望逢君子兮弘仁當隆暑兮翕赫
獨蒙眷兮見親更盛衰兮成敗思彌固兮日新竦余身兮敬事理
中饋兮恪勤君不篤兮終始樂枯黃兮一時心搖蕩兮變易忘舊
姻兮棄之馬已駕兮在門身當去兮不疑攬衣帶兮出戶顧堂室
兮長辭 晉陸機別賦曰伊公子之可懷悲永別之屆期悼同居之無
樂自不踰乎一朞經春秋之寒暑愴此戚而不怡登九層而脩觀
超臨遠以相思 晉傅咸感別賦曰嘉天地之交泰美萬物之會通悅
朋友之依攝慕管鮑之遐蹤退以文而會友欽公子之清塵信同聲
之相應意未寫而情親並言雅好之鄙亂兮綢繆而日新蘭蕙含芬
有時而彫馨龍驤既足有時而征乾道變化時惟大明藏我睦友戢揚
厲聲降聖宰之旌招曜羽儀之上京替貞唐之嘉運超飛躍乎
大清佩銀璜於帝側飛紫艾於天庭瞻宸極之至處喜吾子之寵榮
無荆玉之受觀覆齊景於夜光敢有觀於斯舉欣與子而並翔大庭
其顏白黍蘋蓁紛則同遊長則同班同心戮職其臭如蘭庶績乘凝
聖朝時咨顯佐納言光綜萬機出順景而為偶入闇然而無依步
空宇以低徊想宴笑之餘暉意纏綿而彌結覿兩面而雪衣 梁江淹
別賦曰黯然銷魂者惟別而已矣況秦吳兮絕國復燕宋兮千里或春苔
兮始生乍秋風兮暫起是以行子腸斷百感悽惻風蕭蕭而異響
雲漫漫而奇色舟凝滯於水濱車逶遲於山側棹容與而詎前馬
寒鳴而不息掩金觴而誰御橫玉柱而霑軾居人愁臥怳若有亡日下
壁而沉彩月上軒而飛光知離夢之躑躅意別魂之飛揚爾乃別雖
一緒事乃萬族至若龍馬銀鞍朱軒繡軸帳飲東都送客金谷琴
羽張兮簫鼓陳燕趙歌兮傷美人珠與玉兮豔暮秋羅與綺兮嬌
上春造分手而銜涕感寂寞而傷神乃有劍客慙恩少年報士韓國
趙廁吳宮燕市驅征馬而不顧見行塵之時起又若君居淄右妾家河
陽同瓊珮之晨照共金爐之夕香君結綬兮千里惜瑤草之徒芳慚
幽閨之琴瑟晦高臺之流黃春宮閟此青苔色秋帳含茲明月光夏

簟清兮晝不暮冬釭凝兮夜何長織錦曲兮泣已盡迴文詩兮影
獨傷是以別方不定別理千名有別必怨有怨必盈使人意奪神駭心
摧骨驚 又去故鄉賦曰日已暮兮隱吳山之丘墟北風折兮絳花落
流水濺兮翠華流發桂枝而不是悵浮雲之辭居乃陵大壑越蒼
川茫茫積水山陵斷山窮陰而逅海平撫帶天於是泣故關之已虛傷
故國之無際出汀洲而解冠入漵浦而捐袂芳洲之草行欲暮桂水之
波不可渡絕世獨立兮報君子之一顧且荐霜而葬蕙兮風摧芷平
原晚兮黃霧起重曰江南之杜衡兮色已陳願使黃鵠兮報佳人橫
羽觴而捲望撫玉琴兮何覩 梁劉孝儀歎別賦曰在羇旅兮為思
每居常而不樂意雖借於騁蕩情終遐於隕穫愁非和而自來
憂詎推而不卻退求己以自省慨撫心而太息位不侔於一進驂彼彭
於二色名有似於務耕學無均於壁織在初歸之為慶因拙而自
收保私庭之宴喜共昆弟而嬉遊校小文於摛筆比措武於臨流止每
歡於接膝行如喜於同軸忽一去而數千遂離居而別域阻同夜於
當寐乖共食於終食唯憑遠望以代歸負相思其無力 梁張纘
離別賦曰大常劉侯前黃甫逵余在紈綺之歲固已欽其風矣及理
棹江干觀濤還望來蕭子以不覺成篇彼劉侯之矯矯承世德
之清輝挺荆衡之箘簬耀江漢之珠璣昔相知於一定逾盛衰乎二紀
豈因媒以成親非彈冠而來仕分自崇於金石情冥符乎蘭芷忘韓董
之後先略相知之年齒及丹過於雲閣又方駕而聯曹胥擁衾而晤
語書並枕歡以遊遨案方前而華食衣共體而同袍猶合歡之藥
蘇之釋勞雖吾人之與子兮詎不言其已忍在百代而奚殊雖千年而
同調寧風波之所 移貴流俗之能眾非高唱而去擬逢下士而或嬰隔
傾言於信次尚眷眷而與懷翔雲崖之遠訣抱離袖而長乖顧
龍門而掩泣瞻郢路而何借存鶩鳴之屢感逼祖年之長暮眺湘沅
分流興洞庭之末路山峻高而易隱浦寥迴而難游猿啾啾而夜吟
雁騷騷而曉度撫客子兮其何心能離鄉兮別故并抱荃蕙之遺芳
誰披於霜露 書 漢李陵與蘇武書曰子卿名聲冠於國籍分

義光于二國形影表於丹青爵祿傳於王室家獲無窮之寵永
明白於千載夫行志志立求仁得仁雖遭困厄死而後已將何恨哉
陵前提步卒五千深入匈奴右地三千餘里雖身降名辱下計其功
尚不足以免老母之命耶嗟乎子卿世事謬矣功者福主今為禍先
忠者義本今為重患是以彭蠡赴流屈原沉身子胥鞅居九夷此不由
感怨之志耶行矣子卿恩若一體分為二朝悠悠永絕何可為思人
殊俗異死生斷絕何由復達　〔漢〕蘇武報李陵書曰曩以人乏奉
使方外至彼退夷作逆封豕猜悖狩狼出爪攫辱主命身幽於無人之處
跡哉於胡塞之地飲朝露以為飲茹田鼠以為糧窮目極望不
見所識側耳遠聽不聞人聲胄當此之時生不足甘死不足惡所以忍
困強存徒念忠義雖誘使以隆爵厚寵萬金之利不以滑其慮
迫以白刃在頸鈇鑕在喉不以動其心也何則志定於不回期於殞沒
命幸賴聖明遠垂拯贖得使入湯之禽復假羽毛自斷之足復蒙家
連續每念足下才為世英器為時出語曰夜行被繡不足為榮況
於家室孤戚并在絕域衣則異制食味不均弃損功名雖向視息與
去無異向使君服節死難書功竹帛傳名千代茅土之封永在不朽不
亦休哉嗟乎李卿事已去矣失之毫釐差之千里將復何言所既重遺
義當順承本為一體今為異俗余歸漢室子留彼國目無境外之交
故不當受乖離難矣相見未期國別俗殊死生隔絕胡馬越鳥能不
依依謹奉答報并還所贈　李陵重報書曰子卿足下勤宣令德策
名清時榮問休暢幸甚幸甚遠託異國昔人所悲望風懷想能不
依依自從初降以至今日身之困窮獨坐愁苦終日無覩但見異類韋
鞲毳幙以御風雨羶肉酪漿以充飢渴舉目言笑誰與為歡涼秋九月
塞外草衰夜不能寐側耳遠聽胡笳互動牧馬悲鳴吟嘯成羣聽
之不覺淚下與子別後邊聲四起晨坐每復無聊身負國恩為世所
悲子歸受榮我留受辱命也何如身出禮義之鄉入無知之俗每一念至忽
然忘生陵不難刺心以自明刎頸以見志顧國家於我已矣殺身無益
適足增羞左右之人見陵如此為不入耳之歡來相勸勉異方之樂祇

令人悲增忉怛耳子卿視陵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誠以死不如立
節滅名不如報德也昔范蠡不殉會稽之恥曹沫不死三敗之辱
卒復句踐之讎報魯國之羞區區之心竊慕此爾足下又云漢於功臣
不薄子為漢臣安得不云爾乎足下昔以單車之使適萬乘之虜
丁年奉使皓首而歸老母終堂生妻去室此天下所希聞古今所未有
聞子之歸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典屬國子尚如此陵復何望哉且
漢厚誅陵以不死薄賞子以守節欲使遠聽之臣望風馳命此實
難矣男兒生以不成名死則葬蠻夷中誰復能屈身稽顙還向北闕
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耶嗟乎子卿夫復何言相去萬里人絕路殊
生為別世之人死為異域之鬼長與足下生死辭矣　〔後漢〕張奐與延篤
書曰唯別三年無一日之忘京師禁急不敢相聞豈不懷歸畏此簡
書年老氣衰智盡策索每有所慮違宜失便北為兒車所轢中為
馬蹄所困直欲入三泉之下復鎮之以大石厄乎此時也且太陰之地冰
厚三尺木皮三寸風寒慘冽剝脫傷骨但此自非老懦者所堪而復
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飢饉衆難聚集不可一二言也　龍[illegible]書曰其氣力
寢衰神耶當復相見者從此辭矣　後漢竇玄形貌絕異天子
以公主妻之舊妻與玄書別曰弃妻斥女敬白竇生卑賤鄙陋不
如貴人妾日已遠彼日已親何所告訴仰呼蒼天悲哉竇生衣不厭新
人不厭故悲不可忍怨不自去彼獨何人而居我處　晉趙景真與
嵇茂齊書曰昔李叟入秦及關而歎梁生適越登岳長謠夫以嘉
遯之舉猶懷戀恨況乎不得已者哉惟別之後離羣獨遊背榮
宴辭倫好經迥路造沙漠鳴雞戒旦則飄爾晨征日薄西山則馬
首靡託或乃迴飆狂厲白日寢光徙倚交錯陵隰相望涉遲求蹊
披榛覓路嘯詠溝渠良不可度斯亦行路之艱難然非吾心之所懼
也又北土之性難以託根投人夜光鮮不案劍今將植橘柚於玄朔帶
華藕於脩陵表龍章於裸壤奏韶武於聾俗固難以取貴矣斯
霞啓暉則身疲於遄征太陽戢曜則情劬於夕惕思躡雲梯橫奮
八極披艱埽穢蕩海夷岳蹴崑崙使西倒踏泰山令東覆平滌

九區恢廓宇宙斯亦吾心之鄙願此時不我與垂翼遠逝鋒從靡
加六翮摧屈自非樂天知命誰能不憤悒者哉吾子植根芳苑擢
秀清流榮曜眩其前豔色餌其後良儔交其左聲名馳其右
翱翔倫黨之間弄姿帷房之裏從容顧眄綽有餘裕俯仰吟嘯
自以爲得志矣豈能與吾同大丈夫之憂樂哉去矣矜生永離隔矣
煢煢飄寄臨沙漠矣悠悠三千路難涉矣執手之期邈無日矣應
心彌結誰云釋矣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身雖胡越意存斷金
〔晉〕嵇茂齊答趙景真書曰登山遠望顧峻嶺以成憤策杖廣
澤瞻長波以增悲旋眄春園情有秋林之悴躍足夏流心懷冬
冰之慘對榮宴而不樂臨清觴而無歡今足下琬琰之材未副
而求光時之價騏驥之足未據而希絕景之功心銳而動後望遠而
慮遲故有企佇之懷爾夫顏靜不悶古人所貴窮而不濫君子
之美故願生居陋不改其樂孔父困陳弦歌不輟幸吾子思弘遠
理含道自榮將與足下交伯成於窮野結箕山乎蓬屋倡莊
生於海濱儔黃綺於商岳馮輕雲以絕馳遊曠蕩以自足雖
不齊足下之所樂亦吾心之所願也　〔梁〕簡文帝與劉孝綽書
曰執別灞滻嗣音阻闊合璧不停旋灰屢徙玉霜夜下旅鴈晨
飛想涼燠得宜時候無爽既官寺務煩簿領殷湊等張釋之
條理同于公之明察雕龍之才本傳靈蛇之譽自高頗得暇逸
於篇章從容於文諷頃擁旄西邁載離寒暑曉河未落拂
桂棹而先征夕鳥歸林懸孤帆而未息足使邊心憤薄鄉思邅
迴但離闊已久載勞寤寐佇聞還驛以慰相思　又與蕭臨川書曰
零雨送秋輕寒迎節江楓曉落林葉初黃登舟已積殊足勞
止解維金闕定在何日八區內侍厭直御史之廬九棘外府且息
官曹之務應分竹南川剖符千里但黑水初旋未申十千之飲桂
宮既啓復乖雙闕之宴文雅縱橫即事分阻清夜西園眇然未
剋想征艫而結歎望桂席而霑衿若使弘農書疏脫還鄉下河
南口占儻歸鄉里必遲青泥之封且覯朱明之詩白雲在天蒼波

無極瞻之歧路眷慨良深愛護波潮敬勗光彩　〔梁〕元帝與蕭挹
書曰闊別清顏忽焉已久未復音息勞望情深暑氣方隆恒
保清善握蘭雲閣解紱龍樓允膺妙選良爲幸甚想同僚多士
方駕連曹雅步南宮容與自玩士衡已後唯在茲日推見與季文蕭
相暉二陸三張豈獨擅美比暇日無事時復含毫頗有賦詩別當相簡
但衡巫峻極漢水悠長何時把袂共披心腹　〔梁〕劉孝標答郭峙書曰聞
君子甚矣但人非豕鹿轉加蓬逝波駭雨散動間山川故無由交羽觴薦
雅佩睨浮雲以搔首臨清風而浩歌變燧迴星亦云勞止　〔陳〕王褒與周弘
讓書曰嗣宗窮途揚朱歧路征蓬長逝流水不歸南北殊方炎涼異節木
皮春厚桂樹冬榮擁衛惟宜動靜多豫賢兄入關敬承闊曲猶依杜陵之
水尚保東陵之田鏃跡幽蹊銷聲窮谷何其愉樂幸甚幸甚弟昔因多
疾亟覽九仙之方晚涉世途猶懷五岳之舉頃年事遒盡容髮衰謝芸
其黃矣零落無時還念生涯繁憂總集視陰揭日頻趙孟之徂年負
杖行吟同寶玉之積慘河陽北遊空思鞏洛灞陵南望惟見長安所貴
[illegible]生之魂還依舊里射聲之鬼無恨他鄉浮雲在天無由會見之
期尸無日矣援筆攬紙龍鍾橫集　〔陳〕周弘讓答王褒書曰甚矣悲哉
此之爲別也云飛泥沉金鑠蘭滅玉音不嗣瑤華莫因家兄至自鎬京
致來書叙彼谷故人之跡有如對面開題申紙流臉霑膝與弟分袂西陝
言反東區雖保周陂還依蔣徑三荊離析二仲不歸麋鹿爲曹更多
悲緒丹經在握貧病莫諧芝朮可求聊因採掇昔吾壯日及弟富年俱
值昌熙並歡衡泌南風雅操清觴妙曲絃琴促坐無乏夕晨玉瀝金華
冀獲難老不虞一旦翻覆波瀾吾已惆悵弟非茂齒禽尚之契各在
天涯永念生平難爲胸臆正當視陰數箭排愁破涕人生樂爾憂戚何
爲願愛玉體珍金相保期頤壽考黃髮猶冀蒼鷹賴鯉時傳尺素
清風朗月俱寄相思增嗔撫膺聲淚俱咽　陳徐陵答尹義尚書曰別
離一國雲雨十年心想河陽言銅爵而無遠神遊漳水與金鳳而俱飛弟
留連河北我等周南懷此殊才寶可傷歎吾晦迹既甚容顏頹然風氣
彌留延壓無損追惟曉身其備行人家國災厄窮禮升降懸虛代異俱歷

春夏秋管之箕同效乎苦鳴蜩抱樹亟見藏冰歸鴈銜蘆盛多歷寒叅食靖言念之如何可忘夫以擁腫之木得免困於不才觳觫之牛自保由於無用嗟余鄙拙未有寵其生唯數吾貲不同蘧瑗爾人推溝拯溺無切星裏逸翮飄鱗見優機臨覓所以降尺一之書馳輶軒之使心期與國必遂還途寧謂覩都更成難請伊昔梁朝其奉嘉聘張燕太帛勉彼高閑庭奏歌鍾座延嬌盼賓客之叙方於階阼田猶之篇同於君膳正以繼閑阻亂致爾向留家國隆平義應旋反韓宣屢至穿孔頻還謝爾達迴豈去鄰脞

怨

春秋潛潭巴曰何水逆流怨氣盛也　毛詩序曰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　又曰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詩也騂騂角弓翩其反矣兄弟婚姻無胥遠矣　左傳曰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　又曰晉郤至獻楚捷于周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單子語諸大夫曰溫季其亡乎位於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　又曰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　又曰子產云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　又曰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　論語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又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管子曰凡禍亂之所生生於怨咎怨咎之所生在於非理故曰閑禍在除怨　楚辭曰怨靈脩之浩蕩終不察夫民心　淮南子曰和氏之璧夏后之璜揖讓而進之以合歡夜以投人則為怨時與不時也　琴操曰王昭君者齊國人也顏色皎潔聞於國中獻於孝元帝訖不幸納積五六年昭君心有怨曠偽不飾其形容元帝每歷後宮疏略不過其處後單于遣使者朝賀元帝陳設倡樂乃令後宮妝出昭君怨恚日久乃便循飾善妝盛服光暉而出俱列坐元帝謂使者曰單于何所願樂對曰珍奇怪物皆悉自備惟婦人醜陋不如中國乃令後宮欲至單于者起昭君喟然越席而前曰妾幸得備在後宮麤醜卑陋不合陛下之心誠願得行帝大驚悔之良久太息曰朕已誤矣遂以與之昭君至單于心思不樂乃作怨曠思惟歌曰秋木萋萋其葉萎黃有鳥處山集于苞桑養育毛羽形容生光既得升雲遊倚曲房離宮絕曠身體摧藏志念抑沉不得頡頏雖得餧食心有徊徨我獨伊何改往變常翩翩之燕遠集西羌高山峩峩河水泱泱父兮母兮道里悠長嗚呼哀哉憂心惻傷　續漢書曰建武三十年三月羣臣上言即位三十年宜封禪泰山詔書曰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詩】【魏】阮瑀詩曰民生受天命漂若河中塵雖稱百齡壽孰能應此身猶獲嬰凶禍流離恒苦辛　【宋】鮑昭行路難曰君不見河邊草冬時枯死春滿道君不見城上日今暝沒西山明朝復更出今我何時得自然一滅永罷歸黃泉人生苦多歡樂少意氣敷腴在盛年且願得志數相就牀頭恒有沽酒錢功名竹帛非我事存亡貴賤委皇天　又曰寫水置平地各自東西南北流民生亦有命安能行歎復坐愁酌酒以自寬舉杯斷絕歌行路難心非木石豈無感吞聲躑躅不敢言　【齊】謝朓玉階怨詩曰夕殿下珠簾流螢飛復息長夜縫羅衣思君此何極　【梁】元帝送西歸內人詩曰秋氣蒼茫結孟津復送巫山薦枕神昔時慊慊愁應去今日勞勞長別人　【梁】豫章王蕭綜聽鐘鳴詩曰歷歷聽鐘鳴當知在帝城西樹隱落月東牕見曉星霧露朏朏未分明鳥啼啞啞已流聲驚客思動客情客思鬱從橫翩翩孤鴈何所棲依依別鶴半夜鳴今歲行已暮雨雪向淒淒飛蓬旦夕起楊柳尚翻低氣鬱結涕滂沱愁思無所託強作聽鐘歌　【梁】范雲登城怨詩曰楚妃歌脩竹漢女奏幽蘭獨以閨中笑豈知城上寒　【梁】劉孝綽班婕妤怨詩曰應門寂已閉非復後庭時況在青春日萋萋綠草滋妾身似秋扇君恩絕履綦詎憶遊輕輦從今賤妾辭　【梁】吳均行路難曰洞庭水上一株桐經霜觸浪困嚴風昔時抽心曜白日今旦卧死

黃沙中洛陽名工見咨嗟一嗟一䞣作琵琶白璧規心學明月珊瑚映面
作風花帝王見賞不見忘提攜把握登建章掩抑摧藏張女彈鼓勁
促柱踐明光年年月月對君子遥遥夜夜宿未央未央妹女弃鳴箏
見拂拭生光儀茱萸錦衣玉作匣安念昔日枯樹枝不學衡山南嶺
桂至今千載猶未知 又曰青琐門外安石榴連枝接葉夾御溝金墉
城西合歡樹垂條照彩拂鳳樓遊俠少年遊上路傾心顛倒相思慕
摩訶至足買片言開胷瀝膽取一顧自言家在趙邯鄲翩翩舌杪
復劍端青驪白駁的盧馬金羈綠控紫絲鞚躞蹀橫行不肯進
夜夜汗血至長安長安城中諸貴臣爭貴儒者席上珍復聞梁王
好學問輕弃劍客如埃塵吾丘壽王始得意司馬相如適被申大
才大辯尚如此何況我輩輕薄人 又曰君不見西陵田從橫十字成陌
阡君不見東郊道荒涼無沒起寒煙盡是昔日帝王處歌姬舞
女達天曙今日翩妍少年子不知華盛落前去吐心吐意許他人今旦
迴惑生猶豫山中桂樹自有枝心中方寸自相知何言歲月忽若馳
君之情意與我離還君玳瑁金雀釵不忍見此使心危 又曰君不
見長安客舍門娼家少女名桃根貧窮夜紡無燈燭何言一朝奉至
尊至尊離宮百餘處千門萬戶不知曙唯聞啞啞城上烏玉欄金
井牽轆轤丹梁翠柱飛流蘇香薪桂火炊彫胡當年翻覆無常
定薄命為女必已麤 梁孔翁歸班婕妤怨詩曰長門與長信日暮
九重空雷聲聽隱隱車響絕箭籠籠恩光隨妙舞團扇逐秋
風鉛華誰不見人意自難同 梁何思澄班婕妤詩曰寂寂長信晚
雀聲愁洞房蜘蛛網高閣駮蘚被長廊虛殿簾帷靜閑階花藥
香悉愁視日暮還復守空牀 梁施榮泰王昭君詩曰垂羅下椒
閣舉袖拂胡塵即即撫心歎蛾眉誤殺人 梁徐悱妻劉氏班婕妤
怨詩曰日沒應門閉愁思百端生況復昭陽近風傳歌吹聲寵移真
不恨讒枉太無情祇言爭分理非妬舞腰輕 梁王叔英妻劉氏王昭
君怨詩曰一生竟何定萬事良難保丹青失形圖匣玉成秋草相接
辭關淚至今猶未燥漢使汝南還慇懃為人道 梁范靖妻沈氏

昭君歎詩曰早信丹青巧重賂洛陽師千金畫雲鬢百萬寫
娥眉 陳陰鏗班婕妤詩曰柏梁新寵盛長信昔恩傾誰謂詩
書巧飜為歌舞輕花月分窻進苔草共階生憶淚衫前滿單眠夢
裏驚可惜逢秋扇何用合歡名 陳明昭君辭曰跨鞍今永訣垂淚
別親賓漢地隨行盡胡關逐望新鄉河塞寒霧隴日闇沙塵唯
有孤明月猶能遠送人 賦 漢董仲舒士不遇賦曰嗚呼嗟乎遐哉邈
矣時來曷遲去之速矣屈意從人悲吾族矣正身俟時將就木矣
心之憂兮不期禄矣皇皇匪寧祗增辱矣努力觸藩徒摧角矣
不出戶庭庶無過矣重曰生不丁三代之盛隆兮而丁三季之末俗末
俗以辯詐而期通兮貞士以耿介而自束雖日三省於吾身繇懷進退之
唯谷彼寔繁之有徒指貞白以為墨目信嫮而言眇口信辯而言
訥鬼神不能正人事之變戾聖賢亦不能開愚夫之違惑出門則不可
與偕同藏器又蚩其不容退洗心而內訟固亦未知其所從觀上世之
清暉廉士茕茕而靡歸殷湯有卞隨與務光周武有伯夷與叔齊
孰若反身於素業莫隨世俗而輪轉雖矯情而獲百利不如復心而
歸一善 漢司馬遷悲士不遇賦曰悲夫士生之不辰愧顧影而獨存
恒剋己而復禮懼志行而無聞諒才韙而世戾將逮死而長勤雖有
行而不彰徒有能而不陳何窮達之易惑信美惡之難分時悠悠而
蕩蕩將遂屈而不伸使公於公者彼我同兮私於私者自相悲兮天
道微哉吁嗟闊兮人理顯然相傾奪兮好生惡死才之鄙也好貴
夷賤哲之亂也炤炤洞達胷中豁也昏昏罔覺內生毒也我之心
矣哲已能付我之言矣哲已能選沒世無聞古人惟恥朝聞夕死孰
云其否逆順還周乍沒乍起無造福先無觸禍始委之自然終歸一
矣 漢司馬相如陳皇后長門賦曰願賜問而同進兮得尚君之玉音
奉虛言而望誠兮期城南之離宮脩薄具而自設兮君不肯而幸臨
浮雲鬱而四塞兮天窈窈而晝陰雷殷殷而響起兮聲象君之車
音刻木蘭以為榱兮飾文杏以為梁日黃昏而望絕兮悵獨託於空
堂懸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於洞房援雅琴以變調兮奏愁思

之不可長案流徵以却轉兮聲窈妙而復揚摶芬若以為枕兮席荃蘭而茝香忽寢寐而夢想兮魄若君之在傍　班婕妤自傷賦曰承祖考之遺德兮何性命之淑靈登薄軀於宮闕兮充下陳於後庭蒙聖皇之渥惠兮當日月之盛明揚光烈之翕赫兮奉隆寵於增城既過幸於非位竊稱庶幾乎嘉時陳女圖而鏡鑑顧女史而問詩歷年歲而悼懼閔蕃華之不滋白日忽以移光遂暗莫以昧幽猶被覆載之厚德不廢捐於罪尤奉供養于東宮託長信之末流重曰潛玄宮兮幽以清應門閉兮禁闥扃華殿塵兮玉階苔中庭萋兮綠草生神眇眇兮密靜處君不御兮誰為榮俯視兮丹墀思君兮履綦仰視兮雲屋雙涕兮橫流顧左右兮和顏酌羽觴兮銷憂惟人生兮一世忽一過兮若浮　魏丁廙蔡伯喈女賦曰伊太宗之令女秉神惠之自然在華年之二八披鄧林之曜鮮明六列之尚致服女史之話言參過庭之明訓才朗悟而通玄當三春之嘉月時將歸於所天曳丹羅之輕裳戴金翠之華鈿美榮曜之所茂嗟寒霜之已繁豈偕老之可期庶盡歡於餘年何大願之不遂飄微軀於逆邊行悠悠於日遠入穹谷之寒山懸栢舟於千祀負冤魂於黃泉我羈虜其如昨經春秋之十二忍胡顏之重恥恐終風之我萃詠芳草於萬里想音塵之髣髴祈精爽於交夢終寂寞而不至哀我生之何辜為神靈之所弃仰蕣華其已落臨桑榆之歔欷入穹廬之秘館亟踰時而經節歎殊類之非匹傷我躬之無悅脩膚體以深念蘭澤之空設佇美目於胡忌向凱風而泣血　梁江淹恨賦曰試望平原蔓草縈骨拱木斂魂人生到此天道寧論於是僕本恨人心驚不已直念古者伏恨而死若乃趙王既虜遷於房陵薄心動念昧旦晨興別豔姬與美女喪金輿及玉乘置酒欲飲悲來填膺千秋萬歲為怨難勝至如李君降北名辱身冤拔劍擊柱弔影慚魂若夫明妃去時仰天太息紫臺稍遠關山無極搖風忽起白日西匿隴鴈少飛代雲寡色望君王兮何期終蕪絕兮異域至如敬通抵見罷歸田里閉關却掃塞門不仕左對孺人右顧稚子脫略公卿跌宕文史齎志沒地長懷無已若夫中散下獄神氣激揚濁醪夕引素琴晨張秋日蕭索浮雲無光鬱青霞之奇志入脩夜之不暘或有孤臣危涕孽子墜心遷客海上流戍隴陰此人但聞悲風汨起泣下霑衿亦復含酸茹歎銷落湮沉若乃騎疊跡車屯軌黃塵匝地歌吹四起無不煙斷火滅閉骨泉裏已矣哉春草暮兮秋風驚秋風罷兮春草生綺羅畢兮池館盡琴瑟滅兮丘隴平自古皆有死莫不飲恨而吞聲

藝文類聚卷第三十

贈答

毛詩曰無言不詶　又周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焉　又吉甫作頌
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晏子曰曾子將行晏子送之曰
君子贈人以軒不如贈人以言　史記曰孔子適周見老子辭去老子
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竊仁人之號請
送子以言　孫卿子曰贈人以言重於金石珠玉勸人以言美於黼
黻文章聽人以言樂於鍾鼓琴瑟　莊子曰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
則必忠之以言　韓子曰郢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夜書火不明因謂持燭
者曰舉燭而過書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國受書而說之曰舉燭者
尚明也舉賢任之司以治　穆天子傳曰穆王觴西王母于瑤池之
上上觴詩往來辭義可觀　漢書曰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
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諭其志　又曰陳遵為河南太
守既至官當遣從使西召善書吏十人於前治私書謝京師親
故遵憑几占書數百封親疏各有意　文士傳曰和騭伯父烏官
至太尉騭年十二在座焉告客曰吾此弟子知有異才殊能作詩
賦各乃為詩曰甘羅十二揚烏九齡昔有二子今則和生騭即
應聲答曰邈矣甘羅超等絕倫伊彼楊烏命世稱賢嗟予
蠢弱殊才偉年仰慙二子俯愧過言　漢雜事曰高彪謁馬融
辭疾不見彪還復刺與書曰聞高風為日久矣故不待介者造君
子之門冀一見龍光叙腹心之願不圖辭之以疾昔者周公兄父文
武九命作伯以君華夏猶握沐吐食以接白屋之士天下歸德歷
歲踰矣今君不能相見宜哉融省書大慙遣人辭謝追請彪
去不還　先賢行狀曰杜安入太學時號曰神童當時貴戚慕安
高行多有與書者不輒發以慮後患常鑿壁藏書當時皆
嘉其慮遠　會稽典錄曰陳業少特操佛國知微當世英俊
避地會稽聞業高節欲與相見終不獲後微浮海南入交州臨去
遺書與業曰不因行李以係陰山白樓曰從容養高動靜顧宜
季世多艱爰適樂土聞高風飢渴語言如乃深隱邈然絕時求仁
斯得勤而無感齊蹤古賢何其優哉　蜀志曰馬良使吳良謂諸葛
亮曰今銜國命協睦二家幸為良介於孫將軍亮曰君試自為文良
即為草曰寡君遣掾馬良通聘繼好以紹昆吾豕韋之勳其人吉
士荊楚之令鮮於造次之華而有克終之美願降心有納以慰將命權大
悅之　文章叙錄曰杜摯與毋丘儉鄉里相親故為詩與儉求仙人
藥一丸欲以感切儉求助也　荀氏家傳曰荀勗蜀平之後遣使通
吳司馬文王用公所作書與孫皓皓報命和親王謂公曰君前作書使
吳思順勝十萬之衆也　楚辭曰結微情以陳詞兮矯以遺夫美人

詩　後漢蔡邕答對元式詩曰伊余有行爰戾茲邦先進博學同
類率從濟濟群彥如雲如龍君子博文貽我德音辭之集矣穆
如清風　又答卜元嗣詩曰斌斌碩人貽我以文辱此休辭非余所希敢不
酬答賦誦以歸　魏王粲贈蔡子篤詩曰悠悠世路亂離多阻濟岱
江衡邈焉異處風流雲散一別如雨　魏徐幹答劉楨詩曰與子
別無幾所經未一旬我思一何篤其愁如三春雖路在咫尺難涉如
九關陶陶朱夏別茲木昌且繁　魏應瑒報趙淑麗詩曰朝雲
不歸久結成陰離群猶宿永思長吟有鳥孤棲哀鳴北林嗟我
懷矣感物傷心　魏繁欽贈梅公明詩曰瞻我北園有條者桑遭
此春景既茂且長氤氳吐葉柔潤有光黃條蔓衍青鳥來翔
日月其邁時不可忘公子瞻旃勳名乃彰　魏程曉贈傅休弈詩
曰厖厖獨夫寂寂靜處酒不盈觴肴不掩俎厥客伊何許由巢父
厥醴伊何玄酒瓠脯　又贈傅休弈詩曰三光飛景玉衡代邁龍
集甲子四時成歲權輿授代徐陳蕩蕩元服初嘉萬福咸會赫赫
應門巖巖朱闕群后傷庭燎晳晳　魏邯鄲淳答贈詩曰
我受上命來蹟臨菑與君子處曾未盈朞見召本朝駕言趣期
群子重離首命于時餞我路隅贈我嘉辭既受德音敢不答之
余惟薄德既局且鄙見養賢侯於今四祀既庇西伯永誓没齒今
也被命我在不俟晤戀我侯又慕君子行道遲遲體逝情止豈無

好爵罹不我與聖主受命千載一遇棲遲 冉公在初舉仁矣去
矣別易會難自強不息人誰穫安碩子大夫勉勵成山天休方至萬
福爾臻 晉張華答何劭詩曰良朋貽新詩示我以遊娛穆如灑清
風煥若春華敷自昔同寮寀於今比園廬衰夕近辱殆庶幾
並懸輿散髮重陰下抱杖臨清渠屬耳聽鳴禽流目玩儵魚
從容養餘日取樂於桑榆 又詩曰駕言歸外庭放志永棲遲
相伴步園疇春草鬱鬱滋榮觀雖盈目親友莫與偕悟物增
隆思結戀慕同儕援翰屬新詩永歎有餘懷 又贈摯仲治
詩曰君子有逸志棲遲於一丘仰蔭高林茂俯臨淥水流恬淡養
玄虛沉精研聖猷 何劭贈張華詩曰四時更代謝万物迭卷舒
暮春忽復來和風與節俱俯臨清泉涌仰觀嘉木敷在昔同
班司今者並園墟私願偕黃髮逍遙樂琴書舉爵茂陰下攜
手共躊躇奚用遺形骸忘筌在得魚 晉潘岳爲賈謐贈陸機
詩曰神農更生軒轅承紀畫野離疆爰封衆子夏殷既襲宗
周繫祀綿綿瓜瓞六國互峙強秦兼并吞滅四隅子嬰面櫬漢祖
應符聖獻微弱在涅則渝三雄鼎足孫啓南吳南吳伊何僭號
稱王大晉統天仁風遐揚僞孫銜璧奉土歸疆婉婉長離陵江而
翔長離云誰咨余陸生鶴鳴九皋猶載厥聲況乃海隅播名上京
爰應旌招撫翼紫庭蕃岳作鎮輔我京室旋反桑梓帝弟作弼
或云國官清塗夜失吾子洗然恬淡自逸廊廟惟清俊乂是延擢應
嘉舉自國而遷齊轡群龍光贊納言優遊省闥珥筆華軒
昔余與子繾綣同朝偕日朗月攜手逍遙自我離群二周于今雖
簡其面分著情深子其超矣實慰我心發言爲詩望侯好音欲崇
其高必重其曾在南稱甘度北則橙崇子鋒穎不騫不崩晉陸機
答賈謐詩曰先天創物景命是膺降及群后迭毀迭興邈矣終
古崇替有徵在漢之季皇綱幅裂袞雄臣騰義夫赴節擇位
揮文言謀王室王室之亂靡邦不泯如彼墜景曾不可振乃眷三哲
俾乂斯民啓土綏難改物承天天猒霸德皇祚告釁獄訟違魏

謳歌過晉陳留歸蕃我皇登禪庸峻稽顙三江改獻惟公太宰光
翼三祖誕育洪胄纂戎于魯昔我逮茲時惟下僚及子棲遲
同林異條年殊志密服仟義稠遊跨三春情固二秋祇承皇命出
納無違往踐蕃朝來步紫微升降秘閣我服載暉孰云匪懼仰
肅明威分索則易攜手實難念昔良遊茲焉永歎公之云感貽此音
翰蔚彼高藻如玉如蘭民之胥好狷狂屬聖儀形在昔予聞子命
又答潘尼詩曰於穆同心如瓊如琳我東曰徂來饑其琛彼美潘生實
綜我心探子玉懷疇爾惠音 又贈馮文羆詩曰業我人斯戢翼江潭
有命集上翻飛自南出彼幽谷及爾同林雙情交映遺物識心 又
贈潘尼詩曰水會於海雲翔于天道之所混孰後孰先及子雖殊同升
太玄舍彼玄冕龍衣此雲冠遺情市朝永志丘園靜猶幽谷動若
揮蘭 又贈從兄車騎詩曰孤獸思故藪離鳥悲舊林翩翩游宦
子辛苦誰爲心髣髴谷水陽婉孌崑山陰營魄懷茲土精爽若
飛沉 又贈斥丘令馮文羆詩曰夙駕山東城送子臨江曲密席接
同志羽觴飛觚緣登樓望峻陂時逝一何速 又贈紀士詩曰瓊
環俟豐價窈窕不自鬻蘭有美姝眉子惠音清且淑修姱綸嬿
麗華顏婉如玉 又贈顧彥先詩曰清夜不能寐悲風入我軒立
影對孤軀哀聲應苦言 晉傅玄答程曉詩曰奕奕兩儀昭
昭太陽四氣代升三朝受祥濟濟群后峩峩聖皇元服肇御配
天垂光伊周作弼王室惟康顒顒兆民蠢蠢戎狄率土充庭萬
國奉蕃皇澤雲行神化風宣六合咸熙遐邇同歡赫赫明明天人
合和下罔遺滯俊乂斯華翔我良朋如王之嘉穆穆雍雍興頌作
歌 又答程曉詩曰羲和運玉衡招搖賦朔旬嘉慶變形三朝美德
揚初春聖王加元服萬國望威神伊周敷玄化並世崇天人洪維歌
山岫許由嘆水濱 又傅咸贈褚武良詩曰爰暨于褚維晉之禎
懋振鳳翼羽儀上京聿作喉舌納言紫庭光贊帝道敷皇之明
方任之重寄實在江揚乃授旄鉞鷹耀威靈悠悠遐邁東夏于征
又贈建平太守李叔龍詩曰弘道興化寄實在良守悠悠建平皇

澤未流朝選於衆乃子之授南荆注望心乎克副　又贈太尉司馬虞顯機詩曰帝崇元吸妙選其屬命子是佐增褒之緌　又贈崔伏二郎詩曰英妙之選二生之授顒顒兩城歡德之茂君子所居九夷非陋無狄百里而不垂覆公之好我贈我清詩示我周行心與道期誠發自忠義形於辭古人辭讜豈不爾思　又與尚書同僚詩曰非望之寵謬加于己猥授非據奄司萬里煌煌朱軒服驥參騑騑騑初延肅肅臣僕聯光顯赫衆目所屬斯之弗稱匪榮伊辱質弱尚甫受任膺鳥揚德非樊仲王命是將百城或違無能有匡一州之務將施其綱得意忘言言在意後夫惟神交可以長久我心之孚有盈于缶與子偕老豈不執手出司萬里牧彼朝濟服冕乘軒六轡既均咸風先邁百城肅震　又答潘尼詩并序曰司州秀才潘正叔識通才高以文學溫雅爲博士余性直而處清論褒貶之任作詩以見規雖褒飾之舉非所敢聞而斐粲之辭良可樂也答之雖不足以相酬報所盍各言志也詩曰貽我妙文藴春之榮匪榮斯尚乃新其聲　吉甫作頌有馥其聲昏宴由樊仲其德克明授此友璞爾彼瑤瓊既非其喻聞寵若驚　又答欒弘詩并序曰安樂令欒弘大傅鉅平侯羊公辟未就而公薨後應司州之命舉秀才博文通濟之士余失和於府當擯爲護軍司馬賦詩見贈答之云爾　鉅平作宰是貴是欽乃旌乃招嘉命胥羽于爲鳳養儀戢翼幽林未附雅調以和韶音鉅平退逝厲志彌深肅肅京司清風裁邁乃延君寀龍集鳳會亦旣斯降萬里有賴聲發響應好結傾蓋　晉潘尼苔傅咸詩序曰司徒左長史傅長虞會定九品左長史宜得其才屈爲此職此職執天下清議宰割百國而長虞性直而行或有不堪余與之親作詩以規焉悠悠羣吏非子不整嗷嗷衆議非子不靖切衍略紹提綱挈領矯矯貞臣惟國之屏　又贈吳王郎中令陸士衡詩曰東南之美曾寔惟延州顯允陸生於今斯晤振鱗南海濯翼洪流婆娑翰林容與墳丘玉以瑜潤隨以光融乃渤上京乃儀儲宮玩爾清藻味爾芳風泳之彌廣挹之彌沖嵒山何有有球有珉及爾

同僚具惟近臣予涉青秋子登青春愧無老成廁彼日新祁祁大邦惟桑與梓穆穆伊人南國之紀帝曰爾諧惟王卿士俯僂從命奚恤奚喜　又答陸士衡詩曰顧無其述蔚廁根蘭陵寡月澤雖均華不足拔遠春不茂末秋先萎之濯鮮翼我挫羽儀顧言難常載載離昔遊禁闥祇畏夕惕惕今放丘園縱心夷易口詠新詩目玩文跡子志耕圃爾勤王役勉之無玩瑛以訓尺璧　又贈隴西太守張仲治詩曰二八由唐顯周以多士一隆君子盛惑韶運理顯膺翔風張生拔幽華茂發登二宮未幾振朱錦剖符撫西戎及子仍同僚贈言貽爾躬威刑有時用惟德可念終　又贈劉佐詩曰要言將離苦聊以贈友生念我三賢規我無隱情　又送大將軍掾盧晏詩曰贈物雖陋莘誠意在言違苔瑤尚交好桃李貴往還蕭艾苟見納貽我以芳蘭　又贈汲郡太守李茂彥詩曰雖索何惆悵後會未可希河胡貴相忘歧路安足悲　又贈長安令劉正伯詩曰遊鳥憑太虛騰鱗託浮霄肯過我家嘉時會假翼陵扶搖凌飆充時之及余再同寮並跡侍儲宮攜手登皇朝劉侯撫西都邁績余附喬德厚化必深政明姦自消兮尋由績厲千里一步超爾其騁逸軌遠塗固可要　又答楊士安詩曰遊將辭儲宮棲遲集南幾不悛百里聚徒惜年志衰躊躇顧城闕北戀慕端闈俊德郎妙詩敷藻發清徽婉彼褒崇過感此歧路悲　又贈榮陽太守吳子仲詩曰大晉盛得人儲宮高髦士二吳侯降高質剖符授千里垂惡邑豈他鄉迴光臨桑梓寮類感歧路黎庶思知恥老氏會小鮮曹參寄獄市無謂弊邑陋惡俗實由茲起　晉張載贈虞顯度詩曰暐詩青協蘭房綿綿在華年嘉好結平素分著安友前謂得終退日綢繆末周旋吾子遭不造甚此閔丁夏艱俾我失良朋誰與吐話言一日爲三秋歲況乃三年離居一何闊結思如廻川　晉石崇贈棗腆詩曰久官無成績棲遲於徐方寂寂守空城悠悠思故鄉恂恂二三賢身遠屈龍光攜手沂泗間遂登舞雩堂文藻譬春華談話由蘭芳消憂以觴醴娛耳以名娼博弈逞妙思弓矢威邊疆

晉司馬彪贈山濤詩曰苕苕椅梧樹寄生於南岳上陵靑雲宵
下臨千仞谷處身自孤危於何託余足 晉曹攄贈石崇詩曰涓
涓谷中泉鬱鬱巖下林泄泄群翟飛哀哀春鳥吟野次何索
寞薄暮愁人心三軍望衡蓋歎息有餘音臨肴忘內味對酒不
能斟人言重別離斯情效於今 晉劉琨贈盧諶詩曰用光
不我與去乎若雲浮朱實隕勁風繁英落素秋狹路傾華蓋駭
駟摧雙輈何意百鍊剛化爲繞指柔 又重贈劉琨詩曰璧由
識眞顯龍因慶雲翔茨棘非所憩翰飛遊高岡余音非九韶何
以儀鳳皇新城非芝圃曷由殖蘭芳 晉盧諶答劉琨詩曰隨寶
產漢濱揮出夜光眞不待卞和顯自爲命世珍 晉棗腆贈石季倫詩
曰深蒙君子眷雅顧出群俗受寶取諸懷所贈非珠玉凡我二三
子執手攜玉腕嘉言從所好企予結雲漢望風整輕翮因虛舉
雙翰朝遊淸泉側日夕登高館 又答石崇詩曰昔我不造備嘗
艱師否傾基皇天隕其小僚恭家珍長無取人遺訓莫闚出入靡
賴我舅氏命于彼徐方載詠陟岵言念渭陽乃泝洪流況身餘艎
宵寢晨遊曷路之長亦既至止願言以寫爰有石侯作鎭東夏寬以
撫戎從容柔雅我聞有言居安思危仕極則遷勢至必移上德無欲
貴道不爲妙識先覺見通夢呈義行皓鶴觀堂奧欽蹈明規 晉摯
虞答杜育詩曰越有杜生既文且哲龍躍潁豫有聲彰擢頻茲
三益如瓊如切好以義結友以文會出伊在高分定何蓋其人如王
美彼生斯錫嚴匪懈安用百壹老士灌灌離群索居悵戀結好
心焉恨如 晉歐陽建答棗腆詩曰於鑠我舅明德塞違俾扞東
藩在徐之邳載播其惠載揚其威將宣以猛方夏以綏光啓先業
增耀重暉咨余沖人艱苦彼離其遇庭無閒頃因匪移寔賴茲誨
導之執儀仰遵嘉訓俯路明規如曷斯莫如捊斯垂我遵君子
仰之彌高巖巖其高卽之惟溫居盈思沖在貴忘尊樂酒嘉讌
自明及昏無幽不娛靡異不論人亦其且惟士感其敎 晉石崇答棗
腆詩曰言念將別覩物傷情贈爾話言要在遺名惟此遺名可以

全生 晉杜育贈杜仲治詩曰之子于歸言秣其駒翔乃斯分邁乃
徂雖非潁甫餞彼 壺雖非張仲將膾河魚人亦有言貴在同音
雖曰翻飛曾未異 顯戀同枝增其慨然望爾不遐無金玉音 晉棗
據答阮德猷詩曰 朋顧之貽我良箴坑之無斁終詠斯音樂鼎在
舟雖重不沉庶憑 未詢高迹可尋 宋顏延之贈王太常僧達詩
曰王水記方流璇源載圓折芳靈寶無希聲雖秘猶彰徽聆龍聯
九州閒鳳窺丹穴歷聽豈多士唯然覯時哲舒文廣國華敷言遠
朝烈德輝灼邦茂芳風被鄉耋側同幽人居郊扉常晝閉林閭
時晏開爭迴長者轍庭昏見野陰山明望松雪靜惟浹羣化徂
生入窮節豫往誠歡恭悲來非樂闋屬美謝繁翰遙懷具短札
又直東宮答鄭尚書道子詩曰皇居龍霞極設陰協天功兩闕阻
通軌對禁阻淸風 宋鮑照贈顧墨曹詩曰昏明易遠離會難援
雲撫泉分西艫東軌 宋鮑令暉題書寄行人詩曰自君之出矣臨軒
不解顏砧杵夜不發高門晝恒閉帳中流熠燿庭前華紫蘭物枯
識節異鴻來知客寒 又寄行人詩曰桂吐兩三枝蘭開四五葉是
時君不歸春風徒笑妾 齊王儉贈徐孝嗣詩曰婉婉遊龍載遊載東
靡靡行雲並躍齊驅無類不感有來斯雍之子云邁嗟我莫從歲
云暮止述職戒行出宗蘭罷秀孤松獨貞悲風宵遠乘曆晨征搖
物返想念別書情 齊徐孝嗣答王儉詩曰書帷傳月琴袖承
颷結芳幽谷解珮明椒去德 懷德滋深行雲傳想歸鴻寄音
又齊王融贈族叔衛軍詩曰 澄華紛嶽萬峻經天秀色象麗地作
鎭不器其德有匪斯文質其 聽才逸鴻雲蘊筆泉瀉動詠霞紛
德馨伊何如蘭之宣貞松 萌潤璧懷山樂舉該五禮備貫
訓是敷三英有粲惟良惟公惟 公惟旦 齊謝朓夜發新林至京邑
詩贈西府同僚大江流日夜 心悲未央徒望關山近終知返路
河隈耿耿寒渚夜蒼蒼引 望京邑宮雉正相望金波麗鳷
玉繩低建章驅車鼎門外思 見昭丘陽馳暉不可接何況隔兩鄉
煙有鳥路江漢限無梁常恐 鷹隼擊時菊委嚴霜寄言罻

羅者寥廓已高翔 又在郡呈沈尚書詩曰淮陽股肱守高臥猶在茲況復南山曲何異幽棲時 自閣常晝掩荒階少諍詞 玲瓏華清夏室輕扇動涼颸 夏李沉朱實秋藕折輕絲良辰竟何許夙昔夢佳期坐嘯徒可積爲邦歲已朞 【梁】何遜答內兄顧希叔詩曰平原十日飲中散千里遊滄海方流帶宣城誰獻訓羿居南山下駐此歲方秋惜哉時不與日暮無輕舟 【梁】簡文帝贈張纘詩曰儀表咸推挹牆仞難窺踐既富垂帷學復折彼儒辯思駿霞飛清文煥颷轉宋旗赫奕與卿榮紛曜焜波搖白鵠舟風動蒼鷹舳九疑勢參差江天相蔽虧三春豐澗葉九月洞庭波洞庭枝長娜翠澗葉參差芬芳與搖落但離傷別離 【梁】沈約謝宣城朓詩曰王喬飛鳧舄東方金馬門從宦非宦侶避世非避諠揆子發皇鑒短羽屢飛翻晨趨朝建禮晚沐卧郊園賓至下塵榻憂來命綠樽昔賢侔時雨今守馥蘭蓀神交疲夢寐路遠隔思存 又謝孔遏通直宣遽居詩曰閶闔既洞啟龍樓赤高闢兩宮集鸞鵠步三閣引通籍伊余事清塗紛吾供惠役 【梁】任昉答劉孝綽詩曰閣水既成瀾藏舟遂移壑彼美洛陽子投我懷秋作久敬類識言吹噓似嘲謔兼稱夏雲盡復陳秋樹索詐慰蓋嗟人徒深老夫託 【梁】范雲贈沈左衛詩曰伊昔露嘉惠出入承明宮遊息萬年下經過九龍中越鳥憎北樹胡馬畏南風願言反漁樵律梁肯自通 【梁】劉孝綽答張左西詩曰相思如三月相望非兩宮持此連枝樹暫作背飛鴻若人惠思我楫棹乾蠱似掌方勝露盡烏正轉方假排虛翮相與北山叢 又贈任中丞詩曰步出金華省還望承明廬壯哉宛洛地佳麗實皇居虹蜺拖飛閣蘭芷覆清渠白雲夏峯盡青槐秋葉疎但願長閑暇酌醴焚枯魚 【梁】王僧孺贈顧倉曹詩洛陽十二門樓闕似西昆曖曖罘罳下想望隔書垣書垣向何閣栖鳳復栖鸞五曹均超奏六尚等便煩胡爐何馥歇夜錦有餘溫日中驅上駟驟首遍京兆晨趁魏公子夕宿韓王孫昔今何在生平弃不論辭言如卷施草心謝

榮空存誰復三承眄獨念九飛塊 又秋日愁居答孔主簿詩曰昔夏雲物善盡暑旦猶清日華隨水汎樹影逐風輕依簾野馬合當户昔耶生物我一無際人鳥不相驚偶遇北山北聊訪法喬卿 又寄何記室詩曰思君不得見望望獨長嗟夜風入寒水曉露拂秋花何由假日御暫得寄風車 【梁】王筠寓直中庶坊贈蕭洗馬詩曰龍樓賁九重溥寒起殊呈主階近清路銅池結秋濟霜被守宮槐鳳嶽護門草之子擅文華嶔崆橫富辭舒錦軸光鵬握珠謝奇寶娛予非工文何用披懷抱 又東陽還經嚴陵瀨贈蕭大夫詩曰子陵徇高尚超然獨長往釣石宛如新故態依可想 【梁】裴子野答張貞成皋詩曰匈奴時未滅連年被兵明君思將帥方聽鼓鞞聲吾生妾逸驥撫劍起徂征非徒慕李耶欲還良平出車既方軌絕幕且橫行豈伊長纓繫行見貴岡消難今儒夫勇念別猶有情感子盈縑贈握玩以爲榮段子振林觀令臺備勤勞 【梁】蕭子雲贈海法師還彭山詩曰直心好丘壑偏悅幽棲人忽聞鼎山旅方里自相親況宴晚霧霧齊重疊晴雲新秋玉蟬鳴柳風高露起塵墜動予憶山居悄悵惜荷巾 又寒夜直坊憶袁三公詩曰滴滴雨鳴階憶憶茲夜靜風落宣獻樹寒凋承光昇高峙燭曉垂華燭夜空冷所思不相見方知寒漏永 又東郊望春訓王延安傳曉遊詩曰金塘綠泉滿上園梨葉落蛺蝶飛飛發花黃鸝對 蓂芳菲滿郊甸惠氣生蘭蕙子家冠蓋里我館幽棲郭綠楊 長溪便橋限清洛相去能幾許一水終跡索 【梁】柳惲贈吳均詩曰寒雲晦滄州奔潮溢南浦相思白露亭永望秋風渚心知別路長 謂若燕楚間候日遠絕如何附行旅願作野飛鳥飄然自輕舉 又贈吳均詩曰山桃落晚紅葳開初紫雲日自清明蘋芷盛麋蘼離念已懸嗜物華復如此 又贈吳均詩曰遠遊濟伊洛秣馬度清漳邯鄲饒美女豔色含春芳鼓瑟未成曲點屣復翱翔我本遊客子情愛在淮陽 知誰新不樂念舊自若人傷 又贈吳均詩曰秋風度閒隴楚客奏歸音飄颻避霜葉離離出塞禽 【梁】何遜落日贈范曲詩曰綠滿

綠草蔓扶疎雜花舒輕煙繚柳亘霞掩日餘遙遙長路晚寂
寂行人跡　又日夕望江贈魚司馬詩曰湓城帶湓水湓水縈如帶日
夕望高樓耿耿青雲外城中多宴賞絲竹常繁會管聲已流
悅絃聲復悽切歌黛慘如愁舞腰疑欲絕仲秋黃葉下長風正
騷屑早鴈出雲歸故燕辭檐別情悲在異縣夜夢還洛汭
洛內何悠悠起望登西樓的的帆向浦團團日隱洲誰能一羽化輕
舉逐飛浮　梁吳均贈周興嗣詩曰賢才當路者聲名振華夏朱
輪玳瑁車紫轂連錢馬朝花舞風家夜月窺臨下想君貴易崩居
然應見捨　又入蘭臺贈王治書覓詩曰故人楊子雲校書麟
閣下寂寞少交遊紛綸富文雅子上卅隴西使寓居洛陽社相思非
不深行行避驄馬　又答柳惲詩曰閑房晝已靜落月有餘輝
寒蟲隱壁思秋蛾繞燭飛絕雲斷無交合離會去復歸佳人今
何在迢遞江之沂一爲別鶴弄千里淚沾衣　又贈任黃門詩曰相
如寵英彥左右生容輝巳紆漢帝組復解梁王衣經過雲母扇出
入千門房連洲茂芳杜長山欝翠微臥言終未敢徒然獨依依
又詶郭臨丞詩曰閻君立名義我亦俛旦夙征馬在城上柰鶬自飛中鳴
白日遊川暗黃塵壠坻驚鴻願君但銜泥深知有素誠　又詶聞人侍
郎詩曰悵然心不樂万里向悠悠陵湖臨枉渚泊暮遊江洲君住青門
上我發霸陵頭相思自有處春風明月樓　又詣周承不值因贈此
詩曰竹枝任風轉蘭心逐風卷青雲北來上團白露花中泫聞君入
綺疏聊寄錦中書一隨平原客寧憶豫章徐　又遙贈周承詩曰
互石乱天崖雜樹欝參差伯魚留蜀郡長房還葛陂綠練波中
月亭亭雲上枝高岑藏人者無處得相知　又周承未還重贈詩曰
石渠闌無人平雲今何在顧望獨凝思銜杯音離悴散雪逐吹寒
蓬委霜雪朶甘泉無竹花鵷鶵欲西逐海　隋江總遇長安使寄裴
尚書詩曰傳聞合浦葉遠向洛陽飛北風尚嘶馬南冠獨不歸去
雲目徒送離琴手自揮秋蓬失處所春草屢芳菲太息關山月
風塵客子衣　【賦】梁邵陵王贈言賦并序曰張雲麾閭望之美作牧南
蕃維舟江漢留連飲餞發軔有期會面無日依依別袂恨恨江
干古人贈別以言聊爲贈言賦曰昔人有感於知己深情投分如斯已
矣相知勢利之間貴賤君子之所鄙靜言神交之際亦難得而具美豈
直辭其香終古自開其善始日踰久而益勁蓋惟一人者爾語同志
而好合諒今古之皆然荀託御而司乞余因蕃而請前況英聲與茂
實乃絕後而光先似臨潭而鑑若披霧而覩天欽受顧之因已
良佩服之在躬貞淑美之上才超君羣雄而獨峻德既深於萬頃牆
有高乎數仞思若神而泉涌文如華而玉振伊蕃軀之固陋謬攝
官於夏汭知美錦之難裁處枝絲而易結幸中途而昔遇止仰旌
旆之躑躅似德星之東邁類祥雲之西徂亟留連於河者或綜實於
城隅貴既延於賓友懽亦洽於僕夫嗟灰琯之易遊慨離袂之云
促惜日車之不駐恨疏影之難續觀善誘而不倦貪好音而未足
佇浮雲之可寄願無比金玉　梁張纘懷音賦并序曰西平劭
陵王以親賢作蕃夏首下走叨竊時命驅傳湘羅久託下風
素荷家叔顧及塗經鄂郢淹泊累旬君王彈覽珠於千仞乃貽之以麗
則詩云懷我好音敢爲懷音賦云爾　宗周之令望巡召南而述職
標帶鄭夏之鄉宜脩江漢之域服詩書於懷袖抱仁義於胸臆惣
九德以揮身備四溟而撫翼循微躬之未迹謬馳傳於衡嶷由洞庭
而左轉指鄢醴而爲期仰芳塵於夏汭路將江而彌流棹陵波以遄
務舟望浦而倦遲白日光之未晞逾一紀以歷茲敢憑情於往昔逢
君恩之未遺陪桂苑之良遊披蘭臺之高會既醉酒以飽德亦傾
蓋而綏帶感平原之宴客傷岐路之難留藏西園之飲賞泣南浦
之徂舟結傾言於將贈情有重乎球琳顧龍門其不見過夏首而西浮
申服義之未沫長寄言於還郵　梁陸倕感知己賦贈任昉曰夜申
旦而不寐獨悲坐而怨咨命僕夫而夙駕指南鄣而爲期學窮書
府文究辭林既耳聞而存口又目見而登心似臨淄之借書類東武之
飛翰軫工遲於長卿踰巧速於王粲固乃度子子而越孟堅何論孔
璋而與公幹或欲涉其涯涘求其界畔則浩浩港港彪彪澌澌譬言

長鋏於削中若龍淵與蜀漢濟濟冠蓋祁祁儁逸有羈風以味道咸交臂而屈膝或望路以窺門穿外堂而入室彼春蘭及秋菊尚無絕於衆芳矧重仁與龍衣義信遑遑兮未央言追意而不遠辭欲書而復忘心竊仰高而希驥忽脂車而秣馬既一顧之我隆亦東壁之余假似延州之如舊同伯喈之倒屣附蒼蠅於騏尾託明鏡於朝光謂虛無而爲有布籍甚於游揚於(文)柔條颺其成勁白露變而爲霜歲忽忽而遒盡夏與憂兮未忘聚落莖於虛堂聽羈雀於枯楊忱對悒其誰語獨擁抱而增傷託異人以寫憂類其文而愈疾索黃瓊之寄居造安仁之秋室車出門其已歡無論銜杯與促膝聽郭子之吟松故未寒而能慓徒納壤以作高陋吞舟而爲居值墨子之變練逢太丘之道廣陪九萬以齊征邀三千而同上識公沙於杵臼拔李相於無名非夫人之爲惑孰去惑於余情指北芒以作誓言期蓋斷於佳城【梁】任昉答陸倕感知己賦曰房知己之時義故相知之信然乃會之與貴奈勇怯之相懸貪在物而成累怯在我而可甄既自得於爲御又甘心於執鞭矧相知其如此獨攢涕而沿漫雖有望於己知更非謂其知己信偉人之世篤李侯服於陸物細風流與道素茂衣衷衣與繡裳逮伊人而世載並三駿而籠光過龍津而一息望風條而載翔彼白玉之雖紫此幽蘭之信芳固在物之取譬言非舟而能量匹方時於秉岳比凝厲於秋霜不一飯以忘過每三錢以投渭匪蒙袂之敢嗟豈嘗壑之能衣既緼稱其有餘又淡然而無味得意同乎卷懷違方似乎伏氣類乎叔而靡靡似子臺而不朴匪衆善而貽操綜群言而名學折高戴於后臺異鄧禰乎董幄探三詩於河間訪九師於淮曲術兼口傳之書藝廣琱荊余獲田蘇之價爾得海上之名信落魄而無產終長勤於短生飢虎表於徐步逃責顯於疾行子比我於叔則又方余於權獨思情交而言靡惑萬類間求千田盬渴言象可廢筌蹄自默居非連棟行待舟車冬夜不長夏日靡餘肴核非餌絲竹豈娛我未捨駕已迴與中散相傾悵然動色邦壤雖殊離會難測存異山陽之居沒非要離之側以膠投漆中離婁豈能識

【書】

【後漢】崔瑗與葛元甫書曰今遣奉書錢千爲贄并送許子十卷貧不及素但以紙耳

【後漢】馬融與竇伯向書曰孟陵奴來賜書見手迹歡喜何量次於面也書雖兩紙紙八行行七字七八五十六字百一十二言耳

【後漢】延篤答張奐書曰惟別三年夢想言念何日有違伯英來惠書盈四紙讀之三復喜不可言

【後漢】張奐與陰氏書曰篤念既密文章燦爛名實相副奉讀周旋紙弊墨渝不離于手

【晉】庾亮與王羲之書曰得示連紙一丈致辭一千紙增其歎耳了無解於往懷

藝文類聚卷第三十一

藝文類聚卷第三十二　人部十六

閨情

毛詩曰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 又角枕粲兮
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 又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
雨其濛鸛鳴于垤婦歎于室 又采綠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
者終朝采綠不盈一匊予髮曲局薄言歸沐終朝采藍不盈一襜五
日為期六日不詹 又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又
燕爾新婚如兄如弟 又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
降 又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 左傳晉叔向
曰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皋射雉獲之其妻始笑
而言 又晉文公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季隗曰我二十五
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 說苑曰齊王起九重之臺募國中能畫
者賜之錢有敬君居常飢寒其妻妙色敬君工畫臺貪賜畫臺去
家日久思憶其妻像向之而笑傍人見以白王王召問之對曰有妻如此去
家日久心常念之竊畫其像以慰離心不悟上聞 漢張敞為婦畫眉
帝知問之敞曰聞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此者 又李夫人得幸武帝而
卒上傷憫焉圖畫其像於甘泉宮初李夫人病篤上自臨候之夫人
蒙被謝曰妾久寢病形貌毀壞不可以見帝上曰夫人病亦甚殆將不
起一見我屬託王及兄弟豈不快哉夫人曰尊官在帝不在一見上
復言欲必見之夫人遂轉面向壁歔欷上不悅而起夫人姊妹讓之曰
獨不可一見上屬託兄弟耶夫人曰不見帝者乃欲深託兄弟也
夫以色事人者色衰則愛弛上所以攣攣顧念我以平生容貌也今見我
毀壞顏色非昔必且畏惡我尚肯思復錄其兄弟哉 風俗通曰有
張伯偕仲偕兄弟形貌絕相類仲偕妻新粧竟忽伯偕乃戲問曰今日
粧飾好不伯偕應之曰我伯偕也妻乃趨避之須臾又見伯偕猶以為仲
偕告云向大錯誤伯偕曰我故伯偕也 世說曰王渾妻鍾夫人每嘗卿
渾渾曰詎可爾妻曰親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當卿卿 又曰
荀奉倩妻曹氏有艷色妻常病熱奉倩乃出中庭取冷還以家

熨之妻亡人吊不哭而神傷無幾奉倩亦卒 又曰孫楚妻亡至祥仍
為詩以悼之王武子見其文曰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見此使人增
伉儷之重 湘川記曰舜巡狩蒼梧而崩三妃不從思憶舜以淚染
竹竹盡為斑 【詩】古詩曰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
女皎皎當牕牖娥娥紅粉粧纖纖出素手昔為倡家女今為蕩
子婦蕩子行不歸空牀難獨守 又曰上山採蘼蕪下山逢故夫長跪
問故夫新人復何如新人雖云好未若故人姝其色以相類手爪不相如新
人從門入故人從閤去新人工織縑故人工織素織縑日一匹織素五丈餘
持縑將比素新人不如故 又曰蘭若生春陽涉冬猶盛滋願言追昔愛
情款感四時美人在雲端天路隔無期 後漢焦仲卿妻劉氏為
姑所遣時人傷之作詩曰孔雀東南飛五里一徘徊十三能織素十四學
裁衣十五彈箜篌十六誦書詩十七嫁為婦心中常苦悲君既為
府吏守節情不移雞鳴入機織夜夜不得息三日斷五疋大人故言遲
非為織作遲君家婦難為妾有繡腰襦葳蕤自生光紅羅複
斗帳四角垂香囊交文象牙簟宛轉素絲繩鴛鴦可憐猶中迎
後人 魏陳王曹植詩曰攬衣出中閨逍遙步兩楹閑房何寂寞綠
草被階庭空穴自生風百鳥翩南征春思安可忘憂感與君并佳人
在遠道妾身單且煢歡會難再遇蘭芝不重榮人皆棄舊愛
君豈若平生寄松為女蘿依水如浮萍束身奉衿帶朝夕不墮
傾仰終顧眄恩永副我中情 又曰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上有
愁思婦悲歎有餘哀借問歎者誰云是客子妻君行踰十年孤妾
常獨棲君若清路塵妾若濁水泥浮沉各異勢會合何時諧願為西
南風長逝入君懷君懷時不開妾心將何依 又曰西北有織婦綺縞
何繽紛明晨秉機杼日昃不成文太息終長夜悲嘯入青雲妾身守
空房良人從行軍自期三年歸今已歷九春孤鳥繞樹翔噭噭鳴索
羣願為南流景馳光見我君 魏徐幹室思詩曰浮雲何洋洋願因
通我辭一逝不可歸嘯歌久踟躕人離皆復會我獨無反期自君之出
矣明鏡闇不治思君如流水何有窮已時 晉潘岳內顧詩曰靜居懷

所欲登城望四澤春草樹青青桑者何弈弈芳林振丹葉淥水激素石初征冰未泮忽焉振絺綌漫漫三千里迢迢遠行客馳情戀朱顏寸陰過盈尺夜夢接清晨朝悲終日夕山川自悠永願言良不獲別領許歸期要沉不可釋 晉陸機爲陸思遠婦作詩曰二合兆嘉偶女子禮有行潔已入德門終遠母與兄如何執時寵遊宦忘歸寧辭爲三載婦顧景妣虛名歲暮鏡悲風洞房涼且清拊枕循薄質非君誰見榮離君多悲心寤寐勞人情敢忘桃李陋側想瑤與瓊 又擬青青河畔草詩曰靡靡江離草熠燿生河側皎皎彼姝女阿娜當軒織粲粲妖容姿灼灼美顏色良人遊不歸偏栖獨隻翼空房來悲風中夜起歎息 又擬蘭若生春陽詩曰嘉樹生朝陽凝霜封其條執心守時信歲寒終不凋美人何其曠的的在雲霄 晉張華情詩曰北方有佳人端坐鼓鳴琴終晨撫管絃日夕不成音憂來結不解我思存所欽 又情詩曰君居北海陽妾在江南陰懸邈極脩途山川阻且深承歡注隆愛結分投所欽銜恩守篤義万里託

微心 又詩曰遊目四野外逍遙獨延佇蘭蕙緣清渠繁華蔭綠渚佳人不在茲取此欲誰與巢居知寒風穴處知陰雨不曾遠別離安知慕儔侶 宋孝武帝擬室思詩曰自君之出矣金翠闇無精思君如日月迴還晝夜生 宋江夏劉義恭擬詩曰自君之出矣錦帳不開思君如清風曉夜常徘徊 宋顏師伯擬詩曰自君之出矣芳帷低不舉思君如迴雪流亂無端緒 齊王融秋胡詩曰日月共爲照松筠俱以貞佩紛甘自遠結鏡待君明且協金蘭好方愉琴瑟情佳人忽千里空閨積思生 梁簡文帝詠人弃妾詩曰昔時嬌玉步含羞花燭邊豈言心愛斷銜啼私自憐但覺歡成愁非關醜易妍獨鵠罷中路孤鸞死鏡前 又春宵詩曰花樹含春叢羅帷夜長空風聲隨筱韻月色與池同妝殘徒自嬖無信往雲中 又曉思詩曰晨禽爭學囀朝花亂欲開爐烟入斗帳屏風隱鏡臺紅妝幾過淚蕩子何當來 又冬曉詩曰冬朝日照梁含愁下前林惟蹇竹葉帶錦轉共發花光會是無人見何用早紅妝 又秋閨夜思詩曰非關長信別詎是良人征九重忽不見萬恨滿心生夕門

掩魚鑰宵牀悲畫屏迴月臨階度舞蟲繞砌鳴初霜隕細葉秋風驅亂螢故妝猶累日新衣裂未成欲知妾不寐城外搗砧聲 又倡樓怨節詩曰朝日斜來照戶春鳥爭飛出林片光片影皆麗一聲一囀煎心上林紛紛花落淇水漠漠苔浮年馳節流易盡何爲忍憶含羞 又春別詩曰別觀蒲萄帶實垂江南荳蔻生連枝無情無意尤如此有心有恨徒別離 又詩曰可憐淮水去來潮春堤楊柳覆河橋淚痕未燥詎終朝行閨玉佩已相要 又詩曰桃紅李白若朝妝羞持憔悴比新芳不惜暫往君前死愁無西國更生香 梁元帝寒閨詩曰烏鵲夜南飛良人行未歸池水浮明月寒風送擣衣願織迴文錦因君寄武威 又閨怨詩曰蕩子從遊宦思妾守房櫳塵鏡朝朝掩寒牀夜夜空若非有違悦何事久西東知人相望否淚盡夢啼中 又代舊姬有怨詩曰寧爲万里隔乍作死生離那堪眼前見故愛逐新移未展春花落遽被涼風吹怨黛舒還斂啼紅拭復垂誰能巧爲賦黃金妾不貲 又別詩曰昆明夜月光如練上林朝花色如霰花朝月夜動春心誰忍相思今不見 又詩

曰試看機上交龍錦還瞻庭裏合歡枝映日通風影空隨花拂葉度金也不聞離人當重合惟悲合罷會成離 又詩曰門前楊柳亂如絲直置佳人不自持適言新作列衣統詩誰悟今成織素辭 又詩曰日暮徙倚渭橋西正見流月與雲齊若使月光無近遠應照離人今夜啼 又詩曰別罷花枝不共攀別後書信不相關欲見行人寄消息不常潮水暝應還 又詩曰三月桃花含面脂五日新油好煎澤莫復臨時不寄人漫道江中無估客 梁武陵王蕭紀夜夢詩曰昨夜夢君歸賤妾下鳴機極知意氣薄不著去時衣故言如夢裏賴得雁書飛 梁范雲擬古詩曰自君之出矣羅帳咽秋風思君如蔓草連延不可窮 梁王僧孺爲何遜舊姬擬上山采蘼蕪詩曰出戶望蘭薰褰簾正逢君斂容裁一訪新人詎可聞新人含笑近故人含淚隱妾意在寒松君心逐朝槿 又爲姬人怨詩曰自知心裏恨還向影中羞迴持昔慊慊變作今悠悠還君與妾分歸妾與君衣絃斷猶可續心去最難 又爲人傷近而不見詩曰嬴女鳳皇樓漢姬柏梁殿詎過仙將死音容

見獨我一心人同鄉不異縣異縣不成隔同鄉更脈脈脈脈如牛女
寄一語又作寵姬詩曰及君高堂還值妾妍粧罷曲房褰錦帳
廊步珠履王釵時可挂羅襦詎難解再顧連城易一睇千金買
娛姬人詩曰窈窕守容華但歌有情曲轉眄非無以斜眉幸相屬
減許飛瓊多勝劉碧玉何因送款款半飲杯中醁　梁蕭子
春別詩曰翻嬰鳥度嚶嚶雙比翼楊柳千條共一色但看陌上攜手
誰能對此空中憶　又詩曰幽宮積草自芳菲黃鳥芳樹情相依
爭風竟日常鬪響重花疊葉不通飛當知此時動妾思慙使羅
袂拂巨衣　又詩曰銜悲攬涕別心知桃花李色任風吹本知人心不似樹
何意人別似花離　梁劉緩閨怨詩曰別後春池異樹盡欲生冰箱
中翦刀冷臺上面脂凝纖手寄轉無力寒衣必不勝　又秋閨詩曰樓
上起秋風絕望秋閨中燭溜花行滿香然盡欲空徒交兩行淚俱浮
粧上紅　梁吳均閨怨詩曰胡笳屢悽斷征蓬未肯還妾坐江介夫
戍小長安相去三千里參差書信難四時無人見誰[illegible]　又閨怨
詩曰春草可攬結妾心正斷絕綠鬢秋中改紅顏[illegible]非獨淚成
珠亦見珠成血願為飛鵲鏡翩翩照離別　又古意詩曰賤妾思不堪
采桑渭城南帶減連枝繡髮亂鳳皇釵花舞依長簿蛾飛愛綠潭無
由報君此流涕向春蠶　梁庾肩吾春宵詩曰征人別來久年芳復臨
牖燭下夜縫衣春寒偏著手願及歸飛雁因書寄高柳　又冬曉詩
曰鄰雞聲已傳愁人竟不眠月光侵曙後霜明落曉前縈鬟起照
鏡誰忍插花鈿　梁劉孝綽春宵詩曰春宵猶自長春心非一傷
月帶圓樓影風飄花樹香誰能對雙燕暝暝守空牀　又冬曉
詩曰冬曉風正寒偏念客衣單臨粧罷鉛黛含淚翦綾紈寄語
龍城下詎知書信難　又古意詩曰燕趙多佳麗白日照紅粧蕩子十
年別羅衣雙帶長春樓怨難守玉階空自傷對此歸飛鸞銜泥
繞曲房差池入綺幕上下傍雕梁故居猶尚亦故人安可忘徒然就
枕席誰與同衣裳空使蘭膏夜燭燭對繁霜　梁何遜閨怨詩
曰曉河沒高棟斜月半空庭窗中度落葉簾外隔飛螢含情下翠

帳掩涕閉金屏昔期今未反春草寒復青思君無轉易何異北辰
星　又詠倡婦詩曰曖曖高樓暮華燭帳前明羅帷雀釵影寶
瑟鳳凰聲夜花枝上發新月霧中生誰念當窗牖相望獨盈盈
梁費昶長門怨詩曰向夕千悲起百恨何嗟及愁思且歸牀羅襦方
掩泣絳樹搖風軟黃鳥弄聲急金屋貯嬌時不言君不入　梁劉
孝儀閨怨詩曰本無金屋寵長作玉階悲一乖西北豐寧復城南
期永巷愁無歇應門閉有時空勞織素巧徒為團扇詞匡牀終不
共何由横自私　梁劉孝威春宵詩曰花開人不歸節暖衣須變迴
釵挂反鏁拭淚繩春線今夜月輪圓胡兵必應戰　又冬曉詩曰妾家
自近洛城貫識曉鍾聲鍾聲猶未盡漢使報應行天寒硯水凍心
悲書不成　梁劉孝先春宵詩曰夜樓明月弦露下百花鮮情多
意不設帷罷未歸眠歲煙定若遠一信動經年　又冬曉詩曰晨霞
影翠帷思婦織霜絲經寒合杼澁劍冷調棧遲乍發倡樓[illegible]
赴遠人期　梁王筠閨情詩曰月出宵將半星流[illegible]央空閨易成響
虛室自生光嬌羞悅人夢猶言君在傍　又向曉閨[illegible]詩曰北斗行欲沒
東方稍已晞晨雞初下棲曉露上霑衣金衣裯徒有設信君豈果相違
詎忍開朝鏡羞恨掩空扉　又春遊詩曰蕙蘭已飛蝶楊柳半藏
鶯物色相煎蕩微步出東家既同翡翠翼復如桃李花欲以千金笑
迴君流水車　梁陸罩詩曰自憐斷帶日偏恨分釵時留步惜餘影
含意結愁眉徒知今異昔空使怨成思欲以別離意獨向蘼蕪悲
梁鮑泉寒閨詩曰行人消息斷空閨靜復寒風急朝機燥鏡暗曉粧難
從來腰自小衣帶就中寬　梁蕭鏗閨怨詩曰暫別猶添恨何況別
經時搖落桂蛾鎖葉來庭樹幾攀枝君言妾貌改妾畏君心移終須一相見
併得兩心知　又月夜閨中詩曰閨中日已暮樓上月初華樹陰緣砌上
窗影向牀斜開屏寫密書卷帳照垂花誰能當此夕獨處類倡家
梁蕭子暉春宵詩曰夜夜妾偏栖百花含露低蟲聲[illegible]春岸月色臨
空閨倚語長安路芊苦寄遼西　又冬曉詩曰步欄光欲通曙鳥向西
東燭吹傳餘氣帷香間曉風繁花無處盡還鎖寒鏡中　梁劉邈

秋閨詩曰螢飛綺牕外妾思霍將軍燈前星獸錦筵下織花紋陛
露如輕雨長河似薄雲秋還百種事衣成不暇熏 梁蕭子雲春思詩
白春風馬羅帳餘花落鏡盒池荷正卷葉庭柳復垂絲竹栖君自敗團
扇妾方嫌詎能憐故素終為泣新縑 梁何思澄古意詩曰故交不可
忘猶如蘭桂芳新知雖可悅不異茱萸香妾有鳳皇曲非無陌上桑
薦君君不御抱瑟自悲涼 梁朱越賦得蕩子行未歸詩曰坐樓愁出
望息意不思春無奈園中柳寒時已報人擬挑眉理鬢拂朱幰向層何
當上路晚風吹還騎塵 陳陰鏗南征閨怨詩曰湘水舊言深征客理難
乎獨秋無貌道長嘯不自禁作人讚解佩從來懶聽音唯當有夜鵲
南飛似妾心 又秋閨怨詩曰獨眠雖已慣秋來只自愁火籠恒暖腳行障
鎮牀頭眉含黛俱斂啼將粉共流誰能無限別唯守一空樓 陳李爽
山家閨怨詩曰山中多草梅(?)別房前連曙開竹巾君自折荷衣誰為裁行雲
無處所人住在陽臺 隋張正見山家閨怨詩曰王孫春好遊雲鬢不勝
愁輕鬟曾羅曲別路已經秋山中桂花晚勿為俗人留 [illegible]佳期覺不
歸詩曰良人萬里向河源倡婦三秋思柳園路遠寄詩空織錦宵長夢
反欲驚魂飛蛾屢繞帷前燭衰草還侵階上玉銜啼拂鏡不成粧促
柱繁絃還亂曲時念年移覺不歸偏憎信(?)夜縫衣流螢映月明空帳
疏葉從風入斷機自對孤鸞向影絕終無一雁帶書飛 陳徐儼(?)賦
得班去趙姬外詩曰班姬與飛燕俱侍漢王宮不意因(?)情改偏將衰草
同秋飛金殿外苔上玉階中今日悲團扇非是為秋風 隋江總賦得空
閨怨詩曰[illegible]獨守虛帷傷獨居登上調絃機中織素錦自著
淚無燥翻覺夢成虛復嗟長信閣寂寂往來疏 又為妲(?)人死服敬詩曰
天寒海水慣相知空牀明月不相宜庭中芳桂憔悴葉井上株桐零落枝寒
燈作花羞夜短霜鴈多情恒結伴非為隴水望秦川直置思君腸自
斷薄命夫壻好神仙逆愁高飛向紫臺金丹欲成猶百鍊玉酒新熟幾
千年妾家邯鄲好輕薄特念仙童一九藥自悲行處綠苔生何悟啼多
紅粉落莫輕小婦狎春風羅襪也得步河宮雲車欲駕雁相待引衣來
去幸須同不學蕭史還樓上會逐姮娥戲月中 又閨怨詩曰寂寂青樓

大道遊絲繞白雪綺窗前池上鴛鴦不獨自帳中蘇合還空然屏風有
意障明月燈火無情照獨眠遼西水凍春應少薊北鴻來路幾千願君關
山及早度念妾桃李片時妍 又詩曰蜘蛛作絲滿帳中芳草結葉當行路
紅臉脉脉一生啼黃鳥飛飛有時度故人雖故昔經新新人雖新復應故
賦 梁元帝蕩婦秋思賦曰蕩子之別十年倡婦之居自憐登樓一望惟見
遠樹含煙平原如此不知道路幾千天與水兮相逼山與雲兮共色山則
蒼蒼入漢水則涓涓不測誰復堪見鳥飛悲鳴雙異秋何月而不清月
何秋而不明況乃倡樓蕩婦對此傷情於時露萎庭蕙霜封階砌坐視
帶長轉看腰細重以秋水文波秋雲似羅日黯黯而將暮風騷騷而
渡河妾怨迴文之錦君思出塞之歌相思相望路遠如何鬢飄蓬而漸
亂心懷愁而轉歎愁縈翠眉斂啼多紅粉漫已矣哉秋風起兮秋葉飛
春花落兮春日暉春日遲遲猶可至客子行行終不歸 梁江淹倡婦
自悲賦曰自趙東來與漢宮瑤席金陳桂枝婚春壽璧翠樓明月
使秋歌聲忽散倡人復愁君王更衣露色未吐[illegible]鬢少雲髮交丹
璧以霞飛頭南山之無隙指壽陵以同歸俄云綠衣[illegible]舊與華削遊眉
骨不擇捉金誰恬九重以閉高門自無青首[illegible]兮銀閣溢綺羅生谷
玉梯虛度九冬而廓處經十秋而分居傷營魂之已盡畏松柏之無餘去
柏梁以掩袂出桂柱而斂眉視朱殿以弄暮撫明華而一疑 周庾信蕩
子賦曰蕩子辛苦逐征行直守長城千里城隴水恒冰合關山惟明月況復
空牀起怨倡婦生離紗窗獨掩羅帳長垂新妾不弄長笛暮吹常年
桂苑昔日蘭閨羅敷總髮弄玉初笄新歌子夜舊舞前溪別後關情
無復情離前明鏡不須明合歡無信寄迴紋織未成遊塵滿牀不用拂
細草積階隨意生前日漢使著章臺聞道夫壻定應迴手巾還欲
燥愁眉即剩開逆想行人至迎前含笑來 書 後漢秦嘉與妻書曰不
能養志當給郡使隨俗順時僶俛當去知所苦故爾未有瘳損想念悒
悒勞心無已當涉遠路趨走風塵非志所慕慘慘少樂又計往還將彌
時節念發同怨意有遲遲欲暫相見有所屬託今遣車往想必自力 秦
嘉妻徐淑荅書曰知屈珪璋應奉歲使策名王府觀國之光雖失高

素皓然之業亦是仲尼執鞭之操也自初承問心願東還迫疾惟宜抱歎而
已日月已盡行有伴例想嚴莊已辦發邁在近誰謂宋遠企予望之室邇
人遐我勞如何深谷逶迤而君是涉高山巖巖而君是越斯亦難矣長路
悠悠而君是踐冰霜慘烈而君是履身非形影何得動而輒俱體非比
目何得同而不離於是詠萱草之喻以消兩家之思割今者之恨以待將
來之歡今適樂土優遊京邑觀王都之壯麗察天下之珍妙得無目玩
意移往而不能出耶　秦嘉重報妻書曰車還空反甚失所望兼叙遠
別恨恨之情顧有悵然間得此鏡既明且好形觀文彩世所希有意甚愛
之故以相與并寶釵一雙好香四種素琴一張常所自彈也明鏡可以鑒形
寶釵可以耀首芳香可以馥身素琴可以娛耳　妻又報嘉書曰既惠音
令兼賜諸物厚顧殷懃出於非望鏡有文彩之麗釵有殊異之觀芳
香既珍素琴益好惠異物於鄙陋割所珍以相賜非豐恩之厚孰肯若
斯覽鏡執釵情想髣髴操琴詠詩思心成結敕以芳香馥身喻以明
鏡鑒形此言過矣未獲我心也昔詩人有飛蓬之感班婕妤有誰榮之歎
素琴之作當須君歸明鏡之鑒當待君還未奉光儀則寶釵不列
也未侍帷帳則芳香不發也　梁何遜為衡山侯與婦書曰昔人遺跡
洛內會邁陽臺神仙髣髴有如今別離帳前微笑涉想猶存而幌裏
餘香從風且歇掩屏為疾引領成勞鏡想分鸞琴悲別鶴心如膏火獨
夜自煎思等流波終朝不息始知萋萋萱草忘憂之言不實團團輕
扇合歡之用為虛路邇人遐音塵寂絕一日三秋不足為喻聊陳往翰
寧寫款懷遲枉瓊瑤慰其杼軸　周庾信為上黃侯世子與婦書曰昔
仙人道引尚刻三秋神女將梳猶期九日未有龍飛劍匣鶴別琴臺莫不
銜怨而心悲聞猿而下淚人非新市何處尋家別異邯鄲那應知路想
鏡中看影當不含啼欄外將花居然俱笑分杯帳裏卻扇牀前故是
不思何時能憶當學海神逐潮風而來往勿如織女待填河而相見　陳伏
知道為王寬與婦義安主書曰昔魚嶺逢車芝田息駕雖見妖姬終
成掩忽遂使家勝陽臺為歡非夢人慙蕭史相偶成仙輕扇初開欣看
笑靨長眉始畫愁對離粧猶聞徙佩顧長廊之未盡尚分行幰冀遠
陌之難迴廣攝金屏莫令愁擁恒開錦幔速望人歸鏡臺新去
應餘落粉熏爐未徙定有餘煙淚滴芳衾錦花長濕愁隨玉軫
琴鶴恒驚已覺錦水丹鱗素書稀遠玉山青鳥仙使難通綵筆
試操香牋遂滿行雲可託夢想還勞九重千日詎想倡家單枕一
宵便如蕩子當令照影雙來一鸞羞鏡勿使窺窗獨坐嫦娥笑人

藝文類聚卷第三十二

藝文類聚卷第三十三　人部十七

寵幸　遊俠　報恩　報讐　盟

寵幸

左傳曰申侯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汝汝專利而不厭我死汝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容汝焉既葬出奔鄭又寵於厲公　又曰公子地有白馬四宋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　韓子曰彌子瑕有寵於衛國衛國法竊駕君車罪刖子瑕之母病其人有夜告彌子彌子矯駕君車以出君聞而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犯刖罪異日與君遊於果園食桃而甘以其餘獻君君曰愛我忘其口味寡人　戰國策曰楚王遊雲夢結駟千乘旌旗蔽日野火之起若雲蜺兕虎之嘷若雷霆有狂兕依輪而至王親引弓而射之一發而殪王仰天而笑曰樂矣今日之遊也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誰與同樂此矣安陵君纏泣數行而進曰臣入則侍席出則陪乘大王萬歲千秋之後臣願以身試黃泉蓐螻蟻又何得此樂而樂之大王悅而封纏爲安陵君　又曰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龍陽君涕下王曰何爲泣曰爲臣之所得魚也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所得魚也臣甚喜後得又益大臣欲棄前所得魚矣今以臣之凶惡而得爲王拂枕席今四海之內美人亦甚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也必褰裳而趨王臣亦曩之所得魚也亦將弃矣臣安能無涕出乎魏王於是布令於四境之內曰敢言美人者族　漢書曰漢興佞幸寵臣高祖時則有籍孺孝惠時閎孺此兩人非有材能但以婉媚貴幸與上卧起公卿皆因關說故孝惠時郎侍中皆冠鵔鸃貝帶傅脂粉皆閎籍之屬也　又曰鄧通爲黃頭郎文帝夢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推助之及顧其衣尻帶後穿覺而之漸臺以夢中陰自求推者見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姓名異之通亦愿謹不好外交雖賜洗沐不欲出於是文帝賞賜通鉅萬以十數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　又曰韓嫣武帝爲膠東王時與上學相愛及上爲太子愈益親嫣善騎射聰慧上即位欲事伐胡而嫣先習兵以故益尊貴賞賜擬鄧通常與上共卧起　又曰李延年歌爲變聲是時欲造樂令司馬相如等作詩延年輒承意弦歌所造詩爲之聲曲由是爲協律都尉佩二千石印綬而上與之卧起其愛幸埒韓嫣同　又曰金日磾子賞建二人皆愛幸爲武帝弄兒常在旁昭帝時日磾兩子俱侍中與昭帝略同年共卧起賞爲奉車都尉建爲駙馬都尉　又曰張放鴻嘉中宣帝欲遵武帝故事與近臣遊宴放以公主子曰數得幸取皇后弟平恩侯許嘉女上爲放供帳賜甲第充以乘輿服飾號爲天子取婦皇后嫁女兩宮使者冠蓋不絶賞賜以千万放與上卧起寵愛殊絶　又曰董賢爲郎傳漏正殿下賢爲人美麗哀帝望見悅其儀貌識而問之曰是舍人董賢耶因引上與語拜爲黃門郎由是始幸賢寵愛日甚爲駙馬都侍中出則參乘入御左右旬月間賞賜累鉅萬常與上卧起常晝寢偏藉上衣袖上欲起賢未覺不欲動賢乃斷袖而起其愛恩至此　魏志曰孔桂性便妍曉博弈蹹鞠太祖愛之每在左右出入隨從桂察太祖意數樂因言次曲有所陳事多見從數得賞賜又多頭遺桂由此侯服王食太祖既愛桂五官將及諸侯亦皆親之　又曹瞞傳曰盛作秦明帝寵愛之每止恒同常與帝戲睹衣物有不獲輒入御帳服之至出其見親寵類此比也　俗說曰桓玄寵丁期朗賢論事賓客聚集恒在背後坐食畢便迴盤與之期雖被寵而謹約不敢爲非玄臨死之日期乃以身捍刃

詩

魏阮籍詩曰昔日繁華子安陵與龍陽夭夭桃李華灼灼有輝光悅懌若九春磬折似秋霜流眄發姿媚言笑吐芬芳攜手等歡愛宿昔同衾裳　**晉**張翰周小史詩曰翩翩周生婉孌幼童年十有五如日在東香膚柔澤素質參紅團輔圓頤菡萏芙蓉爾形既淑爾服亦鮮輕車隨風飛霧流煙轉側綺靡顧眄便妍和顏善笑美口善言　**梁**吳均詠少年詩曰董生唯巧笑子都信美目百萬市一言千金買相逐不道參差菜誰論窈窕淑願君捧繡被來就越人宿　梁劉遵繁華詩曰可憐周小童微笑摘蘭叢鮮膚勝粉白曼臉若桃紅挾彈雕陵下垂鉤蓮葉東腕動飄香麝衣輕任好風幸承拂枕選得奉畫堂中本知傷輕薄含辭羞自通剪袖恩雖重殘桃愛不終蛾眉詎誰嫉新妝近入宮

論

梁沈約宋書恩幸傳序論曰夫人君南面九重

與絕陪奉朝夕義隔卿士階闥之任宜有司存既而恩以狎生信由恩得無可憚之姿有易親之色孝建泰始主威獨運空置百司權不外假而刑政糾雜理難徧通耳目所寄事歸近習賞罰之要是謂國權出內王命由其掌握於是方塗結軌輻輳同奔人主謂其身卑位薄以為權不得重曾不見鼠憑社貴狐藉虎威外無逼主之嫌內有專用之功勢傾天下未之或悟挾朋樹黨政以賄成鈇質創痏搆於牀第服冕乘軒出乎言笑之下西京許史蓋不足云晉朝王石未或能及太宗晚運屢經盛衰權倖之徒慴憚宗戚欲使幼主孤立永竊國權搆造異同興樹禍隙帝弟宗王相繼屠勦民忘宋德雖非一塗寶祚夙傾實由於此嗚呼哀哉

遊俠

列子曰虞氏者梁之富民也家既充盛錢金無量財貨無訾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擊博樓上俠客相隨而行樓上博者大笑飛鳶墜其腐鼠而中之俠客曰虞氏福樂之日久矣常有輕易人之志乃辱我以腐鼠率徒屬而滅其家　史記曰甯成抵罪得脫乃詐刻傳出關歸家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乃貰貸買陂田千餘頃貧役使數千家數年產至千金為任俠其役民重於郡守　淮南子曰北楚有任俠者其子孫數止之不聽縣有賊大搜其廬事果發覺夜驚而走追及之其所施德者皆為之戰得免反謂其子曰汝數止吾俠今有難皆賴而身免汝諫不可用也　戰國策曰韓傀相韓嚴遂重於君二人相害嚴遂正議直指舉韓傀之過拔劍趨之嚴遂懼誅亡去求人可以報韓傀者至齊陰交聶政以意厚之政母死既葬除服自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舉金為親壽是深知政也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所以不許子者徒以親在今親已亡仲子所欲報者為誰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傀政遂獨行仗劍至韓直入刺傀傀走而抱哀侯政刺之兼中哀侯左右大亂　漢書曰戰國合從連衡力政爭彊繇是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勢競為遊俠雞鳴狗吠無不賓禮而設者以四豪而稱首　又曰季布為任俠有名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項籍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匿罪三族布匿濮陽周氏乃髡鉗布衣褐置廣柳車中并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其季布也買置田舍乃之洛陽見汝陰侯滕公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為其主用職耳項氏臣豈可盡誅也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荊王之墓也君何不從容為上言之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布匿其所乃許諾侍閒果言如朱家指上乃赦布　又曰季布弟季心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為任俠方數千里士爭為死嘗殺人亡之吳從爰絲匿長事爰絲弟畜灌夫籍福之屬少年多待之籍其名以行當是時季布以信聞關中　又鄭當時為任俠自喜以孝景時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明旦常恐不徧其知友皆天下有名之士也　又曰丞相公孫賀子敬聲以皇后姊子驕奢擅用北軍錢千九百萬發覺下獄是時詔捕陽陵朱安世不能得上求之急賀自請逐捕安世以贖敬聲罪上許之後果得安世安世者京師大俠也聞賀欲以贖子笑曰丞相禍及宗矣南山之竹不足受我辭斜谷之木不足為我械安世從獄中告敬聲與陽石公主私通及使巫祭祠當馳道埋偶人祝詛有惡言下有司案驗賀父子死獄中　又曰灌夫為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權貴勢在己右者必陵之在左者愈貧賤尤益禮敬稠人廣眾薦寵下輩士以此多歸之　又曰劇孟以俠顯吳楚反時條侯為太尉乘傳東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為已天下騷動大將得之若一敵國劇孟行大類朱家及孟母死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孟死家無十金之財　又曰郭解河內軹人任俠孝文時誅死解為人靜悍不飲酒所殺甚眾以軀借友報仇自喜為俠解姊子見殺解使人微知賊處賊窘自歸具以實告解曰公殺之當吾兒不直遂放其賊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益附焉解出入人皆避有一人獨箕踞視之解問其姓名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不見敬是吾德不脩也彼何罪　又曰萬章與中書令石顯相善顯坐專權擅勢免官故郡留其牀席器物直數百萬欲以

與章章不受賓客或問其故章曰吾以布衣見哀於石君石君家破不能有以安也受其財物此爲石氏之禍萬氏又禍耶諸公以是稱之　又曰婁護字君卿是時王氏方盛賓客盈門五侯兄弟爭名其客各有所厚雖護盡入其門咸得其懽心結士大夫無所不傾其交長者尤見親敬衆以是服之與谷永俱爲五侯上客長安號曰谷子雲之筆札婁君卿之脣舌母死送葬者致車二三千兩閭里歌之曰五侯治喪婁君卿時成都侯商爲大司馬衛將軍欲候護其主簿諫曰將軍至尊不宜入閭巷商不聽遂往至護家久住移晡　魏志曰楊阿若後名豐字伯陽少游俠常以報仇解怨爲事故時人爲之號曰東市相斫楊阿若西市相斫楊阿若　詩　晉張華俠曲曰俠客樂險幽築室窮山陰棲遲熊羆穴谷與虎豹林雄兒任氣俠聲蓋少年場借友行報怨殺人驅市傍吳刀鳴手中利劍嚴秋霜騰趣如電激廻旋如流光生從命子遊死聞俠骨香身沒心不懲勇氣如四方　司游俠篇曰翩翩四公子濁世稱賢名食客三千餘門下稱豪英遊說朝夕至辯士自縱橫孟嘗東出關濟身由雞鳴信陵西反魏秦人聞寄望趙勝兩盟楚乃與毛遂行黃歇北適秦太子還入荊　宋王僧達依古詩曰少年好馳俠旅宦遊關源既踐趣古迹聊平典亡言顧吳殊驊幽塗豈異境　宋鮑照擬古詩曰幽并重騎射少年好馳逐氈帶佩雙鞬象弧插雕服獸肥春草短飛鞚越平陸朝遊鴈門上暮還樓煩宿石梁有餘勁驚雀無全目　又擬古詩曰日晏罷朝歸輿馬塞衢路宗黨生光華賓僕遠傾慕富貴人所欲道德亦何懼　梁元帝劉生詩曰任俠有劉生然諾重西京扶風好驚坐長安恒借名榴花聊夜飲竹葉解朝醒結交李都尉遨遊佳麗城　陳吳均詩曰結客少年歸翩翩驄馬肥報恩殺人竟賀君賜錦衣握蘭登建禮拖玉入含暉頭看草玄者功名終自微　又古意詩曰西都盛冠蓋光遠塵霧塞中有惡少年伎能專自恣　玉鞭蓮花細金轡流星勒聯翩為路傍人寫輕長楸北　梁王僧孺詩曰青絲控燕馬紫艾飾吳刀朝風吹錦帶落日映珠袍陸離關右客照曜出西京家雖非學與遇終是

任逢遘人生會有死得處如鴻毛寧能偶雞鶩寂寂隱蓬蒿　梁何遜擬輕薄篇曰城東美少年重身輕萬億挾彈隋珠丸白馬黃金飾長安九逵上青槐陰道植轂擊晨已諠肩摩暗不息走狗通西望牽牛亘南直相期百戲傍去來三市側象牀杳繡被玉盤傳綺食　周王褒遊俠篇曰京洛出名謳豪家俠競交遊河南朝四姓關西謁五侯鬭雞橫大道走馬出長楸桑陰徙將夕槐路轉淹留　周庾信詩曰俠客重連鑣金鞍被桂條細塵障路起驚花亂眼飄酒醺人半醉汗濕馬全驕歸鞍畏日晚爭路上河橋　陳沈炯長安少年詩曰長安好少年驄馬鐵連錢陳王裝腦勒晉后鑄金鞭步搖如飛燕寶劍似舒蓮去來新市側遨遊大道邊　陳陰鏗西遊咸陽中詩曰上林春色滿咸陽遊俠多城斗疑連漢橋星像跨河影裏看飛轂塵前聽遠珂還家何意晚無處不經過　陳楊縉俠客控絕影詩曰青門小苑物華新花開鳥弄會芳春仙掌層臺浮麗日長楸廣路起紅塵園中追尋桃李徑陌上逢迎游俠人苺俠英名馳上國人馬意氣俱相得白玉鹿盧秋水劍青絲兜轉黃金勒復有氣目並龍文騣影追風本絕羣影入吳門疑曳練形來西北似浮雲寄語幽并騎射客未肯推名持借君

報恩

毛詩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又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　左傳曰晉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妾疾病曰必以爲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老人曰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子是以報　晏子曰晏子以粟金遺北郭騷辭金受粟有間晏子見疑於景公出奔北郭子白養及親者身更其難遂造公庭曰晏子天下之賢者去齊國必侵不若先死乃自殺　公自追晏子及郊而反之　呂氏春秋曰秦穆公失右服馬公自往求焉見野人方食之於岐山之陽穆公笑曰食駿馬肉不飲酒去恐傷汝也遂徧飲而去及一年爲韓原之戰晉人已環穆公

之車晉梁由靡已扣繆公左驂嘗食馬肉三百餘人疾鬬車下遂大
剋晉反獲晉惠公以歸　又曰簡子有兩白騾甚愛之陽城胥渠
處陽城胥渠簡子家臣也廣門之官夜款門而謁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醫教之
曰得白騾之肝則止不得則死謁者入通董安于御於側簡子殺白騾取其
肝以予陽城胥渠無何趙興兵而攻翟廣門之官七百人皆先登　戰國
策曰中山君饗都大夫司馬子期在焉羊羹不徧子期怒而走於楚
以伐中山君中山君亡走有人挈戈隨其後者顧謂二人子奚為對曰
臣父嘗餓且死君下壺飱餌臣父臣父且死曰中山有事汝必死之故來
死君也中山君慨然曰吾以一杯羊羹亡國以一壺飱得士二人　史記曰爰
盎為吳相時有從史嘗盜爰盎侍兒盎知之不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
言君知爾與侍者通乃亡歸盎驅自追遂以侍者賜之復為從史及爰盎
使吳見守從史適為校司馬守盎夜引爰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
斬君盎謝之而去　又曰項王使說韓信韓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
位不過執戟故背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
聽計用夫人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　說苑曰楚莊王賜群臣酒
日暮燈燭滅有人引美人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曰有引妾衣者妾絕
其纓願趣持火來視絕纓者　王曰今日飲不絕纓者不懽群臣百官皆
絕冠纓乃出火居二年晉與楚戰有一人常在前五合五獲首卻敵而問
之對曰臣乃夜絕纓者也王隱忍不暴而誅常願肝腦塗地用頸血
湔敵久矣遂平晉君　漢書曰張蒼秦時為御史有罪亡歸及沛
公略地過陽武蒼以客從攻南陽蒼當斬解衣伏質身長大肥白如瓠
王陵乃言沛公赦勿斬以為常山相蒼德王陵及貴父事陵陵死蒼
為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　又曰蓋寬饒為衛司
馬躬案行士卒廬室視其飲食居處有疾病者身自撫循臨問加
致醫藥遇之甚恩及歲盡交代衛卒數千人皆叩頭自請願復更留
一年以報寬饒厚德宣帝嘉之以寬饒為太中大夫　吳越春秋曰伍子
胥伐楚還過溧陽瀨水之上長歎息曰吾常飢於此乞食而殺一婦人將
欲報之百金不知其家遂投金瀨水之中而去　三輔決錄曰高陵龐勃為

郡小吏東平衛農為書生窮乏容鍛於勃家勃知其賢禮待酬直
過常農曰為俑胡乃相報別七八年累為偃師勃為門下書佐忘之矣
農召問乃悟遂舉勃　魏略曰楊沛為新鄭長課民蓄棗椹營
且積得千餘斛太祖西迎天子軍無糧沛乃進乾椹後為鄴令賜
其生口十六人絹五百疋以報乾椹也　魏志曰太祖平幽州召孫禮司空軍
謀掾初荒亂時禮與母相失同郡馬台求得禮母禮推家財盡以與台
華陽國志曰曹公察關羽不安張遼以情問之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
我厚然吾受劉將軍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要當立效報公闕而去
之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公使遼羽為先鋒羽望見良麾策
馬刺於萬衆中斬其首盡封其物拜書告辭而歸先主賊否誅賊
酬德賦曰右衛沈侯春子以國士四年秦役朱方見贈以詩詩曰不云乎
無言不酬無德不報故稱之酬德賦云悲夫四游之代序兮龍驤而不息
軏蓋靡於駿奔王衡勞於撫翼嗟歲暮之勘撤曹陰默以懷惻嗟
民生之知用知莫深於在己彼知己之為深信嚴之其何已君奉筆
分鑣我與侯之星擧宿風雲之光景申遊好於蘭菊結德言而為佩
希芳猷而為服子窘跡以多轍媿辭厄而獨處君紆組於名邦覿話
言於川渚兩要戟於戎墀我拂劍於郎闈兩同軍以日夜誠望昏而
掩扉時遊般以未極春蒼蒼之徂暉昔清傾之俄忽恨嶽賞之多違
[illegible][illegible]春秋謝王鳳書曰永惟賀月之材質薄學朽將軍悅其狂言擢
之卑及之廁之賓朋之末不聽浸潤之譖不食膚受之愬雖齊桓晉
文用士篤於祭父哲兄養育子弟誠無以加昔豫子吞炭壞形以奉
見異於智伯首公門以報恩於智氏孟嘗猶有死士何況將軍之門

報讎

禮記曰父母之讎不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交遊之讎不同國　又
曰居父母之讎寢苫枕干不仕不與共國遇諸市不反兵而鬬　左傳曰
齊高發伐莒莒子奔紀鄣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為嫠婦及老託於
紀鄣紡焉以度而去之及師至則投諸外齊師夜縋而登莒共公懼啓西
門而奔齊師入紀　又曰吳伐越越王句踐禦之陳于檇李闔廬傷將指

還卒於陘夫差使人立於庭出入必謂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曰唯
不敢忘三年乃報越　越絶書曰子胥入吳闔廬將爲之報讎其後荊
將軍伐蔡使子胥伐荊十五戰十五勝子胥操捶笞平王之墓而數之曰
吾先人無罪而子殺之今以此報子　戰國策曰豫讓欲爲智伯報讎趙
襄子當出豫讓伏劍橋下襄子至橋馬驚曰必是豫讓也求之果是數之
曰子不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子不爲報讎反臣於智伯智伯亦已
死何報讎深也荅曰范中行衆人遇我我以衆人報之智伯國士遇我我以國
士報之襄子曰爲智伯名既成寡人赦子亦已荅曰君前赦臣天下莫不稱
君之賢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以致報讎之意乃使使持衣
與豫讓拔劍三躍而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死　史記曰秦
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爲睢報仇乃爲書遺平原君曰願與君爲
布衣之交十日之飲平原君見昭王昭王與平原君飲數日謂曰范君之仇
在君家願使人歸取頭來平原君曰不在臣所昭王乃令趙王發卒圍平
原君家魏齊夜亡　東觀漢記曰海曲有呂母其子爲縣吏犯小罪縣宰
殺之呂母家素[illegible]豐貲産乃益釀醇酒少年來沽者貰之視其乏者
輒假衣裳少年欲相與償之呂母垂泣曰縣宰枉殺吾子欲報怨爾
諸君寧肯哀之乎少年許諾遂相聚得數百人因與呂母入海自稱將軍
遂破海曲執縣宰斬之以其首祭子冢　又曰郅惲與董子張友子張父爲鄉
人所害及子張病將終惲候子張視惲歔欷不能言惲曰吾知子不悲天
命而痛讎不復也惲即將客遮仇人取其頭以示子張子張見而氣絶
又曰趙憙少有節操從兄爲人所殺無子憙年十五常思欲報之遂往復仇而仇
家皆疾病憙以因疾報殺非仁者心且釋之而去顧謂仇曰爾曹若健遠
相避後病愈悉自縛詣憙憙不與相見後竟殺之　吳書曰甘寧殺陵統
父孫權令不得讎之嘗於呂蒙舍酒酣統乃以刀舞寧起曰寧能雙戟舞
蒙曰未若蒙之巧也因操刀楯以身分之　列女傳曰緱氏女玉爲父報讎吏執
玉以告外黄令梁配欲論殺玉申徒蟠時年十五進諫曰玉之節義足以感
無恥之孫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時尚當表旌廬墓況在清聽而不加哀矜
配善其言乃爲減死論　又曰龐淯母者趙氏女字娥父爲同縣人所殺而

娥兄弟三人俱時病物故讎乃喜以爲莫己報娥乃潛備刀兵以候讎家十
餘年後遇於都亭刺殺之因詣縣自首曰父仇已報請就刑　又曰衛義姬
者其夫有先人之讎讎家不報而避之仇家得義姬問其所在乃積薪燎
之遂不言而燒死　又曰潁川公孫氏女阿年十三死家報其父父友得免
河與母俱亡母先見得阿入車欲甘心河馳出叩頭涕泣曰老母常有篤
疾安見殘以寇哉我年在耄父母所害不如殺我仇遂殺之而捨其母
又京師節女者本夫有仇仇家欲報其夫乃劫其妻父使要其女中間父呼
其女而告之女念不聽之則殺父不孝聽之則殺夫不義欲以身當之詐因
曰夜在樓上新沐頭東首臥則是矣仇家果至斷其頭持去明而視之乃其妻
之頭也仇以爲義遂釋其夫　會稽典錄董黯家貧採薪供養母甚肥悅
鄰人家富有子不孝母甚瘦小不孝子疾黯母肥常苦之黯不報及母終負
土成墳竟殺不孝子置其頭於墓前以祭　晉中興書曰桓溫父彝被害時溫年十五
枕戈泣血經年乃挺刀直出一手刃仇人[招?][illegible]文帝詔曰喪亂以來兵革縱橫
天下之人多相殘殺者昔一橫殺鄰商之兄復步害失其之子葉矣二祖
詔使不得相讎今兵戎始息宇內初定民之存者非流亡之孤則鋒刃之餘
當相親愛養老長幼自今以後有仇怨者皆不得相讎[敎][illegible]隋文帝
觀異衆呂碩復讎敎曰大理以爲伯魚遺均其輕亦有鄉因行改江以孝移
衆呂碩乃擇到郡稱其父爲卒法所殺今於公府者斬法級祭墓竟束身歸
家昔沂梁撫劍河南執敦遺符古者置足可嘉防廣刃讎赦其枉桔之罪丁
蘭雪恥權以大夫之位

盟

周官曰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
者有獄者則使之盟詛凡盟詛各以其地域之衆庶共其牲而致焉　尚書曰惟
十三年大會于孟津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今商王
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
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方百姓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
勳未集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
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

厥罪惟鈞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　又曰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
士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不敬自絶于天結怨
于民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痡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
屏弃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爾其
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　左傳曰晉侯獻楚俘于王王子虎盟諸侯
于王庭要言曰皆奬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
無克祚國及而玄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　又曰甯武子與衛人
盟于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
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
今日以往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明神先君是糾是
殛國人聞此盟而後不貳　又曰楚子圍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楚王曰
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退三十里而許鄭人平潘尪入盟子良出質
又曰楚師圍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
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
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　又曰諸侯伐鄭同盟
于亳載書曰凡我同盟無蘊年無壅利無保姦無留慝救災患恤禍亂同
好惡奬王室或間茲命司愼司盟名山名川群神群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
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　史記曰吳起東遊出衛
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爲卿相不復入衛　漢書曰高后立諸
呂爲王王陵曰高皇帝刑白馬而盟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
氏非約也　淮南子曰胡人彈骨（胡人之盟約也置酒頭骨中飲以相詛也）越人契臂中國歃血盟所由
各異其於信一也　晉中興書曰中宗以祖逖爲前鋒都督使北渡江中流誓曰
祖逖不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此江　又曰吳大主孫權與蜀盟文曰天降喪亂皇
綱失叙逆臣承釁劫奪國柄始於董卓終於曹操九州幅裂普天無紀及
操子丕偷取天位而叡么麽尋丕凶迹昔共工亂象而高辛行師三苗干度而虞
舜征焉今日滅叡擒其徒黨非漢與吳將復誰在建大事者必先盟誓故漢之與吳
雖信由中然分土列境宜立明盟故東西士民咸共聞知既盟之後勠力一心同討
兇賊救危恤患分災共慶　守分土無相侵犯傳之後葉克終若始有渝
此盟創禍先亂俾隊其師無克祚國　文　晉劉琨與段匹磾盟文曰天不靜晉
難集上邦四方豪傑是焉扇動乃憑陵于諸夏俾天子播越震蕩於外有傲
區二虜交侵區夏將泯神主流離生無歸百罹備臻死喪相枕肌膚潤於鋒鏑骸
骨曝於草莽千里無煙火之廬列城有兵曠之邑茲所以痛心疾首仰訴
皇穹者也臣琨蒙國寵靈叨切台岳臣磾世効忠節忝荷公輔大懼醜類
猾夏王旅隕首喪元盡其臣禮古先哲王貽厥後訓所以翼戴天子敦
序同好者莫不臨之以神明結之盟誓故齊桓會於邵陵而群后加恭晉
文盟於踐土而諸侯茲順加臣等介在遐鄙而與主相去迥遼是以敢干先
典刑牲歃血自今日既盟之後皆盡忠竭節以翦夷二寇有加難於琨磾
必救加難於磾琨亦如之繾綣齊好披布胸懷書功金石藏于王府有渝此
盟亡其宗族俾墜軍旅無其遺育　晉庾闡爲郗車騎討蘇峻盟文曰
賊臣祖約蘇峻不恭天命不畏王誅凶戾肆逆干國之紀稱兵攻宮杖掠宗廟
遂制脅幼主有無君之心大行皇太后以憂崩殂殘害忠良禍虐烝民
窮凶極暴毒流四海是以率土怨酷兆庶泣血咸願奉辭罰罪以除元惡今
主上幽厄百姓倒懸忠臣烈士志在死國既盟之後戮力一心共翦醜類殞
首喪元以救社稷若二寇不梟無望偷安當今生者不食今誓死者無愧
黃泉　晉書王羲之爲會稽內史稱疾去郡於父墓前自誓文曰羲之不
天夙遭閔凶遂因人乏蒙國寵榮每仰詠老氏周任之誡常恐斯亡無日是用
寤寐永歎若墜深谷止足之分定之於今日稽顙歸誠自今之後敢渝變此
心貪冒苟進是有無尊之心而不子也子而不子天地所不覆載名教所
不得容也信誓之誠有如皦日　陳沈炯爲陳武帝與王僧辯盟文曰侯
景戎羯小醜逆天無狀背我恩義破我國家毒我生民毀我廟社誅
鋤我郡縣割裂我宗姻我高祖靈聖聰明光宅天下劬勞兆庶亭育萬民
哀景以窮見歸全景將戮之首授景要害之地崇景非次之榮於景何怨
而景長戟強弩陵蹙朝廷刳肝斮趾不厭其快高祖菜食卑宮春秋九
十屈志凶威憤終寇手大行皇帝溫嚴恭默丕守鴻名於景何有復加忍
毒豈有率土之濱忍聞此痛僧辯等荷相國湘東王泣血銜冤之寄摩
頂至踵之恩能不瀝膽抽腸共誅姦逆將帥同心共契必誅凶醜尊奉

湖東王祠廟碑鴻業以主一邦祭甚一相歎負一相違戾天地宗廟是謹是詁

藝文類聚卷第三十三

藝文類聚卷第三十四　人部十八

懷舊　哀傷

懷舊

尚書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　毛詩曰友賢不弃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　左傳曰鄭子太叔卒趙簡子爲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趙鞅）　論語曰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漢書曰高祖過沛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酒酣自擊筑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遊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之後吾魂魄猶思樂沛與父老諸母故人樂飲極歡道舊故爲笑樂　又曰朱邑傳篤於故舊性公平不可交私　新序曰延陵季子使過徐徐君好其寶劍弗忍言季子心許之而未敢與及還而徐君已薨乃脫寶劍懸之於墓樹徐人奇之曰延陵季子不忘舊故脫千金之劍挂丘樹　東觀漢記曰章帝幸東平祭東平王墓云思其人到其鄉其處在其人亡　皇甫謐高士傳曰徐稺仁誼聞於天下黃瓊辟公府不詣及瓊薨稺負笈徒步三千餘里到瓊墓致酹　嵇康高士傳曰商容有疾老子問之谷曰子過故鄉而下車知之乎老子曰非謂不忘故耶

【詩】晉沈約懷舊詩曰元長秉奇調弱冠慕前蹤眷言懷祖武一簣望成峯金難行易跌命舛志難逢折風落迅羽流恨滿青松（傷王融）　又詩曰吏部信才傑文鋒振音響調與金石諧思逐風雲上豈言陵霜質忽隨人事往尺璧爾何冤一旦同丘壤（傷謝朓）　又詩曰右率馥時譽秀出冠朋僚聲葺茲千仞氣依此百尋條蘊藉含文雅散朗溢風飆楸檟今已合容範尚昭昭（傷庾杲之）　又詩曰長史體閑任坦蕩無外求持身非詭遇應物有虛舟心從朋好盡形爲歡宴留歡宴未終畢零落委山丘（傷王諶）　又詩曰東南既擅美洛陽復稱才攜手同歡宴比跡共追陪事隨短秀落言歸長夜臺（傷虞炎）　又詩曰少府懷貞節忘軀濟所奉吏道勤不息繁文長自擁既閑優孟歌身沒誰爲寵（傷李珪之）　又詩曰韋曾負識前載博物備戎華稅駕止營校論跡委泥沙如知傭聽局方悟大音賒（傷胡諧之）　又詩曰處和無近累天然有勝質蕭索負高情取介懷私實義貴良爲重顏同權非所恤罷平生言寧知攜手日（傷劉渢）　又詩曰豫州懷風範綽

然標雅度，與約志不渝，接廣情無忤，韻頑事刁，筆紛綸迹，朱素美志，同山河浮年，迫朝露嗣之。○賦○晉向秀思舊賦曰：予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其人並有不羈之才，嵇康意遠而疏，呂安心曠而放，其後各以事見法，嵇博綜技藝，於絲竹特妙，臨當就命，顧視日影，索琴而彈之，曰逝將西邁，經其舊廬，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想曩昔遊宴之好，感音而歎，故作賦云：將命適於遠京，遂旋返而北徂，濟黃河以汎舟，經山陽之舊居，踐二子之遺迹，歷窮巷之空廬，惟古昔以懷念，徘徊以躊躇，棟宇存而弗毀，形神逝其焉如，昔李斯之受罪，歎黃犬之長吟，悼嵇生之永辭，顧日影而彈琴，託運遇於際會，寄餘命於寸陰，聽鳴笛之慷慨，妙聲絕而復尋，停駕言而將邁，遂援翰而寫心。○晉潘岳懷舊賦曰：予十二而獲見于父友東武戴侯楊君，遂申之以婚姻，而道元公嗣亦隆世親之愛，不幸短命，父子凋殞，予褰役于外，不歷嵩丘之山者九年于茲矣，今而經焉，慨然懷舊，乃作賦曰：仰眺歸雲，俯鏡泉流，前瞻太室，旁眺嵩丘，東武託焉，建塋啟疇，巖巖雙表，列列行楸，望彼楸而獲見，承戴侯之清塵，名予以國士，眷予以嘉姻，自祖考而隆好，逮二子而世親，歡攜手以偕老，庶報德之有鄰，今九載而一來，空館闃其無人，陳荄被于堂除，舊圃化而為薪，步庭廡以徘徊，涕泫流而霑巾。○銘○周庾信思舊銘曰：歲次攝提，星居鶉首，梁故觀寧侯蕭永卒，嗚呼哀哉，人之戚也，既非金石所移，士之悲也，寧有春秋之異，高堂已傾，樓下有聞琴之泣，壯士一去，燕南有擊筑之悲，項羽之晨起帳中，李陵之徘徊歧路，無假窮秋，于時悲矣，況復魚飛武庫，豫有弃甲之徵，鳥伏秋泉，先見橫流之兆，星紀吳亡，庚辰楚滅，隰載馳轅，長往甲觀，寒失餘皇，弃焉河流，殘秦東杞，梓與棲樂俱沉，滄浪遂菜，角鶩隨共蛟龍並盡，燃香複道，詎斂兔魂，載酒屠劉車，空招愁氣，芝蘭蕭艾之秋，形殊而並悴，羽毛鱗介之怨，聲異而俱哀，蔡府昔開，俊賢朝首，為羈紲，虞門人謝，無及平東首，告辭西陵，長往山陽，車馬永別，邴門潁川賓客，遥悲松路，嵇叔夜之山廬，向多楊柳，王子猷之舊徑，唯餘竹林，王孫弃地，方為長樂之宮，烈士埋魂，即是將軍之墓，昔嘗歡宴，風月留連，追憶平生，宛然心目，美酒酌焉，猶思建業之水，鳴琴花操，終念華亭之鶴，重為此別，嗚呼甚哉，麟士星落，月丞錄傷，瓶罄罍恥，芝焚蕙歎，所冀鍾沉德水，望出風雲，劍沒豐城，氣連牛斗，潸然思舊，乃作銘云：風雲上添，舟壑潛移，驛騎霜露，君子先危，紀侯大去，懷王不反，玉樹長埋，風流遂遠，荀卿故縣，慶封餘邑，万里傷魂，脩門詎入，城連武庫，山枕虛龍，思歸道遠，反葬無從，徒留駕馬，空靡長松，疇昔隆貴，將舒語嘿，託情絃琴，風雲相得，有酒如澠，終温且克，朝陽落鳳，火軒傷麟，佳城鬱鬱，流寓于秦，山陽相送，惟餘故人，孀撫麈緋，獨鶴孤聲，閨深夜靜，風月俱寒，生平已矣，懷故何期，塵中絃斷，隣人笛悲，昔為蕃幕府，今成德帷。○序○梁元帝懷舊志序曰：吾自北守瑯臺，東探禹穴，觀濤廣陵，面金湯之設險，方舟宛委，眺玉笥之干霄，臨水登山，命儔嘯侶，中年承乏，攝牧神州，戚里英賢，貴尚冠冕，俊彥真長之弱，揚歡茂弘之舞，鶴清酒繼進，甘果徐行，長安鄰公為其延譽，扶風長者刷其羽毛，公是駐伏熊，廻騎命鄒湛召王存，余顧而言曰：斯樂難常，誠有之矣，日月不居，零露相半，素車白馬，往矣不追，春華秋實，懷哉何已，獨軫魂交，清宵宿草，故備書爵里，陳懷舊焉。

哀傷

毛詩曰：終風，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難，傷已不見荅於先君，以至困窮。又曰：我心憂傷，惄焉如擣。　左傳曰：魯襄仲殺公子惡及視，而立宣公，夫人姜氏歸于齊，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　又曰：晉不哀吾喪，而滅吾同姓。　禮記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　又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司城子罕哭之哀，而民說。　又曰：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使子貢問之，對曰：昔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　又曰：知生者弔，知死者傷。　又曰：傷哉貧也，生無以養，死無以為禮。　又曰：孔子過衛，遇舊館人之喪，夫子入哭之，出使子貢脫驂而賻之，曰：予向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　論語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又曰：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家語曰：閔子騫三年喪畢，見於孔子，與之琴，使之絃，切切而悲，孔子曰：君子也，哀未盡，能斷之以禮。事具品藻部　焦贛易林曰：秋風生哀，華落悲心。　說苑曰：鮑叔死，管仲舉上衽而哭之，泣下如雨，從

者曰非君臣父子也管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士爲知己者死況
爲之哀乎　列子曰燕人生長於楚及老而還本國過晉國同行者誑之
指城曰此燕國之城其人愀然變容指社曰此君里之社乃喟然而歎指舍
曰此君先人之廬乃涓然而泣指壠曰此君先人之冢其人哭不自禁　文子曰
九夷八狄之哭異聲而皆哀　吳志曰吕岱親愛徐原原性忠壯好直言
及原死哭之甚哀曰益友不幸岱復何聞乎　王隱晉書曰庾兗兄子
孤卒兗既哀其孤又痛其成人而未娶撫柩而號每哭聽者皆泣人不
哀其喪感其哀也　又曰阮籍鄰家女未嫁而死籍往哭之甚哀
俗說曰阮光祿大兒喪哀過遂得失心病　琴操曰孔子遊於泰山見
薪者哭甚哀孔子問之薪者曰吾自傷故哀爾　沈約宋書曰世祖
與羣臣至寵姬殷貴妃墓謂劉德願曰卿等哭貴妃若悲者當加
厚賞德願應聲便號慟擗踊涕泗交橫上甚悅以爲豫州刺史上又令羊
志哭志亦嗚咽甚哀他日有問志者卿那得此副急淚志荅曰我尒日自
哭亡妾耳　秦川記曰隴西郡有隴山東人升此而顧瞻者莫不悲思哀

傷 **詩** [魏]文帝寡婦詩曰友人阮元瑜早亡傷其妻子孤寡爲作此
詩霜露紛兮交下木葉落兮萋萋候鴈叫兮雲中歸鷰翩兮徘
徊妾心感兮惆悵白日急兮西頹守長夜兮思君魂一夕兮九乖悵延佇兮
仰視星月隨兮天迴徒引領兮入房竊自憐兮孤栖願從君兮終沒愁何
可兮久懷　[晉]阮瑀七哀詩曰丁年難再遇富貴不重來良時忽一過身
躰爲土灰冥冥九泉室漫漫長夜臺身盡氣力索精魂靡所能嘉
肴設不御旨酒盈觴杯出壙望故鄉但見蒿與萊　又詩曰臨川多悲風
秋日苦凄涼客子易爲戚感此用哀傷攬衣久躑躅上觀心與房三星守
故次明月未收光雞鳴當何時朝晨尚未央還坐長歎息憂憂難可忘
[魏]王粲七哀詩曰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復弃中國去遠身適荊
蠻親戚對我悲朋友追相攀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南登霸陵岸
迴首望長安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　又詩曰荊蠻非我鄉何爲久滯
淫方舟遡大江日暮愁我心山岡有餘映巖阿增重陰流波激清響猴
猨臨岸吟獨夜不能寐攝衣起撫琴絲桐感人情爲我發悲音

[晉]張載七哀詩曰秋風吐商氣蕭瑟掃前林陽鳥收和響寒蟬無餘
音朱光馳北陸浮景忽西沈顧望無所見唯覩松柏陰肅肅高桐枝翩
翩栖孤禽仰聽離鴻鳴俯聞蜻蛚吟哀人易感傷觸物增悲心　[晉]潘岳
關中詩曰哀此黎元無罪無辜肝腦塗地白骨交衢夫行妻寡父出子
孤俾我晉民化爲狄俘　又哀詩曰摧如葉落樹邈若雨絕天雨絕有歸
雲葉落何連山時氣冒山嶺長風鼓松栢堂虛聞鳥聲室暗如日
夕晝愁奄逮昏夜思忽終昔展轉獨悲窮泣下霑枕席人居天地間
飄若遠行客先後詎能幾誰能㓟金石　又悼亡詩曰皎皎窗中月照
我室南端清商應秋至溽暑隨節闌凜凜凉風升始覺夏衾單
豈曰無重纊誰與同歲寒歲寒無與同朗月何朧朧展轉眄枕席長
簟竟牀空牀空委清塵室虛來悲風霑胷安能已悲懷從中起寢興目
存形遺音猶在耳　又悼亡詩曰荏苒冬春謝寒暑忽流易之子歸窮泉
重壤永幽隔望廬思其人入室想所歷帷屏無髣髴翰墨有餘跡流
芳未及歇遺挂猶在壁悵怳如或存迴遑忡驚惕如彼翰林鳥雙栖一
朝隻如彼游川魚比目中路析　又思子詩曰造化甄品物天命代虛盈奈何
念稚子懷奇隕幼齡追想存髣髴感道傷中情一往何時還千載不復
生　[宋]顏延之除弟服詩曰徂沒雖二秋淹泣備三冬往辰綿難紀來晝忽
易窮外沒奄朞晦洒掃易禮容爲衣變余飾長逝歸爾躬　又詩曰雖
潮溝詩曰徘徊眷郊甸俛仰引平襟一塗苟不豫百慮畢來侵悉懷安
在昔有願探言契琴寫言芳若斯將用慰亡譬　[齊]謝朓銅爵臺妓
詩曰繐帷飄井幹樽酒若平生鬱鬱西陵樹詎聞歌吹聲芳襟染
淚跡嬋娟空復情玉坐猶寂寞況乃妾身輕　[梁]簡文帝傷美人詩曰昔
聞倡女別蕩子無歸期今似陳王歎流風難重思翠帶留餘結苔階沒
故基圓形更非是夢見反成疑熏爐含好氣庭樹吐華滋香燒日有歇花
落無還時　[梁]任昉哭范僕射詩曰平生禮數絕式瞻在國楨一朝萬化
盡猶我故人情已矣平生事詠歌盈篋笥兼復相嘲謔常與虛舟值
何時見范侯還叙平生意　[梁][illegible]詠世子車中作詩曰康公
失權勢門館有虛盈貴賤猶如此況乃曲池平高車塵未滅珠履故餘

聲賓階緑錢滿客位紫苔生雖當九原上鬱鬱望佳城 【梁】蕭子
範入元襄王第詩曰伏軾窺東苑收淚下昔橋昔時方歡宴於今共寂
寥夾池猶裊裊仙樹尚迢迢同西靡柏徒留芳樹蕭 【梁】王筠和
蕭子範入元襄王第詩曰昔人睢陽苑連步披風雲今遊故臺處向
望闃無人皓壁留餘篆蕙圃有餘芬行人皆隕涕何獨孟嘗君
【梁】吳筠傷友詩曰可憐桂樹枝懷芳君不知摧折寒山裏遂死無人
窺 【梁】何遜行經范僕射故宅詩曰旅葵應蔓井荒藤已上扉寂寂
空郊暮無復車馬歸潺潺放池水蒼苔落日暉閒寂今如此行客豈霑
衣 又銅爵臺妓詩曰秋風木葉落蕭瑟管絃清望陵歌對酒向帳
舞空城寂寂檐宇曠飄飄帷幔輕曲終相顧起日暮松柏聲 【梁】劉
孝綽銅爵臺妓詩曰爵臺三五日歌吹似佳期定對西陵晚松風飄素
帷危絃斷更接心傷於此時何言留客袂翻掩望陵悲 【北周】庾肩吾
亂後經吳郵亭詩曰郵亭一回望風塵千里昏青袍異春草白馬似吳
門獯戎鯁伊洛雜種亂轘轅輦道同關塞王城似太原休明鼎尚重秉禮 【事三 二十四】
國猶存殷牖爻雖賾堯城吏轉尊泣血悲東走橫戈念北奔方憑七廟略
誓雪五陵冤人事今如此天道共誰論 【周】庾信傷周處士詩曰冥漠爾遊
岱淒涼子向秦雖言異生死同是不歸人悵然張仲蔚悲哉鄭子眞三山猶
有鶴五柳更應春遂令從渭水投釣往江濱 【周】王褒送觀寧侯葬詩曰
丹旐書空位素帳設虛樽楚琴曲已絶韓書舊說存西陵傷所樹北陵
惜故園自憐悲谷影彌念黃門餘雕天盡泉夕霧起山根平原看獨樹皋亭
望列村寂寥還蓋靖荒茫歸路昏挽鐸已流唱童歌行向喧眷然千子
載後誰將遊九原 又送劉中書葬詩曰昔別傷南浦今悲去北邙書生
空託夢久客每思鄉塞近邊雲黑塵昏野日黃陵谷俄遷變松柏易
荒涼題銘無復迹何處驗龜長 【陳】沈炯望郢州城詩曰魂兮何處反非
死復非仙坐柯如昨日石合未淹年歷陽頓成浦東海果爲田空憶扶風咏
見峴山傳世變才良改時移民物遷悲哉孫驃騎悠悠哭彼天 又長安還
至方山愴然自傷詩曰秦軍坑趙卒遂有一人生雖還舊鄉里危心曾未平
淮源比桐柏方山似削成猶疑屯虜騎尚畏值胡兵空村餘拱木廢邑有頹
城舊識莫不亡新知皆異昔年三万日處處此傷情 【陳】陰鏗和樊晉
陵傷妾詩曰畫梁朝日盡芳樹落花辭忽以千金笑長作九泉悲鏡前
塵劍粉機上網多絲戶餘雙入燕床有一空帷名香不可得何見反魂時
【陳】張正見銅爵臺詩曰荒涼銅爵晚摇落墓田通雲慘當歌日松吟
欲舞風人疏瑶席今曲罷網帷空可惜年將淚俱盡望陵中 【隋】江總
和東宮經故妃舊殿詩曰故殿看看冷空階步步悲猶憶窺窗處還如
解珮時若生無意早虛爲入有言遲若今歸就月照見不須疑 又傷顧
野王詩曰攜酒高詠七哀詩何言舊里別非復竹林期階荒鄭公
草戶閑蔣生帷人隨春檀落客共曉鸎悲年髮兩如此傷心獨幾時
又和張源傷往詩曰小婦當壚夜夫貰凱師年正歌千里曲翻入九重泉
機中未斷素匣上本留絃空帳臨窗掩孤燈向壁燃還悲塞壟暗松
短未生煙 【賦】【漢】武帝李夫人賦曰飾新宮以延佇兮泯不歸乎故鄉慘
鬱鬱其蕪穢兮隱處幽而懷傷釋輿馬於山椒兮奄修夜之不陽秋氣憯以悽
戾兮桂枝落而銷亡神煢煢以遥思兮精浮游而出畺託沉陰以壙久兮惜蕃華
之未央念窮極之不還兮惟幼妙而相羊 【事三 二十】 【後漢】蔡邕感懷賦曰悲終風之
隕蘀兮桑榆槁以摧傷桂數榮而方盛賁暮冬之隆霜華萋萋之將實
中夭零而消亡重鳥攢其明哲悲何壽之不將嗟劉生之若茲奄彌留而
喪 【魏】文帝悼夭賦曰族弟文仲亡時年十一母氏傷其夭逝追悼無已予以
宗族之愛乃作斯賦氣紆結以填胸不知涕之縱橫時徘徊於舊處覩
靈衣之在牀感遺物之如故痛爾身之獨亡愁端坐而無聊心感感而不
寧步廣廈而躑躅覽芳草於中庭悲風蕭其夜起秋氣憯以厲情仰
瞻天而太息聞別鳥之哀鳴 又寡婦賦曰陳留阮元瑜早亡每感存其遺
孤未嘗不愴然傷心故作斯賦惟生民兮艱危在孤寡兮常悲人皆處
兮歡樂我獨怨兮無依撫遺孤兮太息俛哀傷兮告誰三辰周兮遞照
寒暑運兮代臻歷夏日兮苦長涉秋夜兮漫漫微霜隕兮集庭燕雀
飛兮我前去秋兮就冬改節兮時寒水凝兮成冰雪落兮翻翻傷薄命兮
寡獨內惆悵兮自憐 又感物賦曰喪亂以來天下城郭丘墟惟從太僕君
宅尚在南征荊州還過鄉里舍焉乃種諸蔗于中庭涉夏歷秋先盛後

衰悟興廢之無常慨然永歎乃作斯賦伊陽春之散節悟乾坤之交靈瞻玄雲之蓊鬱仰沉陰之杳冥降甘雨之霈霈垂長溜之泠泠掘中堂而爲圃植諸蕪于前庭涉炎夏而既盛迄凜秋而將衰豈在斯之獨然信物其有之【魏】陳王曹植慰子賦曰彼凡人之相親小離別而懷戀況中殤之愛子乃千秋而不見入空室而獨倚對牀帷而切歎痛人亡而物在心何忍而復觀日晚晚而既沒月代照而舒光仰列星以至晨衣沾露而含霜惟逝者之日遠愴傷心而絕腸【晉】尚書郎傷寬賦曰王師東征宗王曹並以宗室材能兼侍中從行到項得疾薨亡意甚傷之爲作此賦宗臣元子常伯龍材勳茂而中殞何旻天之不怙遘暴疾而隕顛嗟疾之初發若常疾之輕微未經日而況篤氣微假而耗竭嗟龍驤拔而弗救豈藥石之能追精魂忽已消散神眇眇而長逝【魏】王粲傷夭賦曰惟皇天之賦命實浩蕩而不均或老終以長世或昏夭而夙泯物雖存而人亡心惆悵而長慕哀皇天之不惠抱此哀而何訴求魂神之形影羌幽冥而弗迹淹低回以相佯心彌結而紆縈晝忽忽其若昏夜炯炯而至明又思[illegible]賦曰登城隅之高觀忽臨下以翱翔行遊目於林中覩舊人之故場[illegible]存既沒而不見餘迹存而

來喪倉良辰之遄流夜冰石徵兮揚素精夏末兮結草秋鳥兮愁鳴平原兮淨莽綠草兮羅生超長路兮遭遠實舊人兮所經身既逝兮幽魂翳眇兮藏形又寡婦賦曰闔門兮却掃幽處兮高堂提孤孩兮出戶與之步兮東廂顧左右兮相憐意惟愴兮摧傷觀草木兮敷榮感傾葉兮落時人皆懷兮歡豫我獨感兮不怡日掩曖兮不昏明月皎兮揚暉坐幽室兮無爲登空牀兮下幃涕流連兮交頸心憯結兮增悲【魏】丁廙妻寡婦賦曰惟女子之有行固歷代之彝倫辭父母而言歸奉君子之清塵如懸蘿之附松似浮萍之託津何性命之不造遭世路之險迍榮華曄其始茂所恃奄其徂泯靜闔門以却掃魂孤煢以窮居[illegible]以自盡兮悵以素幬含惸惸以何訴抱弱子以自慰時翳翳以東陰日亹亹以西墜雖歛翼以登棲雀分散以赴肆還空牀以下帷拂衾裯以安寐想逝者之有憑因宵夜之髣髴痛存沒之異路終窈漠而不至時荏苒而不留將遷靈以大行駕龍輴於門側設祖於前廊彼生離其猶難況永絕而不傷自銜恤而在疚履永冬之四節風蕭蕭而增勁寒凜凜而彌切霜凄凄而夜降水凜凜而晨結瞻靈宇之空虛悲屏幌之徒設仰皇天

噫歎息腸百而九結惟人生於世上若馳驥之過楹計先後其何幾亦同歸乎幽冥【晉】陸機歎逝賦曰昔每聞長老追計平生同時親故或曾共遊一途同宴一室十年之外索然已盡以是思哀哀可知矣賦曰悲夫川閱水以成川水滔滔而日度世閱人而爲世人冉冉而行暮人何世而弗新世何人之能故亮造化之若茲吾安取夫久長痛靈根之夙隕怨具爾之多喪悼堂構之隤瘁愍城闕之丘荒親彌懿其已逝交何戚而不亡彌年時之詎幾夫何往而不殘或冥邈而既盡或寥廓而僅半信松茂而柏悅嗟芝焚而蕙歎苟性命之弗殊豈同波而異瀾年彌往而念廣塗薄暮而意迫要於遺存得十一於千百　又愍思賦曰予屢抱孔懷之痛而奄復喪同生姊銜恤哀傷一載之間而喪制便過故作此賦以紓惜側之感時方至其隆忽歲既去其晼晚樂爽日之有繼傷頹年之莫纂覽萬物以澄念悲伯姊之已遠尋遺塵之思長瞻日月之何短升降乎階際顧盼兮屏營雲承宇兮藹藹風入室兮泠泠僕從爲我悲孤鳥爲我鳴　又大暮賦曰夫死生是失得之大者故樂莫甚焉哀莫深焉使死而有知乎安知其不如生如遂無知耶又何生之足戀故極言其哀而終之以達庶以開夫近俗云　夫何天地之遼闊而人生之不可久長日引月而並隕時維歲而俱喪徒假容於須臾指夕景而爲期忽呼吸而不振奄神徂而形僵於是六親雲起姻族如林爭塗掩淚望門舉音敷幄席以悠想陳備物而虞靈仰寥廓而無見俯寂寞而無聲肴饌其不毀酒湛湛而每盈屯送客於山足伏埏道而哭之扃幽戶以大畢俯玄闕而長辭歸無塗兮往不反年彌去兮逝彌遠兮日隔無塗兮曷因庭樹兮葉落暮草兮根陳【晉】潘岳悼亡賦曰伊良嬪之初降几二紀以迄茲遭兩門之不造備荼毒而嘗之嬰生艱之至極又薄命而早終含芬華之芳烈翩零落而從風神飄忽而不反形焉得而久安襲時服於遺質表鉛華於餘顏問筮媛之何期宵過分而參闌詎幾時而見之目眷戀以相屬聽鄰人之唱籌來聲叫以連續聞冬夜之恒長何此夕之一促且伉儷之片合垂明哲乎嘉禮苟此義之不謬乃全身之半體吾聞喪禮之在妻謂制重而哀輕既履冰而知寒吾今信其緣情夕既昏兮朝既清延爾族兮臨後庭入空室兮望靈座帷飄飄兮

燈熒熒兮如故帷飄飄兮若存物未改兮人已化饋生塵兮酒停樽春風兮泮水初陽兮戒溫逝逍遙兮浸遠嗟煢煢兮孤魂 又寡婦賦曰樂安任子咸者子少而歡焉不幸弱冠而終其妻又吾姨也故作斯賦伊女子之有行爰奉嬪於高族承慶雲之光覆荷君子之恩渥奉蒸嘗之勑順供洒埽以彌載榮華曄其始茂良人忽以捐背慭煩冤其誰告提孤孩於坐側時曖曖而向昏日杳杳而西匿雀羣飛而赴楹雞登棲而斂翼歸空館而自憐撫衾裯以歎息耳傾想於疇昔目髣髴乎平素雖冥冥而罔覿猶依依以憑附自仲夏而在疚踰履霜以踐冰雪霏霏而驟落風瀏瀏而夙興意忽怳以遷越神一夕而九升庶浸遠而哀降情惻惻而彌甚願假夢以通靈目烱烱而不寢夜漫漫以悠悠寒悽悽以凜凜氣憤薄而乘胸涕交橫而流枕重曰仰皇天兮歎息私自憐兮何極省微躬兮孤弱顧稚子兮未識如涉川兮無津若陵虛兮失翼 晉王渾妻鍾氏遐思賦曰惟仲秋之㥧悽百草萎悴而變色鶩鵾翔逝而歸海蟋蟀鳴而相追步虛堂而無家嗟我心之多懷悵遲遲而內結嗟爾美往邈不我留嗟民生之未幾吾何以其多愁涼風蕭肅條零露沾我衣憂來多方慨然永懷感飛鳥之反翔詠衛女之思歸於是周遊容與逍遙彷徨悲民生之局促傾頹輕舉之遐翔 晉劉緇母孫氏悼艱賦曰伊貞命之不辰遭天難之靡忱夙無父之何怙哀塋疚以抽心覽蓼莪之遺詠詠肥泉之餘音經四位之代謝雖積祀而思深伊三從而有歸爰奉嬪於他族仰慈姑之惠和荷仁譯之閎渥釋縗衣服以斬衣代羅帷以縞布仰悲慕以歔泣撫孤景以協慕遇飛廉之暴飾觀驚風之所會扶搖奮而上躋頹雲下而無際傾余邑之當春望峻凌而欝青瞻空宇之寂廓慜宿草之發生顧南枝以永哀向北風以飲泣情無觸而不悲思無感而不集 宋孝武帝擬漢武帝李夫人賦曰觀周氏之逸篇覽漢室之遺篆弔新宮之掩映嗟璧臺之蕪踐雖媛德之有載竟滯悲其何遺念桂枝之秋實惜瑤華之春翦桀殿閉兮素塵積翠帊蕪兮紫苔生寶羅暍兮春幌垂珍簟空兮夏幬扃秋臺惻兮碧煙凝冬宮冽兮朱火青流律有終深心無歇徙倚

雲曰排徊風月思玉步於鳳墀想金聲於寢闈 宋謝靈運感時賦曰夫逝物之感有生所同頹年致悲時懼其速豈能忘懷乃作斯賦相物類以迨已閔交臂之匪賒揆大耋之或遄指崦嵫於西河鑒三命於予躬但行要之蹉跎于鶗鴂之先號挹芬芳而夙過微靈芝之頻秀迫朝露其如何雖發歎之早晏諒大耋之同科 又傷己賦曰嗟夫卞賞珍於連城孫別駿於千里彼珍駿以貽愛此陋容其敢擬了曠代之渥惠遭謬眷於君子雖提攜之聯綢觀芳春之弃始始春芳而羕物終歲徂而感己貌憔悴以衰形賁藁顏而昔心出衾裯而載坐闢簾幌以迴臨望步檐而周流眺幽閨之清陰想輕綦之往跡念和聲之餘音揚芬煙而不憑張明鏡而不照承白華而絕曲奏蒲生之促調 宋顏延之行殣賦曰嗟我來之云遠覩行殣於水隅崩柝棺以掩曠仰枯顏而枕衢資沙礫以含實藉水草之[illegible]撫躬中塗太息蘭渚行排徊於永路時悄愴於川侶 宋鮑昭傷逝賦曰晨登南山望美中河露團秋槿風卷寒蘿悽愴傷心悲如之何盡若窮煙離若翦雲如影滅地猶星殞天弃華宇於明世閉金扃於下泉修堂庭而下降歷門戶而升基志存業而遺緒身先物而長辭日月飄而不留命倏忽而誰保髮迎憂而送華貌先悴而收藻 梁沈約傷美人賦曰信美顏其如玉明清暉而度曲思佳人而未來望餘光而躑躅拂螭雲之高帳陳九枝之華燭虛翡翠之珠被空合歡之芳褥言歡愛之可永庶羅袂之空裁曾未申其巧笑忽淪軀於夜臺伊芳春之仲節夜猶長而未遽悵徙倚而不眠往徘徊於故處 梁江淹傷友人賦曰靜然靄杳悲衆友之英秀系神緒而作氏肖靈枝而作胄蟬聯四代逮武昌洎于葉而亮茂文人之生小婉降明譽如冬雪既華曄將似秋月至麗至徹乃上代而少雙故貽世而曠絕弔蕙若之軫芳慟琬琰之永缺余幼好於斯人乃神交於一顧迎疇年之纜維究生平之遊遇懷愛重於素璧結分珍於黃金捨世而笑淺訪古人而求深圖齊術而共經豈異袖而同襟爾緩情於霜栈皷志於冬桂帶瑤玉而爭光握隨珠而比豔子結誼兮梁門余從宦兮來芳何人徑之亟阻而天道之匪存摧碧玉之神樹殞紫芝之靈根承[illegible]於江澨結深痛於幽魂 梁蕭子範傷往賦曰彼蘭蕙之芳茂及葉樓

之榮色終於邑乎繁霜倏飄颻於路側引輕華之微珍猶見笑於有識況獨立之妍媛信盈盈而挺植夫倡家而來儀承君子之宴息推麗容而思進豈蛾眉之皆抑詠美媵而自箴歌忠妾而為式痛妖姿之不留惜華年之中夭冀熊祥之永慶忽從飈而先摽殞一逝而莫追夕有長而無曉惟君侯之惘然覽遺物而霑巾帷半垂而將下尚彷像而疑真像方士之良術願有憑而致神

[周]庾信哀江南賦曰粵以戊辰之年建亥之月大盜移國金陵瓦解信年始二毛即逢喪亂狼狽流離至于暮齒燕河遠別悲不自勝楚老相逢泣將何及鍾儀君子入就南冠之囚季孫行人留守西河之館申包胥之頓地碎之以首蔡威公之淚盡加之以血孫策以天下為三分衆裁一旅項羽用江東之子弟人惟八千遂乃分裂山河宰割天下豈有百萬義師一朝卷甲芟夷斬伐如草木焉江淮無涯岸之阻亭壁無藩籬之固將非江表王氣應終三百年乎嗚呼山岳崩頹既有危亡之運春秋迭代必有去故之悲天意人事可以淒愴傷心者矣賦曰娛則亡子吞炙著且介定乃既官攻而聲過遂師言而泄漏今乃傑斯揣屑憑陵雖旬青袍如草白馬如練天子履端廢朝單于長圍高宴竟遣夏臺之禍遂觀堯城之變遂乃韓分趙裂鼓臥旗折失群班馬迷輪亂轍猛士嬰城謀臣卷舌昆陽之戰象走林常山之陣蛇奔穴五郡則兄弟相悲三州則父子離別於是桂林顛覆長洲麋鹿潰潰沸騰茫茫慘黷競動天關爭迴乾軸探雀鷇而未飽待熊蹯而詎熟乃有車側郭門筋懸廟屋鬼同曹社之謀人有秦庭之哭西瞻博望地臨玄圃月榭風臺池平樹古仁壽之鏡徒懸茂陵之書空聚中宗之夷凶那亂大寧竟恥去代郢而承基遷唐郊而奠禁祀反舊章於司隸歸餘風於正始沉猜則方逞其欲藏疾則自矜於己天下之事沒焉諸侯之心搖矣既而齊交北絕秦患西起況背關而懷楚異端委而開吳驅綠林之散卒拒驪山之叛徒間諸侯之鬼求諸厭劾之巫荊門遭廩延之戮夏口濫逵泉之誅況以全氣宵浮妖精夜殞赤鳥則終朝夾日蒼雲則七重圍軫亡吳之歲既窮入郢之年斯盡周含鄭怒楚結秦冤有南風之不競值西隣之責言俄而梯衝亂舞冀馬雲屯棧秦車於暢轂沓漢鼓於雷門雖復楚有七澤人稱三戶辭洞庭兮落木去涔陽兮極浦炎兮焚旗貞風兮害蠱乃使玉軸揚灰龍文折柱下江餘城長林故營徒思[illegible]馬之秣未見燒牛之兵章曼支以轂走宮之奇以族行河無冰而馬渡關未曉而雞鳴忠臣解骨君子吞聲章華望祭之所雲夢偽遊之地荒谷縊於莫敖冶父囚於群帥硎穽摺拉鷹鸇批擴于時瓦解冰泮風飛電散渾然千里淄澠一亂雪暗如沙冰橫如岸逢赴洛之陸機見離家之王粲莫不聞隴水而掩泣向關山而長歎

又傷心賦曰予五福無一三靈用譴至于繼體多從夭折一男二女並得勝衣金陵喪亂相守亡歿苗而不秀頻有所悲惟覺傷心遂以傷心為賦悲哉秋氣搖落變衰魂兮遠矣何去何依望思無望歸來不歸未達東門之意空懽西河之識在昔金陵天下喪亂王室版蕩生人塗炭兄弟則五郡分張父子則三州離散地鼎沸於袁曹人豺狼於楚漢或有擁樹離災蔵衣遭難設桑弧先空栢館人推在亭遂千秋是詔未恨孫莫長愁殲壯武之心亡年南城之淚痛斯傳龍尋茲世藏天道斯違人命此變膝下龍摧掌中珠碎芝在室而先枯蘭生庭而早刈芳流寓秦川飄颻播遷從宦非宦歸田不田對玉關而羈旅坐長河而暮年以觸目之萬恨更傷心於九泉

[illegible]陳王曹植金瓠哀辭金瓠予之首女雖未能言固以授色知心矣生十九旬而夭折乃作此辭曰在繈褓而撫育向孩笑而未言不終年而夭絕何見罰於皇天信吾罪之所招悲弱子之無愆去父母之懷抱滅微骸於糞土天地長久人生幾時先後無覺從爾有期

又行女哀辭曰行女生于季秋而終于首夏三年之中二子頻喪伊上靈之降命何短修之難哉或華發以終年或懷妊而逢災感前哀之未闋復新殃之重來方朝華而晚敷比晨露而先晞感逝者之不追情忽忽而失度天蓋高而無階懷此恨其誰訴

又仲雍哀辭曰曹喈字仲雍魏太子之中子也三月生而五月亡昔后稷之在寒冰闕穀之在楚澤咸依鳥憑虎而無風塵之災今之玄弟文茵無寒冰之慘羅幃綺帳脈服於翔禽之翼幽房閑宇密於叢林之野慈母良保仁乎烏鬼之情然一不能延期於春載雖六旬而夭沒彼孤川之晰晰兒成幹其畢榮哀綿綿之弱子早背世而潛形且四孟之未周何願乎一齡陰雲迴於素蓋悲風動其扶輪臨埏闕

以歔欷淚洟射而霑巾　晉陸機吳大司馬陸公少女哀辭曰冉冉晞陽不
遂其茂曄曄芳華凋芳落秀遵堂涉室悲歸與想俳有聲兩獨無響
晉潘岳哀永逝辭曰逝日長兮生年淺憂患衆兮歡樂尠擾擾兮遑
遑遵吉路兮凶歸思其人兮已滅覽餘跡兮未夷昔同塗兮今異世憶
舊歡兮增新悲謂原隰兮無畔謂川流兮無岸視天日兮蒼茫而邑
里兮蕭散匪外物兮或改固歡哀兮情換歸反哭兮殯宮聲有止兮
哀無終既顧瞻兮家道長寄心兮爾躬　又傷弱子辭曰予之長安次
于新安于秋葛而弱子夭殤憑傳之哀乃傷之曰奈何兮弱子邈弃爾兮
丘林還眺兮墳瘞草莽莽兮木森森伊邈古之遐胄逮祖考之永延
哲吾家之不嗣羌一適之末踐仰崇堂之遺構若無津而涉川葉落永離
覆水不收赤子何辜罪我之由　又金鹿哀辭曰嗟我金鹿天資特挺鬒髮凝
膚蛾眉蠐領柔情和泰朗心聰哲嗚呼上天胡忍我門良嬪短世令子夭
昏既披我幹又翦我根塊如瘣木枯荄獨存捐子中野遵我歸路將反如
疑回首長顧　又陽城劉氏妹哀辭曰鳥鳴于桐鳥號于荊仰訴蒼蒼涕泣
聞其音兮相從引旋翔伊人情叩心長叫痛我同生孰云其聖王熒奇稚齒幼
被名駒昂昂千里劉氏　懷實未曜隨和伊予輕弱兼克負荷祿微於
朝財匱于家俾我令妹勤儉備加珍羞羅御器服靡華撫膺恨毒逝
矣奈何哀哀母氏蒸蒸聖慈震慟擗摽河痛如之痛而有靈豈不感懸
望哉往矣當復何時　又悲邢生曰周文公之苗裔子元兮之洪胄屬操確
其不拔揮譽著而日就妙邦畿而高縈雄州閭以推秀茂舞賢揚芳而休名
未衍其財至貧其位至賤而死之日奔者盈庭停余車而在郊撫靈櫬
以增悲聽轆容而想像曾無覩乎餘輝送子兮境垂永訣兮路岐別兮
長絕盡哀兮告離　又京陵女公子王氏哀辭曰猗歟公子季女惟王生
自洪胄禀茲義方盼倩兮麗窈窕淑良如彼春蘭吐葩含芳葩以奮弦
猷盡彼蒼者天胡寧斯忍曾未弱笄撫疢而隕宮朝霞披鳥府弥入不
愍嗟爾母氏劬勞撫鞠恩斯勤斯是長是育惟笄媚子奄離顧復哀
無廢心涕不輟目于以祖之于彼閭庭于以送之陵崗崔嵬僕馬迴眷旋
旐飛翻陽失映晴鳥忘歸皎皎宵月戴盈戴缺冥冥公子一往不追長

夜無以孤寬是母依　又爲任子咸妻作孤女澤蘭哀辭曰茫茫造化爰啓
英淑猗猗澤蘭應靈誕育鬒髮蛾眉巧笑美目顏耀榮苕華茂
時菊如金之精如蘭之馥淑質彌暢聰惠日新朝夕顧復夙夜盡勤
彼蒼者天哀此矜人胡寧不惠忍予眇身俾爾嬰孺微命弗振俯覽
衾襚仰訴穹蒼弱子在懷既生不遂存靡託躬沒無遺覩耳存遺
響目想餘顏寢席伏枕摧心剖肝相彼鳥矣和鳴嚶嚶刻伊蘭
子音影冥冥彷徨丘壟徙倚墳塋　文　又爲楊長文作弟仲武哀
祝文曰悠悠上天我獨何辜祖考早世兄弟幼孤備嘗艱毒同集蓼荼
父兮生我過庭靡聞母兮鞠我孰一苦辛日顧日復我弟我身並自垂
髮越于成人幼以哲聰朗絕粹溫良烈烈清風邦族之望母氏劬勞靡闕
之報彼蒼者天公子何不弔殲我令弟窮泉是造無父何怙無弟何友勞
苑此身哀哀慈母煩冤痛毒撫心愚咎哀爾薄祐逢家多阻弱冠未室
盛年絕緒喪亡是寒廟虛位無主冥冥長夜靡勞靡安　當復何時見我
仲武于以祀之王父冕而何靈神其有知　又宋是和氏外孫道生
又曰嗟以道生和氏之寶玉顏豈下曜於幽夜抱璞甚苦而天云
旬有子五日亡之期頤百分之一命之脩短始則有終誰能長久與天無窮
驗斯近千殤寸幼沖俱反無形冥昧之中造化多少豈獨爾躬　又和
氏外孫小同哀　又曰曄曄華華朝生夕落爾命方之猶爲淺薄暫有冥
質尋友[redacted]同漢彼蜉蝣不識晦朔死何不知生亦焉知　爾雖旬月我
未之視萬物一爲大地一指抄未嬰孩實定稱誄大人達觀同之一揆　又胡
母夫人哀辭曰滔滔汶川浩浩雲漢乃眷洪族截育英媛幼挺芳烈暉光
日新有炎其劝有彪其文華茂春芳志厲秋霜邂逅之遇遺茲良會
豈惟中饋義彬于朴桓恩賢明以自休賴萬壽永年偕老一世景命伊何
忽然長逝　梁簡文帝大同哀辭曰大同子第十子世生於仲秋殞於季秋
悲夫夕坐於母申且當以食之不甘客謂予曰死生常也天壽命也陳蕃所
慰之家久記古一錄之歲華歡所聞之詩已定北陵之期上聖所以忘情賢者所
以遣節何歌焉乎對之曰觀其明非豐下王色和聲豈不登歲而擬
嗣潘反紈灣一卿折李靈心推於高表慧識桂於雅步豈不傷哉乃爲

辭曰彼神蔡之靈長獲方春之悠緬有蕣華之灼灼寄一朝之浮榮信歎慰之未幾悼天零之云及乃愛樂而為悲迷攺笑而成泣 晉劉臻妻陳氏荅舅母書曰元方春秋始富德業亦隆弘道博文才貿兼備與志與時暢榮耀當年豈意一朝冥然長往元方沖幼過庭莫聞聖善明訓業成三從亦既冠婚雙釁允集庶幾偕老色養膝下而殃厲猶流艱禍仍遘嫂姊傾逝宗挨永絕姊方玄華並夭盛年豈慮豈圖禍降彌酷良才夭於始立宗基殞於一匱仰痛殄瘁俯悼二弟斯人斯命當可奈何毋年踰耳順備經百罹一紀之中四遭至痛目前廓然三從靡託窮悼中發情馳難處 梁任昉與沈約書曰范僕射遂不救疾范侯淳孝睦友在家必聞直道正色立朝斯著一金之俸必給親鍾庾之秩散之故舊佐命興王心力俱盡謀猷忠允誠匪躬破産而字死友之孤開門而延故人之殯則惟其常無得而稱矣器用車馬纔攺平生之憑素論交對不易布素之交若斯人者豈云易遇昉雖在此邦務已遊[illegible]解[illegible]連再貽款顧將[illegible]之[illegible]不忍[illegible]益增悲楓增今念此生忽焉[illegible]追遠矣終之成非常 又[illegible]世書曰[illegible]自天真啟[illegible]之操曾非矯飾意有所固白刃不[illegible]所託[illegible]自餘息惟存視陰無幾終始之託方寄郡侯豈謂樂生友先朝露以理遣滯鄙識未曉以事[illegible]悲哀楚文至宿草易燕傷恨不[illegible]松檟可共悲緒無窮 梁劉孝標追答劉沼書曰劉侯既有斯難值子有天倫之戚竟未之致也尋而此君長逝化為異物緒言餘論蘊而莫傳或有自其家得而示予者予悲其音徽未沫而其人已亡青簡尚新而宿草將列泫然不知涕之無從也雖隙駟不留尺波電謝而秋菊春蘭英華靡絕故存其梗槩更酬其旨若使墨翟之言無爽宣室之談有徵冀東平之樹望咸陽而西靡蓋山之泉聞弦歌而赴節但懸劍空壟有恨如何

妒 淫 愁 泣 貧 奴婢 傭保

妒

左傳曰叔向之母妒叔虎之母美而不使見叔向諫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而生龍蛇以禍汝我何愛焉使往侍寢生叔虎 毛詩序曰夫人無妒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又曰不妒忌則子孫眾多矣 山海經曰泰室山有木葉如梨而赤理其名曰栯木服之不妒 文子曰爵高者人妒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處之 漢書曰武帝陳皇后為妒別在長門宮司馬相如作賦皇后復親幸 又曰陳后寵衰妒甚令巫祭祀以迴上意 又曰呂氏妒戚夫人髡鉗赭衣使舂又斷手足去目熏身飲瘖藥名曰人豕 又曰廣川王去嘗有疾陽城昭信侍疾甚謹去愛之立為后又有幸姬望卿為脩靡夫人主繒帛昭信譖望卿曰與我無禮衣服常鮮我又傳粉數南戶窺郎吏疑有姦去曰何益不安望卿聞昭信知去怒證言望卿歷指郎吏臥具知其名去即與昭信從諸姬至望卿室裸形掠笞之令諸姬各持燒鐵共灼之望卿自投井而死昭信出之椓陰中割其鼻脣斷舌遂解置大鑊中取桃灰毒藥并煮之令諸姬觀麋盡乃止 馮衍通集曰衍通有一婢妻任酷妒之攣婢無所不至婢遇乃弃遣之因與婦弟任武達書曰不去此婦則家不寧不去此婦則家不清不去此婦則福不生不去此婦則身不榮不去此婦則事不成吾數奇命薄相逢遭遇 典論曰上洛都尉王琰以功封其妻哭於家為琰富貴更取妾故也 魏志曰馮方女美袁術納為其寵幸諸妾害其寵因共殺而懸之言其自縊 又曰袁紹婦劉氏甚妒紹死未殯寵妾五人劉盡殺之又毀其形其少子尚又盡滅死妾家焉 王隱晉書曰賈充妻郭產子黎民三歲乳母抱向閣充入黎民喜勇充惡之郭遙望見疑充即鞭乳母殺之兒思乳母而死郭又生一男乳母抱在中庭充過拊頰郭又疑復殺乳母又男死 郭子曰孫秀妻蒯嘗妒罵秀為貉秀大不平遂出不復入蒯氏請救於武帝時大赦帝曰天下曠蕩蒯夫人可得從其例否秀免冠謝為夫婦如初 妒記曰王丞相曹夫人性甚忌禁制

丞相不得有侍御時有妍少必加誚責王公不能久堪乃密營別館衆妾羅
列男女成行後元會日夫人於青疏中望見兩三小兒騎羊皆端正夫人
語婢云汝出問此是誰家兒奇可念婢使不達旨乃云此是第四五等諸郎
曹氏聞驚恚不能自忍乃命駕車將黃門及婢二十人持食刀欲自出尋討
王公亦飛轡出門猶患遲乃以左手攀車欄右手提麈尾以柄打牛狼狽奔
馳方得先至蔡司徒聞之乃譚王曰朝廷欲加九錫公知否王為信自叙謙志
蔡曰不聞加餘物惟聞短轅犢車長柄麈尾爾王大慚愧　又曰謝太傅劉
夫人不令公有別房公既深好聲樂復遂頗欲立妓妾兄子外生等微達此
旨共問訊劉夫人因方便稱關雎螽斯有不忌之德夫人知以諷己乃問誰撰
此詩荅云周公夫人曰周公是男子相為爾若使周姥撰詩當無此也　又曰
京邑有士人婦大妬忌於夫小則罵詈大必捶打常以長繩繫夫脚且喚便
牽繩士人密與巫嫗為計因婦眠士人入廁以繩繫羊士人緣牆走避婦覺
牽繩而羊至大驚怪召問巫巫曰娘積惡先人怪責故郎君變成羊若
能改悔乃可祈請婦因悲號抱羊慟哭自咎悔誓師嫗乃令七日齋舉家
大小悉避於室中祭鬼神師祝羊還復本形婿徐徐還婦見婿啼問曰
多日作羊不乃辛苦耶婿曰猶憶噉草不美腹中痛爾婦愈悲哀後
復妬忌婿因伏地作羊鳴婦驚起徒跣呼先人為誓不復敢爾於此不復
妬忌　又曰春中元有人姓荀婦庾氏大妬忌荀嘗宿行遂殺二兒為屋不
立齋室唯有廳事不作後壁令在堂上冷然望見外事凡無鬚人不得入
門送書之人若以手近荀手無不痛打客若共牀坐亦須主俱敗鄰近有年
少從窗前詣荀接膝共坐便聞大罵推求刀杖荀謂客曰僕狂婦行君之所
聞君不去必誤君事客曰僕不畏此乃前捉荀手婦便持杖直前向客客既
大健又有短杖在衣裹便與手老嫗與刀即倒地客打垂死荀走叛不敢還婦
密令人覓荀云近遭狂人非君之過君便可還荀然後敢出婦兒來就荀共
方牀臥而婦不知便來捉兒頭搥着地欲殺方知是兒歎懼入內兒稱父命與
杖數百亦無改悔　又曰諸葛元直妻劉氏大妬忌恒與元直杖與杖之法
大罪十小罪五然得手摩不得一一受也常行杖小重元直不勝痛繞得一
兩乃以手摸婦不誤打指節腫從此作制每與杖輒令兩手各採綫附元直

遇見婦捉綫附欲成衣謂當與己杖失色怖婦曰不也捉此自欲成衣耳
乃欣然　異苑曰吳興桑乞妻臨終執乞手云我死爲當婚否乞言不忍也
服竟更娶白日見其死婦語之云君先結誓云何負言因以刀割其陽道
雖不致死人性永廢　俗說桓溫平蜀後以李勢女為妾南郡主甚妬恥
[illegible]
【詩】陳王曹植詩曰嗟爾同衾衣曾弗是志寧彼冶容安此妬忌
【賦】張纘妬婦賦曰惟婦怨之無極羌于何而弗有或造端構末皆著
言之在口常因情以起恨每傳辭而妄受乍隔帳而窺屏或覘隙而瞰
牖若夫室怒小㥄反自私言不忍細忿皆成大寃閨房之所隱私牀笫之
所討論咸一朝之發洩滿四海之囂嘩忽有逆其妬鱗犯其忌制赴湯蹈火瞋
目攘袂或弃產而焚家或投兒而害婿

淫

周易上繫辭曰冶容誨淫　衛數　洪範五行傳曰蜮射人者生於南方謂之
短狐故南越多蜮蜮者淫女惑亂之所生也　毛詩曰鄘柏舟桑中刺奔
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期我乎桑
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桑中上宮所期之地淇水名也　又曰齊雞
鳴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　左傳曰宮中齊侯好內多嬖內
嬖如夫人者六人　戰國策曰秦宣太后愛魏醜夫太后病且令曰我死必以
魏子為殉庸芮為諫曰以死為無知何空以生所愛葬無知之死若有知
先王積怒之久太后救過不暇何得更殉魏醜后乃止　列子曰鄭公孫穆
好色後庭數十皆擇稚齒屏親暱絕交遊於後庭以晝足夜三月一出
意猶未慊　博物志曰三身國一頭三身三手昔容成氏有季子好淫白
日淫於市帝放之西南季子妻馬生子人身有尾蹄　漢書曰五鳳中齊
比王終古所愛奴與八子及諸御婢奸終古與共被席或晝日使裸伏
犬馬交接終古親觀産子輙曰亂不可知丞相御史奏終古位諸侯王
以置八子秩比六百石所廣嗣重祖而終古禽獸行亂勃逆人倫請削四
縣　又曰許皇后坐執左道廢處長信宮姊孊為龍頟思侯夫人寡
居淳于長與孊私通因取為小妻許后因孊賂遺欲求復為婕妤
長受后金錢乘輿服物千餘萬詐許為白上立為左皇后孊每入長信宮

長與嫦書戲許后　華嶠後漢書曰梁冀愛監奴秦宫官至太倉令得入妻壽所壽見宫屏御者以言事因通壽宫威權大震服二千石皆拜謁之　范曄後漢書曰赤眉發掘諸陵取寶貨汙辱呂后凡有玉匣者皆如生故赤眉多行淫穢　臧榮緒晉書曰賈充後妻郭氏又生二女少有淫行年十四五通於韓壽充未覺時外國獻奇香世祖分與充充以賜女充與壽坐聞其衣香心疑之充家嚴峻牆高丈有鷹以棘周行東北角有如狸鼠行迹充潛發知婢遂以女妻之　沈約宋書曰晉王山陰公主廢帝姊也肆情淫縱以吏部褚淵貌美請自侍十日帝許之淵雖迫之以死自固　列女傳曰夏姬者陳大夫徵舒母也狀美好老而復壯者三三為王后侯爭之莫不迷惑陳靈公與孔寧儀父皆通焉或衣其衣或裘其襦以戲於朝　列異傳曰漢桓帝馮夫人病亡靈帝時有賊盜發冢七十餘年顏色如故但小冷共姦通之至鬬爭相殺竇太后家被誅欲以馮夫人配食下邳陳公達議以貴人雖是先所幸尸體穢汙不宜配至尊乃以竇太后配食　論衡曰書云齊桓公負婦人以朝諸侯管仲曰吾君背疽瘡不得婦人不愈此虛也　風俗通曰平原君謝翱譚娶周碧為妻言陰陽不屬令碧與李方張少蕤通冀得其子　語林曰劉道真子婦始入門遇婦虔劉耶之甚苦婢固不從劉乃下地叩頭婢懼而從之明日語人曰手推故是神物一下而婢服產　傳曰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　晉祁勝與鄔臧通室易妻

愁

左傳曰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鹽　韓獻子曰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覯覯則民愁愁則墊隘於是乎有沉溺重腿之疾　又曰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為之歌頌曰至矣哉哀而不愁樂而不荒　莊子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知乎則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傷吾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己　吳越春秋曰越王念吳欲復愁心苦志中夜抱柱而哭承之以嘯群臣聞之曰君王何愁心之甚也夫復讎謀敵非君王之憂自臣下之急務也　史記曰虞卿著書八篇號曰虞氏春秋太史公曰虞卿非窮愁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　後漢書曰梁冀妻色美善為妖態作愁眉　楚辭曰天問者屈原所作也屈原放逐憂心愁悴彷徨山澤經歷陵陸嗟號昊旻仰天歎息　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僪佹及古賢聖怪物行事周流罷倦休息其下仰見圖畫因書其壁呵而問之以渫憤懣舒寫愁思　又曰漁父者屈原所作也屈原放逐江湘之間憂愁吟歎而漁父避世隱身釣魚江濱欣然自樂時遇屈原川澤之域怪而問之遂相應答　晉書曰王承去官東渡是時道路寇盜人懷危懼承每遇艱險處之夷然雖家人不見其愁喜之色　郭子曰王東海初過江王承字安期登琅邪山歎曰我由來不愁今日直欲愁　張衡四愁詩曰我所思兮在泰山欲往從之梁甫艱側身東望涕霑翰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路遠莫致倚逍遙何以懷憂心煩勞　又曰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從之湘水深側身南望涕霑襟美人贈我琴琅玕何以報之雙玉盤　又曰我所思兮在漢陽往欲從之隴坂長側身西望涕霑裳美人贈我貂襜褕何以報之明月珠　又曰我所思兮在雁門欲往從之雪紛紛側身北望涕霑巾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　晉傅玄擬四愁詩曰我所思兮在南巢欲往從之巫山高佳人遺我筒中布何以報之流黃素　又曰我所思兮在朔湄欲往從之白雪霏佳人遺我雲中翮何以贈之連城璧　又曰我所思兮在隴原欲往從之隔秦山佳人遺我角端何以贈之雕玉環　又曰我所思兮在營州欲往從之路阻脩佳人遺我絲綺琴何以贈之雙南金　宋玉微詠愁詩曰自予抱羈思耿耿與日月長載離非宋遠誰謂河難航憂隨積霖密慨與旭窮負之苦不勝節之音無方如彼引鰓魚待盡守空梁天池豈私貧運至豈固當既悟非形北散數詎可攘　梁王僧孺夜愁示諸賓詩曰檐露滴為珠池水合如璧萬行朝淚瀉千里夜愁積孤帳閉不開寒牽青盡徒益誰知心眼亂看朱忽成碧　又怨不在愁聊示固遠詩曰去秋客在吳今春投故越淚逐東歸水心挂西斜月未應歲眼頹直以憂發長　梁劉孝綽夜不得眠詩曰夜長愁反覆懷抱不能裁披衣坐惆悵當戶

立徘徊風音鐲樹起月色度雲來夏葉依窗落秋花當戶開光陰已如此復持夏變自催　梁劉孝先和兄孝綽夜不得眠詩曰夜愁眠不安起望臺南端葉悴風聲異樓空月色寒笙今調管散帳隨上琴難百年行詎幾萬慮坐相攢誰家有明鏡暫得照心看

【賦】陳王曹植叙愁賦曰時家二女弟故漢皇帝聘以爲貴人家母見二弟愁思故令予作賦曰嗟妾身之微薄信未達乎義方遭母氏之聖善奉恩化之彌長迄盛年而始立修女職於衣裳承師保之明訓誦六列之篇章觀圖像之遺形竊庶幾乎英皇委微軀於帝室充末列於椒房荷印綬之令服非陋才之所望對床帳而太息慕二親以增傷揚羅袖而掩涕起出戶而彷徨顧堂宇之舊處悲一別之異鄉　又秋思賦曰四節更王兮秋氣悲遙思惝怳兮若有遺原野蕭條兮煙無依雲高氣靜兮露凝衣野草變色兮莖葉希鳴蜩抱木兮雁南飛歸室解裳兮步庭廡月光照懷兮星依天居一世兮芳景遲松喬難慕兮誰能仙長短命也兮獨何愁　又九愁賦曰嗟離思之難忘心慘毒而含哀踐有嶷之末境超引領之徘徊眷浮雲以太息願寄響而無階匪徇榮而偷樂信舊都之可懷恨時王之謬聽受姦枉之虛辭揚天威以臨下忽放臣而不疑登高陵而反顧心懷愁而荒悴念先寵之既隆哀後施之不遂雖危亡之不豫亮無遠君之心刈桂蘭而秣馬舍予車於西林願接翼於歸鴻嗟高飛而莫攀因流景而寄言終一絕而不還傷時俗之趨險獨悵悵而長愁感龍鸞而匿迹如吾身之不留竄江介之曠野獨眇眇而泛舟思孤客之可悲愍予身之翩翔豈天監之孔明將時運之無常謂內思而自策算乃昔之愆殃以忠言而見黜信無負於時王俗參差而不齊豈毀譽之可同競昏瞀以營私害予身之奉公共朋黨而妬賢俾予濟乎長江嗟大化之移易悲性命之攸遭愁慊慊而繼懷怛慘慘而情挽曠年載而不回長去君乎悠遠御飛龍之蜿蜿揚翠霓之華旌絕紛氛而高騖飄弭節於天庭披輕雲而下觀睹先王之殊形顧南郢之邦壤咸蕪穢而傾頹驂盤桓而思服仰御驤以悲鳴紆予袂而收涕僕夫感以失聲履先王之正路豈淫徑之可遵知佞君之招咎恥干媚而求親顧旋復之無軌長自棄於遐濱與麋鹿而爲群宿林藪之葳蕤野蕭條而極望曠千里而無人民生期於必死何自苦以終身寧作清水之沉泥不爲濁路之飛塵踐蹊徑之危阻登岩岑之高岑見失群之離獸觀偏棲之孤禽懷憤激以切痛若回刃之在心愁戚戚其無爲遊綠林而逍遙臨白水以悲吟神鬱鬱而失條亮無怨而棄逐乃全行之所招　【晉】[illegible]愁思賦曰何受秋之慘悽起閑夜而懷愁潛白日於玄陰翳朗月於重幽零雨濛其迅集潦淹汨以橫流聽岐階之回霤心沉切以增憂寃王事之靡盬感時而情悲願出身以徇役式簡書以忘歸時陟岵以旋顧涕漸纓之鮮睎聽鳴鶴之哀音知我行之多違悵俯仰而自憐志荒惘而摧感聊弦歌以厲志勉奉職於閨闈　又弭愁賦曰傷有閑之淑女採蘼芜於朝陽露素質之皎皎銜玄髮以流光結翠葉於珠簪擢丹華於綠房點圓的之熒熒映雙輔而相望羅袿襲以開披服霧穀之桂裳紉瓊蘭於纓佩動瓊琚以鳴璫既容冶而多好且妍惠之纖儀顧見子之須臾知我情之思歸鳴環璜以向路若欲進而行遲眷紅顏之曄曄何的之少君美桂冠而自飾敷華榮之華文從容而猗靡奮綃縠以纓紛耐晤盼以含笑收婉媚以愁人　梁簡文帝序愁賦曰情無所治志無所求不懷傷而忽恨無驚猜而自愁玩飛花之入戶看斜暉之度寮雖復玉觴浮椀趙瑟含嬌未足以袪斯耿息此長謠

【文】陳王曹植釋愁文曰子以愁慘行吟路邊形容枯悴憂心如焚有玄虛先生見而問之曰子將何疾以至於斯答曰吾所病者愁也先生曰愁是何物而能病子乎答曰愁之爲物惟惚惟怳不召自來推之弗往尋之不知其際握之不盈一掌寂寂長夜或群或黨去來無方亂我精爽其來也難進其去也易追臨食困於哽咽煩冤毒於酸嘶加之以粉飾不澤飲之以兼有不肥溫之以火石不消摩之以神膏不稀受之以巧笑不悅樂之以絲竹增悲醫和絕思而無措先生豈能爲我著白藥子先生作色而言曰子徒辯子之愁形未知子愁所由生吾獨爲子言其發矣今大道既隱子生末季沉溺流俗眩惑名位濯纓彈冠諮諏榮貴坐不安席食不終味遑遑汲汲或憔或悴所鶩者名所勤者利良由華

薄骨損正氣吾將贈子以無爲之藥給子以恬泊之湯剌子以玄虛之針灸子以淳朴之方安子以恢廓之宇坐子以寂寞之牀使王喬與之抱子而遊黃公與子詠歌而行莊生爲子具養神之饌老聃爲子致無爲之方遂延路以接跡乘輕雲以高翔於是精駭意散改心回趣願納至言仰崇玄度衆愁忽然不辭而去

泣

說文曰泣無聲出涕也　禮記曰高子皋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爲難矣　又曰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爲繼矣　左傳曰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爲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讎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　又曰叔孫婼聘于宋宋公與之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語相泣也樂祁佐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而樂樂而哀皆喪心也心何以能久　國語曰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其父死也吾莫與比而事君也昔者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　尸子曰曾子每讀喪禮泣下沾襟　又曰曾子陽謂子思曰吾念周室將滅涕泣不可禁也子思曰然今以一人之身憂世之不治而涕泣不休是憂河水濁而以泣清之也　呂氏春秋曰吳起治西門之外王錯譖之魏武侯武侯使人召之吳起至於岸門止車而望西河泣數行而下　楚漢春秋曰呂后欲爲惠帝求高墳使從未央宮坐而見之東陽侯垂泣曰陛下日夜見惠帝冢悲哀流涕無已是傷生也臣竊哀之太后乃止　史記曰箕子過故殷墟感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爲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殷民皆流涕　又曰荊軻與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已而相泣傍若無人　又曰漢高欲自擊陳豨藺成侯周緤泣曰始秦攻破天下未嘗自行今上自行是爲無人可使者乎　又曰戚姬愛幸生趙王如意常從之關東日夜啼泣欲立如意爲太子　又曰竇皇后兄長君弟曰廣國年五歲時家貧爲人所略賣之長安聞竇后新立廣國上書自陳后召見具言其故后持之而泣侍御左右皆伏地泣　說苑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人悲乎周曰臣竊悲千秋万歲之後高臺既已壞曲池既已塹墳墓既已下狐兔穴其中樵採者躑躅其足而歌其上曰夫以孟嘗君之尊貴乃若是乎於是孟嘗君泣然涕泣曰令文立若破國亡邑之人矣　又曰聖人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今滿堂飲酒有一人向隅而泣則一堂之人皆不樂矣　又曰禹出見罪人問而泣之左右問其故禹曰堯舜之民皆以堯舜之心爲心今寡人爲君百姓皆以其心爲心寡人以痛之　新序曰周舍事趙簡子居無幾何周舍死後與諸大夫飲酒酣簡子泣曰吾聞之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衆人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諤諤自周舍死吾未嘗聞吾非也吾國幾亡乎是以垂泣　漢書曰高祖破黥布軍還過沛置酒沛宮上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見樂部　東觀漢記曰更始害齊武王光武飲食語笑如平常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　又曰來歙爲公孫述刺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歙歙未死馳告蓋延延見歙悲哀不能仰視歙叱曰欲以爲軍事而反効兒女子涕泣乎　論衡曰昔周人有仕不遇年老白首泣涕於途者或問何爲泣乎對曰吾仕數不遇自傷年老失時是以泣　又曰蘇秦張儀學縱橫之術於鬼谷先生先生曰能說我泣出則能分人主之地蘇秦說鬼谷先生先生泣霑襟　汝南先賢傳曰蔡順母畏雷後母亡每有雷震順輒圜冢泣曰順在此　邴原傳曰原年五六歲過書舍而泣師曰何泣原曰孤者易傷感夫書者皆有父母也一則羨其得書故惻然而零也師哀原而爲之泣曰欲之可書須費也　後漢書曰張奐與張公超書曰下筆憎恨泣先言泯　吳錄曰孟宗爲驃騎朱據軍吏將母在營既不得志夜雨屋漏因起涕泣以謝母母曰但當勉之何足泣也　襄陽耆舊記曰羊公與鄒潤甫登峴山垂泣曰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登此遠望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不可得知念此令人悲傷　晉陽秋曰司馬文王問劉禪曰頗思蜀否禪曰此間樂不思蜀也郤正見禪曰若王後問宜泣以對會王復問禪曰先人墳墓遠在隴蜀乃心西悲無日不思因閉眼王曰何以似郤正語耶禪驚開視曰誠如尊命

貧

尚書洪範曰六極四曰貧　禮記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之

謂禮　又曰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篳門圭窬　論語曰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　又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　鄭玄曰緼枲著也　毛詩曰出自北門終窶且貧莫知我艱　又曰小東大東杼柚其空　箋曰謂無貝唯絲麻今盡不作也　家語曰端木賜結駟連騎從原憲憲居蓬蒿中并日而食子貢曰甚矣子之病也憲曰予貧也非病也　國語曰叔向見韓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曰吾有卿名而無其實無以從二三子吾是以憂子賀我何故對曰昔欒武子無一卒之田諸侯親之戎狄懷之以正晉國今吾子有欒武子之貧吾以為能脩其德也是以賀若不憂德之不脩而患貨之不足將弔不暇何賀之有　呂忱字林曰窶寠貧空也　方言曰南楚人貧衣被醜敝謂之須捷（或作揳）或謂之褸裂（褸衣縷音）或謂之藍縷（左傳曰篳路藍縷藍縷謂敝衣也）晏子曰晏子方食景公使使者至分食食之使不飽晏子亦不飽使者反言之公曰晏子如此貧乎使致千金奉賓客　列子曰凡為名者必廉廉斯貧為名者必讓讓斯賤　莊子曰原憲處魯居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木為樞而甕牖上漏下溼匡坐而弦歌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憲華冠縰履杖藜應門子貢曰先生病乎憲應之曰憲聞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退有愧色　又曰孔子謂顏回曰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飦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夫子愀然變色曰善哉　又曰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河侯曰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顧視車轍有鮒魚焉周問之曰子何為者耶對曰我東海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將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得升斗之水為活爾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枯魚之肆　又曰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子桑若歌若哭鼓琴曰父母豈欲吾貧哉天地豈私貧吾哉求其為之者不得也　孫卿子曰子夏貧若懸鶉人曰子何不仕曰諸侯之驕我者吾不為臣大夫之驕我者吾不復見　又曰仁

義之於人也譬之若貨財粟米之於家也多有之者富少有之者貧至無有者窮　呂氏春秋曰世皆以珠玉為寶寶愈多而民愈貧失其所寶也　戰國策曰齊人有馮煖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　史記曰魏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早夜埽齊相門外相舍人怪之以為物而伺之得勃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為子埽門欲求見於是舍人見勃曹參因以為舍人　又曰東郭先生久待詔公車貧困飢寒衣敝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道中人笑之　又曰甘茂亡秦奔齊逢蘇代代為齊使於秦茂曰臣得罪於秦懼而逃無所容跡臣聞貧人女曰我無以買燭而子之燭光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之明今臣困願以餘光振之　又曰楚相孫叔敖死謂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可見優孟（優孟楚樂人）　漢書曰朱買臣家貧好書不治產業妻求去買臣笑曰我五十當貴今已四十餘妻曰如公等終當餓死買臣不能留即聽去之　又曰酈食其好讀書家貧落魄無衣食產業為里監門然縣中賢豪不敢役皆謂之狂生　又曰王章字仲卿為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臥牛衣中與妻訣涕泣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人誰踰仲卿者今病疾困厄不自激卬乃反涕泣何鄙也　謝承後漢書曰王充字仲任少孤家貧無書常遊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　續漢書曰王苑字孫仲安貧茅屋蓬戶藜藿不厭　又曰范冉桓帝時以冉為萊蕪長不到官遭黨人禁錮結草室居歌之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　范曄漢書曰李元字大遊陳留人事母至孝家貧兄弟六人同衣出入　三輔決錄曰第五頡字子陵倫小子洛陽無主人鄉里無田宅寄止靈臺中或十日不炊　又曰孫晨字元公家貧不仕居城中織箕為業明詩書為郡功曹冬月無被有藁一束暮臥中旦收之　先賢行狀曰閻定字元安至行絕人在喪雉兔遊其庭時雪霜滿其室縣令遣戶曹掾排雪開門定已絕穀妻子皆臥在牀令即遣掾以乾糧就遺之定乃受半　魚豢魏書曰楊師前後宰城守不以私計介意故身退之後家無餘財蝸牛廬居其中妻子凍餒　魏略曰裴潛每之官

不與妻子妻子貧之織荊莊以白供羣弟之南廬常步行家人小大或弃日而食　楚辭曰坎壈兮貧士失耳而志不平　六韜曰成王問太公貧富豈有命乎對理不得其意大公曰盜在其室計之不熟一盜收種不時二盜取得無能三盜也養女太多四盜其事就酒五盜衣服過度顏延之庭誥曰富則盛貧則病甚矣不惟形色羸瘵或亦神心沮喪非但交友疏弃必有家人誚誤非廣韵深識者何能不奕移其植故欲蠲憂患莫若懷古之心當自同古見深則憂淺識遠則患浮昔有琴歌於編蓬之中用此道也

詩

晉張望詩曰荒墟人迹希隱僻闇鄰閻蓽篳自朽損毀屋正寒露炎夏無宇緼衣無暖褐四體困寒暑者六時疲飢渴營生生愈拙辭愁來不可割　晉江逌詩曰草門不啓扇環堵蒙蒿榛空瓢覆壁下簞上自生塵出門誰氏子憊哉一何貧　宋陶潛貧士詩曰万族各有託孤雲獨無依曖曖虛中滅何時見餘暉　又詩曰安貧守賤者自古有黔婁好爵吾弗縈厚饋吾不酬一旦壽命盡蔽服仍不周豈不知其極非道固無憂　齊朱超詠貧詩曰獨坐山可試推貧獨未安霧開兩片月霜足一重寒葉凝鋪牀冷荷脆補衣難若言爲客易誰勸此君彈

賦

漢揚雄逐貧賦曰揚子遁世離俗獨處左鄰崇山右接曠野鄰垣乞兒終貧且窶禮薄義弊相與群聚惆悵失志呼貧與語汝在六極投棄荒遐好爲庸卒刑戮是加匪惟幼稚嬉戲土沙亦非近鄰接屋連家恩輕毛羽義薄輕羅進不由德退不受呵久爲滯客其意若何人皆文繡余褐不完人皆稻粱我獨藜飧貧無寶玩何以接歡宗室之宴爲樂不期徒行負賃出處易衣身服百役手足胼胝或耘或耔霑體露肌朋友道絕進官淩遲厥咎安在職汝爲之舍汝遠竄昆崙之顛爾復我隨翰飛戾天舍爾登山嚴穴隱藏爾復隨我陟彼高岡舍爾入海泛彼柏舟爾復我隨載沉載浮我行爾動我靜爾休豈無他人從我何求今汝去矣勿復久留貧曰唯唯主人見逐多言益嗤心有所懷願得盡辭昔我乃祖宣其明德克佐帝堯誓爲典則土階茅茨匪雕匪飾爰及季世縱其昏惑饕餮之群貪富苟得鄙我先人乃傲乃驕瑤臺瓊室華屋崇高流酒爲池積肉爲殽是用鵠逝不踐其朝三省吾身謂予無愆處君之所福祿如山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堪寒能暑少而習焉寒暑不忒等壽神仙桀跖不顧貪類不干人皆重閉予獨露居人皆怵惕予獨無虞言辭既罄色厲目張攝齊而興降階下堂誓將去汝適彼首陽孤竹之子與我連行予乃避席辭謝不直請不貳過聞義則服長與爾居終無厭極貧遂不去與我遊息　又　晉束晳貧家賦曰余遭家之轗軻嬰六極之困屯恒勤身以勞思丁飢寒之苦辛無原憲之厚德有民斯之下貧有漏狹之草屋無蔽覆之受塵唯曲壁之常在時弛落而壓鎮食草葉而不飽常嗛嗛於膳珍涉孟春之季月迄仲冬之堅冰稍煎蹙而窮迫無衣褐以蔽身還趨牀而無被手狂攘而妄搔何夜長之難曉心咨嗟以怨天貴家至而相敦乃取東而償西行乞貸而無處退顧影以自憐衙貢葉而難售遂前至於飢年黃萬當之草葉作汪洋之羹美饋釜遑跪而雖沸薪鬱結而不然至日中而不熟心苦苦而飢懸丈夫慨於堂上妻嫫嘆於灶間悲風激於左側小兒啼於右邊　隋　宋昇道元與天公牋曰道居在城南接水域草木幽翳蚊虻所藏茅茨陋宇纔容數牀積汙累墉體自髮苦衾則兩幅之薄被心有牽黎與縷絮撒以三股之綵綫給以四升之布布被領不掩其巨形促縮不覆其長度申腳則足出縮手則脊露　書　唐盧照璘與皇甫仲將書曰夫以原憲懸磬之居而值皇天無已之雨薪蒭既盡舊穀亦傾僵臥若蘇發撤机榻見謀進無顏子不改之志退無揚雄晏然之情是以懷慽良不可堪人非神仙須仰衣食方今體寒心飢憂在旦夕而欲東希詠昌治生之物西望陝縣厨食之祿誠恐將爲牛蹄中魚卒餽氏之肆矣　又與董仲適書曰教羅敷爲踊告求周陵日復數升猶復無薪可以熟之雖孟軻困於梁宋宣尼飢於陳蔡亦無以過此夫扶管晏之智者不有廝役之勞懷陶朱之慮者不居貧賤之地出家識於恤護入見誚於嬪息忽便邑憤不知處世之爲樂　又與尚書諸郎書曰大秋節涼和霖雨清閑正高會之盛時飲宴之良日也而陋巷之居無高密之宇壁立之室無斗朔之資流潦浸於北堂濼漏霑於衣服其桑罷蝎蹯石傾罄中饋

告之役者莫與飯玉炊桂猶尚優泰雖欣皇天之降潤亮水軍之恩雨
私懷感頌良不可言想諸夫子亦斯困也夫否泰𣂺升孟由昏明二三執
事以寵光之姿遭風雲之會方將飛騰閶闔振翼紫微津塗誨帷幄
顯揚豊績豈久沉滯於下職契闊於貧悴哉 **文** 後漢蔡邕九惟曰
惟因之憂心翳翳天之生我星宿值貧六極之厄獨遭斯勤居處浮渊無
以自在冬日栗栗上下同雲無衣無褐何以自溫六月徂暑炎赫來臻無
絺無綌何以蔽身無食不飽永離懽欣

奴

周禮注男奴女婢鄭司農注云奴罪隸也男女同名 又曰其奴男子入
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槀 又曰奚三百人注云今時侍史官奴婢也 論
語曰箕子爲之奴 左傳曰斐豹隸也注曰犯罪沒爲奴方言曰臧甬侮
獲奴婢賤稱也荊淮海岱之閒罵奴曰臧罵婢曰獲齊之北鄙燕之
南郊凡民男而聓婢謂之臧女而婦奴謂之獲亡奴謂之臧亡婢謂之獲
亡皆異方罵奴婢之醜稱也 風俗通曰古制本無奴婢犯事者原之臧
者被罪沒入爲官奴獲者逃亡復得爲婢 又曰南陽龐儉少失其
父後居廬里鑿井得錢千餘萬行求老蒼頭使主牛馬耕種直錢
二萬有買婢大會奴在竈下竊言堂上母我婦也婢即具白母使儉
問曰是我翁也因下堂抱其頸啼泣遂爲夫婦儉及子歷二千石刺史七
八人時爲之語曰廬里龐公鑿井得銅買奴得翁 又曰將作大匠陳
留公孫志節有蒼頭地餘年十七攻書疏志節爲戶曹吏令地餘歸
取物餘馳車馬亡去至丹陽改姓王名斌字文高送留爲諸曹吏志
節拜揚州刺史郡衣冠子弟皆出斌下乃用之斌乞骸左右叩頭涕淚
曰斌即使君地餘也斌後爲蒼梧太守 史記曰衛青爲侯家人少時
歸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爲兄弟青常至甘泉居室有
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歎曰人奴之生得無笞罵足矣安望
封侯 又曰欒布嘗爲人所略賣爲奴賣與燕將臧荼後爲都尉
又曰齊俗賤奴虜而刁閒獨愛貴之桀黠奴人之所患唯刁閒收使之
終得其力 又曰季布爲朱家鉗奴 又曰諸呂擅權陸賈曰天下

安危注意將相將相和則士豫附陳遂結權太尉以奴百人遺賈 又曰
衛將軍舍人過平陽主家主令騎奴同席而食持刀斷席而坐 漢
書曰武帝時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爲郎增秩 又曰王鳳羣弟
爭爲驕侈奴僮以千數 又曰張安世家僮七百人皆有手技 又曰
王莽時匈奴侵寇乃大募天下囚徒人奴名曰猪突豨勇 又曰宣帝詔
大司馬光宿衛忠正宣德明恩前後賜奴婢百七十人 新序曰昌邑
王以側注冠賜師及儒者後以冠冠奴龔遂免冠歸之曰今以冠冠奴是
奴虜畜之也 東觀漢記曰劉寬簡略嗜酒嘗坐客使蒼頭市酒大
醉而還對客罵曰畜生寬遣人視奴疑必自殺 又曰韓卓臘日奴竊食
祭其母卓義其心即日免之 又曰彭寵奴子密三人等寵晝臥密等
共縛寵著牀召其妻入縛寵妻囊衣斷寵及妻頭盛囊中投世祖世
祖封子密爲不義侯 又曰鄧弘奴醉擊亭長壽呼其亭長弘見亭長賞錢
五千異日奴得復官中衛士怒爭衛士笞奴弘聞又與五千 前秦錄
曰慕容沖進逼長安金城觀之大言責中曰爾非車君羊奴正可牧羊牛
何爲送死沖曰奴則奴矣既厭奴苦欲取爾相代 蜀志曰劉琰侈靡
侍婢數十能爲聲樂又教誦靈光殿賦 三輔決錄曰平陵士孟佗盡以家
財賂張讓監奴衆奴感爲時賓客求見讓者常數百乘累日不得通
佗後至諸奴拜迎御將佗車獨往入衆謂佗與讓善爭以珍物賂佗
得以賂讓 宋書曰虜寇滑臺太祖欲北伐沈慶之固陳不可丹陽尹徐湛之吏
部尚書江湛在座湛之等難慶之慶之曰理國譬如理家耕當使奴
織當問婢陛下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何由濟上笑曰傅士有
餘子弟 林邑記曰范文夷帥奴也以刀斫石障軒盧後遂爲國王
江表傳曰谷利孫權奴 **書** 梁簡文帝答安吉公主餉胡子書曰方言
異俗極有可觀山高水遠宛在其貌不使去來執纖網娛彼青衣正當出入
燒香還作丹轂直王濟女奴獨有羅袴方使樂府行胡舞舍倫歌
舞並陳新奇伏增荷抃 漢王褒僮約曰蜀郡王褒以事上寬歸
楊惠舍有一奴名便了倩行酤酒便揭大杖上冢巔曰大夫買便了時
但約守家不約爲他家男子酤酒也褒大怒曰奴寧欲賣邪奴復曰欲

使便了皆當上券不上券便了不能爲也宦乃爲券曰百役不得有二
言晨起早掃飲食洗滌居當穿臼縛箒裁盂鑿斗出入不得騎
馬載車踑坐大怒下牀振頭垂鉤刈芻結葦作𦎥黏雀張鳥結網
捕魚繳鴈彈鳧登山射鹿入水捕龜後園縱魚鴈鶩百餘驅逐鴟鳥
持梢牧猪種薑養羊長育豚駒糞除堂廡餧食馬牛鼓四起坐夜半
益芻舍中有客提壺行酤汲水作餔奴但當飯豆飲水不得嗜酒欲美
飲酒唯得染脣漬口不得傾盂覆斗不得晨出夜入交關伴偶多取
蒲茅益作繩索雨墮無所爲當編蔣織薄植種桃李梨柿柘桑
三丈一樹八行爲行果類相從縱橫相當果熟收斂不得吮嘗犬吠
當起驚告鄰里棖門柱戶上樓擊鼓持盾曳矛環落三周勤心疾作
不得遨遊奴老力索種莞織席事訖欲休當舂一石夜半無事浣衣
當白若有私錢主給賓客奴不得有姦私事事當關白奴不聽教當笞
一百讀券文訖辭窮詐索仡仡叩頭兩手自搏目淚下落鼻涕長一尺
審如王大夫言不如早歸黃土陌丘蚓鑽頟早知當爾爲王大夫酤酒
真不敢作惡

婢

管子曰齊桓公使管仲求甯戚戚應之浩浩乎仲不能知婢子問之仲
曰非婢子所知也婢子曰詩有之浩浩之水育育之魚未有家室我將安
居甯子其欲室乎仲以其言告桓公　列女傳曰周室大夫仕於周妻
淫於鄰主父遠歸恐覺之爲毒藥使婢進上婢恐殺主父因僵覆酒
主父怒而笞之妻因他過欲殺婢婢就杖將死而不言主父弟聞之復以
言告主父主父乃厚幣嫁之　漢書曰傅太后使謁者買諸官婢賤
取之復取執金吾官婢八人　東觀漢記曰劉寬向朝會裝嚴已訖婢奉肉
羹失翻汙衣寬神色不異乃徐語曰羹爛汝手　又曰朱暉爲郡督
郵太守阮況當嫁女欲買暉婢暉不與及況卒暉送金三斤問其故
暉曰前不與婢者以財汙府君金重送欲明使君　謝承後漢曰長
沙視良爲洛陽令常侍樊豐妻殺侍婢置井中良收其妻殺之
晉書曰列宗之母本織坊中婢也形長色黑宮人謂之崑崙太宗以討

幸■之有身　語林曰裴秀母是婢秀年十八有令望而嫡母猶
令秀母親下食與衆賓賓見並起拜之答曰微賤豈宜如此當爲小兒
故耳於是父母乃不敢復役之　皇甫謐列女後傳曰會稽翟素受娉
未及配適遭賊欲犯之臨之以白刃素曰我可得而殺不可得而辱素婢
名青乞代素賊殺素復欲犯青青曰向欲代素者恐被恥後害耳
今素已死我何以生爲賊復殺之　搜神記曰晉杜祖家葬而婢誤不得
出十餘年開墓婢尚生云其始如暝有頃漸覺自謂一再宿初婢之埋年
十五六及開冢時猶十五六嫁之有子　又曰諸葛恪以被誅其在室聞婢
爾何故血臭婢忽然起躍頭至棟攘臂切齒　晉中興書曰祖約爲
丞相從事中郎於府內爲婢所傷司直劉隗奏約患生婢僕身被傷
刑解職還家世說曰鄭玄家奴婢讀書玄嘗使一婢不稱旨將撻之方
自陳說玄怒使人曳著泥中須臾復一婢來問曰胡爲乎泥中答曰
薄言往訴逢彼之怒　又曰石崇富侈廁常令婢數十人羅縠直之
又曰崇婢綠珠天下美色孫秀求之不與因誅崇　又曰光祖少孤貧至
孝常自炊爨又王北平聞而佳之乃以二婢餉焉因取爲吏人戲之曰奴價
倍於婢祖答曰百里奚亦何必不輕於五羖之皮也　三輔決錄曰金禕爲
郡上計留在許都時魏武使長史王必將兵衛天子於許禕與必善
見禕有胡婢善射必常從請之　貝　[後漢]蔡邕青衣賦曰金生沙礫
珠出蚌泥嘆茲窈窕生于卑微玄髮光潤領如蝤蠐脩長冉冉碩人
其頎綺繢丹裳躡蹈絲韋都冶嫵媚卓礫多姿精慧小心趣事
若飛寒雪翩翩充庭盈階停停溝側噭噭青蠅我思遠逝爾思
來追明月昭昭當我戶扉條風狎獵吹予牀帷河上逍遙徙倚庭階
南瞻井柳仰察斗機非彼牛女隔于河維思爾念爾怒焉且飢　[後
漢]張超誚青衣賦曰彼何人斯悅此豔姿麗辭美譽雅詞斐斐文
則可嘉志鄙意微鳳兮鳳兮何德之衰禮泉可飲何必洿泥隋珠彈
雀堂谿刈葵僞鷄啄鼠何異于鵝歷觀古今禍福之階晏嬰繫志
不顧景女及偶不疑奉禮不受見尊不迷況此隸豎生女爲妾生男
爲虜歲時醊祀詣其先祖或於馬廄廚門窗閫下東向長跪接神醊酒

悉請諸靈碎耶富主多乞步少銅丸鐵柱績繒累嘉皆來集聚藏
獲之類蓋不足數古之贅壻尚爲塵垢况明智者欲作奴父勤苦君子無
當自逸宜如防水守之以一秦繆思宴故獲終吉

傭保

史記曰荊軻死高漸離變姓名為人傭保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
其家堂上客擊筑不能去傍徨從者告其主使擊筑一坐稱善
又曰欒布與彭越為家人　鶡冠子曰伊尹酒保立為世師

藝文類聚卷第三十五

藝文類聚卷第三十六　人部上

隱逸上

周易曰遯世無悶　又曰天地閉賢人隱　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又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　禮記曰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
又曰季春之月聘名士禮賢者　論語曰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
朱張柳下惠少連　莊子曰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不見也
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　又曰刻意尚行
離世異俗此山谷之士避世之人也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閒處無為而
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也閒暇之所好也　又高士傳曰廣成子在
崆峒之上黃帝問曰吾欲取天地之精以養萬物為之奈何廣成子蹶然
而起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無視無聽抱神以靜我守其一以處其
和故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得吾道者上為皇下為王失吾道者上
見光而下為土吾將去汝入無窮之門遊無極之野與日月參光與天
地為常　又曰黃帝將見大隗于具茨之山方明為御昌寓參乘
黃帝曰異哉請問天下小童曰予少遊六合之外適有瞀病有長
者教予乘日之車遊於襄城之野今病少痊予復遊六合之外為天下
者予奚事焉夫為天下亦奚異牧馬哉去其害馬而已黃帝再拜
稱天師而還　又曰善卷者舜以天下讓之卷曰予立宇宙之中冬
衣皮毛夏衣絺葛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天地之間何以為天下
哉遂入深山莫知其所終　又曰石戶之農不知何許人與舜為友舜
以天下讓之石戶夫負妻攜子以入海終身不返　又曰伯成子高者
唐虞之時為諸侯至禹去而耕禹往趨而問之子高曰昔堯治天下
至公無私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而不勸罰而不威德
自此衰刑自此作夫子盍行乎無落吾事俋俋乎耕而不顧　又曰魯
連好奇偉俶儻嘗遊趙難新垣衍以秦為帝秦軍為却平原
君欲封連連三辭平原君乃以千金為連壽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
士者為人排患釋難也即有取之是為商賈之事爾及燕將守聊城
田單攻之不能下連乃為書射城中遺燕將燕將見書泣三日

乃自殺城降田單欲爵連連曰吾與於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
輕世而肆意　又曰閭丘先生齊宣王獵於社山社山父老十三人相與勞
王王賜父老不租先生獨不拜曰願得壽得富得貴夫選良吏平法度
則臣得壽矣振之以時則臣得富矣令少者長則臣得貴矣　又曰
田生菅床茅屋不肯仕宦惠帝親自往不出屋　又曰鄭仲虞不
仕漢朝章帝自往終不肯起曰陛下何惜不為上世君令臣得為偃
息之民天子以尚書祿終其身世號白衣尚書　又曰韓福者以行
義脩潔漢昭帝時以德行徵病不進元鳳元年詔賜帛五十匹遣長
吏時以存問常以八月賜羊酒不幸死者賜複衾一祠以中牢自是至
今為徵士之故事福終身不仕卒于家　又曰班嗣世在京師家有賜
書內足於財父黨揚子雲以下莫不造門桓君山從借莊子嗣報
曰今吾子闚仁義之羈絆係聲名之繮鎖伏孔氏之軌躅馳顏閔之
極藝何以大道為自眩也昔有學步邯鄲者匍匐而歸恐似其行
已持論如此遂終于家　又曰尚長字子平禽慶字子夏二人相善
慶隱遯不仕王莽長通易老子安貧樂道好事者更饋遺輒
受之自足還餘如有不取也舉措必於中和司空王邑遣之連年乃欲薦
之於莽固辭乃止遂求退讀易至損益卦喟然歎曰吾知富貴不
如貧賤未知存何如亡爾為子嫁娶畢敕家事斷之勿復相關當
如我死矣是後肆意與同好遊五岳名山遂不知所在　又曰巢父堯時
隱人年老以樹為巢而寢其上故人號為巢父堯之讓許由也由以告
巢父巢父曰汝何不隱汝形藏汝光非吾友也乃擊其膺而下之許由
悵然不自得乃遇清泠之水洗其耳拭其目曰嚮者聞言負吾友遂
去終身不相見　又曰許由字武仲堯舜皆師之與齧缺論堯而去隱
乎沛澤之中堯舜乃致天下而讓焉曰十日並出而爝火不息其光也不
亦難乎夫子為天子則天下治我由尸之吾自視缺然許由曰吾將為名
乎名者實之賓吾將為賓乎乃去宿於逆旅之家旦而遺其皮冠巢
父聞由為堯所讓以為汙乃臨池水而洗其耳池主怒曰何以汙我水由乃
退而遯耕於中岳潁水之陽箕山之下　又曰壤父者堯時人年五十而

擊壤於道中觀者曰大哉帝之德也壤父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
井而飲耕地而食帝何德於我哉　又曰子支伯者舜以天下讓支伯
支伯曰子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遂不知所之　又曰
被裘公者吳人也延陵季子出遊見道中遺金顧而覩之公曰取彼金
公投鐮瞋目拂手而言曰何子居之高視之卑吾被裘而負薪豈取遺
金者哉季子大驚既謝而問其姓名曰吾子皮相之士何足語姓名哉
又曰段干木者治清節遊西河守道不仕魏文侯就造其門干木踰牆
而避之文侯以客禮出過其廬則式　其僕問之文侯曰干木不趣勢
隱處窮巷聲馳千里吾敢不式乎文侯所以名過齊桓公者能尊段干
木敬卜子夏友田子方也　又曰莊周少學老子梁惠王時為漆園吏
以卑賤不肯仕楚威王以百金聘周周方釣於濮水之上曰楚有龜死
三千歲矣今巾笥而藏之於廟堂之上此龜寧生而曳尾塗中耳子往
矣吾方曳尾於塗中　齊宣王又以千金之幣迎周為相周曰子不見
郊祭之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入太廟欲為孤豚其可得
乎遂終身不仕　續晉陽秋曰謝敷隱居會稽山初月犯少微星一
名處士星時戴逵名重於敷時人憂之俄而敷死故會稽士人嘲吳人云
吳中高士求死不得　世說曰郗超每聞欲高尚隱退者輒為辦百萬資
并為造立居宇在剡為戴公起宅甚精整始往居與所親書曰近至剡
如官舍又為傅約亦辦百萬傅隱事差互故不果送　又曰支道林因
人就深公買印山深公答曰未聞巢由買山而隱　袁淑真隱傳曰鬼谷先
生不知何許人也隱居韜智居鬼谷山因以為稱蘇秦張儀師之遂立
功名先生遺書責之曰若二君豈不見河邊之樹乎僕御折其枝波浪
盪其根上無徑尺之陰身被數千之瘢此木豈與天地有仇怨所居然也
子不見嵩岱之松柏華霍之檀桐乎上枝干於青雲下根通於三泉千秋万
歲不受斧斤之患此木豈與天地有骨肉哉蓋所居然也　又曰鶡冠子
或曰楚人隱居幽山衣敝履穿以鶡為冠莫測其名因服成號著書言道
家馮煖常師事之後顯於趙鶡冠子懼其薦己也乃與之絕　【詩】魏阮
瑀詩曰四皓潛南岳老萊竄河濱顏回樂陋巷許由安賤貧伯夷餓

首陽天下歸其仁何患處貧苦但當守明真 晉張華招隱詩曰隱
士託山林遁世以保真連惠未遇雄才屈不申 又詩曰栖遲四野外
陸沉背當時循名奄不著藏器待無期羲和策六龍弭節越崦嵫
盛年俛仰過忽若振輕絲 晉張載招隱詩曰出處雖殊塗居
然有輕易山林有悔怯人間實多累鶉鷃翔寡薄且不能視鵾
鵬高遁皋諸數爲蠅所繫隱淪雖在心彼我共一地不見巫山火芝艾
豈相離去來捐時俗超然辭世偽得意在丘中安事愚與智 晉
張協詩曰結宇窮崗曲耦耕幽藪陰荒庭寂以閑山岫峭且深凌風
起東谷有食與南岑雖無箕畢期膚寸自成霖澤雉登壟雊寒
猿擁條吟溪壑無人迹荒楚鬱蕭森投耒循岸垂時聞樵採音
重基可擬志回淵可比心養真尚無爲道勝貴陸沉遊思竹素園寄
辭翰墨林 晉左思招隱詩曰杖策招隱士荒塗橫古今巖穴無
結構丘中有鳴琴白雪停陰岡丹葩耀陽林非必絲與竹山水有清
音何事待嘯歌灌木自悲吟 又招隱詩曰經始東山廬果下自成

檐前有兼泉井聊可瑩心神 晉陸機招隱詩曰駕言尋飛遁山路
鬱盤桓芳蘭振蕙葉玉泉涌微瀾嘉卉獻時服靈朮進朝飡
採南澗藻夕息西山足輕條象雲構密葉成翠屋結風佇蘭林回芳
薄秀木 又詩曰尋山求逸民穹谷幽且遐清泉蕩玉渚文魚躍中波
晉閭丘沖招隱詩曰大道曠且夷蹊路安足尋經世有險易隱顯自存心
嗟哉巖岫士歸來從所欽 晉王康琚招隱詩曰登山招隱士褰裳躡
遺蹤華條當圍室翠葉代綺牕 晉辛曠贈皇甫謐詩曰顯顯朝
士亦孔其旅莫不遑想載渴載飢我弓我旌禮亦無違企望高岡來
儀來歸其暉伊何與帝同心明明天子如日之臨臨照四方採賾幽深山
無逸民水無潛龍爰彼九皋克堅德音仁哉先生昔聞其欽 宋謝
靈運越嶺行溪詩曰猿鳴誠知曙幽谷光未顯巖下雲方合花上露
猶泫逶迤傍隈隩迢遞陟陘峴蘋萍泛深沉菰蒲冒清淺企石挹飛
泉攀林摘葉卷想見山阿人薜蘿若在眼 梁武帝逸民詩曰如彼生
木木有異心如林鳴鳥鳥有殊音如江游魚魚有浮沉巖處山高澗洪水

深事迹易見理相難一乎 梁劉孝標始居山營室詩曰自昔厭諠囂
執志好栖息嘯歌棄城市歸來事耕織鑿戶闚嶕嶢開軒望嶄㠁
激水簷前溜脩竹堂陰植香風鳴紫鸎高梧巢綠翼泉脉洞杳杳
流波下不極方躋玉山阪響像瑤池側夜誦神仙記旦吸雲霞色將馭
六龍興行從三鳥食誰與金門士撫心論胸臆 梁范雲答何曲先生
詩曰然朝吐祥霧薄晚孕奇煙洞澗生芝草重崖出醴泉中有懷
真士被褐守沖玄石栖十秋金壇謁九仙乘鶴方履漢樂鶴上騰
天 梁吳均詩曰山際見來煙竹中窺落日鳥向簷上飛雲從窗裏
出 又詩曰綠竹可充食女蘿可代裙山中自有宅桂樹籠青雲 又
詩曰具區窮地險稽山萬里餘奈何梁隱士一去無還書 梁任昉答
劉居士詩曰君子之道亦有其四高行絕俗盛德出類才同文錦學非
書肆望之可階即之難至輕精天理遵象少微人與俗異道與人違庭
飛熠燿室滿伊威行無轍跡理絕心機 又答何衡君詩曰散誕羈鞿
外拘束名教裏得性千乘同山林無朝市勿以耕蠶貴空笑易農往宿

昔仰高山超然絕塵語默不一巳等與契命管亦齊 爲歡獨遊若縱
方同止 又贈徐徵君詩曰促生悲永路早交傷晚別自我隔容徽於
焉徂歲月情非山河阻意似河朔說東皋有儒素亦杳與榮名絕曾
是違賞心畧用箴余歎驚馬追平生塵書廢不閱信此伊能已懷
抱豈暫輟何以表相思貞松擅嚴節 梁庾肩吾贈周處士詩曰
九丹開石室三徑没荒你仙人翻可見隱士更難尋籬下黃花菊丘
中白雪琴方欣松葉酒自和遊山吟 又尋周處士弘讓詩曰試逐
赤松遊披林對一丘梨紅大谷晚桂白小山秋石鏡菱花發桐門琴曲愁
泉飛疑度雨雲積似重樓王孫若不去山中定可留 又賦得鶴栖夜
詩曰山林重明滅風月臨罷肆塵著書惟隱士談玄止谷神鷗鳳翻傷性
猨寒更吞身廣陵餘故曲山陽有舊鄰俗儉寧妨思才多反累身
寄言山吏部無以助庖人 周明帝贈韋居士詩曰六爻貞遁世三辰少
光微潁陽去猶遠滄洲遂不歸風動秋蘭佩香飄蓮葉衣坐石窺
仙洞乘槎下釣磯嶺松千仞直巖泉百丈飛儻能同四隱來參余

萬機 [周]王褒贈周處士詩曰我行無歲月征馬屢盤桓崤曲三危阻關重九折難猶持漢節使尚服楚臣冠巢禽疑上林驚馬畏虛彈飛蓬去不已客思漸無端壯志與時歇生年隨事闌百齡悲促命數刻念餘歡雲生隴黃黑桑疎薊北寒鳥道無蹤徑清溪有波瀾思君化羽翮要我鑄金丹 又和趙王隱士詩曰鳧鶴均長短鵬鷃共逍遙事止禮(?)蘊秀氣虛席滿風飈斷絃雖續葛獨酌止傾菖蒲九重節桑薪七過燒 [周]庾信奉和趙王隱士詩曰洛陽徵五隱東都別二賢雲氣浮函谷星光集潁川霸陵採樵路成都賣卜錢鹿(?)裘披稍到衣帶(?)脈坐欲穿阮籍唯長嘯嵇康只一絃澗險無平石山深足細泉低松猶百丈少鶴已千年野鳥繁絃囀山花焰火然雖無亭長識終見野人船 又宿窮秋寄隱士詩曰王倪逢齧缺桀溺遇長沮藜林負日卧麥隴帶經鋤自然曲木几無名科斗書叢花聊飼雀穿池試養魚小村治澀路低田補壞渠秋水牽沙落寒藤抱樹疎空枉平原騎來過仲蔚廬 [陳]周弘正還草堂尋處士弟詩曰丹桂易往莽年齡倏將半故老多零落山僧盡凋散宿樹倒為查舊水侵成岸幽尋屬令弟依然歸舊館感物自多傷況乃春鶯亂 [陳]周弘讓無名詩曰行行訪名岳處處必留連遂至一巖裏灌木上參天忽見茅茨屋曖曖有人煙一士開門出一士呼我前相看不道姓焉知隱與仙 [陳]伏知道賦得招隱詩曰招隱訪仙樞丘中琴王爲桂叢侵石路桃花隔世情菁菁安車近林喧山鳥驚 [陳]正見賦得落落窮巷士詩曰傷雲不邀名原憲本遺榮草長三徑合花發四鄰明塵隨幽巷靜嘯逐遠風清門外無車轍自可絕公卿 [隋]江總夏日還山庭詩曰獨於幽棲地山庭暗女蘿澗清長低篠池開半卷荷野花朝暝落盤根歲月多偵桐無賞慰狎鳥自經過 又春夜山庭詩曰春夜芳時晚幽庭野氣深山疑刻削意樹接縱橫陰戶對忘憂草池驚旅浴禽樽中良得性物外知余心 [隋]王由禮賦得巖穴無結構詩曰巖嶽開無結構谷處極幽尋葉落秋巢迥雲生石路深早梅香野徑清澗響丘琴獨栖遲客留連芳杜心

[賦] [後漢]張衡歸田賦曰遊都邑以永久無明略以佐時徒臨川以羨魚俟河清乎未期感蔡子之慷慨從唐生以決疑諒天道之微昧追漁父以同嬉於是仲春令月時和氣清原隰鬱茂百草滋榮王雎鼓翼倉庚哀鳴交頸頡頏關關嚶嚶於焉逍遙聊以娛情于時曜靈俄景繼以望舒極般遊之至樂雖日夕以忘劬感老氏之遺誡且迴駕乎蓬廬彈五絃之妙指詠周孔之圖書揮翰墨以奮藻陳三皇之軌模苟縱心於域外焉知榮辱之所如 [魏]陳王曹植潛志賦曰潛大道以遊志希往昔之遐烈矯貞亮以作矢當苑囿乎藝云驅仁義以爲禽必信中而後發退隱身以滅迹進出世而取容且摧剛而和謙接處肅以靜恭亮知榮而守辱匪天路以焉通 [晉]張華歸田賦曰隨陰陽之開闔從時宜以卷舒冬奧處以城邑春遊放於外廬歸郊鄙之舊里託言靜以閑居育草木之藹蔚因地勢之丘墟豐蔬果之林錯茂桑麻之紛敷用天道以取資行藥物以爲娛時逍遙於洛濱聊相佯以縱意目白沙與積礫玩衆卉之同異揚素波以濯足泝清瀾以蕩思低徊住留栖遲甚謂存神忽微遊精域外藉纖草以爲茵援垂陰以爲蓋聆高鳥之陵風臨鯈魚於清瀨眇萬物而遠觀脩自然之通會以退足於一壑故處否而忘泰 [晉]陸機幽人賦曰世有幽人漁釣乎玄渚彈雲冕以辭世披霄褐而延佇是以物外莫得窺其奧舉世不足揚其波勁秋不能凋其葉芳春不能發其華超塵冥以絕緒豈世網之能加 又應貞嘉賦曰友人有作嘉遁賦與余者作賦應之号曰應嘉云傲世公子體逸懷遐意邈澄霄神夷靜波仰羣軌以遐企頓駿翮以安安寄沖氣於大象解心累於世羅厭衣三閭之奇服詠南榮之清歌濯下泉於洿澗泝凱風於卷阿指千秋以厲響俟寂寞之來和懷前脩之彷彿覿幽人乎所遇抱玄景以獨寐含芳風而寤語發蘭音以清目擬玉懷而盼胥予於是賓宇中陵築室河曲軌絕千途而門踰百族假妙道以逹觀考貞龜而貞卜苟形骸之可忘豈投簪其必谷方介丘於尺阜託雲林乎一木佇鳴條以招風聆哀音其如玉窮覽物以盡齒將彌迹於餘尺 [晉]陸雲逸民賦曰富貴者是人之所欲

而古之逸民輕天下細萬物而欲專一丘之歡擅一壑之美豈不以身重於宇宙而恬貴於芬華哉天地不易其樂萬物不干其志然後可以妙有生之極固無疆之休乃為賦曰世有逸人栖遲乎一丘委天形以外心淡泊然其何求杖短策而遂往乃枕石而漱流靜芬響於詠言滅絕景於衡柏荒土以卜居度山河而考室曾丘翳薈穹谷重深巖木振穎葛藟垂陰潛魚泳沚嚶鳥來吟仍疏圃於茲薄即蘭堂於芳林靡飛飈以起節揮天籟以興音假絲竹之於神造詠幽人於鳴琴 晉孫承嘉遁賦曰有嘉遁之玄人含自然之亂邁靡辟荔於苑柳蔭翠葉之雲蓋揮脩綸於洄瀾臨峭崍而式隆倚清風以長嘯詠九韶而忘味若乃御有撫生應物宅心曜應春圃周葉秋林振藻陽波清景玄陰形猶與以從靡神曠寂而難尋渾無名於域外和丘中以華音於是澄心齊物遊翔容與蕭言采薇收蓀蘿中野朝觀夷隆夕步蘭渚仰弋鳴鷹俯釣鮮遊無方之內居無形之域詠休遁之貞寔察天心而觀復妥性命於玄芒任吉凶而靡錄 宋謝靈運逸民賦曰千止唯舍唯用其見也則如遊龍其潛也則如隱鳳來無所從去無所至有酒則舞無酒則醒不明不晦不昧不類萬傍秋而我春中弄琴明月酌酒和風御清風以遠路拂白雲而峻舉指寰中以為期望豁外而延佇 又入道至人賦曰爰有名外之至人乃入道而館真荒胸明以削智遺支體以逃身於是卜居千仞左右窮懸幽庭虛絕荒帳成煙水縱橫以觸石曰余差於雲中飛英時於對溜積氣以盈而為峯推天地於一物橫四海於寸心超埃塵以貞觀何落落此胷衿 又辭祿賦曰荷寵延之渥恩在弱齡而覃惠蒙聖達之眷顧得與聞以沉湎雖鐘鼎之有名恆盛衰而能滯解龜組於城邑反褐衣於丘窟判人事於一朝與世物乎長絕自牽纓於朱絲奄二九於斯年服纓佩於兩宮執鞭茹於宰蕃 梁簡文帝玄虛公子賦曰有玄虛之公子輕滅喧俗保此大愚居榮利而不染豈聲色而能拘迴還四始出入三墳心容容於玄境意飄飄於白雲追寂閑而逍遙任文林而佚宕忘情於物我之表縱志於有無之上不為山而自高不為海而彌廣 梁陶偃思田賦曰歲聿忽其云暮庭草颯以萎黃風颼颼以吹牖燈黯黯而無光獨展轉而不寐何增歎而自傷於是踟躕徙倚傾晨興壞魂究以至曠緬予想於田萊彼五畝其焉在乃爰自乎江隈出郭門而東騖入叙浦而南迴爾乃觀其水土物產居處形便林藪擬直丘陵帶面臨九曲之迴江對千里之平甸風去嶺其巳開日登桑而先見聽鳴晰之寒雞弄差池之春鶯臨塲圃以築館對橘軒而鑿池集游泳於階下引朝派於堂垂聽巨石之前却玩激水之推移雜青莎之靃靡拂細柳之長枝感風燭與石火嗟民生其如寄苟有胷而無心必行難而言易幸少私而寡欲兼絕仁以弃智勿學步而學趾又追飛而厲翅瞻鹿囿而竊高仰驥臺而慕義歷四時於遊水騁三秋於中臂望歸流而載懷情鬱悒其何寘 晉陶潛歸去來曰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寔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以遐觀雲無心而出岫鳥倦飛而知還農人告余以春將及有事乎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為乎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皐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梁沈約八詠守山東曰守山東山東萬嶺鬱青葱兩谿共一瀉水潔望如空岸側青莎被崖嚴閒丹桂叢上瞻既隱軫下睇亦冥蒙遠林響咆獸近樹聒鳴蟲路出若然右澗吐金華東萬仞倒危石百丈注懸淙制于曳寫流雷奔飛似白虹洞井含清氣漏穴吐飛風玉寶質膏滴瀝石室乳空籠余平生之所愛歎暮年而此逢欲一去而不還恨邦君之未稀秩滿撫白雲淹留事芝髓

頌

晉潘岳許由頌曰邈哉許公執其貞辭堯天下抱朴隱形川停岳峙澹泊無營栖遲高山與世靡爭虛薄忝任來宰斯城愧無惠化豹產之政哉我治所樂莫景名登其基逍遙來過春庭通於時憲頃庭不盈恨無旨酒奠公之靈死而不朽公有其榮聊述雅美揚公聲響

晉孫綽聘士徐君墓頌曰亞目南昌相太原縣君白漢故聘士徐君之靈
惟君風軌英邃德音徽遠播食仰芳流宗播揖在昔古人有言聞
伯夷之風者懦夫有立志仰先生之道甚無青雲之懷哉余以不才忝宰茲
邑遐宗有道思揖遠風乃與友人殷浩等束帶靈墳奉瞻祠宇
雖玉質幽潛而目想令儀雅音永寂而心存高範徘徊墟壠仰盼松
林哀有形之短悼令德之長泯憮然有感淒焉增傷夫諷誦生於情託
雅頌興乎所欽匪於詠述孰寄斯懷頌曰巖巖先生邁此英風含
真獨暢心夷體冲高蹈域表淑問顯融昂昂五賢赫赫八俊雖曰
休明或嬰險疹豈若先生保茲玉潤超世作範流光遐振墳壘蒼松
竹蕭森薈蓁藪蔚蔚虛宇愔愔遊獸戲阿嚶鳥鳴林嗟乎徐君不
聞其音徘徊丘側悽焉流襟何以舒蘊援翰託心 晉江逌莊周畫頌
曰王棃茅縣蘭薰漆園寸青可久雅道斯存夢中化蝶水外翔鵷出
俗靈府師心妙門垂竿自若重聘忘言悠悠哉天地共是籠樊 贊後
漢蔡邕焦君贊曰猗歟焦君常此玄墨衡門之下栖遲偃息泌之洋
洋樂以忘食鶴鳴九臯音亮帝側乃徵乃用將受袞職昊天不弔賢
人遘慝不惟一志并此四國如何穹蒼不詔斯或惜哉朝廷喪茲舊德
悵以學士將何法則 魏陳王曹植許由巢父池主贊曰堯禪許由
巢父是恥穢其溷聽臨河洗耳池主是讓以水為濁嗟此三士清足
厲俗 又卞隨贊曰湯將伐桀謀於卞子既克讓位隨以為恥薄
汙穢世者自投潁水清風遐矣 又南山四皓贊曰嗟爾四皓避
秦隱形劉項之爭養志弗營不應朝聘保節全貞應命太子漢嗣以
寧 晉夏侯湛范蠡贊曰悠悠范子求仁在己進報危國退弘
妙理身與勳偕名與身否遯羣遠遊永濟終始 又魯仲連贊曰
巍巍先生有邈其節依仁不變亂抗道自契隨事抑揚與時開閉
在幽能泰處悶惟悅 又莊周贊曰邈邈莊周騰世獨遊遁時放言
齊物絕尤垂釣一壑取戒犧牛望風寄心託志清流 晉孫楚莊周
贊曰莊周曠蕩高才英儁本道根貞歸於大順妻之不哭亦何所
懽慢弔鼓缶放此誕言殆矯其情近失自然 又榮啓期贊曰榮公

溫雅既怡既懌彈以徐清寂然澹泊援琴自娛詠此三樂眉壽無疆
惟德之宅 又原壤贊曰壤之輶張絕滅禮教賓友仲尼同機合奧
聖人笑藏俗以之失獨協區外孰知其妙 晉左九嬪巢父惠施贊曰
泱泱長流洋洋清波思文巢惠栽詠載歌垂綸一壑萬象匪多神
乎暢矣緬同基阿 晉庾闡孫登贊曰靈巖霞蔚石室鱗構青松
抒空蘭泉吐漏龍嘗可遊芳津可漱玄谷蕭寥鳴琴獨奏先生
體之寂坐幽岸凝冰結楳熙陽靡燠潛真內全飛榮外散凌岸高嘯
希風朗彈道有冥廢運有舒捲隱不嚴玄跡不標或曰先生晦
德逍遙新子秀達英風朗烈道挺蕙芳餅不玉折兆動初萌妙鑒奇
絕超首丘宜仰想玄哲 晉戴逵閑遊贊曰昔神人在上輔其天理知
與辱之常不以寵欲服養樸散之質不以斧斤致用故能樹之於廣漢栖
之於江湖載之以大猷覆之以玄風使夫淳朴之心靜一之性咸得就山澤樂閑
曠自此而箕嶺之下始有閑遊之人焉降及黃綺逮于臺尚莫不有以保其
太和者 其天真者也且夫巖嶺高則雲霞之氣鮮林藪深則蕭瑟之
音清其可以藻玄瑩素疵其皓然者舍是焉故雖接世之秀罔莫之能
故舞雩以發詠閒乘桴而憬厲況乎道乖方內體絕風塵理揖長謝
獻風遠邈遣入舜於玄流澄靈崖而頤神者哉然如山林之客非徒逃人患避
爭鬥諒所以翼順資和滌除機心容養淳淑而自適者爾凡物莫不以適
為得以足為至彼閑遊者奚往而不適奚待而不足故蔭映巖流之際偃
息琴書之側寄心松竹取樂魚鳥則澹泊之願於是畢矣然奇趣難均
玄契罕遇故古皆孤栖於一山嶽獨玩於一流苟有情而未忘有感而無
對則綴斤寢絃之歎固已幽結於林中騷感於遐心爲日久矣我故遂求
方外之美略舉養和之具爲贊並其人皆暢其所託始欣閑遊之遐逸終
感嘉契之難會以廣一往之詠以抒幽人之心云爾芒芒草昧綿邈玄世
三極未啟天人無際萬器既判靈朴乃暨寔有神宰忘懷司契冥外
傍通潛感莫滯物黙順巢為兼應惠施緬矣遐心超哉絕步顧揖百
王仰怡泰素矜其天真外其嚚務遊時觀群品馳神萬慮誰能高邈
悠然一懌 又尚長贊曰尚生冲順與時行藏世和龍蛻紛玄識固滯磨

彼其高蹤為塵翳亦有同好潛世夙宿契超超增者哉眇眇俏逝跡絕青崖影滅雲際 〔晉〕庾亮翟徵君贊曰夫所謂至人者體包靈蘊神凝域表談落萬動玄心獨融故能虬蟠瀁霄而不紲蒙龍之矯鳳鳴瑞林而不屈伶倫之管豈必欣大清而樂瑤璫哉顧蹤遊不足以羈神驥斯翳蓋不足以翔雲翮是故蘇姑有綽約之處箕山有高嘯之宇唐虞勳表於玄庭夏功志於虛室晉徵士南陽翟君同冥逸韻於天陶含沖氣於特秀體虛任而委順恢昭曠而高蹈先生載營抱一沖然獨鍼神栖藹藹之表形逸巖澤之隅雖束帛仍加軺軒屢招而亡施屈於匪石帝命彌居虛復矣是以高風振宇宙遠詠冠當時方將表大庭於絕代恢玄解以釋紛仰羲而睎景陵挾拯以翔翔景命不延卒于尋陽之南山哲人其萎高軌孰係余欽若人之風常冥問道於無何之域冥想玄珠主以悟提沐道雲諄固以震賈而歸矣自昔之達于茲七葉何悟先生忽焉升遐感至德之長泯悼仁風之永翳情悽感其傷聊敬增敘乃援翰詠以宣來葉其辭曰卓哉先生逸韻邈超鑒鑿玉津風暢曾緬耳聞嘉居

揖庾朔洪崖邈矣玄跡哉劭逸風沐世飛芳九霄 〔晉〕[illegible]贊敘曰樂為憂根禍為福始數極則旋往復迭起世人迷之橫生欣戚惛惛北叟獨見真理喪馬弗希折髀愈喜淡哉一生無泰無否 〔宋〕陶潛張長公贊曰遠哉長公蕭然何事世路皆同而我獨異斂轡揭來閉養其志寢跡窮年誰知斯意 又周妙珪贊曰美哉周子稱疾閒居寄心清商悟然自娛翳翳衡門洋洋泌流曰琴曰書顧眄有娛飲河既足自外皆休緬懷千載託契孤遊 又魯二儒贊曰易大隨時迷變則愚介介若人特為貞夫德不百年汙我詩書逝焉不顧被褐幽居 又夷齊贊曰二子讓國相隨海隅天人革命絕景窮居採薇高歌慨想黃虞貞風凌俗爰感懦夫 又尚長禽慶贊曰尚子昔薄宦妻孥共早晚貧賤與富貴讀易悟益損禽生善周遊周遊日已遠去矣尋名山上山豈知反 〔[illegible]〕[illegible]張長公贊曰長公秉心獨逸世表量物難同審已彌了情雖高逸跡無抗矯靡非當更思孰識多少 又高鳳贊曰遐哉邈古逸矣是羲自茲已降顯默眾差智為世馭才為物

奇跡出無泯清暉俱馳暖暖若人孰測其殆哉曙幽寒挺貞重崖沖情莫尤汙跡示廷輕俗無際肆志莫羈 又吳季子札贊曰延州高逸棄國帥誠優游大邑觀風上京仁懷邦壤道暢聖明鑒徵昔代樂察未形高飛博遠死解劍在生夭子戾止愛邵作名 〔齊〕王儉竟陵王山居贊曰升堂踐室金聲玉韻齊疊大韶迢遙閑賞道以德弘聲由業廣義重實歸情深虛往淥璧在茲安事遐想 〔梁〕沈約高士贊曰夫之所謂高士者皆是晴誠之言聖人在天下則賢人贊務高尚弄陶是也自中智以下莫有不學以從政佐國安民者也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非學則不得也學所以行其志孝悌慈仁信義是也雖誦先王之典謨而不行其志聖人之大寶亦不可得世要須學行兼有然後取之依之徒其不懷衽而義從取於自爭權利悅愚諸闇苟得志廉若斯人者豈入國士之塗動衣冠之賤藉此而登高位未或有也贊曰亦有哲人獨執高志避世避言不友不事耻從汙祿靡或寧餌心安藜藿口絕炮哉取足落毛寧懷組綬鉛金在沙顯然自異韞玉在泥混而不緇身標遠跡名重前記有美高尚處知若得

少哉君爭靜心默苟能立志爭此天大進忘憤獲退守恬愉曰仁與義其徑不廷為之則至非物所拘官成名立陟彼高衢 又銷聲贊曰寂矣栖竟非海非嶽若人焉往斯理空存天標已暖絕羽孤騫堯違豈讓札值吳言 〔周〕庾信五月披裘負薪畫贊曰披裘當夏俗外為心雖逢季子不拾遺金南巢欲遠負穴惟深消聲滅跡何必山林 又張良遇黃石公畫贊曰張良取履將復路授無辭兵書一卷長者之期昔稱韓相今為漢師穀城餘石還歸舊祠 又榮啓期三樂畫贊曰榮期三樂惟人與年夫子相遇即以為賢性靈造化風雲自然雅音雖古獨有鳴弦 〔隋〕〔[illegible]〕庾凱幽人贊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乃剖乃判二儀既分高卑以陳貴賤攸位榮辱相仍優就道尚謙人神同符危由忽安途緣釋慮苟識妙高厭美有腴韓信斯齊項首鍾室子房辭留高逸卓絕貴不足榮利不足希華繁則我了案極則悲歸數明白勢豈容違人徒知所以進而忘所以退祿侯安寵賈公失愛始乘夷道終類其類羲和外而就暗望舒滿而就虧盈抱之分自然之規悠悠庶人如何弗疑幽人守虛仰鑽玄遠敬草斯箴敬咨

嶽兔　晉江逌逸民箴曰至人應務其從是營乃制上下以牧群生君位執
在匪聖伊明賢愿相奉臣主以成如彼百節各役天形率分委質仰應一
情心膂有位股肱有經豈以處下為戚為榮各安其所樂體用平夫欲爵
列上懸弓垂旌卑位以級貴服之名匪以充物之欲是大隸而是經處逌之
委矣春于時行矣先覺貽俗長辭明乎百變患故超爾不疑解髮崖彼
褐短絲飄飄臺上輕舉高之穆穆二仲攜策相期盤幽隱以寂與物無治
凡厥後來順乃所往堅茲俗累戒于顛蕩無徇外物心煩披食無弃恬曠
百變勤是掌林人司箴敢進善黨　**表**　梁閑隱居尋山志曰依世情之
易繞乃杖策而尋山既沿幽以達峻窮賞奥而備觀形來心其末已方
際夕子雲根依夫得志者忘形遺形者神存於是散髮解帶盤旋巖
上心容曠則氣宇條暢玄雖遠其必存累無大而必忘書焉之辭既去解
牛之才乃至荊門晝掩蓬户夜開室迷夏草徑感春苔庭虛月映琴
響風哀夕鳥依簷暮獸爭來時復歷近龍之尋遠礙坐盤石望平原日
負障以共隱月披雲而出山風下松而含曲泉縈石而生文草不雕而織霞
塵翼飛而來群擁虛麓以入谷傍洪瀾而比清照石壁以端色攀桂枝
而齊貞由屋蘭而佩蕙及春鳩之未鳴且含懷以屏氣待忠風而舒
情遂乃陵巖嶺至松門背通林而長源右與山而無際左為海而齊
天草泣泣以垂露柳依依而近帥鳥雙雙以赴水路紛軒軒而歸田　梁
劉孝標山栖志曰夫鳥居山上曾巢木末魚潛川下窟穴沙泥豈好異
哉蓋性然也故有忽白璧而樂垂綸負王爵而要卿相行藏紛糾顯
晦蹐駮無異火炎水流自動方息斯則廊廟之與江海蓬户之與金閨並
然其所然悅其所悅余每思濯清瀨息椒丘寤寐永懷其來尚矣所
居東陽郡金華山山川秀麗皐澤坎壈若其群峰縱起掺漢
霞喬林布濩春青冬綠回溪映流則千仞洞底庸寸雲合必千里雨散
所住三面山皆周繞有象郛郭南則平野蕭條極目通望東西帶二
澗月壁飛流泉瀾清微樹滴瀝生響白波跳沫洶湧成音楓楮槐櫪之
樹梓栢桂樟之木分形異色千族萬種結朱實包綠裹杏擁帶抽紫
葉橘肅萁苹茸翔風鳴籟垂柯榮曝布葉房櫳中分開溪華能

擯列子於青春受謝許生氛動則都冥合馥懷香送芬長樂負霜宜
男泛瀼芙蕖紅華照水自北蘇綠葉從風馬恩軒永眺鬮百憂忘疾感如年
季夷陴時聞濁醪初濟細酒新則有田家野老提壺共至班荊林下陳樽
置爵酒酣耳熱屢舞喧歌斂風箱庸高談疑叙不求於世不迕萬物
莫辨榮辱匪知毀譽浩茫天地之間心無怵惕之警　**訓**　魏曹子欽祿里
先生訓曰與則抗區外之志出則規非常之功寡智士之高越雅今之遠圖故昌
尚垂翼北海以待雄鳥之任黃綺削迹商山以集神器之贊　**論**　魏嵇康元
識許由曰潛居默靜隱於箕山身在布衣而輕天下世人歸其高行學者以
為美談夫際會之間猶或所譽至乃抽發散髮背時逆命隱于山林
之中以此自高非以勸智能之士入通達之路故識而責之曰太上貴德其
次立功世殊時異不得而同故伯禹過門而不入稷契列節而奮庸服肱
帝室作民王公今子生聖明之世得觀雍熙之法則當攄不朽之功暢不羈
之志龍飛鳳起佐播君同佐天理物幹成王事若子以弃為閒主則歷代
載其功以民為貪亂則比屋可封若夫世溷時昏上無賢君忠臣不出小
人乘權則當撥煩理亂跨騰風雲光輝非主披濬生民何得偃蹇藏
影藏身夫道不虛行士不必生則幹時為國之楨故伊尹干湯周公相成
興治齊世以致太平生有顯功沒有美名人生於世貴能立功何得逃位矯世
絕蹤丹朱不肖朝有四凶堯放求賢逃位于子度身處分不能則已何所感
激臨河洗耳且居巢木風熱之不倒辭君之祿忘君之榮居君之地避君之庭立
身若此非子之自欲言子智則不仕聖君欲言子高則鳥獸同群無功可紀
無事可論　**銘**　晉盧播阮籍銘曰我我先生天挺無欲玄虛恬淡混齊榮
辱蕩滌穢累婆娑止足附施造化翱元緬鞠哉神滄浪彌冠嶠岳頃神
未泉簡曠世嗣澄之不清溷之不濁翱翔區外遺物度俗隱處巨室夷貞
歸枝汪汪川原適迹圖籙

藝文類聚卷第三十六

隱逸下　渤海歐陽詢撰

碑 【後漢】胡廣徵士法高卿碑曰言滿天下發成篇章行充宇宙動
爲儀表四海英儒履義君子企望來臻者不可勝紀也翻然鳳舉
匿耀遠遯名不可得而聞身難可得而覩爲堯舜所知不欲洗耳
之水超越青雲之上德踰巢許之右所謂逃名而名我隨避聲而聲
我追者已按君分是輕寵傲俗乃百世之師也其辭曰遐乎德肩彭
資弘聖典研道機彪童蒙作世師辭皇命確不移亞鴻崖超由夷華
英聲揚景暉 【後漢】蔡邕伯夷叔齊碑曰惟君之質體清良兮
昔佐殷姬忠孝彰兮委國損爵討國民兮譏武伐紂欲諭尾兮時不
可救歷運苦兮追念先侯受命皇兮夏受懷感兮雖沒不朽名兮芳
兮 又郭泰碑曰先生誕膺天衷聰睿明哲孝友溫恭仁篤慈惠夫
其器量弘深姿度廣大浩浩焉汪汪焉奧乎不可測已于時纓緌之徒紳佩之
士望形表而景附聆嘉聲而響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
龍也乃潛遁鴻崖之遐迹紹巢許之絕軌翔區外以舒翼超天衢以
高峙銘曰懿乎其純確乎在縉紳言觀其高棲遲秘丘善誘能教恭
恭三事幾何其招委辭名貞保此清妙 又玄文先生李休碑曰休少以
好學遊心典謨既綜七經又精群緯約深極奧窮幽覽聖居則玩其
辭動則玩其變窮神不顯必考其占故能獨見前識以先神意若古今
常難疑議錯謬前人所希論後學所不覺休盡剖判與約不戚
闓寵不欣榮不能華威不能屈有惠云載惟邦之珍按典考論號曰玄文
又處士圈典碑曰天眞淑性精微周密包括道要致思無形賦叡領命白
知我者恭己乃爲銘曰載書休美俾來昆裔永有諷誦紹先生之德混
其若濁條然後清綽其若懊絡其益貞 又翟先生碑曰世以仁義爲
質學問爲業履先生固天縱德應運五百繼期五百實行形于州里
明哲與聖合契該通五經洗洞墳籍爲萬里之場圃九陵之林澤堤之
若江湖仰之若華光玄玄焉測之則無源汪汪焉酌之則不竭可謂生民
之英者已國失元傳學失表式凡百搢紳哀矣泣血人百其身匪云來復

於復於是鄉黨乃相與登山伐石而勒銘曰邈矣先生厥德孔貞寤
心弘道深高入神王錫三命觀國之賓其樹宣眞忽若浮雲旣不降
志亦不屑身 【魏】名衍徵士國文甫碑曰先生忘乾靈之自資眞神祇
之正性咳笑則孝悌之端著匍匐則清節之兆見齠齓以及成人體無
擁容口無行辭兢兢業業小心畏忌勤讓同儕敬事長老雖周之
樂正子春漢之江都董相其脫躬力行無以尚之是以長安師其仁
朋友欽其義閭門推其慈宗黨懷其惠旣乃潛身窮巖遊
心載籍薄世名也初海內之亂不視驕暴十有餘年眞多忍恥不勝其
哀形銷氣竭以建安十七年四月卒于時龍德遐民黃髮寶叟經丈
通儒有方彥士莫不拊心長號如喪同生咸以爲誄所以昭行也銘所
以旌德也古之君子旣沒而令問不亡者由斯一者也銘曰懿矣先生天授
德度外清內白如玉之素消遙九皐方回是甘不計治辛名與殊路知
我者希鮮績未酬喪過乎衆壽疾不悟早世永頹違此榮祚客
輿來嗟乎修數故 【齊】孔稚珪褚先生百玉碑曰夫河洛摛寶神道之
功傳爭芒秘仙經之祈可觀其事詳於志昧理凝於金符雖冥默
難源疇聞異軌則心賦古可得而言焉是以子晉笙歌馭鳳於天海
王喬雲舉控鶴於玄都亦有羽蛻蟬解影遯形神者羽帝宮迹留劍
杖遊瑤池而不返宴玄圃以忘歸永嘉惡消者窮地之險也豁竇過
日折石橫波亂泉突兀奔湍急箭先生擊途踏阻宿柵涉斫而濟
絕夜鼓山洪暴發忽乃崩舟隊墜一例千仞飄地崙嵩翻透無底徒
侶判其沈碎舟子悲其無蹤危魂中夜起但相尋方見先生恬然安席
銘曰關西升妙洛右飛英鳳吹今關箸簫歌玉京絕封萬古乃旣先生
先生浩浩雖神其道泉石依情煙霞入抱影窮岫孤栖幽草心圖
上玄志通大造 【梁】元帝隱居先生陶弘景碑曰昔大和中有許遠
遊者乃雲霄之勝賓大虛之逸客先生規同矩合寶運高步是襲其先
構即駕鳳齊芳乎奇危聳遲隨以鶴奔星是拱高縣倚搖石數朝日飛
絕界道似天漢之橫波觸石起雲若奇峯之出岫銘曰肇彼冥默淵
成物賛身託外且忽同有亂重道出攸德爰稍徵求爾懷外身與前

遐通朱楊欝起華構方崇靜臺冠月經樹迎風飛燕見高棟青鷂
脩瓏極望山川周覽京陵碧嶂千尋清流萬谷景落重崖煙生幽
讀 [梁]劭陵王蕭綸貞白先生陶君碑曰夫夜光結綠非陸筵之恒珍
逸羽翔鱗豈園池之近玩寧期心於遠大蓋不知其所以然也道風與星
漢同高勝氣與煙霞共遠深壁危峭組織煙霞枕石漱流山爲無梲
採藥耦耕野獸不亂卽猶縣鏁鸞似貞筠 [梁]裴子野劉虬碑
曰受川岳之英靈有清明之淑性淡乎若深泉之靜皜乎若寒霜之
絜千仞不足議其高萬頃不足譬其量在其多也孝敬渾深貫乎
幽顯廬乎墓所而暴獸去之墟里翻焉推蘇無犯及其長也捧檄
動容薦遊下邑甘露零於豐草蒲密致於時雍有以見賢人之
行動天地感鬼神明疾乎影響若如斯之者美矣夫聲名籍甚羣公
側席鑾臺林皐面流傍隴咫尺荆衡表裏巫岳樹蕙滋蘭從沒
庭戶平疇翠瀲千里極目信物外之神區幽居之勝境昔許子將謂
太丘道廣廣則不周仲舉性峻峻則少納峻而納廣而周君於陳哲其
中矣宜乎孔氏之學則儒者師之所明釋氏之教則沙門傳之所著
文集則辭人錄之銘曰滔滔江漢實紀南國儒生居士高明秉克峩峩
其道巍巍其德曰仁曰義惟氏惟則致本窮泉壤考槃邦郭坐卧
山樊嘯詠林薄覩致甘旨躬食上藥偃偃哉游哉且以行樂九丘索
百家羣史西河疑聖華陰成市悠哉荆夢逖矣嵩潁輜軿結轍冠蓋
成羣監觀今範式如金玉君子徽猷誰其與屬嗟哉故老遵揚
實錄 **墓誌** [梁]簡文帝徵君何先生墓誌曰先生稟玉燭之和氣
應大賢之一期實生而知機撫塵斯應非習起孝乃因心聚徒教
習學侶成羣與沛國劉瓛汝南周顒爲友陸璉賀瑒之徒更遵道
北面永明中王文憲儉受詔撰四部未竟而卒屬在司徒文宣王以譴
先生因廣加刊緝故以合文藝俗說六典五禮之義或齊侯所不鎮
孟嘉所未知皆折茲大物成此良教小人道長毋詠考槃之詩君子
道消便執天山之筮乃毀車挂冠拂衣東嶺始居若邪來從秦望今上
經綸天地革運鼎業始徵爲諮議祭酒實允丈夫之舉且先生之選

又徵特進右光祿大夫高尚其事確乎不拔玄纁徒往束帛虛歸而
給白衣尚書祿固辭不受丁憂乎其山正衾在疾唯鏤器與玉衣堯
典人推恥寥空草及書纓知與不知並懷惋愴咸以亡素楷禮隆文
章洙泗顯經扶風罷學閔四疑聖哲之德自此長淪高松引風之氣於茲
永息余昔在殊方亟柱翰迹欽風味道迄淹歲時既而位阻桂宮塗
乖咫尺不獲擁經步至問喬鄉之痾徐輪三反入杜吏之舍痛祥雲之
滅采悲列曜之聯暉退勒其鄉乃爲銘曰文範高世玄晏絕倫復
有今德遠之與均誰與均此嗚呼哲人第五罷遊餘軌尚遵司空開學其風
不泯傳茲孝敬曰悌且仁稟高瓊岳志虛谷神括羽儒囿舟輿席珍
既遊慧水兼引法輪談扇猶在鳴琴尚陳如何不憖德素長淪寂
寥嚴穴荒涼澗濱橋口隻雞徐轉酎奉余斂夫子風期夙著清塵
含毫傳芳寫譽沉璣雖貞玄泉無曙 又華陽陶先生墓誌曰若夫
置以歸空爲美逝以無形爲貴不知悅生夫德所以爲生不知惡死谷
神所以不死妙矣哉隱顯變化則物莫之測既而幽開析石天墜玉棺
銀書息簡流珠罷寵九節麗於空中千和焚於地下仙官有得朋
之慕受學辰臨谷之悲余昔在粉壤早逢圯上之術今蹉元良屢稟
浮丘之教攫留符而懷恩化杖而致情乃爲銘曰無名曰道不死爲仙
以有元則兼稱稚川特歎夫子受錄歸玄梨傳苑吏書因賈舡欝
欝方崖悠悠洞天三山白鶴何時復旋 [梁]元帝庾先生承先墓誌曰
悠哉掌吏與自陶唐伯舅居晉連鑣渭陽爰斯厥後世挺珪璋方
登靈岳言遵洞府乃陟石山將從輕舉實惟貞吉實惟退讓斂
衿不羣超超高尚本同壽天寧論得喪諸方未遊佳城已望達生
將徑釣罷璠谿攢悲新隴桃餘故蹊風翻嶺背月下松西揚名不朽
高蹈爰齊 **誄** [周]柳下惠妻柳下惠誄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三
黜終不弊兮愷悌君子永能厲兮嗟乎惜哉乃下世兮 [晉]張華劉文
先生誄曰於鑠烈文纘難皇祚夏后基命靈根已固杞鄫既
微枝離葉布爰暨叔牙世贊齊風翼相齊管遂登霸功越在漢
隆三司世縱烈考中丞妙世顯名義茲代先生誕資英姿淑質清醇蘭芳

玉潤抗行崇邈遊心大順先天文明晻昭秀哲啓冥演幽守大命世祖
遊沖虛執義占高栖嶷興因不營不疲擬志雲霄致命窮達行高節
軌言成隱括宜發遐年弘此徽猷濟濟搢紳永挹清流泯識遺音自
想表儀孰云玄泰曾不我知感此惆悵慨撫涕漣漣亦已矣翳子寧爾
玄陰振聲竹帛永播徽音 晉陸機吳貞獻處士陸君誄曰我聞
有命天祿有秩如斯吉人而有此疾兄弟之貴無離形合氣朔我與君年
相亞逮綢繆之遊自睠及明孩子成音抱戲同璣撫髫並育攜手相
長行焉比迹寢必共響昔君偕老靈根兌固樹翼雲有雙飛天路
人皆年長君獨短祚殺則同朝以旋矣先暮 晉處士劉令妻王氏夫
誄曰猗猗吉姬穎朗陽方熟列風嚴霜殞此秀條旋璣假忽四序競
征清商激宇蟋蟀吟堦 宋顏延之陶徵士誄曰夫璿玉致美不爲池隍
之寶桂椒信芳而非園林之實 後漢胡廣弔夷齊文曰遭亡辛之昏
虐時繽紛以蕪穢恥降志於汙君溷雷同於榮勢抗浮雲之妙志遂
蟬蛻以偕逝徽大軍於河渚叩王馬而慮計雖忠情而指尤匪天命之所
謂賴尚父之戒慎鎮左右而不害 魏王粲弔夷齊文曰歲旻秋之仲月從
王師以南征濟河津而長驅踰芒阜之崢嶸覽首陽於東隅見孤竹之
遺靈心於悒而感懷意惆悵而不平望壇宇而遙弔抑悲古之幽情知
養老之可歸忘除暴之爲世潔己躬以騁志愆聖哲之大倫忘舊惡而
希古退採薇以窮居守聖人之清槩要既死而不渝厲清風於貪士
立果志於懦夫到于今而見稱爲作者之表符雖不同於大道合尼父之所
譽 魏阮瑀弔伯夷曰余以王事適彼洛師瞻望首陽敬弔伯夷東海
讓國西山食薇重德輕身隱景潛暉求仁得仁報之仲尼没而不朽
身沈名飛 晉[illegible]元弔夷齊曰少承洪烈從戎于王側聞先生之于首
陽敢不敬弔寄之山岡夫五德更運天祚靡常如見絕代之主必有受命
之王故堯光德終于虞舜禹亦哉于成湯且夏后之末禮亦殷氏之所亡殷周
武而爲失則帝乙亦有傷乎不言殷而餓死何獨背周而深藏是識春秋
之爲體而不知秋蘭之亦芳也首陽誰山而子匿之彼薇誰菜而子食之行
周之林讀周之書彈周之琴飲周之水食周之苓而譏周之主謂周之逆是

訓周之文聽聖之音居聖之世而異聖之心嗟乎二子何痛之深 宋
謝惠連爲學生祭周居士文曰維君陶造化之純元偉先哲之遐蹤體
無事於高尚踐虛素乎中庸不臣天子不事諸侯公辟弗眄王命匪酬
窮歡極樂帶索被裘 梁沈約爲武帝徵訪隱逸詔曰高尚其
志義煥通爻山林不出訓光惇史朕聽朝晏罷尚想幽人蒲玉之禮佇
聞峻節可班下州郡博訪巖遠若有栖映丘園事乎高尚可以獎競
還淳澄風扶俗皆以名聞無或遺焉朕將闢彼衢室而賓其几杖弼東
序而授容職庶令江海無遺異人必至 又詔給何點詔曰遠趣高情前
王所貴義兼昔款倍用興懷徵士何點居自物表縱心塵外夷任之
風率由自遠往因素志頗申宴語眷彼子陵情兼惟舊昔仲虞
邁俗受錄漢朝安道逸志不謝晉氏惟此盛前代咸軌往賢所同可時
加資給並出所在契貧須太官別給人六曜處事同坦下 梁沈約
爲武帝與謝朏勑曰吾以菲德屬當期運鑒與吾言思隆治道而蘭
不遠獨往之志者多實寄賢正其宜爾觀卿山林之志上所宜弘徵
貪廉菲薄義等爲政白居元首臨對百司雖復執文經武各修厥
職群才競爽以致和美而鎮風靜俗變教論道自非箕穎高人莫
膺茲寄是用虛心側席屬想清塵不得屈茲獨往同此濡足使
夫混跡淵藏衮出野登朝必不以在斯愆式未盈害不降其身不
屈其志使璧帛虛往蒲輪空歸傾首東路望兼古表義軒邈矣古
今殊事不獲挹駕崆峒依風闇道今方復引領雲臺虛己宣室紆賢
之規載結寤興 又與何胤勑曰吾昔當朝運齊此樂推而顧己多蔽
昧於治道雖夜劬勞日昃思致刑措一年而先生遺範尚蘊方策身舉之用
存乎其人獲以世道流薄諒詐繁起改俗遷風良有未易自非以儒
雅弘朝高尚軌物則淆流所至吳知其限治人之與治身獨善之與兼
濟得失去取爲用孰多吾雖不學頗好博古尚想高塵每懷擊
節今世務紛紜百慶是當不得不屈道巖阿共成世美必望深達往
懷不吝濡足 梁江淹爲宋建平王聘逸士教曰府州國綱紀雖周德之
昌猶有渙渭之士漢教之隆亦見西山之夫迹絕雲氣意負青天皆待

鋒蝟驤首翠虬來儀是以清風肩百代餘烈激後生斯乃王教之助古今之意焉

【表】魏桓範薦管寧表曰臣聞殷湯聘伊尹於畎畝之中周文進呂尚於渭水之濱竊見東莞管寧束脩著行少有令稱州閭之名亞故太尉華歆遭亂浮海遠客遼東於混濁之中履絜清之節篤行足以厲俗清風足以矯世以簞食瓢飲過於顏子漏屋蔽衣踰於原憲臣聞唐堯寵許由虞舜禮支父夏禹優伯成文王養夷齊及漢祖高四皓之名屈命於商洛之野史籍歎述以為美談陛下紹五帝之鴻烈並三王之逸軌膺期受命光照百代仍有優崇之禮於大夫管寧之寵以上卿之位榮以安車之稱斯之為美當在魏典流之無窮明世之高士也臣以為既加其大不受其細可重之以玄纁聘之殊禮矣

晉皇甫謐讓徵聘表曰臣因病抽簪散髮林阜人綱不閑鳥獸為羣伏自惟竹瓶鋸項器實非瑚璉之求稊稗之賤不中六不盛之用小人致災久嬰篤疾仰迫天威不能俟留所苦加篤不任進路委資待罪伏枕歎息仰惟陛下留神恕恩垂矜微命索隱於傾巖收釣於渭濱無令泥滓久濁清流臣聞鄒子一歎霜為之降杞妻一感城為大崩以臣況之乃知精誠不可以幾致古人言為虛也

【啓】梁何胤答皇太子啓曰胤性愛山泉情篤魚鳥而從鷗未狎入獸相驚兼年齒衰暮荒徑榛梗既無語稼之客寧有論書之賓緘嘿歔欷栖息丘壑秀木清潭於茲永已伏惟明察之德誕縱自天忠孝之規不待因習猶復留神六經降意百代同仁博古等物遐聞闢承華而延儒雅埒齊闈而列文學嘉美筆宣無思不勸胤無解歸之業屢要家將存矜之重匪爾皮之舊每荷存問之恩銜茲任行朽罔知攸寘

【序】梁沈約謝齊竟陵王教撰高士傳序曰竊聞高尚其事義光爻象賢者避世聲彪典墳豈徒傲命負冕競澡身浴德而已爾乃大弘義訓百代通風是以巢馮蘇伯記遠迹於前叔夜士安書高塵於後雖去取異情聲略殊軫而獨行必彰片言罔極自操與日月俱懸孤芳隨山谷共遠明公得一含道體二居宗據層巖廊之下神遊江海之上愛奇尚洛訪美東都蓋欲隱顯高功出處同致巢由與伊呂並流三辟與四門共軌肅奉明規敢白

藝助

【書】後漢張奐與宋季文書曰攬手迹知遂遊南山之志繼四賢之蹤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其道光明矣以鄙固少復道訓于今三十載矣

魏和洽與管寧書曰鑿坏而勉養德顧仁堯舜在上許由在下箕山之志於是復顯嚴平鄭眞未足論比清聲遠播潁鄒慕仰思晴見於蓬廬之側承訓誨於道德之門厥塗無由託思晨風

魏管寧答桓範書曰乾道輔誠誕膺嘉祚膺受多福為國蕃維雖分陝之任未足比盛遠近望何虛廢之昔值險阻越寘海表於今有載風綱不紀既無葬家國恩深渥殘積土簿佐多難栢嬰篤疾愧使區區之無憒使受遇隆遠厚綸累降尊詩卑訓豈過泰見得思義抱以踧踖不勝來顧哉因答辱

晉摯虞與皇甫謐書曰夫三光懸象玄揚天綱岳瀆吐澤廣開地道賢人顯進帝與聖治故力牧佐黃而豚鹿之征捷舜禹翼唐而滔天之災殄阿衡在商而成湯之功著姜望入周而文武之業建聖人光濟四海欲垂大化者莫不收才稟良而致殷懷忠賢大才之人顯立名迹思在利見大人而主聖時治此所以應天順民之神靈利以大川之元吉大晉合天地之中和經日月之重光四目明四聰達其聰巖穴出其隱四門啓其曠登高陽之八子御高辛之羣龍俊才在官時亮天工鳥獸非君子之傳九皋無長鳴之鶴萬國咸獻咸仰南風之仁而抱理化之隆此其至治也而先生固執仲虛塞捐其心殉文人之耿介忘宣尼之所占步幽山之窮徑背漢津之明衢日月逐往時不我須此惜寸陰者之所以為嘆而臨川者之所懷慨也竊謂先生將匪石於今尚岡迴羽儀於皇京順雷震之驚而翔舞奮六翮于天庭邁禹稷之遐蹤騁大往之夷塗招不世之洪勳同先哲之丕模使瞻仰者所以藉之美也希請人六藝之一獻斯一篇惟垂采覽

又與皇甫謐書曰伏惟先生素中通理經綸稽古既好斯文述而不作將邁卜商於洙泗之上超董生於儒林之首合光烈於千載之前吐英聲於萬世之後亦以盛矣廣以不敢感佩厚惠敢附驥尾撫塵而遊諧觀不因而西望延企

晉皇甫謐答摯虞書曰間服有素委志無晷加昔州壤通門舊儀虛恨寡積過於後自從嬰不遇得降德音情喻嫺炳情義款篤執翫欣欣若鄉及太牢抱佩至

眷銘乎心稽首其山之叟超迹於堯帝之世首陽之老抗操於有周之隆
故能名奮百代使聞之厲節皆經聖明之論所以斂世阜時者也至於
鄙薄才預行畿疾疢集其志神迷其心因託虛靜苟遂竊(?)美選聖上在聰明
其辛苦每自陳訴輒見寬放雖大君有命寧負小人勿用也匪敢盤桓疾
與榮競巾車順命非劣德所堪也客雲雖興知枯木難植昔人有言
欲之必為之辭豈來惠之謂矣報永告示欲備七十木非梧桐豈敢棲鳳
聞命悚灼如蹈春冰非苟崇謙實懼陷墜幸恕不假明亮志 又
昭明太子與何胤書曰園公道勝漢盈屈節春卿明經漢莊北面況乃
義兼乎此而顧揆不肖哉何(?)遠途千里眇焉莫因何嘗不夢姑胥而
發(?)陶想且(?)臨而杼軸心往形留於茲有年載矣方今朱明在謝清風戒
寒想攝養得宜與時休適耽精義味玄理息囂塵玩泉石激揚碩學
誘接後進志與秋天競高理與春泉爭溢樂可言乎樂可言乎豈與
口厭芻豢耳聆絲竹者之娛同年語哉方今泰階端平天下無事修(?)
養夕老得從容每鑽閱六經汎濫百氏研尋物理顧略清言既以自

卷三十

慰且以自警而才性有限思力匪長熟疾慣其神風眩弊其體多懋(?)
過目輒卷便忘是以豪求之懷於茲頓輟 又任昉為昭明太子答何胤
書曰得書知便遠追躡董園(?)起焉高蹈雖朝旨殷勤而輕舉已遠供
疾莫申膏(?)言增悵善保嘉祉(?)致書自懷人從古潛悵久之 又為庾
杲之與劉居士虬書曰自別荊南忽移二紀杲之牽滯形有推遷物係更(?)
人沒志外身超然獨善雖心路咫尺而事阻山河故復心白雲依然有道
金涼竹運想怡納宜沖明在衿(?)履候無爽體道為用蹈理則和杲之
牽綴疲朽愧心已多訪德則山林宵然觀道則風雲自遠歲暮之期
淪衡岳神虛氣勝無待怡和江湖相望安事行李司徒竟陵王輔(?)
神者言象所絕感乎士者遐邇所宗鍾石非禮樂之本纓佩(?)豈 郭(?)
野之謂相聞投之懷不以形礙為阻一日通籍梁邸親奉音言夢想清
塵為歲已積以久非蕪為所棻(?)故息蒲幣之典勝寄宜通迹有風期
之遐君上居邵郢榮帶川阜陽不幽功無不標迹從容乎人野之間以
窮二者之致且弘世務心廣事貞俗思聞嘉表共副眾心故(?)或建山何

處館(?)帶川深寶望貴然 少劉何遲昔東樂善推君矣於東閣企(?)
及(?)素致吾子於西山豈不[?]敬百餘級縣凝帶自物千載 朝為何(?)白已
且凌雲飛金非滅迹之郊鳴鍾在御豈銷聲之道 已標異人之迹故有問
物之勞夫山水無情應之以會自受閑在我觸目蕭條衡岳何親鍾嶺何
真想弘思有在不俟驚言 又劉孝標與宋玉山元思書曰騷馬令登之
館飛蓋許史之廬習匡鼎之說詩學谷雲之雕篆實扶波瀾賤鞾屐
息當是時也樂可言哉然節冒(?)天君(?)妖(?)焉益歎何則方鑿圓枘鉏鋙
難從翔鳥游魚蹤跡不卸是以自貝生懷跋扈而柱[?]馮子擇[?]
羽夫吳英逸秀超[?]民秀心占哲箭徒櫨(?)珪璋信人水鏡一性之[?]而荊
南雅曲高寡辭和何西名賢減沒誰賞故若先生者進有三難退有三
樂竊謝先生未能鴻翔鸞起騰雲駕漢將由國[?]桑麻田無負郭
俛眉食肩以斯致爾今賢(?)弟賓從抗轡本曲異或衣繡江東或鳴
騶洛浦連騎方驅擊鍾乃食夢(?)辭若是吾子復何真哉唯當幕(?)赤松
之遐迹蹤蔡(?)二疏之風流生與魚鳥同集死葬要離之側金石可碎聲華

卷三十

無窮其道不回先生幸其勗焉 又陶弘景答謝中書曰山川之美古來
共談高峯入雲清流見底兩岸石壁五色交暉青林翠竹四時俱備曉
霧將歇猿鳥亂鳴夕日欲頹沉鱗競躍實是欲界之仙都自康樂以
來未復有能與其奇者 又答虞仲書曰栖六翮於荊枝望綺雲於青
漢者有日于茲矣而春華來被草石開鮮辭動情端志交衿曲信知
鄰德之談無虛往賞夫子雖迹繫朱門而心期岱嶺豈但散髮乎高
岫以將飛霜於絕谷良為欽哉野人幸得託形崇阜息影長林每
對月流歎臨風輟悅徒事累可豁而疑容難侍自非齊生死於一致者
孰不必拔著乎舉世悠悠孰云同此儻遇知己相與共豈憂猛來虞公蓋焉
可適何為栖栖窮勞哉敢治又答自有事還童不亦皎切當年而無前
俗也 又答趙英才書曰子棲學遁中飛才句外不肯歸門覓往復蕭遙(?)
欽求通故偃蹇園巷從容郊邑昔所謂欽(?)賓者此其是乎 嵩下鄙人
守一介之志非敢蔑榮嗤俗自致雲霄蓋任性靈而直往保無用以得閒
壠新井汲樂有餘歡切松煮术此外何務然亦以天地棟宇萬物同於一花

死生善惡之能間［梁］沈約荅沈麟士書曰獨往之業雖聞前載高
塵邈軌罕或共時未之聞不折衷卿今若遐矚尊賢拔俗遂然況
冥自遠幽貞之操義高同象策雖蔣詡不窺城市鄭真名動京師何
遠之有名山既鄉內亦豐清川又坐臥可對不出戶庭而與禽尚齊美
哉約少不自涯早愛山壑遂食推遷未果嚴瀨冥幽期可託克全素
履與尊弋釣泉皐以慰闇暮則生平之心於此遂矣［梁］王僧孺與陳
居士書曰雲彼逸夐無越數千行也鬱術征禽難使用隔巾車未
能搦扎引領南望悵矣心飛幸因步躡懷章貴壤依然谷口覺
子真之咫尺靜睇巖瀨難信子陵之非遠林鹿以入虛白之宇用披蓬
蒿之徑亭紛綸之高而承希微之林旨虛往實歸用祛塵惑孔德
璋北山移文曰鍾山之英草堂之靈［晉］阮籍達莊論曰天道貴順
地道貴貞聖人修之以建其名吉凶有分是非有經務利高勢惡死
重生故天下安而大功成也今莊子周乃齊禍福而一死生以天地為一物以
萬類為一指無乃徼惑以失真而自以為誠者也於是先生乃撫琴容
與慨然而歎俛而微笑仰而流眄噓噏精神言其所見天地名焉天地者
有內故萬物生焉當其無外誰謂異乎當其有內誰謂殊乎地流其
燥天抗其濕月東出日西入故曰自其異者視之則肝膽楚越矣自其
同者視之則萬物一體也以生言之則物無不壽推之以死則物無不夭自小
視之則萬物莫不小由大觀之則萬物莫不大殤子為壽彭祖為夭秋毫
為大泰山為小故以死生為一貫是非為一條也夫至人者恬於生而靜於
死恬生則不惑死靜則神不離生故能與陰陽化而不易從天地變
而不移生究其壽死終其夭心氣平治消息不虧故求得者喪爭明者
失無欲者自足空虛者受實是以作智造巧者害於物明是考非者
危其身脩飾以顯潔者惑於生畏死而崇生者失其貞［晉］石崇許
巢論曰客有問於余曰昔許由巢父辭堯之禪遁逸頤神寶己貴
世司馬遷以假託之言必無此實是難以為然余荅之曰是何言歟蓋聞
聖人在位則群材必舉官才任能輕重允宜大任已備則不抑大材使居
小位小材已極其分則不以積久而合處過材之位然則稷播嘉穀契
敷五教皐陶夔龍各已授職其餘官屬之官必得其材則必不重載
兼置斯可知也巢許則元愷之儔大位已充則宜敦廉讓以勵俗崇無
為以化世然後動靜之教備隱顯之才著故能成巍巍之化民莫能名
將何疑焉［晉］庾闡郭先生神論曰天地者陰陽之形魄變化者萬
物之遊魂神籟與無窮並吹大冶與造化齊陶生資聚氣之延死寄
玄牝之門視榮辱其猶朝露英逸高而不傾故能外安恬逸內靡平
和鳴鳥可折翼而遊猛獸可擷羈而羅刳乎推巖藪之樂呂梁之波濤
雷破岳而夏在山何若不觀夫耶出人生之為體也可謂冷真履信純
朴自然［晉］王叔之遂隱論曰出不足退使生問於抱朴丈人曰請問隱何為者
也而生上古循之至今繼踵何哉丈人曰夫全朴之道萬物一氣三極湛然天
人無際豈有朝野之別隱顯之端哉則夫隱者蓋已矣若乎原既開風
流散漫故隱者所以全其真守其素養其浩然之氣也［宋］范曄逸民傳
論曰易稱則天而不屈高尚陽之高［梁］沈約七賢論曰嵇生是上智之人值
無妄之日雅才高傑於天焉也道所莫容風邈挺特蔭映於天下言理吐
論一時所莫能參屬馬氏執國欲以智計傾皇祚誅鉏勝己靡或有
遺玄伯大將之徒且出嵇生之流殆已無幾嵇審於此時非自免之運若
登朝進仕映邁當時則受禍之速過於旋踵自非霓裳羽帶無用自全
故始以餌术黃精終於假塗託化阮公才器宏廣亦非衰世所容但容貌
風神不及叔夜求免世難如為有塗若率其恒儀同物俯仰邁群獨
秀亦不為二馬所安故毁行廢禮以穢其德崎嶇人世僅然後全仲容年
齒不悉不歸風力粗可與李文風尚景而行之彼嵇阮二生志存保己既
託其迹宜慢其形慢形之具非酒莫可故引滿終日陶兀盡年酒之為用
非可獨酌宜須用侶然後成歡劉伶酒性既深子期又是嵇客山王㓜從
風而至相與莫逆把臂林行得其遊於野澤銜杯舉樽之致寄家中
妙趣固冥然不睹矣自嵇阮之外山向五人止是風流器度不為世匠所
駭且人本含情情性宜有所託慰悅當年隱蕃散懷抱非五人之與
其誰與哉

藝文類聚卷第三十七

渤海歐陽　詢　撰

禮　祭祀　郊丘　宗廟　明堂
辟雍　學校　釋奠

禮

管子曰禮者因人之情緣義之理而爲之節文者也　物理論曰禮者䂓也律也義同而名異五禮者吉凶賓軍嘉也　周禮大宗伯之職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祇事謂祀之祭之享之以凶禮哀邦國之憂哀謂救患分災也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同邦國同謂威其不叶僭者也以嘉禮親萬民嘉善也所以因人心所善而爲制吉禮之別十有二一曰禋祀二曰實柴三曰槱燎四曰血祭下五曰貍沈六曰疈辜七曰肆獻八曰饋食九曰祠十曰禴十一曰嘗十二曰烝凶禮之別有五一曰喪禮哀死亡二曰荒禮哀凶札荒人物有害之也三曰弔禮哀禍災遭水火也四曰襘禮哀圍敗同盟合會財貨以更其所喪也五曰恤禮哀寇亂鄰國相憂賓禮之別有八一曰朝二曰宗三曰覲四曰遇五曰會六曰同七曰問八曰視軍禮之別有五一曰大師之禮以用衆二曰大均之禮以恤衆均其地政而平其賦三曰大田之禮以簡衆因田習閱車徒之數也四曰大役之禮以任衆築宮邑所以事民力彊也五曰大封之禮以合衆正封疆以合衆也嘉禮之別有六一曰飲食二曰婚冠三曰賓射四曰饗燕五曰脤膰六曰賀慶　又曰大宰掌三百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大司徒以五禮防民之僞而敎之中　禮記曰禮也者體也禮不備謂之不成人　又曰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敎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辯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　又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云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言偃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與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　又曰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　又曰禮之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也貫四時不改柯易葉　又曰夫禮本於大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列而爲鬼神　大戴禮曰禮象五行也其義四時也故以四舉有恩有義有節有權　左傳曰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　又曰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皆有亡焉今朝賀而不度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　論語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又曰顏回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回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回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莊子曰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柤梨橘柚耶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應時而變也　孫卿子曰人生有欲欲則求求則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養之　愼子曰禮從俗政從上使從君國有貴賤之禮無賢不肖之禮也　白虎通曰所以作禮樂者樂以象天禮以法地　家語曰孔子言於魯哀公曰人之所以生禮爲大非禮無以辨君臣之位　董生書曰理者天所爲也文者人所爲也人所爲謂之禮禮者因人情而爲節文也以救其亂夫隄者水之防也禮者人之防也刑防其末禮防其本　禮稽命徵曰禮之動搖也與天地同氣四時合信陰陽爲符日月爲明　漢書曰叔孫通爲高祖制漢儀十二篇　范曄後漢書曰詔召玄武司馬班固問定禮制之宜固曰京師諸儒多能說禮宜廣招集共議得失帝曰諺言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爲聚訟互生疑異筆不得下昔者堯作大章一夔足矣章和元年乃召曹褒詣嘉德門持班固所上叔孫通漢儀十二篇勅褒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經今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褒於南宮東觀考正舊禮上自天子至於庶人冠婚吉凶終始制度以爲一百五十篇　典略曰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於樹下宋司馬桓魋使人拔其樹去適於野

【賦】荀況禮賦曰爰有大物非絲非帛文理成章非日非月爲天下明生者以壽死者以葬城郭以固三軍以彊粹而王駮而伯無一焉而亡臣愚弗識敢請之王王曰此夫文而不

衆者歟簡而易知而致有理者歟君子所敬小人所不敬者歟天降之則
爲聖人諸侯隆之則四海者歟致明而約甚順而體請歸之禮

祭祀

尚書大傳曰祭之爲言察也察者至也言人事至於神也 爾雅曰春祭曰
祠祠之言食夏祭曰礿新菜可汋秋祭曰嘗嘗新穀也冬祭曰烝烝
進也進品物祭天曰燔柴既祭積薪燒之祭地曰瘞薶既祭埋藏之祭山
曰庪縣或庪或縣置之於山 祭水曰沉或沉或浮置之於水祭星
曰布布散於地祭風曰磔今俗當大道中磔狗云以止風此其遺象也是
類是禡師祭也類於上帝禡於所征之地 既伯既禱馬祭也伯
馬祖也將用馬力必先祭其祖也 廣雅曰圓丘大壇祭天也方澤大折
祭地也 周書曰設丘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日月星辰先王皆與
食 說文曰除惡之祭曰禬告事求福曰禱道上之祭曰禓絜意以
享曰禋以事類祭神曰禷祭司命曰祀 祭豕先曰禮 月祭曰
禜 周官曰凡庶人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 又曰血祭祭社稷
五祀五岳埋沉祭山林川澤以 年祭四方百物以肆獻裸享
先王以饋食享先王 又曰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陰是北
郊 又鄭注曰周禮曰鬯爲蘭也煮之和鬯酒也 禮記曰祭豐年不
奢凶年不儉 又曰祭不欲數數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是故君
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
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樂以迎來哀以
送往 又曰孟春之月其祀戶祭先脾 孟夏之月其祀竈祭先肺中央
土其祀中霤祭先心孟秋之月其祀門祭先肝孟冬之月其祀行祭
先腎天子祭天地四方山川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祭日
於壇祭月於坎日於東序月於西序以別幽明內外王立七祀曰司命曰
中霤曰國行曰國門曰泰厲曰戶曰竈諸侯五祀曰司命中霤國門
國行公厲大夫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士二祀曰門曰行庶人一祀曰或立戶
或立竈聖人之制祀也法施於人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
之能御大災則祀之日月星辰人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人所取材用

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尚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
羣神 王肅注云六宗者所宗者皆絜祀之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
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禜祭星也雩禜祭
水旱也 詩曰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穀梁傳曰宮室不設不可以祭
者薦其義也非享味也物理論曰古者尊祭重神祭宗廟追養也
祭天地報往也論衡曰凡祭祀之義有二一曰報功二曰脩先報功以勉力
脩先以崇恩也 幽明錄曰廟方四丈不作墉道廣 尺夾樹蘭
香齋者煑以沐浴後祭所謂蘭湯 尸子曰齊有貧者命其狗
爲富命其子爲樂方將祭入於室叱之曰富出祝曰不祥家果有
禍長子死哭之曰樂乎而不自悲也 孔叢子曰元和二年春帝東巡
狩還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作六代之樂大會孔
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人 越絕書曰越王既往平吳春祭三江秋祭
五湖因以其時爲之立祠垂之來世傳之萬載 漢書曰高祖微時聞
魏公子賢及即位每過大梁常祀公子 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爲
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以歲四時奉祠 又曰元始四年詔書祀百辟卿
士有益於民者蜀郡以文翁九江以召父應詔書歲時郡二千石率官
屬行禮奉祠信臣家在南陽亦爲立祠 又曰初朱邑且死囑其子曰
我故爲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我不如桐鄉
民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民果共爲邑起冢立祠祭至今不絕
東觀漢記曰桓譚字君山沛人章帝元和中行巡狩至沛令使者祠
譚家鄉里甚榮之 又曰永平二年十月詔京兆右扶風以中牢祀蕭
何霍光出郡錢穀給蕭何子孫在三里內者悉令侍祠 又曰皇帝立
黃老祠躍龍中爲壇綵色眩曜 漢舊儀曰皇帝祭天紫壇帷幄
高皇帝配天居堂下西鄉紺席也 左傳曰龍見而雩 雪霜
風雨之災則祭之 文 魏武帝祠太尉橋玄文曰昔以幼年逮升堂
室增榮益觀皆由獎助士死知己懷此無忘又承從容要誓之
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雞過相沃酹車過三步腹痛勿怪雖臨時
戲笑之言非至親之篤好夫何肯爲此辭哉 晉 潘岳爲諸婦祭庾

新婦文曰潛形幽櫬寧神舊宇十室虛風生淋塵雉舉自我不見載離寒暑雖則乖隔哀亦時殺啓殯今夕祖行明朝兩絕華庭埃滅大宵偏執箕帚僖奉夕朝歸歸未行顧瞻弗獲伏膺飲淚感今懷昔懷昔伊何祁祁姊姒感今伊何冥冥吾子形未廢目音猶在耳

晉殷闡祭王東亭文曰以少牢之奠敬薦東亭王侯之靈蓋聞朗鑑不塵精金能照君以珪璋之姿以明要少長風流舉契理調事擾皇家道在君子亮誠外內寄心萬物一契同風雲之義貫終始自昔索居乘子茲五載不覿何日不思嗚呼若人奄隨化遷古之遺愛猶或興言承凶愴痛慨然留連

晉郭允祭徐孺子文曰惟豫章太守郭君謹奠漢故聘士豫章徐先生惟君資純玄粹含真太和卓爾高尚道映南岳逍遥環堵萬物不干其心只爾行吟軒冕不易其樂時攜虛榻佇金蘭之眷千里命契寄生芻之詠非夫超悟身名遁世無悶者孰若是乎夫誠素自中微物爲重蘋藻是歆寓貫過牲牢

晉王珣祭徐聘士文曰豫章徐先生陶精太和微膺月德藏器高栖確爾特立貞一足以制羣動絕本足以息浮末宜乎有言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若先生者抑亦當之矣限茲遐路無由造謁係佇靈宇乃情依依故貢薄祠盼述宿心神而有靈儻垂尚饗

晉周顗文祭梁鴻文曰晉隆安四年陳郡周顗文以溫藻行潦祠于梁先生之墓夫子適志箕潁塵埃俗骨秀風霜性淳寡欲要待偕隱之偶文絕陪臣之錄遂負策周邑之娉逆旅吳會息之阿可謂高奇絕倫孤生莫和者也後學撫膺得人在文忽以知命而展其壙世世積草有積斂琴昔先生過延陵而想季札經海隅而感建苟哉迹而趣合亦斷金於當年

宋王僧達祭顏延之文曰氣高叔夜方嚴仲舉逸翮獨征孤風絕侶

宋陶潛自祭文曰歲惟丁卯律中無射天寒夜長風氣蕭索鴻鴈于征草木黄落陶子將辭逆旅之館永歸本宅故人悽其相悲同祖行於今夕自余爲人逢運之貧簞瓢屢罄絺綌冬陳已達運命疇能罔眷余今斯化可以無恨壽涉百齡身慕肥遁從老得終奚所復戀葬之中野以安其魂窅窅我行蕭蕭墓門奢恥宋臣儉笑王孫匪貴前譽孰重後歌人生實難死如之何

宋顏延之祭屈原文曰蘭薰而摧玉貞則折物忌堅芳人諱明絜曰若先生逢辰之缺

宋卞伯玉祭孫叔敖文曰謹以醴羞祭楚令尹孫君之靈眇眇千載悠悠舒翔理無不通事隔者形尚想清塵承風慕義超超夫子淡矣道情自心伊貴人爵靡嬰芳風如蘭清猶響如增景矣行役言反稅方側聞夫子託慎雎陽嘉封穎異丘壟榛荒幽神道寂有爲士徘徊永念愴矣其傷

齊謝朓爲諸姊祭既夫人文曰婉娩順德幽閑婦性明史弘箴陳詩成詠嘉言是題清輝可映契闊未幾音塵如昨中景遽傾芳猶先謝嗚曰交觴也虞薦帶上先結握中還扇從淚失聲淚如霰

梁孔稚珪祭外兄張長史文曰惟君之德高明秀拔浩汗深度自抑藏風節學不師古因心則哲登琴瑟象糠粃莊惠吾與夫子介協芳金憑風共酒藉月同琴

梁簡文帝祭戰亡者文曰降夫既旋功臣受賞班荷示勳蘇逢漏網拔尉雲蒙屬國家將入獨今斷魂長畢灰壤孰原染刃委骨埋泉徒聞身沒誰辯名傳

梁徐悱妻劉氏祭夫文曰維梁大同五年新婦謹薦少牢於徐府君之靈曰惟君德爰禮智才兼文雅學比山成辯同河寫明經擢秀光朝振野調逸許中聲高洛下含潘度陸超終邁賈二儀既肇判合始分簡賢依德乃諧夫君外治徒奉內佐無聞幸移蓬性頗習蘋蘩式傳琴瑟相酬典墳輔仁難驗神情易促雹碎春紅霜雕夏綠躬奉正衾親觀啓手一見無期百身何贖嗚呼哀哉生死雖殊情親猶一敢遵先好手調甘橘素俎空乾奠觴徒溢昔奉齊眉異於今日從軍暫別且思樓中何遊未反尚比飛蓬如當此訣永痛無窮百年何幾泉穴方同

梁沈約祭梁吳郡袁府君文曰太官鳴鑾衛應銅符崩相總桂馥蘭芬期矣在斯道合一朝豈忘千載日者明德世彥纓王室出為大邦厭治巨麗福以不敬懷宰句吳上郡下邑郡城接雉雖云事靡臨無失豫遊窺洞庭之五湖登姑蘇之九曲身後之事一至於斯今者長樂未央已夾樽里之墓公官喪舉非復少昊之墟成土一稻未知何託解劍絮飤轉增欷歔

爾雅曰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 廣雅曰圜丘大壇祭天方澤大折
祭地 周書曰乃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農星先王與食 周官曰大
宗伯掌天神之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
司中司命風師雨師 又曰蒼璧禮天黃琮禮地 又曰圭有邸以祀天旅上
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大司樂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
謂五帝及天日月星辰也王者各以夏正月祀其受命之帝於南郊也 奏太蔟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祇於北郊謂
地神及社稷也 又曰凡樂圜鍾爲宮黃鍾
爲角太蔟爲徵姑洗爲羽雷鼓雷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
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
函鍾爲宮太蔟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
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祇皆出
可得而禮矣 禮記曰郊之祭迎長日之至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
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於郊故
謂之郊 又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 又曰成王封周公於魯命魯公
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
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 毛詩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
也 公羊傳曰祭者薦其時也薦其義也子亭味也 又曰山川有能潤
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 漢書曰成帝初即位丞相御史大夫衡譚奏
言帝王之事莫大於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故聖王盡心極
慮以建其制祭天於南郊就陽之義瘞地於北郊則陰之象也 又曰
高帝入關問秦祀何帝曰白青黃赤四帝 高曰天有五帝而四何莫知其
說上曰吾待我爲五黑帝祀曰黑畤 漢舊儀曰漢法三歲一祭於雲陽宮
甘泉壇以冬至日祭天天神下三歲一祭地於河東汾陰后土宮以夏至日
祭地地神出祭五帝於雍畤 又曰祭天用六綵綺席六重上天中一幅四
周緣之玉几玉飾器 又曰祠帝祭天居玄雲宮以齋百日上甘泉通天臺
高三十丈以候天神之下見如流火舞女童三百人皆年八歲天神下壇所
舉烽火相帝就竹宮中不至壇所甘泉臺去長安三百里望見長安城
帝已來所祭天之圜丘也 又曰祭地河東汾陰后土宮宮曲入河古之祭地

澤中方丘也禮儀如祭天 五經通義曰王者所祭天地何王者父事天
母事地故以子道也祭日以丁與辛何丁者反覆自丁寧也辛者自克
辛也 後漢書曰靈帝建寧二年迎氣黃郊道於洛水西橋逢暴風
雨導從鹵部車或發蓋百官霑濡還不至郊 賀循上郊壇制度
曰漢舊儀南郊圜壇八陛於京南七里北郊方壇四陛於城北四里依
漢故事柴於壇三十步高一天大天 賦 晉郭璞南郊賦曰於是時
惟青陽日在方地我后將受命靈壇乃改步而鳴玉升金軒撫大僕
場六驂齊八騶列五幡於三元兮靡日月乎黃屋矯陵烏以偵彼兮整
彤旄於後屬爾乃造曠場辰壇庭百寮山立萬乘雲禁延祝史肆
王將登圜丘樹太清禮羣望告昊蒼天靜於穆日朗其精飛廉鼓
舞於八維兮豐隆鑿營於九冥祝馳稱清而肅侍兮陽侯潛於中
停郊禦之內區域之外離題卉服役坂左襟駿奔在壇不期而會我
戲羣辟忠忠黎庶翹懷聖猷思我王度事崇其簡服尚其素化
無不融万物自鼓振西北之絕維隆東南之頹柱廓清紫微電掃神
宇風馬桂林抗旌林畫五岳不足以題其勳九韶不足以贊其舞 頌
晉簡文帝南郊頌曰君聞唯天爲大聖人尚其德知幾其神至人叡其
道故龍宮弱之后合揆於倉昊絢紀垂衣之言昭格於上帝皇帝之
御天下也緯天維 [illegible] 理地軸移澆風於末俗反淳正於區中化不言而先
顯教不言而已肅九垓同軌四海無波塵清世晏蒼昊無所用其武功運
謐時雍鸞鵠賓戎虎兕其文德六門罷候紫塞況烽書重之政万代表
於時和之音之律百姓沐於仁壽同於是隆光之地日浴之鄉紫舌黃叜
頭飛自昇飲白西自南無思不服由是嘉祥被象瑞發金人譯馬丹轂
玉雞三角九尾四扇六足參差於京數布僥於宮闈乃以恭肅神祇
理通孝敬江左以來茲禮未闡爰命將作營日載營三靈叶響百
工咸事子究如神造徼類仙居五達四通廓郊擇南瞻重岳北臨芒
嶺東臨瀍西望神皋紆餘委蛇丘陵起伏崇巍嵬峨山川異態
飛梁遂宇洞燭空懸紫殿仙宮霞褰烏者羽 表 梁簡文帝上
南郊頌表曰雖周郊南甸宗伯之官徒設漢興北畤多賁祝之道未隆

而體元合極先後弗違典瘞望禋理通孝敬絜靜之神祇載光禘郊之風斯洽昔東平琅邪著藻炎德臨淄中山摛文魏美 晉 梁元帝慶南郊啓曰大裘而冕陶匏以質黃鍾既奏雲門斯舞象諧六變歌陳九德感天動神式展誠敬

宗廟

尚書大傳曰廟者貌也其以貌言之也 釋名曰宗尊也廟貌也先祖形貌所在也 禮記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遠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去墠爲鬼自祧以下皆廟 又曰凡祭宗廟之禮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剛鬣豚曰腯肥羊曰柔毛雞曰翰音犬曰羹獻雉曰疏趾兔曰明視脯曰尹祭槁魚曰商祭鮮魚曰脡祭水曰清滌酒曰清酌黍曰薌合粱曰薌萁稷曰明粢稻曰嘉蔬韭曰豐本鹽曰鹹鹺玉曰嘉玉幣曰量幣 又曰當七廟五廟無虛主唯祫祭於祖爲無主爾 又曰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尊用玉豆雕篹爵用玉琖 周禮注五歲一禘三歲一祫 又曰凡賓客獻瑤爵皆贊 又曰凡灌玉瓚之陳之以贊祼事注云灌玉圭瓚也 儀禮曰始虞用柔日哀某敢用絜牲剛鬣香合嘉薦 說文曰宗廟之木主名曰祏 白虎通曰言神無所依據孝子以主繼心 又曰位尊德厚所及彌遠謂之禘祫何禘之爲言諦也序昭穆諦父子也祫合也 五經要義曰木主之狀四方穿中央以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尺皆刻謚於背 摯虞要訣注曰凡廟之主藏於戶外北牖下有石函故名宗祏 五經異義曰謹按叔孫通宗廟有日祭之禮古而然也三歲一祫周禮也五年一禘疑先王之禮也 論語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栗戰栗也使人畏敬也 詩曰閟宮有侐注云閟禘禘陽之廟也姜嫄神所依故曰神宮 又曰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率以祀文王焉清者言有清明之德 又曰有王有林錫爾純嘏純大也嘏謂尸與主人以福也 漢書曰廟所以藏主則列昭穆 續漢書曰祫合也毀廟之主合食於太祖也禘以四月祫以十月四月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正尊卑之義十月五穀 故骨肉合聚飲食 漢舊儀曰子爲昭孫爲穆昭西面穆東面三年一大祫諸帝以昭穆坐於高廟 又曰皇帝會諸侯酎金以上計儀設九賓陪位也 國語曰甸服者祀日祭月祀先王之訓者也 張方楚國先賢傳曰古者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祀諸侯舍日卿大夫舍月士庶人舍時 鍾離意別傳曰意爲魯相修孔子廟孔子堂前有冢意召守廟孔訢問曰此何等冢訢曰夫子冢背有書故白夫子亡後無敢發者意乃發得素書焉 吳録地理志曰會稽有禹廟始皇配食王朗爲太守黜之 晉諸公贊曰王浚字彭祖爲幽州刺史大將洛陽破浚承制建行臺立宗廟樊毀設壇望祀七室及功臣配食者 楚辭天問序曰屈原放逐憂心愁悴彷徨山澤經歷陵陸仰天歎息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及古賢怪物所行事因而瞻仰休息其下仰見圖畫因書其壁呵而問之以泄憤懣舒瀉愁思

詩

梁簡文帝賽漢高廟詩曰正山無影城斜漢廣逾陰流如地望崑崙西天合 庾信至老子廟詩曰三門臨苦縣九井對靈谿盛丹須竹節量藥用刀圭 張正見經季子廟詩曰延州高讓遠傳芳世祀移地絕貴金路松悲懸劍枝野藤侵沸井山雨濕苔碑 陳江總經張子房廟詩曰伊人感代工來扶興王婉婉幕中畫輝輝天業昌鴻門消薄蝕垓下隕攙搶爵以建蕃開字定都護儲皇肇允契幽叟翻飛指帝鄉忠心奮千祀清擬柵無疆 陳鄭翺之行經張子房廟詩曰七雄列秦周紐道盡鼎亦淪長風晦昆海潛鹿動函谷紫煙異丹虹霓媼悲素鱗 宋范泰經漢高廟詩曰嘯吒英豪萃指撝五岳分乘彼道消勢遂廓宇宙氛重瞳豈不偉奮臂騰群雄壯力拔高山猛氣烈迅風恃勇終必撓道勝業自隆 齊謝朓賽敬亭廟喜雨詩曰執玉朝群帝樽桂迎東皇排雲接孔蓋翳日下霓裳會舞紛瑤席安歌繞鳳梁酒味芬綺帳四座沾羽觴 梁簡文帝和蕭東陽祀七里廟詩曰萬里寶幽宇三神亦天樹豈謂木石精斯乃山川守遠東太白旗遙徵青鳥候以茲弗敢怠方知敬匪否 又漢高廟賽神詩曰王執朝行動閶闔旦庭開白雲君梧上升儀成陽來日正山無影城斜漢廣遍聘流如地

脉望嶺西天台欲祛九秋恨聊舉十千盃 梁元帝祀五相廟詩曰若城寧足拒金陣詎能追楚關開六塞吳兵入九圍山水猶縈帶城池失是非空餘壽宮在日暮舞靈衣 梁庾肩吾謁漢高廟詩曰昔作唐山曲今承紫貝壇寧知臨楚岸非復望長安塵飛遠騎役日從半峯寒 又亂後經夏禹廟詩曰金簡沉初發龍門鑿始通配天不失舊非禹魚微此功林堂上偃蹇山殿下穹隆傳雲似天闕照水類河宮神來道亦窮仙去擁飛鴻松合龍猷莫須東徑落寒叢仙舟還入鎬玉軸更乘空去國嗟行邁離居泣轉蓬月起吳山北星臨天漢中中有徇有志苟息本懷忠行見攙搶滅歸來松柏桐 周庾信至老子廟詩曰三門臨苦縣九井對靈溪盛丹須竹節量藥用刀圭行當另關吏古向流沙西 又西門豹廟詩曰君子爲利博達人樹德深苹蘩由斯薦樵蘇幸未侵菲躬正直祀良識佩韋心容範雖年代徽猷若可尋菊花隨酒馥槐影向壇臨鶴飛疑逐舞魚驚似聽琴停旅鳴澄石劍爵影秋林 周王褒從駕祀麓山廟詩曰聖德憂民暇塵施謁山靈書立觚北諸文禹侍泉平春浦水近照寒林鏡吹鳴依佈長安驛蕭麗條都尉城井泉能共動江帆得分行悠幽細綱合階靜落花明簷巢始入燕軒猗已遷鸞菲菲蘭俎馥陵淚桂樽傾銀堂日影盡玉座舞衣輕 陳張正見行經季子廟詩曰延州高讓遠傳芳世祀移地絕遺金路松悲懸劍枝野藤侵沸井山雨濕苔碑別有觀風處樂奏無人知 隋江總下山楚廟詩曰蘋藻祈明德樽俎息巖阿忽聽烏鳴曙非復楚官歌閑階雜宿莽古木斷懸蘿帷堂寂易晚梓鼓自相和感祀流百世英威冒幾何 又謁官梁小廟詩曰疇昔遊衣所今日薦櫻時寵章誠有華歲月遂推思故人獨之子官騎更在翁虛竹簷靜暮雀洞戶映光絲平生復能幾語畢必傷悲 頌 魏陳王曹植孔子廟頌曰於侍後昔曰萌曲旦其就孔宇共乎萃學徒爰居爰處王教既備羣小遄沮魯道以興永作憲也洪聲登神祇來祐休徵雜沓瑞我邦家內光區域外被荒遐 文 宋謝惠連祭禹廟文曰諫還左曹掾奉水土之羞敬薦夏帝之示羆否聖繼天誕英徵

克明克哲知章知微運此宏謨卹彼民憂身勞五岳形疲九州呱呱弗顧虞度是欽物貴尺璧我重寸陰乃錫玄圭以告成功虞數既改夏德乃隆臨朝總政巡國觀風淹留稽山頑乃徂行宮恭司皇役斯羸聯馳神且畧薦乃昭其忠 梁王僧孺武帝祭禹廟文曰惟帝稟圖上昊陶則下民五聲宵聽四乘兼往輕璧借景既捨冠履愛人忘我不顧胼胝下車以泣事深罪己憑舟靡懼義存極物感業方來追祢如在爰被是祖理有好生之德事安非禦無厚味之求是用黍稷非馨敬蘋藻以薦克誠斯饗庶憑可昔

明堂

釋名曰明堂明堂高顯貌也 大戴禮曰明堂者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戶八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所以明諸侯尊卑也外水名曰辟雍 總三十六戶七十二牖 周禮曰夏后氏太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度有九尺之筵 周書曰明堂方一百十二尺室中方六十尺牖高三尺門方十六尺東方曰青陽南方曰明堂西方曰總章北方曰玄堂中央曰太廟左爲左个右爲右个

事對 太室 孝經援神契曰明堂者天子布政之宮上圓下方八牕四達在國之陽 桓譚新論曰王者造明堂上圓下方以象天地爲四方堂各從其色以郊四方天稱明故命曰明堂 黃圖曰明堂者明天地之堂也所以順四時行月令宗祀先王祭五帝故謂之明堂辟雍圓如璧壅水所以異水名同事其實也 禮記曰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扆南向而立 三禮圖曰明堂者周制五室東爲木室南火西金北水土在其中秦爲九室十二室階各有所居 尸子曰黃帝曰合宮有虞氏曰總章殷人曰陽館周人曰明堂 管子曰黃帝立明堂之議舜有告善之旌湯有總街之庭武王有靈臺之候 蔡邕月令論曰明堂者天子太廟也所以宗祀而配上帝明天氣統萬物也 徐虔明堂議曰明堂在國之陽國門外一堂五室四門八階 許慎五經異義曰明堂在國之陽七里之內八牕四闥以地就陽位也 五經釋例曰告朔行正謂之明堂 蔡邕禮樂志曰孝武封岱宗立明堂於太山汶上 禮論曰或以明堂者文王廟周時往合和昔尚戌大以爲宮社名爲舊官 禮含文嘉曰明堂所以通神靈感天

地正四時出教化崇有德章有道也 白虎通曰禮三老於明堂所
以教諸侯孝也恆五更於太學所以教諸侯悌 淮南子曰古者明堂之
制下之潤濕不能及也上之霧露不能入也所以饗上帝禮鬼神示人知
節也 家語曰孔子觀乎明堂覩四門之牖有堯舜桀紂之像而各
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誡焉 又曰周公相成王抱之而負斧扆南面以朝諸
侯之國焉 吳越春秋曰越王召范蠡而問孤竊自以以今日登上明
堂布恩致令以撫百姓也 漢書曰上欲治明堂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
帶上黃帝時明堂圖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屋上通水水圜宮
垣為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曰崑崙天子從之 又曰元始五年正月祫
祭明堂諸侯王列侯宗室子九百餘人助祭畢皆益戶賜爵及金帛
東觀漢記曰元年營造明堂辟雍靈臺以明三雍不同也 前黃
圖云同一物也 詩 梁元帝和劉尚書兼明堂齋宮詩曰賀明攝上宰詔
旦乘軒輅四圭郊 差蕭王六變舞雲門香浮鬱金酒煙繞眞皇禰 新花
臨御陌春色起天圓河開獻樂語斯道媿能論 銘 後漢李尤明堂銘曰
布政之室上圓下方順則天地在國正陽顯闓四設流水洋洋順節行化各居
其房春恤幼孤夏進賢良秋厲武人冬謹關梁

辟雍

說文曰辟雍天子饗飲處也 五經通義曰天子立辟雍者何所以行禮
樂宣德化教導天下之人使為士君子養三老事五更與諸侯行禮之
處也 又曰諸侯不得觀四方故缺東以南半天子之學故曰頖宮 禮記
曰天子辟雍諸侯曰頖宮 白虎通曰天子立辟雍行禮樂宣德化辟者
象璧圓法天雍之以水象教化流行 桓譚新論曰王者作圓池如璧形
實以水其中以圓雍之名曰辟雍言其上承天地以班教令流轉王道周而
復始 續漢書曰明帝永平二年上始率群臣躬養三老五更于辟雍
行大射之禮 魏志曰明帝甘露元年幸辟雍命群臣曰令賦詩 賦 後
漢李尤辟雍賦曰辟雍巖巖規矩圓方階序牖闥雙觀四張流水
湯湯造舟為梁神聖班德由斯以匡三公群后卿士具集攢羅鱗次差
池雍遝延忠信之純一兮以左右之貂璫三后八蕃師尹群卿加休慶德稱
壽上觴哉肅雍畢其儀 是以乾坤所周八極所要夷戎蠻羌儋耳
哀牢重譯響應抱珍來 荊南金大路玉象犀龜 晉傅玄辟雍鄉
飲酒賦曰時皇帝親枉萬乘之尊躬以幸乎辟雍因諸侯列官正其
容乃延卿士乃命王公定小大之常儀兮饗殊俗而覽遠邦揖讓而升有
主有賓禮雖舊而制其新 若其俎豆有數威儀翼翼賓主百拜
貴賤循物酒清而不飲肴乾而不食及至嘒嘒笙磬喤喤鐘鼓琴瑟
安歌德音有叙樂而不淫好樸尚古四坐先迷而後悟然後知禮教之
弘普也 頌 陳徐陵皇太子臨辟雍頌曰臣聞天大王大詳於道德之言
天文人文顯於爻象之說 以大君革命黔首所以庶尚聖人創物文籍
所以生焉咸由此道制 民神莫不對越上靈載我庶類濟世有德
昭被是以皇帝世膺下武紹天上德握天鏡而授河圖執玉衡而運乾象
皇太子耀彼重離光茲上邑儀天以行三善體極以照四方惟忠惟孝自
家刑國乃武乃文化成 下侍中國子祭酒新安王宗室羽儀衣冠卑的惟
善為樂德吉天必儒以十一年三月二十日受詔弘宣發論語題攝升
堂攝衣即席對揚分闡大訓精言既吐精義入神劇德爰動音徽
起問難泉涌辯論之異定倫理之疑玉振鏘鏘雲浮四布介王奉聲
聖蹤馳辯秀出信知張禹鄙其師法何晏狃其訓詁禮樂洋洋焉
此實虞朝之盛德生民之壯觀者也臣抑又聞之魯館事與史克宣其德
音雍大啟王度是其詞所以述休平之風揚君上之德臣以下才敢為頌
曰皇運勃啟膺圖受命紫蓋東臨黃旗南映猗仁系德重明麗正
四海無浪三階已平儲貳篤孝止和歸禮有毅孔風清肆儒書成冊書曰
賁道黃金賤篋珠四顯業闕里增榮

學

物理論曰學者植也 五經通義曰王教化之宮總名為學 禮記曰古
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 周官曰師氏以三德教國
子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 尚書大傳
曰耰鉏已藏歲事欲畢餘子皆學十五始入小學見小節踐小義十八始入
大學見大節踐大義 漢書曰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

三輔舊事曰漢太子在長安門東書杜門五經博士員弟子萬餘人
黃圖曰禮小學在公宮之南太學在東就陽位也去城七里東爲常滿
倉倉之北爲槐市列槐樹數百行爲隧無牆屋諸生朔望會此市各
持其郡所出貨物及經傳書記笙磬樂器相與買賣雍雍揖讓
論議槐下　東觀漢記曰光武五年初起大學諸生吏子弟及民以義
助作上自齊歸幸太學賜博士弟子　續漢書曰明帝永平二年上始
帥羣臣養三老於辟雍郡國縣道行飲酒禮于學校　魏名臣奏曰
蔣濟奏學者不恭肅慢師酗酒好訟罰飲水三升　晉諸公贊曰惠
帝時裴頠爲國子祭酒奏立國子太學起講堂築門闕刻石寫經
任豫益州記曰文翁學堂在大城南經火災蜀郡太守高朕修復繕立
圖畫聖賢古人像及禮器瑞物　頌　後漢崔瑗南陽文學頌曰昔聖
人制禮樂也將以統天理物經國序民立均出度因其利而利之俾不失其
性也故觀禮則體敬聽樂則心和然後知反其性而正其身焉取律於
天以和聲採言於聖以成謀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序賓旅以悅遠人其
觀威儀省禍福也出言視聽於是乎取之民生如何導以禮樂乃修
禮官奮其羽籥我國既淳我俗既敦神樂民則嘉生乃繁無言不
酬其德宜光先民既沒賴茲舊章我禮既經我樂既聲二事不敘
莫識其形　魏陳王曹植學官頌曰自五帝典絕三王禮廢應期命世
齊賢等聖者莫高於孔子也故有若曰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誠所謂性與
天道不可得而聞矣由也務學名在前志子子貴宣侯生作誡過庭
之言子弟明記歌以詠言文以騁志予今不述後賢曷識於鑠尼父生
民之傑性與天成該聖備藝德倫三五配皇作烈玄鏡獨鑒神明昭
晰仁塞宇宙志凌雲霄克己着三千莫不俊乂唯仁可憑唯道足恃鑽
仰彌高請益不已　志　魏王粲荊州文學記官志曰有漢荊州牧曰劉君
稱曰於先王爲世也則象天地軌儀憲極設教導化叙經志業用建雍
泮焉立師保焉作爲禮樂以節其性表陳載籍以持其德上知所以臨
下下知所以事上官不失守民德無悖然後太階平焉夫文學也者人倫之
首大教之本也乃命五業從事宋衷新作文學延朋徒呈宜德音以贊

之降嘉禮以勸之五載之間道化大行耆德故老綦毋闓等負書荷
器自遠而至者三百有餘人於是童幼猛進武人革面揔角佩觿委介
免胄比肩繼踵川逝泉涌亹亹如也兢兢如也遂訓六經講禮物諧八
音協律呂修紀曆理刑法六路咸秩百氏備矣天降純嘏有所底授
臻于我君受命既茂南牧是建荊衡作守時邁淳德宜其丕繇厥繇
伊何四國交阻乃赫斯威爰整其旅虔夷不若屢戡寇侮誕啓洪軌敦
崇聖緒典墳既章禮樂咸舉濟濟搢紳盛茲階宇祁祁髦俊亦
集爰處和化普暢休徵時叙品物宜育百穀繁蕪勳格皇穹聲
被四宇　銘　後漢李尤太學銘曰漢遵禮典崇興六藝修周之理壞秦
之弊褒建儒宮廣置異記開延學者勸以爵位　書　宋傅亮立學詔
曰古之建國教學爲先弘風訓世莫尚於此發蒙啓滯咸必由之故爰自
盛王迄于近代莫不敦崇學藝修建庠序自昔多故戎馬在郊旌
旗卷舒日不暇給遂令學校荒廢講誦蔑聞軍旅日陳俎豆藏器訓
誘之風將墜于地今王略遠屆華域清晏仰風之士日月以冀便宜博延
胄子陶獎大典家選於儒宮弘振國學　表　宋鄭鮮之請立學表曰
王於侏四之教俾從耳所以柔漸性情日用成器國廢胄子之教家
弛勸學之訓宜振起頹業以廻視聽接光太陽燭之幽夜令欣流者齊
律懷寶者剖和　梁簡文帝求寧國臨城二公入學表曰臣聞曦
緗既炎良冶和弓猶衍他山故涯澳之水可居鄒魯之鄉爲貴
下惟投斧昔人以爲精力弃笄委安先哲以爲美談伏惟陛下弘至德
之微言闡無爲之妙說語郊講道下勞賈生之議就陽落位無行公室之闈
願得齒年國胄隨肩選造　梁元帝請於州立學校表曰臣聞公宮之
南四術四教司樂成均六詩六律詔瀧說辯羽籥之道行焉當塾茲備
雖經之秦火舞罷故不外尚不從豈識乾行之峻不臨滄海安知地載之厚
洎乎秦焚金篆周亡玉鏡負羊言爭亂著子相騰書則夏侯歐陽易則
神輸道訓詩乃齊魯毛韓傳稱鄒左張夾禮有曲臺壬史之異樂有龍
德趙定之殊伏惟陛下撫五辰而建五長播九德而導九州容成爲曆興
景雲之瑞伶倫吹律應黃鐘之琯撥亂反正經武也制禮作樂緯文也

若非六經庖廚百家異饌三墳為瑚璉五典為笙簧豈能以秋陽紆説望之景濯以江漢播垂天之澤 [啓] [梁]王僧孺為南康王利求入學啓日寤以矯首何飛不如修弋宛足念遠莫若驅馳故樸斵成於丹雘篇籍湯資於括羽敢因芽末有志庠均為山資於一簣學海漸其微流

[梁]任昉求為劉瓛立館啓曰昔在魏中葉及晉始書貴虛玄人悅闕纖瑚璉廢泗上之容樽俎忘林下之適春干秋羽委曠而弗陳西序東膠寂寞而誰仰所以金聲忘曉玉羊失馭神器毀於猶戎寶鼎遷於宇越豈不悲歟劉瓛澡身浴德修行明經藏珪璧於光陰負松筠於歲晚貧不隕穫其心窮不三其操而田無居止浮寓覩堵棟傾鑽空攢塹側有朋自遠無用栖憑竊貧夫搢笏御風沐露瑚璉之器與神謝前修輯欲與之周旋別館招西日第西偏官有閑地北距晉山南望通邑雖曰人境實少浮喧廣輪或盈數畝布以磁立蘗茲滿栽以桑麻粗創茨宇

[教] [周]滕方生復學校教曰貴郡之境山秀水清嶺舉雲霞之播澤流詩曠之氣荆藍之璞豈不在茲 [梁]梁元帝召學生教曰聞之昔楚王好詩沛王傳易猶且傳之不朽以為盛事況吾親承天旨聞禮聞詩方欲化行南國被于西楚

釋奠

禮記曰凡欲立學必先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適東序釋奠于先老 又曰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釋奠即舍奠舍菜即祭菜然則國子入學以蘋蘩祭告誠祀其師以宗敬道也采芹之屬 又曰天子乃獻羔開冰先薦寢廟上丁命樂正習舞天子乃率公卿親往視之注云樂官之長也命舞者順万物始出地鼓舞也將舞必釋奠於先師夏小正月二月丁亥万用入學丁亥者吉日也万者干戚舞也學者大學也 晉博士戴邈議曰周禮大胥之職掌國子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頒學合聲 晉范堅書問馮懷曰漢代以來釋奠先師唯饗仲尼不及公旦何也馮答曰若如來談亦當憲章堯舜文武豈唯尚公乎

[詩] 宋顏延之侍皇太子釋奠會詩曰伊昔周儲聿光往記思皇世哲體元作嗣資此夙知降從輕志正殿張筵司分簡日尚度丽丈承疑奉帙鬱紛龍袞吉即宮庸宴堂設象筵庭宿金懸台保兼徽皇戚比音肴乾酒潔端服整弁 [齊]齊竟陵王蕭子良侍皇太子釋奠宴詩曰帷輕流日風送夕雲雕牆結綵綺井生文四筵合旨八簋舒芬 [齊]王儉侍皇太子釋奠宴詩曰禮惟同幹義實民端身由業深世以教安金鎔乃器水衛伊刪勵芳目頹宗復永固宴聲宗務時禎官善誘含生蹈彼仁壽洽移雅歌驩茲爽遊執吾鼎師獨學誰友二飛戒良八驚敬言且禮邁仁周樂超英漢神保是格祝史斯贊 [梁]任昉侍皇太子釋奠宴詩曰在昔歸運陋亂弘多夷山塞汜溫溫兩為家風雲改族日月增華惟神知化在物立言樂正雅頌咸被後昆告奠明祀觀道聖門日月不息師表常尊 [梁]梁沈約侍皇太子釋奠宴詩曰復禮忠臺天樂宜樹闡文肉舉解軒外駕結朋千里從師百舍豚典必從關祀咸薦迴靈獻爵撰金奏鼎肆士騈儀胥人掌縣騎騑神蹤徘徊靈睢 又為南郡王侍太子釋奠宴詩曰陵季相訓訓貴世始政缺推乖風離化改禮亡袵席樂沉河海辟雍肅構四教以崇昇震岳峻義篤重離欑書星川道暢彼生知

[頌] [晉]傅咸皇太子釋奠頌曰生而知之上于皇儲以能而問愈實若虛還雕聖哲至采是斅乃備嘉薦于國之雍勸尊先師以崇聖功 [晉]潘尼釋奠頌曰三光迭運五德代微文精既允素靈乃暉有皇承天造我晉緒作以大寶式登以龍飛聖容穆穆侍講闡門抽演微言啓發道眞採幽窮頤温故知新問皇儲令體神含幾兆吉先見知來動微

[文] [晉]庾亮釋奠祭孔子文曰維咸康三年荊豫州刺史都亭侯庾亮敢告孔聖明靈之中惟曰煥於唐虞憲章成於文武然後黎民時雍彝倫攸敘幽厲頹構王綱絕紀高岸為谷六合錯否上處夷而失教下苟免而無恥公以玄聖之靈應感圖通萬物我賴匪我求蒙夫子既沒洪範乖流秦雖焚道漢聿孔修洎我皇晉仰欽大猷崇聖既建假胄伊侯令月吉辰祗陳大禮磬管鏘鏘威儀濟濟牲牢既設欽若靈規必存鳳德尚想來儀神其歆之降鑒在斯 [梁]元帝釋奠祭孔子文曰粵若宗師有斐乃聖惟岳降神惟天所命上善如水至人若鏡 又祭顏子文曰欽哉仰

一惡彼至人乍分介石時知落鯑不先捕鋒穴席上爲珍致虛守靜曲巷
安貧欽風味道甘其德有鄰　【梁】陸倕釋奠祭孔子文曰於惟上德廷
曰聖曰眞克明克俊知化窮神研幾蕃誘藏用顯仁利同道濟成俗敎
民道尊功倍德博化光離經辨志齊齊洋洋

藝文類聚卷第三十八

藝文類聚卷第三十九　禮部中　歐陽詢　撰

巡守　籍田　社稷　朝會　燕會　封禪　親蠶

巡守

禮註曰王者必制巡守之禮何尊天重民也所以五年一巡守何五歲再閏天道大備王者因天亦當再出也所以至四岳者盛得之四方之中能興雲致雨也　又曰天子五年一巡守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覲諸侯問百年者就見之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好惡　易曰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尚書曰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　傳曰天子非展義不巡守注云巡守所以布德展義　周禮曰職方氏掌天下之圖王巡守則戒于四方敘職事無不敬戒　風俗通曰巡者循也守者守也道德太平恐遠近不同化幽隱有不得所者故自躬親行之　白虎通曰巡守所以時出何當承宗廟故不踰也以夏之中月同律度當得其中也　越絕書曰禹巡守大越見耆老納詩書審銓衡平斗斛　漢書曰元封五年冬行南巡至于盛唐望祀虞舜于九嶷登天柱山自尋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舳艫千里薄樅陽而出作盛唐樅陽之歌　東觀漢記曰章帝東巡至岱宗柴祀五帝於汶上黃帝太一宗推曰欲先知巡之年當視太一與曰在四維之歲爲得　故不出邑　獨斷曰巡守校獵還公卿以下陳雒陽亭前街上乘輿到公卿以下拜天子下車公卿親識顏色然後還宮古語曰在宮惟下唯此時施行　摯虞新禮儀曰魏元氏巡守故事新禮守方岳柴望吉事設壇諸侯之覲者乃執摯皆如儀而不建旗臣虞謹按覲禮天子各建其旗旗章所以殊爵命視等威也詩稱君子至止言觀其旂宜定新禮建旗如舊　三齊略記曰堯山在廣固城西七里堯巡守所登遂以爲名山頂立祠祠邊有柏樹枯而復生不知幾代樹也

【詩】隋虞世基和幸江都尉詩曰南國行周化稽山祕夏圖百王豈殊軌千載協前謨肆覲遵時豫順動悅來蘇安流王舳戒道翼金吾龍旂煥辰象鳳吹溢川塗封唐昔敷錫分陝被荊吳沐道咸知讓慕義久成都冬律初飛管陽烏正衛蘆嚴風肅林薄暖景澹江湖鴻私浹幽遠厚澤潤凋枯虞琴起歌詠漢筑動巴歈多幸霑行葦

無庫類散構　又曰巡遊先帝典征吉乃文先澤回翔宸駕永府汎攬冊七
華紫長萬三翼旦通川風興大所始求衣昧旦前登閣序曉色遙林春宿
煙晨霞稍合景落月漸虧弦迴塘響音歌吹極甫字旌旆方陪觀東后
登封禪肅然【賦】漢揚雄甘泉賦曰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
上方祀甘泉泰畤雄從上甘泉故述斯賦惟漢十世將郊上玄乃命群僚
星陳而天行詔招搖與太陰兮伏鉤陳使當兵八神奔而警蹕兮飛
蒙茸而走陸梁敦騶雲迅奮以方攘半散照爛粲以成章於是帥
爾陰閉雲然陽開流星旄以電燭兮咸翠蓋而鸞旗臨高衍之嵱
嵸超紆譎之清澄據軨軒而周流忽軮軋而無垠翠玉樹之青蔥兮壁馬
犀之瑧瑞歷倒景而絕飛梁浮蠛蠓而撇天岭虹彩之流離颺翠氣之
宛延排玉戶而颺金鋪發蘭蕙與芎藭靡薜荔而為蕃折瓊枝
以為芳吸青雲之流霞飲若木之露英集乎禮神之囿登乎頌祇之堂攀
璇璣而下視行遊目乎三危玉女亡所眺其清矑宓妃曾不得施其蛾眉於
是欽柴宗祈燎薰皇天推泰畤上配若四施退延咸兮叫帝閽開天宮

兮延群神由是事畢功弘迴車而歸登長平兮雷鼓磕度三巒兮
偈棠梨天雲飛揚兮雨委沛于胥德兮麗萬世亂曰崇崇圜丘隆隱
天兮增宮參差駢嵯峨兮上天之縡杳旭卉兮聖皇穆穆信厥對兮來
祇郊禋神所依兮輝光眩耀降厥福兮子子孫孫長無極兮　又幸河東
賦曰其三月將祭后土上乃帥群臣橫大河湊汾陰既祭畢登歷觀陟西岳
以望八荒迹殷周之墟眇然以思唐虞之風雄以為臨川羨魚不如歸而結網
還上河東賦以勸其辭曰伊年暮春將瘞后土禮靈祇謁汾陰於東郊
乃撫翠鳳之駕駟六先景之乘掉奔星之流旃擢天狼之威弧奮電鞭驂雷
輜鳴洪鍾建五旗羲和司日顏倫奉輿樂往昔之遺風喜虞氏之所耕
瞰帝唐之嵩高兮眽隆周之大寧叱風伯於南北呵雨師於西東參天地而
獨立廓蕩蕩其無雙【頌】後漢班固東巡頌曰竊見巡狩岱宗上稽帝
堯中述世宗遵奉世祖曲禮儀備具動自聖心是以明神屢應休徵乃降
不勝狂簡之情謹上岱宗頌一篇曰若稽古在漢迪哲聿修厥德憲章玉
烈詡六龍較五輅齊百僚陶質素命南重以司歷厥中月之六辰備太官

之列衛威輿服而東巡　又南巡頌曰惟漢再命系葉十一帝典協景和
則天經郊高宗光六幽通神明既禘祖於西都又將袷于南庭是時聖上
運天官之法駕馬列佰而貫元
皇惟列先廻厥倫拒坤度以範物規乾則以陶鈞於是考上帝以質中
總列宿於北辰開大微敞其庭延儒林以諮詢於岳之事于時典司者
者戴華抱實前爾而進曰盛乎大漢世增其德此神人之所庶幸渭時之
所相思須有喬山之征典有祖岳之巡時邁其邦民斯攸勤不亦宜哉乃
命太僕訓六騶閑路馬戒師徒於是乘輿登天靈之威路駕太一之象車
升九龍之華旗建捎雲之旌旄泉胡耆之元老賞孝行之畯農【後漢】
馬融東巡頌曰九曲在昔紹烈陶唐敷天東充抵太若時則運璿衡敷
六典經八成肆類乎上帝實柴乎三辰禋祀乎六宗祇燎乎群神遂發號
群司申戒百工卜筮稱吉著蓍龜龍來從南征　馮相告祥清夷道而後
行曜四國而揚光展聖義於巡狩喜圻畤而詠八荒指宗岳以為期固
岱神之所望敷奠既畢越翌良辰柷柚增煙列火燔燎燀光照陽嵡嶺

薄天騰香肆升青煙冒雲珠璫我心我牲牲初紫純犧幽宗弄明水玄
酒空桑孫竹咸池雲門六代迭變神祇並存【詩】後漢張衡東巡誥曰惟二月
初吉帝將狩于岱岳展義省方觀民設教率群臣備法駕以祖于東
門居于靈宮是日也有鳳雙集于臺壬辰祀上帝于明堂帝曰咨予不
材為天地主使栗栗翹翹百僚萬邦之謂矣執朕之以方上帝有靈不替
朕命誕敢不承承兆庶與之有壇墠之位者曰懷爾邦君寔顧先帝
載厥大宗以左右朕躬群臣曰帝道橫被四方行於來表又有關萬民賴之
從巡助祭者茲惟嘉瑞乃歌曰皇皇者鳳通玄知時萃于山趾與帝邂
姤吉事有祥惟漢之祺帝曰朕不敢當亦不敢蔑天之吉命

籍田

說文曰帝耤千畝古者使民如借故謂之耤　毛詩曰載芟春籍田而祈社
稷也　周官曰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穜稑之種而獻之于王　又曰甸師
掌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共粢盛　禮記曰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
穀于上帝天子親載耒耜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

推卿諸侯九推庶人終畝反乃執爵于太寢命曰勞酒 又曰天子耕於南
郊諸侯於東郊 又曰天子爲藉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
川以爲醴酪粢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諸侯百畝冕而青紘 梁五禮
籍田儀注曰其田東去宮八里遠十六里爲千畝天子耒耜一具九卿耒耜九
具立方壇以祠先農 應劭漢官儀曰天子升壇公卿耕訖而天下種籍
田千畝亦曰帝籍亦曰親耕亦曰王籍 又曰東耕之日親率公卿[illegible]戴青幘
載青車駕蒼馬公卿以下車駕如常法 五經要義曰天子籍田千畝爲
冬啟蟄既郊之後率公卿大夫而親耕焉所以先百姓而致孝敬 國語
曰宣王即位不籍千畝虢文公諫曰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
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先時九日太史告稷曰陽氣俱蒸土膏其動
稷以告王王即御事王耕一墢班三之庶人終于千畝王不聽師敗於姜戎
也 論衡曰立春東耕爲土象人男女各二執耒鉏或立土牛象人土
未畢而耕也從氣應時示師下也 漢書文帝詔曰夫農天下之本其開籍
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東觀漢記曰永平十三年二月耕籍田畢
賜觀者食有一諸生前言善哉文王之遇太公也上書陂曰生非太公予
亦非文王 【詩】 宋顏延之侍東耕詩曰題封經地域辰角麗天部浮鴻起
青壇沉膜發紺耦草服薦同穠黃冠樹嘉蒔 宋謝莊侍東耕詩
曰肅闌鑠華晨發天帶廟朝閶仙鄉降朱驌神郊起青旂陰壺承
寒緒陽樹迎初薰觀德成臨籍歷信樂遊衍 梁武帝籍田詩曰寅賓
始出日律中方星鳥仁化洽孩蟲德令禁胎天耕籍采月映遺滞指
秋抄年豐廉讓多歲薄禮節少 梁簡文帝和詩曰稽經聞往
說觀實著遐篇山如春路動祈穀重民天三春潤榆莢七月待鳴蟬
錙魚顯嘉瑞銅雀應豐年不務鄭國雨無勞鄭白田 陳張正見從
籍田應衡陽王教作詩曰帝京惟赤縣神居應紫微嵩山萬國仰滄海
百川歸東郊事平秩仲月祀靈威含光開早扇閶闔啟朝扉 洛
城鍾鼓息靈臺雲霧卷森林虎戟前規旆鑾旂轉層衢屯遊繹
關風烏度丹幰帳殿旌金輿旌門擁玉輦其 玉旌帶非烟金輿映綠川
雨師清遠路風伯靜通天分渠通沃野激水入公田草發青壇外花飛

蒼玉前淇 約君王前珪璧升壇躬帝籍冒榝乃三推齊衡均百辟陶
場儀是舡楫圃芳瑶席山禽韻管絃對獸和鍾石四其鐘石既相和江
海復無波梁客𨿽有祝盛陳王文雅多修途參駟喬木閒輕輦幸承
溫吹末駁亡擾自爲歌 【賦】 晉潘岳籍田賦曰伊晉之四年正月皇帝
親率群后籍于千畝之甸禮也於是乃使甸師清畿野廬埽路封人壝
宮掌舍設枑青壇蔚其岳立翠幕黕以雲布沃野墳腴膏壤平砥
清洛濁渠引流激水勁騎服于縹軏紺轅綴於黛耜儼儲駕於廛
左俟萬乘之躬履襲春服之萋萋接游車之轔轔森奉璋以階列
望皇軒而肅震若湛露之晞朝陽似衆星之拱北辰於是前驅魚麗
屬車鱗萃閶闔洞啟參塗方駟常伯陪乘太僕秉轡后妃獻穜
稑之種司農撰播殖之器天子乃御玉輦蔭華蓋衝牙錚鎗綃紈綷
縩表朱玄於離坎飛青縞於震兌中黃蹕以發暉方綵紛其繁會震
震填填以幸乎籍田蟬冕頻以灼灼碧色肅其芊芊似夜光之剖荊
璞若茂松之依山巔也我皇乃降靈壇撫御耦三推而舍庶人終畝
貴賤以班或五或九躍踵測肩掎裳連袂黃塵爲之四合陽光爲之潛
翳動容發音而觀者莫不抃舞乎康衢謳吟乎聖世有邑老田父進
而稱曰蓋損益隨時理有常然高以下爲基民以食爲天九土之宜弗任
四人之務不壹三時之弘務致倉廩之盈溢固堯湯之用心而存救之要術
若乃廟祧有事祝宗諏日黍稷馨香旨酒嘉粟古人有言曰昔者明
王以孝治天下其或繼之者猗我皇晉實光斯道儀刑孚于萬國愛敬
盡於祖考 宋任豫籍田賦曰瞻望寺景咫尺三川綱彼帝籍百有餘
年映至德於盛佐儼列暑於微庭紆汾陽以昧旦信堯心而禹勤史奏
載耒之禮民奏舉趾之歌肯寶千畝與式既同區勞乎易畝陌脩通
提攜丘隰眺猗蘭面松 隋江總勞酒賦曰在陽春之仲序望見且物之
芳菲師公卿而播百穀親耒耜而命三推開青壇於迴甸列翠幕於
清沂乃遵執爵之典爰降食苑之濡謁朱鳥之高旌啟黃龍之抗殿奏
帝鴻之万舞動鈞天之九變顧由私之宣育延寒暑而徂遷謀陳力而
集駢豈酬恩於暮年 【文】 齊謝朓爲隨王餐東耕文曰毅辰星景穆表

睹先八政爰首六府茲寔陵嗟非國登頌有年天感息達鑒誠謙天
梁元帝祭東耕文曰三農九穀爲政所先万箱億庾是曰民天繫稱
斷耜書美厥田花開杏樹凍解新泉當使黍稷莫莫民嘒胥樂
甘雨祁祁遂及我私我私之執表裏禔福禔福中田歲取十千是藨
是袞登頌有年 晉 梁元帝慶東耕啓曰伏惟陛下勤授民時遠惶
籍圃漢之元鳳未足捧羈晉之太始非堪扶轂但承明侍從阿年未
由周南留滯伏深戀仰 論 魏陳王曹植籍田論曰寡耕于籍田郎中
令侍寡人焉顧而謂之曰昔者神農氏始嘗萬草教民種植今寡
人之興此田將欲以擬乎治國非徒娛耳目而已也夫營疇萬畝厥田上
經以大陌帶以橫阡此亦寡人之封疆也日昳設而歸館晨未昕而即
野此亦寡人之先下也莪藿特疇禾黍異田此亦寡人之政理也及其息
俑庇重陰懷有虞撫素琴此寡人之所習樂也葡蕙荃蘅植之近
疇此亦寡人之所親賢也藜蓬臭蔚棄之乎遠疆此亦寡人之所遠
佞也若年豐歲登果茂菜盛則臣僕小大咸取驗焉 又曰封人有能
以輕鍪脩鉤去樹之蝎者樹得以繁茂中舍人曰不識天下者亦有蝎
者寡人告之曰昔三苗共工鯀驩兜非堯之蝎與問曰諸侯之國亦有蝎乎
寡人告之曰齊之諸田晉之六卿魯之三桓非諸侯之蝎與然三國無輕鍪
脩鉤之任終於齊篡魯弱晉國以分不亦痛乎曰不識爲君子者亦有
蝎乎寡人告之曰固有之也富而慢貴而驕殘仁賊義甘財悅色亦君子
之蝎乎天子勤耘以收一國大夫勤耘以收世祿君子勤耘以顯令德夫農
者始於種終於穫澤既時矣苗既美矣棄而不耘則故爲荒時焉
豐年者期於必收聖修道亦期於沒身也

社稷

孝經緯曰社土地之主也土地闊不可盡敬故封土爲社以報功也稷五穀
之長也穀衆不可徧祭故立稷神以祭之 禮記曰夫聖王之制禮也法
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御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是
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
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 又曰社祭土而主陰氣
也君南向於北墉下荅陰之義也墉謂社內北墻也日用甲用日之始也國中之神莫貴於社
天子太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
也薄社北墉使陰明也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
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 又曰王爲羣姓立社曰太社王自立社曰王社諸
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侯自爲立曰侯社大夫以下置社 左傳曰魏獻子
問於蔡墨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對曰少皞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
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脩及熙爲玄冥此其三
祀也顓頊氏有四子曰黎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此其二祀也
后土爲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
稷自商以來祀之 又曰宋使邾文公用鄫子於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司
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小事不用大牲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爲人也民人神
之主用人其誰饗之 尚書曰海岱及淮惟徐州厥貢惟土五色王者封
五色土以爲社建諸侯則割方色土立社燾以黃土苴以白茅茅取其絜
黃取王者覆四方也 又曰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湯承堯舜禪之
後順天應人逆取順守而有慙德故革命創制改正易服变宜社稷
以稷代無及句龍者故不可而止 又曰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羊豕
各一注云告社稷用太牢也 周書曰諸侯受命于周乃建立太社于國
中其壝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畺以黃土將建諸侯鑿取
方一面之土苴以白茅以土封之故曰列土于周也 周官曰小宗伯掌建國
之神位右社稷太宗伯掌以血祭祭社稷 又曰封人設王之社壝爲畿封
而樹之注云壝壇也 公羊傳曰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求乎陰道也以
朱絲營社或曰脅之或曰暗恐犯之故營也 尚書逸篇曰北社惟松
惟柏南社爲梓西社爲槐 白虎通曰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爲天地報功
也社稷所以有樹何所以表功也 淮南子曰禹勞天下故死而爲社周棄
作稼穡死而爲稷 又曰夫窮鄉之社叩甕拊缶相和而歌自以爲樂也
嘗試爲之擊建鼓撞巨鐘乃始知夫甕缶之足羞也夫至道之論亦學
者之建鼓也燕蹐之社易爲黍肉燕國之稷易爲求福 莊子曰匠石之
齊至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爲舟

者旁十數觀者如市　論語曰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　論衡曰亡國之社屋其上棧其下絕於天地夫春秋藩社周以爲戒　漢書曰高祖時天下已定詔御史宜於豐治枌榆社常以春羊彘祀之　又曰社者土地宗廟王者所居稷者百穀之王所以奉宗廟共粢盛人所食以生活也王者莫不尊重親祭者爲之主禮　毛詩曰乃立冢土又曰以御田祖以祈甘雨漢興禮儀稍定已有官社未立官稷遂於官社後立官稷以夏禹配食官社后稷配食官稷徐州牧歲貢五色土各一斗　又曰陳平既娶張氏女資用益饒游道日廣里中社平爲之宰分肉食甚均里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爲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此肉矣　又曰欒布吳軍時以功封爲俞侯燕齊之間皆爲立社號曰欒公社　又曰周之正月受社牲之首以出種于帝籍贊人受社雍祭以沐贊種上辛乃躬里社于帝郊以祈來年之豐　漢舊事曰天子太社以五土爲壇封諸侯者取其土苴以白茅授之各以其所封方色立社於其國故曰受茅土　搜神記曰中興初有應嫗者生四子而盡見神光照社初探試之乃得黃金自是諸子宦學並有芳名至瑒七世顯云云　戴延之西征記曰洛陽建春門外迎道北有白社董威輦所住也去門二里白社有牛馬市即嵇公臨刑處也　伍輯之從征記曰臨沂厚丘間有次睢里社常以人祭襄公使邾子用鄫子處相承雇貧人命齋潔祭時縛着社前如見牲牘魏初乃止　荊州圖記曰鄀縣東百步有縣故城縣南里名伍伯村有白榆連理樹異根合條高四丈餘土民奉爲社　湛方生盟文曰仰推先王建社之義俯從時人俯伏之儀遂藝樹立壇結誓明神　【賦】晉張華朽社賦曰高柏橋南大道傍有古槐樹蓋數百年木也余少居近之後去行路過之則已朽意有緬然輒爲之賦因以言衰盛之理云爾伊茲槐之挺植于京路之東隅得託尊於田主據爽塏以高居垂重陰於道周臨大路之通衢嚮春秋之所報應豐胙於無射歷漢京之康樂踰喪亂之橫逆朱百君陽翟藹蕭森征夫雲會行旅歸心轄軒停蓋輕輿託陰吉人向風而祛祓王孫清嘯而啓襟睎甘棠之廣覆偏喬木之無陰　【頌】魏陳王曹植社頌曰於惟太社官名后土是曰句龍功著上古德配帝皇實爲靈主克明播植農正曰柱尊以作稷歷世見興義與社同方神北宇建國承家莫不脩敘　【宋】何承天社頌曰余以永初三年八月大社聊爲此文實惟陰祇稷爲穀元率育萬類協靈昊乾霸德方將世號共工厥有才子是曰句龍稱物平賦百姓是維唐救災決河流江弁亦播植作乂萬邦克配二祀以報勤庸伊何厚載生民倉廩既實神節斯因人亦有言物用思人矧乃大德功被陶鈞豈伊百世萬代不泯恭哉帝王聿建皇社體國經野設官分職義我二社列幹比殖歲云其秋晷漏均程若宰既絜嘉薦惟馨

朝會

禮記曰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事與社伐藉）　周禮曰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　又曰王執鎮圭（以四鎮之山爲瑑飾）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信當爲身圭上作人身）伯執躬圭（躬）子執穀璧（穀以養人璧上作穀）男執蒲璧（蒲爲席所以安人爲璧上作蒲文）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　又曰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注云圖考績也　傳曰凡朝以正班爵之義會以訓上下之則　又曰宣十四年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注云獻其國若征伐之功於牧伯也　又曰子產相鄭伯如楚僑聞大適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災患賞其德刑教其不及　又曰遠啓疆對楚子曰朝聘有圭享覜有璋小有述職大有巡功又曰叔向曰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著昭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眾昭明於神　又曰莊公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非禮也曹劌諫曰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　孟子曰諸侯朝天子曰述職一不朝則貶其爵二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　摯虞決疑要注曰漢制會於建始殿晉制大會於太極殿小會於東堂會則五時服庭設金石虎賁旄頭文衣繡尾　又曰宴之與會威儀不同也會隨五時朝服庭設金石旄頭之衣鶡尾以列陛讌則服常服設絲竹之樂宿衛列仗會於太極殿小會於東堂　白虎

通曰凡臣見君必有贄贄者質也致己質誠也公侯以玉爲贄者取其燥不輕濕不重也大夫以鴈爲贄者取其飛成行止成列也士以雉爲贄者取其不可誘之以食懾之以威畢死不可畜也又諸侯相聘爲相尊敬也朝聘天子更以所尊考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也　又曰聘者緣臣子欲知其君父無恙又當奉土地所生珍物以助祭是以皆行聘禮　又曰朝備文德而明禮義也　春秋說題曰諸侯執政各來朝講文德禮讓制法四方　尚書曰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注云既盡也覲見也言舜曰堯正月乃見君羣牧　穀梁傳曰滕侯薛侯來朝天子無事諸侯朝正也考禮修德所以尊天子也　又曰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注云覲四方諸侯各於其方岳之下大明考績　漢書曰漢王已并天下諸侯共尊爲皇帝於是叔孫通就其儀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朝十月皇帝輦出房百官執戟傳警引諸侯王以次奉賀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不如儀者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讙譁失禮上曰吾乃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拜通爲太常

漢官儀曰正月旦天子幸德陽殿臨軒公卿大夫百官各陪位朝賀蠻貊胡羌朝貢畢見屬郡計吏皆陪覲宗室諸劉雜會皆冠兩梁冠皂單衣既定上壽計吏中庭北向坐大官上食賜羣臣酒食作九賓撤樂　又曰大將軍三公朝會天子爲起住入太常住車曰皇帝爲羣公起天子坐乃前進　又曰尚書令御史中丞司隸朝會各獨席故京師曰三獨坐　魏志曰黃初元年郭淮奉使賀文帝踐阼而道路疾故計遠近爲稽留及羣臣懽會帝責之曰昔禹會諸侯於塗山防風後至便行大戮今溥天同慶而最留遲何也對曰臣聞五帝先教導民以德夏后氏衰始用刑辟今自遭唐虞之世是以自知免於防風之戮也帝悅　晉起居注曰武帝太康元年詔曰江表初平天下同其歡豫王公卿士各奉禮稱慶其於東堂小會設樂使加於常　五月庚寅御臨軒大會於太極殿前四方賀使國子太學生司徒吏副將以上及吳降將吏皆與會詔引歸命侯孫晧上殿稽顙陳恩謝罪稱萬歲　又曰太常張華上按舊事拜公建始殿因以小會今拜公於太極殿亦宜因以小會蓋所以崇宰輔也

又曰穆帝升平二年正月朔朝會是日賜衆客酥醽酒　東宮舊事曰正會儀太子著遠遊冠絳紗褠登輿至承華門設位拜二傅二傅交禮畢不復登車大傅訓道在前少傅訓從在後太子入崇賢門樂作太子登殿西向坐　詩　魏陳王曹植應詔詩曰命彼掌徒肅我征旅朝發鸞臺夕宿蘭渚經彼公田樂我稷黍西濟關谷或降忽升騑驂倦路載寢載興將朝聖皇匪敢晏寧前驅舉燧後乘抗旌長懷永慕憂心如酲　梁簡文帝守東平中華門開詩曰朏車向馳道捴轡息中華落闈猶待漏文軌未通車宵雲初落雨曙色始成霞鑾流鋪紫若城鳳起橋花炫誦終無取顧已自懷嗟　梁何遜早朝詩曰詰旦鍾聲罷隱隱禁門通蘧車響北闕鄭履入南宮宿霧開馳道初日照相通風胥徒紛絡繹御或西東　周王褒入朝守門開詩曰鳳池通複道嚴駕早凌晨鐵符行警曙銀柝未開關塵暗安無影晴新路不塵屯兵引畫斜騎吹動班輪徒知御宿苑由辭殊未申　隋江總答王均早朝守建陽門開詩曰金兎猶懸魄銅龍欲啓扉三條息行火百雉照初暉御溝槐影出仙掌露光晞　表　魏陳王曹植請赴元正表曰欣豫百官之美想見朝覲之禮耳存九成目想率舞　又謝得入表曰不世之命非所致思有若披浮雲而覩白日出幽谷而登喬木目希庭燎心存泰極

燕會

周官曰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言四方之賓客來聘王爲設饗燕之禮　毛詩曰鹿鳴燕羣臣嘉賓也常棣燕兄弟湛露天子燕諸侯也　又曰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也親親以睦友賢不棄故舊不遺則民德歸厚矣　左傳曰魯文公即位衛侯使大夫甯武子聘於魯魯文公與武子燕爲賦湛露及彤弓之詩　又曰衛侯燕莒成叔甯惠子相莒成叔傲甯子曰莒成叔家其亡乎古之爲饗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今子傲取禍之道也　韓詩曰不脫屨而即席謂之禮下跣而上謂之燕能飲者飲不能飲者謂之醧閉門不出客謂之酺　禮記曰送酬而升歌發德也注云以詩之義明賓主之禮　又曰講

侯宴禮俎豆牲醴薦皆有等差所以明貴賤也 漢書曰高祖十二年擊黥布還過沛留置酒悉召故人父老諸母故人飲道舊故為笑樂上留帳飲三日召沛中兒百二十人上擊筑歌大風 東觀漢記曰建武三年幸春陵祠園廟大置酒與父老故人相樂十九年幸汝南頓正令舍大置酒賜吏民復南頓田租一年 魏書曰文帝為魏王南征次譙大饗六軍及父老設樂伎百戲 世說曰過江諸人每至暇日輒相要出新亭藉卉飲宴周侯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皆相視流淚唯丞相愀然作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泣邪 沈約宋書曰鄭鮮之為人通率在高祖坐言無所隱時人甚憚焉尤為高祖所狎上嘗於內殿宴飲朝貴畢集唯不召鮮之坐定謂羣臣曰鄭鮮之必當自來俄而外云尚書郎鄭鮮之詣門求啟事高祖大笑引入

詩

古詩曰今日良宴會歡樂難具陳彈箏奮逸響新聲妙入神齊心同所願含意俱未申人生寄一世奄忽如飄塵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無為守窮賤轗軻長苦辛 魏東王曹植公宴詩曰公子敬愛客終宴不知疲清夜遊西園飛蓋相追隨明月澄清景列宿正參差秋蘭被長坂朱華冒綠池潛魚躍清波好鳥鳴高枝神飇接丹轂輕輦隨風移 又侍太子坐詩曰白日曜青春時雨靜飛塵寒冰辟炎景涼風飄我身清醴盈金觴肴饌縱橫陳齊人進奇樂歌者出西秦翩翩我公子機巧忽若神 又與丁廙詩曰嘉賓填城闕豐膳出中廚吾與二三子曲宴此城隅秦箏發西氣齊瑟揚東謳肴來不虛歸觴至反無餘 魏應瑒公宴詩曰開館延羣士置酒于斯堂辨論釋常結援筆興文章穆穆眾君子好合同歡康促坐褰重帷傳滿騰羽觴 魏劉楨公宴詩曰永日行遊戲歡樂猶未央遺思在玄夜相與復翱翔輦車飛素蓋從者盈路傍月出照園中珍木鬱蒼蒼清川過石渠流波為魚防芙蓉散其花菡萏溢金塘靈鳥宿水裔仁獸遊飛梁投翰長歎息綺麗不可忘 魏王粲公宴會詩曰昊天降豐澤百卉挺葳蕤涼風撤蒸暑清雲卻炎暉高會君子堂並坐蔭華榱嘉肴充圓方旨酒盈金罍常聞詩人語不醉且無歸願我賢主人與天享巍巍克符周公業奕世不可追 魏陳琳宴會詩曰凱風飄陰雲白日揚素暉良友招我遊高會宴中闈玄鶴浮清泉綺樹煥青蕤 晉武帝華林園詩曰習習春陽帝出乎震天施地生以應仲春思文聖皇順時秉仁欽若靈則飲御嘉賓洪恩普暢慶乃衆臣其慶惟何錫以帝祉肆覲羣后有客戾止外納要荒內延卿士簫管詠鳴八音成理凱樂飲酒莫不宴喜 晉陸機擬今日良宴會詩曰閑夜命歡友置酒迎風館齊童梁甫吟秦娥張女彈哀音繞棟宇遺響入雲漢人生無幾何為樂常苦晏譬彼司晨鳥揚聲當及旦 又皇太子賜宴詩曰明明隆晉茂德有赫思媚上帝配天光宅誕育皇儲儀形在昔徽言時宜福祿來格勞謙降貴肆勤下臣羣辟彼先驅飄成嘉賓 又侍皇太子宣猷堂詩曰篤生我后克明克秀體暉重光承規景數茂德沖深天姿玉裕三正迭紹洪聖啟運自昔哲王先天而順羣辟崇替降及近古黃暉既渝素靈承祜三后始基世武丕承協風傍駭天晷仰澄自彼河汾奄齊七政時文惟晉世篤其聖明明隆晉茂德有赫 晉王讚侍皇太子宴始平王詩曰[illegible]聖嗣繼明重體樂此常棣其甘如薺我有嘉宴以洽百禮煌煌同族藹藹王僚惟中惟外如瑤如珠惟其朝士德服不復玄黃所綴文成絳緒政以神和樂以安奏一人有慶万邦是祐 又侍皇太子祖道楚淮南二王詩曰於明聖晉仰統天緒易以明險簡以知阻研彼羣慮俾侯授土郁郁二王祗承皇命睹離臨鑒親觀禮知感皇儲降會延于公[illegible]彼行役並顧同林分塗殊軌靡不迴心 晉陸雲侍大將軍宴詩曰芒芒宇宙天地交泰王在華堂式宴嘉會玄暉峻朗翠雲崇靄冕弁振纓懸服垂帶祁祁臣僚有來雍雍薄言撫之承顏下風俯覿前容仰瞻王容天錫難老如岳之崇 宋鮑照侍宴覆舟山應詔詩曰繁霜飛玉闥愛景麗皇州清蹕戒馳路羽蓋佇宣遊神居既崇盛嚴險信周流禮俗陶德聲昌會溢民謳 梁王僧孺侍宴景陽樓詩曰金鋪爍可鑄桂棟儼臨雲雲觴均飲德服道驗朝聞詎論禹無間非恥堯為君小臣亦何者短翮屢追羣 又侍宴詩曰麗景屬春餘清陰落夏首交枝隱脩徑迴流影遙牛徙為轆軸的移絮拂高柳

去矣勞伐績勉哉報嘉謌小臣良不才消塵愧所守何用勝彫斲辟寸木良如朽 又侍宴詩曰洞興避暑宮下輦迎風館散漫輕煙轉霏微商雲散蔓草亘巖垂高枝起天半迴風稍歇鳥水落光衛斜岸妙舞駐行雲清歌入曾漢辟頌暢有懌德音良已粲 梁庾肩吾侍宴詩曰休澣逢嘉節飛觴屬上賢仁風開美景瑞氣動非煙秋樹翻黃葉寒池墮黑蓮承恩謝命淺念報在身前 又侍宴詩曰副君時暇豫曾城聊近侍清池寫飛閣疎樹出龍樓苔陸冰方泮西園春欲周梅心芳屢動蒲節促難抽徒然頌並命無以厠膺劉 又侍宣猷堂宴湘東王詩曰陳王驂駕反副后西園遊並命登飛閣列坐對芳洲桂巖遙浮菊水值窮秋竹徑蕭齋發柳門琴曲愁徒奉文成詠空知愚若抽 梁劉孝綽侍宴詩曰清宴延多士鳴笳臨燉薄臨大出黄樓瑤閣上征切雲漢曉雕周京洛城寺樓接綺紛縱禁林寒氣晚方秋未擇落皇心重發志賦詩追並作自昔承天寵於茲被人選言非猗綺何以儷金護 又侍宴詩曰鉉宴乃峰伏檻臨曲池對中望流水竹裏見叢枝祕高居難蔽曲池雲易垂邂逅逢休幸朱蹕戾青規丘山不可答葵藿空自知 又侍宴集賢堂應令詩曰北閣時既啓西園又已闢官屬引鵷鷺朝行命金碧伊臣獨何取隆恩徒自昔帝武登玄扈委坐陪瑤席綱羅參宴笑奄留奉觴醳連人各湯物晚煙霞起將夕反景入池林餘光映泉石 又陪徐僕射晚宴於兒宅詩曰天君追宴意十日遊來過蘂室華池上開軒臨芰荷方轉文窗等對雲開接鬱利景移林改色風吹水飲皮洛城辟牛 愛客待驪歌 梁江淹擬魏帝遊宴詩曰置酒坐飛閣逍遙臨華池神飈自遠至左右芙蓉披綠竹夾清水秋蘭被幽崖月出照園中冠佩相追隨客書嗣廣殿陰崔聲愁北林眾賓還城邑何用慰我心 陳陰鏗侍宴詩曰園林才有熱夏浸更勝春嫩竹猶含粉初荷未聚塵承恩豫下席應阮獨何人 陳江總賦得置酒殿上詩曰湛湛清傳旨酒柏梁奉歡宴霜雲動玉葉凍水蹙金波前月偏仰名歸石流泉灣金騣盛時不再得光景馳如電

封禪

禮記曰昔先王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中猶成也祭天告以成功也） 河圖曰紀曰王者封太山禪梁甫易姓奉度繼崇功也 河圖會昌符曰漢太興之道在九代之王封于太山刻石著紀禪于梁甫退 考功春秋合孳曰天子所以昭察以從斗樞禁令天下係體守文宿思以合神保長久天子受命以辛日五號 史記曰齊桓公欲封禪管仲曰古封太山禪梁甫七十二家夷吾所記十有二焉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 顓頊封泰山禪云云 神農封泰山禪云云 炎帝封泰山禪云云 黃帝封泰山禪亭亭 帝嚳封泰山禪云云 堯封泰山禪云云 舜封泰山禪云云 禹封泰山禪會稽 湯封泰山禪云云 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 皆受命然後得封禪 古之封禪鄗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爲盛 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爲藉 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 然後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 又曰秦始皇既并天下即帝位 徵齊魯儒生博士七十人至泰山下 議曰古者封禪爲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 始皇上泰山立石頌始皇德明其得封也 封藏皆祕 代不得而記也 始皇上泰山中坂遇風雨休於樹下 因封其樹爲五大夫 又曰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儒者皮弁薦紳射牛封太山如郊太一之禮 又曰李少君上言曰縱遠方奇獸飛禽及白雉以加祠至太山其夜若有光晝有白雲起封中 白虎通曰天以高爲尊地以厚爲德故增太山之高以報天附梁父之厚以報地也 又曰易姓而王必升封太山報告成 又曰或曰封禪金泥銀繩或曰石泥金繩封之金印或曰封禪封之以金印 孝經鉤命決曰封乎太山考績燔燎禪乎梁父刻石紀功 尚書中候曰昔古聖王功成道洽符瑞出乃封太山今比目之魚不至鳳皇不臻未可以封 鄭玄注云比目東方異氣所生名鰈 司馬相如封禪書曰然猶躡梁父登太山建顯號施尊名俾万代得徼清流揚微波蜚英聲騰茂實 封禪儀注曰持禮三十人上登壇上十石函蓋尚書令北向跪藏玉牒 持禮罷復石函尚書令封上石檢亦給以金繩泥雜用四方土各依其色 張華儀曰海內符瑞之應備物之盛未有若今之盛宜封禪中岳封泰山發德號 漢官儀曰封禪太山既武帝封處累其石登壇皇上脩封石此中復封石檢 又曰

元封封禪書有白氣夜有光下天關石門　又曰有玉龜　又曰建武三十二年東巡狩二月九日到魯十九日國家居亭亭帛官布野此日上山雲氣成宮闕百姓皆見　漢書曰元封元年四月癸卯上還登封太山應劭云成功治定告成於天有金策石函金泥玉檢之封　又曰倪寬對策云其封太山禪梁父昭姓考功此帝王之盛節　續漢書曰上以用石功難又欲及二月封故詔梁松因故封石空檢更加封而已松上疏爭之以為承天之敬尤宜章明今因舊封竄寄玉牒故石下恐非重命之義　又曰建武三十二年上許梁松等奏方求元封時故事議封禪所施用有司奏當刻玉璽一枚方寸二分玉版方五寸　又曰上御輦升山日中後到山上即位于壇南北面外壇尚書令奉玉牒檢皇帝以寸二分璽親封之　吳志曰孫皓天璽元年陽羨山有石室所名表為天瑞乃遣司空董朝周處等封禪國山　宋書曰江夏王義恭表云氣於宮樹珍露味於林宜修封太山遂云云亭　太康地記曰泰高四五十丈以事東岳帝王禪代之處也故明堂在縣南四里漢武立大壇於東山以及天下示增高

親蠶

禮記祭義曰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　祭統曰王后蠶於北郊以供純服夫人蠶於北郊以供冕服　蠶也五禮先蠶儀注曰親蠶前一日太祝令質明以太牢祀先蠶　皇后親桑儀注曰皇后躬桑始將事執筐受桑　周遷古今輿服雜事曰蠶始生后食之三繅而止　晉元康義曰皇后採桑壇蠶宮西南　蔡邕輿服志曰漢皇后桑於東郊苑中者　又曰太皇太后入廟服紺上皁下蠶青上縹下簪以瑇瑁長一尺端為華勝上為鳳皇　禮記曰季春之月后妃齊戒躬桑以勸蠶事　又曰蠶事既登分繭稱絲以供郊廟之服　又曰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為均貴賤長幼如一　東觀漢記曰明德馬皇后自織室蠶於濯龍中數往來觀視　漢書曰孝元王皇后為太后幸蠶館率皇后及列侯夫人桑北郊

藝文類聚卷第三十九

藝文類聚卷第四十　唐　渤海歐陽詢　撰

禮部下

冠　婚　諡　弔　冢墓

冠

儀禮曰士冠禮筮于廟門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即位于門東門有司如主人即位于西方筮賓如求日之儀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弃爾幼志從爾成德壽考維祺介爾景福又再加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又三加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　又醴辭曰甘醴惟厚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　又醮辭曰旨酒既清嘉薦亶時始加元服兄弟具來孝友時格永乃保之　又再醮曰旨酒既湑嘉薦伊脯乃申爾服禮儀有序祭此嘉爵承天之祜　又三醮曰旨酒令芳籩豆有楚咸加爾服肴升折俎承天之慶受福無疆　又字辭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于假永受保之　禮記曰始冠緇布之冠也大古冠布齊則緇之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諭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　又曰成王冠祝雍曰使王近於民遠於年嗇於時惠於財任賢使能　大戴禮曰太子既冠成人免於傅保則有司過之史有虧膳之宰太子有過史必書之　漢書曰馬防子鉅為常從小侯上欲冠鉅夜拜為黃門郎御章臺下殿陳鼎俎自臨冠之禮　漢書曰安帝和帝獻帝加元服並大赦賜公卿金帛

【箴】蔡謨大冠子冠子箴曰是月惟令吉擇良辰或遵古典諮茲于賓肯加字爰錫旅酒方陳禮莊爾質德成爾身永纘爾懿長務惇篤朱錦為辭緣青約在縫非石為操冰泉厲已務莽朋正由蘇遊止在我尚謙推物每美面誦退言弗納于耳直弦矢辭斯為良士

婚

釋名曰婚昏時成禮也姻女因媒也　爾雅曰女之夫曰壻壻之父母為姻婦之父母為婚　禮記曰仲春之月玄鳥至至之日以太牢祀高禖（[illegible]）　又曰婚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　又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　又曰大婚禮萬世之始也壹與之齊終身不

改故夫死不嫁男女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后義生義生然后禮作禮作然后萬物安壻親御授親之也出乎大門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 又曰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於國君曰備酒漿於大夫曰備掃灑 又曰哀公問孔子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 婚禮結言曰乾坤其德恒久不已要定天綱夫婦作對乃降其文以有徽其儀姜是呼其則姚嬀載納嘉執貝申結盟章構 毛詩曰何彼襛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雍之德 又曰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又曰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 左傳曰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之絕也蔡人嫁之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伐楚 又曰楚昭王敗鍾建負季芊以從將嫁季芊芊辭曰所以爲女子遠丈夫也昔者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 白虎通曰天子諸侯一娶九女者何重國廣繼嗣也法地有九州承天之施無所不生娶九女亦足以承君之施九而無子百娶無益也 鄭氏婚禮謁文曰納采始相與言語采擇可否之時問名問女名將歸卜之也納吉謂歸卜吉往告之也納徵用束帛徵成也請期謂吉日將親迎請成禮也 劉恢與范汪論婚事曰禮無拜時拜時出於末世將以世故多虞吉事宜速故以好歲拜時新年便可婚也 列女傳曰邵南申女者申人之女也既許嫁於豐夫家不備而欲迎之女也遂不肯往夫家訟之於理致之於獄女終以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持義必死不往 漢書曰陳平邑富人張負有女孫五嫁夫輒死平欲得之邑中有大喪平家貧侍喪以先往後罷爲助既見之喪所隨平至其家家乃負郭窮巷然門外多長者車轍負以女孫妻平曰固有美如陳平而長貧賤者乎 又曰張耳大梁人也常亡命遊外黃外黃富人女甚美庸奴其夫亡抵父客父客謂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爲請決嫁之女家厚奉給耳耳以故致千里客 又曰張放皇后弟平恩侯許嘉女上爲放供帳賜甲第充乘輿服飾號爲天子取婦皇后嫁女 風俗通曰兩袒俗說齊人有女二人求之東家子醜而富西家子好而貧父母疑不能決問其女定所欲適難指斥言者偏袒令我知之女便兩袒怪問其故云欲東家食西家宿此爲兩袒者也 楚國先賢傳曰孫儁字文英與李元禮俱娶太尉桓焉女時人謂桓叔元兩女俱乘龍言得婿如龍也 世說曰王戎儉吝其從子婚與一單衣後更責之戎女適裴氏貸錢數萬女歸戎色不說女遽還錢乃懌 又曰溫嶠從姑劉氏家值亂離唯有一女甚有慧姑以屬嶠覓婚嶠密自有婚意答云佳婿難得但如嶠比云何姑答曰喪敗之餘乞得粗相存濟便足慰吾餘年何敢希汝比卻數日嶠報姑云已得婚處門地粗可婿身不減嶠因下玉鏡臺一枚姑大喜既婚交禮女以手披紗扇大笑曰我固疑是此老奴果如所疑玉鏡臺是嶠爲劉越石長史北征劉聰所得也

【詩】詩稱合巹儷詩曰余執百兩之子詩採葛蘇以被雙縷綃書篇功綿夏扇比翼扇冬卧臨鸞飢食幷糧粒渴飲一派泉臨軒樹萱草中庭植合歡 【梁】何遜看新婚詩曰霧夕蓮出水霞朝日照梁何如花燭夜輕扇掩紅妝良人已灼灼席上自生光所悲高駕動環佩出長廊 【梁】劉孝綽詠左右新婚詩曰小使如初日得婿類行雲琴聲妾曾聽桃子婿經分娥眉參意畫繡被共籠薰偏增使君度無趣遣相聞 【陳】周弘正看新婚詩曰莫愁年十五來聘子都家婿顏如美玉婦色勝桃花帶啼疑暮雨含笑似朝霞暫却輕紈扇傾城判不賒

【賦】【魏】陳王曹植感婚賦曰陽氣動兮淑清百卉鬱兮含英春風起兮蕭條蟄蟲出兮悲鳴顧有懷兮妖人用搔首兮屏營登清臺以蕩志伏高軒而游情悲良媒之不顧懼歡媾之不成慨仰首而歎息風飄飄以動纓 【晉】張華感婚賦曰婚姻者競起良時雖菀英肯顧乃作感婚賦曰窈窕初笄之始成容華外豐心神內正接軫沖驂騰驤習首充街塞里躍轡城邑相麗妾之綽約兮遥瞬婦以感心悲佳人之幽對兮恨論防之高深

【箴】【晉】摯虞新婚箴曰今在昔文遣家不造結髮羅不同以老既納新配內芬外藻厚味腊毒大命將夭色不可耽命不可輕君子是憚敢告後生 【晉】潘岳答新婚箴曰女實存色男實好德德在正色色在不惑故新昔

兼弘義由理得君子過慮愛已明箴防微假物文麗音深敢
納嘉詩敢酬德音　晉王廙婦德箴曰團團明月盈滿則欽
亭亭陽暉曜過則逝天地猶有盈虧況華繁之浮薄是以淑
女鑒之戰戰乾乾相彼七出順此話言懼茲屋漏畏斯新垣在昧
無愧幽不改度　**誄**　梁劉孝儀爲王儀詩國姻啓曰卽日主書王
靜民宣勑安告主降嬪臣第三息實臣素里庸族遼偏賤品
事隔伊鄘之禮望絕下嫁之姬而聖慈猥洽皇姻門建朔布陋節
巳屬凡奘負薪微肩猥降肅邕頻煩助荷内外蒙恃　**叙**　梁簡文
帝資遣孔壽二女教曰夫思人生至御事惟悼往友閭式墓表義旌
字孤至如游夢之息見撫張既矯玄之子受託魏王斯故實在今欲
受兼身後故無錫令孔壽經術弘長志履貞潔遊處積年一
朝長往聞其在室二女並未有行可廣訪姻家務求門對

謚

說文曰謚者誌行之迹也　韋昭辯釋名曰古者諸侯薨則天子
論行以賜謚唯王者無上故於南郊稱天以謚之當春秋時周室卑
微臣謚其父故諸侯之謚多不以實　古史考曰謚禮符葬而謚
所以尊名也其行善惡惡爲謚所以勉爲善也　禮記曰巳孤暴
貴不爲父作謚　又曰公叔文子卒其子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
矣請所以易其名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爲粥與國之餓者是
不亦惠乎昔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
衛國之政修其班制社稷不辱不亦文乎謚夫子貞惠文子　大戴
禮曰武王踐阼曰謚者行之跡也是以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行出
乎己名出乎人　左傳曰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於衆仲衆
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官有世功
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爲展氏　論語曰子貢問曰孔文子何
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文事部具　春秋
說題辭曰號者功之表謚者行之迹所以追勸成德使尚仰節穆
天子傳曰爲盛姬謚曰哀淑人　列女傳曰魯黔婁先生死曾子
與門人往弔焉曰何以爲謚其妻曰以康爲謚曾子曰先生君嘗賜
之粟三十鍾先生辭而不受是其有餘富也君嘗欲授之國相先
生辭而弗爲是有餘貴也求仁而得仁求義而得義其謚爲康
不亦宜乎　漢書曰霍去病元狩六年薨上悼之發屬國玄甲
軍陳自長安至茂陵爲冢象祁連山謚之景桓侯謚法布義行剛曰景辟土行遠曰桓
又曰賈山奏事曰古者聖王作謚三四十世爾雖堯舜禹湯文
武累世廣德以爲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也秦始皇帝曰死而
以謚法是父子有號有時相讓也以一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故死
而號曰始皇帝　五經通義曰謚之言死後之稱累生時之行而謚
之生有善行死有善謚所以勸善戒惡也謚之言列其所行身
雖死名常存故謂謚也　東觀漢記曰吳漢爵位奉賜最尊重
然但治宅不起巷第共恭儉如此病薨公謚曰有司議宜以爲武昭
特賜謚曰忠侯　張璠漢記曰范冉中平二年卒三府各遣令
史奔弔累行論謚僉曰宜爲貞節先生會葬二千餘人　荀氏
家傳曰荀爽對策曰臣聞火生於木故其德孝漢之謚帝稱
孝者其義取此也故漢制使天下官誦孝經選吏則舉孝廉
以孝爲務也　中興書曰中宗卽尊號也時賜謚多由封爵
不考德行王導曰近代以來唯爵得謚武官牙門有爵必謚
卿校常伯無爵悉不賜謚甚失制謚之本今中興肇建勳德
兼備宜深體前訓使行以謚彰中宗納焉自後公卿無爵而
謚自導始也　**表**　梁陸倕爲張纘謝兄尚書謚請子表曰臣兄
夙遵皇慈早徽靈愛立言著績不酬天寵門衰祚寡遽辭
昌運拊心摧恨私懷罔極日月告時幽埏浸遠工人假集任冊
光臨榮益里庭恩沉松檟　**議**　晉張華晉文王謚議曰殊位盛
禮實隆明德班爵崇寵亦光茂勳至於表名贈號世考洪烈
冠蓋無窮者莫尚於號謚也論功高於禹稷比德邁於伊周
書　齊袁彖與蕭令王儉射書爲袁家求謚曰袁侍中體
局亮之宏姿挺孤奇之逸操孝友於衡閭忠正表於邦域

懷抱七經該綜百氏淸文麗目幾義窮神言非義而不發容
導禮而後動居貧無悶事等安期匏顯不驚焉道均無歎兄
弟親從同居共財怡怡雍穆人所不間顧與善無徵報施
徒語代山委岫崑岳摧峯四海搢紳誰不掩泣明公德冠
時宗道高物表若得橫議聖時斟酌今古探求要言於當年
標芳流於千載馳徽謚於山道悶貞氣於泉門豈非體國之
至公興莫之盛軌者哉

弔

左傳曰齊侯還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
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於郊弔齊侯弔諸其室　又曰莊
公十一年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
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　禮記曰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
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弔喪弗能賻不問其所
欲　又曰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弔人弔於人是日不樂婦人不越疆而弔人
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焉弔於葬者必執引若從柩及壙皆執紼　又曰子
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朋友喪明則哭之　家語曰
史魚將卒命其子曰吾在朝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不
可以成禮我死汝其置屍牖下靈公弔焉怪而問之其子以父言告公曰寡
人過也命殯於客位進蘧伯玉退彌子瑕孔子曰史魚死而屍諫可謂直乎
事具人部諷諫　莊子曰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太公任弔之曰幾死乎曰然子
惡死乎曰然任曰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飾智以驚愚修身以明
行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　又曰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方箕踞鼓
盆而歌　淮南子曰北塞上之人有善道者其馬無故亡入胡中人皆弔之其
父曰此何詎不乃爲福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其父曰此何詎
不乃爲禍家富馬良其子好騎墮而折髀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詎不乃爲
福居一年胡夷大出丁壯者皆控弦而戰塞上之人死者十九此獨跛足故子
父相保　事具馬部　說苑曰孫叔敖爲楚令尹一國吏民皆賀有一老父衣麤衣冠白冠後
弔曰身貴而驕人者民去之位高擅權者君惡之祿厚而不知止者患處

之孫叔敖再拜曰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高而身益卑意益大而心
益小祿已厚而慎不敢取　言君謹守此三者足以治楚　漢書曰龔勝死
有老父來弔其哭甚哀既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生
竟夭天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出莫知其誰　虞翻別傳曰翻放弃南
方自恨疏斥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爲弔客天下一人知己
者足以不恨以典籍自慰　摯虞決疑要注曰禮臣喪其父母則赴於
君君弔之　漢太傅胡廣喪母天子使謁者以中牢弔祭具送葬
魏司空陳羣喪母使者弔祭如故事又使黃門侍郎杜恕奉詔慰問
又曰國家同姓王公妃主發哀於東堂凡使者監哀弔祭同姓者素冠幘
白練深衣器用皆素弔祭異姓者服色器用不變也　又曰古者素冠錫衰
爲弔服今以白帢深衣爲服深衣即單衣也錫細麻疏也　【史記】司馬相如
弔秦二世賦曰登陂阤之長阪兮坌入曾宮之嵯峨臨曲江之隑州兮望南山之參差
巖巖深山之谾谾兮通谷谽乎谺谺汩淢靸以永逝兮注平皋之廣衍
觀衆樹之蓊薆兮覽竹林之榛榛東馳土山兮北揭石瀨弭節容與兮歷弔二
世持身不謹兮亡國失勢信讒不寤兮宗廟滅絕嗚呼操行之不得兮墳墓蕪
穢而不修兮魂亡歸而不食　【晉】傅咸弔秦始皇賦曰余治獄至長安
觀正阿房而弔始皇曰傷秦政之爲暴弃仁義以自亡損經典以弔
始皇有亟失統命不于常六國既平奄有萬方政虐刑酷如火之揚致
周章之百萬敗發擁於項王疲撓民乎宮基甚癸辛於夏商未旋踵
而爲墟也處乎廟堂國既顚而莫扶孰阽危之爲強　【文選】賈誼
弔屈原文曰鸞鳥伏竄鴟梟翱翔謂隨夷溷兮跖蹻爲廉莫邪
爲鈍兮鉛刀爲銛騰駕罷牛驂蹇驢驥垂兩耳服鹽車所貴聖人之
神德遠濁世而自藏使騏驥可係而羈豈云異夫犬羊　【後漢】蔡邕弔
屈原文曰鵠鵾軒翥鶉鷃爲鳳啓翮喙碎琬琰寶其瓴甋皇車奔而失轄
執轡忽而不顧卒壞覆而不振顧抱石其何補　【晉】潘岳弔孟嘗君文
曰人間貴賤士庶無貞偽延入如歸望賓若企出握秦機入專齊政右朗
而左執強左顧而田嬰且以造化爲大天地爲舟樂則齊喜哀則同憂豈
區區之國而大邦是謀瑣瑣之身而名利是求畏首畏尾東奔而四志

撓於末偶命懸於狐老 晉陸機弔魏武帝文曰夫以迴天倒日之方而不能振形骸之內濟世夷難之智而受困魏闕之下格乎上下者藏於區區之木光于四表者翳乎蕞爾之土雄心摧於弱情壯圖終於哀志長筭屈於短日遠迹頓於促路持姬女而指季豹以示四子曰以累汝因泣下傷哉曩以天下自任今以愛子託人 又曰吾婕妤妓人皆著銅爵臺上施六尺牀下繐帳朝晡設脯糒之屬月朝十五日輒向帳作伎汝等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又云餘香可與諸夫人諸舍中無為學作履組賣也吾歷官所得綬皆著藏中吾餘衣裘可別為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威先天而蓋世力盪海而拔山厄奚險而弗濟敵何強而不殘違率土以靖寐戢彌天之一棺惜內顧之纏綿恨末命之微詳紆廣念於履組塵清慮於餘香結遺情之婉孌何命促而意長宣備物於虛器發哀音於舊倡矯戚容以赴節掩零淚而薦觴徽清絃而獨奏進脯糒而誰嘗悼繐帳之冥漠怨西陵之茫茫登爵臺而群悲眝美目其何望睹見遺籍以慷慨獻茲文而悽傷 又弔蔡邕文曰彼洪川之方割豈一簣之所堙蔽星父之惠訓切以篤志而後毀諒知道之已妙篤信道之未學忽寧耳之保已劾長叔之逞天畏陰何之逝日忘朝路之短年 晉庾闡弔賈生文曰飛榮洛汭擢穎山東質清浮磬聲若孤桐琅琅其璞巖巖其峯信道居正天下為公方駕逸步不以曲路期通是以張高弦悲聲激柱溶清唱未和而桑濮代作昔皐陶甚虞尚歸呂德協以符乃應帝王爰五相桓漢登嘉爾張草廬三顧良君蘭芳奈何摧景飈風獨拔感明從悲心失存亡指道來斯通世往斯否吾哀其生未見其死敢不敬弔寄之淥水 宋袁淑弔古文曰賈誼發憤於湘江長沙愁思於園邑彥眞因文以悲出伯喈衒史而求入文與跡誕以殊途祖精含而偽變夫豈不同心之資無若識之淺士以代能見斥女以驕色貽遣以往古為鏡鑒以未來為鐵艾書余言於子紳亦何勞乎著蔡

冢墓

禮記曰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 又曰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吾誰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其智不足稱也其歸乎文子曰其仁不足稱也我則隨武子乎利君不忘其身謀身不遺其友 越絕書曰闔廬冢在呉昌門外銅槨三重墳池六尺玉鳧之流扁諸之劍三千干將魚腸之劍在焉十萬人築治之 史記曰樗里子卒葬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在其西武庫正當其墓 漢書曰原涉自以先人墳墓儉約非孝也乃大治起冢舍周閣重門初武帝時京兆曹氏葬茂陵民謂其道為京兆阡涉慕之乃買地開道立表署曰南陽阡人不肯從謂之原氏阡 楊雄家諜曰子雲以天鳳五年卒葬安陵阪上所厚沛郡桓君山平陵如子禮弟子鉅鹿侯芭共為治喪諸公遣世子朝臣郎吏行事者會送桓君山為斂時起祠塋侯芭負土作墳號曰玄冢 博物志曰漢滕公夏侯嬰死公卿送葬至東都門外馬不行跑地悲鳴得石槨有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乃葬之 范曄後漢書曰楊震為樊豐等所譖飲酖卒先葬十餘日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俯仰悲鳴淚下霑地葬畢乃飛去於是立石鳥象於其墓所 梁州記曰武侯壘東南有定軍山入山十餘里有諸葛武侯墓鍾會征蜀至漢川祭亮之廟令軍士不得於墓芻牧樵採今松柏碑銘儼然 盛弘之荊州記曰冠軍縣東有魏征南軍司張詹墓刻其碑背曰白楸之棺易朽之裳銅鐵不入瓦器不藏嗟矣後人幸勿我傷至元嘉六年民飢始被發金銀朱漆之器雕刻爛然 荊州記曰酈縣北三十里有一墓甚崇偉前有石樓高一丈五尺上作石鳳將九子相傳云是姚家墓不詳其人 異苑曰魏武北征踰頓升嶺眺望見一崗不生百草王粲曰必是古冢此人在世服生礜石死而石生熱蒸出外故卉草燋滅即令鑿看果得墓有礜石滿塋 皇覽曰蒼頡冢在馮翊衙縣利陽亭南道旁墳高六尺學書者皆祭之不絕 蚩尤冢在東郡壽張縣闞鄉城中高七丈民常十月祀之有赤氣出如一匹絳民為蚩尤旗 伍輯之從征記曰孔叢云夫子墓方二里諸弟子各以四方木來植之今盤根猶存 魏武令曰故北中郎將盧植名著海內學為儒宗士之楷模國之楨幹也今丞遣丞相掾除其墳墓存其子孫并致薄醊以彰厥德 魏志曰陳思王

蕪遺葬初植登魚山臨東河喟然有終焉之心遂營爲墓 吳志曰
顧邵起家爲豫章太守下車祀先賢徐孺子墓優待其後 又曰
漢末關中亂有發前漢時宮人冢者猶活旣出復如舊郭后愛念之
常置左右問當時宮內事了了有次第 王隱晉書曰太康元年
汲縣民盜發魏安釐王冢得竹書皆漆字古書有易卦似連山歸藏
文有春秋似左傳 搜神記曰宋大夫韓馮取妻而美康王奪之馮
馮自殺妻乃陰腐其衣王與登臺遂自投臺下左右攬之衣不中手
遺書於帶曰王利其生妾利其死願以尸骨賜馮而合葬乎王怒弗聽
使里人埋之冢相望也宿昔有文梓木生於二冢之端旬日而大合抱屈體
相就根交於下又有鴛鴦雌雄各一恒棲樹上交頸悲鳴宋人哀
之遂號其木曰相思樹 從征記曰劉表冢在高平郡表之子琮擣
四方珍香數十斛著棺中蘇合消疾之香莫不畢備永嘉中郡人
發其墓表白如生香聞數十里 世說曰戴公見林法師墓曰德音
未遠而拱木已積冀神理綿綿不與氣運俱盡耳 戴延之西征記
曰金鄉焦氏山北數里有漢司隸校尉曾峻冢前有石祠堂中四壁皆
青石隱起自書契以來忠臣孝子孔子七十二人形象皆刻石記之
【詩】古墟墓詩曰去者日已疏生者日已親出郭門直視但見丘與墳
古墓犂爲田松柏摧爲薪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思還故里閭欲
歸道無因 【宋】孝武拜衡陽文王義季墓詩曰昧旦馬行軾凝露
及山庭披步矜衰蹈舉目增淒淚悄軫路滅歸軫倫闕負重扃深松朝
已霧幽燧晏未明長楊敷晩素宿草披新青哀往起沉泉追愛慟
中情竹帛還年遠世範隨伏傾 【宋】謝靈運經廬陵王墓詩曰晩日
發雲陽落日次朱方含凄泛廣川灑淚眺連岡眷言懷君子沉痛
切衷腸道消結憤懣運開申悲涼神期恒若存德音初不忘徂謝
易永久松柏森已行一隨往化滅安用空名揚舉聲泣已歷長歎不
成章 【齊】隨郡王蕭子隆經劉瓛墓下詩曰外堂子不謬問道
余未窮如何辭白日千載隔聞音一通山門已一絕長夜緬難終刊松切
暮鳥哲楊摧晩風 【齊】竟陵王蕭子良同隨王經劉先生墓詩曰

儒陵掩館蕪留珍休風生五都聞聲論空三河文義絕興禮遺前
英談玄論往哲柏井忽以平煙雲苦從容爾數年山悲哉悼驚川
逝 【梁】沈約經劉瓛墓詩曰夫子閻鈐逸軌式墓禮貞魂化途終眇
默神理驗猶存塵經未輟悅萬衞已委門華陰無處布楚席有虛
樽 【梁】何遜行經孫氏陵詩曰本龍忽東翥鳥吉羊乃西歸揭來易永
久年代殺微微苔石疑文字封題夫是非山腹鳥空暗響龍月自秋晦
鐵海終無浪金鳧會不飛闕門秋今如此望望淚沾衣 【陳】陰鏗行經古
墓詩曰霞松將古墓年代理當深表柱應堪燭碑書欲有金迴墳由
路毀荒隧受田侵霏霏野霧合昏昏壟日沉縣劍今何在風揚空
自吟 【賦】【後漢】張衡冢賦曰以獨隧治以滿瀆曲折相連迤靡相屬弁
非將將崇棟廣宇在冬不涼在夏不暑祭祝是居神明是處 【晉】陸
機感丘賦曰泛輕舟於西川背京室而電飛遵伊洛之坻渚沿黃河之曲湄
覩墟墓於山梁託崇丘以自綏見兆域之藹藹羅魁封之壘壘於是徘徊落
遲弭節而千佇聊留心而慨然翫遺塋之纍纍于終古以遠念窮萬緒乎其端伊人
生之寄世猶水草乎山河應甄陶以歲改順通川而日過兩乃申舟人
以遂往櫂大川而有悲傷年命之條忽怨天步之不幾雖履信而思順
曾何足以保茲昔天壤其弗免寧吾人之所辭觀壹丘之說遂指歲暮
而爲期 【晉】傅咸登芒賦曰左光祿大夫齊北侯荀公前喪元妃及失
令子葬于西芒有以感懷而作斯賦何天道之難恍信脩命之靡常匪
彼生之不原亦夫人之多殃惟僕北之初載夙協夏而逢羅與瓜瓞之綿綿
飛英聲以風馳庶家道之克昌永保祚於無斯惱無妄之爲災怨上皇之
有違在德門之方隆乃降厲於元妃蘭房闃其無主衆孤焭而莫依孔
嫗川以永歎趙有感於九原臨見登芒之家賦詠聖賢之同情 【表】【晉】張七
太請錄武諸孫罪其守冢人表曰成湯革夏而封杞武王入殷而建宋西戎
有卽叙之民京邑開吳蜀之郎興滅存亡乎萬國繼絕接于百世春秋閏
木自榮落根鶴恤功愛子及室家有義勇之墓世傳扶危之業進爲
御漢之臣退爲開吳之主而蒸嘗無祀於三業園陵殘於薪採 【教】【宋】傅
亮修復前漢諸陵教曰夫信陵之墳猶守衛無窮展季之壟樵蘇有

刑彼江夫懷道列國陪隸猶見𡨋異世取貴鄭邦漢高撥亂反正大造區宇道拯橫流功高百代盛德之烈義在不泯　又修楚元王墓教曰夫褒賢崇德千祀彌光尊本敬始義高自遠楚元王積仁基德啓藩斯境本枝荷祚隆彼四方遺芳餘烈奄曰乎百世而丘封翳然墳壁莫剪羽感遠在彼慨焉永懷況瓜瓞攸興開元自本可謂篤復近墓五家長給灑掃

【文】【宋】謝惠連祭古冢文曰東府掘壍一丈得古冢上無封域明器之屬材瓦銅漆有數十種異形不可盡識刻木爲人長三尺許初開見悉爲人形以物撥撥之應手灰滅水中有甘蔗節及李核瓜瓣皆浮出不甚爛壞世代不可知也既不知其名字故假號曰冥漠君云爾輀靈已毀除車既撥蔗傳餘節瓜表遺犀十仞斯建百堵斯齊墉不可轉塹不可回黃腸既毀便房已頹循題興念撫櫬增哀

【又】任孝恭祭雜墳文曰惟爾寘然往代求圓石而無名邈是殷年訃方墫而不記封樹緬矣殆誰別羽商之家墳壟傾頹終迷庚癸之同近創此伽藍寔頂泥九命役碩人置茲屯邑不謂綸還所用遂毀牛亭之基鍬鍤所侵爰傷馬鬣之封重使翠幕臨風佳城見日昔靈沮止智胥周王改以象冠廣武橫尸漢主加其轉櫝敕勒彼山虞爰復頹隍於舊趾命茲匠者修及壤於故林還蟠結之文依似坊之勢方幸得宜陽大道無變無移京兆長阡勿迴勿徙庶幽魂遊止識昔徑而不疑空車往還驗舊轍而猶在

藝文類聚卷第四十

藝文類聚卷第四十一　樂部一

論樂

說文曰樂五聲八音惣　也　易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上帝　禮記曰天子作樂以賞諸侯　又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　又曰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　又曰大樂必易大禮必簡鍾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　孝經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　樂緯曰黃帝樂曰咸池帝嚳曰六英顓頊曰五莖堯曰大章舜曰簫韶禹曰護周曰酌是以清和上升天下樂其風俗鳳皇來儀百獸率舞神龍升降靈龜晏寧　尚書曰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周官曰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祇再變而致蠃物及山林之祇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祇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祇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九德之歌九韶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　又曰鍾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　穆天子傳曰天子西征至于玄池之上乃奏廣樂三日而終是曰樂池　論語曰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　楚辭曰陳鍾按鼓造新歌涉江采菱發陽阿二八齊容起鄭舞衽若交竿撫案下竽瑟狂會搷鳴鼓宮庭震驚發激楚　又代秦鄭衛鳴竽張伏戲駕辯楚勞商　韓子曰昔衛靈公之晉於濮水之上宿夜聞有新聲者召師涓撫琴寫之公遂之晉晉平公觴之盛公乃召師涓坐師曠之傍援琴鼓之未終師曠曰不如清徵乎公曰願試聽之師曠援琴一奏有玄鶴二八來集再奏而列三奏而延頸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師曠曰不如清角師曠一奏之有雲從西北方來再奏之大風至大雨隨之裂帷幕破俎豆墮廊瓦　史記曰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

居二百米簡子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于鈞天廣樂九
奏萬舞　鹽鐵論曰貴人之家中山素女撫流徵於堂與鳴鼓巴俞
交作堂下　漢武故事曰未央庭中設角抵戲享外國三百里內觀角抵
者使角力相觸也其雲雨雷電無異於真畫地為川聚石成山倏忽
變化無所不為　漢官典職曰正旦天子行陽德殿作九賓樂舍利從東
來戲於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魚跳躍嗽水作霧化成黃龍高八丈
出水戲於庭以兩大絲繫兩頭中間相去數丈兩倡女對舞行於繩
上道逢切肩不傾又蹋局屈身藏形於斗中鐘磬並唱樂畢作魚龍
曼延黃門吹三匝　淮南子曰奏雅樂者始於陽阿採菱　五經通
義曰舞四夷之樂明德澤廣被四表也東夷之樂曰株離南夷之樂曰
任西夷之樂曰禁北夷之樂曰昧　又曰受命而王者六樂焉以太一樂天以
咸池樂地以肆夏樂人以大夏樂四時以大濩樂五行神明以大武樂六律各象
其性分而為之制以樂其先祖　又曰王者之樂有先後者各尚其德也以文
得之先文樂持天綱持羽而舞以武得之先武樂持朱干玉戚而舞　五經
要義曰周禮鐘磬皆編懸之二八十六而在一簴謂之堵鐘磬一堵謂之肆春
秋傳曰歌鐘二肆此之謂也　又曰凡樂音有八鼓謂之革鍾謂之金磬謂之
石琴瑟謂之絲管籥謂之竹塤謂之土柷敔謂之木笙謂之匏是謂八音
袁准招公子曰燕倡趙舞齊商歌五色紛華曳纖羅　摯虞決疑曰
漢末喪亂絕無金石之樂魏武帝至漢中得杜夔識舊法始復設軒懸
鐘磬至于今用之　**樂府古詩**　飲馬長城窟行曰青青河畔草綿綿思
遠道遠道不可思宿昔夢見之夢見在我旁忽覺在他鄉他鄉各異縣
展轉不相見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入門各自媚誰肯相與言客從遠方
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長跪讀素書書中竟何如
上有加餐飯下有長相思　魏文帝飲馬長城窟行曰浮舟橫大江討
彼犯荊虜武將齊貫鉀征人伐金鼓長戟十万隊幽冀百石弩發機若
雷電一發連四五　晉傅玄飲馬長城窟行曰青青河邊草悠悠万
里道草生在春時遠道還有期春至草不生期盡歎無聲感物懷思
心夢想發中情夢君如鴛鴦比翼雲間翔既覺寂無見曠若參與商

晉陸機飲馬長城窟行曰驅馬陟陰山山高馬不前往問陰山候勁虜往
燕然末德爭先鳴凶德無兩全師克薄賞行軍沒微軀捐將軍甘陳
迹收功單于旃　梁沈約飲馬長城窟行曰介馬渡龍堆塗縈馬屢
迴前訪昌海驛雜種寇輪臺旌幕卷煙雨徒御犯冰埃　晉陸機董桃
行六言曰和風習習薄林柔條布葉垂陰鳴鳩拂羽相尋倉鶊喈喈弄
音感時悼逝傷心　又長安有狹斜行曰伊洛有岐路岐路交朱輪輕
蓋承華景騰步躡飛塵鳴玉豈樸儒憑軾皆俊民烈心厲勁秋麗
服鮮芳春余本倦遊客豪彥多舊親傾蓋承芳訊欲鳴當及晨　宋
謝惠連長安有狹斜行曰紀郢有通逵通逵並軒車奔奔彤輪馳軒
蓋若雲浮擁策之五尹振纓從二閭俠翊輔前軾鳴佩專後輿　梁沈約長
安有狹斜行曰青槐金陵陌丹轂貴游士方驂万乘臣炫服千金子咸陽
不足稱臨淄孰能擬　梁庾肩吾長安有狹斜詩曰長安有曲陌曲
陌不容幰路逢雙綺襦問君居近遠我居臨御溝可識不難求長子
登麟閣次子待龍樓少子無高位聊從嚴駕遊大婦襞雲裘中婦卷
羅帷少婦多妖豔當由鉤軫石榴天若且安坐歡娛方未周　宋鮑照
結客少年場行曰驄馬金絡頭錦帶佩吳鉤失意杯酒間白刃起相
讎追兵一旦至負劍遠行遊去鄉三十載復得還舊丘升高臨四關表
裏望皇州九衢平若水雙闕似雲浮扶宮羅將相夾道列王侯日中市
朝滿車馬如川流擊鐘陳鼎食方駕自相求今我獨何為坎壈懷百憂
梁劉孝威結客少年場行曰少年本六郡遨遊遍五都插腰銅匕首
障日錦屠蘇鷹羽裝銀鏑犀膠飾象弧近發連雙兔高彎落九烏
邊城多警急節使滿郊衢居延箭服盡疏勒井泉枯千金募惡少一
麾擒骨都勇餘聊戲劇戰罷戲投壺昔為北邊將今成南面孤邦君
行負弩縣令且前驅　宋鮑照出自薊北門行曰羽檄起邊亭烽火入咸
陽徵騎屯廣武分兵救朔方嚴秋筋竿勁虜陣精且強天子按劍怒使
者遙相望雁行緣石徑魚貫度飛梁簫鼓流漢思旌甲被胡霜疾衝
塞起沙礫自飄揚馬毛縮如蝟角弓不可張時危見臣節世亂識忠良投
軀報明主身死為國殤　周庾信出自薊北門行曰薊門還北望役

盡傷情絶寒蘆葉脆弓凍紵絃鳴梅林能止渴複姓可防兵燕山猶有石
須勒幾人名 【陳】徐陵出自薊北門行曰薊北聊長望黄昏心獨愁燕山對
古刹代郡倚城樓屢戰橋恒斷長水塹不流天雲如地陣漢月帶胡秋
漬土泥山谷楼繩縛涼州生平燕頷相會自得封侯 【宋】鮑照苦熱行曰赤
阪横西阻火山赫南威身熱頭且痛鳥墜魂來歸湯泉發雲潭焦煙起
石折丹蛇踰百尺玄蜂盈十圍含沙射流影吹蠱病行暉戈船榮既薄伏
波賞亦微君輕君尚惜士重安可希 又白頭吟曰直如朱絲繩淸如玉
壺氷何慙宿昔意猜恨坐相仍人情賤恩舊世議逐衰興毫髮一爲瑕
丘山不可勝鳧鵠遠成美薪芻前見陵申黜褒女進班去趙姬升古來共
如此非君獨撫膺 【梁】文帝釣竿行曰東越河濟水遥望大海涯釣竿何
珊珊魚尾何簁簁行路之好者芳餌欲何爲 【梁】沈約釣竿行曰桂舟既容
與綠浦復廻紆輕絲動弱芰微楫起單鳧扣舷忘日暮卒歲以爲娛
【梁】戴暠釣竿篇曰試持玄渚釣暫羅地湯獵罼羽飾長綸蓮花裝小
艓竿利斷簞峰況擧牽菱葉聊載前魚蓮過看後舟安 【梁】劉孝
威釣竿篇曰釣舟畫采鷁魚子服氷紈金轄茱萸網銀鉤翡翠竿斂撓
隨水脉急槳渡沙湍湍長自不辭前浦有佳期莫道交悼影合浦溪魚出
遲 【魏】陳王曹植太山梁甫行曰八方各異氣千里殊風雨劇哉邊海民寄
身於草野妻子象禽獸行止依林阻柴門何蕭條狐兎翔我宇 【梁】沈約
梁甫吟行曰龍駕有馳策日御無停陰星光稍晻昧秋漢已沉沉哀歌步
梁甫歎絶有遺吟 【魏】陳王曹植擢章行曰窮達難豫圖禍福信亦
然虞舜不逢堯耕耘處中田太公未遭文漁釣經渭川不見魯孔丘窮困
陳蔡間周公下白屋天下稱其賢 又曰鷙鳥自用親不若比翼連他人
雖同盟骨肉天性然周公穆康叔管蔡則流言子臧讓千乘季札慕其
賢 【晉】傅玄豫章行曰苦相身爲女卑陋難再陳男兒當門戶墮地自
生神雄心志四海萬里望風塵女育無欣愛不爲家所珍玉顏隨年變丈夫
多好新昔爲形與影今爲胡與秦 【晉】陸機豫章行曰汎舟淸川渚遥
望南山陰川陸殊途軌懿親將遠尋三荊歡同株四鳥悲異林樂會良
自古悼別豈獨今 【宋】謝靈運豫章行曰短生旅長世恒覺白日欹覽

鈴靴頳客華顏豈久駐苟無迴戈術坐觀落崦嵫 【梁】沈約豫章行曰
燕陸平而遠易河淸且駛一見歷波阻臨途引征思雙劒受匣同孤鸞悲
影異往歡陵壯心來感滿衰志 【魏】陳王曹植薤露行曰天地無窮極陰
陽轉相因人居一世間忽若風吹塵願得展功勤輸力於明君懷此王佐才慷
慨獨不羣鱗介尊神龍走獸宗騏驎蟲獸豈知德何況於士人孔氏刪
詩書王業粲已分騁我徑寸翰流藻垂華芬 【魏】文帝秋胡行曰堯任
舜禹當復何爲百獸率舞鳳皇來儀得人則安失人則危唯賢知賢人
不易知歌以詠言誠不易移鳴條之役萬擧必全明德通靈降福自天
又曰朝與佳人期日夕殊不來嘉肴不嘗旨酒停杯寄言飛鳥告余不能
俯折蘭英仰結桂枝佳人不在結之何爲從爾何所之乃在大海隅靈若道
言貽爾明珠企予望之步立躑躅佳人不來何得何須 又曰汎汎綠池中
有浮萍寄身流波隨風靡傾芙蓉含芳菡萏垂榮朝采其實夕佩
其英采之誰遺所思在庭雙魚比目鴛鴦交頸有美一人婉如淸陽知音
識曲善爲樂方 又丹霞蔽日行曰丹霞蔽日采虹垂天谷水潺潺木落
翩翩孤禽失羣悲鳴雲間月盈則沖華不再繁古來有之嗟我何言
【魏】陳王曹植曰紂爲昏亂殘忠虐正周室何隆一門三聖牧野致功天亦
革命漢祖之興階秦之衰雖有南面王道陵夷炎光再幽忽滅無遺
【晉】傅玄秋胡行曰秋胡子娶婦三日會行仕宦既享顯爵保茲德音以
祿頤親歸此黄金覩一好婦採桑路傍遂下黄金誘以逢卿玉磨逾潔
蘭動彌馨源流潔淸水無濁波奈何秋胡中道懷邪美此節婦高行
嵬嵬哀哉可悶自投長河 【晉】陸機秋胡行曰道雖一致塗有萬端吉凶紛
藹休咎之源人鮮知命命未易觀生亦何惜功名所勤 【宋】謝惠連秋胡行
曰春日遲遲桑何萋萋紅桃含妖綠柳舒荑邂逅粲者遊渚戲蹊
華顏易改良願難諧 又曰係風捕景誠知不得念彼奔波意慮回感
漢女倏忽洛神飄揚空勤交甫徒勞陳王 【魏】陳王曹植蒲生行曰浮
萍寄綠水隨風東西流結髮辭嚴親來爲君子仇恪勤在朝夕中年獲
愆尤棄葉自内芳不若桂與蘭佳人雖成列不若故所歡行雲有返期君恩
儻中還 又妾薄命行曰携玉手喜同車比上雲閣飛除釣臺蹇産

清虛池塘靈沼可娛仰汎龍舟淥波俯擢神草枝柯想彼宓妃洛河退
詠漢女湘娥日既逝矣西藏更會蘭室洞房華燈先置列光皎若日出扶
桑促酒令坐行觴屢舞僊僊體輕解裳頓遺絕纓俗舉金爵翠樊
婉弱不勝珠環 梁簡文帝妾薄命行曰名都多雅質本自恃容姿蕩
子行不至秋胡無定期玉貌歇紅縷長嚬串翠眉乎觸額本絕跟路入乾帷
盧姬嫁日晚非復少年時 梁劉孝威妾薄命行曰去年從越漳今歲沒朝
廷嚴霜封碣石驚沙暗井陘玉齒久落境羅衣長挂屏勿言衣夏隔但
令心契冥不見鄴城劍千秋復同形 又古陌上桑羅敷行曰日出東海隅照我
我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名為羅敷羅敷喜蠶桑採桑城南隅青絲為
籠繫桂枝為籠鉤頭上倭墮髻耳中明月珠緗綺為下裙紫綺為上襦使
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使君遣使往問是誰家姝二十尚未滿十五頗有餘使君
謝羅敷寧可共載不羅敷前置詞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東
方千餘騎夫婿居上頭何用識夫婿白馬從驪駒青絲繫馬尾黃金絡馬頭
腰中鹿盧劍可直千萬餘十五府小吏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專城居
為人潔白皙鬑鬑頗有鬚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趨 晉陸機日出東
南隅行曰扶桑升朝暉照此高臺端步飄耀皎日惠心清且閑美目揚玉
澤蛾眉象翠翰暮春春服成粲粲綺與紈金雀垂藻翹瓊佩結瑤璠方
駕揚清塵濯足洛水瀾悲歌吐清響雅韻播幽蘭赴曲迅驚鴻蹈節如集
鸞俯仰紛阿那顧步咸可歡 宋謝靈運日出東南隅行曰柏梁冠南山
桂宮耀北泉晨風拂幌朝日照閨軒美人卧屏席懷蘭秀瑤璠皎潔秋松
氣淑德春景暄 梁沈約日出東南隅行曰朝日出邯鄲照我叢臺端中有傾
國豔顧影織羅紈延有同正好西仕服秦宮寶劍垂玉貝汗馬飾金鞍紫場
蹀轉雪遊控鶩騰驚羅衣步少解帶玉釵暮垂冠 梁蕭子顯日出東南隅
行曰大明上迢迢陽城射凌雪光照窗中婦絕世同阿嬌遠遠梁家錯冉弱
楚宮腰蠶龍拾芳翠桑陌採柔條路逢車馬客飛蓋動襜軺單衣鼠
毛織寶劍羊頭銷丈夫疲應對御者輟銜鑣女本西家宿君自上宮要漢馬
三萬匹夫婿仕嫖姚十五張內侍十八爾登朝 晉陸機君子有所思行曰命駕
登北山延佇望城郭廛里一何盛街巷紛陝陌甲第崇高闥洞房結阿閣曲池

何湛湛清川帶花薄人生誠行邁容華隨年落善哉膏梁士營生奧且博
無以酒肉資取笑葵與藿 宋鮑照代君子有所思行曰西山登舊臺東下
望雲闕層閣肅天居馳道直如髮繡甍結飛霞琁題納行月陳鐘陪夕宴
歌舞待明發年貌不可留身意會盈歇 齊王融有所思曰如何有所思而無
相見期宿昔易顏色階庭尋履綦高張更何已引滿終自欺欲知憂思苦為
視鏡中絲 齊劉繪有所思行曰別離安可再而我更重之佳人不相見明月空
在帷共衛滿堂酌獨斂向隅眉心中亂如雪寧知有所思 梁東宮吾賦得
有所思行曰佳期竟不歸春物坐芳菲拂匣看離扇開箱見別衣井桐生
未合宮槐卷復稀不及銜泥燕從來相逐飛 梁沈約君子有所思行曰晨
策終南首顧望咸陽川戚里遍甲館負郭崇軒復紫閣重臺疊
仙色姬燃趙奏鄴女陽春絃共矜紅顏日忘白髮年寂寞茂陵宅照耀未央
蟬無以五鼎盛顧嗤三經玄 梁王僧孺有所思行曰夜風吹熠燿朝光照昔邪
幾銷靡並葉空落蕭桃花不堪長織素誰能獨御沙光陰復何極望促
及成縣知君自蕩子奈妾亦倡家 晉陸機東武吟行曰投跡短世間高步長
生閭濯髮冒雲冠洗身被羽衣飢從戎炙食寒就俠女棲 宋鮑照東武
吟行曰主人且勿喧賤子歌一言僕本寒鄉士出身蒙漢恩始隨張校尉召募
到河源後逐李輕車追虜窮塞垣密塗亘萬里寧歲猶七奔將軍既即世
曲亦罕存時事一朝異孤績誰復論少壯辭家去窮老還入門昔如鞲上鷹
今似檻中猿徒結千載恨空負百年怨棄席思君幄疲馬戀君軒願垂晉主
惠不媿田子魂 梁沈約東武吟行曰天德深且曠人世賤而浮東枝栽拂景
西壁已停輝逝衍金門寵去歡玉池讌宵譽永矣俗累從此休 晉陸機順
東西門行曰日出西門望天庭陽谷既虛崦嵫盈過者若斯安得佇道未年暮
及世平置酒高堂宴友生取樂今日盡歡情 宋謝惠連順東西門行曰哀
朝國悶頹力遷化常然焉肯息及壯齒遇世且酣飲歌華堂集親識舒情盡
歡遣悽惻 又卻東西門行曰慷慨發相思惆悵戀音徽四節競闌候六
龍引頹機人生隨時變遷化焉可祈百年難必空慮盈懷之 梁沈約都東
西門行曰驅馬城西阿遙眺想京闕望極煙原盡地遠山河沒咸華委徂歲
年霜相移帶鬢髮 魏文帝上留田行曰居世一何不同上留田富人食稻與粱上

留田貧子食糟與糠貧賤亦何傷上留田祿命懸在蒼天上留田命爾歎
息將欲誰怨上留田　[晉]陸機上留田行曰嗟行人之藹藹駿馬陟原風
馳輕舟汎川雷邁寒往暑來相尋零雪霏霏集宇悲風徘徊入襟歲華
冉冉方除我思纏綿未紓感時悼逝悽如　又齊謳行曰營丘負海曲沃野
爽且平洪川控河濟崇山入高冥東被姑尤側南界聊攝城孟諸吞楚夢百
二侔秦京惟師恢東表桓后定周傾天道有迭代人道無久盈行行將復
去長存非所營　[梁]沈約齊謳行曰東秦稱右地川隰固夷敞曾岑爲蒼
雲濁河流素壤青丘良杳藹　宮信蹟敞王佐改邠命霸功變周綱
[晉]陸機隴西行曰我靜如鏡民動如煙事以形兆應以象懸豈曰無才世鮮
興賢　[宋]謝惠連隴西行曰運有榮枯道有舒屈潛保黃裳顯服朱紱
誰能守靜棄華辭榮窮谷是處考槃是營千金不迴百代傳名厥包
者柚忘憂者萱何爲有用自乖中原實摘柯擯葉殞條頓　[梁]簡文
帝隴西行曰邊秋胡馬肥雲中驚寇入勇氣時無侶輕兵救急之平
不見塵嶂嶮還相及出塞豈成歌經川未遑汲烏孫塗更阻康居路猶
縣月暈抱龍城屠各擁馬邑長安路遠書不還寧知征人獨佇立　[晉]陸
機吳趨行曰楚妃且勿歎齊娥且莫謳四坐並清聽聽我歌吳趨吳趨自有紀
請從閶門起閶門何峨峨飛閣跨通波重欒承游極回軒啓曲阿大伯導仁
風仲雍揚其波穆穆延陵子灼灼光諸華大皇自富春矯手頓世羅邦彥
應運興粲若春林葩屬城咸有士吳邑最爲多　[漢]班婕妤怨歌行曰新
裂齊紈素皎潔如霜雪裁爲合歡扇團團似明月出入君懷袖動搖微
風發常恐秋節至涼風奪炎熱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　[梁]江淹
擬班婕妤詠扇曰紈扇如團月出自機中素畫作秦王女乘鸞向煙霧
愁秋涼至吹我玉階樹君子恩未畢零落委中路　[魏]陳王曹植怨歌行曰
爲君既不易爲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旦佐文武金縢功不
刊推心輔王政二叔反流言待罪居東國泣涕常流連皇靈大動變震雷風
且寒拔樹偃秋稼天威不可干素服開金縢感悟求其端公旦事既顯成王
乃哀歎吾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長今日樂相樂別後莫相忘　[晉]傅玄怨詩曰
昔爲春蠶絲今爲秋女衣丹唇列素齒翠彩發蛾眉玉顏盛有時秀色隨

年衰常恐新間舊變故興細微浮萍本無根非水將何依　[梁]沈約怨
歌行曰時屯寧易犯俗險信難群坎壈元淑賦頓挫敬通文遽論班姬
寵夙窆賈生墳短俗同如此長歎欲何云　[魏]武帝苦寒行曰北上太行山艱
哉何巍巍羊腸坂詰屈車輪爲之摧樹木何蕭瑟北風聲正悲谿谷少人民
雪落何霏霏擔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悲彼東山詩悠悠使我悲　[晉]
陸機苦寒行曰北遊幽朔城涼野多險艱凝冰結重澗積雪被長巒陰雲興
巖側悲風鳴樹端渴飲堅冰漿飢食零露餐劇哉行役人慊慊恒苦寒
[宋]謝靈運苦寒行曰歲歲曾冰合紛紛霰雪落浮陽減清暉寒禽叫悲
壑飢爨煙不興渴汲水枯涸　[魏]文帝善哉行曰有美一人婉如青陽知音
識曲善爲樂方流鄭激楚度宮中商感心動耳綺麗難忘　[魏]陳思王曹
植善哉行曰來日大難口燥唇乾今日相樂皆當喜歡經歷名山芝草翻翻
仙人王喬奉藥一丸自惜袖短內手知寒慚無靈輒以報趙宣月沒參橫北斗
闌干親交在門飢不及餐　[宋]謝惠連善哉行曰涼來溫謝寒往暑却陰灌
陽叢彫華墮蕚歡去易慘悲至難鑠擊節當歌對酒當酌鄙哉愚人戚戚懷瘼善哉達士滔
處樂　[魏]文帝善哉行曰上山采薇薄暮苦飢谿谷多風霜露沾衣高山
有崖林木有枝憂來無方人莫知之今我不樂歲月若馳湯湯川流中有
行舟隨波轉薄有似客遊　[魏]陳思王曹植君子行曰君子防未然不處嫌
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正冠周公下白屋吐哺不及餐一沐三握髮後人稱聖
賢　[晉]陸機君子行曰天道夷且簡人道險而難休咎相乘躡翻覆若波瀾
去疾苦不遠疑似實生患　[梁]簡文帝君子行曰君子懷琬琰不使涅塵
淄從容子雲閣寂寞仲舒帷多謝悠悠子管窺良可悲　[梁]沈約君子行
曰良御惑燕楚妙察亂淄澠傾用漏壞堤隙自危基貲途或長誠讒易
輕持　[梁]戴暠君子行曰袁盎依德昇聞鄭對廉水接戚稱交連樹
名君子敬非唯一天升讒無三正採饑不疑塵正冠退避李寄言遽伯王
無爲嗟獲耻　[魏]文帝猛虎行曰與君媾新歡託配於二儀充列于紫微
升降焉可知何栖孌鳳翼云雨散洪池　[晉]陸機猛虎行曰渴不飲盜
泉水熱不息惡木陰惡木豈無枝志士苦用心整駕肅時命杖策將遠
尋飢食猛虎窟寒棲野雀林　[宋]謝惠連猛虎行曰貧不攻九疑玉倦

不良三危峯九疑有或號三危無安谷美物標貴用志士厲奇邪如何抵
遠役天命宜肅恭伐鼓功夫著振旅何時從 魏陳王曹植平陵東行曰閶
闔開天衢通被我羽衣乘飛龍乘飛龍與仙期東上蓬萊採靈芝靈芝採之
可服食年若王父無終極 又苦思行曰綠蘿緣玉樹光曜粲相暉下有兩
真人舉翅翻高飛我心何踊躍思欲攀雲追鬱鬱西岳顛石室青葱與
天連中有耆年一隱士鬚髮皆皓然策杖從吾遊教我要忘言 魏文帝甄
皇后塘上行曰蒲生我池中其葉何離離傍能行仁義莫若妾自知衆口
鑠黃金使君生別離莫以豪賢故弃捐素所愛莫以魚肉賤弃捐葱與薤莫
以麻枲賤弃捐菅與蒯 晉陸機塘上行曰江蘺生幽渚微芳不足宣被
蒙風雲會移居華池邊天道有遷易人理無常全男雖智愛貌女蒙輕妍
不惜微軀退但懼蒼蠅前願君廣末光照妾薄暮年 宋謝惠連塘上行
曰芳萱秀陵阿菲質不足營幸有忘憂用移根託君庭垂穎臨清池擢
彩仰華甍霑渥雲雨潤葳蕤吐芳馨願君眷傾葉留景惠餘明 梁沈
約塘上行曰澤蘭被荒徑孤芳豈自通幸逢瑤池曠得與金芝叢既美脩
嫮女復見薦華宣夙昔玉霜滿旦暮翠帷空嬋娟易絕華落色難終
所願昭陽景時照長門宮 梁劉孝威塘上行苦辛篇曰蒲生伊何陳曲
中多苦辛黃金坐銷鑠白玉遂淄磷裂衣工毀嫡掩袖切讒新嫉成然易已
受寵難申秦雲猶變色魯日尚迴輪妾歌已嗚咽君心終未親 古相逢
行曰相逢狹路間道隘不容車不知何年少夾轂問君家君家誠易知易復
難忘黃金為君門璧玉為君堂中庭生桂樹華燈何煌煌兄弟兩三人中
子為侍郎五日一來歸道上自生光黃金絡馬頭觀者盈道傍入門一左顧
但見雙鴛鴦鴛鴦大婦織綺羅中婦織流黃小婦無所為挾瑟上高堂丈人且
安坐調絲未遽央 宋謝靈運相逢行曰行行即長道長道息班草邂逅
賞心人與我傾懷抱夷世信難值浮生不可保 梁張率相逢行曰相逢夕
陰街獨趨尚冠里高門既如一甲第復相似憑軾日欲昏何處訪公子公
子之所在所在良易知青樓出上路漸臺臨曲池兄弟兩三人冠佩紛陸離朝
從禁中出車騎並驅馳金鞍馬腦勒聚觀路傍兒大婦刺方領中婦抱嬰兒
小婦尚嬌稚端坐吹參差丈人幸無遽神鳳且來儀 古驅車上東門行曰
驅車上東門遙望北郭墓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下有陳死人杳杳
即長暮潛寐黃泉下千載永不寤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服食求神
仙多為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 晉陸機駕言出北闕行曰驅
馬上東門駕言出北闕躑躅遵山陵長松何鬱鬱丘墓互相承念昔
徂歿子悠悠不可勝人生何所促忽如朝露凝求仙鮮克仙太虛不可凌
梁戴暠驅馬上東門行曰傷禽見弦驚倦客惡離聲離聲斷客情
賓御皆涕零涕零心斷絕將去復還訣一息不相知何況異鄉別遙遙征
駕遠杳杳落日晚居人掩閨卧行子夜中飯食梅常苦酸衣葛常苦寒
絲竹徒滿座憂人不解顏長歌欲自慰彌起長恨端 晉陸機從軍行
曰苦哉遠征人飄飄窮西河南涉五嶺巔北戍長城阿胡馬如雲屯越旂亦
星羅飢食不免胄夕息常負戈苦哉遠征人拊心悲如何 宋顏延之從軍
行曰苦哉遠征人畢力幹時艱秦初略陽越漢世爭陰山羽檄且暮至旌旗
晝夜驚所何含柝響音起候亭烽火悲矣遠征人苦哉私自憐 梁簡文帝
從軍行曰貳師惜善馬樓蘭貪漢財前年出右地今歲討輪臺魚雲望
旗聚龍沙隨陣開冰城朝浴鐵地道夜銜枚將軍號令密天子璽書催
何時反舊里遙見下機來 又曰雲中亭障羽檄驚甘泉烽火通夜明
貳師將軍新築營嫖姚校尉初出征復有山西將絕世愛雄名三門應遁
甲五壘學神兵白雲隨陣色蒼山答鼓聲先平小月陣却滅大宛城善馬還
長道黃金付水衡小婦趙人能鼓瑟侍婢初笄解鄭聲庭前柳絮飛
欲合必應紅粧來起迎 梁蕭子顯從軍行曰左角名王侵漢邊輕薄良
家惡少年踐橫向沮澤疾風取山田黃塵不見景飛蓬恒滿天遂功封渭
野飛寵劫祁連春風春月將進酒天姬舞女亂君前 梁戴暠從軍詩
曰長安夜刺閨胡騎白銅鞮羽書已發隴右召募取關西劒懸三尺鞘劒累
七重犀侯星出柳塞隱晚入榆溪陰山日不暮長城風自凄弓寒折錦鞬
馬凍滑斜蹄登山試下趙憑軾且平齊當今由今上唯見一九泥 晉陸
機悲哉行曰遊客芳春林春芳傷客心和風飛清響鮮雲垂薄陰蕙
草饒淑氣時鳥多好音傷哉遊客士憂思一何深願託歸風響寄言遺
所欲 宋謝靈運悲哉行曰萋萋春草生王孫遊有情差池燕始飛

天衰柳初榮 【梁】沈約悲哉行曰旅遊媚年春年春媚遊人徐光旦垂
彩和露曉凝津時嚶起稚葉蕙心動初蘋一朝阻舊國万里隔良辰
【晉】張華門有車馬客行曰門有車馬客問君何鄉士捷步往相訊果是舊
鄰里語昔有故悲論今無新喜清晨相訪咒日暮不能已詞端竟未究忽
唱分塗始前悲尚未弭後戚方復起 【晉】陸機門有車馬客行曰門有車
馬客駕言發故鄉念君久不歸濡跡涉江湘投袂赴門塗攬衣不及裳借
問邦族間惻愴論存亡天道信崇替人生安得長

藝文類聚卷第四十一

樂府

【魏文帝】短歌行曰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
時可掇憂從中來不可斷絕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山
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陸機】短歌行曰置酒高堂悲歌
臨觴人壽幾何逝如朝霜時無重至華不再陽蘋以春暉蘭以秋芳來
日苦短去日苦長今我不樂蟋蟀在房 【古】長歌行曰青青園中葵朝
露待日晞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輝常恐秋節至焜黃華葉衰百川
東到海何時復西歸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 又曰昭昭清明月煇光
燭我牀憂人不能寐耿耿夜何長微風衝閨闥羅帷自飄颺攬衣
曳長帶屣履下高堂 【魏明帝】長歌行曰靜夜不能寐耳聽眾禽
鳴大城育狐兔高墉多鳥聲中心感時物撫劍下閑庭翔佯於階際景
星一何明 【晉陸機】長歌行曰逝矣經天日悲哉帶地川寸陰無停晷尺波
徒自旋遠期鮮克及盈數固希全 【梁沈約】長歌行曰連連舟壑改微微
市朝變局塗頓遠策留歡恨奔箭春顏既移紅秋林豈停蒨一辭茂
陵道寧思柏梁宴長歲免園情永別金華殿 【魏文帝】煌煌京洛行
曰嗟彼樂生古之雅人智矣燕昭可謂得臣義哉仲連齊之高士北辭千金
東蹈滄海 【宋鮑照】代京洛篇曰鳳臺十二重四戶八綺窗繡桷金蓮花
桂柱玉盤龍珠簾無隔露羅幌不勝風春吹迴白日霜歌落塞鴻但懼秋
塵起盛愛逐衰蓬坐視青苔滿卧對錦筵空琴筑縱橫散舞衣不復
縫 【梁簡文帝】京洛篇曰南遊偃師縣斜上灞陵東迴瞻龍首堞遥望德
陽宮重門遠照耀天閣復穹隆夜輪懸素魄朝光蕩碧空秋霜曉驅鴈
春雨暮成虹曲陽造甲第高安還禁中劉蒼歸作相竇憲出臨戎惟此
兩京盛歡宴遂無窮 【梁戴暠】煌煌京洛篇曰欲知佳麗地爲君陳帝京
由來稱俠窟爭利復爭名鑄銅門外馬刻石水中鯨黑龍過飲渭丹鳳
俯臨城羣公邸第解天子閭萬貢詔幸平陽第騎指伏波營五侯同
拜爵七貴各垂纓揮金留客坐饌玉待鐘鳴獨有文園令偏嗟武騎輕
【魏陳王曹植】名都篇曰名都多妖麗京洛出少年寶劍直千金被服麗

且鮮闘雞長安道走馬長楸間驅馳未能半雙兔過我前左挽因右發一縱
兩禽連餘功未及展仰手接飛鳶歸來宴平樂美酒斗十千 又白馬篇
曰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借問誰家子幽并遊俠兒少小去鄉邑揚名沙漠
垂控絃破左的右發摧月支仰手接飛猱俯身散馬蹄狡捷過猴猿勇剽若豹螭邊城多警急胡虜
數遷移羽檄從北來厲馬登高堤寄身鋒刃端性命安可懷父母且不顧名在壯籍不
得中顧私捐軀赴國難視死忽若歸 宋袁淑效曹子建白馬篇曰劍騎
何翩翩長安五陵間秦地天下樞八方湊才賢荊魏多壯士宛 富少年義分
明於霜信行直如弦僕列良有聞古來共知然 宋鮑照代陳王白馬篇曰白
馬騂角弓鳴邊亟北風要途問邊急雜虜入雲中烽火雲起飛沙
被遠松弄別中國愛要異胡馬功且令塞上兒知我獨為雄 梁沈約白馬篇
曰白馬紫金鞍停鑣過上蘭赤坂途三折龍堆路九盤水生肌裏冻風起骨
中寒唯見恩義重豈覺衣裳單本持驅命答幸遇身得守 陳徐悱
擬白馬篇曰要功非汗馬報效有鋒端日沒塞雲起風悲胡地寒歸報明天
子燕然今復刊 魏文帝燕歌行曰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為霜
羣燕辭歸雁南翔念君遠遊多思腸慊慊思歸戀故鄉何為淹留
寄他方賤妾煢煢守空房憂來思君不敢忘 魏明帝燕歌行曰白日
晼晚忽西傾霜露慘淒塗階庭秋草捲葉摧枝莖翩翩飛蓬常獨征
有似遊子不安寧 晉陸機燕歌行曰四時代序逝不追寒風習習落葉
飛蟋蟀在堂露盈階念君遠遊苦悲君何緬然久不歸 宋謝惠連
燕歌行曰四時推遷迅不停三秋蕭瑟葉辭莖秋蘭非子相被野雁南征念
君客遊羈思盈何為淹留無歸聲貫愛而不見傷心情 梁元帝燕歌
行曰燕趙佳人本自多遼東少婦學春歌黃龍戍北花如錦玄兔城前
月似蛾如何此時別夫婿金羈翠眊往交河還聞入漢去燕營怨妾愁
百恨生漫漫悠悠天未曉遙遙夜夜聽寒更自從異縣同心別偏恨同
時成異節橫波滿臉萬行啼翠眉暫斂千重結並海連天合不開那
堪春日上春臺唯見遠舟如落葉復看遙舸似行杯沙汀夜鶴嘯
羈雌妾心無趣生傷離別嗟漢使音塵斷空傷賤妾燕南垂 周
王褒燕歌行曰初春麗日鶯欲嬌桃花流水沒河橋薔薇花開百重

葉楊柳拂地數千條自從昔別春燕分經年一去不相聞無復漢地關山
月唯有漢北蒯城雲靈國小婦猶年少羽林輕騎數征行遙聞陌頭採桑
曲猶勝胡笳遊地聲胡笳向暮使人徂長望閨中空佇立桃抽羅襪地春花舒
桐生井底寒葉疏試為來看上林雁應有遙寄隴頭書 周庾信燕歌
行曰代北雲氣晝昏昏千里飛蓬無復根寒雁一一度遼水桑葉紛紛
落薊門晉陽山頭無箭竹疏勒城中乏水源屬國征戍久離居陽關音
信絕能歸織錦魯連飛一箭前持寄思歸燕將書度遼本自有將軍寒
風蕭蕭易水生水須妾驚甘泉且烽火君可漁陽多陣雲自從將軍出細柳
蕩子空牀定難守盤龍明鏡餉秦嘉辟惡生香寄韓壽洛陽遊絲
百丈連黃河春水千片穿桃花願得如好馬榆莢新聞似細錢蒲桃一
杯千日醉無事九轉學神仙定取金丹作幾服能令華表得千年 魏文
帝月重輪行曰三辰垂光照臨四海煥哉何煌煌悠悠與天地久長愚見目
前聖觀萬年明闇相絕何可勝言 魏明帝月重輪行曰天地無窮人命有
終立功揚名行之在躬聖賢度量得為道中 梁武帝月重輪篇曰皇
基鑄明聖副德表重輪輪重非是暈桂滿自相春海珠全更滅階莫轉
且新娥好登圓扇曹王比絡神此堂豈盈手西園偏照人 魏陳王曹植
飛龍篇曰晨遊太山雲霧窈窕忽逢二童顏色鮮好乘彼白鹿手翳芝
草西登玉堂金樓複道授我此藥神皇可造壽同金石永世難老 又吁嗟
篇曰吁嗟此轉蓬居世何獨然長去本根逝宿昔無休閒願為中林草秋
隨野火燔 又鰕䱇篇曰鰕䱇遊潢潦不知江海流燕雀戲藩柴安識鴻
鵠遊世士此誠明大德故無儔 又種葛篇曰種葛南山下葛蔓自成陰
與君初定婚結髮恩義深行年將晚暮佳人懷異心恩紀曠不接我情遂
抑沈 又驅車篇曰神哉彼太山五岳顯其名隆高貫雲霓嵯峨出太清
周流二六候間置十二亭上有涌醴泉玉石揚華英東北望吳野西眺觀
日精王者以歸天效厥元功成 又當欲遊南山篇曰東海廣且深由卑下百
川五岳雖高大不逆垢與塵嘉善而矜愚大聖亦同然仁者各壽考八
坐咸萬年 又仙人篇曰仙人攬六箸對博太山隅湘娥拊琴瑟秦女吹笙竽
玉樽盈桂酒河伯獻神魚過鷰過紫微與帝合靈符閶闔正嵯峨雙

關甫丈餘 又升天行曰乘蹻追術士遠之蓬萊山靈液飛素波蘭桂
上參天玄豹遊其下翔鵾戲其巔乘風忽登舉彷彿見衆仙 又扶桑之
所出乃在朝陽谿中心陵蒼昊布葉蓋天壖日出登東幹既夕沒西枝願得
紆陽轡迴日使東馳 [宋]鮑照升天行曰倦見物興衰驟覩俗屯平窮途悔
短計晚志重長生從師入遠岳結友事仙靈風食委松宿雲臥恣天行暫
遊越萬里近別數千齡 [晉]傅玄歷九秋篇曰歷九秋兮三春遣賔客兮
賔顧名君心所親乃命妙妓才人窮八音兮與倫微披素齒丹脣逸響飛
薄梁塵精爽眇眇入神蒼與參兮夏零蘭桂踐霜逾馥香姿結音肖
何不要君心中傾 又車遥遥篇曰車遥遥兮馬洋洋追思君兮不可忘君安遊
兮西入秦願爲影兮隨君身 [梁]簡文帝度關山行曰關山遠可度遠度復
難思直指避歸道都護勿前期力農爭地利轉戰逐天時材官蹶張皆
命中弘農越騎盡搴旗寒夾旗遠不息卧虜何窮極狼居一封難再覩
關氏永去無容色鐵氣且横行朱旗亂日精先居尤禄塞却破夫人城凱還
歸甘泉里非是衒功名 [陳]戴暠度關山篇曰昔聽隴頭吟平居已流涕今
上關山望長安樹如薺千里非鄉邑百姓爲兄弟武帝初承平東伐復西
征催令兩校出倚望三邊平丈夫意氣本自然來時辭第已聞天但令
此心與命在不持烽火照甘泉 [周]王褒關山篇曰從軍出隴坂驅馬度關山
關山恒掩藹高峯白雲外遥望秦川水千里長如帶好勇自秦中意氣多
豪雄少年便習戰十四已從戎遼水深難渡榆關斷未通 [晉]陸機太山
吟曰太山一何高迢迢造天庭峻極周已遠曾雲鬱冥冥梁甫亦有館蒿
里亦有亭幽塗延萬鬼神房集百靈長吟太山側慷慨激楚聲 [宋]謝
靈運吳會行曰六引緩清唱三調佇繁音列坐竟寂寂咸共聆會吟會吟
自有初請從文命敷敷績壺冀始刋木至江汜句踐善廢興越王識行止
范蠡出江湖梅福入城市 [晉]傅玄豔歌行曰蛾眉分翠羽明月發清陽丹
脣皓齒秀色若珪璋容華既以豔志節擬秋霜 [梁]簡文帝豔歌行曰
雲楣桂成户飛棟杏爲梁斜窓通蕊氣細隙引塵光裁衣魏后尺汲水淮南
牀青驪暮已返隨使羅襦香 [晉]陸機前緩聲歌行曰遊仙聚靈族高
會曾城阿長風萬里舉慶雲鬱嵯峨宓妃興洛浦王韓起太華北徵瑤臺女南要湘川娥肅肅
霄駕動翩翩翠蓋羅太容揮高絃洪涯發清歌獻酬既已終輕舉乘
紫霞 [宋]謝靈運緩歌行曰飛客結靈友凌空萃丹丘習習和風起采采
形雲浮娥皇發湘浦宵明出河洲宛宛連螭轡裔裔振龍旒 [晉]陸機
櫂歌行曰遲遲暮春日天氣柔且嘉元吉降初巳濯穢遊黃河龍舟浮
鷁首羽旗垂藻葩乘風宣飛景逍遙戲中波名謳激清唱榜人縱櫂歌投
綸沉洪川飛繳入紫霞 [梁]簡文帝櫂歌行曰妾家住湘川菱歌本自便
風生解刺浪水深能捉船葉亂由牽荇絲飄爲折蓮濺妝疑薄汗霑衣
似故湔浣紗流暫濁汰錦色還鮮參同趙飛燕借問李延年從來入絃
管誰在櫂歌前 [宋]鮑照放歌行曰蓼蟲避葵菫習苦良可哀小人自
齷齪安知曠士懷雞鳴洛城裏禁門平旦開冠蓋縱橫至車騎四方來夷
世不可逢賢君信愛才一言分珪爵片善辭草萊豈伊白璧賜將起黃金
臺今君有何疾臨路獨遲迴 [梁]何遜輕薄篇曰長安美少年重身輕萬
億柘彈隨珠丸白馬黃金飾相期百戲傍去來三市側象牀沓繡被玉盤
傳綺食倡女掩扇歌小婦開簾織相看獨隱笑見人還斂色 [梁]戴暠
遠期篇遠期終不歸節華坐將變誰將久離別他鄉且異縣浮雲
蔽重山相望不可見 [梁]庾成師遠期篇曰憶別春花飛已見秋葉稀
淚粉羞明鏡愁帶減寬衣得書言未反夢見道應歸坐使紅顏歇
獨掩青門扉 [梁]簡文帝蜀道難曲曰巫山七百里巴水三迴曲笛聲下
復高猿啼斷還續 [梁]劉孝威蜀道難篇曰玉壘高無極銅梁不可
攀雙流逆巇道九坂涉陽關鄧侯束馬去王生斂轡還嚴山金碧有光
輝遷亭車馬正輕肥彌思王褒擁節去復憶相如乘傳歸君平子雲寂
不嗣江漢英靈已信稀 又行行遊獵篇曰晨興講射所上林娛獵場傾飛
只罥繳材官命蹶張高罝掩月兔勁矢射天狼蹄地不遑息排虛豈
及翔 又怨歸篇曰胡地憑良馬懷驕負漢恩甘泉烽火入回中宮室燔
錦車勞遠駕繡衣疲屢奔櫪下嚴雙駿腰邊垂兩鞬東嶂無期
限歸思安可言 又公莫渡河篇曰請公莫渡河河廣風威厲檣傾落
金烏舟傾沒犀枻鈒飛櫓共水覓沉理俱逝君爲川后臣妾作江妃娣
梁簡文帝鴈門太守歌曰輕霜中夜下黃葉遠辭枝寒苦春難覺

邊戍秋易知風急鈴旗斷塗長鎧馬疲少解孫吳法家本幽并兒非關
買雁肉徒勞皇甫規　又曰三月楊花合四月麥秋初幽州寒食罷鄣國採桑
疎便闢雁門戍結束事戎車寄語金閨妾勿怨寒牀虛　齊謝朓鼓吹
曲十首元會曲曰二儀啓昌曆三朝應慶期分階赩組練充庭羅翠旗觴
流白日下吹溢景雲滋天儀穆藻殿萬宇慶皇基　鈞天曲曰高宴顥
天臺置酒迎風觀笙鏞禮百神鍾石動雲漢瑤臺寶瑟徽綺席舞
衣散已慶明庭樂誰想南風彈　入朝曲曰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飛
甍夾馳道垂楊蔭御溝凝笳翼高蓋疊鼓送行輈獻納雲臺表功
名良可收　從戎曲曰選旅辭轘轅弭節赴河源日起霜戈照風迴連旗翻
寥唳清笳轉蕭條邊馬煩自勉輟耕願征役去何言　送遠曲曰北梁辭歡
宴南浦送佳人方衢控龍馬平路騁朱輪瓊筵妙舞絕桂席羽觴陳一
爲清吹激潺湲傷別神　登山曲曰天明開秀崿瀾光媚碧隄風蕩飄鶯
亂雲行芳樹低暮春春服美遊駕躡石梯　汎水曲曰玉露沾翠葉金
風鳴素枝罷遊平樂苑汎鷁昆明池羽旂散容裔簫鼓吹參差日年如
疲水汁心寧共知　梁沈約鼓吹曲十二首漢第一曲朱鷺今第一曲木紀謝
言齊謝梁升也木紀謝炎運昌氏去癸鼎歸梁輔五帝軼三王積四海被八荒
漢第二曲思悲翁今第二曲賢首山言聖主大破魏於司部肇王跡也賢
首山險而峻乘岨憑臨胡陣騁奇謀奮卒徒斷白馬塞飛狐　漢第三曲
艾如張今第三曲桐柏山言聖主牧司王業彌章也桐柏山淮之首肇基帝
迹遂光區有震邊關著殊鄙暇既歡民惟阜　漢第四曲上之回今第四
曲道亡言東昏喪道義師起樊鄧也道亡數極歸永元悠悠兆庶盡一
寃矯龍翰自樊漢率茲八百驅十亂啓我聖明由多難　漢第五曲擁
離今第五曲忱威言破加湖元勳也忱威授律命蒼兕言薄加湖灌秋
水淡此威烈齊文饒　漢第六曲戰城南今第六曲漢東流言義師克魯
山城也漢東流江之汭逆徒蟻聚旌旗紛仰震威靈乘高騁銳至
仁解網窮鳥入懷因此龍躍言登泰階　漢第七曲巫山高今第七曲鶴
樓峻言平郢城兵威無敵也鶴樓峻逾徹言雷震曜靈威以衆稽顙
天不能違　漢第八曲上陵今第八曲昏主言東昏致亂聖主起義平九
江姑孰大破朱雀伐罪弔民也昏主恣淫慝皆白日言盛上仁矜億兆哀言
師爲請命既承丹浦戰又符甲子辰悠悠萬姓民於此覩陽春　漢
第九曲將進酒今第九曲石首局言義師先平京邑四城仍廢昏主定大事
也石首局構堞壘斬採殿東曦峻夫未飛鼓方振競銜辭並輿擁前廡
惡靡餘倒　漢第十曲有所思今第十曲期運集言聖主膺籙受圖
德盛化遠也期運集惟皇膺寶符龍躍清漢渚鳳起方城隅謳歌
共適夏獄訟兩違朱二儀啓佳祚千載猶旦暮無蹈流帝功金石昭王度
漢第十一曲芳樹今第十一曲於穆言大梁闡運君臣和樂休祚方遠也
於穆君臣君臣和以肅閑王道定天保樂均靈囿宴同在鎬前庭懸鼓鍾
左右列笙鏞纓佩俯仰有則備禮容　漢第十二曲上邪今第十二曲大梁
言梁德廣運仁化洽也惟大梁開運受籙膺圖天定八極帶被五都
齊王融巫山高曰想象巫山高薄暮陽臺曲煙華乍卷舒行芳時斷續
無忘坐相望秋風下庭綠　梁元帝巫山高曰巫山高不窮迥出荊門中灘
聲下濺石猿鳥上逐風樹雜山如畫林暗澗疑空無因謝神女一爲出房櫳
梁范雲巫山高曰巫山高不極白日隱光暉藹藹朝雲去冥冥暮雨歸
巖懸獸無跡林暗鳥疑飛枕席竟誰薦相望徒依依　梁沈約芳樹曰
發萼九華隈開跗寒露側氤氳非一香參差多異色夙昔寒飆舉摧殘
不可識霜雪交橫至對之長歎息　梁□□芳樹曰芳葉已漠漠嘉實
復離離發景傍雲屋凝暉覆華池輕蜂掇浮穎弱鳥隱深枝一朝容色
茂千春長不移　梁文帝臨高臺行曰臨臺行高高以軒下有水清且寒中
有黃鵠往且翻行爲臣當盡忠願令皇帝陛下三千歲宜居此宮鵠欲南
遊雌不能隨我欲躬銜汝口噤不能開我欲負之毛衣摧頹五里一顧六里徘
徊　齊謝朓臨高臺行曰千里常思歸登臺臨綺甍纔見孤鳥還未辨連山極
四面動清風朝夜起寒色誰知倦遊者嗟此故鄉憶　梁沈約臨高臺行曰
高臺不可望望遠使人愁連山無斷續河水復悠悠所思竟何在洛陽南陌頭
可望不可至何用解人憂　梁王僧孺登高臺曰試出金華殿聊登銅雀臺
九路平如砥千門洞已開軒車映日過簫管逐風來躬非鄢郢美使見洛陽
才　梁劉孝威當對酒曰對酒心自足故人來共持方悅羅襦解誰念髮成絲追余

驪歌白又我傾樽時 [梁]張率當對酒曰對酒誠可樂此酒復能醉如華
良可貴似乳更非珍誰能共遲暮對酒惜芳辰君歌尚未罷却坐避梁塵
[梁]柳惲獨不見曰芳草生未積春花落如霰出從張公子還過趙飛燕
奉帚長信宮誰知獨不見 [梁]元帝關山月曰朝望清波道夜上白登臺月
中含桂樹流影自徘徊寒沙逐風起春花犯雪開夜長無與晤衣單誰為
裁 又隴頭水歌曰銜悲別隴頭關路漫悠悠故鄉迷遠近征人分去留沙
飛曉成幕海氣旦如樓欲識秦川處隴水向東流 [陳]劉孝威橫吹曲隴
頭流水詩曰從軍戍隴頭隴水帶沙流時觀胡騎飲常為漢國羞(?)
成兩劍殺子祠雙鉤頓取樓蘭頭就解郅支裘勿令如李廣功遂不封
侯 [梁]簡文帝洛陽道詩曰洛陽佳麗所大道滿春光遊童時挾彈蠶
妾始提筐金鞍照龍馬羅袖拂春桑玉車爭晚入潘果溢高箱 [梁]元
帝洛陽道詩曰洛陽開大道城北達城西青槐夾道植綠柳逐風低玉珂
鳴戰馬金爪鬬場雞桑萎日行暮多逢秦氏妻 [梁]元帝長安路曰西(?)
登灞陵岸遙瞻渭水流城形類南斗橋勢似牽牛飛軒與良駟寶劍雜
輕裘經過狹邪裏日暮且淹留 [梁]庾肩吾長安路詩曰桂宮延複道
黃山開廣路遠聽平陵鍾遙識新豐樹日落歌吹還塵飛車馬度 [宋]
鮑照代淮南王曰淮南王好長生服食鍊氣讀仙經琉璃藥椀牙作盤金鼎
玉匕合神丹合神丹賜紫房紫房綵女弄明璫朱城九門外獨(?)明月入君
懷入君懷結君珮怨君恨君恃君愛 [宋]吳邁遠陽春曲詩曰綠樹搖
雲光春城起風色佳人愛華景流靡園塘側宋玉歌陽春巴人長歎息生
貞發惠輕私自憐何極 又長離別詩曰生離不可聞況復長相思如何
與君別當我盛年時蕙華每搖蕩妾心空自持 又長相思詩曰晨有遠
道客依依造門端人馬風塵色知從關塞還煩君尺錦書寸心從此殫遺(?)妾
長憔悴與很(?)歌笑頻(?)闌隱千霜樹庭枯十年蘭經春不舉袖秋落寄(?)復
看 [梁]張率長相思詩曰長相思久離別美人之遠如雨絕獨延佇心中結望
雲去去遠望鳥飛飛減長相思久別離所思所在若天(?)...
得知玉階月夕映羅帷風夜吹長思不能寢坐望天河移 [梁]簡文帝烏
栖曲曰芙蓉作船絲作綍北斗橫天月將落採桑渡頭礙黃河郎今欲度

役風波 又曰浮雲似帳月如鉤那能夜夜南陌遊宜城投酒今行熟
停鞍繫馬暫棲宿 又曰青牛丹轂七香車可憐今夜宿娼家娼家
高樹烏欲栖羅帷翠帳向君低 又曰織成屏風銀屈膝朱脣玉面燈前
出相看氣息望君憐誰能含著不自前 [梁]元帝烏栖曲曰沙棠作船
桂為楫夜渡江南採蓮葉復值西施新浣紗共泛江干瞻月華 又曰月
華似璧星如珮流影澄明玉堂內邯鄲九投朝始成金巵銀椀共君傾 又曰
交龍成錦鬬鳳紋芙蓉為帶石榴裙日下城南兩相望月沒參橫掩羅帳
又曰七彩隨珠九華玉蛺蝶為歌明星曲蘭房椒閣夜方開那知步步不
風迷 [梁]蕭子顯烏栖曲曰濃黛輕紅點花色還欲令人不相識金壺夜永
誰能遏莫持奢用比懸河 句芳樹歸飛聚儔匹猶有殘光半山日莫
憚寒衾(?)不相求漢皋遊女習風流 [梁]簡文帝龍笛曲曰江真(?)弄真態
翔鳳陽春臺同去復同來 [梁]武帝江南曲曰汀洲採白蘋日落江南春洞
庭有歸客瀟湘逢故人故人久不返春華復應晚不道新知樂空言行路遠
[宋]吳邁遠攜手曲曰艷艷陽之春攜手清洛濱雞鳴上林苑薄暮小平津長
偈捧白日廣袖帶芳塵故交一如此新知詎憶人 [梁]沈約夜夜曲曰河漢
縱復橫北斗橫復直星漢空知此空知心所憶孤燈曖不明寒機猶更織零
淚向誰道雞鳴徒歎息 [梁]江淹綠水曲曰房櫳淒復皎翠幌輕鮮尚可恨情
使有情禽(?)照影遂孤絕 又曰塵容不忍飾臨池思客歸誰知取綠水無趣浮
羅衣 又秋風曲曰北拂連雪雲罷入燕殿已析池中荷復馳簷裏鳥 又
胡笳曲曰藏器欲邀時年來不相謂紅顏征戍兒白首邊城將 又曰落日悽無光
臨河獨飲馬毖颯多風高聽鶻雁飛下 [宋]吳邁遠秋風曲曰寒鄉無異服
衣氈代文練月月望君歸年年不解線荊揚早春和幽冀猶霜霰地寒
妾已知南心君不見 又胡笳曲曰輕命重意氣古來豈但今緩頰獻一說
揚眉受千金邊風落寒草鳴笳墜飛禽越情結楚思漢耳聽胡音
既懷離俗傷復悲朝光侵日當故鄉沒遙見浮雲陰 [宋]吳均(?)秦王卷
衣曲曰咸陽春草芳秦帝卷衣裳玉檢茱萸匣金泥蘇合香頃更朝
寶罷持此贈華陽 [梁]劉孝綽賦得烏夜啼詩曰鵾絃且輟弄鶴操暫
停揮別有啼烏曲東西相背飛倡人怨獨守蕩子猶未歸忽聞生離唱中

夜泣羅衣 周庾信烏夜啼曲曰促柱繁絃非子夜歌聲舞態異前溪御史府中何處宿洛陽城頭那得棲彈琴蜀郡卓家女織錦秦川竇氏妻詎不自驚長淚落到頭啼烏恒夜啼 又曰桂樹懸知遠風竿詎肯低獨來明月夜孤情猶未棲虎賁誰見惜御史詎相攜雖言入弦管終是曲中啼

晉石崇明君詞曰王明君者本為王昭君以觸文帝諱改之匈奴盛請婚於漢元帝以明君配焉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爾也詩曰我本漢家子將適單于庭辭訣未及終前驅已抗旌僕御涕流離轅馬悲且鳴行行日已遠遂造匈奴城延我於穹廬加我閼氏名殺身良不易默默以苟生願假飛鴻翼棄之以遐征昔為匣中玉今為糞上英朝華不足歡甘與秋草并傳語後世人遠嫁難為情 梁沈約昭君辭曰朝發披香殿夕濟汾陰河於茲懷九折自此斂雙蛾霑粧如湛露繞臉狀流波日見奔沙起稍覺轉蓬多唯有三五夜明月暫經過 魏陳王曹植箜篌引曰置酒高殿上親友從我遊中廚辦豐膳烹羊宰肥牛秦箏何慷慨齊瑟和且柔陽阿奏奇舞京洛出名謳樂飲過三爵緩帶傾庶羞主稱千金壽賓奉萬年酬驚風飄白日光景馳西流盛時不再來百年忽我遒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 晉石崇思歸引曰思歸引歸河陽假余翼鴻鶴高飛翔經芒阜濟河梁望我舊館心悅康清渠激魚彷徨鴈驚泝波群相將終日周覽樂無方登雲閣列姬姜拊絲竹叩宮商宴華池酌玉觴 梁簡文帝江南曲曰陽春路時使佳人度枝中水上春併歸長楊掃地桃花飛清風吹人光照衣光照衣景將夕擲黃金留上客 梁沈約江南行陽春曲曰楊柳垂地燕差池緘情忍思落容儀弦傷曲怨心自知心自知人不見動羅裙拂珠殿 朝雲曲曰陽臺氛氲多異色巫山高高上無極雲來雨去長不息長不息夢來遊經萬世度千秋 梁簡文帝楚妃歎曰閨閣漏永永漏長宵寂寂草螢飛夜戶絲綺繞秋壁薄笑未為欣微歎還成戚金簪鬢下垂玉筯衣前滴 宋孝武帝夜聽妓詩曰寒夜起聲管促席引靈寄深心屬悲絃遠情逐流吹矜矜憑苦辰誰謂懷忘易 梁簡文帝聽夜妓詩曰合歡蠲忿葉萱草忘憂條何如明月夜流風拂舞腰朱唇隨吹盡玉釧逐絲搖留賓惜殘弄負態動餘嬌 梁元帝春夜看妓詩曰蛾月漸成光燕姬戲小堂胡舞開春閣鈴盤出步廊起龍調節奏卻鳳點笙簧樹交臨舞席荷生夾妓行竹密無分影花疏有異香舉盃聊轉笑歡茲樂未央 梁何遜詠妓詩曰管清羅薦合絃驚雪袖遲逐唱迴纖手聽曲動蛾眉凝情顧眄墮珥微睇託含辭日暮留佳客相看愛此時 周庾信看妓詩曰綠珠歌扇薄飛燕舞衫長琴曲隨流水簫聲逐鳳凰細縷纏鐘格圓花釘鼓床懸知曲不誤無事顧周郎 陳劉刪侯司空第山園詠妓詩曰石家金谷妓妝罷出蘭閨看花爭欲笑聞瑟似能啼山邊歌落日池上舞前溪將人當桃李無處不成蹊 陳陰鏗侯司空第山園詠妓詩曰佳人遍綺席妙曲動鵾絃樓似陽臺上池如洛水邊鶯啼歌扇後花落舞衫前翠柳將斜日俱照晚妝鮮 陳蕭琳隔壁聽妓詩曰戲聞絃管切不見舞腰迴唯有歌聲共塵飛一半來 隋盧思道夜聞鄰妓詩曰倡樓對三道吹臺臨九重笙隨山上鶴笛奏水中龍誰能暫留客解珮一相從 晉阮籍樂論曰昔者聖人之作樂也將以順天地之性體萬物之生也故定天地八方之音以迎陰陽八風之聲故律呂協則陰陽和音聲適而萬物類奏之圜丘而天神下奏之方岳而地祇上應天地合其德則萬物合其生刑賞不用而民自安矣車服旌旗宮室飲食禮之具也鍾磬鞞鼓琴瑟歌舞樂之器也禮踰其制則尊卑乖樂失其序則親疏亂禮定其象樂平其心禮治其外樂化其内故清廟之歌詠成功之績賓饗之詩稱禮讓之則百姓化其善異俗服其德也

藝文類聚卷第四十二

藝文類聚卷第四十三　樂部三

舞　歌

舞

爾雅曰：婆娑，舞也。（舞者之容）尚書曰：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樂緯曰：武王承命興師，渡盟津，前歌後舞。周官曰：樂師掌教國子小舞，凡舞有帗舞，有羽舞，有旄舞，有干舞。禮記曰：治民勞者，舞行綴遠；治民逸者，舞行綴短，故觀其舞，知其德。（民勞則德薄，舞人少）又曰：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毛詩曰：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側弁之俄，屢舞傞傞。左傳曰：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也。楚辭曰：二八齊容起鄭舞，衽若交竿撫案下。又曰：翾飛兮翠曾。又曰：展詩兮會舞。韓子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賈。淮南子曰：今鼓舞者，身若秋葯被風。（葯，白芷也）漢書曰：孝武李夫人，本以倡進，兄延年知音善歌舞，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平陽公主因言延年女弟，上召見，實妙麗善舞，由是幸，生昌邑哀王。又曰：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武德者，象天下樂己行武以除亂也。文始者，本舜韶舞也，高祖更名曰文始，示不相襲也。花舞。後漢書曰：蔡邕坐上章事徙，及赦還，將就還路，五原太守王智餞之，酒酣，智起舞屬邕，邕不為報。智者，中常侍王甫之弟，智銜之，密告邕怨於囚放，謗訕朝廷，邕慮卒不免禍，乃亡命江海，遠跡吳會。呂氏春秋曰：陶唐氏之始，陰多滯伏，民氣鬱閼，故為作舞以宣導之。家語曰：子路戎服見孔子，拔劍而舞曰：古之君子，固以劍自衛乎？孔子曰：古之君子，忠以為質，仁以為衛。蔡邕月令章句曰：樂容曰舞，有俯仰張翕，行綴長短之制。三巴記曰：閬中有渝水，賨民銳氣喜舞，高祖樂其猛銳，數觀其舞，使樂人習之，故名巴渝舞。魏名臣奏：王朗奏曰：凡音樂以舞為主，自黃帝雲門至周大武，皆太廟舞樂名也，樂所以樂君之德，舞所以象君之功。吳書曰：陶謙為舒令，郡守張磐者，謙恥為之下，與磐飲，磐請謙，謙不為起，強之乃舞，舞又不轉，磐曰：不當轉耶？曰：轉則勝人。又曰：陸遜破曹休，上與群僚大會，酒酣命遜舞，解所著白鼲子裘賜之。

【詩】宋南平王白紵舞曲曰：傳傳徐動何盈盈，玉腕俱凝若雲行，佳人舉袖曜青蛾，摻摻擢手映鮮羅，狀似明月泛雲河，體如輕風動流波。梁簡文帝詠舞詩曰：嬌情因曲動，弱步逐風吹，懸釵隨舞落，飛袖拂鬟垂。又詠舞詩曰：戚里多妖麗，重娉蔑燕餘，逐節工新舞，嬌態似凌虛，納花承襶襵，垂翠逐璫舒，扇開衫影亂，巾度履行疏，徒勞交甫憶，自有專城居。又詠舞詩曰：可憐稱二八，逐節似飛鴻，懸勝河陽伎，闇與淮南同，入行看履進，轉面望鬟空，腕動苕華玉，衫隨如意風，上客何須起，啼烏曲未終。梁劉遵應令詠舞詩曰：倡女多豔色，入選盡華年，舉腕嫌衫重，迴腰覺態妍，情絲暢春吹，影逐相思絃，履度開裾襵，鬟轉匝花鈿，所愁餘曲罷，為欲在君前。梁王訓應令詠舞詩曰：新妝本絕世，妙舞亦如仙，傾腰逐節轉，斂色聽張弦，袖輕風易入，釵重步難前，笑態千金動，衣香十里傳，將持比飛燕，定當誰可憐。梁楊皦詠舞詩曰：紅顏自燕趙，妙妓邁陽阿，就行齊逐唱，赴節闇相和，折腰送餘曲，斂袖待新歌，嫣容生翠羽，慢睇出橫波，雖稱趙飛燕，比此詎成多。梁庾肩吾詠舞詩曰：飛鳥袖始拂，啼烏曲未終，聊因斷續唱，試託往還風。梁劉孝儀和舞詩曰：迴履裾香散，飄衫釧響傳，低釵依促管，曼臉入繁絃。又和詩曰：轉袖隨歌發，頓履赴絃餘，度行過接手，迴身乍斂裾。又舞就行詩曰：依歌移弱步，傍燭豔新妝，徐來翻應節，亂去反成行。周庾信詠舞詩曰：洞房花燭明，燕餘雙舞輕，頓履隨疎節，低鬟逐上聲，步轉行初進，衫飄曲未成，鸞回鏡欲滿，鶴顧市應傾，已曾天上學，詎是世中生。陳徐陵詠舞詩曰：十五屬平陽，因來入建章，主家能教舞，城中巧斂妝，低鬟向綺席，舉袖拂花黃，燭送窗邊影，衫傳篋裏香，當由好留客，故作舞衣長。

【賦】後漢傅毅舞賦曰：楚襄王既遊雲夢，將置酒宴飲，謂宋玉曰：寡人欲觴群臣，何以娛之？玉曰：臣聞激楚結風，陽阿之舞，材人之窮觀，天下之至妙，噫，可進乎？王曰：試為寡人賦之。玉曰：唯唯。鄭女出進，二八徐侍，姣服極麗，姁媮致態，貌嫽妙以妖冶，紅顏曄其揚華，眉連娟以增繞，目流睇而橫波，珠翠的皪而炤燿，華袿飛髾而雜纖羅，顧形影，自整裝，順微風，揮若芳，動朱脣，紆清陽，亢音高歌，為樂之方，其始興也，若俯若仰，若來若往，雍

宛惆悵不可為象羅衣從風長袖交橫駱驛飛散颯遝合并綽約閑靡機迅體輕於是合場遞進安步而俟埒材角妙夸容乃理軼態橫出瑰姿譎起迴身還入迫於急節紆形赴遠漼以摧折纖縠蛾飛紛猋若絕體如遊龍袖如素蜺還延微笑退復次列觀者稱麗莫不怡悅 後漢張衡舞賦曰昔客有觀舞於淮南者美而賦之曰音樂陳兮旨酒施擊靈鼓兮吹參差叛淫衍兮漫陸離於是飲者皆醉日亦既昃美人興而將舞乃修容而改襲表服羅縠之雜錯申綢繆而自飾拊者啾其齊列盤鼓煥以駢羅抗脩袖以翳面兮展清聲而長歌歌曰驚雄逝兮孤雌翔臨歸風兮思故鄉搦纖腰而互折嬛傾倚兮低昂增芙蓉之紅花兮光的皪以發揚騰嫮目以顧眄盼爛爛以流光連翩駱驛乍續乍絕裾似飛鸞袖如迴雪於是粉黛施兮玉質粲珠簪挺兮緇髮亂然後整笄攬髮被纖垂縈同服騈奏合體齊聲進退無差若影追形 梁簡文帝舞賦曰飭蒲批而拓關命妙舞鬱清彈小垂手和箏奏至但集信身輕而敘重亦腰羸而帶急逸望灑而徙靡度金鈿而輕入似斷霞之照彩若飛鸞之相及既相看而綿視亦含姿而俱止於是徐鳴嬌節薄動輕金奏巴渝之麗曲唱碭石之清音扇纔移而動步鞞輕宜而頓足於是爾乃優遊容豫顧眄徘徊抽紆頸而失笑乍雍容而廢猜或低昂而失侶乃歸飛而相附或前異而始同乍初離而後赴不遲不疾若輕若重盼鼓微吟迴巾自擁髮亂難持簪低易捧牽衣其恩懷嬌而寵

歌

說文曰詠歌曰獨歌謂之謠謳齊歌也 蔡邕月令章句曰樂聲曰歌 山海經曰帝俊八子是始為歌舞 又曰夏后氏開上三嬪于天得九辯與九歌以下 毛詩序曰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 穆天子傳曰天子東遊于黃澤宿于曲洛使宮樂謠曰黃之池其馬歕沙又黃之澤其馬歕玉 列子曰薛譚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遂辭歸秦青弗止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薛譚乃謝求反終身不敢言歸 秦青顧謂其友曰昔韓娥東之齊匱糧過雍門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音繞梁三日不絕

孟子曰昔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綿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 襄陽耆舊傳曰宋玉識音而善文襄王好樂而愛賦既美其才而憎其似屈原也乃謂之曰子盍從楚之俗使楚人貴子之德乎對曰昔楚有善歌者王其聞與始而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之者數萬人中而曰陽阿採菱國中屬而和之者數百人既而曰陽春白雪朝日魚離含商吐角絕節赴曲國中唱而和之者不過數人蓋其曲彌高其和彌寡 呂氏春秋曰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 又曰帝嚳命咸黑作為唐歌堯命質效山谷之音以作歌湯命伊尹作為大濩歌晨露 淮南子曰易之良馬使人欲馳飲酒而樂使人欲歌又曰狐梁之歌可隨也其所歌者不可為 狐梁古之善歌人也 劉向別錄曰有麗人歌賦漢興以來善雅歌者魯人虞公發聲清哀蓋動梁塵 漢書曰孝武南巡狩至于盛唐自潯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舳艫千里薄樅陽而出作盛唐樅陽之歌 又曰武帝思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設燈燭帷帳而令帝居他帳遙見望好女如夫人之貌而不得就視愈益悲感為作詩令樂府諸音家絃歌之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娜娜何冉冉其來遲 又曰張釋之為中郎將從行至霸陵是時慎夫人從上指視慎夫人新豐道曰此是邯鄲道也使慎夫人鼓瑟上倚瑟而歌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命侍女安法嬰歌玄雲曲上元夫人自彈雲林之璈乃歌步玄之曲 洞冥記曰飄起雲薰暖朱蓮蘭房翩琳閣瑤宮徑瓊沙 鄭緝之東陽記曰歌山在吳寧縣故老相傳云昔有人乘船從下過見一女子谷汲乃登此山負水行歌姿態甚妍而莫知所由故名歌山 虞舜作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 又歌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 又卿雲歌曰卿雲爛兮糺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八伯咸進稽首曰明明上天爛然星辰日月光華弘於一人帝乃再歌曰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時從經萬姓允誠於予論樂配天之靈 周穆天子觴西王母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為天子謠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天子答曰予歸東土和治諸夏萬民平均吾顧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 齊甯戚扣牛角歌曰滄浪之水白石粲

中有鯉魚長尺半穀布單衣裁至骭清朝飯牛至夜半黃犢上坂且休息吾將捨汝相齊國 又燕荊軻蕭蕭歌曰燕太子丹使荊軻刺秦王丹祖送於易水之上高漸離擊筑荊軻歌宋意和之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不復還 [漢]高祖大風歌曰高祖還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上擊筑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漢武臨河決悼功之不成乃歌曰瓠子決兮將奈何浩浩洋洋慮殫爲河殫爲河兮地不得寧功無已兮吾山平吾山平兮鉅野溢魚弗鬱兮迫冬日 云云 司馬相如琴歌曰相如游臨邛富人卓王孫家有女文君新寡竊於壁見之相如因以琴歌挑之曰鳳兮鳳兮歸故鄉遨遊四海求其皇有艷淑女在此房何緣交接爲鴛鴦鳳兮鳳兮從我栖得託字尾永爲妃交情通體心和諧中夜相從知者誰 [漢]烏孫公主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託異國烏孫王穹廬爲室兮氈爲牆肉爲食兮酪爲漿居常思土心內傷願爲黃鵠兮還故鄉 [後漢]晉帝時童謡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大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廣袖四方用疋帛 [後漢]桓帝時童謡曰城上烏尾畢逋公爲吏兒爲徒一徒死百乘車車班班入河間姹女工數錢以錢爲室金爲堂石上慊慊舂黃粱粱下有懸鼓我欲擊之丞相怒 [晉]劉琨扶風歌曰繫馬長松下廢鞍高岳頭烈烈悲風起泠泠澗水流麾辭我前狼戲我側資糧既乏盡薇蕨安足食惟昔李騫期寄在匈奴庭忠信反獲罪漢武不見明 [晉]陸機百年歌曰一十時顏如蕣華曄有暉體如飄風行如飛終朝出遊薄暮歸六情逸豫心無違清酒將炙奈樂何 二十時膚彩澤人理成美目淑貌灼有榮光車駿馬遊都城高談雅步何盈盈清酒將炙奈樂何 三十時行成名立有令聞力可扛鼎志干雲食如漏巵氣如熏辭家觀國綜典文清酒將炙奈樂何清酒將炙奈樂何 四十時體力克壯志方剛跨州越郡還帝鄉出入承明擁大璫清酒將炙奈樂何清酒將炙奈樂何 五十時荷旄杖節鎮邦家鼓鐘嘈囋趙女歌羅衣綷粲金翠華言笑雅舞相經過清酒將炙奈樂何清酒將炙奈樂何 六十時年亦耆艾業亦隆驂駕四牡入紫宮軒冕婀那翠雲中子孫昌盛家道豐清酒將炙奈樂何清酒將炙奈樂何 七十時精爽頗損膂力愆清水明鏡不欲觀臨樂對酒轉無歡攬形修髮獨長歎 八十時明已損聰去耳前言往行不復紀辭官致祿歸桑梓安車駟馬入舊里樂事告終憂事始 九十時日告耽瘁月告衰形體雖是志意非言多謬誤心多悲子孫朝拜或問誰指景玩日慮安危感念平生淚交揮 百歲時盈數已登肌肉單四支百節即還相患目若濁鏡口垂涎呼吸嚬蹙反側難茵蓐滋味不復安 [晉]衛[illegible]燕人美兮歌曰燕人美兮趙女佳其室則邇兮限增崖雲爲車兮風爲馬玉在泥兮蘭在野雲無期兮風有止思多端兮誰能理 [晉]王獻之情人桃葉歌曰桃葉復桃葉桃葉連桃根相憐兩樂事獨使我纏綿 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楫但渡無所苦我自來迎接 桃葉答王團扇歌曰七寶畫團扇燦爛明月光與郎却暄暑相憶莫相忘 青青林中竹可作白團扇動搖郎玉手因風託方便團扇復團扇持許自障面顦顇無復理羞與郎相見 [梁武]帝李夫人及貴人歌曰別車桂席塵生勤尾香煙滅形殿向蘼蕪春芳拂復萎絕從萎絕對蘭蕪臨玉階征長遂分離鶴雌飛且止彫梁翠壁網蜘蛛洞房明月夜對此淚如珠 [晉]孫綽情人詩曰碧玉破瓜時相爲情顛倒感郎不羞赧迴身就郎抱 [宋]鮑昭白紵辭歌曰朱脣動素袖舉洛陽少童邯鄲女古稱淥水今白紵催絃急管爲君舞窮秋九月荷葉黃北風驅雁天雨霜夜長酒多樂未央春風澹蕩使思多天色淨淥氣妍和含桃紅萼蘭紫芽朝日灼爍發園花卷幌結帷羅玉筵齊謳秦吹盧女絃千金顧笑買芳年桂宮柏寢擬天居朱爵文窗韜綺疏彫屏匼匝組帳舒秦箏趙瑟挾笙竽垂璫散珮盈玉除停觴不語欲誰須 又中興歌曰中興太平運化清四海樂居星照玉臺紫煙遊鳳閣鳥棲含夜月紫殿爭朝光綵幄散蘭麝風起自生芳三五容色滿四五妙容歇已輸春日歡分隨秋光沒 [梁]武帝明堂歌辭曰維夏員中寓司綱總四方裁化徧寰燭布政周炎涼景維修可緒華有明米可折凱風扇朱辰白雲流素節 右歌明堂黃帝辭

(上闕)參駕六騶昭晨雲乘震司青春萌動達萬品新潤無際澤無垠
右歌青帝辭(二言依木數)龍精初見大火中朱光北至圭景同庶物盛長咸郁阜
恩覃四溟被九有 右歌赤帝辭(七言依火數)百川如鏡天地爽素照明金沖氣舉
盛德在素精 右歌白帝辭(九言依金數)歲既暮日既馳玄靈乘坎德司規玄
雲合晦鳥歸白雪繁亘天涯 右歌黑帝辭(六言依水數)齊謝朓雩祭歌
辭 歌青帝(木生數三)營翼日鳥殷宵凝冰泮玄蟄昭景湯湯風習習夷
女歌東皇集 歌赤帝(火成數七)惟此夏德德恢台兩龍在御炎精來族
雲蒸蒸溫風煽興雨祁祁黍苗徧 歌黃帝(土成數五)稟火自明敷徹含
挺剛克涼燠資成化羣方載厚德 歌白帝(金成數九)帝悅于兌執矩固
司藏百川收潦精景應但商吉枯樹離披榆關命賓鳥夜光如霜秋
風方嫋嫋 歌黑帝(水成數六)霜鐘鳴冥陵起星迴天月窮紀聽嚴風來不
息望玄雲黝無色 齊王融明王歌辭曰明王日月照至樂天地和幸
息雲門吹復歌咸池歌佳序金鉋轉瑤軒絳石羅雲露莛嘉草秀煙庭
醴泉波 又曰聖君應昌曆景祚洛休期海蕩萬川安山崖百草滋大
哉君為后何羨唐虞時 又曰湛露改寒司交鶯變陽杞瓊夏神淒扆
紅瑤塘汙初綠白雲曆沙溆明風泉暗華燭萬瑜渚汎蘭蕩乘絢舞清曲
又曰炎光銷玉殿涼風吹鳳樓(一作華觀)翠羽鶴首畫龍舟荊姬採菱曲
越女江南謳良時時一遇佳人難再求 梁武帝春歌曰階上香入懷庭
中花照眼春心一如此情來不自限 夏歌曰江南蓮花水紅光復碧色同
絲有同藕異心無異意 秋歌曰繡帶合歡結錦衣連理文懷情入夜
月含笑出朝雲 團扇歌曰手中白團扇淨如秋團月清風任動生嬌
香乘意發 襄陽白銅鞮歌曰龍馬紫金鞍翠毦白玉羈照耀雙闕
下知是襄陽兒 梁沈約郊廟歌黃帝辭曰鬱彼中壇含靈闡化
迴環氣象輪無輟馭 歌青帝辭曰帝位在震龍德司春開元布
澤含和尚仁 歌赤帝辭曰炎光在離火為威德執禮昭訓持衡受則
歌白帝辭曰神在秋方帝居西皓允茲金德裁成萬寶 歌黑帝辭
曰德盛浮水玄冥紀節陰降陽騰氣凝象閉 元會歌辭皇帝出入
奏皇雅歌詩三曲五言(二郊太廟明堂同用)帝德實廣運車書靡不賓執瑁

朝羣后垂旒御百神華蓋拂紫微鉤陳繞太一容裔被緹組參差羅
罕畢清蹕朝萬寓端晁臨正陽春句黃金繡袞衣文繡裳 皇太子
出入奏胤雅歌詩一曲四言自昔殷代哲王迭有降及周成惟器是守上天乃
眷大梁既受灼灼重明仰承元首 上壽酒奏介雅詩一曲五言百福四象
初萬壽三元始拜獻惟衮職同心協卿士北極永無窮南山安足疑 又襄
陽白銅鞮歌曰分手桃林岸望別峴山頭若欲寄音信漢水向東流 又春
白紵歌曰蘭葉參差桃半紅飛芳舞縠戲春風如嬌如怨狀不同含笑
流盼滿堂中翡翠羣飛飛不息願在雲間長比翼佩服瑤草駐容色
舜日堯年歡無極 夏白紵歌曰朱光灼爍照佳人含情送意遙相親嫣
然一轉亂心神非子之故欲誰因 秋白紵歌曰白露欲凝草已黃金瑲玉柱
響洞房雙心一影俱回翔吐情寄君君莫忘 冬白紵歌曰寒閨晝密
羅幌垂嬌容麗色心相知雙去雙還誓不移長袖拂面為君施 梁劉
孝威行幸甘泉歌曰漢家迎夏畢避暑甘泉宮棧車鳴里鼓驪馬鬣相
風校尉烏丸騎待詔[illegible]後從[illegible]五柞前偕度九嵕[illegible]豹尾內御
酒屬車中鼓吹迴百子閣扇動七輪風鳴鍾休衛士披圖占後宮相儻但
校獵涼風戲射熊 古辭東飛伯勞歌曰東飛伯勞西飛燕黃姑織女
時相見誰家女兒對門居開華發色照里閭南窗北牖挂明光羅帷綺帳
脂粉香女兒年幾十五六窈窕無雙顏如玉三春已暮花隨風空留可憐
與誰同 古河中之水向東流洛陽女兒名莫愁莫愁十三能織綺十四
採桑東陌頭十五嫁為盧家婦十六生兒字阿侯盧家蘭室桂為梁中有
鬱金蘇合香頭上金釵十二行足下絲履五文章珊瑚挂鏡爛生光平頭
奴子提履箱人生富貴何所望恨不嫁與東家王 賦 宋山松歌賦曰朱
唇不啟皓齒不離清氣獨轉妍弄將移或似停而不留或如疾而不馳
魏 繁欽與太子箋曰都尉薛訪車子年始十四能囀喉引聲與笳同
音乃知天壤之所生誠有自然之妙物潛氣內轉哀音外激大不抗越細不
幽散聲悲舊笳曲美常均及與黃門鼓吹溫胡迭唱迭和喉所發音無
不響應曲折沉浮聲抑揚不可勝紀既見其清激悲吟雜以怨慕詠北狄之
遐征奏胡馬之長思身淒涼風拂衽背山臨谿莫不泫泣隕涕悲懷慷慨

竊惟聖體兼愛好奇是以先白 魏文帝荅曰披書歡笑不能自勝奇才妙伎何其善也頃守土孫世有女曰瑣年始九歲夢與神通寤而悲吟哀聲激切涉歷六載于今十五近者督將具以牧聞是日博延衆賢遂奏名倡曲極數彈歡情未逞乃令從官引內世女須臾而至厥狀甚美素顏玄髮皓齒丹脣詳而問之云善歌舞於是振袂徐進揚蛾微眺芳聲清激逸足橫集然後循容飾和改韵變度斯可謂聲協鍾石氣應風律今之妙舞莫巧於絳樹清歌莫善於宋臈豈能亂雲氣下變庶物漂悠風雲橫厲無方若斯也哉固非車子喉轉長吟所能建也吾練色知聲雅應此選謹卜良日納之閑房 啓 梁沈約謝齊竟陵王示永明樂歌曰鳳絲鸞章霞鮮錦縟靚貫阿宗未然麗觀樂府所遊有輒傳雜日月在天理絕稱詠而徘徊光景不能自息

藝文類聚卷第四十三

藝文類聚卷第四十四 樂部四

琴 箏 箜篌 琵琶 筍簴 簫 笙 笛 笳

琴

周官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冬日至於地上圜丘奏之孤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夏日至於澤中方丘奏之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於宗廟奏之 毛詩曰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禮記曰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 又曰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 左傳曰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其族曰伶人也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 又曰初衛侯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 列子曰瓠巴鼓琴而鳥舞魚躍 又曰孔子遊太山見榮啓期鹿裘帶索鼓琴孔子問曰先生爲樂何也對曰天生万物唯人爲貴吾既爲人一樂也男貴女賤今既爲男二樂也人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吾行年九十有五矣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生之終居常以待終何不樂哉 呂氏春秋曰宓子賤治單父彈琴身不下堂而治 又曰伯牙鼓琴鍾子期善聽之方鼓琴志在太山鍾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如太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乎鼓琴洋洋乎若流水鍾子期死伯牙擗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爲世無足鼓琴者也 莊子曰孔子遊乎緇帷之林坐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歟[illegible] 孫卿子曰伯牙鼓琴六馬仰秣 史記曰萬石君奮年十五爲小吏侍高祖高祖與語愛其恭敬問曰若何有對曰獨有母不幸失明有姊能鼓琴高祖乃召其姊爲美人以奮爲中涓徙其家長安中戚里 又曰鄒忌以鼓琴見齊威王威王善之右室 又曰司馬相如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臨邛富人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文君竊從戶窺之心悅既罷相如乃使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慇懃文君夜亡奔相如 桓譚新論曰神農氏繼而王天下於是始削桐爲琴繩絲爲弦以通神明之德合天人之和焉 廣雅曰神農氏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上有五弦曰宮商角徵羽文王增二弦曰少宮少商 風俗通曰琴者樂之

絃與八音並行君臣以相御也和樂作者其曲曰暢言其道暢美也憂愁作
者其曲曰操言忠失其操也 說苑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
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周曰臣獨爲能令足下悲哉所能令悲者先貴
而後賤先富而後貧不若身才高妙適遭暴亂不若處勢使絕交
四鄰詘折擯厭無所告愬臣一爲之徵操援琴則涕零矣今若足
下千乘之君廣夏邃房下羅帷來清風倡優侍鄭妾麗色淫目
流聲娛耳水遊則連方舟載羽旗野遊則馳騁獵乎平原廣囿入則
撞鍾擊鼓乎深宮之中雖有善鼓琴者固未能使足下悲也然臣所爲足下
悲者一也千秋萬世之後宗廟必不血食高臺既已壞曲池既已漸墳墓既
巳下嬰兒豎子樵採者躑躅其足而歌其上曰夫以孟嘗君尊貴乃若
是乎於是孟嘗君泫然承睫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揣羽角當[illegible]增
欷下而就之曰先生之鼓琴令文若破國亡邑之人 韓詩外傳曰孔子南遊
適楚至於阿谷之隧有處女佩璜而浣孔子曰彼婦人可與言矣抽琴去其
軫以授子貢曰善爲之辭子貢曰於此有琴而無軫借子以調其音婦人對
曰吾野鄙之人五音不知安能調琴 江表傳曰顧雍從蔡邕學琴雍
異之曰婦必成故以名與卿 華嶠漢書曰初蔡邕在陳留鄰人有以酒
食召邕者比往而酒以酣客有彈琴於屏邕至門潛聽之曰以樂召我而
有殺心何也遂反將命者告主人以蔡君向來至門而去邕素爲邦鄉所宗主人
遂自追問其故邕具以告莫不憮然彈琴者曰我向見螳蜋方向鳴蟬蟬
將去而未飛螳蜋爲之一前一却吾心聳然唯恐螳蜋之失蟬也此豈爲殺心
而形於聲者乎邕莞然而笑曰此足以當之矣[illegible] 列仙傳曰稷丘君泰山道士漢
武封禪公乃冠章甫擁琴來迎 劉向別錄曰雅琴之意事皆出龍德
諸琴雜事中趙氏者渤海人趙定也宣帝時元康神爵間丞相奏能鼓
琴者渤海趙定梁國龍德皆召入見溫室使鼓琴待詔定爲人尚清靜
少言語善鼓琴時閒燕爲散操多爲之涕泣者 東觀漢記曰上嘗問宋
弘通儒之士弘薦桓譚譚善鼓琴悉鄭聲上數聽悅之聞坐府上遣吏
召譚責問之譚叩頭良久乃遣後上令譚鼓琴譚鼓琴弘見之失次上問之弘言其
故其後不復令譚給事中 孫登別傳曰孫登字公和汲郡人清靜無爲好

讀易彈琴翛然自得觀其風神若遊六合之外者當魏末居北山中以石窟
爲宇編草自裹阮嗣宗聞登披髮端坐巖下逍遙鼓琴嗣宗自下趍之莫
違得與言嗣宗乃長嘯與琴音諧和登因嘯和之妙響動林壑 語林曰
嵇中散夜燈火下彈琴有一人面甚小斯須轉大遂長丈餘單衣草帶嵇
視之既熟乃吹火滅曰恥與魑魅爭光 阮籍樂論曰漢桓帝聞楚琴康
而悲傷慨長息曰善哉爲聲若此而足矣昔季流子向風而鼓琴聽之
者淚下 蔡琰別傳曰琰字文姬蔡邕之女年六歲夜鼓琴弦斷琰曰第二
弦邕故斷一弦而問之琰曰第四弦邕曰偶得之矣琰曰吳札觀化知興亡之國
師曠吹律識南風之不競由此觀之何足不知 馬明生別傳曰明生隨神
女入石室金牀玉几彈琴有一弦五音並奏 搜神記曰吳人有燒桐以爨者
蔡邕聞其爆聲曰此良桐也因請之削以爲琴而燒不盡因名焦尾琴有
味聲焉 晉中興書曰戴逵字安道少有文藝善鼓琴太宰武陵王晞
聞其能琴使人召焉逵對使者前打破琴曰戴安道不能爲王侯伶人
世說曰會稽有防風鬼厚黨鬼城邑常毀雷門上腳乘至地嘗橫[illegible]賀
循善鼓琴防風鬼聞琴聲在賀中庭舞 沈約宋書曰蕭思話領左衛將軍
嘗從太祖登鍾山北嶺中道有盤石清泉上使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銀鍾
酒謂曰相賞有松石間之高音也 **詩** 宋孔璠之題琴朴奉柳吳興詩曰邊山
此嘉樹搖影出雲垂清心有素體直幹無曲枝凡耳非所別君子特見知不
辭去根本造膝仰光儀 [illegible]爲我彈鳴琴詩曰爲我彈鳴琴琴鳴
傷我衿半死無人覺入竈始知音空爲貞女引誰達楚妃心雍門何假說
落淚自霑衿 陳劉刪爲我彈鳴琴詩曰蕭蕭暮春高堂上調琴召美人伯喈聲
未盡相如曲復勤[illegible]轉弄新聲更留賓聊持一弦響曰雜起艷歌塵
隋[illegible]賦詠得琴詩曰何惜嶧陽木雕爲綠綺琴田文承睫淚卓女弄弦
心戚鶴來應舞遊魚聽不沉詎知此異在中音 **賦** 後漢傅毅琴
賦曰歷嵩岑而將降睹鴻梧於幽阻高百仞而不枉對脩條以特處蹈通涯
而將圖茲梧之所宜蓋雅琴之麗樸乃升伐其孫枝命離婁使布繩施公
輸之剞劂遂雕琢而成器揆神農之初制盡聲變之奧妙抒心志之鬱滯
後漢馬融琴賦曰惟梧桐之所生在衡山之峻陂於是遊閒公子中道失志孤

泚特行懷閔抱思昔師曠三奏而神物下降玄鶴二八軒舞于庭何琴德之深哉 [後漢]蔡邕琴賦曰尒乃言求茂木周流四垂觀彼椅桐層山之陂丹華煒煒綠葉參差甘露潤其末涼風扇其枝鸞鳳翔其顛玄鶴巢其岐考之詩人琴瑟是宜爾乃清聲發兮五音舉韻宮商兮動角羽曲引興兮繁弦撫然後哀聲既發秘弄乃開左手抑揚右手徘徊指掌反覆抑案藏摧於是繁弦既抑雅韻乃揚仲尼思歸鹿鳴三章梁甫悲吟周公越裳青雀西飛別鶴東翔飲馬長城楚曲明光楚姬遺歎雞鳴高桑走獸率舞飛鳥下翔感激茲歌一低一昂 [晉]嵇康琴賦曰椅梧之所生託峻岳之崇岡含天地之醇和吸日月之休光鬱紛紜以獨茂飛英蕤於昊蒼若其山川形勢則盤紆隱深磪嵬岑嵓丹崖嶮巇青壁萬尋若乃春蘭被其東沙棠植其西涓子宅其陽玉醴涌其前玄雲蔭其上翔鸞集其顛乃斲孫枝准量所任至人攄思制爲雅琴錯以犀象藉以翠綠弦以園客之絲徽以鍾山之玉爰有龍鳳之象古人之形伯牙揮手鍾期聽聲華容灼爚發采揚明伶倫比律田連操張進御君子新聲憀亮又其初調則角羽俱起宮徵相證參發並趣上下累應若乃高軒飛觀廣夏閑房冬夜肅清朗月垂光新衣翠粲纓徽流芳於是器冷弦調心閑手敏觸拊如志唯意所擬初涉淥水中奏清徵雅昶之安歌新聲代起曲引向闌衆音將歇改韻易調奇弄乃發或徘徊顧慕擁鬱抑按盤桓毓養從容秘玩牢落凌厲布濩半散英聲發越采采粲粲稍溫乎以怡懌婉順敘而委蛇或乘險投會邀隙趍危嚶若離鵾鳴清池翼若遊鴻翔增崖或摟批擽捋縹繚潎冽遠而聽之若鸞鳳和鳴戲雲中迫而察之若衆葩敷榮曜春風若次其曲引所宜則廣陵止息東武太山飛龍鹿鳴鵾雞遊弦更唱迭奏聲若自然下逮謠俗蔡氏五曲王昭楚妃千里別鶴論其體勢詳其風聲器和故響逸張急故聲清間遼故音埤弦長故徽鳴性絜靜以端理含至德之和平誠可以感盪心志而發泄幽情矣 [晉]成公綏琴賦曰伯牙彈而駟馬仰秣子野揮而玄鶴鳴清角發而陽氣亢白雪奏而風雨零 【贊】 [晉]殷仲堪琴贊曰五聲不彰孰表大音至人善寄暢之雅琴聲由動發趣以虛深 [晉]王廙琴贊曰穆穆和琴至至悟悟如彼清風泠焉經林 [宋]謝惠連琴贊曰嘤嘤陽孤桐裁爲鳴琴體兼九絲聲備五音重華載揮以養民心孫登是寶嘯山林 【銘】 [後漢]李尤琴銘曰琴之在音盪滌邪心雖有正性其感亦深存雅去鄭僻侈是禁條暢和正樂而不淫

箏

釋名曰箏施弦高箏箏然 史記曰秦逐客李斯上書曰夫擊甕叩缻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者真秦之聲 風俗通曰謹案禮樂記箏五弦筑身也今并涼二州箏形如瑟不知誰改也 英雄記曰呂布詣袁紹紹患布欲殺之遣三十六兵被鎧迎布使著帳邊卧布知之使於帳中鼓箏諸兵卧布出帳去兵不覺也 傅子曰邦素善彈箏雖伯牙妙手吳姬奇聲何以加之 又曰箏者上圓象天下平象地中空准六合弦柱十二擬十二月乃仁智之器也 語林曰桓野王善解音晉孝武祖宴西堂樂闋酣飲將詔桓野王箏歌野王辭以須笛於是詔其常吹奴碩賜姓曰張加四品將軍引使上殿張碩意氣激揚吹破三笛未畢睹脚笛然後乃理調成曲 俗說曰謝仁祖爲豫州主簿在桓溫閣下桓聞其善彈箏便呼之既至取箏令彈謝即理絃撫箏因歌秋風意氣殊遒桓大以此知之 【詩】 [梁簡文帝]詠箏詩曰依歌時轉韻按曲動花鈿促調移輕柱亂手度繁絃唯有高秋月奏聲獨可憐 [梁]孝元帝和彈箏人詩曰琰柱動金絲秦聲發趙曲流徵含陽春美手過如玉 [梁]劉孝綽詠箏詩曰秦箏吐絕調玉柱揚清曲弦依高張斷聲隨妙指續徒聞音繞梁寧知顏如玉 【賦】 [後漢]侯瑾箏賦曰於是急絃促柱變調改曲卑殺纖妙微聲繁縟散清商而流轉兮若將絕而復續紛曠蕩以繁奏兮邈遺世而越俗若乃察其風采練其聲音美武蕩平樂而不淫雖懷思而不怨似豳風之遺音是雅曲既闋鄭衛仍脩新聲順變妙弄優遊微風漂裔冷氣輕浮感悲音而增歎愴嚬悴而懷愁若乃上感天地下動鬼神享祀祖宗酬酢嘉賓移風易俗混同人倫莫有尚於箏者矣 [魏]阮瑀箏賦曰惟夫箏之奇妙極五音之幽微苞群聲以作主冠衆樂而爲師禀清和於律呂籠絲木以成資身長六尺應律數也故能清者感天濁者合地五聲並用動靜簡易大興小附重發輕隨折而復扶循覆逆開浮沈抑

揚兮降綺靡殊聲妙巧不識其爲平調足均不疾不徐遲速合度君子之衢也慷慨磊落卓礫盤紆壯士之節也曲高和寡妙妓難工伯牙能琴於茲爲朦皦懌翕純庶配其蹤延年新聲豈比能同陳惠李文曷能是逢[晉]陶融妻陳氏箏賦曰伊夫箏之爲體惟高亮而殊特應六律之修和與七始乎消息括八音之精要超衆器之表式后夔創制子野考成列柱成陳既和且平牙氏攘袂而奮手鍾期傾耳以靜聽奏清角之要妙詠騶虞以鹿鳴獸連軒而率舞鳳蹌蹌而集庭汎濫浮沉逸響發揮翕然若絶皦如復迴爾乃秘豔曲卓礫殊異周旋去留千變万態[晉]賈彬箏賦曰溫顔既授和志向悅賓主交歡聲繹品列鍾子授箏伯牙同節唱葛天之高韻讚幽蘭與白雪其始奏也蹇逢澄蹤雅若將暢而未越其漸成也抑按鏗鏘猶沉歡之舒徹何以盡美請從其喻剖狀同形兩象著也設弦十二太簇數也列柱參差招摇布也分位允諧六龍御也[晉]顧愷之箏賦曰其器也則端方修直天隆地平華文素質爛蔚波成君子嘉其斌麗知音偉其含清罄虛中以揚德正律度而儀形良工加妙輕縟璘彬玄絛綴纚音慶雲被身[梁]簡文帝箏賦曰聽鳴箏之弄響聞茲弦之一彈足使客遊恋國壯士衝冠若夫楚王怡蕩場生娛志小國寡民督郵無事乃有燕餘麗妾方桃譬李本住南城經居東里度玲瓏之曲鬥出群箏之香帷腕類紗輕珮重行遲爾乃促吏命友銜觴置酒耳熱眼花之媛千金万年之壽白日蹉跎時淹樂久玩飛花之度窺看春風之入翔命麗人於玉席陳寶器於紈羅撫鳴箏而動曲譬輕薄之經過若夫釣竿復發蛺蝶初揮動玉匣之餘怨鳴陽烏之始飛逐東趨於鄭女和西舞於荊王使長廊之瓦虛墜梁上之塵徐衣

箜篌

釋名曰箜篌師延所作靡靡之樂後出桑間濮上之地師涓爲晉平公鼓焉鄭衛分其地而有之遂號鄭衛之音爲淫樂 一桓譚新論曰鄭人謂狐爲貍以琴爲箜篌比非徒不知狐與貍乃不知貍與箜篌也 司馬相如凡將篇曰鍾磬竽笙筑坎侯 續漢書曰靈帝好胡服作胡箜篌 甄異傳曰永和中吳郡陳緒家平旦忽有叩門自通云陳都尉寄住緒有妻姓奚能彈箜篌神意歡悅既令妻弦歌歌聲焦細歷三年乃別去 班彪上事曰漢武帝賜呼韓邪單于竽瑟箜篌 琴操曰箜篌引者朝鮮津卒霍子高所作也子高晨刺船而濯有一狂夫被髮提壺而渡其妻追止之不及墮河而死乃號天嘘唏鼓箜篌而歌曲終投河而死子高援琴作其歌聲故曰箜篌引 搜神記曰晉永嘉中有神見兗州自號樊道基有嫗號成夫人好音樂能彈箜篌聞人歌絃輒起舞 風俗通曰箜篌一名坎侯謹按武帝祀太山太一后土令樂人侯調依琴作坎侯言其坎坎應節也侯以姓冠章也[詩][梁]簡文帝賦得箜篌詩曰捩遲初挑吹弄急時催舞劍響逐弦鳴杉迴半鄣柱欲知心不平君看傳聞取[賦][晉]鈕滔母孫氏箜篌賦曰考茲器之所起實侯氏之所營遠不假於琴瑟顧無取乎箏笙爾乃陟九峻之增崖臨睎承温之朝日剖嶧陽之孤桐伐梓宮之椅漆御班輸之造器命伶倫而調律浮音穆以遐暢沉響幽而若絶樂操則寒條反榮哀曼則晨華朝滅邈漸離之清角超子野之白雪然思起梁甫攀華岳路險悲秦道難怨蜀道遠悼行邁之離秋風哀年時逝速陵危以胡顏凋哀弦以寫躅於是數轉難測聲變無方或冉弱以飄沉或頓挫以抑揚或散角以放羽或搖徵以騁商[晉]曹毗箜篌賦曰嶧陽之桐植根巖崿標清泉閉根女蘿被條爾乃楚班制器窮妙極巧龍身鳳形連翩窈窕纓以金采絡以翠藻其弦則烏號之絲用應所任體勁質朗虛置自吟於是召倡人命妙妾銜新聲酌金罍或歎飲愁吟引吳妃湖上風沓以平雅前溪藏摧而懷歸[宋]臨川王劉義慶箜篌賦曰侯牽化而始造象率奇而後珍名啓端於雅引器荷重於吳君等齊歌以無僭言似秦箏而非羣

琵琶

釋名曰琵琶本於胡中馬上所鼓也推手前曰琵引却曰琶因以爲名 風俗通曰謹按琵琶近世樂家所作不知誰作也長三尺五寸法天地人與五行也又四弦象四時也 三輔決錄曰游楚表乞宿衛拜駙馬都尉楚不學問性好游遨音樂及畜歌者琵琶箏簫每行來將以自隨 傅子曰朱生善彈琵琶雖伯牙之妙舞無以加之 語林曰謝鎮西著紫羅襦據

胡兆在大市佛圖門樓上彈琵琶作大道曲　竹林七賢論曰阮咸善彈琵琶
異苑曰南平國蠻在姑孰有鬼附之每占吉凶輒先索琵琶隨彈而言事有
驗或云是老鼠所作名曰靈侯　幽明錄曰晉司空桓豁在荊州有參軍五
月五日鸜鵒舌教令學語遂無所不名與人相聞顧參軍善彈琵琶鸜鵒
每聽移時　世說曰桓大司馬曰謝仁祖企脚在北牖下彈琵琶故自有天際
意　【詩】〔齊〕王融詠琵琶詩曰抱月如可明懷風殊復清絲中傳意緒花裏
寄春情掩抑有奇能淒鏘多好聲芳袖幸時拂龍門空自生　【賦】〔晉〕孫
該琵琶賦曰惟嘉桐之奇生于丹澤之北垠下脩條而迥迥上糺紛而干雲開
鍾黃以挺幹表素質於倉春然後託乎公班妙意橫施四分六合廣袤應
規迴風臨樂刻飾流離弦則岱谷檿絲篚貢天府伯奇執軸杞妻抽緒大
不過宮細不過羽清朗緊勁絕而不茹伶人鼓焉景響豐碩掩觸騁驛遊乎
風揚抑按捻拄攏擫藏摧乃叩少宮聘明光發下柱展上按儀秦氏之繁弦放
莊公之倍簧於是酣酣日晚改爲秦聲壯諒抗氣土風所生延年度曲六彈俱成
絀耶任正疏密有程離而不散滿而不盈沉而不重浮而不輕綿駒遏唱伶宗
級父淮南廣陵邯鄲燕趙每至曲終歌闋亂以衆契上下奔鶩鹿廬雷駭
厲遊鵬雨注飆飛電逝　〔晉〕成公綏琵琶賦曰八音之用譜于典籍簫管韶九奏物有
容制惟此琵琶興自末世爾乃託巧班爾妙意橫施因形造美洪殺得宜柄如翠
虬之仰首盤似靈龜之厲角嘯嗃臨樂則齊州之丹木柱則梁山之象犀軫以瑤瑱䌖
以瑤枝若夫盤圓合靈太極形也三材片合兩儀生也分柱列位歲數成也回寤
華表日月星也

筍簴

釋名曰所以懸鍾者橫曰筍筍峻也在上高峻也從曰簴簴舉也在旁舉筍
也　毛詩曰設業設簴崇牙樹羽　禮記曰夏后氏之龍簨簴殷之崇牙周之
璧翣　鬻子曰大禹爲銘於筍簴銘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教以義者
擊鍾教以事者振鐸語以憂者擊磬語以訟獄者揮鞀　說苑曰秦博士
對始皇階下擔千石之鍾萬石之簴　淮南子曰闔閭伐楚破九龍之鍾簴
東觀漢記曰赤眉海王壞殿鍾簴之縣　莊子曰梓慶削木爲鐻見者驚猶鬼
神魯侯問其術對曰臣將爲鐻未嘗敢以耗氣齋七日忘吾四支然後入山林
觀天性識別日成鐻然後加手（鐻似夾鍾也）離騷曰簫鍾兮瑤簴　【賦】〔漢〕賈誼簴
賦曰牧太平以深志象巨獸之屈奇妙彫文以刻鏤舒循尾之采垂舉其鋸牙
以左右相指負大鍾而欲飛　【銘】〔後漢〕李尤鍾簴銘曰周因殷禮損益可知漢因
於周猶若直規人因奉器事有可施鏞鍾懸簴物得其宜聲揚遠聞乃雍臺遠

簫

釋名曰簫肅也其聲肅肅而清也　風俗通曰舜作其形參差象鳳翼
十管長三尺　爾雅曰大簫謂之言小者謂之筊　三禮圖曰雅簫長尺四寸
二十四彄頌簫長尺二寸十六彄　尚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　又曰既備乃奏
簫管備舉喤喤厥聲肅雍和鳴　禮記曰仲夏之月命樂師均管簫
莊子曰南郭子綦謂顏成子游曰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
天籟（郭象曰籟簫也）　呂氏春秋曰客有以吹籟見越王者上下宮商和而越王不喜也
或爲之野音而王反悅之亦有如此者要在聽之而已　列仙傳曰蕭史者秦穆
公時人善吹簫能致孔雀白鶴穆公女弄玉好之公妻焉一旦隨鳳飛去故秦樓
作鳳女祠雍宮世有簫聲焉云（事見仙說）　漢書曰元帝多材藝吹洞簫自
度聲被歌聲　又曰元帝爲太子體不安善忘不樂詔使王褒等之
太子宮誦讀奇文太子喜褒所爲甘泉洞簫頌令後宮讀誦之　史記曰周勃常
爲人吹簫給喪事　蔡邕月令章句曰簫長則濁短則清以臘蜜
實其底而增減之則和管而成音定無所復調當與琴瑟相參　傅子
曰馬先生能使木人吹簫比妙般輸墨翟曰不劣古矣　段龜龍涼州記曰
呂纂咸寧二年胡人發張駿冢得玉簫　丹陽記曰江寧縣南四十里
慈母山積石臨江生簫管竹王褒洞簫賦所稱即此也其竹圓緻異於衆
處自伶倫採竹嶰谷其後惟此簳見珍故歷代常給樂府而俗呼曰鼓吹
山　潯陽記曰廬山西南有康王谷又北嶺城天欲雨輒聞鼓角簫笳之聲
【詩】〔梁〕劉孝儀詠簫詩曰危聲合鼓吹絕弄混笙篪管饒知氣促釵動
覺脣移仙史安爲貴能令秦女隨　【賦】〔漢〕王褒洞簫賦曰原夫簫幹之所
生出于江南之丘墟洞條暢以罕節標敷紛以扶疏徒觀其傍山側則嶇嶔
巋崎倚巇迤靡誠可悲乎其不安也彌望儻莽連延曠蕩又足樂乎其
敞閑也託身軀於后土經萬世而不遷翔鳳（簫蕭經）其末迴江流水溉其山朝

露清冷而隕其側玉液浸潤而承其根孤雌寡鶴娛優乎其下春禽群嬉翱翔乎其巔秋蜩不食抱樸而長吟玄猨悲嘯搜索乎其間於是般匠施巧夔襄准法帶以象牙掍其會合其妙聲則清靜厭㾪順敘卑達若孝子之事父也科條譬類誠應義理澎濞沆瀣一何壯士優柔溫潤又似君子或留而不行或行而不留悼怳爛漫亡稱失倫故知音者悲而樂之不知音者怪而偉之故其為悲聲則莫不愴然累欷撇涕抆淚其奏懽娛則莫不憚漫衍凱阿那腲腇者已以是蟋蟀蚸蠖蚑行喘息螻蟻蝘蜒垂喙蜿轉瞪瞢忘食況乎感陰陽之和而見風俗之倫哉

笙

釋名曰笙生也象物貫地而生以匏為之故曰匏竽亦是也其中空以受簧也 世本曰隨作笙也 爾雅曰大笙謂之巢小者謂之和 說文曰舜祠之下得笙白玉管笙十三簧象鳳之身 尚書曰笙鏞以閒鳥獸蹌蹌 毛詩曰笙磬同音 周官曰笙師掌教吹笙 禮記曰女媧之笙簧 穆天子傳曰西王母吟曰吹笙鼓簧中心翱翔 尸子曰商容觀舜舞墨子吹笙墨子非樂而於樂有是也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命侍女董雙成吹雲和之笙 列仙傳曰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雒間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山神仙 魏志曰文帝令杜夔與於賓客中吹笙鼓琴夔有難色遂黜免

【詩】陸罩詠笙詩曰管清羅袖拂響合絳唇吹含情應節轉逸態逐聲移所美周王子弄羽一參差

【賦】晉潘岳笙賦曰河汾之寶有曲沃之懸匏焉鄒魯之珍有汶陽之孤篠焉若乃緜蔓紛敷之麗浸潤靈液之滋固眾作者之所詳余可得而略之徒觀其制器也則審洪纖面短長剟生簳裁熟簧設宮分羽經徵列商基黃鍾以舉韻望儀鳳以擢形寫皇翼以插羽摹鸞為音以厲聲於是乃有始泰終約前榮後瘁激憤於今賤永懷乎故貴眾滿堂而飲酒獨向隅而掩淚援鳴笙而將吹先嗢噦以理氣或案衍夷靡或竦踊剽急或既往而不反或已出而復入徘徊布護渙衍葺襲舞既蹈而中輟節將撫而弗及樂張女之哀彈流廣陵之名散詠園桃之夭夭歌棗下之纂纂歌曰棗下纂纂朱實離離宛其落矣化為枯枝人生不能行樂何以虛謚為爾乃引飛龍鳴鵾雞雙鴻翔白鶴飛子喬輕舉明君懷歸荊王喟其長吟楚妃歎而增悲新聲變曲奇韻橫逸縈纏歌鼓網羅鍾律爛熠爚以放豔鬱蓬勃以氣出秋風詠於燕路天光重乎朝日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唱發章夏導揚韶武協和陳宋混一齊楚延不逼而遠無攜聲成文而節有敘

【賦】晉王廙笙賦曰其制器也則取不周之竹曾城之匏生懸崖之絕嶺邈隆崒以崇高延脩頸以亢首厭瑤口之陸離舞靈蛇之素鱗銜明珠於帶垂弱舌紙薄錯鍾內藏合松臘以密際糅彤丹以發光

【賦】晉夏侯淳笙賦曰嗟萬物之殊觀莫比美乎音聲總眾異以合體匪求一以取成雖琴瑟之既麗猶靡尚於清笙爾乃採桐竹翦朱密摘長松之流肥咸蜌蛤之所出抑揚噓吸或吻或吹厭抑按同覆牙移初進眾龍重蟬蹋鵝振引合和如樂如離若夫纏綿約殺足使放達者循察謹儉平曠足使廉規者弃節冲靈悖悠足使貪榮者退世閑明爽亮足使慢惰者進弱豈眾樂之能倫邈奇特而殊絕

笛

風俗通曰笛武帝時丘仲所作也笛滌也所以滌邪穢納之雅正也長尺四寸七孔後有羌笛見馬融賦 傅子曰列和善吹笛吳姬之聲無以加也 伏滔蔡邕長笛賦序曰余同僚桓子野有故長笛傳之者云蔡邕之所作也初邕避難江南宿於柯亭柯亭之館以竹為椽仰而眄之曰良竹也取以為笛奇聲獨絕歷代傳之 廣雅曰籥謂之笛有七孔 魏略曰游楚好音樂畜笛者弄侍以自隨 世說曰王子猷聞桓子野善笛而不識遇桓於岸上過舟中客有識之者云此是桓野王使令人與相聞君善吹試為我一奏桓御時已貴顯素聞王名即便迴下車踞胡牀為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客主不交言 俗說曰宋褘是石崇妓綠珠弟子有國色善吹笛後在晉明帝宮帝疾患危篤群臣自進諫請出宋褘時朝賢悉見帝曰卿諸人誰欲得者眾人無言阮遙集時為吏部尚書對曰願以賜臣即與之 又曰謝仁祖妾阿妃有國色甚善吹笛謝死阿妃誓不嫁郗曇時為北中郎設權計遂得阿妃為妾阿妃終身不與曇言 段龜龍涼州記曰呂纂時胡人發張駿冢得玉笛 續搜神記曰合肥口有大白舡覆在水中云是曹公白舡嘗有漁人夜宿以舡繫之聞箏笛弦節之音漁人夢人驅遣云勿近官妓此人驚即移

去相傳云黃公載此笛復於此猶存焉幽明錄曰永嘉中太山民巢氏先
為相縣令居在晉陵家婢採薪忽有一人追隨婢還家不使人見與婢宴
飲輒吹笛而歌歌云閑夜寂已清長笛亮且鳴若欲知我者姓郭字長生
【賦】楚宋玉笛賦曰余嘗觀於衡山之陽見奇篠異幹罕節簡枝之叢生
也其處磅千仞絕谿陵阜隆崛萬丈盤石雙起丹水涌其左醴泉流其
右師曠將為陽春北鄙白雪之曲取其雄焉宋意將送荊卿於易水之上
得其雌焉於是天旋少陰白日西靡命嚴春使午子延長頸奮玉手摛朱
脣曜皓齒頳顏臻玉貌起吟清商追流徵 後漢馬融長笛賦曰融既
博覽典雅精該術數又性好音律能鼓琴吹笛為督郵無留事獨臥郿
平陽鄔中有雒客舍逆旅吹笛融去京師踰年暫聞甚悲而樂之作長笛
賦其辭曰惟籦籠之奇生兮于終南之陰崖託九成之孤岑臨萬仞之石谿
是以間介無蹊人迹罕到猿蜼晝吟鼯鼠夜叫於是放臣逐子弃妻離友
攢乎下風收精注耳首雙襞比律子野協呂十二畢具黃鐘為主詳觀夫曲
胤之繁會叢雜何其富也紛葩爛漫誠可喜也波散廣衍實可異也律

呂既和哀聲五降曲終闋盡餘弦更興繁手累發密櫛疊重上擬法於
韶箾南籥中取度於白雪淥水下采制於延露巴人子野聽聲伯
牙毀弦瓠巴輟（下缺） 柱磬襄弛懸近世雙笛從羌起羌人伐竹未及已龍
鳴水中不見已截竹吹之聲相似易京君明識音律故本四孔加以一君
明所加孔後出是謂商聲五音畢

笳

蔡琰別傳曰琰字文姬先適河東衛仲道夫亡無子歸寧于家漢末大
亂為胡騎所獲在左賢王部伍中春月登胡殿感笳之音作詩言志曰
胡笳動兮邊馬鳴孤鴈歸兮聲嚶嚶 晉書曰劉疇曾避
亂塢壁賈胡百數欲害之疇無懼色援笳而吹之為出塞之聲動其
遊客之思於是羣胡皆垂泣而去 世說曰劉越石為胡騎所圍數重
城中窘迫無計劉始夕乘月登樓清嘯胡賊聞之皆悽然長歎中夜奏
胡笳賊皆流涕人有懷土之切向曉又吹賊并起圍奔走或云是劉道真
【賦】魏杜摯笳賦曰惟葭蘆之為物諒絜劲之自然托妙體於阿澤歷百
代而不遷於是秋節既至百物具成嚴霜告殺草木殞零賓鳥鼓
翼蟋蟀悲鳴羈旅之士感時用情乃命狄人操笳揚清吹東角動
南徵清羽發濁商起剛柔待用五音迭進倏爾却轉忽焉前引或
縕縕以和懌或悽悽以燋殺或漂淫以輕浮或遲重以沉滯 西晉
孫楚笳賦曰銜長葭以汎吹噭啾之哀聲奏胡馬之悲思詠北狄之遐
征順谷風以撫節飄飄乎天庭徐疾從宜音引代起叩角動商鳴
羽發徵若夫廣陵散吟三節白紵太山長曲哀及梁父似鴻鴈之將
鶵乃羣翔於河渚 晉夏侯湛夜聽笳賦曰越鳥戀乎南枝胡馬
懷夫朔風惟人情之有思乃否滯而發中南閭兮拊掌北閭兮鳴
笳鳴笳兮協節分唱兮相和相和兮哀諧慘激暢兮清哀奏燁
燧之初彎展從蹊之歎乖伸弃兮更纏還調兮故韻披涼州之妙參
擬飛龍之奇引亞幽蘭之遊響葵楚妃之絕歎放鵾雞之弄音散
白雪之清變

藝文類聚卷第四十四

藝文類聚卷第四十五　職官部一

總載職官　諸王　相國　丞相　冢宰

總載職官

尚書曰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　禮記曰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　大戴禮曰古之御政以治天下者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馬之官以成禮司寇之官以成義司空之官以成智　尚書大傳曰古者天子三公每一公三卿佐之每一卿三大夫佐之每一大夫三元士佐之　賈誼新書曰王者官人有六等一曰師二曰友三曰大臣四曰左右五曰侍御六曰廝役智足以為源泉行足以為表儀謂之師智足以為礲礪行足以為輔助謂之友以謀國事行足以為民率謂之三大臣也修身正行不僭於鄉曲左右也事君不敢有二心侍御者也唯言之聽以事君者廝役也　說苑曰應侯與賈子坐聞有鼓琴之聲應侯曰今之琴一何悲也賈子曰夫張急調下故使之悲爾張急者良材也調下者官卑也取夫良材而卑官之安能無悲乎應侯曰善　漢書曰永元三年上微行始出北至池陽西至黃山南獵長楊東遊宜春微行常用飲酎八九月中與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自此始也　東觀漢記曰更始所置官多群小長安謂之語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　漢舊儀曰古法聖者試故令丞相設四科之辟以博異德第一科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科曰學道修行經中博士三科曰明曉法令足以決疑能案章覆問文中御史四科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照姦勇足以決斷才任三輔劇令皆試以能然後官之第一科補西曹南閤祭酒二科補議曹三科補四辭八奏四科補賊決　李重雜奏議曰古之聖王建官垂制所以體國經治而功在簡易也自帝王已下世有增損舜命九官周分六職秦采古制漢仍秦舊倚丞相任九卿雖置五曹尚書始於封奏以宣外內事任尚輕而郡守牧民之官重故漢宣稱所與為治唯良二千石其有殊勳者輒璽書勉勵或賜爵進秩禮遇豐厚待治大體所以追蹤三代也乃至東京雖漸優顯然令僕射出為郡守鍾離意黃香胡廣是也郡守入為三公虞延第五倫桓虞鮑昱是也　楊泉物理論曰吏者理也所以理萬機平百揆也武士宰民猶使狼牧羊鷹養雞也是以人主務在審官擇人

【詩】晉應璩雜詩曰散騎常師友朝夕進規獻侍中主喉舌万機無不亂尚書統庶事官人秉法憲彤管珥納言貂璫表武弁出入承明廬車服一何煥三寺齊榮秩百僚所瞻願

【頌】晉陸機漢高祖功臣頌曰茫茫宇宙上墋下黷波振四海塵飛五岳九服徘徊三靈改卜赫矣高祖肇載天祿彤雲晝聚素靈夜哭万邦宅心駿民效足堂堂蕭公王迹是因綢繆睿后無競惟人外濟六師內撫三秦拔奇夷難邁德振民名蓋群后是謂宗臣平陽樂道在變則通爰淵爰默有此武功長驅河朔電擊壤東協策淮陰亞迹蕭公文成作師通幽洞冥永言配命因心則靈窮神觀化望景揚清鬼無隱謀物無遁形運籌固陵定策東鄰三王從風五侯允集霸楚實喪皇漢凱入曲逆宏達好謀能深游情香冥神迹是尋奇謀六奮嘉慮百過規主于足離項于懷韓王窘執胡馬洞開灼灼淮陰靈武冠世策出無方思入神契有偃必靡則脆肇起還漢滔還定渭表濟河夷魏登山滅趙威掠火烈勢踰風掃拾代如遺偃齊猶草彭越觀世翻迹隆從光威凌楚城質委漢王靖難河濟即宮舊梁烈烈黥布耽耽其眄名冠強楚鋒猶駭電肇彼梟風翩為我扇天命方集王于東夏矯矯三雄至于垓下元凶既夷寵祿來假張耳之賢有聲梁魏俯思舊恩仰察五緯脫迹違禍披榛來婣改策西秦執厚其身王信韓詳子拓土開疆我圖爾越遷晉陽盧綰自微婉戀我皇跨功踰德祚爾輝章吳芮之王祚由梅鋗功微勢弱世載忠賢肅肅荊王董我三軍國掌四方穆穆其勳庸親祚勞舊是分安國建親悠悠我思依依哲母既明且仁引身伏劍永言固之王云興亡末命是期絳侯質木多略寡言曾是忠勇惟帝攸歎雲發霸盜日景逸上蘭平代擒豨奄有燕韓寧亂以武斃呂以權實推太尉劉宗以安舞陽道迎延帝幽藪宣力王室匪惟厥武揔干鴻門披闥帝宇聳顏誚項掩淚寤主百王之極甘舊事靡存稷嗣制禮下肅上尊穆穆帝典今其盈門風流三代宴

民紀信訴項輕軒是乘身與烟銷名由風興形可以暴志不可凌[illegible]後漢班固公孫弘贊曰公孫弘卜式倪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爵遠迹羊豕之間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是時漢興六十餘載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羣士慕向異人並出卜式拔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明也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倪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皋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曆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帥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修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邴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邵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皆有功績見述後世參其名臣亦其次也

晉袁宏三國名臣贊曰赫赫三雄並回乾軸競收杞梓爭採松竹鳳不及栖龍不暇伏英英文若靈鑒洞照應變知微探賾索要日月在躬隱之彌曜公達潛朗思同蓍蔡運用無方動攝羣會爰逮崔生體正心直天骨疎朗牆岸高嶷忠存軌迹義形風色思樹芳蘭翦除荊棘景山恢誕韻與道合形器不存方寸海納和而不同通而不雜遇醉忘辭在醜貽咎長文通雅義格終始思戴元首擬伊同恥嘉謀肆庭讜言盈耳深哉泰初宇量高雅器範自然標準無假全身由直迹洿必偽處死匪難理存則易六合徒廣容身靡寄堂堂孔明基宇宏邈器同生民獨稟先覺標榜風流遠明管樂士元弘長雅性內融崇善愛物觀始知終喪亂備矣勝塗未隆先生標之振起清風公琰殖根不忘忠勤豈曰模擬實在雅性推賢恭己久而可勸公瑾英達朗心獨見披草求君定交一面桓桓魏武外託霸迹志掩衡霍恃戰忘敵卓卓若人曜奇赤壁三光參分宇宙暫隔子布擢才遭世方擾撫翼桑梓息肩江表王略威夷吳魏同寶遂獻宏謨匡此霸朝昂昂子敬拔迹草萊荷檐吐奇乃構雲臺子瑜長者體性純懿諫而不犯正而不毅將命闕庭退忘私位納言寒暑以道佐世出能勤功入亦獻替謀翊社稷解紛挫銳元勳稱遠神和形檢如彼白珪質無塵點清不增潔濁不加染伯翔高亮性不和物好是不羣折而不屈屢摧逆鱗直道受黜歎過孫陽放同賈生

[illegible]孔子並楊四公頌曰峩峩西岳峻極太清降神挺賢肴景靈豈何為四楊暴于佐我大漢俾作翰輔明明在上不顯其身帝時疇咨本道求賢僉曰於公溫故知新宜保宜傅克贊典墳昔在阿衡左右商王有周文武股肱良宰我漢楊氏代作棟梁寇賊姦宄匪躬惟國之紀綱強復整政無亂荒功假皇宰率土以懷心盡乎朝終然允臧伊德之輔是乃毛羽良哲匪好孰云敢舉揚氏之功軌為政軌政伊何盡啓基緒穆穆天子以為愍者於萬斯年克昌厥後

諸王

漢書百官表曰諸侯王高帝初置金璽盭綬掌治其國漢制皇子封為王其實諸侯也周末諸侯或稱王而漢天子自以皇帝為稱故以王號加之總名諸侯王法律家皆曰列侯天子太社以五色土為壇皇子封為王者受天子太社之土以所封之方色東方受青南方受赤他如其方色藉以白茅歸國以立社故謂之受茅土賈誼書曰高帝瓜分天下以王有功之臣反者如蝟毛而起高皇帝以為不可制故削去不義諸侯空其國擇良日立諸子洛陽上東門外諸子畢王而天下乃安 漢書曰楚元王交高帝弟自帝即位交與盧綰常侍上出入卧內傳語言諸內事隱謀文帝尊寵元王子爵比皇子 又曰初楚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為穆生設醴 又齊悼惠王肥高帝子食七十餘城諸民能齊言者皆與齊 又梁孝王文帝寵子母竇太后少子愛之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里得賜天子旌旗從千乘萬騎出稱警入言蹕擬於天子招延四方豪傑自山東游士莫敢不至 又河間獻王德景帝子修學好古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由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獻王者故得書與漢等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 又曰共王餘景帝子好治宮室苑囿狗馬王初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聞鐘

聞琴瑟之聲遂不敢壞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　又淮南王安爲人好
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招致賓客方術
之士數千人作爲内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術
又淮陽憲王欽宣帝子好經書法律聰達有才帝甚愛之數嗟歎憲
王曰真我子也東觀漢記曰東平王蒼少有孝友之質寛仁弘雅帝即位
詔以爲驃騎將軍位在三公上四年蒼上疏願朝上以王觸寒涉道使謁者
賜乘輿貂裘蒼到洛陽使鴻臚持節郊迎引入不在贊拜之位升殿乃
拜上親答拜諸王歸國上持留蒼八月飲酎畢大鴻臚奏遣蒼發上親
臨送流涕賞賜以億萬數又明帝詔書示諸國曰詔問東平王蒼處家
何等最樂王對曰爲善最樂帝曰其言甚大副其腰腹蒼美須髯腰
帶八圍亦二寸　又北海靖王興每朝廷有異政京師雨澤秋稼好醜輒驛馬下
與其兒親重若此　又廣平鉅鹿樂成王在邸入問起居車馬鞍勒皆純
黒無金銀綵飾馬不踰六尺於是以白太后即賜錢各五百萬　魏志曰鄧哀
王冲字倉舒少聰察岐嶷生五六歲智意所及有若成人之智時孫權曾致巨象太
祖欲知其斤重訪之羣下咸莫能出其理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所至
稱物以載之則斤可知矣太祖大悦即施行焉時軍國多事用刑嚴
重太祖馬鞍在庫而爲鼠所齧庫吏懼必死沖謂曰待三日中然後自歸
沖於是以刀穿單衣如鼠齧者謬爲失意貌有愁色太祖問之沖對曰世
俗以爲鼠齧衣者其主不吉今單衣見齧是以憂戚太祖曰此妄言耳
無所苦也俄而庫吏以齧鞍聞太祖笑曰兒衣在側尚齧況鞍縣柱乎
一無所問　又曰中山恭王衮少學生十餘歳能屬文毎讀書文學左右常
恐以精力爲患數諫止之然性所樂不能廢也文學防輔相與言曰受詔
察公舉錯有過當奏及善亦宜以聞遂共表稱陳衮美衮聞之大驚責
讓文學曰修身自守常人之行耳而諸君乃以上聞是適所以增其負累也
又任城威王彰字子文少善射御力過人手格猛獸不避險阻數從征伐志
意慷慨太祖常折之曰汝不念讀書慕聖道而好乘馬擊劍此一夫之用
何足貴也彰謂左右曰大丈夫一爲衛霍將十萬騎馳沙漠驅戎狄立功建
號爾何能作博士耶　又陳思王植字子建年十餘歳誦讀詩論及辭賦

數十萬言能屬文太祖常視其文謂植曰汝倩人耶植跪曰言出爲論下
筆成章顧當面試奈何倩人時鄴銅爵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
使各爲賦植援筆立成可觀太祖甚異之　王隱晉書曰齊王攸學不倦
借人書皆爲治護特還有求書則出借秩加賦以賑國人須豐年乃收本
息太康三年詔攸當出方岳遂撫其國加都督青州增封濟南郡德物
典策軒懸之樂六佾之舞賜金鈇朝車乘輿之副　又安平獻王孚世穆愛
禮爲太宰四年正會上見太宰身執子孫之禮輿車上殿上於阼階下迎拜
王既坐上又親奉上壽孚雖見尊寵而常有憂容獻王一門三世同時十人
封王三人世子父位極人臣子孫咸居大官出則旌旗節鉞入則貂蟬袞冕自
公族之寵未始有也　晉百官表曰王古號也夏殷周稱王金璽盭綬細纓
朱綬五時朝服遠遊冠介山玄玉　沈約宋書曰衡陽王義季爲荆州刺史
先是臨川王義慶在任巴蜀亂擾師旅雁接府庫空虚義季躬行節儉
蓄財省用數年間還復充實隊主續豐母老家貧無以充養遂斷不
食肉義季哀其志給豐每月白米二斛錢一千并制豐噉肉義季素拙書
上聽使餘人書啓事唯自署名而已素嗜酒自彭城王義康廢遂爲長夜
之飲略無少醒日太祖累加詰責義季引愆陳謝上詔報誡諭終不改以至
於終二十一年　又始平孝敬王子鸞字孝羽孝武帝第八子也母殷淑儀寵
傾後宫子鸞爲世愛諸子凡爲上所寵遇者莫不入子鸞府國及爲南徐州
又割吳郡以屬之　又建平宣簡王宏字休度文帝第七子也少而閑素篤好
文籍太祖寵愛殊常爲之第於雞籠山盡山水之美建平國爲他國一階
【賦】魏夏侯玄皇胤賦曰覽先王之上德本人倫之大紀道莫隆於宗緒
莫奉於宗祀伊皇衢之光赫享乾統之元祉在太和之五載應皇胤之誕時
准孟秋和氣淑清良辰既啓皇子誕生介乃發愷悌之明詔振隆恩之豐沛
殊惠洽于兆民出不捷暢於無外譬蘭芽兆以布德赦殊死以崇仁黔首詠而齊
樂頌皇祚之日新【頌】宋謝莊皇太子頌曰於我皇后懿萃前聖系軌百王
靈昭事祇肅外朝明德徽猷音和穆吉鍾天之慶厚其胤今辰寔生亞嗣愛
由一人萬國作喜明明蒼蒼昊天肇生元命我后綏之則榮長爲日英綿天
之緒仁恩翼世永載明明同征　上帝休祥淑息播百作頌先流德聲罔已　嗟

將士祗承千載【碑】梁沈約齊司徒安陸昭王碑曰稷契身佐唐虞功大於
天地尚武姬文所以膺圖受籙蕭曹扶翼漢祖威秦項以寧亂魏氏時乘
於前皇考握符於後靈源與積石爭流神基與極天比峻公含辰象之秀
體河岳之靈氣蘊風雲身負日月始欻與服叢臺之芳以為分陝淄之地
揮汗成雨曾何足稱乃鴻騫去邑作守東楚夏首湯要任東推轂襟帶
中流地殊江漢南接衡巫風靈之俗千里西通鄖鄧水陸之塗三千是惟形勝
閫外莫先建麾作牧用德假存以我羯猳窺覦伺我邊陲北風未起馬首便
則南向塞草未衰嚴城於焉早閉惠至以奉上明誠以接下撫僚庶蓋盛
德之容交士林忘公侯之貴虛懷博納幽關洞開寓語談笑情瀾不竭凡
我僚屬均哀共戚絕天德之撫摩痛崇陰之不留所以克卜思播遐塵敢
之宮懷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是開金運稱始王筐三仁云殊五曜入房亦曰其
馬服襄周甫惠露甘吳仁風翦越涉夏英聲漢政成春月【北齊】邢子才廣
平王碑文曰公分氣氤氳冥東霧昭晉基構輪奐源流暗遠積石莫之方
委水不能喻山瀆效神辰昴降德自天假緣鬱為時宗積宇淹贍挺拔
秀遠道亞生知德均殆庶日月在躬水鏡被物聳壑青松而出秀千仞白雲而
上征侍講金華參游銅雀出陪芝蓋入奉桂室充會友之選當拾遺之
舉發言為論受詔成文碧雞白雞靈蛇在握方見建安之體復聞正始之音
公年方弱冠而位居宰右道被生民惠霑萬物撫鬱雅俗之表哉成社稷
之鎮公孫聲動天丁巳非其倫管子光照鄴國孰云能擬方諸曆疏多
福隆此永年奄棄搏風之逸羽窮送日之遠路同岐山之嘉會陪代山宗之
盛禮而羣飛在辰積流具及山崩川竭星霣日銷嵩岳既毀王元但禮
蘭挺則芬王生則潤映決萬源落落千仞我有徽猷金聲玉振志猶學
海業比登山鶚蹈偶衷綷帳言編錄微秘與敦理入玄天地或終山河匪
壽昔曰九民誰甚長久立言立事貴之身後式銘景行是為不朽【墓誌】
【齊】王融豫章文獻王墓誌銘曰領袖傾喬人綱弛漫半岳摧峯中河墜月
眷外鏡隧如何夜臺歸騎流輿靜像咲徘徊千秋方祀顧有餘哀 又齊謝
眺鬱林王墓銘曰紼車旖旎翣轝晻映哀武盛良臨眺弛盛設徒歸桐
弄舞君鄭 又齊海陵王墓誌銘曰景非云及多難仍啓載驅輪轊而闕

代邸西光已謝東龜又艮龍轅壽殊夕爍條掩晨鍔風搖草色月照松光春秋
非我曉夜何長【宋】謝莊文成番王墓銘曰許氏猶龍荀家鳴鶴豈如宗
子分聯華萼對策雲臺觀書麟閣官美登朝文高入洛得意琴書忘
言丘壑【梁】簡文帝撫軍村陽王墓誌銘曰於昭帝緒擅美前王綠圖乃紀金籙
王臣世載台鼎非地居魯衛沛易旦傳楚詩將說桐圭誰戲甘棠何憩
【梁】沈約丞相長沙宣武王墓誌銘曰山岳鎮地日月麗天郊幾者庶亞極緯
賢哉我哲人寔惟天縱德基內美功成日用亦既東轅實拯餘難迄肆
雷駭霜戈電斷震主必危功高不賞冤家動上霄痛銘玄壤聖武發後
恥申冤大禮亡備幽加莫援【陳】徐陵司空河東康簡王墓誌曰夫聖人
至德二直福謙大哉堯舜貽慶啓後明兩之盛中陽暮於秦龍百世之祀
皇家非常唱鳳還有丘於海北應紫蓋於江南帝系王基重光累業高祖
之建天柱聖之稱地維蕩蕩乎民無得而名焉者世王育神昴緯誕耀房
露禮所孝烈不由師保月生之對曾何用於擬議噴日近之言無階於等級封
河東王加侍中散騎與金璫相宜清瓶與玉壺同照後使持節都督徐州刺史
武秀旅拒亭障遷移淡草非長廣之東翔萊近荊門之北王子常慶賈
使白虹之非才深恭雅日彰欽黃騎有之為可以精不退及應著言詠蟀難消
徒持節都督南兗之沙鎮時年十有七追贈司空加鼓吹班劍謚曰康簡王洛北
占墳河南除道葭悲烟殷之聲鈿動豐城之氣豈惟晉皇龍悼重瓌
邪之贈官魏后高文制茂君舒之哀誄【誄】後漢傅毅北海王誄曰永平六年
北海靜王薨於是境內市不交易塗無征旅農不修畝室無女工感傷慘怛
若喪厥親俯哭后土仰訴皇昊於是群英列俊靜思勒銘惟王勲德是
昭是明存隆其實光耀其聲終始之際於斯為榮乃作誄曰臨見視昔初
若論往代有國有家篇籍假載貴勛不驕滿而不溢莫能履道聲色
以卒惟王建國作此蕃衛撫綏方域承翼京室對揚休嘉光昭其則溫恭朝
夕敦循伊德 又魏文帝蒼舒誄曰建安十二年五月甲戌童子曹蒼舒
卒乃作誄曰於惟淑弟懿矣純良誕豐令質荷天之光既哲且仁爰柔克
剛彼德之容茲我來行宜逢介祚以永無疆如何昊天凋斯俊英嗚呼哀哉惟
人之生忽若朝露促促百年亹亹行暮矧爾既夭十三而卒何辜于天景

命不遂　魏陳王曹植任城王誄曰昔二虢佐文旦奭翼武於休我王魏之元
輔將崇懿迹等號齊魯如何奄忽命不是與仁者悼沒兼彼殊類矧
[illegible]生能不憯悴日想宮墀心存平素髣髴魂神馳情陵墓凡夫愛命
達者徇名王雖薨殂功著丹青人誰不沒貴有遺聲乃作誄曰幼有令
質光耀珪璋孝殊閔氏義達參商溫溫其恭爰柔克剛心存建業王
室是匡矯矯元戎雷動雨徂橫行燕代威憎北胡奔虜無窟長還戰高柳
王率壯士常為軍首宜究長年永保皇家如何奄忽景命不遐同盟飲淚
百僚咨嗟　宋謝靈運廬陵王誄曰事非淮南而痛深於中霧迹非任城
而暴甚於仰毒託體皇極銜怨至盡豈惟有識傷慨故亦卑土懷心蓋出
罔已之悲以陳酸切之事云爾哀哀君王絲仁且德在枉無言即罪有[illegible]曾是
忍虐去來一酷身微祭累痛逾酖毒何斯禍斯乃怨乃辱命如可延人百其
贖矜慈景之難留悼驚波之易淪自君王之冥漠歷彌稔於此春衿鳴鴒
之鄉音谷視喬木之陵雲感感節而興悅獨懷悲而莫申侯射隼於高墉赫
王輿之正刑服二辜於北纤致九伐於南荊發酸痛於仁詔令寵贈之哀心布懷

建於帝言攄綱縷於皇音　行狀　梁任昉齊竟陵文宣王蕭子良行狀曰公
道亞生知照鄰幾庶孝始人倫忠為令德公實體之非假學所至天材博
贍學綜兼明至曲臺之禮九師之易樂分龍趙詩析齊韓有一於此不兼綜
昔帝卿訪對於雲臺東平齊聲於楊史淮南取貴於食時陳思見稱於
七步方斯蔑如也夫家國之道至為公私君親之義迺為隱犯公一極一致愛
敬同歸亮誠盡規謀猷弘遠矣他人之善若己有之民之不臧公實貽恥
誘接間悅降以顏色人有不及內恕諸己非意相干每為理屈任天下之重
體生民之俊華袞與縕緒同歸山藻與蓬池俱逸良田廣宅符仲長之言
芒山洛水協應叟之志丘園東國綺[illegible]軒冕乃依林構宇傍巖拓架清猿
與壺人爭旦緩[illegible]與素瀨交暉[illegible]是之虛室入野何辨嵩人何點躡履於鍾
阿徵士劉虬獻書於衡岳贈以貝含之服弘以度外之禮　梁沈約齊臨川
王行狀曰公遵玄源於陵歌之[illegible]黃中之正氣其生逸其神疑如華表於弱
齒弘肯著乎將立[illegible]遠虛景映岳秀川停蘭桂不踰其貞珪璋未究其美
幼而悅學業於從師給貴青場談緯文圖清暉秘[illegible]燭野光朝　梁裴

子對司空安城康王行狀公降七緯之禎靈五行之正性瑾瑋博達清明在
躬學無常師希風乎孔甫幾神殆庶諒亞迹乎顏生悅禮敦詩方昔人而
有裕既明且哲體大雅而弗倫若乃慈明外朗淑德內潤夏侯玄稱之誠
琤璧美之自又授使持節郢州刺史公四居方岳政刑克舉仁恕以懷君子
州憲以肅小人若煩以簡居難則易處常如時雨芬若蘭蕤所去見思所居
稱治建武元年薨于陵之石梵時年四十四皇上震天倫之悼庶僚懷人百之
感詔贈司空常侍王如故禮也自巴濮以東鄖鄧以北方舟連騎赴者如
雲昔王恭死及葬仁翁有踐培之識羊祜亡市人有罷歸之慟若公兼綜
三楚亦異世一時之公幼無擇言長無擇行立功以庇物執德以居宗重以
道性虛閑居熟沖約終日清靜如布素焉

相國

漢書百官表曰相國秦官金印紫綬掌丞天子助理萬機　漢書曰
蕭何沛人陳豨反上自將閒呂后用何計誅韓信拜何相國益封五千戶
卒五百人為衛衆人皆賀召平獨弔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
種瓜長安城東平謂何曰禍自此始也何乃讓封悉以家財佐軍上喜　又
曰曹參聞蕭何薨告舍人趣治裝吾將入相使者果召參參為相日夜
飲醇酒賓客見參不事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醉而後去終莫得說
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患之請參遊後園幸相國召按之乃反
張坐飲歌呼與相和參見人細過專掩匿之百官借數曰相國自蕭何以
後始非復人臣之位　齊職儀曰相國綠綬袞冕服揚以伊尹為左相仲
虺為右相高宗得說因立為相魏襄王以公孫衍為相國趙孝成王以廉頗
為相國　誄　晉成公綏魏相國舞陽宣文侯司馬公誄曰雁期降命篤生
我公九德聿修百行非通文皇踐位龍飛天衢協贊大命啓迪靈符光我
聖主齊德有虞受茲介祉封國建繼入掌納言敷化衡機出登上將奮
武明威丘與有方作鎮于許旌旗既反撫我荊楚巴蜀作寇侵我邊疆乃
眷西顧董[illegible]雍涼丹[illegible]所指莫之敢抗仁濟宇內威攝外荒遠[illegible]陝西
承輔美升宗加命九錫尊位相國比王齊魯以崇厥德

丞相

應劭風俗通曰丞者承也相者助也　史記曰秦武王置二丞相甘茂為左丞相樗里疾為右丞相　又韋丞相賢者魯人以讀書術為吏至大鴻臚有相工相之當至丞相有男四人使相之至第二子名玄成相工曰此子貴當封侯丞相曰我今為丞相有長子是安從得之後竟為丞相　又匡衡為御史大夫歲餘韋丞相死代為丞相封樂安侯十年之閒不出長安城門而至丞相　漢書百官表曰丞相秦官金印紫綬掌丞天子助治萬機秦有左右高帝即位置丞相　又陳平武陽人周勃沛人帝即位以平為丞相平曰臣功不如勃於是以勃為右丞相以平為左丞相帝問勃曰歲決獄錢穀出入幾何勃不知汗出洽背上問平平曰有主者上曰主者謂誰平曰決獄責廷尉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君所主何事平曰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調四時下遂萬物之宜鎮撫四夷上曰善　又曰公孫弘淄川人武帝以弘為丞相丞相常以列侯為之唯弘無爵詔封平津鄉侯六百五十戶丞相封自弘始也弘食一肉脫粟飯故人賓客仰衣食家無餘財　又曰蔡義河內人詔求能為韓詩者徵義上踈自行能無比容貌不及衆而不棄人倫者以聞道於先師自託於經術願賜清閒之燕以得授昭帝為丞相短小無鬚眉貌似老嫗行步俛僂常兩吏扶夾乃能行　又曰王商為丞相有威重長八尺餘單于來朝引見商坐未央庭中單于前拜謁商商起離席與言單于仰視商貌大畏之遷延却退天子聞之歎曰此眞漢相也　漢雜事曰田蚡為丞相中二千石拜謁蚡不為禮汲黯為主爵都尉見蚡未嘗拜揖之而已　漢舊儀曰丞相車兩黑轓騎者戈綠掾吏見禮如師弟子白錄不拜朝示不臣也聽事閤曰黃閤又曰有天地大變天下大過皇帝使侍中持節乘四白馬賜上尊酒十斛牛一頭策告殃咎使者去半道丞相病上追使者還未白事尚書以丞相不勝任使者策書駕駱馬即時布衣步出府免為庶人丞相有他過使者奉策書駕騅騮馬即時步出府乘棧車牡馬賜歸田里思過　應劭漢官儀曰丞相有疾御史大夫三日一問起居百僚亦然朝廷遣中使太醫高手膳羞駱驛又數視事尚書令若光祿大夫賜以養牛上尊酒　物理論曰高祖定天下置丞相以綴文德立大司馬以整武事為二府焉

箴

晉陸機丞相箴曰夫導民在簡為政以仁仁實生愛愛爾易道罔跡下睦棐弼巧繁深文碎敎伊何能存故人不可以不審任不可以不忠悟賢昭爽則喪爾邦且偏見則昧專聽悔疑耳目之用亦各有期夫豈不察而惟[illegible]陽之矜已任智是蔽是欺德無遠而不復惡何適而不追存亡日鑒成敗代陳人咸知爭其貌而莫能照其身

碑

晉袁宏丞相桓溫碑銘曰文武開業周公定王佐之迹宗周不競桓公弘九伐之勳乾綱頹於焉濟之功宏懷於屈伸之會高氏出乎生民公亮坦於萬物遠復政謀迴虞策長武闢捴攜丹抗之途彊鞭殘南之顛在交則戰無全敵勤義則猶負垂集旅以懸軍輕進可蓄靡儲而狩狼燿碞保固窟穴乃方軌迴轅反師凱入雖奇功大勳未捷於一朝而宏遠神略彰於天下公惟秀傑英特奇姿表於弱冠後神朗鑒明旣備於成德市獨衛門風流推其高致忘已應務天下謝其勳業輔相兩儀而通運之功收周庭中容長而方圓之才咸得道濟而不有處泰而愈約可謂固天特縱生民之俊者也銘曰美盛黃裳敦道暢伊呂哲人膺運命世作輔卓卓英風略略宏宇直心高列後神閒舉忘舍濟物撫化翼世匡俗經而華祭恭承律我仁公弘道作蹈如何不弔雲經薨映

又晉孫綽丞相王導碑文公冑興姬文氏由王喬玄聖陶化以啓源靈岳仙延祉以分流賢俊相仍世冠海岱二儀交泰妙氣發暉醇曜所鍾公寔應之玄性合乎道旨沖一體之自然柔暢乎春風溫而侔於冬日信人倫之水鏡道德之標準也眞儀之降運在大過皇靈不建神響再絕餘孔熾內難交起公見機而作超然玄悟遂扶翼蕃王宰協東岳弘大順以一舉后之望仗至順以應天人之會于時乾維肇振創制理物中宗拱已雅仗賢相尚父之任具瞻在公存身鮮之義殉易簡之政大略宏規卓然可述公雅好談詠恬然善誘雖管綜時務一日萬機夷心以延白屋之士虛己以招巖穴之俊逍遙放意不峻儀軌公執國之鈞三十餘載時難世故備經之矣夷險理亂常保元吉匪躬而身全遺功而勳舉非夫領臨玄遠百鍊不渝孰能莫假於世而動與理會者哉　梁簡文帝長沙宣武王北涼州廟碑文曰善由仁之祀九井尚傳冰水之堂七璧猶存豈若含靈稟氣神降空桑杰民仰其立功太上懷其貴德公諱懿字元達文皇帝之長兄也命世降靈峻極開著宗百川而成海倍鶴俊而為英為南梁北秦二州刺史華陽陰黑水改號難堪加以岳牧

還迴軍民徙散同高闕以為室公冢王門而置開三府位次其以六年罷某功同謙
勤之守備其郎墨之堅圍公臨危化制變勢斯敵國是以六角推鋒再賢朋舉敦
指揮則破勍敵叱咤而靜邊塵公德應大賢韶惟皓厥如鍾貢叩似鏵發聲
合朝陽於千仞散風行於萬頃神武所向士卒忘水火之難單醪所馳小大一
死生之志徽管之風餘芳無絕人畏其神德音不泯梁秦二州刺史宜封侯
脩剌舉漢陽覲觀遺愛有士衣請立碑置廟天子許焉反字飛鳳伏檻含
日於差冊桂同流芳房蹊跜蚪獸下臨綱戶出為祈華傍連居屬使逸
韶所立之名岂稱高於陳郡袁逢所勤之字非獨擅於華陽乃為辞曰帝
圖開遐皇源配天功書綠字事燭青編天漢之陽果水惟梁如仁永播流
詠寧忘挾風高碣召伯甘棠餘芳與民望古可方構斯象室循弦洞房瑰
璃照戶璧玉開堂秋條下葉春卉含芳九微夜火百味朝漿 又丞相長沙宣
武王碑曰金表龍符綠地銅闕且稱環濱宜是日開虞於昭帝結蟬聯厥初
有徵玄冰亦作司徒重德惟賢由是遠地東極風萬桂棟連設漢檀晚麗
采節晨輝春藤路戶寒楽臨雕帷簪惟德無絕於斯 梁流約齊丞相
豫章文憲王碑曰世載冠冕一暉家開配天之業洪源邁於委水雲蓋冠於
削成公自大攸紀非待一以岳道宜生知德備藏往摩赤賢而理翰於閨闈
以上驅迴風颭於襟袖宅山川於懷抱爰初弱冠藏器俟時東平寶閣商禮揚
賢之館杞梓備收璧璐蘭之味既駕朱驂又敷袞職升降軒陛事由孝敬
謙以備物貴以在身再握勵已三吐忘倦公德惟民望位冠朝首儀表瓌雄
風神秀傑每至三元首見華裔在庭執玉端闈冠冕百辟外夷亦保賀猶
睠于之懼王商君章后瞻慕若眾星之桁日月雖復以周公之勳居尚公之任
道格昊天光被四海而小善靡失輪德以微巖屆歐會匪躁所以致致江河土
壤同歸故能濟成萬位保礬三善弘正九伐銘彼太常懸諸日月銘曰大
德風邁其美雲從事貴愈恭禮收彌恭且有厚命車服以庸羽儀列辟
冠冕君華龍周寶貴多祐漢有餘慶弈弈皇族於斯為盛公之經綸和且勤
是惟宗國庶邦作詠 梁任昉丞相長沙宣武王碑曰玉映藍田金輝麗望已
集木秀鄧林輪蘇之用先表值我冠負世難靡失道馮凌雄豕逼道淚
都護之威既強副尉之策已謝於松晨析易子朝飡乞師援絕飛書路阻
公內定不戰之奇外聘必勝之略神功假忽有同拾遺南下牧馬既寢折膠之
術北遷燕然將字僕南之地加以廣平簡惠信賞必罰增貲就職寔歌底章
碑 晉陸機吳丞相江陵侯陸公誄曰根脩伊何苗裔舜長發有祥貽我
作則劉王負陷寇我西鄙公侯赫怒于戈啓陳金鉞鏘曰雲旗降入元吳隋
難鋒睨隙我漢斯方城清塵

冢宰

仲長統昌言曰冢宰堯官也 尚書曰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 周
官曰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以經邦國以治官府以紀
萬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國以教官府以擾萬民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
諧萬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以均萬民五曰刑典以詰邦國以刑百官以
糾萬民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 王隱晉書曰武帝時太傅領
司徒何曾屢上書遜位詔以司徒所掌煩務不可以久勞耆艾其進位太宰
朝會乘輿劍履上殿如漢蕭何魏鍾繇故事 晉公卿禮秩曰安平王孚
郎陵公何曾汝南王亮皆為太宰 齊職儀曰太宰品第一金章紫綬佩
山玄玉兖命羲和使主其陰陽之職羲伯司天官也后稷伏事虞夏舜事又
時尊稷為天官夏官稷後不窋失官由是廢官故以其官為冢宰周公在冀
為太宰召公又居之秦漢魏無此職 晉武以從祖安平王孚為太宰始置其
官安平薨省咸寧四年又置或謂本太師之職避景帝諱故為太宰太宰
周之卿位晉武依周置其職以尊安平非避諱也 元興中恭帝為太宰 相玄都
督中外博士徐豁議太宰非武官不應加都督從豁議 碑 晉孫綽太宰
郗鑒碑文曰公蓋黃帝之苗裔氏族所由皆紀於祖御史大夫之碑矣 雍和誕
授載育公侯至德碩量天實挺之琅邪王應天啟之運闖中興之道思延英
賢以匡王業乃假兗州刺史金吾平仍割玄鉞載飾于時羯寇凶熾群逆犯
起公篤其忠勇精貫白日信暱為甲胄大節為城池故能摧却凶寇全身濟
功惟公德器純固體識深弘敦尚衡門則源齊曾閔既其皇極貫寇章元
凱進由簡于帝心明允著于茲政信鍾山之珪璧歲寒之茂木者也倚挾風雲
策名帝籙庸皆方尺遂隆台岳天寶未休吾何以豫興言再慨思庸天步將
俾皇化歸之大宰彼蒼者天曾不遐祚哲人其萎民斯仰慕嗟爾後昆式

瞻宏度 齊王儉太宰褚彥回碑文曰夫太上立德其次立功此謂之不朽所以子產云亡宣尼泣其遺愛隋武既没趙文懐其餘風乃祖太傅德合當時行應州壤深識臧否不以毀譽形言亮采王室每懷沖虚之道可謂婉而成章志而晦者矣公稟川岳之靈暉含珪璋而挺曜和順内凝英華外發植莪初學業隆弱冠是以仁經義緯敦穆於閨庭金聲玉振寥亮於區宇孝敬淳深率由斯至盡歡朝夕人無間言逍遥乎文雅之囿翱翔乎禮樂之圃風儀與秋月齊明音徽與春雲等潤既而齊德龍興順皇高禪深達先天之運匡贊奉時之業亦猶稷契之自虞夏荀裴之奉魏晉今之尚書古之冢宰雖秩輕於衮司而任隆於百辟皆深沖旨改授朝端通軌異言遠無異望執五禮以正民簡八刑而罕用故能騁績康衢延慈自后仰南風之高詠飡東野之秘寶雅議於聽政之日屬披文於宴私之夕參以酒德間以琴心暌有餘暉逍然流想君垂冬日之溫臣盡秋霜之戒肅肅焉穆穆焉於是見君親之同致在三之如一銘曰永言必孝用心則友仁洽兼濟愛深善誘觀海齊量登岳均厚五臣茲六八元斯九寧禮蹈謙敬實身幹斯屈朱軒志隆衡館助少宗華綦辭錦義既永流文亦彌散

誄

晉傅咸太宰魯武公誄曰昂昂公族實天誕育八元斯九五臣茲六掎討逆節折衝江淮文欽擒儉梟誕遂并吳公子出征爰整其旅壘不越郊塵不及興奔命所獲又兩戎即敘他人之賢譬彼丘陵邈矣公侯如日之昇泰山其頹從疾不興殁逾曷仰社稷焉憑生則榮易終哀實難廓不春華蔚克成寔於呼公隕厥士含酸趙喪望諸列國同傷泰亡蹇叔春者不相挑李不言下自成行德之休明没能彌彰

表

後魏溫子昇上黨王辭讓太宰表曰臣聞箕裘長途終軌百之致懸繩層壘匪任千鈞之重固知才弱不可以自濟力微難以金及智小謀大恐貽折足之憂才輕任重懼有絶臏之悔既慮鉛金同陳匪石

藝文類聚卷第四十五

藝文類聚卷第四十六

職官二

太尉 太傅 太保 祭酒 博士

太尉

春秋合成圖曰堯坐中舟與太尉舜臨觀鳳皇授圖 史記曰孝惠帝六年置太尉官 百官表注曰太尉古官也自上安下曰尉武官以爲號 月令曰孟夏太尉贊傑俊遂賢良 漢書百官表曰太尉秦官金印紫綬掌武事周勃灌嬰周亞夫等爲之 漢書曰呂后問高祖曰陛下百歲之後蕭相國既死令誰代之上曰曹參可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爲太尉 又曰王龔爲太尉在位自非公事不通州郡書記其所辟命皆海内長者 東觀漢記曰張酺字孟侯爲太尉酺父尚在酺每遷轉乃一到洛父來適會正臘公卿罷朝俱賀上歲奉酒上酺父公卿極歡莫不嘉其榮 又曰鄧彪字智伯爲太尉在位清白公廉 謝承後漢書曰京兆朱寵字仲威爲太尉家貧食脫粟飯卧布被朝廷賜錦被深衣不肉皆不敢當 又曰鄭弘爲臨江太守行春有兩白鹿隨車夾轂而行弘恠問主簿黄國鹿爲吉凶國拜賀曰聞三公車轓畫作鹿明府當爲宰相後弘果爲太尉舉第五倫爲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見弘曲躬自卑上遂置雲母屏風分隔由此爲故事 續漢書曰太尉公一人掌四方兵事功勲歲盡則奏其殿最而行賞罰凡郊祀之事掌亞獻泰松 後漢書曰太尉劉虞讓位於羊續靈帝時爲三公者皆輸禮錢千萬續舉縕袍以示之曰臣之有唯此而已遂不代虞 華嶠後漢書曰安帝即位太尉徐防以災異寇賊策免就國凡三公以災免始自防也 范曄後漢書曰曹節爲尚靈帝時貨賂中官及輸西園錢一億萬故位至太尉 應劭漢官儀曰章帝詔曰司空牟融典職六年勤勞不怠其以融爲太尉録尚書事 又曰沖帝丁酉策書太尉趙峻三世掌典機衡有匪石不貳之心大司農李固公族之苗忠貞不回有史魚之風今以峻爲太傅固爲太尉與大將軍冀參録尚書事 幽明録曰常山張顥爲梁相天新雨後有鳥如鵲飛翔下墜地民爭取即化爲一圓石顥椎破之得金印文曰忠孝侯印顥表上聞藏之秘府顥後靈帝時至太尉 齊職儀曰魏文帝黄初二年日食奏免太尉

賈詡詔曰天地之災害罪在朕躬勿貶三公遂爲永制而太尉華歆以疾假署千
秋故事乘輿上殿大會遣散騎常侍繆襲詔歆百官總己聽歆至贊同
漢帝蔡邕太尉陳公贊曰公在百里有西產之惠賜命方伯分陝餘慶
伊何兆民其觀少者是懷老者是安綱紀文王文王用平東督京輦宗族用
清乃登三事三事攸宁契稷之佐孚于堯庭會則由古於稽誕成後漢
崔駰太尉箴曰天官冢宰庶僚之師師錫有帝命虞作尉若非其人數我
帝載昔周人田實文公而召南詠甘棠昆吾隆夏伊摯革商季世頹僻禮用
不匡碑後漢蔡邕楊太尉碑銘曰於戲公惟岳靈天挺德翼亦哉神休
篤仁哲生應台任作邦楨帝欽亮訪典刑旃不忒迄有成光遐邇穆其清
又楊太尉碑銘曰天鑒有漢挺生元輔世作三事動在王府乃及伊公克光前矩
悉心畢力胤其祖武代洽羣生寧濟區宇　又太尉李咸碑銘曰天垂三台地應
五岳降生我公應鼎之足弈世載德名昭圖籍既文且武柏柏紹續外則折
衝內則大麓　又太尉橋玄碑曰岐嶷而超等總角而逸羣至矣乎初綽尚
明卓異爲衆傑之雄其性莊疾尚華樸有折而不撓拔貞如淅流計惡
如讎擊至德在己揚之由人苟不矯誣夫何舍焉後漢相鄰太尉劉寬碑
曰公誕受純和之氣體一樂道寧儉之性疾靡飾尚樸素輕榮利重謙讓
與同好繕墳典於茅廬是以根深緒紛精微講道而不倦遂南陽
太守推貞亮以示下顯衆善以屬否閑隆之誠通于神人故去難朴如獲其
情弗用刑如弭其姦晉孫綽太尉庾亮碑曰天黃中以啓曹鍾與武於軒轅
爰及晉代世號多士公吸崧嶽之秀氣誕命世之深量微言散於秋毫玄風暢
乎德音闔門者貴其凝峙入室者議其通玄標形者得之廊廟悟言者期
諸濠川援挈南翔息肩霸越會大君有命納妃德門自求多福辭不獲
已鳳羽龍于華棲麟趾繁于椒房王敦阻兵擁權志闚神器乃轉公左衛
將軍要雄戟以扶華轂勤武旅以翼豹尾死難之心義形于色親受中詔
奉告方伯大具羣后契盟同奬高謀嚴栖探德以衛其義揆神器於獸
吻扶帝座於已傾王室之不壞齊晉伯舅是賴公以飛戰伐之謀仁所取聞況
立德弘道年幾不惑闔門沈舟將遠迹山海詔累遐侍中黃門迎以擬制
知不獲免乃固求外任江外無烽燧之警宇內時新移然之美銘曰金德時昏

仡仡絶紀素不遑寧出中宗尉起危猶贊之數錘伊久違人忘懷形體遺通
升階拜跪婉若游龍梁沈約齊太尉王儉碑銘曰體亶而齊軼羨又
龍而長驚百辟膽超自歸日外宿之仰望舒千里縱轡其孤流之宗江漢及宋
道成道鼎命將改五行所集本知運歸公膺時開宇獨吒虎室巷龍
乃以詭說謀日角以言行偽出嚴之下漢濱水之上慨然傾鴻心在濟足霸
相[illegible]一言[illegible]三讓上非從[illegible]人是與公以視與撥妙識人英察
業光河洛榮荒表於雲漢頌分寸以奉國忘七尺以事君殊文共會異
軒同歸雖寶鼎九不從儀空隨兮引齊斷訖如絲辭不輟響微拜停筆
精明外朗神彩傍映彌陽棲其光京邑[illegible]平惟膺[illegible]至人蕭相壞
於德其[illegible]不雜[illegible]公赫赤[illegible]因彼之傑六並五臣勒參世道
擬如仁風步[illegible]羅[illegible]水上征倍帆[illegible]起宋沈約太尉[illegible]與昭列
王碑銘曰古帝王之[illegible]不建[illegible]秦伯[illegible]封[illegible]而受號則
有云矣至若勳功將[illegible]常清廟[illegible]國家揚名顯乎子弟在昭
列王見[illegible]夫婦水[illegible]名器[illegible]五經作而[illegible]南風[illegible]而和鳴[illegible]籍
王之基居近卿之族有由來矣孔駘波詠之論許其少多博暢諸公之書頗有
賢哲自昔[illegible]之興[illegible]公[illegible]聯台之者舊皇上革命維新遠大啓拜固
讓[illegible]若[illegible]宜[illegible]多[illegible]之職[illegible]封交[illegible]之
嗚[illegible]郡王永元年下詔曰天倫所成義本[illegible]心名器[illegible]則惟
加[illegible]兄梁[illegible]長城縣公種乾統[illegible]與天苗深
乎[illegible]入仕[illegible]力[illegible]非[illegible]異
相[illegible]流生民懷其大德[illegible]受天明命[illegible]賢階[illegible]永祉
興[illegible]本贈太尉[illegible]閒之不[illegible]之
安[illegible]東平之樂[illegible]有身死忠名存前代若王之
義列者銘曰稽古帝[illegible]有[illegible]安[illegible]嗚
[illegible]奇[illegible]思[illegible]公[illegible]七十
南[illegible]陽帝[illegible]太常[illegible]天下不[illegible]孝
山[illegible]何[illegible]一曰爲世範行成士則名山可鑒[illegible]
衍[illegible]是山河是始光啓代郡德表永祀爾以別功普依

辰止禮義廟堂思加松柁【銘】梁沈約齊太尉文憲王公墓誌銘曰德被九
官功苞千品帝圖以舉皇維斯撰所謂國楨是惟民幹翱翔禮閣優遊文
館松義經緯緯撰紛雨散狹路揚輝自庭及觀方訓隆平實敷天綱德旌莫
德降年多爽彼一曰永謝彤庭爵誰長鍾吹罷晉松風代響 梁沈約齊太
尉徐公墓誌曰公美風儀止吾言笑再奉達基流連情賞拓宇東珠啟軒開
素榮貴之文無飢寒煥粗江居端揆萬務同歸傳須盈前戀廟周帝直跡
枉鉛庸來宣良及天道不仁與善寡應 北齊邢子才太尉韓公墓誌銘曰
立事立言具寂易替且公並循實兮不朽雖斯相無種而公卿有門丈以萬
種同升萬卉於往代長組高冠迭雖於前死及貧賤追伯結友從師先難
後易身佚功倍皆神遊陽陝理合精微非存寧栽廢寢食以存道久殊
高風之越最以成業故取獨孤旁絕暵淬亭亭孤出入自雲霞忘情愛吝
發同歸宗之於善惡勢 得喪若故定之於陽世方將受任三九垂陝一公弘大
道以事人數至理以安一姓而天德不厚神鑒多衍忠仁勇亡辯智兩無
晉盧諶大尉劉公誄曰公侯之生因天倣星高智勤修英風卓犖動操無
壯行意崇遊 [illegible] 雅用深識大明鑒朗出擿應雲浮飛翔益陵驅其耕根斬
其蓁蓬建士市朝營 直亭徽劉取南北荷塵北據或以恩秘 彼我公侯
方業萬捷委重于外跆禦于中制比郡爲禮優賓賢【表】宋[illegible]臨
川王讓太尉表曰臣聞一以長望千里而成周空輸易將羅一尺而不暮吾逞
方雖用適遠宰車駟臣以望高闕而軌至難段綏麈轎虔彌而暮返行藝盡
霍居對荼藝陛下海函春育日錫雲伸追大通之紅私情敬旦之宜極【閣】
翹温子昇西河王謝太尉表曰臣聞拂羽決起方謝摩天策蹇載馳功後送日
將短翮難及陵高鷟乘舜由或范雖復建旗出郡未追趙之風捧壺入侍
徒躡令張之次及天祚明德運隆興王六選始乘九鼎初定於焉承之有用昔臣
草廉世風未塞克寵崇寵執轡載輪持刀傷錦

太傅

大戴禮曰傅傅德義 又曰天子不惠於庶民不信於諸侯不誠於事不成
於賓客凡是之屬太傅之任也 尚書曰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歸作周
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 賈誼
書曰昔文王使太公望傅太子發嗜鮑魚而公不與文王曰發嗜鮑魚何爲
不與太公曰禮鮑魚不登乎俎豈有非禮而可以養太子哉 事具持部 東觀
漢記章帝詔曰行大尉事衛尉趙熹三世在位爲國元老其以熹爲太傅
續漢書曰每帝初即位置太傅錄尚書事薨輒省 應劭漢官曰太傅古
官也周成王康叔爲之高后元年初用王陵金印紫綬八年省哀帝元壽二年
復置位在三公上世祖中興特遣使者備禮徵故密令南陽卓茂策曰夫士
誠能爲人所不能爲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故武王誅紂封比干之墓
表商容之閭今以茂爲太傅封宣德侯 曹植輔臣論曰若夫積微踐察理
析毫分規矩可則阿保不傾群下以系于口而研撫是非典語揆乎心而唯所
用之者鍾太傅也 齊職儀曰太傅品秩冠服同太宰成王即位周公爲太
傅還太師秦無其職漢惠帝崩呂后以右丞相王陵爲少帝太傅位在三公
上 魏黃初七年詔太尉鍾繇爲太傅華歆爲太尉並以疾假田千秋乘輿
上殿後三公有疾多以爲傳 沈約宋書曰晉宣帝爲魏太傅誅曹爽後置
左右長史掾屬舍人各十人事既非常加又領兵非准例也【箴】齊王下教太
傅箴曰伊昔上皇建國立君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創業成道必東于民承
祀祚延統重故授立 予尊以弘道固以貞己儲德既立邦有所恃哥親以
道勿固以見修身以勸勿託以尊自貞者有餘自養者彌昏【碑】後漢蔡
邕太傅胡廣碑銘曰用能七登大命篤受分社宜克皇聖於六世嘉庸績於九
有窮生民之光寵享黃耇之遐紀略明哲以保身與福祿乎終始五蹈九列
七統三事和神人於宗伯治水土于下台光輔六世歷載三十自漢興以來鼎臣
元輔未有若公者焉 都亭陶之閒量究孔氏之房奧通水泉於閭衆后
土於稼穡訓五品於群黎理人倫於區域曜三辰于渾元協太和乎皇極傳
重任於幼沖卒旦輔之奮職【梁】劉孝綽太傅褚碑曰公資清剛之正氣
挺純粹之茂質深且識體於自然洲識足乎弱冠含章內映而不運機察之
明表識流通而不以浮藻曜物穆然元容整務不干其度默爾獨得肩
受其例其奧加以經恭孝友少思寡欲都督兗州刺史將以藩屏畿甸綏
授分內會康皇晏駕太后臨朝思已之重民無異望乃徵將軍中書令錄
尚書事公惡盈之誡安於分石雖事已未來而情以本應顧以主少國危方難

未夷思侍御夏以一天字且帝命所存以社稷爲寄謀身雖重方此爲輕深爲意疾俛首撫順公志在其貳兇類極救晉民繕甲鍊卒日不暇給者久矣遂見機而作遺其劒履將龍馬銜珞電掃司務廟算以從徒尚繁困獸難遁命公遂旆以侯府舉雖元勳未捷義聲亦足以拔暴於華夷矣公昔遊邀遠遊暨聲令圖將激淮海羅縻中匯班業未究哲人其徂敢勒玄石式刊高讀

【晉】孫楚故太傅羊祜碑曰稟三才之純靈體造化之沖氣文爲辭宗行作世表遷黃門侍郎受秘書監公算滅吳之略以爲孟獻營虎牢而鄭人懼晏弱城東陽而萊子服乃進據險要開建五城收膏腴之地奪敵人之資於是江淮騷叛義徒負而至雖研精覃思用兵之威然棄之學校闡揚典訓是以搢紳之士鱗集仰化雲翔衛門雖半富之詠魯侯黃髮之美今予無以過也銘曰金行發暉惟公作輔庶建帝道達我民主不憖遺公俾弁聖皇哲人其徂孰不增傷

【周】王褒太傅燕文公于謹碑銘曰古者六等之人師傅崇其匡輔一命作牧侯伯敷其專征仲成萬代之功吉甫作來歸之頌若乃仰叶宸曜上躡台階錫之以鼎器明之以車服除名茂業大傅燕國公其有焉西韓開其命緒東海傳其世祿父昔致平法之科廷尉無冤之頌駟馬方駕高門繼軌公秉山岳之上靈含風雲之秀氣雖良玉於廉鍛鍊貞金於淬金于時王業經構國步權輿太祖地雖三分功猶再造忠誠簡帝有志興王公運策帷幄參謀府封齊安文成之計聞奘資曲逆之奇仲華訪輿地之圖林叔參兵車之右魏恭帝元年爲大司寇正刑糾慝國無害馬之偷剪剔黎萌民無飲羊之俗三刺薦無備之文兩造陳禁邪之憲大周受命寳歷攸歸表高勳之功自紀山河之著命封燕公邑萬戶姬氏建國君奭始封昭王禮賢郭隗開館又授太保本官如先保定五年賜金石樂邵公位爲保嘆村少習兵書留都制機臨戎應變增壘減竈之圖縣樹繫桑之略軍中罷織無廢雅歌壯士爲歸時觀投石及乎名高衛霍爵重韓彭錫邑增於鄭僑賜乘同於魏絳丹節比於司隸之貴纓紱將金吾之寵座開倡歌之娛堂無鍾鼓之奏辭功坐樹不伐征西之勳還第門中無競龍驤之賞銘曰惟岳降神濟且命世量苞川藪道弘兼濟鼎宿協符佐雉翼契匪躬諤直或節横萬函嶠重險鎮鼎淪潛龍勿用贍烏在室道贊上台功匡下瀆脩教所理彝倫載敘聯林官修德明試以功旣穆上將實董元戎傳呼甚寵徽章載隆居高能降勦賞思沖寳命惟新王猷允塞爵班異姓禮均同德林胡以兩易川之北帝曰爾諧俾侯燕國駿駿隔隙滔滔川明哲貽賓館舍長捐丘言不殄遺愛在滸三河斥士駟馬開泉丹旐聚宗玄堂啓殯龍賵虛加羽和空引晏子悼齊隋武懷晉謂天蓋高如何不愁

【表】【陳】沈炯爲陳大傅讓表曰奏六代之舞不能祚天其百神之歌無以動聖延首當閣轉增危慄百川沸騰百室如燬驛佐同謀諸侯盟至盟書會仔餘臣一人若使幅巾衛恭日絕干吳軌遊赤松暮過濟北出就侯服入補龍章則四郊有壘雖守社稷如其雄戟在前強弩自衛負孺子之圖飾綠緘之鼎俎軍職重於護將聞禮貴於寅門則臣道尚卑義非謂臣所以出謝公卿入訓妻子拜長陵之闕遇太祖之廟不以九族遑其小義不以百姓負國家所期陛下與此孤同憂朝廷與南山同固

太保

歷代職官曰太保古官保養也 呂氏春秋曰荊文王得茹黃之狗宛路之矰以畋於雲夢三月不返得丹陽之姬期年不聽朝保申曰先王以臣爲保令王期年不聽朝王之罪當笞王伏乃許笞王王曰諾保申束細荊五十跪而加之于背如此者再謂王曰起矣王曰有笞之名一也遂致之保申曰君子恥之小人痛之恥之不變痛之何益保申趨出請死罪文王曰此不穀之過也保申何罪王乃殺茹黃之狗折宛路之矰放丹陽之姬兼國三十九保申之力也 賈誼書曰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教誨諷誦詩書禮不經不法言語不序凡此其屬太保之任也 王隱晉書曰王祥字休徵琅邪人泰始元年拜太保三年春御史中丞侯史光上言曰祥久以疾病闕朝會應免官詔曰太保朕所毗倚以隆道化治者也前後遜讓不從所執此非有司所得議也 齊職儀曰太保品秩冠服同太宰成王即位召公爲太保召誥云越三日戊申太保朝于洛 通禮曰太公爲太師周公爲太傅召公爲太保 沈約宋書曰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訓護天子導以德義天子加拜侍以不臣之禮非人則闕宋漢制保傅在三公上號曰上公自後常然

【碑】周王褒太保吳武公尉遲綱碑

銘曰昔者王室藩屏周德謂之宗親列國諸侯異姓稱爲伯舅元勲茂德
無忘齊楚之霸跡晉鄭虞漢之韓吳之秩司勲載其洪烈典冊備其徽
章山甫式列邵之功絕述虞器莊叔匡成獻之難昭德華鼎鳴名盛莫大公
寶兼焉公命世挺生應期間出嵩華峻極降惟岳之上靈箱露之所鈞體
中和之秀氣危松拔本且類後彫之節貞桂挺生便體冬華之秀是故以
辰昴曆月雨露風雲壬咸者焉公柔順內敷英華外發苻藻仁義瑋璋令
範危亂之節貫四序而踰秀堅貞之操經百鍊而不銷加以達門射法遠
中戟文蕃由基神遙穿縣葉巧拉將軍之仗於窮校尉之官及年弱冠
服任隆台衆甲第當衢傳呼啓路不以富貴驕人每以卑恭自牧易簡之
言無忘從政求城致之志終於頤目銘曰沫角應期山庭表德出忠入孝白家
形容人物冠冕羣英表則壬屬史皆官聯樞侍行部六條識班一吏遊木
誰傳尤陰不待述絲逆旅俄悲恒化旌封負續增陳衛尊彝北郭人命西
山景落二千不見九原誰作銘鼓鼎與永傳山崔 又太子太保中都公陸
堤碑銘曰公本居三吳郡三吳縣丞相遜後世宋武臣宗鍾鼎底平函洛公曾
祖□賛賛軍謀及反旆南轅以司武留守赫連作亂見向夏州以江右名
家爲中山太守地既四虞途通霸表呼隗易水仗武乘邊趙北燕南申威
河外祖營州使君長於戎馬稱雄朔漢南中都督猶纘前世之基西校國
門無墜承家之業公識度深詳標尚閑遠與衆協謙居簡行欽風聲外
明潜機內敏建章門戶張華成立原陵松柏虞延盡記背與文房爻居
內職或傳水華時遊甲邸魏祖軍謀還豫南陂之宴梁王師傅猶對宣室
之談出內優隆通籍榮寵升降榮步便煩官禁銘曰淮海惟揚五嶺之藪
水朝江漢星纏牛斗威德遺風神明厥後龍章入命熊羆旂四牡實階黃過
風月相思御門令別宿草何悲輪環不已雲落無時永矣元伯長從此離違
庾信大將軍隴門公紇干弘碑曰公本姓田氏虞賓在位甚於衢歌之風徵皇
于飛紹於雞賢之國論其繼世之功則九代有廟序其發家之始則長陵有
碑況復高廟上書小車而對漢祖聊城祭鳥長劍而騎燕將公以貽教之月
歲德在宮誕載之辰星精出昴以而受書黃石意在王者之師揮劍白猿之
存王霸之用常願執金鼓而問吳王橫瑚戈而反齊地有志不就忠君爲

銘曰移苗返葬提根山行靈埏隴水哀挽長城山如北望樹似東平松門石
起碑字金生眇眇山河光光清士泣血徒步奔波千里孝水先枯悲雲即
起世數存殁哀榮終始

祭酒

章昭辯釋名曰祭酒者謂祭六神以酒酹之也辯云凡會同饗燕必尊長先
用先用必以酒祭先故曰祭酒漢時吳王年長以爲劉氏祭酒是也 漢書
曰張安世薦蘇武明習故事奉使不辱命先帝以爲遺言宣帝即位時
召武待官者署數進見復爲右曹典屬國以武苦節老臣令朝朔望號
稱祭酒甚優寵之 風俗通曰詩禮春秋至齊襄王時而孫卿最爲老師
齊尚循列大夫之缺而孫卿三爲祭酒也 蜀志曰先主既定益州廣漢太守夏
侯纂請秦宓爲師友祭酒 百官表注曰博士祭酒一人掌國子學早朝服進
賢兩梁冠佩水蒼玉秦燔書籍而置博士之官博者博通於藝事也
齊職儀曰晉令博士祭酒掌國子生師事祭酒執經葛巾單衣終身
致敬 沈約宋書曰博士秦官也常通古今員多至數十人有僕射光武增
爲十五人蓋一經有數家之學故也皆教弟子光武改僕射曰祭酒祭酒者
一位之元長也 表 梁蕭子顯爲王儉讓國子祭酒表曰竊以庠均義重振古
所崇齊師道尊有來攸尚匪曰蘭芷時變入室之情不自朱藍何遷素絲
之質 又表曰臣自斬常伯德謝潤身識深今經器非匪重何以昇陟道
於殊身反斯文於遙日將使良璞徹竹無增瑩羽櫓遂務時遂春歲
又表曰臣聞倚危方洪弱質路宮而取典復懸衡紀正輕塵妻而受移況臣才非
應俗用乖知治取其集木飲冰旅懸輪熊爲方臣之命未足言其後溫子
昇爲安豐王延明讓國子祭酒表曰臣聞寶貨競來猶之切王之功美羽
翮羽毛無衡石之勢況才非會稽之竹質謝昆吾之金至於敷教東序興
行上庠置博侯酌磬鍾待叩必須雜朱藍以成彩立規矩以爲式垂三行於
胄筵揚六藝於胄子而臣學媿琨珍問慚攻木雖歷文史不尚章句於
茲晴官青衿何仰

博士

應劭漢官儀曰博士秦官也博者通博古今士者辯於然否孝武帝建元

五年初置五經博士太常差次有聰明威重者一人爲祭酒揔領綱紀
漢書曰賈誼洛陽人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稱於郡中文帝召以爲博
士是時年二十餘最爲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能爲之對
人人各如其意所出　又曰公孫弘對策時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天子
擢之弘對爲第一召入見容貌甚麗拜爲博士待詔金馬門　東觀漢記
曰桓榮授皇太子經每朝會輙令榮於公卿前說經上曰得卿幾晚因除博士
范曄後漢書曰董鈞永平初爲博士時草創五郊祭祀及宗廟禮樂
威儀章服輙令鈞參議多見從用爲當世通儒　李郃別傳曰郃　青太
后數陳忠言其辭不能盡施用輙有策詔擬贊爲博士者兩梁冠朝
會隨將大夫例時賤經學博士乃在市長下公奏以爲非所以尊儒崇明
國體也上善公言正月大朝引博士次府長史前漢舊儀曰武帝初置博
士取學通行修博識多藝曉古文爾雅能屬文章爲高第朝賀位次中
都官史稱先生不得言君其眞弟子稱門人　又曰孝文皇帝時博士七十
餘人朝服玄端章甫冠　晉令曰博士皆取履行清淳通明典義者嚴駁
中書侍郎太子中庶子以上乃得召試諸生有法度者及白衣試在高第拜
郎中　魯國先賢傳曰漢文帝時聞申公爲詩最精以爲博士申公爲詩
傳號曰魯詩　典略曰公儀休者魯博士也爲魯相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
食祿者不得與下爭利　夥氏世傳曰夥晃建武中徵拜博士遷講學大
夫諸儒講論勝者賜席晃重席至八九帝嘉之曰學不當如是耶　郭子
曰張馮舉孝廉請劉眞長還船須臾眞長至遣覓張孝廉船同旅樽
然既同載俱詣撫軍劉前進謂撫軍曰爲公得一士太常博士之妙選既
前撫軍與之言咨嗟稱善乃曰張馮勃窣爲理窟即用爲太常博士 **箴**
漢揚雄博士箴曰典禮是脩盡爲辟雍國有學校侯有泮宮名有攸敘
德用不陵昔在文王經營其勤思于德音而思古士多士作楨惟周以
寧兩人興讓虞芮質成公劉挹行潢洞灟亂斯清官操其業士執其
經皆坐之緩俗莫美於施化故孔子觀夫人之學而知爲王之易太舜南面
無爲而治庶乎汲師階聞三苗以懷桀作無道斬決天紀殷彼王迹而況行
上 **表** 梁丘遲爲王博士謝表曰聞撫臆可以言心覺能則知所亡是改矯

覲魯門簡業事亡雜吹齊稚分庠遠遊旦才行過汚文質無褫跡達
謝谷杜汝洽乖夫劉揚非徐初恭役之勤豈通掌國之業

藝文類聚卷第四十六

藝文類聚卷第四十七　　職官三

大司馬　司徒　司空　儀同　特進

大司馬

韋昭辯釋名曰：大司馬，司，主也；馬，武也，大總武事也。大司馬掌軍，古者兵車一車四馬，故以馬名官。　春秋運斗樞曰：黃帝與大司馬容光，御鳳銜圖，置黃帝前。　尚書曰：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　周官曰：大司馬之職，掌以九伐之法正邦國。　毛詩曰：祈父，予王之爪牙。　管子曰：涼風至，白露下，天子命左右司馬全組甲厲士示衆。　漢書百官表曰：武帝元狩四年，初置大司馬，以冠軍印綬置官屬。成帝綏和元年，賜大司馬金印綬，置官屬，祿比丞相。　東觀漢記曰：令以平狄將軍孫咸行大司馬事，以名應讖。　王隱晉書曰：石苞，泰始之初拜大司馬，爲權歸將軍，於都督無常，故孫楚抗撫於苞。苞以楚傲，更相表理，參軍有敬自楚始也。　晉中興書曰：王猛少貧賤，嘗以鬻畚為事，嘗至洛陽，貨其畚，有人於市貴買其畚，云家近在此，可隨我取直。隨去，忽至深山，此人曰：且住，當先啟道君。須臾，猛進，見一公踞胡牀，頭白，侍從十許人，有一人引猛云：大司馬公可進。猛因拜老公，公曰：王公何緣拜，即十倍償畚直，放人送猛出山，既出顧視，乃嵩高山也。　博物志曰：太公望為灌壇令，文王夢見婦人當道夜哭，問其故，曰：吾泰山之神也，嫁為西海婦，欲歸灌壇，今當吾道，不得作風雨。夢覺，召太公，是日果疾風暴雨，文王乃拜太公為大司馬。　晉公卿禮秩曰：司馬太台，其官也。　魏氏大司馬大將軍各自為官，在三司上。晉以石苞為大司馬，次三司下。　齊職官儀曰：大司馬品第一，秩二千石，金章紫綬，武冠絳朝服，佩山玄玉。其在少昊，則雎鳩氏之任；顓頊以司馬主火；堯命羲叔為司馬，夏官也；虞夏二代，以司馬夏官并居其職；周成王以畢公高為司馬；楚漢之際，甚無容周，始居其職。

【誄】後漢杜篤大司馬吳漢誄曰：篤以為堯隆稷契，舜嘉咎陶，伊尹佐殷，呂尚興周，若此五臣，功無與疇。今漢吳公，追而六之，乃作誄曰：朝失鯁臣，國喪爪牙，天子愍悼，中宮咨嗟。四方殘暴，公不征兹，征兹海內，公其攸平。泯泯群黎，賴公以寧，勳業既崇，持盈守虛，功成即退，挹而損諸，死而不朽，名勒丹書，功著金石，與日月俱。

【碑】陳王曹植大司馬曹休誄曰：於穆公侯，魏之宗室，明德繼蹤，弃世幼孤，闡弘汎愛，仁以接物，藝以符華，體茲亮實，年及弱冠，志在雄桀，可謂之帥，發言有章，東夏令聞，然稱曰陀。允貧而無怨，孔以為難，匪我公侯，履之是安，不耽世祿，親悅為懽，好彼達籬，比弧簞味，道忘疲，參軒寔，超顏矯矣，公侯不撓，其厄呵叱，三軍躬奮，雄戟足，蹴白刃，手擾兇豺，終弼淮南，依我疆埸。

【誄】晉陸機吳大司馬陸抗誄曰：我公承軌，高風肅遒，明允純德，實繼徽音，奕世昭德，伊何克俊，克仁德潤，能事體令，機神禮交，徒佚芳睦，白屋躡踵，曲躬吐食，揮沐爰及鰥寡，懸此貞獨，乎厥衷心，脫驂分祿，乃命我公，誕作元輔，位表百辟，名茂群后，時是荆人，造我壁宇，備物典策，主寵及斧，龍旂飛象，雲鼓樞羽，旌文來塗，百里行從，人玩其華，辭謀其實，於穆我公，因心則哲，經綸王道，終始自結，衡與行滿，英與言之。

【章】【宋】爾文帝爲南平王拜大司馬章曰：臣虔建宸尊，地寵瑤戚，對王業之權，與夙奉綸旨，爰顧虛縮，同替賓謀，猷均鄧禹，俱奉明詔，故得飛九霄，實假扶搖之力，冲天百尺，無俟剛之芳。

司徒

尚書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又曰：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　周官曰：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四時之所交，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　禮記曰：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道德以同俗，養老以致孝。　毛詩曰：緇衣，美武公也，以明有國善善之功。　管子曰：昔者黃帝得祝融而辯於南方，故使為司徒。　東觀漢記曰：袁安為司徒，每朝會，自憂念王室，未嘗不流涕。　又曰：鄧禹為司徒，在朝名清廉公正。　續漢書曰：司徒公一人，掌人民事，凡教民孝悌遜順謙儉，養生送死事，則議其制，建其度，凡四方民事功課，歲盡則奏其殿最而行賞罰。凡郊祀之事，掌省牲視濯。　謝承後漢書曰：劉寵為司徒，財產布被。　蔡邕鍾鼎銘序曰：惟建寧四年三月，進公登于玉堂前庭，乃制詔曰：其以司空橋玄為司徒，公拜稽首，三讓，然後受命。　典略曰：契為司徒，百姓和親，首受王賓客，遠人畢至。　九州春秋曰：靈帝賣官，崔烈以錢五

百萬以買司徒烈字均丞有世名列問曰吾作三公天下論何如均曰大人
少有高名不謂不當爲公但海內嫌銅臭爾 吳錄曰丁固爲司徒初
爲尚書夢松出其腹謂人曰松字十八公後十八年吾其公乎遂如夢 王隱
晉書曰魏舒爲司徒年過致仕 有謙讓意而無居宅乃衛以俸秩餘爲
第一所九年正月朝會罷送還家奉進章綬 又曰武帝以山濤爲司徒頻
讓不許濤出徑歸家左丞白 奏濤違詔詔杖濤五十 又曰王戎代
王渾爲司徒高選長史西曹掾 委任責成形狀短陋而目明徹威儀不足
常乘馬羣舞日不出以象牙算晝夜算計家財遂又田牧性儉不
能善自奉養飲食通財不外出天下之人謂之膏肓之病 晉中興書
曰劉寔從兄騎字王喬有重名司空蔡謨寔歎曰若使劉王喬得南渡司徒
公之美選也 又曰蔡謨讓司徒孝后臨軒自平旦至日中使者十餘反而謨不
至孝帝時年八歲甚疲怠之極問左右曰所召何以不至來臨軒何時當竟
皇太后詔曰必不來者宜罷朝中軍殷浩奏曰免吏部尚書江彪官於是
公卿奏遣謨廷尉以正刑書 謨懼率子弟素服詣闕到廷尉待罪[illegible]可
依制舊免爲庶人 齊職儀曰司徒一品秩冠服同於相府廟服冕同太
尉漢哀帝從朱博議始置三司改丞相爲大司徒以孔光爲之魏以華歆爲
司徒 江氏家傳曰江統字應元時太傅從事中郎庚子嵩以風韻見重亦
並雅敬君德使中郎每云當今可以居司徒充民望者江生其人也 【箴】[illegible]
[illegible]司徒箴曰天監在下仁德是哀乃命司徒亂茲蒸黎茫茫庶域率土祁
祁民具爾瞻四方是維乾乾夕惕靡非忘靡非違恪恭爾職以勤王機[illegible]
五教九德咸事晉民用章黔萌是賴 【碑】 宋傅亮司徒劉穆之碑曰公
諱穆之字[illegible] 彭城人也公膺間鈞之秀稟乾坤之生民之上操三爕於弱容
九德充於初迪文明在中柔順暢於事業勸以宣內義讓洽於州黨時元
兇肆虐宣推據荊河米興播辛遊斃江公軍先皇后電發川陷勢橫本
之衆鬭思奮之士相讓籍累葉之資徐興復恒曠勝之舒習亂之征若蝟毛
而起內懷根本之虞外遏首尾之勢八露征武輔運奇謀內撫初城陳泉稅
險若夷飛雲西折則水截鯨鯢來轅東指則陸殪長蛇翦累葉之危戌
維山之固豐功茂勳大造於王室[illegible]化永結於荊南銘曰二儀發揮
川岳協靈外收滋雅內韜文明懷仁履順蘊義居貞煒煒袞衣穆穆亦
隆正翼翼素心亮終如始夷嶮升降一節偪昔訓儉於物復豐于己
【墓誌】後魏溫子昇司徒元樹墓誌銘曰昔樞電降祥姬水成紫樞入符
以敭世膺五命以會昌欽明於上下光宅被於宇宙千年永久歷世遐長
有文王孫子啟周公之苗裔積貴所及踵武稱賢毋以辛李爲言仰持
軒轅白許禪百慮之一致有益能事於生民而著於君上義歸無厚學徒
有東平避世之士[illegible]北丹自晦之情疾非逢時務於昊啓手銘曰明允篤
誠發於岐嶷木鐸已驚不扶而直循禮以耕強學爲殖孔既歎息莊亦
吟越河以度思有懷明發翻然高舉歸于魏闕長路未窮朝光已沒
又司徒祖瑩墓志曰大命生商王居徙亳源流長遠枝葉繁華祖
德潤於身聲高邦國文行成於己名重京師公鍾美多福秉貞神積善
[illegible]局開靈志識開悟口心如碧雞之辯手握騰龍之聲門有舊業家
傳慶靈稱金成器相[illegible]賓待價[illegible]自也人會稽有
道言折秋毫辭連春藻 【梁】沈約爲司徒謝朏墓誌銘曰岳神降
和氣人鍾以徙天爵時爲人龍學冠往代道侍今重臺卑作傅雲舞待
執君應符非公莫人華家既康又輕難白收形雖廟堂心猶江海經邦已
備皇猷伺屬素點輶[illegible]于罷曲 【誄】後漢張衡司徒呂公誄曰昔呂
皇祖帝室之緒伯夷秩宗允叙四岳在虞傅亡佐禹克厭帝心姓姜
氏曰登是南邦以家以威降及于周穆侯作輔寡于九族允用寧 於穆
公命秉聰齊仰黃耳金鉉公銘以爲緯兮其寔職兮其績既明且哲式
保令名於[illegible]風馳壯超驤去此寧寓歸于幽堂玄室冥冥[illegible]彌長
【宋】顏文帝司徒始興忠武王誄曰皇矣地闢帝業八維於穆忠武光
啟之基爰自弱齡英明播越玉潤水鮮山靜雲發帝曰爾諧僉議彼屬
推轂兩江建旗三湘將旌上國綏結四民言師表服二[illegible]儀翰方變正褒
永範時期天弗報公昏哲人其萎鄉首家據於北邨去而明而不入皇參差
之旅影驅爰沒之而泣 【章】【宋】謝莊爲中郎新安王作司徒章曰不惟
庭旒闔閭鴻度方網變調之宜迷隊非據智小以大周家興規少暢
機嚬有勝前史稱其動植布其安擾以倡九牧自成王數宣且抄末

所非克荷 又爲北中郎將謝兼司徒章曰臣聞燮理陰陽寅亮天地
弗惟其官無俞闕司徒掌敷五典職揔兆民臣恪乾靈因而貫光
方闕不次之任殊絶嵩岳豈可推尸三事假備六卿勳霄周迴顧步交悸
吳均楊州建安 吳均爲司徒表曰臣聞玄黄之馬事絶於銜鑣蟠朽之材飾
乖於丹漆何則千里之志已窮萬乘之器無取遠惣竭身於馬在啓
梁温子昇爲司徒高敖曹謝表曰委水横流羣龍交戰徒悲道喪空
懷辱難復見義旗之旐危奮胄劒顧斬將後鋒絳謝先鞭事等江河無救
三川之竭有類夏天豈支四極之壞 北齊邢子才爲斛律司徒讓表曰武
皇帝運屬鐘元事深微禹推蚩尤之陣破異己之師義開金石理昇
庸勳襃曰奉麟勳有事風塵徒備烏背之毛曾無馬鞭之力

司空

春秋元命包曰危東六星兩兩而比曰司空主水 尚書曰命曰伯禹作司空帝
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 又曰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禮記曰
司空執度度地以居民量地遠近興事任力 尚書刑德放曰禹長於地理
水泉九州得括象圖故堯以爲司空 家語曰孔子初仕爲中都宰三年
定公以爲司空乃别五土之性而物其所生之宜咸得厥所 漢書百官表曰御史大夫
秦官副丞相成帝綏和九年更名大司空禄比丞相 東觀漢記曰杜林代
張純爲大司空務於無爲 第五倫爲司空奉公不撓言事無所依違 續
漢書曰張奮爲司空時歲災旱祈雨不應乃上表即日見復陳將
政之宜帝召太尉司徒幸洛陽獄録囚徒大雨三日 又曰王梁字君嚴赤伏符
曰王梁作玄武玄武水神大司空水土之官也於是拜梁爲大司空 續漢
紀曰第五倫爲司空有人與倫千里馬者倫雖不取每三公有所選舉倫心
不忘也然亦終不用 華嶠後漢書曰伏恭爲太僕帝臨辟雍於行禮中拜
恭爲司空儒者以爲榮 魏志曰徐邈遷拜司空歎曰三公論道之官無其人
則闕豈可以老病忝之哉固辭不受 典略曰禹爲司空拔九山通九澤決九
川定九州使各以其職來貢 華陽國志曰趙瑤字元珪自扶風太守來爲郡司
空張昱謂曰第五倫魚從蜀郡爲司空今掃吾第以待足下 荀氏家傳曰荀
爽字慈明董卓徵公公到府三日策拜司空起巖穴九十五日而爲台司世
人號曰白衣登三公 晉中興書曰陸玩字士瑶王導郗鑒庾亮相繼且没朝
野憂懼咸以爲三良既没國基殆矣於是遷玩侍中司空給羽林四十人玩
辭讓不聽既拜歎息謂賓客曰以我爲三公是天下無人也談者以爲智言
齊職儀曰司空品秩冠服同太宰舜以禹爲司空成王以毛公爲司空宋以
武公之諱改司空爲司城漢改司空爲莫最秦置御史大夫省司空 贊 魏
楊脩司空荀爽述贊曰生應正氣體合中和篤誠宣於初言明允朗於始
終是以在亂而顯奇衡一紀則佈名須幼之可師甘羅之少者何以踰公
之性量乎叔心六經探索道奧聰乾坤而知陰陽之極載而集之猶識十
萬餘言士林景附君子英式莫不由毛羽之宗鶴鳥衆山之仰五岳也昔楚
思叔敖而作歌鄭思子產而興謠望之猶豈弗及作詞告思詞曰委在大僕斯
荀作自其德允明謙發於幼行爲體致柔如玉之在璞乎其志乃騁乃清邈陟
司空天子是毗惟君之德朋儕所企清水平土我哉是力將混六合綸以正直要
以禮樂以道德 晉孫綽賀司空脩像贊曰公應天縱之德參合世之
期質與神王參自然玄寄冥若其理之性不勤而成弱不珍而雅
好博古慨洙泗之遺遠悼禮樂之不舉於是覃思深講鈗精踏贊雖齊
孝之歸孟軻漢王之宗仲舒無以加焉贊曰思文公侯誕保休祥書府之秀
華藻金章總角韞德被褐韜光自貴喪亂征鼓日震禮樂藏器辟書
蒙塵挹人退傲垂帷冥神仰觀洙泗揚波絶津方躍金鉉協贊衡機昊天
不弔曾不憖遺搢紳頹範皇德莫毗人之云徂華裔同悲 箴 漢楊雄司
空箴曰昔彼坤靈侔天作合分制五服畫爲萬國乃立地官空惟是職列爲
儁乂冀翼與王臣曰當其官官當其人九一之政七賦以均 銘 後漢蔡邕東
鼎銘曰橋玄爲司空公祗在先民毗佐天子罔不著其股肱畢其思心式宰天
行式昭德音 表 宋謝莊東海王讓司空表曰臣側觀前載與竊洪典三事
之授惟帝其難臣奕少稚長分俞虛量出涕今忝每究光不悟乾燭
方遠義路司遺下炎流化上尸變理自非德冋具瞻響甚民詠未有妄臻
此澤空負茲寵 齊孔稚珪爲王敬則讓司空表曰故李通寡聞以親寵
登司王基寸勇與聲華入選先帝擢臣以榮華理下伸臣以富貴遂得步
帶五州東跨六郡内亞三鼎外齊四岳蟬佩之映則左右交暉龜組之華則

蹤樣吐耀輕翰徐動則翩騎如雲飛蓋斯停則歌鍾成列擬金體以猶其前鳴笳屬管疊其後鄧禹猶不遭漢光則南陽之掾吏微臣者不之明聖則孤城之云客豈可加以正台之席登以論道之寄啓黄扉而參五緯躡青帷而調四序 【梁】劉孝儀為臨川王讓司空表曰以庸薄謬稱隆重職班三事任摠六條衣冠率愧既闕論道馳傳謝公旦尤慙為政而備司土地仰燮陰陽棟橈之譏已彰銖伏之咎安著今水沴乃作旱魃為災山無蓄萌雲罕成煙火陛下曲私未垂策免呂職是當進責不降故台安協此天人 【梁】江淹為齊高帝讓司空表曰臣聞日發星迴昊天無以荅其節山盈川沖厚地不能斠其度陛下俾若錫之明流如雲之賜方求士於旅友宜恩賢於蜀肆 又【梁】邢子才為司空景讓表曰屬平分廣世復屬姦品長短人用小大見收連采台耑世為鼎足昨見謫見垂象災起譴伏此之為累非直餘躬 【碑】【後漢】蔡邕司空袁逢碑曰凡所臨君明而先舉故能教不肅而化成政不嚴而事治其惠和也晏晏然其博大也洋洋焉信可謂兼三才而該剛柔無射於人斯矣銘曰天鑒有漢賜茲世輔顯允厥德昭肅休序我義雍宮禮樂備舉禋祀天子孝敬允叙降拜屏著奉鎮西序威儀聿脩化溢區宇乃尹京邑惣齊禁旅 又為司空房楨碑銘曰公言非法度不出於口行非至公不萌於心治身則伯夷之潔也儉節則季文之約也盡忠則史魚之直也剛平則山甫之勵也惣茲四德式是百辟夙夜匪解以事一人極樂縣樹私恩不為也討無禮當彊禦不弗避也是以功隆名顯在世孤特不獲愷悌寬厚之譽享年垂老至于積世門無立車堂無宴客衣不變裁食不兼味點易之貞厲詩之羔羊無以加也明在公寔惟房后誕應正德式作漢輔邪慝是仇直亮是與剛則不吐柔則不茹媚茲天子以靖土宇 【周】衛山司空鄭袞碑曰陳謨台階翼和自崩實顯績成于臺省循風暢于所蒞故能老安少懷遠至邇親凡厥搢紳之士所以挹酌洪流含咀英芳者猶旱苗之仰膏雨濕露之晞朝陽也銘曰於鑠元侯則天垂象弘操岳峻宇量深廣允恭克讓炅哲清朗有始有卒可大可久言由忠信行履孝友光光金貂再冠其首赫赫皇祚仍拆其部義格皇穹德冠羣后清風顯烈沒而不朽 【晉】孫綽庾司空冰碑曰君稟高嶽之靈精挹清瀨之潔流貞質謀於白珪明操勵於南金雖名器未極而任盡臣道正身提衡領括百揆知無不為謀必鮮過端委待旦則有心宜子孟以約訓儉則摸識李文君平恒無私己謙寡欲當世号難於君易之矣於是慨然遠臨先量己而退高挹惟慎投迹藩屏夫良玉以縝披不渝故其貞可貴竹柏以冬霜保榮故見殊列權治而不亂者有矣未有亂而彌治者也考終以證始即事以徵終少長能一其度貴賤不二其道文康之稚曰於是乎弘著矣銘曰洋洋俊穎峨峨崇巖神嵩流澹淳風頹扇祥風篤生先候情雲飛德允臨川擬深仰華思崇領險思夷躬行思沖方恢遠猷皇極是贊歆系霜夏被脩梧摧幹人之云徂朝野咸歎儀形永戢光風長燎 【梁】劉孝綽司空安成康王碑銘曰昔者重華大命並胄高陽之苗豐邑春陵俱奉帝堯之緒而虞夏革運姚姒之姓已分高光再興大漢之名無改如我皇家梁齊代建異文叔之紹開起自王季非伯禹之更姓公則本枝別幹誕自河岳五百之期寔膺命世七商有周異調色雖承志望顏在公斯易至如文琰之對合餘幼權之言爵里喬子之朔月映山栽生之疑膳黔漆惟公具美歷篤前化我茲焉非岳陵之所至浩浩焉惣在漢而為長故能數爭水三千摶風九萬排天闕而俯翔擅浮雲而上征皇帝啟名挺聖河洛有徵握衡含稱奄一時夏利建藩屏固葉深根乃啟郡郵方周啟社封公為安成王食邑二千戶允同衛叔賜寶器於商郊殊異應侯賦桐珪於汾水乃公為平西將軍荊州刺史莅之對齊風言引境之固荊之上宋異方隹陳共車路之殊品金作貢男異淮海珠璣厥象又無才於晉國況以雲夢九百之宏多章華三休之巨麗公御宗煩以寡居高而降執沖虛之道無矜滿之情其為政也莊嚴足以範物慈惠足以旌善剛毅足以威暴清白足以勵俗天監十七年薨春秋四十有五凡我庶民偕戴高義況復祇承帝命來仕王家兔園晚春吹從者之賜高唐暮天承作賦之私常懼譬文雲之惠不酬而撫塵奄至豈謂興齊之效莫展而峻極先頹思所以立言貞石昭厥長世銘曰昔任文部五賢二聖漢落魏升微風不競於赫我梁衡行婉孌康王康叔異時同盛爰自妙年今同一八已一若于一悌安光行始義府文場詞人髦士波瀾莫際楷仍難窮所茲

先覺見道乎此後知德大心小居高志卑再捏不倦三吐忘疲飛龍在天肇基兆資地猶小肪民同世役皇情睠正屬蜀雖推轂允矣宗英分皆改牧往謂路永江漢已浮彼蒼不憖遽反成周川迴浐灞金引歸旒

墓誌

【宋】謝莊司空何尚之墓誌曰遠源長係自晉祖韓灌沿川龍王霄此騰驚鳥翅其民瞻出光帝難寂寞仁壽仁莊眛報施調於魋歸經難襄奇晦暎留芳烟煴作我

【陳】徐陵司空章昭達墓誌銘曰网原瓊脈佳氣葱葱王業攸興帝圖斯盛在昔光武安命鄭縣者郗侯高祖元臣同郡者蕭相公台輔之量便著綢繆璉之姿無待雕琢起家為東宮直前所奉之君則梁簡文皇帝既而黑山巨盜馬陵上國水湄胡虜劉中乃叟公傾其產業莫不是驍雄思報台星儲罷熾然舊幽風有象代郎方降投荊楚之英才資揚輪之妙略百樓忽起登雲霄而俯臨萬弩俱張値雷霆而並震揚兵於九天之上決勝於千里之中殪彼群兇皆無旋踵陳蕃負戀至彙及拔客引周迪資其食力更事窺窬奉詔崇朝飲水將力前芽後功步驟奔馳仍向鼠闘殄其巢窟若夫鳴蜩之洞深谷隱於蒼天飛猿之嶺喬樹參於雲日宜越嶷而登嶠蒙瞰犀而涉江威武紛紜震山風海於是戍俘僞帥悉據高墉奧泊倉頁莫不從父既而齊人寇徐謀取番禺艦又征寵在漢公統關羽據遠熏師搠求龍襲尹氏用詩燒高乃欲宜威龍研大詩梁華云蜀上府之都光達中路之擁曜大建三年薨於車幕蘭乃青烏相墓巨靈標墳林有逃有道同華其前參能轍後巢龍鶴介士發三河之民哀鏡同駟馬之西長安傳坐興禮盛於西京襄陽隋之淚悲勘啞於南峴

【後漢】張衡司空陳公誄曰昕仲劬育發縣卜筮風飛觀國流光來喬天作明德我于公公奉出友爰宣爾爰邑兼學多識窮理知機德音孔昭飛爾反飛賦政三城還集皇闕公宴省之宙直膺庭綱公宴靜之若詞若四百僚公寔攸之乃陟司空作暴禹之跡道可揚徽庸致訓京樂協和萬邦萬邦既協殊水來同孙論前續莫與比蹤

行狀

【梁】任昉齊司空曲江公行狀曰公稟嶽靈宿擅氣中和一匡初登台岳之功可鑑疑堉在器瑚璉之姿先表往惟荊南有加重之目襄城著孔甫之稱而已哉故以羽儀宗家冠蓋後進路叔之一日千里北海之稱表其治方斯蔑如也志學之年偏治禮記登隆十載網羅百氏若採斯墳造作爲詞宗延賈誼而升堂攜相如而入室加以翰牘精辯發言有章持論從容辭無矜尚自河洛丘墟歷載三百俾我建旅遂淪右衽晉宋所以書不恨祖宗是用顧懷公自荷之任志在剋復將欲使功遂之日身退有所艾乃卜宇金陵紫帶林壑用辭聊城之賞以為疏韓之節人謝運往遂觖建圖

【梁】沈約齊司空柳世隆行狀曰公稟靈乎乘氣幹自然挺佳璞清襟素負發乎齠丱及長風韻洞遠儀止祥華動容合矩吐言成律時游依之微緣陝西氣陵物上而太祖在庸作牢天歷在躬攸之播封豕之情物令判之方兇甲十萬鐵馬千群水陸長驅志窺皇邑公抗威川渚勇略紛綸隨時有方出反無緒般之了文旃直圜親受矢石增摳秉畢壓衛起馬雉雲翔俯瞰地穴斜通半藏暗發負尾展及公乃縱兵以武擊段以奇雲鋒電曜威棻雲舉事切三叔危逾累卵九天之就覆冠外老逆賊內離英舟委甲捐有解遊公風標秀徹器範弘潤茂乎斟雅善鼓琴雅性英之高芬賞寫鍾稽之妙曲雖與拂世務而素業無改臨姑蘇而想八往登衡山而望九嶷七紆組三臨為郡五嶽瑞翦一司百揆固可以齊衡公凱方駕五臣

儀同

東觀漢記曰鄧騭字昭明延平元年拜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儀同三司始自騭也 王隱晉書曰太始七年以鄭袤爲司空天子臨軒遣使就第拜授袤讓推讓上送印綬至于十數久之見許以侯就第儀同三司置舍人官騎賜牀帳簟縟 齊職儀曰開府儀同三司秦漢無聞始建初三年馬防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事 魏以黃權爲車騎開府此後甚眾將軍開府依大司馬朱服光祿大夫開府依司徒皂服

墓誌

簡文帝儀同徐勉墓誌銘曰朱弓表瑞碧貝徵攸歸長卿斯往瓜瓞含標舉直斥傳校名表貝籍冊有進賢拜無遺返遠天即地歸幽去明空谷傳古衰風送葬

表

齊王儉拜儀同三司章曰臣聞日中則昃盈虛之定分器滿必傾往復之恒理遂乃叨厠衮章之和台曜外參論道內惣百司切議作陰自識非據 梁王炎爲吾爲武陵王拜儀同章曰臣宅參畢

霄月與休皇極非均掞日既無對而成高仕若乘風故不行而自遠今者曰如無
壘天下同文都尉春田納居塞外卒于冬獵不入洛陽臣坐收三公非勞之
戰豈能屯兵大夏封萬里之侯飛箭摧城受千金之賞時論其才以為者雅其
弘光佩印杖常釜叔度 【表】【梁】王筠為王儀同瑩初讓表曰執玉獻金
率先五等珥冕迎精光導百辟坐階達大遂致除滿自位昇朝首職
冠禮闡辭滿之願將除致仕之請方奏而恩渥恩皆昭獎必被寵章是爰
降朝野驚矚是以安石歸未固請元凱終以致讓況臣才質無疏器量
庸淺而可以妄參鉉席覥顏槐庭 【又】沈約為始興王讓儀同表曰徒
摩羣寮方降紫泥以茲上台用隔下情況高擬萬石爰均八命室等三
黃服加黼黻出則高陪千乘入則仰司百揆陛下道苞九舜明并十堯
萬徵必理一物與念有紆玄錯對長垂止水 【又】王僧孺為南平王讓儀同
表曰臣聞石奮鞠躬用謝鉅鹿擁本去職事乖舟楫之任重儀天一朝賞
至非能聲均河楚譽母梁陳故以神夢紫霄身心飛丹掖品同儀比娩
叙莫殊 【陳】沈炯為周儀同失律後復官讓表曰日者驍騎鄰寓書在
晉軍猶因悲其夜數縲人切其曉奏危光似燭殘命如絲云誰之尤自貽
其咎假令誅以妻子戮及墳墓漢非負德陵實孤恩況伏鑕俛首逡遁
淮陰之間吞聲飲恨不與臧洪共死陛下捨而有之伊臣豈不獨懷其子
弟六謝父兄百萬之師千夫有長問臣安在誰曰董司魂遊秦高不知
何對 【隋】江總為太保蕭公讓儀同表曰陂泉野戰曾無汗馬之勞代與運
籌寄又關前歌之勇妙伐專征卑遊邊外執玉奉酎文物朝則天降山
朝冊遠臨奉述勑書曲傳表奏俯彼咀覺既枉敬仲之辭閑路依長致
絕趙襄之讓心馳紫路登文石而莫由目送白雲拜承明而未日

特進

漢雜事曰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敬異者賜位特進在三公下百官表
注曰特進官品第二漢制皇后之父率為此官 傅咸集曰特進執皮帛
坐侍臣之下門下屬漢武特進執璧已有舊制今特進宜執璧 齊
職儀曰特進以功德特進見也 沈約宋書曰特進魏世驃騎將軍劉放
衛將軍孫資等遷位以侯就第並位特進其諸官加特進者從本
官供給特進但為班位而已不別有吏卒車服也 【表】【誄】【梁】孝元帝特
進蕭琛墓誌銘曰山東流水關西城市義府辭鋒風飛雲起游梵
宦梁桂馥蘭芳道心可賦述政成章學類五行書窮三篋臣研金匱
兼探玉牒石詞既擬蒙社茲同桃李成蹊松柏為葉天地長久天翁萬高
閣階 江總特進光祿大夫徐陵墓誌銘曰耕耘書圃弋獵文場藻思綺
合尺牘清揚辭夲太史筆利干將心緘武庫口定雌黃奉使巡揆絕
域凝淚市朝還賀陵谷相侵形寄王續名宜攀附莒排閶闔楚
丟路年命致仕齒及懸車夜涌孟馳光復斜平原出宿庠
無秘愁宿霧松悲鬥鳥地迴雲低山重樹小九原孤月三泉逆旅靈
役共上河渠余因病免君寵遠行痛心期之租謝惆悵代之銘
石於玄家留清風於故鄉

藝文類聚卷第四十七

録尚書　尚書令　僕射　吏部尚書
吏部郎　侍中　黄門侍郎　散騎常侍　給事中
中書令　中書侍郎　驃騎

録尚書

應劭漢官儀曰章帝詔曰司空牟融典職六年勤勞不怠其以融為太尉録尚書　又曰和帝策書曰故太尉鄧彪元公之族三讓彌高海内歸仁為羣賢首其以彪為太尉録尚書事百官總己以聽　又曰殤帝策書曰司徒徐防以臺閣機密施政牧守其以防為太尉録尚書事百官總己以聽　又曰沖帝策書曰太尉趙峻三世常典機衡有匪石不貳甚大司農李固公族之苗忠貞不回今以峻為太傅固太尉參録尚書事　又曰靈帝策書曰故太尉陳蕃忠亮蹇諤有不吐茹之節司徒胡廣毅德允元五世從政今以蕃為太傅與廣參録尚書事　王隱晉書曰賈充為太尉録尚書五年伐吳為大都督吳平上還侍中程咸稱勞增邑八千戸　晉中興書曰明帝后庾氏為皇太后九月癸卯皇太后臨朝制司徒王導録尚書事　沈約宋書曰高祖永初三年尚書令揚州刺史徐羨之為司空録尚書事　又曰孝武帝即位以太將軍江夏王義恭為太尉録尚書事　又曰諸公録尚書事古制也王彧解尚書納于大麓曰堯納舜於尊顯之官使大録萬機之政案漢氏諸吏平尚書奏事後霍光以大司馬大將軍平尚書事　傅暢故事曰何劭王戎張華裴楷楊濟和嶠為愍懷太傅通省尚書事張華為光禄大夫尚書七條事皆諮而後行惠帝之世太保衛瓘太宰河間王顒太傅東海王越皆録三省尚書秘書事

【表】齊謝朓為明帝拜録尚書表曰降王階對揚休命六轡在手千里何借司會天官之統尚書百僚之本弘之卽庶績惟凝蔑之則彝倫斯斁修身踐言本慚五美果行育德未階六正安危所負國之存多謝五仁之績操揆樞於龍津荷梓梁於雲構無以輔位明堂貴家鎮閭

【啓】陳徐陵安成王讓録尚書表後啓曰臣聞閭平就國乃或漢之常儀鄧霍無官實宗周之明典何則皇季之重非待歷階王爵之隆自高羣辟况臣鄙其要荒亟離寒暑進敢超勝能安爵從退進齊文軌免秦厄國以内切皇心外貽家恥其斬重循降禮單于還城一五如諸和鄒市鄉三千驅同寡月劍武夫力而獲諸原微自還而反諸敵贈言馬鈸著隴右之功追命曹彰克烏丸之虜荊王子弟若此勳庸偏其反而豈可勝愧

尚書令

漢書曰張安世字子孺少以父任為郎因善書給事尚書精力於職休沐未嘗出行幸河東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才擢尚書令　漢雜事曰尚書黄香為京郡太守乞留宿衛拜為尚書令秩二千石　漢官儀職曰尚書令主贊奏總典綱紀無所統秩二千石　東觀漢記曰侯霸為尚書令深見任用樊準為尚書令明習漢家舊事周密畏慎自居國為尚書令奏事多直言無所屈撓　又曰永平七年宋均徵為尚書令忠正直言數納策謀每駮議未嘗不合上意　張璠漢書曰左雄為尚書令限年四十先試經然後舉孝廉　續漢書曰陳蕃出為豫章太守性方峻不接賓客憚為尚書令送者不出郭門　百官表曰尚書令是謂文昌天府銅印墨綬五時朝服納言幘進賢兩梁冠佩水蒼玉總攝諸曹出納王命敷奏萬機書曰龍命汝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詩云惟仲山甫王之喉舌此謂也　魏志曰明帝即位進陳矯為尚書令車駕嘗卒至尚書門矯跪問帝曰陛下何之帝曰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其職則請就黜退陛下宜還帝慚廻車而返　又曰太祖進荀彧為漢侍中守尚書令　又曰晉文帝為尚書令奏正分職簡名實出事使斷官府者百五十餘條　費禕別傳曰禕代蔣琬為尚書令以剸繁聽事其間接納賓客加之博弈不廢後董允代之旬日之間事多衍積允曰今之才力相懸若此　曹羲九品議曰尚書尊官也親作納言易曰樞機之發榮辱之主　漢和帝南陽左雄為尚書令天下皆慎選舉選舉所知自其職也　山濤啓事曰尚書令李胤遷處缺宜得其人征南將軍羊祜體義正立可以肅整朝廷　王隱晉書曰梁

廣為尚書令所在無當時之功與皆然為後人所思　又曰咸寧二年李胤
為尚書令雖歷職內外而在公退食家室至貧儉兒病無以市藥上賜
錢十萬　齊職儀曰秦漢之世委政公卿尚書之職掌於封奏令贊文書
僕射主開閉令不在則僕射奏下其章魏氏重其職八座尚書任同六卿
舜舉八元八凱以隆唐朝今號八座為元凱謂以賢能用事義如昔也
【箴】【晉】華廙尚書令箴曰舜納大麓七政以齊內成外平風雨不迷補
我袞闕闡我王猷王猷允塞四海咸休雖聖雖明必賴良才無曰我智
官不能任發言如絲其出成綸千里之應樞機在身【碑】【後漢】潘勗尚
書令荀彧碑曰夫其為德也則主忠履信孝友溫惠高亮以固其中柔
嘉以宣其外廉慎以為己任仁恕以察人物踐行則無轍跡出言則無辭
費納規無敬斥之心機情有密靜之性若乃奉身蹈道勤禮賞德動
容事閑匪予克然後教以黃中之啟守以貞固之直注焉若洪河之源不可
竭也確焉若華岳之停不可拔也故能言之斯立行之斯成匪隆污直
哉惟情素綱用亂發禮復經於其百揆時序王猷允塞告成咸功用俟
萬歲【表】【後魏】溫子昇為王或謝開封府尚書令表曰臣道愧山東
氣慚隴右徽水弗堪揮風無力但以平原帶地負諾極天發迹自高理融
以遠出踐侯服既是剖舉之能入踐帝閣又無應對之美空復受文昌廟推
轂朱門紛閱徒何功斯佇海大寶遂隆橫草未樹顧以有涯顧言知上
又為魏南陽王寶炬讓尚書令表曰臣聞立而託眾乃成致遠之功坐以
運舟遂有利涉之用若以輕任重課虛責實雖欲自勖終焉靡效
【梁】范雲為柳司空讓尚書令初表曰陛下繼明南面復垂顧錄增榮益寵
豈側身限而露不廣海塵不增山微物知止敢忘自退誠以懷音感遇久妨
彝序尸祿昧寵取蹈風歌中寐於心方食疑憂寧可冒黷經綸之重負學
制衆之戒將沾朝徽匪伊身譏　第二表曰臣聞聖人在上愚智無以自隱天下
有道方圓歸其能是如以駑蹇之才不致問於千里瓦礫之質何待價於十城
伏願陛下於臣異之尤照臣匪飾之情近言觀用允授上才欽曾流恩曲
錫下第則雲序斯平彝章載穆　【梁】沈約拜尚書令到都坐表曰竊位
之譏允當斯責王命私請有事相傾油雲湛露從降是冥之德弱縞輕蟬
不載五岳之重登階望席恍焉失步　【北齊】邢子才為文襄皇帝讓尚
書令表曰揚職萬機總任百揆想衝庶物年納書寮何以助日月之
光華增天地之高厚及鑒貞照匹此何難然當來領方之為易　又表
曰正以書直曉見太山不假秋毫之察夜仰列宿豈藉燭龍之明爵人以世既
非盛德之舉公門有私故是陵夷之運　【隋】江總讓尚書令表曰臣弱歲
王朝本無奇志每謂任登常伯足承基緒值眾季不造牧拙人間東寬
三江南徂百越不知秦漢十有七年心跡退黜平生畢矣但野性疎懶不屑
光增俯仰乖時人物多忤天飛踐阼任寄隆赤謬以商丘之木遂荷舟楫之
材燕岱之石艱同瑚璉之器當由崇賢俾舉早守名節竊以天府之高
萬方之藪天官冢宰無所不統禮華三獨事昭百揆猶職云久三十餘
載一旦開置必賓望宿賢豈期廷典私偏濫古甫非薄陛下聽覽餘辰曲
垂昭納遂斯反汗高遲具膽則敢蓋敢惟使臣暮齒歲制月制餘臣結
髮　【隋】江總除尚書令謝臺啓曰竊以昔之分司今日端揆頃同台衮無
人則闕臣之朽薄官可叨貴謹當奉承夜月與奉三思之旨聲寄停雲
方祈九天之路　又除尚書令為表後啓曰司會治本冢宰朝端摠綜所屬
儀形攸在自代以來無人則闕陛下將備厥職用穆臣僚不容始自庸菲以
蕞物議當今舊齒至咸不無其才廊廟重臣亦有其器伏願授命往之則
閭平章之道臣心爲欽有理存焉

僕射

漢書曰僕射秦官也古者重武官有主射以督課之自侍中尚書博士
及郎宰永巷官人皆有取其領事之號　又曰鄭崇哀帝擢為尚書僕射
數求見諫爭上初納用之每聞曳革履上數曰我識鄭尚書履聲　續
漢書曰尚書僕射一人六百石令不在則奏下衆事　百官表注曰僕射一人
銅印墨綬五時朝納言憤進賢兩梁冠佩水蒼玉建安以來執金吾榮邵為
尚書左僕射僕射之有左右自此始也　鍾離意別傳曰意為尚書僕射其
年匈奴羌胡歸義詔賜縑三百匹尚書侍郎暨陵暨鄴誤以為三千
匹詔大怒鞭郎欲死意入諫曰過誤一爾謂陛下貴徹財而輕人命愚臣
所不安明帝以意諫且郎錯合大義貰郎勅六官賜酒樂詔謂意曰非

鍾雖尚書朕幾降威於此郎 魏志曰桓範薦徐宣爲僕射中領幸許昌揔留事帝還主者奏呈文書詔曰吾省與僕射何異竟不見 又曰陳泰爲尚書右僕射典選舉 晉諸公讚曰司馬珪時多令望章歷顯職晉受禪爲尚書左僕射時年三十七衆論以爲美 晉公卿禮秩曰司馬珪二十七爲尚書僕射魏晉以來或置左右或不置 世説曰周顗字伯仁過江積年恒大飲酒嘗經三日醒時人謂之三日僕射 王隱晉書曰太寧元年以山濤清虚恬簡轉爲僕射 齊職儀曰魏朝以尚書僕射毛玠領選曹 晉武以僕射山濤領吏曹後依擬焉今或領焉 沈約宋書曰劉延孫爲尚書左僕射延孫疾病不任拜起上使乘舩自青溪至平昌門入尚書下舍 藝文 梁沈約尚書右僕射范雲墓誌銘曰合契與王匪勞物色乘風濫起化成龍翼乃作喉脣帝欽之衆乃作銓衡彝倫有序北京俎豆東川迴薄寔吾名臣終天靡作 表 宋傅亮讓尚書僕射表曰自皇基肇創豫班策勳纖善微績未聞朝野百揆治揔貳務要誠非庸臣所宜叨竊臣聞權衡既殊鎦銖靡遁厲駑驚駿莫之收駕傷錦備之前誥爲府上增國拓下招私贖 齊王儉讓左僕射表曰待臣於常均之外賜臣於代僚之右寵乘其章乘非其器朝府方隆起居元佐國朝草昧參贊百揆 梁沈約讓僕射表曰臣聞役壯休老上典所優晨行暮息事身有分若夫玄黃未已非伏駕之衛筋力爲用豈強飯之時養老杖鄉抑推前典服戎告謝綴學匪任宿疴積其依態歲制防其不宣實所以獨假衰疾世屏淪暮 梁張纘讓尚書僕射表曰加以矯公飾貌酷非所閑不喜俗人與之共事雖復吐言如流屈體無骨動容觸貌猶成多誠曾闈如闃坐客賓滿豈能然竟世徒盈虛薄歲與語勞合塵同猜欸似離人分聖賢只致惑人之包藏山川非險況在於臣焉可證詳 陳徐陵讓左僕射初表曰臣聞七十之歲揚雄擬經六十之年平津對策若斯彌壯無歉耆老臣亂則胄華軒冕兄允卿相出納亦興朝野具瞻臣弘王國老儒宗情尚虛簡在鳳勝葉獨王當年吕種風懷況密文史優裕東南貴秀朝廷親賢並見灶■献皆宜左執君武好少則讒臣已老若周文愛老則有此耆才伏願天明更謀梓匠求其妙選稱其能官 又讓右僕射初表曰加以言辭盟好仍屬亂離千零務其牛馬烏孫竊其印綬子卿挈雪杖向爲國雖獲東歸備離此危昔李廣遺恨不值漢初甯戚白歸悲逢堯後臣酌望聖運實在權輿時參決勝之策頗奏發兵之議當金錫舍非無董昭之誠與午禪文不降張華之賞 隋江揔讓尚書僕射表曰導銓官方品藻人物門驚如市不動屢漏心抱如水無欺暗室但屢沒淹早烏每知黍素世網拘束事歸偏絶今此召會尤增據蔭疾痾以端揆副職官冊師長華履升降傳呼寵赫儀形朝首冠冕彝倫兼復戶物衡流臣佐繁俗忘靡胥重責公哉危機

吏部尚書

魏志曰盧毓爲侍中在職三年多所駁易詔曰官人秩才聖帝所難必須良佐進可替否侍中毓稟性貞固心平體正可謂明試有功不解于位者也其以毓爲吏部尚書使毓自選代曰得如卿者乃可毓舉常侍鄭沖帝曰文和吾自知之更舉吾所未知者乃舉阮武孫邕帝於是用邕 袁子曰魏家置吏部尚書專選天下百官夫用人君之所司不可以假人者也使治亂制在一人之手權重而人才難得居此職稱此才者未有一也 王隱晉書曰山濤爲太常遭母喪手植松柏詔曰今風俗淩遲宜宣顯以退讓山太常雖在諒陰古人亦垂經從戎其以濤爲吏部尚書濤用人皆先密啓然後公奏 又曰鄭袤遷吏部尚書牧豕於家庭妻自紡食不受一飯於人 世說曰王濬沖裴叔則二人總角詣鍾士季須臾去後客問向二童是誰曰裴王客何如鍾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後二十年此二賢當爲吏部尚書冀爾時天下無復滯才 語林曰裴眞爲監軍范去平作吏部尚書大坐語裴卿此段還不失護軍裴曰卿何事人中作市井 百官表注曰吏部尚書一人秩六百石掌選舉齋祠 晉諸公贊曰裴楷爲吏部郎尚書正身率職不橈故能行其所見從不受選例著于令 沈約宋書曰蔡廓爲吏部尚書廓因傅隆問傅亮選事若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亮以語録尚書徐羨之曰黃門以下悉以委蔡吾此上宜共參同異廓曰我不■能爲徐干木署紙尾遂不拜干木羨之小字

也選案錄尚書與吏部尚書連名故廓云紙尾　又曰江湛為吏部尚書家甚貧約不營求利餉饋盈門一無所受無兼衣餘食常為上所召值澣衣稱疾經日衣成後起　又曰顏竣為吏部尚書留心選舉自強不息任遇既隆奏無不可後謝莊代竣意多不行竣容貌嚴毅莊風姿甚美賓客喧訴常權笑答之時人語曰顏竣嗔而與人官謝莊笑而不與人官　【箴】晉傅玄吏部尚書箴曰明明主辰制為九秩君執常道臣有定職各有攸司非用不匱昔舜舉皋陶而佞人遠矣出入朕命爲仲山甫亦允內言　【誄】孫綽遷侍中吏部尚書何府君誄曰遠量夷雅奄姿英茂遘德方新循名以舊分鑛先達爭驅後秀匪直羽儀實惟領袖知人斯哲在帝之難命謂往諧是則能官闕阿望歡釣與投竿金張之貴允茲七侍有美一人來貂三珥服冕乘軒鳴玉飛翠不含盈寶貴而能貧雖靜其悅惟寂是珍履信茲從積善方慶如何斯德曾是知命彼高者天與人焉咏則望周行式瞻林壑灑太紛埃獨揚流俗言必玄遠神性珠玉色恬喜慍心豈榮辱

【表】宋謝莊讓吏部尚書表曰招才琴釣之上取士歌牧之中然能克夷景命榮懷萬宇豈容先私育由近有經適且不責冠制趙客與驗未聞統馭郎臣有規匪癘身譏　後魏温子升膺揚王讓吏部尚書假勢風雲非由羽翮徒得推遷就列俛僶當官曾無辟雍議禮之名詎有銅爵獻賦之敵而攻本寔繁司會攸切抑揚智地用捨時流實當年之準的乃一世之權衡得其人則分職之任隆非其才則曠官之失起　梁任昉為范雲讓散騎常侍吏部尚書表曰夫銓衡務重關諸隆替遠惟則哲在帝猶輕漢魏以降遠無經軌雅俗所歸唯稱許郭府季爰逮官方猶亂草創惟始議存改作恭己南面責成斯在豈宜妄加寵私以乏王事附蟬之飾空成寵章求之公私授受交失近世侯者功緒參差或以食開中或成軍河內或臧德如卓茂或師道如桓榮四姓傳祠已無定紀五侯外戚且非舊章而臣之所附唯在因澤且去歲冬初國學之老博士耳今茲首夏將亞冢司雖千秋之一日九遷荀顗之下旬遽至方之微臣未為速達　梁沈約為褚炫讓吏部尚書表曰竊惟玄

素夫齊必參差不紊之察規矩或昧理喪方圓之功東西兩漢左雄以絕於前胡廣二晉山濤莫嗣於後良由性懷於貌才隱乎心楚越無以況其迥殊山川未足方其險阻雖復拂昭為明免過生智亦何以發奇牧異離渭分涇　【啓】梁任昉為吏部尚書表曰漢革民輯同祖召東掾毛孝先以清公見表盧子加以自固任職齊及晉代希覩其人然自輔雍容自守當時恨其寡與山巨源意存當興拔不免與世浮沉郎攸牧馬家庭何益於鯁之操下壺如金九左右未聞檢裁之功　【啓】王筠為第六叔讓重除吏部尚書表曰臣聞割犀截鴈之侯昆吾之鋒遂日追風遣責伯樂之駿末有繁轡鶩是而方駟遂塗採鉶錄刀而求其斷割伏惟則哲為體肆戶兼盛代明列攸司裁重前王必使王石薰猶區別靡雜涇渭玄黃俗流不喪自非伯夷象之天下稱能仲子之時人歸孝先之拔真御偽臣所無點亞藁華吾然後可以鍾鈞流品平均衡石　【[illegible]】江淹讓吏部尚書表曰竊以漢置五曹方今六尚魏隆八亂擬古六卿延賢搜才遠府樞斗至如東京許郭西晉非王翊肯伸湑可得論列此矣但臣門基世緒晉宋已來內侍帷扆入戶衛尉或年甫將立或歲未強仕是以退思弱冠追傷蚤智早慶華作見知名輩常謂丞竊匪朝伊夕豈期荼室之啟有忘無肝于生意氣淚兩零落特由殊奉嘉運千載一時雖奮竊尾之難於此　又為沈尚書君理讓左僕射領吏部表曰辛香以來安石以後道其軌蹈必大廈之棟梁勳忠其寄任亦巨川之舟楫未有綿力薄才杆軺膺肯此舉

尚書

應劭漢官儀曰尚書唐虞官也書曰帝命汝作納言朕命惟允　又曰後漢光武帝詔曰尚書蓋古之納言出納朕命機事不密則害成可不慎與　韋昭辯釋名曰尚上也言最在上總領之也　辭云尚猶奉也百官言事當省也必乎起奏之故曰尚尚令方亦然　漢書百官表曰成帝置中書官初置尚書員五人如淳曰主天子文書曰尚書如主壻曰尚主　桓子新論曰昔堯之言舜於大麓者俾天下事如今之尚書官矣宜得大賢知智乃使處議持平焉　謝承後漢書曰朱穆為尚書諫言正直　華嶠漢

書曰章彪上疏曰欲急民所務當先除其患其原在尚書尚書典樞機天
下事一決之不可不察　東觀漢記曰章帝東巡過任城乃幸鄭均舍
勑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故時人号為白衣尚書　續漢書曰李固上
疏曰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北斗為天喉舌尚書為陛下喉
舌　魏志曰陳群為尚書制九品為官人之法群所建也　王昶考課
事曰尚書侍中考課一曰掌建六材以考官人二曰綜理萬機以考庶績三曰
進視惟允以掌讜言四曰出納王命以考賦政五曰罰法以考典刑　會
稽典錄曰鄭弘拜尚書郎舊典科滿補縣長令史為丞尉弘奏以為
臺職任尊而賞薄人無樂者請使郎補縣令令史為長上從其議自此
為始　齊職儀曰尚書六品第三秩六百石進賢兩梁冠納言幘絳朝
服佩水蒼玉執笏負荷　沈約宋書曰顧琛傳曰寺門有制八座以下門生
隨入者各有差不得雜以人士琛以宗人顧碩頭寄尚書張茂度門名而去
碩頭同席坐遣出凡尚書官大罪則免小罪則遣出出者百日無代人
聽還本職　箴　漢揚雄尚書箴曰允勑百工命作齊慄龍惟納言是機
是審出入王之喉舌獻善宣美而讒說是折我視云明我聽云聰
載夙載夜惟允惟恭故君子在室出言如風　誄　晉潘岳庾尚書誄曰寬
而能懍威而不猛化行如形民應如影曀曀虛坐翩翩玄幕几筵生塵
空館寥廓　晉盧諶尚書武強侯盧府君誄曰諶罪重五岳釁累深四
海身不灰滅延于家門方今新焉在疚死已無日大懼先意遺烈將墜並
地罔極之哀終不宣寫是以忍在草土之中撰述平素之跡篤生我君天挺賢
俊弘闡大風光隆洪胤蔚矣其姿綽乎其韻天不吊晉厄運時鍾陽九
之會雖聖其猶振君實振惶國難是圖蹈履山川東征西徂方協匡佐言復
皇輿不見發中致命鄴都往古來今自遠及近凡在喪親猶思僶俛況我
荼毒廢經不盡句月逾滿寒暑代遷因慈彌遠窮思曰雖撰述遺跡
臨文煩冤　隋江總度支尚書陸君誄曰陸公國士之眷惠好之深臨喪
能誄久負攬筆時事地遼不惶削藁梁季適越未戢干戈陳世入仕累
牽物役杼柚於懷三十餘載隋開皇九年於長安致仕懸車以俎就木何
幾但東海成田南冠承繫龍山更從空想吹笛之哀馬角徒生絕望通波
之永嗚呼哀哉於是攬涕操觚乃為誄曰鴻行攸序龍作聞于讓珠不
拜錫劒恩來世故天禍且悲主辱露盡如陽風驚夜燭悠悠世路辛
苦艱虞尋戈滿道悽骨文衡家無半畝地絕飛錫含章桑梓零落彫
枯傷君并邑了般峙嶇懷涼故友拊樹遺孤臨穴別野撫櫬窮塗　晉
纘故左氏尚書忠子沈僧昱墓誌銘曰漸東不振古龜組三龍者致若解纓吏如
爆濕十升龍管四至九棘居高首聯比德幷明　表　梁沈約讓五兵尚書
表曰聞百舍不顧非宿舂所資千里之越豈一葦能濟何者裝輕境於路
遠舟弱於濟深翮貌悴容不藉堅於眾水驚足蹇步終取躓於鹽車
梁任昉為范尚書拜表曰昔滕公移暑於四耳陳遵留懽於博進祿止一守
官窮九列得獲昭秋陽取沃淮堯發蒙士衆差已若松喬匪富伊梁須臾至此
賞參十亂躬裁五水龍睹冕前裁執輿為匹　梁蕭子範為兄宗正讓都
官尚書表曰納言之授實分所由五星縣曜差地紫宮之曲百官根本聯曹
建禮之內孔蔡以博垂芳於兩京陳以令才比肩於魏世迹望前英俯
薄義無尸素禮而絕往奉　陳徐陵讓五兵尚書表曰臣聞仲尼大聖猶
云書不盡言士衡高才篇冊文不逮意臣比衰病日積思緒荒頹話朋
遊為裁章表雖復陳琳健筆未盡愚懷孫惠辭人頗加煩飾所以高
天縮翰弗隆昭回瞻拜絲綸更增憂惕臣雖不敏竊冠登朝但言承華稷
名壬晚達興運爰監龍私爾時四郊多壘七雄分爭國家制度臣不暇給趙
宮論受命之宜高邑奏升壇之禮而朱闇秘計弗解單于之兵飛箭馳書
未動聊城之將不期枚乘老叟忽降甘贈因漏暮年見申明主擢宰京邑
朝坐棘林遂致洛陽無雨非止長安多盜甘宜屏錮用寘嚴科猶繫名像
久為叨竊但著書天祿雖如劉向期望登朝轉同王隱於其行步尚可從容
司會文昌遂然非據

吏部郎

郭子曰許允妻阮衛尉妹允為吏部郎多用其鄉里帝遣虎賁收允婦出
閣戒允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允至明帝核之允答曰舉爾所知臣之鄉
人臣所知也陛下檢校為稱職與不若不稱職臣宜受其罪既檢校皆其人於
是乃釋允舊服敗壞詔賜新衣初被收舉家號哭允新婦自若無憂曰尋還

作要粥待之須臾允至　魏志諸葛誕為吏部郎有屬託則顯其言而承用之後有當否則公議其得失自是群僚莫不慎其所舉　山濤啓事曰人才既自難知中人以下情偽又難吏部郎與碎事日夜相接非但當正己乃當能正人　王隱晉書曰李胤為吏部郎精慎選舉号為康平山濤為吏部郎文帝與書曰足下在事清明雅操邁時念多所乏今致錢二十萬絲百斤穀二百斛　又曰王戎名位清貴二十四為吏部郎　晉中興書曰畢卓字茂世新蔡人少亦放達泰興末為吏部郎常飲酒廢職比舍郎釀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取酒飲掌酒者不知執而縛之郎往視之乃畢吏部也遽釋其縛卓遂引主人宴於甕側取醉而去卓常謂人曰右手持酒盃左手持蟹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　又曰阮放與從弟孚齊名在銓管之任甚有稱當□□性清儉不治產業為吏部郎不免飢乏王導庾亮以其名士給衣食放因是得立　王蘊別傳曰蘊字叔仁為吏部郎欲使時無滯□□下皷急出曰造乃至家去臺數里高褰車帷先後與語不得進也一官缺者求者十輩蘊連狀呈宰録曰某人有地某人有才不得者甘心無怨　世說曰吏部缺文帝問其人於鍾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於是用裴　又曰山公舉阮咸為吏部郎曰情真寡欲萬物不能移之　沈約宋書曰王微字景玄吏部尚書江湛舉微為吏部郎微與湛書曰君平生不我名者殺我身天爵猶廢名安用吏部郎哉其舉可隨其事不經非謬稽緒者不道僕其皆笑之

表

劉宋陶偘拜吏部郎表曰銓衡庶品歷選寶僚阮咸真素屈文蕃為未登陸亮忠心哉居斯職自非李重清識季文恬正可以區分管庫式鑒胥吏　梁王僧孺吏部郎表曰目生輕飛鐏品細疏壤寂寞州閭取給一金實不自求於善官之學許入以能官從班隨牒自安跡遠心近志翰飛終知滯一逢浸漉幾開昭晉假拙為心變可成偶凡學為天璽復搖長復與雨露相潤秋成春發如暄寒無契白變況塗多超蒿鄧屢考固其比越在累識於□□聞方愧朱紫□□□衛固推許李邃非王畢取其清尚固所綏金求之碎□□乎可庶幾　梁任昉數吏部郎表曰郎官之重千金非譬要在前世實光選□□清通為首終逐邢刃深□□為度累薦之擢承之攝官顧知其望方今皇明□□字□長感耳□□謂增紳無□衛石抑揚庶品亦俟能官顧己循涯執用祗荷唯知死所未識所報

啓

陸倕遷吏部郎啓曰臣鄙均漢落材同擁腫効非積山勤乖附地自叨榮秩列裁彝紀序而坐延國私遂被□□非割錦識殊韞石知至寧可以獲名理俗見擢教數　梁王僧孺除吏部郎啓曰一遇休明多逢渥澤出斯儔壤當直之霄漢清塗華職叨厠實仍顯職名階往來惟主而智効必其無取尤息忽焉已彰不意循養更溢霈念以始職標華紛甞相選知非族咎侍伐民何言感劣所言叨假循涯測限生所不勝聽恩奉德死何能報

侍中

環濟要略曰侍中古官也或曰風后為黃帝侍中周時號常伯者言其道德可常遵也　秦始皇復古置貂蟬漢因而不改此內官侍帷幄受顧問拾遺於左右出則□□璽以從秩二千石　漢舊儀曰侍中無員或列侯將軍衛尉光祿大夫為侍中得舉非法　又曰侍中左右近臣見皇后如見帝見婕妤行則對壁坐則伏茵也　應劭漢官曰侍中周官也金蟬有貂金取堅剛百鍊不耗蟬居高食絜目在腋下貂內勁悍而外溫潤侍中便蘩左右與帝升降出入對拾遺補闕百僚之中其家於茲奏事如皇□□得其社以賜侍中　漢書曰桑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為侍中　又曰霍去病以皇后姊子年十八為侍中善騎射　又曰留侯子張辟彊為侍中年十五　又曰孝惠時侍中皆冠鵔鸃貝帶傅脂粉　又曰張安世子孫自宣元以來為侍中　又曰元帝以史丹為侍中出則陪乘　又曰侍中金敞與劉更生拾遺左右皆與之同與四人同心輔政　又曰衛尉金敞病甚成帝拜子涉為侍中使緩車載送衛尉府□□□□　又故事曰金日磾忠勤守節七世為侍中　魏志曰蘇則拜侍中與董昭同寮昭常枕則膝臥則推之曰蘇則之膝非佞人之枕　又曰陳君學為侍中領丞相東西曹掾　華陽國志曰譙隆為上林令武帝欲廣上林苑隆言堯舜至治廣德不務林苑帝後思其言徵為侍中　益部耆舊傳曰蜀郡張寬漢武帝時為侍中從祀甘泉至渭橋有女子浴於渭水乳長七尺上怪其異遣問之女曰帝後第七車知我所來時寬在第七車對曰天星主祭祀者齋戒不嚴則女人見　文士傳曰張衡拜侍中帝居幃幄議令諷議拾遺左右□□大疑要□曰漢末喪亂絕無玉珮侍中王粲識

舊珮始復作之今之玉珮受法自於王粲也　王隱晉書　裴頠以侍中留補
侍中　魏氏寶器銘題皆誤言也　七賢傳曰山濤太始七年為侍中詔書曰
濤清風淳履思心通遠宜侍帷幄盡規左右　顏含　列傳曰顏髦字君道侍
秋厲堂風雅端右美大司馬桓公歎曰廊廟之望喉舌機要　續搜神記曰桓
字延休其母始產威老公授藥與之服此當生貴子　晉武帝時歷位至侍中有
名於世　語林曰晉孝武好與虞嘯父飲酒不醉不出後臨出拜殆不復起帝
因呼人扶上殿虞侍中嘯父答曰臣位未及扶醉未及亂非分之賜所不敢當帝
笑之笏左右踐其語　相書占氣白氣如連珠入閶門為侍中　沈約宋
書曰陸仲元者晉太尉玩曾孫也為侍中吳郡太守自玩至仲元四世為侍中
時人方之金張二族　又自荊景仁遷侍中與王華王曇首劉湛四人並時為侍中
皆以風力局幹冠冕一時同升之美近代莫及　又曰王僧綽兼為侍中任以機
密時年二十九始興王濬問其年僧綽自嫌早達逡巡良久乃答其謙虛
自退若此　碑　晉汝南希聲侍中范侯碑曰夫君親之重非名教之所以也爰命
出於自然而忠孝之道異於模散真離肯生殉利禮法之異於斯為薄矣

夫晉文陽子嵇紹字延祖乾剛之純粹體中和之宗虛少以附御之風長居
弘仁之度加以通朗清濟雅才不經學為儒宗府續光被羽冠登朝則敷文
秘閣既節強仕則納言於樞太安之初權臣擅命皇輿親征文落陽陰兵
奔攻在文衛華紹禦殆端冕正色以扞鋒刃遂殞命于御側忠誠感人神
義聲震四海銘曰二儀摩建君臣攸序我我侍中應期作輔外播仁
風內舉心齊執茲貞勇雅仁不武見危授命肯生殉主確乎其操邈乎
其崇矯矯王臣寔茲遺風在親成孝於帝成忠　宋傅亮侍中王公碑
曰體亞黃中道及微管元動感德光于晉載于時運距無妄陵夷有漸
至于永經象魏蹙紀曰郭公以民望晉朝居綠闈之際懷方履順處艱貞
顯沛不能迴其操彊禦無以蕩其守錄矢公侯秉和挺生誠深冬澗文翰
榮茂初素履好是沖默亦既瑞委振風言德　墓誌　本武故侍中司
徒建平王宏墓誌曰含珠榮幼輝膺和早慧徘徊天人傳遊經籍
流皇根中絕體孝盡性處追孝思友我寢居毀樹更結管機疑務聯朝
贊切天召輝才融上領風析秘路長陛昭塗永戚　梁元帝侍中新渝侯墓

誌銘曰爰始降神誕啟初載方琮有燭圓珠無纇義若聯璞文同藻繪
三分竹使冊從建旟末惟自學白鹿隨車武貫咸邊文能懷遠作歌去
速時謠來晚昔我往矣千騎連軸今茲旋旆雙鳧隨舟山迴青桃水導
丹旗寂寞原野蕭條徂秋　又侍中吳平光侯墓誌曰惟岳降神表二南
之德岐如君所鍾成孝之徵孝靜精微岐嶷天挺學兼義府談均理窟
歷太子洗馬入掌藉為出宗賢之領袖五日來朝六冠承華之精根以序章
內史共井肆為峯甘露下蕭崖鶴節道理成喉斂為太子左衛率遷
奉英于道頗類陶基民號夫比取辟言羊祜巷哭荊南副君早垂睠憫
其不臻斯莫慈愛授丹旐方使柏梗石樽載銘盛戈勝令嘉誠式鎸門
部凌　隋王劭文侍中沈欽墓誌曰早結南陽之理致興洛市之從亞延多
難三江變稱君敢化以勵俗風以俗早遺紫雲逐濡碧
海參里閈之龍躍車馬之貴晒竇氏之青山恥郭家之金穴　誄　陳王曹
植侍中王粲誄曰惟建安二十二年侍中王君薨皇帝悼神哲人是將如
何靈祇殲我吉士誰謂不痛早世即冥誰謂不傷華宛中零存已分流

天墜同期朝聞夕沒先民所思何以誄德表之素旗何以贈終哀以送之　箴記
冷詡曰劉贊微言文若春華思若涌泉發言成詠下筆成篇子與矢子義貫
丹青庶幾遐年攜手同征如何奄忽棄我夙零　表　晉任孝恭為羊侍中
讓表曰搏風扇翮不假元高井整于水若曾遠述　達大猶頹長城巨防射
魯仲之書白羽朱旗振武安之兄眾又五千張空拳以禦主橫行十萬勍敵
嶺而酬君　梁　江淹為蕭衛軍讓梁臺侍中表曰是以瓊鉉早崇不以
隋摧累心踰屢晚坐豈以元社在念易彼伊秦任焉已幸遂復分竹猶疑
擁旄百越值天地中閼神武再廓麻繁是舊昔蘭屏虛人靈運啓基四
海明目矯捷規獻寔在得人況處庸微何用膺荷　又為何尚書讓侍中
領驍騎表曰臣擢自散輩之中寅其後周行之上既懸伯宗使天下慎選又
班平叔今內外得人且王儉偏掌見榮君期當尺可忝必簡英俊　梁王筠為
從兄讓侍中表曰臣如元勳奮積德累仁之基九世七葉之華相韓
增漢之貴不徐則子駿之學洞古今平子之思侔造化仲宣之言辨識無滯次重
之解經不窮然後可以備百公卿問對惟展陛六尺之身通四方之遺求之微臣

此瑩頹隔 〔梁〕任昉爲王思遠讓侍中表曰行則六尺之内陪接天光語則親覽甲令誠信匪孚獻可替否出納惟幾 數表曰於晉華之上進讓於玉堂之下金璫七貴之族王粲三公之孫雖復仲荀孤緒元卿末名不階民與台妾承典私者也 〔西魏〕邢子才爲彭城王韶讓侍中表曰貂蟬映首日月在前冠蓋所倚路躔多士雖智慚量力明闕自知在梁之識無得讒華之議甚於上責豈須喑噁之口何悟天之情眷復延今寵送物錄盲授冥其萬機文昌作本得失所繫用才長短隆替何容以斯首得用齊茲忝 【啓】〔梁〕陸倕張侍中啓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實欲強飯據鞍自竊心力需足酬負少報供私拔謀虛無空延舊不悟受降曲慈復叨倖顯職司近切任掌趨綱規選異才漢求高德官次皆居辨非民學台仰時内省無一可階

黃門侍郎

漢書百官表曰中黃門有給事黃門位從將軍大夫皆秦制 漢書曰張禹爲太傅有疾成帝臨視拜於牀下禹有少子在側目之帝知其意於前拜黃門侍郎 又曰劉向字子政宣帝時以中郎爲給事黃門侍郎 又曰董賢字聖卿雲陽人爲太子舍人隨太子官爲郎二歲許傳漏在殿下爲人美麗自喜哀帝望見悅其儀貌識而問之曰是舍人董賢耶因引上與語拜爲黃門侍郎 又曰楊雄成帝時爲郎至平帝猶黃門侍郎 漢舊儀曰黃門郎日暮入對青瑣門拜名曰夕郎 三輔決錄曰杜恕字務伯拜黃門侍郎每宣省闥威儀矜嚴 又曰皐茂字子康元帝時與孚晏以儒行爲給事黃門郎 又曰馬后志在克己輔上不以私家干朝廷兄爲虎賁中郎將弟爲黃門郎訖永平世不遷 魏略曰董遇字季直爲黃門侍郎旦夕侍講爲天子所愛信 魏略曰王粲字仲宣山陽人年十七司徒辟詔除黃門侍郎以西京擾亂皆不就 又曰夏侯玄字太初少知名弱冠爲散騎常侍黃門侍郎嘗進見與皇后弟毛曾並坐玄恥之不悅形之於色明帝恨之左遷爲羽林監 又曰鍾毓年十四拜散騎侍郎遷黃門郎 英雄記曰傅巽字子和年十六爲黃門侍郎 任嘏別傳曰嘏字昭先魏文帝以嘏爲黃門郎每納中言輒手壞其本自在禁省歸不書封帝嘉其慎 王隱晉書曰張華爲黃門侍郎博聞圖籍四海之内若指諸掌世祖問華長安千門萬戶畫地便成 齊職儀曰給事黃門侍郎四人秩六百石武冠絳朝服 漢有中黃門位從諸大夫秦制也與侍中掌奏文案贊相威儀典署其事 沈約宋書曰給事黃門侍郎秦官也有事郊廟則一人執蓋與侍中俱皆門下衆事 【碑誌】〔梁〕元帝黃門侍郎劉孝綽墓誌銘曰蔡黃依陳有草有茵荊莊積成魏或秦積善餘慶時推俊民孝乎惟孝其德有鄰曰鳳曰雅文章動神鶴開阮瑀誠書揚循身莅惟屏扶搖未申入西石火俞有椿佳城無曙寒野方春 【誄】〔梁〕謝莊黃門侍郎劉瑗之誄曰秋風散兮涼葉稀出吳州兮謝江幾睠國門兮發雲路睇舊里兮驚客衣瞬朝而三秦心一夜而九飛過建春兮背閶闔歷承明兮去城禁車旌徘徊而林傑歸連遲而不轉挽拖隨而卒勞驂含愁而鳴俛顧物色之共傷見輿徒之相泣

散騎常侍

應劭漢書曰秦官及漢置散騎及中常侍各一人獻可替否也 華嶠集曰散騎以從容侍從承答顧問爲職又掌贊詔命平處文籍故前世多參用二言語文學之士 王隱晉書曰鄭默爲散騎常侍世祖[illegible]郊侍中宦陛乘詔曰使鄭常侍默曰[illegible]之何以得參乘答曰州内畢御[illegible]有異清談 七賢傳曰阮籍爲黃門郎以爲散騎常侍非其好也 晉中興書曰庾闡有文章才義議者以爲宜知國史於是召爲散騎常侍 又曰謝萬升平五年詔曰前西中郎萬才義簡亮宜居獻替其爲散騎常侍 【銘】〔梁〕元帝散騎常侍裴子野墓誌銘曰[illegible]爲典墳英良班馬等是物表黃籍既別涇渭以分聖皇御極欽賢所顧諸后特聖降情文苑既匠嚴朱復同徐阮如何不愁上揭其逝 【誄】〔晉〕潘岳散騎常侍夏侯湛誄曰英英夫子灼灼其儁飛辯摛藻華[illegible]皆之遊二紀于茲[illegible]攜手何歡如之居吾語爾衆不勝悲人亦俊異世殊文雅[illegible]揚長多[illegible]無蒙誰毀誰與登何去何從莫涅匪緇莫磨匪磷子獨正色居屈奉申我聞仁爾高趾居物下子乃洸然變化從容悠然其道固不同爲仁由己匪我求積善神降吉宜享遐紀長保天秩如何斯人而有斯疾曾未知命中年殞卒 〔晉〕劉瑰散騎常侍劉府君誄曰爰自上葉帝堯之胤[illegible]漢祖豁啓高節茂載孝弘克紹前訓稽矣靖王開國作鎮惟祖惟父乃光有晉

積行累仁世篤忠順是用咸知誕育奇雋淑質英挺金聲玉振吐字於
俟仍寢斯疾命不可延中年殞卒衛威權華閨風彩實知可贍兮人具
質存若燭龍銜曜殁若庭燎俱滅搢紳類範於高模邦國嘖悼於賢哲
[表][陳]徐陵讓散騎常侍表曰臣聞五十知命宗師之格言六十耳順通賢之
高躅昔黑子諸生寒暑兼求楚魯曾連隱士高論卻秦況乎謬荷知己尊
無感激洪私過謬寔以遐瑕司常廢史官是遂偕常伯今者是其小器高視不見
玄黃均天並奏靜聽能鐘鼓雖神農分藥岐伯捉針寔眾因緣難可匡救陛
下開臨寶曆光闡大猷爰命意銓衡留情楢核燕臺延聚王儉不謝其濟
客吹竽諒宜澄簡南郊奉乘當求部縣之才西省文辭應用羅含之學

給事中

東方朔記曰東方朔為中郎賜帛百匹拜給事中　漢書曰蕭望之元帝詔
望之傅賜爵關內侯給事中　漢書百官表曰給事中亦加官或
大夫博士議郎掌顧問應對位次中常侍　胡廣曰給事中常侍從左
右無員位次侍中之下常侍或名儒或國親　漢書曰劉□□□子政護左
大夫給事　魏略曰邯鄲淳字子淑黃初初為博士給事中
外侍郎及給事中充從皆是帝室近親或貴游子弟　晉武帝詔恭王臨
陳劭清白篤素博通六籍宜在左右以敦儒訓可給事中　荀綽兗州記
曰東淮字孝且有俊才太始中為給事中　[誄][宋]顏延之給事中楊瓚誄曰
瓚少稟志節資性忠淳永初之末佐守滑臺獯虜間釁勢刻司袞瓚
立乎將帥之間以緝華裔之眾被困相保固守四旬兵盡器竭斃于旗下非夫
貞壯之氣勇烈之志豈能臨死殉義以死循節者哉之子既立績宋室如彼
竹柏負雪懷霜知彼騂驂親驂衛驂曳兵喪律王略未恢函陝湮阻經路
蒿萊朔馬東驚胡風吹埃帝圖斯難翰生立授大義貞命楊子佐師危臺
過矣獯虜乘陣犯順構驍騰厲雷羽鏑萬轡轂我河堺俘我洛畿持戟成扑
救戰為國師老變形地孤援闕卒無蒐乘馬乏餉秣烈烈楊子在困彌
達力雖可窮氣不可奪義立邊疆身終銘楷

中書令

漢書曰馬遷既被刑之後為中書令尊寵在職　臧榮緒晉書曰□
君性澹退唯以著述為事永興中為中書令　晉諸公贊曰陳准為中
書令張華為監准與華俱處機密而准崇之每至宣日有詔書無大
小輒先示華了不厝意華得詔書不以示准　又曰懷帝以繆播為中書
令朝事莫不諮之人君之所取信於臣下無以尚也　晉中興書曰肅祖以溫
嶠為散騎常侍侍講大寧初手詔曰卿既以令望中允之懷著於周旋
且文清而旨遠宜居深密今欲以卿為中書令朝論亦咸以為宜　又曰顯宗加
王洽中書令帝曰敬和清裁貴重是晉為中書郎吾尚小數呼見意甚親
之今以為中書令欲共講文章之事也　又曰褚裒授衛將軍中書令以中
書從管詔命不宜以親居之固辭　檀道鸞續陽秋曰溫嶠為中書令詔曰
中書之職酬對多方斟酌禮宜非唯文疏而已非望士良才何可妄居　王導
表曰臣先得除中書監專壹所司竭誠保傅推力是視　□□曰荀公曾從中
書監為尚書令人賀之乃發恚云奪我鳳皇池卿諸人賀我耶頗足下
勉之勿疑　王珉別傳曰珉字季琰詔曰新除侍中王珉才學廣贍理識清
通宜處機近以參時務其以珉為長兼中書令　沈約宋書□□□□永初三
為太子詹事中書令專典詔令以亮任總國權□□於省□□□□虎□□
每豆車常數兩　世語曰司馬景王令尚書令虞松作表輒不可意令更定
松思竭不能改鍾會為定五字松悅服焉　[墓誌][梁]簡文帝中書令臨汝
靈侯墓誌銘曰若夫相時其能□□武講道開天儀嵩高作輔是曰邢茅籍規
承矩如康爾衛以侍居兩曰自寮出藩限塗窮夜臺靈檟永閟松路方開章
茂故輟松楊新枝月明泉暗暑往寒來　[梁]元帝中書令庾肩吾墓誌曰
荊山萬重地產卞和之玉隨流千仞水出靈蛇之珠故能游茲屈景有斯唐宋
掌庾命族世濟琳琅遂邑開國彈冠見公易高尚其道通肥貞吉闕吏
早逢斌表真人之氣少微曉映還彰隱士之星肩吾紙識海通風神閑逸鍾
鼓辭林笙簧文苑入為度支尚書任同北斗錫鞶獲金劍朝與南宮識鄭崇
之履余以其為人也瑚璉之器無慚垂棘杞梓之材有均廊廟故贈散騎常侍
中書令蓋旌賢也　[梁]沈約中書令蕭子顯墓誌曰君狀貌丘墟風神磊
落閑暇動于容止英華發於流翰筆錦席上皆如素習切問近思見稱閑
敏帝寄顧謂君曰我授迪史若□八眾尹可麽□□詔云仲尼賛易道黜八

玄之述職方除九丘聖制符同復在茲日儲君毓德少陽情協隣沉親
妙思式表玄右 表 宋謝莊讓中書令表曰伏惟陛下登取震維臨
齊疇政澤與風翔恩從雲云云臣聞璧門天邃鳳沼神深絲綸王言
出內帝命自非望允當時譽宣庠塾未有謬垂曲寵空席茲榮在
於平壯猶不可勉況今綿痼百志俱淪

中書侍郎

魏志曰明帝舉中書郎謂吏部尚書盧毓曰得其人與不得其人在盧生
爾選舉莫取有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毓舉韓暨敦篤至行帝
乃用也 王隱晉書曰華表子簡字奉驗有智器文藻官至中書郎
又曰陳壽舉孝廉爲著作郎與張華友善華垂當啓轉中書郎荀
勗嘗疾壽華語吏部出爲長廣太守 臧榮緒晉書曰夏侯孝
若爲野王令居邑累年朝野多歎其屈除中書郎 曹嘉之晉紀曰
汝南史曜爲山濤所知曜字季茂父爲征南府小吏鄉人周浚一見曜而
友之嫁之妹官至中書郎 沈約晉書曰…風神高邁…書郎…
入禁門見者皆肅然改容 晉中興書曰范甯爲臨…
郎專掌西省以職在機近固辭不許多所陳替有益治道 晉起居注
詔曰今之士大夫多不樂出宰牧而好內官今皆先經外郡治民著績然後
入爲常伯中書郎 沈約宋書曰王微與弟僧綽書曰閤門皆蒙時私吾高
臥家巷遂至中書郎此足以閤始近 王淡別傳曰淡爲中書郎在職四年
首尾如一人雖與比肩故也 詩 宋卞伯玉赴中書詩曰大方信苞容優游遂
不以躁鱗經鳳池揮翰紫宸裏 表 梁庾肩吾爲尋國公讓中書表曰
臣聞陟彼太行伯氏之車屢息登吳坂少游之馬罷進是知美非流水
豈致推轅駿歷浮雲使其蹶起登天漢寧陪九萬之風坐濟星橋
千年之翼豈有功稱辨慧足對 禮弱標後頗能嘲子叔王重組長容夏侯
寵深宮邃字執知懷憂

驃騎將軍 位次丞相

漢書曰武帝以霍去病爲嫖姚校尉征匈奴累有功乃冠軍臣以置驃騎
將軍秩與大將軍同 韋昭辨釋名曰驃騎將軍車騎將軍秩皆比三公
辨云比三將軍秩本二千石 百官表注曰驃騎將軍漢官也長史司馬各
人金章紫綬五時朝服武冠佩山玄玉 齊職儀曰諸將皆稱大後天子既定武官
悉省 東觀漢記曰其將軍不常置比公者又有驃騎將軍建武二十
年復置驃騎將軍位次公有長史一人 又曰光武以景丹爲驃騎將軍
晉明帝詔曰東平王蒼寬博有謀可以託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可奪其以
蒼爲驃騎將軍 又曰永平二十五年左中郎將劉隆爲驃騎將軍即日行
大司馬事 魏志曰王昶距毋丘儉進位驃騎將軍 世說曰何驃騎弟五
以高情避世而驃騎勸令仕對曰然弟五之名何必減驃騎 誄 晉張華魏劉
驃騎誄曰昔在邦周惟伊作呂稱穆公侯紹茲勳緒如何上天殲我鼎輔
金剛玉潤水挈冰清郁郁文彩煥若朝霞功遂身退致任懸輿志邈園侯
心遺三鎮風潔秋霜以其衡雲飛而非以末蓋…以銅鼎纘紛以奮籌
表 梁簡文帝讓驃騎揚州刺史表曰常頒親侯就列希同特進之班名用
弓選地不虛龍驤之號貞天澤無涯名器總集猶以驃騎之官既爲上將
州之重實…故以單…不戒冠冕…牧豈止司隸…
…驃騎之號…選爲…元狩…
平之難特授劉著齊憲爲公主所申吳漢因羣臣之舉

藝文類聚卷第四十八

太常　衛尉　太僕　廷尉
鴻臚　司農　將作　光祿大夫
太子詹事　太子中庶子　太子舍人

太常

尚書曰伯夷秩宗典朕三禮　周官曰春官宗伯掌天神地祇　漢書曰太常秦官掌宗廟禮儀　漢官典職曰惠帝改太常爲奉常景帝復太常蓋周官宗伯也　漢官解詁曰太常仆稷郊時事重職尊故在九卿之首　衛宏古文官書曰太常主導贊助祭皆平冕七旒玄上纁下畫華蟲七章　漢陵廟三輔太常月一行　史記曰叔孫通爲奉常賜金五百斤通因進言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共爲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爲郎通出皆以五百斤金賜諸生諸生曰叔孫生聖人也知當世務　漢書曰武帝元鼎二年廣安侯任越人爲太常坐廟酒酸論　又曰武帝元封四年斯侯蕭壽成爲太常坐犧牲不如令論　又曰孝武帝元朔元年孔臧爲

太常坐南陵橋壞衣冠道絕免　續漢書曰太常卿每祭祀先奏其禮儀及行事常贊天子每選試博士奏其能否　華嶠後漢書曰劉愷爲太常論議常引正大義諸儒爲之語曰難經伉伉劉太常　東觀漢記曰桓榮爲太常上幸太常府榮東面坐設九賓會百官以明經復爲大常　應劭漢官曰周澤爲太常齋有疾其妻憐其年老被病闚內問之澤大怒以爲干齋禁遂收送詔獄并自劾謝論者譏其激發不實又諺曰居世不諧爲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　益部耆舊傳曰趙典爲太常雖身處上卿而布被瓦器　齊職儀曰太常卿一人品第三秩中二千石銀章青綬進賢兩梁冠絳朝服佩水蒼玉王朗云西京太常行陵東千乘【贊】晉潘岳故太常任府君畫贊曰堂堂我君鑒象開爽道德宣猷含貞履素味道無悶守約純固弓典爰集撫翼清塵翰飛公庭龍升天路務掌方國流化千里遂管秘籍肆宣典史入登常伯出作卿士外內惟允庶績咸理中節日新令問不已齊濟儒林翼翼國子　晉孫綽太常碑贊曰海岱協靈實此多士峩峩君侯東國之紀金德發耀英風剡起文爲府夏行儒雅史有遺其升令問不已人亦有言德無不響高束帛既言旌節仍招儀形朝堂流風丹霄將振華袞永垂朝上常擢監管不遐於衛霍類錯哲人其徂邦國殄瘁播紳喪情仰邦高範永播休聲【箴】漢楊雄太常箴曰翼翼太常寔爲宗伯穆穆靈祇寢廟奕奕稱秩元祀班于群臣我祭孔蠲匪怠匪惑君子攸宜無曰象材輕身恃巧東鄰之犧牛不如西鄰之麥魚秦穆望鬼隕斃鍾靈常臣司宗敢告執書【誄】梁元帝太常卿陸倕墓誌銘曰如金有鎔如竹有筠體二方擬知十可鄰雨升鳳沼三作龍樓南皮射宴西園夜遊詞峯駿發逸氣雲浮日往月來暑流寒襲東蹕方遠北芒已及隆露晞園悲風暮急　梁沈約太常卿任昉墓誌銘曰天才俊逸文雅弘備心爲學府辭同錦肆含章挺生擅奇尚改川路望歸若阿倚閭幽光忽斷窮埏難滅爾有令問萬無朽【表】梁任昉爲王光祿轉太常讓表曰昔者楚德方盛孫叔辭沫漢道方隆王陽結綬攻拜命無辭受爵不讓況宗卿清重歷選所難漢晉已降莫非素範辭祿則鄧彪讓封則丁鴻劉愷潘尼之文雅深純華表之從

容退默自此已後風流遂缺以臣況之雷無等級　陳沈炯爲周弘讓太常表曰臣聞五行相推不數材於堦木丹成鑄鼎豈藉竟於蘿薜何則適用各有所宜朝野不可　指撥存之分定禮儀信資典實才協之朝爲唱引豈易其儀劉圭闢野封禪失儀者以司存云誰之咎況南史執簡韓見匡才君舉必書尤難其人【傳】梁王僧孺太常敬子任府君傳曰恥一物之不知惜寸陰之徒靡下帷閉戶投斧想梁雖公晏書淫文勝經遍庸成之忽怠所往公叔之順隙倒岸無以異也若夫天才卓爾動稱絕妙辭賦極其清深筆記尤盡典實若鬪金石似注河海少時述而未工長卿工而未速孟堅辭不逮理平子意不及文孔璋傷於健仲宣病於弱其有集論借書窮文質之敏駐焉優倍稱覺歷之功莫尚於斯焉君職事會張譽高在陵時乃高闢虛宮大開雲殿秋燈春戶冬燠夏清九醞斯淳百羞並薦雲銷月朗筆茲遊客朋來旅見辭人才子辯圃學林莫不含毫思乎高龍敬乃整袂緒卷翰飛紙落豪人賞作先達後進莫不心服貌敬神氣將盡顧余不敏則大君子之末可稱實契是爲神交二三君子唯以從府曰

梟亭號昭仁庶子雲宛天康成斯在僭此薄言將無絕于千載

衛尉

漢書曰衛尉秦官掌宮門衛屯兵景帝初更名中大夫後元年復爲衛尉　漢官解詁曰衛尉主宮闕之內衛士於垣下爲廬各有員部凡居宮中者皆施籍於門案其姓名若有醫巫僦人當入者本官長吏爲封啓傳審其印信然後內之人未定又有籍皆復有符符用木長二寸以當所屬官所于爲鐵印亦太卿炙符當出入者案籍畢復齒符乃引內之也其有官任得出入者令執御者官傳呼前後以相通從昏至晨分部行夜夜有行者徼所曰誰誰若此不解終歲更始所以重慎宿衛也　東觀漢記曰光武二十三年大尉趙憙兼衛尉永元二年司徒丁鴻兼衛尉　魏志曰辛毗爲衛尉清平與徐邈胡質皆憂國忘私不營產業既歿二千斛錢三十萬布吉天下　又曰田豫爲并州刺史徵爲衛尉屢乞遜位司馬宣王以豫克壯書喻未聽豫書答曰年過七十而以居位譬由鍾鳴漏盡夜行不休是罪人也遂引疾拜太中大夫　沈約宋書曰尚郡王義宣子恢爲侍中領衛尉晉氏過江不置衛尉世祖欲重城禁故復置衛尉自恢始也

【箴】漢揚雄衛尉箴曰茫茫上天崇高其居設置山險盡爲防禦重根累垓以難不深闕爲城衛以待暴卒國以有固人民有內各保其守不除斯

【碑】後漢孔融衛尉張儉碑銘曰其先張仲實以孝友左右周室晉世表盟固盛老延君譽於四方君稟乾剛之正性體高世之殊軌冰絜淵清介然特立雖史魚之勵操叔向之正色未足比焉中常侍同郡侯覽專權王命將虎肆虐威震天下君以西都督郵上覽禍亂凶國之罪糾投賊臣以顯彈詔據而制書案驗部黨君爲覽所陷亦章名捕采當世英雄受命逃身以韜其名阨者蓋數十人故克免斯難旋宅舊宇衆庶懷其德王公慕其聲州牽爭命辟大將軍幕府公車特徵拜少府皆不就也復以衛尉徵明詔嚴切勅州郡乃不得已而就之銘曰桓桓我君應天淑靈皓素其質允迪忠貞肆志直道進不爲榮赴戟驕臣發如震霆凌剛摧堅視危如寧

太僕

漢官百官表曰太僕掌輿馬屬官有大廄未央廄家馬三令又車府路軨騎馬四令　又龍馬家泉騊駼承華五監長丞又邊郡六牧師苑令各三丞又牧橐昆蹏令丞皆屬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家馬爲挏馬挏乳取其汁挏治之味酢可飲因以名官也　文類曰所主挏酮雜合非上選所別異之馬也簡潛同主乳馬草華爲吃兜定數折盤馬乳酮取其上肥因名酮馬令梁州亦名馬酪爲酒馬　漢舊儀曰太僕帥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邊以郎爲苑監官奴婢三萬人分養馬三十萬頭擇取給六廄牛羊無數以給犧牲　漢書曰夏侯嬰自上初起沛常爲太僕竟高祖世以太僕事惠帝惠帝崩以太僕事高后高后崩代王之來嬰與東牟侯入清宮以天子法駕迎代王共立文帝復爲太僕　東觀漢記曰祭彤字次孫膂力過人貫三百斤弓入爲太僕從至魯明帝指子路室曰此太僕室也　續漢書曰趙岐[illegible]獻帝以爲太僕持節安輯天下　王隱晉書曰武帝以下邳爲太僕卿遜位加特進　晉諸公贊曰郭展爲太僕留心於養生是以馬充丁其後征吳得以濟事　帝王世紀曰穆王即位命伯冏爲太僕令尚書君牙伯冏二篇是也

【箴】漢揚雄太僕箴曰肅肅太僕車馬是供如常爲彼時龍昔在上帝巡狩西宅王用三驅前禽是射發多肥以對有飫后從臣同聲致其執帛

【贊】晉傅玄太僕庾侯誄曰其恭孝則羽翼閑恢如蘭之芳如金之貞介剛不迴處晦斯明入參帝臧謐秋爲政惠而柔惠化風揚品序式和光形若辭品定人倫肅清理流將繼伊祖世操削足大假其年主傳其神爭勤伊呂比壽東岱

廷尉

韋昭辯釋名曰廷尉縣尉皆古官也以尉尉民心也　尚書曰帝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　文子曰皋陶瘖而爲大理天下無虐刑有貴乎言者也　韓詩外傳曰晉文公使李離爲大理過聽殺人自拘廷尉請死於君君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罪非子之罪也李離曰去失則刑刑失則死遂伏劍死　漢書曰廷尉秦官掌刑辟有正左右監景帝中六年更名大理武帝建元四年復廷尉　又曰下邳翟公爲廷尉賓客填門及罷門外可設雀羅後復爲廷尉乃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一貧一富乃知交態　又曰張釋之爲廷尉上行出

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之屬廷尉釋之奏此人犯蹕當罰金上怒釋之曰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天下用法皆為之輕重民安得錯其手足上良久曰廷尉當是也　又曰于定國為廷尉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冤　又曰朱博遷廷尉恐為官屬所誣召見正監典法掾史謂曰廷尉本起於武吏不通法律然廷尉治獄以來且二十年亦獨目覩耳久二尺律令人事出其中掾史試與正監共撰前世決事吏議難知者數十事持以問廷尉得為諸君覆之正監所共條白博皆召掾史為平處其輕重十中八九官屬咸服　又曰文帝初立河間守吳公治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乃徵吳公為廷尉　華嶠後漢書曰河間吳雄以明法律和帝時自廷尉致位司徒雄子訢孫恭三世為廷尉以法為名家　又曰郭躬為廷尉正遷廷尉家世掌法凡郭氏為廷尉者七人　新序曰楚昭王有士曰石奢公正而好　王使為理於是廷尉有殺人者石奢追之則其父也及於廷尉曰以父成政不孝也不行君法不忠也弛罪法而伏其辜僕之所守也君曰庸有罪乎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臣不敢失法下之行也遂不離斧質刎頸而死　東觀漢記曰永平六年以廷尉皆曹吏稍為廷尉以明用達法理超遷非次　又曰陳寵為廷尉有疑獄輒手筆作議所活者甚多　魏志曰高文惠明帝時為廷尉時法益峻而宜陽典農劉龜竊於禁內射兔收龜付獄文惠表請告者曰廷尉天下平也安得以至尊喜怒而毀法乎　會稽典錄曰盛吉拜廷尉吉性多仁恩務存寬恕每至冬月罪囚當斷其妻執燭吉持丹筆夫妻相向垂泣摯虞新禮議曰故事祀皋陶於廷尉寺新禮移祀於律署以同祭先聖於太學也　又故事祀以社日新禮改以孟秋之月以應秋政臣虞謂案皋陶作士惟明克允國重其功人思其當是以獄官禮其神繫者致其禮非正署廢興無常宜如舊禮　晉中興書曰王彪之遷廷尉轉揚州刺史殷浩劾永嘉太守謝毅付廷尉彪之執法不受詔彪之又上疏執據時人云張釋之以來復見斯事　**箴**　漢揚雄廷尉箴曰天降五刑維夏之績亂茲平民不回不僻皆在串不爰作淫刑延于苗民夏氏不寧殄王是荒

剌侯伊謀周輕其制秦繁其辜故有國者無云何謂是刑是劓無云何害是刖是剝殷以刑頹秦以酷敗獄臣司理敢告執謂

鴻臚

韋昭辯釋名曰腹前肥者曰臚也王侯及蕃國言以京師為心體王侯外國為腹臚以養之也辯云鴻臚本故典客掌禮鴻大也臚陳序也欲大以禮陳序賓客　漢書曰典客秦官掌諸侯歸義蠻夷景帝六年更名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鴻臚　漢雜事曰蕭由為陳留太守入為鴻臚卿不任賓贊乃還官　東觀漢記曰大鴻臚漢舊官建武元年復置鴻臚官有治禮員三十七人主齊儀贊又有中都官升食以下功次相補　續漢書曰大鴻臚卿一人中二千石諸王入朝當郊迎典其禮儀及郡國上計并為皇子拜王贊授及拜諸侯諸侯嗣子四方夷狄封者鴻臚召拜之　魏略曰常林性既清白當入官又嚴少府寺與鴻臚對門時崔林為鴻臚性闊達不與林同數數聞林撾人吏聲不以為可林當夜撾吏吏不勝其痛嚾呼敫敫其明崔出門與林語曰聞卿為廷尉爾耶林不覺答曰不也崔曰卿不為廷尉昨夜何故考囚乎林慙笑　又曰韓宣明帝時為大鴻臚如南陽韓暨以宿德在宣前為大鴻臚暨為之語曰大鴻臚小鴻臚前後治行曷相如　襄陽耆舊傳曰習郁為侍中時從光武幸黎丘與帝通夢見蘇山神光武嘉之拜大鴻臚錄其前後功封襄陽侯使立蘇嶺祠刻二石鹿俠神道百姓謂之鹿門廟或呼蘇嶺山為鹿門山　山濤啓事曰鴻臚職主胡事前後給之率多不差今當理御史丞方收舊人不審於宜尔不　**箴**　漢揚雄大鴻臚箴曰蕩蕩唐虞經通垓極畫為上下該羅百職文不可武武不可文大小上下不可奪倫為臣司爵敢告在鄰漢邢郢庠鴻臚種紀碑銘曰內苞九德外兼百行川渟淵於不測體駱應於無方弘裕足以容衆矜嚴足以正世然後研機道奧博覽文學升前言往行竹帛所載靡不悉該於穆上德時惟我君國天縱之允鍾厥命世作則實紹斯文遭險龍潛抗志浮雲所貴在已樂存事親雖虔畎畝天子屢聞

司農

漢書曰治粟內史秦官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農 應劭漢官曰大司農古官也 虞分命羲和四子敬授民時高祖授命徵秦之弊與民休息逮到文景國家無事家給人足京師之錢累百巨萬貫朽而不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腐敗而不食 史記曰韓信歸漢漢以爲治粟內史 漢書曰武帝天漢元年以桑弘羊爲大司農置丞數十部於郡國 又曰宣帝地節四年北海太守朱邑以治行第一入爲大司農 東觀漢記曰辛融字子優爲大司農性明達稱爲名卿 又曰高詡以儒學徵拜大司農在朝以清白方正稱 魏志曰梁習爲并州二十餘年政治爲天下最乃徵拜爲大司農 沈約宋書曰大司農卿一人稱事后稷其職也 齊職儀曰司農卿耕籍則掌其禮儀

【箴】漢楊雄大司農箴曰敘旣傳后貢均實贏有無相易往都作程旁求衣食旣民攸生上稽二帝下開三王什一而征爲民作常蓋近首匱百姓不忘帝王之盛盛在農殖季周爛熳而東作不勤賣腹不穫庶物並荒府藏卑虛靡積靡倉 晉張華大司農箴曰在周之室不虞政首弄稷弗修不藉千畝匱神之祀用敗於戎醜翳臣司農敢告左右

【墓誌】隋江總司農陳暄墓誌銘曰其文彪炳其筆縱橫皆碑卽誦據馬俄成諧諧見賞調笑忘脩兩宮寵信四主恩榮萬事休息一朝沉迹暗音命觴文可吟諷今日斷酒長悲且泐

【誄】後漢張衡大司農鮑德誄曰昔君烈祖乎顯弄世載叔生牙美管交賴至于中葉種德以遺褅德伊何去虛適參逮崔屯留其茂如林降及我君思角有聲遠鶩爲穀龍林斯丁守約勤學克勞其形恭哲之資日就月成業業學徒童蒙求我含厥往著去風卽雅濟商京河寔密西鄂昔我南都惟帝舊鄉同于郡國殊于表章命親如公弁冕鳴璜若惟允之寔耀其光導以仁惠敎以義方習射饗相饗者庶序差晃作虐難我西鄙君斯整旅耀武月類發奏戎虜是懾是震知德者鮮惟君克舉旣厥帝心將處台輔命有不永時不我與天寔爲之孰其能禦股肱或毀何痛如之國喪遺愛如何無思

將作

漢書曰將作秦官掌治宮室 應劭漢官曰世祖中興以謁者領其官章帝建初元年乃置眞位次河南尹永元七年大匠應慎上言百郡付史觀國之光而會遊旅崎嶇斯館育龍之物朽腐勝露昔晉國霸之盟主耳會諸侯於鄭人鄭子產以爲大譏況今四海之大而可無乎和帝嘉納之卽創業焉 漢書曰將作大匠乘馬延年勤苦賜秩二千石 漢舊儀曰將作大匠改作少府景帝中六年更名也 續漢書曰將作大匠掌木功之工并樹桐梓之類列于道側 華嶠漢書曰劉寵拜會稽太守除省煩苛徵爲將作大匠有老叟五六人人齎一百錢送寵寵爲一人受一文大錢 魏志曰陽阜爲大匠卿治發充後庭阜上疏欲省宮人諸人不見幸者乃召御府吏問後宮人數吏守舊令對曰禁密不納宣露阜怒杖吏一百數之曰國家不以九卿爲密反與小吏爲密乎帝聞而愈敬憚 汝南先賢傳曰應仲華爲將作大匠營繕精伏除藻飾割浮費凡所省息七億餘萬

【箴】漢楊雄將作大匠箴曰侃侃將作經構宮室牆以禦風宇以蔽日寒暑攸除鳥鼠攸去王有宮殿民有宅居昔在帝世茅茨土階夏卑宮觀在彼溝洫桀作瑤臺紂爲璇室人力不堪而帝業不卒詩詠宣王由儉改奢春秋譏刺書彼泉臺兩觀雉門而魯以不恢或作長府而閔子以仁

光祿大夫

漢書百官表曰光祿勳屬官有大夫掌論議 漢官解詁曰武帝以中大夫爲光祿大夫與博士俱以儒雅之選異官通職周官所謂聯者也溫故知新率由舊章皆能分明古今辯備聞者也 漢官儀曰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不言屬光祿光祿勳門外特施行馬以旌別之 百官表注曰光祿大夫古官也銀章青綬詩云三事大夫莫不夙夜職掌言議昭亮論道獻可替不贊揚德化 漢書曰杜陵王仲翁出入蒼頭廬兒傳呼甚寵 又曰元帝以少傅周堪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領尚書事 又曰谷永旣爲大將軍鳳所說能實最高由是擢爲光祿大夫 東觀漢記曰張湛爲光祿大夫數陳政官乘白馬光武每有異政輒曰白馬生且復諫矣 魏志曰黄初四年光祿大夫楊彪詔給吏卒門施行馬 樊英別傳曰詔書告南陽太守曰五官中郎將樊英委榮辭祿不降其節今以英爲光祿大夫賜歸家所在縣致千斛常以八月致牛一頭酒三斛

【表】梁丘遲爲柳侯射讓光祿表曰竊聞敬孫以規獻爲職希品常貴飛翠鳴玉升降禁門

臣以疢疾豈伊或忝匪稱其服紉朝三褫近取諸身投口非喻臣之謂矣
文塵物論假以克壯報効無階而嬰離沉痼日月滋甚聖朝留矜優之甚
慰降帷蓋之餘矜榮不徒行事存寵渥 【詩】魏陳王曹植光祿大夫荀侯
誄曰如冰之清如玉之絜法而不威和而不褻百寮士庶欷歔縗櫬女
投杼農夫輟耕輪給輒而不轉馬悲鳴而倚衡

太子詹事

漢書百官表曰太子詹事掌皇后太子家丞屬諸官皆屬焉成帝鴻嘉三年省詹事屬大長秋　應劭漢官曰詹事秦官詹省也給也秩二千石　漢書曰竇嬰乃太后兄子景帝即位為詹事帝弟梁孝王太后愛之孝王朝因燕酒酣上曰千秋萬歲後傳位梁王嬰引卮進上曰天下高祖之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上何得傳王太后因憎嬰嬰亦薄其官因病免也　又曰孔光父霸宣帝時以經授太子為詹事　又曰孝哀元壽元年馬宫為詹事　又曰漢文以鄭當時為景帝詹事　又曰昭帝元鳳中以韋賢為詹事　王珉答徐邈書曰詹事職當一宮如尚書令中丞矣　晉公卿禮秩曰太始中立詹事掌宮事　齊職儀曰詹事品第三秩二千石銀章紫綬局擬尚書令位視領護將軍　沈約宋書曰詹事一人初領官屬成帝時悉屬少府魏氏更置詹事掌眾職晉初又屬二傅咸寧復置詹事　俗說曰江夷右僕射主上欲用其領詹事語王僧卿可覓比例從對曰臣當出外尋訪僧後見主上問近所道事卿已得例未僧曰謝琰右僕射領詹事琰即謂公之子恐夷非其例事遂不行　【表】齊孔稚珪讓詹事表曰太子處春青殿日光春官掛紫谷之英綴洛笙之響自非龍上白雲頡同明月何以延芳芝苑揮羽瓊條實嬰戚貴於西京陸曄風素於東國伊人之美方曰可舉臣亦何斯而敢忝冒也　梁陸倕除詹事免讓表曰中陽白水徒厠微軀遂弭抱薪未聞成績陳席不棄故劍無遺遂官非望升降清顯尊官厚秩無因而至陋巷蓽門豁成爽塏儲端華重宜異恒司南章馬宮已擇儒雅竇嬰許商爰取姻戚自茲已降名器日隆歷選才賢昔何吻越也　隋江總謝官為製讓詹事表曰如禁珠樹徒仰恒[illegible]標若踐玉田不知照廡之價芙蓉之水丞奉北園迷送之文屬陪南館降噓枯之旨許賜凌雲之筆宵夜鐫斲謬言義戲黃金然諾並逢殊寵年齊栢寢並報恩榮紙盡蘭臺未書恢載　【啓】隋江總除詹事謝宮啓曰延身脩德慚瑞形陳薪故暮舉附不涯解角蛻鱗翅踰非次方辭璽會觀牧渥澤

太子中庶子

漢書百官表曰太子中庶子如侍中　又曰太子太傅屬官有庶子　又曰王商涿郡人少為太子中庶子以肅敬厚稱　環濟要略曰庶子謂官中諸吏之適子及支庶在版籍者也行其秩叙作其徒役授入次入舍之職以徵候　漢書曰歐陽地餘為中庶子授皇太子經元帝即位遷侍中　魏志曰鮑勛為中庶子　又曰王昶字文舒為中庶子　文章敘曰應貞晉室為中庶子　晉齊王攸與山濤書曰中庶子東宮顯職加侍從右誠宜得篤粹有行檢六人想悉在尊意必允眾望也　晉中興書曰溫嶠拜中庶子在東宮甚見嘉寵侍講莫與為比數規諫諷議又獻侍臣箴甚有補益太子時起西池樓觀頗多勞費嶠口陳切諫太子納焉　沈約宋書曰中庶子漢置古者世祿卿大夫之子既為副倅謂之國子天子諸侯子必有庶子官以掌教之　【誌】梁簡文帝庶子王規墓誌銘曰玉挺藍田珠潤隋水價重連城聲同垂棘偶感能之篇影等威鳳之羽儀名理超於荀王博洽侔於終賈稍遷侍中佩玉璽於文昌珥金貂於武帳文雅與緒紱相宣逸氣並雲霞俱遠副君取敬杜夷時理晉儲之賀追嗟徐幹亦隆魏兩之書爰發睿辭為銘云爾七略百家三藏九部成誦其心談天其口勝氣無侔高塵誰偶榮非掩采靈鉤摧鋒宋郊淪鼎洛水沉鐘玄扉不晝幽夜恒冬

太子舍人

漢書曰文帝使晁錯詣伏生受尚書還拜太子舍人　漢雜事曰鄭當時孝景時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請諸賓客夜以繼日常恐不徧　魏略曰張茂上便宜擢為太子舍人　山濤啓事曰臣近舉泥愿為太子舍人源見稱有德素久沉滯舉為大臣欲以尉後聞之士　晉諸公贊曰張華博識多聞無物不知虛浮高則紹傳有美於華起家為太

子舍人【墓誌】梁簡文帝太子舍人蕭特墓誌銘曰威鳳五色朝陽千仞孫枝發響羽翮流韻馥哉若蘭穎矣懷瑾既挺于珣乃懷銀鈎之巧重世遒隽況此臨池蟬輕露潤丹旐輕飛哀歌徐引紼水春帷山雲晚陣

藝文類聚卷第四十九

藝文類聚卷第五十

職官部六　刺史　尹　太守　令長

刺史

漢書曰武帝時田叔以壯勇刺舉三河奏事稱意　又云王遵遷益州刺史先是琅邪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九折坂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及遵為刺史至其坂問吏曰此王陽所畏道邪吏對曰是遵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為孝子王遵為忠臣　又曰朱博遷冀州刺史博本武吏不更文法及為刺史行部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博駐車決遣四五百人皆罷去如神吏驚不意博應事乃至於此　又曰何武為揚州刺史行部必先即學宮見諸生試其誦論得失然後入傳舍問墾田頃畝五穀美惡　司馬彪續漢書曰郭伋拜并州刺史行部至西河美稷有小兒各騎竹馬迎伋拜伋問曰兒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迎伋曰苦諸兒復送到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謂從事計日告之行部還入美稷先期一日伋念負諸兒即止野須期乃往　又曰周舉為并州刺史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輒一月寒食莫敢煙爨老小不堪歲多死者舉既到州乃作弔書以置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損人命非賢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還溫食　又曰皇甫嵩領冀州牧奏請一年租以贍饑民民歌之曰天下亂兮市為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賴得皇甫兮復安居　又曰种暠為益州刺史在職三年宣恩遠夷開曉殊俗岷山雜落皆懷服漢德其白狼槃木諸國並自前刺史卒後承絕暠至乃復向化永昌太守鑄黃金為文蛇以獻梁冀暠糾發追捕馳傳上言冀由是銜怒　東觀漢記曰李恂為兗州刺史所種小麥胡蒜悉付從事無所留清約率下席羊皮布被　又曰段熲起於從中為并州刺史有功徵還京師熲乘輕車介士鼓吹曲蓋朱旗騎馬殷天緣日連騎相繼數十里　謝承後漢書曰王閎遷冀州刺史閉門刻不發私書不交豪族賓客號曰王獨坐　又曰李㬢為青州刺史發與書於本縣傳舍築六驛駟大馬朱軒軍路奏免四郡相百城拂摽悉豫棄官　先時交趾屯兵反有司舉賈琮為刺史琮移書告示使其安資業百姓歌之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

敢飲乃以琮爲冀州刺史指興縣篤衆亦皆寖遷於州界及琮之部升車
言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褰
之百城聞風自然悚震　又曰百里嵩爲徐州刺史州境遭旱嵩行部傳
車所經甘雨輒注東海金鄉祝其兩縣僻在山間嵩傳驅不往二縣獨不
雨父老干請嵩曲路到二縣入界即雨　又曰巴祗爲揚州刺史禎毀壞
不復改易以水灸瞬用之處暗之中不燃官燭　華陽國志曰楊琁爲
青州刺史有貴要屬託琁於廳事前置大器水發書悉投置水中無有所
報　又曰郭賀爲荊州刺史百姓歌之曰厥德仁明郭喬卿明帝到南陽
巡狩賜三公服去襜露冕使百姓見之以彰有德　三輔決錄曰蘇章爲
冀州刺史行部有故人爲清河太守章得其奸贓乃請太守設酒接以私
歡太守喜曰人各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歡飲私
恩也明日冀州刺史白奏事公法也遂舉正其罪　又曰章康代父爲冀
州刺史父出上傳康入官時人榮之　魏志云劉馥爲揚州刺史馥既受
命單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賈秋相繼數年恩化大行　晉陽秋曰胡

質爲荊州刺史子威自洛陽至荊州定省家貧自驅驢單行見父停十餘
日臨辭質賜絹一疋爲道糧威跪曰大人清高不審安得此絹質曰吾俸祿
之餘故以爲汝糧耳晉武帝問威曰卿孰與卿父清威曰臣不如也帝曰
何以爲不如威曰臣父清畏人知之臣清畏人不知之　魏志曰徐邈爲
涼州刺史進善黜惡風化大行百姓歸心焉西域流通荒戎入貢皆邈勲
也　又曰田豫護匈奴中郎將領并州刺史胡聞其威名相率來獻州界
寧肅百姓懷之　又曰陳泰爲并州刺史懷柔夷民甚有威惠京邑貴人
多寄寶貨因泰市奴婢泰皆挂之於壁不發其封及徵爲尚書悉付還之
又曰張既爲雍州刺史太祖謂既曰還君本州可謂衣繡晝行矣　又曰
賈逵爲豫州刺史其二千石以下阿縱不如法者皆舉奏免之帝曰逵真
刺史矣布告天下當以豫州爲法　魏略曰裴潛爲兗州時嘗作一胡牀
及去留以挂柱　王隱晉書曰羊祜都督荊州諸軍事招攜以禮懷遠以
德吳人悅服稱爲羊公　又曰山濤爲冀州刺史自濟居州甄拔隱屈
搜求賢才旌命所加三十餘人皆顯名當世冀州之士於是爲盛　又曰

杜預爲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南土美而謠之曰後世無叛有杜
翁孰識智名與勇功　又曰陶侃爲都督荊雍益梁四州諸軍事是時荊
州大饑百姓多餓死侃至秋熟輒糴至饑復價糶之士庶歡悅咸蒙濟賴
又曰庾亮爲中書監揚州刺史乃心夙夜情存治道貞禮朝賞升擢後進
由是朝野注心咸曰賢相　又曰庾翼都督江荊益三州刺史制度規模
每出於人數年之中軍國充實人情翕然稱其才明由是自河以南皆懷
歸附　又曰吳隱之爲廣州刺史州界有水名貪泉父老云飲此者皆使
廉士變貪隱之始踐境先到水所酌而飲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歃懷
千金若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　晉書紀之晉紀云羊暨爲青州刺史暨年
產積及遷以官舍所生遺之而去　**詩**　梁元帝後臨荊州詩曰擬旋去京
縣秦雖辭未央詔從王役從容遊豈張不學胡威絹寧挂裴潛林所冀
方自挹行甘冒心飲羊頒蛛時飄粉風花乍落香高欄來異氣疏簾度晚光
紈紱臨反宇呵閣繞長廊　又示民吏詩曰閭里尚稱謙鄉叔知足皆
余再分陝少思宜篡飲霞出浦流紅苔生岸泉綠方令江漢士變爲鄒魯

俗　又別荊州吏民詩曰王節居分陝金貂總上流麾軍時舉扇作賦且
登樓年光遍原隰春色滿汀州日華三翼艫風轉七星遊向解青絲纜將
移丹桂舟　梁劉孝綽和湘東王理訟詩曰爲姍亂京兆廣漢欲兼宣
若象邦牧朱輪褰惟淮海封畿地雜俗良在茲禁姦擒兩獸暴震射
狸　**碑**　後漢故荊州刺史度侯碑曰君資天地之正氣含太極之純精
明睿解於日時貞挺鴈于寒松視瑩出於自然英風發乎天骨事親以孝
則行侔於曾閔結交以信則契明於黃石淵然弘裕虛引落落然高風
起世信荊山之良寶靈川之明珠也爰在弱冠英風固以揚於四海矣拜
爲荊州刺史杖斤鉞以臨民施仁義以接物恩惠著於萬里誠信暢於殊
俗由是撫亂以治綏擾以靜也帝嘉其功錫以車服分釬掃除寇逆肅一
宇宙鄰天步之艱難寧陵墓之疚不　晉潘岳荊州刺史東武戴侯楊使
君碑曰君誕資淑和纘明哉德官將序朗貞亮高尚行乃嘉號惟賢博愛
濟俗邦家服其義而楷其風于時文后曆數存躬相國幕府賓允華
夏九德咸事俊入在官咸君名器納于柔冢宰軍咸敏于南國美化行于江

漢西陵之役縣軍深入𥟖海寇壘則行天誅既而救兵不進糧盡道窮君
乃慨然迴虜鋒其衆而返雖高法受戮勳庸未崇而天下伏其勇世主思
其忠　晉潘尼益州刺史楊恭侯碑曰君乾靈之醇德挺一世之殊量寔
天然不俞之操體蘭石芳堅之質夫其器膺弘度智能周達窮不怨否顯
不矜泰履行則爲模楷吐言則成隱括德實充於內而光華發乎外也君
發迹州國委質明主自景皇帝攝政文皇帝繼業值天下多虞疆埸未靜
以君先帝所拔懷實後聽而深達遠識有經國之量故爲腹心謀臣而監
度政事焉君出則簡㮚能罷職司是圖入則從容諷議盡規惟憚其所以
進可替否決疑定策者皆言効於既往而事簡于帝心君再臨司官三撫
名郡方將宣文德以來遠建武功於所牧銘曰天生蒸民有頼有則聖育
恭表應期秀特文兼六行武備七德忠爾弘毅柔嘉且克機事無啟臨疑
不惑我謀既精我化既清澤流可朔勳著王庭西南未夷侯其是寧上天
不惠早世潛靈　北齊邢子才冀州刺史封隆之碑曰公世載儒雅之風
家傳鍾鼎之業出三代而克阜歷兩都而盛轉五出祖淵游子字聊斯馬

戲狄此豈壑嵩足哭首令在一匡委質中山並兄衰關故已援璽拯溺大
庇生民祖定功業建旆懷藩揚旌冀部耳目相接歌詠獨存文司空孝宣
公梟閭王府承華桂蕭望振鸞而赤梟鉄歸鴻而並運以茲一德允𦖃三
主七登九伯之重再膺八元之任必有餘慶事屬才子莫之與京理歸世
祿非因原隰之氣詎待河嶽之靈資純粹而成址秉中和而樹質神體秀
異志識閒爽幼體成人弱不好弄同鳳皇之五色非豫章之七年太昌初
平洛除侍中驃騎大將軍密勿帷幄功遂身退藏貂蟬承升華葉披衣鳴樊
璜於峻陛驅六龍於廣路升華輦以獨一人跋太階而平天下　周王褒
故陝州刺史馮章碑曰其先陶唐氏之苗裔堯少子生而手有馮字因以
爲氏俾侯于魯義寄房心之地余與之廣事符河汾之邑使君梟靈河嶽
此德瑰珩關門和美啓聖開宗握文命氏渭水北流泰關東徙巖險枕帶
山河枕倚陸離組甲從容青紫　周庾信少保幽州刺史豆盧府君碑曰本姓
慕容燕文帝晃之後也其先保姓受氏初存柳城之功別國承家始𥙿遼
陽之亂尚書府君改姓豆盧𨷂仕于魏公資忠履孝蹈義懷仁直榦百尋

澄陂千頃留心暇仕愛翫圖籍旨讀業讀未嘗煩擁戎馬交馳不妨來俗
兄弟公侯國朝親戚宜春有湯沐之盛濯龍無流水之譏渭南千畝之竹
尚想盈滿汝陽三頃之田嘗思止足銘曰朝鮮稱國孤竹爲君地稱高柳
山名密雲遼陽趙列武遂秦分寶珪世胄雕戈舊勳名稱實言胤身文
朝傾地鎭夜落台星石壇承祀豐碑頌靈渭城高柏邑陵下亭須知地布
爲讀山銘　墓誌　梁王僧孺豫州墓誌曰自姬發系因魏傳緒留路在趙
名賢世襲相秦將虞英雄係蹟忘寵辱無慍喜靡矜吝愔欲其行軍用
武動合奇正乃治邊御衆威裕兼行常懍懍然以中原爲己任或欲十萬
而橫行乍思五千而深入魁及舊京飲馬函渭然後高卧閒帷晤言空谷
思曾連之辭嘗慕田疇之高蹤而火傳川逝長途已迫雖長鍾良史有功
必書刻板鐫石宜兼不朽銘曰高勳藹藹長旌高旆入作牙爪出司樂帶
民謚不息王言有會功爲上等正稱九最日隆寵秩方登遠大義舉難留
深木易收秘丘方戶杳杳悠悠　陳徐陵裴使君墓誌銘曰君五音之候
兼其方牧八陣之圖窮其巧變用能戰必勝攻必取督轄無難兵號解頰

朝飛火箭夜發雲梯燧象從奔聯狼已合於是屢顧不撓極哈諸戎慶德
高聲肆言輩逆胡夷總至猶持子路之纓雖外相交緣尚溫生之節每以
財輕義重尚衛割宅守貧友之孤開門延故人之殯篤好朋遊居嘗
滿席每至鮮雲謫龍披子安之衣明月團團似班姬之扇日昔花以如笑
風鳴佛而若歌傍列縡桐對揚文酒一石之後逾能斷獄五斗之量猶未
解醒嗟乎潘岳之詩致哀周密莊公之集用愍相責　陳江總廣州刺史
歐陽頠墓誌曰家公習尚書少府孺高於漢冊世居渤海太守文重平晉
原中原喪亂避地南徙公孝敬純深友悌雍睦家積遺財並讓諸弟兼賜
同壤公含章內映遠識洪通寶嗜欲謹言行資自幹事靡隅宋室不造凶
猲憑凌公攸隸執兇有志匡復梁孝元帝授散騎常侍東衡州刺史始
興縣侯而大戎稱逆宗社播遷陵墓摧讓依歸高祖恩加榮告俄便持節
都督南衡二十二州諸軍事廣州刺史進爲開府儀同三司山陽郡公進
號征南將軍加鼓吹一部巫山遠曲讙騎吹於日南芳樹清音肅軍容於
海徼追贈車騎將軍司空公涉獵六經優游百氏寬徭省賦化伯越之歸

心撫寒投醪感三軍之死力在室如賓室然屋漏不貪爲實弃畏人知毅
肯無兼爾之疑意豈懷珠之訪如羊如果不改夷齊之心遺度遺風方
留劉寵之德 表 魏武帝謝領兗州牧表曰入司兵校出總符任臣以累
葉受恩膺荷洪施不敢顧命是以將戈帥甲順天行誅雖戮夷覆亡不暇
臣愧以興隆之秩功無所執以僞假實條不勝華寵感懼誠憂以惟谷
梁簡文帝爲武陵王讓揚州表曰臣𣵀首青岳傾心紫府言非東里識置
北辰而蹈滔雲虔不彼霈然之澤猶夢仙居方隔下臣之奏周任量力詩
固所陳明主理奪伏冀照詳臣聞繫風捕影涉求之路靡階玉馬金舟適
遠之資無託　南康王會理讓湘州表曰綠言自天而忽委紱披雲而下
隊浮舟千仞呂梁之暢已深捫參萬尋緊車之懼非淺　梁劉孝儀爲成
王讓江州表曰臣聞夫辰之離雖不忘於改旦叱駕之馬終取扣於銜鑣
臣昔牧淮岱皇風咫尺一變至道易以爲政而亂政莫理美錦徒傷豈可
復宣六條聞化千里　又曰臣聞六轡沃若不策玄黃之馬九成輪奐莫
求擁腫之材何則蹺蹋之路已窮杗棟之用斯關　南平王讓徐州表曰

竊以淮岱舊殷事乖坐嘯枌榆望重非可卧治臣默領戎昏動移旬晦怕
恐尺波易流寸陰難保寧可復冒此寵虧茲恩榮　臨川王解揚州表曰
臣自馳傳于斗作牧淮海政刑兩空璣衡六運既昧弛張之要尤愆大小
之獄故以結諒濡翼取愧能官每一進思無忘退食誠復恩私可恩而彝
倫難紊敢侍延弘冒披心歎乞解州任少酬素食　又爲鄱陽嗣王初讓
雍州表曰臣大邦維屏既慙宗子之詩恩樂泮宮有缺僖公之頌特以周
開元伯錫壤參墟漢啓三陲分珪舊楚身私家慶抑集微躬擁部律帶拷
制數州西距嶢關南逾鄧塞雖復呼韓來朝稾街納質二虜弃戈四郊無
警猶如王氏猶誠年祐尚義臣求諸己無或寢安進思盡忠歸乎化謡
李揚州舅讓表曰人心彼此盡爲敵國金柝夜驚和門晝閉加以淮水森
漫危同三版懷山之勢已成爲魚之期可見若使身死可以益國城沒足
用報恩雖粉身糜骨甘如薺菽政以朽氂無庸心負恩寄恥辱之甚非止老
臣 啓 梁陸倕謝使行江州事啓曰封吟退勝纏并典實陸海神皐僞為
茲鎮秋以茂觀明德求翰作鎮寔迹條故臣智窮飲自非局望兼弘實可

擢膺嘉寵 教 齊謝朓爲録公拜揚州恩教曰昔召南分陝流甘棠之德
平陽好道深獄市之寄吾忝屬負荷任總侯伯受錢戎作牧中甸此地
五都雜會四方是則而向隅之泣斯積納隍之歎猶繁輿念下車無忘待
旦有齊禮尊德致之仁壽弘漏網之寬申在宥之澤　梁簡文帝臨雍州
恩教曰折以片言事關往聖寄之勿撓傳彼昔賢故劍木不對書獄無入
吾自之雍矜懷圖犴幸得天無虛旱地歇怪蟲今轍車行全舟艤且戒植
柳官庾尚武依然寄飯偕循思恩宥況義化君民節疏寒暑惆茲岐路
宜留惠澤　臨雍州原減民間資教曰誠欲投犯夬堤謙身求雨九伐方
弘三驅未息役費之安丘家斯急師興之費日用彌廣今春流既長艫舳
爭前轉漕相追饋糧不闕兼存矜急無侯多費　臨雍州革貪惰教曰壯
大疲於擐甲匹婦勞於轉輸棼雀難克轉死溝壑春蠶不暖寒肌冬收不
周夏飽胡寧斯忍復加聚斂侵盜抵罪遂爲十一之貪金作贖刑翻成潤
屋之產

尹

摩砌漢官曰河南先所理周地也秦兼天下置三川守洛陽尹也漢更名
河南孝武皇帝增云太守世祖中興徙都雒陽改號爲尹尹正也　王隱
晉書曰樂廣爲河南尹郡中多怪無敢處在廳事者唯廣處之　晉中興
書曰晉太興元年改丹陽內史爲丹陽尹　又曰劉隗爲長兼侍中出補
丹陽尹隗雖在外而萬機秘密皆豫聞之　語林曰許玄度出都詣劉眞
長先不識至便造之一面留連環八貴略無造詣遂九十日一詣許語曰
御爲不去家將成輕蔑京尹 詩 梁元帝去丹陽尹尹荊州詩曰驂駕乘
馳馬謁帝朝承明分符往閩越然然惠勵精　又曰副君垂獎眄仁慈穆
且欸然朝陪北闕清夜侍西園降貴深知已寄恩食椹恩未嘗辭書宣誰
恐去綵緓　梁蕭琛和元帝詩曰妙善有兼姿擘材成大厦奔弃工辭賦
㳂㳂富文雅麗藻若龍騰洪才類河瀉案牘時多暇優游閱典墳儒墨自
玄解六史更區分甲臺遲申穆兗苑被卿雲軒蓋蔭馳道珠履忽成羣德
自尚下被英聲遠近聞　梁徐勉和元帝詩曰敬愛良是賢謙恭寔所務
早實遺道德兼學巖師傳六藝識爲敏三雍稱有裕覆被惟仁義吐納必

瑋瓌壯思如泉湧逸藻似雲翔颿有臣時謂早懷經世方留心在庶寢屬
精思治綱【表】梁劉孝儀爲晉安王讓丹陽尹表曰臣聞盈尺徑寸易收琢
唐南箕北斗雖爲緻絕何則良工質美在器成珍假名責實步求必效
梁邵陵王讓丹陽尹表曰臣進非民譽退異宗英尹居戎號已忝錯輿
況京兆王守西莫雖退河南二尹東京罕繼審己循涯自知莫可銜咳卷
義方見不勝　梁庾肩吾爲南康王讓丹陽尹表曰臣聞紐鎮七星非有
明天之用鎔圖五嶽寧識宗朝之雲是知策彼泥龍不能令其泛日乘斯
流馬安可使其奔電方今振鷺盈庭白駒空谷惟帝念功惟明克允君子
之國幸聞其讓石門之木獲免於舍【序】梁元帝丹陽尹傳序曰傳曰大
夫受郡漢書曰尹者正也夫其用人實難於授受廣漢和穎接下子高目輔
經術孫寶行嚴霜之未載安留冬日之愛自二京板蕩五馬南渡固乃上
燭天文下應地理爾其地勢可得而言東以赤山爲城皋南以長淮爲伊
洛北以鍾山爲皋西以大江爲黃河既變淮海爲神州亦即丹陽爲京
尹雖得仁之盛頗愧前賢而軼遇之深多用宰輔皇上受圖員泉寶曆惟
新制禮以告成功作樂以彰治定豈直四三皇六五帝孕夏陶周而已哉
若夫位以德敘德以位成每念忝莅京河兹焉四載以入安石之門思勤
王之政至眞長之室想清談之風求瘼餘暇顧多其景今綴采英賢爲丹
陽尹傳

太守

漢書曰郡守秦官掌理其郡秩二千石景帝中二年更名太守　又曰季
布爲河東太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召欲以爲御史大夫人又言其勇使
酒難近留邸一月罷布曰臣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欺陛下者
夫以一人譽召臣一人毀去臣恐天下有識聞之以窺陛下上曰河東吾
股肱郡故特召君爾　又曰文翁廬江人少好學景帝末爲蜀郡守修起
學館於成都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官僮子得教令吏民見而榮之由是大
化蜀地學于京師者比齊魯焉　又曰黃霸字次翁爲潁川太守戶口歲
增治爲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是時鳳皇神雀數集郡國潁川尤多天子
以霸治行終長者下詔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　又曰哀帝時南郡多盜
賊授蕭育爲太守上以育耆舊名臣乃以三公使車載育入殿中受策加
賜黃金二十斤育至南郡盜賊靜　韓子曰李悝爲魏文侯上地守而欲
民之善射乃下令云民有狐疑之訟者令之射的中之者勝不中者負民
皆習射日夜不休與秦戰大敗之以民之善射也　東觀漢記曰馮勤曾
祖揚宣帝時爲弘農太守生八男皆典郡趙魏號爲馮萬石　又云趙喜
字伯陽爲平原太守後青州大蝗入平原界輒死歲屢有年百姓歌之
又曰朱暉字文季再遷臨淮太守吏民畏愛爲之歌曰強直自遂南陽朱
季吏畏其威民懷其惠　又曰張堪字君游試守蜀郡太守遷漁陽太守
開治稻田八千餘頃教民種田百姓以殷富童謠歌云桑無附枝麥穗兩
岐張君爲政樂不可爲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　又曰廉范字叔度爲
蜀郡太守成都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而更相隱蔽燒者日日
相屬范乃毀削前令但嚴使儲水百姓爲便乃歌之云廉叔度來何暮不
禁火民安堵昔無襦今五袴　又曰王阜爲益州太守神馬四出鎮河中
甘露降白烏見連有瑞應世謂其用法平正寬慈惠化所致　三輔決錄
曰馬援誡兄子書龍伯高敦篤周慎口無擇言吾愛重之願汝曹効之世
祖見援書即擢爲陵零太守在郡四年甚有治化　張璠漢書曰宋登字
叔陽出爲潁川太守市無豫價路不拾遺病免卒於家汝陰人配社祀之
沈約宋書曰羊玄保爲黃門郎善弈棊棊品第三太祖亦好弈數蒙引見
與太祖睹郡戲勝以補宣城太守【詩】宋謝靈運去永嘉郡詩曰野曠沙
岸淨天高秋日明頹石抱飛泉攀林搴落英　梁簡文帝罷丹陽郡往與
吏民別詩曰父歸從事黍非留故吏錢柳栽今尚在棠陰君詎憐　梁沈
約去東陽與吏民別詩曰微薄叨今幸忝荷非昔期唐風豈異世欲明重
在茲飾駱去關輔分竹入河淇下車如昨日曳組忽彌朞霜載凋秋草風
三動春旗撫以招卹教掌擊後相思【碑】晉孫楚鴈門太守牽府君碑曰
君體德允直才量高傑明略達於世變弘毅足以致遠肇振鴻翼於袞屋
之表卓爾先覺於擬議之前遷鴈門太守教民耕戰聽斷以情信賞必罰
下服其命是以夷狄寢迹罔知所安譬秋枯之隕晨風激霄之不及掩耳
目也故叛柔服威震沙漠遺種遠迹萬里無塵烈烈君侯文武允崇少兼

七德輸飛撫我名揚河朔威震漢中臨危運奇在難匪從迴旋東雍推司
徐青岱仮陵賊海岱以平剖符千里爲國扞城　晉孫綽潁州府君碑曰
君天縱倬異奇逸卓犖茂才亮拔雅度恢廓遁迹遠鑒之識禮樂飾身之
具固以足之於天仞冠之於搢紳出匡南任功深於爵金龜三曜沖漠再
發遁光古賢風政彫僞允可謂明德宏猷贊世之偉器者矣潘猶秀安卓
卓英韻他人之高及肴而已遐命有數託生皇代所忝之至人知其幸況
在懷情而無自識但親勤末劾遠離巳及低徊房櫛緣想閭迺【表】梁元
帝除始興郡表曰臣被沐恩靈榮幸既篤初梃枕軫慶徒攀盡管
之誠終爬獎樹之用不悟懸景麗天通溟罔下月隋未交錦衣再鍾倚樹
斬疑驥不及什目地都蕪邦甸分故楚賊壞惟膺寵邦斯大將何以弄宜
王猷陶奉惠渥　梁蕭子範爲蔡令掾謝吳郡表曰今吳興匪地迫都輦
擊彼四京則扶風馮翊方之洛下則潁川河内自非時雨之政解縛之才
寧可奉共理之言承河潤之旨鄧攸廉白逸著不留之歌賀邵虎静猶我
題門之責　陳徐陵爲始興王讓瑯邪二郡太守表曰爲離懷袖裁脱綺

紈適賀陸私使膺洼姐執王不起樞衣未勝自甘衆通大細柳屯兵雲帝
戎麾殆同疆場言睠漢阜乃曰中州遥望朝桑巳成遠郎誠後居潘體樹
應思馬駿之功論地維觀宜暴齒彰之勇　隋江總爲衡陽王讓吳郡表
曰芝泥馳印發命開函韜之誠夏侯易賓兢懼之至春水可涉臨踏面執
印事何取廣川無聲頗知自匹【教】梁簡文帝後臨丹陽教曰昔兹張修
猛用弘美績虞延善政寔著民謠吾沖弱寡能未明理道恨以虚薄作守
京河將塗五稔無謠兩岐難頌思立恩惠微宣風範　梁丘遲永嘉郡教
曰青郡控帶山海利兼水陸實東南之沃壤一都之巨會而曝背拘牛屢
空於畎畝綰麻治絲無聞於窒巷其有耕農不修桑榆靡樹遨遊鄽里酣
醧卒歲越伍乘鄰流宕忘返才異相如而四壁獨立高慙仲蔚而三徑沒
人雖謝文翁之正俗庶幾龔遂之移風　梁任昉爲齊竟陵王世子臨會
稽郡教曰富室兼并前史共蠹大姓侵威往哲攸嫉而權豪之族擅割林
池勢富之家專利山海至乃水稱峻巖獸我君后崇墉增仞内遮神明北
符大帳人炎崑岡神嶽崩淪蘭艾同焚玉石俱碎昔人遺俞褒有餘慨

【碑】栢宣城碑曰君器量高奇神氣披朗高咯雅俗隱括眞僞擬奇取興
不肌當秉固以準的當時擬議鄒許矣處身立朝不矜功名俯仰顧默之
際優游可否之間述理而遁不污身屈而志不屑矣銘曰於穆我后卓茲
純爽虛谿高暢謝脩攝上風任外舒卓鑒内朗神栖冲邈形同俯仰將登
棍桃宏振綱綱今儀早徂德音未冥【銘】晉傅玄江夏任君銘曰君諱倏
本共苗之高冑冥岐嶷之上姿質美珪璋志邈雲霄景行足以作儀範桂
石足以慮安危弱冠而英名播乎遐邇牂江夏太守内平五教外運六奇
邦國人安飄塵不作銘曰我我任君應和秀生如山之峙如海之渟才行
闡茂文武是經盛后利德泊然弗營宜享景福光輔上京如何夙逝不延
百齡　宋傅亮故安成太守傅府君銘曰爰自漢季以及晉朝高名遠德
係軌于時貞風亮節流芳累葉君承世德之芳流蕩二象之淑靈含章藴
粹佩蘭薰常飯蔬朝不及夕不以棲遅改其節不以隱約迴其操揚生
所爲夕幽而不改隨和之信者其斯之謂與棲心古烈擬蹤前修淹流孔
君完然内求于言中倫庸行歸周神之聽之匪明匪幽【章】梁簡文帝爲

王規拜吳郡太守章曰臣今領餘杭後恩循牘所忝示山河而形勝顧序
愴而不見蒼鷹一旌望仙掌而逑然方當駕吉祥之車入句吳之地驅鍾
扇之馬推春穗之鄉製錦何階勞縣方始　梁陸倕拜壽陽太守章曰鍾
水雕脂不見大龍之象謀虛叩寂寧聞駕辯之音徒荷峇盍空班推擇不
能使府庭生梓積閣誦絲俯睨朱轄仰瞻綿蓋屆上巖辨伏軾多慙【表】
宋鄧延之拜永嘉太守辭東宮表曰抗志絶操茗陸謝夢代食賓士何猶
匪民　又爲齊景寧王世子臨會稽郡表曰此郡歌風蹈雅既彰於淹
中春誦夏絃實依備於河上頃者以來稍有乖替可推擇明經式寄儒職
使琢玉成器無虧昔談鑄金待價有符舊説【教】梁陸倕來至壽陽郡教
曰第五倫之臨會稽躬斬馬草鄧伯道之在吳郡自運家糧故能使吏作
頌歌民胥興詠太守庸陋謬叨蕃組寵顯巳秪闇坐接客思匹吳隱被曒
封實常藥自隨式瞻無違單車入埼稱所庶幾舊須發民治道及戍壓牖
樵採諸如此類一皆省息又云太守家本諸生伏膺典記尤武靈璧之籍
數步根基張華聚土之書略見庭戸當郡圖載其具存方策校以山經宋

諸括象原野城寺宛在心目龍泉鶴嶺不易窮登所撰郡國可勿親用公孫陛敎既似井蛙延壽執戈實同兒戲

令長

左傳曰子皮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　晏子春秋曰景公使晏子爲阿宰三年而毁聞於國公不悅召而免之晏子謝曰嬰知過矣請復阿三年而譽必聞於國公召而賞之辭而不受公問其故對曰昔者嬰之所治當賞而今所以治當誅是故不敢受　說苑曰宓子賤治單父彈琴身不下堂單父治巫馬期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宓子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勞任人者佚　又曰晉平公問趙武曰中牟三國之股肱邯鄲之肩髀也寡人欲其良令也其令空誰使而可趙武曰邢子可公曰邢子非子之讎邪對曰私讎不入公門又問曰中府之令空誰使而可趙武曰臣子可故外舉不避讎內舉不避子　新序曰昔子奇年十八齊君使之治阿既行矣悔之使使追之未到阿及之還之已到勿還也使者及之而不還君問其故對曰臣見所以共載者白首也夫以老者之智以少者決之必能治阿矣是以不還　史記曰西門豹爲鄴令會長老問民所疾苦禁巫祝爲河伯取民之女爲婦鑿渠十二渠溉民田至今皆得水利　漢書曰朱延字子貢爲小黃令以何候先知姦邪盜賊不得發愛養利民嘗遷二老官屬上書願留延有詔許之　又曰蕭育爲茂陵令會課育第六而漆令郭舜殿見責問育爲之請扶風怒曰君課第六裁自脫何暇爲之左右及罷傳召茂陵令詣後曹當以職事對育徑出曹書佐隨牽育育按佩刀曰蕭育杜陵男子何能詣曹也遂趨出欲去官明旦詔召入拜爲司隸校尉育過扶風府門官屬掾吏數百人拜謁車下　又曰召信臣以明經甲科爲郎出補穀陽令舉高第遷上蔡長其治視民如赤子所居見稱述　司馬彪續漢書曰卓融舉茂才爲豐令視事三年政化流行縣無獄訟吏畏而愛之治有異迹爲州郡最　又曰卓茂遷密令其治民舉善而教不能則勸口不出惡言勞心憂念吏民如其有緩急以恩信待吏吏畏而愛之不忍欺也元始中天下蝗河南二十縣蝗獨不入密界督郵書言太守大怒自出案行密界中實然乃驚　又曰魯恭爲中牟令專民以孝推誠而治建初中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疑其不實遣仁恕掾肥親往察驗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止其傍有童兒親曰何不擊之兒曰雉方將雛親瞿然而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善惡爾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久留徒擾賢者可還府以狀白安美其治以勵屬縣　又曰孔奮守姑臧長治有異迹時天下擾亂河西獨安而姑臧市日四合爲河西富縣奮前長居官數月輒致貲產奮在姑臧積四歲財產不增奮事孝自來爲長時供養至謹在姑臧唯母極膳妻子飲食但葱韭　又曰蔡彤除偃師長視事五年縣無盜賊州課第一遷襄賁令時盜賊抄掠彤到官誅姦猾縣界清靜詔書增秩一等賜縑百疋册書勉勵　又曰劉寵除東平陵令是時民俗奢泰寵到官躬倫訓民以禮上下有序都鄙有章視事數年以母病棄官縣百姓士女攀車號呼充塞道路車不得前乃輕服潛遁　又曰劉駒爲須陽長政化大行道不拾遺以病去官童謠歌曰悒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　又曰虞詡爲朝歌長故舊皆弔詡曰難者不避易者不從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其利器乎　又曰公孫述補清水長太守以其能使兼治五縣政事修理姦盜不發郡中謂有神明　又曰虞延除細陽令每至歲時伏臘休遣徒繫各使還家並感其恩應期歸有一囚於家被病自載詣獄所至城門而死　又曰董宣爲洛陽令寧平公主乳母奴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以奴驂乘宣於太夏門亭候之乃駐車叩馬以刀畫數主失者三叱奴下車格殺之主即馳車入宮上大怒召宣令欲死之宣叩頭曰臣奉法之吏不敢縱法不欲死也上曰捶之宣曰願一言死無恨上曰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良民以奴驂臣臣死之後陛下何以治天下捶殺臣不如臣自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上令小黃門持之曰癡令叩頭謝主宣不從上頭擊令頭宣兩手據地不肯低頭上勅強項令出詔太官賜食（事具公主部）　又曰鄭弘爲縣令政化

大行民王逢得路遺寶物縣於衢道求主還之　又曰胡紹為河內懷令
三日一視事十日一詣倉糶米於閣外炊作乾飯食之不設釜竈得一強
盜問其黨與得數百人皆誅姦政教清平為三河表　又曰劉昆除江陵
令時縣連火災昆輒向火叩頭多能降雨止風轉異火　益部耆舊傳曰司
馬為綿竹令有男子杜成夜行於路得遺裝開視有錦二十疋明早送詣
吏曰縣有明府君犯此則慙　風俗通云俗說孝明帝時尚書郎河東王
喬遷為鄴令喬有神術月朔常詣臺朝明帝怪其來數而無車騎密令太
子史伏望之言臨至時常有雙鳧從東南來因伏伺見鳧舉羅但得一隻舄
使尚方識視四年中所賜尚書郎履也喬葉縣神　會國先賢傳曰孔翊
為洛陽令置水庭前得囑託書皆投水中一無所發　詩　晉潘岳懷縣詩
曰小國寡人民終日寂無事白水過庭激綠槐夾門植信美非吾土秖攪
懷歸志眷然顧鞏洛山川邈離異願言遠哲鄉思此觸書已　晉河陽令
潘安仁詩曰宰生化單父子奇蒞東阿桐鄉建遺勳武城播弦歌逸驥騰
夷路潛龍躍洿皮弱冠步鼎鉉既立宰三河徒美天姿茂豈謂人爵多
陳陰鏗罷故章縣詩曰秩滿三秋暮舟虛一水濆浸浸歸道帷帳對別
津晨風下散葉岐路起飛塵長咨舊知遠茉葉本自貧被裏恒客吏正飢
不繫民唯畜有一犢留持贈後人　頌　後漢蔡邕陳留太守行小黃縣頌
曰大題爲政建時春陽我君勸止於茲小黃爰有蔚華吏帶升堂乃訓乃
屬示之憲方原罪以心察獄以情欽于刑濫惟務求輕有辜小罪放死從
生至化合矣黔首用寧惟以作頌式昭德聲　又考城縣頌曰暇暇玄路
北至考城勸茲穡民東作是營農桑之業為國之經我君勤心德音莊成
羣黎苗民愍不夢聽女執伊筐男執其耕申戒羣僚務在寬平罪人赦宥
囹圄用清　晉江偉褒邑令傳滭頌曰君稟二儀之醇粹體元亨之貞和
比德金玉而堅白不磨自處戶庭而名稱家邦不出門庭而聲播諸華矣
弱冠而應式敘起家而君斯民其為政也同勵秋霜等惠春仁刑不濫跡
賞不僭親儀天地之簡易則大道之清純是以其道易行其教易遵也凡
我士民扶老攜幼惴惴而懷君之恩顒顒而戴君之德相與接衛軒而自
承若赤子於父母也明明君侯臨下有赫克隆有先惠我咫尺于以具瞻

有赫其宅乃冰其清乃玉其白煌抗其高雲垂其澤宛荊未清淮夷孔熾
春日載陽我車既備光光我君爰登其司徽徽裏禽有旧斯記君有遺愛
民有餘思敢揚斯頌垂之來志　贊　晉孫綽孔松楊象贊曰君德粹純固
基宇高邈荊王不及褕其溫南金未能方其勵夫其溫恭篤誠善誘勤勸
外身崇物非躬厚人指撝必謙動靜克讓允有古賢之風流乃祖之遺人
矣歷階方尺臨政弊邑譬猶冬木屈伴春露於穆我后含和體純行範于
祖德冠搢紳降迹垂化澤侔二春翹然遐舉遺愛在民　晉孫楚呆令孫
侯頌曰於穆君侯英才宜朗神鑒將來思通既往受任陝西臨我邦邑竇
之所被下應如響明斷決疑易於指掌野有遺畜惟侯屏之我有田疇惟
侯闢之古人在昔惟侯十之凡此二惠如何勿思　表　梁任孝恭辭縣啟
日但以執筋升堂累趨庭早垂纓紱夙屢頗欄花願慕階墀不願甘受不
使梁王之心施於犬馬傾日之志偏在葵藿　梁劉孝儀除建康令謝啟
曰所恐長安少年易為捺彈渭城游徼偶其獨覧清塗追奴困知難留輕
綏飛駕且見爲祭

藝文類聚卷第五十

藝文類聚卷第五十一

封爵部　總載封爵　親戚封　功臣封　遜讓封　外戚封　婦人封　尊賢繼絕封

總載封爵

周官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服　呂氏春秋曰太公望封於齊周公旦封於魯二君者甚相善也相謂曰何以治國太公望曰尊賢上功周公曰親親上恩太公曰魯自此削矣周公曰魯雖削有齊者亦必非呂氏也其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氏有齊國魯日以削至於僅四十四世亡　史記曰殷以前尚矣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親親之義褒有德也太公兼五侯地尊勤勞也武王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地土不過百里下三十以輔衛王室　又曰騶忌見威王王說之三月而受相印淳于髡見之曰善說既有愚志願陳諸前髡說畢趨出至門而面其僕曰是人者吾語之微言五其應我若響之應聲是必封不久矣　漢書曰李廣與望氣王朔語曰漢擊匈奴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妄校尉已下材能不及中人以軍功取侯者數十人廣不為後人然終無尺寸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耶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者乎廣曰吾為隴西太守羌嘗反吾誘降八百餘人詐而同日殺之至今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也　漢雜事曰天子太社以五色為壇封諸侯者取其土苴以白茅授之各以所封方之色以立社於其國故謂之受茅土漢興唯皇子封為王者得茅土其他臣以戶賦租入為節不受茅土不立社　東觀漢記曰上封功臣皆為列侯大國四縣餘各有差博士丁恭等議古帝王封諸侯不過百里故利以建侯取法於雷上曰古之亡國皆以無道未嘗封功臣地多而滅者也乃遣謁者即授印綬　又曰馬勤使與諸侯封事勸差量功次輕重國土遠近地勢豐薄不相踰越莫不厭服焉自是封爵之制非勤不定　白虎通曰受命之王致太平之美羣臣上下之功故盡封之及中興征伐大功皆封盛德之士亦封之以德封者必試之為附庸三年有功因而封之五十里元士有功者亦為附庸也其位大夫有功成封五十里卿成封七十里公成封百里　又曰王者即位先封賢者憂民之急也故列土分疆非為諸侯張官設府非為卿大夫皆為民也　鹽鐵論曰昔太公封營丘之墟辟草萊而居焉地薄人少於是通利末之道極女工之功是以鄰國交於齊財畜貨殖世為彊國管仲相桓公襲先君業輕重之變南服彊楚而霸諸侯　袁子曰今有卿相之才居三公之位修其治政以寧國家未必封侯也今軍政之法斬一牙門將者封侯夫斬一將之功孰與安寧天下者乎夫斬一將之功者封侯失封賞之意也　相書曰天中容半印封侯　又曰天中正西如刀者封侯　周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左傳曰齊莊公為勇爵殖綽郭最欲與焉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於門中識其枚數其可以與乎公曰子為晉君也對曰臣為隸新　管子曰爵不尊禄不重者不與圖難犯危以其道為未可以求之也是故先王制軒冕足以著貴賤不求其美設爵禄足以守其服不求其親使君子食於道小人食於力　孟子曰有天爵有人爵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　商君書曰明主之所貴惟爵爵賞不榮其民不急列爵不顯則民不事爵易得則民不貴祿賞不道則民不以死爭位也　又曰凡人主之所以勸民者官爵也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今民求官爵皆不農戰而以功言虛道此謂勞民者其國必削　周官禮曰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　又曰公執桓圭　又曰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三之一　又曰諸侯諸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為節　又曰侯用信圭　又曰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四之一　又曰伯用躬圭　又曰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　又曰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五為節　又曰子執穀璧　又曰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　又曰男執蒲璧　百官表注曰五等諸公周官金章朱紱朱實四采玄文織百四

十首廣尺四寸長一丈六尺朝服進賢三梁冠官品第二地方七十五里
位視三公班次邑三千八百戶國秩絹千八百匹妾六人置前司馬十四
人族貢五十人　又曰縣侯漢官也自縣侯而下通號列侯金章紫綬朝
服進賢三梁冠官品第三光武中興論功封大功臣吳漢鄧禹各四縣賈
復朱浮三爵耿弇等二十九人　又縣侯有家丞庶子之官列侯皆亦如之
漢官解詁曰列侯金印紫綬以賞其有功功大者食縣邑小者食鄉亭得
臣其所食吏民本爲徹侯避武帝諱曰通侯舊時大書成爵通侯是也後
更曰列侯今俗人或都言諸侯乃王爾非此也列侯歸國不受茅土不立
宮室各隨貧富　環濟要略曰爵有五等公者無人也故文八厶爲公
又曰伯把也持政事也　又曰子猶孳孳恤下之稱也　又曰男任也任
治事受王命爲君也　周書曰能移於衆與百姓同謂之公　又曰能樹
名生物與天道俱謂之侯　諡法曰執應八方曰侯　孝經援神契曰侯
候也所以守蕃也　詔　梁任昉初封諸功臣詔曰草昧權輿事深締構康
俗成務義在庇民自非羣才並軌文武宣翼將何以啓茲景祚弘此帝圖

咸運籌帷幄經啓王業或攻城略野殞身忘生或殷心爪牙折衝禦侮忠
勤茂德夷險一致並宜建國開宇藩屛王室山河之誓永永無窮　論　後
魏王粲爵論曰依律有奪爵之法此謂古者爵行之時民賜爵則喜奪爵
則懼故可以奪賜而法也今爵事廢矣民不知爵者何也奪之民亦不懼
賜之民亦不喜是空設文書而無用也今誠循爵則上下不失實而功勞
者勸得古之道合漢之法以貨財爲賞者不可供以役除爲賞者租稅損
減以爵爲賞者民勸而費省者故古人重爵也　晉陸機五等論曰五等
之制始於黃唐郡縣之治創自秦漢得失成敗備在典謨是以其詳可得
而言夫先王知帝業至重天下至廣廣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任重
必於借力制廣終乎因人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財其親疏之宜使萬國
相維以成盤石之固宗庶雜居而定維城之業知其爲人不如厚己利物
不如圖身安上在於悅下爲己在乎利人是以分天下以厚樂而己得與
之同憂饗天下以豐利而我得與之共害故諸侯享食土之實萬國受世
及之祚夫然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治世治足以敦風道衰足以禦暴故強
毅之國不能擅一時之勢雄俊之民無所寄霸王之志降及亡秦棄道任
術懲周之失自矜其得尋斧始於所庇制國昧於弱下國慶獨饗其利主
憂莫與共害雖速亡趨亂不必一道顛沛之釁實由孤立是蓋思五等之
小怨忘經國之大德知陵夷之可患闇土崩之爲痛漢矯秦枉大啓侯王
境土逾溢不遵舊典是以諸侯阻其國家之富憑其士民之力勢足者反
疾土狹者逼亡六臣犯其弱綱七子衝其漏網皇祖夷於黥徒西京病於
東帝是蓋過正之災而非建侯之累也

親戚封

左氏傳曰太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
封親戚以蕃屛周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
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　毛詩曰乃命魯公俾侯
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　又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
同　史記曰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爲珪予虞曰以唐封汝史佚因言請
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

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　漢書曰漢興之初尊王子弟大啓九國
京師內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頗邑其中藩國大者跨州兼郡連城數十
宮室百官同制京師諸呂之難賴於諸侯也　孟子曰象至不仁封諸有
庳仁人之於其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愛
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者富貴之也身爲天子弟爲匹夫可謂親愛之乎
詔　魏明帝詔曰古之帝王封建諸侯所以藩屛王室也詩不云乎懷德
惟寧宗子維城秦漢繼周或強或弱俱失厥中大魏創業諸王開國隨時
之宜未有定制非所以永爲後法也其改封諸王皆以郡爲國　梁任昉
武帝追封永陽王詔曰亡兄德優行粹識業深通徽聲善譽風流籍甚道
長世短清塵緬邈感惟既往永慕慟心可追封永陽郡王　又追封丞相
長沙王詔曰夫褒崇名器率由舊章光昭德紀永世作則亡兄道被如仁
功深微管懸諸日月久而彌新故能拯龜玉於已毀導涸源於將塞今運
遭推新賢戚並建感惟永遠觸目崩心可追封長沙郡王　又追封衡陽
王桂陽王詔曰亡弟暢風標秀物器體深弘朱方之役盡勤王事策出無

方物性不賞亡弟融業行清簡風度閑雅委隕名華風序令問朕慶天鍾
命君臨萬寓祚啓鄗滕感與曾衛事往運來永懷傷切惕可追封衡陽郡
王融可南陽郡王　又封臨川安興建安等五王詔曰神州帝城冠冕列
岳者宮與衆形勝是歸居中作衛翼宣戎重隱茲龍姪寬允舊章並非親
勿丟暨斯授安朕之介弟早富德譽並一蕃政緝是寄門推家情聯
寄隆重李風領旁邁誠業標簡任居蕃輸政以化成倚簡諸庶穆神茲建
正經綸夷險參贊王業　陳徐陵始興王詔曰漢祖天倫伯叔追封晉元
世系瑯邪傳國仰惟二后重光累由前與朕昔因蕃災蒙繼本宗分在要
荒又離寒與天嘉紹祚別命皇枝歸自嶠函禮隔晉斯每至霜庭可復體
垣寢而懷悲風樹嗚條望章陵而增感令嗣子承德纘罪慈訓永言主原
宜自朕躬但國步時艱皇基務切復奉家業月纂帝圖重違倚接旨深懷
惻可以第二皇子伯茂爲始興王　**梁**　蕭武帝使御史大夫策諸子立閣
爲齊王曰於戲小子閣受茲青社朕承祖考道惟稽古建爾國家封子東
土世爲漢蕃輔於戲念哉共朕之詔唯命不于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

之丕圖俾爲君子無忘爾心允執其中　又立子旦爲燕王曰小子旦受
茲玄社建爾國家封于北土　又立子胥爲廣陵王曰小子胥受茲赤社
建爾國家封于南土職職兢兢乃惠乃順毋侗好佚毋邇小人　**魏**　魏陳
王曹植改封陳王謝恩章曰臣既弊陋守國無效自分削黜以彰眾戒不
意天恩滂霈潤澤橫流猥蒙加封茅土既優爵賞必重非臣虛淺所宜
受非臣灰身所能報塞　又封二子爲公謝恩章曰詔書封臣息男苗爲
高陽鄉公志爲穆鄉公臣伏自惟文無升堂廟勝之助武無推鋒接刃之
効天時運幸得生貴門遇以頑鈍少荷光寵竊位列侯榮曜當世顧影慚
形流汗反側其恩罔極雲雨增加既榮本幹枝葉並蒙苗志小豎既雨日
推天爲大日早履其象謂地蓋厚河岳宣其氣斯是於所以自覩實職所
雅環荷列爵並佩金紫龍崇一門連及父子　齊謝朓爲宣城公拜章曰
以代紋拖下辨而上尊寵衡行而北怨何以克訴允叔戴宣傳紹徽猷
家勤斯建晶　**宋**　陳思王曹植謝初封安鄉侯表曰臣抱罪即道憂惶恐
怖不知刑罪當所限齊伏念臣身不聽有司所執待之過厚即日於

延津受安鄉侯印綬奉詔之日且懼且悲懼於始違憲法悲於不慎速於
服退上增陛下垂念下遣太后見憂臣自知罪深責重受恩無量精魂飛
散亡軀殞命　云云　又謝改封甄城王表曰臣愚駑垢穢才質疵下過受陛
下日月之恩不能摧身碎首以答陛下厚德而狂悖發露始干天憲自分
放棄抱罪終身苟貪視息無復聯幸不悟聖恩爵以非望枯木生葉白骨
更肉非臣罪戾所當宜蒙俯仰慚懼五內戰悸奉詔之日悲喜參至雖因
拜章陳答聖恩下情未展　又轉封東阿王謝表曰奉詔太皇太后念雍
丘下濕少桑欲轉東阿當合王意可遣人按行知可居否奉詔之日伏增
悲喜臣以無功虛荷國恩爵尊祿厚用無益於時脂車秣馬志在黜於不
聞陛下天父之恩復宣皇太后慈母之念哀之陛下幸爲久長計聖旨惻
隱臣過天地臣在雍丘劬勞五年左右罷怠居業同定園果萬株枝條始
茂私情區區實所重棄然桑田無業左右貧窮食財餬口形有躶露臣聞
古之仁君必有棄國以爲百姓況乃轉居沃土人從蒙福江海所流無地
不潤雲雨所加無物不茂若陛下念臣入從五年之勤少見佐助此枯木

生華白骨更肉非臣之敢望也飢者易食寒者易衣臣之謂矣　吳胡綜
請立諸王表曰受命之主擊大而王建化垂統爲一代制雖禮有損益事
有質文至於崇建懿親列土封爵內蕃國朝外鎮天下古今同契其揆一
也周室之興寵秩子弟姬姓之國五十有五諸王子受國者漸多光武中
興因海損擴衆諸制度未備而九子受國明帝即位男則封王女爲公主
故詩曰既受帝祉施于子孫陛下踐阼以來十有二載皇后無號公主無
邑臣下數息遠近失望是以屢獻愚懷依據典禮庶諸具陳足寤聖心深
辭固拒不蒙達納恐天下有識之士將謂吳臣闇於禮制不知陛下謙以
失之也加今仰夏盛德在上大吳之慶於是乎始開國建號吉莫大焉唯
陛下割謙謙之德副兆民之望留臣稱許天下幸甚　晉孫毓賀封諸侯
王表曰臣聞斬幹二十五宗黃祚以繁姬姓建國七十周過其曆故衛侮
莫如同德伏惟陛下聖哲欽明稽乾作則超五軼三與靈協契天祚明德
克昌祚胤秦王楚王淮南王尤雅碩美冠于羣后啟建大國分鎮方岳皇
太子皇孫並啓土宇培敦庫宗制弘往代內崇皇畿外蕃九服羣生仰德

向風懷義率土臣妾莫不稱慶　梁任昉爲蕭侍中拜襲封表曰詔臣
臣襲封竟陵郡王臣以凡庸忝之才植恩朝尚德詔爵惟賢遠徵出條賦
貢人須鄉士但有道之守海外重爲蕃籬近甸無勞警柝仰閱舊章俯明
私感報國承家豈云萬一

【奏】宋傅亮尚書八座封諸皇弟皇子奏曰臣
聞懿親肇樹聖王所先明德並建古之休典所以維城皇代磐石帝基內
崇藩服外綏四海者也第某皇弟皇子等神姿穎拔大成但茂地均周衞
德兼庸賢顯進徽號啓建疆宇弘道作屏光翰邦家並可封郡王　宋謝
莊爲尚書八座封皇子郡王奏曰臣聞桐珪睦閱書河汾之策賜常懷賢
啓東平之作諒以訓經終始義洽垣墉第某皇弟等器彩明敏令識韻悟
並宜宸章前典光啓列宇作屏王室式辨常載臣等參議可封郡王

功臣封

周官曰司勳掌六鄉賞地之法以等其功王功曰勳國功曰功事功曰勞
治功曰力戰功曰多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　史記曰古之人臣功
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勳以言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閱

又曰武王克紂太公之謀居多於是武王封尚父於齊世爲成王少時管
蔡作亂淮夷叛周乃使召康公命太公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
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齊由此征伐大于諸國　又曰召公奭與周同姓
武王之滅紂封召公於燕其在成王時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自陝而東
周公主之　又曰鬻熊事周文王早卒當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嗣乃
封其後熊繹於楚　又曰晉獻公伐霍耿魏滅之因以魏封畢萬爲大夫
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也　又曰
陳完奔齊懿仲欲妻之卜之占曰是謂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
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卒妻之完卒謚爲敬仲
六世而至田常田常弑簡公立簡公弟爲平公乃割齊安平以東爲已封
邑始大於齊　漢書曰漢五年剋項天下乃平始論功侯者百四十有三
人時人民散亡大侯不過萬戶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太山如礪於是申
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藏諸宗廟副在有司　又曰陳平凡六出奇
計輒益封凡六益家　又曰高祖封項伯等四人爲列侯賜姓劉氏　又
曰項羽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爲公得之乃自刎王翳取其頭
楊喜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一體故分其地以封五人皆列侯　東
觀漢記曰上謂耿弇曰今關東故王國雖數不過櫟陽萬戶邑夫富貴不
歸故鄉如衣繡夜行故以封弇　又封竇融曰率厲五郡精兵羌胡畢
至兵不血刃而虜土崩瓦解功既大矣篤意分明斷之不疑吾甚嘉之其
以安豐陽泉蓼安風四縣封融爲安豐侯　又曰三輔豪傑入長安
攻未央宮庚戌殺莽於漸臺東海公賓就得其首傳詣宛封滑侯　又曰
班超定西域五十餘國乃封超爲定遠侯　魏志曰夏侯惇文帝追思惇
功欲使子孫畢侯分惇邑千戶賜惇七子二孫皆關內侯惇弟廉及子楙素
列侯　又曹真字子丹以功封邵陵侯曹真少與宗人曹遵鄉人朱讚並
事太祖早亡真愍之乞分食邑封遵讚等子曰大司馬有叔向撫孤之仁晏
平仲久要之分聽分賜遵等子爵關內侯及真薨明帝悉封真五子皆列侯
又曰太祖表封荀彧爲萬歲亭侯太祖又增彧邑書曰君之相臣輔君之相
爲舉人君之相與建計君之相密謀亦已多矣大功未必野戰也十二年

復增邑合二千戶　又曰太祖表封荀攸曰前後剋敵皆攸之謀也於是
封攸陵樹亭侯　又曰太祖自柳城還過攸舍稱攸前後謀曰昔高祖使
張子房自擇齊三萬戶今孤亦欲君自擇所封　又曰郭嘉字奉孝潁州
平封洧陽亭侯及薨太祖表曰良策未決嘉輒成之平定天下謀功爲高
宜增邑并前千戶　又曰任峻字伯達爲典農中郎將興屯田軍國致饒
太祖以峻功高表封都亭侯　又曰朱靈字文博封鄃侯文帝曰將軍佐
命先帝威爲方邵平王所志願勿諱言靈謝曰高唐宿所願乃更封高唐
侯

【詔】後漢獻帝詔勅鎮東將軍領兗州牧費亭侯故特進顯授上將鈇
鉞之任復食舊土雙金之寵畫統一州委成之重榮曜昭示亦以優崇拔
節效命自百之秋也　又詔書拜鎮東將軍襲費亭侯曹操業履忠貞輔
翼王室頃遭凶暴海內離析撥亂義討截黃巾爲國出命夫祿以賞恭罰
以糾否今以操爲鎮東將軍領兗州牧襲父費亭侯爵并印綬符策
魏文帝冊孫權太子登爲東中郎封侯文曰蓋河洛寫天意符讖述聖心
昭晰著明與天談也故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孫將軍歸心國朝

守死之節可以佐命而其子當爲魏將軍著在闕識初廣光武受命竇氏爲輔王梁拜咸並見符籍也斯乃昊天啓祐大魏永令孫氏仍世爲佐其以登爲東中郎將封鄴侯萬戶昔周嘉公旦祚流七胤漢禮蕭何一門十侯今孫將軍亦當如斯若夫長平之策安豐之節方斯蔑如　陳徐陵進武帝爲長城公詔曰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皇王盛典所謂元龜司空公南徐州刺史長城縣開國侯諱志懷寬亮風度弘遠體文經武明允篤誠威者率五嶺之強兵誅四海之讎敵因以勤功蘇鼎書勳太常克定京師勤勞自董自鎮撫枌榆永寧豐沛東京既息茫茫無歸代馬胡笳雄天下要糧坐甲固敵是求方欲大討於秦晴收俘於興殿叶謀上相辰納厥躬思所以敬答忠勳用申朝典可進爵爲長城郡公

表

宋謝靈運謝封康樂侯表曰昔強臣恣虐特僭紀頭陸五都志吞六合爰暨西河所覆南漢交籍紀郢跨越康四千時簡書惟嚴地險已謝咸曆君臣詞派有生無餘亡祖奉國威靈董拜戎重盡心所事剋黜禍亂功參盤鼎胙土南服建至臣身值遭泰路日月改暉升落代運輸稅唐化生奉興已不悟天道下齊鴞以曲成乃奉返續式允賜徵分虎銅鑄復頭茅土鳴玉拖紱班景不勳澤洽世微而單來徽永同牛馬遂感崩紛昌臣雁行所當入承臣聞至公無私既善則一皇恩遠被殊代可傳是以信陵之賞簡在高祖之心望諸之道復揚隆漢之材觀史歡古欽茲盛美豈謂菲薄生於微躬傾宇殞九心識其會酬恩答厚罔知所由　宋顏延之謝子竣封建城侯表曰伏見策書降錫息竣開國建城縣侯食邑二千戶猥蒙千生遂洪情身茂盛世聞於筆跡旌至致彰誠越未品試參其事臣聞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忠教著信臣實負其前詰能仕志政甚周諳於明識徒以數遇會昌省變啓聖幸與霸作福德忠從義勳分賞臣睹朝析全受邑慶重感恩固往懼積非臣毫蔽所任圖報豈識屬深所奉賦　梁沈約謝封建昌侯表曰陛下投袂萬里旅城幾岸臣雖心不以竟而迹爲猋犬此則下臣始承口而不與徒仰日月之私竟無絲綱之用天命玄鳥非止今日受命作周其來久矣雖復備數樂推與聞謳頌而誠微弱萬效闕纖塵遽跡山河之誓叨佐命之賞亦何以慰悅惟帳酬彼爪牙

讓封

左氏傳曰會于戚討曹成公也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爲君非吾節也遂逃奔宋　又曰吳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諸侯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君子曰能守節也誰敢姦君有國非吾節也棄其室而耕　韓子曰楚莊王既勝晉于河雍歸而賞孫叔敖孫叔敖請漢間之地沙石之處楚國之法祿臣再世收唯孫叔敖獨存九世而祀不絕　漢書曰韋賢薨子玄成當爲嗣心知非賢即乃佯狂妄笑既葬當襲爵玄成素有名疑其欲讓兄逆秦勃之玄成不得已乃受侯爵　東觀漢記曰竇融數辭爵位又上疏曰臣有一子質性頑鈍何況乃當傳以連城廣土享諸侯之國哉他日會見還詔曰欲讓爵還土今相見不宜論也　又曰桓榮卒子郁當襲爵讓於兄子顯宗不許不得已受封而悉以租入與之　又曰丁綝從上渡河及封功臣上令各言所樂諸將皆欲縣子獨求鄉何也曰綝昔聞孫叔敖勑其子受封必求磽確之地今綝能薄功微得鄉厚矣上從之封爲定陵新安鄉侯後徙封陵陽侯　又曰張純臨終勑家丞曰吾無功於時猥蒙爵土身死之後勿議傳國爵子奮上書讓爵奮稱純遺言固不自安帝以奮違詔收下獄奮乃襲封　又曰帝欲封樊興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令天下觖望上嘉興之讓不奪其志　又曰上欲封諸舅馬太后輒斷絕曰討之勳有疑以孝文行安親爲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臥而欲封爵是逆慈母之拳拳吾素剛急有胃中氣不可不慎穰歲之後唯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知政　魏志曰田疇從太祖入盧龍塞太祖獨欲侯之疇素與夏侯惇善太祖語惇曰且往以情喻之疇曰豈可賣盧龍塞以易賞祿哉縱國私疇疇獨不愧於心乎淚涕橫流惇具答太祖太祖喟然知不可屈乃拜爲議郎　晉起居注曰故南城侯羊祜固辭歷年志不可奪身沒讓存遺操益厲此古人所以稱賢也今聽復本封以彰厥美

表

齊謝朓爲齊明帝讓封宣城公表曰如其駕權濡滯則馬伊霍灑酒宗屬中之塵竟勿侍升平之運陛下詳誤玄覽欽若宏圖豈臣匪躬共申

彝訓雖曩龍之請近遲微躬則弘長之風足就來世　梁簡文帝爲子心讓當陽公表曰月蝕之餘無黃童之對荷戟入榛異子烏之辯遂復早延茅社夙開井賦爵列五等綬參四色　又帝爲子大款讓石城公表曰謹封鶴書俯羞稱翼臣生處深宮未覩焦原之險不出戶庭豈觀砥柱之峻臣聞坳塘汎木豈議大瀆之流覆簣爲峯終乖小岳之說　又爲長子大器讓宣城王表曰褰野之辯尚對軒君弘羊之計猶干漢主徒以結纓璿岬乘陰晉極一日千里因騏驎之馳萬險百尺藉蓬壺之遠擬祖流聰慧之稱方建臨淮之國元仲表岐嶷之姿乃啓平原之封南郡與郡春穀名區民化仲翔之俗山峻陵陽之嶺而綠車赤綬交暎相暉金璽銀旒招灼光彩　梁江淹爲齊高帝讓進爵爲王表曰昔虞帝勤夏不別殊物之錫晉叔臣周豈須上公之典魯藩懿親裁家象爲之榮梁國戚屬方岑旌旗之貴　梁任昉爲齊明帝讓宣城郡公表曰臣本庸才智力淺短太祖高皇帝篤猶子之愛降家人之慈世祖武皇帝情等布衣寄深同氣武皇大漸實奉話言雖自見之明庸近所蔽愚夫至此已實不忍自固於綴衣之

藝文卷五十一　十一

辰推遷於玉几之側遂荷顧託道揚末命雖嗣君棄常獲罪宣德王室不造職臣之由何者親則東牟任惟博陸徒懷子孟社稷之對何救昌邑爭臣之讓四海之議於何逃責且陵土未乾訓誓在耳家國之事一至於斯非臣之尤誰任其咎將何以肅拜高寢虔奉武園悼心失圖泣血待旦寧容復徼榮於家祉要安於國危且虛飾寵章委成禦侮臣知不惟物誰謂伋宜命輕鴻毛責重山岳存及同歸毀譽一貫辭一官不減身累增一職已黷朝經便當自同體國不爲飾讓至於功臣　臣當歸于里光宅近何奢有全邦殆越爲期弗敢聞命亦願曲留降鑒即垂聽許乃君臣之道綽有餘裕尚曰易悝戢守雖奪　梁沈約爲柳世隆讓封公表曰臣聞賢程工衆貳師尚勤其功伐鼓交州伏波猶懼此賞徒以衆委之旆收難固辭抽心之情必無雙奪是故優容青閣頒還磁於製朱櫻步丹墀帝救寵於關賦肯寘命窮雖鄰追勢孤虎板未艱貧戶非切炙顧昌言之館慴綸序嗞之懷累華鳴喝擧門惴惴臣事過君親理非外奬實頼朝議謹膺寧略亟屢奔顚外對臣何力爲幸得扶老攜弱貢出幽堵遲詔歸驂并跋瀆路

豈可貪國冒以邀其功因眾功而饗其報遂使甘霜受雷之心有同於飾請皎日人河之志匪殊於兒謔　魏武帝上書讓增封曰無非常之功而受非常之福是用憂結比章歸聞天慈無已未即聽許臣雖不敏猶知讓不過三所以仍布腹心至于四五上欲陛下爵不失實下爲臣身免於苟取　又上書讓封曰臣前除暴逆克定二州四方來貢以爲臣之功蕭相國以關中之勞一門受封鄧禹以河北之勤連城食邑考功效實非臣之勳臣祖父中常侍侯時但從輦扶轂左右既非首謀又不奮戟並受爵封暨臣三葉臣聞易豫卦曰利建侯行師有功乃當進立以爲諸侯也又訟卦六三曰食舊德或從王事謂先祖有大德若從王事有功者子孫乃得食其祿也伏惟陛下垂乾坤之仁降雲雨之潤遠錄先臣扶掖之節採臣在戎犬馬之用優策褒崇光曜顯量非臣尩頑所能克堪　又上書讓費亭侯曰臣伏自前後績命既錄臣庸才微功乃復退述先臣微譽顯揚見得思義篤慎懼未知所顧所當所投故古人忠臣或有連城而不辭或有一邑而違命所以然者欲必正其名也又禮制諸侯國土以爲子孫

藝文卷五十一　十二

有功者當更受封不得增益其有所增者謂國未絕也或有所襲者謂先祖功大也數不從無故典細故足紹之也臣自三自先臣雖有扶輦微勞不應受爵豈並臣三葉并無臣關東微功皆祖宗之靈祐陛下之聖德豈臣愚陋何能克堪　又上書讓增封武平侯及費亭侯曰伏自三省先臣頑素材志薄下遇無臣埒之功是有拾遺之美雖有犬馬微勞非獨臣力皆由部曲將校之助陛下前追念先臣微功使臣紹襲爵土祖考蒙光照之榮臣受不貲之分未有絲髮以自報効昔齊侯欲更晏嬰之宅晏嬰曰臣之先容焉臣不足以繼之守違公命以成私志臣自顧省不克負荷食禄爲幸雖上德在弘下有因劉臣三葉累寵皆統極位義在殞越豈敢飾辭

外戚封

史記曰武帝衛后弟青封長平侯四子皆封侯貴震天下天下歌曰生男無喜生女勿怒獨不見衛子夫霸天下　漢書曰漢興外戚與定天下侯者二人后父據秦秋襄經之義帝舅緣大雅申伯之恩浸廣博矣　又曰高祖封呂后父呂公爲臨泗侯兄澤爲周呂侯　又曰文帝封后弟鄉

昭爲軹侯又封券淮南王舅駟鈞等二人爲侯　又曰景帝封太后弟姪竇廣國爲章武侯竇彭祖爲南皮侯竇嬰以破吳楚功封魏其侯后弟王信爲盖靜侯　又河平二年上悉封舅譚爲平阿侯商成都侯根曲陽侯逢時高平侯立紅陽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　又曰武帝封太后同母弟田蚡爲武安侯勝周陽侯皇后姊乎霍去病伐匈奴封冠軍侯　東觀漢記曰馬防兄弟三人各六千戸防爲潁陽侯特以前參醫藥勤勞後定西羌以襄城羨亭一千二百戸增防防身帶三綬寵貴至盛　又光武封新野王子鄧晨爲吳侯伯父皇皇考姊子周均爲富波侯追封外祖樊重爲壽張侯重子丹爲射陽侯孫茂爲平望侯尋鄉侯從子沖更父侯后父陰陸宣陽侯子識原鹿侯就爲信陽侯皇考女弟子來歙征羌侯弟由宜西侯以寧平公主子李雄爲新市侯后父郭昌爲陽安侯子況緜蠻侯兄子竟新郪侯匡發干侯姨子馬郎爲錸離侯　又曰明帝封太后弟陰興爲鋼陽侯子傅隱強侯陰盛爲無錫侯楚王舅子許昌龍舒侯　又曰鄧記自中興後累世寵貴凡侯者二十九人東京莫比　魏志曰文

帝欲追封太后母父尚書傅群議自古無婦人分土命爵之制秦違古法漢氏因之非先王之令典也帝曰此議是也　**表**　晉庾亮讓封公表曰觀聖賢之於名爵徽戒之甚重豈先哲宜重之於古而聖朝可輕之於今耶譬猶廻太陽以消甚露運滄海以灌爝火其功易成其事易立

婦人封

左傳曰晉敗齊師齊侯遂自徐關入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嬖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銳司徒免乎曰免矣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爲有禮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封之石窌　陳留風俗傳曰封丘者高祖與項氏戰厄於延鄉有翟母者免其難故以延鄉爲封丘縣以封翟母焉　**表**　魏陳王曹植謝妻改封表曰奉書令以東阿王妃爲陳王妃并下印綬因故上前所假印以其拜授書以即日到臣輒奉詔拜其才質底下謬同受私遇寵素食臣爲其首陛下體乾坤育物之德秉毋含容之大乃後隨例顯封大國光揚章灼非臣頑新之才所宜克當非臣微妻所宜蒙獲夙夜憂歎念報罔極洪施遂隆既榮枝幹猥侵正臣妃爲陳妃增煇

宣明非妾婦眷屬所當蒙被恐懼草物耕感恩養兒臣含氣銜佩弘恩成而後已誠非綿塵屢辭所能報答　梁沈約謝母封建昌國太夫人表曰伏見詔書以臣母封爲建昌國太夫人慶溢違門榮流素族恭荷屛營罔識攸寘臣早訓私閨志垂立勉以爲義誠有由然輸力致身當無萬一天慈罔已至德彌光探其私志降此洪澤榮親之至始自微臣率斯道也方兎萬物草卉輕命罔莫云酬　又爲長城公主謝表曰奉策書封妾爲長城縣公主徽命降臨聽聽妄宜妾虜露漂氣肓景城閑弱志易倫柔德雖樹錯後式降姆保莫敢或違而龎雍不著穠華蓋闕不庇宸暉曲漸春章風賁籍此恩加遷延典策湯沐光啓珩組昭被　梁王僧孺爲南平王妃拜改封表曰拜妾爲南平王妃奉命震惕有灼丹寸妾將絲質悅且蔵多慚鏡史觀圖是爲知愧以茲晦薄有匪蕃儀紉組不聞鍾鼓盡闕不臣玄志曲被微屋命殊改服而名事華品貴恩深外邸榮照下庭豈期輶翦所能勝荷　**奏**　宋謝莊爲尚書入座改封郡長公主奏曰臣聞爵厚懿戚國之恒典承祚践新禮與時屋永興等七公主可封郡長公主

尊賢繼絕封

禮記曰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武王克殷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殷之後於宋　左傳曰鄭子產曰昔虞閼父爲陶正以服事我先王先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太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　史記曰高帝過趙問樂毅有後乎得樂臣叔封之樂鄉號華成君成君毅之孫也　漢書曰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必興滅繼絕修廢舉逸然後天下歸仁四方之政行焉傳稱武王克殷追存賢聖至乎不及下車世代雖殊其揆一也高祖撥亂日不暇給然猶修祀六國求聘四皓過魏則寵無忌之墓適趙則封樂毅之後孝武嘗詢前代初得周後復知爵邑元成之間晚得殷世以備賓位　又曰武帝巡過洛陽三代之遠以其三十里地封周後爲周子南君　又曰高祖功臣侯者子孫歷絕多有禁錮下孝武廢有子遺於是成帝復紹蕭何而哀平之世皆承周裔之後　又曰元康四年立詔令夏侯嬰陳平張良周勃等一百一十八

人後紹爵復家也　又漢武元狩中復以酇戸二千四百封蕭何曾孫慶爲酇侯布告天下令明知朕報以蕭相國德厚也　東觀漢記曰高祖功臣蕭曹爲首有傳世不絶之誼曹相國後容城侯無嗣朕甚愍焉望長陵東門見二臣之墓生既有節終不遠身誼臣受寵古今所同遣使者以中牢祠大鴻臚悉求近親宜爲嗣者須景風紹封以彰厥功　晉陽秋曰夏侯惇鍾之元功勲書竹帛昔庭堅不祀猶或悼之況朕受終于魏而可忘其功臣哉其擇惇近屬封之　晉中興書曰泰元二年興滅繼絶後叙陳騫後告之爲高平公裴秀後球爲鉅鹿公王沉後朴之爲博陵公荀勗後輒爲濟北侯何曾後闡爲朗陵侯羊祜後法興爲鉅平侯　又曰元帝紹封魏後曹勵爲陳留王

【表】魏武帝讓襲費亭侯表曰不悟陛下乃尋臣祖父厠豫功臣克定寇逆援立孝順皇帝謂操不忘獲封茅土聖恩明發遠念桑梓日以臣爲忠孝之苗不復量臣材之豐否既勉襲爵邑忝歎祖考復寵上將鈇鉞之任兼領大州萬里之憲内比鼎臣外參二伯身荷兼紱之榮本枝賴無窮之祚世昔大彭輔殷昆吾翼夏功成事就乃備爵錫臣秉脩無據統御無績比荷殊寵策命重疊一時三命交至雙金重紫顯以方任雖不識義庶知所尤　又封嘉有功臣死宜追贈封表曰臣聞褒忠示寵未必當身念功惟績恩隆後嗣是以楚宗孫叔敖顯封厥子岑彭既没爵及枝庶誠賢君殷勤於清良聖祖敦篤於明勳也故軍祭酒洧陽亭侯潁川郭嘉立身著行稱成鄉邦與臣參事盡節爲國臣今日所以免戾嘉與其功方將表顯使賞足以報放薄命天隕不終美志上爲陛下悼惜良臣下自毒恨喪失奇佐昔霍去病蚤死孝武爲之咨嗟祭遵不究功業世祖望柩悲慟仁恩降下念發五内今嘉殞命誠足憐傷　梁任昉爲褚蓁代兄襲封表曰一日被司徒符印稱詔二日許臣兄賁所請以臣紹封南康郡公臣世蒙睿聖運偶時來尚德嗟庸先錫土宇臣賁識世承家兄居長德而皇上風退内事閨巖以臣行達幽明早蹈茶苦賁天倫篤至友愛淳深非直引譽推温故能遜道讓位斯實提衣以及人求心死讓生尚均殷疑取信于室本於鄒侏乃遜謙推恩近窮屬薄能以國讓弘義有歸匹夫難奪守以勿二昔武始迫家臣之策陵陽感鮑子之言張

以誠諸丁爲理屈且大宗絶嗣命臣出繼傳統宗承祧昔理絶終天永懷情事觸感崩裂伏惟陛下俯矜私門哀榮之重及臣賁一至之懇察其丹款特賜停絶至公允穆微臣剋幸　又表曰近冒披款庶蒙哀亮奉被還詔未垂矜允伏讀周遑罔寘心識臣本凡劣身名不限標一善不足以驗風流行小讓不足以弘進止若乃富均千駟貴有邦家二者之來不期而至中人揣其近趣凡近同宜勉勗直以門緒有歸長德無二君使賁高延陵之風臣忘子臧之節景慕徳樂豈曰能賢陛下留心孤門特深進退啟臣窮必呼天蒙感咫尺實嬰疾沉固公私廢禮違不世之恩遂良已之志循分雖牟有理存爲臣既承先旨出繼傍統受命有期反身何奉叙心感悼竊義迫躬誠貴息深年將志學禮及趨拜且私門坐適二三假序天天眷無已必降殊私乞以臣蒙奉嗣社伏願陛下矜愍曲垂於慎如常哀允矜重含宥　周庾信功臣不死王事請門襲封表曰臣聞以法施民必傳祀典以勞定國必有承家孫叔敖祭謝無聞有傷良相汝叔齊復嗣終沒賢與賢臣洛案大統十六年格先有封爵死於王事絶嗣者聽以支子繼襲非死王事不得承封削階五等功臣皆是勤勞王室身當患難扞禦災捍翼贊大猷一日滿夜身捐館舍不幸無嗣享祀便絶於禮則不足於義則有傷未大上林之獵已削其侯不服佚之不先除其國伏惟皇帝道迹應唐與亡繼絶開鼓鞞而思將帥思書笔而念舊臣豈有功存社稷而絶後可守事盡忠貞而無祠可祭四海蕃屏爲紛事在世功漢以山河爲誓義存長久臣聞存人之國大於救人之災立人之後重於封人之墓雖以貶斬纔及無嗣小宗周室與亡寧存身後紹高密者累葉豈專鄧禹之正徽嗣平陽者重世何必曹參之婚孫恩謂生有其勞死非王事雖在支庶亦聽承襲幸使伯有之魂不能爲厲若敖之鬼其無餒而幽顯并揚人神咫尺

藝文類聚卷第五十一

藝文類聚卷五十二

治政部上　論政　善政　赦宥

論政

釋名曰政正也下所取正也　禮記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所宜先者五一曰治親二曰報功三曰舉賢四曰使能五曰存愛（愛有仁者也）五者一得於天下民無不足不贍者　大戴禮曰德法者御民之銜勒也吏者轡也刑者策也天子御者內史太史左右手也古者以法爲銜勒以官爲轡以刑爲策以人爲手故御天下數百年而不解惰　管子曰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傾可正危可安覆可起滅不可得復也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　又曰堯舜之民非生而治桀紂之民非生而亂故治亂在上　又曰聖君設度量置儀治如天地之堅如列星之固如日月之明如四時之信然正令往而民從之　晏子曰景公問治國何患對曰患社鼠社有鼠不可灌人君之左右出則賣寒熱入則矯謁收利　老子曰治大國若烹小鮮　書曰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　商君書曰凡人主所以勸民者官爵也國之所興者農戰也今民求官爵皆不以農戰而以巧言虛道也此爲勞民勞民者其國必無力無力者其國必削　又曰善治者使盜跖可信不能治者使伯夷可疑　韓子曰夫堯生在上位雖十桀紂不能亂者勢治也桀紂亦生在上雖有十堯舜而不能治者勢亂也　史記曰齊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民人給官無留事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守阿譽日聞矣然使使視阿田野不闢民貧若是子以幣事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於是齊國震懼人不敢飾非　陸賈新語曰君子爲治也混然無事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人亭落若無吏郵無夜行之卒鄉無夜召之征耆老甘味於堂丁男耕芸於野　淮南子曰治國者若耨田去害苗而已今沐者墮髮而猶爲之不已以其所去者少所利者多也　又曰盛國之道工無僞事農無遺力士無諂行官無失法譬若設網者引其綱而萬目張　又曰張琴瑟者小絃絙而大絃緩（絙急也）立事者賤者勞而貴者逸也舜爲天下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周公肴臑不撤於前鐘鼓不解於懸而四夷服趙政晝決獄夜理書（趙政秦始皇名也）御史冠蓋相接於道戍五嶺以備越（五嶺謂鐔城之嶺九疑之塞番禺之都南野之界餘干之水）築修城以守胡然姦邪萌生而亂愈滋　又曰太清之始天覆以德地載以樂四時不失其序風雨不降其虐日月淑清而揚光五星循軌而不失行鳳麟至蓍龜兆甘露下竹實滿流黃出朱草生（流黃土之精也朱草赤草也）逮至衰世松栢箘露（箘露竹也）夏槁江河三川絕而不流夷羊在牧（夷羊土神也殷之將亡見於商郊也）飛蛩滿野（蛩蝗也）　又曰楚王問詹何曰治國奈何詹何曰何明於治身不明於治國楚王曰寡人得奉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　說苑曰政有三品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彊國之政脅之夫此三者各有所施而化之爲貴矣化之不變而後威之威之不變而後刑之矣至於刑則非王者之所貴也　新序曰臧孫行猛政子貢非之曰夫政猶張琴瑟也大絃急則小絃絕矣是以位尊者德不可以薄官大者治不可以小地廣者制不可以狹民衆者政不可以苛獨不聞子產相鄭乎其掄材推賢抑惡而揚善故有大略者不問其所短有德厚者不非其小疵其牧民之道養之以仁教之以禮因其所欲而與之從其所好而勸之賞之疑者從重罰之疑者從輕　【議】晉潘岳九品議曰天生蒸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勿失其性君不獨治於是乎建牧立監陳其輔佐故曰天工人其代之然則高官厚祿非明崇賢所以興治畀位亦役非爲鄙愚所以供職錄成開榮厚之門有爭競之弊而百王莫之能易者此道不可以二故也方今天下隆平四海攸同薦賢達善各以類進夫觀民立化爲治之本雖實小邑猶須其人又中正之身優劣縣殊尚知人者智則不知者謬矣莫如達官各舉其屬廣獄九列朝所取信仰守雖輕有刺史存擧之當否賞罰其事者綜累名施黜陟稱進受賞不進賢甘戮混亂以明爲人自爲諸俟公道大行而私謁息矣　【論】後漢崔寔政論曰自堯舜之帝湯武之王皆賴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皐陶陳謨而唐虞以興伊箕作訓而殷周以隆及繼體之君欲立中興之功者曷嘗不賴賢臣之謀乎凡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常由世主承平之日久俗漸

弊而不窮政浸衰而不改是以受命之君每輒創制中興之主亦匡時失俗人拘文牽古不達推制奇偉所聞簡忽所見焉可與論國家之大事哉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為政之原故嚴刑峻法破姦宄之膽海內清肅天下謐如嘉瑞並集屢獲豐年薦勳祖廟享號中宗筭計見效優於孝文元帝即位果行寬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奪於是為漢室基禍之主治國之道得失之理於斯可以鑒矣昔孔子作春秋襃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之理也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為結繩之約可復治亂秦之緒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文帝乃重刑非輕之也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太平也　後漢王符潛夫論曰夫為國者以富民為本以正學為基民富乃可以教學正乃得義民貧則背善學淫則詐偽明君之法務此二者以為太平之基致休徵之慶夫富民者以農桑為本以游業為末百工者以致用為本以巧飾為末商賈者以通貨為本以鬻奇為末三者守本則民與富國之所以為國者以民也治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閒暇而力有餘亂國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務而力不足所謂治國之日舒以長者非能謁羲和而令安行也乃君明察而百官理民安靜而力有餘故視日長也所謂亂國之日促以短者非能謁羲和而令疾驅也乃君闇則百官亂而姦宄興細民懷嚮而趨走故視日短也　魏王粲儒吏論曰士同風於朝農同業於野雖官職殊地氣異宜然其致功成利未有相害而不通者也至乎末世則不然矣執法之吏不闚先王之典搢紳之儒不通律令之要彼刀筆之吏豈生而察刻哉起於几案之下長於官曹之間無温裕文雅以自潤雖欲無察刻弗能得矣竹帛之儒豈生而迂緩也起於講堂之上遊於鄉校之中無嚴猛斷割以自裁雖欲不迂緩弗能得矣先王見其如此也是以博陳其教輔和民性達其所壅祛其所蔽吏服訓雅儒通文法故能寬猛相濟剛柔自克也

【表】魏武帝陳損益表曰陛下即祚復業試用速受上將之任統領二州內參機事責所不堪昔韓非閔韓之削弱不務富國強兵用賢任能臣以駑驅之質而當鐘鼎之任以闇鈍之才而奉明明之政顧思念嘗亦臣竭節受命之秋也謹條遵奉舊訓權時之宜十四事奏如左庶以蒸螢增明大隨言不足採　魏陳王曹植降江東表曰臣聞士之美永主者非徒以甘飲麗服宰割萬物而已將有以補益群生尊主惠民使功存於竹帛名光於後嗣今臣文不昭於俎豆武不習於干戈而竊位藩王尸祿東夏消損天日無益聖朝淮南尚有山寘之賊吳會猶有潛江之虜使戰士未獲歸於農畝五兵未得戢於武庫蓋善論者不恥謝善戰者不羞走夫愛甚者屈矯者也後申者先屈者也是以神龍以為德尺蠖以昭義昔湯事葛文王事大夷固仁者能以大事小若陛下遣明哲之使繼能陸賈之蹤者使之江南發愷悌之詔張日月之信開以降路推必奉聖化斯不疑也

善政

禮記曰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左氏傳曰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　又曰子產知然明問為政焉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大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其過鮮矣　又曰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者水懦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疾數月而卒太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聚於萑苻之澤太叔徒兵攻萑苻之盜盡殺之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　論語曰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又曰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又曰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又曰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　家語曰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乎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乎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曰善哉由乎明察以斷矣子貢

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闢溝洫深治此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牆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而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甚清閒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矣　又曰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公曰爲之柰何孔子曰省力役薄賦斂則民富矣敦禮教遠罪戾則民壽矣公曰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國貧孔子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其子富而父母貧也　又曰衛靈公問孔子曰有語寡人爲國家者謹之於廟堂之上則政治矣何如孔子曰其可也愛人者則人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　又曰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國小則能守大則能攻其道何如孔子曰使君朝庭有禮上下和親天下百姓皆君之民也將誰攻焉苟違此道民叛如歸皆君之讎也將誰與守公曰善哉於是廢澤梁之禁以惠百姓　管子曰凡爲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貧則難治也奚以知然民富則安鄉安鄉則重家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貧則危鄉危鄉則輕家輕家則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則難治也昔者七十

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同然而俱王天下何也必國富而粟多也　又曰政之所行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民惡憂勞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滅絕我生育之　又曰凡牧民者欲民之正欲民之正也則微邪不可不禁也微邪者大邪之所生也微邪不禁而求大邪之亡傷國不可得也　鄧析書曰夫水濁則無掉尾之魚政苛則無逸樂之士　孟子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必因先王之道　莊子曰至德之世山無蹊隧澤無舟梁烏　之巢可攀援而闚也　孫卿子曰夫一仞之牆民不能踰百仞之山豎子升而遊焉陵遲故也今仁義之陵遲久矣能謂民弗踰焉　商君書曰古者民聚生而群處故求有上也然則天下之樂有上將以爲治也今有主而無法其害與無主同有法而不勝其亂與無法同也　韓子曰故善毛嬙而西施之美無益吾面用脂澤粉黛則倍其初言先王仁義無益於治必賞罰則國之賞罰法度者國之脂澤粉黛　又曰勢者君之馬也威者君之輪也勢固則輿安威定則策勁臣從則馬良民和則輪利爲國有失於此覆輿奔馬折策敗輪矣輿覆馬奔策折輪敗載者安得不危　新序曰魯君使宓子賤爲單父宰子賤辭去因請善書者使書憲法魯君與之至單父使書子賤從旁引其肘書醜則怒之欲好書則又引之書者患之辭去歸以告魯君魯君曰子賤苦吾擾之使不得施其善政也乃命有司無得擅徵發單父單父大理　[illegible]

碑　梁裴子野丹陽尹湘東王善政碑曰皇上建邦號垂鴻名廣大配乎天地光華象乎日月長駕遠撫俯逮乎都外寰鏡區域充塞乎無垠上冠九垓旁齊八表制禮以告成功作樂以彰治定福應允臻禎祥荐合六府孔脩九官咸事於往歲也有司奏以湘東王爲宣惠將軍丹陽尹既而下車爲政振民育德循名責實舉無遺慮若夫擁劒累足以賢如不及卑身折節用人若由己玉帛旅於丘園辭書交乎塗路來餘論於故府想遺風於舊哲延儒生於東閤命文學於後車重門洞啓列筵廣置四民總至獄訟繁集王兼而治之綽有餘裕上弘其禮下悅其風虛往實歸人得所至由是百吏仰成具僚效職千里之間有懷必亮躬親勸課賦政授時辨相物宜務盡地利由是仍歲有秋餘糧栖畝是以

縉紳先生掀然相顧遂追蹤觀拜而陳之有詔報曰纖介之善春秋必書吏民歸美難用抑絕於是二三君子歡得所奏乃擇工良匠追石名山擇德選辭與事無刻俾萬代之下知斯文之在斯銘曰茫茫禹迹經啓萬方平秩肇定曰若我皇并苞九域畫野分疆摠燭帝子日就月將踐舜分品命有攸相君王外啓乳表南國肇允神章龢飛上德尊道玄微僊遊翰墨行成師範文爲麗則帝曰爾諧出南戎政勿替敬典大猷允迪我王顯允淵美且麗夙夜匪懈有隆無替光貢方郛匡民濟世京邑翼翼永承嘉惠　陳徐陵爲司空徐州刺史侯安都德政碑曰崇巖天柱大矣周山之峯植柱地軸壯哉崑崙之阜三光懸而不墜九土鎮以無虧承乾合德之君則天體元之后所以並啓四鎮咸建五臣世配蒼極功成尚翼乎外流名雅頌者美風詩紀代悠然寂寥無紀其從絕絃歌詠者司空侯使君乎自文紹武稽作土開家激水爲岳木稽象波分月備秋仁義之道夷門美於大梁儒雅之風司徒載於齊漢自通人許劭託命於江湖高士袁忠寄身於交越值遼建安之難獨處衡山之陽相天資秀傑世識雄豪卓富擬於金

侯班伾於旌鼓父光禄大夫邑里開通德之門州縣無抗禮之客自茫
茫禹迹赫赫宗周家城驪戎國士夷羿我高祖武皇帝迎河圖於良泊括
地象於炎州南興涿鹿之師北問共工之罪天生宰輔允年致白虎之符
神賜英賢叶帝感蒼龜之侯公亦觀時佇聖躡龍風雲飛開黃石之書高
詠玄也之野川於杲甫自比管仲之才惆悵華郊又負伊生之歎白鵠廣
侯華羣蠻蹤鐵後卑林部之地四戰五達之郊邵境賢豪將冊將難長者
僉論推公王盟義士雄民生羅霧集公啟曆五聘方啟六翰草是驍健仍
開嵩嶠自大討蕭相同致樊鄧下軍遵命上策不宣啟我王師受栒初益
大陳啓于文祖咸秩其神宰士保風展靈亭閣公亦忠為令德大業之謀
吳帳斯闢衛門無辭雖彼本孫蕞會隨武為河國慶民歡相保匪君卽拔
使持節開府儀同三司丹陽尹昔先武不允於禹吳移公深禮於函明紋
報王官之師差舉咸陽之地斯乃聖主之宗盟而名臣之遠圖者焉皇帝
以陶唐啓國發天成於卬宗頫兩承家佐命人於戶水經綸草昧定鼎之
業居多締構權與斷鼇之功相半固以英聲馳於海外仁義感於寰中至

器攸歸當璧斯在公於是抗表長信肅宮未央從億兆以同心引公卿而
定策馳輕軒於軒轄奉律握於中都七廟之基於焉永固萬邦之本由此
克寧乃授司空公南徐州刺史於是復之以清靜安之以惠和室李歡耕
騁籌勸稽室歌千耦家喜萬鍾陌上成陰桑中可咏春蠶始哺必具籃筐
秋蟀載吟竟鳴機杼或用拜靈祀躬禱舞雩去殺於風塵遊旌旦於飄
木京城底績於楚壇之泉分溽年豐無用存巢之水緒復東過小縣冀
雨送其輪南度會工秩奇石甘張嘉周不得同年而語矣若夫聽採民
訟昏曉必先名引軒檻躬親詰決已受符於宰寮無倍詰於後曹極務留
城之中非異甘棠之下欣欣美俗齊齊都鄙以賓孫郭賀之風行建武不
平之化於是州民散騎常侍王瑒等拜表宮闕請揚茲美化在彼高碑民
欽天不乏彰緒謡銘曰藹藹三象茫茫九州綿天修今夾地度家赫矣高
祖爰肇洪業元勲佐命力牧風後不既旋踊承有聊宮亭爾禽烟高
飛雲春落寇風行威文身被髮作貢來綏我皇纂武樂號東岸蜀肩同
月立門帷呂流矢為暴樓諸斯樂喋喋蒼黎危危刃姐白我祖狂妖氛克

平寇驅大蠶實剪長鯨北震巢浦南俘淮城青羌卷介赤狄迴兵蹈舞難
踰歌謡攀宣曰我黎庶俱祈上玄山移兩越海變三田公為上相度倍斯
年　又廣州刺史歐陽頠德政碑曰弱水導其共源軒臺表其增崖赫哉
少府師儲皇於二京盛矣司徒傳儒宗於九世廣陵邑崗族擅江右勃海
赫赫名重洛陽若夫岳鎮龍珠星懸鶉火衡山誕其高德相水降其清輝
千仞孤標萬頃無度年當小學志冠成童用孝為心欲仁成體屯騎府君
早奪榮祿易簀之日幾將毀滅不杖之言深非通制遺貲巨萬富擬猗頓
教愛棣偷並皆宗族南荒大饑孔耽肩相待得於橋州之一間陡見公杳窟
之上三父文史五經懺摛頓撰碑招確手難拔既而帝啓萬伯神丁亦伏
天地崩頹川原鼎沸群凶作禍雲裏更為禍亂朝披羽檄夜坷烽烽谷鐵蔽於
山原擬金駭於檣櫓公殄兵屢出擢據胡床勁賊重圍尚凭曺月揚灰既
殘賀捧將權咸剋凶渠以保衛服常以二主家塵三光掩曜出入禁於宮
肸殷安獨其撫心不治第宅豪侈去病志梟羣醜獨同趙石自禹珪既錫
堯王已傳物變歸誕風移筆管商周之際孤竹尚其哀歌曹劉之間稱子

猶其在罕況番禺連師宜開宗枝述我天機自窮粱鼎以公威名本重遐
藐前軍乾數難違杲家終悔高祖永言惟舊彌念奇功即詔皇家深訟朝
綱權重才全興禍已焚祝史秩於夷吾壇場延於井伯綢繆安樂造次詩
謀度理豐稔允光金蹄但入柱之上寧夷不賓九疑之陽兵凶歲積以公
昔在衡果業留風愛仁思可以懷獷獸威名可以懾蒸兒乃拔持節散騎
常侍衡州刺史我皇帝從唐侯以衞國屈啓寮而晉家　恭膺祚開定江
馬三臥安衡荒匪祖峽時中宇屈申於虞仲尚祖遺恨於平城蕭武承基
方通小寒晉明紹運親平始勲方其盛業深有光前路祚之初進公征
南將軍廣州刺史又都督東衡州　二十州諸軍事宜公乃務是民天教其
分地火耕水耨粳豆原野賊盜皆偃不鬥威諸蠻來商鹽盈溢扇肆斬
既森外戶絕囹圄腈蕭家饒飛搗樂揚桂西千振霄流風不有千金之租
因多實箱之詠僧釋慧等衆朝紛間備陳州誠乞於大路康莊式刊豐
琰康獎卿貴鼎宰士台司之功羊叟高碑更紀征南之德於是遣尚黃門
次今紫泥緊此誠行皆如所奏乃詔東陽公為其銘曰前蒯宗陳桓有鼎臣

千乘及學五典攸同盛德斯遠公門日新壽高惟岳既甫生申去僞務虛
遷征亡鎮攸然銅界猶魏金鄉莫違非皆無邑不賓三江靡浪五嶺息塵
式歌式舞仁哉至仁公其饗福於萬斯春　又晉陵太守王勵德政碑曰
若夫雕陵世傳已詳哉德之華徐州先賢亦著清風之美偉哉文獻光啓
中興郭璞表其祭源何籌虬其慶覽惟桓氏之鳴玉張家之珥貂袁姓
之朱衣楊宗之華轂又有似飛遽列班弓矢門崔龍欣盛縟驊盈首之世
如此何其盛哉君以藍田美玉大海明珠灼灼美其聲芳英英昭其符彩
風神推其識量冕和既有雄璞之韜眉非無鄧玄之腹書蠅楊如高巖下
電駭堅若長松東風勢利毋援於智恰行藏不繫於懷抱家門雍睦孝友
爲風上交不諂下交不黷抑弱救厄措身於危釋馬窮途惟爾危殆至於
網羅圖籍脂粉藝文學佔揖其精微詞宗稱其妙絕出爲仁武將軍晉陵
太守五驛二遠勸郵付乃問年知馬鉤距兼設齊北移村衆政之所未治
汝南爭水連年之所無斷一朝明決曾不留帶四民齊敗咸用踐阜康哉
實運美矣良臣曾自灃木源于洛賓公侯世及宰輔相因曰我民秀山川

降神風情穆穆孝友恂恂學則經籍文爲世珍高風遠矣職代難倫鼎鉉
虛識台階未臻安知霜霰凌天松椿玷石斯表民情悦陳佳然下拜何報
陽春　周王褒上庸公陸騰勒功碑曰在昔桐庭彭蠡之前有遠窺之君
太室陽城九州無同姓之國是知周衛設險非務非山川阿房作固所寶
惟休德至於二峽蹇產九折岬嵊高岑尋雲計合鉅架交開洪閘難陳符
戟之虞觀塞晉是絕因來馹之利我大周開羈宇宙混同文軌御六氣於
天樞頓八紘於地絡彭濮未藝邛笮不附外患叫囂之辭內負銅梁之阨
大將軍上庸公伏國威靈奉辭伐罪長城萬陣巨艦千艘枝撐內眾斯蹂
君長歷於適寇累代稽誅廓清江源蕩滌巴蜀若夫荊門千里蜀道未安
之宮巴水三廻吳阻夷陵之野巫峽使君之灘河波冷灕建平督郵之道
棧閣織紆路阻夔陝介揭懸崖棧強暴險輕法役更大牙交錯有司公泰
命天討星一長戟金指日遠邁冊拒公大將軍信州刺史韓伯召拜軍中嶽
蒞重之禮衛青出征臨別關後辭之令大鍾鼎大禮之器昭德必書金石
不朽之寶庸勳斯樹其宜乃建碑于某地敢作頌云戰艦命氏肜未世緩

龍圖紀河鴻斬于陸霸楚傳姓命吳成族君于漢上降漁狀岳朝陽耀彩
荆山曜璞巴庸自擅彭濮稱王南泊蠻道西通夜郎內雲王里外阻銅梁
介視荒服十絕邊疆赫赫南仲堂堂方叔天子命我遐征越遠竇氏車騎
去病冠軍封山刊石鐫名刻勳遂隔年代嘅感風雲盛德必祀千載斯文
隋江總吳興郡廬陵王德政碑曰旱而吾王天人可擬早成夙智謀懷虛
巳俍寸流略翱翔文史三雍雅對九師名理好古如斯學兼之矣雖陽擧
攜碣石河開暘谷侍士旁道求材剖符彭國述職衆臺在謹攬鼓留歌暮
木

表

梁劉孝儀爲雍州御史請留刺史晉安王表曰楚備宜從秦兵不
入齊多君子環佛耻昭足使文公覆而側席孟軻歎而廢寐截緑借寇之
所切遠申耿之恩陛下昔在潛龍因茲戎躍固以陋鵬於周原包忽鬼
之任矣昔沈君出撫近駕班輪喬悉在政進授衣服乎馮能執而督盗御
龍章而行部無虧變理有年司牧

狀

梁簡文帝圍雍州賢能刺史教曰
異州表朱雉之象太丘有陳寔之書或有留愛士民或有傳芳史籍昔越王
鑄金句田范蠡漢求單書猶髙曹霸處刻彼前賢秉哲垂芳可並圖象歷事

以旌厥善

赦宥

易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周官曰國君過市刑人赦　尚書曰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　又曰五
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　論語曰赦小過舉賢才　管子曰凡赦者
小利而大害者也久而不勝其禍無赦者小害而大利也久而不勝其福故
赦者奔馬之委轡也　漢書曰宣帝下年詔曰迺者鳳皇集泰山陳留甘
露降未央宮其赦天下　史記曰陶朱公中子殺人囚於楚朱公曰殺人
死職也使少子往視之裝黃金千鎰長男請行公不許長男曰長子家督
也今不遣是吾不肖欲自殺不得已乃爲一封書及令人遺故所善莊生
莊生乃見王曰某星犯某宿宜以德報王乃使使封三錢之府長男爲王
當赦弟固當出見莊生曰弟今自赦固辭去乃取金莊生恥爲兒子所賣
乃入見王曰陶朱公子多財王左右今赦恐失望王遂殺之載喪而歸
東觀漢記曰吳漢疾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識知唯願慎

無赦而已　謝承後漢書曰學中諸生與李膺等更相褒重不思其疵
議時河內張成善說風角推占當赦遂教子殺人李膺爲河南尹督之促
收捕既而逢宥獲免膺愈懷憤竟案殺之初成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頗訊
其占成弟子牢脩因上書誣告膺等多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
驅馳共爲部黨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　續漢書曰建武二
年詔曰其赦天下惟殘賊用刑深刻獄多冤人朕甚愍之自今已後有
犯者將正厥辜　袁崧後漢書曰賈彪字偉節遊京師與郭林宗等爲談
論之首一言一行天下以爲準的黨事起彪謂同志曰吾不西行大難不
解即入關說方略天子爲之大赦　華陽國志曰諸葛亮時有言公惜赦
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爲赦先帝亦言吾周
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啓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父
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　蜀志曰孟光字孝裕延熙九年秋大赦光於衆責
大將軍費禕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衰弊窮極必不得已
然後乃可權而行之爾　裴頠集曰臣聞感神以政應變以誠故桑穀之
異以勉己而消漢末屢赦猾吏不反由此言之上協宿度下寧萬國在
賢能慎厥庶政殆非孤赦所能增損也　郭子曰孫秀降晉武帝厚存寵
之妻以姨妹蒯氏室家甚穆妻嘗妬秀乃駡爲貉子秀大不平之遂出不
復入蒯氏自悔責請救於帝時大赦羣臣咸見既出帝獨留秀從容言曰
天下曠蕩蒯夫人可得從其例不秀免冠謝遂爲夫婦如初　翼奉風角
書曰春甲寅日風高去地三四丈鳴條以上常從申上來爲大赦期六十
日【賦】後漢崔寔大赦賦曰惟漢之十一年四月大赦滌惡弃穢與海內
爲始聖皇卑恩隆平之進也寔就而賦焉以爲五帝異制三王殊事然其
承天據地興設法制一也陛下以聖天之大承前聖之迹翔乾乾於萬機
夕處敬以厲惕狀猶痛刑之未錯慨將大赦所以創太平之迹旌頌聲之
期新邦家而更始垂祉天乎將來此誠不可奪也方將披玄雲照景星之
嘉禾於疆畝數蓂莢於階庭擾麒麟之肉角聆鳳皇之和鳴農夫歡於畎
畝工女樂於機聲雖皇羲之神化尚何斯之太寧【詔】後魏溫子昇孝莊
帝殺尒朱榮詔曰蓋天道忌盈人倫疾惡疏而不漏刑之無捨是以呂霍

之門禍譴所伏梁董之家咎徵斯在尒朱榮出自晉陽同惡王室義旗之
建大會孟津與其鄉推其成濟業論其所由乃有勳效但致遠恐泥終之
實難背本崇朝豺聲已露既位極宰衡地踰齊魯容養之至豈復是過但
心如猛火山林無以供其暴意等漏巵江河無以充其溢既見金革稍寧
方隅漸泰不推天功謂爲己力與奪任情臧否肆意無君之迹日月已甚
乃有裂冠毀冕之心將爲拔本塞源之事天既厭亂人亦悔禍而有開
罪興攸繼是而可懷孰不可忍並以伏辜自貽伊戚元惡既除人神慶泰
便可大赦天下　又遷都拜廟鄴宮赦文曰建國所先理屬於宗廟立事
爲大禮歸於禋祀大丞相渤海王神武命世匡頹曆導塞源於將竭扶
神器於已傾立天地之大功成人臣之重義朕以沖昧猥當樂推闢路多
虞於茲難固瞻言往事取則前修乃睠去亂用追遠亳定鼎鄴都卜世惟
永民用子來功成不日今清廟初興路宮始就靈祇華止祖考來格神光
夜照香氣朝聞令月吉辰躬展誠敬時和氣婉景麗雲尋四表來庭萬國
在位哀樂相交感慶兼集宜觀象雷雨布寬大之恩取類澤風申肆眚
之令可大赦天下　北齊邢子才爲受禪登極赦詔曰無德而稱化刑以
禮不言而信先春後秋故知惻隱之心天地一揆此有之道今古同風朕
以寡薄功烈無紀昔先獻武王值魏世不造四海幅裂九鼎行出祭器無
歸乃驅御侯伯大號燕趙振厥頹墜俾亡若存父襄王外挺武功內資明
德纂戎先業體土服遠年逾二紀世歷兩都獄訟有適謳歌斯在魏帝俯
遵曆數念在寡宗遠取唐虞終同殷夏實幽憂夫已志在陽城而羣公卿
士誠守愈切遂膺代終居於民上如涉深水有懷終朝始發晉陽九星呈
瑞升壇告天赤雀效祉惟爾文武不二之臣股肱爪牙之將左右先王光
隆大業永言誠烈共茲休慶然三王存教非易可見七名改呪庸可庶幾
思共億兆同始茲日【教】梁陸倕爲豫章王拜後赦教曰夫議獄緩死書自
今圖赦罪惟輕聞諸雅誥是以虞經恤隱流澤久決鍾意垂仁哀矜寒送
昔以虛薄頒龍章光宅儷陰奄有全楚非有沛獻矜嚴空紆青組東平
智思求樂于惟思所以仰述皇猷導揚弘澤遵彼下車譬茲解網
藝文類聚卷第五十二

治政部下　錫命　薦舉　奉使

錫命

周官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　韓詩外傳曰諸侯之有德天子錫之一錫車馬再錫衣服三錫虎賁四錫樂器五錫納陛六錫朱戶七錫弓矢八錫鈇鉞九錫秬鬯謂之九錫　易曰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尚書曰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　左傳曰王命尹氏策晉文公爲侯伯錫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　范曄後漢書曰董昭等欲共進曹操爵國公九錫備物密以諮荀彧彧曰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振漢朝雖勳德崇著猶秉忠貞之節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事遂寢操心不能平會南征孫權表彧勞軍于譙表輒留彧　晉中興書曰列宗中紹桓溫威震外內人情噂嗒晉生同異謝安與王坦之盡忠匡翼溫諷朝廷爲九錫使袁宏具草時溫已疾篤宏以呈安安視輒云不好更勾改之伊彌歷旬日至于溫薨錫命遂寢

【文】後漢潘勗策魏武帝九錫命文曰朕以不德少遭愍凶越自西土遷于唐衛當此之時若綴旒然宗廟乏主社稷無位群凶覬覦連城帶邑一人尺土朕無獲焉即我高祖之命將墜于地朕用夙興假寐震悼于厥心乃誘天衷誕育丞相保乂我皇家弘濟于艱難朕實賴之今將授君典禮其敬聽朕命昔者董卓初興國難群后釋位以謀王室君則攝進首啟戎行此君之忠於本朝也後乃黃巾反易天常侵我三州延于平民君又討之剪除其迹以寧東夏此又君之功也君有定天下之功重之以明德班敍海內宣美風俗旁施勤教恤慎刑獄敦崇帝族援繼絕世舊德前功罔不咸秩雖伊尹格于皇天周公光于四海方之蔑如也朕聞先王並建明德胙之以土分之以民崇其寵章備其禮物所以蕃衛王室左右厥世也其在周成管蔡不靜懲難念功乃使邵康公錫齊太公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爰及襄王亦有楚人不供王職又命晉文登爲侯伯錫以二輅虎賁鈇鉞秬鬯弓矢大啟南陽世作盟主故周室之不壞繄二國是賴今君稱丕顯明德保朕躬奉答天命導揚弘烈綏爰九域莫不率俾功高於伊周而賞卑於齊晉朕甚恧焉今以十郡封君爲魏公錫君玄土苴以白茅爰契爾龜用建冢社昔在周室畢公毛公入爲卿佐周召師保出爲二伯外內之任君實宜之其以丞相領冀州牧如故又加君九錫其敬聽朕命魏國置丞相以下群卿百寮皆如漢初諸侯之制君往欽哉敬服朕命簡恤爾衆時亮庶功用終爾顯德對揚我高祖之休命　魏文帝策命孫權九錫文曰蓋聖王之法以德設爵以功制祿勞大者祿厚德盛者禮豐故叔旦有夾輔之勳太公有鷹揚之功並啓土宇并受備物所以表章元功殊異賢哲也朕以不德承運革命思齊先代坐而待旦惟君天姿忠亮命世作佐深覩曆數達見廢興遠遣行人浮于潛漢望風景附抗疏稱藩意由內發款誠外顯信著金石義蓋山河朕甚嘉焉今封君爲吳王使持節高平侯某授君璽綬策書以大將軍使持節都督交州領荊州牧事錫君青土苴以白茅對揚朕命以君東夏今又加君九錫其敬聽後命　宋傅亮作宋武帝九錫文曰朕以寡昧仰緒洪業夷羿乘釁蕩覆王室越在南鄙遷于九江宗祀絕饗人神無位提挈群凶寄命江介則我祖宗之烈奄墜于地七百之祚翦焉無日天未絕晉誕育英輔振厥綱維再造區夏興亡繼絕俾昏作明元勳至德朕實賴焉今將授公典策其敬聽朕命乃者桓玄肆僭滔天泯夏拔本塞源顛倒六位庶僚僭首四方莫卹公精貫朝日氣凌虹霓奮其靈武大殲羣醜剋復皇邑奉帝歆神此公之大節也始於勤王者也援律鑾后沂流長驚清伏峥嶸獻捷南夏大憝折首羣逆爽殄三光旋照舊物反正此又公之功也公有康宇內之勳重之以明德爰初發迹則奇謨冠世電驅壇妖則鋒無前對聿寧東夏大造黔首樹方正位納之軌度譙削頑苛較若畫一淳風美化盈塞區宇雖文命之東漸西被姬旦之遇于殊徒何以尚茲朕聞先王之宰世也庸勳尊賢建侯胙土褒以寵章崇其徽物所以夾輔皇室外隆藩屏故曲阜光啓蕃衍宅營丘表海以錫有周其在襄王亦賴匡霸又命晉文備物九錫惟公道冠前烈勳高振古而殊典未加朕甚愧焉今進授相國

【表】魏武帝讓九錫表曰臣功小德薄

忝寵已過進爵益土非臣所宜九錫大禮臣所不稱惶悸征營心如炎灼歸情寫實冀蒙聽省不悟陛下復詔褒誘諭以伊周未見哀許臣聞事君之道犯而勿欺量能受位計功受爵苟所不堪有損無從加臣待罪上相民所具瞻而自過謬其謂臣何　梁江淹為齊高帝讓相國齊公九錫表曰臣聞日月權輿二儀所以克靈君臣設極三統所以式固惟生與位謂之大寶是以二周之始珪瑜廣兩漢之初封賞稍盛故表東海者實牧野之日膺會邦者乃酇國之辰若乃衣裳之會九合一匡循始於斯猶世臣實鄙才庸識大體夙以忠貞爲舉而勞不足錄誠以丹素爲誠而功無可勸　又表曰御龍勤夏大閶成俗之舛人彭翼商豈見超世之典況呂梁不鑿而器重玄圭執冢未獻而賦擬千乘鏡前脩而慙形覩往德而愧懷也

薦舉

禮記曰趙文子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　尸子曰人知用賢之利也不能得賢其何故也夫買馬不論足力以白黑爲儀必無走馬矣買玉不論美惡以大小爲儀必無良寶矣舉士不論才而以貴勢爲儀則伊尹管仲不爲臣矣　說苑曰楚令尹虞丘子舉孫叔敖而爲之虞丘子喜入見於王言孫叔敖果可使持政奉國法而不黨施刑戮而不亂可不謂公乎莊王曰夫子之賜也　呂氏春秋曰百里奚之未遇時飯牛於秦傳鬻以五羊之皮公孫枝得之獻諸繆公三曰請屬事焉公曰買之五羊之皮而屬事無乃爲天下笑乎枝曰信賢而任之君之明也讓賢而下之臣之志也境內將服夫誰暇笑哉遂用之謀無不當舉必有功　史記曰王稽使於魏問魏有賢人可與俱西乎安平曰臣里中有張祿先生欲見君言天下事王稽知其是范睢也乃載以入秦　漢書曰韓安國爲人多大略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已者　又曰薛宣知翟方進有宰相器深結之方進竟代宣爲丞相免二歲方進薦宣明習文法上徵宣復爵　又曰何武爲人仁厚好進士獎稱人之善爲楚內史厚兩龔在沛郡厚兩唐爲公卿薦之朝廷此人顯於世者何侯力也漢紀曰辛慶忌爲酒泉太守大將軍王鳳薦慶忌忠直仁勇通於兵事計國右臣鳳不宜久處其右上乃復徵爲光祿大夫執金吾　東觀漢記曰東平王蒼薦吳良上章以示公卿曰蕭何韓信設壇即拜不復考試以良爲議郎　又曰杜林字伯山爲侍御史先與鄭興同寓隴右乃薦之上徵興爲大中大夫　又曰陳寵字昭公爲尚書寵性純淑周密重慎時有所表薦輒自手書削草　續漢書曰橋玄爲司空轉司徒素與南陽太守陳球有隙及在公位而薦球爲廷尉　又曰虞詡以左雄有忠節上疏薦之曰伏見議郎左雄數上封事實有王臣蹇蹇之節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由是拜雄尚書　吳越春秋曰孫子者吳人名武善爲兵法僻隱幽居世人莫知其能子胥明於識人乃薦孫子於王王問以兵法每陳一篇王不覺口之稱善　三輔決錄曰游殷爲郡功曹有童子張既年少殷異之以子楚託之後魏太祖以既爲雍州刺史漢興郡缺以問既既稱楚文武兼才遂以爲漢興太守　魏志曰潁川戲志才籌畫士也太祖甚器之早卒太祖與荀彧書曰自志才亡後莫可與計事者汝潁固多奇士誰可以繼之彧薦郭嘉召見論天下事太祖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表爲司空軍祭酒　吳志曰劉繇字正禮兄岱字公山平原陶丘洪薦欲令舉茂才刺史曰前年舉公山奈何復舉正禮乎洪曰若明使君用公山於前擢正禮於後所謂御二龍於長塗騁騏驥於千里不亦可乎　又晉書曰杜夷[illegible]身不仕[illegible]可謂[illegible]元帝以爲儒林祭酒　徐廣晉紀曰張華少自牧羊而節大好學初爲縣吏盧欽言其才致稱薦之

【詔】

魏明帝詔曰世之質文隨教而變兵亂已來經學廢絕後生進趣不由典謨豈訓導未洽將進用者不以德顯乎其令郎吏學通一經才任牧民博士課試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華不務道本者皆罷退之　梁任昉求薦士詔曰大進賢受賞蔽賢明罰所以王盛則咸必由之朕纂御鴻業思大田用俊異協贊雍熙庶馳九工物色輿阜而白駒盈谷長想未刈所以聞翰求歎日昃佇傾可博詢卿士各舉所知拔賢才授能擢以不次庶同月哲之明稱朕意賢之旨　隋江總舉士詔曰堯矩諫鼓禹拜昌言求之異輩久著前典以帝奄復開昔典斯乃治道之深規帝王之切務朕以寡昧丕承洪緒未明求衣日旰忘食萬機多奈

四聰弗達思聞箴誨可採其默語王公以下各薦所知僻陋管庫爰及輿皁一介有能片言可用朕親加聽覽俯茲啓沃

表

後漢班固爲第五倫薦謝夷吾表曰夷吾才兼四科行包九德奉法智略有召公之風居儉履約紹公儀之操推賢達士公身出心隱不狗名以求譽不馳騖以要寵誠社稷之蓍龜大漢之寶藏宜當拔擢使登鼎司觀其殊能省吏授夷吾

後漢蔡邕薦皇甫規表曰昔孝文慍匈奴之事思李牧於前代孝宣忿然奴猾之不欺舉張敞於亡命論其武勞則漢室之干城課其文德則皇家之腹心

後漢孔融薦禰衡表曰衡淑質貞亮英才卓犖初涉藝文升堂覩奧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若讎鷙鳥累百不如一鶚飛辯騁辭溢氣坌涌解疑釋結臨敵有餘昔賈誼求試屬國詭係單于終軍欲以長纓牽致勁越弱冠慷慨前世美之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蜺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帝室皇居必蓄非常之寶

魏陳思王曹植自試表曰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事父尚於榮親事君貴於興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畢命之臣也故君無虛授臣無虛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詩之素餐所由作也昔二虢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旦奭不讓燕魯之封其功大也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illegible]西有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邊境未得稅甲謀士未得高枕[illegible]混同宇內以致太和[illegible]於[illegible]之術或未盡也夫君之寵臣欲以除患興利臣之事君必殺身靜亂以功報主也如微才弗試沒世無聞徒榮其軀而豐其體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禽息鳥視終於白首此徒圈牢之[illegible]朝露[illegible]墳土未乾而身名並滅以[illegible]之微[illegible]光曾輝日月

又表曰五帝之世非皆智三季之末非皆愚用與不用知與不知也夫舟者文德昭著也將者武功烈者也文德昭則可以匡國朝叙百揆稷契夔龍是矣武功烈則可以征不庭威邦境南仲方叔是矣昔伊尹之爲媵臣至賤也呂尚之處屠釣至陋也及其見舉於湯文誠道合志同豈復假近習之薦因左右之介哉昔騏驥之於吳坂可謂困矣及其伯樂相之孫子御之形體不勞而坐取千里伯樂善御馬明君善御臣誠任賢使能之明效也昔段干木偃息於閭閻秦軍爲之輟攻而文侯以安[illegible]杖節於邦境燕晉爲之退師而景公以[illegible]此皆簡德尊賢之所致也願陛下垂高宗傅巖之明以顯中興之功

魏[illegible]薦朱倫表曰蓋聞虞舜非收[illegible]又無以光帝載西伯非髦士無以開王業是故高世之主以廣登命之禮有爲之君務尋賢者之路所以成大台也切見同郡朱倫字文信天真清亮雅性忠篤純粹足以敦清源實行足以廣風俗當仁不讓見德思義疏達之才強記博聞飛辭吐論驂驥奇逸誠當世之俊異一時之秀出也如得[illegible]之觀足用華國

晉庾亮薦翟湯郭翻表曰蓋聞舉逸拔幽帝王之高事崇德尚道之所先是以西伯標渭濱之伏而帝堯以隆虞高延唐各之隱而[illegible]道以同化隱無形聚之稱空谷發白駒之詠兆千里之足足於[illegible]之下[illegible]世之才[illegible]之間若辭其巾褐服以禮光以能翼贊皇極敦訓矯俗

梁元帝薦鮑幾表曰薛藩出胥貢弟歸稱公孫既興盛業[illegible]在忠公抗直出宰廉平將齊毛玠古人之服實同吳隱酌水之廉臣才非往哲識愧前修輕陳聽覽伏待鈇鉞

梁沈約薦劉[illegible]表曰陛下則天開[illegible]光崇[illegible]於[illegible]路捨集授[illegible]相[illegible]於魏闕或以開[illegible]采拔[illegible]執戟[illegible]不息

梁劉孝綽爲[illegible]射禮薦士表曰陛下[illegible]禮樂化俗移風當憂思治分宵夢想英[illegible]珠[illegible]山之[illegible]伏見[illegible]太學博士會稽賀瑒字德璉幼能[illegible]則[illegible]結[illegible]賢[illegible]學鄉[illegible]朋友知其[illegible]鍾聲無[illegible]於東[illegible]析[illegible]瑜乎西杞如使[illegible]事[illegible]伯[illegible]建禮[illegible]得其才人知自[illegible]非[illegible]職[illegible]揚[illegible]先自鄉曲

又爲江侍中薦士表曰臣聞天道不言資寒暑而成歲[illegible]風君[illegible]魚不啟[illegible]在[illegible]自[illegible]射可追[illegible]見[illegible]水曹參軍濟陽江[illegible]字休[illegible]立身貞[illegible]清[illegible]顯涉[illegible]聞[illegible]筆[illegible]行[illegible]不[illegible]以百里之邑使[illegible]一鄉之賦[illegible]能治文無[illegible]用有[illegible]不避族非欲[illegible]後知人[illegible]所[illegible]而薦

北齊邢子才爲[illegible]衛[illegible]族以國子祭酒讓東平王表曰臣聞運舟歸於積水致遠在

於邈兄未有前修之流可成奇瑰之用驚蹇之乘而有滅没之功既列醮
袁先人之敏清同伐丘退身之義具官臣某民望叶宗郡實傚在齊萍川
流雕篆霞蔚芳菲既茂枝葉延繁故以學節聲香簡梁魏詞美司朝會
諸允在伏歐廻恩彼授以督具瞻　**啟**　魏應璩薦和虞則牋曰璩聞唐堯
因羣士以興治舜恒假衆能以定業是故八元進則太平之化成六賢用
則九合之功立切見同郡和模字虞則賀性純粹體度貞正積仁踐義動
循軌禮今海內企踵欣然挺髮之德山林投褐思望旌弓之招冀英奇
叙用之時貞達進致之良秋也今夜光之璧顯價於和氏之肆千里之足
定功於伯樂之庭庶有以宣明大道光益時化　又薦管寧牋曰臣聞字
育乎則應龍翔為道明則傳人珍是故良哉之歌興於唐堯之世多士之
頌起於周文之朝　晉孫楚薦傅長虞牋曰楚聞騏驥殆能於伯樂見
賞不藏爍於卞和是以輝光夜射價邁秦趙飛騁無雙朝千里物尚有
之士亦宜然　晉庾闡薦唐曳牋曰蓋桂林生於五嶺杞梓出於南荊夫
以森木之盛猶藏在方志況千里之朝懷其良彥而使人滯於常流莫登

於龍津者乎歆公曹元義陵悟芝水延復道敏率和而有正立身持操行
著一聚古稱騏驥軛鸞服蘗駿足日馳石之良選可以釘揚雋聖者也
啓　齊王融薦士啓曰臣聞春鶴秋蟬集候相悲露木風草臨年共悅
夫惟動植且或有心況在生靈而能無感夫君道含弘臣術無隱翦歸乃
居中自是充國曰莫若老臣切慕前修敢踰輕節雖肖不媒之鄙式慕
公之誠抑又患堯在上不參二八管夷吾恥之臣竊恥之　梁元帝啓薦
亭薦石門侯啓曰切以鳳鳴朝陽必資藍田之寶龍門點額亦俟堂侯之
珍是以蒼玉見稱黃金為貴文傳夢鳥學重靈蛇鮎求疑前事逾衛琰酒
金擇王才足山虎世翟易隋侯見稱庾亮陳王器局被廣無知以人廢言
誠增蛛蠶遭賢上賞伏待疏暗　梁丘遲答舉秀才啓曰方今八友屬庭
五禾在憚七教畢修九攻具舉猶乃物色嚴廊夢想嶺釣故已天不愛寶
對無遺賢郵何宣皇昧俯磐愚蔽覘察衡門詢事芻草如有片言入善一
介可題謹聞絳闕恭奉清簡　**表**　宋孝武臨徐充二州搜揚教曰徐方地
兼岱岳榮秀士伏出充上與頌所流風種自古豈不異人比肩才世及或

跡散山林不聞進達或栖息閭閻懷寶待耀孝性義門明經善政者所在
搜揚舉進咸用名聞　梁王僧孺至南海郡求士教曰是以文舉下車寵
夢於根雉長孫入境明發於龍丘此境三閩與壤百越舊都漢聞吳別分
星畫部風序泱泱衣簪斯盛其川岳所產豈直明珠大貝桂蠹翠羽而已
哉孝實人經則有羅威唐頌學惟業本又聞陳元士變至於高尚獨往相
望於岐嶷懷仁抱義繼蹤於前史　**書**　漢張敞與朱邑書曰明士游心太
古廣延茂士此誠忠臣竭思之時也值敞遠守劇郡馭於繩墨胷臆約結
固無奇矣足下以清明之德賓周稷之官昔陳平雖賢須魏倩而後進韓
信雖奇賴蕭何而後信故士各達其時之英雋若必伊尹呂望而後薦之
則此人不可足下弄進矣邑咸敬言薦賢士大夫多得其助者　魏阮籍
與晉文王薦盧景宣書曰是以八士歸周周道以隆虞舜登庸元凱咸事
誠以鄧林是吾翔鳳所栖懸黎和肆垂棘所集伏見鄙州別駕盧播字景
宣耽道悅禮伏義依仁研精墳典升堂觀奧若得佐時理物則政事之器
衡命聘享則專對之才潛心圖籍文學之宗敷藻載述良史之表

奉使

周官曰使適四方朝覲會同君之禮也存覜省聘問臣之禮也
毛詩曰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矣四牡騑騑周道倭遲豈
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又曰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
言遠而有光華也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　左傳曰齊
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
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曰昔召康公命
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
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
供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　穀梁傳曰季孫行父秃晉郤克眇衛
孫良夫跛同時而聘于齊齊使秃者迓秃者眇者迓眇者跛者迓跛者蕭
同叔子處臺上而笑之聞於客客不說而去相與立胥閭而語移日不解
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也　論語曰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
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

使乎使乎為使之難不辱君命　晏子曰晏子短使楚楚為小門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而臣使楚不當從狗門入事具人部嘲戲篇史記曰趙平原君使於春申君趙使欲誇楚為玳瑁簪刀劍悉以珠飾之春申君客三千餘人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慙　又曰陸賈楚人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有口辯居左右常使諸侯時中國初定尉他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賈賜他印為南越王賈至尉他魋結箕踞見賈賈因說他曰足下中國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足下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禍且及身矣他乃蹶然起坐謝賈曰居蠻夷之中久殊失禮儀

【詩】北齊裴讓之公館讌酬南使徐陵詩曰嵩山表京邑鍾嶺對江津方域殊風壤分野居星辰出境君圖事尋盟我恤鄰有才稱竹箭無用忝絲綸列樂歌鐘響張旃玉帛陳皇華徒受命延譽本無因韓宣將聘楚申胥欲去秦方期飲河朔醉屬河濱禮酒盈三獻賓筵盛八珍歲稔鳴銅虎兵戢坐金人春來朝起蓋日落聘從輪異國猶兄弟相知無舊新　北齊裴訥之鄴館公宴詩曰晉楚敦盟好齊禮同心賓禮成韓祖陳樂和金石響罰雲旂騎馬進晚日乘龍上雙闕表皇居三臺映仙掌當階望舊客約岸荷花長東帝盡欣娛誰言驚歸雨　周庾信將命至鄴詩曰大國修聘禮親鄰自此敦張旃事原隰負弩報成臣西過犯風露北指度轘轅交歡值公子展禮覲王孫何以譽嘉樹徒欣賦釆蘩四牢盈折俎二獻滿罍樽人臣無境外何由欣此言風俗既殊阻山河不復論無因旅南館空欲祭西門眷眷惟此別風期幸共存　又酬祖正員詩曰我皇臨九有聲教洎無垠與文盛禮樂偃武息民黎承之驅驛馬旌旃事鼓鞞古碑文字盡荒城年代迷被隴文瓜熟交塍香穗低投瓊實有息報李更無蹊　隋盧思道贈司馬幼之南聘詩曰故交忽千里輶車從遠盟幽人重離別攪手送行行晚霞浮極浦落景照長亭拂霧揚龍節乘風廻鳥旌楚山百重映吳江萬仞清夏雲樓閣起秋濤帷蓋生陸侯持寶劍終子繫長纓前修亦何遠君其勖令名　隋虞世基接北使詩曰會玉二崤至瑞節三秦歸林輝疎欲盡江鴈斷還飛牆垣崇客館旌蓋入王畿共此敦封植方欣薦紵衣

【論】梁元帝鄴衆論曰漢世銜命匈奴困而不辱者二人而已子卿手持漢節則伏冰霜仲師困縊丁拜隔絕水火况復風生稽落日隱龍堆翰海飛沙鼻闐走雪豈不酸鼻痛心憶雒陽之宮闕佇立撫悲想長安之城闕直以為臣之道義不為生事君之節生為義盡豈望拔幽泉出重仞經長樂抵未央及還望塞亭來依候火傍觀上郡側眺雲中歸在已之願自隆而於時之報未盡

【書】後漢孔融與韋林甫書曰使君足下懷遠垂勳西戎即敘前別意恨甚多不悉乎從事至卒獲所訊喜而趣居不悉而到也云便結駟徑至舊治西土之人宗服令德解佚崇好以順風化萬里殛狄如禦之和雖為國家威靈感應亦實士殺堪事之效也昔伯安由幽都而登上司子琰以豫州而取宰相近單未遠富勉功業以豐此慶耳聞辯疾動不得復與足下岸幘廣坐舉杯相於以為邑邑前日光將來雅度弘毅偉之器也昨仰將後來文敏篤誠保家之主也不意雙珠近出老蚌甚珍貴之遣書通心　梁任孝恭為李慶州孟堅使與單舞名書曰昔陸賈皇華定交知於南越長卿拔纛通夷險於夜郎故傳美於往書流芳於篆素足下南中盛族鎮表高門籍譽既深承芳已舊但道臨風雲論千生而是即江山間阻銜杯酌以何因空想神魂徒勞夢寐僕世稟威儀門勒鐘鼎提戈海岳推轂數千我不才無兼文武濫私弗替應從閫外麾蓋所臨宜然遠足下剌舉一隅同奉家國進止之宜定俟高算　梁劉孝儀北使還與永豐侯書曰足踐寒地身犯朔風暮宿客亭晨炊謁舍飄颻辛苦迄屆舊鄉雖種單化頗慕中國兵傳李緒之法樓擬衛律所治而毳幙難淹酪漿易饜王程有限時及王關射鹿胡奴乃北歸國刻龍漢節還持入塞馬銜首蓿嘶立故墟人獲蒲萄歸種舊里稚子出迎善鄰相勞倦握管惟題蝦翫未改朱顏略多所用此終日亦以自娛

藝文類聚卷第五十三

藝文類聚卷第五十四

刑法部

刑法

爾雅曰律法也　又律法銓也　管子曰正月之朔百吏在朝君乃出令布憲于國五鄉五師五屬大夫皆受憲于君矣　又曰法者所以興功懼暴律者所以定分止爭也　又曰凡國無法則衆不知所為無度則事無儀有法不正有度不直則治僻治僻則國亂故曰正法直度罪殺無赦殺戮必信民畏而懼武威既明令不再行　又曰法者天地之位象四時之行以治天下四時之行有寒有暑聖人法之故有文有武天地之位有前有後有左有右聖人法之以建經紀春生於左秋殺於右夏長於前冬藏於後生長之事文也收藏之事武也是故文事在左武事在右聖人法之以行法令以治事理　申子曰君必有明法正義若懸權衡以稱輕重所以一群臣也　又曰堯之治也蓋明法察令而已聖人任法而不任智任數而不任說黃帝之治天下置法而不變使民而安不安樂其法也　等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同然而俱王天下何也當國富而粟多也　家語曰孔子初仕為中都宰制為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塗路不拾遺器不雕偽市不二價行之一年而四方之諸侯則焉　定公謂孔子曰學子之法以治魯國何如孔子對曰雖天下可乎何但魯國而已矣　韓子曰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貴虛靜而重變法　又曰聖人之立法也其賞足以勸善其威足以勝暴其備足以必完　又曰釋法術而心治堯不能正一國使中主守法術拙匠執規矩尺寸則萬不失一　又曰董安于治上地守行石邑山中見深澗峭如牆深百仞因問其鄉左右曰人嘗有入者乎對曰無有安于喟然歎曰吾能治矣使吾法之無赦猶入澗之必死也則民莫之犯也何為不治　又曰魯人燒積澤天北風火南倚恐燒國哀公懼自將衆趣救火左右無人盡逐獸而火不救乃召問仲尼仲尼曰夫逐獸者樂而無罰救火者苦而無賞此火之所以無救也哀公曰善於是仲尼乃下令曰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逐獸者比入禁之罪令下未遍而火已救矣　文子曰文子問老子法安所生曰法生於義義生於衆適衆適合乎人心此治之要也法非從天下非從地出發於人間反己自正　申子曰君子之所以尊者令令不行是無君也故明君慎令　慎子曰堯為匹夫不能治其鄰家至南面而王則令行

文子曰文子問老子法安所生曰法生於義義生於衆適衆適合乎人心此治之要也法非從天下非從地出發於人間反己自正　申子曰君子之所以尊者令令不行是無君也故明君慎令　慎子曰堯為匹夫不能鄰家至西南面而王則令行禁止由此觀之賢未足以服不肖而勢位足以屈賢也　又曰法之功莫大使私不行君之功莫大使民不爭今立法而行私是與法爭其亂甚於無法立君而尊賢是賢與君爭其亂甚於無君故有道之國法立則私善不行君立則賢者不尊民一於君斷於法國之大道也　又曰故治國無其法則亂守法而不變則衰有法而行私謂之不法以力役法者百姓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以道變法者君長也　漢書曰漢興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蠲削煩苛兆民大說其後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姦於是相國蕭何攈摭秦法取宜於時者作律　又曰杜周為廷尉其治獄放張湯而善伺候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冤狀客有讓周曰君為天下決平不循三尺法專以人主意指為獄獄者固如

藝文類聚卷五十四　二

是也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當時為是何古之法　又曰時上方向文學張湯決大獄欲傅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亭疑法奏讞疑事必奏先為上分別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讞法廷尉挈令揚主之明　東觀漢記曰陳寵曾祖父咸成哀間以明律令為侍御史王莽篡位父子相將歸鄉里閉門不出入收家中律令文書壁藏之以俟明王咸常勅戒子孫為人議法當依輕雖有百金之利無與人重比故世謂陳氏持法寬　范曄後漢書曰鄭弘建初為尚書令舊制尚書郎限滿補縣長令史丞尉弘奏以為臺職雖尊而酬賞甚薄至於開選多無樂者請使郎補千石令史為長帝從其議弘前後所陳有補益王政者著之南宮以為故事　說文曰科程也程品也十髮為程十程為十　揚雄劇秦美新論曰金科玉條　鹽鐵論曰昔秦之繁於秋荼而密於凝脂然上下相遁姦偽萌生　又曰大義曰天者台一於人善言古者必於今三尺四十七律古今一也　風俗通曰皋陶謨虞始造律蕭何成九章此關諸百王不易之道也時所制曰令漢書

者于甲令夫吏者治也當先自正然後正人故文書下如律令言當承憲履繩動不失律令也　王隱晉書曰杜預與賈充共定律令班下施用各加祿賜【詩】周庾信正旦上司憲詩曰詰旦啓門欄紫扉擁華冠芬庸下獄吏獬豸飾刑官司朝引玉節唱跸擇珠盤孟門久失路扶搖忽上搏栖烏還得府棄馬復歸欄榮華名義重虛薄報恩難杖乘還挺庚貢禹遂彈冠方乘遵業劍未用竹根丹一知縣無法誰思垂釣竿【賦】晉傅咸明意賦曰侍御史傅咸奉詔治獄作賦用明意云含栓欲以彌歎令棲遲以淹留吏砥身以存公古有死而無柔彼背正以從邪我沒世而是尤赦胥賜以爲效兮豈文飾之足倚感恩輸命心口自誠加我數年竭力效節春秋既不吾與日月忽其不居周道兮如砥言人兮是由材曲兮枉橈柔木兮難抽　晉傅玄釋法篇曰釋法任情姦佞在下多疑少決譬執腐索以御奔馬專任刑名民不聊生通儒達道政乃升平浩浩大海百川歸之洋洋聖化九服仰之春風暢物秋霜肅殺同則相濟異若胡越【辭】梁昭明太子爾雅制法則贊曰惟斯法則信如四時嚴此刑政刑輕罪疑寬威已振

民不敢欺　後漢李尤鞫城銘曰貴鞠方圓象陰陽法月衡對二六相當建長立平其列有常不以親疏不有阿私端心平意莫怨其非鞠政由然况乎執機【令】魏陳王曹植黃初五年令曰夫遠不可知者天也近不可知者人也傳曰知人則哲堯猶病諸諺曰人心不同若其面焉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群小自世間人或受寵而背恩或無故而叛逆覆左右懷然無信大嘴者昨斷其舌右手執斧左手執鉞傷夷一身之中尚有不可信况於人乎唯無深瑕潛穢隱過匿然乃可以爲人諺曰穀千駑不如養一驥　又曰穀鷙養虎大無益也乃知韓昭使藏弊袴良有以也使臣有三品有可以仁義化者有可以恩惠驅者不足以導之則當以刑罰使之刑罰復不足以率之則明所以不畜故唐堯至仁不能容無益之子湯武至聖不能養無益之臣九折臂知爲良醫吾知所以待下矣諸吏各敬爾在位孤推一槩之平功之宜賞於疏必與罪之宜刑在親不赦此令之行有若皎日於戲群司其覽之哉　又黃初六年令曰身輕於鴻毛而謗重於泰山賴蒙帝主天地之

謂【議】漢張敞以議入穀贖罪蕭望之難皆國兵在外軍以夏發隴西以北安定以西吏民給轉輸田事頗廢素無餘積雖羌虜以破來春民食必乏窮僻之處買無所得縣官穀度不足以振之願令諸有罪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得以差入穀此八郡贖罪務益致穀以豫備百姓之急事下有司望之與少府李彊議以爲民含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雖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壹也人情貧窮父兄囚執聞出財得以生活爲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死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政教一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古者藏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予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議】後漢孔融肉刑議曰古者敦龐善否區別吏端刑清政無過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遲風俗壞亂政撓俗替法害其民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殘棄非所

謂與時消息也紂斮朝涉之脛天下謂之無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削一人是天下常有千八百紂也求世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慮不念生志在思死類多趨惡莫復歸正夙沙亂齊伊戾禍宋趙高英布爲世大患不能止其爲非雖忠如鬻拳信如卞和智如孫臏冤如巷伯才如史遷達如子政一離刀鋸沒世不齒漢開改惡之路凡爲此也故明德之君遠度深惟棄短就長不苟革其政者也　魏傅幹肉刑議曰蓋禮樂所以導民刑罰所以威之是故君子忌禮而小人畏刑雖湯武之隆成康之盛不專用禮樂亦陳肉刑之法而康哉之歌興清廟之頌作由此推之肉刑之法不當除也經有墨劓剕割之制至於數妾顯抽脅兒及髮之刑衛鞅所述蓋非經典所造呂侯所述據經按傳肉刑不當除有五驗請言其理皆御論之備矣太古質簡制事樸略故耒耜未用於牛而弧矢不加筋鐵智非闇也不識事宜以爲聖人絕之教不如眼見者支離之術鄭衛可以易成韶夏可以陵韶武耶斯不足復難矣　晉曹志議曰殿刑以殺犯之者寡易犯曰懸者多臣謂玩常苟免犯法乃衆黥劓以斬罪而民甚恥且創制聖

仁達自察之典議赦三千之首戾反我舊居被我初服雲雨之施焉有量哉孤以何功而納斯貺富而不吝能至不驕者則周公其人也孤小人爾深思以榮爲戚何者將恐僭易之尤出於細微脫爾之愆一朝復露也故欲修吾往業守吾初志欲使皇帝恩在摩天使孤心常存入地將以全陛下厚德究孤犬馬之年此難能也然固欲行衆之難詩曰德輶如毛鮮克舉之此之謂也【議】漢張敞議入穀贖罪蕭望之難曰國兵在外軍以夏發隴西以北安定以西吏民並給轉輸田事頗廢素無餘積雖羌虜以破來春必之窮餓之處買無所得縣官穀度不足以振之願令諸有罪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得以差入穀此八郡贖罪務益致穀以豫備百姓之急事下有司望之與少府李彊議以爲民函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雖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導民不可不慎也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一也人情貧窮父兄囚執

聞出財得以生活爲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夫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死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政教一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古者藏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予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議】後漢孔融肉刑議曰古者敦龐善否區別吏端刑清治無過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遲風俗壞亂政撓俗替法害其民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殘棄非所謂與時消息也紂斮朝涉之脛天下謂之無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刖一人是天下常有千八百刖也求世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慮不念生志在思死類多趨惡莫復歸正夙沙亂齊伊戾禍宋趙高英布爲世大患不能止其源遂爲非也雖忠如鬻拳信如卞和智如孫臏冤如巷伯才如史遷達如子政一離刀鋸沒世不齒漢開改惡之路凡爲此也故明德之君遠度深惟棄短就長不苟革其政也　魏傅幹肉刑議曰蓋禮樂所以導民刑罰所以威之是故君子畏禮而小人畏刑雖湯武之隆成康之盛不專用禮樂亦陳肉刑之法而康哉之歌與清廟之頌作由此推之肉刑之

法不當除也經有墨劓剕割之制至於鑿顚抽脅鑊亨者之刑當救所造虐非谷內所言呂侯所述據經按傳肉刑不當除有五驗請言其理荀卿論夕備矣大古質簡制事撲略故耒耜未用於牛而弧矢不加筋鐵智非闇也六識未宜以爲聖人純一之教不如賢者支離之術鄭衛可以易咸池於是可以陵韶武耶斯不足復難矣　晉曹志議曰嚴刑以殺犯之者寡刑輕易犯蹈惡者多臣謂玩常苟免犯法乃衆黥刖彰罪而民甚恥且創刖見者知禁彰罪表惡聞者多服假使惡多尚不至死無妨產育苟能殺以止殺爲惡纖殺稍而不已將至無人天無以神君無以尊矣故古人寧過不殺是以爲上寧寬得衆不寧急精殺若及于張聽訟刑以止刑可不革舊過此以往肉刑是宜假令漢文于張求大亂之後創基七十國寡民稀止禁刑畜鞭杖爲治也　晉程咸女適人不從出議曰夫司寇作典建三等之制甫侯修刑通輕重之法叔世多變秦并重辟漢因循之大理不革未革其弊大逆之誅不差已出之女者誠欲絕惡類於一族然法貴得中刑慎過制臣以爲女人有三從之義無自專之道出適他族還喪

父母降其服紀所以明外成之節異在室之恩父母有罪追刑已出之女夫黨見誅又隨異姓之戮一人之身內外受辟男不得罪於他族女獨嬰戮於二門非所以哀矜女弱立法之本分也今女既嫁則爲異姓之妻如或產育則爲他族之母此爲元惡之所輕忽戮無辜之所重於恩則傷孝子之心而與懷邪之路臣以爲在室之女宜從父族之法既醮之婦使從夫家之罰宜定律科以爲永制【表】晉盧諶理劉司空表曰臣聞經國之體在於崇明典刑立政之務在於固慎關要典刑不明則人情壓措關要之塞則兵節臨而稱見故司空廣武侯琨在惠帝授擢之際值群臣乖弟之難我乃皇家義戚痛職朝綱華夷親受矢石王彌授首於河南呂明西縛於洛陽杜投見官戮應反旆凌逆之動琨效忠之一驗也琨授并州爲求其弊到官之日邑戶凋殘無糧於衛里猶居於府舍既無白骸甲播之卒又亂衛文公滕之民而易守之勢處群寇之中鳩集傷夷撫和戎狄臂遏京都火下孝懷沒傷群逆縱兼克萬王幾成以爲并州之地四塞爲固東阻井陘西限鹽谷前有太行之嶮後有句注之關琨抗辭厲聲

小忠奮發以爲人子凡厚而不顧身死節言情則非所能安言罪則不容於誅遂乃糾督百姓修繕甲兵跋履山川東征西討以表氣之衆當天下嚴敵蟻聚生於甲胄鸛雀巢於帷幕雖不能拉殄醜虜且得據其心腹現破冢爲國之二驗也現乃稽民神之旨遍天下之音當上莫敢歸重聖躬今指此萬里若合符契此又現乃心本朝之三驗也比夫禹害知匹碑必有禍心唯恨不能效節於一方上不得歸誠於陛下辭上日慷慨動於左右聽其言者莫能仰視昔子囊垂終遺言城郢古人稱之以爲忠貞現匪躬之操義貫於之此現沒不忘國之四驗也取亂侮亡仲虺之遺言也兼弱攻昧隨季之善經也匹碑之狄誅蹦蹭一隅無以自展精卒勁騎不得致力以一人之身妨一國之用當今二賊未殄方難向敵所使殊俗彊國懷怨自相疑懼非國家御難之遠術也伏惟陛下以淑聖之姿隆中興之緒方將平章典刑以序萬邦而現受害悲哀冤痛已甚也未聞朝廷有以甄論昔藥關三老訟衛太子之罪谷永訟劉向辯陳湯之功下足以明功罪之分上足以禧王上之慄 晉殷仲文罪纍解向書表曰臣聞洪波振壑川無停鱗驚風拂野林無靜柯何者勢弱則受制於人力微則無以自保於理雖昧可得而言於臣寔非所敢論桓玄之世誠復驅逼者衆於微臣罪實深矣進不能見危授命亡身殉國退不能辭粟首陽拂衣高謝遂乃宴安昏寵叨昧偽封錫文篡事曾莫獨固名義以之俱淪情節自然兼撫宜其極法以判忠邪鎮軍臣裕匡復社稷大弘善貸紓一戮於微命申三驅於大信既惠之以首領復引之以纂維于時皇輿否隔天人未泰用忘進退唯力是視是以偶俛從事自同全人今宸極反政惟新告始憲章既明品物思舊臣亦胡顏之厚何以顯居榮次乞解斯職待罪私門違謝闕庭乃心愧戀 宋傅亮爲劉毅軍敗自解表曰蓮命犬羊內侮兵纏紫極聖躬軒聘社稷幾殆稽之典刑罪不容宥賴天祚有宋家宰靈武長驅翦毒醜類肓逝今歲甸告寧四封有截臣元黨大責既積朝野奈倫之故又無與方而聖回矜宥強其微眷偏私之議既彰民聽兄可重荷岳牧之任復當推轂之責 宋范伯符以息獜犯罪乞解侍中讓宣表曰臣識暗半媧寬闕月弭致咎倡狂切不自悟形影相吊心情悵而無宜復嚴司咳蓐

作紡進革 齊孔稚珪上新定法律表曰臣聞匠萬物者以繩墨爲政取大國者以法理爲本故定國釋之聲著漢臺元常文慧稱顯魏闕則皐陶之謨指掌可致杜鄭之業鬱焉何遠然後姦人無所逃其刑惡吏無所窮其詐知身手之相驅弦括之相接矣 梁任昉爲梁公請刊改律令表曰臣當淳原既遠天討是因畫衣象服以致刑措草纓艾鞸民不能犯及淳德下衰蓮距流季鼎刑禹政不足禁姦九法三章無以息訟所以楷表塞路囹圄成市凝脂已踈秋荼非苦姦吏爲市生殺並用可爲慟哭豈徒一緒夫竹貌天地寘盪川岳受骸發敵髮膚爲重流矢影風顧有憂色而當妄加劓斷金木爲伍且夫刻木不對畫地不入畏避若是而動貽非命王道仍虧良在於此法開二門爲政之蠹生殺多緒誰其適政 書奏 漢杜欽奏記於王鳳曰切見令曰吏二千石告過長安謁不分別千賜令有司以爲予告得歸告不賜告詔恩也今告則得詔恩不得失輕重之差又二千石病賜告得歸有故事不得去郡已亡者著令傳曰賞疑從予所以廣恩勸功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闕難知也今釋令與故事而假不徹之法甚違闕疑從去之意即以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馬之重不宜去郡將以制刑爲後法者則馬野王之罪在未制賞刑大信不可不慎鳳不聽竟免野王郡國二千石病賜告不得歸家自此始也 漢貢禹上書曰孝文皇帝時貴廉絜賤貪汙賈人贅壻及吏坐臧者禁錮不得爲吏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自見功大遂從嗜欲延行一時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官亂民貧盜賊並起故俗皆曰何以孝悌爲財多而官榮使巧剽詐者猶復攘臂爲政俗之壞敗乃至於此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 漢張俊上書曰臣牽恩直義自陷重刑情斷意訖無所復望廷尉鞠遣歐刀在前棺絮在後魂魄飛揚形容已枯陛下聖澤以臣嘗在近密識其狀貌傷其眼目留心曲虞特加偏覆喪車復還白骨更肉披棺發槨起見白日天地之母能生臣俊不能使臣俊當死復生陛下德過天地恩重父母誠非臣俊破碎骸骨舉宗腐爛所報萬一 魏鍾繇上書曰大魏受命繼蹤虞夏孝文革法不合古道先帝聖德固天所縱墳典之業一以貫之是以繼世仍發明詔思

復古刑爲一代法連有軍事遂未施行陛下遠追二祖遺意惜斬趾可以
禁惡恨入死之無辜使明習律令與羣臣共議出本當右趾而入大辟者
復行此刑書云皇帝清問下民有辭于苗此言堯當除蚩尤有苗之刑先
審問於下民之有辭者也若今蔽獄之時訊問三槐九棘羣吏萬民如孝
景之令其當棄市欲斬右趾者許之其黥劓左趾宮刑者自如孝文易以
髡笞能有姦者率年二十至四五十雖斬其足猶任生育今天下人少於
孝文之世下計所全歲三千人張蒼除肉刑所殺歲以萬計臣欲復肉刑
歲生三千人子貢問能濟民可謂仁乎孔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
其猶病諸又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若誠行之斯民永濟　晉
劉頌上書曰古者刑以止刑及今民於此以刑生刑以徒生徒諸犯重亡
者髡過三寸輒重髡之此以刑生刑如作一歲此以徒生徒也亡者積多
繫囚猥畜議者因曰不可赦復從而赦之此爲刑不制罪法不勝姦民知
法之不勝相聚而謀爲不軌月異而歲不同故自頃以來姦惡陵暴所以
滋蔓日積不已弊將所歸識者不深思此故曰肉刑於名忤聽忤聽孰與

賊盜不禁聖王制肉刑遠有深理其事所得而言非徒懲其畏剝割之痛
而不爲也乃去其爲惡之具使夫姦人無用復肆其志止姦絕本理之盡
也亡者刖之無所用復亡盜者截其手無所用復盜淫者割其勢理亦如
之除惡塞源莫善於此又非徒然也此等已刑之後便各歸家父母妻子
共相養恤不流離於塗路創愈可役上准古制隨宜業作雖已刑殘不爲
虛棄而所患都塞又生育繁阜之道自若也　晉杜預奏事曰古之刑書
銘之鼎鐘鑄之金石斯所以遠塞異端絕異理也法出一門然後人知恒
禁吏無淫巧政明於上民安於下　晉劉頌刑獄奏曰君臣之分各有所
司法欲必奉故令主者守文理有窮塞故使大臣釋滯事有時故人主權
斷主者守文若釋之執犯蹕之平也大臣釋滯若公孫弘斷郭解之獄也人
主權斷若漢祖戮丁公之爲也天下萬事自非斯格不得以出意妄議其
餘皆以律令從事然後法信於下民聽不惑吏不容姦可以言理人主執
斯格以責羣下大臣小吏拄局則法一矣上古議事以制不爲刑辟夏殷
及周書法象魏三代之君咸棄典常之妙鑒而任儌文之直準非聖有殊

所遇異也今論時敦弊不及中古而執平者欲適情之所安自託於議事
以制臣切以爲聽言則美論理則違王如非常之斷出法賞罰若漢祖戮
楚臣之私己封趙氏之無功唯人主專之非奉職之臣所得擬議然後情
求僥倖之塗絕似是而非之奏塞此蓋齊法之大準也　晉郭璞奏曰臣
聞上古象刑而民不犯中古明刑以致刑措故立刑以禁刑立殺以去殺
重之以死所以求其生峻之以刑所以輕其死死由於決輕生存乎法重
此亡防之成操也然則刑無輕重用之唯平非平法之爲難思在斷之爲
難是以于皇行戮刖者忘痛釋之典刑民無怨色何者積之於誠也按丞
相詔書之旨事爲違成責之齊士濟當時一切之用非爲經遠之法亦是
中夏全平之時威御足指控制故可得行之矣欲役無賴子弟驅不逞之
人踐之於空荒四維之地斬以杆圍牧圉未見其利也且濱接鮮猾密邇
姦藪退未絕其丘窟之顧進無以塞其逋逃之門五流三居誠古之犯刑
論之於今事實難行且律令以跨三代歷載所遵未易輕改者也是以刑
法不專則名幸者與政令驟變則人志無繫子產康其如此故增先正議

事之制而立刑書之辟皆所以弼民心而正群惑者也　【啓】梁簡文帝啓
因徒配役事啓曰伏以明慎三典寬簡八刑宸鑒每以垂心國語是爲做
切臣比時奉敕旨權視京師雜事切見南北郊等處並啓請四五歲以下
輕囚助充使役便令聽獄官詳其可否倚文之路自此而生將恐玉科重
輕全關墨綬金書去取更由丹筆愚謂宜詳五條制以爲永準　又謝邵
陵王革劉啓曰臣綸習近宵人不能改過屢犯明憲三入刑科昔繆彤捧
雍曹議著論布本兄弟且相誡勗以臣君長終慚勸勵仰負慈嚴心顏戰
龍言　梁任昉爲王金紫謝齊武帝示皇太子律序啓曰臣聞化登上棊
草繹垂典教清中世丈服懲形自禮失宗周俗反炎漢張馮尊其迹賈杜
浚其流仲舒之得情孔子之博約故以義誠往哲盡美前王而年世浸遠
篇牘訛舛稍編落簡見譏前淑倚丈擅議取弊後昆豈不倚衡遂均馮毛
之殞傷足居要忘貽髮膚之痛豈所以臨河永歎合育最靈者也伏惟陛
下施博天地澤深禹湯溫舒之采優游盧接衛展之議寧失弗經削秋荼
之法解凝脂之網　陳徐陵洲見報坐事付治中啓曰夫拾金樵路高士

所羞黎冠李下君子斯愼見報不能潔絜敢觸嚴網右趾鈇鑕事允法科左校論輸實由冒嗜老臣過庭之訓多謝古賢折弃之杖有愧前達 晉叔向與鄭子產書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爲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莅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主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倖以成之不可爲矣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靜民不亦難乎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

【序】晉杜預律序曰律以正罪名令以存事制二者相須爲用 晉張斐律序曰律令者政事之經萬機之緯 又曰鄭鑄刑書晉作執秩趙制國律楚造僕區並述法律之名申韓之徒各自立制

【論】魏丁儀刑禮論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天之爲度也先春而後秋君之爲治也先禮而後刑春以生長爲德秋以殺戮爲功禮以教訓爲美刑以威嚴爲用故先生而後殺天之爲歲先教而後罰君之爲治也天不以久遠更其春冬而人也得以古今改其禮刑哉太古之世民故質樸質樸之民宜其易化是以中古之君子或結繩以治或象刑惟明夏后肉辟民轉姦詐刑彌滋繁禮亦如之由斯言之古之刑省禮亦宜略今所論辯雖出傳記之前夫流東源不得西景正形不得傾自然之勢也後世禮刑俱失於前先後之宜故自有嘗人夫先刑者用其末也由禮禁未然之前罪雖明之禮古人不能行也接如所云禮嫂叔不親之屬也非太古之禮也所云禮者豈此也哉古者民少而獸多未有所爭民無患則無所思故未有君焉後民稠多強暴弱於是有賢人焉乎其多少均其有無推逸取勞以身先之民獲其利歸而樂之樂之得爲君焉夫刑之設君也精具筋力民畏其強而不敢校得爲君也恐上古未具刑罪之品故唯仁之去懼彼爲我而以勇力侵暴於巳能與則校不能歸本之明矣且上古之時賦耳非所謂君也上古雖質宜所以爲君會當先別男女定夫婦分土地班食物此先以禮也夫婦定而後禁淫焉貨物正而後止竊此後刑也 魏曹羲肉刑論曰夫言肉刑之濟治者荀卿所唱班固所述隱其趣則曰像天地爲之惟明察其用則曰死刑重而生刑輕其所馳騁極於此矣治則刑重亂則刑輕 又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闇未達夫用刑之本矣夫死刑者不唯殺人妖逆是除天地之道也傷人者不改斯亦妖逆之類也如其可改此則無取於肉刑也且傷人殺人皆非人性之自然也必有由然者也夫有由而然者激之則淫救之則一激之也者動其利路敦之也者篤其質樸故在上者議茲本要不營奇思行之以簡守之以靜大則其隆足以侔天地中則其理可以厚民萌下則刑罰可以無殘虐民靜理則其化爲惡之尤者衆之所棄衆之所棄則無改之驗著矣夫死之可以有生而欲增淫刑以利暴刑暴刑所加雖云懲慢之由與有使之然謂之宜生生之可也舍死所歡又何事恥猶稱以蔑堂而飲有向隅哀泣則一堂爲之不樂在上者洗濯其心靜而民足各得其性何懼乎姦之不勝乃欲斷截防轉而入死乎 晉楊乂刑禮論曰覽衆所抵精思揆微諸爲先後文若叅繁翻然相反豈彼繁未存廢中嘗試稽之天地考之人事案而品物綜覈彝倫而刑禮之旨可略而言也蓋刑禮之本經緯陰陽擬則乾坤先王所以化民理物興國爲治也或者取證於春秋有意乎尋本以綜末然猶未離於先後亦遠難已始也夫陰陽異制化物則鈞萬物本一變而殊形故王者去彼而適此爲生而於彼爲死大死者去此而適彼於此爲死而於彼爲生矣禮生於讓刑生於爭讓者割已以與人是刑加於已而禮加於人也爭者奪人以崇已是刑施於人而禮施於已也由此言之讓非純禮爭非純刑也慶賞以勸善而爲惡者懲如有所懲刑亦存矣刑罰以懲惡而爲善者勸如有所勸禮亦存矣故亡刑則禮不獨施大道廢焉則刑禮俱錯大道行焉則刑禮俱興不合而成未之有也

藝文類聚卷第五十四

藝文類聚卷第五十五

雜文部一　經典　談講　讀書　史傳　集序

經典

釋名曰經徑也如五路無所不通可常用也　又曰三墳墳分也論三才分天地人之始分也其體有三也五典典鎮也制教法所以鎮定上下差等有五也八索素王法若孔子者聖而不王制此法者有八也九丘丘區別九州土氣教化所宜者也此皆三王以前上至羲皇時書也唯堯典存　禮曰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　春秋說題辭曰六經所以明君父之尊天地之開闢皆有教也　尚書璇璣鈐曰尚書篇題號尚者上也上天垂文象布節度書也如天行也　博物志曰聖人制作曰經　揚雄法言曰或問周官曰立事左氏傳曰品藻　又曰書不經非書也　劉向七略曰孔子三見哀公作三朝記七篇今在大戴禮　漢書曰昔宓羲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文王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子為之彖象繫文言序卦之屬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歷三古　又曰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古者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又曰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為之防事為之制故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　又曰六藝之文樂以和神詩以正言禮以明體　廣雅曰昔在周公制禮以導天下爾雅以釋其意義　鄭玄別傳曰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　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　春秋說題曰尚書者二帝之迹三王之義明天下情帝王之功尚上也上帝之書　又曰禮體也禮得則天下咸得厥宜　又曰詩天人之精皇后之度故詩為言志

【詩】晉傅咸孝經詩曰立身行道始於事親上下無怨不敢惡人孝無終始不離其身三者備矣以臨其民一其以孝事君不離令名進思盡忠不義則爭匡友直兼聞害不生孝悌之至通於神明一其　又論語詩曰守死善道磨而不磷直哉史魚可謂大臣見危授將六轡惟塵冥冥濟濟多士文王以寧顯允君子大猶是經一其聿脩厥德令終有淑勉爾遯思我言惟服盜言孔甘其何能淑讒人罔極有靦面目一其　又周易詩曰卑以自牧謙尊而光進德脩業既有典常輝光日新照于四方小人勿用君子道長一其　又周官詩曰惟王建國設官分職進賢興功取諸易直除其不蠲無敢反側以德詔爵以祿其極一其辨其可任以告于正掌其戒禁治其政令各修乃職以聽王命一其　梁武帝撰孔子正言竟述懷詩曰志學耶傳習弱冠闕師友愛悅夫子道正言思善誘刪次起實沉殺青在建酉孤陋乏多聞獨學少擊叩仲冬寒氣嚴霜風折細柳白水凝澗溪黃落散堆阜康哉信股肱惟聖歸元首獨歎予一人端然無四友　梁昭明太子詠書帙詩曰擢影兔園池抽莖淇水側幸雜緗囊用聊因班女織

【賦】後漢杜篤書攄賦曰惟書攄之麗容象君子之淑德載方矩而履規加文藻之修飾能屈伸以和禮體清淨而坐立承尊者之至意惟高下而消息鞾旋而屈撓時傾斜而反側抱六藝而卷舒敷五經之典式

【讚】晉王[illegible]謝氏論語讚曰衛靈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庶則大矣比德中庸斯言之善莫不歸宗麃者秉本妙極令終嘆我懷矣興言攸同孔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未見蹈仁而死者矣

【銘】後漢李尤經籍銘曰瞻之在前忽焉在後進新習故不舍於口子在川上逝者如斯及年廣學無間不知　宋謝靈運書帙銘曰懷幽卷賾戢妙抱密用拾以道舒卷不失其先惟勤玩無或暇逸

【表】梁沈約上宋書表曰若不觀風唐世無以見帝嬀之美自非覩亂秦餘何用知漢祖之業是以掌言未記爰動天情曲詔史官追述大典以光英美實啓基名臣遂續秘世屢難之功配天光宅之運亦足以勒銘鐘鼎昭被方策臣遂懷南董近謝遷固以閒閣小才述一代盛典

【啓】齊謝朓謝隨王賜左傳啓曰勸揆策披文動下惟跳未窺山筍早稽河籍和業謝專門說非章句庶得既因而學括羽瑩其琢家之家藏賜書無厭金匱其貽厥　梁劉孝綽謝為東宮奉經啓曰皇太子四術夙知三善非學猶復旁求儒雅應物稽疑業光夏校德茂周序諸侯宋魯於焉觀則參陪盛禮莫匪國華臣雖職典經圖而同官不一推擇而舉尚多髦俊寵光曲被獨在選中他日朝聞猶甘

夕死況茲恩重彌見生輕【書】後漢孔融荅虞仲翔書曰示所著易傳
自商瞿以來舛錯多矣去聖彌遠衆說騁辭曩聞延陵之理樂今覩
吾君之治易知東南之美者非但會稽之竹箭焉又觀象雲物察應寒溫
本禍福與神會契可謂探賾窮道者已方世清聖上求賢者梁丘以卦
筮寧世劉向以洪範昭名想當來翔追蹤前烈相見乃盡不復多陳
談講
論語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是吾憂也 韓子曰夫耕之用力也勞而民為之
者何得以富戰之為事也危而民為之者何得以貴今脩文學習談論則
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危而有貴之尊則人孰不為也 戰國策曰蘇秦
說李兌抵掌而談兌送蘇秦明月之珠和氏之璧 史記曰齊宣王時稷下學盛
漢書曰董仲舒下帷講誦諸生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又曰夏侯勝每
講常謂弟子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學不明
不如歸耕 又曰諸儒為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 東觀漢記曰朱祐字
仲先初上學長安時過朱祐祐常留上講音乃談語及車駕幸祐家上謂
祐曰主人得無去我講乎 漢書曰鄭太說董卓云孔公謂能清談高論噓
枯吹生 典略曰漢樊准為郎中令上乃疏曰方今學者紛少遠方又甚
博士倚席不講大學多為產業 謝承後漢書曰戴憑字次仲拜郎中
正旦朝賀帝令群臣說經義有不通者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重五十
席京師為之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 管輅別傳曰冀州刺史裴徽召文學
從事一相見清談終日不覺罷倦再相見轉為鉅鹿從事三相見轉為
治中四相見轉為別駕至前十日舉為秀才 魏文帝集諸儒於肅城
門內講論大義侃侃無倦 張載別傳曰張載文章殊妙嘗為濮陽池
賦傅玄見之歎息稱妙以車迎載言談終日 殷氏世傳曰殷亮建武中徵
拜博士諸儒講論勝者賜席亮重至八九 竹林七賢論曰王濟嘗解禊
洛水明日或問王濟曰昨日又有何論議濟曰張華善說史漢裴逸人敘前
言往行衮衮可聽安豐侯道子房季札之間超然玄著 抱朴子曰王充所知
論衡北方都未有得之者蔡伯喈常到江東得之歎為高文恒愛玩而獨
秘之及還中國諸儒覺其談更遠搜求其帳中果得論衡 郭子曰況注

字玄平在簡文坐談欲屈引長史王濛曰卿助我王曰此非拔山之力所能助
語林曰劉真長與桓宣武共聽講禮記桓公云時有入心處便覺咫尺玄門 又曰
劉真長謂許玄度曰卿為不去我將成輕薄京尹 世說曰宋處宗甚有
思理嘗得一長鳴雞籠看遂作人語與處宗談論處宗因此功大進 又曰
何晏為吏部尚書時談客盈坐王弼未弱冠往見晏因條向者勝理語弼曰
此理僕以為極可得復難不弼便作難坐人便以為屈於是弼為客主數
番皆坐所不及 又曰孝武時將講孝經謝太傅與諸人私庭講習車武子
謂袁曰不問則德音有遺多問則重勞二謝袁曰必無此嫌車曰何以知爾袁
曰何嘗見明鏡疲於屢照清流憚於惠風 晉書曰郭象如懸河惟新既新
爾史既辯爾疑 范曄後漢書曰楊震字伯起府客於朝不荅州郡禮
命有雀銜三鱣魚集講堂前都講曰鱣者卿大夫服之象三台先生自
此升矣位至太尉【詩】晉潘岳於賈謐坐講漢書詩曰治道在儒弘儒由人
顯允魯侯文質彬彬筆下摛藻席上敷珍析疑□滯鮮其新惟新爾史既
辯爾疑延我寮友講此微辭 梁任昉厲吏民講學詩曰暮燭迫西榆將
落誠南皮曰余本疏惰頗慕積榆柳踐境渴師臣臨政飢益友旰食願
橫經夕斯思擁篲帝雖欣躋前學又何用闕苔蒿莠【碑】梁元帝皇太子講
學碑曰皇太子府膺重離作兩業觀孟侯之道高上嗣宮墻累仞高
山仰止承華之闈更似洙泗之間博望之園反類邦陰之市家丞庶子並入四
科洗馬後車俱通六學轉金路而下辟雍蹕王輅而經槐市詳其駭鍔高
堂儒碑待酬時復思前博文約禮將使東極長男之官不獨銘於銀牓
南反太子之序豈徒鐫於金碑 隋江總皇太子太學講碑曰我大陳之
御天下若水渙其長瀾猶星鍵其永曜重華誕省興於大麓之野協仲
纘業盛矣鳴鳳之占兼以鴻才海函道因泉歸含章落帝動入關之
歌謠隻句片言諧五聲之節素雲飛風起追蹤漢帝之辭高觀華
池遠跨魏皇之什爰復建藏書之冊開獻書之路帷帳叢殘冢壁遺
逸紫臺秘典綠帙奇文羽陵蠹簡之□尚山蕞閣外史所掌廣內所司靡
不飾以鉛槧彫以緗素此文教之修也【表】梁簡文帝請右將軍朱异奉
述制旨易義表曰竊以仰觀俯察定八卦之宗河圖洛書符三易之啟譬

彼影圭居四方之中極猶彼黃鍾揔六律之殊氣疑開永闕踰弘震之侗啓辭河既吐邁龍門之巳數金目以庸菽爲尚名理鑽仰幾深伏惟舞蹈冒欲請侍中右衛將軍臣昇於玄圃宣猷堂奉述制旨易義弘開聖作垂裕蒙求謹以表聞伏願垂允 又請尚書左丞賀琛奉述制旨毛詩義表曰臣聞樂由陽來性情之本詩以言志政教之基故能使天地感鬼倫敦序故東魯夢周宣尼茲删採西河鄴魏著彼纘述叶星辰而建詩觀此儀而命禮以爲陳徐雅頌啓胥盲匪疏銷篇什痾瘵多端甚慚鄴衛徒達箋釋南郡太守空爲異序庶今中和永播碩學知宗大旨負師國子咸紹孝敬之德化洽天下多識之風道行比屋 陳周弘正請梁武帝釋乾坤二繫義表曰自非含微體極盡化窮神豈能通志成務探賾致遠而宣尼比之桎梏絕韋編於洙泗軒轅之所聽鍾懸退玄珠於赤水至若爻畫之包於六經文辭之窮於而繫名儒劇談以歷載鴻生指掌以終年自制旨降談家辭截成易道析至微於秋毫深曾冰於幽谷 啓 梁簡文帝謝勅齎中庸講疏啓曰若觀玄圭如觀金版洽日九披流光照灼慶雲五色垂采氣氳天經地義之宗出忠入孝之道寔貫五教之關鍵德行之指歸自非千年有聖得奉皇門無以識九經之倫而立三門之致竊以周發上聖問五行於箕子宣尼照極訪六經於萇弘未有懸鏡獨曉仰均神監方知始畫八卦風義有歸正名百物軒轅爲臣 梁王僧孺謝齊竟陵王使撰衆書啓曰伏惟殿下鍾爵始成早摛從后之奇柏梁初構首屬駢駕之辭楚史所學曾不云述沛獻斯陳良未足採徒以顧託後車以望西園之客搦齊下坐有擇南皮之遊謬服同於魯儒竊吹等乎齊樂 書 後漢孔臧與子琳書曰告琳須來聞汝諸友生講肆書傳孜孜晝夜衎衎不怠善矣人之進道惟問其志取必以漸勤則得多山溜至柔石爲之穿蝎蟲至弱木爲之弊然而能以微脆之形陷堅剛之體豈非漸之致乎

讀書

墨子曰周公朝讀百篇夕見七十士 莊子曰臧與穀相與牧羊俱亡其羊問臧奚事挾策讀書問穀奚事博塞以遊 尚書大傳曰子夏讀書畢見夫子夫子問之何爲於書子夏曰書之論事昭昭如日月之代明離離如參辰之錯行商所受於夫子志之於心不敢忘也 史記曰孔子晚喜易讀之韋編三絕 漢書曰劉向精專經術晝誦書傳夜觀星宿 又班游以選受詔進讀羣書 東觀漢記曰章帝詔黃香令詣東觀讀所未嘗見書謂諸生曰此日下無雙江夏黃童也 又曰曹褒寢則懷鉛筆行則誦詩書 又曰高鳳讀書晝夜不絕聲妻之田曝麥以竿授鳳令護雞天暴雨而鳳不在不覺潦水流麥 謝承後漢書曰王充字仲任家貧無書至京師市讀書一見輒誦憶 又曰應世叔讀書五行俱下 漢書曰匡衡鑿壁引鄰家火光孔中讀書 孫卿有子惡卧而焠其掌 西京記曰魯國陳正字叔方爲大官丞進御食髮貫炙光武欲斬正正曰臣當死者三臣朗月書章奏則光讀之書不見髮三也 物理論曰世語曰能緣可讀詩 魏略曰侍中董遇好學避難採薪負販常挾經書投閒習誦人從學者遇不肯教之云先讀百徧而義自見 又曰賈逵字梁道好春秋及爲牧守常自課之月一編 吳志曰闞澤字德潤好學居貧常從人傭書寫寫既畢誦亦徧 上黨記曰太行山有射熊於崔闕見諸生讀書往貧不知爲傳以爲仙人 王隱晉書曰王歡字君厚安貧樂道專精耽學不營產業家無升斗妻患或毀其書後爲通儒 宋書曰王弘字武子少勤學家貧無燭夏月乃聚螢照讀 又曾聚雪仕至司徒 晉書曰劉寔字子真平原人家貧好學織牛衣以爲資而自給仕至侍中還司徒 漢書曰朱買臣字翁子會稽人少家貧勤學不事產業仕至本郡太守 後漢書曰孫敬字文寶好學閉戶讀書不堪其睡乃以繩繫之屋梁人曰閉戶先生 又曰兒寬與人傭力帶經書耕鉏仕至丞相 詩 宋陶潛讀山海經詩曰既耕亦已種且還讀我書汎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俛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 宋謝惠連讀書詩曰賓園奚足羨下帷故宜遷山成由簣積始微塵虞軒雖眇莽願繇亦何人 齊王融抄衆書應司徒教詩曰辟被固多才悼詩信爲善嚴管司發仙華金縢開瑤笈承 賦 西晉束皙讀書賦曰耽道先生澹泊閒居藻練精神呼吸清虛抗志雲表戢形遯廬垂帷帳以隱几披紈素而讀書抑揚嘈噴或疾或徐優游蹈躇亦卷亦舒頌卷耳則忠臣喜詠蓼莪則孝子悲稱碩鼠則貪民去唱白駒而賢士歸是故重華詠詩以終己仲尼讀易於身中原憲潛吟

而忘賤頭白精勤以輕貧伏光覽口誦而去鄉買臣行吟而負薪賢聖其猶孳孳況中才與小人 贊 庾信高鳳讀書不知流麥贊曰高鳳好學專心不迴留連經笥對玩書帙鑿石門雲度銅梁雨深麥流雖遠書卷猶開

銘 後漢李尤讀書枕銘曰聽政理事白則覽書倚倦偃息隨體與居寤心起意由食寢寐

書 後世儒衍說鄧禹書曰衍聞昔者先王學大道以觀於政夫爲君而不明於道上無所承天下無以化民爲臣而不明於道進無以事君退無以修身聖朝天然之資將軍純茂之德誠少游神乎經書之林恩情乎玄妙之中明照於日月而智溢於四海聖朝耳堯舜之榮將軍荷稷契之烈自然理也 後漢孔融與宗從弟書曰知晚節豫學既美大弟內而能寤入令先君加我之義豈唯仁弟實專承之凡我宗族猶或賴焉

史傳

釋名曰傳傳也以傳示後人 博物志曰賢者著行曰傳 漢書曰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戒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

詩 魏阮瑀詩曰誤哉秦穆公身沒從三良忠臣不違命隨驅就死亡低頭闚壙戶仰視日月光誰謂此可處恩義不可忘路人爲流涕黃鳥鳴高桑 又詩曰燕丹養勇士荊軻爲上賓圖擭盡匕首長驅西入秦素車駕白馬相送易水津漸離擊筑歌悲聲激路人舉坐同咨嗟歎氣若青雲 宋陶潛詠荊軻詩曰惜哉劍術疏奇功遂不成其人久已沒千載有餘情 陳周弘直賦得荊軻詩曰荊卿欲報燕銜恩弃百年市中傾別酒水上擊離絃匕首光陵日長虹氣燭天留言與宋意悲歌非自憐 陳楊縉賦得荊軻詩曰函關使不通燕將重深功長虹貫白日易水急寒風壯髮危冠下匕首地圖中琴聲不可識遺恨沒秦宮 晉袁宏詩曰周昌梗槩臣辭達不爲訥又及踐社稷器棟梁表天骨陸賈厭解紛時與酒檮杌婉轉將相門一言和平勃趨合各有之俱令道不以又詩曰無名困螻蟻有名世所疑中庸難爲體狂狷不及時楊惲非忌貴知及有餘辭躬耕南山下蕪穢不遑治趙瑟奏哀音秦聲歌新詩吐音非凡唱負此欲何之 陳阮卓賦詠得魯連詩曰魯連有高趣意氣本相投笑罷秦軍却書成燕將愁聊弃南金賞方從滄海遊奇言人世客非君能見留 晉左思詠史詩曰被褐出閶闔高步追許由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吾慕魯仲連談笑卻秦軍當世貴不羈遭難能解紛功成恥受賞高節卓不羣 又詠史詩曰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金張藉舊業七葉珥漢貂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 又詠史詩曰主父宦不達骨肉還相薄買臣困樵採伉儷不安宅陳平無產業歸來翳負郭長卿還成都壁立何寥廓四賢豈不偉遺烈光篇籍當其未遇時憂在填溝壑英雄有屯邅由來自古昔何世無奇才遺之在草澤 晉張協詠史詩曰昔在西京時朝野多歡娛藹藹東都門羣公祖二疏朱軒曜金城供帳臨長衢達人知止足遺榮忽如無抽簪解朝衣散髮歸海隅 宋孝武詠史詩曰聶政凡驍氣荊軻擅美風孫乃騁韓庭獨步震秦宮遺音豈若始捐軀在命終雖榮列往志流聲固無窮 宋鮑照詠史詩曰五都矜財雄三川養聲利百金不市死明經有高位京城十二衢飛甍各鱗次仕子彯華纓遊客竦輕轡明星晨未晞軒蓋已雲至賓御紛颯沓鞍馬光照地寒暑在一時繁華及春媚君平獨寂寞身世兩相弃 陳張正見賦得韓信詩曰淮陰總漢兵齊趙服遠聲況復擁急水拔幟上危城野有千金報胡稱三傑名所悲雲夢澤空傷狡兔情 陳劉刪賦得蘇武詩曰奉使窮沙漠杖節上河梁食雪天山近思歸海路長野鴈秋待反握節暮看羊因思李都尉然遲漢不相忘 陳祖孫登賦得司馬相如詩曰雖容丈雅徐王吉共追尋當壚應酒沽意且彈琴上林能作賦長門得賜金唯當有漢主知懷封禪心 隋王由禮賦得馬援詩曰二帝已馳聲五溪還總兵受詔金羈動論功銅馬成唯稱聚米勢無慚薏苡情雖謝雲臺影猶傳千載名

志 後漢班固述五行志曰河圖命庖洛書賜禹八卦成列九疇追敘世代是寫賓光頌文武春秋之占各徵其舉 又藝文志述曰伏羲畫卦書契後作虞夏商周孔纂其業纂書刪詩綴禮正樂彖繫大易因史立法六學既登遭世罔弘羣言紛亂諸子相騰秦人是滅漢修其缺劉向司籍九流區別

銘 宋顏延之家傳銘曰曠彼琅邪實唯海宇誰其來遷時惟遠祖才州隱秀爰始貞居內辭鼎府外秉邦閭建節中平分竹黃初刑清齊右收偃晉區葛嶧明縣平陽聰理武薦台府式登宰士

列矣霸朝雄風千里華萼之茂於昭不已【表】梁簡文帝上昭明太子集
別傳等表曰竊以有巢之前書契未作尊盧赫胥之氏墳典不傳
昭明太子稟仁聖之姿縱生知之量孝敬兼極溫恭在躬明月西流幼有文
章之敏羽籥東序長備元良之德總茲三善弘此四德地尊體副外陽之
術無微位比周儲無山之駕不反無以啟損厥軌宜紀德音備之延閣藏諸
廣內永彰茂實式表洪徽【傳】梁江淹自序傳曰淹字文通濟陽考城人
為建安吳興令地在東南嶠外閩越之舊境也爰有碧水丹山珍木靈草
皆淹平生所至愛不覺行路之遠也山中無事專與道書為偶及悠然獨
往或日夕忘歸放浪之際頗著文章自娛常願卜居築宇絕棄人事苑
以丘林池以綠水左倚郊甸右帶瀛澤青春受謝則枝上平皋素秋澄景
則獨酌虛堂侍姬三四趙女數人不則逍遙經紀彈琴詠詩朝露幾閒
忽忘老之將至云爾淹之學書此而已矣【論】范曄宦者論曰宦人之在王朝
者其來舊矣將以其體非全氣意志專良通關中人易以役養乎漢
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
中興之初宦者悉用閹人不復雜調他士和帝即祚幼弱而竇憲兄弟專
總權威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唯閹宦而已故鄭眾得專謀禁中終
除大憝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公卿之位於是中官始盛焉改以金璫右貂兼領
卿署之位鄧后以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帷幄制令不出房闈之間不得不委
刑人寄之國命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迹因公正恩固主心
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雖時有忠公而競見排斥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
阿旨曲求則光榮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亂矣 宋沈約王僧
達顏竣傳論曰一祖弱歲臨藩遊道未曠披衿解帶義止賓僚及運鍾
傾陂身危慮切假膽抽肝猶甚言矣未盡已也至於屬辭下負展威行萬物有欲
必從事無暫廢而負憂嫩與日甘苦變心主挾令情且追昔款宋昌之報亦貢
已仁同舟之慮下以一遭結嫌怨既萌誅責自起漢之取戮於世蓋由此也
日若若能事主損其私立功而忘其報雖求顚陷不可得也

集序

孔安國尚書序曰序者所以序作者之意 魏陳王曹植文章序曰故君子之作
也儼乎若高山勃乎若浮雲質素也如秋蓬摛藻也如春葩汜乎洋洋光
乎皜皜與雅頌爭流可也余少而好賦其所尚也雅好慷慨所著繁多雖
觸類而作然蕪穢者衆故刪定別撰為前錄七十八篇 梁昭明太子文選序
曰夫椎輪為大輅之始大輅寧有椎輪之質增冰為積水所成積水微增冰之凜
何哉蓋踵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厲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隨時變改
難可詳悉衆制鋒起源流間出譬陶匏異器並為入耳之娛黼黻不同俱
為悅目之玩作者之致蓋云備矣 梁簡文帝臨安公主集序曰四德之美嚴里
仰以為風七行之詩飛龍規以為則若夫託句陳之貴出玉臺之尊儀開澗
神爽朗愛敬之道風彩未媚之才必備鳳桐遐遠清管遐邈湘川寂寞
浪篠歲梨北渚之句尚傳仙靈之興不泯況瑣文向積玉韻比風飛謹求散
逸貽厥于後 梁元帝職貢圖序曰竊聞職方氏掌天下之圖四夷八蠻七閩
九貉其所由來久矣漢氏以來南羌旅距西域憑陵創金城開玉關絕夜郎討
日逐覩犀甲則建朱崖聞蒲陶則通大宛以德懷遠異乎是哉皇帝君臨天
下之四十載垂衣裳而賴兆民坐嚴廊而彰萬國梯山航海交臂屈膝占雲
望日重譯至焉自塞以西萬八千里路之峽者尺有六寸高山尋雲深谷絕景
雪無冬夏與白雲而共色冰無早晚與素石而俱貞踰空桑而歷昆吾度青
丘而跨丹穴炎風弱水不革其心身熱頭痛不改其節故以明珠翠羽之珍細
而弗有能大汗血之驥卻而不乘尼丘乃聖猶有圖人之法晉帝君臨實聞
樂賢之象甘泉寫閼氏之形後宮玩單于之圖臣以不佞推轂上游夷歌成
章胡人遙集款開蹶角沿泝荊門瞻其容貌訴其風俗如有來朝京輦
不涉漢南別加訪採以廣聞見名為貢職圖云爾 梁任昉齊王儉集序
曰公之生也誕授命世體三才之茂踐得二之機信乃昴宿垂芒德精降祉有一
於此矣為帝師若乃金版玉匱之書海上名山之旨沉鬱澹雅之思離堅
合異之談莫不總制清衷遞為心極斯固通人之所包非虛明之絕境不可窮
者其唯神用者乎時司徒袁粲有高世之度脫落塵俗見公弱齡便望風
推服歎曰衣冠禮樂盡在是矣時粲位亞台司公始弱冠年勢不侔公與
之抗禮由贈粲詩要以歲暮之期申以止足之誡時武帝創業基王命
篇徐風雲寔資人傑是以辰居膺列宿之表圖緯著王佐之符俄遷長

史齊臺既建以公爲尚書右僕射領吏部時年二十八宋末艱虞百王澆季禮紊舊宗樂傾恒軌自朝章國紀典彝備物奏議符策文辭表記素意所不蓄前古所未行皆取定俄頃以神無滯用公在物斯厚居身以約玩好絕於耳目布素形於造次室無姬姜門多長者立言必雅未嘗顯其所長持論從容未嘗言人所短弘長風流許與氣類造理常若可干臨事每不可奪約己不以廉物弘量不以容非攻乎異端歸之正義昉行無異操才無異能得奉名節迄將一紀一言之譽東陵侔於西山一眄之榮鄭璞踰於周寶士感知己懷此何極出入禮闈朝夕舊館瞻棟宇而興慕撫身名而悼恩公自幼及長述作不倦固以理窮言行事該軍國豈直雕章縟采而已哉 梁王僧孺臨海伏府君集序曰表參領袖由一時儀形物表聲逾悲聲響出王劉士有懷道蘊義抗塵而獨者或一年而未成作四句而一見與君道合神遇投分披衿敦文研理匪晨伊昔至於神經怪牒綠簡丹筒金版玉箱錦文綠帙並藏諸靈府秘在瑞臺而君莫不窮搜與覽具閲局檢常以前賢往學必與時遷頃爲盧鄭非無紕越荀郭何王頗多踳駮二義可辨未值高卿之疑九事非難不逢五叔之問其詩賦銘誄所作九多 又詹事徐府君集序曰君稟靈川岳體精辰象早照珪璋夙表岐嶷孝睦天稟友愛貞深故以事顯承庭聲著閭族年十八見召爲國子生與稱特卷宜華庠贊者均開戸牖因飾雕龍毋攝齊函丈左右屬目蓄以鄒幾之性加以入神之資聞一知二研可逸功倍游禮闈而不殊江海入朝廷而靡異山林未嘗挾刺權門驅車戚里敖遊梁董去來賈鄧時春秋猶少人爵未崇而清風嘉聲煥爛灼朗非有俯致豈貞往故可坐享通仕而雖馬懸車門門高概聊爲詭遇識此行藏及皇運肇興重以執轡郤君載營待時合猶符契便扶搖而高騫排閶闔而容與故能隨變從職任與事隆重以安儀端潤還漸華寶佩鳴風曲瑤翰映日從容帷扆彈有餘暉自綢繆軒陛十有餘載溫樹靡答露事不謝若中之言無漏席下之菸不疑故以主聖臣賢德同塤篪以石投水如鹽縱駮行翔表綴言成揆楷錯復忘彼豐愉安茲素薄衣同屢澣食等三杯車服不事鮮明寶字罕留其彫奐九德無遺百行備舉至於專心六典精研必深俯遊群籍靡不兼宗

弄翰札含章必弘麗摛綺幽之思鬱風霞之情質不傷文麗而有體 陳劉師知侍中沈府君集序曰陳元有云趨庭學詩又聞君子毛長亦曰登高能賦可爲大夫言其善觀民風則與國王政若此恭子者斯乃當世才焉至如敦厚之詞足以吟詠情性立身之文也貞固之節可以宜被股肱邦之光也然此君子之道猶日餘行何則德之所本教之所由寧貝乃孝篤天倫義感殊俗有方斯爲高士則余與夫子古所謂世親若與亦所謂明友益者與暇時寺二而輔來之死自撫偏而接青瞧盡參長者之志歸出險驅更攜娛中饌於踐既及感憲猶存春秋美景朝遊夕宴酒酣得志賦詩聯章顧余不肖濫蒙斯遇降忘心年交情彌至擠侯屬質知己雖忘南浦之送未淹北邙之役仍及于時屬有烽燧方勤侯晨逐使褐衣莫討質劍無追痛此生平同茲宿草九原方遠百身寧贖若乃帳懸秋月鴈飛落花春風數照筍弄伯牙之絃寂寞長絕山陽之笛惆悵徒聞太息列清徵便傳乎帝載遺文餘論彼在乎民謠者斯所以沒而猶彰死且不朽今乃撰西還所著文章名爲後集 陳徐陵玉臺新詠序曰陵雲概日由余之所未窺千門萬戶張衡之所曾賦周王璧臺之上漢帝金屋之中玉樹以珊瑚作枝珠簾以玳瑁爲押其中有麗人焉其人也五陵豪族充選掖庭四姓良家馳名永巷亦閱詩敦禮豈東鄰之自媒婉約風流異西施之被教兄弟協律生小學歌少長河陽由來能舞琵琶新曲無待石崇箜篌雜引非關曹植傳鼓瑟於楊家得吹簫於秦女寵聞長樂陳后知而不平畫出天仙閼氏覽而遙妒陪遊馺娑騁纖腰於結風長樂鴛鴦奏新聲於度曲妝鳴蟬之薄鬢照墮馬之垂鬟反插金鈿橫抽寶樹南都石黛最發雙蛾北地燕脂偏開兩靨亦有嶺上仙童分丸魏帝腰中寶鳳授歷軒轅金星與婺女爭華麝月與嫦娥競爽驚鸞冶袖時飄韓掾之香飛燕長裾宜結陳王之珮雖非圖畫入甘泉而不分言異神仙戲陽臺而無別加以天情開朗逸思雕華妙解文章尤工詩賦清文滿篋非唯芍藥之花新製連篇寧止蒲萄之樹九月登高時有緣情之作萬年公主非無累德之詞既而椒宮宛轉柘館陰岑絳鶴晨嚴銅蠡晝靜優遊少託寂寞多閑厭長樂之疏鐘勞中宮之緩箭纖腰無力怯南陽之擣衣生長深宮笑扶風之織錦雖復投壺玉女爲歡盡於百嬌爭博齊姬心賞窮於六箸無

怡神於暇景唯屬意於新詩但往世名篇當今巧製分封麟閣散在鴻都不籍連章無由披覽於是燃脂暝寫弄墨晨書撰錄艷歌凡為十卷曾無參於雅頌亦靡濫於風人涇渭之間若斯而已也至如青牛帳裏餘曲未終朱鳥窗前新妝已竟方當開茲縹帙散此絛繩永對玩於書帷長循環於纖手

隋江總陶貞白先生集序曰昔劉向述古今之學馬融見天下書自京房祭風雨之占非不楷曉陰陽之術子政傷於簡易季長敝於驕侈君明遂不終高公垢繞免極誅鮮有盡美之迹罕聞克終之操若夫德行博敏孔宣所料經術深長鄭門六藝丹陽陶先生備斯矣至如紫臺青簡綠帙丹經王版秘文瑤壇怪牒靡不貫彼精微殫其旨趣蓋非常之絕伎命世之異人焉文集缺亡未有編錄門人補輯若逢遼東之本好事研搜如誦河西之篋奉勅校之鉛槧緘以緗綈藏彼鴻都副在延閣

周庾信趙國公集序曰昔閻平陽擊石山谷為之調大禹吹均風雲為之動與夫含吐性靈抑揚詞氣曲變陽春光迴白日豈得同年而語哉柱國公發言為論下筆成章逸態遽生新情拔起風雨爭飛魚龍各變方之王府上金山之會稽重壁言似雲霞夜燕城之嵩巖千丈文參辰象即入天官之書論以詩孫桐威歸抱草之觀論其壯也則鵬起天海其細也則鷦巢蚊睫豈直熊能且上增城抱日月之光餘霞羞有見南斗餘蛟龍之氣昔者屈原宋玉始於哀怨之深蘇武李陵生於別離之世自魏建安之末晉太康以來雕蟲篆刻其體三變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抱荊山之玉矣公斟酌雅頌諧和律呂若使言乖節目則曲臺不顧聲止操縵則成均無取遂得棟梁文圃冠冕詞林大雅扶輪小生承蓋

藝文類聚卷第五十五

藝文類聚卷第五十六

雜文部二

詩　賦

詩

毛詩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 春秋說題辭曰在事為詩未發為謀 漢書曰誦其言謂之詩 文章流別論曰書云詩言志歌永言其志謂之詩古有採詩之官王者以知得失 史記曰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取三百五篇皆弦歌以合韶武之音 左傳曰昔周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以止王心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 論語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詩緯含神霧曰詩者天地之心君德之祖百福之宗萬物之戶也 穆天子傳曰至于黃竹天子乃休日中大寒北風雨雪天子作詩我徂黃竹三章以哀民 漢武帝集曰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上甚悼之乃自為歌詩 列子曰堯微服游於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堯問曰誰教爾為此言童兒曰我聞之大夫問大夫夫曰古詩 漢書曰匡衡字稚圭好學家貧傭作以供資用尤精詩力過絕人諸儒為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服虔曰鼎方也張晏曰匡衡少時字鼎匡說詩解人頤 又曰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風化於眾庶聞王褒有俊才使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習而歌之時汜鄉侯何武為童子選在歌中久之武等學長安歌太學下轉而上聞宣帝召武等觀之皆賜帛謂曰此盛德之事吾何足以當之 又曰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諭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故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也 趙書曰徐光字季武頓丘人年十四歲為將軍王陽秣馬光但書馬柳屋柱為詩不親馬事 世說曰夏侯湛作周詩成以示潘岳岳曰此文非徒溫雅乃別見孝悌之性潘因此遂作家風詩 又曰郭景純詩云林無靜樹川無停流阮孚集云泓崢蕭瑟實不可言每讀此輒覺神超形越 漢孝武皇帝元封三年作柏梁臺詔羣臣二千石有能為七言者乃得上坐 皇帝曰日月星辰和四時 梁王曰驂駕駟馬從梁來 大司馬曰郡國士馬羽林材 丞相曰總領天下誠難治 大將軍曰和撫四夷不易哉 御史大夫曰刀筆之吏臣執之 大常曰撞鐘擊鼓聲中

詩 宗正曰宗室廣大日益茲 衛尉曰周衛交戟禁不時 光祿勳曰總
領從官柏梁臺 廷尉曰平理請讞決嫌疑 太僕曰修飾輿馬待駕來
大鴻臚曰郡國吏功差次之 少府曰乘輿御物主治之 大司農曰陳粟[illegible]
椽以箕 執金吾曰徼道宮下隨討治 左馮翊曰三輔盜賊天下尤 右扶風曰
盜阻南山為民災 京兆尹曰外家公主不可治 詹事曰椒房率更領其財
典屬國曰蠻夷朝賀常會期 大匠曰柱枅欂櫨相枝持 太官令曰枇杷
橘栗桃李梅 上林令曰走狗逐兔張罝罘 郭舍人曰齧妃女脣甘如飴
東方朔曰迫窘詰屈幾窮哉 梁武帝華林都亭曲水聯句效柏梁體
九宮盛事予旒纊 三輔務根誠難亮 策拙枌鄉慙恩望
新衡莫效與民諒 侍禁衛儲恩逾量 日昃[illegible]丸
疏曠 喉脣廢職方思讓 明筆直繩天威詎 梁武帝清
暑殿聯句柏梁體 居中負扆寄纓紱 言慙輻湊政無術 至德無
垠愧違弼 燮贊京河豈微物 竊侍兩宮慙樞密 清通簡
要臣豈汩 出入帷扆濫榮秩 復道龍樓歌[illegible]
慙乎質 嗣以書記臣敬匹 謬參和[illegible]誦畫一 鼎味參和
臣多匱 梁元帝宴清言殿作柏梁體 王衡七政[illegible]璇璣 升降端
揆而寸非 [illegible]錦朱紫[illegible]難追 後漢孔融離合詩郡姓名詩
曰漁父屈節水潛匿方與時進止出行施張呂公飢釣闔口渭旁九域有聖無
土不王好是正直女回予臣海外有截隼逝鷹揚六翮不奮羽儀未彰龍
蛇之蟄俾也可忘玟璇隱曜美玉韜光無名無譽放言深藏按轡安行誰謂路
長 梁元帝離合詩曰況寥雲物淨水木備春光龍[illegible]定方無遠舍浦不
難抗 梁簡文離合詩贈尚書令何敬容曰枚能本無取支葉復單貞柯
[illegible]承日木石豈知晨狗馬誠難盡犬羊非賜[illegible]既不似學步孰能真
寔由桑榆典是曰[illegible]彝倫俗化於茲鄙人金自此分 陳沈炯離合詩贈江藻
曰開門枕芳野井上發紅桃林中藤為秀木末風雲高屋室何寥廓志士隱
遠嵩故知人外賞文酒易陶陶朋友足諧晤又此盛詩[illegible]明月同攜手良眾共
舍雲棲也有妙術言是神仙豈百年聊偃仰一理詎相勞 [illegible]離合詩
曰佃漁始化人民穴處意守醇樸音應律呂桑梓被源卉木在野錫鸞未

設金石拂羽[illegible]消吉德流普谿谷可安奠作棟宇焉然以意[illegible]馬羈外
俳[illegible]神委命已求多祜嘆彼季末口出擇[illegible]誰能畢誠言喪厥所龍蔽之
詭[illegible]龍[illegible]巖阻勘義無亂少長失敘 [illegible]離合詩曰宜然悅今
會且忽明晨別肴饌不能甘有難不可雪 [illegible]離合詩曰霏雲
起兮汎濫雨[illegible]昏而不消意氣悄以無樂音塵寂而莫交守邊境以暗
敵寸心厲於戎昭閉[illegible]盈圖記門滿賓僚仲秋始戒中園初凋池育秋蓮
水滅寒[illegible]歸塗以易感日月遊而難要分中心而誰寄人懷念而必謠
宋謝惠連離合詩曰放棹遵遙塗方與情人別嘯歌亦何言肅肅
凌[illegible]相[illegible] 又曰夫人皆薄離二友獨懷古思篤子 [illegible]詩山川何足苦念[illegible]
集作離合詩曰四坐宴嘉賓一客自遠臻九言[illegible]何所戒十善故且遵
[illegible]進作離合詩曰古人[illegible]十日則未央加我[illegible]纏綿口詠情亦傷
處我歸遊客處子勿相忘 [illegible]離合詩曰[illegible]席[illegible]閒夜足歡
不[illegible]永歌無餘願求言[illegible]在斯 [illegible]好仇華良夜子歡
我亦[illegible]出明月坐感良宸 [illegible]離合詩曰冰容[illegible]遠[illegible]水質
[illegible]明[illegible]是照相思夕早望行人歸 又[illegible]文詩曰枝大柳塞北葉暗[illegible]
東垂[illegible]落[illegible]散花叢池邊曉月帳錦拂朝風曉吹綸雜羽
綃粉[illegible]紅離情隔遠道歎結深閨中 又後園作迴文詩曰斜峯[illegible]
聲石帶山蓮花餘拂[illegible]鳥樹窗[illegible]鳴蟬 [illegible]簡文帝和湘東王後園迴文
詩曰枝[illegible]間石峯[illegible]使山岸池[illegible]鷺聚樹秋花葉散 [illegible]
[illegible]歌[illegible]舞遲 [illegible]庾信
和迴文詩曰[illegible]道生[illegible]滿池留浴鳥分橋上戲人 [illegible]
[illegible]和迴文詩曰[illegible]落[illegible]花 [illegible]
[illegible]建除[illegible]羅萬箱滿山又塡
[illegible]
[illegible]弧不解張破滅西[illegible]國生[illegible]郅支王危亂[illegible]平蕩萬里置關梁
成[illegible]人王門女獻[illegible]功在[illegible]時[illegible]出何餘光閑[illegible]佩金章閑
[illegible]草太玄[illegible]事殆惠往 [illegible]帝[illegible]建除詩曰建國惟神業十世本[illegible]長除
奇逾漢祖從后類殷湯滿盈既虧度否運理還康平階今復覩[illegible]星行

兄弟定寇資雄略靜亂屬賢良執訊窮鄧皇弔伐徧徐揚破敵勳備
盛佩紫且懷黃庶品既已寧成功亦云成功勳五社但定四海更無荒收戰歸農
器牧馬來芻場開山接柳路架雨凝山梁問欲何所起老延年詩得東日【周】
劉建除詩曰建國負東海衣冠成營丘除道梁淄水結駟登之眾不滿伐咸恭
友蘋蘩絕時蕃平理極聊攜直視畫始九定交絕相所問志互相亦執手歡
高宴舉白窮獻酬破琴豈重賞臨豪會上弄傅危生一朝哉彈鋏誰肯見許
成功退不處為名且收名弄扁馬罷步反蝸牛關巢納秋水招士播春暉
閑門謝世人何欲復何求【周】劉孺建除詩曰建旗陳連鳳閣邁清人承慶除
庭發槐柳冠劍似神仙滿衢飛玉轂夾道躍金鞭平明度務合傳舊風
雲寒凌定交大學東射策雲臺邊執事一朝歸朝市勿崩遲破家從何闊
力弱不扶顛危機空履虎毅事恐莫如鷁成師驚門去殷鑑襄只從收課不
入舟抱景閉穹玄開顏何所說空續平生前閉門窮巷裏靜掃詠歸田
又六甲詩曰甲折開眾果萬物具敷榮乙飛上危幕雀乳出空城丁翼陳詩
羅公綴作賦成戊巢花已秀己端塔自生已乃忘懷客榮辛尚關情庚庚開
鳥嗥蕭蕭望見征辛酸多惻測寂寞少逢迎壬茶戊太古遺妙行無
名癸巳空施位詎以召幽貞 又十二屬詩曰鼠迹生塵案牛羊暮下來虎
嘯坐空谷兔月向窗開龍隰遠青翠蛇柳近徘徊馬蘭方遠摘羊負
始春栽猴栗羞芳果雞砧引清杯狗其物外猪蠡窅悠哉 又六府
詩曰水廣南山暗杖策出蓬門火炬村前發林煙樹下昏金花散黃蕊
草雜芳蘂木蘭露漸落山芝風屢翻土高行已肩抱甕憶中園穀城
定若近當終黃石言【周】孔魚和六府詩曰金門朱軌躍吾子盛簪裾木
舌無時用莽流復在余水鄉訪松石閑澤侶推涵火洲方可至地肺即為居
土牛自知止貞心達殿舉穀稼有時陳秉植望古榆古兩頭纖纖詩曰兩頭
纖纖月初生半白半黑眼中精腷腷膊膊雞初鳴磊磊落落向曙星【隋】王
融代兩頭纖纖詩曰兩頭纖纖綺上文半白半黑燕翔群腷腷膊膊且眾騰
磊磊落落玉石分 其祐詩曰其祐今何在山上復有山何當大刀頭破鏡
飛上天【隋】王融代其祐詩曰花帶今何在不是林下生何當垂兩髻團扇
雲間明 又曰鏡臺今何在寸身正相隨何當碎聯玉雲上璧已虧 古五雜

俎詩曰五雜俎岡頭草往復還車馬道不獲已人將老【隋】王融代五雜俎
詩曰五雜俎慶雲發往復還經天月不獲已生胡越【梁】范雲擬古五雜俎
詩曰五雜俎會皇山往復還兩嶠開不得已嫦娥謝【宋】王微四氣詩曰蘅
若首春華梧楸當夏翳鳴雁坐起秋風置酒飛冬雪【梁】王融四色詩曰赤
如城霞起青如松霧依黑如幽都雲白如瑶池雪【梁】元帝四色詩曰折柳
青門外握蘭翠疏中斜桐聘春日碧渚濯晴風 又曰左也朱鳥去須
翻亦雁歸溪北冊為聚聯翩如鳥飛 又曰素鎌飄北渚白水杜南宛獻
璨瑤玉塞歸珠胎瓊穀 又曰烏林葉將霽里池水就乾玄豹藏暮雨
黑豹凌夜寒 又擬古四色詩曰丹如相公廟青如久郎門黑如南嶽石白
如來山獲【宋】鮑照字謎詩曰二形一體四支八頭四八一八飛泉仰流頭如刀尾
如鈎中央橫廣四角六抽右面負兩刃左邊雙屬牛龜乾之一九從五無偶
巛之六宛外雙宿七【宋】謝莊白雪陽至都集道里名爲詩曰山經函旋賢
水謀敷奉祈桐識奄流煙臺信晨臨翔川疑寒氣秋浦結清陸朗
脁高湖曠遙漢南陵深青溪如委黃沙似寄金觀道當曲側詩
堂傍曾城閣微迩秦良滅芳音訊遠尋望崖採賦果山岑崇館非曝
宇茂林【宋】鮑照數名詩曰一身仕關西家族滿山東二年從車駕
齋祭甘泉宮三朝國慶畢休沐還舊邦四牡曜長路輕蓋若飛鴻五侯
相餞送高會集新豐六樂陳廣坐組帳揚春風七盤起長袖庭下列歌
鍾八珍盈彫俎綺肴紛錯重九族成歡慶賓友仰徽容十載學無就善宮
一朝通【梁】范雲數名詩曰一去歲水陽輝翩遠為客一毛飄巳垂家貧
無所擇三徑日荒蕪四體不憚二意何事黃金百五百來歸者
朱輪音長陌六郡輕薄兒追隨窮日夕七族動音容射從紛弃八表服
英牓光元滿墳籍九流意何以守蓬廬十載慚不移來歸蒿松柏
【梁】武帝數名詩曰一鼓有餘氣再鼓勇正紛三廣無遺略雄虎自為羣
何尚相援循捐欒四壇駐青蹕彥王曉百丁云五十又舒旆旗曛曰續
紛六郡良家子英兼靜從車七萃羨前驅戚後吉九音聞八音行敵從摧將
以安司勳九命既斯須余對固宜分十難康衎道延望御雲【隋】王融
奉和竟陵王郡縣名詩曰追芳承荔浦揖道訊虎丘升禊臨廣望從

盡平洲曾山陵翠坂方渠細菊流陽臺畢茂陰館懷名秋歲晏東
光頭景夜西華收端淺斷昔彥測水謝前脩往食曲阜歲今屬平壽
遊燕棠鉄初雅鄭衰息遍嘔久傾信都並夫乃結茂陵住河渭誠可識
海果難游 梁范雲奉和齊竟陵王郡縣名詩曰撫戈金城外解佩玉門中
白馬騰遠雪蒼梧松壯寒風臨洮方辨渭安寅始和戎取禾廣田北驅歇飛
狐東新城多雉堞故市絕商工海西舟楫斷雲南煙霧通穀城營節晦武威
尚仁宜方思武功還飲馬陽水歸轉杜陵蓬 梁沈約奉和竟陵王郡縣
名詩曰西都富軒冕南宮溢才彥高陽舊文雅方渠新游股廣川肆河
濟長岑繞靖湖曲梁齊危緒平阜騁悠贈青州皎繆陵由山懷慧
清陽泉濯春藻陰丘聚寒霰西華不可留東光促奔箭學都遊子懷
臨戎征馬倦饒陽平臺集復為南皮宴玉猶長安城春吉杜陵樣 梁元
帝縣名詩曰長陵新市北鄭衛好容嚴先過上蘭苑還牽高柳枝
薄粧宜入鏡舒花甚照道蒲洲西水色桜雜風吹此時方夜飲平臺傳
明卮 梁沈約雲蒲名詩曰司春命初鐸青鶴鉀中樊還豫誠何事稱梁徑
宜敦徐步遠廣陳冀以寫憂源楊柳垂場周荊棘生庭門交情久所見
益友能執存 梁簡文帝卦名詩曰櫛比園花滿徑復水流漸離合時人
油旅俗乍依頻豐壼重丁客鵠鼎命嘉賓車由泰夏留馬乾咸陽塞
蓮舟雖未濟分密已同人 梁簡文帝藥名詩曰朝風動春草落日照橫
塘重臺蕩子妾獨自憶檳映合歡被雌黃蘇合香石留聊賞賦金
華試作拙徒令惜宣草莫延滿空房 梁元帝藥名詩曰戍客恒山下常
思衣錦歸況看春草歇還見雁南飛蠟燭花影中堂明綺扉風吹
竹葉袖網綴流黃機詞信金城裏參差路曉輝衣 梁庾肩吾奉和藥名
詩曰英王牧荊楚聯翩出池臺舊郵稱蝗去亭長烏來行塘朱鷺響
當道赤帷開馬鞭聊寫賦竹葉暫傾杯 梁沈約奉和齊竟陵王藥名
詩曰丹草秀朱翹重臺架危岊木蘭露易飲射干枝可結偶遊林新寒谷
望積雪玉泉亟周流雲華乍明滅合歡葉暮卷爵林聲夜切垂景迫連桑
思仙慕雲約狗脊郡井飛龍鞠汗奔血照夜乃光盈車非玉屑細柳空歲
聚水萍終延絕黃符若可挹長生永昭晰 梁元帝姓名詩曰征人習水戰辛

苦配戈船夜城臨假月朝軍逐避年龍吟嚴水度虹光入夜圓傳來如
隨起星上似燐燃經時事南越還復討朝鮮 梁沈約和陸慧曉百姓
名詩曰建鄴望淮海樹闕表衡稽井幹風雲出柏梁星漢齊皇王臨萬宇
惠化覃黔黎吉士服仁義衛宮昔來華圭庸賢起幽谷飲言非象犀端
委康國步偃息召邦猷與政方分策易紀鍪金泥伊余沐惠渥辛由是別
闈睦曾微倚露荅光景逶云西方隨銖分子傳暮矯行迷 梁元帝相名
詩曰仙人喜玉杖栗鹿去山林牌杯度河曲麾鏡往河陰井內書銘板莫眼暴
化黃金畫拙五明翁龍兵并一姓琴暫遊忽千里中天那可尋 梁元帝鳥
名詩曰方舟去鵝鷁鶴龍引欽相無晨鳧移去舸飛燕動歸棹雞人憐夜
刻鳳女念吹簫 姑叙 鵲鴟翠的線鷦鵬頃聞朱鷺曲鉦管雜迥潮 梁元
帝獸名詩曰豹韜未秘術虎略遂良臣水涉黃牛浦山過白馬津推鋒上狐
塞畫像入麒麟果下新花落桃枝芳樹春舌抹公子能席復橫陳 梁元
帝歌曲名詩曰啼鳥怨別鶴晨鳥悽雞家石闕題書字金錢鏤落花東方曉
星度西山晚日斜鼓吹迎廣納隔扇掩輕紗暫借青驄馬來送黃牛車
梁元帝宮殿名詩曰士衡旅思切安傷春情角游連北冰鴣作遠曲鳥
折梅還插鬢蕖復披聲銀鏑含朱火金鋪對寶光百枝疑夕焰卻月隱
高城 梁元帝針穴名詩曰金推五百里日晚唱歸來車轉承光殿山上通天
臺釵臨曲池影眉拂玉堂梅先承中庭入羅幃逢步廊迴下關那早開人迎
復開 梁元帝將軍名詩曰虎旅皆成障龍驤盡能鳴雞俱破虜淚
勝往長淚細柳浮輕霧大樹繞栖烏樓船寫遠鶴橫烏翔飛鳥度河還管
許偏與功名俱 梁元帝宮殿名詩曰石閣花欲然竹徑露初圓關雞東道上
走馬北渠邊今歡依柳葉偏衾別日離旅亭今夕宴放香車迎董賢定隔天
淵水相思夜不眠 梁元帝屋名詩曰梁園氣色和斗酒共相過王杜調新曲
畫扇掩餘歌深帷影茨萊綺壁非輕薄木蓮花晚若殼娥嫌刺多含
情戲芳節徐步待金波 梁元帝車名詩曰長堤帶江轉連蓮映日分佳
人坐椒屋披勝對蘭萬纖絕紛緊流水泉遊梁園畫雲錦色驄珠泉衣香
遍稍含日桑轉幃下黃金照鵬君 梁元帝船名詩曰天寒浮雲飛二翼自相
退沱相白鵝舞將知肯雀舫華 澗迴轉澄伏檻跨 相礙松澗流星影桂

窻斜月曙思君此無極高樓淚深【梁】元帝樹名詩曰趙裊競追隨輕衫
露弱枝杏梁始東照柘火未西馳香因玉釧動佩逐金衣移柳葉生眉上
珠璫搖鬢垂逢君桂枝馬車下覓新知【又】元帝草名詩曰胡王迎婦去
經蒯北遊金錢買合歡銀紅影梳頭初控滂龍馬仍移卷柏舟中江離思
切蓮鬢不堪秋況度當昌海落月似懸鉤【南】沈炯八音詩曰金屋貯
阿嬌樓閣起迢迢石頭足年少大道跨河橋絲桐無緩節羅綺自飄颻
竹煙生薄晚花色亂春朝匏瓜詎無匹神女嫁蘇韶土地多妍冶鄉里足
塵囂革年未相識瑟人響動風飈木桃堪底贈寄以答瓊瑤 又和茲黃門
口字詠絶句曰躑躅宮閣路靈臺谷口間誰知名器品語哩各崎嶇

賦

毛詩序曰詩有六義其二曰賦 釋名曰賦敷也敷布其義謂之賦也 漢書
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言感物造端材智深美可以與
圖政事故可以為列大夫也春秋之後周道浸壞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而
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諭咸有惻隱
古詩之義其後宋玉唐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雲競為侈麗閎
衍之詞設其諷諭之義是以揚子稱之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
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誼登堂相如入室矣 又曰宣帝令王褒劉向張子僑等並待
詔數從遊獵所幸宮館輒為歌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議者多以為淫
靡不急上曰不有博弈者乎為之猶賢乎已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辯
麗可喜譬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今世俗猶皆以此娛悅耳目辭賦
比娛耳說目有仁義風諭鳥獸草木多聞之觀賢於倡優博弈遠矣 又曰
枚皐上書北闕自陳枚乘之子上得之大喜召入見待詔皐因賦殿中詔使賦
平樂館善之拜為郎皐不通經術詼笑類俳倡為賦頌好嫚戲以故得
媟黷貴幸比東方朔郭舍人等武帝春秋二十九乃得皇太子羣臣喜故
皐與東方朔作皇太子生賦皐為文疾受詔輒成故所賦者多相如善為文而遲故
所作少 漢書曰成帝趙昭儀方大幸每上甘泉宮常從在屬車間豹
尾中故揚雄盛言車騎之衆參麗之駕非所以感動天地逆釐三神又言
屏玉女卻宓妃以微戒齊肅之事賦成奏之天子異焉先是時蜀有司馬相如

作賦甚弘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常擬之以為式 又東觀漢記曰班固字孟
堅九歲能屬文誦詩賦及長遂博貫載籍毎行巡狩輒獻賦頌 桓子新論曰余
少時見揚子雲麗文高論不量年少猥欲逮及常作小賦用精思大劇而
立感動發病 子雲亦言成帝上甘泉詔使作賦為之卒暴倦臥夢其五藏
出地以手收而內之及覺大少氣病一歲 余素好文見子雲工為賦欲從之學子雲曰能讀千
賦則善為之矣 禰衡別傳曰黃祖太子射大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者射舉卮酒
於衡曰願先生賦之以娛嘉賓衡攬筆而作文不加點辭采甚麗 魏略
曰下蘭上獻賦贊述太子德 太子報曰作者不虛其辭受者必當其實
蘭此者豈吾實哉昔吾丘壽王一陳寶鼎何武等徒以歌頌猶受金帛之賜蘭
事雖不諒義足嘉也今賜牛一頭 又曰邯鄲淳作投壺賦千餘言奏之文帝
以為工賜帛千匹 魏志曰陳思王植字子建善屬文太祖嘗視其文謂植
曰汝倩人耶植跪曰言出為論下筆成章顧當面試奈何倩人時鄴都銅爵臺
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為賦植援筆立成太祖甚異之 王隱晉書
曰張華字茂先既作鷦鷯賦以為王佐之才中書郎成公綏亦推華文
義勝己 文士傳曰何楨字元幹嘉平元年天子特詔曰揚州別駕何楨有文章才
試使作許都賦成封上不得令人見楨遂造賦表上又為尼父頌辭甚有
瑰瑋 晉中興書曰孫綽少與高陽許詢俱有高尚之志作天台賦成以示范榮期云卿試擲
地當作金石聲也范曰恐子之金石非宮商中聲然每至佳句輒云應是
我輩語

賦

晉陸機文賦曰余每觀才士之作竊有以得其用心夫其放言遣
辭良多變矣妍蚩好惡可得而言每自屬文尤見其情恒患意不稱物文
不逮意蓋非知之難能之難也故作文賦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論作文之利害所
由佗日殆可謂曲盡其妙 佇中區以玄覽頤情志於典墳遵四時以歎逝瞻萬
物而思紛悲落葉於勁秋喜柔條於芳春心懍懍以懷霜志眇眇而臨雲
詠世德之駿烈誦先人之清芬遊文章之林府嘉麗藻之彬彬慨投篇而援筆聊宣之乎斯文其始也皆收視
反聽耽思傍訊精騖八極心遊萬仞其致也情曈曨而彌鮮物昭晰而互進傾
群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收百世之闕文採千載之遺韻謝朝華於已披
啟夕秀於未振觀古今於須臾撫四海於一瞬然後選義按部考辭就班抱
景者咸叩懷響者畢彈或因枝以振葉或沿波而討源或本隱以之顯或求易而得難

而不妄籠天地於形內挫萬物於筆端伊茲事之可樂固聖賢之所欽
課虛無以責有叩寂寞而求音函緜邈於尺素吐滂霈乎寸心言恢之而
彌廣思按之而愈深播芳蕤之馥馥發青條之森森粲風飛而猋豎鬱
雲起乎翰林故夫誇目者尚奢愜心者貴當言窮者無隘論達者唯曠
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綿而悽愴銘博約而
溫潤箴頓挫而清壯頌優遊以彬蔚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徹以閑雅說煒
曄而譎誑雖區分之在茲亦禁邪而制放要辭達而理舉故無取乎冗長其
為體也屢遷其會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貴妍暨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
宣或仰偪於先條或俯侵於後章或辭害而理比或言順而義妨離之則
雙美合之則兩傷考殿最於錙銖定去留於毫芒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
之警策雖衆辭之有條必待茲而效績或藻思綺合清麗芊眠炳若縟
繡悽若繁絃必所擬之不殊乃闇合乎曩篇雖杼軸於予懷怵他人之
我先石韞玉而山輝水懷珠而川媚彼榛楛之勿翦亦蒙榮於集翠若夫豐
約之裁俯仰之形因宜適變曲有微情或言拙而喻巧或理朴而辭輕或襲
故而彌新或沿濁而更清或覽之而必察或研之而後精譬猶舞者赴
節以投袂歌者應絃而遣聲若夫應感之會通塞之紀來不可遏去不可
止藏若影滅行猶響起思風發於胸臆言泉流於脣齒紛威蕤以馺
遝唯毫素之所擬文徽徽以溢目音泠泠而盈耳及其六情底滯志往神
留兀若枯木豁若涸流覽營魂以探賾頓精爽而自求理翳翳而愈伏
思軋軋而若抽是故或竭情而多悔或率意而寡尤伊茲文之為用固衆理
之所因配霑潤於雲雨象變化乎鬼神被金石而德廣流管絃而日新
漢揚雄反騷曰雄亦讀屈原離騷未嘗不流涕也乃作書往往摭離騷文
而反之自岷山投諸江流以弔屈原有周氏之蟬嫣或鼻祖於汾隅靈宗初
諜伯僑兮流于末之揚侯惟夫軌之不辟何純絜而離紛漢十世之陽朔
招搖紀于周正正皇天之清則度后土之方貞鳳皇翔於蓬渚豈鴐鵝
之能捷騁驊騮於曲艱驢騾連蹇而齊足衿芰茄之綠衣被芙蓉之朱裳
芳酷烈而莫聞不如襞而幽之離房精瓊靡與秋菊將以延夫天年臨汨羅
而自隕何怨日薄於西山累既攀夫傅說奚不信而遂行徒恐鷤鴂之

將鳴顧先百草爲不芳 後漢班彪悼離騷曰夫華植之有零茂故陰
陽之度也聖哲之有窮達亦命之故也惟達人進止得時行以遂伸否則
詘而坼蠖體龍蛇以幽潛 魏應瑒愍騷曰蓋明哲之處身固度時以
進退泰則攄志於宇宙否則澄神於幽昧擄之莫究其外函之罔識其內
順陰陽以潛躍豈凝滯乎一方 魏陳王曹植九詠曰芙蓉車兮桂衡結
萍蓋兮翠旌四蒼虯兮翼翼戲馮陵魚兮驂鮒[illegible]兮芷席蕙帷兮
杖擬南箕兮簸瓊蕤挹天河兮滌玉觴靈既降兮泊靜默登文階
兮坐紫房服春榮兮猗靡雲裾繞兮容裔冠北辰兮岌峩帶長虹
兮陵厲蘭者御兮玉俎陳雅音奏兮文虞羅感漢兮羨遊女揚激
楚兮詠湘娥臨迴風兮浮漢渚目牽牛兮眺織女交有際兮會有期嗟
痛吾兮來不時來無見兮進無聞泣下雨兮歎成雲先后悔其靡及冀
後王之一悟猶搦轡而繁策馳覆車之危路羣乘舟而無楫將何川而
能度何世俗之蒙昧悼邦國之未靜[illegible]
使之長流採芳岸之靈芝遇游女於水裔採菱華而結辭野蕭條以
極望曠千里以無人民生期於必死何自苦以終身寧作清水之汙泥不爲
濁路之飛塵 梁元帝擬秋氣搖落曰秋風起兮寒鴈歸寒蟬鳴兮秋草
腓霜清兮水澈葉落兮林稀 梁張纘擬若有人曰若有人兮傍巖石
新[illegible]兮杜蘅席[illegible]幽居兮翠微上臨春風兮聊騁望日已暮兮夕雲
飛懷君兮兮未能歸 梁武帝賦體曰草迴風以照春木承雲以含化驚
飛於陽和花爭開於日夜樂萬類之得所豈此心之云舍欣分竹其[illegible]
戎車之屢駕 梁任昉賦體曰假征侶兮艤行舟奉君命兮不俟駕[illegible]軒
軌之易循值堯民之可化對雊雉之聲朝思細魚之在水奉玉[illegible]之[illegible]編
待金聲之云舍 梁王僧孺賦體曰雜杳兮綦旌容與兮龍駕新桐兮始
華乳雀兮初化思治兮終朝求人兮反夜竟大德之未從謝何飛光之徒舍
陰[illegible]賦體曰奉欽明之睿后休隆平之盛化參振鷺之充庭侍長徒之胄
含貞無恨於終南豫告成於芝[illegible]雖就列而陳力然胡顏於長夜 梁柳
惲賦曰飛[illegible]珠兮不停嗟徂川之逝兮無暫舍白日出兮爍晚辰春宵
動兮闌夜[illegible]匪服於儲闈叨鳴鳧於良翮何眇身之多幸謬微纓於唐化

論　魏文帝典論曰夫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爾而固小之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今之文人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楨斯七人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自以騁騄驥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乃作論文王粲長於詞賦徐幹時有逸氣然粲之匹也陳琳阮瑀之章表書記今之儁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至乎雜以嘲戲及其時有所善揚班儔也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而人多不強力貧賤則懾於飢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志士之所大痛也　晉摯虞文章流別論曰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倫之敘窮理盡性以究萬物之宜者也王澤流而詩作成功臻而頌興德勳立而銘著嘉美終而誄集祝史陳辭官箴王闕周禮太師掌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言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頌者美盛德之形容賦者敷陳之稱也比者喻類之言也興者有感之辭也後世之爲詩者多矣其功德者謂之頌其餘則總謂之詩頌詩之美者也古者聖帝明王功成治定而頌聲興於是奏於宗廟告於鬼神故頌之所美者聖王之德也古之作詩者發乎情止乎禮義情之發因辭以形之禮義之指須事以明之故有賦焉所以假象盡辭敷陳其志古詩之賦以情義爲主以事類爲佐今之賦以事形爲本以義正爲助情義爲主則言省而文有例矣事形爲本則言富而辭無常矣文之煩省辭之險易蓋由於此夫假象過大則與類相遠逸辭過壯則與事相違辯言過理則與義相失麗靡過美則與情相悖此四過者所以背大體而害政教是以司馬遷割相如之浮說揚雄疾辭人之賦麗以淫詩之流也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古詩率以四言爲體而時有一句兩句雜在四言之間後世演之遂以爲篇古詩之三言者振振鷺鷺于飛之屬是也五言者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之屬是也六言者我姑酌彼金罍之屬是也七言者交交黃鳥止于桑之屬是也九言者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之屬是也夫詩雖以情志爲本而以成聲爲節然則雅音之韻四言爲正其餘雖備曲折之體而非音之正也

藝文類聚卷第五十六

七　連珠

七

傅玄七謨序曰昔枚乘作七發而屬文之士若傅毅劉廣世崔駰李尤桓麟崔琦劉梁之徒承其流而作之者紛焉七激七興七依七疑七說七蠲七舉之篇通儒大才馬季長張平子亦引其源而廣之馬作七厲張造七辯非張氏至思比之七激未爲劣也七釋僉曰妙焉吾無閒矣若七依之卓轢一致七辯之纒緜精巧七啓之奔逸壯麗七釋之精密閑理亦近代之所希也摯虞文章流別論曰七發造於枚乘借吳楚以爲客主先言出輿入輦蹷痿之損深宮洞房寒暑之疾靡曼美色宴安之毒厚味煖服淫躍之害宜聽世之君子要言妙道以疏神導體蠲淹滯之累既設此辭以顯明去就之路而後說以聲色逸遊之樂其說不入乃陳聖人辯士講論之娛而霍然疾瘳此固膏粱之常疾以爲匡勸雖有甚泰之辭而不沒其諷諭之義也其流遂廣其義遂變率有辭人淫麗之尤矣崔駰既作七依而假非有先生之言曰嗚呼揚雄有言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爲也孔子疾小言破道斯文之族豈不謂義不足而辯有餘者乎賦者將以諷吾恐其不免於勸也傅子集古今七而論品之署曰七林

【漢】枚乘七發曰楚太子有疾吳客往問之曰伏聞太子玉體不安亦少間乎令夫貴人之子必宮居而閨處飲食則溫淳甘膬衣則雜遝曼煖雖有金石之堅猶將銷鑠而挺解也況其在筋骨之間乎且夫出輿入輦命曰蹷痿之機洞房清宮命曰寒熱之媒皓齒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醲命曰腐腸之藥今太子膚色靡曼四支委隨筋骨挺解越女侍前齊姬奉後往來遊宴縱恣乎曲房隱間之中此甘餐毒藥戲猛獸之爪牙也雖令扁鵲治內巫咸治外尚何及哉客曰太子之病可以要言妙道說而去也不欲聞之乎太子曰僕願聞之客曰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中鬱結之輪菌根扶疏以分離上有千仞之峰下臨百丈之谿湍流遡波又澹淡之其根半死半生冬則烈風漂霰飛雪之所激也夏則雷霆霹靂之所感也朝則鸝黃鳱鴠鳴焉暮則羈雌迷鳥宿焉獨鵠晨號乎其上鵾雞哀鳴翔乎其下於是背秋涉冬使琴摯斫斬以爲琴野繭之絲以爲絃使師堂操暢伯牙爲之歌歌曰麥秀蔪兮雉朝飛向虛壑兮背槁槐依絕區兮臨迴溪飛鳥聞之翕翼而不能去野獸聞之垂耳而不能行蚑蟜螻蟻聞之拄喙而不能前此亦天下之至悲也太子能強起而聽之乎云云客曰犓牛之腴菜以筍蒲肥狗之和冒以山膚楚苗之食安胡之飯摶之不解一啜而散於是伊尹煎熬易牙調和熊蹯之臑勺藥之醬秋黃之蘇白露之茹蘭英之酒酌以滌口山梁之餐豢豹之首小飲大歠如湯沃雪此亦天下之至美也太子能起嘗之乎客曰鍾岱之牡齒至之車前似飛鳥後似距虛伯樂相其前後王良造父爲之御秦缺樓季爲之右於是使射千鎰之重爭千里之逐此亦天下之至駿也太子能強乘之乎客曰既登景夷之臺南望荊山北望汝海左江右湖其樂無有乃下置酒於虞懷之宮連廊四注紛紜玄綠輦道邪交黃池紆曲溷章白鷺孔鳥鶤鵠鵁鶄翠鬣紫纓女桑河柳素葉紫莖苗松豫樟條上造天梧桐并閭極望成林乃發激楚之結風揚鄭衛之皓樂雜裾垂髾目挑心與揄流波雜杜若蒙清塵被蘭澤嬿服而御此亦天下靡麗皓侈廣博之樂也太子能強起遊乎客曰將爲太子馴騏驥之馬駕飛軨之輿乘牡駿之乘右夏服之勁箭左烏號之雕弓乃周馳乎蘭澤弭節乎江潯掩青蘋遊清風陶陽氣蕩春心逐狡獸集輕禽於是極犬馬之才困野獸之足此校獵之至壯也太子能強起遊乎客曰榛林深澤煙雲闇莫兕虎並作毅武孔猛袒裼身搏收獲掌功賞賜金帛旨酒嘉肴羞炰膾炙以御賓客貞信之色形以金石高歌陳唱萬歲無斁能起強從之乎太子曰僕甚願從直恐爲諸大夫累耳客曰將以八月之望往觀濤乎廣陵之曲江足以駭矣怳兮惚兮聊兮慄兮虹洞兮蒼天極慮乎崖涘汩乘流而下降或不知其所止當是之時雖有淹病滯疾猶將伸傴起躄發瞽披聾而觀望之也況直眇小煩懣酲醲病酒之徒哉太子曰善然則濤何氣哉客曰聞於師曰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鷺之下翔其少進也浩浩溰溰如素車白馬帷蓋之張其波涌而雲亂擾擾焉如三軍之騰裝其旁作而奔起也飄飄焉如輕車之勒兵太子能起觀乎客曰將爲太子奏方術之士有資略者若莊周魏牟楊朱墨翟詹何之倫使之論天下之精微理萬物之是非孔老覽

觀孟子持籌而筭之萬不失一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豈欲聞之乎於是太子據几而起曰渙乎若一聽聖人辯士之言霍然病已

後漢傅毅七激曰徒華公子託病幽處遊心於玄妙清思乎黃老於是玄通子聞而往屬曰僕聞君子當世而光迹因時以舒志必將銘勒功勳懸著隆高今公子削迹藏體當年陸沉變度易趣違拂雅心挾六經之指守偏僻之術意亦有所蔽與何圖身之謬也僕將為公子論天下之至妙列耳目之通好原情心之極理綜道德之彌奧豈欲聞之乎公子曰僕雖不敏固願聞之玄通子曰洪梧幽生生于遐荒陽春後榮涉秋先衰晨鶤飛鷞孫禽相求積雪嚴嚴中夏不流於是乃使夫遊宦失勢窮揆之士詠瀨木栽火窮林薄歷隱深三秋乃獲斷之高岑梓匠摹度擬以斧斤然後背洞壑區絕路轉迅波埋曾崖大師奏操榮期清歌歌曰陟景山兮採芳苓哀不慘傷樂不流聲彈羽躍水叩角奮柔沉徵玄穆感物寤此亦天下之妙音也子能強起而聽之乎玄通子曰單極滋味嘉旨之膳芻豢常珍庶羞異饌涔養之魚膾其鯉魴分毫之割纖如髮芒散如絮積如委紅殊芳異味厥和不同既食日晏乃進夫雍州之梨出于麗陰下生芷隰上託桂林甘露潤其葉醴泉漸其根脆不抗齒在口流液握之摧沮批之離坼可以解煩悁悅心意子能起而食之乎玄通子曰驂駟之乘龍驤超攄騰虛鳥踊莫能執御於是乃使王良理轡操以術數踐路促節機登駿驛前不可先後不可追踰埃絕影倏忽若飛目不轉瞬窮遊旋歸此蓋天下之駿馬子能強起而乘之乎玄通子曰三時既逝季冬暮歲玄冥終統庶卉零悴王在靈囿講戎簡旅於是馴驥驅乘輕軒麾旄旗鳴八鸞陳衆車于廣隰散列騎乎平原屬罘網以彌野連罻羅以營山部曲周匝風動雲旋合圍促陣禽獸駭殫仆不暇起窮不及旋蠖不待刃骨解肉離摧牙碎首分其文皮流血丹野羽毛紛紛日於是下蘭皋臨流泉觀通谷望景山酌旨酒割芳鮮此天下之至娛也子能強起而觀之乎玄通子曰當館侈飾洞房華屋楹桷雕琢文以朱綠曾臺百仞臨望博見俯視雲霧目窮觀園數千東沼池漫衍禽獸羣交芳草華茂於是賓友所歡從賓從容陳公沉爾蒲且飛紅鴻不虛出矢不徒降投鉤必獲控弦加雙術盡深背似彈軸敷曰移怠倦以後讌息列觴酌醴妖靡侍側被華文戲縠縠細隨珠侶瑤王紅顏呈素蛾眉不畫脣不施朱髮不加澤外璋序華池紆帷解而永迭緒形影於玄流偏猶猶以南北似漢女之神遊笑此目一顧躍歡偏倫橋之所好此亦天下之歡也子能起而與之遊乎玄通子曰漢之盛世存乎永平太和協暢萬機穆清於是群俊學士雲集辟雍含詠聖術文質發除違識應之妙旨昭虞夏之典贊通孔氏之憲則投顏閔之高迹推丘明之不倚觀光潤嘉美世宗其言公子瞿然而興曰至乎王得聖道大於分識間哲用思君子所常自知沉溺久蔽不悟請誦斯語仰子法度

後漢劉廣世七興曰子康子有疾王先生往焉曰駿壯之馬擅不征路其衛德世雖以驚鴻為其御行也單若的膽驥風飛電逐波騰影不及形塵不暇興

後漢崔駰七依曰客曰乃導玄山之梁不周之稻糧以柔滑以柔菰洞庭之鮒灌水之鱗陸以陽谷之葽菽以壽木之華鹺以大夏之鹽醅以殽滄之桁交宇垂阿洞門金鋪丹柱雕楹飛閣曾樓於是置酒乎燕遊之堂張樂乎長娛之臺酒酣樂中美人進以承宴調欣以解容回顧百萬一笑千金振飛縠以長舞袖裊細腰以務抑揚當此之時孔子傾於阿谷柳下忽而更婚老聃遺其虛靜揚雄失其太玄此天下之逸豫宴樂之至盤也公子豈能與乎客曰彭蠡之鳥萬萬而羣荆山之獸億億而屯雲合風散陽隱陰震乃命長秋使驅獸夷羿作虞人騰句喙以追飛鷄韓盧以逐奔弓彈交錯把弧控弦鉅鈇鼓干劍死獸藉藉聚如山選取上鮮獻之庖人

後漢李尤七款曰寄宮閑館洞庭洞門井幹麗瑋重閣相因夏屋渠渠峨峨合連前臨都街後據流川梁不干青雲盧橘是生白華綠葉扶疏各榮木與時代序孰不冒零黃景熒熒睆林鷹封金素奪斑白內充副以芋柘甘且乳液節縱液玉津旨於飲宴

後漢桓麟七說曰香其為飯雜以梗菰散如細蚳搏似凝膚河鼋之羹齊以蘭梅芳芬甘旨未咽先滋綺與生乎曾崖卬睹天之山下臨洞壑之谿飛霜厲其木嚴風激其崖孤琴在其根雜鳥集其枝王良相其左造父驂其右揮沫揚鑣倏忽長驅輪不暇轉足不及驟騰虛踰浮嚮若飄霧追慌忽逐無形

速乎影之超表捷飛響之應聲超絶壑踰懸阜馳猛禽射勁鳥騁不
失蹤滿不空發彈輕翼於高冥窮疾足於方外後漢桓麟七說曰寒門
丘子有疾玄野子謂之曰藍沼清沚素波朱瀾金鈎芳餌纖繳華綸沈魚斥
薦以香蘭幽室洞房絶檻垂軒紫閣青臺綺錯相連結寶貝布葉與
波邪個從風離合澹淡交弄紫蒂黃葩發彩吐榮紅顏溢坐美目盈
堂姿喻春華操越秋霜從容微眄流曜吐芳巧笑在側顧眄傾城玄野
子曰爰有梧桐產乎玄溪傳根朽壤託陰生危激水瀑其下孤鳥集其
枝罔雙偶而特立獨飄颻而單離匠石摧肩公輸折首目眩顏戰制以
為琴子野調操鍾期聽音子能聽之乎後漢劉梁七舉曰丹墀縹
壁紫柱虹梁桷榱朱綠藻梲玄黃鏤以金碧雜以夜光曲臺百層千
雲參差仰觀八極遊目無涯玉樹青葱鴛鶴栖隨珠明月照曜其陂
後漢張衡七辯曰無為先生祖述列仙背世絶俗唯誦道篇形虛年衰志
猶不遷於是七辯謀焉曰無為先生淹在幽隅藏聲隱景剗迹窮居
抑其不韙盍往辯諸乃階而就之虛然子曰鄉國之都設為閑館工輸制匠譎(?)
詭煥(?)閣重屋百層連閣周漫應門鏘鏘華闕雙建彫蟲形綾螭虹蜿蜒
於是彈以翼落鶤黃加雙鶂經飛鳥務然後擢雲舫觀中流搴芙蓉
集芳洲縱文身擢櫂鱗採水玉拔瓊根收明月之照曜玩赤瑕之璘豳
此宮室之麗也子盍歸而處之乎髣無子曰玄清白醴蒲陶醲醅(?)嘉肴
雜醞一醱七旬荔(?)支黃甘奇(?)利乾餱沙飴石蜜遠國儲珍於是乃有熊(?)
豢膺牲麋麕豹胎飛鳧棲鶩養之以時審其齊和適其辛酸芳以
薑椒拂以桂蘭會稽之菰冀野之粱珍羞雜遝灼爍芳香此滋味之麗也
子盍歸而食之安存子曰淮南清歌燕餘材舞列乎前堂遞奏代叙結鄭
衛之遺風揚流哇而脉激楚鼓吹竽籟應律金石合奏妖冶邀會觀者
交目衣解忘帶於是樂中日晚移即昏庭美人妖服變曲為清改賦新詞轉
歌流聲此音樂之麗也子盍歸而聽諸闕丘子曰西施之徒姿容修嫮弱
顏回植妍夸閑暇形似削成腰如束素淑性窈窕秀色美艷鬒髮玄髻光
可以鑒靨輔巧笑清眸流眄皓齒朱唇的皪粲練於是紅華曼理遺芳
酷烈侍夕先生同茲宴康假明蘭燈指圖觀列蟬綿宜愧天紹紆折此女

色之麗也子盍歸而從之空桐子曰交阯緹綈筩中之絝京城阿縞譽之
蟬羽製為時服以適寒暑馹秀騏之駁駿載輶獵之輕車建采虹之長
旃系雌霓而為旗逸駭飆於青丘超廣漠而永逝此輿服之麗也子
盍歸而乘之依衛子曰若夫赤松王喬羨門安期噓吸沆瀣飲醴茹
芝駕應龍戴行雲桴弱水越炎氛覽八極度天垠上游紫宮下棲崑
崙此神仙之麗也子盍行而求之先生乃興而言曰吁美哉君子之誨穆如清
風啓乃嘉猷寔慰我心矯然仰首邪睨玄圃軒臂矯翼將飛未舉髣
無子曰在我聖皇躬勞至思參天兩地匪怠厥司率由舊章遵彼前謀
正邪理謬靡有所疑旁窺八索仰鏡三墳講禮習樂儀則彬彬是以英
人底材不賞而勸學而不厭教而不倦於是二八之儔列乎帝庭揆事施
教地平天成然後建明堂而班辟雍和邦國而悅遠人化明如日下應如神
漢雖舊邦其政惟新而先生乃翻然迴而曰君子一言於是觀智先民有
言談何容易予雖蒙蔽不敢指誑敬授教命敢不是務魏陳王曹植
七啓曰玄微子隱於大荒之庭飛遯離俗澄神定靈輕祿傲貴與物無營

於是鏡機子聞而將往說焉駕超野之駟乘追風之輿入乎泱漭之野遂
屆玄微子之所居其居也左激水右高岑背洞溪對芳林志飄颻焉嶢
嶢焉似若狹六合隘九州若將飛而未逝舉翼而中留於是鏡機子須風
而稱曰予聞君子不遁世以遺名智士不背時而滅勳今子棄道藝之
華遺仁義之英耗精猶畫形於無象造響於無聲鏡機子曰芳菰精
粺霜蓄露葵玄熊素膚肥豢膿肌蟬翼之割剖纖析微累如疊縠
離若散雪輕隨風飛刃不轉切山鵽斥鷃珠翠之珍搴芳蓮之巢龜鱠
西海之飛鱗臛江東之潛鼉臇漢南之鳴鶉乃有春清縹酒康狄所營
應化則變感氣而成於是盛以翠樽酌以雕觴浮蟻鼎沸酷烈馨香可
以和神可以娛腸此肴饌之妙也子能從我而食之乎鏡機子曰步光之劍華
藻繁縟飾以文犀雕以翠綠綴以驪龍之珠錯以荊山之玉陸斷犀象未
足稱雋隨波截鴻水不漸刃佩則結綠懸黎寶之妙微符采照爛流
景揚煇黼黻之服紗縠之裳金華之舄動趾遺光此容飾之妙也子能從
我而服之乎鏡機子曰將為吾子駕雲龍之飛駟飾玉露之繁纓垂宛虹之長綏抗

招搖之華旌於是曳文狐掩狡兔捎鷫鷞拂振鷺當軌見藉値足遇踐飛
軒電逝獸隨輪轉騰山赴壑風厲猋舉形不抗手骨不隱拳野無毛
類林無羽羣積獸如陵飛翮成雲於是駭鍾鳴鼓收旌弛旆驟驂齊驥
揚鑾飛沫倚衡輟較仰撫雲蓋雍容暇豫娛志方外此羽獵之妙也子能
隨我而觀之乎鏡機子曰彤軒紫柱文榱華梁綺井含葩金墀玉箱溫房
則冬服絺綌清室則中夏含霜華閣緣雲飛陛陵虛俯視流星仰觀
八隅升龍攀而不逮眇天際而高居素水盈沼叢木成林飛翮陵高鱗
甲隱深乃使任子垂鉤魏氏發機芳餌沉水輕繳弋飛落翳雲之翔鳥援
九淵之靈鼇然後採菱華擢水蘋弄珠蚌戲鮫人諷漢廣之所詠覿游女於水
濱燿神景於中沚被輕縠之纖羅遺芳烈而靖步抗皓手而清歌歌曰望
雲際兮有好仇天路長兮往無由佩蘭蕙兮爲誰脩此宮觀之妙也子能從我
而居之乎鏡機子曰既遊觀中原逍遙閒宮情放志蕩淫樂未終亦將有才
人妙妓遺世越俗揚北里之流聲紹陽阿之妙曲爾乃御文軒臨洞庭琴瑟
彈左簧右笙然後姣人乃被文縠之華袿振輕綺之飄颻戴金搖之熠燿

揚翠羽之雙翹翩爾鴻翥濈然鳧沒縱軀輕舉以迅赴影追形而不逮爲
歡未洽白日西頹樂散遂飾微步中閨玄眉弛兮鉛華落收亂髮兮拂蘭
澤紅顏既笑睇眄流光將與吾子携手同行踐飛除即閑房華燭爛幄帷
張動朱唇發清商九秋之夕爲歡未央此聲色之妙也子能從我而遊之乎鏡
機子曰余聞君子樂奮節以顯義烈士甘危軀以成仁重氣輕命處分忘身
故田光伏劍於北燕公叔畢命於西秦辭未終而玄微子曰善鏡機子曰此乃
遊俠之徒耳若夫田文無忌之疇乃上古之俊公子也皆飛仁揚義騰躍道藝
遊心無方抗志雲際陵轢諸侯驅馳當世揮袂則九野生風慷慨則氣成虹蜺
吾子當此之時豈能從我而友之乎鏡機子曰時有聖宰翼帝霸世同量
乾坤等曜日月玄化參神與靈合契超隆平於殷周踵羲皇而齊泰顯朝惟
清王道遐均民望如草我澤如春是以俊乂來仕觀國之光故甘露紛而晨
降景星宵而舒光觀游龍於神淵聆鳴鳳於高岡然主上猶以沉恩之未廣
懼聲教之未厲採英奇於仄陋宣皇明於巖穴此寧子商歌之秋而呂望所
以投綸而逝也於是玄微子攘袂而興曰偉哉言乎今予廓然身輕若飛願

反初服從子而歸【魏】徐幹七喻曰有逸俗先生者耦耕乎巖石之下栖遲
乎窮谷之幽萬物不干其志王公不易其好寂然不動莫之能懼賓曰大寵之
儀三公之貴雲鶴水鵠禽蹠豹胎鮪鱠施於寧室華薦布乎象林懸明珠
於長韜燭宵夜而爲陽玄髮殺於雲霧豔色過乎芙蓉揚蛾眉而微睇
雖毛施其不當【魏】王粲七釋曰潛虛丈人違世遁俗恬淡清玄渾沌無樸
薄禮愚學無爲無欲均同死生混齊榮辱於是大夫聞而歎曰蓋聞君子
不以志易道不以身後時進德脩業與世同理今子深藏其身高栖其志
外無所營內無所事耶鄭才女三齊巧士名唱秘舞承閒並理七盤陳於
廣庭疇人儼其齊俟翩飄微矍亂精蕩神巴渝代起鞞鐸響振度功
既登玄陰戒寒及致衆庶大獵中原植旌樹表班授行曲細網連罝彌山跨
谷弦不虛控矢不徒往倚舍連翩隕鳥若雨麗才美色希世特立曹肩
曼肌弱骨纖形鬒髮玄鬢脩項秀頸紅顏呈素蛾眉若藻榮戴耳出
之羽雀鏤華鈿之威蕤珥照夜之珠瑤瑛瑜倫以垂曜聖人在位時邁其
德先天弗違稽若古則叙哲文明允恭玄塞登俊乂於壟畝舉賢才於

仄微置彼周行列于邦畿允德咸事百僚師師於是四海之內咸變時
雍昔大舜之比屋可封是以棲林隱谷之夫逸迹放言之士鑒乎有道貧
賤是恥【魏】劉邵七華曰玄休先生弃世遁名藏身於虛廓絕影於無
形榮時子聞而往焉曰僕聞至人之生世也必承天地之時勢統萬物之紀綱
生有九鼎之秩沒有祀典之常僕將爲先生陳天下之遠圖論品物之弘氣
規人事之榮華使情志之所極榮時子曰追風之馬出自遐裔狀若逸虬
莫能羈制跖路躡節迅驅機發後不可及前不可越尋逸響追聲
逐才榮時子曰三時既畢玄冬効節木落草悴鳥寬獸充隨乃攜六虬
乘雕軒戴金鉦鳴玉鸞鼓與倡起野火電延聲與天屬煙與霓連榮時
子曰洞庭之鯽出于江岷紅腴青鱗朱尾碧鱗金光鉾野旌旗耀天雷轡
鞍路風馬如雲於是三辰增曜大明重光醴泉波流芝圃揚芳毛羣率舞
羽族翔翔九部之樂霞儀赴步之蹈蹈感神人而懷異物寧九有而綏八
荒【晉】張協七命曰沖漠公子含華隱曜嘉遁龍盤越世高蹈絕景乎大
荒之遐阻吝響乎幽山之窮奥於是殉華大夫聞而造焉乃整雲輅驂飛

黃鵠奔沙隄流霜天清冷而無霞野曠朗而無塵臨曲沺而捐綵顧皋
而迴鶩於是登絕巘迎長風陳羿或之辭命公子於巖中大夫曰寒山之桐出
自太冥含黃鍾以吐幹據葛蕞而孤生晞三春之溢露遡九秋之鳴飆寒雪
霑其根雰霜封其條木既繁而後綠草未素而先凋然匠斲其樸伶倫
均其聲若乃龍火西頹暄風初收飛霜迎節高風送秋羈旅懷土之徒流宕
百罹之儔撫促柱則酸鼻揮危絃則涕流大夫曰應門八襲旋臺九重表以
百常之闕圖以萬雉之墉峣樹迎風秀出中天翠觀岑青雕閣霞連長
翼臨雲飛陛陵山望玉繩而結極承倒景而開軒重殿疊起交綺對幌幽
堂晝密明室夜朗焦螟飛而生風尺蠖動而成響大夫曰若乃白商素節
肝飾授衣天獄地門風厲霜飛柔條夕勁密葉晨稀將因氣以効殺臨
金郊而講師內無踈蹊外無漏迹叩鉦數旋舉麾旌穫大夫曰范公之鷦出
自九溪頳尾丹臆紫翼青翰爾乃命支離飛霜鍔紅肌綺散素膚雪
落晏子之豪不能厕其細秋蟬之翼不足擬其薄大夫曰楚之陽劍歐冶所
營耶溪之鋌赤山之精銷踰羊頭鍱越鍛成流綺星連浮彩艷發光如散電

質如耀雪若乃鄭則三軍白首晉則千里流血形震辟躅光駭風湖或
駭名傾秦或夜飛去吳大夫曰乃有荊南烏程豫北竹葉浮蟻星沸飛華蓱
接玄石當其味儀氏進其法傾罍一朝可以流湎千日單醪投川可使三軍告
撓斯又神人之所歆羨觀聽之所煒曄 晉陸機七徵曰玄虛子耽性沖素
雅容玄泊弃時俗而弗御甘魚釣於一壑乃有通微大夫將造居而竊傷
鴻哲之夜闇喪玄黃於爍險懲穴處而放言通微大夫曰奇膳玉食窮滋
致豐簡儀羽族考生卮宗術出沉鮪仰落歸鴻剖柔胎於孕豹宰肥
肝乎豢龍拾朝陽之遺卵納丹穴之飛鳳神空奇珍殊眾之穆含甘滋素
頡玉鋭灼若皓雪之頹玄雲皎若明珠之積緇霞素蟻蹋而覺嚼液滋
而相濺味踰濃而弗爽氣既惠而復介景福於厭奇裕溫克乎齊聖乎子
能饗之乎通微大夫曰豐屋華殿奇構磊落高宇雲覆複榭林錯仰綴
瑰木俯積瑤石敷延袤之廣廡矯陵霄之高閣秀清暉乎木末騰瑤辟之
弈弈珍觀倚樹岳立連行雲階飛陛仰陟穹蒼俯眺淬抖而虬立旋飛梠
以龍翔回房旋室綴珠龍璧玉闕黃神仙延祐承福縣闔高遠長廊揭樹於

是夜衛皋理俊音鋪玄岱望長林逐狡獸弋輕禽既壯勤以悅觀聆和
樂而怡心子能居之乎通微大夫曰金石諧而齊響塤箎協而和鳴於是才
人進羽籥玄弁被纖龍襲紫纓以鴻歸仰矯首而鶴立激長歌於丹脣
發蟬鳴乎柔木合清商以絕節揮流徵而赴曲奏荊之高歎詠易水
之悲引角爾乃綢繆眉之翠飛既都而又閑矯纖腰以逐節頓皓足於鼓
盤舒妍暉以妖韶若嫉危之未安通微大夫曰蓋聞洙北有采唐之思淇上
有送子之勤關雎以諷寐爲戚有以詭很兮歎若夫妖嬪豔女奠華
排從容儀於令表茂當年之柔嫚鬖爲妍規之約鮮體每變而增鬧芳
紅粧其偷愉若餘穎之可食若夫盛暴曆祖顏退羽觴升清琴厲因諧
明以立詠依師而授受纖手揮而鳴佩雜華衿袖則芳塵萃子其納之
乎通微大夫曰塗有殊而一致業有殊而名約各因此 放積期寄響於天
人也躬共顯奇蹤於萬邦播大繼而高遊職八字以播 播清風乎諸侯言
庶否泰氣作溫涼弭侵略於彊暴綜墜紀乎危邦十 豈不願斯之雅奪乎
通微大夫曰明主聖期撫民以德配仁風於黃唐齊成盛乎宸極彝倫年序

庶績咸又俗依風於雍命給天民乎夜分寐是以玄靈感而表應嘉神繁而
畢觀羅庭之衣儀唱岐陽之鸞鳴集于天監之休命荷神聽之介福於是
士遊拜魚寶術寶經國之在賢各畢榮於分局期齊化於大鈞吾子豈不欲
隳好爵於天字顯列朱乎帝臣敷玄虛子作而曰甚哉鄙人之惑也猶窮播遐
自逸於林斯脩高李於黃川欲至論數蔽枉謹聞命於王孫 晉湛方生
七歡曰有崑巖棲先生者學道養生離親絕俗潄清泉於長木墓赤松請
塞乃餐霞而絕穀朗陸大夫詣條操高往而問之曰營中都以起館指土圭以
正宮宅既平而上沃於雨腐之所通究精巧之妙思盡土木之所窮南軒高館北連
脩堂左直東序右列西廂飛甍雲構軒棂翡連棟抗樑若飛若翔幽籠納
綉素壁流光乃有傾城之色天質鳳章子習淸弄心達宮商子能從我而遊
之乎大夫曰歲季月除大蜡始節冰霜朝凝寒風夕發嚴霜驅以俏遊聞虞
人於中林命僕從之所由之此罩之多命前其徵獸後拉其罷羅不得發爪不
暇施此遊觀之壯觀子能從我而觀之乎大夫曰青陽開運和氣流人無纖務
地無飛塵五湖靜波四瀆凝津命向方之舊友聊汎舟以遊春此舟檝之娛遊

子能從我而乘之乎大夫曰有嶧山之孤桐生千仞之峻崗乘危巖以託根闢
丹霞而竦標若嚴霜之慶切因寒風之蕭條若乃清秋遙夜吾訶紋徽閑心
理氣臨流鎔月伯牙揮爪以清弄鍾期中曲而擊節子能從我而聽之乎大夫
曰昆𡶴沃壤傍山之阿靈澤津其根春露滋其禾上蔭玄雲輕霄下流石
泉清波含山澤之清潤結三質於秋霜循嘉穗以精淑瑞冰散而珠光離繹
於九秋蘊三日於三陽米望雪而冰消實未啓而流芳此五穀之精液子能從
我而嘗之乎大夫曰生乎三季之世陽乎大國之間戎馬生於郊戰英雄森以
比肩意氣冠宇宙豪勢振丘山强虜元師懸首太白勳勤王府功刋金石此
不世之奇功子能從我而立之乎大夫曰蓋聞至道以無吉質應玄器以虛
無窮陰陽以烟熅咸化五行之守分相攻是以操往運而長揖因歸風而迴軒
桂長纓於朱闕反素褐於丘園靡闇風於林下鎔洋流之清澗仰滄溟以
筭其踐間絲竹而晤言 困顏延之七繹曰北岳孤生劉迹埋聲名歇事盡
道宿山局東國進士謀與遇高其居也依隱俱陰結架清珠巖屋格棋
道相臨寒業龍首繡飲江海客曰局以朔廢鄉徑以綠房木窮雲雪秉士秘辭考 其

既旋天而倒井又斷貝而鏤方松上箭諸欒死香林梁潤道以高濟枝巖
燈而上尋客曰若夫丹山之貝金門而秘地首岷銅川上汶泗巖石成音寫入之
爲器故列眞玩其微鳴辭人賦其清韻若乃梓漆簡身麗容宇陳舞態
開吹臺欄悲風迴秋埃既而賓歌壽中人奉觴有悄者顏弗怡高殿視
華鼓之繁梓聽邊笳之嘶轉飛朱鷺以首引遠玄雲而終裂然後綺珥
搖曜莊服流湎抗妍歌以貼蹤揚輕袖而翻羽雜紛披於巾拂迭閒關乎紫
扇 困齊竟陵王肩傳七要曰松既燁而接漠竹緣嶺而負錯哀鳴鴻於月曉
悲夜猨於霜昊乃鶴鶩之非遠信羽卓之可鄰鳴池廣絡太液綠華勢含五
水氣蹤九河既百尋而照底亦千丈而分沙故乘流以神王或鼓枻而目多豈
能從我況此安波 困宋謝朓七諷曰幽遁公子不遊義路不入禮門人壽將
爲臣公侯難以爲容有暴勢大夫驅美澤之車策千里之馬乃至公子之所居
太古曰收苗山之鍭採邪溪之銅既云時吉亦曰天中金英內曜銀精外通均如砥
揚之舒彩發若芙蓉之始紅七星布而成列五色凝而無窮質兼千萬譽重
二都遙古巨闕超彼鹿盧星形薛燭表質風湖大夫曰玉鍔方文慕有果器

去蟠吳章妙窮伊彝若乃豹胎之貴鳳卵之珍常山之果醴水之鱗大夫曰
討幼女於秦邑選佳人於趙都或拾翠於神渚或採桑於城隅見者忘歸而
留聽行者下擔而踟躕女乃歌曰井上李兮隨風摽垂翠帷兮夜難搆心徇熱
廓兮心悄悄懷素璧之雙針願因之於三鳥大夫曰若乃帝思啓土命將相
方守邊鄙而揮角節集兵旅而馳牙璋或埋輪於絕域或繫馬於遐
疆功格宇宙威振蠻荒大夫曰逸態之赤兔駿足之驥駒龍文重於漢廄
魚目貴於西都若乃似鹿之龍如龍之姿纓以紫纏繫以青絲大夫曰冬
斬陽木夏伐陰材剞劂之功咸至鉤繩之妙並來擬天文而特建象地戶
而高開麗前脩之金屋陋昆𣵀之瑤臺若乃緹錦遍室丹青被壁珠
之簾水精之柱綺井鏤而重葩華桶煥而相距文石之井珊瑚之樹紫複峻
而連天青樹高而干霧大夫曰自吾初運二靈始分蚩身之帝牛首之君
焉足道哉若乃聖皇之馭國得什枝而居上處重華之聰明葵放勳之文
思通庸夫甲之獻相繼於天府金賜烏錄烏之錫不絕於史書當此之日子
能併王而侍乎公子竦然曰前靡靡之數說皆非鄙性之所娛如今之善

誘請就列於康衢

連珠

傅玄敘連珠所謂連珠者興於漢章帝之世班固賈逵傅毅三子受詔
作之而蔡邕張華之徒又廣焉其文體辭麗而言約不指說事情必假喻
以達其旨而賢者微悟合於古詩勸興之義欲使歷歷如貫珠易觀而可悅
故謂之連珠也 班固喻美辭壯文章弘麗最得其體蔡邕似論言質而
辭碎然旨篤矣賈逵儒而不豔傅毅有文而不典 漢揚雄連珠曰臣聞
明君取士貴拔衆之所遺忠臣不薦善廢格而所排是以巖穴無隱而側
陋章顯也 漢班固擬連珠曰臣聞公輸愛其斧故能妙其巧明主貴其士
故能成其治 臣聞良匠度見材而成大厦明主器其士而建功業 臣聞
聽決價而資玉者無楚和之名因近習而取士者無伯王之功故璵璠之爲寶
非駔儈之術也伊呂之佐非左右之舊 臣聞鸞鳳養六翮以凌雲帝王乘
英雄以濟民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以爲儀 臣聞馬伏皁而不用則駑與
良而爲群士齊僚而不職則賢與愚而不分 後漢潘勗擬連珠曰臣聞

竭上以希利者臣之常情主之所患忘身以憂國者臣之所難主之所願是以忠臣背利而脩所難明主排患而獲所願 魏文帝連珠曰蓋聞琴瑟高張則哀彈發節士抗行則榮名至是以申胥流音於南極蘇武揚聲於朔裔 蓋聞四節異氣以成歲君子殊道以成名故微子奔走而顯比干剖心而榮 蓋聞駑蹇服御良樂咨嗟鉛刀剖截歐冶歎息故少師幸而季梁懼宰嚭任而伍員憂 魏王粲倣連珠曰臣聞明主之舉不待近習聖君用人不拘毀譽故呂尚一見而為師陳平烏集而為輔 臣聞記功誌過君臣之道也不念舊惡賢人之業也是以齊用管仲而霸功立秦任孟明而晉恥雪 臣聞振鷺雖材非六翮無以翔四海帝王雖賢非良臣無以濟天下 臣聞觀於明鏡則瑕疵不滯於軀聽於直言則過行不累乎身 晉陸機演連珠曰臣聞日薄星迴穹天所以紀物山盈川沖厚地所以播氣五行錯而致用四時違而成歲是以百官恪居以赴八音之離明君執契以要克諧之會 臣聞髦俊之才世所希乏丘園之秀因時則揚是以大人基命不擢才於后土明主聿興不降佐於昊蒼 臣聞祿放於寵非隆家之舉官私於親非興邦之選是以三卿世及東國多衰弊之政五侯並軌西京有陵夷之運 臣聞靈輝朝覯稱物納照時風夕灑程形賦音是以至道之行萬類取足於世大化既洽百姓無匱於心 臣聞鑒之積也無厚而照有重淵之深目之察也有畔而眡周天壤之際何則應事以精不以形造物以神不以器是以萬邦凱樂非悅鍾鼓之娛天下歸仁非感玉帛之惠 臣聞智周通塞不為時窮才經夷險不為勢屈是以凌飆之羽不求反風耀夜之目不思倒日 臣聞利眼臨雲不能垂照朗璞蒙垢不能吐輝是以明哲之君時有蔽壅之累俊乂之臣屢抱後時之悲 臣聞因雲灑潤則芳澤易流乘風載響則音徽自遠是以德教俟物而濟榮名緣時而顯 臣聞絃有常音故曲終則改鏡無畜影故觸形則照是以虛己應物必究千變之容挾情適事不觀萬殊之妙 臣聞目無嘗音之察耳無照景之神故在乎我者不誅之於己存乎物者不求備於人 臣聞觸非其類雖疾弗應感以其方雖微則順是以商飆漂山不興盈尺之雲谷風乘條必降彌天之潤故闇於治者唱繁而和寡審乎物者力約而功峻 宋謝惠連連珠曰蓋聞獸狀者

易絆養德者難致是以子張重跡不獲哀公之祿干木偃息不受文侯之位 蓋聞機心難堪不挾異類澤德易孚可狎殊方是以高羅舉而雲鳥聚人萃而水禽翔 蓋聞春蘭早芳實忌鳴鵙秋菊晚秀無憚繁霜何則榮乎始者易悴貞乎末者難傷是以傅長沙而志沮登金馬而名揚 蓋聞脩己知足處德其逸貴榮昧進志忘其審是以飲河滿腹而求安飲泰緣不務高而畏下傾甚 宋顏延之範連珠曰蓋聞夫履順則天地不違一物投誠則神明可交事有微而愈著理有闇而必昭是以魯陽傾首離光為之反舍有鳥拂波河伯為之不潮 齊王儉暢連珠曰蓋聞王佐之才雖遠世必見採於當世陵雲之氣徒盛無以自發於雲門是故魏人指玉於外野和氏泣血於荊山 梁武帝連珠曰蓋聞水鏡不以妍蚩殊照芝蘭不為貴賤異芳是以弘道歸於兼濟至德由乎兩忘 蓋聞一眚不足以掩德五刑非可以妄加是以徑寸之珍有時而纇盈尺之寶不能無瑕 蓋聞理衝其萌豈須拔山之力物有易傷不待凌雲之繳是以微照積而山飄虛弦動而隼落 梁宣帝連珠曰常聞盈虛之道雖僭乎而必睽損益之由在至象而無缺是以謂蓋之厚而東南缺唯天為大而西北虧 常聞川有藏玉則卉草常茂林有猛獸則藜藿莫採是以漢儀重見皇王之迹有宣周禮備存龜象之田無改 梁沈約連珠曰臣聞烈風雖震不斷蔓草之根朽壤誠微遂霣崇山之峭是以一夫不佳感於赫怒千乘必致亡於巧笑 臣聞鳴籟受響非有志於要風涌流長邁寧厝心於歸海是以萬竅怒號不叩而咸應百川是納用卑而為宰 梁吳均連珠曰蓋聞艷麗居身而以蛾眉入妒貞華炤物而以絕等見猜是以班姬辭寵非無妖冶之色陽子寂寞豈乏炫曜之才 蓋聞義夫投節未必識君烈士赴危非期要利是以墨子于縈帶不受肉食之謀申胥泣血非有執圭之位 梁劉孝儀探物作豔體連珠曰妾聞洛妃高髻不資於芳澤之饒長頸無藉於金鈿故雲名由於自美蟬稱生於天然是以[illegible]之獨其妖豔衛姬專其可憐 妾聞芳性深情雖欲[illegible]而不歇蘭芬動一而事迨久而更思是以津尊掩馥紙結秦婦之恨爵書餘妬追生魏妾之歎 陳沈炯江制旨連珠表曰竊尋連珠之作始自子雲放易象論動模經誥圖

謂之命世桓譚以為絕倫連珠者蓋謂辭句連續互相發明若珠之結排也雖復金鑣互騁玉軑並馳妍蚩優劣參差相間翔禽伏獸易以成形林琴瑟難與適變水鏡之觀隨其所遇明珠與石貴賤相懸

藝文類聚卷第五十七

藝文類聚卷第五十八　雜文部四

書　檄　移　紙　筆　硯

書

廣雅曰書記曰書 漢書曰蘇武使匈奴被留昭帝即位求武等匈奴言武已死後漢使至匈奴教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單于顧左右而驚謝漢使曰武等實在於是遣還 漢書曰陳遵為河南太守既至官當從史乃召善書吏十人於前治私書謝京師故人遵憑几口授書吏且省官事數百封親疏各有意 又曰谷永字子雲便於筆札故時人云谷子雲之筆札樓君卿之脣舌 吳錄曰王宏為兗州刺史不發私書不交豪族號曰王獨坐 典略曰太祖嘗使阮瑀作書與韓遂於馬上具草書成呈之太祖攬筆欲有所定而竟不能增損 魏庾與山濤書曰素不便書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几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堪 蜀誌曰王平字子均生長戎旅手不能書所識不過十字而口授作書皆有意理使人讀史漢諸書聽之通知其義往往論說不失其旨 魯國先賢志曰孔翊為洛陽令置器水於前庭得私書皆投其中一無所發彈治貴戚無所迴避 張華別傳曰大駕西征鍾會至長安華兼中書侍郎從行掌軍事中書疏表檄文帝善之 語林曰殷洪喬作豫章郡臨去人寄百餘函書既至石頭悉擲水中因祝之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能作達書郵 沈約宋書曰劉穆之與朱齡石並便尺牘嘗於高祖坐與齡石共答書自旦至日中穆之得百函齡石得八十函而穆之應對無廢

【書】漢鄒陽書梁孝王曰昔者荊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食昴昭王疑之夫精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昔玉人獻寶楚王誅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輿避世語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蘇秦相燕人惡之於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騠白圭顯於中山人惡之於魏文侯文侯投以夜光之璧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故百里奚乞食於道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桓公任之以國此二者豈素宦於朝借與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信子冉之計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

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消骨也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
可報之意則桀之狗可使吠堯跖之客可使刺由況因萬乘之權假
聖王之資乎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衆莫不按劒相眄
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奇而為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為之容也
後漢班固上書東平王曰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
後有非常之功將軍膺千年之任蹈先王之蹤體弘懿之姿據高明之勢
昔卞和獻寶以離折趾屈子納忠終於沈身而和氏之璧千載垂光屈子
之篇萬世彌章 齊陸厥與沈約書問聲韻曰長門上林殆非一家之賦洛
神池鴈便成二體之作孟堅精整詠史無虧於東主平子恢富羽獵不累於
憑虛王粲初征他文未能稱是楊脩敏捷暑賦彌日不獻率意寡尤則
事促乎一日翳翳愈伏而理賒於七步一人之思遲速天懸一家之文工拙壤隔何獨
宮商律呂必責其如一也 梁簡文帝答張纘謝示集書曰纘好文章於今二十
五載矣竊嘗論之日月參辰火龍黼黻尚且著於玄象章乎人事而況文
辭可止詠歌可輟乎不為壯夫揚雄實小言破道非謂君子曹植亦小辯破
言論之科刑罪在不赦至如春庭落景轉蕙承風秋雨且晴檐梧初下浮雲
生野明月入樓時命親賓乍動嚴駕車渠屢酌鸚鵡驟傾伊昔二邊久留
四戰胡霧連天征旗拂日時聞塢笛遙聽塞笳或鄉思悽然或雄心憤薄
是以沈吟短翰補綴庸音寓目寫心因事而作 又答新渝侯和詩書曰垂示三
首風雲吐於行間珠玉生於字裏跨躡曹左含超潘陸雙鬢向光風流已絕
九梁插花步搖為古高樓懷怨結眉表色長門下泣破粉成痕復有影裏
細腰令與真類鏡中好面還將畫等此皆性情卓絕新致英奇故知吹簫
入秦方識來鳳之巧鳴瑟向趙始覩駐雲之曲手持口誦喜荷交并 梁劉孺
答劉緩求述制百義書曰學山學海未臻其極為龍為光或從王事所賴
昔經陝服頗見良書憑几據梧前供游目此中之記即用為枕帷前之秩仍可
為帳對此自娛勤而待命叩而必應已謝懸鍾設而無竭復非井蟄 梁沈
約與范述曾論竟陵王賦書曰夫明況繪畫則不識匪泱雜陳鐘石則莫辯官
商雖復吟誦環迴編羅字滅終難所詳仰酬恭旨微表寸長 陳劉孝綽答
梁元帝書曰伏承自辭皇邑爰至荊臺夫勇刹林且擁高觀近雖欲悅寸

錦而不視金玉昔臨淄辭賦悉與楊脩未殫寶筍顧慙先哲 梁江淹詣
宋建平王上書曰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庶女告天振風襲於齊臺
下官遭戶乘樞之民布衣麻帶之士得升降承明之闕出入金華之殿何嘗
不局影凝嚴側身扁者乎寧當爭分寸之末競錐刀之利積毀消金
積讒摩骨遠則直生取疑於盜金近則伯魚被名於不義 梁劉之遴與
劉孝標書曰聞閒足下作類苑括綜百家馳騁千載彌綸天地纏絡萬品
撮道略之英華搜羣言之隱賾鈐摘既畢殺青已就義以類聚事以羣
分述征之妙揚班儔也擅此博物何快如之縱復子野調聲寄知音於後
世文信構曾懸百金於常時居然無以相尚自非沈鬱澹雅之思安能閉志
經年勤成若此吾嘗聞為之者勞觀之者逸足下已勞於精力宜令吾見
異書 梁劉孝標答劉之遴借類苑書曰九冬有隙三餘暇時多遊書
圃代樹世異酌若夫參覃且廣豈於紙纊閱微言於殺竹嘔飫膏液咀嚼英華
不知地之為輿天之為蓋靡測垌塘莫辯輿馬烏足以言乎是用周流境
表詳觀圖諜擇實幽冊莫不盡其奇至於豐之謀止於耆草周周之計利在銜
異苑鵠集斯文蓋以補其漏耳其異藏山之石播於士大夫者

檄

說文曰檄二尺書也從木敫聲 釋名曰檄激也下官所以激迎其上之書文
也 漢書曰申屠嘉為丞相鄧通居上旁嘉檄召通通曰不來且斬
通恐入言於上上曰速往吾今召汝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 東觀
漢記曰光武數召諸將置酒賞賜坐席之間以要其死力當此之時賊檄
日以百數憂不可勝上猶以餘閑講經藝 又曰隗囂故宰府掾吏善為文
書每上書移檄士大夫莫不諷誦 又曰廬江毛義少時家貧以孝行稱南
陽張奉慕其義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令義奉檄而入喜動顏
色 典略曰張儀與魏人常從楚相飲楚相亡璧意儀盜之掠笞數百既相秦
為檄告楚相曰吾從汝飲不盜汝璧若善守汝國我且盜汝城 又曰陳琳作諸
書及檄草成呈太祖太祖先苦頭風是日疾發臥讀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
愈我病數加厚賜 魏志曰孫放善為書檄三祖詔命招喻多放所為
李充起居戒曰軍書羽檄非儒者之事且家本道素言不及殺語不虛誕

而檄不切厲則敵心陵言不該壯則軍容弱請姑舍之以擬能者 續晉陽秋曰何无忌母劉牢之姊也无忌與高祖謀夜於屏風裏製檄文母潛登屏風上窺既知其謀大喜曰汝能如此吾讎恥雪矣

檄文

漢司馬相如喻巴蜀檄文曰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彼豈樂死惡生而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位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於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謚為至愚恥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 魏陳琳為袁紹檄豫州曰操父嵩乞丐攜養因贓假位輿金輦璧輸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操贅閹遺醜僄狡鋒協收羅英雄弃瑕取用故遂與操同諮合謀操遂承資跋扈肆行凶忒割剝元良殘賢害善因爵賞心由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又特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隳突無骸不露乃欲撓折棟梁孤弱漢室除滅忠正專為梟雄某倚秦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虎賁育獲之士騁良弓勁弩之勢并州越太行而角其前荊州下宛葉而掎其後若舉炎火以焫飛蓬覆滄海以沃熛炭有何不消滅者 又檄吳將校曰孫權小子未辯菽麥要領不足以膏齊斧名字不足以汙簡墨譬猶鷇卵足以拒皇威江湖可以逃嚴誅不知天網設張以在綱目爨鑊之魚期於消爛也若使水而可恃則洞庭無三苗之墟子陽無荊門之敗朝鮮之壘不刊南越之旌不拔昔夫相銜奉國威為民除害元惡大憝必當梟夷蓋鳳鳴高岡以遠府難弗勇之德然鷙擯之鳥巢於蓬蒿折子紛下愚之蔽也今江東之地無異蒿林為務賢哲之信亦危矣 晉鍾會檄蜀文曰今主上聖德欽明紹隆前緒宰輔忠肅明允劬勞王室布政垂惠而萬邦協和施德百蠻而肅慎致貢悼彼巴蜀獨為匪民是以命授六師恭行天罰今自邊境又寧方內無事蓄力待時并兵一向而以一州之衆分張守備難以禦天下之師比年以來曾無寧歲征人勤瘁難以當子來之民此皆諸賢所共親見誠能深鑒成敗邈然高蹈投跡微子之蹤橫身陳平之軌則福同古人慶流來裔 晉孫惠為東海王討成都王檄文曰穎昧性強暗增崇位號阿比奄豎任孟玖遂使忿睚殺活由己疾諫好讒小人滿側官以賄成位以錢獲囚以貨並獄以幣解百官卷舌朝野隱伏案穎之罪書記未有禍甚叔帶逆隆晉曾相為子則不孝為臣則不忠為弟則不順為王則不仁四惡具矣豺狼之性有甚無悛 晉庾闡為郗鑒檄青州文曰蓋天地有盈虛之期皇代有興廢之會姬文至聖猶西患昆夷周室哲王而北難獫狁天步禍亂有自來矣自以石勒因畧襄者之弊遇皇綱暫弛遂陵跨神州吞噬上國二十餘載毒被四海人神含憤天誅自滅而石虎窮凶襲其餘業內肆豺狼之暴外有無厭之禍念諸文武百姓同為和氣之民而不蒙太陽之施奔波於海外之間逼迫於寇戎之手行者窮征役者困重賦死生契闊艮難為心 又檄梁州文曰巴蜀士民夫昏明代運否泰則泰聖哲觀機以知變不月滅亡以取禍昔者皇運中消乾綱暫弛羣勒窮凶肆暴神州李劉放逆竊福逼峨川蜀是以不才任符分陝未能仰宣皇恩招攜以禮而使三巴之民制於犬羊之群元元之命懸於豺狼之口所以假寐永歎疚如首者也凡百黎萌秋毫不犯檄到勉思良圖自求多福無使蘭艾同焚永作噬臍誠信誓之明有如皦日 又為檄石虎文曰石勒因畧前遺蒼生窮凶極逆偽號累祀百姓受殄殘之酷王室有黍離之哀不有少康之隆孰能祀夏不有宣王之興誰匡周 兇醜物揭師石虎僭龍內業負恃其衆陸梁河朔舟命忠順之士懷一抱義含膽飲血雖其禍酷心存倒戈而力不能奮今遣使持節荊州刺史都亭侯翼高旗連雲組練映日運孫吳之籌按尚甫之略莫不張膽咀鐵人思自百以此衆戰其猶烈火之燔秋蓬衝飈之掃落葉也 晉桓溫檄胡文曰胡賊石勒暴肆華夏戕民害荼而國歸醜至使六合殊風九鼎乖越每惟國難不遑啟處撫劍北顧慨歎盈懷寡人不德忝荷戎重師次安陸緝境日舊臨晷暮征夫憤慨昔叔孫絕粒義不同惡詎能生存節恥存恭朝歷既遭僭一朝蕩定拯撫黎民即安本大頒之以德禮潤之以澤信感荒外武揚八極先有名稱賞後伏者前誅德刑既明隨才敘叙此之範想所聞也 晉又劉代依景檄文曰與若梁翼五十餘載平十宇內德長仁育羣生義征不服建翠鳳之旗則六龍驤首擊靈鼉之鼓則百神警書風牧方邵之賢負衛霍之

原缺

佐盡力於萬機卒見弃於行路 【賦】吳𦪏筆格賦曰幽山之桂樹榮
風而抱露葉委而陸離根縱橫而盤互爾其負霜含液枝堅心赤
前翦其片條爲此筆格趺則巖巖方爽似華山之孤上管則員員峻逸若
九疑之爭出長對坐而御煙永臨窻而備筆 【贊】晉郭璞筆贊曰上古結繩
易以書契經緯天地錯綜羣藝日用不知功蓋萬世 【銘】晉傅玄筆銘
曰筆之強志庶事分別七術雖衆猶可解說投足擇言駟不及舌筆之過誤愆
尤不滅 晉傅選筆銘曰昔在上古結繩而誓降及後載易以書契書契
之興興自頡皇肇建一體廢遂發篆昌彌綸羣事通遠達幽垂訓紀典匪
筆靡脩莫爲心畫臧否斯由厥美弘大罔類鮮疇德輿之著惟道是
揚茍逞其違禍亦無方 晉王隱筆銘曰豈作其筆必兔之毫調利難
禿亦有鹿毛 【啟】梁元帝謝宮賜白牙鏤管筆啟曰春坊漆管曲降深
恩北宮象牙猥蒙霑逮雕鐫精巧似遼東之仙物圖寫奇麗笑蜀
郡之儒生故知嵇賦非工王銘未善昔伯喈致贈緣屬友人葛龔所酬
止聞通識豈若遠降[illegible]心曲單甫函方覺瑤[illegible]無當[illegible]後但有
[illegible]商無圖負削徒懷[illegible]植悄顏執觀 【啟】庾肩吾謝賚[illegible]筆
啟曰煙磨青石已踐孔氏之壇管樹銅龍還笑王生之璧西域胡人臥織成
之金筆遊仙童子隱芙蓉之行郭莫不並出梁園來頒狹室

硯

太公金匱曰硯之書曰石墨相著邪心讒言無得汙白 漢書曰宣帝時中
郎將張彭祖少與帝微時同席硯書及帝即位彭祖以舊恩封陽都侯
出常參乘 又曰薛宣爲左馮翊性密靜有思省吏職求其便安下至財
用筆硯皆爲設方略利用之省費吏民稱之 崔寔四民月令曰正月硯凍
釋命童幼入小學篇章十一月硯凍幼童讀孝經論語 東觀漢記曰
蘇竟與劉歆兄子恭書云前世以磨研編簡之才與國右史公從事出入
魏武帝上雜物疏曰御物有純銀參帶臺硯一枚純銀參帶員硯大小
各一枚 陳留志曰范喬年兩歲祖父馨臨終撫其手曰恨不見汝成人
以吾所用硯與之始五歲祖母以此言告喬喬便執硯涕泣 東宮舊事
曰皇太子初拜給漆石硯一枚 陸雲與兄機書曰君苗能作文見兄文輒云
欲燒筆硯 從征記曰夫子牀前有石硯一枚作甚古朴蓋孔子平生時
物也 【賦】晉傅玄硯賦曰採陰山之潛樸簡衆材之攸宜節方圓以定形
鍛金鐵以爲池設上下之剖判配法象乎二儀木貴其能軟石美其潤堅
加采漆之膠固含冲德之清玄 【贊】魏繁欽硯贊曰班采散色漚潤毫芒點
黛文字耀明典章施而不德吐而無匱斯資甘液吸受流芳 【銘】魏王
粲硯銘曰昔在皇頡爰初書契以代結繩民察官理庶績誕興在世季
末華藻流淫文不寫行書不盡心淳朴澆散俗以崩沉墨運翰藻榮
辱是若念茲在茲惟玄是宅
梁武帝硯銘

藝文類聚卷第五十八

將帥　戰伐

將帥

春秋元命苞曰上天一星爲鉞將　六韜曰將冬不服裘夏不操扇天雨不張蓋出隘塞犯泥塗將必下步士卒皆定將乃就舍炊者皆飽將乃敢食　左傳曰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　周官曰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　史記曰魏文侯問吳起何如人李克曰其用兵司馬穰苴弗能過也於是魏文侯以爲將擊秦拔五城　又曰齊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説之以爲將軍穰苴曰願得君之寵臣國中所尊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使莊賈往穰苴與約會日中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暮時莊賈乃至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者云何曰當斬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震　又曰吳起之爲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　又曰文帝六年匈奴大入邊乃以宗正劉禮爲將軍軍霸上祝茲侯徐厲軍棘門以河內守亞夫爲將軍軍細柳帝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軍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士吏被甲彀弓持滿先驅至不得入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但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於是上使詔將軍亞夫乃傳言開壁壁門士吏曰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爲動色改容使人稱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文帝曰此眞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亞夫可得而犯耶稱善久之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令於君塗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君命有所不受故將通於九變之利者知用兵矣　韓子曰吳起爲魏將而攻中山軍人有病疽者吳起自吮其膿傷者母立而泣人曰將軍於若子如是何爲泣乎對曰吳子吮其父之傷而殺之涇水之上今安知不殺是子乎　黃石公三略曰良將之軍也恕己治人推惠施恩士力日新戰如風發攻如河決　軍讖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故良餌之下有懸魚重賞之下有勇夫　淮南子曰凡國有難君自宮召將詔之曰社稷之命將軍身今國有難願子將而應之主親操鉞授將軍曰自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辭而行乃爪鬋設明衣鑿凶門而出乘將軍建鼓旗斧鉞臨敵攻戰而領必死無有忌　列女傳曰楚子發攻秦軍絶糧使人請於王因問其母母問使者曰士卒無恙乎使者曰士卒分菽粒而食之又問將軍無恙乎對曰將軍朝夕芻豢黍粱子發破秦軍而歸母閉門不內使數之曰子不聞越王句踐之伐吳耶客有獻醇酒一器者王使人注上流使士卒飲下流味不加嘐而卒戰自五也異日又有獻一囊糗糒者王又使以賜軍士分而食之甘不踰嗌而戰自十也今士卒分菽粒而食之子獨朝夕芻豢何也　漢書曰韓信亡蕭何追還漢王曰以爲大將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召小兒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宜擇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爲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　又曰馮唐對文帝曰天下之將獨有廉頗李牧耳上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爲將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　又曰霍去病爲驃騎將軍爲人少言有氣上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上爲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不滅無以家爲　又曰西羌反時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無踰於老臣者矣上遣焉　東觀漢記曰吳漢當出師朝受詔夕即引道初無辦嚴之日故能常任職以功名終　又曰赤眉入長安鄧禹乘勝獨克而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攜以迎降者以千數衆號百萬　又曰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五溪深入軍沒馬援因復請行時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遂遣援　又曰祭遵爲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在軍旅不忘俎豆事具祭祀部　魏志曰曹仁字子孝少時不脩行檢及長爲將嚴整奉法常置科於左右案以從事　又曰賈逵字梁道自爲兒童戲弄常設部伍祖父習異之曰汝大必爲將帥口授兵法數萬言　又曰龐德討關羽親與羽交戰射羽中額時德常乘白馬羽軍謂之白馬將　蜀志曰鄧芝爲大將軍二十餘年賞罰明斷善恤卒伍身之衣食資仰於官不苟素儉然終不治私產妻子不免飢寒　吳書曰魯肅爲人節儉不務俗好治軍整頓禁令必行雖

單陣手不釋書又善談論能屬文辭有過人之明周瑜之後帝所為之屈 抱朴子曰大將民之司命社稷存亡於是乎在 【詩】晉張華命將出征詩曰重華隆帝道戎蠻或來賓徐夷與有周鬼方亦違殷今在盛明世寇虐動西埵豺豈無昧狹纖感至仁 【梁吳均古意詩】曰匈奴數欲盡僕在玉門關蓮花穿劍鍔秋月掩刀環春機思窈窕夏鳥鳴綠錢中人坐相望狂夫終不還 又邊城將詩曰塞外何紛紛胡騎欲成羣爾時始應募來投霍冠軍刀含四尺影劍抱七星文袖間血灑地車中旌拂雲輕軀如未殞終當厚報君 又邊城將詩曰僕本邊城將馳射盡開下箭衝鴈門石氣振武安見動輕賞發名高拜將野留書麾盤擫傳功須勒社徒傾七尺命酬恩終自身 又邊城詩曰聞君報一食遠逑出平野玉標丹霞劍金絡鞍光馬高旗入蔽飛長鞭匿地寫鴻星海中出曉月山頭下歲晏坐論功自有思臣者 又邊城詩曰臨淄重蹴踘曲城好擊刺不要身後名專騁眼前智君看班定遠立功不負義掣拽一丈旗躑躅雙兒騎但問相知否死生無險易 【贊】晉孫楚白起贊曰烈烈相相時維武安神機電斷氣濟師然南折勁楚走魏舍韓北摧禹服淩川成丹應侯無良穰子入關嘆嘆言虎口火燎于原遂焚杜郵與苻堅俱燔惟其殺矣古今所歎 又韓信贊曰淮陰屈伸壯於幽厄秦失其鹿英雄交戰蹬陟楚知亡撫戈從漢遂寤明主超然虎奮威震趙魏擒項于垓割據山川稱孤南面惜哉遺疑一朝身殺 又樂毅贊曰樂生誕節寔立弘度丹旆電摩奔齊景附感彼濟西群兇奔據惠之不敏翻然高翥搖逝一丘以保皓素 【表】後魏溫子昇為廣陽王北征請大將表曰今四郊多壘三軍申發率土之濱莫敢寧晏況忝末屬復董元戎臣不量心非將遇力豈容飾謙苟遂戒重但以軍旅之事齊貝所未學求得重將隨方指麾臣請先驅被堅執銳若使旗鼓相望埃塵相接決機兩陣之間不辭萬死之地臣獨不若臣專精戎旅六術靡常事機屢變以臣當之必所未達雖奉廣筭有均勝杜 【論】梁何遜韓白論曰此兩將者殆古之敵對開闢所希有也何者勝或曰白起功多前史以為出奇無窮欲窺滄海白起為勝若夫韓信斷幅以覆軍拔旗以流血其以取勝非復人力也亦可謂奇之又奇者哉白起破趙軍詐奔而斷其粮道取勝之皆此類也所謂可奇於不奇之間奚以得此其奇之又奇者哉 【宋】范曄二十八將論曰二十八將者前世以為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也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委而勿用然原夫深圖遠筭固將有以焉若乃王道既衰降及霸德猶能授受惟庸勳賢兼序如管隰之迭升桓世先趙之同列文朝可謂兼通矣降自秦漢世資戰力至於翼天王運皆武人屈起亦有鼓刀屠狗輕猾之徒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地故勢疑則隙生力侔則亂起蕭樊且猶縲紲信越終見菹戮不其然乎自茲以降迄于孝武宰輔五世莫非公侯遂使搢紳道塞賢能蔽壅故光武監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雖寇鄧之高勳耿賈之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特進朝請而已觀其治平臨政課職責咎將謂道足以法承之以刑者乎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叙其本第係之篇末

戰伐

尚書大傳曰戰者憚警之也 春秋說題辭曰伐人者國內行威有所斬撲伐之為言敗也 太公金匱曰武王伐紂丁侯不朝尚父乃畫丁侯射之丁侯病遣使請臣尚父乃以甲乙日拔其頭箭丙丁日拔目箭戊己日拔腹箭庚辛日拔股箭壬癸日拔足箭丁侯病乃愈四夷聞乃懼越裳氏獻白雉 尚書曰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 又曰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群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 禮記曰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於所征之地 大戴禮曰明主之所征也誅其君改其政弔其民而不奪其財也故曰明主之征也猶時雨也至則民悅矣 左傳曰衛大旱甯莊子曰周饑克殷而年豐且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事具天部雨部 又曰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虞虢之謂也虞公不聽許之遂為晉所滅 春秋佐助期曰太白星甲辛神名辯會日庫兵動鼓自鳴將諸侯象也 管子曰桓公北伐山戎以

升布天下　又曰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拔弓而射未敢發也謂
左右曰見前人乎對曰不見公曰寡人見人長尺而人物具焉冠右袪衣走馬前
疾走寡人其不濟乎管仲曰袪衣示前有水也右示涉也至卑耳之谿從左涉
深及冠從右涉方深至膝已涉大濟公拜曰仲父之聖若此也　又曰代出狐白
皮狐應陽之變六月而一見公貴買之代人且難得者其貴買必相率而求
之令齊載金錢之代谷求狐白皮代王聞之果去其農處山林求狐十四月
不得一狸皮齊聞而伐之代王即將其國士卒服於齊 事具數部 韓子曰秦
穆公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大悅聽樂終歲不還與兵伐之開地千里　史
記曰樂毅并獲趙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破之追至于臨淄齊湣王走保於
莒樂毅獨留徇齊戎臨淄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燕昭王大悅親至濟
上勞軍行賞饗士封毅於昌國號為昌國君　韓詩外傳曰武王伐紂到邢
丘軛折為三天雨三日不休武王懼召太公而問之曰紂未可伐乎太公曰不然軛
折為三者軍當分為三也天雨三日者欲洒吾兵也　崔鴻(?)子曰人有伐國之志
雄雞夜鳴庫兵動而戎馬驚　漢書曰武帝末年悔伐之事乃封丞相為富
民侯　又曰武王南伐越以牡荊曰北竹登龍以象天一命曰靈旗以指所伐論
衡曰太公陰謀書武王伐紂兵至牧野晨舉脂燭推掩不備　魏志曰景元四
年鄧艾伐蜀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為
艱險艾以氈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遂至(?)晉書曰
漢魏故事遣將出征符節郎授節鉞於朝堂斬禮遣將御臨軒尚書授節
越古兵書曰跪而推轂之義也　摯虞決疑要注曰古者帝王征伐以齊車載遷
廟之主以行故尚書甘誓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　王隱晉書曰咸
康元年督護王隨領三千人討蠻州賊吹三角皆到蠻軍人忽之隨曰列長者破之
當破賊而得土地也 詩 復漢楣騶安封侯詩曰我馬鳴兮金鼓震壯士激兮
忘身命破光甲兮跨良馬揮長戟兮廣強弩兮 魏文帝於黎陽作詩曰千
騎隨風靡萬騎正龍驤金鼓震上下干戚紛縱橫白旄若素霓丹旗發朱
光追思太王德胥字識足械經歷萬歲林行行到黎陽　又詩曰朝發鄴城
夕宿韓陵霖雨載途輿人困窮載馳載驅沐雨櫛風舍我高殿何為泥中在
昔周武爰暨公旦載主而征救民塗炭彼此一時唯天所讚我獨何人能不靖
亂　又詩曰殷殷其雷濛濛其雨我徒我車涉此艱阻遵彼洹湄言刈其楚班
之中路塗潦是御轔轔大車載低載昂嗷嗷僕夫載仆載僵蒙塗冒雨沾
衣濡裳　又詩曰奉辭罰罪遐征晨過黎山巉峥東濟黃河金營北觀故
宅頓傾中有高樓亭亭荊棘繞蕃叢生南望果園青青霜露慘悽宮零
彼黍稷兮傷情　又至廣陵於馬上作詩曰觀兵臨江水水流何湯湯戈矛成
山林玄甲耀日光誰云江水廣一葦可以航不戰屈敵虜戢兵稱賢良　王粲
從軍詩曰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所從神且武焉得久勞師相公征關右
赫怒震天威軍中多飫饒人馬皆溢肥徒行兼乘還空出有餘資拓地三千
里往反速若飛歌舞入鄴城所願獲無違　又從軍詩曰涼風厲秋節司典
告詳刑我君順時發桓桓東南征汎舟蓋長川陳卒被隰坰征夫懷親戚
誰能無此情哀彼東山人喟然感鸛鳴　又詩曰從軍征遐路討彼東南夷
方舟順廣川薄暮未安坻白日半西山桑梓有餘暉蟋蟀夾岸鳴孤鳥翩
翩飛征夫心多懷悽悽令吾悲　又詩曰率彼東南路將定一舉勳籌策運
帷幄一由我聖君恨我無時謀譬諸具官臣鞠躬中堅內微畫無所陳許歷
為完士一言猶敗秦我有素餐責誠愧伐檀人雖無鉛刀用庶幾奮薄身
宋文帝北伐詩曰季父鑒禍先辛生識機始崇替非無徵興廢要有以自
昔淪中畿倏焉盈百祀不覩南雲陰但見胡塵起亂極治方形塗泰由積
否方欲滌遺氛矧乃穢邊鄙眷言悼斯民納隍良在己逝將振宏羅一麾
同文軌　宋孝武帝北伐詩曰表裏跨原隰左右御川梁月羽皎素鍔皇旅
絕赤光　宋謝莊以鄴平解嚴詩曰肅旗旆律從戎鉞暢乾藏紛罹
推物泰通道抃身寧般軺軺至出撫擾緩惟時　又從駕頓上詩曰中
權臨共路前孝寧天動角依風躁長旌當夜明　宋傅亮從武帝平
閩中詩曰轆旅揚城大旗徐方旅旗首路丙戎啟行張樹洪河擺悲出壯
又從征詩曰良統西楚行指舊鄉止猶岳立動則雲翔烈烈羣師星言啟
行凡所撫河林馬在茲　梁簡文帝從軍北伐詩曰旌旗為漢將仟馬出
長城長城地勢險萬里與雲平寒秋八九月虜騎入幽并飛狐白日晚瀚海
愁雲生乘墉挿翩旆曰引高旌雲屯七萃士魚麗六郡兵胡笳關下思
羌笛隴頭鳴天長地自久人道有虧盈未窮激楚樂已見高臺傾　齊

王融從武帝瑯邪城講武應詔詩曰治兵閱魯策訓旅貝周荊教民
良不弃任智理怕全白日映丹羽顏霞文翠旆凌山姪組甲帶衣被戎船
凝葭馳摧艙情管乍聯綿早逢文化洽復屬武功宣願陪玉鑾右一塚
掃燕然　宋武帝宴詩曰止殺心自詳勝殘道未遍四主漸懷音九夷稍卓
面世治非去兵國安豈忘戰釣臺聞史籍岐陽書記傳　梁簡文帝和
武帝詩曰校尉開肄勒將軍定月支南通新息柱北出武陽碑豫遊戲
馬館教戰昆明池銀塘寫清渭銅鉤引直濟常從良家子命中幽并兒
金鞍飾紫琊玉燕帖青驪東書今已共願奏云亭儀　又詩曰余無今
息鼓董案成開帷聊舉青龍陣正取鵝宮時搗兵簡後拒軫祭遂前
師甭門初雲節步陣始分旗　梁元帝藩難未靜述懷詩曰玉節威
雲變金鉦韻諸宮夷親戈臨衛白日羽映流紅單酲結猛將芳餌引群雄箭
擁淇園竹劍聚若溪銅墮觀周王駿多逢鮑氏騶謀出河南賈威奇臨
西漏後雲連陣合却月半山空樓前飄密柳井上落疏桐若將連雨北
壘挂長虹　又和王僧辯從軍詩曰山虛和鐃管水靜寫樓船連雖隨大度
燧象帶烽然洞庭晚風急瀟湘夜月圓荀令多文藻臨戎賦雅篇　梁
吳均戰城南詩曰蹀躞青驪馬往戰城南畿五歷魚麗陣三入九重圍名君
意已重無功終不歸　又詩曰前有濁樽酒憂思亂紛紛小來重意氣學
劍不學文忽值胡關靜匈奴遂兩分天山已半出龍城無片雲漢世平如此
何用李將軍　又詩曰陌上何喧喧匈奴圍塞垣黑雲藏趙樹黃塵埋隴根
天子羽書勞將軍在玉門　又詩曰雜虜寇銅鞮征役去三齊扶山剪疏勒
傍海掃沉黎劍光揮夜電馬汗畫成泥何當見天子畫地取關西　又
征客詩曰公卿來帳別鼓聲在狹斜玉樽浮雲盖朱輪流水車輕舟懸明
月劍杪照蓮花　陳沈炯正陽堂宴勞旋詩曰凱入同高宴獻功多祜昔往
歌米微今來徽杖杜喜戰惟我皇勝之不窮户排軼授神謀餘壯終能
賈紹蕩金壘溢周流赤鶴傳　又出重圍和傅昭詩曰魯連揚一葉陳平
出六奇邯鄲風雨散白登煙霧離排雲出九地陵定振五危　周庾肩吾被
使從渡江詩曰八陣引江兵三河總艫舳絳天接遠旆雷野驅長轂夜劍
動星芒秋潮驚箭服　梁劉孝義從軍行詩曰冠軍親俠射長平自合

臨木落彫弓燥氣秋征馬肥賢王皆屈膝幕府復申威何謂從軍樂往返
速如飛　隋祖君彥從北征詩曰翠旗臨塞道靈鼓出桑乾祁山斂雰
霧瀚海息波瀾戍亭秋雨急關門朔氣寒方繫單于頸歌舞入長安
出　隋虞和謂之從北征詩曰沙漠胡塵起關山烽燧驚皇威奮武略上將總
神兵高臺朔風馳絕野寒雲生匈奴定遠近壯士欲橫行　周庾信從駕
觀講武詩曰校戰出長楊兵欄入鬪場置陣橫雲起開營雁翼張星奔
驂騄浮雲上驌驦風交戰鼓高塵擁具裝騎獵時落木驚鴻鳴學動行
又和平鄴應詔詩曰大策引神兵風飛掃鄴城陣雲千里散黃河一
代清　陳伏知道從軍五更轉五首詩曰一更刁斗鳴校尉逴連城遙聞
射鵰騎懸憚將軍名二更愁未央高城寒夜長試將弓學月聊持劍
比霜三更夜驚新橫吹獨吟春強聽梅落花誤憶柳園人四更星漢低
落月與雲齊依稀北風裏胡笳雜鳥嘶　五更催送籌曉色映山頭城鳥
初起堞東人惟下樓　陳蘇子卿南征詩曰一朝遊桂水萬里別長安故鄉夢
中近邊愁酒上寬劍鋒但須利戎衣不畏單南中地氣煖少婦早秋寒　陳
沈炯從駕送軍詩曰惟堯稱乃武軒后號神兵民官智勇治亂屬師貞
我君膺寶業歷偃視前英弟册方無浪東山有未平星光下結袍劍氣上
衝牛橫雲開萬里徵日照百川明撫鼓山雲應聞鼙水波驚　陳張正見從軍
詩曰胡兵屯薊北漢將起山西故人輕百戰聊欲定三齊風前噴畫角雲上舞
飛梯鷹塞秋聲遠龍沙雲路迷無然自可勒函谷詎須泥　又從軍詩曰
將軍定朔邊刁斗出祁連高柳橫長塞青關接遠天弁泉含陣竭烽火
映山然欲知客心斷旌旆萬里懸　後漢崔駰大將軍西征賦曰主簿騶
言歎聞昔在上世義兵所克工歌其詩具陳其頌書之庸器列在明堂所
以顯武功也於是袁孟秋而西征跨雍梁而遠蹤陟隴阻之峻城升天梯以高
翔旗旐翼如遊風羽毛紛其覆雲金光皓以奪日武鼓鏗而雷震　魏文帝
述征賦曰建安之十三年荆楚傲而弗臣命元司以簡旅予願奮武乎南鄴伐
靈鼓之㘓㘓兮建長旗之飄飄耀甲卒之皓旰馳萬騎之瀏瀏揚凱悌之豐惠
兮仰乾威之靈武伊皇衢之遐通兮維天網之畢舉南野之舊都聊弭節而容
與遵往初之舊迹順歸風以長邁鎮江漢之遺民靜南畿之遐裔　魏陳王

曹植東征賦曰建安十九年王師東征吳寇余典禁兵衛宫省然神武一舉東
夷必克想見振旅之盛故作賦一篇登城隅之飛觀兮望六師之所營幡旗轉
而心思兮舟楫動而傷情顧身微而任顯兮愧責重而命輕嗟我愁其何為
兮心遥思而懸旌師旅憑皇穹之靈祐兮亮元勳之必舉揮朱旗以東指兮
横大江而莫御 魏應瑒撰征賦曰奉皇佐之明旦列將親戎乎幽鄴飛龍旂
以雲曜披廣路而北巡崇殿欝其嵯峨兮華宇爛而舒光摛雲藻之雕飾流
輝采之渾黄辭曰烈烈征師尋遐庭兮悠悠萬里臨長城兮周覽郡邑思既
盈兮嘉想前哲遺風聲兮 魏徐幹西征賦曰奉明辟之渥德兮與遊軫而西伐
過京邑以釋駕觀帝居之舊制伊吾儕之挺劣獲載筆而從師無嘉謀以云
補徒荷禄而蒙私非小人之所幸雖身安而心危庶區宇之今定入告成乎后皇
登明堂而飲至銘功烈乎帝裳 又序征賦曰余因茲以從邁兮聊暢目乎所
經觀庶士之繽殊察風流之圖績泝江浦以左轉涉雲夢之無陂從青冥以鑿
上連濤平天維刊棲林以廣塗填沮洳以高蹊攀脩環其萬艘亘千里之長湍
行兼時而易節迄玄氣之消微道蒼神之受謝遇鶉鳥之將栖庶前事之既

藝文類聚卷五十九 九

終亦何為乎久稽乃振旅以復蹤泝朔風而北歸及中區以釋勤超栖遲而無
依 魏王粲初征賦曰違世難以迴折兮超遥集乎蠻楚逢屯否而底滯兮忽長
幼以羈旅賴皇華之茂功清四海之疆宇超南荆之北境踐周豫之末畿野蕭
條而騁望路周達而平夷春風穆其和暢兮庶卉煥以敷蕤行中國之舊壞
實吾願之所依當短景之炎陽犯隆暑之赫曦薄微風而溫溫以增熱體燁燁其若
焚 魏阮瑀紀征賦曰仰天民之高衢兮慕在昔之遐軌希篤聖之崇綱兮惟
弘哲而為紀同天工而人代兮匪賢智其能使五材陳而並序靜亂由乎干戈
惟蠻荆之作讎將治兵而濟河遂臨河而就濟瞻禹績之茫茫距疆澤以
潛流經昆侖之高岡目幽蒙以廣衍遂霑濡而難量 魏陳琳武軍賦曰
赫赫哉烈烈矣于此武軍當天符之佐運承斗剛而曜震漢季世之不辟青
龍紀乎大荒熊狼競以摯攫神寶播乎鎬京於是武臣赫然飈炎夭之降怒
叫諸夏而號八荒爾乃擬北落而樹表晞壘壁以結營百校羅時千部列陳
彌方城掩平原於是啓明戒旦長庚告昏火烈具舉鼓角並震千徒從唱億
夫求和聲訇隱而動山光赫弈以燭夜其刃也則楚金越冶棠谿名工清堅皓

鍔脩刺鋭鋒陸陷犀兕水截輕鴻羅刃則東胡闕鞏百煉精剛函師振
椎亭人制縫兮則幽都筋骨恒山檿榦通肌暢骨崇縵曲鏗其兮則烏
號越棘繁弱角端象弭繡質哲抓文身矢則申息肅慎箘簵空疏
焦銅毒鐵麗轂輕輈馬則飛雲絶景直踏驊騮駁龍紫鹿文的瞷魚
其乃清道整列按節徐行龍姿鳳峙灼有遺英 又神武賦曰建安十有三年
大司空武平侯曹公東征烏丸六軍被介雲輜萬乘治兵易水次於北平可
謂神武奕奕有征無戰者已佇盤桓以淹次乃申命而後征覲狄民之故土
追大晉之遐蹤惡先穀之懲寇善魏絳之和戎受金石而弗伐蓋禮樂而
思終陵九城而上濟起雲幄乎玉繩車軒轔於雷室騎浮厲乎雲宫暉曜
連乎白日旂旐繼于電光旆既軼乎白狼殿未出乎盧龍威凌天地勢括
十衝單鼓未伐虜已潰崩克俊折馘首梟其魁雄爾乃據輯瓌珍茵氈
幕幄攘璆帶佩不飾彫琢華璫玉瑶金麟牙琢文貝紫瑛瑤琚玄綠黼錦
繢組罽毲皮服 晉□欽征天山賦曰素甲玄敞皓旰流光左騁雄戟右攢
干將彤弧朱増丹羽綷房望之若火鉅奔朝陽華旗驚雲覺聚夕曜日

藝文類聚卷五十九 十

鍇於是轒轀雲橫威弧而發鉦鼓雷鳴猛火風烈躍刃霧散虜鋒摧折
呼吸無聞醜類剿滅 晉嵇含出征賦曰嗟夫吳之小夷負川阻而不廷肇天
子之命公撫九伯而是征整三軍而飭戒殄征夫而振旅萬艘翼華以啟蕃
雁翔雖以星陳塞川原而上下旌城隍而無垠於是州牧獲舟水衛飛事飾師
就部乃謀乃試信大海之可橫窮江河之足忌公命臨淄守于邺都侯懷大舜
乃號乃慕茂國事之是欲兮歎縫時而離居企觀宇之偏處兮獨掩首於
城隅 晉陸雲南征賦曰太安二年八月奸臣羊玄之皇甫商敢行稱亂大
將軍穀命羣后同恤社稷四方之會衆以百萬與十月軍次於朝歌講武治
戎以觀兵于殷墟桓桓先征在河之湄覩彼長道騑旌千里美王師之遵時
茂七德而發止爾乃稅駕朝旌我徒既閑頗時講武蒐狩于原紛同方而
類聚煥制翼而明分衹明形以誓衆習運攻於舊聞若溟海之引回流於
靈淵之吐行雲 宋謝靈運撰征賦曰逢休明之能祐託非薄於末暉既致命於
皇帳亦彼已於宰闈傷鵝梁以載揚詠伐檀而屢思和風翕以首節零雨
鬱而四湊津雲曖以合體墳衍晉其隸封蒙歸飛之能循樂流之自東想

拒衆金之北徂企雲旗之西埒泝三川之積洩凌二崤之重阻覩高掌於華陽聆鳴鳳於洛浦 [宋]謝靈運撰征賦曰相國宋公矢于京甸次師于汴上曾不踰月二方獻捷夫子感東山之劬勞使臣遊于原隰余摘官承之謬充殊役遂寫集聞見作賦撰征惟上相之叡哲當草昧而經綸總九流以貞觀協五材而平分鑿龜筮允臧人鬼同情順天行誅司典詳刑逆二寡以爲襄而服而歸斯陣末列於都甸威以振於秦關爲微臣以勞間奉天命於河渭夕飲餞以傲山家旦出宿而言辭冒沉雲之晦藹迎素雪之紛霏眷轉蓬之辭根悼朔雁之赴越彼微物之感情此思心而可歇 [梁]沈約憫國賦曰余生平之無立徒蹈疏以自閑處闕城之榮塗得無用於行間對僚友而不怡感削領而相顧畏高衡之比擬壯鼓笑之南度眩潛師之夜過鄴爲雖馬之晨呼矛森森而密竪旗落落而踈布時難紛其未已歲功迫其將徂育素蟻於玄冑垂蒜髮於緩胡 [頌] [晉]潘岳趙充國頌曰明靈惟宣戎有先零先零猖狂侵漢西疆既臨其域諭以威德有守矜功謂之弗克請奮其旅于罕之羌天子命我從之鮮陽營平守節屢奏封章料敵制勝

咸謀靡元遂剋西戎還師于京鬼方賓服罔有不庭 [晉]史岑出師頌曰茫茫上天降祚有漢兆基開業人神攸贊五曜宵映素靈夜歎皆在孟津惟師尚父素旄一麾混齊天宇蒼生更始朔風變楚我出我師于彼西疆天子餞我輅車乘黃言念伯舅恩深渭陽 [後漢]班固竇將軍北征頌曰於是雷震九里電曜高闕金光鏡野武旗冒日雲黯長霄走百蠻之驍騎選四緯所從英敵 [後漢]傅毅竇將軍北征頌曰建漢想羿何天符而用師曜神武於幽冀遇白登之重圍何獫狁之桀虐自而不羈哀昏戾之習性阻廣漠之荒域命寶侯之征討躡衛霍之遺塹聖皇之兼籌無用之嚴鋒揉伊吾之城壁蹈天山而遠降服名烈泰旗鼓而來族聖上嘉而褒寵典禁旅之戎兵內雍容以詢設外折無形惟倜儻以弘遠委精慮於朝廷 [晉]張載平吳頌曰闡之前丹水之師舜有三苗之誅此聖帝明王平暴靜亂未有不用兵而制之成功非頌不顯情動於中非言不彰獫狁既攘出車以興淮夷既平用作斯頌先典之明志不刊之美事焉可闕歟遂作頌曰上哉仁聖皇曰

光澤四表繼天垂脩帝道煥於唐堯義聲飽乎虞舜春蠢爾鯨吳憑山阻水肆虐播毒每而作黔胞蓋日芋闕而不貢越世不替其內雖正元戎之明與申號令之舊章布亘地之長綱振天綱之脩綱制征期於一朝並質驅而募張爾乃拔丹陽之峻壁屠西陵之高墉曰不移晷羣醜率從望會稽而振鐸臨吳地而奮旅衆軍競擁烽飈具舉挫其輕銳走其守御 [表] [北齊]邢子才百官賀平石頭表曰大江設險實限夷華前魏觀濤而退後魏登山而反聲教不通多歷年代今蒼兕奉職靈鼉負梁折葦爲舟憑刀可渡始知德通於物孟門失險道清將順劍閣自開行舉洞庭之樂放畜長洲之苑會書京 於塗山樹桐柱於南極 [梁]劉孝儀臨川王奉詔班師表曰臣自受服廟堂申威寒表既驅熊羆之衆兼百乘艫之謀登涉河山夷滅鯨鯢將繫系軹在之頸且屈渭橋之膝而玄帳届節祁寒方始降此慈弘飲藥小胄使毅然之石巖勒而不刊函谷之士將封而莫遂雖荷杖杜之恩終慚采薇之旨 [周]庾信賀平鄴表曰臣聞太山梁甫以來即有七十二代龍圖龜書莫復又已三千餘年雖復制法樹司禮殊樂異

至於天籠武落剗木莖弧席卷天下之心苞吞八荒之志其揆一焉政須東南一尉立於北景之南西北一候置於交河之北 [啓] [齊]王融答勅撰漢武北伐圖勅啓曰臣聞情蓄自中事符則感衆揖於始機動斯彰但允祀逢休明難再常願停詔朱闕俯對青蒲澄龍海之恒流掃狼山之積霧係單于之頸屈左賢之膝然后天移雲動升封太山宗岱五登三追蹤七十 又勅高帝北伐啓曰雖窮鳥必啄困獸斯驚終被縶於獸鹿若籍巫漢之歸師膠士卒之餘憤取函河如反掌濟河塞若摧枯 [梁]簡文帝慶洛陽平啓曰自函洛橋蠕攘犢荐食久絕正朔之風不覩軺軒之使乘此戰忘負斯戎足無興熠燿之慘鶩常勞守障之民自非聖略匡宣天網遐頓豈能復漢地盡收名王爭入方令九服大同萬邦齊軌自丁塞侵兵關候罷檄臣誠兼家國倍深歡慶 [梁]劉孝綽求豫北伐啓曰或以皆素無兼將之目未從嫖姚之伍言易行難收功理絕然拍沖稱謝安無將略文靖公遂破符堅濤明年祐不強建成侯卒平孫皓微臣之譬雖而眇身誠無等級小虜多方之寇勢踰枯朽 [牋] [晉]陸機至洛與成都王牋曰王室多故禍難荐有羊玄之乘

寵出聖專記朝政姦臣賊子是爲比周皇甫商同惡相求共爲亂階至
令天子飄颻甚於贅旒伏惟明公匡濟之舉義命方宣先我既啓威
風電赫機以驚暗文武寡施猥被權授委任外捆輒承嚴教董率
諸軍唯力是視 晉相溫與撫軍牋曰北胡肆逆四十餘載傾覆社稷毀
辱陵廟遇其可亡之會實是君子竭誠小人盡力之日也江東雖爲未豐
方之古人復爲未儉少康以一旅之衆興復祖宗光武奮發中興漢室況
以大晉之祚樹德長久兼百越沃野之資據江漢山海之利臨鹽鐵寶貨
之饒角竿羽毛之用收英賢之略盡兵民之力賊之強也猶復過養時晦
及其斃也不齊力掃滅則大賊何由而自平大恥焉得而自雪臨紙悁悵拭
數盈懷 **書** 魏陳思王曹植與司馬仲達書曰今賊徒欲保江表之城守
區區之吳爾無有爭雄於宇內角勝於平原之志也故其俗蓋以洲渚爲
營壁江淮爲城塹而已若可得挑致則吾一旅之卒足以敵之矣蓋弋鳥者
犄其矢釣魚者理其綸此皆度彼爲宜因象設宜者也今足下曾無矯
矢理綸之謀徒欲候其離舟伺其登陸乃圖并吞大會之地收陳野之民既非至

上援節將之心也 梁簡文帝答湘東王慶州牧書曰雖智慕子文申威承
郢意存士雅慷慨臨江而不能遂封狼居之山永空幕南之地承比聊城追
奔瀚海必欲卷絕賢藉病收跡 **論** 漢吾丘壽王驃騎論功論曰驃騎
將軍霍去病征匈奴五克勝之功壽王作士大夫之論稱武帝之德曰或問
於大夫曰側聞強秦之用兵也南不踰五嶺北不渡大河海內愁怨以叛其國
漢興六十餘載矣命將師以抗憤用干戈於四荒南排朱崖北建朔方東
越滄海西極河源拓地萬里海內晏然鄙人不識敢問其蹤大夫曰昔秦之
得天下也以力而不以德以詐而不以誠內用商鞅李斯之謀外用白起王翦之兵
窺間伺隙既并海內之後以威力爲王道以權詐爲要術遂非唐虞絕
滅舊章防禁文學行是古之戮嚴誹謗之誅十餘年遂崩淪而盡滅
是故皇天疾威更命大漢反秦政務在敦厚至今六世可謂富安天子文
明四夷向風徒觀朝廷下條門戶之士謀如涌泉勤如駭機皆能安中國
吞四夷君臣若茲何慮而不成何征而不克雖拔泰山填滄海可也 魏王粲
三輔論曰揖潛先生江濱逸老將集論云黃支之士以爲先生稱曰蓋聞我
不可動兵不可揚今劉牧建德垂芳名烈既彰矣曷乃稱兵舉衆
殘我安宇逸老曰是何言與天生五材金作明威長沙不軌敢作亂
違我牧覩其然乃赫爾發憤且上征下戰去暴舉順荊州牧之兵建拂天
之旌鳴振地之鼓玄胄曜日犀甲如堵以此衆戰孰能禦之劉牧之
就子又未聞乎履道懷智休迹顯光洒掃群虜艾撥穢荒走袁
術於西境馘射貢乎武當遏孫堅於漢南追楊定于析商

藝文類聚卷第五十九

牙　劍　刀　匕首　鈇　弓　箭　弩　彈　矟

牙

兵書曰牙旗者將軍之精兒始豎牙必以剛日剛日者謂上剋下也立牙之日吉氣來應大勝之徵黃帝出軍決曰始立牙之日旗幡指敵或從風而舉軍師賜絕日不絕年勇氣奔逸　又曰將軍出兵有所討伐引兵出城門望見白雲及白水者舉白牙旗五色牙旗隨天氣四時　魏志曰典韋初為張邈士屬趙寵牙門長大莫能勝韋一手建之寵異其才力　吳志曰陸遜為右部督會丹陽賊帥費棧有動山越遜遂討棧棧支黨多所往兵少遜乃益施牙幢分付鼓角夜潛出谿間鼓譟而前應即破散抱朴子曰軍所始舉牙立旗風氣和調幡校飄飄終日不息者其軍有功

【賦】晉伏胡綜大牙賦曰黃初八年黃龍見舉口孫權稱號因瑞改元作黃龍大牙常在軍中進退視其所向命綜為賦曰很狐垂蒙寶惟兵精聖人觀法是效是營始作器揆麥求厥成明明大吳實天生德仍律天時制其神算錄圖太一五將三門疾則如電遲則如雲進止有度約而不煩四靈既布黃龍處中周制日月實曰太常傑然特立六軍所望

【祭文】後漢孫輔祭牙文曰恭羌太守揳薦退靈推轂之任實討不庭天道助順王道聰明　晉袁宏祭牙文曰天生五材治道所司廢一不可靜亂輔時　晉顧愷之祭牙文曰維某年某月日錄尚書事豫章公裕敢告黃帝蚩尤五兵之靈兩儀有政四海有王奉命在天世德重光烈烈高牙闐闐伐鼓白氣經天簡揚神武　宋王誕伐廣固祭牙文曰敬建崇牙顯茲威靈使鳴金鞞鼓弊無戰寧皇風幽被凱旆歸旌　宋鄭鮮之祭牙文曰契惟先事薦茲敬祭崇牙既建義鋒增厲人鬼一揆三才同契維茲靈監庶必有祭遂順幽淵忠孝顯節使凶醜時殲主寧民悅振旅上京凱歸西蕃神器增輝四境永安

劍

釋名曰劍檢也所以防檢非常也韻集曰鐔劍口也　字林曰瑑劍鼻也　龍魚河圖曰流州在西海中上多積石名為昆吾石治其石成鐵作劍光明四照洞如水精(事具地部石篇)　又曰劍名飛揚　管子曰葛天盧之山發而出金蚩尤受而制之以為劍鎧矛戟　山海經注曰汲郡冢中得銅劍一枚長三尺五寸今所名干將劍明古者通以錫銅為兵器　又曰君子之國其人衣冠帶劍(事具人部)　周官曰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越之劍遷乎其地而不能為良地氣然也　管子曰羽劍珠飾者斬生之斧也　吳越春秋曰越王允常聘區冶子作名劍五枚一曰純鉤二曰湛盧三曰豪曹或曰盤郢四曰魚腸五曰巨闕秦客薛燭善相劍王取純鉤示之薛燭矍然望之曰沉沉如芙蓉始生於湖觀其文如列星之行觀其光如水之溢塘觀其文色渙渙如冰將釋見日之光王曰客有賣此劍者有市之鄉三十駿馬千疋千戶之都二可其與乎薛燭曰不可昔閭王之造此劍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溪涸而出銅吉日良時雨師灑道雷公發鼓蛟龍捧鑪天帝壯炭太一下觀於是區冶子因天地之精悉為此劍取湛盧視之薛燭曰善哉銜金鐵之英奇氣託靈服此劍者可以折衝伐敵人君有逆謀則去之九常以魚腸僭盧豪曹獻吳王僚後闔閭為一女殺生以送死其虐之劍惡其無道乃去如楚昭王臥而得之召風胡子問之此劍直幾何對曰赤堇之山已合若耶之溪深而不測羣神一天區冶子已死雖有傾城量金珠玉猶不可與況駿馬萬戶之都乎　越絕書曰楚王召風湖子而問之曰寡人聞吳有干將越有區冶子寡人願請此二人作鐵劍乃令風湖子之吳見區冶子干將使之作為鐵劍曰泰阿晉鄭聞而求之不得興師圍楚於是王引泰阿之劍登城而麾之三軍破敗士卒迷惑流血千里江水折揚晉鄭之頭畢白　列子曰衛孔周其祖得殷帝之寶劍童子服之却三軍之衆其一曰含光視之不可見運之不知其所觸泯然無際經物而物不覺二曰承影將旦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北面察之淡焉若有物存莫識其狀其觸物也竊無有聲而物不疾三曰宵練方晝則見影不見光騞騞然而過隨合覺疾而不血刃此三寶傳之十三世矣　又曰宋王有蘭子者以技干宋元君弄七劍迭躍之五劍常在空中元君大驚立賜金帛　又曰周穆王征西戎西戎獻昆吾之劍赤刃切玉如泥　莊子曰昔趙文王喜劍劍子曰聞大王喜劍臣有三劍惟王所用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為鋒齊岱為鍔晉衛為脊周宋為鐔韓魏為鋏統以四海帶以常山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諸侯之劍以智勇士為鋒以精廉士為鍔

以賢良士為脊以忠聖士為鐔以豪傑士為鋏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此無異闘雞一旦命以絶矣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為大王薄之 孫卿子曰桓公之葱太公之闕文王之錄莊君之忽闔閭之干將莫耶鉅闕辟閭皆古良劍也 尸子曰水試斷鵠鴈陸試斷牛馬所以觀良劍也 呂氏春秋曰楚人有涉江者其劍自舟中墜於水遽刻其舟曰是吾劍之所從墜也舟止從其所契刻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劍不行求劍若此不亦惑乎 又曰荊有佽飛者得寶劍於江干遂還反涉江至於中流兩蛟夾繞其船佽飛攘臂祛衣拔寶劍赴江刺蛟殺之荊王聞之仕以執圭 史記曰吳季札之初使北過徐徐君好季札劍口不敢言季札知之為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乃解其寶劍繫徐君冢樹而去 又曰秦昭王臨朝歎息應侯進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大王中朝而憂臣敢請其罪王曰吾聞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夫鐵劍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夫以遠思慮而御勇士恐楚之圖秦 又曰高祖送徒驪山到豐西夜徑澤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願還

高祖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擊斬蛇蛇分為兩道開（事具帝王部） 又曰高祖擊黥布時為流矢所中高祖問醫醫曰病可治於是高祖嫚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 又曰陳平間行杖劍亡渡河船人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腰中有金寶目之欲殺平平恐解衣佐刺船船人知其無乃止 說苑曰魏文侯往過魏太子左帶玉具劍右帶環佩左光明右右光照左（事具太子部） 異苑曰晉惠帝元康三年武庫火燒孔子屐高祖斬白蛇之劍咸見此劍穿屋飛去莫知所向 漢書曰雋不疑字曼倩帝使暴勝之為直指使者素聞不疑賢遣吏請與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檦具劍（[illegible]） 又曰陸賈常乘安車駟馬從歌鼓琴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其遊漢庭名聲藉甚（[illegible]）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帶分景之劍上元夫人帶流黃揮精之劍 東觀漢記曰世祖時有獻名馬寶劍直百金馬以駕鼓車劍以賜騎士 吳越春秋曰伍子胥過江解其劍與漁父曰此劍中有七星北斗其直百金 典論曰建安二十四年二月壬午魏太子丕造百辟寶劍長四尺二寸淬以清漳厲以礛諸飾以文玉表以通犀光似流星名曰飛景 晉太宗孫

淬龍曰吳未亡恒有紫氣見牛斗之間張華聞雷孔章妙達緯象乃要宿問天文孔章曰惟牛斗之間有異氣是寶物也精在豫章豐城張華遂以孔章為豐城令至縣掘深二丈得玉匣長八尺開之得二劍其夕斗牛氣不復見孔章乃留其匣一而進之劍至光曜煒曄煥若電發後張華遇害此劍飛入襄城水中孔章臨亡戒其子恒以劍自隨後其子為建安從事經淺瀨劍忽於腰間躍出遂視見二龍相隨焉 文士傳曰魏文帝愛楊脩才脩誅後追憶脩嘗以寶劍與文帝帝後佩之告左右曰此楊脩劍也 沈約宋書曰初世祖賜莊寶劍莊以與豫州刺史魯爽別後爽反叛世祖因宴集問劍所在答曰昔以與魯爽別竊為陛下杜郵之賜上甚悅當時以為知言 **詩** 梁范昭詩曰雙劍將別離先在匣中鳴雌沉吳江裏雄飛入楚城吳江深無底楚闕有崇扃一為天地別豈直限幽明神物終不隔千祀儻還并 梁吳筠詠寶劍詩曰我有一寶劍出自昆吾溪照人如照水切玉如切泥鍔邊霜凜凜匣上風淒淒寄語張公子何當來見攜 **銘** 後漢孫瑞劍銘曰天生五材金德惟剛從革庚辛合景吐商辯物利用勲伐彌彰奕奕彼良工[illegible]干將爰造寶劍巨闕黑之陽精通皓靈從哉休祥剖山竭川虹蜺消亡雅威耀武震動遐荒楚以安霸越以取強 晉張景陽文身劍銘曰器以利顯寶以名彰長劍戢[illegible]鏤文緯武陸斷玄犀水截輕羽九功斯像七德是輔 晉張協太阿劍銘曰太阿之劍世載其美淬以清波礪以越砥如冰斯耀若影在水不運自晝率土從軌 **啓** 梁簡文帝謝勅賚方諸劍等啓曰綴發紫函彫奇溢目始開泥檢雕飾文陳已匹丹霞之暉乍比青靈之制身文且貴器用惟宜寒暑兼華左右相照 梁沈約為東宮謝勅賜孟嘗君劍啓曰田文重氣徇名豪莫及寶劍雄身故能威陵秦楚人高事遠遺物足奇謹加玩服以深存古之懷

刀

字林曰琫佩刀下飾也天子以玉諸侯以金琕佩刀上飾也 太公兵法曰刀子之神名曰脫光 禮記曰割刀之用鸞刀之貴貴其義也 論語曰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illegible]） 楚辭曰鈆刀進御遙棄太阿 孔叢子曰秦王得西戎利刀以之割玉如割木焉 漢書曰龔遂為渤海太守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何為帶牛而佩犢 班固與弟

趙書曰竇侍中遺仲叔楚勝陵錯橫刀王琕旱削一枚金錯半垂刀一枚東觀漢記曰馬嚴爲陳留太守建初中嚴病遣功曹史李龍奉章詣闕上召見龍問疾病形狀以黃金十斤葛縛佩刀書刀革帶付龍賜嚴 又曰賜鄧遵金剛鮮卑緄帶一具金錯五十辟把刀墨再屈環橫刀金錯屈尺八佩刀各一 魏武帝令曰往歲作百辟刀五枚適成先以與五官將其餘四吾諸子中有不好武而好文學將以次與之 典論曰昔者周魯寶赤刀孟勞 又曰丕造百辟寶刀名靈寶其二采似丹霞名曰含章其三鋥似崩霜名曰素質 費褘別傳曰孫權以手中常所執寶刀贈之 蜀志曰初孫權以妹妻先主妹才捷剛猛有諸兄風侍婢百餘人皆親執刀侍立先主每入心常懍懍物理論曰古有阮師之刀天下之所寶貴也初阮之作刀受法於金精之靈七月庚辛見金神於冶監之門其人光色煒爗向而再拜神執其手曰子可教也既教之閒宴設鐶而問焉神教以水火之齊五精之陶用陰陽之候取剛軟之和 陸機晉書曰王濬之在郡也夢懸四刀於其上甚惡之濬主簿李毅拜賀曰夫三刀爲州而見四益一也明府其臨益州乎 臺諡論曰昔國家有倭曰史利漢氏甚爲優世云梁冀有火浣布切玉刀一朝以爲誕而不信也正始得火浣布乃信 晉中興書曰初魏徐州刺史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爲必三公可服此刀虔謂別駕王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爲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 蒲元傳曰君性多奇思於斜谷爲諸葛亮鑄刀三千口刀成自言漢水鈍弱不任淬用蜀江爽烈是謂大金之元精天分其野乃命人於成都取江水君以淬刀言雜涪水不可用取水者捍言不雜君以刀畫水言雜八升取水者叩頭云於涪津覆水遂以涪水八升益之以竹筒內鐵珠滿中舉刀斷之應手虛落因曰神刀 金屈耳環者乃是其遺範 【賦】魏陳王曹植寶刀賦曰建安中魏王命有司造寶刀五枚以龍熊鳥雀爲識太子得一余及余弟饒陽侯各得一焉有皇漢之明后思潛達而玄通飛文義而博致揚武備以御凶然後礪以五方之石鑑以中黃之壤規圜景以定環攄神功而造像陸斬犀象水斷龍舟輕擊浮截刃不纖流踰南越之巨闕超西楚之太阿實真精之攸御永天祿而是荷 【銘】後漢馮衍刀陽銘曰精　爾甲兵用戒不虞見危致命臨事而懼文不可匿武不可黷文武孔純荷天子祿 又刀陰銘曰服

溫和穆配天之威由僞無禍福報永綏 後漢李尤錯佩刀銘曰佩之有錯抑武揚文豈爲觀好將戒有身 又金馬書刀銘曰巧冶煉剛金託於刑黃又錯鏤兼勒工名 魏武帝露陌刀銘 於鑠良刀胡煉亶時辟諸鱗角靡所任茲不逢不若永世寶持 魏陳王曹植寶刀銘曰造茲寶刀既礱既礪匪以尚武予身是衛鱗角匪獨駭馬距匪歷 梁王刀銘曰相時陰陽制茲利兵和諸色劑考諸濁清陸劃犀兕水截鯢鯨君子服之式章威靈 魏何晏斫猛獸刀銘曰徒搏不兵作戒宜丘用造斯器蟜獸是劉制籥兌良昏明寶非永禁威後鋼民之災 晉張協文身刀銘曰寶刀既成窮理盡妙兼文波廻流光電照 又把刀銘曰奕奕名金昆吾之璞裁爲把刀利亞切玉時文斯假合精內鑄威助肆化武不可黷 宋[illegible]文身刀銘曰良金百鍊乙名夏巧寶貝刀既成理理盡妙文蔡波流廻光電照在我皇世戢而不燿 【啓】梁簡文帝謝敕賚善勝威勝刀啓曰沐錫含采雕琰表飾名均素質神鋒騁光五寶初入曹丕先荷其二勝今造愚臣猥被其恩錫韓非之書未足爲比紛博山之筆方此更輕 梁劉孝儀爲晉安王謝東宮賜玉環刀啓曰苗峯珍鍜和極鉤鉦謹當拂以雄身稽而安體不令北海小兒孤擅穿豚之奇盧江佩刀獨表不撓之驗

匕首

通俗文曰匕首劍屬其頭類匕故曰匕首短而便用 說苑曰秦王以五十里封鄢陵鄢陵之君辭不受使唐且謝秦秦王怒曰嘗見天子之怒乎一怒伏尸百萬流血千里唐且曰大王嘗聞布衣韋帶之士怒乎一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即按其匕首起曰今將是矣秦王變色曰先生就坐寡人喻矣秦破韓滅魏鄢陵獨以五十里存者徒用先生故也 諸葛故事曰成都作匕首五百枚以給騎士 典論曰昔周魯寶雍狐之戟屈盧之矛孤父之戈徐氏匕首凡斯皆上世名器君子蹈有文事必有武備矣 又曰魏太子造百辟匕首二其一理似堅冰名曰清剛其二曜似朝日名曰揚文 神仙傳曰有書生姓張就李仲文學隱術久無所得患之張懷匕首斫之仲文笑曰我寧可殺 【銘】晉張載匕首銘曰元良造制戒豫惟虞匕首之設應速用近既不忽備亦無輕忿利以形彰切以道隱

鈌

戰國策曰馮諼爲孟嘗君客彈劍鋏而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 銘 張協長鋏銘曰五才並建金作明威長鋏陸離彈以防遠素刃霜厲鍔景橫飛 又短鋏銘曰器以多品詭制殊觀亦有短鋏清暉載爛背在光朝戢兵靜亂惟皇寶之儼然而弗玩

弓

釋名曰弓穹也張之穹隆然其末曰簫言簫邪也又謂之弭以骨爲之滑弭弭也中央曰弣弣撫也所撫持也 山海經曰少皞生般是始爲弓矢（世本云牟夷作矢揮作弓弓矢一器作者兩人於義有疑此言般作之是也） 世本曰揮作弓（揮黃帝臣） 龍魚河圖曰弓之神名曰曲張 爾雅曰弓有緣謂之弓無緣者謂之弭以金者謂之銑以蜃者謂之珧以玉者謂之圭 方言曰弓藏謂之鞬或謂之𩏂丸 說文曰角端獸狀似豕角善爲弓出胡休多國 易曰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 廣雅曰繁弱鉅黍弓也 周官曰司弓掌六弓四弩八矢之法辨其名物而掌其守藏與其出入中春獻弓弩中秋獻矢箙（箙盛矢器） 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合七而成規大夫合五而成規士合三而成規 又曰弓人爲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六材既聚巧者和之幹者以爲遠也角者以爲疾也筋者以爲深也膠者以爲和也絲者以爲固也漆者以爲受霜露也凡取幹之道七柘爲上檍次之檿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荊次之竹爲下 毛詩曰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左傳曰顏高之弓六鈞（顏高魯人也三十斤爲鈞） 又曰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繁弱大弓） 郭璞毛詩拾遺曰象弭魚服毛云弭弓反末以象骨爲之蓋俗說之誤也 左傳曰左執鞭弭弭者弓之別名謂以象牙爲弓今西方有以犀角及鹿角爲弓者 列子曰紀昌學射於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能言使學視小如大紀昌以氂懸虱於牖南面而望之三年之後如車輪觀物皆丘山也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簳射之貫虱之心而懸不絕 楚辭曰帶長鋏之陸離兮挾秦弓 孫卿子曰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禮也 戰國策曰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雁之上者頃襄王聞而召問之對曰昇射六雙王何不以聖人爲弓以勇士爲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 家語曰楚王出遊亡其烏號之弓（烏號良弓名） 左右請求之王曰楚人亡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 孔子聞之曰 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於雲夢 列女傳曰晉平公使工爲弓三年乃成射不穿一札公怒將殺工其妻見公曰妾之夫造此弓亦勞矣幹生太山之阿一日三覩陰三覩陽傅以燕牛之角纏以荊麋之筋糊以河魚之膠此四者天下之選也而不穿一札是君不能射也妾聞射之道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支右手發左手不知公以其儀而穿七札弓工立得出賜金三鎰 闕子曰宋景公使弓工爲弓九年來見公曰爲弓亦遲對曰臣不得見公矣臣之精盡於弓矣獻弓而歸三日而死公張弓登臺東西而射矢踰孟霜之山集彭城之東其餘力逸勁飲羽於石梁 淮南子曰淇衛箘簵（箘簵竹也出淇[illegible]） 飾以金銀錫雖有薄縞之幨然獨不能穿也若假之筋角之力弓弩之勢則貫兕甲而經於革楯矣 新序曰楚熊渠夜行見寢石以爲伏虎彎弓射之沒矢飲羽下視知石也卻復射之矢摧無迹（事見[illegible]射石） 東觀漢記曰蓋延字巨卿身長八尺彎弓三百斤 張璠漢記曰陳球爲零陵太守州兵朱蓋等反球守城弦大木爲弓羽矛爲矢機發之遠射千餘人斬朱蓋等 風俗通曰烏號弓者柘桑之枝枝條暢茂烏登其上乘下着地烏適飛去從後撥殺取以爲弓因爲烏號耳

箭

釋名曰矢指也其有所指向迅疾也又謂之箭箭進也其本曰足矢形似木木以下爲本以根爲足其末曰括括會也與弦相會也 說文曰矢弓弩矢也象鏑括羽之形 世本曰夷牟作矢也 太公兵法曰箭之神名續長 易曰弦木爲弧剡木爲矢也 周官曰庭氏掌射國中之妖鳥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救日之弓救月之矢夜射之 禮記曰敎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於其所有事 六韜曰陷堅陣敗強敵大黃參連弩飛鳧電影自副飛鳧赤莖白羽以鐵爲首電影青莖赤羽以銅爲首 國語曰仲尼在陳有隼集于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其長尺有咫陳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仲尼曰此肅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蠻肅慎氏貢楛矢石砮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侯於陳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唯恐不傷人函人唯恐傷人 魯連子曰齊田單破燕軍復齊城唯聊城不下燕將守數月魯仲連乃爲書著之於矢以射城中遺燕將燕將得書泣三日乃自殺 韓子曰智伯將伐趙襄

子召張孟談曰吾無箭何孟談曰董安于之治晉陽公宮之垣皆以荻楚
其梏高十尺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箘簬之勁不能過也君曰吾無金何孟談
曰董安于之治晉陽宮舍之堂皆以鍊銅爲柱質君發而用之有餘金矣
淮南子曰楚王有白猨王自射之則搏矢而熙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
矢未發而猨擁柱號矣 又曰水激則旱矢激則遠夫其衛箘簬飾以銀
錫雖有薄縞之襜然猶不能穿也若假之弓弩之勢則貫兕甲革楯也
漢書曰李陵擊匈奴一日五十萬矢皆盡無虜攻急陵歎曰復人數十矢足
以脫矣 東觀漢記曰耿弇與張步戰矢中弇股以佩刀推之左右無知者
三齊略記曰城東南五十里有蒲臺高八丈秦始皇所頓處時在臺下縈
蒲繫馬爲道數百步到今蒲生猶縈蒲似水楊而勁堪爲箭也 賛 梁昭
明太子弓矢贊曰弓用筋角矢制良工亦以觀德非止臨戎傷葉命中
獲隨張空 銘 後漢李尤弧矢銘曰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協并八
極同紀 晉稱含木弓銘曰烏號之朴曲其條其理弦鳴丈括載飛駮止射
隼高墉出有擬議既用御武亦以招士 後漢李尤良弓銘曰弓矢之作要
自曩時鄉射載禮招命在詩力稱頗高功發由基不爭之美亦以詳疑
啓 梁王筠謝武陵王賜弓啓曰殿下摛藻蕭樓暢藝蒲苑數經至於
風竹之毘迴連珠於月兔園攡秀鄴水騁奇騑損謝未正盜外欲之賞猶採弧
反矢奉招賢之錫文韜鏤貝逸幹梢雲玩盜百齡佩流千載

弩

尚書帝令驗曰王弩發發爲天下 釋名曰弩怒也有勢怒之鉤弦者牙以
齒牙也牙外曰郭爲牙郭也含括之曰機言機之巧也亦言如門戶之樞機
開闔有節 史記曰龐涓追孫臏臏度其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可伏兵乃
大斫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下令萬弩夾道而伏期曰暮見火舉而俱發
龐涓夜至斫木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未畢萬弩俱發龐涓自知智窮乃
自刎曰遂成豎子之名 史記曰項羽伏弩射中漢王傷胸乃捫足曰虜中
吾指 古史考曰黃帝作弩 戰國策曰蘇秦爲楚合從元戎以鐵爲矢
長八寸一弩十矢俱發 吳志曰甘寧招合輕薄少年爲之渠帥羣聚相
隨挾持弓弩負毦帶鈴民聞鈴聲即知是寧也 晉陽秋曰初高祖勸
兵闕下經曹爽門爽帳下督嚴世引弩將射高祖孫謙止之曰事未
可知三注三止高祖車乃過 日南傳曰南越王尉佗安陽王有神人皐通爲
陽王治神弩一張一發大死三發殺三萬人 華陽國志曰鄧芝征涪陵見
玄猨抱子在樹上引弩射之中猨母其子爲拔箭以木葉塞創芝乃歎曰
吾違物之性其將死矣投弩水中 會稽典錄曰鍾離牧謂朱育曰大
皇帝以中國多騎欲得騎而當之然吳神鋒弩射三里貫洞三四馬騎
敢近之乎 南越志曰龍川當有銅弩牙流出水皆所銀黃雕鏤取之
者死而後得父老云越王弩牙營處也 太公兵法曰弩之神名遠望文字
曰伐兕得而獵大死高鳥得而強弩藏 風俗通曰汲令應郴請主簿
宣飛酒北壁上懸赤弩照於杯中其形如蛇宣畏惡之然不敢不飲因得
病郴後知之思惟以懸弩所爲也使致宣於故處設酒杯中猶有蛇因
謂曰此壁上弩影耳非有他怪宣意解病即愈 [illegible] 幽州刺
史議曰幽州突騎冀州弩天下精兵國家瞻核四方有事未嘗不取辦
不於二州也 銘 後漢李尤弩銘曰放自近古發意所規晉前聖制弓後世建弩
機牙發矢執破醜虜亢獲雖屢猶不可常忘戰者危極武者傷

彈

韓詩外傳曰楚莊王將興師伐晉敢諫者罪至死孫叔敖進諫曰臣之國
中有榆其上有蟬蟬方奮翼悲鳴欲飲清露不知螳蜋在後蜋方欲
食蟬而又不知黃雀在後黃雀方欲食螳蜋不知童子挾彈丸在榆下童子
欲彈黃雀不知前有深坑後有掘株也皆貪前之利不顧後害也楚國不
征而晉國以寧孫叔敖之力也 左傳曰晉靈公從臺上彈人觀其避丸也 吳
越春秋曰陳音對越王云弩生於弓弓生於彈彈生於古之孝子古者人民
質朴死裹以白茅投之中野孝子不忍父母爲禽獸所食則作彈以守之故古人
歌之斷竹續竹飛土逐害 張璠漢記曰班超使于外國將三十六人以爲高
彈丸之用 東方朔記曰東方朔對驃騎難曰以珠彈不如泥丸各有所用也
太玄經曰明珠彈於飛害其復不復 世說曰前輩人忌日惟不飲酒作樂王世
將以忌日送客至新亭主人欲作音樂王便起去持彈往衛洗馬墓下彈鳥
蕭子顯齊書曰柳崇祖善彈彈鳥毛盡而鳥不死海鵠羣翔崇祖登城

櫻彈之無不折翅【詩】晉楊玄南林彈詩曰散帶蹋良馬挾彈出長林歸翮赴舊栖喬木轉翔禽落羽尋絕響盾屠手轉應想【賦】晉夏侯湛若撒彈賦曰張翳弓理繁繳望天羣以送丸審遺放而必獲【銘】後漢李尤彈銘曰昔之造彈起意弦木以丸為矢合竹為楔漆飾以露不用筋角丸彈之利以弋鳧鶩晉盧諶侍君臺日見弦樂其如躍超如避丸

矟

通俗文曰矛丈八者謂之矟　後魏書曰于栗磾從□於河上親自射烏裕甚憚之遺栗磾書假道西上題書曰黑矟公麾下栗磾以聞太宗太宗因授黑矟將軍　靈恩志曰河間王顒既敗於關中去日給使陳安陳安者常乘一赤馬俊快非常雙持二刀皆長七尺馳馬運刀所向披靡關西為之歌曰隴上健兒字陳安頭細面狹腸中寬丈八大槊左右盤【詩】晉傅玄詩曰騁我繁弱弓弄我丈八矟一舉覆三軍再舉殄戎貊【書】晉盧諶與燕王書曰今致朱漆鍝三十張絳碧書幡黑旄副也【序】梁簡文帝馬槊譜序曰馬槊為用雖非遠法近代相傳稍已成藝鄧艾蕭衆焉居之遂武而猶質種馬入丹陽之寺雄而不巧聊以餘暇含入撰斯法擇操抑揚斟酌煩簡至春亭落景秋皇晚靜嚴霜畫隆若雨初暗纖驟沃若天馬半盼歎金精而轉態交流汗血愛連乾而自白不畏衣纓兩與白刃爭翠既與紅塵俱動足使武夫債氣觀者攜冠爾童留玩不待輕舟之揖越女蹴踏無假如皐之箭

藝文類聚卷第六十

藝文類聚卷第六十一　居處部一　勃海歐陽　詢　撰

總載居處

易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　楚辭曰像設居室靜閒安高堂邃宇檻層軒層臺累榭臨高山網戶朱綴刻方連冬有突廈夏室寒經堂入奧朱塵筵些砥室翠翹挂曲瓊蒻阿拂壁羅幬張翡帷翠帳飾高堂紅壁沙版玄玉梁仰觀刻桷畫龍蛇坐堂伏檻臨曲池芙蓉始發雜芰荷紫莖屏風文緣波又曰築室兮水中葺之兮以荷蓋蓀壁兮紫壇播芳椒兮成堂桂棟兮蘭橑辛夷楣兮葯房　鹽鐵論曰貴人之家梓匠斵巨為小以圓為方上成雲氣下成山林　漢武故事曰上起神屋鑄銅為柱黃金塗之赤玉為階椽亦以金刻玳瑁為禽獸以薄其上椽首皆作龍首銜鈴流蘇懸之鑄銅如竹以為白石脂為泥椒汁和之以火齊薄其上扇屏悉以白琉璃作之光照洞徹以白珠為簾玳瑁壓之以象牙為牀以琉璃珠玉明月夜光雜錯天下珍寶為甲帳其次為乙帳甲以居神乙上自御之前庭植玉樹珊瑚為枝以碧玉為葉或青或赤悉以珠玉為之子皆空其中如小鈴鎗鎗有聲甍標作鳳皇軒翥若飛狀　漢書曰趙皇后娣為昭儀居昭陽舍其中庭彤朱而砌皆銅沓黃金塗白玉階壁帶往往為黃金釭函藍田璧明珠翠羽飾之　又曰五侯大治第宅起土山漸臺洞門高廊閣道百姓歌之曰五侯初起曲陽家怒壞決高都[illegible]連竟外杜里成都侯商嘗病欲避暑從上借明光宮又穿長安城引內澧水以行船立羽蓋張周帷輯擢越歌上幸商第見赤墀青瑣　又曰梁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為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　東觀漢記曰琅邪孝王京就國都雅好宮室窮極技巧壁帶玉飾以金銀　張璠漢紀曰山陽督郵張儉奏中常侍侯覽起第十六區皆高樓四周連閣洞門大井道畫壁柱綵畫魚池臺苑擬諸宮闕　黃生書曰禮天子之宮在明廟左涼室右明堂後路寢四室者足以避寒暑而不高大也夫高近陽廣室多陰故室適形而正　仲長昌言曰今為宮室者崇臺數十層長階十百仞延袤臨彼雲夫樹九丈旗珠玉翡翠以為飾清帷為城構帳為宮起臺榭則高數百丈壁帶加珠玉土被緹錦　曹植表曰知吃便周觀初班雲觀

蹤徧遂步九華神明特處譎詭天然誠可謂帝室皇居者矣雖崑崙閬風之麗未足之居不足過也 羅含別傳曰桓宣武以含爲別駕以官解舍諠擾非靜默所處乃於城西池小洲上立茅茨之屋竹果木之牀織葦爲席布衣蔬食晏若有餘

詩

陳孔奐名都何綺詩曰京洛信名都佳麗擬蓬壺九華彫玳瑁百福板塗黃金絡騣襲蓮花裝鹿盧歲序儀服飾無勝執金吾 陳沈炯名都一何綺詩曰名都一何綺春日吐光輝高樓帶扇龍映珊瑚扉明儀同華出高安連騎歸欲知天子貴千門應紫微 陳周弘正詩曰名都宮觀綺金碧燦華瑣吹臺望鴻鵠舞殿按披香繡轂遊丹水彫鞍出平陽陸離徙昭服何解憂人傷

賦

漢揚雄蜀都賦曰蜀都之地古曰梁州禹治其江渟臯彌望鬱乎青蔥丹青龍石鍇水螭於近則有瑕英菌芝玉石江珠瑕蘿則有銀鈆錫碧馬犀象棘西有鹽泉鐵冶橘林銅陵其傍則有期牛兕旄金馬碧雞其竹則宗生族攢俊茂豐美刈江綠山尋卒而起其深則有猵獺沈鱓水豹蛟蛇其都門二九四百餘閭兩江珥其市九橋帶其流且竹浮流鱗龍砎石風胎雨鷇衆物駭目百華投春隆隱芬芳蔓茗熒翕斐若揮錦布繡望芒芒兮無幅其布則筩中黃潤一端數金雕鏤釦器百伎千工上乃使有伊之徒調夫五味甘甜之和芍藥之羹江東鮐鮑隴西牛羊五肉七菜朦猒腥臊若其吉日嘉會期於倍春之陰迎夏之陽置酒乎滎川之閒宅設坐乎華都之高堂延帷揚幕接帳連所都公之徒相與如平陽頫昌雜車百乘期會投宿觀者方防行舡競逐也 後漢班固西都賦曰賦者古詩之流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亦雅頌之亞也西土耆老有隨洛邑之議故臣作兩都之賦漢之西都在乎雍州左據函谷二崤之阻表以太華終南之山右界褒斜隴首之險帶以洪河涇渭之川披三條之廣路立十二之通門英俊之域紱冕所興冠帶如雲七相五公其陽則崇山隱天幽林穹谷陸海珍藏藍田美玉其陰則冠以九嵕陪以甘泉下有鄭白之沃衣食之源提封五萬疆埸綺分溝塍刻鏤原隰龍鱗決渠降雨荷鍤成雲離宮別館神池靈沼其中則有九真之麟大宛之馬黃支之犀條枝之鳥其宮室也體象乎天地經緯乎陰陽樹中天之華闕豐冠山之朱堂因瓌材而究奇抗應龍之虹梁列棼橑以布翼荷棟桴而高驤雕玉瑱以居楹裁金璧以飾璫左城（階級也）右平重軒三階閨房周通門闥洞開列鍾虡於中庭立金人於端闈增盤崔嵬登降炤爛殊形詭制每各異觀乘茵步輦唯所息宴後宮則有掖庭椒房后妃之室若椒風披香發越蘭林蕙草鴛鴦飛翔之列昭陽特盛隆乎孝成隨侯明月錯落其間金釭銜璧是爲列錢翡翠火齊流燿含英珊瑚碧樹周阿而生後宮之號十有四位窈窕繁華更盛迭貴又有天祿石渠典籍之府講論乎六藝稽合乎異同周以鉤陳之位衛以嚴更之署周廬千列徼道綺錯輦路經營脩塗飛閣自墱道而超西墉掍建章而連外屬神明（臺名）鬱其特起遂偃蹇而上躋軼雲雨於太半虹霓迴帶於棼楣井幹而未半目眴轉而意迷靈草冬榮神木叢生抗仙掌以承露擢雙立之金莖爾乃盛娛遊之壯觀奮威靈而講武事命荊州使起鳥詔梁野而驅獸毛群內闐飛羽上覆列卒周匝星羅雲布矢不單殺中必疊雙風毛雨血灑野蔽天於是天子乃登屬玉之館歷長楊（上林館也）之榭陳輕騎以行炰騰酒車以斟酌割鮮野饗賚畢命爵大輅鳴鑾容與徘徊集乎豫章之宇臨乎昆明之池左牽牛而右織女似雲漢之無涯茂樹蔭蔚芳草被隄若摛錦布繡燭燿乎其陂玄鶴白鷺黃鵠鳧鷖鴻雁沈浮往來雲集霧散郁郁相望邑邑相屬國籍十世之基家承百年之業 又東都賦曰王莽作逆漢祚中缺於是聖皇握乾符闡坤珍披皇圖稽帝文赫然發憤應若興雲遂超大河跨北岳立號高邑建都河洛系唐統接漢緒茂育群生恢復疆宇若乃順時節而蒐狩簡車徒而以講武必歷騶虞覽駟鐵嘉車攻采吉日禮官整儀乘輿乃出於是發鯨魚鏗華鐘登玉輅乘時龍元戎竟野戈鋋彗雲羽旄掃蜺旌旗拂天然後舉烽伐鼓申令三驅輶車霆激驍騎電騖指顧倏忽獲車已實樂不極盤殺不盡物於是薦三犧效五牲禮神祇懷百靈覲明堂臨辟雍登靈臺考休徵列百僚而贊群后究皇儀而展帝容

詩

明堂詩曰於昭明堂明堂孔揚聖皇宗祀穆穆煌煌 辟雍詩曰乃流辟雍辟雍湯湯聖皇蒞止造舟為梁 靈臺詩曰三光宣精五行布序習習祥風祁祁甘雨 寶鼎詩曰岳脩貢兮川效珍吐金景兮歊浮雲寶鼎見兮色紛縕煥其炳兮被龍文登祖詩 白雉詩曰啓靈篇兮披瑞圖獲白雉兮效素烏嘉祥阜兮集皇都發皓羽兮奮翹英

賦

後漢張衡西京賦曰昔班固覩世祖遷都于洛邑懼將必逾溢

制度不能遵先王之正法也故假西都賓盛稱長安舊制有陋洛邑之議
而為東都主人折禮衷以荅之張平子薄而陋之故更造焉有憑虛公子
者憑託也公子但假設之言也言於安處先生曰安處猶烏有先生也秦據雍而強周即豫而弱高祖都西
而泰光武處東而約先生獨不聞西京之事歟漢氏初都在渭之涘秦里
其朔寔為咸陽里居渭北也秦孝公十二年作咸陽左有崤函重險桃林之塞綴以二華巨靈贔屭
高掌遠蹠以流河曲厥迹猶存右有隴坻之隘隔閡華戎岐梁汧雍陳
寶鳴雞在焉於前則終南太一隆崛崔崒隱轔鬱律連岡乎嶓冢爰有
藍田珍玉是之自出於後則高陵平原據渭踞涇其遠則九嵕甘泉涸陰沍
寒日北至而含凍此焉清暑寔為地之奧區神皋昔者大帝悅秦穆公而
覲之饗以鈞天廣樂帝有醉焉乃為金策錫用此土而翦諸鶉首自我高祖
之始入也乃覽秦制跨周法正紫宮於未央表嶢闕於閶闔疏龍首以抗殿
狀巍峩以岌嶪帶倒茄於藻井披紅葩之狎獵飾華榱與璧璫流景曜之
韡曄雕楹玉碣繡栭雲楣三階重軒鏤檻文㮰右平左城青瑣丹墀仰福帝
居陽曜陰藏洪鐘萬鈞猛虡趪趪負筍業而餘怒乃奮翅而騰驤
宸年神仙宣室玉堂麒麟朱鳥龍興含章正殿路寢用朝群辟
庭芳草如積高門有閌列坐金狄後宮則昭陽飛翔增成合
歡蘭林披香鳳皇鴛鸞皆殿名故其館室次舍采飾纖縟裛以藻繡文
以朱綠翡翠火齊絡以美玉流懸黎之夜光綴隨珠以為燭於是鉤陳之外
閣道穹隆屬長樂與明光徑北通乎桂宮次舍心所幸下鼓車成與窮年忘
歸猶不能徧覩往乎之遺館獲林光於秦餘處甘泉之爽塏乃隆崇而
弘敞既新作於迎風增露寒與儲胥通天眇以竦峙徑百常而莖擢翔鶤
而不遷以岩鳥黃雀伏檻而俯聽閶闔之相激柏梁既災越巫陳
方建章是經用厭火祥園闕竦以造天若雙碣之相望鳳騫翥於甍標咸
遡風而欲翔于雲霧而上躋亭亭以迢迢神明崛其特起井幹疊而百層
所仰眺王觀瑤光與玉繩列瀛洲與方丈夾蓬萊而駢羅長風激於別
島起洪濤而揚波海若游於玄渚鯨魚失流而蹉跎於是仙掌承雲表之
清露屑瓊蕊以朝飧必性命之可度乃廓開九市通闤帶闠旗亭五重
俯察百隧隧列肆道也上林禁苑跨谷彌阜東至鼎湖邪界細柳掩長楊而聯五

柞繞黃山而款牛首乃有昆明靈沼黑水玄阯周以金隄樹以柳杞豫章
珍館揭焉中峙牽牛立其左織女處其右日月於是乎出入象扶桑與
濛汜其中則有黿鼉巨鼈鱣鯉鱮鮦鮪鯢鱨魦修額短項大口折鼻詭類殊種鳥則鷫鷞鴰鴇駕鵝
鴻鶤南翔衡陽北棲鴈門於是孟冬作陰寒風肅殺雨雪飄颻冰霜
慘烈天子乃駕雕軫六駿駮戴翠帽倚金較華蓋承辰天 先驅千乘
雷動萬騎龍趨緹衣韎韐武士赫怒何謂為之彼遊望吳岳
為之雄觀百禽㥄遽騤瞿奔觸喪精亡魂失歸忘趨矢不虛捨鋋不苟躍
當足見蹍值輪被轢乃使迅羽輕足尋景追括鳥不暇舉獸不得發青
骹摯於韝下韓盧噬於緤末於是鳥獸殫目觀窮遷延邪睨集乎長
楊之宮竊東鄙程大獲之功乃覽昆明之池作乎館旋憩
乎昆明之池登豫章之館明月乎後樂張甲乙而襲翠被隨阿大駕幸平樂張甲乙而襲翠被臨迥望之廣場程角觝之妙戲烏獲
扛鼎都盧尋橦衝狹燕濯胸突銛鋒跳丸劍之揮霍走索上而相逢度
曲未終雲起雪飛白獸百尋是為曼延神山崔巍欻從背見白象行孕垂
鼻轔囷海鱗變而成龍狀蜿蜿以蝹蝹含利颬化為仙車驪駕四鹿
芝蓋九葩奇幻儵忽易貌分形吞刀吐火雲霧杳冥畫地成川流渭通涇
百馬同轡騁足並馳橦末之伎態不可彌秘舞更奏妙材騁伎始徐進而羸形
似不任乎羅綺紛縱體而迅赴若驚鶴之群罷要紹修態麗服颺菁昭
流眄一顧傾城列爵十四競媚取榮盛衰無常唯愛所丁衛后興於鬒髮
飛燕寵於輕體 又東京賦曰是時也七雄並爭競相高以奢麗楚築
章華於前趙建叢臺於後秦政利觜長距終得擅場思專其侈以莫
若也乃構阿房起甘泉結雲閣觀南山百姓不能忍是用息肩於大漢高
祖膺籙受圖順天行誅扶項軍於垓下紲子嬰於軹途因秦宮業據其府
庫且夫天子有道守在海外守位以仁不恃隘害秦負阻於二關卒開項而
受沛彼偏據而規小豈若宅中而圖大昔先王之經邑也掩觀九隩靡地不
營土圭測影不縮不盈總風雨之所交然後以建王城審曲面勢泝洛背
河左伊右瀍西阻九阿盟津達其後大谷通其前迴行道乎伊闕邪徑捷乎
轘轅太室作鎮揭以熊耳底柱輟流鐔以大岯渡初弗之宅也故宗緒中圮

巨猾間釁竊弄神器歷載三六偷安天位我世祖忿之乃龍飛白水鳳翔參墟授鉞四七共工是除區宇乂寧思和求中睿哲玄覽都茲洛宮（之）顯宗六合殷昌既新崇德遂作德陽昭仁惠於崇賢抗義聲於金商建象魏之兩觀旌六典之舊章濯龍芳林九谷八谿芙蓉覆水秋蘭被涯永安離宮修竹冬青陰池幽流玄泉洌清鵯鶋秋棲鶻鳩春鳴鴡鳩麗黃關關嚶嚶於南則前殿雲臺和歡安福謻門曲榭邪阻城洫奇樹珍果鉤盾所職於東則洪池清籞淥水澹澹內阜川禽外豐葭菼其西則平樂都場示遠之觀龍雀蟠蜿天馬半漢乃營三宮布政頒常複廟重屋于斯胥洎龍輅充庭雲旗拂蜺夏正三朝庭燎晰晰（反）春日載陽合射辟雍設業設虡宮懸金鏞猎鼓路鞀樹羽幢幢張大侯制五正設三之乏脩司旌天子乃撫玉輅時乘六龍發鯨魚鏗華鍾攝提運衡徐至於射宮禮事展樂物具王夏闋騶虞奏決拾既次彤弓斯彀（反）達餘萌於暮春昭誠心以遠喻三農之隙曜威中原歲惟仲冬大閱西園乃敷小戎撫輕軒戈矛若林牙旗繽紛迄乎上林結徒為營叙和樹表司鐸校鉦鼓作進退節以軍聲火列具舉武士星敷鶡鵲魚麗箕張翼舒馭不詭遇射不翦毛升獻六禽時膳四膏成禮三驅解罘放麟不窮樂以訓儉不殫物以昭仁爾乃卒歲大儺驅除羣癘侲子萬童丹首玄製桃弧棘矢所發無臬飛礫雨散剛癉必斃煌火馳而星流逐赤疫於四裔

又南都賦曰於顯樂都既麗且康陪京之南居漢之陽割周楚之豐壤跨荆豫而為疆其寶利珍怪則金采玉璞隋珠夜光太一餘糧中黃穀玉松子神陂赤靈解角耕父揚光於清泠之泉游女弄珠於漢皋之曲其水蟲則有蠳龜鳴蛇潛龍伏螭其鳥則有鴛鴦鵠鷖鴻鴇駕鵝鸂鶒嚶嚶和鳴澹淡隨波其香草則薜荔蕙若薇蕪蓀萇晻曖蓊蔚含芬吐芳酒則九醞甘醴十旬兼清醪敷徑寸浮蟻若萍其甘不爽醉而不醒歡飫既交要禮未達彈琴擫籥流風徘徊於是暮春之禊元巳之辰方軌齊軫祓於陽濱朱帷連網曜野映雲繽紛繞繚而滿庭羅韈躡蹀而容與翩綿綿其若絕眩將墜而復舉於是羣士放逐馳乎沙場俯貫魴鱮仰落雙鶬魚不及竄鳥不暇翔車雷震而風厲馬鹿超而龍驤夕暮而歸其樂難忘

後漢杜篤論都賦曰天命有聖託之大漢大漢開基高祖有勳斬白蛇屯黑雲蹈滄海跨崑崙命劉敬建策初都長安太宗承流守之以文孝武因其餘財府帑之蓄始入匈奴割裂王庭連緩耳瑣雕題摧天竺挈象犀沃野原隰彊望保殖五穀桑麻條暢濱據南山帶以涇渭號曰陸海蠢生萬類城池百尺阨塞要害一人奮戟三軍沮敗于時聖帝赫然申威荷公孫之首北胥强胡西平隴冀東據谷都今天下新定矢石之勤始瘳未遑於論都而遺思雍州

後漢崔駰反都賦曰漢曆中絕京師為墟光武受命始遷洛都客有陳西土之富云洛邑褊小故略陳禍敗之機不在險也建武龍興奮旅西驅虜赤眉討高胡斬銅馬破骨都收翡翠之駕據天下之圖上聖受命將昭其烈潛龍初九眞人乃發上貫紫宮徘徊天閒握狼弧蹈參伐陶以乾坤始分日月觀三代之餘烈察殷夏之遺風背崤函之固即周洛之中興四郊建三雍禪梁父封岱宗

後漢傅毅洛都賦惟漢元之運會世祖受命而弭亂體神武之聖姿握天人之契贊尋往代之規兆初險塞之自然被昆崙之洪流據伊洛之雙川挾成皋之巖阻扶二崤之崇以分畫經緯開正塗軌序立廟祧面朝後市敷息起霧霧奮林生風雨覽工殿之制承日月之晧精騁流星於突陌追歸鴈於軒軨帶螭龍之疏鏤垂菡萏之敷榮顧濯龍之豪觀望永安之園藪渟青沼以汎舟浮翠觀與式參宮館遍御有矩后帥九嬪躬勅工女近則明堂辟雍靈臺之列宗祀揚化云物是察其後則有長岡芒阜屬以首山通谷岅河石瀨寒泉於是乘輿鳴和按節發軔列羿蓋方龍輈備五路之時副攝三辰之旗旂倚乾作樸鼓和奉時千乘云由駿騎星鋪駱驛相屬揮沫揚鑣羣仙列於中庭發魚龍之巨偉余脩村鼓偓佺投塵講武農隙校獵因田狩幽林以具禽徽通川以御鳥戲蹂乘黃射疏㮣不虛控目不徒睇解脈分心應前殪莫然後弭節容與淥水之濱垂芳餌於清流出旋潔之淯鱗

魏徐幹齊都賦曰齊國實坤德之膏腴而神州之奧府其川瀆則洪河洋洋發源崑崙潏潏沸騰浮沫揚奔南望無垠北顧無鄂蒹葭蒼蒼莞弸沃若瑰禽異鳥群萃乎其間戴華蹈縹披紫垂丹應節往來翕習翩翻發吐之生乎丹石發乎華之煌煌其寶玩則玄蛤抱璣駁蚌含璫

厦殿以宏覆起層榭以高驤龍楹螭桷山吕雲楣其後宫内庭嬪妾之
館衆偉所施極巧窮變然後僑龍榜遊洪池折珊瑚破琉璃日既仄而
西舍乃反宫而棲遲歡幸在側便嬖侍隅含清歌以詠志流玄眸而徽眄
竦長袖以合節紛翩翩其輕迅王乃登來華玉之輅駕玄駮之駿武騎星散鉦
鼓雷動旌旂虹亂盈乎靈囿之中於是羽族咸興毛羣盡起上蔽穹庭下
被皐藪 圖劉楨魯都賦曰昔大廷氏肇建厥居少昊受命亦都兹焉山
則連岡屬嶺嶒嶝嵬岐北崇金褐畔於鴻崖水精潛光乎雲穴岱宗邈其
層秀千氣霧以高越其木則赤棟青松文梓黄棠洪幹百圍高徑穹皇
竹則填彼山垠陂隰塍夏篠攢包動條並殖翠實離離鳳皇攸食水産
衆夥各有彛倫頒首華尾豐顱重齗鼓兵杖刃盤甲曲鱗且㪚其時謝
節移和族綏宗招歡合好肅戒友朋嫩眉清眸兩若雲霜指曜日之葬珥
明月之珠瑤舞人就列整飾容華和顔揚眸眄風長歌飄乎奔發身女
轉彼䨥虡聘逍顧與節和縱倩㭊以終曲若奔星之赴河及其素秋二七天漢
指隅民胥祓禊國于水游緹帷翔津舟帳覆洲蓋如飛鶴馬如遊魚廡門巖
巖朱扉含光路殿巋其隆崇文陛巘其高驤靈迅雷於長除若有聞而
循亡其園囿苑沼駢田接連淥池分浪以帶石垠文陽瓊岸華玉係律邦乃大
狩振揚炎威教民即戎講習興師蒐幕包拮連結營圍毛羣隕殪羽族殲
剥填崎塞畋不可勝錄 圖劉邵趙都賦曰且畝邑者冏靈州之畝宇而天下
之雄國南則有洪川巨瀆長水㵎河積石徑拂太華㶏爲九流入于大海其
東則有天浪水府百川是鍾包絡坤維連薄太濛其北則有陶林玄壇增冰
寒其西則有靈丘平園邢掖貝苗其近則有天井句注飛壺太行確嶺磈磊屬
阜連岡龍首嵯峨以峙瞻羊坂崎嶇以嶮增清漳發源濁滏汨越湯泉沸
洪波漂厲爾乃都城萬雉百里周迴九衢交錯三門旁開層樓疏閣連棟結
階崎華甍以表甍若翔鳳之將飛正殿儼其造天朱欞赫以舒光盤虬蜿之蜿蜒
承雄虹之飛梁結雲閣於南宇立叢臺於少陽及至暮春秋涉冬則風烈寒猛
豺蟄鷹攫鷹隼奮翰國乃講武狩于清源揚旌賓之疏駮抗中天之旌旂上建
昭餘南屬呼池西眄太陵東結紛洵然後興于放機戈矛亂發決玭鐍
當手斃僵應弦倒越爾乃進夫中山名倡襄國妖女秋龍趙音邯鄲才舞

八騎羅雜遝奏趙舉體凌浮雲聲哀激楚其珍玩服物則昆山美玉玄珠
環璞輕紈綺縠縉纖纊綿紈其器用良馬則六弓四弩綠沉黃間堂溪魚
孚子令角端飛兔奚斯常驪紫燕豐顱奮翮龍身鵠頸目如黃金蘭
筋參精迅躡飛浮軼響追聲若乃至季春元巳辰火織光挺新贈往篚
門水陽朱幕蔽野緣帷連岡妖冶呈飾顏如春英 圖左思蜀都賦曰夫
蜀都者蓋兆基於上世開國於中古廓靈關而為門包玉壘而為宇帶二
江之雙流抗峨眉之重阻於前則跨躡犍牂枕倚交阯經途所亘五千餘
里於是乎邛竹緣嶺菌桂臨崖旁挺龍目側生荔枝布綠葉之萋萋結朱實
之離離孔翠羣翔犀象競馳白雉朝雊猩猩夜啼金馬騁先而絕影
碧雞倏忽而曜儀火井沈熒於幽泉高爓飛煽於天垂於後則却背華
容北指崑崙緣以劍閣阻以石門流漢湯湯驚浪雷奔望之天迴即之雲
昏水物殊品鱗介異族或藏蛟螭或隱碧玉其樹則有木蘭梫桂杞
櫹椅桐椶枒楔樅楩枏幽藹於谷底松柏蓊鬱於山峯擢幹竦長條扇飛雲
拂輕霄羲和假道於峻岐陽烏迴翼乎高標於東則左綿巴中百濮所充
外負銅梁宕渠內函要害於膏腴丹砂赩熾出其坂蜜房郁毓被其阜山
圖採而得雉亦芬服而不朽交壤所植蹲鴟所伏百藥灌叢寒卉冬馥
其中則有青珠黃環碧砮芒消或豐綠荑或蕃丹椒紅葩紫飾柯葉
則苞敷蘂蔽落英飄颻瀟灑細脈散雜里結錯委環油由種稻漫指
渠口以為雲門灑滮池而為陸澤爾乃邑居隱軫夾江傍山家有鹽泉之井戶有
橘柚之園百果甲坼異色同榮朱櫻春就素柰夏成若乃大火流涼風
白露凝微霜結紫英律閏楊菜鮮發蒲萄亂潰石留競裂素晨良
零低鴈銜蘆木落南翔水北徂雲氣水宿弄吭清渠其深則有鱣鮪
鱒魴鮍鱧鮒鱔差鱗次色錦質報章關二九之通門畫方軌之廣塗營
新宮於巢壤擬承明而起廬結陽城之延閣飛觀榭乎雲中開高軒以臨
山列綺窗以瞰江內則宣化之闥崇禮之闈華闕雙邈重門洞開金鋪交
映玉題相暉亞以少城接乎其西列隧百重羅肆巨千賄貨山積纖麗星
繁都人士女袨服靚妝賈貿有樿華麴有桃椰邛竹傳節於大夏之邑蒟醬
流味於番禺之鄉闤闠之裏伎巧之家百室離房機杼相和貝錦斐成

色江波若夫王孫之屬郤公之倫從禽于外巷無居人並乘驥子俱服魚文
西踰金隄東越玉津載食鐵之獸射噬毒之鹿皛貙氓於葽草彈言鳥
於森木拔象齒戾犀角鳥鎩翮獸廢足殆而朅來相與第如滇
池集乎江洲試水客艤輕舟娉江妃與神遊將饗獠者張帟幕會平原
酌醪酤割芳鮮飲御酣賓旅旋車馬雷駭轟轟闐闐近則江漢炳靈
世載其英蔚若相如皭若君平王褒韡曄而秀發揚雄含章而挺生幽
思絢道德摛藻掞天庭 又吳都賦曰東吳王孫囅然而咍曰夫上國
景宿辨於天文者也下料物土析於地理者也烏策篆素玉牒石記烏聞
梁岷有陟方之館行宮之基歟而吾子獨未聞大吳之壯麗乎且有吳之
開國也造自泰伯宣於延陵固其經略上當星紀拓土畫疆指衡岳以鎮
野同龍川而帶坰百川派別歸海而會控清引濁混濤并瀨濆薄沸騰
寂寥長邁出乎大荒之中行乎東極之外於是乎長鯨吞航脩鯢吐浪躍
龍騰蛇鮫鯔琵琶沂洄順流喁喁沉浮鳥則鵾鷄鸀鳿鶄鶬鷺鴻鵝
鸂鶒鶡鷺鷹造江湛淡羽儀隨波參差理翮整翰容與自玩彫啄蔓藻刷

盪澔溔潬漪蛤珠胎與月虧全巨鼇贔屭首冠靈山大鵬繽翻翼若垂天
洪桃盤屈丹桂灌叢瓊枝抗莖而敷蕤珊瑚幽茂而玲瓏增岡重阻列真
之宇江妃於是往來淳葷於是宴語草則藿蒳豆蔻薑彙非一石帆水松東
風扶留布濩皋澤蟬聯陵丘寅緣山岳之岊幂歷江海之流木則平仲
君遷松梓古度楠榴之木相思之樹宗生高岡族茂幽阜擢本千尋垂蔭
萬畝與風颻颺颲颺飀鳴條暢律飛音響亮蓋象琴筑并奏笙竽
俱唱其竹則篔簹林箊桂箭射筒柚梧有篁篻簩有叢苞筍抽
節往往縈結綠葉翠莖冒霜停雪構雲無以踰嶰谷不能連鸑鷟
食其實鵷鶵擾其閑其果則丹橘餘甘荔枝之林檳榔無柯椰葉無陰其
珠賂則琨瑤之阜銅鍇之垠火齊之寶駭雞之珍賴丹明璣金華銀朴紫貝
流黃縹碧素玉其荒陬譎詭則有龍穴內蒸雲雨所儲陵鯉若獸浮石
若桴雙則比目片則王餘窮陸飲木極沉水居泉室潛織而卷綃淵客慷慨
而泣珠象耕鳥耘此之自於煮海爲鹽采山鑄錢國税再熟之稻鄉貢八蠶
之綿造姑蘇之高臺臨四遠而特建帶朝夕之濬池佩長洲之茂苑闚東山

之府則瓌寶溢目覵海陵之倉則紅粟流衍野棗鏤桑青綃升盛濯以
雲氣畫以仙靈高閣有閣洞門方軌朱闕雙立馳道如砥樹以青槐亘以
綠水桃笙象簟韜於筒中蕉葛升越弱於羅紈命官師而擁鐸將校獵
乎具區吳王乃巾玉輅軺驌驦羽毛揚蕤雄戟耀芒貝胄象弭織文鳥章
六軍袀服四騏龍驤猩猩啼而就擒猓然鸎而被格屠巴蛇出象骼斬鵬
翼掩廣澤結輕舟而競逐迎潮水而振緡精衛銜石而遇繳文鰩夜飛而
觸綸拾包山以爲期集洞庭而淹留數軍實乎桂林之苑饗戎旅乎落星
之樓 又魏都賦曰魏國先生有睟其容乃盱衡而誥曰昇平交會之士鉅闢
雜吝馮之者蹶洞庭雖蓋負之者北且魏土者畢昴之所應虞夏之
餘人先生之桑梓列聖之遺塵廟其疆域則旁極齊秦結湊冀道開
胸殷衛跨躡燕趙荊畢并益池立淹素廠田惟中嚴壞作白思重交暮
大壯暉明衡烱乘蕃嵩相粉橑複結藻棁櫨叢施丹梁虹申以並亘朱桷森布而
支離綺井列疏以懸蔕華蓮重葩而倒披於前宣明顯陽順德崇禮重
闈洞出鍇銳方隮齊於前林鶴文巷壹術 梓材蘭臺合甲之增構

峩峩清塵彤雲霍跋莫而嬌首壯翼摛鏤於青霄雷雨窨冥於
末牛暎日箸龍光於綺寮頭果灌叢園大兆壽星條風蒲萄結陰丹
構凌波而紗珠綠芰汎濤而浸潭羽翮頡頏鱗介浮沉瀝流十二同源異
為也雲鉤爲行雨內則街衝輻湊朱闕結隅石杠飛梁出控漳渠
疏通濤以濱路苗羅青槐以蔭塗 晉庾闡揚都賦曰子未聞揚都之巨
偉也左滄海右岷山龜鳥津其落江漢演其源碣金標乎象浦注桐柏乎
玄川昔句吳端委延州讓國高譚殆於庶幾英風亞乎穀陽王映黃旗之
景翳吐紫蓋之祥睢岩楠亦松之館岫落縉雲之堂龍符炳而夏德興羣
神萃而玉帛至世天包龍軫他昂衡霍寶玄聖所遊陟方所託我皇晉之中興
而承命是鳳翼蜚運啟於中宗天網振其絕紹於是乎煙深浩漫林阜隱
嶙嶒藹吞江削岸吐顛之三峽之險洞九川之會伴五嶺而分流鼓七澤而
渟涵漭沆溔浩瀁擁涌蕩潑霆澱噴浪川動東注尾閭呼噏澗壑吐
若雲澤荡若青城其山則重岡峨岏峻嶺崢嶸陽侯鯨岸繞綿峰
嵲嵽何嵬崔鄰薄旁帶千溪下周萬壑末則灌以杞梓被以沙棠結根

九疑布葉天柱林為五岳之苑材爲八都之府標飛虹虧陽景拂白雪而增翠凌廣莫而敷穎竹則篠風籦籠篠箘篔林葉嶰谷籜竹杪枝房屬瀟疎貞條梢風勁節集霜霧望之猗猗即之倚倚參俊之竿東南之箭其材可游其芳可薦草則陵苔海藻山英江蘺綸組之青芽薇露茶菈獸則駒駼狻猊鋸牙披蹄登重巘踐嶕嶢噴氣則風生噴沫則雨灑其間則有麏猴夭矯閃倏柯杪風舞杲然星流雷邁或陵虛起絶或絡繞希間鳥則鵜鶘孔翠丹穴之羽鳴鳳自歌翔鸞自舞魚則鮫鯉鱘鮪比目鰭魦鯈鰻横海鯨鯢偃波其中則有靈蛟白黿之族種數六群類豐足鸚螺蝦骨寄居負敖餘泉如輪文蚶如珠果則黃甘朱橘楊桃琵琶林檎八桂之叢色耀三珠之華兩甘之勇怪則有瑤琨琅玕青碧素珉陽珠散火陰中潛珍雲英水玉錯[illegible]龍淡換石金膏白光若燭銀璣璃水潤而外映珊瑚獨石而構翹牙蹄[illegible]之於象齒火巧[illegible]璣於炎於焉妲石城則丹車之所濕井東蓋金城則方瀛之所連宿其中則有龍堪華屋辰鳥兒之觴青雀飛檐銀呈鼓摧鷁首舖於黃宮盤蛟耀於赤馬旻有蘭堂華室高門重構羅鼎玉食絲竹並奏龍驤汗血於廣涂朱輪擊轂而駢僕 晉傅玄正都賦曰撫琴瑟陳鍾虡吹鳴簫擊靈鼓奏新聲理秘舞乃有材童妙妓都盧迅足緣脩竿而上下形既變而景熊跟挂而倒絶若將墜而復續虯紛龍蜿委隨紆曲杪竿首而腹旋承嚴節之繁促於是神岳雙立岡巒岑崟靈草敷崖高木成林東父翳羽青蓋而遐望西母使三足之靈禽丹蛇吹笙文豹鼓琴素女撫瑟而安歌聲可意而入心偓佺企而鶴立和清響而哀吟

藝文類聚卷第六十一

藝文類聚卷第六十二　居處部二

宮　闕　臺　殿　坊

宮

世本曰禹作宮 釋名曰宮穹也屋見垣上穹隆也 方言曰吳有館娃之宮 禮記曰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 大戴禮曰周時德澤和洽蒿茂大以為宮柱名曰蒿宮 毛詩曰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 又曰鼓鍾于宮聲聞于外 管子曰黃帝有合宮以聽政 穆天子傳曰天子升于昆侖之丘以觀帝之宮 越絶書曰美人宮周五百九十步土城者句踐所習教美人西施鄭旦宮臺 列子曰周穆王時西胡國有化人來王執化人之祛騰而上天毋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珠玉出雲雨之上實為清都紫微也 孟子曰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 呂氏春秋曰武王勝殷請其子之宮 楚辭曰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朱宮 史記曰騶子之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親往師之 神異經曰東方有宮青石為牆高三仞左右闕高百丈畫以五色門有銀榜以青石碧鏤題曰天地長男之宮 西方有宮白石為牆五色黃門有金榜而銀鏤題曰天地少女之宮 西南方有宮以金為牆門有金榜以銀鏤題曰天皇之宮 南方有宮以赤石為牆赤銅為門有銀榜題曰天地中女之宮 北方有宮以黑石為牆題曰天地中男之宮 東南有宮以黃石為牆以黃銅鏤題曰天地少男之宮 西南有宮以黃銅為牆題曰地皇之宮 十洲記曰青丘山上有紫宮天真仙女多游於此 又曰方丈山上有琉璃宮 列仙傳曰鉤翼夫人齊人也右手拳望氣者云東方有貴人氣及到女色甚偉帝披其手得一鉤手尋下不拳故名其宮曰鉤翼宮 說苑曰楚使使聘齊齊王享之梧宮使者曰大哉梧乎王曰江海之魚吞舟說大國之樹也 漢武帝故事曰上起明光宮發燕趙美女二千人充之建章未央長樂三宮皆輦道相屬懸棟飛閣不由徑路 漢書曰武帝六年冬幸雍因中春作首山宮 又曰上祠神人于郊門宮若有向坐拜者作交門之歌 又曰幸河東之明年正月鳳皇集祋祤於所集處得玉寶起步壽宮 又曰柏梁災越巫勇之乃曰越俗有火災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於是起建章宮為千門萬戶 又曰秦倚曲臺之宮懸衡天下 [illegible] 三輔故事曰桂宮周匝十里內有光明殿走狗臺柘山縱道橫比處從宮中西上城至神明臺

三輔黃圖曰有夜光宮望遠宮照臺宮猗蘭宮棠梨宮資陽宮長千宮五
柞宮　漢宮閣名曰長安有長樂宮未央宮長門宮鼓簧宮承光宮林光宮
宜春宮池陽宮長平宮黃山宮望仙宮長楊宮集靈宮萬歲宮延壽宮初
年宮通天宮駁娑宮東觀漢記曰帝遣單于饗賜作樂百戲上幸離宮臨
觀　魏略曰大秦國城中有五宮相去各五十里宮室皆以水精為柱食器亦然
王隱晉書曰高堂隆刻桷宮屋材云後若干年當有天子居此宮惠帝止鄴
宮治屋者土剝更泥始見刻字計年正合　詩　梁簡文帝新成安樂宮詩曰
遥看雲霧中刻角映丹虹珠簾通曉日金花拂夜風欲知弦管處來過安
樂宮　周明帝過舊宮詩曰玉燭調秋氣金輿歷舊宮還如過白水更似新
豐　秋潭漬晚菊寒井落疏桐舉杯延故老今聞歌大風　陳陰鏗新成安樂
宮詩曰新宮實壯哉雲裏望樓臺迢遞翔鵾仰連翩賀雀來重簷寒霧
宿丹井夏蓮開砌石披新錦梁花畫早梅欲知安樂盛歌管雜塵埃　賦
漢劉歆甘泉宮賦曰軼陵陰之地室過陽谷之秋城迴天門而鳳舉躡黃帝之
明庭冠高山而為居乘昆侖而為宮按軒轅之舊處居北辰之閬中背共工
之幽都向炎帝之祝融封巒為之東序緣石闕之天梯桂木雜而成行芳肸
嚮之依依翡翠孔雀飛而翱翔鳳皇止而集棲甘醴涌於中庭兮激清流之
瀰瀰黃龍遊而蜿蜒兮神龜沉於玉泥離宮特館樓比相連雲起波駭星
布彌山高巒峻阻臨眺曠衍深林蒲葦涌水清泉芙蓉菡萏菱荇蘋蘩
豫章雜木楩松柞棫女貞烏勃桃李棗檍　魏卞蘭許昌宮賦曰入南端以
北眺望景福之嵯峨飛棟列以山峙長途邈以委他見驊檻之交錯覩陽馬
承阿轉狹鬮以相因若流風之揚波未無小而不臻將靡隱而不華盡眾色而
發越瑋巧飾之繁多雖縣本枌丹梁端直明櫩列布緣井仙則顯其陸則有
望舒涼室羲和溫房隆冬御絺盛夏重裘同一宇之深邃致寒暑於陰陽
倚欄檻於階砌崇棟拂乎昊蒼綺組華翠生光丹草內隱靈木成行
非窈窕之至貴孰能升於斯堂登金人於閶闔列鐘虡於廣庭天鹿軒翥以
揚怒師子樹拂而負楹珍果獻華繁茂並榮百蠻昭雖飛鸞廣翼扣角
則春氣至彈商則秋風征應神芝之岐穎觀幸安昌之觀覽進散舞之秘數兼
俗而入微興七盤之遞奏觀輕捷之翱翔或遲或速乍止乍旋似飛鳥之迅疾

若翔龍之遊天趙女撫琴楚媛清謳秦箏慷慨齊舞絕殊眾技並奏捔巧騁
奇千變萬化不可勝知樂戲闋罷觀足登承光坐華幄論稽古又流俗退
虛偽進敦朴賢良處珠玉豈必世而後仁在時主之所欲　魏楊脩許昌
宮賦曰於是儀北極以遘撩希形制乎太微結雲閣之崔嵬植神木與靈
草紛翁翁以參差尋乃置天臺於辰角列執法於西南築蒼龍之兩觀
綴長廊之步櫚重闈禁之窈窕造華蓋之幽深儉則不陋奢則不盈黎
民子來不督自成於是天子乃具法服戒群僚鍾鼓隱而雷鳴警蹕嘈而
響起晻藹低徊天行地止以入乎新宮臨南軒而向春方負黼黻之屏風憑
玉几而按圖書想往昔之興隆　北齊邢子才新宮賦曰擬二儀而構路寢
法三山而起翼室何大厦之眈眈而斯干之秩秩豈西京之足偉故東都之
所陋其狀也則瓌譎屈奇闊漫陸離鬱崒崔嵬巉巖參差若密
雲之乍舉似飛鳳之中垂布菱華之與蓮蒂咸反植而倒施若承露而
將轉似含風而欲披土成黼黻木化蛟螭布紅紫之點細間朱黃之赫曦獸
狂顧而猶動鳥將騫而中疲木神水怪海若山祇千變萬化殊形異狀
梁北注陽烏南施百楹列倚千櫨代支或據險而形因或居安而勢危
唐閻士衷甘泉宮頌曰甘泉山天下顯敞之名處也前接大荊後臨北極左
撫仁輿右望喬嶽廿宮室也仍叢崖而為觀據坑岸以為階塞彼澗而
蟠蜒蜿道列以曲逵覽見禁閣之麗靡覺堂殿之巍峨徑落莫以差錯繚
琨瑤之文櫋綵螭龍以蹌跽來雲氣以為楣神星羅於題鄂虹蜺往往而繞
榱偃蹇兮其無根意廣了之者誰窺想聖主之優遊時娛神而款繼坐
鳳皇之堂聽和鸞之弄臨麒麟之域驗符瑞之貢詠中和之歌讀太平之
頌　宋孝武帝巡幸舊宮頌曰惟皇勘眷永昔慕徐方列聖青野動軒延
榮和首律畢澤閒年林捌發色川郊列泉谷徑邈行登陟洞野踐域負外
即宮臨山思中陵寢敦結枌鄉眇懷沛譚勤念寵吾納壽遺老設飲先居
堂序朝秀廷集閣　梁沈約齊朝升徒故宮頌曰聖祖神傑堯蹤漢烈出岳
峻雄圖天張武節膺命既升雲朝略并騁清渭建降渦獻歌言將峭側關
漫深科嶺舜堂母關棲塝沉何極歷傾糾引弼危彼盛物稱瑞窮霄盡
和玉精翠昔丹羽集阿　銘　後魏溫子昇李元永安宮銘曰合歡黃堂中和延舊

盧懷本新東暢春假眞崔集未道俾司星辰豐業彥德以協天人萬福來
眇嘉娛永欣【表】【梁】沈約為柳兗州世隆上舊宮表曰舊宮礎靈千古
合祥百代萬祇相祉八神歆享寔事超齊甸義邁淮宮故能居萬乘之遊於
天階命帝闕於霄路實宜樹闕疏壤寫極上穹克播徽塵永光盛烈

闕

廣雅曰象魏闕也　釋名曰闕闕也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為道也　周官曰太
宰以正月縣治法於象魏　禮記曰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于觀
之上喟然而歎仲尼之歎蓋歎魯觀闕也　左傳曰哀公三年司鐸火命公宮奉
桓子至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illegible]　文子曰老子云身處
江海之上心在魏闕之下　史記曰蓬萊方丈瀛洲此三山在海中諸仙人不死
藥皆在焉黃金白銀為闕　又曰建章宮東鳳闕高二十丈　神異經曰東
南有石井其方百丈上有二石闕俠東南面上有蹲熊有榜著闕題曰地
戶　又曰東北大荒中有金闕高百丈上有明月珠徑三丈光照千里中有金
階西北入兩闕中名天門　十洲記曰崑崙山有水精闕　列仙傳曰衛靈公
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轔轔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為誰夫
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今蘧伯玉衛之
賢大夫也敬於事上必不闇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人視之果伯玉也　三輔舊
事曰未央宮東有蒼龍闕北有玄武闕　漢官儀曰高祖既登帝位輔
陽固如細陽成遭雞鳴歌去常遙於闕下　漢官典職曰偃師去宮三十
五里望朱雀闕其上鬱然與天連　魏志曰明帝作凌霄闕　蜀志曰譙
周嘗聞杜瓊曰昔周徵君羣以為當塗高者魏也其義何也瓊答曰魏闕
名也當塗而高聖人取類言耳　關中記曰未央宮東有青龍闕北有玄
武闕漢書所謂北闕者也建章宮圓闕臨北道鳳在上故曰鳳闕也閶闔門
內東出有折風闕一名別風闕　王隱晉書曰儒宋博士燉煌侯瑾善內學語弟
子曰涼州城西有泉水當竭當有雙闕起其上魏嘉平中武威太守起學舍
築闕於此　瀨鄉記曰老子廟前有兩石闕大闕高九尺八寸下三重石墉闕
邊各有子闕　山謙之丹陽記曰太興中議者皆言漢司徒許彧墓闕可徙
施之王茂弘弗欲後陪乘出宣陽門南望牛頭山兩峯曰天闕也豈煩改作帝
然之　鄧德明南康記曰南康縣歸美山去縣七百里下有石城高數丈遠
望若雙闕故老謂之神闕【詩】【梁】沈約詠雙闕詩曰象闕連馳道
天宇照方疏刻鳳棲清漢圖龍入紫虛層臺齊露漢幾遇桂煙初豐言
百尺觀寧方萬丈餘【賦】【魏】繁欽建章鳳闕賦曰築雙鳳之崇闕表大路
以遐通上規圓以穹隆下矩折而繩直長檐森以駢竹修桷揭以舒翼象玄
圃之層樓肖華蓋之麗天當蒸暑之暖赫步北楹而周旋鶴鸝振而不及
豈歸雁之能翔抗神鳳以甄甍似虞庭之鏘鏘塡六翮以撫跱侯高風之清
涼華鍾金獸列在南廷嘉樹蓊薆奇鳥哀鳴臺榭臨池萬種千名周欄
棼橑銑紆縈【銘】【後漢】李尤闕銘曰皇上尊嚴萬姓戴依國都攸奧
津浚端闕表樹兩觀雙闕巍巍【晉】[illegible]石闕銘曰昔舜格文祖禹堂神宗
周毀商俗湯黜夏政雖革命殊乎因襲揖讓異於干戈而晷緯冥
合天人啟基克明俊德大庇生民其揆一也在齊之季昏虐君臨威侮五行
怠弃三正蹐地無歸瞻烏靡託我皇帝拯之乃操斗極把鉤陳翼百
神撫萬福指麾而四海隆平下車而天下大定以為象闕之制其來已遠
春秋設雉門之教經禮垂布憲之文戴記顯遊觀之言周史書樹闕
之夢北荒明月西極流精海岳黃金河廷紫貝蒼龍玄武之制銅爵鐵
鳳之式以聽窮省冤以布治懸法或表正王居或光崇帝里晉氏陵
弱宋曆威夷禮經舊典寂寥無記鴻規盛烈湮沒罕稱乃假雙闕於
牛頭託遠圖於博望有欺耳目無補憲章惟帝建國正位辨方周營
洛涘漢啓岐梁居因業盛文以化光要有象闕是惟舊章青蓋南移黃
旗東指懸法無聞藏書不紀大人造物龍德休否建此百常興茲雙起
偉哉偃蹇氷矣巍巍傍映重巒上連華微布教方嚴挾日初曜懸書
有附委篋如歸【表】梁沈約上建闕表曰恭惟哲后[illegible]前王後
古為貴伏惟陛下欽若故實率由舊典猶在有晉經創江左邦畿莫[illegible]國
多缺萬雉之外兩觀弗興空指南峯法無所掛歷三代年將二百非所以經
世成務垂業後昆天德聞無遠立卓白遠韶近人建茲象闕俯揖愛禮之心
以申孝子之顧式表端闈儀刑萬國使觀風而至復聞正旋之典遐想之士少
寄懷古之月

臺

爾雅曰四方而高曰臺 狹而脩曲曰樓 山海經曰西王母之山有軒轅臺 射者不敢西向 畏

軒轅之臺 歸藏曰昔者夏后啟筮享神於晉之墟 作為璿臺 於水之陽

左傳曰夏后啟有鈞臺之饗 在河南陽翟縣 又曰楚子成章華之臺 以與諸侯落之

老子曰九層之臺 起於累土 穆天子傳曰盛姬 盛伯之子也 名 天子賜之上姬

之長 乃為之臺 是曰重璧之臺 賈子曰翟王使使者之楚 楚王欲誇之 饗客

章華之臺 三休乃至於上 呂氏春秋曰有娀氏有二佚女 為九成之臺 飲食必

以鼓 王孫子曰昔衛公坐重華之臺 侍御數百 隨珠照日 羅衣從風 史記

曰漢武帝起柏梁臺 高數十丈 又曰寡婦清其先得丹穴 而擅其利 清寡

婦也 能守其業 用財自衛 秦始皇以為貞婦而客之 為築女懷清臺 陸

賈新語曰楚靈王作乾谿之臺 百仞之高 欲登浮雲 窺天文 新序曰魏王將

欲為中天之臺 許綰負揷而入曰 聞大王將為中天之臺 願加一力 曰 聞天與地相

去萬九千里 其趾當方八千里 盡王之地 不足為臺趾 王默然罷築者 三輔故

事曰龍臺高六丈 去豐水五里 漢書曰文帝嘗欲作露臺 召工計之 直

百金 曰百金中民十家之產 吾奉先帝宮室 常恐羞之 何以臺為 三輔宮殿

簿曰長樂宮有臨華臺神仙臺 博物志曰江陵有臺甚大 而唯有一柱 眾

梁皆共此柱 魏志曰黃初六年築東巡臺 七年築九華臺 晉宮闕名曰鄴有

銅雀臺藏室臺凍綵臺 風俗傳曰浚儀有師曠倉頡城 城上有列仙之吹臺 鄴中記曰

鄴城西北立臺 皆因城為基趾 中央名銅雀臺 北則冰井臺 又曰西臺高六

十七丈 上作銅鳳 窗皆銅籠 疏雲母幌 日之初出 乃流光照耀 嵩高山記曰山

有玉女臺 漢武帝見二仙玉女 因以名臺 益州記曰成都橋東有鄒君臺 下與

土臺高數丈也 荊州圖記曰江陵縣東有天井臺 飛軒光映 背邑面堤 盡

郢遊觀之佳處也 幽明錄曰海中有金臺 出水百丈 結構巧麗 窮盡神工

橫光巖渚 竦曜星漢 吳地記曰吳王闔閭十一年 起臺於姑蘇山 因山為名

西南去國三十五里 春夏遊焉 後夫差復高而飾之 越伐吳 遂焚之 史公云余

登姑蘇 望五湖 五湖去此臺二十餘里 戴延之西征記曰官度臺 臺東有青陵澤六十

里 魏武所造也 破袁紹於此 楊龍驤洛陽記曰陵雲臺高二十三丈 登之見孟津

鄧德明南康記曰雩都君山上有玉臺 方廣數丈 周迴盡是白石柱 林自然若

霞 如屋形也 四面多松杉 遐眺巖巒 髣髴像羽人之館 風雨之後 景氣明淨 頗

聞山上有鼓吹之聲 山都木客為舞唱之節 廣州記曰尉佗立臺以朝漢室

圓基千步 直峭百丈 螺道登進 頂上三畝 朔望升拜 名為朝臺 伏琛齊地

記曰秦始皇二十八年至琅邪 大樂之 留三月 作琅邪臺 臺亦孤山也 然高顯出

於眾山之上

【詩】晉陸機挽歌詩曰 高臺一何峻 迢迢峻而安 綺窗出塵冥 飛

階躡雲端 佳人撫琴瑟 纖手清且閑 芳音隨風結 哀響馥若蘭 玉容誰

能顧 傾城在一彈 梁簡文帝琴臺詩曰 蕪階踐昔徑 復想鳴琴游 音容萬

春罷 高名千載留 弱枝生古樹 舊石染新流 由來遊相數 迷川終不收

梁庾肩吾過建昌故臺詩曰 魯國觀遺殿 韓城想舊臺 仲宣原隰滿 子

建悲風來 夏蓮猶反植 秋窗尚方開 閣雲仍翊雨 畫水即生苔 及君歡四望

知命悲七哀 陳祖孫登宮殿名登高臺詩曰 獨有相思苦 聊欲奏鳳皇臺

遠披香掖上 白明光正來 鶴將雲散 飛花似雪迴 遙思竹林友 前晚夜夜

開

【賦】魏文帝登臺賦序曰 建安十七年春 遊西園 登銅雀臺 命余兄弟并

作 其詞曰 登高臺以騁望 好靈雀之麗嫺 飛閣崛其特起 層樓儼以承天 步

逍遙以容與 聊遊目於西山 溪谷紆以交錯 草木鬱其相連 風飄飄而吹衣

鳥飛鳴而過前 申躊躇以周覽 臨城隅之通川 【魏】陳王曹植登臺賦曰 從

明后而嬉遊兮 聊登臺以娛情 見天府之廣開兮 觀聖德之所營 建高殿之嵯

峨兮 浮雙闕乎太清 立沖天之華觀兮 連飛閣乎西城 臨漳川之長流兮 望眾果

之滋榮 仰春風之和穆兮 聽百鳥之悲鳴 天功恒其既立兮 家願得而獲逞 揚仁化

於宇內兮 盡肅恭於上京 惟桓文之為盛兮 豈足方乎聖明 休矣美矣 惠澤遠

揚 翼佐皇家兮 寧彼四方 同天地之矩量兮 齊日月之輝光 晉陸雲登臺賦曰

永寧中 巡幸鄴宮 三臺登高 有感乃作賦云 爾乃佇眄瑤軒 流目綺寮 中

原方華 綠葉振翹 歷玉陛而容與 步蘭堂以逍遙 曲房縈而窈眇 長廊

邈而蕭條 於是聊樂近遊 薄言僾佇 綺疏列於東序 朱戶立乎西廂 感

舊物之咸存 悲昔人之云亡 凴虛檻而遠想 審歷命於斯堂 於是精疲遊倦

白日藏輝 歸春登之有情 悲荊臺之忘歸 聊弭節而駕言 悵將遊而低徊

晉孫楚韓王臺賦曰 酸棗寺門外夾道左右有兩故臺 訪諸故老 云韓王聽

訟觀也 望韓王之故臺 尋往代之所營 儼闌碣以峻峙 貫雲氣而上征 履千

載而特立顯妙觀於太清衛邯鄲之叢臺陋楚國之章華遊山岳以亢拄岌岑樓之能加至乃宮觀弘敞增臺隱天伐文梓於萬仞發玉石於三泉傍佰角烏之聲蛾眉戲白雪之舞紛縱衍以低仰臂脩袖而容與 晉盧諶登鄴臺賦曰顯陽隈其顛隧文昌翰而為墉銅爵隕於臺側洪鐘寢於兩除奚帝王之靈宇為狐兔之攸居 【銘】後漢李尤雲臺銘曰周氏舊居惟宮雒因業臺增峻上擬蒼雲垂示億載俾率舊章人修其行而國其昌

殿

秦始皇本紀曰始皇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 漢書曰宣帝幸河東之明年鳳皇集上林乃作鳳皇殿以荅嘉瑞 又曰班伯少受詩於師丹大將軍王鳳薦伯召見宴暱殿中誦說有法拜為中常侍時上方向學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詔伯受焉 三輔宮殿名曰未央宮有麒麟殿椒房殿 又曰長樂宮前殿宣德殿通光殿高明殿 漢宮閣名曰長安有臨華殿神仙殿高門殿朱鳥殿曾城殿宣室殿承明殿鳳皇殿飛雲殿昭陽殿猗蘭殿釣臺殿合歡殿蕭何曹參韓信並有殿 東觀漢記曰明帝欲起北宮尚書僕射鍾離意上書諫出為魯相後起德陽殿殿成百官大會上謂公卿曰鍾離尚書若在不得成此殿 范曄後漢書曰中平二年復修玉堂殿 風俗通曰殿堂象東井形刻作荷蔆蔆水物也所以厭火 漢官典職曰德陽殿周旋容萬人激洛水於殿下 魏志曰青龍三年秋洛陽崇華殿災改名九龍殿 魏略曰青龍三年起太極殿 洛陽故諸宮名曰洛陽南宮有却非殿銅馬殿敬法殿清涼殿鳳皇殿嘉德殿黃龍殿竹殿 楊龍驤洛城記曰顯陽殿北有雲采殿 洛陽宮殿簿曰明光徽音式乾暉章含章建始仁壽宣光嘉福百福芙蓉九華流圖華光崇光總章殿 戴延之西征記曰太極殿上有金井欄金博山金轆轤蛟龍負山於井上又有金師子在龍下 摯虞決疑要注曰凡大殿乃有陛堂則有階無陛也左墄右平者以文塼相亞次墄者為階級也九錫之禮納陛以登謂受此陛以上 【賦】後漢李尤德陽殿賦曰開三階而參會錯金銀於兩楹入青陽而窺總章歷戶牖之所緯連璧組之潤漫雜虬文之蜿蜒爾乃周閣迴匝峻樓臨門朱闕巖巖嵯峩巍巍雲閣青瑣禁門廊廡翼翼華蟲詭異密采珍縟達蘭林以西通中方池而特立果竹欝茂以蓁蓁鴻鴈沛裔而來集德陽之北斯曰濯龍蒲萄安石蔓延蒙籠橘柚含桃甘果成叢文陛曜水光映煌煌 【後漢王延壽】魯靈光殿賦序曰魯靈光殿者蓋景帝程姬之子恭王餘之所立也遭漢中微西京未央建章之殿盜賊奔突皆見隳壞而靈光巋然獨存意者豈非神明依憑支持以保漢室也賦曰瞻彼靈光之為狀也則嵯峩嶵嵬巍巍可畏乎其駭人也迢嶢倜儻豐麗博敞洞轇轕乎其無垠也於是乃歷夫大階以造其堂俯仰顧眄東西周章彤彩之飾澔澔涆涆飛流爛漫皓壁暠曜以月照丹柱歙赩而電烻鴻爌炾以爣閬飋蕭條以清冷動滴瀝而成響音雷應其若驚耳嘈嘈以失聽目矎矎而喪精駢密石與琅玕齊玉璫與璧英於是詳察其棟宇觀其結構規矩應天上憲觜陬倔佹雲起嶔岑離樓三間四表八維九隅萬楹叢倚磊砢相扶爾乃懸棟結阿天窗綺疏發秀吐榮菡萏披敷綠圓淵井反植荷蕖秀房紫的窋咤垂珠雲楶藻棁龍桷雕鏤飛禽走獸因木生姿朱鳥舒翼以峙衡騰蛇蟉虬而繞榱白鹿孑蜺於欂櫨蟠螭宛轉而承楣狡兔跧伏於柎側猨狖攀椽而相追胡人遙集於上楹儼雅跽而相對神仙岳岳於棟間玉女窺窗而下視圖畫天地品類羣生雜物奇怪山神海靈寫載其狀託之丹青千變萬化事各繆形隨色象類曲得其情上紀開闢遂古之初五龍比翼人皇九頭伏羲鱗身女媧蛇軀洪荒朴略厥狀睢盱漸臺臨池增曲九城屹然特立的爾殊形高經華蓋仰看天庭飛陛揭孽緣雲上征中坐垂景俯視流星千門相似萬戶如一巖突洞出逶迤詰屈周行數里仰不見日 【魏何晏景福殿賦】曰立景福之秘殿備皇居之制度爾乃豐層覆之耽耽建高基之堂堂羅疏柱之汩越肅坻鄂之鏘鏘飛簷翼以軒翥反宇轍以高驤遠而望之若摛朱霞而耀天文近而察之若仰崇山而戴垂雲爾乃開南端之豁達張筍虡之輪豳華鍾杌其高懸悍獸仡其儷陳爾結構則修梁彩制下褰上奇桁梧複疊勢合形離赩如宛虹赫如奔螭皎皎白間離離列錢晨光內照流景外烻金楹齊列玉馬承跋青瑣綠鋪是為閑閨溫房承其東序涼室據其西偏開建陽則朱炎豔啓金光則清風臻清露瀼

瀁淥水浩浩樹以嘉木植以芳草悠悠玄魚暟暟白鳥翻乃文以朱綠
飾以碧丹點以銀黃爍以琅玕清風萃而成響朝日曜而增鮮【魏】韋誕
景福殿賦曰覩大廈之穹崇結增構而高驤儵棟迴以虹指飛枅鵠峙而鳳
翔榱桷駢逼以星羅軒檻曼延而悠長伏應龍於反宇飛流蘇以飄揚
於是周覽升降流目評觀叢楹負棟飛甍承梁枅梧綺錯藻棁抗轉攢
芙蓉側植藻井懸川望舒涼室羲和溫房玄冬則暖炎夏則涼均寒暑
於區宇制天地之陰陽又有外城金狄詭貌殊姿列于庭門肅有容威若
乃離殿別館粲如列星崇昌延休清宴永寧美百号之特居兼休祥之
令名步離葆以逍遙時容與於蘭庭又有教坊講肆才士布列新詩變
聲曲調殊別吟清商之激哇發角徵與白雪音感靈以動物超世俗以獨絕
然後御龍舟兮鼓鞞棹吳姬擢歌越女鼓枻詠采菱之清曲奏淥水之
繁會【晉】夏侯惠景福殿賦曰周步堂宇東西眷盼綵色光明粲爛流
延素壁鵠漬赭丹倩練幽乃察其奇巧觀其微形欵岑紆曲盤牙歕
偃或夭矯而雲起或詰屈而縲縈與木附枝以連注環倚亞而相經若乃

仰觀綺窗周覽菱荷流彩的皪微秀發華纖莖披紛順風揚波含光
內耀婀娜繽紛葩曲楹外周棟桷內附或因勢以連接或邪亘以盤桓於是
乎飛閣連延馳道四周高樓承雲列觀若浮挹朝露之華精漱醴泉之
清流【晉】孝武華林清暑殿賦曰若夫瑤榭未清瓊室流炎乃風夕列城
景晨緩高驅廢駕遊衢輟駿思延寒於夏室豈徒開於遺籍伊涼燠
之可變學在今之猶昔窗於林渠側眺池籞起北阜而置峯瞰西原而
殿清曾澗茂樹林採椽成宇轉流環堂浮清淡室開延檻而臨斜月高
東軒而望初日與乃炎精符或青祇將單灌徂在辰風光明寥蜿桂鑠於
石澗儀瑞羽於林術停鷫舞屆展樂有時權歡今今歌愛辭承白山
懷風兮谷吐泉清潭寒遠兮遠氣宜符深情兮麻遙心促千里兮側雲天
【晉】江夏王劉義恭華林清暑殿賦曰精御暑之清宮傍側景之西岑列
喬梧以蔽日樹長楊以結陰醴泉湧於板室波經于蘭庭芙芳以爭
艷合百草以競馨飾丹墀以和壁加跋栖以連城至于朱明在運朱夏鬱蒸
晨寒堂涼結清觀風臻簷茲宇靈緯啓聖情以澄神注茲之宴凝焉

甘泉之定陳【宋】何尚之華林清暑殿賦曰違綿亘之虹梁列雕刻之華榱
網戶翠錢青軒丹墀若乃奧室曲房深沉冥密始如易循終然難究動微
物而風生踐椒塗而芳馥蘭馨遇成宴暫遊累日却倚危石前臨濬谷終始
蘭森微清引漏涌泉灌於基扈遠風生於楹曲暑雖殊而不炎氣方清而
含育哀鵠唳而悲猿啼曉靈芝被崖仙華覆泥【漢】李尤德陽殿
銘曰皇穹垂象以示帝王紫微之則弘諸彌光大漢體天承以德陽崇弘高
麗苞受萬方內綏朝貢外候殘荒【陳】徐陵太極殿銘曰天紫蓋黃旗揚
都之王氣長久虎踞龍蟠金陵之地豐古圖天居奕奕大寢尊嚴高應五
門仰模紫室歸于有德毋殺何圖傳我休明義同商鼎太極殿者法互
象究王者之位以尊左平右城天子之堂為貴往朝爆盡多歷年所世道隆
平宜其休復臨軒郵于度啟稱即曰忽有一大梓柱援流來泊在後渚岸差
栽容與若漢水之仙槎採似新亭之龍刹孤拔允彰天貺旨梁
氏承聖將圖緒修東處魏江西胡犯畢定之方中亟興師旅按之以日韓有
災故是知秦之所出實漢祖而為宮吳都佳氣乃元皇而斯宅干櫨赫奕万

栱峻層楹植綠芰而動微風舒丹蓮而制流火甘泉遠望觀正殿之崢嶸固合
遥看美皇居之佳麗信可以齊三光而示宇宙會萬國而朝諸侯奉命微臣
乃為銘曰雍時相望參差未央偃師迴顧崔嵬德陽高擲太一正視瑤光義
哉靈桂赫赫流轉美矣宮室嘉哉今自御辰垂旒當朝靖蹕樂備韶夏
燈兼文質帝族舞繇王府斯溢萬國御古邑邑承弼儀座雕屏寫人鑑桂
城陽有勤殿省皆銘況復皇情宜國圖經方流典訓永樹天廷【陳】沈炯太
極殿銘曰曰聞在天成象紫宮所以昭著在地成形赤縣居其區宇太極殿
者資兩儀之音焉大壯取其全模土圭測其正影固曰路寢漢稱前殿雖
名號參差其實一也主上未明求衣日旰忘食齊樂壞禮道炎留神灌陛
泰階莫不草復而此殿興造累歲未成外寇戎機內憂民力勞保虐在
冉移時至陳永定六合既清五禮稍備雕楹王易華榱靡瓊撰之有日而猶
柱梗楠豫章地淪外寇楚材晉用非復我求既而新亭崩紅有流查甚
壯般根錯節枝葉葳蕤津人以聞匠堪時用於是將作受詔攵官奉職百
工並作屢降乘輿匠石撫龍必經天旨儉而不固泰而不奢億兆填填而樂

成也曾未數旬煥然宏構昔晉朝繕造文杏有闕梅梁瑞至事以標化昌是迄今又獲神物即棹樹為殿之某間即其柱是也銘曰軒轅披堂夏后卑宮文來貢往寔產鴻崇體制八都開茲萬戶灼爍雄梁徘徊大廈璧月霄懸鄉雲畫孫豈伊開陽飛來應掖嘉辰令月新寢告成青槐赤棘郎將思兵羣被負扆百辟公卿鐘鼓八佾簫韶九成庸臣拜手天子萬齡 【表】陳張正見上太極殿表曰四海為家義存威重萬國以來朝軒惟壯觀憲北辰之居所以正南面之尊豈資編栖鐘檻延曜光暉虹柱虹梁杏冥雲霧非詩鄭之敢倫豈雍豫之能擬且工徒樂業庶民自競不勞永逸不日而成信可以宴饗百神朝覲羣后者矣臣過荷寵榮秩秩優僩謹率丹款上表一千不足稱申鳧躍伏深慙竦

坊

漢宮闕名曰洛陽故北宮有九子坊 晉宮闕名曰洛陽宮有顯昌坊脩成坊絲福坊延祿坊休徵坊承慶坊桂芬坊椒房坊舒蘭坊藝文坊 王隱晉書曰東宮坊有辭相殺者中丞奏郎官從事拜鐵杖一百錄奏東宮是行馬內而推行馬外官為違法令詔中丞令史各一百王琨為孫遊書曰見傳咸舜孫彥事或云長官或云坊或云寺此東宮中別有坊又中庶子稱坊詹事稱寺寺同於九卿耳坊是通名如天朝之稱寺者也 【賦】梁蕭子範直坊賦曰余以天監六年為洗馬十七年復為中舍之坊感恩懷惟悵然而作感惟奄茂睿明漢風承恩從官自府游宮信吾生之多幸遭六合之大同何坊禁之寥闊對長庭之無永門幽幽而重閣室梧梧而內靜廱曉刻而坐朝鷄鳴鐘而自肅雖生風於蛙蝦絲罕羅於陽景頻留連於九恩恒毅勤於三省於時也春果餘英夏條垂實殿穹亏隆而起陰裡連峯而負日傍高墉之邐迤覩層扉之樂律寫殿宮於洛都模畫堂於漢室寶樹千名仙靈間出

藝文類聚卷第六十二

門　樓　櫓　觀　堂　城　館

門

釋名曰門捫也在外為捫幕障衛也 爾雅曰閍謂之門正門謂之應門 易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 周官曰掌舍掌王會同之舍設梐枑再重設車宮轅門為壇壝宮棘門為帷宮設旌門無宮則供人門 毛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 又曰乃立皐門皐門有伉乃立應門應門將將 詩義問曰橫一木作門而上無屋謂之衡門 左傳曰楚子伐鄭入自純門 又曰王叔之宰曰蓽門閨竇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為上矣 又曰鄭大水龍鬬于時門之外 魯連子曰先生見杏壇之君於杏唐之門 楚辭曰望長楸而太息涕淫淫其若霰過夏首而西浮顧龍門而不見 越絕書曰楚門春申君時造楚人從之故號楚門 史記曰金馬門者宦者署門也門傍有銅馬故謂之曰金馬門 賈誼書曰天子宮門曰司馬門 又曰高帝既分天下以王有功之臣擇良日立諸侯於洛陽南宮東門之外 說苑曰于公築治廬舍謂匠人曰為我高門我治獄未嘗有冤後世必有封侯者令容高蓋駟馬又後果封為西平侯 漢書曰元帝為太子謹慎初居桂宮上急召太子出龍樓門不敢絕馳道 又曰太液池南有璧門 又曰陳平家貧以席為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 吳越春秋曰子胥為吳造大城陸門八象天八風水門八法地八窗 范曄後漢書曰孔融云鄭君里門四方所由觀禮其廣令容高車號為通德門 漢宮殿名曰長安有宣平門覆盎門萬秋門橫門東都門宣德門元成門青綺門章義門仁壽門碑石門 魏書曰太帝初在東宮集諸儒於銅龍門內講論大義儼然無倦 右今地名曰河南有鼎門九鼎所定 華陽國志曰蜀城十里有升遷橋送客觀司馬相如初入長安題其門曰不乘赤車駟馬不過汝下 吳地記曰閶闔門者吳王闔閭所作也名為閶闔門高樓閣道從由此出伐楚改曰破楚門 世說曰楊脩為魏武主簿作相國門始構榱桷魏武自看使人題門作活字便去楊脩見之即令壞之既竟曰門中活闊字王嫌門大也 【銘】後漢李尤門銘曰門之設張為宅表會納善閉邪擊析防害 又中東門

銘曰中東門仲月值卯含爽有聲隼鷹匪爪除去桎梏獄訟勿苛

又開陽城門銘曰開陽在孟位月惟巳清明冠節大陽進起 又津城門

銘曰津名自定位月在未溫風鬱蒸是惟鷹鳥習鷙 又廣陽門銘曰廣

陽位孟厥月在申涼風從時白露巳分 又雍城門銘曰雍門內中位月在

酉盲風寒濁鴻鴈歸山阜 又夏城門銘曰夏門值孟位月在亥陰陽不通

蟄蟲匿彩迎冬止墐從陰所在 又穀城門銘曰穀門北中位當于子太陰主

刑殺伐爲首 晉摯虞東門銘曰禄無常家福無定門人謀鬼謀道在則

尊 文 後魏溫子昇閶闔門上梁祝文曰維王建國配彼太微大君有命

高門啓扉良辰是簡枚卜無違彫梁乃架綺翼斯飛八龍杳杳九龍

巍巍居宸納祐就日垂衣一人有慶四海爰歸

樓

爾雅曰狹而脩曲曰樓 說文曰樓重屋也樓澤中守竹樓也黃帝占軍氣

訣曰諸將軍氣如城樓 史記曰方士言武帝曰黃帝爲五城十二樓以候

神人帝乃立神明臺井幹樓高五十丈輦道相屬 十洲記曰昆崙山有

十二玉樓 漢書曰甘延壽少以良家子善騎射以超踰羽林亭樓由是

遷爲郎 吳越春秋曰范蠡爲句踐立飛翼樓以象天門 東觀漢記曰

上至廣阿止城門樓上披輿地圖指示鄧禹曰天下郡國如是我乃始得一處

御言天下不足定何也 吳志曰劉基美姿容孫權愛敬之從權行時登樓船

中宣樓上作雷雨權以蓋自覆又命覆基餘人不得也 虞氏家記曰吳小

城白門蓋吳王闔閭所作也至秦始皇守宮吏燭燕窟失火燒宮而此樓

故存 晉宮閣名曰總章觀儀鳳樓一所在觀上廣望觀之南又別有翔鳳

樓 襄鄉記曰老子廟有皇天樓九柱樓靜樓畫仙人雲氣 袁彥

伯羅山疏曰仰望石樓眇然在雲中 世說曰陵雲臺樓觀精巧先稱

平衆材輕重當宜然後造構乃無錙銖相負揭臺雖高峻常隨風搖動

魏明帝登臺懼其勢危別以大材扶持之樓即便頹壞論者謂輕重力

偏故也 幽明錄曰新城鳳陽門五層樓去地二十丈長四十丈廣二十丈安金鳳皇二頭

於其上一頭飛入漳河清朗見在水底一頭今猶存 述異傳曰費禕字文偉

寓居江陵憩江夏黃鶴樓上望西南有物飄然降自雲漢俄頃已至乃

駕鶴之賓也鶴止戶側仙者就席羽衣虹裳賓主歡對辭去跨鶴騰

空眇然煙滅 詩 古詩曰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交疏結綺窗阿閣三

重階 魏文帝登景陽樓詩曰瑤堂臨萬雉層樓跨九成瑤軒籠翠

幌組幕翳雲屏階上曉露繁林下夕風清蔓藻嬛綠葉芳蘭媚紫莖

極望周天險留察浹神京交渠紛綺錯列植發華英 梁武帝登北顧樓

詩曰歇駕止行警迴輿暫遊識清道巡丘壑緩步肆登陟鷹行上差池

羊腸轉相通曦景若天步曠蹦畫地域南城進峻險北顧臨水側深潭下

無底高岸長不測舊嶼石若構新洲花如織 梁簡文帝奉和登北顧樓

詩曰春陵佳氣地濟水鳳皇宮況此徐方域川岳邁同豐皇情愛歷覽遊

陟擬嵩邙聊驂式道候排旁罼野蘆霧星開早日晴天歇晚虹云帆入雲裏

搖星出海中 又登烽火樓詩曰登樓排樹出却堞帶江清陟峯遠樓

鬱鬱畫京邦萬邑王畿曠三條綺陌平直原橫地險孤嶼狐流生擬歸

棹入眇眇去帆樯鳥木煙浮岸起邐迤含遠霧征 又水中樓影詩曰水底罘

罳出萬間反宇浮風生色不壞蹤去影恒留 周 [illegible]登北暢樓詩曰危

峯帶北阜園鼎出南岑中有凌風榭迴望川之陰涯岸每增減干丈深

水周太一漱臺局乃四臨上有離羣客谷有慕歸心落暉映長浦煥景燭

中岑雲生嶺乍黑日下溪半陰信美非吾土何事不抽簪 梁劉孝綽登

陽雲樓詩曰吾土陽臺上非夢高唐客迴首望長安千里懷三益頹帷蘭

入楚降私等中白西沮水際安昭丘霜露積龍門不可見空慕凌霜柏

蜀王處御詠水中樓影詩曰飄飖似雲度亭亭如蓋浮熟看波不動還

是映高樓 賦 魏王粲登樓賦曰登茲樓以四望聊暇日以銷憂覽斯宇之所

處兮實顯敞而寡仇挾清漳之通浦倚曲沮之長洲北彌陶牧西接昭丘雖

信美而非吾土曾何足以少留憑軒檻以遙望向北風而開襟平原遠而極

目蔽荊山之高岑路逶迤而脩迥川既漾而濟深昔尼父之在陳有歸歟之歎

音鍾儀幽而楚奏莊舄顯而越吟人情同於懷土豈窮達之異心惟日月之

逾邁俟河清其何極冀王道之一平假高衢而騁力步棲遲而徙倚白日忽其

西匿風蕭瑟而並興天慘慘而無色獸狂顧以求羣鳥相鳴而鼓翼原野闃

其無人征夫行而未息循階除而下降氣交憤於胸臆夜參半而不寐悵盤

栢以反側　晉孫楚登樓賦曰有都城之百雉加層樓之五尋從明王之巡遊聊暇日以娛心鳴鳩拂羽於桑榆游兔擢翅於霜波牧豎吟嘯於行陌舟人鼓枻而揚歌百僚雲集促坐華臺嘉肴滿俎旨酒盈杯談三墳而咏五典釋聖哲之所裁　晉棗據登樓賦曰懷離客之遠思情慘慄而惆悵登茲樓而逍遙聊因高以遐望感斯州之厥域實帝王之舊墟挹呼沱之濁河懷通川之清漳原隰開闢蕩臻夷薮桑麻被野黍稷盈畝禮儀既度民繁財阜懷桑梓之舊愛信古今之同情鍾儀慘而南音莊舃感而越聲豈吾人之狹陋能去心而無營情感感於下國意乾乾於上京　晉郭璞登百尺樓賦曰在青陽之季月登百尺以高觀嘉斯遊之可娛乃老氏之所歎撫凌檻以遙想乃極目而肆運情眇然以思遠悵自失而潛慍瞻禹臺之隆崛奇巫咸之孤峙美鹽池之滉汗蔡紫霧而霞起異傅巖之幽人神介山之伯子揖首陽之二老招鬼谷之隱士嗟王室之蠢蠢方構怨而極武哀神器之遷浪指綴旒以譬主雄戟列於廊技戎馬鳴乎講柱寤苕華而增怪歎飛駟之過亡陟茲樓以曠眺情慨爾而懷古　銘　宋鮑昭凌煙樓銘曰暾列江經望景延除積清風路含彩煙途俯窺淮海俯眺荆吳我王結駕藻思神居宜此萬春脩靈所扶

櫓

釋名曰櫓露也上無覆屋也　孫子兵法曰攻城之法脩櫓轒轀具器械三月而後成　陸機洛陽記曰洛陽城周公所制東西十里南北十三里城上百步有一樓櫓外有溝渠　賦　晉歐陽建登櫓賦曰登茲櫓以遐眺聞賢軒以高眄仰天塗之綿邈俯平原之曠衍嘉暮春之令節悅和風之微扇傍觀八隅周覽四垂面孤丘之峻峙俎曲岸之脩崖植榆櫟以成列插垂柳之差差寫目忽以終日情亹亹而忘疲

觀

釋名曰觀者於上觀望也　列子曰岱輿山上之臺觀皆金玉仙聖飛相來往　史記曰公孫卿謂武帝曰仙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作飛廉桂觀甘泉則作延壽觀　漢書曰甘露二年冬十二月上幸萯陽宮屬玉觀　又曰孝成皇帝元帝太子也生甲觀畫堂　三輔黃圖曰武帝起鳩鵲觀神明觀集靈觀陽祿觀　漢宮殿名曰長安有臨仙觀渭橋觀仙人觀霸昌觀蘭池觀平樂觀九華觀豫章觀三章觀昆明觀走馬觀華光觀封巒觀走狗觀天梯觀瑤臺觀汧渠觀相思觀長平觀宜春觀華仙觀射熊觀衍風觀露寒觀　魏志曰明帝營崇文觀徵善屬文者以充之　陸機洛陽地記曰宮中有臨高陵雲宣曲廣望閬風萬世修齡總章聽訟凡九觀皆高十六七丈以雲母著窗裏日曜之煒煒有光輝　華延㑺洛陽記曰洛陽城十八觀皆施之楯以交龍疏雲母幌　華山記曰南嶽東巖北面有二小山一山有雙石與生號曰石門一山石孤崖特秀上有客觀陟之遠者眺十里　詩　陳江總侍宴玄武觀詩曰詰曉三春暮新雨百花朝星宮移渡漢天駟動行鑣旆轉苍龍闕塵飛飲馬橋翠觀迎斜照丹樓望落潮鳥聲雲裏出樹影浪中搖欲知奉天詠未必待聞韶　賦　後漢崔駰大將軍臨洛觀賦曰濱曲洛而立觀營高壤而作廬處崇顯以閒敞超絕鄰而特居列阿閣以環匝表高臺而起樓步輦道以周流臨軒檻以觀魚於是迎夏之首末春之垂桃枝夭夭楊柳猗猗乃日垂西陽中曜內光燿紛而象逸如奔戲　後漢李尤平樂觀賦曰乃設平樂之顯觀章秘瑋之奇珍習禁武以講捷厭不羈之遐鄰徙觀平樂之制嵌崔嵬以離婁赫巖巖其崟崯紛電影以盤盱彌平原之博敞處金商之維陬大廈累而鱗次承岧嶤之翠樓過洞房之轉闔歷金環之華鋪南切洛濱北陵倉山龜池泱漭果林紛榛天馬沛艾鬣尾布分㒸乃大和隆平萬國肅清殊方重譯絕域造庭四表交會抱珍遠并雜遝歸誼集于春正聯罽奇之神怪顯逸才之捷武百僚于時各命所主方曲既設秘戲連叙逍遙俯仰節以鄙鼓戲車高橦馳騁百馬連翩九仞離合上下或以馳騁覆車顛倒烏獲扛鼎千鈞若羽吞刃吐火燕躍烏跱陵高履索踊躍旋舞飛丸跳劍沸渭回擾巴渝隈一踰肩相受有仙駕雀其形蚴虯騎驢馳射狐兔驚走侏儒巨人戲謔為耦禽鹿六駮白象朱首魚龍曼延嵯峨山阜龜螭蟾蜍挈琴鼓缶　又東觀賦曰敷華實於雍堂集幹質于東觀東觀之藝孽孽洋洋上承重閣下屬周廊步西蕃以徙倚好綠樹之成行歷東厓之敞坐庇蔽芾之甘棠前望雲

臺後逈徬陽道無隱而不顯書無闕而不陳覽三代而采宜包郁郁之
周文　魏陳王曹植遊觀賦曰靜閑宮而無事將遊目以自娛登北觀而啓
路涉雲路之飛除從熊羆之武士荷長戟而先驅罷若雲歸會如霧
聚車不及迴塵不獲舉奮袂成風揮汗如雨　又臨觀賦曰登高墉兮
望四澤臨長流兮送遠客春風暢兮氣通靈草含幹兮木交莖丘陵
窮兮松柏青南園薆兮果載榮樂時物之逸豫悲予志之長違歎東
山以愬勤歌式微以詠歸進無路以効公退無隱以營私俯無鱗以遊遁仰
無翼以翻飛【銘】後漢李尤東觀銘曰周氏舊區皇漢實循房闥內布疏綺
外陳升降三除貫啓七門是謂東觀書籍林泉列侯弘雅治掌藝文

堂

說文曰堂殿也　釋名曰堂猶堂堂高顯貌也　禮記曰堂上不趨堂上接
武堂下布武　又曰觀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見諸侯天子之失禮
也由夷王以下　莊子曰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
而舟大也　楚辭曰魚鱗屋兮龍堂　十洲記曰崑崙山有光碧之堂　說

苑曰聖人於天下譬猶一堂之上也今有滿堂飲酒者有一人獨向隅而泣則
一堂之人皆為之不樂　漢武內傳曰上元夫人言西王母有六甲之術用之可
以遊景雲之宮登流霞之堂　漢武故事曰玉堂去地十二丈基階皆用
玉也　漢書曰玉堂在大液池南　續漢書曰中平二年造萬金堂於西園
論衡曰王者之堂墨子稱堯舜堂高三尺儒家以為卑下假使之然高三
尺之堂蓂莢生於階下須臨堂察之起視堂下之莢孰與懸日歷於扆
坐顧輒見之也　風俗通曰殿堂象東井形刻作荷菱荷菱水物也所以厭火　晉
宮閣名曰洛陽宮有則百堂螽斯堂休徵堂延祿堂承慶堂仁壽堂顯
福堂含芳堂樂昌堂椒華堂芳音堂永光堂　摯虞決疑要注曰殿堂
之上唯天子居牀其餘皆幅席席前設筵禮天子之殿東西九筵南北七
筵故曰度堂以筵度室以几　華陽國志曰文翁立講堂作石室一曰玉堂在
城南初堂遇火太守更修立又增二石室　虞氏家記曰虞潭右衛將軍
太夫人年高求解職被詔不聽特假百日迎母東歸起堂養親親集會
作詩言志　齊地記曰臨淄城西門外有古講堂基柱猶存齊宜王修文學

處也【詩】梁庾肩吾詠疏圃堂詩曰北堂多暇豫時駕擬尋烏鑣疏靜
樂蔭微輪輕羽蓋飄臨空坐飛觀迴首望浮橋風長且鐘近地迴洛城遊疏
林不得日洞浦暫通潮徒然等賓從並作愧聲俄【賦】陳江總雲堂賦
曰覽大圓之棟宇規紫宸於太清何面勢之膠葛信不日之經營仰一時
之壯麗跨萬古之威靈吐緇石之奇色狠高堂之舊名若乃三階八戶百拱
千櫨瑩以玉琇飾以金英綠芰懸插紅蓮倒生於時木葉聲寒臺人唱
靜承露擊虛相風照迴天子乃下華閈開宴出豫娛神文懸日月思華風
歷是負扆之多幸愧居龍之不負【頌】晉庾闡樂賢堂頌曰義義隆構
岌岌其峻階延白屋寢登髦俊神心所寄莫往非順靈圖表像平敦至
淵遊虬一變栖寫鳳一叢川岱華沼樹拂椅桐林有晨風翩有西雍高觀逈
雲蹤犬猋猗寬洋洋帝猷恢恢天造思樂雲基克配祖考仰瞻皇丘俯懷
明聖玄珠雖明離人莫映清風徘徊微言絕詠有邈高構永廓靈命【銘】
後漢李尤堂銘曰因邑制宅爰興殿堂夏屋渠渠高敞清涼家以師禮修
奉蒸嘗延賓西階主近東廂宴樂嘉客吹笙鼓簧

城

淮南子曰鯀作九仞之城　說文曰城以盛民也墉城垣也　博物志曰禹作城彊
者攻弱者守敵者戰城郭自禹始也　周書曰周公作大邑成周于土中立城
方千六百二十丈郛方七十二里南繫于洛水北因于郟山　公羊傳曰城雉者何
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　史記曰秦二世欲漆城優旃曰善哉漆城蕩
蕩寇來不得上固難為蔭屋爾二世乃止　淮南子曰崑崙山有曾城九重
列女傳曰齊人杞梁殖襲莒戰而死其妻無所歸乃枕其夫尸於城下而哭之七
日而城崩葬遂投淄水而死　大康地記曰梁孝王築睢陽城方十二里以鼓
唱節杵而後下和之者稱睢陽因以為名　漢書曰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
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不能守也　又曰膠東前國王治膠河水分
流繞城下故號膠河　風俗通曰衆心成城　俗說曰衆人同心者可共築起一
城同心共飲雖陽酒可盡也　關中記曰長安城皆黑壤城今赤如火堅如石
父老所傳盡鑿龍首山土為城又諸臺闕亦爾　王隱晉書曰涼州城有
卧龍形故名卧龍城南北七里東西三里本匈奴所築也　襄陽耆舊記曰

麗復公在沔水之一至老不入襄陽城　丹陽記曰石頭城因山爲城江以爲池地形險固尤省奇勢　秦州記曰金城郡漢元始六年置應劭曰初築城得金故曰金城　盛弘之荆州記曰樊城西北有鄧城西百餘里有鼓城鼓伯綏之國城門有石人焉刊其腹云摩兜鞬摩兜鞬慎莫言疑此亦周太廟金人緘口銘背之流也　荆州圖經曰江夏郡所治夏口城其西南角因磯爲樓墉枕流上則迴眺山川下則激浪崎嶇是曰黄鵠磯寔乃舟人之所艱也　益州記曰益州城張儀所築錦城在州南蜀時故宫也亦號錦里　齊地記曰不夜城在陽廣東南蓋古有日夜出此城以不夜名異之也　詩　梁簡文帝從頓還城詩曰漢渚水初緑江南草復黄日照蒲心暖風吹梅枝香征艫艤湯壍歸騎息金隍舞觀衣恒襞歌臺絃未張持此横行去誰念守空牀　又登城詩曰日影半東落層請念空杯抽小堂蔭縹書華池嚴卷竹寂寞既寡悰登城望原陸邊山半吐雲嚴風時響谷靡靡見虚煙森森視寒木落霞乍續斷晚浪時迴復遠矚既儒翰徒自勞心目短歌雖可裁緣情非霧縠　又登城北望詩曰登樓傳昔賦出薊表前聞霸陵忽迴首河隄徒望軍故焉聊迴眺極目杳難分一水斜開岸雙城遥共雲　梁江淹登紀南城詩曰恭承前嘉惠未官至南荆斂衽承光彩端笏奉仁明再遷緑草合重見翠雲生江甸知稽富漢渚聞欽清君王遊以息樹羽望楚城年貴衣劍盛地遠宫館平　賦　魏文帝登城賦曰孟春之月惟歲權輿和風初暢有穆其舒駕言東遊陟彼城樓逍遥遠望乃欣以娱平原博敞中田闢除嘉麥被龍緑路帯衢流茎散葉列倚相扶水幡幡其長流魚喬喬而東馳風飄飄而既臻日掩薆而西移望舊館而言旋永優游而無爲　晉孫楚登城賦曰有都城之百雉加層樓之五尋從明王以登極聊暇日以娱心濯明泪以徂邁升木樹而成林睎朝陽之素暉羨綠竹之茂陰望秦墳於驪山觀八陵於北岑營巷基峙列宅萬區黎民布野商旅充衢杞柳綢繆芙蓉吐芳俯依青川仰睎朱楊儀象蒙絶幽若扶桑白日爲之晝昏烏鵲爲之頡頏　宋鮑照蕪城賦曰岞若斷岸直顯似長雲制磁石以禦衝糊赬壤以飛文觀基扃之固護將万祀而一君出入三代五百餘載竟瓜剖而豆分至若白楊早落寒草前衰稜稜霜氣蔌蔌風威孤蓬自振驚沙坐飛通池既已夷峻隅又已頽直視千里外唯見起黄埃若夫藻扃黼帳歌臺舞閣之基琁淵碧樹弋林釣渚之館吳蔡齊秦之聲魚龍爵馬之玩皆薰歇燼滅光沉響絶東都妙姬南國佳人蕙心紈質玉貌絳脣莫不埋魂幽石委骨窮塵豈憶同輦之愉樂離宫之苦辛　歌曰邊風急兮城上寒井徑滅兮丘隴殘千齡兮萬代共盡兮何言　梁吳均吳城賦曰古樹荒煙幾百千年云是吳王所築越王所還東有鑄劍痕水西有舞鶴墟荼具區之廣澤帶姑蘇之遠山僕本蕭然千悲惻恨況復荆棘叢森蘼蕪蔓亭梧百尺皆歷地而生枝暗芳萬丈或至杪而無葉不見春荷夏芰唯聞秋蟬冬蜂木魅晨走山鬼夜驚不知九州四海乃復有此吳城　銘　後漢李尤京師城銘曰天險彌登地險丘陵帝王設險乾坤是承

館

說文曰館客舍也　周禮曰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以待朝聘之官也　戰國策曰燕昭王見郭隗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破燕對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古者人君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得涓人請求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首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對曰死馬尚市況生馬乎朞年千里馬至者三王欲致士先從隗始隗且見事況賢於隗者乎昭王乃築館而師之樂毅鄒衍劇辛皆爭走燕遂以破齊　漢書曰元帝幸長楊射熊館布車騎大獵揚雄作賦以諫　又曰公孫弘起徒步數十年至宰相封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閤以延賢人與參謀議弘身食一肉脱粟之飯故人賓客仰衣食俸禄皆以給之家無所餘弘年八十終後李蔡嚴青翟趙周石慶公孫賀劉屈氂繼踵爲丞相者客館丘墟而已至賀屈氂時壞以爲馬廐車庫奴婢室矣　魏志曰管寧字幼安與同縣邴原相友俱遊學於異國聞公孫度令行於海外遂與邴原王烈等至于遼東度虚館以候之　世說曰魏明帝爲外祖母築館於甄氏既成謂左右曰館當何以爲名侍中繆襲曰陛下聖思齊於哲王罔極過於曾閔此館之興情鍾舅氏宜以渭陽爲名　荆州圖副曰襄陽縣南有桃林館是則餞行送歸之所萃也　詩　宋宏擬古詩曰高館百餘

何遊遨虛中亭文幌曜瓊扇碧疏映綺櫳 **賦** 晉張協玄武館賦曰爾乃地勢夷敞既當且腴環以翠林帶以赤渠尋殷先之攸基定張氏之舊墟何魏后之周覽遂築館而起廬既號玄武是曰石樓於是崇墉四匝豐厦詭譎爛若丹霞皎如素雪璀璨皓旰華瑠四垂接棟連阿岬嵑參差朱戶青鎖幽闥秘闈於是高樓特起竦峙岧嶤飛甍□□上繫浮雲直亭亭以孤立迎千里之清飈陽扉南啓陰軒北達春牖左開秋窻右豁仰視雲根俯臨天末木則楸梓交路荀蔚紛森洪幹十圍脩枝百尋 晉潘岳東武館賦曰東武館者蓋東武陽侯之館也嘉大雅之弘操美明哲之保身懲都邑之迫隘厭食里巷之囂塵慕古公之員宇羨孟氏之審鄰將遷居於爽塏乃投迹於里仁前則行旅四湊通衢交會水泛輕舟陸方羽蓋後則崇山崔嵬茂林幽蔚彌望遠覽瀍澗夷泰表裏山河出入襟帶若乃潛流旁注飛渠脉散芙蓉映渚靈芝蔽岸於是逍遙靈沼遊豫華林聊弓撫彈娛志蕩心括不……作旄 **銘** 後漢李尤高安館銘曰巍巍高安明聖所修嵯峨魏館窈窕閨列周長除臨起檻檻相承聖朝明察同符休徵 又平樂館銘曰乃興平樂弘敞麗光層樓通闕禁闈洞房棼梁照曜朱華飾璫騁武舒秘以示幽荒加以□□然後來王

藝文類聚卷第六十三

藝文類聚卷第六十四

居處部四

宅舍　庭　壇　室　齋　廬　道路

宅舍

晏子曰景公使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居請更子宅曰臣之先臣居此宅焉臣不足以代之 漢書曰蕭何買田宅必居窮辟處不治垣舍曰令後世賢師吾儉不賢無為勢家所奪 又曰魯恭王壞孔子舊宅以廣宮室聞鐘磬琴瑟之聲遂不敢壞復於其壁中得古經傳 續漢書曰吳漢嘗出征妻子在後買田業漢還讓之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遂盡分以與昆弟外家 裴楷別傳曰楷營新宅其宇甚麗當移住與兄共遊行牀帳儼然楷軒踈朗兄心甚願之而口不言楷心知其意便使兄住 王隱晉書曰魏舒少孤為外家甯氏所養甯起宅相者云當出貴外生舒曰當為外家成此宅相 漢舊儀曰高皇帝家在豐中陽里為沛泗上亭長及為天子立沛廟祠豐故宅 風俗通曰宅不西益俗說西者為上上益宅者妨家長也原其所以西益者禮記曰南向北向西方為上爾雅曰西南隅謂之奧尊長之處也不西益者難動搖之爾審西益有害增廣三面豈能獨吉乎 三輔決錄曰□□岸為太尉長史起大宅在高陵城西世稱曰長史宅 吳志曰周瑜與孫策同年相友善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升堂拜母有無通共 又曰陳表家財盡於養士死之日妻子露立太子登為起居宅 晏承先傳曰晏承到廣州遂徘徊躑躅於徘翔宅故處哀咽悽愴不能自勝 搜神記曰魏郡張奮家本富忽衰死財散賣宅與程應應舉家疾病轉賣與何文文先獨持大刀暮入北堂梁上一更中有一人長丈餘高冠赤幘呼曰細腰細腰應諾何以有人氣答無便去文因呼細腰問向赤衣冠是誰答曰金也在西壁下問君是誰答云我杵也今在竈下文掘得金三百斤燒去杵由此大富宅遂清寧 抱朴子曰葛盧有大功受爵立宅舍於博望里子今基兆石礎在焉 又曰臨沅縣有廖氏世老壽後移子孫輒殘折他人居其故宅復累世壽乃知是宅所為不知其何故疑井水赤乃掘井左右得古人埋丹砂數十斛丹汁入井是以飲水而得壽 襄陽記曰李衡每欲治家

妻輒不聽後密遣客十人於武陵龍陽洲上作宅種橘千樹臨死勑兒曰汝母每惡吾治家故窮如是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一匹絹亦當足用爾亡後二十餘日兒白母母曰此當種柑橘也汝家失十戶客七八年必汝父遣爲宅晉咸康中其宅上枯樹猶存　范注荊州記曰宛有三女樓作子胥宅　又曰義陽六井安昌里有光武宅枕白水陂所謂龍飛白水也　庾仲雍荊州記曰秭歸縣有屈原宅伍胥廟擣衣石猶存　賴鄉記曰老子祠在賴鄉曲仁里譙城西出五十里老子平生時教化學仙故處也　漢桓帝修建屋宇爲老子廟廟北二里李夫人祠是老子舊生宅也　劉禎京口記曰糟頭山山周迴二里餘山南隔路得郗鑒故宅五十餘畝　戴延之西京記曰東陽門外道北吳蜀二主第宅去城二里墟墓猶存　又曰潼關北去蒲坂城六十里中有舜廟城外有宅井及二妃壇南去城二十里有山舜所耕山上亦有山　述征記曰豐沛城西九十里有漢高祖宅　又曰山陽縣城東北二十里魏中散大夫嵇康園宅今悉爲田墟而父老猶謂嵇公竹林地以時有遺竹也　盛弘之荊州記曰新野郡西七里有梅溪源出紫山南流注淯故老傳溪西有百里奚宅　齊竟陵王蕭子良行宅詩曰余稟性端疎屬愛閑外往歲羈役浙東備歷江山之美名都勝境極盡登臨山原石道步步新情迴池絕澗往往舊識以吟以詠聊用述心訪宇北山阿卜居西野外幼賞悅禽魚早性羨蓬艾　陳江總歲暮還宅詩曰悒然想泉石駐駕出城𨶒戢竹春前筍驚花雪後梅青山殊可對黃卷復時開長繩豈繫日濁酒傾一杯　又南還尋草市宅詩曰紅顏辭鞏洛白首入轘轅乘春還故里徐步採芳蓀徑毀悲求仲林殘憶巨原見桐猶識井看柳尚知門花落空難遍鶯啼靜易喧無人訪語默何處敘寒溫百年獨如此傷心豈復論　賦　魏陳王曹植閑居賦曰何吾人而介特去朋匹而無儔出靡時以娛志入無樂以銷憂何歲月之若鶩復民生之無常感陽春之發節聊輕駕而遠翔登高丘以延企時薄暮而起予仰歸雲以載奔過蘭蕙之長圃冀芬芳之可服結春衡以延佇入虛廓之閑館步生風之廣廡踐密邇之脩除即敞宇之玄堂焉翔於南枝玄鶴鳴於北野青魚躍於東沼白鳥戲於西渚遂乃背通谷對綠波藉文茵翳春華丹轂更馳羽騎相過　晉潘岳閑居賦曰岳讀汲黯傳至司馬安四至九卿而良史書之題以巧宦之目未曾不慨然廢書而歎曰嗟乎巧誠有之拙亦宜然於是覽止足之分庶浮雲之志池沼足以漁釣舂稅足以代耕灌園鬻蔬供朝夕之膳牧羊酤酪俟伏臘之費此亦拙者之爲政也乃作閑居之賦於是退而閑居洛水之涘身齊逸民名綴下士背京泝伊面郊後市浮梁黝以徑度靈臺傑而高峙窺天文之秘奧究人事之終始爰定我居築室穿池長楊映沼芳枳樹籬遊鱗瀺灂菡萏敷披竹木蓊鬱靈果參差張公大谷之梨梁侯烏椑之柿周文弱枝之棗房陵朱仲之李靡不畢植三桃表櫻胡之別二柰曜丹白之色石榴蒲萄之珍磊落蔓衍乎其側梅杏郁棣之屬繁榮麗藻之飾華實照爛言所不能極也菜則葱韭蒜芋青筍紫薑堇薺甘旨蓼荾芬芳蘘荷依陰時藿向陽綠葵含露白薤負霜柳垂陰車結軌陸擿紫房水挂頳鯉或宴于林或禊于汜　晉庾闡閑居賦曰余其宅郊京郊宇接華郭莘來去懷茲丘焉是託鳥棲庭林藥泉子芬氛乃有陽結陰林木環間其林森然帶蘿參差紫實頓陰熙則暑退風來則氣清消前臨城中卧白長洲晨佰來吐留歸潮夕流顧有崇臺高觀凌虛遠峻若夫左瞻天宮右盼兩岳究形素嶺敷翠綠朝霞時清溜洪陂濁黃綺翔紫艷雲接浦以交其漲足至于體散玄風神陶妙象靜因虛來動率化往雖復玄髮見皓頽顏見朽紫頃顏靡期與潤幽朗故細無形畝之狹巨非天地之廣且與化於萬品理絕乎一響　唐宋摛近遊賦曰世有逸民在于田疇宅號五畝志狹九州安窮賤於下里寘玄淡而無求乘黃軫之偃蹇駕蘭罝之疲牛連提索以爲鞅結斷梗而作軛攀華門而高蹈揖衛衕而近遊并則兩家共一園必去舍百步爲其雜叢於歲首收綏繫於物手其男女服飾衣裳之制名號留異於朝夕出以繫稱以御冬兔賁汗衫以當熱帽引角巾之緩衣被爲素脩之衣書其兄昭於客堂設社門以避吏婦皆鄉夫室呼父字及至三戶閒隨避結婚姻老公戴合撥帽少年著曲角之巾　梁沈約郊居賦曰惟至人之非已固物我而自忘自中智以下愚不成得性以爲場伊吾人之褊志無經世之大方思依林而羽戢願託水而鱗藏值龍顏之鬱起乃憑風而矯翼指阜山而南轅駕修衢以騁力余平生而耿介實有心於獨往思幽人而軫念望

東皐而長想本忘情於徇物徒羈紲於人壤應屢歎於牽絲陸興言於世網爾乃傍窮野指荒郊編霜菼葺寒茅構栖噪之所集築町疃之所交因犯檐而刋樹由妨基而翦巢織宿楚而成門藉外扉而爲戶既取陰於庭樹又因籬於芳杜草則蘋萍芡芰菁藻蒹菰石衣海髮黃荇綠蒲動紅荷於輕浪覆碧葉於澄湖其陸卉則紫鼈綠葹天著山韭鴈齒麋舌牛脣燕肩若乃園宅殊制田圃異區李衡則橘林千樹石崇則雜果萬株並豪情之所侈非儉志之所娛欲令紛披蘙薈吐綠攢朱開丹房以四照舒翠葉而九衢其林鳥則翻泊頡頏遺音下上楚雀多名流鸎雜響或班尾而綺翼或綠衿而絳顙好葉隱而枝藏乍間關而來往其水禽則大鳴小鴈天狗澤虞秋鷖寒鵊修鵠短鳧翅碎流而起沫翼鼓浪而成珠其魚則赤鯉青鲂纖儵巨鱗碧鱗朱尾修鰓偃額小則戲渚成文大則噴流揚白惟鍾巖之隱欝表皇都而作峻蓋望秩之所宗含風雲而起潤孤隆攢插洞穴斜經千丈萬仞三襲九成亘繞州邑款跨郊坰素煙晚帶白霧晨縈近循則一巖異色遠望則百韻但青明言歸於適子聊暇日以翱翔歎依庭而莫駭魚何沼而不網晚樹開花初英落蘂異林而分丹素因風而雜紅紫紫蓮夜發紅荷曉舒輕風微動芬芳襲余冰解塢而帶坻雪縈松而被野鴨屯飛而不散鴈高翔而欲下傷余情之頹暮羨與秋其相從悲異軫而同歸歎殊方而失時復託情魚鳥歸閑蓬蓽旁闕吳娃前無趙瑟唯以天地之恩不報書事之官不述徒重於高門之地不載於良史之筆長太息以何言羞愧心之非一

【銘】 〔晉〕習鑿齒諸葛武侯宅銘曰達人有作振此穎風雕薄蔚采鴟闐惟豐是義範蒼生道格時雄自昔爰止於焉盤桓躬耕西畝永嘯東巒迹逸中林神凝巖端罔窺其奧誰測斯歡堂堂偉匠婉翮揚朝傾巖搜寶高羅九霄慶雲集矣鸞駕亦招

【啓】 〔梁〕元帝謝勑賜第啓曰竊以漢賜五倫寔云清吏魏寵衛臻用旌廉直未如靈光輪奐離陽爽塏北連城闕有似甄侯之舍東望市鄽柴深豫章之圃昔狼望未平冠軍辭宅馬邑猶隔雍丘讓邸臣虧霍曹遠志但識君命無違再詣庸愧九頌非告

〔梁〕〔劉〕孝儀爲王儀同謝宅啓曰昔丘甍湫隘晉景營其爽塏孫盱無家晉武爲之築館或功高千載德重一時故蒙考室之榮以降葺宇之澤並辭而應傅芳前載臣才愧昔人恩同往哲豈宜晏安荷重增惶恐但匈奴未滅遽當輪奐之美爽塏爲室遂得歌哭於斯　又爲武陵王謝賜第啓曰竊以南望朱鳥北距蒼龍右帶御溝左迴青路異晏嬰之湫隘同潘岳之閑居自幼出宮被長遊城府雖輪奐之美多門而館第之私未暇今輕舟將反高門遽錫遂葺宇築室百堵皆興雲屋連甍一朝弘敞

〔梁〕庾肩吾謝東宮賜宅啓曰肩吾居異道南才非巷北流寓建春之外寄息靈臺之下豈望地無湫隘里號乘軒巷轉旛旗門容幰蓋況乃交垂五柳若元亮之居夾石雙槐似安仁之縣却瞻鍾阜前枕洛橋地通西舍之流窗映東鄰之棗來歸高里翻成侍封之門夜坐書臺非復通燈之壁才下應王禮加温阮官成名立無事非恩

【表】 〔晉〕陸雲門起西園第宜遵節儉之制表曰臣聞有國者不患宮室之不崇患在令名之不立是以殷人之在富貴莫不卑身節欲損己抑情用能保其國家令聞百世歷觀古今以約失之者寡以奢失之者蓋多世祖武皇帝富有四海貴爲天子居無離宮之飾身御家人之服先帝豈欲以此道止於治身而已者哉固將必欲遺訓百世貽燕子孫此固殿下所宜祗奉也

【議】 〔晉〕潘岳上客舍議曰謹按客舍逆旅之設其所由來遠也行者賴以頓止居者薄收其直交易貿遷各得其所因民成利惠加百姓語曰許由辭帝堯之命而舍於逆旅外傳曰晉陽處父過寗舍於逆旅魏武帝亦以爲宜其詩曰逆旅整設以通商賈然則自唐到于今未有不得客舍之法唯商鞅有之此固非聖世之所言也方今四海會同九服納貢八方翼翼公私滿路近畿輦轂客舍亦稠蒭蘇成行器用取給又諸劫盜皆起於迴絕而止乎人衆十里蕭條則姦宄生心連陌接館則寇情震懾且聞聲有救已發有追不救有罪不追有戮禁暴捕亡恒有司存凡此皆客舍之益道路之要姦吏所惟也率歷代之舊俗獲行留之歡心使客舍灑掃以待征旅擇家而息豈非衆庶顒顒之望

庭

左傳曰初楚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大室之庭使五人齋而入拜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　羅含別傳曰含致仕還

家麻中忽自生蘭此德行幽感之應　語林曰謝太傅問諸子姪曰子弟何豫
人事正欲使其佳諸人莫有言車騎答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庭階也
賦
陳孔炯幽庭賦曰矧幽庭之閑趣具春物之芳華轉洞房而引景偃飛閣而
藏霞役築山川於戶牖帶林苑於東家草纖纖而垂綠樹搖搖而落花於
是泰人請歌趙女鼓筑嗟光景之遲暮詠羣飛之栖宿願留情於君子豈
舍妾於嬌嬈於是起而長謠曰故年花落今復新新年一故成故人那得長
絕紫落日年年月月但如春

壇

管子曰桓公郎壇而立甯戚鮑叔隰朋賓須無皆差肩而立　莊子曰孔子
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琴奏曲未終
有漁父者下船而來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
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為者子路曰魯之君子也　新序曰秦欲伐楚使者往
觀楚王之寶器楚王聞之召昭奚恤問焉恤對曰此欲觀吾國之得失而圖
之寶器於賢臣夫珠玉玩好之物非國之重寶也遂使恤發精兵三百人陳
於西門之內為東面之壇一為西面之壇一秦使者一恤曰客也請就上位
徐靈期南岳記曰南岳山上有飛壇壓水激石飛湍百仞即孫盛伯所處
身處也又有曲水壇水行石上成溝瀆如世人臨河壇也三月三日時來逍遙
梁州記曰沔陽城先沔陽縣所治也在漢水南舊蕭何所築也劉備為漢
王權住此城盟於城下今門外有盟壇猶存　銘
周庾信堯岱壇銘曰脊
壇降河沉玉河渭丹圖龜馬練甲乘龍榮光上東休氣連推雖存遂終見靈

室

毛詩曰斯干宣王考室也築室百堵西南其戶　老子曰鑿戶牖以為室當其
無有室之用　楚辭九歌曰麋何食兮庭中蛟何為兮水裔朝馳余馬兮江
皐夕濟兮西澨聞佳人兮召余將騰駕兮偕逝築室兮水中葺之兮荷蓋
管子曰堯有衢室之問者下聽於民也　晏子曰景公謂晏子曰寡人欲朝夕相
見為夫子築室於閨內可乎對曰臣聞之隱而顯近而結唯至賢耳如臣者飾
其容止以待命猶恐罪戾也今君近之是遠之也　又曰景公問晏子曰吾欲服聖人
之服居聖人之室如此則諸侯其至乎對曰法其節儉則可法其服室無益

楚辭曰鑿山楹而為室下披衣於水渚霧濛濛其晨降兮雲依斐而成宇
又曰網戶朱綴刻方連冬有穾廈夏室寒　尚書大傳曰子夏讀書畢見夫子
夫子問焉子何為於書對曰書之論事昭昭若日月之明離離若參辰之錯行
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商所受於夫子者志之不敢忘也雖退而窮居河
濟之間深山之中壞室編蓬為戶於中彈琴詠先王之道則可發憤慷慨矣
神異經曰西北荒有石室有三十人同居兩壽千二百歲　十洲記曰崑崙山上有
瓊華之室　淮南子曰西方有金室　列仙傳曰彭祖殷大夫也歷夏至商末號
七百歲歷陽有彭祖仙室　漢書曰文帝徵賈誼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因
感鬼神事與誼言之　三輔黃圖曰明堂有十二室法十二月　謝承後漢書曰
陳蕃家貧不好掃室客怪之者或曰可一掃乎蕃曰大丈夫當為國掃除天下
豈徒室中乎　楊龍驤洛陽記曰洛陽殿北有避雷室西有御龍室　雷次宗
豫章記曰望蔡縣有一石室入室十餘里有水廣數十步清澈遊者伐竹為
筏以過水幽邃無極莫能究其原出好鍾乳　盛弘之荊州記曰始興機山東
有兩巖相向如鴟尾石室數十所經過聞有金石絲竹之聲　嵩高山記
曰山下巖中有石室中有自然經書自然飲食　漢宮殿名曰神明臺武帝
造高五丈上有九室今人謂之九天臺武帝求神仙恒置九天道士百人　洛陽宮
殿名曰洛陽有望舒涼室含章鞠室靈芝鞠室清暑涼室　詩
宋謝靈運
遠遊廬山觀道士石室詩曰蒙茸衆山裏往來行跡稀攀嶺達仙居道
士失雲歸似若周時冠狀披漢時衣安知世代積服古人不衰得我宿昔情知
我道無為　齊王融移席琴室應司徒教詩曰雲崖似留月蘿徑若披雲塢
深石澗寫綿蕪山雨閑　梁任昉夏潦省宅詩曰風掉出天街星言指陋室積
棖俄毀垣倒怵惕窮陋者為發大道夏為叙朝折貴者隨懷居鄙人安朝夕
生長數十載幸祐見衰白堂遺孤孩音庭餘笄亂迹入似聚族慰出為里仁
借　賦
晉潘岳狹室賦曰歷甲第以游觀旋陋巷而言歸伊余館之褊狹良窮
弊而極微閣了戾以互掩門崎嶇而外扉室側戶以攢楹檐接柜而交榱當祝
融之御節熾朱明之隆暑沸體怒其如鑠珠汗揮其如雨若乃重陰晦冥天威
震曜漢泚沸騰葺漏滲垣窮流之沉流器用浮之漂漂彼處貧而不怨
嗟生民之攸難匪廣廈之足榮有切身之近患青陽萌而畏暑白藏兆而懼寒

獨味道而不悶喟然向其時歎【圖】庾闡狹室賦曰居不必陋食不求箪豈
獨達巷可永而隆棟招患奚必膏粱非美而飲蔬以食鄰沮可以充性不極
欲以祈龍肝清室可以遊暑不必冰而興夏寒于時融火炎炎鶉精其熾南
羲熾 暑久陽傍照爾乃登通扉闢檽悦綺幕寒開堂敞微飈奏閑而
直激清氣乘虛以曲蕩温房倚妻以興涼軒檻寒露以外朗

齋

王孚安成記曰太和中陳郡殷府君引水入城穿池殷仲堪又於池北立小屋
讀書百姓于今呼曰讀書齋【詩】【圖】嵇方生後齋詩曰解褐復褐辭朝
歸藪門不容軒宅不盈畝茂草籠庭滋蘭拂牖撫我子姪攜我親友
茹彼園蔬飲此春酒開櫺攸瞻坐對川阜心焉執託託心非有素構易抱玄
根難朽即之匪遠可以長久【圖】簡文帝山齋詩曰玲瓏繞竹澗間關通樺巷
欹岸新成浦危石久為門北榮下飛桂南柯吟夜猿暮流鎖錦磧晨冰照
采鷟【圖】庾肩吾和竹齋詩曰百栱攢節節千櫨跨筍竿點龍仍作柱畫
笛是縈雞向嶺分花徑隨階轉藥欄蜂歸憐蜜熟燕入重巢乾欲仰天庭
樂然知學步艱【圖】陶隱居奉和簡文帝山齋詩曰架嶺承金闕飛橋對石梁
竹窗山齋冷荷開水殿香山花臨舞席水影照歌牀【賦】【圖】謝靈運山居賦曰
上古巢居穴處曰巖棲居山曰山居在林野曰丘園在郊郭曰城傍四者不同可論
推昔仲長頤言流水高山應叟作書以皐洛川勢有偏側地闕周員至若風
叢一臺雲夢青丘漳渠淇園橘林長洲雖千乘之珍苑孰嘉遁之所遊覽明
達之拒運乘機感而理默惟一闡之府江矜望晴之去國仰前哲之遺訓俯惟情
之所便奉微軀以宴息保自事以乘閒愛初經略杖策孤征入澗涉水登嶺山
行紆頂不自窮泉不停擲風沐雨犯露乘星研其淺思磬其短規非龜非筮
擇良選奇剪榛開徑尋石覓崖四山周迴雙流逶迤面南倚北面侯止巖室
而披情雖未偕於至道且緬絶於世纓若乃南北兩居水通陸阻觀風瞻雲方
知厥所九泉別澗五谷異巘抗北頂以葺館瞰南峯以啓軒羅曾崖於戶裏
錯清瀾於窗前修竹蔽以蔭木蒙茂以蒙叢蘿蔓延以攀援
香花芬薰而媚秀日月投光於柯間風露披清於帳帷[illegible]爽燠陰[illegible]取適此為
卜寢玩水弄石及其二川合流異源同口赴險入除俱會山首瀨排沙以積岸島

倚渚以超阜畦町斷藝[illegible]芳綠葵春節以懷露白薤感時而負霜
伊昔鄰亂窮愁獨文[illegible]紙操觚會性通神許以三呈賦以敷陳姿既且棲遲
歷年祀幸多暇日內小詠已【贊】【圖】庾延年新除依芳齋贊曰草作壯采
茅昭倫哲人素節貴而能賤歸然安危臥臨【銘】【圖】江總永陽王齋
後山亭銘曰叢臺造日繡館連雲窮奢極侈積壤成文豈若王卓爾逸趣不群
梅梁蕙閣桂棟蘭枌伯深蓋而石壁曛激流疑澀構峯似削苔滑危磴
藤擎谷宮樹影搖窗光動萍月深風清近叡雲岸難銷花圓易
落高樹百尺垂楊五株月榮九疇光秀一珠山條紫的水葉紅鮮抽芳綠霽
接翠分濃菴旅鶴偷驚鳥忍月列妝馬後招鄧伯調諷梵詩精微師易
叢桂留賞散金匪惜不羨雕陽還盤礪石馳響縣古雕素無毀

廬

周官曰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 漢書曰武帝詔嚴助居廬承
明之廬 東觀漢記曰耿純率宗族歸光武時郡國多降邯鄲純兄歸燒
宗家廬舍上以問純純曰恐宗人賓客卒有不同故焚燒廬舍絶其反顧之
望上大哭 又曰承宮少孤年八歲為人牧豬鄉里徐子明春秋授諸生數百
人宮過其廬下見諸生講好之因忘其豬而聽經豬主怪其不還行求索見
宮欲笞之門下生共禁乃止 魏志曰管寧聞公孫度令行於海外遂至遼東
度虛館以侯之既往見度乃廬於山下時避難者多居郡南而寧居
北示無還志皇甫謐高士傳曰焦先不知何許人或言生漢末無父母兄弟
見漢衰乃不言常結草為廬獨冬夏袒不著衣如泥後野火燒其廬先
因露寢大雪先袒臥不移人以為死就視如故洛陽故宮名承明中廬在南
宮中【碑】陳[illegible]張[illegible]河間[illegible]碑曰[illegible]陶唐是承繼德二祖四
宗昇為上納麓[illegible]乎[illegible]商元首[illegible]服股肱惟良乃因舊宇福處
所其祭館經構[illegible]冠山之華當[illegible]開道丹階紫
房金牓[illegible]律[illegible]瑞[illegible]三川魚踊躍雲鳥舞翔煌煌大
僕含[illegible]乾綱體[illegible]日月驗化[illegible]陽[illegible]于上下[illegible]暢八荒[illegible]靈效祥矣其壽
享曲[illegible]年猴[illegible]屢奏樂[illegible]祝[illegible]福禄來將永保萬國南山無量

楚辭曰忍不怡之長久兮憂與憂其相接惟郢路之遼遠江與夏之不可涉

史記曰文帝行至霸陵是時慎夫人從上示慎夫人新豐曰此走邯鄲道也

三輔故事曰桂宮周匝十里內有複道横北渡西至神明臺　漢書曰惠帝爲東朝長樂宮作複道方築高帝廟南叔孫通曰陛下築複道高帝寢衣冠月出遊高廟子孫奈何宗廟道上行哉惠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矣願陛下益廣宗廟大孝本也帝從之　又曰元帝即位成帝爲太子上嘗召太子出龍樓門不敢絶馳道直至城門得絶乃度上遲之問其故以狀對上乃令太子得絶馳道　東觀漢記曰建武被徵上道迷不知東西云朝所御我者爲聰明徹智有益於政方面不知安能濟政即駕而歸　博物志曰文王以太公爲灌壇令朞年風不鳴條文王夢一婦人甚麗當道而哭問其故曰我太山之女嫁爲西海婦欲歸灌壇令當道有德吾不敢以暴風雨過　任豫益州記曰征曲左擔道按圖在陰平縣北於城都爲西其道至險自北來者擔在左肩不得度擔也　鄧艾束馬懸車之處

【碑】陳徐陵丹陽上庸路碑曰且聞在天成象成池屬於五嶺在地成形滄海環於四瀆國險者固其金湯儲昔者因於轉漕化貨財爲禮尊侯會通畎田爲上皆資浚灌大矣哉坎指之爲用也是以握圖之主財以利民御斗之君因之顯教上哉少昊初命水官述矣高陽嗣重寔職舜爲太尉於是九澤載疏禹作司空然後百川咸導開華山於高掌鑿靈沼於周原莫匪神功皆由聖德我大梁之受天明命營邑濟民有道稱皇無爲曰帝若夫雲雷草創前朝商黜夏之勳鑄寶鼎於昆吾安能紀勒陳鳴鍾於豐岳豈議揄揚斯固名言之所絶也及乎膺斯寶運大拯横流屈至道於汾陽勞凝神於姑射聖人作樂簫韶部備光成盡禮春官揔於三代豈止金門拊竹玉尺調鍾撫獻明堂之圖匠衡建宸之議若斯而已矣天降丹鳥既序孝經河出應龍乃弘周易若夫固天縱聖垂意藝文五色相宣八音繁會不移漏刻纔命口占御紙風飛天章海溢皆紫庭黃竹之詞晨露卿雲之藻漢之兩帝徒有詠歌魏之三祖空云詩賦以爲彭老之教終沒愛河儒墨之宗方覩火宅豈如五時八會之殊文天上人中之妙典雲山羅漢之造論閉龍宮嶺名僧之傳經藏香象之力特所未勝狀鬼之化書而昔隶忠信爲寶懷衽免於白駒明德惟馨帶山川合於騂犢至如冃離金虎泥沙石年者尉朝興滂沲晚注而清蹕纔動纖羅不掛高閈將臨油雲自闢陽烏馭日寧懼武賁之弓飛雨門天無待斯門之蓋慶維皐德非旨尚年若發枯鄧猶莊在漢壽如白馬既礙廣陵之江山曰金牛用險梅御之路專州典郡青鳧赤馬之舡皇子天孫鳴鳳飛龍之乘莫不欣斯利涉玩此脩渠乍擁檝而長歌乃擬金而鳴籟斯實曠世之奇功無疆之鴻烈者也銘曰后王降德于衆兆民高文象緯妙義幾神業冠遷夏功踰入秦時惟大畜世久同人惠雨方霤禪枝獨春帝德惟厚皇恩甚深覩丹禹迹見我堯心

藝文類聚卷第六十四

藝文類聚卷第六十五　　產業部上

農　田　園　圃　蠶　織　鍼　市

農

管子曰先王者爲民興利除害故天下之民歸之所謂興利者利農事也所謂除害者禁害農者也　尸子曰有虞氏身有南畝妻有桑田神農并耕而王所以勸耕也　韓子曰歷山農者侵畔舜往耕朞年讓畔　史記曰弃爲兒時好種樹麻菽麻菽美及爲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穡之民皆法則之　漢書曰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食謂農殖嘉穀可食之物　又曰楊季官至廬江太守漢元鼎間避仇復遡江上處㟭山之陽曰郫有田一壥有宅一區世世以農桑爲業　東觀漢記曰樊重世善農稼好貨殖

【賦】【晉】束晳勸農賦曰惟百里之置吏各區別而異曹考治民之贓賄美莫當乎勸農專一里之權擅百家之勢及至青幡禁乎遊惰田賦度乎頃畝與奪在已良薄決口受饒在於肥脯得力在於美酒若場功畢租輸至錄社長召閭師條牒所領注列名諱則豚雞爭下壺榼橫至遂乃定一以爲十拘五以爲二蓋由熱啖紆其腹而杜康咥其胃

田

家語曰虞芮二國爭田而訟連年不決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朝則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虞芮之君曰嘻吾儕小人不可以入君子之朝遂以其所爭爲閒田　漢書曰陳平少時家貧好讀書治黃帝老子之術有田三十畝與伯居伯常耕縱平使游學　又曰貢禹上書曰臣禹年老貧家資不滿萬錢妻子糠豆不贍短褐不完有田百三十畝陛下過意徵臣臣賣田百畝以供車馬　又曰張禹爲人謹厚內殖貨財及富貴多買田至四百頃皆涇渭溉灌極膏腴　又曰太始二年趙中大夫白公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中溉田四千五百餘頃因名白渠民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臿爲雲決渠爲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　華嶠後漢書曰周燮專精禮易不讀非聖之書不修賀問之好有先人草廬結于岡畔下有陂田常肆勤以自給非身所耕漁不食　晉中興書曰郭翻少有志操居貧無業起往古荒田先立表題經年無主然後乃作將孰有認之者翻悉推與之　蕭廣濟孝子傳曰原平墓下有數十畝田不屬原平每農月耕者恒裸原平不欲使慢其墳墓乃歸賣家資買此田三農之月輒束帶垂泣躬自耕墾

【詩】【宋】陶潛雜詩曰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　【梁】劉孝綽報王永興觀田詩曰重門寂已暮案牘罷鄙塵輕涼生筍席微風起扇輪浮瓜聊可貴燒酒亦成珍復有寒泉井兼以瑩心神曉彼忘言客閑居伊洛濱顧已慙困地徒知蕃桂辛但願崇明德無謂德無鄰

【議】【晉】陸機大田議曰臣聞隆名之主不改法而下治陵夷之世不易術而民化夫商人逸而利厚農人勞而報薄導農以利則耕夫勸節商以法則游子歸

【論】【魏】王粲務本論曰古者之理國也將爲務入政之於民也以食爲首是以黎民時雍降福孔皆也故仰司星辰以審其時俯耕籍田以率其力封祀農稷以神其事祈穀報年以寵其功設農師以監之置田畯以董之黍稷茂則喜而受賞田不墾則怒而加罰都不得有伏民室不得有遊耜野積踰冬奪集者無罪場功過限穫者不刑所以競之於閒藏也先王籍田以力任力以夫議其老幼度其遠近種有常時耘有常節收有常期此賞罰之本種不當時耘不及節收不應期者必加其罰苗實踰等必加其賞也農益地闢則吏受大賞也農損地狹則吏受重罰天災之非人也甚於台農役供火之力也輕於租私逋邑大都有嚴令則火稀無嚴令則燒者數非賞罰不能齊也

園

易曰賁于丘園　詩曰樂彼之園　又曰園有桃　又曰無踰我園　又曰遊子北園　子建詩曰清夜遊西園　古詩曰鬱鬱園中柳　說文曰樹果曰園樹菜曰圃　莊子曰漢陰丈人灌園　鑿隧而入井　韓子曰昔彌子瑕有寵於衛與君遊於果園食桃而甘以其半啖君君曰愛我哉　史記曰公儀休相魯拔園葵去織婦　又曰董仲舒下帷講誦三年不窺於舍園　漢書曰和帝詔有司以京師果園悉假與貧人　國語曰趙簡子田于螻蠖園名三秦記曰漢武有名園曰樊川一名御宿有大梨如五升名含消　漢書口明帝詔先帝時靈芝生芳林園中自吾建成承露已來甘露復降芳林園　淮南子曰吳人臨江之鄉其人汲水以溉其園江水弗憾也　又曰山有猛獸

林木為之不斬園有蔬蟲蟊藜藋為之不采 謝承後漢書曰法真隱居
大澤講論術藝歷年不闚園圃 又曰吳祐遷膠東侯相時濟北戴宏父
為縣丞宏年十六從在丞舍祐每行園常聞諷誦之音甚奇之與為友卒
成儒宗知名東夏為何閒相因自免歸家不復仕灌園蔬以經書教授
年九十八卒 華陽國志曰何隨家養竹園人盜其筍隨行遇見恐盜者覺
怖走竹傷其足挈履徐步而歸 桂陽先賢畫贊曰蘇統常除門庭有叢生
來統告母曰人招統去已種藥著後園梅樹下可治百疾一葉愈一人賣此
藥過足供養 魏志曰明帝起景陽山於芳林園中 又曰京城內有園患無
水傅云之先生乃作翻車令童轉之灌水更入其功百倍 向秀別傳曰秀常
與呂安灌園於山陽收其利以供酒食之費 晉宮閣名曰洛陽宮有靈圃
靈芝園石祠園鬱有鳴鵠園蒲萄園華林園 世說曰簡文入華林園顧謂
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木便自有濠濮閒想覺鳥獸禽魚自來親
人 又曰王子敬入會稽經吳門顧辟彊有名園先不識主人徑往其家值顧
方集賓友酣燕園中而王遊歷既畢指麾好惡傍若無人顧勃然曰不足齒
之傖耳便驅其左右出門王獨坐輿上回轉顧望而僕從不至逡巡移時 又管
寧華歆園中鋤菜見地有片金管揮鋤與瓦石不異華捉而擲之 法顯記曰
舍衛精舍東北六百里毗舍佉母作精舍請佛及僧此處故在祇洹舍大園落
有二門一門東向一北向此園即須達長者布金錢買地處也精舍當中央佛住
此處最久說法度人經行坐處亦盡起塔皆有名字 又曰拘夷那竭城東行
到毗舍離城北有大林重閣精舍佛住處及阿難半身塔其城裏本菴婆
羅女家為佛起塔今故在城南三里道西菴婆羅女以園施佛住處 【詩】宋陶
潛雜詩曰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檐桃
李羅堂前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採菊東籬
下悠然望南山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汎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 宋謝
靈運還舊園詩曰浮舟千仞壑揔轡萬尋巔流沫不足險石林豈為艱
夫子照情素探懷授往篇 【詩】謝莊北宅秘園詩曰夕天霽晚氣輕霞澄
暮陰微風清幽幌餘日照青林收光漸窗歇窮園自荒深綠池翻素景秋
楓響晉寒音伊人儻同愛絃酒共棲托 【詩】□□陵王遊後園詩曰託性本

禽魚栖情閑物外茱縈徑轉遶綿松軒方杳藹丘壑再淹留風雲多賞
會 【詩】□□春日家園詩曰徒倚未云暮陽光忽已收羲和無停晷壯士豈
淹留冉冉年將至功名竟不修稷契匡虞夏伊呂翼商周撫躬謝先哲
解紱歸山丘 【梁】簡文帝遊晉黃門園詩曰息車冠蓋里停轡仲長園
築居疏遠野積翠至羽觴繁 又夜遊北園詩曰星芒侵嶺樹月暈隱城樓
暗花舒不覺明波動見流 又餞後園詩曰隱淪遊少海神仙入太華我有
逍遙趣中園復可嘉千株同落葉百尺共尋霞 【詩】元帝遊後園詩曰暮
春多淑氣斜景落高春日照池光淺雲歸山望濃入林迷曲徑度渚識危峯
又晚景遊後園詩曰高軒聊騁望焕景入川梁波橫山渡影雨罷葉生光日
移花色異風散水文長 【詩】沈約宿東園詩曰槿籬疏復密荊扉新且故樹
頂鳴風飆草根積霜露驚麏去不息征鳥時相顧茅棟嘯愁鴟平岡走
寒兔夕陰帶層阜長煙引輕素 又行園詩曰寒瓜方臥壟秋菰亦滿陂紫
茄紛爛熳綠芋鬱參差初菘向堪把時韭日離離 【賦】□乘梁王兔園
賦曰脩竹檀欒夾池水旋兔園並馳□□□□翡翠鴝鵒□□□□鵲巢枝穴藏被塘臨

卷三百六十五　四

谷聲音相聞啄尾離雉鴿於是晚春早夏邯鄲襄國相與雜沓而往款焉
高冠扁焉長劍閒焉左挾彈焉右執鞭焉日移樂衰遊觀西園從容安步
鬬雞走兔俛仰鉤射煎熬炮炙極樂到暮若夫采桑之婦連袖方路 【賦】
謝朓遊後園賦曰積芳兮選木幽蘭兮翠竹上蕪蕪兮蔭景下田田兮被谷
左蕙畹兮彌望右芝原兮寫目山霞起而削成水積明以經復於是敞風閨之
藹藹開雲館之□□周步簷以升降對玉堂之沉寥爾乃日棲榆柳霞照夕
陽孤蟬已散去鳥成行惠氣湛兮帷殿肅清陰起兮池館涼 【賦】□□□遊
華林園賦曰□無□闕於毀省且□游而不事□□龍鳥□□負本山川而有君伊
昭回而容與時遨遊以蕩志正殿則華光弘敞重臺則景陽秀出赫奕翬煥
陰暗蔥蒨□□□□□□而上□□□□霞而敞日經增坂而斜趣有空巖之右室在
風夏之方中曾匪風而自懷溪谷則沉溺派別峭峽則險難壁立積峻雲貫溜
闌干草木□□□□□□□□而從望徙倚臨遠遊空閒觀□□靡有
不通 梁江淹梁王兔園賦曰或重古至今者僕曰何為其然哉昔知音則已矣
脚為古賦騁以奇枚叔之制衣云於是□□□□綠竹被陂嫌綠青翠若近復

遠水鳥駕鵞鴇鶂鴰鴈上飛衡陽下宿汙漢十十五五忽合而復散於是大夫之徒稱詩而歸春陽始晚未華未稀卒逢邯鄲之女蕙色玉質綺裳下見錦衣上出

【周】庾信小園賦曰若夫一枝之上巢甫得安巢之所一壺之中壺公有容身之地豈必連闥洞房南陽樊重之第緑墀青瑣西漢王公之宅余有數畝弊廬寂寞人外聊以擬伏臘聊以避風霜雖復晏嬰近市不求朝夕之利潘岳面城且見閑居之樂爾乃窟室徘徊聊同鑿坏琴號珠柱書名王杯有棠梨而無館足酸棗而非臺猶得欹側八九丈從斜數十步榆柳三兩行梨桃百餘樹撥蒙密兮見窗行欹斜兮得路蟬有翳兮不驚雉無羅兮何懼草樹混淆枝格相交山為簣覆水有堂坳歧嶇兮狹室穿漏兮茅茨檐直倚而妨帽戶平行而礙眉坐帳無鶴支牀有龜鳥多閑暇花隨四時心則歷陵枯木髮則睢陽亂絲一寸二寸之魚三竿兩竿之竹離披落格之藤爛熳無叢取之菊落葉半牀狂花滿屋名為野人之家是謂愚公之谷誠偃息於茂林乃久羨於抽簪雖有門而長閉實無水而恒沉草無忘憂之意花無長樂之心鳥何事而逐酒魚何情而聽琴薄晚閑闔老幼相攜蓬頭王霸之子椎髻梁鴻之妻樹搖搖而風急天慘慘而雲低聚空倉而雀噪驚懶婦而蟬嘶昔早濫於吹噓藉文言而慶餘門有通德家藏賜書遂山崩川竭水碎瓦裂襲關山則風月悽愴隴水則肝腸斷絕百齡兮倏忽菁華兮已晚不雪鴈門之羈先念房陵之遠非淮海兮可變非金丹兮能轉不暴骨兮龍門終低頭兮馬阪

【頌】【晉】潘尼後園頌曰芒芒在昔悠悠結繩大樸未散玄化罔凝羲皇繼踵三代相承五德更王文質迭興天命匪諶祐謙輔信乃眷我皇光有大晉應期納祚天人是順和氣四充惠澤旁潤神祇告祥四靈效質游龍升雲儀鳳翳日甘露宵辰流醴泉涌溢華夏既寧八荒靜謐人亦有言吾何以休乃延卿士從皇以遊長筵遠布廣幕四周嘉肴惟芳旨酒思柔巖巖峻岳湯湯玄流翔鳥鼓翼游魚載浮明明天子肅肅庶官文士濟濟武夫桓桓講藝華林肆射後園威儀既具言矣斯閑恂恂謙德穆穆聖顏賜以宴飲詔以話言黍稷既登化貨既豐仁風潛運皇化彌隆征夫釋甲戰士罷戍遐夷慕義絕域望風無或慢易在始慮終無或安逸在盈思沖

【引】謝莊懷園引曰鴻飛從萬里飛飛河岱起辛勤越霜露聯翩遡江汜去舊國違舊鄉舊海悠且長迴首瞻東路延翮向秋方登楚都入楚關楚地蕭瑟楚山寒歲去冰未已春來鴈不還風肅幌兮露濡庭漢水初緑柳葉青朱光藹雲英英離禽喈喈又晨鳴菊有秀兮松有蕤忘來年去容髮變流陰逝景不可追臨堂危坐悵欲悲哉意兮向芳蓀心綿綿兮屬荒樊想緑蘋兮既冒沼念幽蘭兮已盈園天桃晨暮發春鶯且夕喧青苔蕪石路宿草塵蓬門

【詠】【晉】湛方生遊園詠曰諒茲境之可懷究川阜之奇勢水窮清以澈鑒山鄰天而無際乘初霽之新景登北館以悠矚對荊門之孤阜傍漁陽之秀岳乘夕陽而含詠杖輕策以行遊襲秋蘭之流芬幙長猗之森條任緩步以升降歷丘墟而四周智無涯而難恬性有方而易適差一毫而遽乖徒理存而事隔故羈馬思其華林籠雉想其皐澤矧流客之歸思豈可忘於曩昔

【啓】【梁】張纘謝東宮賚園啓曰性愛山泉頗樂閑曠雖復伏膺堯門請存魏闕至於一丘一壑自謂出處無辨常願卜居幽僻屏避諠塵傍山臨流面郊負郭依林結宇憩桃李之夏陰對徑開軒採橘柚之秋實而王畿陸海畝號一金涇渭土膏豪傑所競徙居好畤必待使越之裝別館河陽亦資牧荊之富此園左帶平湖修陂千頃右臨長薄清潭百仞前逼逸陌朝夕喪塏後望鍾阜表裏煙霞毎勝春迎夏華卉競發背秋向冬雲物澄霽窺瞰戶牖不異登臨升降階墀已窮歷覽舟楫所屆累日不能究其源魚鳥之豐山澤不能踰其美

圃

毛詩曰折柳樊圃　又曰九月築場圃　傳曰晉侯取蔿氏之圃以為圃　論語曰樊遲請學為圃子曰吾不如老圃　列子曰三畝之圃不能耘　詩曰忽死蘭圃　楚有蕙圃　山海經曰槐江之山實惟帝之平圃（即懸圃也）　淮南子曰崑崙山有曾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懸圃涼風在崑崙之中是其疏圃疏圃之池滿足潢水　穆天子傳曰春山之澤清水出泉溫和無風飛鳥百獸之所飲先王之所　謂懸圃

【詩】【梁】庾肩吾從皇太子出玄圃詩曰春光起麗譙凝蹕出山椒閣影臨飛蓋鶯鳴入洞簫水還登故渚樹長今前橋緑荷生倚葉丹藤上細苗顧循慙振藻何用擬瓊瑤

【銘】【隋】江總玄圃石室銘曰仙山石榻仙宇石牆地云丘域道非修羊紫煙碧霧絳雪玄霜廣成不踐王烈未翔移華甲觀徙構震方遠

跨飛梁俛臨倒景環瑩采珠樹金階玉井映日分暉搖風共影蜺濃畢合勢集
桂靜朔去榆桃董來化貝杏檐非刻削戶必登臨迎春花近避暑涼深秋靈卷
閣冬靈散佇陰桐棲鳳采竹化龍吟輕飛亂色激溜成音夫雖備眷生知作爲
弦誦餘隙仁智爲賞河曲停遊洛濱息往神梨吐秀瑞鶩流響一物咸備
萬國斯仰

蠶

禮記曰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又曰季春之月后妃齊戒親桑以勸蠶事蠶事既登分繭稱絲以供郊廟之服　東觀漢記曰明德馬后置織室蠶於濯龍中數往來觀視內以爲娛樂外以先女功　續漢書曰夫人助蠶璹瑁釵加簪珥　又曰光武建武二年野蠶成繭野民收其絮　玄中記曰大月氏有牛名曰日及割取肉二三斤明日瘡愈漢人入國示之以爲珍異漢人曰吾國有蟲大如小指名曰蠶食桑葉爲人吐絲外國復不信有之　古今注曰元帝永元四年東萊郡東牟山有野蠶爲繭繭生蛾蛾生卵卵著石收得萬餘石民以爲蠶絲

賦

晉楊泉蠶賦曰惟陰陽之產物氣陶化而播流物受氣而含星皆纏綿而自周伊夫蠶之爲物功巨大而弘優游天子之袞冕皇后之盛服昭五色之玄黃作四時之單複是以至者貴此功焉使皇后命三宮之夫人及世婦之吉者親桑于北宮三月初吉迭布令於天下百辟兆民使咸務焉是以仲春之月吉日庚午既差我馬惟蠶之祖編使童男作以受重安溫室既調蠶母入處陳布說種柔和得所晞用清明浴用穀雨爰求柔桑切若細縷起止得時燥濕是候逍遙偃仰進止自如仰似龍騰伏似虎跌負身方腹列足雙俱昏明相推時不居卑召役夫築室于房于房伊何在庭之東東受日景西望餘陽既酌以酒又挹以漿壺飧在側羹脩在旁我鄰我黨我助我康於是乎蠶事畢矣務時成閣紆卷薄洒掃宮庭蠶母須飾從容自寧至于再宿三日乃開闔啟房是爲是觀大者四張合者紆盤縱者相屬橫者交連分新求而解著繭系互相擊轂以挐攫再笑再言惰者沉而忘解劣者勉以增勤是月也天子以太牢之禮獻繭于寢廟皇后親繅三盆然後辨于夫人世婦至于百辟卿士下及兆民咸趨繅事爾乃絲如凝膏其白伊雪以爲衣裳冠冕服飾禮神紹賓有分職以給百禮匪不斯服夫功也起於綿綿成於翼翼頌之難周論之罔極黝斯勤斯如何忽僨

織

毛詩曰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　魏志曰中山恭王袞徙封濮陽太和二年就國尚儉約勑妃妾紡績織絍習爲家人之事　博物志曰近世有居海渚者每年八月有浮查來此人乃立於查上忽忽不覺晝夜至一處有城郭屋舍望室中多見織婦見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驚問此何處答曰君可詣蜀問嚴君平　搜神記曰南海之外有鮫人水居如魚不廢績織

詩

古詩曰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纖纖擢素手札札弄機杼　梁簡文帝詠中婦織流黃詩曰翻花滿階砌愁人獨上機浮雲西北起孔雀東南飛調絲時繞腕易躡乍牽衣鳴梭逐動釧紅粉映落暉　梁劉孝威在郢縣遇見人織寄婦詩曰妖姬含怨情織素起秋聲度梭環玉動踏躡佩珠明經稀疑杼澁緯斷恨絲輕蒲萄始欲罷鴛鴦猶未成雲棟共徘徊紗窗相向開窗疏眉語度紗輕眼笑來朧朧隔淺紗的的見妝華鏤玉同心藕雜寶連枝花紅巾向後結金簪臨鬢斜機頂挂流蘇機傍垂結珠青絲引伏兔黃金繞鹿盧豔采裙邊出芳脂口上渝百城交問遺五馬共踟躕直爲閨中人守故不要新黃昏喧泣花枕覺淚濕羅巾獨眠真自難重衾猶覺寒玄憶凝脂煖彌想橫塵歡行驅金絡騎歸就城南端城南稍有期想子亦勞思羅襦久應罷花釵堪更治新妝不點黛余還自畫眉　陳徐陵詠織婦詩曰纖纖運玉指脈脈正蛾眉振躡開交縷停梭續斷絲檐前初月照洞戶未垂帷弄機行掩淚彌令織素遲　陳蕭詮賦婀娜當軒織詩曰東南初日照秦樓西北織婦正嬌羞綺窗猶垂翡翠幌珠簾半上珊瑚鉤新妝入機映春牖弄杼鳴梭挑纖手何曾織素讓新人不掩流蘇推中婦三日五匹未言遲彩長腕弱繞輕絲綾中轉躡成離鵠錦上迴文作別詩不惜紈素同霜雪更傷秋扇篋中辭

賦

後漢王逸機賦曰帝軒龍躍庶業是昌俯覃聖恩仰覽三光爰制布帛始垂衣裳於是取衡山之孤桐南岳之洪檀結靈根於盤石託九層於巖傍性條暢以端直貫雲表而劉倉儀鳳晨鳴翔其上怪獸群萃而陸梁於是乃命匠人潛江奮驥踰五嶺越九岡斬伐剖析擬度短長勝復迴

轉剋像乾形大匡淡泊撥短則川平光為日月盖取昭明三軸列布上法台星兩驥齊首儼若將征方圓綺錯微妙窮奇蟲禽品獸物有其宜兎耳跧伏若安若危猛犬相守竄鼠身匿蹄高樓雙峙下臨清池遊魚銜餌瀺灂其陂鹿盧並起纖緻俱垂一往一來匪勞匪疲於是暮春代謝朱明達時蟋蟀入告就會罷獻絲或黃或白蜜蠟凝脂纖纖靜女經之絡之爾乃窈窕淑媛美色貞怡解鳴珮釋羅衣披華幕登神機乘輕杼覽床帷動搖多容俯仰生姿 晉楊泉織機賦曰伊百工之為伎莫機巧之最長似人君之列位象百官之設張立匡郭之制度如城隅之員方應萬機以布錯實變態之有章是以孟秋之月肯殺庶物工民呈材取彼椅梓楨幹脩枝名匠騁工美乎利器心暢體通肯綮合理同規矩盡法因事作容好無不熠事無不供於是乎女工就素絲輕若綜紀節簡交錯清織女揚翬美乎如芒麗姿妍雅動有令光足閑蹈躡手習檻匡節奏相應五聲激揚濁者含宮清者應商和聲成柔擴儉成剛屈申舒縮沉浮抑揚開以厭間闔以高梁進以懸魚退以俠彊氣變相應陰感乎陽俛俛不及進却頡頏事物之宜法天之常既合利用得道之方

鍼

吳書曰虞翻年十二有客詣翻兄不過之翻乃與客書曰磁石不受曲鍼 【賦】 荀況鍼賦曰有物於此生於山阜處於室堂無知無功善治衣裳不盜不竊穿窬而行日夜合離以成文章已能合從又善連橫下覆百姓上飾帝王 漢曹大家鍼縷賦曰鎔秋金之剛精形微妙而直端性通遠而漸進博庶物而一貫惟鍼縷之列迹信廣博而無原退逶迤以補過似素絲之羔羊 何斗筲之足筭咸勤石而升堂

市

列子曰昔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適鬻金者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問之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 魯連子曰孟嘗君逐於齊譚子曰富貴則就貧賤則去此物之必至而理固然也願君勿怨請以市論市朝則盈夕則虛非朝愛而夕則憎之也勢使然 漢書曰楚王戊與吳通申公白公二人諫不聽衣之赭衣使杵臼雅舂於市 又曰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 又曰司隸校尉解光奏王根曰縱横恣意大治室第中土山而五兩市殿上赤墀戶下青瑣 東觀漢記曰樊重治家產業起廬舍高樓連閣陂池灌注竹木成林閉門成市 華嶠後漢書曰宋登為汝陰令為政明能號稱神父出為潁川太守市無二價道不拾遺 漢名臣奏曰太尉屬應劭等議以為鮮卑隔在漠北犬羊為羣無君長帥廬落之居又其天性貪而無信故自漢興乎茲數犯障塞且無寧歲吏民創禁不與交關唯至胡市乃成摩服非畏威懷德寶貪中國珍異之故耳 戴延之西征記曰洛陽舊有三市一曰金市在宮西大城內

【詩】 梁庾肩吾看放市詩曰旗亭出御道游目暫迴車既非隨舞鵠聊自入看書熟龜識季主傍酒見相如日中人已合黃昏故未疏 陳張正見賦得日中市朝滿詩曰雲閣綺霞生旗亭麗日明塵飛三市路蓋入九重城竹葉當鑪滿桃花帶綬輕唯見爭名利安知大隱情

【教】 梁簡文帝移市教曰臨淮作守白鹿隨而忘反蕭令解綬黃雀從而不歸況復衞卒遮車追民攀檮瞻言前古眇愧弘多吾旅泊冬川阻兹涸水日中總會交貿遷移雖樊無外取易得所求而旗亭舊體自有常處不容近違孔奮遠逐曹參正恐舊肆盈虛或成屠廢 周庾信答移市教曰昔張楷碩儒尚移弘農之市宜皆妙篆猶致酒壚之客況復德掩郇周聲高梁楚希風慕義之士舉袂成帷匍匐反車之流磨肩相接遂使王充閱市之處遠出荒郊石苞販鐵之所翻臨涯岸聖德謙虛未忘謙湫欲令吹簫舞鶴還反舊鄽賣卜屠羊請辭新闠而交貿之當黑好留幽岐之衆難遣

藝文類聚卷第六十五